中華大典

文學典

先秦兩漢文學分典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基金項目

中華大典·文學典

先秦兩漢文學分典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一六五號　郵政編碼　二一〇〇〇九）

排版：江蘇新華印刷廠
（南京市張王廟八八號　郵政編碼　二一〇〇三七）

印刷：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淮安市淮海北路四四號　郵政編碼　二二三〇〇一）

發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南京市百子亭三四號　郵政編碼　二一〇〇〇九）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二四四　字數：八〇〇〇千字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一——一二〇〇

定價（全四册）：二九二八圓

《中華大典・文學典・先秦兩漢文學分典》

主要編纂人員

俞艷庭　蹤　凡　鞏曰國　馮友檀　馮友林　張德蘇　鄭明璋

郝桂敏　竇秀艷　姚聖良　吳從祥　李振宇　鄧聲國　劉明怡

過文英　王公山　馮淑靜　呂小霞　徐曉軍　吳　澍　張　兵

楊　霞　李春英　孔燕俠　黃迎周　陳倩倩　李　平　李　靜

王　濤　白憲娟　張舉英　宋　君　胡建美　傅興慧　羅　麗

苗同圃　楊錦先　王永革　劉曉多　傅　平　朱恩玲　張　雷

包雲志　李艷秋　劉進水　郭勝昔　許維江　于和芳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于永湛

副主任：伍　杰

　　姜學中

工作人員：趙含坤

　　崔望雲

　　宋　陽

　　王雪飛

　　王　霞

裝幀設計：章耀達

江蘇省《中華大典·文學典》

工作小組

組長：吳小平

　　張佩清

組員：朱賽玉

　　佘江濤

　　姜小青

　　欽雪珍

　　左玉梅

　　吳　迪

《中華大典·文學典》

編輯部負責人：

　　高紀言

工作人員：黃希堅

　　饒欽珩

《先秦兩漢文學分典》

責任編輯：吳企明（第一、二冊）

　　黃希堅（第三冊）

　　吳偉斌（第四冊）

責任校對：王　行

　　楊惠義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文學典·先秦兩漢文學分典/《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0729—228—9

Ⅰ. 中… Ⅱ. ① 中… ② 中… Ⅲ. ① 百科全書—中國 ② 文學史—中國—先秦時代～兩漢時代 Ⅳ. Z 227 I 2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85379 號

中華大典·文學典

先秦兩漢文學分典　引用書目

説　明

一、本引用書目為本分典所引用的主要典籍，尚有部分未全部列入。實際引用而未曾見於本引用書目的典籍，多見之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等現在易見大型叢書。

二、本書目參照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分類編排，各類別之間不標目，空一行以示區分。同類目的圖書，按編、著者的出生年代先後排列。生年不詳者，以其主要生活年代推定排列。

三、各書著錄較具影響之通行版本或新整理標點本。根據引用情況，各書所利用版本或非一種。但為避免繁冗，所使用各本，本書目並不一一俱列。

四、各書著錄順序依次為書名、著者（編纂者、註者、評點者等。一般情況祇著錄著者，個別書之注釋、評點等特別重要，則一併著錄撰人與註者、評點者等）、刊刻年代或所在叢書名。新整理標點本依次著錄書名、著者（編者）、出版社、出版時間或所在叢書名。各書均不著錄卷數。為簡明起見，書名中的附加成分如「新鐫」「重刊」「翰林三狀元會選」之類概從省略。

五、引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版本標注，一律簡稱「四庫全書本」、「存目叢書本」，以避繁冗。

周易注疏　孔穎達等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周易集說　俞　琰　四庫全書本
易纂言外翼　吳　澄　四庫全書本
周易傳義大全　胡　廣等　四庫全書本
尚書注疏　孔穎達等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尚書全解　林之奇　四庫全書本
書經集傳　蔡　沈　四庫全書本
尚書要義　魏了翁　四庫全書本
尚書表注　金履祥　四庫全書本
尚書考異　梅　鷟　四庫全書本
尚書辨解　郝　敬　存目叢書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尚書古文疏證　閻若璩　清經解續編本
古文尚書考　惠　棟　續修四庫全書本
尚書義考　戴　震　續修四庫全書本
古文尚書辨偽　崔　述　續修四庫全書本
尚書協異　戴祖啟　續修四庫全書本
尚書考　李榮陛　續修四庫全書本
尚書隸古定釋文　李遇孫　續修四庫全書本
大誓答問　龔自珍　清經解續編本
古文尚書辨惑　洪良品　續修四庫全書本
尚書孔傳參正　王先謙　續修四庫全書本

尚書駢枝　孫詒讓　續修四庫全書本
尚書集注述疏附讀書堂答問　簡朝亮　續修四庫全書本
尚書誼詁　焉其昶撰　陳漢章補註　續修四庫全書本

詩譜　鄭　玄　漢魏遺書鈔本
毛詩注疏　孔穎達等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詩緯　叢書集成初編本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陸　璣　四庫全書本
笙詩補亡　束　晳　閩竹居叢書本
毛詩指說　成伯璵　四庫全書本
二南密旨　賈　島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本義　歐陽修　四庫全書本
鄭氏詩譜補亡　歐陽修　四部叢刊三編本
蘇氏詩集傳　蘇　轍　四庫全書本
毛詩名物解　蔡　卞　四庫全書本
詩補傳　范處義　四庫全書本
詩總聞　王　質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經集傳　朱　熹　中華書局影印本
詩序辨說　朱　熹　四庫全書本
慈湖詩傳　楊　簡　四庫全書本
呂氏家塾讀詩記　呂祖謙　叢書集成初編本
非詩辨妄　周　孚　叢書集成初編本
毛詩講義　林　岊　四庫全書本
韻補　吳　棫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傳遺說　朱　鑒　四庫全書本
詩童子問　輔　廣　叢書集成初編本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袁　燮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說序　劉　克　宛委別藏本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戴　溪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考　王應麟　四庫全書本
詩地理考　王應麟　四庫全書本
詩緝　嚴　粲　四庫全書本
詩傳遺說　朱　鑒　四庫全書本，又通志堂經解本
詩疑　王　柏　通志堂經解本
毛詩集解　段昌武　四庫全書本
毛詩李黃集解　李　樗　黃　櫄　四庫全書本
詩經句解　陳　櫟　四庫全書本
詩傳通釋　劉　瑾　四庫全書本
詩傳旁通　梁　益　常州先哲遺書本
詩集傳名物鈔　許　謙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經疏義　朱公遷　四庫全書本
詩經疑問　朱　倬　四庫全書本
校定詩經　吳　澂　古今圖書集成本
詩辨說　趙　惪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演義　梁　寅　四庫全書本
詩解頤　朱　善　四庫全書本
詩經大全　胡　廣　四庫全書本
詩說解頤　季　本　四庫全書本
讀詩私記　李先芳　四庫全書本
毛詩原解　郝　敬　郝氏九經解本，又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故　朱謀㙔　四庫全書本
批點詩經　鍾　惺　明凌杜若刻朱墨套印本
讀詩私記　李先芳　四庫全書本
重訂詩經疑問　姚舜牧　四庫全書本
六家詩名物疏　馮復京　四庫全書本
詩經世本古義　何　楷　四庫全書本
毛詩古音考　陳　第　四庫全書本
讀詩拙言　陳　第　道光丁未刻海山仙館叢書本
待軒詩記　張次仲　四庫全書本
詩問略　陳子龍　學海類編本，又叢書集成初編本

毛詩或問　袁　仁　清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又叢書集成初編本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　毛　晉　叢書集成初編本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　呂　柟　明謝少南刻涇野先生五經說本，又叢書集成初編本
讀風臆評　戴君恩　萬曆四十八年閔齊伋刻朱墨套印本，又拜經館叢書本
三百篇聲譜　張蔚然　說郛續本
讀詩略記　朱朝瑛　四庫全書本
田間詩學　錢澄之　四庫全書本
詩經稗疏　王夫之　四庫全書本
詩經通義　朱鶴齡　四庫全書本
毛詩稽古編　陳啓源　清經解本
詩觸　賀貽孫　咸豐敕書樓刻水田居全集本
詩劄　毛奇齡　四庫全書本
詩傳詩說駁義　毛奇齡　四庫全書本
國風省篇　毛奇齡　康熙刻西河合集本，又清經解本
詩說　惠周惕　叢書集成初編本
毛朱詩說　閻若璩　昭代叢書本
毛詩古義　惠　棟　昭代叢書本
冶齋讀詩蒙說　顧志成　昭代叢書本
學詩闕疑　劉青芝　乾隆二十年序刻劉氏傳家集本
風雅遺音　史　榮　乾隆十四年一灣齋刻本，又叢書集成初編本
讀詩質疑　嚴虞惇　四庫全書本
毛詩類釋　顧棟高　四庫全書本
毛詩訂詁　顧棟高　光緒簡江蘇書局本
詩疑辨證　黃中松　四庫全書本
三家詩源流　范家相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瀋　范家相　四庫全書本
詩序補義　姜炳璋　四庫全書本
虞東學詩　顧　鎮　四庫全書本
杲溪詩經補注　戴　震　叢書集成初編本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　段玉裁　學海堂本
詩經拾遺　郝懿行　郝氏遺書本
詩說　郝懿行　郝氏遺書本
詩誦　陳　僅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毛詩正讀序　諸以謙　專精閣復刊本
詩附記　翁方綱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經申義　吳士模　道光間澤古齋本
詩毛氏傳疏　陳　奐　吳門南園陳氏掃葉山莊刊本
釋毛詩音　陳　奐　吳門南園陳氏掃葉山莊刊本
毛詩傳義類　陳　奐　陳氏毛詩五種王載簑刊本
毛詩補疏　焦　循　清經解本
詩經恆解　劉　沅　光緒間致福樓重刊本
毛詩後箋　胡承珙　清經解本
毛詩傳箋通釋　馬瑞辰　清經解續編本
詩古微　魏　源　道光中刻二十卷本
詩經原始　方玉潤　雲南叢書本
毛詩周頌口義　莊述祖　清經解本
古邠詩義　許吾田　同治間單行本
讀詩日錄　劉士毅　光緒六年重刊本
讀風臆補　陳繼揆　光緒間拜經館本
讀風偶識　崔　述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序辨正　汪大任　叢睦汪氏遺書本
詩志　牛運震　嘉慶間牛氏空山堂原刻本
詩本誼　龔　橙　半厂叢書初編本
詩經瑯嬛體註大全　范紫登　成文堂版
毛詩正讀序　熊寶泰　專精閣刊本
毛詩補正　龍起濤　光緒間刻鴿軒藏版
讀詩經　趙良霑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切　牟　庭　日照丁氏藍格抄本，又齊魯書社一九八三年影印本
誦詩小識　趙　容　雲南叢書初編本

讀詩日錄　陳　澧　古學彙刊本
毛詩異同評識　宋澤元　懺花庵叢書本
毛詩異文箋　陳玉澍　南菁書院叢書本
毛詩多識　多隆阿　遼海叢書本
達齋詩說　俞　樾　春在堂全書本
荀子詩說　俞　樾　春在堂全書本
張氏詩說　張汝霖　叢書集成初編本
毛詩日箋　秦松齡　常州先哲遺書後編本
詩集傳坿識　丁　晏　廣雅書局叢書本
讀詩瑣言　虞景璜　澹園雜著本
學詩闕疑　劉青芝　嘯園叢書本
毛詩禮徵　包世榮　木犀軒叢書本

韓詩外傳　韓　嬰　四部叢刊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集釋本
阮氏三家詩補遺　阮　元　郎園先生全書本
三家詩遺說考　陳壽祺　陳喬樅　清經解續編本
齊詩翼氏學　迮鶴壽　清經解續編本
詩三家義集疏　王先謙　中華書局排印本

周禮注疏　賈公彥等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周官新義　王安石　四庫全書本
禮經奧旨　鄭　樵　叢書集成初編本
周禮詳解　王昭禹　四庫全書本
周禮　俞庭椿　四庫全書本
禮經會元　葉　時　通志堂經解本，又叢書集成續編本
周禮傳　王應電　四庫全書本
周禮完解　郝　敬　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周禮　郝　敬　續修四庫全書本
周禮全經釋原　柯尚遷　四庫全書本
周官辨非　萬斯大　續修四庫全書本

周官辨　方　苞　續修四庫全書本
周禮輯義　姜兆錫　續修四庫全書本
欽定周官義疏　鄂爾泰等纂　四庫全書本
周禮疑義舉要　江　永　叢書集成初編本
周禮正義　孫詒讓　四部備要本

儀禮注疏　賈公彥等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儀禮經傳通解　朱　熹　四庫全書本
儀禮識誤　張　淳　四庫全書本
儀禮集釋　李如圭　四庫全書本
儀禮逸經　吳　澄　四庫全書本
儀禮集說　敖繼公　通志堂經解本，又四庫全書本
儀禮鄭註句讀　張爾岐　四庫全書本
儀禮通論　姚際恆　續修四庫全書本
儀禮集編　盛世佐　四庫全書本

禮記注疏　孔穎達等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禮記集說　衛　湜　四庫全書本
禮記纂言　吳　澄　四庫全書本
禮記集說　陳　澔　四庫全書本
禮記訓纂　朱　彬　四部備要本，又中華書局十三經清人注疏本
大戴禮記解詁　王聘珍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禮經奧旨　鄭　樵　叢書集成初編本
三禮考　眞德秀　叢書集成初編本
求古錄禮說　金　鶚　清經解續編本
禮經通論　邵懿辰　清經解續編本

世本　宋衷註　秦嘉謨輯　嘉慶二十三年琳琅仙館刻本
春秋釋例　杜　預　四庫全書本

春秋左傳注疏　杜　預　孔穎達等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春秋公羊傳注疏　何　休　徐　彥等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春秋穀梁傳注疏　范　甯　楊士勳等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春秋說題辭　佚　名　古微書本
春秋集傳纂例　陸　淳　四庫全書本
蘇氏春秋集解　蘇　轍　四庫全書本
春秋考　葉夢得　四庫全書本
春秋三傳讞　葉夢得　四庫全書本
春秋分記　程公說　四庫全書本
春秋纂言　吳　澄　四庫全書本
春秋本義　程端學　通志堂經解本
春秋師說　趙　汸　通志堂經解本
春秋左氏傳補注　趙　汸　四庫全書本，又通志堂經解本
左觿　邵　寶　存目叢書本
春秋私考　季　本　存目叢書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周　統　續修四庫全書本
左氏春秋鑽　陸　粲　存目叢書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重訂春秋疑問　姚舜牧　存目叢書本
春秋直解　郝　敬　萬曆刻郝氏九經解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春秋　郝　敬　萬曆刻郝氏九經解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春秋左傳　鍾惺評　崇禎毛氏汲古閣刻四經六書讀本
春秋翼附　黃正憲　續修四庫全書本
春秋稗疏　王夫之　清經解續編本，又岳麓書社船山全書本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凌稚隆　存目叢書本
左傳經世鈔　魏　禧　續修四庫全書本
學春秋隨筆　萬斯大　清經解本，又存目叢書本
左傳折諸　張尚瑗　四庫全書本
春秋大事表　顧棟高　清經解續編本
春秋識小錄　程廷祚　四庫全書本
惠氏春秋左傳補注　惠　棟　四庫全書本
春秋正辭　莊存與　清經解本
凝園讀春秋管見　羅　典　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春秋存稿　趙　佑　續修四庫全書本
春秋左傳釋人　范照藜　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左補義　姜炳璋　續修四庫全書本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　孔廣森　續修四庫全書本
春秋三傳異文釋　李富孫　續修四庫全書本
春秋經傳比事　林春溥　續修四庫全書本
公羊問答　凌　曙　清經解續編本
春秋左氏傳補注　沈欽韓　續修四庫全書本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說　沈欽韓　清經解續編本
左氏春秋考證　劉逢祿　清經解本
穀梁釋例　許桂林　清經解續編本
春秋決事比　龔自珍　清經解續編本
左傳劄記　錢　綺　續修四庫全書本
公羊墨史　周拱辰　續修四庫全書本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　鍾文烝　續修四庫全書本
穀梁申義　王闓運　續修四庫全書本
左傳淺說　皮錫瑞　四庫未收書輯刊本
春秋復始　崔　適　續修四庫全書本
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　廖　平　續修四庫全書本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廖　平　續修四庫全書本
春秋繁露　董仲舒　四部備要本，又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版
六藝論　鄭　玄　叢書集成初編本
鄭志　鄭小同　四庫全書本
經典釋文　陸德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黃焯校本
經典釋文序錄　陸德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吳承仕疏證本
七經小傳　劉　敞　四庫全書本
程氏經說　程　頤　四庫全書本

六經奧論　鄭　樵　四庫全書本
朱子五經語類　程川編　四庫全書本
五經說　熊朋來　四庫全書本
十一經問對　何異孫　四庫全書本
五經蠡測　蔣悌生　四庫全書本
九經疑難　張文伯　宛委別藏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升庵經說　楊　愼　叢書集成初編本
談經　郝　敬　萬曆崇禎間郝洪範刻山草堂集本
群經說　黃以周　續修四庫全書本
經問　毛奇齡　清經解本，又四庫全書本
經義雜記　臧　琳　清經解本
經咫　陳祖範　四庫全書本
羣經補義　江　永　清經解本
經考　戴　震　黃山書社一九九五年戴震全書本
經書辰言　范泰恆　叢書集成續編本
惜抱軒九經說　姚　鼐　續修四庫全書本
羣經識小　李　惇　續修四庫全書本
歷代石經略　桂　馥　續修四庫全書本
頑石廬經說　徐養原　續修四庫全書本
經義叢鈔　嚴傑編　清經解本
詩書古訓　阮元輯　續修四庫全書本
經義述聞　王引之　續修四庫全書本
左海經辨　陳壽祺　續修四庫全書本
兩漢五經博士考　張金吾　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書偶識　鄒漢勛　續修四庫全書本
巢經巢集經說　鄭　珍　清經解續編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通介堂經說　徐　灝　續修四庫全書本
介庵經說　雷學淇　續修四庫全書本
十三經詁答問　馮登府　清經解續編本
經述　林頤山　續修四庫全書本

六藝論疏證　皮錫瑞　續修四庫全書本
經學通論　皮錫瑞　中華書局排印本
今古學考　廖　平　續修四庫全書本
新學偽經考　康有為　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論語注疏　邢　昺等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孟子注疏　孫　奭等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論語全解　陳祥道　四庫全書本
四書或問　朱　熹　四庫全書本
朱子四書語類　周在廷輯　存目叢書本
論語意原　鄭汝諧　四庫全書本
四書大全　胡　廣　四庫全書本
大學指歸附考異　魏　校　存目叢書本
經言枝指　陳禹謨　存目叢書本
四書人物考　薛應旂　存目叢書本
論語類考　陳士元　叢書集成續編本
四書評　李　贄　續修四庫全書本，又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孟義訂測　管志道輯　存目叢書本
四書古人典林　顧憲成　續修四庫全書本
語孟說略　顧憲成　續修四庫全書本
論語詳解　郝　敬　續修四庫全書本
四書大全辯　張自烈　存目叢書本
四書留書　章世純　四庫全書本
四書考　陳仁錫　存目叢書本
四書說約　顧夢麟　崇禎十三年織簾居刻本
四書說　辛　全　四庫未收書輯刊本
四書翊註　刁　包　存目叢書本
四書賸言　毛奇齡　四庫全書本
四書反身錄　李　顒　續修四庫全書本，又存目叢書本
四書釋地　閻若璩　清經解本

此木軒四書說　焦袁熹　四庫全書本
四書本義匯參　王步青　存目叢書本
鄉黨圖考　江　永　清經解本
讀孟子劄記　崔　紀　存目叢書本
四書參註　王　植　存目叢書本
孟子字義疏證　戴　震　續修四庫全書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四書考異　翟　灝　清經解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四書解頤言　方祖範　續修四庫全書本
孟子趙註補正　宋翔鳳　清經解續編本
四書緯　常　增　續修四庫全書本
孟子文說　康　濬　續修四庫全書本
標孟　汪有光　續修四庫全書本

說文解字　許　愼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
爾雅翼　羅　願　叢書集成初編本

史記　司馬遷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史記集解　裴　駰　四庫全書本
史記索引　司馬貞　四庫全書本
史記正義　張守節　四庫全書本
史記題評　楊　愼　嘉靖十六年胡有恆刻本
史記考要　柯維騏　嘉靖二十年刻本
史記鈔　茅　坤　明西吳閔氏刻本
歸震川評點史記　歸有光　光緒二年武昌張氏校刻本
史記輯評　鄧以讚輯　萬曆間刻本
史記評林　凌稚隆輯　萬曆間李敏堂刊本
史記賽寶　陶望齡輯　萬曆間刻本
史記　陳仁錫　明刻本
史記論略　黃淳耀　光緒辛巳陶庵集重刊本
史記選　儲　欣　受祉堂原本（蔚文堂藏板）
史記論文　吳見思　中華書局排印本
史記榷參　王治皞　刊本
史記補注正　方　苞　廣雅叢書本
史記七篇讀法　王又樸　詩禮堂全集本
讀史記十表　汪越輯　徐克範補　二十五史補編本
史記疑問　邵泰衢　四庫全書本
史記考證　杭世駿　舊德堂叢書本
史記半解　湯　諧　康熙愼餘堂刻本
史記評注　牛運震　乾隆辛亥空山堂刻本
史記月表正譌　王元啟　二十五史補編本
史記三書正譌　王元啟　二十五史補編本
史記闡要　邱逢年　北京圖書館藏鈔本
史記輯評　邵晉涵輯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本
史記鈔　高　嵣　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史記志疑　梁玉繩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史記攷測　林伯桐　修本堂叢書本
孔子世家補訂　林春溥　竹柏山房十五種本
史記校　王　筠　一九三五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校印本
史記集說　程餘慶　上海交通圖書館印行本
史記別鈔　吳敏樹　同治十三年刊本
史記札記　郭嵩燾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版
史記辨證　尚　鎔　持雅堂全集寫本
讀史記札記　潘永季　世楷堂昭代叢書本
史記札記　李慈銘　北京圖書館一九三一年排印本
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　吳汝綸　南宮邢氏刊本
楚漢帝月表　吳　非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本
史記私箋　鹿興世　光緒刊本
史記探源　崔　適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漢書　班　固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班馬異同評　劉辰翁　四庫全書本
史漢愚按　郝　敬　明郝氏刻山草堂集本
漢書古今人表考　梁玉繩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漢書讀　張　恕　四明叢書本
史漢箋論　楊於果　道光乙巳年刻本
史漢求是　楊琪光　光緒刻本

後漢書　范　曄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兩漢刊誤補遺　吳仁傑　叢書集成初編本
兩漢萃寶評林　焦　竑等　萬曆二十年萬卷樓周對峰刻本
後漢書補表　錢大昭　嘉慶嘉定秦氏刻汗筠簃叢書本
後漢儒林傳補遺　田普光　叢書集成續編本

晉書　李世民等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宋書　沈　約等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南齊書　蕭子顯等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南史　李延壽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北史　李延壽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隋書　魏　徵等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舊唐書　劉　昫等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新唐書　歐陽修等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舊五代史　薛居正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宋史　托　托等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
遼史拾遺　厲　鶚　四庫全書本

竹書紀年　四庫全書本
漢紀　荀　悅　四庫全書本
後漢紀　袁　宏　四部叢刊本
資治通鑒　司馬光　中華書局排印本
皇王大紀　胡　宏　四庫全書本

大事記　呂祖謙　四部叢刊本
資治通鑒前編　金履祥　金仁山先生遺書本
通鑒外紀　劉　恕　四部叢刊本
續資治通鑒長編　李　燾　四庫全書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傅恒等纂　四庫全書本

逸周書　孔晁註　朱右曾釋　國學基本叢書本
東觀漢記　劉　珍等　叢書集成初編本
古史　蘇　轍　四庫全書本
通志　鄭　樵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本
路史　羅　泌　四部備要本
續後漢書　蕭　常　四庫全書本
續後漢書　郝　經　四庫全書本
藏書　李　贄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
續藏書　李　贄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
明書(罪惟錄)　查繼佐　續修四庫全書本
春秋戰國異辭　陳厚耀　四庫全書本
後漢書補遺　姚之駰　四庫全書本
稽古編　郭之奇　四庫全書本

國語　韋昭註　中華書局標點本
戰國策　劉向編　中華書局標點本
戰國策校註　吳師道　四部叢刊本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　黃丕烈　士禮居叢書本
古史考　譙　周　道光間黃氏遺書考本
貞觀政要　吳　兢　四庫全書本

晏子春秋　晏　嬰　中華書局排印本
列女傳　劉　向　四部備要本
襄陽耆舊記　習鑿齒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黃惠賢校補本

高士傳　皇甫謐　四部備要本
東家雜記　孔　傳　叢書集成初編本
孔子編年　胡　仔　四庫全書本
孟子年譜　程復心　叢書集成本
漢唐宋名臣錄　李廷機　四庫全書本
聖門人物志　郭子章　四庫全書本
闕里志　陳　鎬　存目叢書本
西漢節義傳論　李鄴嗣　叢書集成續編本
孟子弟子考　朱彝尊　叢書集成本
孟子生卒年月考　閻若璩　清經解本
明儒言行錄　沈佳輯　四庫全書本
孟子時事略　任兆麟　槐廬叢書本
初月樓聞見錄　吳德旋　道光二年刻本
孟子編年　狄子奇　叢書集成本
孟子年譜　黃本驥　叢書集成本
孟子遊歷考　潘　眉　昭代叢書補編本
孟子年譜　馬征麐　叢書集成本
先聖生卒年月日考　孔廣牧　清經解續編本

兩漢博聞　楊　侃　四庫全書本

吳越春秋　趙　曄　四部叢刊本，又四部備要本
越絕書　袁　康　吳　平　四部備要本

歲時廣記　陳元靚　四庫全書本
月令輯要　吳廷楨等　四庫全書本

三輔黃圖　不著撰人　四庫全書本
元和郡縣志　李吉甫　四庫全書本
太平寰宇記　樂　史　四庫全書本

方輿勝覽　祝　穆　四庫全書本
明一統志　李　賢等　四庫全書本
大清一統志　和　珅等　四庫全書本

剡錄　高似孫　四庫全書本
齊乘　于　欽　四庫全書本
吳興備志　董斯張　四庫全書本
河南通志　王士俊等　四庫全書本
山東通志　岳　濬等　四庫全書本
陝西通志　劉於義等　四庫全書本

水經注　酈道元　四部備要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標點本
吳地記　陸廣微　四庫全書本
雍錄　程大昌　四庫全書本
香山小志　徐鼒先　江蘇古籍出版社等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永清縣志　章學誠　章氏遺書本
和州志　章學誠　章氏遺書外編本
亳州志　章學誠　章氏遺書外編本
歸州志　余思訓修　陳鳳鳴纂　同治五年刻本
宜城縣志　程啟安等　同治五年刻本
成都縣志　王泰雲等　咸豐十年刻本
重修成都縣志　李玉宣等　同治十二年刻本

南方草木狀　嵇　含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五年版
荊楚歲時記　宗　懍　廣漢魏叢書本
岳陽風土記　范致明　叢書集成初編本
蜀中廣記　曹學佺　四庫全書本
益部談資　何宇度　四庫全書本

安南志略　黎　前　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版

諸蕃志　趙汝適　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馮承鈞校注本

漢官儀　衛　宏　四庫全書本

通典　杜　佑　商務印書館十通本

文獻通考　馬端臨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崇文總目　王堯臣等　叢書集成初編本

集古錄　歐陽修　四庫全書本

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　四部叢刊三編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孫猛校正本

子略　高似孫　四部備要本

直齋書錄解題　陳振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漢書藝文志考證　王應麟　中華書局二十五史補編本

金薤琳琅　都　穆　四庫全書本

金石文字記　顧炎武　四庫全書本

來齋金石刻考略　林　侗　四庫全書本

千頃堂書目　黃虞稷　適園叢書本

羣書拾補　盧文弨　叢書集成本

四庫全書總目　紀　昀等　中華書局影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永　瑢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天祿琳琅書目　于敏中等　四庫全書本

蕘圃藏書題識　黃丕烈撰　繆荃孫等輯　叢書集成續編本，又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屠友祥校注本

百宋一廛書錄　黃丕烈　叢書集成續編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文選樓藏書記　阮　元　李慈銘校訂　清越縵堂鈔本

鄭堂讀書記　周中孚　續修四庫全書本

史目表　洪飴孫　光緒戊寅夏啓秀山房刊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　邵懿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　耿文光　叢書集成續編本

漢書藝文志條理　姚振宗　中華書局二十五史補編本

漢書藝文志拾補　姚振宗　中華書局二十五史補編本

補後漢書藝文志　顧櫰三　中華書局二十五史補編本

補後漢書藝文志　侯　康　廣雅書局刻本，又中華書局二十五史補編本

隋經籍志考證　章宗源　光緒元年湖北崇文書局刻本，又中華書局二十五史補編本

補後漢書藝文志　曾　樸　光緒二十一年錫山文苑閣刻本，又中華書局二十五史補編本

無邪堂答問　朱一新　拙庵叢稿本

史通　劉知幾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通釋本

史弋　王　楨　叢書集成續編本

史評小品　江用世輯　明末刻本

史輪　吳　穎　叢書集成續編本

讀通鑒論　王夫之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版

一草亭讀史漫筆　吳孟堅　叢書集成續編本

評鑒闡要　愛新覺羅・弘曆　四庫全書本

讀史札記　盧文弨　叢書集成續編本

讀史管見　李晚芳　日本陶所池內先生校訂本

讀史糾謬　牛運震　空山堂全集本

十七史商榷　王鳴盛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廿二史札記　趙　翼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版

廿二史考異　錢大昕　潛研堂全集本，又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版

文史通義　章學誠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考信錄　崔　述　叢書集成初編本

史記餘論　丁　晏　四史餘論本

讀史雜記　沈　豫　蛾術堂集本

史記瑣言　沈家本　沈寄簃先生遺書本

讀史記臆說　楊琪光　光緒刊本

讀史記日記　陸家春　學古堂日記本

學海堂四集　金錫齡輯　光緒十二年啟秀山房刊本

經心書院續集　譚獻編　光緒乙未湖北官書處刊本
沅湘通藝錄　江標編　光緒二十三年長沙刻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
史記評議　李景星　東北師大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子思子　子　思　百子全書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荀子　荀　況　四部備要本，又諸子集成本
孔叢子　孔　鮒　續修四庫全書本
新語　陸　賈　叢書集成初編本，又新編諸子集成王利器校注本
賈子新書　賈　誼　續修四庫全書本
鹽鐵論　桓　寬　諸子集成本，又新編諸子集成本
說苑　劉　向　四部叢刊本，又中華書局校證本
新序　劉　向　四部叢刊本，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疏證本
法言　揚　雄　續修四庫全書本，又諸子集成本
潛夫論　王　符　續修四庫全書本
申鑒　荀　悅　四庫全書本
中論　徐　幹　叢書集成本
孔子家語　王　肅　四部叢刊本
劉子　劉　晝　百子全書本
中說　王　通　續修四庫全書本
通書　周敦頤　四庫全書本
張子全書　張　載　四庫全書本
節孝語錄　徐　積　四庫全書本
二程粹言　楊時編　四庫全書本
二程遺書　朱熹編　四庫全書本
近思錄　朱熹　呂祖謙編　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　朱　熹　四庫全書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上蔡語錄　謝良佐　四庫全書本
西山讀書記　眞德秀　四庫全書本
大學衍義　眞德秀　四庫全書本
項氏家說　項安世　四庫全書本
黃氏日抄　黃　震　四庫全書本
孔子集語　薛據輯　四庫全書本，又百子全書本
辨惑編　謝應芳　四庫全書本
理學逢原　汪　紱　續修四庫全書本
性理大全書　胡　廣　四庫全書本
讀書錄　薛　瑄　四庫全書本
大學衍義補　丘　濬　四庫全書本
居業錄　胡居仁　四庫全書本
楓山語錄　章　懋　四庫全書本
東溪日談錄　周　琦　四庫全書本
困知記　羅欽順　四庫全書本
格物通　湛若水　四庫全書本
歷代道學統宗問對　黎　溫　存目叢書本
讀書劄記　徐　問　四庫全書本
汶濱蔡先生語錄　蔡　夔　續修四庫全書本
詹氏性理小辨　詹景鳳　存目叢書本
性理精纂約義　王世貞　續修四庫全書本
思辨錄輯要　陸世儀　四庫全書本
靜怡齋約言錄　魏裔介　續修四庫全書本
朱子全書　李光地　熊賜履編　四庫全書本
榕村語錄　李光地　四庫全書本
御纂性理精義　李光地等　四庫全書本
朱子論定文抄　吳震方編　存目叢書本
理學逢原　汪　紱　續修四庫全書本
聖門十六子書　馮雲鵬輯　續修四庫全書本
孫子　孫　武　四部備要本
司馬法　司馬穰苴　四部備要本
尉繚子　尉　繚　四庫全書本

管子　管　仲　諸子集成戴望校正本
管子榷　朱長春　續修四庫全書本
管子義證　洪頤煊　續修四庫全書本
管子集注　王仁俊　續修四庫全書本
商君書　商　鞅　諸子集成本，又四部備要本
韓非子　韓　非　諸子集成王先愼集解本
韓子迂評　門無子　存目叢書本
愼子　錢熙祚輯校　四部備要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太玄經　揚　雄　四部備要本
太玄本旨　葉子奇　四庫全書本
易林　焦延壽　百子全書本
易緯乾鑿度　四庫全書本
墨藪　韋　續　四庫全書本
籀史　翟耆年　四庫全書本
寶眞齋法書贊　岳　珂　叢書集成初編本
寶刻叢編　陳　思　四庫全書本
法書考　盛熙明　四庫全書本
書史會要　陶宗儀　四庫全書本
金石要例　黃宗羲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又叢書集成初編本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　愛新覺羅・玄燁　四庫全書本
鬻子　鬻　熊　四庫全書本
墨子　墨　翟　中華書局諸子集成孫詒讓墨子閒詁本
公孫龍子　公孫龍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又新編諸子集成本
呂氏春秋　呂不韋　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
呂氏春秋新校正　畢　沅　四部備要本
淮南子　劉　安　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
淮南鴻烈閒詁　葉德輝輯　續修四庫全書本
淮南天文訓補注　錢　塘　續修四庫全書本
白虎通義　班　固　新編諸子集成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論衡　王　充　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
風俗通義　應　劭　四部備要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校注本
風俗通義校正　朱　筠　續修四庫全書本
潛夫論　王　符　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
金樓子　蕭　繹　百子全書本
顏氏家訓　顏之推　四部叢刊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王利器集解本
意林　馬總編　四部備要本
意林註　周廣業　叢書集成續編本
尚書故實　李　綽　四庫全書本
雲溪友議　范　攄　四庫全書本，又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北夢瑣言　孫光憲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
兼明書　丘光庭　四庫全書本
化書　譚　峭　四庫全書本
林泉隨筆　張綸言　叢書集成初編本
王氏談錄　王　洙　四庫全書本
夢溪筆談　沈　括　中華書局排印本
東坡志林　蘇　軾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仇池筆記　蘇　軾　叢書集成初編本
泊宅編　方　勺　稗海重訂本
東觀餘論　黃伯思　四庫全書本
碧雞漫志　王　灼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紺珠集　朱勝非　四庫全書本
嬾眞子　馬永卿　叢書集成初編本
醉翁談錄　金盈之　續修四庫全書本
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　于恕輯　存目叢書本
橫浦日新　于恕輯　存目叢書本
學林　王觀國　四庫全書本
緗素雜記　黃朝英　學海類編本

西溪叢語　姚　寬　說郛本
辨言　員興宗　四庫全書本
考古編　程大昌　叢書集成初編本
演繁露　程大昌　四庫全書本
容齋隨筆　洪　邁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西塘集耆舊續聞　陳　鵠　叢書集成初編本
益公題跋　周必大　叢書集成初編本
能改齋漫錄　吳　曾　叢書集成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捫虱新話　陳　善　叢書集成初編本，又存目叢書本
梁溪漫志　費　袞　四庫全書本
寓簡　沈作喆　叢書集成初編本
雲麓漫鈔　趙彥衛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東園叢說　李如箎　四庫全書本
常談　吳　箕　叢書集成初編本
習學記言　葉　適　四庫全書本
仕學規範　張　鎡　四庫全書本
緯略　高似孫　四庫全書本
經鉏堂雜誌　倪　思　存目叢書本
賓退錄　趙與旹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鶴山筆錄　魏了翁　存目叢書本
經外雜抄　魏了翁　四庫全書本
貴耳集　張端義　存目叢書本
密齋筆記　謝采伯　叢書集成初編本
考古質疑　葉大慶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筆記叢書本一九八五年版
續古今考　元好問　存目叢書本
鶴林玉露　羅大經　叢書集成初編本，又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一九八三年版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四部備要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
碧湖雜記　謝枋得　古今說海本
纂圖互註四子書　龔士卨輯　存目叢書本
羅氏識遺　羅　璧　四庫全書本
對床夜語　范晞文　知不足齋叢書本
志雅堂雜鈔　周　密　存目叢書本
隱居通議　劉　壎　四庫全書本
肯綮錄　趙叔向　叢書集成初編本
學齋占嗶　史繩祖　說郛本
鼠璞　戴　埴　說郛本
搜採異聞錄　永　亨　叢書集成初編本
隨隱漫錄　陳世崇　叢書集成初編本
諸子辨　宋　濂　叢書集成初編本
鬱離子　劉　基　四庫全書本
筆疇　王　達　存目叢書本
研北雜志　陸友仁　叢書集成初編本
聖學眞語　毛先舒　存目叢書本
東園客談　孫道易輯　續修四庫全書本
海涵萬象錄　黃潤玉　叢書集成續編本
檢蠹隨筆　楊宗吾　存目叢書本
三餘贅筆　都　卬　叢書集成初編本，又存目叢書本
可齋雜記　彭　時　續修四庫全書本
箬齋讀書錄　周洪謨　存目叢書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雙槐歲鈔　黃　瑜　叢書集成初編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石田翁客座新聞　沈　周　續修四庫全書本
琅琊漫鈔　文　林　叢書集成初編本
復齋日記　許　浩　續修四庫全書本
震澤紀聞　王　鏊　續修四庫全書本
震澤長語　王　鏊　四庫全書本
損齋備忘錄　梅　純　叢書集成初編本
井觀瑣言　鄭　瑗　叢書集成初編本
東溪日談錄　周　琦　四庫全書本
聽雨紀談　都　穆　叢書集成初編本

前聞記　祝允明　叢書集成本
讀書筆記　祝允明　存目叢書本
雅述　王廷相　存目叢書本
燕閒錄　陸　深　叢書集成初編本
玉堂漫筆　陸　深　寶顏堂秘笈本
靜虛齋惜陰錄　顧應祥　存目叢書本
天爵堂筆餘　薛　岡　廣快書叢書本
七修類稿　郎　瑛　續修四庫全書本
丹鉛總錄　楊　愼　四庫全書本
丹鉛續錄　楊　愼　四庫全書本
丹鉛餘錄　楊　愼　四庫全書本
譚苑醍醐　楊　愼　四庫全書本
瑯語編　楊　愼　上海涵芬樓民國二十六年影明刻本
約言　薛　蕙　存目叢書本
一庵雜問錄　唐　樞　存目叢書本
木鐘臺集　唐　樞　存目叢書本
澹泉筆述　鄭　曉　續修四庫全書本
病逸漫記　陸　釴　叢書集成初編本
東谷贅言　敖　英　叢書集成初編本
張弘山集　張後覺　存目叢書本
四友齋叢說　何良俊　叢書集成初編本
海沂子　王文祿　存目叢書本
竹下寤言　王文祿　存目叢書本
長水日抄　陸樹聲　叢書集成初編本
松窗夢語　張　瀚　續修四庫全書本
俟後編　王敬臣　存目叢書本
閒適劇談　鄧　球　存目叢書本
金罍子　陳　絳　存目叢書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稗史彙編　王　圻　存目叢書本
道古錄　李　贄　劉東星　續修四庫全書本
初潭集　李　贄　續修四庫全書本，又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排印本
談輅　張鳳翼　叢書集成初編本
著疑錄　戴有孚輯　存目叢書本
析酲漫錄　陳懋仁　存目叢書本
正楊　陳耀文　四庫全書本
千一錄　方弘靜　續修四庫全書本
續自警編　黃希憲　存目叢書本
寶子紀聞類編　寶文照　存目叢書本
從先維俗議　管志道　存目叢書本
問辨牘　管志道　存目叢書本
環碧齋小言　祝世祿　存目叢書本
讕言長語　曹　安　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版
焦氏筆乘　焦　竑　存目叢書本
焦氏筆乘續集　焦　竑　存目叢書本
焦氏類林　焦　竑　存目叢書本
支談　焦　竑　存目叢書本
鴻苞　屠　隆　存目叢書本
名義考　周　祈　四庫全書本
賢奕編　劉元卿　叢書集成初編本
穀山筆塵　于愼行　存目叢書本
西臺漫紀　蔣以化　續修四庫全書本
證學編　楊起元　存目叢書本
諸經品節　楊起元　存目叢書本
說儲　陳禹謨　存目叢書本
雨航雜錄　馮時可　叢書集成初編本
閒居擇言　趙南星　存目叢書本
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　廣雅書局刻本
何之子　周宏論　存目叢書本
警語類抄　程達輯　存目叢書本
南牖日賤　王佐之　存目叢書本

時習新知　郝　敬　存目叢書本
狂夫之言　陳繼儒　存目叢書本，又叢書集成初編本
續狂夫之言　陳繼儒　存目叢書本，又叢書集成初編本
雪菴清史　樂　純　存目叢書本
露書　姚　旅　存目叢書本
林泉隨筆　張綸言　叢書集成本
古今釋疑　方中履　存目叢書本
沈氏學弢　沈堯中　存目叢書本
花當閣叢談　徐復祚　續修四庫全書本
疑耀　張　萱　叢書集成本
蟄庵日錄　顧起元　存目叢書本
說略　顧起元　叢書集成續編本
諸子褒異　汪定國　存目叢書本
管天筆記外編　王嗣奭　叢書集成續編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五雜俎　謝肇淛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瓶花齋雜錄　袁宏道　叢書集成初編本，又存目叢書本
德山暑譚　袁宏道　叢書集成續編本
秕言　鄭明選　存目叢書本
叢語　吳　炯　存目叢書本
讀書雜錄　胡震亨　續修四庫全書本
戲瑕　錢希言　存目叢書本
讀書考定　程良孺　存目叢書本
堯山堂外紀　蔣一葵　存目叢書本
萬曆野穫編　沈德符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樗齋漫錄　許自昌　續修四庫全書本
沈氏弋說　沈長卿　續修四庫全書本
甘露園短書　陳汝錡　存目叢書本
書肆說鈴　葉秉敬　存目叢書本
閱耕餘錄　張所望　存目叢書本
文脈　王文祿　存目叢書本
密庵叵言　樊良樞　續修四庫全書本
槎菴小乘　來斯行　四庫禁燬書叢刊本
槎庵燕語　來斯行　叢書集成續編本
歐餘漫錄　閔元衢　存目叢書本
東水賓疑　胡　袞　存目叢書本
歲寒居答問　孫鍾元　存目叢書本
吹景集　董斯張　續修四庫全書本
瀾堂夕話　張次仲　昭代叢書本
奇子雜言　楊春芳　叢書集成初編本
剩言　戴君恩　續修四庫全書本
湘煙錄　閔元京　存目叢書本
棗林雜俎　談　遷　張氏適園叢書本
玉芝堂談薈　徐應秋　四庫全書本
松霞館贅言　李長卿　叢書集成續編本
澹齋內言　楊繼益　叢書集成初編本
文園漫語　程希堯　存目叢書本
女紅餘志　龍　輔　存目叢書本
意見　陳于陛　叢書集成初編本，又存目叢書本
寒夜錄　陳宏緒　叢書集成續編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陶庵夢憶　張　岱　叢書集成初編本
類次書肆說鈴　葉炳敬　存目叢書本
蓉塘記聞　姜　南　叢書集成新編本
潛室劄記　刁　包　續修四庫全書本
倘湖樵書　來集之　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書偶然錄　程正揆　存目叢書本
文園漫語　程希堯　存目叢書本
涂子一杯水　涂伯昌　存目叢書本
蒿庵閒話　張爾岐　續修四庫全書本
顏氏家藏尺牘　顏光敏輯　叢書集成本
日知錄　顧炎武　清經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菰中隨筆　顧炎武　存目叢書本
槐下新編雅說集　魏裔介　存目叢書本
靜怡齋約言錄　魏裔介　續修四庫全書本
樗林續筆　魏裔介　存目叢書本
西堂雜俎　尤侗　西堂全集本
五九枝譚　尤侗　叢書集成續編本
讀書偶見　吳騏　叢書集成初編本
學海蠡測　沈謙　叢書集成續編本
增訂雅俗稽言　張存紳　存目叢書本
山志　王弘撰　續修四庫全書本
日錄雜說　魏禧　叢書集成續編本
雲谷臥餘　張習孔　存目叢書本
白雲梯　李何事　叢書集成續編本
秋濤　王聖俞　快書叢書本
九朝談纂　無名氏　存目叢書本
居易錄　王士禎　四庫全書本
池北偶談　王士禎　說鈴本
事物考辨　周象明　續修四庫全書本
下學堂劄記　熊賜履　續修四庫全書本
古歡堂集雜著　田雯　筆記小說大觀(第八輯)本
潛邱劄記　閻若璩　清經解本
古今釋疑　方中履　存目叢書本
螺江日記　張文檒　存目叢書本
義府　黃生　四庫全書本
枕中秘　衛泳輯　存目叢書本
天香樓偶得　虞兆漋　存目叢書本
讀書雜述　李鎧　續修四庫全書本
滇南憶舊錄　張泓纂　叢書集成初編本
古今偽書考　姚際恆　叢書集成初編本
廣陽雜記　劉獻廷　叢書集成初編本
得樹樓雜鈔　查慎行　存目叢書本
淥水亭雜識　納蘭成德　適園叢書本
讀書質疑　吳震方　叢書集成續編本
隙光亭雜識　揆敘　續修四庫全書本
尚論持平　陸次雲　存目叢書本
事文標異　陸次雲　存目叢書本
析疑待正　陸次雲　存目叢書本
義門讀書記　何焯　四庫全書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
燕在閣知新錄　王棠　存目叢書本
漁談　郭欽華　叢書集成續編本
西圃叢辨　田同之　存目叢書本
讀書記疑　王懋竑　續修四庫全書本
硯北雜錄　黃叔琳輯　存目叢書本
掌錄　陳祖範　存目叢書本
艾言　徐元美　叢書集成續編本
柳南隨筆　王應奎　續修四庫全書本
偶然欲書　方棨如　叢書集成續編本
訂訛類編　杭世駿　續修四庫全書本
松崖筆記　惠棟　叢書集成續編本
靜子日記　黃永年　存目叢書本
權衡一書　王植　存目叢書本
援鶉堂筆記　姚範　續修四庫全書本
經史問答　全祖望　清經解本
瀟湘聽雨錄　江昱　續修四庫全書本
樵香小記　何琇　叢書集成初編本
匏園掌錄　楊夔生　叢書集成續編本
賸外餘言　袁枚　叢書集成續編本
龍城札記　盧文弨　清經解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蛾術編　王鳴盛　續修四庫全書本

綠溪語　靳榮藩　存目叢書本
簷曝雜記　趙　翼　續修四庫全書本
陔餘叢考　趙　翼　續修四庫全書本
十駕齋養新錄　錢大昕　四部備要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焠掌錄　汪啟淑　續修四庫全書本
過夏雜錄　周廣業　續修四庫全書本
惜抱軒筆記　姚　鼐　續修四庫全書本
札樸　桂　馥　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版，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書脞錄　孫志祖　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書脞錄續編　孫志祖　清經解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瀣源問答　沈可培　續修四庫全書本
丙辰劄記　章學誠　聚學叢書本
午風堂叢談　鄒炳泰　叢書集成續編本
鑑窗叢錄　吳翌鳳　叢書集成續編本
東齋脞語　吳翌鳳　叢書集成續編本
南江札記　邵晉涵　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書雜誌　王念孫　江蘇古籍出版社高郵王氏四種本
述學　汪　中　清經解本，又四部備要本
舊學蓄疑　汪　中　續修四庫全書本
教經堂談藪　徐書受　叢書集成續編本
曉讀書齋雜錄　洪亮吉　續修四庫全書本
夢闌瑣筆　楊復吉　叢書集成續編本
覺非盦筆記　顧　坫　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書偶記　趙紹祖　續修四庫全書本
炳燭編　李賡芸　續修四庫全書本
履園叢話　錢　泳　續修四庫全書本
易餘籥錄　焦　循　叢書集成續編本
定香亭筆談　阮　元　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書叢錄　洪頤煊　續修四庫全書本
樗園銷夏錄　郭　麐　續修四庫全書本
拜經日記　臧　庸　清經解本
潘瀾筆記　彭兆蓀　叢書集成續編本
暨陽答問　蔣彤輯　叢書集成續編本
橋西雜記　葉名澧　叢書集成初編本
思問錄　顧道稷　叢書集成續編本
秋窗隨筆　馬　位　叢書集成續編本
蕙楊雜記　嚴元照　叢書集成續編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癸巳類稿　俞正燮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版，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癸巳存稿　俞正燮　續修四庫全書本
癸巳賸稿　俞正燮　續修四庫全書本
退庵隨筆　梁章鉅　續修四庫全書本
歸田瑣記　梁章鉅　續修四庫全書本
蟻餘偶筆　劉因之　叢書集成續編本
竹葉亭雜記　姚元之　續修四庫全書本
過庭錄　宋翔鳳　清經解續編本
桐橋倚棹錄　顧　祿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管見舉隅　王培荀　續修四庫全書本
篷窗隨錄　沈兆澐輯　續修四庫全書本
愈愚錄　劉寶楠　叢書集成續編本
鷗陂漁話　葉廷琯　續修四庫全書本
吹網錄　葉廷琯　續修四庫全書本
重論文齋筆錄　王端履　叢書集成續編本
彊識編　朱士端　續修四庫全書本
癡學　黃本驥　叢書集成續編本
冷廬雜識　陸以湉　續修四庫全書本
金壺七墨　黃均宰　續修四庫全書本
舒藝室隨筆　張文虎　續修四庫全書本
東塾讀書記　陳　澧　四部備要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書雜釋　徐　鼒　續修四庫全書本

曾文正公家訓　曾國藩　續修四庫全書本
玉井山館筆記　許宗衡　叢書集成初編本
庸閒齋筆記　陳其元　續修四庫全書本
東湖叢記　蔣光煦　續修四庫全書本
思益堂日札　周壽昌　續修四庫全書本
蘿摩亭札記　喬松年　叢書集成續編本
諸子平議　俞　樾　續修四庫全書本
春在堂隨筆　俞　樾　續修四庫全書本
古書疑義舉例　俞　樾　中華書局排印本
湖樓筆談　俞　樾　中華書局排印本
九九銷夏錄　俞　樾　中華書局排印本
南澗楛語　蔣超伯　續修四庫全書本
越縵堂日記鈔　李慈銘　叢書集成續編本
蕉軒隨錄　方濬師　續修四庫全書本
蕉軒續錄　方濬師　續修四庫全書本
敬孚類稿　蕭　穆　光緒末年刻本
悟語　石　龐　叢書集成續編本
退庵筆記　夏　荃　清鈔本
無邪堂答問　朱一新　叢書集成續編本
札迻　孫詒讓　續修四庫全書本
困學紀聞補　張嘉祿　四明叢書本
交翠軒筆記　沈　濤　續修四庫全書本
荷香館瑣言　丁國鈞　叢書集成續編本
蓉城記聞　姜　南　叢書集成本

古今注　崔　豹　四部叢刊三編本
古今同姓名錄　蕭綱纂　陸善經續　葉森補　四庫全書本
藝文類聚　歐陽詢等　中華書局排印本
北堂書鈔　虞世南　中國書店一九八九年影印本
初學記　徐　堅　中華書局點校本
元和姓纂　林　寶　四庫全書本
白孔六帖　白居易　孔　傳　四庫全書本
蒙求集注　李　瀚　四庫全書本
事類賦註　吳　淑　四庫全書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
太平御覽　李　昉等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影宋本
冊府元龜　王欽若　楊　億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
事物紀原　高　承　四庫全書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
錦繡萬花谷　不著撰人　四庫全書本
事實類苑　江少虞　四庫全書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本
古今姓氏書辨證　鄧名世　四庫全書本
記纂淵海　潘自牧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
羣書考索　章如愚　四庫全書本
古今事文類聚　祝　穆　富大用　四庫全書本
古今源流至論　林　駉　黃履翁　四庫全書本
全芳備祖集　陳景沂　四庫全書本
玉海　王應麟　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浙江書局本（一九八八）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謝維新輯　四庫全書本
同姓名錄　余　寅　周應賓　四庫全書本
名疑　陳士元　四庫全書本
圖書編　章　潢　四庫全書本
天中記　陳耀文　四庫全書本
山堂考索　彭大翼等　四庫全書本
說略　顧起元　叢書集成續編本
廣博物志　董斯張　四庫全書本
御定淵鑒類函　張　英　王士禛等　中國書店影印本
御定子史精華　吳士玉　吳　襄等　四庫全書本

山海經　四部備要郝懿行箋疏本
山海經廣注　吳任臣　四庫全書本
山海經新校正　畢　沅　國學基本叢書本

穆天子傳　四部備要本
穆天子傳注疏　檀　萃　碧琳瑯館叢書本
燕丹子　孫星衍輯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西京雜記　劉　歆　葛洪輯　四庫全書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神異經　東方朔　張華注　叢書集成本
漢武故事　班　固　四庫全書本
漢武帝內傳　班　固　四庫全書本
博物志　張　華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校證本
世說新語　劉義慶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余嘉錫箋疏本
搜神記　干　寶　中華書局排印本
拾遺記　王　嘉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述異記　任　昉　百子全書本
異苑　劉敬叔　中華書局古小說叢刊本
松窗雜錄　李　濬　中華書局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本
因話錄　趙　璘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譚賓錄　胡　璩　續修四庫全書本
酉陽雜俎　段成式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點校本
清異錄　陶　谷　四庫全書本
太平廣記　李　昉等　中華書局排印本
北夢瑣言　孫光憲　中華書局排印本
王文正筆錄　王　曾　四庫全書本
歸田錄　歐陽修　中華書局點校本
涑水記聞　司馬光　中華書局點校本
孔氏談苑　孔平仲　叢書集成本
澠水燕談錄　王闢之　中華書局點校本
後山談叢　陳師道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筆記叢書本
南部新書　錢　易　中華書局黃壽成點校本
甲申雜記　王　鞏　叢書集成本
聞見近錄　王　鞏　叢書集成本
過庭錄　范公偁　中華書局叢書集成本
高齋漫錄　曾　慥　四庫全書本
清波雜志　周　煇　叢書集成本
揮麈錄　王明清　叢書集成本
默記　王　銍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雞肋編　莊　綽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邵氏聞見後錄　邵　博　四庫全書本
癸辛雜識　周　密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隨隱漫錄　陳世崇　叢書集成新編本
分門古今類事　不著撰人　四庫全書本
南村輟耕錄　陶宗儀　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
水東日記　葉　盛　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
菽園雜記　陸　容　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
碧里雜存　董　穀　叢書集成本
何氏語林　何良俊　四庫全書本
太平清話　陳繼儒　存目叢書本
耳新　鄭仲夔　存目叢書本
閱微草堂筆記　紀　昀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兩般秋雨庵隨筆　梁紹壬　清代筆記叢刊本
老子章句　河上公註　四部叢刊本
道德指歸論　嚴　遵　叢書集成初編本
老子想爾注　張　魯　續修四庫全書本
老子　王弼註　諸子集成本
道德眞經傳　陸希聲　續修四庫全書本
道德眞經廣聖義　杜光庭　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本
老子解　蘇　轍　四庫全書本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　陳景元　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本
道德眞經疏義　江　澂　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本
道德眞經解　佚　名　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本
老子鬳齋口義　林希逸　續修四庫全書本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　范應元　續修四庫全書本
道德眞經注　吳　澄　四庫全書本
玄經原旨發揮　杜道堅　續修四庫全書本
道德眞經取善集　李　霖　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本
老子集解　薛　蕙　續修四庫全書本
老子翼　焦　竑　叢書集成本
老子說略　張爾岐　四庫全書本
老子衍　王夫之　續修四庫全書本
道德經註　徐大椿　四庫全書本
非老　吳　勗　昭代叢書(癸集)本
老子道德經考異　畢　沅　經訓堂叢書本
老子章義　姚　鼐　續修四庫全書本
老子本義　魏　源　中華書局排印本
列子　列御寇　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楊伯峻集釋本
列子注　盧重元　續修四庫全書本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　高守元　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本
列子鬳齋口義　林希逸　續修四庫全書本
列子盧注考證　汪孝嬰　續修四庫全書本
南華眞經注疏　郭象注　成玄英疏　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本
莊子闕誤　陳景元　四庫全書本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　褚伯秀　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本
南華眞經循本　羅勉道　續修四庫全書本
莊列十論　李元卓　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本
南華眞經副墨　陸西星　存目叢書本
莊子通義　朱得之　存目叢書本
南華眞經旁注　方虛名　續修四庫全書本
莊子翼　焦　竑　叢書集成續編本
南華經評注　歸有光　文震孟　文物出版社影印道藏本
測莊　石人隱士　叢書集成續編本
莊子南華眞經評　譚元春　叢書集成本
莊子通　沈一貫　續修四庫全書本
南華發覆　釋性通　續修四庫全書本
藥地炮莊　余　颺　存目叢書本
莊屈合詁　錢澄之　存目叢書本
御制道德經註　愛新覺羅・福臨　四庫全書本
莊子解　吳世尙　貴池叢書本
南華經解　宣　穎　續修四庫全書本
莊子因　林雲銘　續修四庫全書本
讀莊子法　林雲銘　叢書集成續編本
莊子章義　姚　鼐　民國三十二年安吳胡氏樸學齋鉛活字本
莊子獨見　胡文英　續修四庫全書本
莊子雪　陸樹芝　續修四庫全書本
莊子集解　王先謙　諸子集成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莊子故　馬其昶　叢書集成續編本
莊子集釋　郭慶藩　新編諸子集成本,又中華書局排印本
列仙傳　劉　向　四庫全書本
周易參同契通眞義　彭　曉　四庫全書本
周易參同契考異　朱　熹　四庫全書本
周易參同契解　陳顯微　四庫全書本
周易參同契發揮　俞　琰　四庫全書本
周易參同契分章注　陳致虛　四庫全書本
古文參同契集解　蔣一彪　四庫全書本
周易參同契解箋　張文龍解　朱長春箋　續修四庫全書本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袁仁林　續修四庫全書本
抱朴子　葛　洪　諸子集成本
神仙傳　葛　洪　四庫全書本
雲笈七籤　張君房　四庫全書本

楚辭章句　王　逸　中華書局排印本
離騷集傳　錢杲之　光緒三十年南陵徐乃昌影印宋刻本

天問天對解　楊萬里　豫章叢書本
楚辭集注　朱　熹　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楚辭辯證　朱　熹　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楚辭後語　朱　熹　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離騷草木疏　吳仁傑　四庫全書本
陳深批點楚辭　陳　深　萬曆間吳興刻本
楚辭注略　周　用　周之彝刻本
騷壇密語　周履靖　叢書集成初編本
楚辭集解　汪　瑗　存目叢書本
楚辭蒙引　汪　瑗　存目叢書本
楚辭大序　汪　瑗　存目叢書本
楚辭協韻　屠本畯　隆慶六年刻本
屈宋古音義　陳　第　學津討原本
離騷經訂注　趙南星　味檗齋遺書本
刪注楚辭　張京元　萬曆四十六年刻本
離騷經圖　蕭雲從　四庫全書本
楚辭評校　蔣之翹　天啟六年蔣氏自刻本
七十二家評楚辭　蔣之翹輯　康熙四十四年有文堂刻本
補楚辭後語　蔣之翹　天啟間刻本
楚辭聽直　黃文煥　存目叢書本
屈詁　錢澄之　桐城錢飲光先生全書本
楚辭箋注定本　楊金聲　順治三年刻本
楚辭通釋　王夫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天問補注　毛奇齡　存目叢書本
楚辭疏　陸時雍　明末集柳齋刻本
楚辭燈　林雲銘　存目叢書本
離騷草木史　周拱辰　嘉慶八年聖雨齋重刻本
飲騷　賀　寬　山響齋別集抄本
楚辭新集注　屈　復　存目叢書本
天問校正　屈　復　昭代叢書(道光)本
離騷經九歌解義　李光地　榕村叢書本
離騷經注　李光地　榕村叢書本
離騷經講錄　劉獻庭講　黃曰瑚錄　舊抄本
離騷正義　方　苞　抗希堂十六種本
楚辭箋注　李陳玉　康熙十一年武塘魏子渠刻本
楚辭評注　王　萌　康熙四十四年三和堂刻本
離騷辨　朱　冀　康熙四十五年綠筠堂刻本
離騷節解　張德純　乾隆五十年刻本
楚辭疏　吳世尚　雍正五年尚友堂刻本
讀騷管見　林仲懿　存目叢書本
離騷解　顧成天　存目叢書本
九歌解　顧成天　存目叢書本
讀騷列論　顧成天　存目叢書本
山帶閣注楚辭　蔣　驥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離騷箋　龔景瀚　光緒三年湖北崇文書局刻本
屈子章句　劉夢鵬　存目叢書本
屈子賦　張　詩　康熙四十年孝友堂刻本
屈原賦注　戴　震　廣雅書局本
屈辭精義　陳本禮　嘉慶十二年抱露軒刻本
離騷精義原稿留眞　陳本禮　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五年本
屈辭洗髓　徐煥龍　康熙間無悶堂刻本
屈子說志　陳遠新　乾隆間愼餘齋刻本
屈子雜文箋略　王邦采　廣雅書局本
屈騷心印　夏大霖　雍正十二年刻本
屈騷指掌　胡文英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影印本
離騷補注　朱駿聲　臨嘯閣朱氏群書本
楚辭詳解　奚祿詒　乾隆九年知津堂刻本
楚辭達　魯　筆　乾隆三十一年南見齋刻本
楚辭天問箋　丁　晏　廣雅書局本
楚辭新注求確　胡濬源　嘉慶二十五年長沙務本堂刻本

離騷啟蒙　端木埰　光緒二年黎陽端木氏自刻本
王注楚辭輯評　俞樾　民國六年上海中華圖書館石印本
楚辭釋　王闓運　光緒十二年成都尊經書院刻本
楚辭講義　廖平　新訂六譯館叢書本
楚辭評林　沈雲翔　存目叢書本

揚子雲集　揚雄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蔡中郎集　蔡邕　四部備要本
曹子建集　曹植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阮籍集　阮籍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李志鈞等校點本
嵇中散集　嵇康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左太沖集　左思　宣統三年上海文明書局活字本
郭璞集　郭璞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支遁集補遺　釋支遁　叢書集成續編本
陶淵明集　陶淵明　中華書局排印本
鮑參軍集　鮑照　四部備要本
吳均集　吳均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江文通集　江淹　四庫全書本
昭明太子集　蕭統　四庫全書本
梁簡文帝集　蕭綱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徐孝穆集箋注　徐陵　四部備要本
金樓子　蕭繹　百子全書本
庾子山集　庾信　四庫全書本
何水部集　何遜　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
駱丞集　駱賓王　叢書集成初編本
盧照鄰集　盧照鄰　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本
王子安集　王勃　四庫全書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註本
楊炯集　楊炯　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本
宋之問集　宋之問　四庫全書本

張燕公集　張說　四庫全書本
曲江集　張九齡　四庫全書本
宗玄集　吳筠　四庫全書本
王右丞集箋注　王維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李太白文集　李白　四部備要本，又中華書局排印本
杜工部詩集　杜甫　中華書局排印本
杜臆　王嗣奭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讀書堂杜詩注解　張溍　存目叢書本
杜詩詳注　仇兆鰲　中華書局排印本
杜詩闡　盧元昌　存目叢書本
杜工部詩說　黃生　存目叢書本
杜詩論文　吳見思　存目叢書本
杜工部詩集集解　周篆　舊刻本
杜詩隨筆　陳訏　雍正松柏堂刊本
杜詩提要　吳詹泰　乾隆間羅挺刊本
讀杜心解　浦起龍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排印本
杜詩百篇　張燮承　張師筠著述本
杜文貞詩增注　夏力恕　乾隆刻本
杜詩注釋　許寶善　嘉慶刻本
蕭茂挺文集　蕭穎士　四庫全書本
杼山集　釋皎然　四庫全書本
孟東野集　孟郊　四庫全書本
張司業集　張籍　叢書集成本
昌黎先生集　韓愈　四部備要本，又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本
韓昌黎文集校注　馬其昶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李文公集　李翺　四庫全書本
白氏長慶集　白居易　四部叢刊本
劉賓客文集　劉禹錫　叢書集成初編本
柳宗元集　柳宗元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山曉閣評點柳宗元集　孫　琮　上海錦章書局一九二二年石印本
元氏長慶集　元　稹　四庫全書本，又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六年影印本
會昌一品集　李德裕　四庫全書本，又叢書集成初編本
樊川文集　杜　牧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丁卯詩集　許　渾　四庫全書本
李義山詩集　李商隱　乾隆松桂讀書堂刻本
沈下賢文集　沈亞之　四庫全書本
文泉子集　劉　蛻　別下齋叢書本
皮子文藪　皮日休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禪月集　釋貫休　叢書集成初編本
羅昭諫集　羅　隱　四庫全書本
甫里集　陸龜蒙　四庫全書本
白蓮集　釋齊己　四庫全書本
皇甫持正文集　皇甫湜　四庫全書本
李羣玉詩後集　李羣玉　四庫全書本
二皇甫集　皇甫冉　皇甫曾　四庫全書本
黎岳集　李　頻　四庫全書本
河東集　柳　開　四庫全書本
小畜集　王禹偁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又四部叢刊本
南陽集　趙　湘　叢書集成初編本
林和靖集　林　逋　四庫全書本
文莊集　夏　竦　四庫全書本
文恭集　胡　宿　四庫全書本
宋景文集　宋　祁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宛陵先生集　梅堯臣　四部叢刊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梅堯臣集校注本
文潞公文集　文彥博　叢書集成續編本，又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樂全集　張方平　四庫全書本
歐陽文忠公集　歐陽修　四部叢刊本，又四部備要本
清獻集　趙　抃　四庫全書本
安陽集　韓　琦　四庫全書本
盱江集　李　覯　四庫全書本
嘉祐集　蘇　洵　四部備要本
丹淵集　文　同　四庫全書本
傅家集　司馬光　四庫全書本
公是集　劉　敞　叢書集成初編本
曾鞏集　曾　鞏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蘇魏公文集　蘇　頌　四庫全書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點校本
伐檀集　黃　庶　四庫全書本
臨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
鄖溪集　鄭　獬　叢書集成續編本
彭城集　劉　攽　四庫全書本
朝散集　孔平仲　叢書集成續編本
青山續集　郭祥正　四庫全書本
蘇文忠公全集　蘇　軾　四庫全書本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　蘇　軾　存目叢書本
欒城集　蘇　轍　四部備要本
欒城後集　蘇　轍　四部備要本
欒城應詔集　蘇　轍　四庫全書本
鄱陽集　彭汝礪　四庫全書本
演山集　黃　裳　四庫全書本
豫章黃先生文集　黃庭堅　四部叢刊本
灌園集　呂南公　四庫全書本
龍雲先生文集　劉　弇　叢書集成續編本
淮海集　秦　觀　四部備要本
龜山集　楊　時　四庫全書本，又叢書集成初編本
後山先生集　陳師道　叢書集成續編本
雞肋集　晁補之　四庫全書本
游廌山集　游　酢　四庫全書本
樂靜集　李昭玘　四庫全書本
柯山集　張　耒　四庫全書本，又中華書局張耒集排印本

雲溪居士集　華鎮　四庫全書本
景迂生集　晁說之　四庫全書本
宗忠簡集　宗澤　四庫全書本
青山集　郭祥正　四庫全書本
日涉園集　李彭　四庫全書本
道鄉集　鄒浩　四庫全書本
摛文堂集　慕容彥逢　叢書集成續編本
東堂集　毛滂　四庫全書本
竹隱畸士集　趙鼎臣　四庫全書本
唐子西集　唐庚　四庫全書本
石門文字禪　釋覺範　四庫全書本
丹陽集　葛勝仲　四庫全書本
洪龜父集　洪朋　四庫全書本
竹友集　謝薖　四庫全書本
北山集　程俱　四庫全書本
莊簡集　李光　四庫全書本
盧溪文集　王庭珪　四庫全書本
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　四庫全書本
梁谿集　李綱　四庫全書本
龜溪集　沈與求　四庫全書本
東牟集　王洋　四庫全書本
簡齋集　陳與義　四庫全書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陳與義集本
蘆川歸來集　張元幹　四庫全書本
屏山集　劉子翬　四庫全書本
香溪集　范浚　四部叢刊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
方舟集　李石　四庫全書本
梅溪集　王十朋　四庫全書本
拙齋文集　林之奇　四庫全書本
盤洲文集　洪适　四庫全書本
汪文定公集　汪應辰　存目叢書本

南澗甲乙稿　韓元吉　叢書集成初編本
渭南文集　陸游　四部備要本
劍南詩稾　陸游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校注本
竹洲集　吳儆　四庫全書本
范石湖集　范成大　四庫全書本
文忠集　周必大　四庫全書本
誠齋集　楊萬里　四庫全書本
誠齋策問　楊萬里　叢書集成續編本
誠齋先生文膾前集　楊萬里　存目叢書本
錦繡策　楊萬里　存目叢書本
晦庵集　朱熹　四庫全書本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　朱熹撰　朱玉輯　存目叢書本
于湖集　張孝祥　四庫全書本
南軒集　張栻　四庫全書本
江湖長翁集　陳造　四庫全書本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　薛季宣　叢書集成續編本
東萊集　呂祖謙　四庫全書本
攻媿集　樓鑰　四部叢刊本
雙溪類稾　王炎　四庫全書本
止齋集　陳傅良　四部叢刊本
客亭類稾　楊冠卿　四庫全書本
象山先生全集　陸九淵　存目叢書本
崧庵集　李處權　叢書集成續編本
東塘集　袁說友　四庫全書本
緣督集　曾豐　四庫全書本
香山集　喻良能　四庫全書本
尊白堂集　虞儔　四庫全書本
定齋集　蔡戡　四庫全書本
龍川集　陳亮　四部叢刊本
乾道稾　趙蕃　四庫全書本

淳熙稿　趙　蕃　四庫全書本
九華集　員興宗　四庫全書本
水心文集　葉　適　叢書集成續編本
水心先生別集　葉　適　叢書集成續編本
宮教集　崔敦禮　四庫全書本
縉雲文集　馮時行　四庫全書本
漢濱集　王之望　叢書集成續編本
南湖集　張　鎡　四庫全書本
燭湖集　孫應時　四庫全書本
白石道人詩集　姜　夔　四部叢刊本
樂軒集　陳　藻　四庫全書本
滏水集　趙秉文　四庫全書本
北磵集　釋居簡　四庫全書本
康範詩集　汪　晫　四庫全書本
北溪大全集　陳　淳　四庫全書本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　陳　宓　續修四庫全書本
滹南集　王若虛　四部叢刊本
漫塘文集　劉　宰　四庫全書本
泠然齋詩集　蘇　泂　四庫全書本
鶴山集　魏了翁　四部叢刊初編本
瓜廬集　薛師石　四庫全書本
樂軒集　陳　藻　四庫全書本
臞軒集　王　邁　四庫全書本
鶴林集　吳　泳　四庫全書本
東野農歌集　戴　昺　四庫全書本
後村先生大全集　劉克莊　四部叢刊本
四六標準　李　劉　四庫全書本
木鍾集　陳　埴　四庫全書本
元遺山集　元好問　四部叢刊本，又道光三十年張穆刻本
中州集　元好問　四庫全書本
湛然居士集　耶律楚材　四庫全書本
梅山續稿　姜特立　四庫全書本
秋崖集　方　岳　四庫全書本
潛山集　釋文珦　四庫全書本
雪磯叢稿　樂雷發　四庫全書本
本堂集　陳　著　四庫全書本
藏春集　劉秉忠　四庫全書本
瓢泉吟稿　朱晞顏　四庫全書本
陵川集　郝　經　四庫全書本
桐江續集　方　回　四庫全書本
紫山大全集　胡祗遹　四庫全書本
秋澗集　王　惲　四部叢刊本
廬山集　董嗣杲　四庫全書本
西巖集　張之翰　四庫全書本
四如集　黃仲元　四庫全書本
須溪集　劉辰翁　胡思敬刊豫章叢書本
佩韋齋集　俞德鄰　四庫全書本
文山全集　文天祥　四庫全書本
牧庵集　姚　燧　叢書集成初編本
青山集　趙　文　四庫全書本
葦航漫游稿　胡仲弓　四庫全書本
艮齋詩集　侯克中　四庫全書本
玉斗山人文集　王　奕　叢書集成續編本
方泉詩集　周文璞　四庫全書本
靈巖集　唐士恥　四庫全書本
湖山類稿　汪元量　四庫全書本
東庵集　滕安上　四庫全書本
剡源文集　戴表元　四庫全書本
吳文正集　吳　澄　四庫全書本
靜修集　劉　因　四庫全書本

定宇集　陳　櫟　四庫全書本
秋巖詩集　陳宜甫　四庫全書本
靜春堂集　袁　易　四庫全書本
清容居士集　袁　桷　叢書集成續編本
桂隱文集　劉　詵　四庫全書本
歸田類稿　張養浩　四庫全書本
柳待制文集　柳　貫　四庫全書本
楊仲弘集　楊　載　四庫全書本
道園集　虞　集　存目叢書本
道園學古錄　虞　集　四庫全書本
惟實集　劉　鶚　四庫全書本
范德機詩集　范　梈　四部叢刊本
揭文安公文集　揭傒斯　叢書集成續編本
黃文獻集　黃　溍　四庫全書本
石田文集　馬祖常　四庫全書本
俟菴集　李　存　四庫全書本
禮部集　吳師道　四庫全書本
至正集　許有壬　四庫全書本
竹齋集　王　冕　四庫全書本
伊濱集　王　沂　四庫全書本
牧潛集　釋圓至　叢書集成續編本
僑吳集　鄭元祐　四庫全書本
燕石集　宋　褧　四庫全書本
存復齋文集　朱德潤　涵芬樓秘籍本
東維子集　楊維楨　四部叢刊本
鐵崖詠史註　楊維楨　續修四庫全書本
鐵崖古樂府　楊維楨　四庫全書本
雲陽集　李　祁　四庫全書本
淵穎集　吳　萊　四庫全書本
清江詩文集　貝　瓊　四庫全書本
玩齋集　貢師泰　四庫全書本
朱楓林集　朱　升　存目叢書本
純白齋稿　胡　助　四庫全書本
盧陵集(可閒老人集)　張　昱　四庫全書本
五峰集　李孝光　四庫全書本
佩玉齋類稿　楊　翮　四庫全書本
獨醉亭集　史　謹　四庫全書本
翠屏集　張以寧　四庫全書本
清閟閣全集　倪　瓚　叢書集成續編本
傅與礪詩文集　傅若金　四庫全書本
胡仲子集　胡　翰　叢書集成初編本
江月松風集　錢惟善　四庫全書本
宋文獻公全集　宋　濂　四部備要本
草堂雅集　顧　瑛　四庫全書本
王忠文集　王　禕　四庫全書本
霞外詩集　馬　臻　四庫全書本
誠意伯文集　劉　基　四庫全書本
夷白齋稿　陳　基　四庫全書本
麟原文集　王　禮　四庫全書本
靜思集　郭　鈺　四庫全書本
九靈山房集　戴　良　四庫全書本
全室外集　釋宗泐　四庫全書本
梧溪集　王　逢　四庫全書本
性情集　周　巽　四庫全書本
榮進集　吳伯宗　四庫全書本
雲松巢集　朱希晦　四庫全書本
玉笥集(十卷)　張　憲　四庫全書本
玉笥集(九卷)　鄧　雅　四庫全書本
西郊笑端集　董　紀　四庫全書本
林登州集　林　弼　四庫全書本

半軒集　王　行　四庫全書本
斗南老人集　胡　奎　四庫全書本
西菴集　孫　黃　四庫全書本
高青丘集　高　啟　文稿樓叢刊本
巽隱集　程本立　四庫全書本
獨醉亭集　史　謹　四庫全書本
天游雜稿　王　達　存目叢書本
始豐稿　徐一夔　叢書集成初編本
藍澗集　藍　智　四庫全書本
鳴盛集　林　鴻　四庫全書本
蚓竇集　管時敏　四庫全書本
南湖集　貢性之　四庫全書本
居竹軒詩集　成廷珪　四庫全書本
弁山小隱吟錄　黃　玠　叢書集成續編本
青城山人集　王　燧　四庫全書本
遜志齋集　方孝孺　四庫全書本
南邨詩集　陶宗儀　四庫全書本
金忠潔公文集　金　鉉　叢書集成續編本
王舍人詩集　王　紱　四庫全書本
中丞集　練子寧　四庫全書本
東里續集　楊士奇　四庫全書本
海叟集　袁　凱　存目叢書本
虛舟集　王　偁　四庫全書本
古廉文集　李時勉　四庫全書本
省愆集　黃　淮　叢書集成續編本
抑菴文後集　王　直　四庫全書本
芳洲文集　陳　循　存目叢書本
忠肅集　于　謙　四庫全書本
古穰集　李　賢　四庫全書本
倪文僖集　倪　謙　叢書集成續編本
王端毅公文集　王　恕　存目叢書本
襄毅文集　韓　雍　四庫全書本
黎陽王太傅詩文集　王　越　存目叢書本
矯亭存稿　方　鵬　四庫全書本
矯亭續稿　方　鵬　存目叢書本
椒邱文集　何喬新　四庫全書本
清風亭稿　童　軒　四庫全書本
家藏集　吳　寬　四庫全書本
楓山集　章　懋　四庫全書本
梅國前集　劉　節　存目叢書本
西涯樂府　李東陽　叢書集成續編本
震澤集　王　鏊　四庫全書本
見素集　林　俊　四庫全書本
小鳴稿　朱誠泳　四庫全書本
熊峯集　石　珤　四庫全書本
整菴存稿　羅欽順　四庫全書本
立齋遺文　鄒　智　四庫全書本
湛甘泉先生文集　湛若水　存目叢書本
采芝堂集　陳益祥　存目叢書本
潘象安詩集　潘　緯　存目叢書本
空同集　李夢陽　四庫全書本
王文成全書　王守仁　四庫全書本
陽明先生要書　陳龍正輯　存目叢書本
梅巖小稿　張　旭　存目叢書本
谿田文集　馬　理　存目叢書本
顧華玉集　顧　璘　叢書集成續編本
華泉集　邊　貢　四庫全書本
竹澗集　潘希曾　四庫全書本
浮湘藁　顧　璘　四庫全書本
山中集　顧　璘　四庫全書本

石川文稿　殷雲霄　存目叢書本
儼山集　陸　深　四庫全書本
儼山續集　陸　深　四庫全書本
楊弘山先生存稿　楊士雲　叢書集成續編本
中川遺稿　王　敎　存目叢書本
迪功集　徐禎卿　四庫全書本
海岱會集　馮　裕　四庫全書本
可泉擬涯翁擬古樂府　胡纘宗　存目叢書本
白齋先生詩集　張　琦　存目叢書本
白齋竹里詩集續　張　琦　存目叢書本
沙溪集　孫　緒　四庫全書本
崔氏洹詞　崔　銑　存目叢書本
何大復集　何景明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點校本
太白山人漫藁　孫一元　四庫全書本
少穀集　鄭善夫　四庫全書本
升庵集　楊　慎　四庫全書本
張愈光詩文選　張　含　叢書集成續編本
考功集　薛　蕙　四庫全書本
西原先生遺書　薛　蕙　存目叢書本
五嶽山人集　黃省曾　存目叢書本
弘藝錄　邵經邦　叢書集成續編本
小山類稿　張　岳　四庫全書本
常評事集　常　倫　叢書集成續編本
亹爰子詩集　江　暉　叢書集成續編本
夢澤集　王廷陳　叢書集成續編本
四溟集　謝　榛　四庫全書本
四溟山人詩集　謝　榛　叢書集成續編本
皇甫司勳集　皇甫汸　四庫全書本
玩鹿亭稿　萬　表　存目叢書本
瞿文懿公集　瞿景淳　存目叢書本
疣贅錄　顧夢圭　存目叢書本
蘇門集　高叔嗣　四庫全書本
張水南文集　張　袞　叢書集成續編本
石比部集　石英中　存目叢書本
田叔禾小集　田汝成　存目叢書本
芝園外集　張時徹　存目叢書本
念菴文集　羅洪先　四庫全書本
洞麓堂集　尹　臺　四庫全書本
青霞集　沈　鍊　四庫全書本
震川先生集　歸有光　四部叢刊本
崇蘭館集　莫如忠　存目叢書本
已寓堂集　陳　鎏　存目叢書本
高素齋集　黃姬水　存目叢書本
洨濱蔡先生文集　蔡　羽　存目叢書本
南沙先生文集　熊　過　存目叢書本
孔文谷集　孔天胤　存目叢書本
瑤石山人稿　黎民表　四庫全書本
陳文岡先生文集　陳　棐　存目叢書本
驪山集　趙　統　存目叢書本
具茨詩集　王立道　四庫全書本
滄溟集　李攀龍　四庫全書本
萬子迂談　萬　衣　存目叢書本
農丈人文集　余　寅　存目叢書本
瞿文懿公集　瞿景淳　存目叢書本
劉子威集　劉　鳳　存目叢書本
徐渭集　徐　渭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青藤書屋文集　徐　渭　叢書集成初編本，又存目叢書徐文長文集本
劉堯誨先生全集　劉堯誨　存目叢書本
徐氏海隅集　徐學謨　存目叢書本
歸有園稿　徐學謨　續修四庫全書本

東岱山房詩錄　李先芳　存目叢書本
華陽館詩集　宋儀望　存目叢書本
沖谿先生集　彭輅　存目叢書本
余德甫先生集　余曰德　存目叢書本
素園存稿　方弘靜　存目叢書本
青蘿館詩　徐中行　存目叢書本
幽貞集　董傳策　存目叢書本
貞白五書　馮柯　叢書集成續編本
弇州四部稿　王世貞　四庫全書本
讀書後　王世貞　四庫全書本
二酉園詩集　陳文燭　存目叢書本
伐檀齋集　張元凱　四庫全書本
黃潭先生讀書一得　黃訓　存目叢書本
李溫陵集　李贄　存目叢書本
處實堂集　張鳳翼　存目叢書本
潛學編　鄧元錫　存目叢書本
蒼耳齋詩集　方問孝　存目叢書本
被褐先生詩文稿　華善述　存目叢書本
石洞集　葉春及　四庫全書本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　呂坤　存目叢書本
澹園集　焦竑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澹園續集　焦竑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蠙衣生傳草　郭子章　存目叢書本
蠙衣生粵草　郭子章　存目叢書本
蠙衣生蜀草　郭子章　存目叢書本
蠙衣生黔草　郭子章　存目叢書本
張水南文集　張袞　存目叢書本
穀城山館集　于慎行　四庫全書本
大泌山房集　李維楨　存目叢書本
海門先生文錄　周汝登　存目叢書本
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　楊起元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玉茗堂全集　湯顯祖　存目叢書本
顧端文公遺書　顧憲成　續修四庫全書本
交翠館集　萬道光　存目叢書本
御龍子集　范守己　存目叢書本
九芝集　龍膺　存目叢書本
少墟集　馮從吾　四庫全書本
宗伯集　馮琦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青來閣初集　方應祥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白蘇齋類集　袁宗道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尊拙堂文集　丁元薦　存目叢書本
叢語　吳炯　存目叢書本
玄晏齋困思鈔　孫慎行　叢書集成續編本
李太僕恬致堂集　李日華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夷困文編　王嗣奭　叢書集成續編本
已吾集　陳際泰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吳歛小草　婁堅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小草齋集　謝肇淛　存目叢書本
文海披沙　謝肇淛　存目叢書本
袁中郎全集　袁宏道　存目叢書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錢伯城箋校本
珂雪齋集　袁中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綠滋館考信編　吳士奇　存目叢書本
百花洲集　鄧雲霄　存目叢書本
隱秀軒集　鍾惺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宋布衣集　宋登春　四庫全書本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仁錫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牧齋初學集　錢謙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牧齋有學集　錢謙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又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四然齋藏稿　黃體仁　存目叢書本

達觀樓集　鄒維璉　存目叢書本
空華集　釋如愚　存目叢書本
甜雪齋文存　單思恭　存目叢書本
藕灣文集　張仁熙　存目叢書本
吹景集　董斯張　適園叢書本
擔當遺詩　釋普荷（通荷）　叢書集成續編本
玄蓋副草　吳稼竳　存目叢書本
芑山文集　張自烈　叢書集成續編本
陶庵夢憶　張岱　叢書集成初編本
嶧桐集　劉城　貴池叢書本
續騷堂集　萬泰　叢書集成續編本
石臼前集　邢昉　叢書集成續編本
雅倫　費經虞　存目叢書本
用六集　刁包　存目叢書本
青溪遺稿　程正揆　存目叢書本
陶菴全集　黃淳耀　四庫全書本
水田居文集　賀貽孫　存目叢書本
愚庵小集　朱鶴齡　四庫全書本
瑤光閣集　黃端伯　存目叢書本
涂子一杯水　涂伯昌　存目叢書本
陳忠裕全集　陳子龍　嘉慶幹山草堂刻本，又華東師大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影印本
安雅堂稿　陳子龍　續修四庫全書本
榆墩集選　徐世溥　存目叢書本
梅村集　吳偉業　四庫全書本
南雷文定　黃宗羲　存目叢書本
虎溪漁叟集　劉命清　存目叢書本
楊園先生全集　張履祥　存目叢書本
栖雲閣文集　高珩　存目叢書本
盦山集　方文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亭林詩文集　顧炎武　四部叢刊本
安雅堂文集　宋琬　續修四庫全書本
二顧先生遺詩　顧杲　顧緗　叢書集成續編本
樂府　周道仁　存目叢書本
六松堂文集　曾燦　叢書集成續編本
柴省軒先生文鈔　柴紹炳　存目叢書本
兼濟堂文集　魏裔介　四庫全書本
薪齋初集　呂陽　存目叢書本
道山堂集　陳軾　存目叢書本
古處堂集　高爾儼　存目叢書本
敝帚集　吳中蕃　叢書集成續編本
壯悔堂文集　侯方域　國朝文錄初編本，又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四憶堂詩集　侯方域　大梁侯氏詩集本
學餘堂文集　施閏章　四庫全書本
文簡集　孫承恩　四庫全書本
王船山詩文集　王夫之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
林蕙堂全集　吳綺　四庫全書本
王節愍公遺集　王道焜　叢書集成續編本
師經堂集　徐文駒　存目叢書本
東江集鈔　沈謙　存目叢書本
潠書　毛先舒　存目叢書本
東苑文鈔　毛先舒　存目叢書本
東谷集　白胤謙　存目叢書本
退谷文集　黃越　存目叢書本
杲堂文鈔　李業嗣　叢書集成續編本
西河文集　毛奇齡　四庫全書本
微泉閣詩集　董文驥　叢書集成續編本
西北之文　畢振姬　叢書集成續編本
堯峰文鈔　汪琬　四庫全書本
陳檢討四六　陳維崧　四庫全書本

陳迦陵儷體文集　陳維崧　四部叢刊本
己畦集　葉燮　郎園先生全書本
湛園未定稿　姜宸英　存目叢書本
寄園寄所寄　趙吉士　續修四庫全書本
聞鐘集　勞大與　存目叢書本
釋冰書　孫汧如　叢書集成續編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四部叢刊本
竹垞文類　朱彝尊　存目叢書本
讀書齋偶存稿　葉方藹　四庫全書本
讀書堂綵衣全集　趙士麟　存目叢書本
三魚堂外集　陸隴其　四庫全書本
翁山文鈔　屈大均　叢書集成續編本
秋笳集　吳兆騫　叢書集成初編本
夏完淳集　夏完淳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憺園文集　徐乾學　存目叢書本
受祺堂詩　李因篤　存目叢書本
績學堂文鈔　梅文鼎　續修四庫全書本
績學堂詩鈔　梅文鼎　續修四庫全書本
西陂類稿　宋犖　康熙五十年刻本
漁洋山人精華錄　王士禎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帶經堂全集　王士禎　國朝文錄初編本
深秀亭詩集　潘鍾麟　存目叢書本
古歡堂集　田雯　四庫全書本
聽潮居存業讀餘志略　原良　存目叢書本
有懷堂文稿　韓菼　存目叢書本
御製文集　愛新覺羅・玄燁　四庫全書本
青門簏稿　邵長蘅　叢書集成續編本
午亭文編　陳廷敬　四庫全書本
管邨文鈔　萬言　四明叢書本
九谷集　方殿元　存目叢書本
學文堂文集　陳玉璂　叢書集成續編本
道驛集　張祖年　存目叢書本
張文貞集　張玉書　四庫全書本
霞外詩集　馬臻　四庫全書本
榕村集　李光地　四庫全書本
縱釣居文集　應是　存目叢書本
閒居集　李開先　四庫全書本
大錯和尚遺集　錢邦芑（釋大錯）　叢書集成續編本
蓮洋詩鈔　吳雯　四庫全書本
橫雲山人集　王鴻緒　續修四庫全書本
鳳池園集　顧汧　清刻本
湖海集　孔尚任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敬業堂詩集　查慎行　四部叢刊本
冶古堂文集　呂履恆　存目叢書本
夢月巖詩集　呂履恆　存目叢書本
通志堂集　納蘭性德　康熙刻本
豐川續集　王心敬　存目叢書本
居業齋文稿　金德嘉　存目叢書本
峴泉集　張宇初　四庫全書本
江辰六文集　江闓　叢書集成續編本
青溪詩偶存　蔣錫震　存目叢書本
南湖集鈔　張永祚　叢書集成續編本
飲醇堂文集　周金然　存目叢書本
居業齋文稿　金德嘉　存目叢書本
分干詩鈔　葉舒璐　叢書集成續編本
存研樓文集　儲大文　四庫全書本
蛻翁詩集　倪蛻　叢書集成續編本
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　四部叢刊初編本
香屑集　黃之雋　四庫全書本
唐堂集　黃之雋　存目叢書本

蛻翁文集　倪　蛻　叢書集成續編本
白田草堂存稿　王懋竑　清經解本
集虛齋學古文　方棨如　存目叢書本
清芬樓遺藁　任啟運　叢書集成續編本
藕灣詩集　張仁熙　存目叢書本
舟車後集　陶　季　存目叢書本
燕堂詩鈔　朱　徑　存目叢書本
蓬莊詩集　沈　虹　存目叢書本
芝在堂文集　劉醇驥　存目叢書本
小山詩文全稿　王時翔　存目叢書本
司業文集　陳祖范　存目叢書本
司業詩集　陳祖范　存目叢書本
釀蜜集　浦起龍　光緒間刻本
向惕齋先生集　向　濬　叢書集成續編本
六湖先生遺集　張文瑞　存目叢書本
東山草堂文集　邱嘉穗　存目叢書本
東山草堂邇言　邱嘉穗　存目叢書本
留硯堂詩選　張　漢　叢書集成本
王石和文集　王　珣　存目叢書本
絳跗閣詩稿　諸　錦　存目叢書本
退谷文集　黃　越　存目叢書本
退谷詩集　黃　越　存目叢書本
瓦缶集　李宗渭　四庫全書本
集虛堂小草　郭　雍　存目叢書本
樊榭山房續集　厲　鶚　四庫全書本
鄭板橋集　鄭　燮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松桂讀書堂集　姚培謙　存目叢書本
松崖文鈔　惠　棟　叢書集成續編本
靜子日記　黃永年　存目叢書本
綠蘿山房詩集　胡　浚　存目叢書本

秋塍文鈔　魯曾煜　存目叢書本
崇雅堂稿(崇德堂集)　王　植　存目叢書本
天香閣詩集　唐之鳳　存目叢書本
寶綸堂文鈔　齊召南　叢書集成續編本
結埼亭集　全祖望　四部叢刊本
凝齋先生遺集　陳　道　存目叢書本
竹香詩集選　席　鑒　存目叢書本
滋蘭堂集　沈元滄　存目叢書本
東潛文稿　趙一清　叢書集成續編本
御製詩集　愛新覺羅・弘曆　四庫全書本
御製文集　愛新覺羅・弘曆　四庫全書本
小倉山房集　袁　枚　四部備要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抱經堂集　盧文弨　四部叢刊本
戴東原先生全集　戴　震　叢書集成續編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袁陶村文集　袁文典　叢書集成續編本
甌北詩鈔　趙　翼　甌北全集本
潛研堂集　錢大昕　清經解本
選材錄　周　春　叢書集成續編本
胥石詩存　吳蘭庭　叢書集成續編本
橐餘存稿　宋思仁　清刻本
惜抱軒集　姚　鼐　四部備要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經韻樓集　段玉裁　續修四庫全書本
章氏遺書　章學誠　民國十一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二林居集　彭紹生　正覺樓叢刻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古劍書屋詩鈔　吳廷楨　存目叢書本
春雨樓初刪稿　董秉純　叢書集成續編本
洪北江詩文集　洪亮吉　四部叢刊本
寄菴詩文鈔　劉大紳　叢書集成續編本
吾亦廬稿　崔應榴　清經解本
劉直洲先生文集　劉文卿　存目叢書本

劉氏遺書　劉臺拱　清經解本
平津館文稿　孫星衍　叢書集成本
問字堂集　孫星衍　叢書集成本，又商務印書館孫淵如先生全集本
夢鶴軒楳澥詩鈔　繆公恩　叢書集成續編本
校禮堂文集　凌廷堪　叢書集成續編本
校禮堂詩集　凌廷堪　續修四庫全書本
東井文鈔　黃定文　叢書集成續編本
白雲山房集　張象津　拜經堂集本
匪石先生文集　鈕樹玉　叢書集成續編本
茗柯文初編　張惠言　四部叢刊本
鐵橋漫稿　嚴可均　續修四庫全書本
揅經室集　阮　元　文選樓叢書本
詁經精舍文集　阮元訂　清經解本
筠軒文鈔　洪頤煊　叢書集成續編本
拜經文集　臧　庸　清經解本
勘書巢未定稿　溫曰鑑　適園叢書本
冬青館乙集　張　鑑　叢書集成續編本
鑑止水齋集　許宗彥　清經解本
雀硯齋文錄　張錫穀　續修四庫全書本
養一齋集　李兆洛　四部備要本
程月川先生遺集　程含章　叢書集成續編本
瞻衮堂文集　袁　鈞　叢書集成續編本
玉案山房詩草　尹尚廉　叢書集成續編本
因寄軒文集初編　管　同　道光間管氏刻本
止菴遺集　周　濟　叢書集成續編本
齊物論齋文集　董士錫　續修四庫全書本
九水山房文存　畢　亨　海源閣叢書本
三槐書屋詩鈔　金朝覲　叢書集成續編本
三百堂文集　陳　奐　叢書集成續編本
晚翠軒詩鈔　戴　淳　叢書集成續編本
曹集銓評　丁　晏　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古微堂集　魏　源　宣統元年國學扶輪社印本
古微堂外集　魏　源　宣統元年國學扶輪社印本
魏源集　魏　源　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版
癡學　黃本驥　叢書集成續編本
丹稜文鈔　蔣　彤　叢書集成續編本
暢谷文存　宋昌悅　叢書集成續編本
曾文正公集　曾國藩　傳忠書局刻本
學詁齋文集　薛　壽　叢書集成續編本
柏堂集　方宗誠　柏堂遺書本
廣經室文鈔　劉恭冕　廣雅書局本
麗郡詩徵　趙聯元　叢書集成續編本
複堂類集　譚　獻　叢書集成續編本
西堯殘草　王星誠　叢書集成初編本
瑟廬詩草　章永康　叢書集成續編本
待堂文　吳懷珍　叢書集成續編本
湘綺樓文集　王闓運　上海國學扶輪社一九一〇年石印本
湘綺樓詩集　王闓運　清光緒丁未長沙刊本
青學齋集　汪之昌　民國二十年家刻本
季仙先生遺稿　徐時榕　四明叢書本
穆清堂詩鈔　朱庭珍　叢書集成續編本
舊德集　繆荃蓀輯　叢書集成續編本
漢孳室文鈔　陶方奇　叢書集成續編本
抱澗軒文集　馬其昶　宣統元年安徽官紙印刷局石印本
石園全集　李元鼎　存目叢書本
彤芬室文　徐新華　叢書集成續編本
文選　蕭統編　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
玉臺新詠　徐陵編　中華書局吳兆宜箋注本
文館詞林　許敬宗等　適園叢書第三集本

河岳英靈集　殷　璠　四部叢刊本
中興間氣集　高仲武　四庫全書本
唐文粹　姚　鉉等　四庫全書本
宋文選　佚　名　四庫全書本
歲時雜詠　蒲積中　四庫全書本
成都文類　扈仲榮等編　四庫全書本
萬首唐人絕句　洪邁編　四庫全書本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魏齊賢　葉棻輯　四庫全書本
兩宋名賢小集　陳思編　陳世隆補　四庫全書本
崇古文訣　樓　昉　四庫全書本
天下同文前甲集　周南瑞輯　叢書集成續編本
樂府詩集　郭茂倩　中華書局排印本
孝詩　林　同　四庫全書本
古樂府　左克明　四庫全書本
古賦辨體　祝　堯　明成化刻本
風雅翼　劉　履　四庫全書本
大雅集　賴良編　四庫全書本
唐詩品彙　高　棅　四庫全書本
文章辨體　吳　訥　存目叢書本
明文衡　程敏政　四庫全書本
新安文獻志　程敏政　四庫全書本
宋四子鈔釋　呂　柟　四庫全書本
樂府原　徐獻忠　存目叢書本
六朝聲偶集　徐獻忠　存目叢書本
皇明文範　張時徹輯　存目叢書本
文章指南　歸有光輯　存目叢書本
諸子彙函　歸有光輯　存目叢書本
唐詩類苑　張之象編　存目叢書本
全蜀藝文志　周復俊編　四庫全書本
唐宋八大家文鈔　茅坤編　四庫全書本
古詩紀　馮惟訥　四庫全書本
文章正論　劉祜編　存目叢書本
今文選　孫鑛輯　續修四庫全書本
古樂苑　梅鼎祚　四庫全書本
古樂苑衍錄　梅鼎祚　四庫全書本
文府滑稽　鄒迪光　存目叢書本
古文品外錄　陳繼儒選評　存目叢書本
百家類纂　沈津輯　存目叢書本
石倉歷代詩選　曹學佺編　四庫全書本
名媛詩歸　鍾惺輯　存目叢書本
古詩歸　鍾　惺　譚元春選　續修四庫全書本
古詩解　唐汝諤選　存目叢書本
吳興藝文補　董斯張等輯　存目叢書本
補續全蜀藝文志　杜應芳等　續修四庫全書本
先秦鴻文　顧錫疇編　存目叢書本
兩漢鴻文　顧錫疇編　存目叢書本
歷代古文國瑋集　方岳貢編　存目叢書本
百子金丹　郭偉輯　存目叢書本
皇明西江詩選　韓陽輯　叢書集成續編本
文章辨體彙選　賀復徵編　四庫全書本
秦漢文鈔　馮有翼編　存目叢書本
古今禪藻集　釋正勉　釋性涵同輯　四庫全書本
刪補古今文致　劉士鑣　存目叢書本
宋元詩會　陳　焯　四庫全書本
古詩鏡　陸時雍　四庫全書本
詩紀匡謬　馮　舒　四庫全書本
樂府廣序　朱嘉徵　存目叢書本
歷代詩發　范大士評選　康熙三十七年虛白山房刊本
明文授讀　黃宗羲編　存目叢書本
明文海　黃宗羲編　四庫全書本

文章薪火　方以智　叢書集成續編本
尺牘新鈔　周亮工輯　叢書集成初編本
六朝選詩定論　吳　淇　存目叢書本
文選尤　鄒思明輯　存目叢書本
采菽堂古詩選　陳祚明　續修四庫全書本
梁昭明文選越裁　洪若皐　存目叢書本
明詩綜　朱彝尊編　四庫全書本
漢詩音註　李因篤　存目叢書本
古文精藻　李光地　存目叢書本
全唐詩　彭定求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歷朝賦格　陸棻評選　存目叢書本
粵西詩載　汪森輯　四庫全書本
文章鼻祖　楊繩武輯　存目叢書本
天啟崇禎兩朝遺詩　金　鉉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清文穎　陳廷敬等　四庫全書本
御選唐詩　陳廷敬等　四庫全書本
宋十五家詩選　陳　訏　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歷代賦彙　陳元龍編　四庫全書本
檇李詩繫　沈季友編　四庫全書本
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　愛新覺羅・玄燁　四庫全書本
御選唐宋詩醇　愛新覺羅・玄燁　四庫全書本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　愛新覺羅・玄燁　四庫全書本
元詩選　顧嗣立　四庫全書本
古詩源　沈德潛　中華書局排印本
古詩十九首解　張　庚　叢書集成本
古詩十九首繹　姜任修　光緒十九年仁和吳氏刻本
古詩賞析　張玉穀　續修四庫全書本
古詩十九首說　朱　筠　清乾隆刻本
漢鐃歌十八曲集解　譚　儀　叢書集成初編本
滇南詩略　袁文典等　叢書集成續編本
古文辭類纂　姚鼐編　續修四庫全書本
國朝文錄　李祖陶輯　續修四庫全書本
國朝文錄續編　李祖陶輯　續修四庫全書本
漢詩統箋　陳本禮　叢書集成三編本
全唐文／董　浩等　續修四庫全書本，又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
滇南文略　袁文揆輯　叢書集成續編本
詩比興箋　陳　沆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文選旁證　梁章鉅　續修四庫全書本
國朝文匯　沈粹芬等輯　續修四庫全書本
麗郡詩徵　趙聯元　叢書集成續編本
駢體文鈔　李兆洛編　四部備要本
詩法萃編　許印芳選抄　叢書集成續編本
四家詠史樂府　宋澤元　叢書集成續編本
新古文辭類纂　王闓運　稿本
古文辭類纂評點　吳汝綸輯　都門印書局一九一〇年鉛印本
漢鐃歌釋文箋正　王先謙　同治壬申虛受堂王氏刊本
古詩十九首注　劉光蕡　煙霞草堂遺書本
北地傅氏遺書　張鵬一輯　叢書集成續編本
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　饒學斌　光緒元年刻本
滇文叢錄　雲南叢書處輯　續修四庫全書本
郭店楚墓竹簡　荊門市博物館編　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文章流別　摯　虞　關隴叢書本
文心雕龍　劉　勰　中華書局范文瀾註本
詩品　鍾　嶸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樂府古題要解　吳　兢　存目叢書本
詩式　釋皎然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風騷旨格　釋齊己　津逮秘書本，又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六一詩話　歐陽修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後山詩話　陳師道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竹莊詩話　何谿汶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臨漢隱居詩話　魏　泰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又知不足齋叢書本
彥周詩話　許　顗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石林詩話　葉少蘊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唐子西文錄　強幼安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珊瑚鉤詩話　張表臣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碧雞漫志　王　灼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潛溪詩眼　范　溫　叢書集成初編本
風月堂詩話　朱　弁　叢書集成初編本
苕溪漁隱叢話　胡　仔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觀林詩話　吳　聿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庚溪詩話　陳巖肖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唐詩紀事　計有功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
磻溪詩話　黃　徹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吳氏詩話　吳子良　叢書集成初編本
潘子眞詩話　潘　淳　中華書局宋詩話輯佚本
竹坡詩話　周紫芝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二老堂詩話　周必大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誠齋詩話　楊萬里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文則　陳　騤　四庫全書本
艇齋詩話　曾季貍　叢書集成初編本
餘師錄　王正德　四庫全書本
滄浪詩話　嚴　羽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歲寒堂詩話　張　戒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韻語陽秋　葛立方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滹南詩話　王若虛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後村詩話　劉克莊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詩人玉屑　魏慶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荊溪林下偶談　吳子良　四庫全書本
浩然齋雅談　周　密　四庫全書本
陳輔之詩話　陳　輔　中華書局宋詩話輯佚本
漫叟詩話　佚　名　中華書局宋詩話輯佚本
對床夜語　范晞文　叢書集成初編本，又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藏一話腴　陳　鬱　四庫全書本
修辭鑒衡　王　構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文章精義　李耆卿　四庫全書本
梅澗詩話　韋居安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法家數　楊　載　存目叢書本
木天禁語　范　梈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吳禮部詩話　吳師道　叢書集成初編本
文筌　陳繹曾　續修四庫全書本
文式　陳繹曾　續修四庫全書本
古文矜式　陳繹曾　續修四庫全書本
詩譜　陳繹曾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學體要類編　宋孟清　續修四庫全書本
存餘堂詩話　朱承爵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懷)麓堂詩話　李東陽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南濠詩話　都　穆　存目叢書本，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餘冬詩話　何孟春　叢書集成初編本
談藝錄　徐禎卿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夷白齋詩話　顧元慶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升庵詩話　楊　愼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四溟詩話　謝　榛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又存目叢書詩家直說本
遺老堂詩話　俞　弁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的　王文祿　叢書集成初編本
文體明辨序說　徐師曾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增補藝苑卮言　王世貞　續修四庫全書本
藝圃擷餘　王世懋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
藕居士詩話　陳懋仁　存目叢書本
詩藪　胡應麟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文通　朱荃宰　存目叢書本
雪濤詩評　江盈科　宛委山堂說郛續本
藝圃倦談　郝　敬　四庫全書本
詩源辨體　許學夷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唐音癸籤　胡震亨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騷壇秘語　周履靖　叢書集成本
藝藪談宗　周子文　存目叢書本
獨鑒錄　穀齋主人　叢書集成續編本
詩鏡總論　陸時雍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
鈍吟雜錄　馮　班　叢書集成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文園漫語　程希堯　存目叢書本
詩筏　賀貽孫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騷筏　賀貽孫　水田居全集本
榆溪詩話　徐世溥　叢書集成初編本
石室談詩　趙士喆　民國二十四年東萊趙氏永厚堂刊東萊趙氏楹書叢刊本
鐵立文起　王之績　存目叢書本
薑齋詩話　王夫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蠻齋詩話　施閏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詩辯坻　毛先舒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答萬季野詩問　吳　喬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圍爐詩話　吳　喬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湛園札記　姜宸英　清經解本
抱眞堂詩話　宋徵璧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柳亭詩話　宋長白　叢書集成續編本
龍性堂詩話　葉矯然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原詩　葉　燮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而菴詩話　徐　增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詩義固說　龐　塏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詩話類編　王昌會　存目叢書本
歷代詩話　吳景旭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版
師友詩傳錄　郎廷槐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師友詩傳續錄　劉大勤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帶經堂詩話　王士禎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漫堂說詩　宋　犖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古歡堂雜著　田　雯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柳亭詩話　宋長白　續修四庫全書本
漢詩總說　費錫璜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談龍錄　趙執信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聲調譜　趙執信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然鐙記聞　何世璂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西圃詩說　田同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寒廳詩話　顧嗣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說詩晬語　沈德潛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蘭叢詩話　方世舉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茗香詩論　宋大樽　知不足齋叢書本
載酒園詩話　賀　裳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一瓢詩話　薛　雪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覯齋詩談　張謙宜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小澥草堂雜論詩　牟願相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梅莊雜錄　謝濟世　光緒十年長沙梁家鈺刻本
野鴻詩的　黃子雲　叢書集成續編本
劍谿說詩　喬　億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論文偶記　劉大櫆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貞一齋詩說　李重華　續修四庫全書本
詩筏　吳大受　吳興叢書本
詩學纂聞　汪師韓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隨園詩話　袁　枚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複小齋賦話　浦　銑　續修四庫全書本
甚原詩說　冒春榮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甌北詩話　趙　翼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詩學源流考　魯九皋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石洲詩話　翁方綱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又續修四庫全書本
雨村詩話　李調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賦話　李調元　叢書集成初編本
春秋詩話　勞孝輿　叢書集成初編本
讀雪山房唐詩凡例　管世銘　粟香堂叢書本
梅崖詩話　郭兆麒　山右叢書初編本
北江詩話　洪亮吉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選學膠言　張雲璈　三影閣叢書本
茗香詩論　宋大樽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法易簡錄　李鎧　續修四庫全書本
六義郛郭　沈道寬　話山草堂遺集本
昭昧詹言　方東樹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唐音審體　錢木菴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初月樓古文緒論　呂璜　叢書集成本
古今文派述略　陳康黼　叢書集成續編本
白華山人詩說　厲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說詩牙慧　潘德輿　稿本
養一齋詩話　潘德輿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竹林答問　陳詩香問　陳僅答　清鏡濱草堂鈔本
藝概　劉熙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蘭苕館論詩　許奉恩　上海廣益書局一九一四年古今文藝叢書本
古今論詩絕句　宗廷輔　宗月鉤先生遺書本
石園詩話　余成教　嘉慶間刻本
詩法萃編　許印芳　叢書集成續編本
詩譜詳說　許印芳　叢書集成續編本
湘綺樓說詩　王闓運　三家詩話選本
峴傭說詩　施補華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
筱園詩話　朱庭珍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匏廬詩話　沈濤　檇李遺書本
韓柳文研究法　林紓　商務印書館一九一四年版
春覺齋論文　林紓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白雨齋詩話　陳廷焯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石遺室論文　陳衍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一九三六年版
藻川堂譚藝　鄧繹　藻川堂全集本
小清華園詩談　王壽昌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三家詩話　尚鎔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
酌雅詩話續編　陳偉勳　叢書集成續編本
吳騷放言　吳莊　叢書集成續編本
詞苑叢談　徐軌　四庫全書本，又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校箋本
欽定曲譜　王奕清等　四庫全書本
詞徵　張德瀛　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
詞學集成　江順詒　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
論詞隨筆　沈祥龍　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

附：
索　引

説　明

一、本索引收錄《中華大典・文學典・先秦兩漢文學分典》全四册所有總集名、體類名、作家名，并按四角號碼綜合排序。

二、所有條目均按首字編碼，并注明首字及其四角號碼，單占二行。首字相同的條目排在一起，并按第二字之四角號碼排序，前兩字均同，則按第三字的四角號碼排列，餘類推。

三、每個索引條含條目名及所在册次、頁碼三項内容。有异名的條目，异名另列索引，并在异名後用小字注出參見條目和册次、頁碼。如"楊雄 見揚雄 3・852"，表示本書以"揚雄"立目，"楊雄"為异名，"3・852"代表該條目及异名位於第 3 册 852 頁。

四、名稱相同，所處朝代不同的條目，用小字括注其朝代於後，如"史岑(莽末時人) 4・68"、"史岑(漢和帝時人) 4・413"。

五、本索引采用新四角號碼檢字法，後附《索引字頭筆畫檢字》和《索引字頭拼音檢字》，以便對照檢索。

0010$_4$ 主

主父偃 …… 3・275

0022$_3$ 齊

齊哀王 見劉襄 …… 3・174

0022$_7$ 商

商君書 …… 2・947

0023$_1$ 應

應劭 …… 4・505

0026$_5$ 唐

唐山夫人 …… 3・116
唐蒯 …… 4・163
唐林 …… 3・942

0028$_6$ 廣

廣川王 見劉去 …… 3・746
廣陵厲王 見劉胥 …… 3・739

0040$_1$ 辛

辛延年 …… 4・516

0460$_0$ 謝

謝多 …… 3・945

0464$_1$ 詩

詩騷 …… 1・852

0742$_7$ 郭

郭憲 …… 4・85
郭太 見郭泰 …… 4・470
郭泰 …… 4・470

0862$_7$ 論

論語 …… 2・470

0864$_0$ 許

許慎 …… 4・359

1010$_1$ 三

三禮 …… 2・182

1010$_4$ 王

王充 …… 4・182
王商 …… 3・787
王廣 …… 3・788
王褒 …… 1・960　3・788
王延壽 …… 4・462
王逸 …… 1・960　4・424
王吉 …… 3・760

王嬙 …… 3・826
王檣 見王嬙 …… 3・826
王景 …… 4・157
王隆 …… 4・138
王符 …… 4・456

1020$_0$ 丁

丁鴻 …… 4・179

1021$_5$ 霍

霍去病 …… 3・722

1040$_7$ 夏

夏恭 …… 4・89
夏牙 …… 4・155

1040$_9$ 平

平望侯 見劉毅 …… 4・364

1060$_1$ 吾

吾丘壽王 …… 3・745
吾邱壽王 見吾丘壽王 … 3・745

1080$_6$ 賈

賈充 …… 3・786
賈誼 …… 1・958 3・215
賈山 …… 3・203
賈逵 …… 4・206
賈捐之 …… 3・836

1111$_4$ 班

班張 …… 4・64
班彪 …… 4・148
班倢伃 見班婕妤 …… 3・924
班蔡 …… 4・67
班婕妤 …… 3・924
班超 …… 4・328
班揚 …… 4・55
班固 …… 4・212
班昭 …… 4・333
班馬 …… 4・34

1118$_6$ 項

項羽 …… 3・100

1123$_2$ 張

張子僑 …… 3・788
張仁 …… 3・787
張偃 …… 3・786
張衡 …… 4・368
張豐 …… 3・945

1220$_0$ 列

列子 …… 2・929

1241$_0$ 孔

孔臧 …… 3・213
孔鮒 …… 3・69
孔安國 …… 3・350
孔光 …… 3・837

1249$_3$ 孫

孫子 …… 2・1062

1313$_2$ 琅

琅邪孝王 見劉京 …… 4・165

1710$_2$ 孟

孟子 …… 2・679

1712$_7$ 郅

郅惲 …… 4・86

1712$_7$ 鄧

鄧禹 …… 4・145

1722$_7$ 酈

酈炎 …… 4・499

1722$_7$ 鬻

鬻子 …… 2・775

1740$_7$ 子

子思子 …… 2・664

1750$_7$ 尹

尹文子 …… 2・1010
尹敏 …… 4・155

1762$_0$ 司

司馬遷 …… 3・427
司馬相如 …… 3・286

2033$_1$ 焦

焦延壽 …… 3・776

2061$_5$ 雒

雒陽錡華 …… 3・758

2122$_0$ 何

何武 …… 3・843

2122$_1$ 衛

衛宏 …… 4・139
衛士令李忠 …… 3・944

2128$_4$ 虞

虞初 …… 3・755
虞姬 …… 3・113

2140$_6$ 卓

卓文君 …… 3・330

2172$_7$ 師

師丹 …… 3・844

2221$_5$ 崔

崔瑗 …… 4・401
崔烈 …… 4・437
崔寔 …… 4・440
崔駰 …… 4・321
崔篆 …… 4・69

2277$_0$ 山

山海經 …… 2・1072

2290$_4$ 樂

樂府詩 …… 4・567

2324$_2$ 傅

傅毅 …… 4・174

2328$_4$ 伏

伏湛 …… 4・80

2350$_0$ 牟

牟融 …… 4・166

2590$_0$ 朱

朱雲 …… 3・749
朱建 …… 3・159
朱虛侯 見劉章 …… 3・175
朱穆 …… 4・433

2600$_0$ 白

白狼王 見唐蔑 …… 4・163

2633$_0$ 息

息夫躬 …… 3・933

2641$_3$ 魏

魏內史 …… 3・944

2692$_2$ 穆

穆天子傳 …… 2・1090

2721$_2$ 倪

倪寬 見兒寬 …… 3・373

2731$_2$ 鮑

鮑宣 …… 3・935

2732$_7$ 烏

烏孫公主 見劉細君 …… 3・740

2742$_7$ 鄒

鄒伯奇 …… 4・166
鄒枚 見枚鄒 …… 3・28
鄒陽 …… 3・206

2760$_3$ 魯

魯丕 …… 4・337

2793$_3$ 終

終軍 …… 3・726

2794$_0$ 叔

叔孫通 …… 3・161

2825$_3$ 儀

儀禮 …… 2・217

2829$_4$ 徐

徐樂 …… 3・280
徐淑 …… 4・490
徐博 …… 3・787
徐明 …… 3・823

3011$_5$ 淮

淮南小山 …… 1・959
淮陽憲王 見劉欽 …… 3・825

3080$_6$ 寶

寶章 …… 4・404
寶融 …… 4・89

3090$_4$ 宋

宋玉 …… 1・944
宋弘 …… 4・83
宋子侯 …… 4・518
宋均 …… 4・156

3112$_0$ 河

河間獻王 見劉德 …… 3・375

3112$_7$ 馮

馮商 …… 3・922
馮衍 …… 4・99
馮異 …… 4・79

3390$_4$ 梁

梁竦 …… 4・171
梁鴻 …… 4・339
梁孝王 見劉武 …… 3・183

3418$_4$ 漢

漢高祖 見劉邦 …… 3・79
漢文帝 見劉恒 …… 3・176
漢章帝 見劉炟 …… 4・355
漢哀帝 見劉欣 …… 3・943
漢靈帝 見劉宏 …… 4・515
漢元帝 見劉奭 …… 3・824
漢武帝 見劉徹 …… 3・378
漢殤帝 見劉隆 …… 4・453
漢順帝 見劉保 …… 4・464

漢和帝 見劉肇 …… 4・387
漢宣帝 見劉詢 …… 3・781
漢安帝 見劉祜 …… 4・426
漢桓帝 見劉志 …… 4・473
漢惠帝 見劉盈 …… 3・174
漢成帝 見劉驁 …… 3・923
漢景帝 見劉啟 …… 3・181
漢明帝 見劉莊 …… 4・158
漢昭帝 見劉弗陵 …… 3・762
漢少帝 見劉辯 …… 4・521

3521$_8$ 禮

禮記 …… 2・232

3730$_1$ 逸

逸周書 …… 2・178

3772$_7$ 郎

郎顗 …… 4・367

4010$_2$ 左

左傳 …… 2・315
左雄 …… 4・420

4040$_7$ 李

李延年 …… 3・411
李尋 …… 3・931
李步昌 …… 3・787
李息 …… 3・945
李斯 …… 2・985
李尤 …… 4・347
李固 …… 4・427
李陵 …… 3・414

4050$_6$ 韋

韋玄成 …… 3・780
韋孟 …… 3・733
韋彪 …… 4・173

4060$_0$ 古

古詩十九首 …… 4・691

4073$_2$ 袁

袁文術 …… 4・168

4080$_0$ 大

大戴禮記 …… 2・263

4191$_6$ 桓

桓譚 …… 4・71
桓寬 …… 3・767

4220$_0$ 蒯

蒯徹 見蒯通 …… 3・169
蒯通 …… 3・169

4410$_5$ 董

董仲舒 …… 3・352

4411$_2$ 范

范昇 …… 4・129

4421$_4$ 莊

莊忌 …… 3・265
莊子 …… 2・851
莊忽奇 …… 3・285
莊安 見嚴安 …… 3・392
莊助 …… 3・282
莊屈 …… 1・857
莊騷 …… 1・857

4422$_7$ 蕭

蕭望之 …… 3・783

4433$_1$ 燕

燕剌王 見劉旦 …… 3・736

4439$_4$ 蘇

蘇竟 …… 4・84
蘇武 …… 3・421
蘇季 …… 3・945
蘇順 …… 4・415
蘇李詩 …… 4・677

4440$_7$ 孝

孝經 …… 2・430

4445$_6$ 韓

韓非子 …… 2・961
韓嬰 …… 3・407

4450$_4$ 華

華龍 …… 3・823

4462$_7$ 荀

荀子 …… 2・745
荀悅 …… 4・492

4471$_2$ 老

老子 …… 2・802

4472$_7$ 葛

葛龔 …… 4・354

4474$_1$ 薛

薛方 …… 3・943

4480$_6$ 黃

黃石公 …… 3・59
黃瓊 …… 4・418
黃香 …… 4・364
黃憲 …… 4・450

4490$_1$ 蔡

蔡邕 …… 4・474

蔡甲 …… 3・760

4491$_0$ 杜

杜參 …… 3・924
杜鄴 …… 3・941
杜林 …… 4・96
杜撫 …… 4・336
杜篤 …… 4・169

4690$_2$ 柏

柏梁體 …… 3・46

4692$_7$ 楊

楊震 …… 4・349
楊孚 …… 4・358
楊終 …… 4・337
楊雄 見揚雄 …… 3・852
楊惲 …… 3・764

4742$_0$ 朝

朝錯 見晁錯 …… 3・184

4762$_0$ 胡

胡廣 …… 4・421

4792$_0$ 柳

柳褒 …… 3・823

4794$_7$ 穀

穀梁傳 …… 2・384

4894$_0$ 枚

枚賈 …… 3・28
枚乘 …… 3・126
枚皋 …… 3・267
枚鄒 …… 3・28
枚馬 …… 3・36

4980$_2$ 趙

趙充國 …… 3・729
趙幽王 見劉友 …… 3・180
趙岐 …… 4・454
趙壹 …… 4・501
趙曄 …… 4・405

5000$_6$ 中

中山靖王 見劉勝 …… 3・378

5000$_6$ 史

史岑(漢和帝時人) …… 4・413
史岑(莽末時人) …… 4・68
史朱宇 …… 3・945
史漢 …… 4・12

5060$_8$ 春

春秋 …… 2・285
春秋三傳 …… 2・268

5090$_4$ 秦

秦充 …… 3・787
秦嘉 …… 4・488

5090$_6$ 東

東方朔 …… 1・959 3・394
東晤令延年 …… 3・944

5320$_0$ 戚

戚夫人 …… 3・121

5560$_6$ 曹

曹朔 …… 4・337

5602$_7$ 揚

揚班 見班揚 …… 4・55
揚雄 …… 3・852
揚馬 …… 3・40

6010$_4$ 墨

墨子 …… 2・1020

6011$_3$ 晁

晁厝 見晁錯 …… 3・184
晁錯 …… 3・184

6015$_3$ 國

國語 …… 2・391

6040$_4$ 晏

晏子春秋 …… 2・632

6060$_0$ 吕

吕氏春秋 …… 2・1050

6071$_7$ 鼂

鼂錯 見晁錯 …… 3・184

6090$_6$ 景

景差 …… 1・956

6240$_0$ 別

別栩陽 …… 3・759

6355$_0$ 戰

戰國策 …… 2・408

6401$_4$ 眭

眭弘 …… 3・758

6624$_8$ 嚴

嚴忌 見莊忌 …… 1・960 3・265
嚴安 …… 3・392
嚴遵 …… 3・847

嚴葱奇 見莊忽奇 …… 3・285
嚴助 見莊助 …… 3・282

6702$_0$ 明

明德馬皇后 …… 4・136

6706$_2$ 昭

昭君 見王嬙 …… 3・826

6716$_4$ 路

路温舒 …… 3・742
路恭 …… 3・945

6772$_7$ 鶡

鶡冠子 …… 2・942

7121$_2$ 阮

阮倉 …… 3・59

7132$_7$ 馬

馬班 見班馬 …… 4・34
馬融 …… 4・388
馬援 …… 4・105
馬揚 見揚馬 …… 3・40
馬第伯 …… 4・155

7171$_1$ 匡

匡衡 …… 3・797

7172$_2$ 臣

臣説 …… 3・755
臣吾 …… 3・755
臣彭 …… 3・944
臣昌市 …… 3・787
臣嬰齊 …… 3・755
臣義 …… 3・787

7210$_0$ 劉

劉章 …… 3・175
劉辯 …… 4・521
劉襄 …… 3・174
劉京 …… 4・165
劉毅 …… 4・364
劉詢 …… 3・781
劉歆 …… 3・936
劉武 …… 3・183
劉盈 …… 3・174
劉胥 …… 3・739
劉珍 …… 4・415
劉秀 …… 4・130
劉偃 …… 3・266
劉德(河間獻王) …… 3・375
劉德(陽成侯) …… 3・764
劉保 …… 4・464
劉細君 …… 3・740
劉向 …… 1・960 3・799
劉徹 …… 3・378
劉復 …… 4・165
劉安 …… 3・335
劉宏 …… 4・515
劉祜 …… 4・426
劉啟 …… 3・181
劉肇 …… 4・387
劉友 …… 3・180
劉志 …… 4・473
劉去 …… 3・746
劉去疾 見劉去 …… 3・746
劉奭 …… 3・824
劉莊 …… 4・158
劉蒼 …… 4・162
劉弗陵 …… 3・762
劉邦 …… 3・79
劉驁 …… 3・923
劉旦 …… 3・736
劉睦 …… 4・161
劉辟彊 …… 3・377
劉隱 見劉偃 …… 3・266
劉隆 …… 4・453
劉欣 …… 3・943
劉騊駼 …… 4・417
劉勝 …… 3・378
劉欽 …… 3・825
劉恒 …… 3・176
劉炟 …… 4・355

7420$_0$ 尉

尉繚子 …… 2・1046

7421$_4$ 陸

陸賈 …… 3・135

7529$_6$ 陳

陳元 …… 4・138
陳寔 …… 4・446
陳湯 …… 3・840
陳忠 …… 4・361

7621$_2$ 颺

颺班 見班揚 …… 4・55

7622$_7$ 陽

陽成侯 見劉德 …… 3・764

7721$_0$ 風

風騷 …… 1・852

7721$_2$ 兒

兒寬 …… 3・373

7722$_0$ 周

周禮 …… 2・188
周易 …… 2・11
周長孺 …… 3・373
周長生 …… 4・168
周黨 …… 4・88

7722$_2$ 膠

膠倉 …… 3・755

7727$_2$ 屈

屈賈…… 3・23
屈宋 …… 1・853
屈原 …… 1・859

7733$_6$ 騷

騷雅 …… 1・856
騷人 …… 1・856

8033$_1$ 無

無名氏《漢武内傳》作者 ……
…… 4・531
無名氏《漢武故事》作者 ……
…… 4・533
無名氏《十洲記》作者 … 4・540
無名氏《越絶書》作者 … 4・522
無名氏《燕丹子》作者 … 3・947
無名氏《趙飛燕外傳》作者 ……
…… 4・536
無名氏《隱書》作者 …… 3・946

8060$_8$ 谷

谷永 …… 3・919

8073$_2$ 公

公孫龍子…… 2・1013
公孫弘 …… 3・261
公孫乘 …… 3・202
公孫宏 見公孫弘 …… 3・261
公羊傳 …… 2・374

8211$_5$ 鍾

鍾離意 …… 4・153

8782$_7$ 鄭

鄭玄 …… 4・465
鄭興…… 4・98

8822$_7$ 第

第五倫 …… 4・151

8877$_7$ 管

管子 …… 2・783

8896$_1$ 籍

籍順 …… 4・401

9022$_7$ 尚

尚書…… 2・55

9408$_1$ 慎

慎子 …… 2・957

索引字頭筆畫檢字

二畫
丁 10200

三畫
三 10101
大 40800
山 22770
子 17407

四畫
王 10104
中 50006
公 80732
尹 17507
孔 12410

五畫
古 40600
左 40102
平 10409
史 50006
白 26000
主 00104
司 17620

六畫
匡 71711
老 44712
臣 71722
列 12200
吕 60600
朱 25900
伏 23284
阮 71212
牟 23500

七畫
孝 44407
杜 44910
李 40407
吾 10601
別 62400
何 21220
谷 80608
辛 00401
宋 30904

八畫
范 44112
枚 48940
東 50906
郅 17127
叔 27940
卓 21406
尚 90227
明 67020
兒 77212
周 77220
河 31120
郎 37727
屈 77272
孟 17102

九畫
春 50608
荀 44627
胡 47620
柏 46902
柳 47920
昭 67062
韋 40506
風 77210

十畫
馬 71327
秦 50904
班 11114
袁 40732
華 44504
莊 44214
桓 41916
夏 10407
晁 60113
晏 60404
倪 27212
息 26330
師 21727
徐 28294
烏 27327
郭 07427
唐 00265
陸 74214
陳 75296
孫 12493

十一畫
琅 13132
黄 44806
曹 55606
戚 53200
眭 64014
國 60153
崔 22215
第 88227
逸 37301
許 08640
商 00227
淮 30115
梁 33904
尉 74200
張 11232
陽 76227
終 27933

十二畫
項 11186
葛 44727
董 44105
朝 47420
揚 56027
景 60906
無 80331
傅 23242
焦 20331
鄒 27427
馮 31127

十三畫
蒯 42200
楊 46927
賈 10806
虞 21284
路 67164
詩 04641
慎 94081

十四畫
趙 49802
蔡 44901
管 88777
雒 20615
廣 00286
齊 00223
鄭 87827
漢 34184
鄧 17127

十五畫
穀 47947
墨 60104
儀 28253
衛 21221
膠 77222
魯 27603
劉 72100
論 08627
樂 22904

十六畫
燕 44331
薛 44741
蕭 44227
霍 10215
戰 63550
穆 26922
鮑 27312

十七畫
韓 44456
魏 26413
鍾 82115

十八畫
龜 60717
魑 76212

十九畫
騷 77336
蘇 44394
嚴 66248

二十畫
鶚 67727
籍 88961
竇 30806

二十一畫
酈 17227

二十二畫
鸛 17227

謝 04600
應 00231
禮 35218

索引字頭拼音檢字

bái
白 26000

bǎi
柏 46902

bān
班 11114

bào
鮑 27312

bié
別 62400

cài
蔡 449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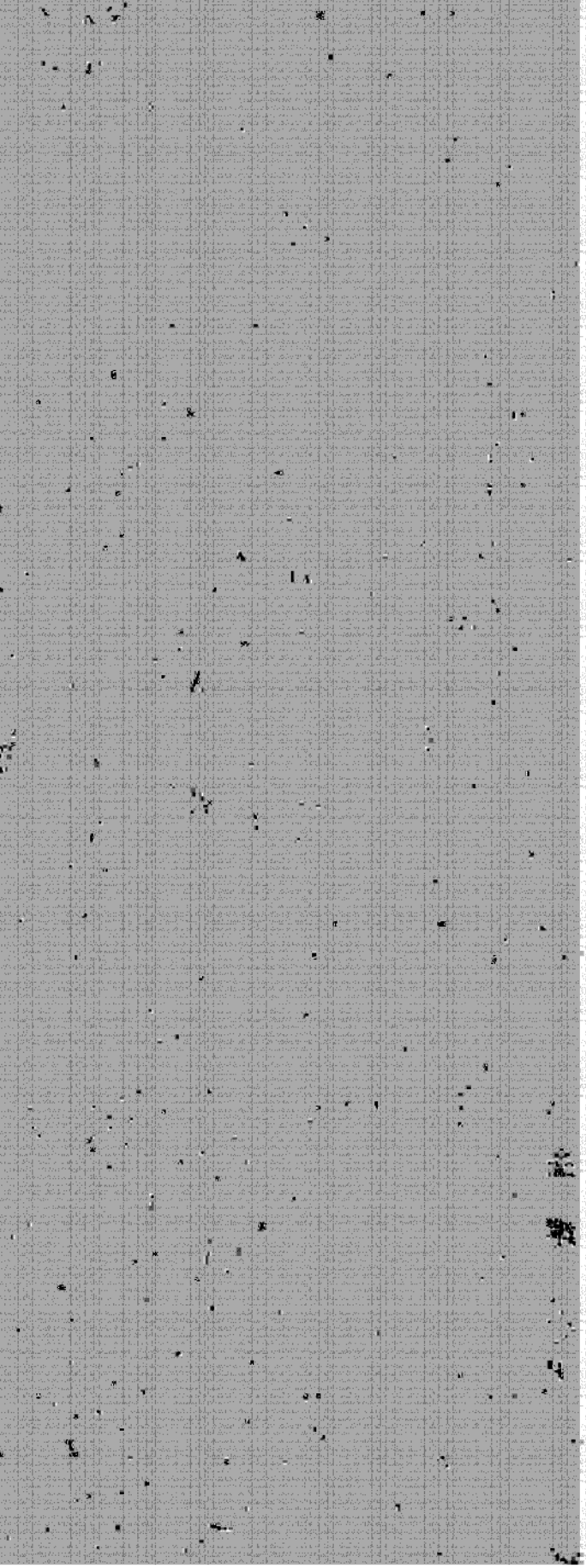
cáo
曹 55606

cháo
晁 60113

朝 4742$_0$
鼂 6071$_7$
chén
臣 7172$_2$
chén
陳 7529$_6$
chūn
春 5060$_8$
cuī
崔 2221$_5$
dà
大 4080$_0$
dèng
鄧 1712$_7$
dì
第 8822$_7$
dīng
丁 1020$_0$
dōng
東 5090$_6$
dǒng
董 4410$_5$
dòu
竇 3080$_6$
dù
杜 4491$_0$
ér
兒 7721$_2$
fàn
范 4411$_2$
fēng
風 7721$_0$
féng
馮 3112$_7$
fú
伏 2328$_4$
fù
傅 2324$_2$
gé
葛 4472$_7$
gōng
公 8073$_2$
gǔ
古 4060$_0$
谷 8060$_8$
穀 4794$_7$
guǎn
管 8877$_7$
guǎng
廣 0028$_6$
guō
郭 0742$_7$
guó
國 6015$_3$
hán
韓 4445$_6$
hàn
漢 3418$_4$
hé
何 2122$_0$
河 3112$_0$
鶡 6772$_7$
hú
胡 4762$_0$
huá
華 4450$_4$
huái
淮 3011$_5$
huán
桓 4191$_6$
huáng
黄 4480$_6$
huò
霍 1021$_5$
jí
籍 8896$_1$
jiǎ
賈 1080$_6$
jiāo
焦 2033$_1$
膠 7722$_2$
jǐng
景 6090$_6$
kǒng
孔 1241$_0$
kuǎi
蒯 4220$_0$
kuāng
匡 7171$_1$
láng
郎 3772$_7$
琅 1313$_2$
lǎo
老 4471$_2$
lǐ
李 4040$_7$
禮 3521$_8$
lì
酈 1722$_7$
liáng
梁 3390$_4$
liè
列 1220$_0$
liú
劉 7210$_0$
liǔ
柳 4792$_0$
lǔ
魯 2760$_3$
lù
陸 7421$_4$
路 6716$_4$
lǚ
吕 6060$_0$
lùn
論 0862$_7$
luò
雒 2061$_5$
mǎ
馬 7132$_7$
méi
枚 4894$_0$
mèng
孟 1710$_2$
míng
明 6702$_0$
mò
墨 6010$_4$
móu
牟 2350$_0$
mù
穆 2692$_2$
ní
倪 2721$_2$
píng
平 1040$_9$
qī
戚 5320$_0$
qí
齊 0022$_3$
qín
秦 5090$_4$
qū
屈 7727$_2$
ruǎn
阮 7121$_2$
sān
三 1010$_1$
sāo
騷 7733$_6$
shān
山 2277$_0$
shāng
商 0022$_7$
shàng
尚 9022$_7$
shèn
慎 9408$_1$
shī
師 2172$_7$
詩 0464$_1$
shǐ
史 5000$_6$
shū
叔 2794$_0$
sī
司 1762$_0$
sòng
宋 3090$_4$
sū
蘇 4439$_4$
suī
眭 6401$_4$
sūn
孫 1249$_3$
táng
唐 0026$_5$
wáng
王 1010$_4$
wéi
韋 4050$_6$
wèi
尉 7420$_0$
衛 2122$_1$
魏 2641$_3$
wū
烏 2732$_7$
wú
吾 1060$_1$
無 8033$_1$
xī
息 2633$_0$
xià
夏 1040$_7$
xiàng
項 1118$_6$
xiāo
蕭 4422$_7$
xiào
孝 4440$_7$
xiè
謝 0460$_0$
xīn
辛 0040$_1$
xú
徐 2829$_4$
xǔ
許 0864$_0$
xuē
薛 4474$_1$
xún
荀 4462$_7$
yán
嚴 6624$_8$
yàn
晏 6040$_4$
燕 4433$_1$
yáng
陽 7622$_7$
揚 5602$_7$
楊 4692$_7$
颺 7621$_2$
yí
儀 2825$_3$
yì
逸 3730$_1$
yǐn
尹 1750$_7$
yīng
應 0023$_1$
yú
虞 2128$_4$
yù
鬻 1722$_7$
yuán
袁 4073$_2$
yuè
樂 2290$_4$
zhàn
戰 6355$_0$
zhāng
張 1123$_2$
zhāo
昭 6706$_2$
zhào
趙 4980$_2$
zhèng
鄭 8782$_7$
zhì
郅 1712$_7$
zhōng
中 5000$_6$
終 2793$_3$
鍾 8211$_5$
zhōu
周 7722$_0$
zhū
朱 2590$_0$
zhǔ
主 0010$_4$
zhuāng
莊 4421$_4$
zhuō
卓 2140$_6$
zǐ
子 1740$_7$
zōu
鄒 2742$_7$
zuǒ
左 4010$_2$

漢文學部二

主　編：王洲明
副主編：王培元
　　劉保貞



目次

總論……五
體類……一二
史漢……一二
班馬（馬班）……三四
班揚（揚班）……五五
班張……六四
班蔡……六七
作家……六八
史岑（莽末時人）……六八
崔篆……六九
桓譚……七一
馮異……七九
伏湛……八〇
宋弘……八三
蘇竟……八四
郭憲……八五
郅惲……八六
周黨……八八
夏恭……八九
竇融……八九
杜林……九六
鄭興……九八
馮衍……九九
馬援……一〇五
范升……一二九
劉秀……一三〇
明德馬皇后……一三六
王隆……一三八
陳元……一三八
衛宏……一三九
鄧禹……一四五
班彪……一四八
第五倫……一五一
鍾離意……一五三
尹敏……一五五
夏牙……一五五
馬第伯……一五五
宋均……一五六
王景……一五七
劉莊（漢明帝）……一五八
劉睦……一六一
劉蒼……一六二
唐菆（白狼王）……一六三
劉復……一六五
劉京（琅邪孝王）……一六五
鄒伯奇……一六六
牟融……一六六
袁文術……一六八
周長生……一六八
杜篤……一六九
梁竦……一七一
韋彪……一七三
傅毅……一七四
丁鴻……一七九
王充……一八二
賈逵……二〇六
班固……二一二
崔駰……三二一
班超……三二八
班昭……三三三
杜撫……三三六

曹朔……三三七
魯丕……三三七
楊終……三三七
梁鴻……三三九
李尤……三四七
楊震……三四九
葛龔……三五四
劉炟（漢章帝）……三五五
楊孚……三五八
許慎……三五九
陳忠……三六一
劉毅（平望侯）……三六四
黃香……三六四
郎顗……三六七
張衡……三六八
劉肇（漢和帝）……三八七
馬融……三八八
籍順……四〇一
崔瑗……四〇一
竇章……四〇四
趙曄……四〇五
史岑（漢和帝時人）……四一三
蘇順……四一五
劉珍……四一五
劉騊駼……四一七
黃瓊……四一八
左雄……四二〇
胡廣……四二一
王逸……四二四
劉祜（漢安帝）……四二六
李固……四二七
朱穆……四三三
崔烈……四三七
崔寔……四四〇
陳寔……四四六
黃憲……四五〇
劉隆（漢殤帝）……四五三
趙岐……四五四
王符……四五六
王延壽……四六二
劉保（漢順帝）……四六四
鄭玄……四六五
郭泰（太）……四七〇
劉志（漢桓帝）……四七三
蔡邕……四七四
秦嘉……四八八
徐淑……四九〇
荀悅……四九二
酈炎……四九九
趙壹……五〇一
應劭……五〇五
劉宏（漢靈帝）……五一五
辛延年……五一六
宋子侯……五一八
劉辯（漢少帝）……五二一
無名氏《越絕書》作者……五二二
無名氏《漢武內傳》作者……五三一
無名氏《漢武故事》作者……五三三
無名氏《趙飛燕外傳》作者……五三六
無名氏《十洲記》作者……五四〇

總論

曹丕《典論・論文》（《文選》卷五二）　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略】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　數子（按：指王充、王符、仲長統。）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于當年；有引儆之規，宜流于長世。稽之篤論，將爲儆矣。

又《黨錮列傳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愼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襛氣；片言違正，則廉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略】及漢祖杖劍，武夫據輿，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道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敎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揚，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墠，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中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

檻車收黨，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又《儒林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敎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穨敝，鞠爲園蔬，牧兒蒭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弃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又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横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豈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贊曰：斯文未墜，亦各有承。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疏殊會，通闕相徵。千載不作，淵原誰澂？

又《文苑列傳贊》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文心雕龍・詔策》　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略】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

賜鄧禹，稱司徒爲堯。勑責侯覇，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勑，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禪誥，符命炳燿，弗可加也。

又《時序》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略】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暇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肆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

又《才略》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略】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崗，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鮲，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識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無力，延壽繼志壞顥，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栢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

《顏氏家訓・文章》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略】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朔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略】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略】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遇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

司空圖《題東漢傳後》（《唐文粹》卷九九）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擊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爲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呶呶，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己者庶可與權。

《歐陽文忠集》卷六八《答祖擇之書》 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

陳師道《後山詩話》 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春渚紀聞》卷六《論古文俚語二說》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爲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爲俊偉，非獨爲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略】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遠家寶之甚久，後入御府，世無傳此語者。

《渭南文集》卷一五《陳長翁文集序》 漢之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粲然如西京時，惟文章頓衰。自班孟堅已不能望太史公之淳深，崔蔡晚出，遂墜卑弱，識者累欷而已。

《朱子語類》卷三四 或引伊川言：晉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爲清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

污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清談去。」

又卷三五 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末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

又卷五一 陳文言：「《孟子》趙岐所注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絮氣悶人，東漢文章皆如此。」

又卷七八 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略】後漢人作《孔叢子》者好作僞書，然此序亦非後漢時文字。後漢文字亦好。

又 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又卷一三九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議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

《野客叢書》卷一六《七發客難》 古人製作，動有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爲《德陽殿賦》，其後，王延壽效之，爲《魯靈光殿賦》。【略】又如揚雄爲《蜀都賦》，其後班固擬之爲《兩都賦》，張衡爲《南都賦》，【略】轉轉規倣，以至於今。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三《兩漢諸儒》 東漢之儒，其博洽多聞，則推之於杜林。閉戶講論，則推之於魯恭。五經復興，則推之於魯丕。經爲人師，則推之伏湛。博學多通，尤好古學，則推之桓譚。如馮豹之道德彬彬，翟酺之四世傳《詩》，周舉之「五經」縱橫，道古今者盧植也，其學本於馬融，而能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濟世美者崔植也，而其學本於賈、爰，而能與諸儒博士雜定「五經」。延篤之論解經傳，而服虔以爲折中。蔡邕之正定五經，而後儒咸所取正。若乃公羊、嚴氏春秋，樊儵之冊定章句，既以樊侯名其學矣。而張霸以爲猶多繁碎，復施減定之力焉。東都之儒，不既盛乎。范蔚宗乃曰：「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獨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范甯每攷先儒經訓，而長於康成，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吁，即此可以論東漢諸儒之學矣。

《困學紀聞》卷一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又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愚謂東都之季，彧附曹，羣忘漢，荃蕙化爲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

《續後漢書・崔寔傳議》 議曰：寔父子三世掞藻摛秀，並擅才美，爲儒林文宗。蔡邕繼之，益加雋偉。於是東京之文比隆西漢，桓靈之季號稱崔蔡。

《隱居通議》卷一五《管幼安畫贊》 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

《隨隱漫錄》卷五 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名，西漢尚權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詞華，晉尚清言，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宋尚道理紀綱。

《吳文正集》卷一九《活人書辯序》 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予嘗歎東漢之文氣無復能如西都，獨醫家此書淵奧典雅，煥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觀仲景於序卑弱殊甚，然後知序乃仲景所自作，而《傷寒論》即古《湯液論》，蓋上世遺書，仲景特編纂云爾，非其自譔之言也。

陳繹曾《文筌》 東漢學問實實，文在聲音氣相中。

《古賦辨體》卷三《兩漢體》上 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爲辭，所賦之賦爲辭賦，所賦之人爲辭人。一則曰辭，二則曰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爲麗已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賈、馬、楊、班，賦家之升堂入室者，至今尚推尊之。晦翁云：自原之後，作者繼起，獨賈生以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定齋云：賦則漫衍，其流體亦叢雜。長卿長於叙事，淵雲長於說理。林艾軒云：揚子雲、班孟堅只塡得腔子滿，張平子輩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如是，則賈生之非所及毋論也。張平子輩之更不及，不論也。若長卿、子雲、孟堅之徒，誠有可論者。蓋其長於叙事則於辭也長而於情或昧，長於說理則於理也長而於辭或略，只塡得腔子滿則辭尚未長，而況於理？要之，皆以不發於情故爾。

又卷五《三國六朝體》上 漢以前之賦出於情，漢以後之賦出於辭。其不

歌而誦，全取賦名，無怪也。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辭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情愈短則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

《白雲稿》卷五《秦漢文衡序》　文莫古於「六經」，莫備於《史》、《漢》。「六經」蔑以尚矣。《史》、《漢》之文，庸非後世之準衡也歟。【略】道有升降，氣有盛衰，而文運亦爲之高下，其來久矣。《史》、《漢》之文，世既近古，雄深雅健，典實該洽，炳焉與三代同風，爲可法也。馬、班以後，體裁屢變，文氣日靡。獨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一返諸古。其他作者，往往與時上下，寥寥二千年間，不爲世尚所移者，亦幾何人。若然，《史》、《漢》之文，誠後世之準衡也。【略】予嘗竊觀古人制作，一發乎情，情見乎辭。氣與理會，文從字順，各職其職，秦漢以上皆若此。後之作者，不浮則俚，不膚則蔓，甚至事與理悖，辭與意違，競相師師，悉趨世尚，求其可爲文章家準衡，百無二三。吁！文章可謂難矣。

《王忠文集》卷二〇《叢錄》　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篡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元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祆妄亂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反非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浸微。

《研北雜志》卷上　西漢而上，紀功述事多寓之金刻，自東漢以來，石刻始盛而金刻鮮矣。歐陽公《集古錄》恨獨缺西漢字，逮劉原父出守永興，多遺古物奇器，因憮林華宮行鐙、蓮勺宮博山鑪槃及谷口銅甬三銘遺之，於是始得西漢字，以補其缺，而石刻卒無有也。或謂西漢至今歷年甚久，所刻石皆已缺壞磨滅，因不復有，東漢則以年所差近得存，此說非也。周宣王石鼓文、秦二世泰山詔今尚在，豈西漢石刻獨已缺壞磨滅？當是西漢之俗猶爲近古，其有功德，獨銘之鍾鼎彝槃，而冢墓碑刻，則自東漢以來始有耳。

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三國六朝》　祝氏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于古有懷；其賦今也，則于今有感；其賦事也，則于事有觸；其賦物也，則于物有況。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于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辭人，刊陳落腐，惟恐一話未新；搜奇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罄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于情，直外焉而已矣。蓋西漢之賦，其辭工于楚騷；東漢之賦，其辭（原本缺「辭」字，今補。）又工于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于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矣。于此益嘆古今人情如此其不相遠，古詩賦義，其終不泯也。」

《藝苑巵言》三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

又　東京之衰也，其始自敬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副見，差去浮耳。王充野人也，其識瑣而鄙，其辭散而冗，其旨乖而穢。中郎愛而欲掩之，亦可推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二　東京文章猥弱已甚，世傳《論衡》、《潛夫》之類可見。

又卷三九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於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中壘、平子、景純、崔敏、崔浩、劉焯、劉炫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奧眇。彼以爲學問中一事也。唐宋以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子安、劉原父諸子稍能旁及，餘遂寥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古人未易及也。

《詩藪・雜編》卷一《遺逸》上　東京班、張雖富碩，王延壽《靈光》特高古。延壽《夢賦》用「斮、批、擿、扼」等字，退之《李皋碑》全祖之。諸賦《漢志》外，尚有遺者。今據《昭明文選》、《古文苑》、《文苑英華》、《文選補遺》、《廣文選》，考列姓名，東京諸作，并續志焉。中山王賦一篇（《文木》），鄧陽賦二篇（《酒》，又代作《几賦》一篇），羊勝賦一篇（《屏風》），公孫乘賦一篇（《月》），路喬

如賦一篇(《鶴》)，公孫詭賦一篇(《文鹿》。以上皆西京賦)，劉歆賦二篇(《遂初》、《甘泉宮》)，班彪賦二篇(《北征》、《遊居》)，班倢伃賦二篇，(《自悼》、《擣素》。以上幷西京賦。外，慶虬之《清思》、《盛覽》二賦，俱不傳。)馮衍賦一篇(《顯志》)，傅毅賦二篇，(《舞賦》，又《琴》，見《古文苑》末。)班固賦五篇(《兩都》、《幽通》、《終南》、《竹扇》)，班昭賦二篇(《東征》、《針縷》)，張衡賦九篇(《西京》、《東京》、《南都》、《思玄》、《歸田》、《觀舞》、《髑髏》、《冢》、《溫泉》)，梁竦賦一篇(《悼騷》)，崔篆賦一篇(《慰志》)，馬融賦二篇(《長笛》、《圍棋》)，崔寔賦一篇(《大赦》)，黃香賦一篇(《九宮》)，楊乂賦一篇(《雲》)，李尤賦一篇(《函谷關》)，邊讓賦一篇(《章華》)，蔡邕賦八篇，(《述行》、《漢津》、《彈碁》、《短人》、《筆賦》。又《古文苑》末有《琴胡栗》、《協和》、《昏賦》三篇。)趙壹賦二篇(《窮鳥》、《疾邪》)，杜篤賦二篇，(《論都》，又《首陽山》。)張超賦一篇，(《誚青衣》。按超見《後漢・文苑傳》，雖東京末，非邈弟也。《古文苑》注有《青衣賦》，稱蔡邕。)延壽賦三篇，(《靈光》、《王孫》、《夢賦》。東京文字崛奇，無若文者。《夢賦》用字，韓《李皋碑》實出此。)右諸賦雜見衆選，然亦往往有僞撰錯其中。蓋范史既缺《藝文》，而六朝好學兩漢，如江淹《兔園》、陶潛《不遇》之類，賴名姓瞭然，不爾，後世便謂漢人作。惟昭明所選，略無可疑。即東漢賦自《兩京》、《三都》、《靈光》、《東征》、《北征》、《思玄》、《歸田》、《幽通》、《長笛》諸篇外，餘存者非詞義寂寥，章旨斷缺，即淺鄙可疑，未有越軼《文選》之上者。西京雖作者衆多，亡從悉考，律以選外所存，亦概可知。世人自大蘇不滿，百犬吠聲，今較其衡鑒若斯，庸可輕忽！以蘇武、李陵之作，子瞻且喋喋焉。《黃鶴》一篇，即非盡美，然何至不及豁達李老。其言若此，庸可據以爲實然哉！(禰衡、王粲以涉三國，故不錄。然漢賦終于此，而賦亦盡于此矣。)

又卷二《遺逸》中 西漢前無集名，文人或爲史，或爲子，或爲經，或詩賦，各專所業終身。至東漢而銘頌疏記之類，文章流派漸廣，四者不足槩之，故集之名始著。今漢人集傳于世者，惟蔡中郎當是本書，其集十卷，亦獨富于諸家。即漢人集不始中郎，今世所傳，故應以蔡爲首。然《隋志》、《蔡集》本二十卷，又《外文》一卷，而《獨斷》不與。今合《獨斷》僅十卷，雜文不滿百篇，與《通考》數目正同。則今所傳乃宋時本，視隋、唐又逸其半矣。

又 漢文集自中郎外，無過十卷。獨《孟堅集》十七卷，而《通考》已絕無其目。班外，司空《李固集》十二卷，長岑長《崔駰集》十卷，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少府《孔融集》十卷，河間相《張衡集》十二卷，自餘《隋志》所列百餘家，皆數卷而已。

《疑耀》卷五《東漢碑文》 東漢文字碑碣之類多有不成文理者。如《咸陽令唐扶頌》云：「造立授堂，四遠童冠。摳衣受業，著錄千人。」夫以講堂爲「授堂」，又「四遠童冠」爲句，其下云：「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五六」者，用「冠者五六人」；又「六七」者，用「童子六七人」之文也，此何等語！

李文胤《管邨文鈔內編序》 駢耦工麗之文，祖構於東漢，而俊極於子山。

《日知錄》卷一三《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左雄傳論》)，可謂知言者矣。

又 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又卷一九《文不貴多》 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騊駼、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元傳》云：「元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湛園集》卷四《東漢文論》 西京承戰國、先秦之後，故其文雄峭多奇氣，晁賈諸疏是也。承平既久，士氣薾弱，見之於文章者，爲嘽緩曼衍而不振，朱子所謂衰世之文也。東漢因之，雖以光武之講論經理，明、章之崇儒重道，而文體日趨駢儷，遂濫觴晉、魏、六朝，不能遏也。豈風氣使然，雖甚權力，不能與之爭乎？昔司馬遷文尚矜奇，故《公孫宏》、《董仲舒傳》不錄其對策，而班固收之。東漢之書成於蔚宗，其所授述時人書疏，多更刪潤。是三書者，遂各成一代之文。則著作之家，固風氣所從出也，可不愼與！然東漢人矜名節，師弟傳經，期作明理而已。與夫西漢大師相授受，爲發策決

科取青紫者不侔也。至魁壘耆碩，正色立朝，封事屢上，讀之有使人欷歔參涕者，其爲益於名教甚矣。豈異時杜、谷輩淺儒所可望哉！而郭泰、黃憲、徐穉之倫，文辭不概見，何與？夫人之信有得于已矣，則其於外，宜有所不暇者，此又學者之不可不知也。

《義府》卷下　「記」者，紀其事。「敘」、「表」、「銘」、「頌」皆述其功德。然銘頌之先未嘗無敘，敘表之末未嘗無銘，其體俱不甚相遠。「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韓敕造孔廟禮器碑》），霜月爲九月，皇極爲五日，人多知之。但下句本術家《太乙行九宮法》：「是日，太乙在中宮，故曰皇極日也。」此等用字法，實六朝文字浮靡之濫觴。故歐公《集古錄》中極口訶之。以爲東漢文章衰薄。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如「霜月皇極」是何等語！

《義門讀書記》卷二二《後漢書・隗囂傳》　「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漢世重文學如此，故東京之文，自和帝以前尚非後世所及。

沈德潛《賦鈔箋略序》　漢人謂：賦家之心，包括天地，總覽人物。故古來賦手，類皆耽思旁諷，鋪采摛文，元元本本，騁其勢之所至而後已。蓋導源于《三百篇》而廣生聲貌，合比興而出之；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誠重之也。西漢以降，鴻裁間出，凡都邑、宮殿、游獵之大，草木肖翹之細，靡不敷陳博麗，牢籠漱滌，蔚乎鉅觀。

《青溪集》卷三《騷賦論中》　大抵漢人之賦，首長卿而翼子雲，至是而賦家之能事畢矣。後有作者，弗可尚矣。東京作者，體卑於昔賢，而風弱於往代。其時則有馮衍、杜篤、班彪、班固、崔駰、傅毅、張衡、馬融、蔡邕、王延壽、邊讓、禰衡之流。就而論之，二班、張、王，其最著乎？平子宏富，風度卓然。《二京》之方《兩都》，猶青之於藍也。賦至東京，長卿、子雲之風未泯，雖神妙不足，而雅贍有餘，其猶有中古之遺音乎？

《凝齋先生遺集》卷二《書後漢書儒林傳後》　西漢武帝置五經博士，振厲學官，其時傳說訓詁，專門各家者，未始不斌斌稱盛。然或借資以躐祿位，考其所行，往往與經訓違背。中興以來，承學之士蓋亦恪守師法，與前漢未甚相違。而矜名節、厲廉隅者，矯矯乎異於曩時矣。蓋光武、顯宗嚮用敦朴方正之士，自公府以至郡縣辟召，莫不延訪聲譽，物色幽人，大節稍虧，鄉評所未許者，多見黜焉。士於是益奮厲鼓舞，漸成風俗。公卿大夫皆折節下士，有所措置，畏干清議，故雖朝綱陵替，權奸之徒猶顧忌而未敢縱恣，國祚延於垂絕，職此之由。范氏歸功於庠序，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語曰：「君子之德風」，彰癉淑惡，以樹風聲，自古然矣。

《綠溪語》卷上　漢賦多長篇，而張平子《扇賦》止四句，《定情賦》止八句。

《晚翠軒詩五鈔》卷一《詠古》　孟堅寶羽翼，季長梁爪牙。蔡邕黨卓暴，荀彧助操邪。四子皆美才，而自污泥沙。所入一不愼，豈免惡聲加。始知文采累，在昔紛如麻。不獨揚執戟，使我生咨嗟。

康有爲《萬木草堂口說・文學》　馬融、蔡邕之後，變駢文矣。

章炳麟《訄書・學變》　東京之衰，刑賞無章也，而發憤者變之以法家。【略】上視揚雄諸家牽制儒術，奢闊無施，而三子（按：指王符、崔寔、仲長統。）閎達矣。

陳康黼《古今文派述略・兩漢三國時之文派》　東漢之世，文尚辭華。其最著名者若班固、傅毅、張衡、馬融、崔駰、蔡邕，皆能遠追屈宋，近擬卿雲，爲一代之冠冕。

又　東漢之世，崇尚經術，學者爲文，樸茂者多，縱橫者少。然其閒如王充、王符、桓譚、荀爽、崔寔、仲長統、諸葛亮等，議論時政，條達疏暢，猶有西漢之風。

又　王充字仲任，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王符字節信，著《潛夫論》三十餘篇，《後漢書》採其《貴忠》、《浮侈》、《實貢》、《愛日》、《述赦》等五篇，足以觀見當時風政。桓譚字君山，世祖時上書言時政，極論圖讖之非。其所著書號曰《新論》。荀爽字慈明，荀淑之子。延熹九年對策言時政，其文絕似董江都。崔寔字子眞，駰之孫，瑗之子也。桓帝時以三公辭不就，著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仲長統字公理，著《昌言》三十四篇，有《理亂》、《損益》、《法誡》等目。諸葛亮字孔明，有前後《出師表》。皆東漢文之以理勝者，雖不及西京之奔放，要亦一時之傑也。

又《兩晉六朝時之文派》　一代文章，必有一二人爲之提倡，而後風氣乃成。東漢之世，以班孟堅、張平子爲巨擘。其文學相如、子雲，同鑪共冶，融化而成一體。故東京之文淵源藻雅，勁氣內含，則班張之力也。

體類

史漢

論述

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

《隋書・經籍志・正史類序》 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頵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

《史通・因習上》 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按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以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耶？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主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又《浮詞》 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上，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

又《敘事》 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卻浮詞，【略】洎班馬二史，雖多〔謝〕〔謬〕「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

又《鑒識》 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通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旣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宏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楚雖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日。而周、邵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

又《外篇・雜說上・諸漢史十條》二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敘。使

讀書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爲務爾，既非國家通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爲標牓，顯列科條，以種類爲篇章，持優劣爲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又三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又四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憑翊夏陽人，其序曰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云云。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又九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爲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惟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摺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嘉祐集》卷九《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荀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尊中國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又《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鉤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訐，吾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

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僞，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穀，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綴之以爲服，則綈繪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敘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己意也。盡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敘，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敘可也，己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失身槩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佛法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也。

《唐書直筆》卷三《天文志》　司馬遷作《史記》，備載當時沿革爲八書，擴漢興以來之事，有《平準》、《河渠》、《封禪》之書，錄歷代相承之迹，有《禮》、《樂》、《律》、《曆》之書，辨古今未明之疑，有《天官書》。及班固纂《漢書》，加以《刑法》、《郊祀》、《五行》、《郡國》、《藝文》，名曰「十志」。其《天文志》仍載四方經星，二十八舍躔離之次，踵子長《天官》之舊，而日月星辰謫蝕隕石之變，復存于《五行志》，是繁冗之失中也。

《灌園集》卷一五《與饒元禮論史書》　蓋史之作，以才過人爲主，其法必合於《春秋》，然後當。司馬遷爲史不甚合《春秋》，然而號稱最良者，其才高也。班固之才不及遷，而措置謹密則過之，故亦配遷流傳。

《容齋續筆》卷七《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畤，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權火舉而祠，若光燁然屬天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樂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黃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可爲觀如緱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旨亦相似。

又《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爲一體。《周勃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攻好畤「最」，擊咸陽「最」，攻曲逆「最」；破臧荼，「所將卒當馳道爲多」；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趣攻戰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嬰傳》：破秦軍「於杠里疾鬬」，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所將之卒），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小將十人」。《傅寬傳》：屬淮陰，「擊破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尉勃「擊陳

稀」。《鄺商傳》：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爲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籬奥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稀」，凡六書「受詔」字，漢減其三云。

楊萬里《錦繡策・問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歐宋〈唐書〉得失》　策評取「三史」之長而略其短，不爲求全之論，極爲忠厚，結尾責劉知幾，尤見讀史有眼目。主意馬遷以氣爲主，班固以體爲主，歐宋以法爲主。「三史」所長如此，則其小疵皆可畧也。隻輪不足以羞孟明，學仙不足以病子房，折屐失喜不足以玷謝安。士君子陽秋人物，瑕不掩瑜，顧不當爾耶？蓋味不全旨，人不全美。繩人以焚棄浚井，千古無孝子；繩人以洗耳嚙薇，千古無廉夫；繩人以剖心抉睛，千古無忠臣。主權衡，口繩墨以錙銖天下，吾見人人皆唾去之果核也。嗟夫！史氣如子長，史體如孟堅，史法如歐宋，泣麟眞爪之數人耳。學士大夫必欲刮其瘢，摘其疵，以瘡痍「三史」，嗚呼若人者，其墨兵家流之刻木歟！甚矣，後之學者習氣之薄也。月牖雪窓，專挾弓彈以惟恐不傷人爲事。讀《子虛賦》者忘其諷諫之益，而笑其枇杷盧橘之語，讀《蘭亭記》者忘其詞意之高，而議其絲竹管絃之句；謂《捕亡詩》眷戀庭闈，非詩詞之法，而昧其推明於孝道；謂《閑情賦》皆屬情奩匣爲白璧之瑕，而昧其寓意於憂君；《凌烟功臣頌》臺閣琛寶也，必貶其二十四氣之說爲附會；少陵《古柏行》，詩家筋骨也，必誚其二千尺之句爲差謬；《滕王閣記》乃一段錦，而或譏其星分翼軫爲分野之誤；《阿房宮賦》乃一尺臂，而或議其言未雩何龍爲用事之失。嗚呼！饒舌如許，「三史」奚赦焉。彼不知纖雲不能滓太清，墨子不能疵西施，大抵作史者要先定其規模，讀史者要必識其古人之規模，小疵不足置胷中也，則知幾之三長，正作史之醯醬爾，而規模則渠眸子未見也。吾嘗窺「三史」之氣脈，於簡策之外而得其規模矣。其槩曰氣、曰體、曰法。史氣當如孟子之養浩然，無氣則弱；史體當如周公之定治道，無體則雜；史法當如孫子之整三軍，無法則散。太史公主於氣，而體與法爲之卿佐。孟堅根於體，而氣與法爲之條枚。歐宋源於法，而氣與體爲之流波。夫古人用意自有不凡處，學者剔抉其小疵而嗤之，吾恐古人嗤學者也。太史公之書慷慨峻拔，有終南嵩華之氣，淵溶停涵有洞庭彭蠡之氣，讀之使人有飛出宇宙之意，宛然先秦古文也。其氣何如哉！學者不是之識，顧乃援《汲冢》以證其言共和之事有誤，援《世本》以辯其指正王爲定王之失，岸門之戰則《本紀》、《年表》之相戾，塩氏之攻則《本紀》、《列傳》之不同。嗟夫，病遷者正爾耶？遷不病也，學者病也。孟堅之書淳龐敦厚，有君子長者之體，徘徊容與有升降揖遜之體，讀之使人有欣喜相親之意，溫然典誥氣象也。其體何如哉！學者曾不是察，顧乃援《漢武故事》而疑《郊祀志》，闕棊之字爲闚旗，援荀悦《漢紀》而疑《劉輔傳》，卑人之語爲婢人，《百官表》與《石慶傳》一言其嘗爲太僕而一不言，《戾太子傳》與《外戚傳》一以生於建元而一以爲元朔。嗟乎，病固者正爾耶？固不病也，學者病也。【略】夫終身爲禮而偶忘一揖，不可謂之慢；終身爲仁而偶踐一蟻，不可謂之虐。小怨固不可掩大德也。焦氏之《古史》、劉氏之《史通》，蘇氏之《古史》、司馬氏之《考異》、吳氏之《史辨糾繆》，忠厚者爲之乎？又況書有眞僞，說有訛正，八索之黜，古詩之刪，正惡其矛盾「六經」耳。荀《紀》《汲書》之類可信而正史可疑，是楚人親而吾兄疎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甲戌己丑，郭公夏五，正嫌於胷臆私決耳。時月名字之兩存，而謂之差舛，是檮杌妄而娑樽實也。「三史」以此爲黑，則仲尼之志無乃荒歟！

《朱子語類》卷一三四　太史公書踈爽，班固書密塞。

又　因言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踈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爲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爲《春秋》攷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鄺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習學記言》卷二三　班固以司馬遷序游俠、述貨殖，是非悖謬。信如此，便不合登載，而仍用遷條例，因其舊文，無所更易，是不知遷之所爲傳者，即固之所謂謬也。固舉管子言四民不得雜處，此非先王舊法，亦非管仲治齊法也，以《左氏》考之，彊宗大姓，富民豪賈，三代固已有之。固所謂列

其行事以傳世變，自范蠡起者，亦未然也。遷之所以取于游俠者，止謂其布衣匹夫，趨人之急，以此立名，樓護、陳遵已爲列侯二千石，則安取于俠乎？原涉二千石子，閭里少年宗之，因而睚眦殺人，何足例也！

又卷二六　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爲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考。班固亦不過緝綴所聞爲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

《野客叢書》卷四《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其一毀貶鼂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爲甚妄。二史鋪叙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何嘗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叙，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雙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班固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羣書考索》卷一三《正史門・遷固得失總論類》　王充著書，既申班而屈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爲彪文義狹陋，紀者詳觀者以爲甲太史公之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遷叙三千年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其煩省之不敵，固有以知之也。）然則二書互有脩短。【略】班固之譏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傅元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史記》十表，意義洪深，殆學者多不能達。《三代世表》以世系爲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爲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也。以百世本支言之，黄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爲經，以子孫爲緯，則五帝之代皆出於黄帝可知矣。周成王之後，詳列諸侯，以世爲經，以國爲緯，則親疎之相輔可知矣。帝顓頊以下，周武王以上，有經而無緯，止列世系，而大治亂附焉，則正嫡旁支之繼統皆可知矣。以天下大勢言之，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吴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吴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弱亦略相當也。如高祖十二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高祖兄子濞王吴，高祖子長王淮南，高祖子建王燕，高祖子如意王趙，高祖子恢王梁，高祖子友王淮陽，高祖子恆王代，吴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同姓甚強而異姓絶無而僅有也。不以得失言之，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二，則時之守典章、待舊勳、孰得孰失，皆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二國，太初已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知矣。《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侯者四，元朔侯者二十，元狩侯者十三，皆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六，以匈奴南粤封。元封侯者十七，以東越甌駱南越朝鮮西域封。則時之用兵孰多孰少，皆可知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元狩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則時之分封諸侯子弟施行次第，皆可知矣。以君臣之職分言之，如高帝元年大事記，沛公爲漢王之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事記，未央宫成，置酒前殿，帝親奉玉巵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位書蕭何爲相國，御史大夫位書周昌爲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或失，皆可知矣。彼班氏作漢史，苟欲自出機軸，盡變子長之例，分異姓王、同姓王爲兩表，漢初親疎相錯之意不復見；《同姓諸侯王表》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表》下諸表廢國經年緯之制，徒列子孫世數，是特諸家之譜諜耳，天下大勢，當世得失，泯然莫可考，何名爲表哉？太史公諸侯《秦楚之際月表》，此一時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又一時也。至於以節目論之，則《高祖功臣年表》與《惠景間侯者表》異矣；《惠景間侯者表》與《建元以來侯者表》異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似亦有以矣。彼班氏分諸侯王爲兩表，智不相近，理固應爾。至於王子侯起於高祖，則史家之常例也。至於中分西漢諸帝之功臣，以高惠、高后文爲一卷，景武、昭宣、成元爲一卷，特以卷秩重大析之耳。別外戚恩澤侯自爲一表，雖頗有意，然其所發明者亦狹矣。《百官公卿表》上卷叙官制沿革，固有益於後世，若下卷

所謂表者，削去大事不記，則所書者止於公卿拜罷月日而已，并載九卿，雖爲繁碎，猶非其大失也。《古今人表》以區區一人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聖賢愚智之等差，其不知量亦甚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有旨哉。太史公作《秦楚之際月表》，記其起事之人，而不書元，所以見當時自相雄長，而無復君國子民之實也。及韓、彭、英、盧、張耳、韓王信、吳芮皆載於《漢興以來諸侯表》，所以著漢世之所封，而明藩屏之義也。孟堅不達其意，乃取秦楚月表自項羽封宰侯王之事，併於異姓諸侯王表，失之矣。太史公《漢興諸侯表》於王之初立，必書元年，所以見其君國子民之實也。於諸王朝京師之際，必書來朝，所以見其尊君親上之義也。孟堅於元年則不書，於來朝則又互書，失其旨矣。太史公於高祖功臣侯者作一表，惠景間侯者作一表，至建元以來諸侯復作一表，極有深意。觀高祖表繫以功成者，謂其以功而封爵也。惠景間書侯而不書功，謂其無功侯者多也。至建元以後多以軍功封，亦不書功，蓋謂武帝之功雖應本約，乃邀功生事之功，而非創業比也。孟堅分高惠、高后文作一表，景武、昭宣、元成作一表，而例以功臣名，豈其旨哉。孟堅表序謂孝文時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來，本功臣後，固至孝景始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義，初開封賞之科，世儒謂是表始於景帝，以其有非功而侯者也。參以孟堅論觀之，則作史之初，誠有是意，然非功而侯，非特自景帝始也。太史公作惠景間表已嘗言之矣，孟堅之言若此，豈非以惠帝以來無功而侯者，已見於《外戚恩澤表》，而不復再出歟？失太史公之意矣。漢高帝接秦而興，雖不能追復五帝三代之統業，然置宗正官，猶有意乎明族屬也；存三老職，猶有意乎崇教化也；念天下匈匈數歲，而復役、賜爵、赦罪、宥辜、罷兵、歸農，猶不忘乎民隱也；衣衾棺椁加惠士伍，猶勤勤乎死生之數，衡山閩越之就封，猶知繼絕世也，以大牢祀孔子於魯，猶知尊先聖也，刻印銷印聽不旋踵，猶有從諫如流之美也，令賈人母得衣錦綉操兵乘馬，猶知辨上下、定民志之義也，赦田叔孟舒於侯藩而盡拜爲郡守、諸侯相，捐四千戶慰趙子弟而不以爲惜，則其恢弘磊落，猶有帝王之度也，十一年之詔，招徠賢士大夫，尊顯勸駕，如恐弗及，雖學焉而臣之義有未暇講，而與我共安，猶庶幾「南山有臺」之義也。凡此皆班氏之所錄，而太史氏之所闕也。夫以高帝之興漢，其宏綱大指，固不專在是，而四百年間，君子懷其道，小人樂其生，或者此其爲仁義公恕之實，而太史氏或略而弗錄，或附見而不繫之一人之本，何哉？蓋究王迹之終始，察人事之損益，摺中千有餘年之事變，以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具焉。而聖君明臣賢人哲士之令德雅行、嘉言善論可以載之爲世訓者，此則猶有賴於記事之功而有傳也。三代而上，事之不錄者何限？猶有考信於六藝。使秦漢之軼事無所托，以信於後世，將使後世何從而知之乎？班固之於史，豈盡知之者哉！而高帝之事獨因其縝密之工而得弗廢，則有功於史亦多矣。此遷、固之史所以並傳也。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遷、固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兩曜百星麗於元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常。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異，必欲列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史記》作《天官書》，讀者竟忘其誤。班固以天文作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降迄有晉，迄乎隋氏，其篇倍多，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謹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志之可也，若乃丹曦素魄之纏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施於何代不可也？《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梁任昉《四部》、梁阮孝緒《七錄》、魏鄭默《中經》。）祕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近世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貳志。前志已錄而舊志仍書，篇目如舊，煩互繼出。凡撰志者，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班固之志五行，每有叙一災，推一恠，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歆向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者乎？班固綴荀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譏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固序《遊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

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及刑（謂下蠶室），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羣書考索續集》卷一四《諸史門・史記前漢書》 固依遷之藩籬。女后臨朝，異事也，遷必紀；匹夫倡亂，異事也，遷必取；刺客游俠，譎詐之異行也，遷必傳。遷紀呂而固亦紀呂，固好同乎遷也。遷取陳而固亦取陳，固好同乎遷也。損十表而爲八，增八書而志十，因《天官》爲《天文》，以《封禪》爲《郊祀》，因《河渠》爲《溝洫》，不能自立一家，依依乎遷之藩籬下。此固所以不能無失也。

《考古質疑》卷一 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然《漢書》季布、蕭何、張耳、袁盎及張騫、李廣、衛、霍等贊大略多與《史記》同，或全取本文，或改易數字。此無他，馬作于前，班述于後。觀史固無可疑，然竊怪《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作，而《史記》乃謂「太史公曰」，全與《漢書》同。夫遷之所作，在固容或承襲之。如固之所作，遷安得預同之哉？且遷在武帝時，揚雄生于漢末，今《相如傳》後且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此班固作贊曉然矣。何爲《史記》乃以原註？《漢書》張騫贊即《史記・大宛傳》後爲太史公之語，而雜于其間耶？諸家註釋竝不及此，竊嘗惑之。徧假諸本校之，又皆一同。因反覆而究之，《公孫弘傳》乃載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賜弘子孫爵，徐廣註云：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乃知相如之贊亦後人寫入，而託之太史公也。于是喟然歎曰：古人著書多爲後人所加，以啓學者之疑，何可勝紀！

《續古今攷》卷二《馬遷書仁而愛人班固書寬仁愛人》 紫陽方氏曰：《史記・高祖紀》「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漢書》紀改曰「寬仁愛人，意豁如也」。班固加一「寬」字，不如司馬遷之所謂仁而愛人也。加一「寬」字則所見之仁小矣。仁全體甚大，愛人，仁之用也。仁，性也；愛人，仁之情也。史遷所云性情體用俱完而固也。【略】司馬遷謂高祖仁而愛人，上一「仁」字性也，體也；「愛人」二字情也，用也。班固言寬仁愛人，則以寬爲仁，而愛人之說，止於言仁之情，仁之用矣。

又卷二一《攷論史漢項羽紀傳贊》 太史公作《秦始皇本紀》，書賈誼《過秦論》三篇於後。中一篇「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後世儒者論秦之亡，不能加於是矣。《項羽本紀》贊斷其罪曰「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繆哉」，後之論項羽之亡者，亦無以加於是矣。班固以陳勝項籍同傳，亦自有意。更不別選撰贊文，乃取賈誼《過秦》中篇附兩傳後，而全書太史公所論項羽者於賈誼論之後，何也？初看頗疑，蓋以亡秦者陳勝也，陳勝之所以能亡秦者，秦自取之也。其曰「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指陳勝也。則班固獨附賈誼此篇爲贊，是亦可取。但繼以太史公所論項羽之說，當書曰「司馬遷言」；若已自撰之者，《史記》謂「周生亦有言」可也。顧乃忽斷忽續，不稱「司馬遷言」，若已自撰之者，則不可也。《史記》紀傳後但稱「太史公曰」，班固紀傳後皆改爲「贊曰」，此二字自班固始。大惡之人無所贊美，皆稱「贊曰」似亦鶻突。班固心胸，出司馬遷之下爭多也！

又卷二四《漢銅虎符竹使符》 紫陽方氏曰：讀《史》、《漢》文章，班劣於馬；讀注腳，則《漢書》顏師古其尤也。

《玉堂嘉話》卷二 自《史》《漢》而下，文字率猥併無法。如《新唐書》，雖事增于前，辭省于舊，字愈奇而氣愈索，不若《新五代》，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矣。

《隱居通議》卷一八《昌黎文法》 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漢》而他求也。

《白雲稿》卷五《秦漢文衡序》 文莫古於「六經」，莫備於《史》、《漢》。「六經」蔑以尚矣，《史》、《漢》之文，庸非後世之準衡也歟！【略】《史》、《漢》之文，世既近古，雄深雅健，典實該洽，炳焉與三代同風，爲可法也。馬、班以後，體裁屢變，文氣日靡。【略】寥寥二千年間，不爲世尚所移者，亦幾何人？若然，《史》、《漢》之文，誠後世之準衡也。

《東里文集》卷一〇《書五代史後》 前史文章卓然高出爲世師法者，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及公此書而已。而義例之精，《史》、《漢》不及。

《南園漫錄》卷七《紀傳》 《史記》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宴，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一時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也可見。故《史記》據實而爲紀，而漢前亦無議之者，又可見漢世人才風俗之正，猶近古也。至班固始改爲列傳，然則羽當時

行事，果與張耳、彭越輩埒乎否也？況羽有誅秦之功，其視朱溫篡唐，不啻鵬鷃之不侔。歐陽《五代史》猶以溫爲本紀，謂紀實善惡自見。曾不以羽紀爲是，何哉？班固好詆，遂啟後世之曲筆，殊不足取也。若謂推尊本朝，則如司馬禎氏列爲世家亦可已。然遷史紀不曰楚，不曰霸王，而曰項籍。至漢則曰高祖，是其輕重之間亦精矣。世知尚遷史，而不知其識正見精遠出好詆之班固，動稱曰史漢班馬，故少別於此，俾有眞識定見者裁之。

《震澤長語》卷下　《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與屈原同傳，不載《治安》等疏，視《漢書》略矣。蓋《史記》宏放，《漢書》詳整，各有所長也。

《儼山外集》卷一七《續停驂錄下》　馬記班書並爲史家冠冕，後有作者，不能是過。然毀譽之言，殆非一家。聊記人倫之鑑：其稱馬者則曰，太史公書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有若魚龍之化，不可得蹤跡者矣。非之者曰，以三千年之史籍，而踽踽於七八種之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全用舊文，間以俚俗，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譽班者則曰，西漢著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作者，莫能及其彷彿。罵之者曰，六帝之前，盡竊遷書，既不以爲慙；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不但互相短長而已，學者將孰據耶？

又卷二四《史通會要上·家法第二》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創新義例，解散編年，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幸失其會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戶衰矣。

又《義例第四》　夫史之有傳，傳者，列事也。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有傳也。《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迨於孟堅，益以精密。夫傳之爲體，大抵相同，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同書一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雖寄在他篇，爲其標冠，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以後，史氏相承。或曰：傳者，傳也。古人以傳之不朽爲難也。

又　夫史之有別也，蓋以職分左右，紀有事言。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略】左氏爲書，文兼乎事。《史》、《漢》則不能。然如賈誼、鼂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而已。後史相承，不改其轍。

又　夫史之有題目也，婉而成章，先出義例，上古墳典，其來遠矣。逮於《史》、《漢》，頗有條理。姑舉列傳論之：有文少者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已；有字繁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是已；又有人多而姓同者，則定數以結之，若二袁、四張、二公孫是已。

《史漢方駕》卷三五　（存目）

《小山類稿》卷一八《雜言》　文字以明理達意爲主，其體製要典實渾健，不但學業爲然。歷觀前古，自《史》、《漢》而下諸家文字，但其典實渾健者，非治世太平之音，則其賢士大夫內有實得之所作也。及叔世虛誕怪僻之士所作，然後尖新險巧，飛揚瘦薄而前輩典刑，恭然盡矣。

《四友齋叢說》卷五《史一》　班孟堅書，雖無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贍，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并稱《史》、《漢》，蓋以爲《史記》之後便有《漢書》。

又　《漢書·東方朔傳》不承襲褚先生之語而自立論，其叙董偃事，宛如畫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答客難》與《非有先生論》二篇，文章亦甚奇偉，如諫罷上林苑與對武帝「朕何如主」諸語，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與《史記》角立。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弔屈原文》與《鵩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又其所論貯積與鑄錢諸事，皆大有關于政理，是何可以不傳？班固取入《漢書》，最是。

《遵巖集》卷一〇《送史大梅君應召序》　「六經」之元本，《莊》、《列》之玄虛，屈、宋之悲悼，《史》、《漢》之雄深，宋齊梁陳之艷靡。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一四《刻漢書評林序》　太史公與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遒逸疏宕，如餐霞，如嚼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規劃布置，如繩引，如斧劃，亦往往於其複亂龐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奏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嘗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亢擣虛，無留行，無列壘，鼓鉦所

嚮，川沸谷夷；乃若班掾則趙充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出岐山也，嚴什伍，飽餱糧，謹間諜，審嚮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其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兩家之文，幷千古絶調也。然其間創述難易，與自不同。太史公則劃去史氏編年以來之舊，突起門戶，首爲傳記，且以一人之見，而上下數千百年之間，故其文已散亡，而所聞易汨，所自表見者固多，而其所蔽且舛者亦時有之。班掾則僅起漢氏，非其閭巷長老之所傳習，即其令甲耳目之所睹記，況武帝以前，則按《史記》故本爲之表裏，夫既綴其所長，而避其所短，而昭、宣以後，則又有劉向《東觀漢書》爲之旁佐，羽翼其際，補其闕遺，而懲其固陋，此則兩家者所值之異也。

又《史記鈔・序》　按太史公所爲《史記》一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于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山河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翱翔，倏忽變化，若一夫舞劍于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絶調也。即如班篆《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疏蕩遶逸，令人讀之杳然神游于雲憧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　班固《漢書》自謂遠過太史公，至論張湯之酷則諱避而不敢言，已見附贅之肺肝矣。老泉謂班輕賤節義，則逼迫于利勢然耳。儒者于其幷貸杜周，遂以子產立洩之義與之。夫立曳，公心也。班固直以畏張純之勢貸湯而及周，非若子產之爲安民而幷立洩也。宋儒譏子長輕信，以其記舜之匿空旁出。予謂此非誣也。惟無蓋幷事斯已耳，有則匿空旁出何可謂誣？良以帝王之興，天地鬼神潛助，往往有出常理外者，如滹沱冰堅，混同水淺，亦可謂誣也？

《稗史彙編》卷九八《諸史優劣》　《史記》父子兩手所作，父文字密，子文字疎蕩。《西漢》父子及班昭三人之文，叔皮文字，頗跌宕，近於子長，有波瀾段落；孟堅則工細；曹世叔之妻則平而無意味矣。

《穀山筆塵》卷八　《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應爲古人咲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耶？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

《少室山房集》卷一〇一《讀後漢書》　遷、固而後，文質兼該，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者，僅睹庶幾。雖剏精鍊采，竭力字句，獻吉所短，迺盛極難繼。遷、固居前，更有馬、班能爲《史》、《漢》乎？

《少室山房筆叢》卷五《史書佔畢》一　《尚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漢書》，文人之史也；《後漢》、《宋書》，亂人之史也；【略】舉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

又《左傳》、《史記》、《漢書》、《後漢》、《三國》，其文之以代降也，若歷階而下也。

又《檀弓》之於《左傳》，意勝也；《左傳》之於《史記》，法勝也；《史記》之於《漢書》，氣勝也；《漢書》之於《後漢》，實勝也；《後漢》之於《三國》，華勝也；《三國》之於六朝，樸勝也。則《檀弓》、《史記》無法，《左傳》、《漢書》弗文乎？非是之謂也。

又　史之體製，遷實創之，而其義例纖悉，班始備也。然雄偉跌宕之氣衰焉。子長列傳，一人始末，或述其名，或稱其字，或兼其姓，或舉其官。既匪《春秋》之義，奚取《左氏》之規也？孟堅概自篇端總其姓字，後但著名，遂爲定體，百世咸遵。此類頗衆，舉例其餘，大概作者在前，易於損益故也。（《史記》如廉蘭、竇田、刺客、貨殖數人合傳，亦史變體。班始人自爲傳，後世因之。）

又　夫史之論贊，而豈苟哉。終身履歷，百世勸懲係焉。子長諸傳，不盡廢此義也。至稱羽重瞳，紀信營墓，無關大體，頗近稗官矣。自漢而後，歷代史臣壹規班氏，詎皆聾瞶，要在適衷近時。貴重子長不求大體，專蒐奧僻，詡爲神奇，恐太史有靈，不當一笑也。

又《史》、《漢》二書，魏晉以還，紛無定說。爲班左袒，蓋十七焉。唐自韓柳始一頌子長，孟堅稍詘。至宋鄭漁仲、劉會孟，又抑揚過甚，不足憑也。明諸論隨，差得其衷。

又　班馬之書，晉隋以前習其義者，不啻百家，而於詞忽焉。唐宋以後，習其詞者亦且百家，而於義疎焉。故《史》、《漢》之學盛於六代之前，而其文貴於六代之後，蓋至明而極矣。（六代至唐，爲班氏學至衆，著述傳者殆數十家，《史記》次之。）

又　專任易功乎？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兼收易業乎？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後世不然，兼其人，專其臆；兼其任，專其筆。故班、范而後蔑矣。

又　史遷列羽紀也，班氏列羽傳也，各有當焉。遷通史前代，雖秦楚弗容貶也；班獨史當代，雖唐虞不得詳也。

《文通》卷二《評史舉正》　仲連見新垣衍則紹介之言畢載，王生從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漢》之妙也。而子玄剸略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采。是猶操公輸之矩墨而裁成度索之枝，執神禹之斧斤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哉！其失也淺。

又卷二〇《序例》　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欲暢其旨，必資先容。今《史》、《漢》表志雜傳，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

又卷二三《載言》　至于《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惟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序叙，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憎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

又卷二七《叢史》　史以好善爲主，嫉惡次之。子長、孟堅，史之好善者也。南史、董狐，史之嫉惡者也。兼此二長而重之以文，其惟《左氏》乎！

《牧齋初學集》卷八三《書史記項羽高祖本紀》　班氏父子踵太史公作書，以謂愼核其事，整齊其文，而其體例各有不同。《史》于「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就國」之後，歷舉楚之所以失天下，漢之所以得者，使後世了然見其全局。【略】撮項王舉事失人心局勢之大者，總序于漢元、二年之間，提綱絜領，較如指掌，此太史公作史之大法也。班書以事之先後爲次，首序田榮之反，次及漢定三秦遺羽書，次及九江稱疾，次及羽使布殺義帝，次及陳餘立趙，年經月緯，一循史家之例，而于太史公序事之指意則失之遠矣。

《日知錄》卷二六《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卽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荆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龜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又《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爲書，束于成格而不及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讓亭刪定文集》卷下《漢史億自序》　古今言良史家，獨盛稱三史，蓋云司馬、班、范之書也。【略】且漢史諸家，善爲論議，含吐抑揚，不甚費辭而讀之令人感動。

《學餘堂文集》卷二五《修史議》　史不可一日無也，良史才則曠世不多覯也。《左氏》之後，《史》、《漢》並稱良史，紀表志傳之體，馬遷創始，班固繼作，其法遂不可易。

《果堂文續鈔》卷二《漢史記自序》　僕少讀司馬氏《史記》、班氏《前漢書》，嘗有一憾：司馬氏不生建武、永平間，使得撰西京全史，首尾變化當更絕人；一憾班氏述元狩以上，不能別出經緯，成文章，而全襲前人，舌蹇步蹇，遂致有《班馬異同》一編，益使孟堅無色。後十年，愈喜讀兩家書。乃欣然曰：僕將爲釋此憾矣。夫龍門首撰《史記》，意述《春秋》，爲後世史筆祖，其所從來高矣。班氏世工述作，稱龍門爲良史才，以孝山、少孫輩所集，不足踵繼其書，因欲斟酌前史作爲後傳，其有功於司馬氏不少。則但當續昭宣以後事，上接前賢，附其俎豆。今乃欲自爲全書，稍一竄筆，卽盡冒以班氏，豈可哉！豈可哉！夫日與月不同光也，江與海不同瀾也。今班氏自謂其書足掩《史記》，是思以夜光蔽日，以江流障海，其力亦稍弱矣。僕既取《史記》所載，自黃帝至秦二世止，別集成書，曰《古史記》，復取史公入《漢》諸篇爲本，而截班氏所載昭宣以下續其後，經緯相錯，合爲一書，曰《漢史記》。昔武帝時，邢婕妤、尹倢伃同幸，有詔不得相見。使尹氏望見婕妤，則低頭而泣矣，此武帝善爲尹氏也。今盡刪班氏元狩以前文，使不並見，令人得屑屑取較以釋此憾，所以全班氏也。孔少府素善蔡邕，卒後有虎賁氏貌類邕，少府每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少府極慕中郎也。今錄班氏太初以後文，使人謂龍門典型不墜，尚見蘭臺，竟得成西京全史，以釋此憾，所以全司馬氏也。

又《漢史記目後序》　客曰：君所纂《漢史記》，合班馬爲一書。但觀君所定史目，非徒合兩家也。其前後條例亦有不同者，幸惠教之。僕謝曰：「唯

唯。」凡僕爲此書，所以正史體也。司馬氏首撰《史記》，集書七八種，數年而成，其體近古所未有也。班氏因而稍變之，卽所稱郡縣姓氏務爲愼覈，用力亦易耳。乃稍變其體，而遂欲詆其體，此則班氏之過也。但僕謂兩家各有所長，敢爲折中之。司馬氏於帝紀下有世家，班氏盡著爲列傳，非也。蓋王者之道，先親親。故《史》前列楚、荆、齊、梁諸世家。今則拔武五子、宣元六王並列五宗後，吳濞、淮南、長沙以懿親犯大逆，降置列傳；今以燕剌王旦附之同姓，以外則議功。故《史》置鄧、留諸侯世家其後，博陸、富平功在社稷，魏、丙相業，班氏方諸蕭、曹，今並拔置絳侯後。至諸臣行事有散見者，若卜式在《平準書》，劇通在《淮陰侯傳》，張騫、李廣利在《大宛傳》，伍被在《淮安傳》，但使附見，以其人不足重也。張湯、杜周已見《酷吏》，豈因有賢子而諱之？且《酷吏傳》十人纂組錯綜，此史公文機橫絕處，若截出則經緯不成，今並從其舊，存司馬氏之體也。史公不列惠帝紀，以其權移母后也。然惠帝天性仁孝，御極七年，豈宜遂闕不錄？班氏特補之是已。龍門所載，上自黃帝以迄漢，故列項羽爲本紀，非抑漢也，快其能亡秦也。觀其列《陳涉世家》而終曰「所遺置王侯將相竟亡秦」，意可見矣。今旣獨爲漢史，自宜下與陳涉等。至長沙王，令甲所著也。《史》不爲附傳，賈傅大儒，鄒陽別著奇節，俱宜專傳。李陵，史公所傷心也，班氏特詳之。匈奴、西南夷以下，盡置類傳後，外之也。末置外戚者，蓋難起於娥姁，而禍成於政君。西京二百年，實與外戚相終始。故篡賊王莽直接元后，史臣有深戒焉。今並從之，存班氏之體也。乃若呂雉毒殺三王，稱制天下，劉氏罪人也。至光武時始議黜，不得配食太廟。中興正議，足使宗廟改觀。今則列名外戚，而取其本紀附惠帝後，使不得與劉氏並列。漢初三傑之名發自高帝，今抑淮陰於列傳，蓋猜後持權，文終定獄，史公依違國法，有傷心焉。且生前羞與舞陽爲伍，而死後乃屈居鯨布下，淮陰其能甘乎？今旣千載論定，當從高帝初言，拔置子房、蕭相國後。秅侯本與博陸同列，今置曰附者，卽秅侯自稱「臣外國人」，恐匈奴輕漢也。若蘇屬國忠節冠古今，中壘惓惓王室死而後已，杜幼公碩德舊臣，並宜專傳。杜欽、劉歆以文人心黨王氏，竇其家聲，君子惡之，故截附《谷永傳》後。倉公，方術也，置類傳後。此則僕正兩家之體也。外若漢天子諸詔令，一代文章，莫大於是。班氏輯錄有功焉，故並採入。諸表卽雜附九表後，而以《外戚》、《百官》續之。《禮》、《樂》、《律》、《曆》四書，司馬氏未成之業也，與其以褚氏補，豈若以班氏補？《天文》卽《天官》也，《郊祀》卽《封禪》、《溝洫》卽《河渠》、《食貨》卽《平準》也，故並合載，而以《五行》、《地理》、《刑法》、《藝文》四志續之。《游俠》、《貨殖》二敘，班氏所特矯子長者也，故別附傳後，以示異同。但《貨殖》所載土俗，班氏採入《地理》，而其續游俠四君，丰采銳發，極摹子長，固貌詰而心服之者也。吳公、文翁，史公所及見，乃記中詳載。《酷吏》而《循吏》，則本朝闕如，蓋子長身辱漢法，謂罔亦稍密焉。今班氏特補之。《儒林傳》亦孟堅所加意者也，故獨列。班氏《西域傳》，因《大宛》而詳之也，故並列焉。客曰：「然。」因復次其言於後。

《皇清文穎》卷五湯斌《二十一史論》　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逭劉知幾之所短哉！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

《愴園文集》卷一五《班馬異同辨》　（臣）聞史之爲書，體閎而義密，事核而辭達，采之博而擇之精，如是之謂良史，不繫乎文與質，繁與簡也。司馬遷之學本於父太史公談，又負氣好奇，登龍門，探禹穴，網羅異聞，雜采「六經」、《世本》、《國語》、《國策》諸書及諸子百家之說以成《史記》，其文恣肆廣博，綜括百代，誠曠世杰出者也。後漢蘭臺令史班固，亦承父彪家學，倣史遷爲《漢書》，發凡起例，或芟或益，華縟整贍，爛乎一代之書，此范蔚宗、陳壽以下所不能逮者矣。然其間同異得失，學者乘間抵隙，指瑕攻堅，紛紜未已。宋倪思爲《班馬異同》一書，標其字句而臚列焉。劉辰翁加以論斷，至有明許相卿本其意作《史漢方駕》，爲之衡量而調劑，其言皆有條理，粲然備矣。（臣）請得而辨之：司馬遷《項羽本紀》載起兵時及鴻門事，千載以下，歷歷如見。班固多從裁省，似少脫略矣。《高祖本紀》亦然，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諸語，勃勃氣色，而班固刪之。如此類甚多，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略，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遷《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下，事爲主，以觀君臣之職分。而固皆變其例，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班固欲以整齊勝遷之詼譎，如魯國諸生衮衣博帶，言動規矩，而彼大人者方遊埃壒之表，

其不同可知矣。且其所謂整齊者，亦有可論。劉知幾謂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此何以云也？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固以純故不以湯爲酷吏，幷杜周皆從末減歟！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河渠》曰《溝洫》，夫溝洫非漢制，而班以表其書，名實不相當矣。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享之事，宗廟迭毀之議，毋乃太簡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均輸罔民之術而比成周泉府之法，毋乃刺謬乎！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天官》曰《天文》，兩曜之運行，羣星之錯布，非關漢朝一代之事。《古今人表》自伏羲以來分爲九品，非係漢一代之人。而八表中姓氏多荒唐悠謬，或一人名字分列兩處，此司馬氏所無也。班之不逮馬者，又一也。昔者鄭樵爲《通志》，極斥班孟堅失於過刻。劉知幾互有褒貶，稍右班氏，以爲言皆精練，可爲史家祖述。王充《論衡》則又確奉蘭臺以爲作史之繩尺。（臣）以爲班之不逮司馬，亦既較然矣，而後代之史求如固者，寥寥未之有聞。蓋遷采諸書而自成遷之史，固襲龍門而自成固之書。文質繁簡，隨世遷流，而千載作者之精神，炯炯在簡冊者，讀者深思而自得之，不俟詞費也。

《事物考辯》卷一《文法繁簡》 洪容齋《隨筆》論文之繁簡各有當，而曰：「《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爲樸贍可喜。」愚竊以爲不然。蓋文章之法，冗長不如簡練。若槩以蕪蔓爲勝，豈足以盡文章之能事乎？故愚謂《漢書》所省，實優于《史記》，容齋之說非定論也。又攷《漢書》「三從大將軍」下亦有「獲王」二字，比《史記》止省二十一字。洪因失去「獲王」二字，故云二十三字，亦誤。

《榕村語錄》卷一九 朱子每事議論都當行，一點不錯。如詩表章陶靖節，文推《史》、《漢》韓柳之類。

又卷二一 看《史》、《漢》、《三國》傳紀，必須以類相從。長者短者，分者合者，詳者略者，有以此人事蹟列彼傳中者，又如稱名爵年月日時，或載或不載之類，皆要講其體例、緣故。

又 作史不是易事。《史》、《漢》二書俱父子相繼，尚未及成。《史記》中或書沛公，或書高租，稱謂俱不一。朱子謂因未成書，不曾一例改正，是也。《漢書》又經大家補得許多方成。

又 問：人言《漢書》爲史書正體，看來畢竟《史記》爲正。史是紀事之書，《史記》自己不肯多著議論，如《周紀》前引書中入《左傳》，後入《戰國策》，剪裁其文而已，此正體也。至《伯夷傳》，人動云「變體」，列傳爲太史公杓體，豈有自創一體，開頭一篇即用變體者？其所謂傳，即據舊傳文而云然也，前後著議論而已。曰：極是。【略】但《史記》於賈誼不錄《治安策》，董子不錄天人三策，却不如班史爲善。

又 朱子謂《史記》強似《漢書》，果然。近來因輯樂律，見《漢書·律曆志》許多沒要緊語，如「鍾，種也，陽氣種種然而生也」，竟是混語。《史記》要去他一個閒字亦難，字字都是骨子。

又 《漢書》節人文字多未工。如《治安策》中間項欵皆不清。太史公《秦楚之際月表》「以德若彼，用力若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孟堅節作「以德若彼，以力若此，其艱難也」。「其艱難也」四字總承上兩句，與《史記》原不甚異，但使讀者連「以力」句讀，意指便混，不若《史記》明亮。又孟堅歸重在秦以暴故失之易，而漢興之速；史公却歸重前代以封建故得之難，秦以郡縣故失之易。《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言因封地太濶以致僭逆，其後分封子弟始得強幹弱枝，歸於以仁義爲本。可見史公胸中大有見解。只是游俠、貨殖之類皆崇奬之，以此讓孟堅出一頭地。班氏父子兄弟自成一家學，《天官》《律曆》乃出大家之手。友曰：《史記》列《游俠》、《貨殖》，或亦有見，見得先王法製盡廢，將來兼幷吞噬不在上而在下，則俠猾爭攘者出而持世矣。曰：如此宜露其意，以抑遏之，反爲之揚其波，無是理也。

又 子長於武帝時事多不諱，故論史必推《史》、《漢》，不獨文章佳，以其出於直也。

又卷二四 諸事又自有根。諸事之根，所謂派頭也。文不學《史》、《漢》、韓、柳，字不學鍾、王、顏、柳，理學不宗周、程、張、朱，雖終身專精，何益？

又卷二九 古文自《史》、《漢》後只讀韓柳曾王便足。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七《古文評論·國語·桓公欲從事於諸侯》 鋪叙羈功，幾同王道。但其親睦諸侯，全是以謀以力，王霸之所由分

也。至文之簡練典重，洵是《史》、《漢》紀傳之祖。

《義門讀書記》卷三五《段太尉逸事狀》 凡《史》、《漢》文字最綿密，與《左氏》異者，特周漢文質，以時變耳。今人以疎率貌之，所以遠也。

《西圃叢辨》卷七《史記漢書辨》 史取抑揚之大義而不取登載之年月者，表也。述歷代之沿革，著一代之可否者，書與志也。褒貶寓於直筆，是非存乎公論者，紀與傳也。《史記》中如《諸侯王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將相名臣年表》又以大事爲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而班固則《侯表》徒列子孫世數之繁。《官表》徒書公卿拜罷之日，是特聚諸家之譜牒耳，未聞有發明一代之意也。又以將相名臣混於列職之中，不記大事，失本旨矣。且也諸表之外又有《古今人表》，以爲自出新意，然而其失尤甚。范武子卽士會也，丘明之傳春秋明矣，而旣書士會，又書武子。況表明今古不言漢人，顏師古以爲未及言人非也，蓋固爲漢人有所畏避。卽如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者，固以純之故不以湯爲酷吏，然則敢於論前代之賢否，不敢論當代之人物，非其較著者哉。《史記・封禪》之書，自武帝有求仙之惑，今日用方士，明日遣祠官，溺於虛無之說而不自知，遷欲救其失，有「自古帝王何嘗不封禪」之言，用意婉矣。《平準》之書自武帝有征利之慾，今日禁鹽鐵，明日置平準，留意於刀錐之利而不自知，遷欲箴其非，指弘羊致利之由，用意深矣。其著《律書》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而言兵之偃。其序曆書也，不言太初，而言古曆；不言八十一分之術，而言九百四十分之法。書《天官》則初言春秋星隕，而五星代興，次言漢初日食而諸呂作亂，又次言元光、元狩蚩尤旗見，而兵師四出，正以警人君修德政之心。書《河梁》，則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後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明歷代水利之由。《禮書》載《禮論》、《樂書》載《樂記》，非蹈襲舊文也。漢承秦炬之後，百家蜂起，天下知有新制而不知有古典，遷乃取而載之於書，非具高世之識者不能也。以事之繫於天下則謂之紀。五帝可紀也。周可紀也。秦始皇幷六國事，異於前，則始皇可紀也。項羽政由己出，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時，政由房闥，雖紀呂氏亦可也。以事之有大於列傳，則係於世家。孔子在周則臣道，在後世則師道，故以世家別之。蕭、曹、良、平雖曰通侯，然社稷之臣，則亦列於世家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於淳於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於老子，以申不害附於韓非，別異端也。他如《佞幸》、《酷吏》、《日者》、《滑稽》、《貨殖》、《游俠》、《刺客》，皆爲當世而發，所關非淺鮮也。而班之志則不然，遷曰《天官》，而固更曰《天文》，夫兩曜之運行，羣星之錯布，編於何代而不可，編次果爲異乎？遷曰《河渠》而固曰《溝洫》，此非漢所治者，而徒以盡力溝洫之嘗，遂以名其書，名實果有當乎？合曆於律，似也，而建星度位不辨。合禮於樂，似也，而長樂朝儀不詳。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新之事，宗廟迭毀之議。易《平準》曰《食貨》，而以弘羊均輸之術比成周泉府之法，且自立私見，爲《地理》、《藝文》、《五行》、《刑法》之四志，然熟究之而亦無足取。其論武帝之行幸而不計里數之遠近，其論儒者之學術而至與農雜而分峙，其引書失宜者四，其序事乖理者五，劉知幾駁其志五行之錯，《刑法》一志旣曰「大刑用甲兵」，則兵猶刑也，而又詳於刑，略於兵，使一代制度漫無所考。且斷漢爲書，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夾漈鄭氏。所謂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也。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抑馬而尊班，不慕謬哉。（《初學編》）

宗觀《一草亭讀史漫筆》序 昔談、遷世爲太史，至遷而始成《史記》。彪、固牛因馬氏，至固而始成《漢書》。甚矣，家學相承之難也。

又魏憲序 史自龍門、扶風、考亭、涑水四君子來，世道人倫，奉爲冰鑒，尚矣。

《歸愚文續》卷三《史漢異同得失辨》 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推良史，舊矣。宋倪思爲《班馬異同》一書，劉辰翁加以論斷，而有明許相卿作《史漢方駕》，大意皆揚馬抑班，無異旨也。愚平心以求之，有馬之勝于班者，有班與馬各成其是者，有班之勝于馬者。如《漢高帝本紀》，班氏將《史記・項羽本紀》中鴻門一段移入，以見精采，而《史記・高帝本紀》原文，不須移入，亦自精采如故，此班之不及馬也。《高帝本紀》中記垓下之戰，《史記》：「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居皇帝後，項羽之卒十萬，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乘之，大敗垓下。」諸語中陣法戰法，皆有生氣，而《漢書》刪之，此班之不及馬也。《漢書・項羽傳》，全錄《史記》原文，而于起兵及

鴻門垓下數段，節省減色，此班之不及馬也。《漢書・人表》一卷，起自伏羲，迄于董欣、司馬翳，準之體例，未爲得宜。蓋《漢書》既以漢爲主，不必復序古今人物。且《人表》中以己意爲高下，聖賢奸佞，尋常庸碌，位置未愜，此班之不及馬也。《史記・平準書》即《漢書》之《食貨志》，《史記》詳叙桑弘羊，孔僅之去本趨末，亂法擾民，《漢書》只述晁錯之入粟塞下，而于弘羊等闕焉，此班之不及馬也。《漢書》改《史記・封禪書》爲《郊祀志》，能尊國體矣。然中間載漢武求仙事，全用《史記》文，而原廟薦享之事，宗廟迭毀之議不載，則其疏也，此班之不及馬也。《史記》屈賈結傳，意在遷謫，故于賈誼只錄吊屈賦鵩之文，而《漢書》全錄其政事一疏。誼之經術意在易風移俗以進于古者，全見于此，此班馬之各成其是也。《史記》董仲舒與申公、轅固生、伏生諸人，入《儒林傳》，故只記其治《春秋》，傳公羊氏學，見有功于經。而《漢書》詳載其《天人三策》，及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語，見其能推明孔氏之傳，此班馬之各成其是也。高帝以下諸本紀，《史記》不錄詔語，即間及一二語，而不錄全文，《漢書》乃備載之，以志一代敦本懋實之治，此班之勝于馬也。《史記》列項羽于本紀，以續周秦之後，冠于漢紀之前，殊爲失當，《漢書》改爲列傳，次陳涉後，文雖減色而識則有餘，此班之勝于馬也。賈山《至言》與賈誼之疏、董仲舒之策，可以鼎足，又能諫文帝除鑄錢之令，而《史記》不爲立傳，《漢書》補之，此班之勝于馬也。《史記》于李陵戰功叙之極略，而《漢書》所載，「自千弩俱發，應弦而倒」，下至「擊鼓起士，鼓不鳴」止，使千載下毛發俱動，不獨表陵之勇，亦以鳴太史公救陵得禍之冤，此班之勝于馬也。大抵論古人之書，必平允至當，而後可以服古人之心。倪思、許相卿等之論，意在推《史記》而屈《漢書》矣，而前此劉知幾、鄭夾漈、蘇子由之徒，幷《史》、《漢》而概斥之，此殆《書》所云責人斯無難者夫。

《釀蜜集》卷二《班馬異同》　《史記》本爲歷代之史，《漢書》則爲一代之史，體制不同。【略】固所修者《漢書》，則所奉者一王之制，所編者宜有一定之程，不得任爲參差。故《史記》無《惠帝紀》，而《漢書》有之；項羽、陳涉皆爲列傳，彼其體固宜爾也，亦何必強同哉！【略】《漢書》其表、書之類，輕變《史記》之例，亦多可議。至若《古今人物》一表，率率支綴，強分九品，幷闌入莊、列寓言無實之人，尤爲識者所笑也。

《居業齋文稿》卷七《班馬異同說》　班馬之有異同也，讀史者往往指數之。嗟乎，古人往矣，茅屋舉其篇章之繁簡，叙次之先後，字句之多少以爲言，而遂能窺見夫古人立言之心乎哉？太史公自以承五百之運，續《春秋》而成一史，上始軒轅，下迄天漢，其體創出，特變左氏之舊。其屬草據《左傳》、《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檃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蓋締造若斯之勤也。孟堅之爲書也，後元而前太史公共之，始元而後叙皮先之，志有十大家補之。相提而論，爲《史記》者不亦難乎！《史記》之文，大都遒逸宕跌，變化不可端倪，由齒頰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千載後洞心駭魄，慨然如身履其地而目擊其人。《漢書》藻畫布置，引繩運斤，極複亂□而首尾節族森羅具在，列在史牘，皆懸諸日月不刊之書矣。然而讀之若有異者，何也？固以渠矱勝而遷負不羈之才，縱觀海內名山大川，以盪其胸懷之氣，又遭罹宮刑，幽憂侘傺，故其爲書，於豪俠貨殖神仙戰鬬，縱筆所之，有溢於人情者，亦其勢使然哉。固家有賜書，內足於財，探撰前記，綴緝所聞，以成一家言。當是時，蘭臺歲月亦甚優游矣。綜厥大槩，並有可言。《史記》先項籍次高祖，詳於楚而略於漢也。《漢書》首高祖後項籍，詳於漢而畧於楚也。若是者何也？一敘秦楚之際，以昭天與人歸之統也；一尊開創之祖，以立聖子神孫之極也。八書苞緜淵博而故實或闕也，十志考核依據而憲典具存也，若是者何也？一摭拾往籍，歷天人運會之變，書見聞於本朝，或有微詞也；一鈔撮柱下志道揆法守之常，垂章程於奕禩，無容罣漏也。《韓信傳》采入武涉、蒯通之言特詳也，《蘇武傳》附書李陵，衛律之事俱悉也，若是者何也？一以微文寓意，見淮陰之不貳心於游人也；一以比事屬詞，見典屬國之不降志於絕域也。東方朔之詼諧骨鯁，間見而襍出也；揚子雲之攡賦擬經，兼收而備錄也，一奇其人，一怖其學也。鄒陸朱婁之例書也，蒯伍江息之合傳也，一著游說之有功效也，一明利口之覆邦家也。不寧惟是，清淨之末流也而爲刑名，是故申韓並老莊而傳也；質行之巧爲也而爲容默，是故周仁、張歐之徒，繼石奮、衛綰，直不疑而傳也。四辯士之富貴也以舌也，是故曲書之盡其態也；三長史之通顯也以筆也，是故直書之洞其裏也。屈三閭之憔悴澤畔也，爲之述《離騷》閔忠也；劉宗正之抑鬱中朝也，爲之述封事旌直也。賈生策治安而待罪長沙也，明其有齟齬也，不幸也；匡衡熟典故而持祿宮禁也，明其倚奧援也，幸也。叙孫通之禮儀嫻習也，而依違二姓，書兩生之不行以別之也；安昌侯之經術淹貫

也，而洩涊羣小，書朱游之折檻以章之也。李蔡之封侯，王朔之望氣，乃見諸飛將軍之傳也，傷其勇戰而故厄於衛青之日也；劉向之疏，谷永之疏，具見諸陳湯之傳也，傷其沈勇立大功，而竟沮於石顯、匡衡之口也。虐戾之報也，當強盛而已絕也，遷之所以醜秦也；亂賊之誅也，雖閨位而不貰也，固之所以討莽也。此二史之異地同揆，可並行而不悖者。若夫古今人物，宜網羅於子長之手，而孟堅顧獨表之，何歟？《漢書》紀漢事耳，鴻荒以前，非漢家之宇也，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也，臚而列之，藉令差等無差，且乖史例，而況於踳駁乎！孟堅之意，或以補子長之不逮，然而非著作之體矣。《漢書》之傳司馬遷也，宜書遷字子長，馮翼陽夏人，而因仍本傳，略無增益，列傳之體，當如是耶？固言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裴駰引之，唐張守節讀而嘆曰：此亦通人之蔽也。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司馬遷引父致意，班固父脩而蔽之，優劣可知矣。嗚呼！此則班馬異同之大較也夫。

《松柱讀書堂集》卷四《讀史》　史公文多嫖姚軼宕之趣。《李將軍列傳》不載武帝報敕，恐與前後文體不類也。《漢書》增入，便是孟堅文，而非史公文矣。

又　《離騷》二十五，太史公獨載《漁父》、《懷沙》，讀之使人黯然銷魂，更增自己文字之妙。若使班掾爲之，必取「帝高陽之苗裔」一篇矣。

潘永季《讀史記札記》　漢初，衡山、臨江、九江、常山、代、齊、濟北、膠東、雍、塞、翟、燕、遼東、西魏、殷、韓、河南，凡十七國，《史記》月表首義帝，次西楚，而列漢于雍塞之前，則所謂十八王者，并漢數之也。《漢書》首漢次楚，則十八王，當并楚數之，又與《史記》不同。

又　《史記》月表：漢元年至五年，竝繫于十月，《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首行大書漢元年，而二年三年四年竝繫于十二月後之一月，又與《史記》不同。

又　諸侯王功臣侯，《史記》表年而《漢書》表世，匪直才不逮也。漢興至太初百年，天漢以後至哀、平之季又百餘年，欲効子長，委難措手。故孟堅不得不變格，亦是無可奈何。

又　晉人張輔云：遷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固不如遷也。案《史記》百三十篇，而漢事且十之六，此正與班書均等耳，烏足以決其優劣哉！

又　張輔以煩省爲馬班之優劣。案《史記》百三十篇，記漢事者無慮五之三，而《漢書》十志，專于漢者不過五之一。校記贏縮，大約相當。《史記》勝人處不在此。

《陔餘叢考》卷五《史記四》　《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乎爲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書則《韓信傳》盡刪通語，而另爲通作傳，以此語叙入通傳中。似乎詳簡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應立傳之人，載其語於《淮陰傳》，則淮陰之心迹見，而通之爲辨士亦附見，史遷所以不更立《蒯通傳》，正以明淮陰之心，兼省却無限筆墨。班掾則轉因此語而特爲通立傳，反略其語于《韓信傳》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且開後世史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史日益繁也。又如冒題遺呂后書至穢褻，《史記》不載，爲本朝諱也，班書則厭褻述之，並報書之醜惡亦詳錄不遺，其無識更甚，遷之優於固，豈特在文字間也！惟《史記》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爲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紀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嘗北面事之，漢高之入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王共尊爲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并爲之發喪，則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項梁敗於定陶，即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因宋義預識項梁之將敗，即拜爲上將軍；因項羽殘暴，即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強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王之之舊約，而略不瞻徇。是其智略信義亦有足稱者，非劉聖公輩所可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逸之，豈以其事附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叙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協也。班史但改陳勝、項羽爲列傳，而懷王心亦遺之，終屬疏漏。《後漢書》列更始諸傳，《明史》列韓林兒、郭子興諸傳，較爲周密矣。

《廿二史劄記》卷一《各史例目異同》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後沿爲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見其本末。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以是爲《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

特創者難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改換。【略】本紀。古有《禹本紀》、《尚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叙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爲列傳。【略】世家。《史記·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世家一體，遷用之以記王侯諸國，《漢書》乃盡改爲列傳。（按《班固傳》，改世家爲列傳，係其父彪變例。）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王侯開國，子孫世襲，故稱世家，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後，究非體矣。然自《漢書》定例後，歷代因之。【略】表。《史記》作十表，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爲立傳，此外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於表載之。作史體裁，莫大於是。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記》中《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諸侯皆本《史記》舊表，而增武帝以後沿革以續之。惟《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爲明晰。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漢人，何煩臚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評，殊屬贅設也。【略】書志。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十志，《律曆志》則本於《律書》、《曆書》也，《禮樂志》則本於《禮書》、《樂書》也，《食貨志》則本於《平準書》也，《郊祀志》則本於《封禪書》也，《天文志》則本於《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於《河渠書》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其後《律曆》、《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略】列傳。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事蹟也。（說見《陔餘叢考》。）其專記一人爲一傳者，則自遷始。又於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爲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因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款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漢無涉，殊亦贅設。

又《史漢互有得失》 垓下之戰，《史記·高祖紀》叙韓信、孔將軍、費將軍等戰頗詳，《漢書·高紀》但撮叙數語。然殺項羽是漢王一大事，《漢書》略之，殊失輕重。《高祖紀》末，《史記》但記其諸子。《漢書》獨總叙高祖之明達好謀，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弘遠，《史記》少此議論。又《史記·高紀》既叙高祖八男，而《呂后紀》內又叙之，殊複。《漢書》兩紀俱不叙，另立《高五王傳》。《孝文紀》，《史記》於後六年忽總叙帝之節儉寬厚，下方叙後七年六月帝崩，殊屬非法，總叙自應在帝崩後也。《漢書》取此語作贊。《吳王濞傳》，《史記》，鼂錯議削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后服中有姦，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二郡。及前二年削趙王河間郡，膠西王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按是時廷臣所議削者，即豫章、會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今先云削吳之豫章、會稽，下又云方議削吳，是又於二郡外再議削矣，則下文所謂及削豫章、會稽書至者，又何說耶？《漢書》先刪去削豫章、會稽字，但云削楚及趙、膠西地，廷臣方議削吳，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較爲明晰。七國反時，《史記》謂膠西王聽吳王計，約同反，遂發使約齊、（臨）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漢書》獨無濟北。按《齊孝王傳》，是時孝王狐疑不同反，尋被（臨）菑（川）等三國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來告漢兵且至，遂堅守。及漢將欒布等解三國圍後，聞齊亦通謀，將伐之，孝王懼，自殺。而濟北王以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故亦不同反。後聞齊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梁孝王爲之辨雪，乃得不坐。（《鄒陽傳》。）據此則齊與濟北二王亦非必能堅守之人，《史記》謂膠西來約同反時，齊、濟北皆許諾，從其實也。《漢書》獨無濟北，則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於約反之內，則齊王不惟不反，且有堅守之功，何以轉列於從反之內乎？豈以齊王自殺，遂坐以反謀；濟北免罪，則幷其先欲從而不得反之處概爲隱諱耶？四國攻臨菑時，《史記》謂膠西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漢書》則云，膠西、膠東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按膠西聽吳王之謀，使人約諸王反，則主兵者膠西也，《漢書》增膠東爲主謀亦非。《淮南厲王傳》，《史記》，高帝過趙，趙王獻美人，帝幸之，有身。會貫高等謀反，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繫之，美人亦在繫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厲王，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令呂后母之。《漢書》叙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按是時厲王尚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記》以爲有身較穩。厲王以罪廢徙蜀，《史記》謂一路傳送者皆不聽發車封。

王謂侍者曰：「吾以驕故，不聞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按既不發封，則王在車中與誰語？若有人共語，則餓死後豈不聲言，直待雍令發封始知耶？《漢書》先叙王語，方叙傳送者不敢發封，以致餓死，文義較明。

又卷二《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晉張輔論史漢優劣，謂司馬遷叙三千年事，惟五十餘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餘萬言，以此分兩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爲定評者，蓋遷喜叙事，至於經術之文、幹濟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簡。固則於文字之有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一一載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漢書》各傳與《史記》比對，多有《史記》所無而《漢書》增載者，皆係經世有用之文，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

《文史通義・内篇》一《書教下》　《尚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又《詩教下》　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于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彩之實迹，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只叙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

《豎陽答問》卷二　看史須把一二部作根柢。《史記》尚空，莫好於《漢書》，其次《後漢》。否則《晉書》、南北史、《隋書》、《宋書》，總好熟了一二部，則於詞章一路，已受用不盡。自唐以下史，便把握不住。

《癡學》卷五《讀文筆得》　太史公之妙在一「潔」字，已爲柳州道破；而其尤不可及者，則在一「暇」字。班掾以下，潔或有之，暇則未也。於豐功緯績之人，每詳其委瑣鄙屑之事；當電掣雷轟之際，忽接以寬閒迂遠之詞，非暇者能之乎！

又　《項羽本紀》是史公極得意文字，班據採入《漢書》，節去二千六百八十三字。《史記》多字處有多字之妙，《漢書》少字處有少字之妙。多者逸，少者遒。凡讀古書，皆須兩本對看。如《史記》採《國語》、《左傳》、《國策》，《漢書》採《史記》，其增減易置，要非漫然下筆。即此可以增長見識。

又　太史公以删通相背之說附《淮陰傳》，及信臨刑曰「悔不用蒯通計」，所以見鐘室之誅，乃文致其罪也。《漢書》削去此節，別爲通傳，殊非作史微意。余《過韓侯嶺詩》云「千古是非遷史定，一生心迹蒯生知」，正謂此也。

《史記闕要・班馬優劣》　按朱子曰：「《史記》疏爽，《漢書》密塞。」余亦曰《史記》變化，《漢書》整齊；《史記》宕逸，《漢書》沈厚。

《蘿藦亭札記》卷三　作史最難。其文工者其事疎，其事詳者其文冗。《史》、《漢》之文雄奇，而紀或失實，傳多不備。後人作史於事詳矣，而文不足傳。準古酌今，惟當取法歐陽《五代史》，簡練綜核，亦可稱良矣。

《漢文叢録》卷一四張璞《班書惠帝高后皆有紀而遷史不紀惠帝說》　遷史不立惠紀，重承統也。班書並紀惠后，尊先帝也。馬之變例，班之持正，千載而下，讀其書自可通其意。而遽執一例，以概謂班優於馬，恐不足以服子長心也。當高文之際，政由呂后。孝惠在位，若綴旒然。繼惠嗣立者，既非劉氏子，又元年號令一出於后。此十五年中，漢之天下，非后治之伊誰治之？蒙意《史記》者，歷代之通史也。作通史則重在聯古今相承之統，而不可拘於常例。若必立惠紀，則廢帝及少帝勢必俱立紀而後可。此二人者，既皆不終，又實非劉氏子，不可以間王位，不可濫立紀。如是又虚此八年無君。若於孝惠崩後始立后紀，則后之治天下，又實不始此，有違事實，斯不如徑立后紀爲得其實。故后以女主立紀，與項羽以偏霸立紀，皆史公特筆，所以聯歷代相傳之統也。不然，《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亦嘗列孝惠之七年，後列高后之八年矣。何作本紀竟全沒孝惠耶？可知其非無意矣。至於孟堅專修漢史，斷代成書，自應尊崇先帝，豈可仍史公變例，致在位七年之先帝，併於后紀之中，則紀惠於后前，與退項羽於列傳，固臣子所不得不爾者乎然。則一正一變，謂之義各有當，可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史漢要集》二卷(晉祠部郎王蔑撰。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錄)。

《舊唐書・經籍志上》《史漢要集》二卷(王蔑撰)。

《東里續集》卷一七《史漢異同》《史漢異同》，廬陵劉會孟先生作。欲知西漢文章之妙者，必考於此。蓋先生用功遷、固最深，前所未有。此冊不完，德安貳守羅先生手筆也。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正史類二》《史漢方駕》三十五卷，明許相卿編。相卿字臺仲，海寧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因倪思原本稍爲釐訂，改題此名。陳勝、英布二傳，思書偶遺，此補綴所闕。他如《衛青霍去病傳》附錄諸將，《漢書》別自立傳，與《史記》文不相襲者，思書刪去，此皆掇拾所遺，其先後次第，改從司馬貞《索隱》，亦稍更其序。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惟思書《史記》大書，《漢書》細書，文相連屬，但以字形廣狹爲分，頗易混淆。又字旁鉤勒傳寫尤舛誤。相卿變其體例，以史漢相同者直書行中，不同者分行夾註。凡《史記》有而《漢書》無者，偏列於左。條理井然，較思書爲勝。所列評語，亦因劉辰翁之本稍爲損益，頗不及舊文。又舊文皆標置簡端，相卿意取便覽，或移附句旁，如批點時文之例，反參錯難觀，則未免於不善變矣。

藝文

沈佺期《三日獨坐驩州思憶舊遊》 兩京多節物，三日最遨遊。麗日風徐卷，香塵雨暫收。紅桃初下地，綠柳半垂溝。童子成春服，宮人罷射鞲。褰堂通漢苑，解席繞秦樓。束晳言談妙，張華史漢遒。無亭不駐馬，何浦不橫舟。舞籥千門度，帷屏百道流。金丸向鳥落，芳餌接魚投。濯穢憐清淺，迎祥樂獻酬。靈芻陳欲棄，神藥曝應休。誰念招魂節，飜爲禦魅囚。朋從天外盡，心賞日南求。銅柱威丹徼，朱崖鎮火陬。炎蒸連曉夕，瘴癘滿冬秋。西水何時貸，南方詎可留。無人對爐酒，寧緩去鄉憂。

高適《遇盧明府有贈》 良吏不易得，古人今可傳。靜然本諸已，以此知其賢。我行挹高風，羨爾兼少年。胷懷豁清夜，史漢如流泉。明日復行春，逶迤出郊壇。登高見百里，桑野鬱芊芊。時平俯鵲巢，歲熟多人煙。奸猾惟閉戶，逃亡歸種田。迴軒自郭南，老幼滿馬前。皆賀蠶農至，而無徭役牽。吾觀黎庶心，撫之可萬全。何幸逢大道，願言烹小鮮。誰能奏明主，一試武城絃。

宋庠《歲晏出沐感事內訟一首》 姑學了官事，何嘗分主憂。日貪斗食利，歲感星躔周。中都富才彥，方駕若龍虯。茂先喜史漢，平津治《春秋》。高文用司馬，格五龍虞邱。間闊路逢葛，繽紛人召鄒。桑羊與賈豎，安國出縲囚。汲鄭貴交盛，徐陳英藻遒。況乃天下樞，雄雌來九州。

宋祁《江上宴集序》 終宴不疲，盱豫無悔。逮夫山玉頹于既醉，弁星俄于屢舞。善說史漢，何必西雒之朝賢，竝坐胡牀，未淺南樓之老子。而諸公惜茲眞賞，命誌方游。顧急景之將斜，襞珍枚而見託。河陽思歸之引，恨不遇乎知音；大夫登高之游，惜未聞于麗賦。聊題狂墨，增愧塵襟。

余靖《送陳京廷評》 曲江居嶺阨，楚越封壇間。異時置冶官，歲入不盈萬。將漕擇材能，招徠委成筭。扇橐大野烘，鑿礦重崖斷。閩吳荊廣人，奔走通昏旦。千夫即山鑄，畢給未酬半。三監居江湄，儆輦日充羨。地官奏計最，遂爲天下冠。嘗聞卜大夫，名聲傳史漢。素履騁脩程，逸足何由絆。

梅堯臣《呂縉叔云，永嘉僧希用隱居，能談史漢書，講說邀余寄之》 奈苑談經者，蘭臺著作稱。吾儒不兼習，爾學若多能。每愛前峰好，閑穿弊屐登。定將修史筆，添傳入高僧。

唐庚《示羣》 骨肉今遠矣，恃汝慰奔竄。行當從諸兄，誦書喧里閈。而我于經術，粗能分句斷。發蒙要師資，心孔爲關鍵。許愼專偏傍，張華談史漢。吾家業儒久，捨此無別段。不應緣一噎，便欲廢炊爨。及親三釜足，未用萬戶鄧。人生百年期，我今特未半。

陸游《書志示子聿》 誤上蓬山亦已叨，所悲故里隔胥濤。還家未失屠羊業，報國元無汗馬勞。載筆敢言宗史漢，閉門猶得讀莊騷。小兒願與翁偕隱，正恐聲名未易逃。

又《散懷》 小疾便幽翳，孤懷抱鬱陶。遺文誦史漢，奇思探莊騷。談笑寬吟苦，經行慰作勞。東岡聊一往，突兀古臺高。

楊萬里《跋尤延之左司所藏光堯御書歌（光堯，太上皇帝。御書西漢書，列傳目下有璽文曰帝錄。臣袤得之，以示臣萬里，謹拜手稽首作歌，敬書於後）》 鸞臺長史老埜僧，月前病鶴霜後蠅。文書海裏袂不了，黑花亂發雙眼睛。故人同舍尤太史，敲門未揖心先喜。袖中傾下十斛珠，五色光芒射窗几。自言天風來帝旁，拾得復古殿中雲一張。向來太上坐朝罷，勝日光風花柳暇。浣花側理冰雪容，宣城鷄距針芒鋒。天顏有喜聊小試，西京書目供游戲。韓彭衛霍欣掛名，舒向卿雲感書字。漢廷多少失意人，九京寸恨不作塵。一朝翻入聖筆底，昭回之光喚渠起。小臣濫巾縫掖行，手抄孝經不徹章。何曾下筆寫史漢，再拜恭覽汗透裳。太史結廬伴鷗鷺，錫山山下荊溪渡。紅光紫氣燭天衢，箇是深藏寶書處。

方回《後秋思五言五首》四 詩與風騷迫，文兼史漢長。半山非不爾，僻學汴梁亡。

張翥《寄歸學士彥溫》 老筆文章史漢間，喜聞華髮映朱顏。司空舊隱王官谷，開府今稱庾子山。一色黃茅丹竈火，十年清夢紫宸班。與君歲晚須相見，久辦歸思疏乞還。

徐有貞《送吳編修與儉歸省》 憶昔登瀛選，同時廿八人。濫竽吾獨愧，妙斷子殊倫。史漢文章古，春秋義例新。行藏知誼重，交處見情眞。館閣居官久，庭闈入夢頻。九重初拜命，千里遠辭親。衣錦遊鄉日，稱觴獻壽晨。桃分瑤水宴，萱麗北堂春。致孝須行道，爲忠必委身。明年當此際，遲爾謁楓宸。

程敏政《古詩三十六句寄君謙儀部奉寓懷思雲山迢遞不我遐棄春鴻在望用僕好音》 艤舟閶門下，攬衣涉南濠。居人愛楊子，力任細書勞。手校日弗給，續晷焚其膏。坐令書滿家，一一排干旄。麗藻幷奇字，史漢兼莊騷。剖擊無終窮，人徒識儀曹。焉知漆雕意，古學非時髦。有如萬里鴻，妙與江雲高。又如幽蘭芳，嫣然媚衡皋。恭惟聖所傳，愼此義利操。明明君子心，道體求絲毛。憂違樂乃行，不負人中豪。巨艦乘安流，向爾空飛濤。簑編亦自幸，非君孰吾遭。豈若誇毗子，悻然立蓬蒿。相去日已遠，令我心鬱陶。故人頗諧寡，聊飲玉色醪。題詩寄濠上，臨風愧投桃。

黎民表《聿園別子與得談字》 賓御促征驂，離觴且共銜。春風吹杜若，野日上松杉。郡外嵩高色，尊前史漢談。竹林吾黨在，何必羨江南。

又《梁舍人李環衛招同王楊丘三曹長康曹管張四山人遊鄧園得雲字》 燕陽萬柳古來聞，轉入清涼境自分。夾岸生烟迷苑樹，曲池流水泛宮雲。花源豈合魚舟占，散地眞成野鶴羣。史漢對君談不厭，露荷風葉已紛紛。

查慎行《長沙雜感四首》四 卑濕南遷事可哀，鬼神宣室召空回。君臣如此猶嗟命，絳灌何人乃忌才。史漢高文光照耀，江山故宅客徘徊。治安敢擬長沙策，直爲先生痛哭來。

愛新覺羅・弘曆《讀史漢書有感》 兩人促膝語，彼此不洩露。所語竟誰傳，而史以爲據。甚至惟一人，心跡隱未吐。祇恐他或知，炳然乃傳後。發潛信賴史，紀訛亦屢屢。盡信不如無，不求甚解悟。此皆非常人，卓識有別具。固遠不逮遷，翻訾有抵捂。後人復不逮，而更妄非固。嗚呼聖賢門，卻成是非路。

雜録

《孔叢子・連叢子下》 長彥頗隨時爲今學（其時多爲章句學），季彥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

曹丕《典論自序》 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晉書・王戎傳》 （戎）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

《世說新語・言語》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觀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宋書・沈攸之傳》 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

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南齊書・崔慰祖傳》 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篋，可檢寫之，以存大意。」

《史記正義・論例・論字例》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間」，「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溉」，「勑」字作「飭」，「制」字作「劕」，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繭敝之字，法從揣（丁履反）。今之史本則有從耑（音端）。《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耑矣。如此之類，並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龜黽從龜，辭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薄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爲帶，美下爲大，衰下爲衣，極下爲點，析旁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之等類例，直是訛字。寵（勑勇反）字爲錫（音陽），以支（章侈反）代文（問分反），將无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

《渭南文集》卷二八《跋前漢通用古字韻編》 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綴《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己未三月二十四日龜堂識。

《遺山集》卷三六《陸氏通鑑詳節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

《續古今考》卷六《鴻門獻玉稱謂史漢不同》 漢紀書鴻門事，沛公稱項羽爲將軍，時則羽自爲諸將上將軍也。沛公雖以碭郡長武安侯入關，止稱沛公。故張良、項羽皆稱爲沛公。《史記・項籍紀》皆書爲「項王」。項伯、范增稱曰「君王」。書張良語「沛公不勝桮杓，使臣奉白璧一雙，再拜獻項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大將軍足下」；又書張良稱公爲「大王」。此時劉項亦皆未封王，司馬遷追書，從口便耳。

又卷一三《彭城之敗》 彭城之敗，《史記・項籍紀》所書特詳，《漢書・高帝紀》最略。【略】《漢紀》合而一之。《史》、《漢》紀傳一事兩三處複說，可厭。

《藝彀》卷上《史漢互有脫略》 《史記・留侯世家》四人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張良傳》則不著其名。荀悅《漢紀》帝問汲黯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漢書・汲黯傳》但曰：「吾欲云云」，而略其辭。趙后之立，王仁有諫疏，《漢紀》具載。而班氏不錄；李廣拜北平太守，請霸陵醉尉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武帝不較，下詔褒答曰：「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漢書》備記之，而《史記》止載廣事，不及褒答之語。凡此數處脫畧苟且，不可謂辭達而已也。

《儼山外集》卷二四《史通會要上・家法第二》 《史》、《漢》行世，有厭煩者，獻帝始命荀悅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 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此余參酌諸家，確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時刻本尚希，蘇長公《李氏山房記》謂：國初，薦紳即《史》、《漢》二書無刻本。《揮麈錄》謂：當時仕宦多傳錄諸書。他可見矣。

陶自悅《陵川集序》 歷下李攀龍創論不讀唐以後書，貌《史》、《漢》皮毛者，靡然從之。以故近世遺文放失，間脫蠹口，則烟煤庋閣者多。

《鈍吟雜錄》卷六《日記》 《史》、《漢》當時皆是分書，多假借字，與漢碑上字正同，不可改也。今刻板多失體。《宋書》有梁時字，亦與今人不同。後人好改古書，只是學淺。

《吹景集》卷八《史漢引詩書異同略》 《漢書》中多與今《詩》文字異同。《古今人表》「南仲」作「南中」，「仲山甫」作「中山甫」，「張仲」作「張中」，「蕃維司徒」「蕃」作「皮」，「中允膳夫」「允」作「術」，「聚子內史」「聚」作「掫」，「楨維師氏」「楨」作「萬」。《功臣表》「徐方既來之」「來」作「徠」。《匡衡傳》「嬛嬛在疚」之「嬛」作「煢」。《劉向傳》「滀滀訐訐」之「滀」作「歗」，「黽勉從事」作「密勿從事」，「讒口囂囂」之「囂」作「嗷」，「日有食之」之「食」作「蝕」，「山冢萃崩」之「萃」作「卒」。《王莽傳》「不畏強禦」之「禦」作「圉」，「邦國殄悴」之「悴」作「顇」。《地理志》「駟鐵」作「駟駵」，「淇澳」作「淇奧」。《敘傳》「或哲或謀」之「哲」作「悊」。又《史》、《漢》引《書》與今文字異者，《堯典》「俊德」之「俊」，《史記》作「馴宅」，「嵎夷」《史》作「鄥夷」，「平秩東作」「平秩」《史》作「便程」，「鳥獸孳尾」「孳尾」《史》作「字微」，「平在朔易」《史》作「便在伏物」，「厥民隩隩」《史》作「奧」，「有鰥」《史》作「有矜」，「釐降」《史》作「飭下」。《舜典》「惟刑之恤哉」

「恤」《史》作「靜(今文作謐)」，「幽州」《史》作「幽陵」，「阻饑」《史》作「始饑(今文作祖)」，「五品不遜」《史》作「不馴」，「五流有宅」《史》作「有度」，「胄子」《史》作「穉子」，「契」《漢百官表》作「卨」，「皋陶」《百官表》作「咎繇」，「益」《百官表》作「卨」，《古今表》作「栢益」。《皋陶謨》「皋陶曰都」《史》作「於」，「勵翼」《史》作「高翼」，「夙夜浚明」《史》作「蚤夜翊明」，「祇敬」《史》作「振敬」。《益稷》「五聲八音在治忽」《史》作「來始滑」，(索隱曰：古(今)〔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忽怠者，是也。)「罔水行舟」「罔」《史》作「毋」，「敕天之命」「敕」《史》作「陟」，「颺言」《史》作「揚言」。《禹貢》「刊木」，「刊」《漢書・地里志》作「栞」，「衡漳」之「漳」《漢》作「章」，「島夷」之「島」《史》《漢》俱作「鳥」，「濟河」之「濟」《漢》作「泲」，「兗州」之「兗」《史》作「沇」，「灉沮」之「灉」《史》《漢》俱作「雍」，「厥篚」之「篚」《漢》作「棐」，「濰淄」《漢》作「惟甾」，「廣斥」《史》《漢》俱作「廣潟」，「檿絲」《史》作「酓絲」，「夏翟」之「翟」《漢》作「狄」，「泗濱」《漢》作「泗瀕」，「暨魚」「暨」《史》《漢》俱作「息」，「彭蠡既瀦」「瀦」《史》作「都」，「陽鳥攸居」「攸」《漢》作「逌」，「瑤琨」《漢》作「瑤瓊」，「沿于江海」「沿」《史》作「均」，「達于淮泗」「達」《漢》作「通」，「孔殷」《史》作「甚」，「中沱潛之」「潛」《史》作「涔」、《漢》作「灊」，「羽毛」《史》作「羽旄」，「逾于洛」《史》《漢》俱作「雒」，「滎波」《史》作「滎播」，「孟豬」《史》作「明都」、《漢》作「盟豬」，「岷嶓」《史》作「汶嶓」，「青黎」《史》作「青驪」，「西傾」《漢》作「西頃」，「是來」《漢》作「是徠」，「崑崙」《史》作「昆侖」，「陪尾」《史》作「負尾」，「孟津」《史》作「盟津」，「大伾」《史》作「大邳」，「洚水」《史》作「降水」，「導漾」《史》作「導瀁」，「滄浪」《史》作「蒼浪」，「至于灃」《史》作「至于禮」，「東迤」《史》作「東迆」，「四隩」《史》作「四奧」，「刊旅」《史》作「栞旅」，「男邦」《史》作「任國」，「西戎即叙」之「叙」《漢西域傳》作「序」。《甘誓》「孥戮」「孥」《史》作「帑」。《湯誓》「穡事」《史》作「嗇事」，「正夏」《史》作「政夏」，「大賚」《史》作「大理」。《仲虺之誥》「虺」《史》作「□」(荀子作「中蘬」)。《說命》「傅巖」《史》作「傅險」。《高宗肜日》「雊雉」《史》作「呴雉」，「維先格王」《漢孔光傳》作「假王」，「天既孚命」《孔光傳》作「天既付命」，「王司敬民」「司」《史》作「嗣」，「戡黎」之「黎」《史》作「饑」、一作「耆」，「格人」《史》作「假人」。《微子》「父師」《史》作「太師」，「淪喪」《史》作「典喪」，「出狂」《史》作「出往」，「家耄遜于荒」《史》作「家保于喪」，「指告」之「指」《史》作「故」。《牧誓》「微盧」之「盧」《史》作「纑」，「如熊如羆」《史》作「如犲如離」。《洪範》「鯀陻洪水」之「洪」《史》作「鴻」，「敬用五事」之「敬」《漢五行志》作「羞」，「思曰睿」之「睿」《漢》作「容」，「從作乂」之「乂」《漢》作「艾」，「虐煢獨」《史》作「侮鰥寡」，「無黨無偏」之「無」《史》作「毋」，「敷言」之「敷」《史》作「傅」，「沈潛」之「潛」《史》作「漸」，「曰霽」之「霽」《史》作「濟」，「曰蒙」之「蒙」《史》作「泲」、《漢》作「霧」音遘，「衍忒」之「忒」《史》作「貣」，「蕃廡」《史》作「繁庶」，「恒暘」《史》《漢》俱作「恒暘」，「豫恒燠」《史》《漢》俱作「舒恒奧」，「王省」《史》作「王眚」，「俊民」《史》作「畯民」。《金縢》「遘厲虐疾」《史》作「勤勞淹疾」，「丕子」《史》作「負子」，「寶命」《史》作「葆命」。《大誥》「天棐忱辭」之「忱」《漢孔光傳》作「諶」。《召誥》「無遺壽耇」作「無遺耇老」。《無逸》《史》作「毋逸」，「亮陰」《史》作「亮闇」，「嘉靖」《史》作「密靖」。《君奭》「甘盤」《史》作「甘般」。又《王莽傳》云「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亦與今書少異。《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漢書》作「毋若火始庸庸」，「公無困哉」《漢》作「公無困我」，「肅愼之命」《史》作「息愼顧命」，「彤伯」《漢古今表》作「師伯」，「虎臣」《漢》作「龍臣」，「仲桓」《漢》作「中桓」，「南宮毛」《漢》作「南宮髦」，「冏命」之「冏」《史》作「臩」、《漢》作「煚」。《呂刑》《史》作《甫刑》，「墨辟」之「墨」《史》作「黥」，「百鍰」之「鍰」《史》作「率」音刷、一作「選」，「惟倍」《史》作「倍灑」、一作「倍蓰」，「荆辟」之「荆」《史》作「臏」。《費誓》之「費」《史》作「肸」，一作「鮮」、一作「獮」。按王伯厚云：《尚書》文字異同者七百餘。茲略舉《史》、《漢》如右。若漢儒引《書》異字異義，備載《玉海》及《困學紀聞》、《餘冬序錄》，亦不具錄。(漢隸孔彪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王君廟碑曰「庶績咸熙」，諸書亦不載。)

《事物考辯》卷一一《史漢論杞宋之謬》　《經質樂記》：武王伐紂，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注云：投者，舉徙之詞。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史記》乃謂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漢書・酈食其傳》：「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以《樂記》之文證之，絕無成王封微子、成湯封杞之說。其爲傳聞之謬可知。

《得樹樓雜鈔》卷一三　《公孫弘傳》，《史記》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弘至太常，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但舉其

大略而已。《漢書》於弘至太常下添入策諸儒制及弘對策全文。及召見後，《史記》止云「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漢書》復增入待詔金馬門所上一疏及問答數十言。弘之生平學術，後來相業底裏，具見於此。此司馬之略，似不如班氏之詳。至傳末，《漢書》有「其後李蔡等相繼爲相」云云一段，既以見武帝之刻薄寡恩，而弘之阿世取容，隱然自見。此則太史公既歿，未及究論者也。元始之詔亦然。

《芝在堂文集》卷一五　宋人高《漢書》於《史記》，病端見矣。散緩輕率，並漢不功。至朝士記奔馬斃犬竟無一成文者，時習尚可知也。然子瞻碑表忠，介甫論孟嘗，皆嘉其得《史記》意，豈謀之不獲乃托而逃耶？

王植《權衡一書・稽古》　漢司馬遷，自其父談世爲太史公，紬蘭臺金匱石室之書，作《史記》，始改編年爲紀傳體。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班固因之作《漢書》，宋范曄因之作《後漢書》，晉陳壽作《三國志》，唐太宗作《晉書》，梁沈約作《宋書》，蕭子顯作《南齊書》，唐姚思廉作《梁書》、《陳書》，陳李百藥作《北齊書》，北齊魏收作《北魏書》，唐令孤德棻作《周書》，魏徵作《隋書》，李延壽作《南史》、《北史》，宋歐陽修作《新唐書》、《五代史》，元脫脫作《宋史》、《遼史》、《金史》，明宋濂作《元史》。

《廿二史劄記》卷一《漢王父母妻子》　高祖稱漢王之二年，定三秦，將五諸侯兵破彭城。尋爲項羽所敗，西奔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而家屬反遇楚軍，爲羽所得，常置軍中爲質。據《史記》謂是時羽取漢王父、母、妻、子置軍中；《漢書》則但謂取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後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爲界，遂歸漢王家屬。據《史記》謂歸漢王父、母、妻、子；而班書亦但言歸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蓋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時，母死於小黃。）羽所得者，但有太公、呂后，而以《史記》所云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之通稱，非眞有母與子在項羽軍中，故改言太公、呂后也。不知高祖母雖已前死，而楚元王爲高祖異母弟，則高祖尚有庶母也。（《史記》謂同母少弟，《漢書》則謂同父少弟。顏師古注：「言同父則知其異母也。」按《吳王濞傳》，鼂錯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則元王乃異母弟無疑。陸機《漢高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正指侯公說項羽，羽歸漢王家屬之事。曰皇媼來歸，明言漢高之母也。）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後封「齊」爲悼惠王。當高祖道遇孝惠時，與孝惠偕行者但有魯元公主，則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別無投歸高祖之事，則必與太公、呂后同爲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項軍也，然則《史記》所謂父、母、妻、子，乃無一字虛設，而《漢書》改云太公、呂后，轉疏漏矣。

又《史漢不同處》　一代修史，必備衆家記載，兼考互訂，而後筆之於書。觀各史藝文志所載各朝文士著述，有關史事者何啻數十百種，當修史時，自必盡取之，彼此校核，然後審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記事本不確實，故棄之。而其書或間有流傳，好奇之士往往轉據以駁正史，此妄人之見也。即如班固作《漢書》，距司馬遷不過百餘年，其時著述家豈無別有記載？倘遷有錯誤，固自當據以改正。乃今以《漢書》比對，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并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後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其間有不同者，張泌有《漢書刊誤》，朱子文有《漢書辨正》，劉攽有《漢書纂誤》，今皆不傳。現存者惟劉攽《漢書刊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皆不過就本書中穿穴訂正，非於此二書外別有援據，以資辨駁也。劉辰翁有《班馬異同》，蓋亦就《史記》、《漢書》歧互處分別指出。今少有其本，姑以二書比對，摘其不同者列於後。韓信擊魏豹，《史記》在漢三年，《漢書》在二年。韓信襲殺龍且，《史記》在三年，《漢書》在四年。諸侯會垓下，《史記》在四年，《漢書》在五年。項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皋，爲漢王所虜，《史記》在劉、項同軍廣武之後，《漢書》在同軍廣武之前。徙王韓信於楚，《史記》在漢王即帝位後，《漢書》在殺羽未即位前。蕭何造未央宮，《史記》在八年，《漢書》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後，《史記》謂七年朝陳，八年朝洛陽，《漢書》謂六年朝陳，七年朝洛陽。二書紀事，每差一年。項羽、陳涉二人，《史記》稱項王、陳王，《漢書》改爲列傳，故皆稱名。《史記》，項羽立田都爲齊王，田榮怒，乃殺都，自立爲齊王。《漢書》謂榮攻都，都走降楚。《史記・項紀》、《高紀》，皆言項羽徙義帝長沙，都郴，使衡山王、臨江王擊殺義帝。《漢書・高紀》則云，羽使九江王布擊殺義帝于郴。（顏師古註謂，衡山、臨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殺義帝，而擊殺者乃九江王也。）《史記・項紀》，楚軍敗于定陶，項梁死，楚懷王恐，乃從盱眙徙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漢書》謂羽與沛公等聞項梁死，乃徙懷王都于彭城。項羽分王諸將，《史記》先叙諸將分王畢，方叙徙楚懷王於長沙。《漢書》則先叙徙懷王，然後分王諸

將。《史記》，分王諸將，韓王成都陽翟。《漢書》無「都陽翟」三字，以成雖有此封，實未至國也。（案《史記》，成無軍功，羽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史記》，田榮擊殺濟北王田安，幷王三齊。《漢書》，彭越擊殺田安，榮遂王三齊。《史記》，項羽美人名虞。《漢書》謂姓虞氏。《史記》，漢騎將追項羽，爲羽所叱，人馬俱驚者爲赤泉侯，而不著姓名。《漢書》則曰楊喜。然史記羽死後分其四體者有楊喜，又不言即赤泉侯。《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處也。《漢書》謂庸奴其夫，亡抵父客，則富人女以夫爲庸奴，故去之也。《史記》盧綰、陳豨分兩傳，《漢書》兩人合爲一傳，以綰之反因陳豨事見疑而起也。荆王劉賈，《史記》謂不知其何屬，《漢書》謂高祖從父兄。燕王劉澤，《史記》謂諸劉遠屬，《漢書》謂高祖從祖兄弟。《任敖傳》，《史記》謂高后崩，敖不與大臣共誅諸呂，故免官。《漢書》謂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官。《史記》，倪寬在《儒林・尚書》條內，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條內，《漢書》皆改入列傳。《史記・循吏傳》載周、秦間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漢書》所載則文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漢人也。《史記》張湯在《酷吏傳》。《漢書》以其子孫多爲名公卿，乃以湯另入列傳。其他《酷吏》、《游俠》、《佞幸》內較《史記》各有所增，則皆遷以後人也，惟《貨殖傳》多仍《史記》之舊，列入白圭、猗頓、烏氏倮、巴寡婦清等，但去子貢耳。試思《漢書》也，而叙周、秦間人耶？《史記・儒林傳》以《詩》爲首，次《尚書》，次《禮》，次《易》，次《春秋》。《漢書・儒林傳》以《易》爲首，次《尚書》，次《詩》，次《禮》，次《春秋》。《史記》，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求盜者，亭長之副也。薛有作冠師，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師治之。）《漢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删二「之」字便不明。）《史記》，秦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隱于芒碭山澤之間，呂后以其所居處常有雲氣，求輒得之。《漢書》删卻「即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見其志氣不凡也，《漢書》删此三字，便覺無意。《史記》，沛公破豐，命雍齒守之，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項梁益沛公五千兵攻豐，而不言攻之勝負。《漢書》則云，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史記》，漢王敗入關，又東出，袁生說漢王出武關，令榮陽、成皐間且得休息。《漢書》作轅生。《陳涉傳》，《漢書》改伍徐曰五逢，朱房曰朱防。《史記》，項羽燒秦宮室東歸，說者譏其沐猴而冠。《漢書》，說者乃韓生也。《吳王濞傳》，《史記》高祖封兄仲爲郃陽侯，《漢書》作合陽侯。《韓信傳》，《史記》漢王之敗彭城，信收兵與漢王會滎陽，《漢書》謂信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按是時信未有分地，從何發兵？蓋收集潰卒耳，收字得實。《張良傳》，《史記》載其所致四皓姓名：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但云四人，不著氏名。《周勃傳》，《史記》沛公拜勃爲虎賁令，《漢書》作襄賁令。《史記》周文，《漢書》作周仁；張叔，《漢書》作張歐。《史記・梁平王傳》，有告變者曰類犴反，《漢書》作犴反。又《史記》告變後驗實，削梁八城，梁尚有十城，《漢書》則云削五縣，尚有十城。《史記・田蚡傳》，景帝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漢書》則云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武安侯。案景帝後三年正是武帝即位之歲，蚡乃武帝所封，特是時尚未改元故耳。《李廣傳》，《史記》廣爲匈奴所得，絡而盛兩馬間，廣佯死，睨其旁一胡兒騎善馬，乃忽騰而上，推墮兒，乘其馬歸。《漢書》謂抱胡兒，鞭馬南馳。《李陵傳》，《史記》陵降匈奴，漢聞單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漢書》謂漢聞李陵教匈奴爲兵，遂族其母妻子，後乃知教兵者李緒，非李陵也。

吳翌鳳《東齋脞語》　作史不相沿襲。《史記》述封禪，《晉書》附載記，《北魏》、《南齊志符瑞》，《唐書》表宰相世系，《五代》傳義兒伶官，《遼》之游幸，《金》之交聘，《明》之土司，體例不同，皆不可廢。惟班氏既號《漢書》而《古今人表》上及皇初，最爲乖謬，其間品第顛倒不倫。

班馬　馬班

論述

《後漢書・班彪列傳論》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

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三國志・吳志・薛綜傳》 右國史華覈上書曰：【略】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

《晉書・張輔傳》 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又《陳壽列傳贊》 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

《南齊書・崔慰祖傳》 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劉邵《人物志・流業第三》 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

《魏書・高祐傳》 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竝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實前史之可言者也。

又《韓麒麟傳附顯宗傳》 高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

又《崔光傳附崔鴻傳》 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挈。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

《隋書・經籍志二》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爲準。

又《史部序》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衆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憲章。自史官廢絕久矣，漢氏頗循其舊，班馬因之。

《匡謬正俗》卷五 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叙一卷，揔歷自道作書本意，篇別皆有引辭，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書，爲此事作某世家，爲此事作某列傳。子長此意，蓋欲比擬《尚書叙》耳。即孔安國所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揚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傳《法言》之目篇，篇皆引辭云撰某篇，亦其義也。及班孟堅爲《漢書》，亦放其意，於《叙傳》內又歷道之，而謙不敢自謂作者，避於擬聖，故改作爲述。然叙致之體，與馬、揚不殊。後人不詳，乃謂班書本贊之外，別更爲覆述，重申褒貶，有所歎詠。【略】自以取則班馬，不其惑歟！

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 其班氏之書，成于後漢。彪既後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是兼采衆賢，群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同鑽仰。

《史通・內篇》卷三《書志・序》 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略】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略】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

又《天文志》 夫雨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權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略】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臺告坼，晉相速禍；星集穎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

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

又卷六《敘事・序》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略】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略】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略】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憑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略】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麁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略】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畧，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

又《隱晦》 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略】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

又卷八《書事》 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前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

又卷九《煩省》 張世偉（張輔字世偉，晉人）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遂煩，其失彌甚者矣。【略】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若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

張守節《史記集解序注》 太史公《史記》各顯六家之宗，黃老道家之宗，「六經」儒家之首，序游俠則退處士，述貨殖則崇勢利，處士賤貧，原憲非病。夫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該通，而遷天縱之才，述作無滯，故異周孔之道。班固詆之，裴駰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何更非剝《史記》，乃是後士妄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馬遷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優劣可知矣。

《李文公集》卷六《答皇甫湜書》 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而其讀之詳也。

《唐新語・總論》 司馬遷意在博文，綜核疏略，後「六經」而先黃老，賤處士而寵奸雄。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述政教則左理本而右典刑。此遷、固之所蔽也。然遷辭直而事備，固文贍而事詳，若用其所長，蓋其所短，則升堂而入室矣。

《嘉祐集》卷九《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僞，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敘》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

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己意也。盡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己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亘擧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略】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也。

《魏書》劉攽等《魏書目錄》　而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學善叙事，不虚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

《鄱溪集》卷一八《雜著・讀史》　自三代迄於秦漢，世系年月不齊，故司馬遷錯綜今古以爲十表。班固因之，純用漢世，亦爲八篇。然其《古今人表》吾不知其所作也。善惡謬戾不足以傳信，又無與於漢事。固苟欲就其爲八篇，然則創之可也。

李邦直《史論下》（《宋文選》卷一八）　自古史才爲難。下左氏而得司馬遷，下司馬遷而得班固，至於范曄、陳壽之徒，又爲班、馬之亞。其才如鱗之差而不齊也。嘗嘆司馬遷，如彼其才，如彼其博，贍而不能深入聖人之道以爲己病，先黄老後「六經」，高氣俠，重貨殖，則班固既言之矣。又世家孔子而不爲傳，使孔子與陳、項爭列，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孔子者，識會稽之骨，辨羭羊之怪，道桓僖之災，斯以爲聖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及讀班氏史，則與遷同其弊。惜乎有史才，而皆不能完也。故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己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嘗分九流矣。及固爲《藝文志》，迹其餘說，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横、雜（分）家、農家分峙而齊驅，且其說曰：「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惡殊方，九家之術蠭也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爲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宜固之附竇憲而死於非義也。夫儒者之術，教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義教化爲天下之治，則所謂道家者，不過爲巖野居士名，法家者，不過爲賤有司陰陽者，食於太史局，而縱横、雜、墨之流，或馳一傳，或效一官，農家者流，耕王田奉國賦，以樂天下之無事，彼得與儒者相抗而爲流哉？小大輕重之不均，不啻若太山與一羽之比也。而固一之，彼皆剽盜吾儒之枝業，尚未得其正，乃尊大之，使與道並立於世，以增學者之惑，仁義之罪人也。老莊釋氏楊墨之術，雖曲見淺聞，無足法者，然其徒皆能張其師，持其說，故以區區之論，而常横行於天下，以譁世而邀寵。而聖人之教多衰替不揚，世以此數溺於大亂，實皆學者自戕其道，以成衆家者。如固，出沒於經傳，不爲不博矣，而其識褊狹如此。扶持小說爲股肱之材，而抑儒者之道，謂其止出於司徒之官未設，則前世之所以爲治者，將無仁義教化儒者之道乎？聖人之徒，不務立論，有事而後言，事已而言已，故其言精淳而不妄。至班氏而下，必欲足其編秩，多其文辭，捃剗天下之異端，論以附己意，立事以資其言，事已而言未已。由汗漫汙雜，不可考信，則聖人之徒，遺文而文益高，不知道之比比，以多言爲累，故爲力雖勤，終不能一望聖人之藩牆，其學者之病歟！

《淮海集》卷一四《進策・論議下》　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班、楊，學賈、馬、班、楊而不至者爲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

又卷一二《韓愈論》　考同異，次舊聞，不虚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

《景迂生集》卷一二《讀宋書》　夫史之優劣，以人智識筆力之不同也。智識之高下，才力之強弱，固不可毫髮強。如其必嚴於信，則有志者所當共也，何爲紛紛喜自誣也？使董狐、倚相以今之文章作紀傳，未必優於司馬遷、班固，而論者必推高於二子，蓋以二子者信而有法，遷、固之所病也。

唐庚《唐子西文錄》　司馬遷敢亂道卻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好。

《通志・總叙》　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檀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斜上，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則于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

《卻掃編》卷下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爲文。常以爲「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尤不喜《新唐書》，云「司馬遷敢亂道卻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新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矣。」

《元城語錄解》卷中 先生問僕近讀何書，僕對以讀《西漢》到《酷吏傳》。先生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僕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之贖父罪，故入列傳。先生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僕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先生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僕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先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幷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僕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僕以先生之言深得班固之意，故詳載之。

《文忠集》卷八四《賀提舉修書官萬俟右相轉官加食邑啓》 昔蕭曹居丞相之官，初無聞於筆削；班馬擅史家之學，第私紀於見聞。豈如輔佐之賢，榮奉纂修之詔；所載者非常之慶，宜膺乎不次之恩。

《文則》卷上 文有目人之體，有列氏之體。《論語》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目人之體也，而揚雄、班固得之。（揚子《法言》曰：羿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執政：王陵、申屠嘉；忻節：周昌、汲黯；守儒：轅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班固作《公孫宏傳贊》曰：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云云。）《左氏傳》曰：「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此列氏之體也，而莊周、司馬遷得之。（莊子曰：子不見至德之世乎，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云云；司馬遷作《夏本紀》贊曰：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云云。）

《晦庵集》卷三九《答王近思》 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浪語集》卷二八《策問二十道》一三 漢唐文體三變，而班馬韓柳爲之宗。二班工情理之言，愈倡六經之學，其揆一也。

《大事記解題》卷一二「著書百二十篇」 《解題》曰：「古之爲史者，舉其大綱而已，《堯》、《舜》二典是也。其後，編年以序事，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至司馬遷，始創紀表書傳之體焉。」《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譏其失古史之體則當矣，然遷、固烏可以並言哉！遷之學雖未粹，感憤舛駁，往往有之。然二帝三王之統紀，周秦楚漢之世變，孔子、孟子之所以異於諸子百家者，於其書猶有考焉。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爲史者，殆未易窺其涯涘也。固特因遷之規摹而足成之耳，其竄定遷史諸篇，漢初豪傑之所存尚未深究，況前於此者乎！司馬貞《索隱》曰：班氏書，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爲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太史公書殘文斷句，尤難究詳，古今爲注解者絕希，此遷所以慨然發「可爲智者道」之嘆也。

《攻媿集》卷五三《班馬字類序》 蓋孟堅生於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長事武帝，紬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略】然亦有難解者。班之於馬，時有遺失，文意泯沒。如堯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明仲達以爲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此，是可遺耶？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秉君此書，將傳於世。觀其趣向，進進未已。或更攻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

《餘師錄》卷四引范元實《詩眼》 時曾子固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即莊、左之優劣也。公又曰：司馬遷學《莊子》，既造其妙；班固學《左氏》，未造其妙也。然《莊子》多寓言，駕空爲文章；《左氏》皆書事實，而文詞不減《莊子》，則《左氏》爲難。

《墨莊漫錄》卷六 李文叔嘗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卻鉛黛，曳縞紵，施帷幄，裴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搖夫穴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啓齒而笑也。班

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騄褭之馬，方且脫驂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即至也。

《習學紀言》卷二三 自《詩》《書》之作皆有叙，所以繫事紀變明去取也。司馬遷變古法，惟叙己意，既失之，然包括上古，收拾遺散，操縱在心，猶時有高遠之意，常人所不能測知者。及班固効之，而淺近重複，往往不過常人知識之所能及。至其後史官，則又甚矣。是遷之法一傳而壞，曾不足以行遠，非復古史法不可也。

《洛水集》卷五《策問・史》 丘明既往，班馬嗣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卓乎無以議爲也。

陳元粹《省齋集跋》《省齋集》卷一〇 昔司馬談之文，遷實發之；班彪之文，固實發之。二公光燄照映千古，以其有子也。益仲篤學有大志，其文窺班馬之門，於是省齋可以不朽矣。益仲與僕爲同僚，知之審，故期之遠。永嘉陳元粹敬題。

《班馬異同》卷三五 （存目）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九〇《師友雅言》 班固名陳勝而降爲列傳第一，名項籍而降爲列傳第二，是以成敗論，而失史遷功過不相掩之筆多矣。

吳文《補註杜詩跋》 如班、馬父子之作史，凡兩世用工矣。

《續古今考》卷四《世家》 仲子，齊之世家也，此《史記》所祖。然陳涉何嘗是世家耶？封建已亡，《漢書》改爲列傳，極當。

《遵言》卷一〇《經籍》 班、馬未可全貶也。文皆近古，事皆見聞，法皆家傳。後世得之傳聞，筆之衆手者，又下於此矣。苟不多愛，容何傷於紀傳乎？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五 彼班氏之表何如哉？侯表徒列子孫世數之繁，官表徒書公卿拜罷之日，是特聚諸家之譜諜耳，未聞有發明一代之意也。且《諸侯年表》曰「異姓王者」，曰「同姓王者」，遷則合而爲一，正以明漢初親疏相錯之旨。固廢年經國緯之制，徒以一己之見，乃以異姓同姓分而爲二，則天下大勢何觀焉？《功臣年表》曰「高祖功臣侯者」，曰「惠景間功臣侯者」，曰「建元以來功臣侯者」，遷則折而爲二，正以明一時行封異同之意。固廢國緯年經之制，徒以卷帙重大之故，乃以高惠、高后、文與景、武【略】折而爲二，則當世得失何驗焉？《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蓋是時始行分封之典，遷意正有在也。固則起于高祖，且謂聖祖建業以廣親親，殊失《王子侯表》之本旨矣。《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不載九卿百司，蓋漢興將相權重之故，遷意之有寓也。固則以將相混于列職之中，且不紀大事以爲主，殊失《將相名臣表》之本旨矣。

《黃氏日抄》卷九三《謝王尚書舉著述科》 儻知造化之全功，即悟文章之正氣。明白洞達，是曰大廷之陳謨；佶屈聱牙，特順方言而作誥。下至班馬之擅漢，以及韓柳之鳴唐，皆發越不遺乎片辭，故流傳可燁於百世。

《陵川集》卷二〇《文弊解》 後世文士，工於文而拙於實，衒於辭章而忘於道義，故班、馬不免於刑，范曄、陸機、謝靈運不免於誅。

《秋澗集》卷四五《遷固紀傳不同說》 余讀宋儒論項羽紀傳不同說，以謂遷之意，秦有天下五載而後楚，楚五載而後漢，方秦已亡，漢未立，天下莫有攸屬，不可一日無君。況封建王侯，政由羽出，舍羽孰主哉？作紀所以繫天下五載之權也。立之傳，班固意不過羽不可以抗漢，因斷之曰「皆非也」，正以一史之體不得不然爾。在遷不得不紀，在固不得不傳。設使固取遷而紀，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也。其書將載之漢代之首乎？次於高紀之下乎？其爲稱號曰楚史乎？曰漢史乎？若以封建，曰項氏出五年而後漢，天下不可無君，乃屬之羽。曾不察首入函谷者，高祖之義師也；授降軹道者，秦民之眞主也；天命人心之屬漢，明已兆於秦十月五星聚東井之時也。胡不考虞、芮之質厥成，西伯受命之基也？當陽之不馳去，昭烈得統之年也？若籍者，正炎漢之一驅除耳。矧才封已叛，旋取復失，安得爲一日繼統之主哉？若又曰：固之意，羽不可以抗漢，故傳；而遷漢太史也，獨可紀羽而肩漢乎？余故曰：子長之所以紀，筆削歷代之史也，其意蓋以歷年相承，不可中闕，猶存夫以月繫時之法也；孟堅之所以傳，先漢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體有不得不然者矣。若宋儒之論，恐求之太過耳。

《須溪集》卷六《贈潘景梁序》 余謂文者，皆不得已也。故傳「六經」《語》《孟》，非問答即紀事，無作意者。下至諸子史，或一事反覆，或一語酬詰，猶未至無謂。無謂者，獨建安以來耳。故東漢皆以西都爲妄作，班、馬視先秦如古人。凡沛然成章而每舉不厭者，甚不多見也。

《羣書會元截江網》卷二九《諸史・時政》 才學如司馬子長，而後以史顯

名；才學如班孟堅，而後以史得譽，家傳其學也。脩其業，父作而子述，以談爲父而遷爲之子，彪爲父而固爲之子，富於見聞，熟於講究，而後史筆有足觀者。是以古人稱作史之難，上焉者取其道，中焉者取其節，下焉者取其才。而是三者，又皆根原於學。學之素充，則一旦進列史筆之任，以道、以節、以才而自見，作史之長，不在班馬之下矣。

又　麟經絕筆，遷、固易編年而紀，不虛美，不隱惡，不詭激，不抑抗，二子誠有良史之才。而勢利之崇，貧賤之羞，輕仁義，賤守節，或出於有激而言，或出於有爲而發，識者當以意觀。而文中子乃以陳壽紀傳之失自遷固始，是特以編年之例拘之，而不以意會也。伯夷之首於列傳，韓非之同於老莊，褒所當褒，貶所當貶，公是公非，同乎古人，是正得聖人之意，而綴是道之綱，豈容徒以例拘之，而不以意求之乎？

又　觀史當識聖人之筆。事記於史官之筆者，可以史言事。出於聖人之手者，不可以史論。合古今之史而論之，溫純如左氏，簡潔如子長，雄健如孟堅，是固作史之巨擘也。然其才氣之所充，規模之所就，特未離乎史筆也。至於正軌範以立百王之經，示褒貶以代一王之法，筆削之妙如化工焉，其可以作史者例論耶！

又　自《春秋》而下，以史才名者，莫善遷、固。遷之得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固之得也，贍而不蔚，詳而有體。雖其能純可取，尚有瑕疵於其間。然良史之稱，《春秋》以來，屈指於二子矣。【略】遷、固之史，可與左邱明鴈行。【略】蓋左氏之傳其文緩，其旨遠，炳然有三代之風，而班、馬二史之雄深雅健，似亦少減，然猶可與之鴈行。

又　遷、固僅得作史之法。「六經」之外，則有史焉。史之作，則有法焉。何以言之？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此典謨訓誥誓命之法也，其書也爲經。微而顯，熹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此《春秋》之法也，其書也亦爲經。變爲《春秋》編年而爲紀傳，遷、固之史法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贍而不蔚，詳而有體，亦莫有一家之法焉，遷、固而不足論矣。欲論前史之優劣，必與遷、固而有取。要之，作史者必世其家，然後義例有據。故遷史之書實終父功，班史之書亦繼彪之業，不無所自來也。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二「咸稱二子」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議曰「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質而事核，固文序事贍詳。若固之序事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亹亹不厭，信其能成名也。

《吳文正集》卷二六《送崔德明如京師序》　科目興，而取人不稽其本實，所取者辭章之虛而已。就使辭章如馬、班、韓、柳，抑不過爲藝之下下。其視古者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天壤絕也。況其辭章之鄙淺，何嘗夢見馬、班、韓、柳之彷彿乎！

《清容居士集》卷三九《謝閻學士》　王言之制曰七，史官之長有三。風動四方，必訓詞之溫雅；詔垂萬世，在書法之簡嚴。維班馬之良，不能繼獲麟之筆；而燕許之體，難以推倚馬之才。藝不兩能，物無全美。筆則筆，削則削，非曲學之可爲；見所見，聞所聞，恐直情而難致。

《讀書分年日程》卷二　如欲叙事雄深雅健，可以當史筆之任，當直學《史記》《西漢書》。先讀眞西山《文章正宗》及湯東澗所選者，然後熟看班馬全史，此乃作紀載垂世之文，不可不學。

曾聞禮《養吾齋集序》　古文自先秦以來，漢推司馬、班、揚，唐稱韓、柳，宋數歐、蘇，此天下之公言也。

《滋溪文稿》卷六《兩漢詔令序》　三代而降，文辭近古者莫兩漢若。一時典冊詔令，混於紀傳。有能取司馬、班氏書，離其說，決其先後，俾觀者見其愛民憂世，恤刑薄賦，遣使求賢，乞言圖治，詞氣溫雅，制作森嚴，甚有古之風烈。

《文憲集》卷七《王君子與文集序》　嗚呼，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秦漢以來，班馬之雄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乎此也！

《白雲稿》卷五《三史鈎玄序》　史倉作而文字始，虞夏興而紀載明。左氏傳《春秋》，《策》、《語》叙列國，史學之來遠矣。司馬遷父子集羣哲之大成，紬一家言，雄深雅健，爲太史氏宗。彪、固繼出，以足漢紀，典贍優洽，采摭無遺。於是先秦西京之文章，炳炳焉與三代同風，信可謂萬世法則也。【略】馬、班誠不可尚也。

又《潛溪大全集序》　文章有統，自古稱西漢爲宗，而賈、董、馬、班之儔，實可師法。

《東山存稿》卷三《華川書舍記》　戰國爭疆，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興，

而異端起矣。自茲以來，吏治不足，繼以武功，而爲國者始思息民以黃老。經義未明，流爲箋疏，而反身者唯知洗心於釋梵。由是馬、班、崔、蔡之倫，以文名家，凌厲縱橫，浩不可遏，而先王經世之術微矣。

《峴泉集》卷一《愼本》 左氏、屈賈、班馬、韓柳、歐蘇、曾王之文，皆屬辭言道而作，非載夫道，雖工無取焉。是故蘊之爲德行，發而爲文章，皆得夫道之正也。

又卷三《通王博士書》 而後一棄舊習之所爲辭章，凡「六經」二史而下，若夫孟荀、揚韓之宏深，左馬班、賈之精雅，柳歐、蘇曾之雄博，皆常研精覃思於佔畢之末，而未之有得焉，然後於守中抱一之道，益有以見夫內聖外王之實也。

又《與倪孟沖鍊師論火候書》 是以處窘困之中，將以省心克己，戒謹恐懼，修德以俟天命，此古人之處榮辱得喪，安於所遇而已。雖愛者戚戚而悲，憎者欣欣而喜，舉不足動其心，干其守也。故其居屯艱險阻，迺所以驗進道之力也。是以文王囚而作《易》，宣聖厄而修《春秋》，下而學業文章，未有若班馬、楊賈、韓柳、歐蘇者，亦常困於放逐貶竄，而其學不廢，而德愈脩者。所謂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者，此也。豈欲文其過以欺後世哉！

又《書室銘序》 文辭篇章之習，《左氏》而下，班馬、韓柳、歐蘇焉。越周程諸子而言學，則不足謂之學；違班馬諸儒而言文，則不足謂之文。是以非載道之文，雖工不取焉。古之謂學也爲己，豈岐而二哉。

《敬軒文集》卷二《擬古四十一首》三七 洪荒日已遠，文籍日以繁。華僞滅眞實，汗漫迷本源。左氏已浮誇，戰國皆詐言。班馬揚其波，蔚宗助其瀾。繼者如蝟毛，美惡愛憎間。諒非董狐筆，盡信誠爲難。誰哉法宣聖，大典垂不刊。

《大學衍義補》卷七引永樂文皇帝諭 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間。古之文學之士，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

《定山集》卷六《送潘應昌提學山東序》 先儒又謂「六經」已後無文，蓋班、馬、韓、蘇得文之法，而文之理不得也。

《讀言長語》卷上 作史實難，非司馬遷、班固，不能以致其博，非孫盛、習鑿齒、吳競，不能以致其決。非司馬光、劉恕，不能以達其權，非朱子，不能以守其經。

《震澤集》卷三三《擬辱言》 王子曰：孔子沒，天下不復有經矣；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馬猶父子相繼。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故後世讀之若親覩其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儼然如在其時。他如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幷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見素集》卷一八《明奉直大夫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靜觀吳公墓碑》 文章，漢劉揚、班馬而下，唐二家，宋四家，其間負豪樹勇與之角，要皆一時翹楚。

《懷星堂集》卷二一《所事儒教鬼神解》 丘明、班、馬暨餘子爲其文，屈、宋、蘇、李、四傑、溫、韋暨諸子爲詩賦調詞，二王、張、鍾率更餘子爲書，皆學之師也。希文、君實逮諸子以爲人行之師也。稱諸心師，匪古人盡師，必有神受若命面焉。故心自所服膺，非偏于先民，亦罔可枚僃。

《東江家藏集》卷三《辛亥感興六首》 六籍無孔孟，諸子競爲書。班馬雄兩漢，韓柳後馳驅。斯文雖未喪，元氣久已殊。云胡後來者，每變日下趨。靡然事華藻，瑣甚雕蟲魚。杳眇亂人耳，黃鍾委路衢。時無歐陽子，誰爲掃其蕪。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七《宋元史發微序》 子長，古之良史也。其自負不凡，其才亦足以繼其志。其變編年爲五體，百代不能易。信乎擅制作之規模，孟堅不敢望而及也。然考其論著，各有得失，升堂入室，猶愧聖門。

《文簡集》卷二三《儼山用韻見贈次答二首》一 媿扳和璧並頑蒼，喜託清光接羽觴。一代謨猷萋契盛，百年製作馬班良。論交期我形骸外，曳履隨公日月傍。調燮即看歸大手，佇承休烈頌明昌。

《升菴集》卷五二《辭尚簡要》 予語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略】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瞶瞷。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誑兒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荆棘，而後人實以爲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

薛憲《約言》　史記事之法二。其體大可以示訓，其文簡可以行遠。史之失自左氏始。左氏浮誇。韓退之其知言乎？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譏遷固而不及左氏，是釋罪首而誅從者也。

《弘藝録》卷首　夫子謂鄭國之辭命，必更此四人之手而成。雖則聞政之一，實可以見周末文盛，不但一人一國而然。然則左氏之家數不外於四者求之矣，而何班馬之不然也。【略】班馬只是氣槩當初被他壓倒，後人安敢抗衡！其實無左氏文雅，便一助語字未嘗苟下，定有許多委曲。讀班馬者，譬如杜詩：「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故以一放勳、重華文命尚然不穩，皐陶、廷堅名姓總未考詳，何況其他乎？至於六書互相沿襲，亦是當年舊事被他瞞過，卻只跟人馬後喝節。又云「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聲議漢儒」，斯言雖是，然以註疏而觀，只一凡例自某字起至某字止，重叠累墜。今人家子弟只數本經書尚然節去，止讀大字。若教如此煩冗，驚駭至死。可見古人資質原高，看來如此尚有寓日囊箱、手鈔目誦便不遺忘者，于今可多得耶？

《小山類稿》卷六《又答孟雙江巡按》　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字譎誕乎哉？今之自詫爲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

《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一三《精選〈史記〉〈漢書〉序》　夫子長法《國語》、《左傳》，孟堅法《史記》，固也。然其文皆自爲機軸，而不相沿襲，殆師其意者非耶！子長之文博而肆，孟堅之文率而整。方之武事，子長如老將用兵，縱横蕩恣，若不可羈而自中于律。孟堅則游奇布置，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密而不煩，制而不迫，有儒將之風焉。要之，子長得其大，孟堅得其精，皆古文絕藝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　朱子謂遷、固之史大諦計較利害，然而固尤甚矣。

又卷三七「人道辨適自篇二・摘藻」　今諸生相聚而訾易太史氏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辨方俗要塞織侈，其民人羯羠與物土膏瘠所宜否，介若指掌然。令他書生周行人間，白首奚暫也。而班氏稍能密于文，叙循吏所以狀，委致如其自叙亡憾，此豈齷齪工紙上言者。

《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一《書牘二十八首・吳明卿》一七　楚史固自賢王右文，實伯玉一片心也。猶慮諸君子總雜不諧。蓋《左氏》班馬，不出二手故耳。

《呻吟語摘》卷上　學欲博，技欲工，難說不是一長。總較作人，只是夠了便止。學如班馬，字如鍾王，文如曹劉，詩如李杜，錚錚千古知名，只是箇小藝。習所貴，在做好人。

又卷下　《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春秋時人學三代；《史記》、《漢書》西漢之時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左》。今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漢》，陋矣，人之棄己而襲人也。【略】余以爲文貴理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倣於句字之間，以希博洽之譽，有識者恥之。

焦竑《與友人論文》（《文章辨體彙選》卷二四六）　漢世，【略】司馬遷、班固、荀悦，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稱焉。

王世懋《藝圃擷餘》　太史公蔓詞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于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

又《焦氏筆乘》卷二　自《詩》、《書》之作皆有序，所以系事紀變，明去取也。司馬遷變古法，惟序己意，既已失之，然包括上古，收拾遺散，操縱在心，猶時有高遠之意，常人所不能測之者。及班固效之，而淺近重復，往往不過常人之識之所能及。至其後史官，則又甚矣。

又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以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于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獨此語爲覈。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涇皐藏稿》卷六《崇正文選序》　「六經」畢，一變而爲《左》、《國》矣，乃《左》《國》之後還有《左》、《國》乎？否。而猶未也，再變而爲班馬矣，乃班馬之後還有班馬乎？否。而猶未也。三變而爲韓柳、歐蘇矣，乃韓柳、歐蘇之後還有韓柳、歐蘇乎？否。之數君子，豈非自性自靈自心自神，後先頡頏宇宙之間，各各自操把柄，自出手眼，自爲千古者耶！

《少室山房集》卷九八《史論・范曄》　典午以降無文矣。廼范曄《後漢》一書，彬彬贍縟，軌轍馬班，無論六代諸人，蓋歷唐宋以迄勝朝，宗工鉅匠名世

迭興，而史筆寥寥自若也。曄自謂體大思精，天下奇作。以今較之，良謂不誣。李獻吉答人論史雖稍致不滿，律以馬班故耳。

又卷一〇四《讀通志略》 大都鄭之學術深于探索而短于會通，密于典章而疎于故實，知得而不知有失，知己而不知有人。其以博且雅不足爲太史公惜，似也；而劇罵孟堅，使之容足無地。馬班一體，不知孟堅，能知太史乎？

《少室山房筆叢》卷五《史書佔畢》一 《尚書》，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惡惡者也。《尚書》弗誅桀紂乎？然以明放伐也，猶之乎善善也。《春秋》弗進桓文乎？然以防亂賊也，猶之乎惡惡也。劉知幾以馬班爲善善，南董爲惡惡，細矣。

又 陳、范有史才而無史學，沈、魏贏史學而乏史才，左、馬、班氏足稱具美。其識雖互有是非，然創始之難，百倍因也。故匪後人之所及也。

又 《春秋》，以字爲褒貶者也；《左傳》，以詞爲褒貶者也；馬、班，以事爲褒貶者也。以事者繁於詞，文人能之；以詞者顯於字，君子能之；以字者微而彰，簡而覈，非大聖大賢弗能也。

又 子長叙事喜馳騁，故其詞蕪蔓者多。謂繁於孟堅可也，然而勝孟堅者，以其馳騁也。孟堅叙事尚剪裁，故其詞蕪蔓者寡。謂簡於子長可也，然而遜子長者，以其剪裁也。執前說可與概諸史之是非，通後說可與較二史之優劣。

又 司馬、班氏人自爲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餘；司馬、班氏合而爲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則史非專不可也。馬氏不啻談、遷也，世爲太史矣，遷而始成，而猶少孫補也；班氏不啻彪、固也，半因太史矣，固而始成，而猶大家續也。則史非久不可也。

又 左丘廢，史遷辱，班掾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

又 孟堅、武仲有伯仲之稱，而班以《漢書》崛然與司馬爭雄，晉唐之際幾左席焉。

又 孟堅之推太史至矣，其駁太史公矣。前人製作，瑜而掩之私也，瑕而匿之亦私也。孟堅法太史者也，謂有競心，吾弗敢信也。

又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爲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廢矣。

又卷二二《華陽博議上》 學問在賦中最爲本色，故屈、宋、司馬、班、張皆冠古今，以其繁碩也。而入詩最易誤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學爲賦而爲詩，六朝不以學爲賦而爲文，故皆失之。然賦中又自有本色學問，不可不知。

《文通》卷一《本經》 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足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榘彠。論者以爲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一《斑馬異同》 作史者必準諸聖經而後體裁正，必折諸聖經而後同異彰。夫經出于聖人，其心平，其識邃，其博文粹積，足以徵往而俟來。故其體史也，而實經也。若史則橫出胸臆以肆譏評，雜置疑信而失考據，各執所見以相輕，而不究其歸，各隨所得以自持而不要諸正。雖互有同異，而得失蓋略相當焉。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豈知《春秋》一書，其深奧簡古，事詞本無不備，而道法固兼之乎。自仲尼沒而世無全史矣。左丘明親見當時之事，撰爲《左氏春秋》，誠可爲《春秋》之羽翼，後有續采所聞，以爲《國語》，誠亦裨聞見之未逮。而昌黎氏乃謂《國語》謹嚴，《左氏》浮誇，豈非徒見其體之異，而謾言之乎。司馬遷席談故業，又以身遭廢辱，故其一書所紀，大抵因事以見志，昔人謂之「謗書」者也。今觀八書，詳叙貨殖、封禪諸事，備殫其委，至謂天子、諸侯、賢人、隱士，咸于富厚歸誠，含懟攄憤，譏武帝土木神仙之紛紛爾。讀者不察其意，乃譏其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其不足以知遷也審矣。班孟堅嗣之爲《前漢書》，繼罹竇憲之禍，遂以曹大家續成之。因遷之十表而爲八表，因八書而爲十志，其掇拾裁割，昔人譏之矣。【略】執事乃以遷、固之見譏于後世，而欲折衷于著作之場也，愚何以及之？雖然，愚嘗學經而得其槩矣。孔子之作《春秋》也，是編年之史也，而又有《尚書》以志訓誥，有《詩》以志風謠，有三

禮以志禮樂，有《易》以志陰陽，皆孔氏之史也。今誠取而讀之，則《河渠書》較之《禹貢》何如也？《封禪》、《百官》諸篇較之《周官》巡狩之語何如也？《方技》、《日者》之傳較之大《易》之卜筮何如也？《禮書》、《樂書》出自附會之手，固不足道，而皇王五帝上下數千年乃獨略而不備，至所節取諸書，又多蕪雜不文，豈遷特史氏之才，而不足以與于經乎？

《陶菴全集》卷二《上谷五子新撰評詞》 余嘗以此論古人之文，奇逸者多溢出於理，而守法者或不足於奇。蓋自班、馬已然，況其他乎。

又卷四《史記評論・高帝本紀》 馬疏班密，向有定論，然亦論其行文耳，其叙事處互有疏密。如《高帝紀》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史記》書此似漫然取致爾，而班史于高帝八年中補出「爵非公乘以上無得冠劉氏冠」，此班密于馬也。《項羽本紀》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本以起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民父子語，遷于《高帝紀》中自削之，固乃仍其削處而以羽語入列傳，兩處皆少生色矣，此班疏于馬也，他可類推。

《思辨録輯要》卷五 古文中《左》、《國》、班馬，筆力非不更高，然古今稍遠，辭旨簡古，若有意學之，恐反涉艱深。然亦各有體裁，如【略】叙事議論自當學班馬《左》、《國》，至於詔誥冊命，則又當上法典謨，未可一例論也。

《兼濟堂文集》卷四《金息齋先生文集序》 文章自「六經」《語》、《孟》而外，當首推左丘明、屈原、司馬遷、班固爲嫡派，而韓文公起衰八代，歐曾三蘇繼之。茅鹿門先生遂有八大家之選，自是海内操觚之士咸知所崇尚焉。譬諸山，「六經」崑崙也，左屈班馬五岳也，韓歐諸家則亦峨眉、九華、天臺、雁宕之屬矣；譬諸水，「六經」星宿海也，左屈班馬四瀆也，韓歐諸家則亦涇、渭、汾、汴之屬矣。其他風雲月露，軋茁險怪，迂腐餖飣，散漫悠謬，號爲文者，不可勝紀，要之不可以言文也。

又卷八《趙問源大題文所序》 文章有一定之所乎哉？《左》、《國》不相剿襲，班馬各有異同，韓以莊勁，柳以孤峭，歐以雍容，蘇以奔放，古大家之爲文者，皆非繩趨尺步以自困於尺幅之中。然至於根極理要，位置章法，識必踞其絶頂，語必去其已陳，則萬變而不出其宗也。

又卷九《復安慶郡丞程崑崙書》 竊以爲古文之廢久矣，三代而後，自當以馬、班爲宗。

《古歡堂集》卷一六《論詩》 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於古體最宜，不知者誦以爲怪。嗟夫，詩文固不必怪也。然班馬等賦所以使人嵬眼頌耳者，政由時出奇字以襯復之。方今文章尚古，吾黨之士獨不欲訪子雲之亭，而熏班馬之香歟？

《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七」 按《史記・儒林傳》叙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叙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頗爲明白。班固於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爲贅，甚失卻遷之意。此亦論班馬異同之所當知者。

李光地《班馬異同》（存目）

《榕村語録》卷二一《史》 古時史官當其職，以死守之。馬、班雖不及古，至今讀其書，於漢何嘗肯輕假借！

又 史書總是公修便壞。古者以此爲崇學，馬、班皆父子相續而成就是。

又 子長時，古文《尚書》、《周禮》、《左傳》俱未出。子長所見，但《國語》耳。至孟堅時，古文《尚書》、《周禮》、《左傳》皆出，而劉向父子從内府得許多秘書，孟堅亦得觀之。其識見筆力又能運鑄諸書，只是文字骨氣雄健處遜子長耳。實則學問之醇，識見之卓，殆有過之。

又 太史公文字似不如昌黎，一字不可增減。然其不如處，正是好似他處。太史公無意寫出，昌黎有意裁剪也。韓文力去排偶，太史公卻似隨筆寫下，自不排偶，常有三四件事一筆寫去，自然各樣句調。班史便煉作幾句。相對太史公與昌黎，覺有天人之别。

又 班馬史贊議論亦多不錯。班固揚雄贊褒貶俱當，司馬項羽贊突以重瞳爲舜苗裔，殊無脈理；至結末，論自不刊。

又 司馬子長筆力，周衰諸子不及也。其文渾渾噩噩，結搆處大人莫知所措置。昌黎較周密，論筆氣到底史公高。班孟堅得劉向、揚雄、班彪諸人講貫議論，意理自較完備，筆力卻不及史公。

又 《史記》大都剪裁别人的多，就是當代列傳，恐亦有底稿，自著者只有《諸侯王年表》諸篇，卻便見他筆力。傳贊一兩行，有説得不是的，亦有沒甚意味的。班孟堅文多排語，至如《禮樂志》等，便不用排，豈讓子長？所以

老蘇云：遷固之雄剛。

又　孟堅文字雖不如子長雄健，然識見醇正，議論皆是。【略】其評論二劉及董仲舒、揚子雲諸人皆精當。戰國文字之氣習、識議，至孟堅始變盡。子長亦非戰國文字，其高視闊步中有斷處，而穿田過脈皆有針線，高出《左》、《國》之上，但議論多是戰國耳。

又卷二九《詩文一》　文章與氣運相關，一毫不爽。【略】所以一番太平文章，天然自變。如戰國文字，都是一團詐僞，不知何以至漢便出賈、董、馬、班，至唐詩之變六朝，宋文之變五代，皆然。

又　澀與溜，皆有病。惟理足，意足而氣亦足，澀不得，溜不得，多一些不得，少一些不得，斯爲至矣。班馬之文，曹杜之詩是也。

《史通通釋》卷六《叙事・叙》　按此一章，《叙事》之叙也。遠遠說來，純取寬境。大指言時風遞降，則文亦隨之。馬班不襲二經，正是各成信史。後有作者，就事叙事，寧實無虛，寧今而眞，無古而贋，彼浮議之爲譽爲詆，不足徇矣。

《鹿洲初集》卷一《上陳大中丞請修明史綱目書》　國有史官，助賞罰者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若勝國史，尤爲殷鑒。史所重在褒貶是非，非止記事記言作行狀日錄已也。是以垂法戒，昭勸懲，誅亂賊于既死，表芳徽於千載。故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一字之貶嚴於鈇鉞」。古之史不一家，司馬子長創本紀、列傳、書、表諸體，班氏父子仍之，易書爲志。歷代作者，自范蔚宗以下，皆祖馬、班，而史才史筆遠不及矣。

又卷一四《史學考》　古之爲史者有專官，班馬皆世其業，故其書出一人之手，成一家之言。自唐太宗命廷臣共爲之，後世因爲成例，意見錯出，言人人殊，而其書踳駁不可問矣。【略】孟堅陽溥子長而陰實宗之。所著《漢書》，自高祖至武帝盡用《史記》，自昭至平則資于賈逵、劉歆，其八表、《天文志》，則妹昭踵成之。昔人謂固書皆因遷及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色之，中間有冗瑣處，由商之才不及數子耳。鄭夾漈極詆孟堅，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又云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則抑班太甚。史所重在剪裁，褒貶不以無所依據爲高。而或又謂《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是以諸史棄遷而宗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則又推崇過甚。不知孟堅之史僅可爲子長之續，而紛紛議論，皆未得其平也。

《二希堂文集》卷一〇《哭伯父習孚先生文》　士不讀《莊》、《騷》、馬、班，一木偶人耳。「六經」之外，惟此最要，而後漸及於諸子百家。

《松泉集》卷二〇《史裁蠡說》　史家自《尚書》、《春秋》而下，必以班馬爲宗。然高不可躋，難於津逮。《新唐書》謹嚴詳整，義例可循。後有作者，正不必祧歐、宋而祖遷、固也。至於時代遷流，文體殊別，五季六朝，多崇雕繢；新書列傳，頗尚新奇，識者均無取焉。質而不俚，子長之家風；贍而不穢，孟堅之遺軌。以此爲的，庶幾雅裁。

于振《史論》（《皇清文穎》卷九）　雖然，千古之史才，司馬子長其首也。其文宕逸善叙事，有牢籠萬有之概。始於談，成於遷，補於褚少孫，尚矣。而班固乃追然笑之，謂其崇黃老，進奸雄耳。夷考固之爲書，自高至武，盡竊遷之舊。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其卒也，曹大家爲之竟其業。則固之所自爲蓋無幾耳。然其文筆醇古樸茂，又非後之所及。

杭世駿《史論》（《皇清文穎》卷一〇）　史之有正史也【略】，自唐迄宋，莫之能改，必以班馬諸人爲宗，何也？談遷彪固世領著作，一則文直而事覈，一則文贍而事詳。補之者褚少孫，宣布之者楊惲，相次撰續者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校叙之者固女弟曹大家，從大家授讀者馬融等，作八表及《天文志》者馬續，解之者徐廣、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之外，又有司馬彪、鄒誕生、徐邈之音，而史無疑義矣。

沈廷芳《史論》（《皇清文穎》卷一〇）　昔司馬遷世爲太史令，本其父談之書以成《史記》，起黃帝，迄獲麟之歲，上下三千年事，瞭如指掌，洵爲紀傳之首。【略】後漢蘭臺令班固亦承父彪家學，倣遷史爲《漢書》，其女弟昭就東觀給札讎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其書發凡起例，華嶢整贍，卓乎一代之史裁。

《御製文初集》卷一四《問・史論問》　考之漢、唐、宋《藝文志》及隋《經籍志》，所載諸史，其名類甚多，而稱史學者，惟以馬、班諸人爲宗，何歟？

劉綸《史論》（《皇清文穎》卷九）　夫以司馬、班、范、陳壽諸人，其才與學與識固超出於諸史萬萬也。以子由知幾、鑿齒、蕭常諸人，其才與學與識未必不大遜於正史也。然而正史之缺失，亦有時不能不藉諸史以拯之。

周長發《史論》（《皇清文穎》卷一〇）　前稱馬、班，後稱班、范，義包微

婉，媲美素臣。

《匪石先生文集》卷上　匡劉之傳經，遷固之作史，後世能文者要莫能過之。夫築基固則垂統長，文章氣運，亦可以觀世矣。

《藝概・文概》　蘇子由稱太史公「疏蕩有奇氣」，劉彥和稱班孟堅「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勝窮。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四　《馬班異辭》三十五卷，倪思撰。以班史仍《史記》之舊而多刪改，大抵務趨簡嚴。然或刪而遺其事實，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異則可以知其筆力之優劣，而又知作史述史之法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　《班馬字類》五卷，宋婁機撰。前有樓鑰序，稱爲《史漢字類》。案司馬在前，班固在後，倒稱班馬，起於杜牧之詩，于義未協，似宜從鑰序之名。然機跋實自稱班馬，今姑仍之。其書采《史記》《漢書》所載古字、僻字，以四聲部分編次，雖與《文選雙字》、《兩漢博聞》、《漢雋》諸書大概略同，而考正訓詁，辨別音聲，於假借通用諸字臚列頗詳，實有裨于小學，非僅供詞藻撏撦也。惟其中有如「降」古音「洪」、「眉」古作「耆」之類，可以不載者；亦有如「璇璣玉衡」本《尚書》，「袀服振振」本《左傳》之類，不得以《史》、《漢》爲出典者；與幾致刑措之「幾」，不茹園葵之「茹」，音義與今並同者，皆可無庸采錄，未免小失簡汰耳。末有機自跋二則，辨論字義尤極明晰云。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舊本或題宋倪思撰，或題劉辰翁撰。楊士奇跋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相傳作於浪溪。觀其評泊批點，臻極精妙，信非浪溪不能。而《文獻通考》載爲倪思所撰，豈作於倪而評泊出於浪溪耶？其語亦爾持不決。案《通考》之載是書，實據《直齋書録解題》。使果出於辰翁，則陳振孫時何得先爲著録？是固可不辨而明矣。是編大旨以班固《漢書》多因《史記》之舊，而增損其文，乃考其字句異同，以參觀得失。其例以《史記》本文大書，凡《史記》無而《漢書》所加者，則以細字書之；《史記》有而《漢書》所刪者，則以墨筆勒字旁；或《漢書》移其先後者，則注曰《漢書》上連某文，下連某文；或《漢書》移入別篇者，則注曰《漢書》見某傳。二書互勘，長短較然，於史學頗爲有功。昔歐陽棐編《集古録跋尾》，以眞跡與集本並存，使讀者尋刪改之意，以見前人之用心。思撰是書，蓋即此意。特棐所列者一人之異同，思所列者兩人之異同，遂爲創例耳。其中如「戮力」作「勠力」，「沉船」作「湛船」，「由是」作「繇是」，「無狀」作「亡狀」，「鈇質」作「斧質」，「數却」作「數卻」之類，特今古異文；「半菽」作「芋菽」，「蛟龍」作「交龍」之類，特傳寫訛舛。至於「秦軍」作「秦卒」，「人言」作「人謂」，「三兩人」作「兩三人」之類，尤無關文義，皆非有意竄改。思一一贅列，似未免稍傷繁瑣。然既以「異同」名書，則隻字單詞，皆不容略。失之過密，終勝於失之過疏也。至英布、陳涉諸傳軼而未録，明許相卿作《史漢方駕》始補入之，則誠千慮之一失矣。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寶文閣學士，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

又　宋倪思《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劉辰翁評。辰翁字會孟，廬陵人。景定壬戌，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遂以親老請掌濂溪書院。後召入史館，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後隱居以終。其文集散佚，僅存《四景詩》及《浪溪記鈔》，蓋不及十分之一。今從《永樂大典》裒輯遺篇，始稍成卷帙。惟所評諸書尚傳，此本亦其一也。辰翁人品頗高潔，而文章多涉僻澁，其點論古書，尤好爲纖詭新穎之詞，實於數百年前預開明末竟陵之派。此書據文義以評得失，尚較爲切實。然於顯然共見者，往往贅論，而筆削微意罕所發明。又倪思原書，本較其文之異同，辰翁所評，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斷制，無所考證，既非論文，又非論古，未免兩無所取。楊士奇跋以爲臻極精妙，過矣。舊無專刻，僅附倪思書以行。然究爲以辰翁之書亂思之書，故有疑《班馬異同》即爲辰翁作者（語詳《班馬異同》條下）。今各著録，俾兩不相淆焉。

《鄭堂讀書記》卷一五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明李元陽校刊本）。宋倪思撰，元劉會孟評。（思字正甫，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寶文閣學士，謚文節。會孟名辰翁，號次溪，廬陵人。景定壬戌，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遂以親老請掌濂溪書院，後召入史館，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後，隱居以終。）《四庫全書》著録。版心作《史漢異同》。《書録解題》（類書類）、《通攷》俱載之。陳氏又作《馬班異辭》，則一書而三名矣。陳氏稱思以班氏史，仍《史記》之

舊，而多刪改。大抵務趨簡嚴，然或刪而遺其事實，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異則可以知其筆力之優劣，而又知作史述史之法矣。而卷末楊東里（士奇）跋亦稱《史漢異同》，相傳作于次溪而編內不載。觀其評論批點，臻極精妙，信非次溪不能。然《文獻通考》云「倪思撰」，豈非書作于倪而評論批點出于次溪耶？謹案：《四庫全書存目》有《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云宋倪思撰，劉辰翁評。知東里所言洵然。是本所題，不知何以不稱名而稱字也。且是書雖有三十五卷，而考之不全，如孝文、孝景二本紀，《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四書，陳涉、外戚、楚元王、荆燕、齊悼惠王、梁孝王、五宗、三王八世家，鄒陽、賈誼、黥布、韓王信、盧綰、田儋、萬石、張叔、田叔、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儒林、大宛十五傳，及太史公自序，俱與《漢書》有異同詳略處，而皆不及攷，未知何意？豈倪之原本久佚。（倪又有《遷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見《書錄解題通考》，已佚。）今所傳者係劉氏評本，劉或選取一半而評之，故非倪之原本，而陳氏所著卷數又出後人依評本妄改耶？明許臺仲（相卿）因倪之本稍爲釐訂，改爲《史漢方駕》三十五卷，《四庫存目》祇頂入陳勝英布二傳，而卷數不增，又不編補倪氏所遺，莫測其意例之所在矣。聊附記于此，不別著錄。

藝文

蕭綱《謝賚碧慮棊子屏風啓》 臣綱啓：宣詔王佛慧奉宣敕旨，垂賚碧慮棊子屏風二十牒。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臺之翠壁，雜水華之嘉名。使雲母之窓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仰降聖慈，曲垂霑逮。喜逐恩來，驩同鳳舞。言因謝盡更類三緘，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謝以聞。謹啓。

蕭繹《散騎侍郎裴子野墓誌銘》 幾原博聞，裁爲典墳。比良班馬，等麗卿雲。藻翰既別，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盱顧。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嚴朱，復同徐阮。如何不憖，卜期不遠。

吳筠《思還淳賦》 憑梵書之恢譎，資漢筆以闡揚。道安討論於河洛，惠遠潤色於江湘；圖澄挾術以鼓舞，羅什聚徒以張皇。跡無徵於班馬，理唯窮于老莊。褒譽陬爲中土，貶諸夏爲偏方。務乎在噬儒吞道，抑帝掩王。奪眞宰之柄，操元化之綱。自古初以逮今，未有若斯之弊，逆天暴物，干紀亂常。

皎然《四言講古文聯句》 漢承秦弊，尊儒尚學；百氏六經，九流七略。屈宋接武，班馬繼作；或頌燕然，或贊麟閣。

白居易《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爲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

溫庭筠《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偕。至王府將議遐適隆冬自傷，因書懷奉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回中蘇端公、鄠縣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三友人一百韻》 時輩推良友，家聲繼令圖。致身傷短翮，驤首顧疲駑。班馬方齊驅，陳雷亦竝驅。昔皆言爾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轆轤。

皮日休《九諷系述》 然自屈原以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揚雄之文邱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

黃滔《遇羅員外袞》 灞陵橋外駐征轅，此一分飛十六年。豸角戴時垂素髮，雞香含處隔青天。綺園難貯林棲意，班馬須持筆削權。可忘自初相識地，秋風明月客鄜延。

田錫《太平頌序》 煥然若重離之明，炳焉得奎星之象。諒千古之下，與三代同風。班馬文章，列芸閣麟臺之次；嚴吾侍從，居石渠金馬之中。觀武備則精兵三百萬，功臣二十四，世祖兼昆陽之衆，曹公得劉琮之兵。是以軍容益嚴，國威大整。雖四鄙無事，靈臺有偃伯之期；而三農之隙，司馬有教戰之法。比夫驪山講武，陋唐紹之草儀；澤國觀兵，鄙楚君之憑軾。

王禹偁《謫居感事一百六十韻》 偶嘆勞生事，因思志學時。讀書方覩奧，下筆便搜奇。賦格欺鸚鵡，儒冠薄鷓鴣。耕桑都不事，園井未曾窺。但欲練綃富，寧教杼軸紕。光陰常矻矻，交友盡偲偲。步驟依班馬，根源法孔姬。收螢秋不倦，刻鵠夜忘疲。流輩多相許，時賢亦見推。叨榮偕計吏，濫吹謁春司。僕瘦途中病，驢寒雪裏騎。空拳入場屋，拭目看京師。技癢初調箭，鋒銛欲試錐。甲科登漢制（太平興國五年予首中甲科），內殿識堯眉。數

刻愁晡矣，三題亦勉之。先鳴輸俊彥，上第遂參差。

元絳《詔修兩朝國史開局日賜筵史院和首相吳公席上韻》　殿帷昕對罷，省戶雨陰餘。詔賜堯尊酒，人探禹穴書。夔龍方客右，班馬蓋徒歟。徑醉俄歸弁，雲西見日車。

王拱辰《史院席上奉和首相吳公原韻》　累聖千春統，編年四紀餘。官歸柱史筆，經約魯麟書。班馬才長矣，仁英道偉歟。恩招宴東觀，灑酒荷盈車。

韋驤《代人謝舉學官啓》　政事有龔黃之匹，文章或班馬之儔。

郭祥正《楊次公侍講挽詞二首》一　力學窺前古，扶經翊太平。樂成天地格，祕正祖宗明。知命窮猶達，趨玄死亦生。世無班馬筆，誰爲勒幽銘。

蘇軾《答彭舍人啓》　伏惟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馬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實多。射策決科，嘗魁天下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

馮山《再和李曼脩孺職方謝梓守張靖子立龍圖遊春》　予始十五六，學賦場屋遊。聞君聲價高，已與班馬儔。少年取科第，復有經濟謀。孤聳不世合，獨行無名求。

道潛《寄史院王正仲曾子開二學士》　太史久不作，千秋想前人。朝廷理故事，董職須絕倫。青錢兩學士，班馬相並隣。婆娑金閨中，婉孌得所親。學海揚波瀾，詞林藹芳春。青編炳金騰，允顯無曲陳。翹翹茂令德，諤諤規縉紳。玉堂行見躋，清切凌紫宸。野人蹈江海，放浪無邊垠。相思邈何許，共此青桂輪。

黃庭堅《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五　先皇元豐末，極厭士淺聞。只今舉秀孝，天未喪斯文。晁張班馬首，崔蔡不足云。當今橫筆陣，一戰靜楚氛。

又《神宗皇帝挽詞三首》一　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統，憂勤減夢齡。孫謀開二聖，末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

張舜民《試院感懷》　憶昔居上庠，忝出流輩前。賦就千金直，詩成萬口傳。荀揚迴接迹，班馬思比肩。一從苟干祿，永謝英俊躔。折腰府縣中，餬口道路邊。世俗多見輕，義士誰哀憐。憔悴有今日，光輝思昔年。

張伯端《七言四韻一十六首》一　若乃區區俗務，碌碌塵心，而墮于世網者，縱負班馬之雄才，兼有蘇張之榮顯，抑不過爲土上之遊魂，行屍之陰鬼耳，烏足以爲眞大丈夫哉！

賀鑄《懷寄周元翁十首》九　周郎有史才，班馬可並驅。紛紛讒諂人，畏君筆削誅。我恨接君晚，要亦君之徒。沈痾積歲月，願此留須臾。志我壙中石，賴君文不諛。庶乎陵谷變，名字見君書。

晁補之《次韻范翰林淳夫送秦主簿覲》　高詞自班馬，短句亦陰何。輸寫無窮已，懷山赴壑波。深耕待鋌艾，療饑乃嘉禾。機雲共一時，未信來者多。

李廌《送元聖庾縣丞之官泉南》　平生志引大，英爽凌太虛。胷中有武庫，羅列千卷書。攘臂班馬間，豈但突黃初。謂宜在妙齡，持橐承明廬。何爲沉下僚，蹭蹬青雲途。

葛勝仲《送伸仲歸漆塘以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爲韻十首》六　中年燈火讀，閱遍汗簡青。歲晚得奧境，領畧在六經。肯薰班馬馥，要續丘軻燈。只今未康濟，斯人尚郊坰。

周行已《代徐守謝金帶紫章服啓》　此蓋某人載世勳門，鍾天間氣。文章班馬，優廷策于巍科；道德老莊，靜臣心于止水。出納帝命，允惟夙夜之勞；陟降王庭，式是靖恭之節。榮宣恩旨，密贊兪音。

周紫芝《劉德秀縣丞凡五和前篇僕亦五次其韻》五　隱之刺五年，歸囊香一斤。恕投湖亭水，內子無飯薰。欲草廉吏傳，恨無班馬文。此風一凋落，披扉如絲紛。

張綱《代姪合上葉左丞啓》　恭惟某官累朝舊德，間世英姿。溫溫秉君子之文，挺挺有大臣之節。詞章灝噩，陋班馬以稱工；廊廟經綸，贊皐夔而並駕。功存社稷，名在鼎彝。東山方逸於謝安，南土已思於申伯。繡裳虛寧，將疏三接之恩；齋鉞選賢，先拜十連之寵。

朱翌《送果州邵公濟分韻得其字》　蓬萊清暑按行歸，卻向西南萬里馳。郡繼尊君家有法，學傳乃祖世無師。曹劉牆短自今日，班馬香濃如昔時。青士在旁知別語，夕陽回首更凄其。

劉子翬《隆祐太后挽歌辭三首》二　謚易徽名正，恩加戚屬優。素心潛道妙，盛化秉坤柔。握璽終存漢，爲梁實配周。願書班馬紀，萬古播芳猷。

胡宏《送友人歸荊南》　瞬息光陰便百年，壯時無謂此身堅。莫隨白日悠悠去，要見先民的的傳。心耻文俳似班馬，眼看青紫自頭旋。望雲飛鳥長天外，臨水不知魚在筌。沈吟巖野意不展，燮理一身居屢遷。

史浩《謝知興元府閣侍郎啓》　久在論思，常聞忠讜。譽已高於班馬，政欲繼於龔黃。

黃公度《送汪內相移鎮宣城》　蠹簡煩紬繹，羣書益貫穿。才超班馬上，道探老莊玄。近代風騷變，詞人霧穀鮮。俳優驚異體，輕薄竟相沿。

仲并《問訊左史兼中書舍人啓》　粵自望郎，進登法從。特達顒卬之眷，雍容供奉之班。有舉必書，不愧春秋之筆削；入告於內，更資朝夕之論思。常楊遠避其詞鋒，班馬寧誇於史筆。獨當上意，高映朝紳。直奏於前，斷斷皆當時之務；退言於後，悻悻異鄙夫之爲。居多陳時政之書，否則薦人才之疏。主盟斯道，推轂寒生。堯舜孔周之所傳，殆重興於今日；富韓歐范之已往，能繼美於此風。

陸游《稽山雪（爲隱者作）》　凍吟孰窺袁安戶，僵卧秃盡蘇武節。人生饑寒固亦有，養氣不動眞豪傑。希名後世吾所恥，姓字寧與身俱滅。班馬復生無自書，我作此歌空激烈。

周必大《侍讀學士劉公眞贊》　辭章秦漢，不踐內制；才識班馬，不爲太史。蓋時通而命塞，亦名高而衆忌。

李處權《簡柴端叟》　筆端落落曳十牛，老氣飄飄橫九州。河伯未睹北海若，魯人未識東家丘。豪戶但餘酒肉臭，要塗秖益衣冠羞。且評公議百年後，此士斯文班馬儔。

張孝祥《帥江陵通運使楊顯謨》　伏惟某官，熏班馬之濃香，鍾岷峨之秀氣。籍甚之譽，與江俱流；爛然之光，立朝更顯。

喻良能《參議李郎中見和次韻奉酬》　頃歲題名曲江院，及肩曾許亞宮牆。胷中闊貯雲夢澤，筆下濃薰班馬香。省直舊寮衾半白，除書行見紙新黃。和篇如出少陵手，誰謂無心賦海棠。

又《送洪右史赴召三首》一　胸蟠補袞五色絲，筆驅波濤三峽詞。上追班馬眞輩行，下視燕許如兒嬉。拙工廢繩那足道，巧匠縮手今當施。前途着鞭政須急，玉堂獨步非公誰。

樓鑰《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國之大典，尤貴于擇人；史之良才，當先于求舊。卿蚤嘗再入，素擅三長。孝宗擢之著作之庭，先帝處以獻納之任。皆參筆削，具在簡編。兹當更化之初，方以得賢爲喜，式資班馬之體，追配商周之書。允謂汝諧，尚何多遜。

袁說友《李兼濟分教江陰》　結交不在久，但問交者誰。相從何用頻，要以道誼期。我初未識君，已誦班馬辭。太學金蘭篇，爛若琳琅垂。妙理遯家學，雄文想英姿。天乎慰此心，而獲親芝眉。

彭龜年《和臨江庚子鹿鳴宴詩韻》　風流蘊藉足儀型，小屈旌旗鎮列城。筆下雄深過班馬，胷中灑落似張程。載賡宵雅推多士，寧許皇荂繼大聲。聞說河南詩有序，從今亦有口傳名。

張行簡《人倫大統賦》卷下　惟壽筭之前定，以牙齒之可觀。康寧者齊且密，賤夭者疎不連；上覆下兮少困，下掩上兮老鰥。班馬文章，白若瓠犀之美；喬松壽考，瑩如崐玉之堅。當門二齒缺則命蹇於沒世，學堂一官全則聲聞於普天。焦黑困乏，鮮明足錢。二十四兮命折，三十六兮壽延。尖若立錐，必乏衣食之士；齊如編貝，優登廊廟之賢。

孫應時《傅惟肖贊府假西遊集作長篇送還奇甚次其韻》　偉君威鳳鳴朝陽，文章五色照我傍。艷如屈宋班馬香，千載作者蔚相望。

劉過《投誠齋》三　畫戟門邊春晝長，鼎新模範宿淮陽。吏人剝啄報公事，一瓣濃薰班馬香。

曹彥約《況子治檄來歸舟過淮右繡衣左國錄贈行以詩因及衰朽次韻奉酬三首》一　況也來從班馬傍，泛舟千里尚醲香。庭雖過鯉元無異，桴偶乘由得問強。親見治民如治眼，歸談勤事更勤王。醜思父子寒如此，孤負珠璣富墨莊。

姜特立《和徐判院見惠詩篇》四　弔往文高古戰場，麗天星斗射寒芒。也知深奪曹劉氣，不用濃薰班馬香。

鄭清之《再和勸學韻》　仕學優於服田力，公儀之家廢葵織。詩書爲府道德林，樂在藏修洎遊息。濃薰班馬有餘香，暗摸曹劉豈難識。插架牙籤映隙曛，近竹簪編侵晚色。諸生競詫邊腹笥，正音如聞孔堂石。從知車馬自稽古，須信熊魚可兼得。四科褒進惟尚賢，欽想昌黎方讀墨。

杜範《龔叔虎秋實堂》　孔門德行科，卓爾先游夏。漢世躬行人，未肯遜班馬。照影空自妍，心事形面赭。美璞藏至用，不琢存大雅。

劉克莊《三和太守林太博贈瑞香花》　吏散庭空戟影斜，吟牋飛到野人家。隋珠和璧難酬價，禪榻茶甌忒負花。譜欠名人爲品藻，詩因尤物始萌芽。近公匹似薰班馬，苟令風流未足誇。

程公許《送別魏校書借參預李先生韻》一　斯文天未喪，世復有斯人。縹

帙磨鉛舊，泥封染墨新。詞華班馬富，道術魯鄒醇。滿腹經綸願，逢時氣益振。

又《謫仙樓賦》 爛長庚兮孕精，挺岷峨兮毓秀。玉爲骨兮冰爲神，眉采媚兮目瞳瞭。謖謖兮徑松之風，濯濯兮春月之柳。爾乃鳴六鸞，駕八龍，奔列缺，轟豐隆，前飛廉以汛埽，後望舒以景從。文章耀其光彩，開東壁以破蒙。馳騶乎屈宋之壘，揮霍乎班馬之鋒。建安七子授職以前驅，江左諸豪奔命於下風。徐庾靦靦而罔所措，沈江眩顧而無以容。（本集不載。見《歷代賦彙補遺》卷一四，作明人。）

方岳《次韻張錄攜書見過》二 君家自有神奇在，底用濃熏到馬班。黃石一編燈火外，紫芒雙劍斗牛間。誰能莫府初開印，聞有詩人便入山。雨過勘廳春草綠，與吾意思政相關。

王義山《通賀江西憲吳恕齋建臺》 若學問之正大，與詞藻之英華，上窺姚姒，下逮莊騷，該貫羣書之奧；高摛屈宋，濃薰班馬，融爲一家之文。自躋膴仕以來，旋步亨衢之闊。

李劉《謝曾尚書煥畀著述科》 伏念某命固不猶，才亦無似。萬卷未供於啜飲，一科何補於遺餘。結柳送窮，仍覺語言之無味；剖瓜乞巧，不堪豪傑之跪呈。雖庚桑久役於老聃，然毛遂無聞於趙勝。不圖科薦，特辱名聞。惟才薰班馬之香，乃名秀發；非學探舒向之海，莫號淵源。至求英詞，能配古作。自李、杜、韓、柳之不出，殆歐、蘇、陳、黃爲庶幾。何者妄庸，得此獎拂？前言戲耳，不待智者而後知；小子識之，則欲假之以自厲。

姚勉《謝久軒蔡先生惠墨九首》七 寥寥「六經」餘，天下無文章。揚韓特近似，班爲熏何香。道至文亦精，萬世朱紫陽。願言楫洋海，安敢航絕潢。

又《沁園春・七月朔壽盧守》 一葉新涼，又是西風，吹轉素商。攬玉壺英氣，鍾爲人物；銀河精采，融作文章。司巧天公，攙先七夕，分付天孫雲錦裳。騎龍鳳，自九霄飛至，萬丈光芒。　早年奏賦長楊，飽挹盡瀛洲風露香。問石渠天祿，借將班馬；荷山錦水，暫作龔黃。蘭省春風，薇垣夜月，合佩仙花侍玉皇。明年裏，飲壽椒何處，宣勸持觴。

方逢辰《題盧文峯十二知丞文集》 驪珠一顆千仞淵，漁翁探得遭驪眠。一朝吹墮千萬顆，恐是蛟驪卧半天。駢花儷葉妙天下，文賦直追古班馬。手抉河漢裂錦章，寫在詩歌軋騷雅。

王惲《當熊詞（戊子冬十二月廿五日，聽韓陳二生讀《通鑑綱目》，至中山馮太后事蹟，壯其貞節，感而作當熊詞。馮，元帝傕伃，哀帝祖母也）》 君不見東西兩漢五百載，班馬徽音儘堪羨。元城投璽馮當熊，能以至柔馳至健。大笑陳妃望幸心，千金空買長門怨。

方回《題一家清雅集送植蓼胡直內方》 累朝科第總名臣，四世能詩才二人。參透雄深兼雅健，鍛成俊逸更清新。馬班翁季羞前躅，王謝雲仍踵後塵。頗恨昔叨桐瀨守，未能繡梓勵儒紳。

劉璋《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且居士之文，予艸角得而讀之，有以知其薰班馬之香，摘屈宋之艷，人皆服其追並。

吳龍翰《讀十七全史感久而徹》 燈火青編結興長，可能歷歷記興亡。董狐筆底風霜重，班馬書邊蘭蕙香。往事輸贏棋幾局，浮名今古紙千張。重重公案休拈起，中有靈臺定否臧。

方夔《五代史》 自許精嚴獨有歐，庸奴班馬法春秋。文章雖到精神露，殆與二書爭一籌。

張伯淳《次韻陳介軒》 未老即懸神武冠，政緣宦業欠清閒。曾觀滄海難爲水，豈爲終南不出山。里社情親頻入夢，江湖翼倦久知還。好風吹落珠璣句，翰墨餘香到馬班。

又《次韻雪澗兄》 賽錦翩翩豹霧文，源流班馬有餘薰。一枝爭似依全樹，大爵安知對此君。自古熊魚難並得，隔江鷄犬喜相聞。願言老去心還壯，別岸香風入藻芹。

同恕《武縣尹士民悲送圖》 絡繹道傍叟，相逢各淚垂。明君還棄我，慈父欲依誰。期月功能見，三年政可知。平生循吏傳，班馬不吾欺。

劉將孫《觀善齋銘》 孔明草廬，管樂云慕。相古先民，周召伊傅。鄉里少游，東家康成。有天下士，河嶽日星。班馬詞章，非德之奧。河汾大儒，亦未聞道。延陵子房，世謂罕儔。何許老人，洗耳巢由。以古觀今，以道觀世。惟觀無涯，惟善無既。愈充愈有，更上更高。

袁桷《憶昔三首》二 七歲誦詩書，十齡學詞章。駸尋志學歲，折節師老蒼。紀事法班馬，冥心契羲黃。謬與時彥交，寶書閱琳琅。今茲乞南歸，往事增慨慷。興懷陶與蘇，秉筆追耿光。凱風有遺思，願言繼餘芳。

又《往歲南歸商隱長老遠惠佳句不獲承貺次韻敘懷》一 席帽京塵廿載

強，風前數髮白於霜。羹編不檢蛛絲幕，班馬專門萬古香。

又《答朱生》 桷金賈世官，青箱家學。嘗自處於木鴈，深有哂於土龍。史乏三長，敢述馬班之制作；經迷五始，莫推啖趙之淵微。事與願違，志隨年往。幸覩清修之標度，得攄磊落之襟期。針芥有投，漆膠彌固。贈以繡段，拜雖亟以莫辭；酌彼金罍，禮未成而先醉。輪囷有感，匪署是酬。

張養浩《送姚學士》 游目當今士，獨公文柄操。江空孤月白，天闊片雲高。班馬知誰配，王楊笑爾勞。盛名千載後，江漢日滔滔。

喬吉《金錢記・點絳脣》 書劒生涯，幾年牕下，學班馬。吾豈匏瓜。一舉登科甲。

張雨《讀臨川集》 班馬文章老琢磨，咎夔心跡半彫訛。執鞭願作鍾山吏，一袟字書隨白騾。

馬祖常《過錢塘》 老翁八十能俎豆，記得江南亡國時。驕將臨邊方棄甲，孱王入海卻張旗。過秦才子方頭白，辭漢仙人豈淚垂。東觀史臣班馬行，乞書今古作元龜。

胡助《題蘇郎中墓碑》 蘇公敬獄慶源長，偉績流傳在發揚。幕府平反疏枉滯，塞垣委積化饑荒。蕭曹事業今無及，班馬文章古有光。教子義方書滿屋，鯉庭史筆最稱良。

宋褧《告中寒食感事書懷（至正五年作時奉勅纂修宋史）》 少日讀書今白頭，半生竊祿不知休。講筵深媿程楊學，史稿重遺班馬羞。多事愁懷苦於病，久寒春意淡如秋。江南烟雨京華月，閒倚晴窻憶舊遊。

周伯琦《歲庚辰四月廿七日車駕北巡次大口，有旨伯琦由編修官陞除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明日署事，扈從上京》 乘輿清暑記初程，詔選文臣扈從行。三字冰銜儒服貴，千年汗簡史家名。下掄葑菲慙庸學，再上蓬瀛荷聖情。風動四方皆典訓，馬班彝語更爭衡。

倪瓚《題驪山圖》 校獵上林苑，洗馬昆明池。霜威肅笳鼓，雲氣畫車旗。馬班陳賦咏，衛霍綏蠻夷。王風既未遠，文明方在茲。逶迤霄漢上，鳳皇尚來儀。

傅若金《送楊好問裕北上》 京國衣冠集勝流，昔年恨子不同遊。夔龍禮樂開經濟，班馬文章寄纂脩。此日送君須決去，諸公薦士足深謀。金門夜奏三千牘，玉座春瞻十二旒。無復風塵淹白日，也知雲漢倚清秋。明年海上還相念，應有書來慰別愁。

郭翼《漫興九首》六 側聞朝家置史館，須得班馬出羣材。揭公已老歐陽死，近者何堪爲總裁。

王沂《題孝義詩卷》 爲惠非求報，辭官只爲親。養松無觸鹿，汲水有窮鱗。潛德誰如子，聞名願卜隣。他年班馬筆，汗簡表斯人。

貢師泰《送友人還錢唐》 海門飛雪湧潮頭，萬里乘風起壯遊。隔岸爭呼楊柳渡，到家先買浙江樓。才高班馬非無賦，世治蘇張似少謀。賴有玉堂知已在，人生何必定封侯。

陶安《孔廟賦》 今而進德有堂，尊經有閣；齋廬爰葺，圖書有託。導以窮理治身之功，勗以尊主庇民之學。使來遊之彥，鼓篋之徒，遵義途而步武，擴仁宅而安居；翱翔禮樂之藪，饜飫雅頌之腴。考夏商之忠質，嘉唐虞之都俞。犧卦明乎消長，麟史寓乎褒誅。稽漆書之科斗，剔蠹編之蠹魚。玩文詞於游夏，探道奥於程朱。埽莊列申韓之弊，正馬班曄壽之誣。是知作新教化之原，以副所任者，舍侯其誰乎！

袁華《次韻陳敬初陪貢泰甫待制降香婁上》一 使節煌煌照海濱，錦袍光被寵恩新。馬班父子昭前史，蘇宋文章繼故人。甲帳泠風神欲語，斗杓乘野月如輪。禮成歸踢南州雪，猶得延陪笑語頻。

錢惟善《送陳新甫太祝造祭器還京師》 先皇入廟從昭穆，太祝還朝告鼎彝。制作喜存三代意，蒸嘗應永萬年思。公庭作樂羣趨事，宣室承恩尚問釐。翩敭太平班馬在，諸君擬賦漢歌辭。

宋禧《寄宋景濂先生三十韻》 憶昨被殊渥，草茅倏牽連。平生坐環堵，豈意乘官船。修史與末役，乏才媿羣賢。強述外國傳，荒疏僅成篇。賴有班馬手，筆削容巨編。素餐竊恐懼，衰疾頻纏綿。小几聚藥裹，空床重艾烟。旅邸命如綫，仁人俱見憐。同舍既足藉，同姓尤惓惓。早晚辱安慰，殘喘聊自延。涼風送越柁，而得歸園田。

胡奎《送繼甫之京》 爾祖文章妙天下，前朝聲價高班馬。黃金有像鑄莫成，白雪無絃和應寡。我識若翁東海邊，與子論交三十年。茅屋蕭蕭坐風雨，布衣落落棲林泉。九重詔下徵賢士，眼中之人得吾子。鳳鳥及時當一鳴，神駒墮地須千里。官船十月渡龍河，有信還憑白鴈過。聖德如天無遠近，除書早晚定如何。

謝應芳《訪孟伯堅周履道不遇》　班馬文章駕並馳，雲龍追逐去何之。門前流水垂楊柳，屋上青山嚮子規。三月又逢修禊日，一觴還憶太平時。可憐潦倒無家客，滿目風塵兩鬢絲。

高明《琵琶記・瑞鶴仙》　十載親鑪火。論高才絕學，休誇班馬。風雲太平日，正驊騮欲騁，魚龍將化。沈吟一和，怎離卻雙親膝下。且盡心甘旨，功名富貴，付之天地。

練子寧《寄同窗諸公》　十載相逢在泮林，幾回握手共論心。夔龍禮樂經綸久，班馬文章慷慨深。五色蓬萊青鎖闥，一樽風雨白頭吟。丈夫不灑臨歧淚，安遣芳名照古今。

楊士奇《胡學士在北京聞予病寄詩慰問次韻奉酬》一　玉堂新署綠陰涼，日想承宣近御床。班馬雄詞眞特達，唐虞化日正舒長。

金善《內閣新成次大學士胡公韻四首》三　五雲垂彩護金鑾，載筆時臨白玉闌。末學每蒙宣室問，不才虛費大官餐。曹劉未愧風騷遠，班馬由來制作難。卻憶金莖頻賜露，晚涼冰署不勝寒。

袁凱《追次林太守孟善韻（林乃袁之舉主）》　夫君開國配皇天，五馬東來獨爾賢。襲遂化行能賣劍，姚崇遺愛合留鞭。生芻未擬登門日，白髮空悲薦剡年。當代何人似班馬，欲書循吏與留傳。

楊榮《題張判府恆山書屋》　張公築室讀書舍其下，閉戶不出識者寡。左圖右史日相親，下筆文詞襲班馬。胷中更有治安書，披腹琅玕欲傾寫。一朝選入遊上庠，文彩燦爛雲錦章。許身報國竭忠蓋，佐治聖世如陶唐。

妙聲《送張彥冲之京》　天上青冥闊，君門白日開。侍臣班馬賦，經術董劉才。仙館徵賢入，公車待詔來。愧無青玉案，送爾黃金臺。

童冀《次莊孟敬韻二首》一　日暮誰令涉遠途，此身天地一蘧廬。清宵無夢追班馬，白日何心校魯魚。萬事已師齊物論，一愁未有絕交書。故人有意憐岑寂，時致香醪爲破除。

李昱《寄廣伯生學士》　金殿承恩謁翠華，玉堂染翰草黃麻。夔龍禮樂於今盛，班馬文章未獨誇。舊買石田依破屋，新栽澗竹邊晴沙。曲江花樹應無數，草似青門五色瓜。

薛瑄《遇知行簡陳廣文》　陳夫子，儒之豪，早年獨步亨衡高。雄文應不讓班馬，清詞眞可追風騷。籍籍才名三十載，到處菁莪秀而薿。春生杖屨樂薰陶，霜吼金鐘共傾駭。

又《舟中雜興柬韓克和劉自牧王尚文宋廣文十八首》一　公等文章班馬儔，偶來聯步上瀛洲。天恩又許歸鄉里，同泛南風五月舟。

何喬新《酬羅內翰贈別用原韻》　滿蓬烟月發盱源，又共先生醉別罇。百歲可憐猶旦暮，一腔元自有乾坤。文如班馬身何益，學到關閩道乃尊。此夜且論千古事，不須切切問寒溫。

顧清《文淵閣賦》　昔我文皇之統萬方也，稽往古，遵舊章，攬衆維，提要綱。謂六典之分雖倣於周禮，而百揆之總實自於虞唐。或合而分，或約而詳，蓋不可無樞機之總，疇咨之良也。乃眷斯顧禁垣之隅，乃崇傑閣翼彼宸居。錫文淵之嘉號，擢鑾坡之碩儒。職論思於九重，贊元化於中樞。雖官曹之未彰，實名體之隱如，此其大略也。若乃其地則日華之右，丹鳳之東，重門側啓，複磴中通。長廊後帶而龍矯，層城對起而繚虹。非密勿之有關，蓋不得以闖乎其宮。其中則有石渠之祕，金匱之藏，殷周訓誥，洙泗典常。班馬之所叙述，賈董之所鋪張。奎光璧耀，照灼乎虹梁。

李夢陽《張光世傳》　是時光世角尙卯，業已夢寐屈宋，追步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

顧璘《辱涇川公惠詩談止足之分奉答三章》二　秉笏四十載，寸衷晚逾丹。班馬記言筆，房杜進賢冠。所至見挺直，凜凜奸諛寒。竭來守留京，建節上將壇。軍容一時肅，政蠹隨手刊。遂令鴻鴈居，悉遠豺狼患。

韓邦奇《滿江紅・哀仲禮》　四野停雲，哀猿哭、瀟瀟渭水。傷心處，青山雨歇，白楊風起。十二樓中誰是主？三千門下空珠履。想當時、雪夜渡冰舟，成何濟？　五經義，十九史，班馬才，關閩志。但萋萋荒塚，寒莎遍地。長夜沉沉何日曉？綿綿此恨何時已？看穹碑，歷歷寫衷腸，千行涕。

張含《早春訪郭學士》　繁華爛漫古燕州，河洛衣冠紫殿游。寒雪盡消鴻鵠觀，暖風先過鳳皇樓。文章班馬齊名久，勳業夔龍指日收。身近五雲天縹渺，春朝端擬覆金甌。

林文俊《壽大宗伯甘泉先生二律》一　平生用世守遺經，老去眞爲國典刑。班馬文章高漢代，夷夔禮樂重虞廷。身輕似得長生術，名就猶當未暮齡。人物斗南稱第一，他年汗簡有餘青。

沈鍊《文賦》　三代既往，六籍荒蕪。雖焚燒於秦火，亦淆亂於漢儒。蟲雕虎觀，鳥跡鴻都；崔蔡才劣，班馬道徂。文章正於韓柳，道術訂於歐蘇。於是諸生斂衽而進，張翼而趨，曰：聖不可作矣，文不在茲乎！君子遂撫膺而蹴踖，還掩卷而踟躕。

宗臣《寄眞州張子二首》二　一望隋堤草，孤吟楚岸花。賦成似班馬，身在只煙霞。夜月懷湘瑟，秋風進漢槎。斗間垂氣色，吾欲問張華。

王世貞《病中於鱗子與公實子相夜過》二　平生語不盡，兹夕罄相逢。意氣扶衰眼，歡呼失病容。公才競班馬，吾道豈夔龍。忽憶吳山月，雲深萬壑鐘。

李日華《題作讀書圖與孫令弘》　拋卻書編便看山，不教雙眼落塵寰。有時合眼還成夢，夢入天都校馬班。

史繼偕《讀祕閣藏書賦》　迨素王之有作，羌掩乎前修。既虎變而龍吟，亦金相而玉琢。木舌宣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燭。寫扶輿之輝光，曉初烝之耳目。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而成俗。莫不條貫森羅，網維脈絡，下逮立言之彥，著述之良。曾思膺儒以磬折，柱漆述道以翱翔；禹墨循儉確之教，申韓課名實之章。馬班范荀揚眉於事辭之囿，關閩濂洛雅步于性命之場。雖各開乎戶牖，總蒐括之不忘。

魏裔介《子姪勳等壬子新春入匯景園閉戶喜咏》　罷相歸來問芰荷，荒園老屋映庭柯。文章應許如班馬，詩賦還應擬李何。偶向疊華尋寂樂，時烹香茗對藤蘿。春來桃李爭先發，喜見烏衣磊落多。

曹爾堪《沁園春・殘臘里居寫懷用爾斐韻柬孝峙》　數點孤梅，伴我餘生，斜倚西風。喜主人歸里，花如倩盼；羣鳥啼樹，雨卻微濛。春夢婆憨，祝雞翁返，似勝東坡瘴海東。方鼾睡，耐半天霹靂，飛墜空中。　蓬山棄筆相從，今已作人間亡是公。任崢嶸後輩，文章班馬；清閒老友，丘壑夔龍。錦字塡詞，素箏濁酒，廿載升沉了不同。他年約，擬共尋五嶽，雪笠霜笻。

吳綺《篋中檢得尤悔菴見懷之作依韻卻寄》　長安遙望碧雲多，欲寄離情歎奈何。見說賦蒙天子賞，可能詞付雪兒歌。鳥雖已倦猶啼月，魚未成枯且過河。著作一時班馬在，不妨身著五湖蓑。

毛奇齡《送李檢討予養還山》三　太華有佳氣，乃在龍門山。千載啓石室，一若通武關。盤岡與繡嶺，隱者藏其間。況復踵靈異，於此產馬班。當今居史宬，疇職筆與刪。翳衆多匠手，而予猶汗顏。維彼粲門子，高踞蘭臺端。慷慨忽棄置，躑躅誰躋攀。柱下去一宿，撰事留五難。有論責韓愈，無書報任安。新秋坐林薄，仰看飛雲還。隱通紫微遠，戶傍太乙寒。日月過櫚隙，晨夕躬庭餐。視此三寸擾，何如一日閒。予有湖上業，灑激通周官。思以割一曲，未敢徼聖懽。橫門出祖道，藉藉皆來觀。倘彼前史賢，相顧增長嘆。

汪琬《聞薦舉言志五首》三　曾學雕蟲苦未成，讓渠班馬獨專名。白頭願作邨夫子，一卷蒙求聚後生。

又《絕句四首》三　馬班未敢比春秋，聊取前聞次第修。歎息後來嚴筆削，直將書法接尼邱。

彭孫遹《冬日寄懷退兄》一〇　紛紛博學與鴻詞，班馬文章李杜詩。縱使阿婆塗抹遍，也非三五少年時。

宋犖《讀康對山武功志題卷尾二絕句》一　絕代風流康對山，琵琶一擲老秦關。千秋邑乘留殘帙，簡潔居然並馬班。

王士禎《董侍御玉虬》　易農不羈士，爽朗多所遺。脫畧梁竇勢，放浪班馬詞。一迴秦州駕，高卧荆谿湄。文園自消渴，猶聘茂陵姬。

查慎行《燕臺雜興次學正劉雨峯原韻十首》六　班馬文從一代編，世家人物數華顚。藏書已獻言何諱，焚藁無期客問年。莫道汗青從蠹蝕，好憑頭白寫蠶眠。諸公衮衮皆才彥，珍重須教信史傳。

汪由敦《史局口號》　不須潦倒問青衫，玉局陳編待發凡。農部按期支月俸，諸生一例署頭銜。敢從班馬論家法，且續金元整舊函。怪底塵封浣花紙，年來綺語盡教芟。

愛新覺羅・弘曆《杜詩》　杜詩於我有何緣，每一見之不忍捨。寒爲衰日可宜冬，暑作雄風足消夏。於唐拔爾軼盧駱，在漢綽然媲班馬。清詞麗句空古今，一一皆從性中寫。嗚呼今而有其人，磬折吾當拜風下。

又《題影宋鈔班馬字類》　采摭欣傳檇李裒，居然影宋似雕鎪。荀袁原未範圍出，班馬藉因奥窈求。喜此朝絃而暮誦，嘉伊遠紹更旁搜。披翻快處緣惡旨，笑異東坡大白浮。

張伯楨《申戌雜感》　史推司馬遷，其次曰班固。鎔經復鑄史，登高乃能賦。

雜録

《笠澤叢書》卷二《復友生論文書》 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内，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爲經，以《書》、《春秋》爲史，足矣，無待於外也。

《隸釋》卷八《慎令劉脩碑》 古之經籍，未有雕刻之本。學者各習其師，故其文不一。《左氏春秋》小戴《禮》、《荀》、《孟》諸子、班馬二史所引《詩》《書》，多與今文不同。漢末有私行金貨定蘭臺黍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故靈帝詔諸儒正定羣經，刊於石碑，使天下取則焉。所存遺刻，復與今之經傳文異而句別。

《野客叢書》卷三《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盎「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謹大何」，《新書》謂「大謹大苛」可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譌舛，而認以爲正文。如《漢書・衛綰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譙呵綰」，疑《史記》謂「不誰何綰」，傳寫誤以爲「譙呵」也。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竄渾」，《漢書》則曰「出窴渾」；《漢書》謂「禽黎」爲河綦侯，《功臣表》則曰「烏黎」；《漢書》謂「調雖」爲常樂侯，《功臣表》則曰「稠雎」，此類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又卷一三《二史下「即」字》 班馬二史下「即」字：曰「所治，即上意所欲舉，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不及之即危行」；曰「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衝命」；曰「今單于即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曰「溫舒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即有緩急，眞可將兵」；曰「即無事，當窮究」；曰「即上」云云，「大王即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即之爲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識遺》卷二《兩韓信非》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古韓國之後，項羽殺其父成，復立信爲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闕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失韓王名信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考班馬誤姬爲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知幾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廄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申徒」，昔賢謂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何班馬責乎？

《升庵集》卷四八《五楚四燕四趙三韓》 秦末漢初，諸侯王之立如傳舍。舍一也而有陳涉焉、襄強焉、景駒焉、懷王焉、項羽焉，蓋八年之間楚凡五易姓也。燕一也，而有韓廣焉、臧荼焉、盧綰焉、呂通焉，蓋三十年之間而燕凡四易姓也。趙一也，而有武成焉、趙歇焉、張耳焉、呂祿焉，蓋二十九年之間而趙凡四易姓也。韓一也，而有韓成焉、鄭昌焉、韓王信焉，蓋四年之間而韓凡三易姓也。馬班二表受封之異，易姓之殊，稍欠分別。

《丹鉛摘錄》卷一三 魏初作府兵，八柱國掌之，侯莫陳崇其一也。「侯莫陳」三字姓，崇其名也。趙宋有侯莫陳利用，蓋其後裔。今讀者以侯莫爲一人，陳利用爲一人，非也。又五代北朝人有三字姓，侯莫陳、阿史那。《潛夫論》中國亦有「白巴公」氏。愼往年在史館，有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水盡源通塔平」蓋六字地名，有同列疑爲三地名，添之云「三長官司」。予取大明官制證之曰：「此一處，非三地。」同列笑曰：「楚蜀人近蠻夷，故宜知之。我內地人，不知也。」予戲應之曰：「司馬遷《西南夷傳》、班固《匈奴傳》敘外域如指掌，班馬亦南蠻耶？」

《疑耀》卷二《夥頤沈沈字義》 陳勝既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之陳求見，及見勝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馬班二史皆同。其下文曰「楚人謂多爲夥」。《索隱》曰：服虔云：頤者，助聲之詞也。謂涉爲王宮

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而班固則削去「頤」字，豈以詞助且上止言夥涉，故此不必加一「頤」字耶？王文恪曰：夥頤，方言也，班書不宜削去。甚是。若「沈沈」二字，《索隱》未釋。應劭注班書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沈音含反。余謂「沈沈」二字亦當是方言，若以爲宮室深邃之貌，則於「夥頤」二字重複矣。「沈沈」之語必有所指，今苦未能詳耳。

《懷麓堂集》卷二九《倪文僖公集序》 公修英廟實錄，未及終。青谿繼入翰林，以成事告。校諸前代，其班馬氏之風乎！且青谿爲學士、爲禮部侍郎、尚書，趾美承閣，當代所僅見。行業之著，其於公益有光焉。後世稱江東倪氏之盛者，殆不獨文之爲重，而文其徵也，是固不可以不傳已。

《古歡堂集》卷二一《佳句善字》 余讀書每好摘錄字句，人多有餖飣之譏。及閱山谷《答曹荀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前漢》，其佳句善字，皆當經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時源源而來矣。意與余合。此古人所以薰班馬香也。

又卷二七《學政條約序》三則 史學之難，昔人固嘗言之。然非獨作史難也，即讀史亦難。蓋史家牢籠古今，冥搜百代，能使所書之事與所書之人，是非善惡了然於心。又復折衷古人，發凡起例，故其去取有法，詳略有體。然而立言之旨引而不發，或一人事跡互見他傳，或一事得失旁證他事，故離其篇什不能尋其脈絡，摘其章句不能得其精微，豈知班馬何以異同，陳范何以詳略，新舊《唐書》何者爲劣，歐陽《五代》何獨爲工，《宋史》何以見譏于前人，《金史》何以偏高於後輩。縹緗堆案，徒爲引睡之媒；卷帙盈前，亦止障風之用。故曰作史難，讀史亦難也。

《榕村語錄》卷二一 史書總是公修便壞。古者以此爲崇家學。馬班皆父子相續而成，就是歐陽公、宋景文亦聽其自出手筆。當修史時，朝廷但資廩給而已。《唐書》中歐陽公所任惟志，其餘盡係景文作。景文拙於序事。書成，送與歐公改訂。歐公以其前輩，辭之。看來《新唐書》到底不算好。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班馬字類五卷提要》 案司馬在前，班固在後，倒稱「班馬」，起於杜牧之詩，於義未合。

靳榮藩《緑溪語》卷下 子建《班婕妤贊》「有德有言，實惟班婕」，截去「妤」字。此如馬卿、馬遷，便于書寫耳。然班馬同稱，當指馬季長。若指太史公，當云馬班矣。

班揚 揚班

論述

曹丕《典論・論文》 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宋書・謝靈運傳論》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文心雕龍・比興》 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略】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略】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又《事類》 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

《舊唐書・文苑列傳上》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采采芣苢」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樸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爲通論。

《三國雜事》卷下《晉侍中荀勗中書令和嶠奏使著作郎陳壽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爲二十四篇號諸葛氏集上之》 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

班揚。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

《陵川集》卷二三《答友人論文法書》　自孔孟氏沒，理寖廢，文寖彰，法寖多。於是左氏釋經而有傳注之法，莊荀著書而有辨論之法，屈宋尚辭而有騷賦之法，馬遷作史而有序事之法，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至韓、柳、歐、蘇氏作爲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爲辭，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爲百世之師也。

又　騷賦之法則本屈宋，作史之法則本馬遷，著述之法則本班揚，金石之法則本蔡邕，古文之法則本韓柳，論議之法則本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文，皆弗法也。

又　近世以來，紛紛焉求　人之法以爲法，玩物喪志，闚窺模寫之不暇，一失步驟，則以爲狂爲惑，於是不敢自作，【略】無復賈馬、班揚、韓柳、歐蘇之雄奇高古、清新典雅、精潔恣肆豪宕之作，總爲循規蹈矩決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齊梁五季之際矣。

《剡源文集》卷一一《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

《師山集》卷三《羅鄂州小集序》　及夫兩漢，二馬、揚班或以紀事蹟著於策書，或以述頌功德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

《白雲稿》卷五《新編六先生文集序》　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涯涘，不用於世，徒載空言。若司馬遷、相如、荀、揚、班固之文，雖傑然爲後學之宗，猶未免於戾道之議。

《見素集》卷一八《明奉直大夫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靜觀吳公墓碑》　文章，漢劉揚、班馬而下，唐二家，宋四家，其間負豪樹勇與之角，要皆一時翹楚。

《丹鉛續錄》卷五《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趨高奇，詞義曠遠，嵯峨瀟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

《宗子相集》卷一三《總約八篇・談藝第六》　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揚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朗朗，千載之所共嗟也。

《少室山房集》卷一〇〇《策一首・問士稱文章學問尚矣，顧前代以文章稱者其途有二，以問學稱者其途有四，其目可悉陳與？其人之專門名家者，可悉數與？三代而下有能總括而薈萃之者與？明養士二百餘載，理學事功無論，亦有文與學名者與？亦有能兼此二端者與？近世有詆文章學問爲枝葉，而託之乎空虛性命者，以厥於周公仲尼之道，然與否與？諸士懷才待試，有槩於中夙矣。即昌言劇論，主司固樂聞之毋諱》　學問之道非一，爲之者往往困于資之難兼而日之弗暇給，于是或以經學名，或以史學名，或以典章經制名，或以百家小說名。而學問之途復析而爲四。以文章之士言之，【略】漢則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班、枚、李，【略】是皆卓乎以文章師百代者也。

《義門讀書記》卷二〇《前漢書・揚雄傳》「故遂推而隆之」至「黨鬼神可也」　賦家之心，當以子雲此言思之，無非六義之風，非苟爲夸飾也。其或本頌功德，而反事侈靡，淫而非則，是司馬、班、揚之罪人矣。

藝文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彖，文蔽班揚。性婞剛絜，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

張鷟《考功・諸州貢舉悉有保明及其簡試燕濫極多若不量殿舉主或恐奸源漸盛並仰折中處分》　進賢匡國，先典攸高。求賢審官，前王所重。或學兼馬鄭，蘊萬卷於胸中；或業亞班揚，包九流於掌內。總斯羣藝，乃應賓庭。豈得舉不求才，惟力是薦；貢不求器，惟賦是聞。

杜甫《壯遊》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

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又《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爲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

韋應物《答史館張學士同柳庶子學士集賢院看花見寄兼呈柳學士》 班揚秉文史，對院自爲隣。餘香掩閣去，遲日看花頻。似雪飄閶闔，從風點近臣。南宮有芳樹，不並禁垣春。

劉禹錫《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貶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賈誼賦鵩，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

皇甫湜《諭業》 若數公者，或傳符於帝宰，或受命於神工；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班揚。皆一時之豪彥，筆硯之麟鳳。

李商隱《爲李貽孫上李相公啓》 重以心游書囿，思託文林。提枹於絕藝之場，班揚掃地；鞠旅於無前之敵，江鮑輿尸。故矯枉則黃冶之賦興，游道則知止之篇作。辭窮體物，律變登高，文星晝伏於筆間，綵鳳翱翔於夢裏。

陸龜蒙《顧道士亡弟子奉束帛乞銘于襲美因戲贈》 童初眞府召爲郎，君與抽毫刻便房。亦謂神仙同許郭，不妨才力似班揚。比于黃絹詞尤妙，酬以霜縑價未當。唯我有文無賣處，筆鋒銷盡墨池荒。

張詠《謝進文字賜詔獎諭狀》 伏遇皇帝陛下由文嗣業，以道濟時。天祿石渠，盡得班揚之列；百辟卿士，同遵周召之風。臣過受聖知，莫伸臣節，敢編舊草，上貢明庭。自謂流螢不可呈輝于皎日，共嗟瓦礫如何比譽於兼金。冐罪至深，惶駭莫極。

宋庠《獻臣學士與余通書因成感詠》 夫君班揚儔，抱槧纂玉府。久讀未見書，躬抽繫年譜。墜緒獲先秦，亡篇出東魯。上泝三皇墳，旁探百家語。怪牒汲郡來，幽經茂陵聚。英哲資繕藏，緹油盡刊補。蒸青勁竹殘，削誤規刀苦。種別踰九流，星羅軼千部。

韋驤《和陳和叔內翰憶梅花因手植數本又命畫工作生枝於屏間》 翰林清興滿江鄉，尤憶梅花趁臘芳。已寫幽屏外桃李，更攄藻思壓班揚。自期造化加先意，豈待嬋娟借末光。幸預樽前此佳賞，還祈手植早飄香。

蘇軾《書篆髓後》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傅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

道潛《曾子固舍人挽辭二首》一 命世高標見實難，狂瀾既倒賴公還。學窮游夏淵源際，文列班揚伯仲間。落落聲塵隨逝水，滔滔論著在名山。凄涼四海門人淚，想對秋風爲一潸。

又《東坡先生輓詞》一 造物周千載，眞材得豫章。經綸等伊呂，辭學過班揚。德厚傾蠻貊，名高震虜羌。數奇終不偶，難與問蒼蒼。

黃庭堅《東坡先生眞贊三首》一 子瞻堂堂，出於戎帽，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閱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語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知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珠厓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義形於色，爲國山河。一日不朝，其間容戈。至其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又《寫眞自贊五首》三 或問魯直似不似？似與不似，是何等語？前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後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此一時也，則魯直而已矣。一以我爲牛，予因以渡河而徹源底；一以我爲馬，予因以日千里計。魯直之在萬化，何翅太倉之一稊米。吏能不如趙張三王，文章不如司馬班揚。頎頎以富貴酖毒，而酖毒不能入其城府；投之以世故豺虎，而豺虎無所措其爪角，則於數子有一日之長。

又《奉送周元翁鎖吉州司法廳赴禮部試》 南山霧豹出文章，去取公卿易驅羊。與君初無一日雅，傾蓋許子如班揚。因拘官曹少相見，忽忽歲晚稼滌場。一盃僚友喜多在，謝守不見空澄江。

又《次韻寄藍六在廣陵》 聖學相期滄海頭，當時各倚富春秋。班揚文字初無意，滕薛功名自不優。焦尾朱絃非衆聽，南山白石使人愁。傳聲爲向揚州問，相憶猶能把酒不。

張舜民《感時事戲作》 少年辛苦校蟲魚，晚歲雕蟲恥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賀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有少陵頑鈍叟，靜中吟撚白髭鬚。

饒節《劉仲高儀曹左顧林下重話十年之別作詩見贈再次韻》 四海班揚

譽，平生支許游。芝蘭端秀潤，楊柳末風流。異日玉堂草，何年石室籌。願公隨處用，擇地豈眞休。

李彭《上黃太史魯直詩》 著渠上麟閣，耻學賦高唐。勤我十年夢，持公一瓣香。聊堪比游夏，何敢似班揚。尙愧管中見，應須肘後方。他時鮮顏笑，何止獲升堂。

又《舍弟彤檢校南莊刈稻中秋日作三絕句見寄醉後偶次其韻答之》三 珍重江南庾子山，詩名晚歲滿江關。應須剩讀書千卷，始在班揚伯仲間。

又《有懷雪堂舊遊》六 珍重何家大小山，高文麗賦敵揚班。書來慰藉江頭別，想見園林人外閑。

陳師道《次韻應物有歎黃樓》 少公作長句，班揚安得擬。頗有喜事人，睥睨欲槌毀。一朝陵谷變，天語含深旨。驚倒樓前人，今朝有行履。

晁補之《次韻太學宋學正退叔考試小疾見寄》 結交齊東李文叔，自倚筆力窺班揚。談經如市賣雌黃，冰炭何用置我腸。勝遊獨不思迎祥，漾舟荷陼水中央。

李端臣《劉偉明墓誌銘》 元符中進《南郊大禮賦》，將將庠不獨踩躪班揚，要之鼓吹經史，丕赫盛時之大典者。

葛勝仲《謝試宏詞及三經義入等啓》 先帝懋廉能之衆，詔書復詞藻之科。文治蝟興，卿材輩出。大明繼照，衆畯鼎來。推擇至公，勸奬尤厚。自非文列班揚之伯仲，六籍探奇；學通游夏之淵源，三冬擅富。服匿識單于之器，實沉窮大夏之神。

邵公濟《薦考君飯僧疏》 恭惟先考通直，才富班揚，學追孔孟。蚤飛鸞表，即馳譽於儒林；晚奮鵬圖，遂升華於仕版。潔己以進，直道而行。不爲矯拂以沽名，獨秉公忠而報國。

周紫芝《爲人謝八行王宣教啓》 恭惟文配班揚，行肩曾閔。溫其如玉，挺天資之粹和；煖然似春，見仁心之豈弟。雅敦善道，綽有殊能。

傅察《賀鮑守啓》 恭維某官雅量澄波，高標峙玉。傲墳典之場圃，游道德之平林。奥學醇師，窮淵源於游夏；懿文華國，粲麗藻於班揚。自著明時，擢登要路。

又《傅倅請杜守樂語》 恭惟某官精忠許國，厚德臨民。家傳王謝之風流，文掞班揚之麗藻。三年布政，四境蒙休。

蘇籀《題張公文潛詩卷一首》 桑枌墮兵火，簡札落寰瀛。態度雲霞蔚，瑰奇珠玉生。淵停眞可挹，川駛不留行。機杼班揚舊，笙竽陶謝并。風騷齊穆若，郊島塔低平。百末芳蜂採，千岐理刃迎。斧斤皆閣束，鑿枘自天成。

王之道《回安豐教授潘元賓賀啓》 恭惟某官當今潘陸，異日班揚。言文而眞，蓋得聖人之忠信；學精而博，宜爲儒者之宗師。豈芹泮之能淹，將蓬山之是陟。

胡寅《賀湖南王漕啓》 某官美德粹夷，高風凌厲。書開萬卷，列科居游夏之倫；筆掃千軍，掞藻出班揚之右。談兵將幕，佐計漕臺。久練達于政經，尙鬱堙于賢業。

陳淵《祭李先之祭酒文》 學窺孔孟之奥，文挾班揚之氣。挺松筠以抗節，決江河而建議。

馮時行《寄題何子應金華書院》 吾聞何月卿，逸氣欲傾瀉。詞源浩班揚，詩律薄風雅。想初讀書眼，坐閱燈幾炮。士生貴適性，安得計用舍。青鞋踏九疑，絲絇遠金馬。飄然瀟湘遊，采芷動盈把。吁嗟既憂患，猶得營萬瓦。我無茅一廬，劬劬思里社。

史浩《次韻姚令威郎中從駕早行》四 聖主披英俊，公才是擢犀。班揚俱氣慨，屈宋亦眉低。健鶻摩天翼，眞媒慿塊蹄。回眸看賤子，下駟與鵷雞。

又《及第謝秦內翰啓》 識高伊管者，實洛下之諸生；才似班揚者，亦開元之進士。翩翔丹陛，比比有聞。照映青編，班班可攷。

又《清平樂・待使相勸酒》 南陽眞友，道舊須樽酒。一曲爲公千歲壽，絃索春風纖手。　忠謀黼黻明昌，英詞錦繡肝腸。帝所盛推頗牧，人間尤重班揚。

王十朋《讀進學解》 韓退之《進學解》，蓋揚子雲《解嘲》、班孟堅《賓戲》之流也。然文詞確偉，過班揚遠矣。

晁公遡《聞范道卿將赴試成都作此勉之》 聞君近舉子，滿室光照社。少年早乘龍，佳境漸食蔗。傑思到班揚，英妙等終賈。被褐肯迷邦，韞櫝久待價。

又《師安撫生日》 世喜韶音在，人皆肉味忘。遙聞望帝國，重立鄭公鄉。議論看前輩，春秋守素王。談經追服杜，下筆逼班揚。價重邊城璧，功高治水航。詞源傾灩澦，才刃劇干將。思涌辭穿月，文成字挾霜。

李呂《送仲秉赴廷試五首》四　一元誰破碎，河洛漏微芬。星斗昭乾緯，葩華粲地文。班揚渾細事，伊傅有殊勳。補履非神劒，相期敬所聞。

楊萬里《太寧郡夫人張氏挽詞二首》一　蓋世金甌譜，傳家象笏囊。藁砧八葉相，桂子一枝香。蔥嶺參西學，蘭陔掩北堂。能詩飽經史，箇是女班揚。

何異《祭周文忠公文》　凡寓形于大化，委一粒于萬鍾。嗟分量之不齊，紛羸蹄之靡同。或昌于文而功不足以及物，或侈于爵而名不足以垂鴻，或身之清而福未必厚，或施之豐而報未必隆。故蕭曹功足以造漢而無丹青之黼藻，班揚文足以華國而無鐘鼎之勳庸。香山之白傅，清名輝映于千古，而未能捐乎聲色之累；綠野之裴公，異從容于晚歲，而猶凜凜乎風波之衝。

舒璘《謝解啓》　惟我皇朝，不更近古。擢犀角而拔象齒，附鳳翼而扳龍鱗。掃開李杜藩籬，蹴破班揚蹊徑。蔚若縉紳之妙選，隱然宗社之名臣。彼何人斯，由此塗出。肆吾皇之再造，崇列聖之舊規。

呂祖謙《祭酒芮公既歿四年門人呂某始以十詩哭之》一　少年把筆便班揚，咳唾珠璣落四方。歲晚寒窗渾忘卻，瓦爐香細雨聲長。

又《中兩科謝主司啓》　問津鄒魯，未知經術之淵源；學步班揚，詎識詞章之統紀。揣己初無於一可，逢辰乃幸於兼收。得之若驚，榮不蓋愧。

喻良能《洪右相生辰》二　黃閣調元鬢未霜，秪應書考似汾陽。懇辭閶闔沙堤路，暫樂蓬萊燕寢香。茂烈未饒周叔虎，英詞寧謝漢班揚。會看繡袞重催起，快卷三江入壽觴。

楊冠卿《代賀左相王冀公啓》　恭惟某官，功熙帝載，道覺民先。規模由中古以還，議論卑兩漢而下。措諸事業，皆夔龍稷契之所行；發爲文章，有賈馬班揚之不逮。蚤膺眷簡，出應時須。外焉著循良豈弟之稱，內焉磬獻納忠嘉之益。

又《代賀潭帥黃樞密啓》　恭惟某官，斯民先覺，命世大才。文章以孔孟爲宗，每下視班揚之輩。事業陋漢唐諸子，謂不能堯舜其君。非仁義則不陳於前，有謀猷則入告于內。惟直身而行道，不枉己以徇人。

趙蕃《題周袁州尊德堂》　徐州憶昔黃樓成，少公賦屹班揚壘。記終慷慨思蓋公，平津東閣方穹窿。分符與政兩如此，天下寒士何憂窮。

敖陶孫《上閩帥范石湖五首》五　蚤知吳下多奇士，身許先生嫡子行。他日略容追李杜，斯文何敢望班揚。向來流水孤三奏，此去飛霞乞一翔。牛鐸調宮吾豈敢，噓濡萬一借聲光。

李廷忠《賀江東徐運使》　恭惟某官，濯濯瓌姿，峨峨碩望。駕其所學，前拍丘旦之肩；筆之於文，下結班揚之舌。哀然而爲舉首，飄然而來帝旁。音諧九成，名震六合。遊天子辟雍之海，濟多士以舟航；登道家蓬萊之山，旅羣仙而佩玉。

又《賀新除樓樞密兼太子賓客》　恭惟某官，三朝耆老，六學巨師。藻思淡庭，可使班揚韜筆；鴻猷緯國，殆與伊說爭衡。沃上聽以正大之規，鼓羣動於中和之域。徧儀清切，具望巍哉。

程珌《辭免除翰林學士》　且三王訓誥之作，編爲「六經」；而兩都制詔之詞，雄稱八代。是後員充於六押，亦須才擅於三長。惟蟠萬卷於層胸，業兼馬鄭；故吐萬言於累牘，詞最班揚。蓋非學則無以周千古之廢興，非識則無以辨萬微之關係。

劉宰《儀眞和同官韻二首》一　先生文采似班揚，俗子何能較短長。顧我未知全璧否，期君聊復善刀藏。壯懷欲寫須更僕，勝日能來對舉觴。青紫不須分失得，舊遊多少困槐黃。

趙汝騰《和高計使郊行》　春光物色伴揚班，畫出城南暮入閽。轉蕙風吹裸亭竹，採桑日照女筐蘩。清游得共皇華醉，妙語能追紅藥翻。一任鵑鳴芳自若，坐間嘉客意同原。

林希逸《陳提舉燻》二　嶺海清聲玉雪如，門庭尤峻是閒居。吹噓昔日班揚賦，受用餘年老易書。亭列百間多築圃，舟移數里自穿渠。春來紅紫應岑寂，花外無因見小車。

又《常東軒挺》　公早以文名，晚以節著。奏賦如班揚，牧民如召杜。裁冠則鄒陳，當制則燕許。既受知於兩朝，猶屹立之一柱。何厚積之未施，乃見奪之許遽。

陳庚《祭趙必瑑文》　公孕秀其間兮，佩飛霞而頡頏；抱胸中之耿耿兮，蚤搜奇攬勝於遐荒。南士爭先快覩兮，景星鳳凰；負湖海之豪氣兮，直卧餘子於下床。賦飄飄而凌雲兮，前無班揚；持寸鐵而橫行兮，眇萬鵠之詞場。

滕安上《用耶律溫甫相寄詩韻爲先正雙溪挽章以答之》　人琴共凄斷，鄰笛更悲哀。王謝諸郎在，班揚多士魁。七星騰劒氣，八駿盡龍媒。冀北須逢樂，豐城自有雷。

于石《浪吟》十載驅馳翰墨場，翩翩霞佩高頡頏。賦窺賈馬搜班揚，詩崇晉漢卑齊梁。斯文未喪道未亡，欲尋墜緒何茫茫。

陳樵《燕山八景賦考評》遍閱諸作，幾于遭困。雕虛畫空，喙喙爭鳴。想家家自謂升屈宋之堂，人人自謂入揚班之室矣。一樣手段，誰分優劣者？

趙孟頫《七觀跋》公之此作，因事以發其辭，引類而極其理。將馳騁乎漢魏，超軼乎班揚。非夫貫通三才，博綜百家，疇能縝密宏辯若斯其美也。

同恕《壽先師張彥明》聖門荊棘鬱蒼蒼，夫子西來一破荒。經術向勞推董賈，詞源詎暇論班揚。學緣知本心彌篤，志爲無求老益剛。文物有歸天意朗，夜來南極燦華方。

陸文圭《天爵賦》孟軻既沒，無有乎爾。正學化爲異端，斯文失其宗指。氣質雜人之性，利祿薰人之髓。迂儒坐守於章句，墨客徒工於文史。縱不嬰情於人愛，安得究心於天理。卿徒誚夫數子者學不知方，吾亦誚卿不探鄒魯之精微，而徒怪班揚之侈靡也。

袁桷《送牟景陽教授天台》峨峨陵陽翁，麟筆凝秋霜。採芝空巖曲，白雲以爲糧。微言酌太古，妙思歌瓊章。餘人涉其藩，自謂眞班揚。此道端未泯，我心何由降。

劉詵《送王士弘學政滿代》詩章直欲凌鮑謝，文筆正要窺揚班。只今官滿謁青選，走馬一日看盡燕然山。

又《和友人》大江日夜東流下，長憶當年來往社。千金裂賦過班揚，斗酒吟詩凌鮑謝。祗今嵇紹自不孤，如此雙璧眼中無。阿兄詞源倒溟渤，季也學力包具區。

又《輓曾德裕學士二首》二　丈夫不伊傅，當復附揚班。學獵千年上，名成一日間。無誰歌種豆，政自賦囚山。短短如堪恨，英英可復還。

大訢《索士巖都事赴浙東僉憲以疾不能送行作詩寄別》鯤鵬雖鉅物，爲瑞不如鳳。五金利而堅，良玉世所重。古來德輔時，不必趨俗用。公德配古人，文藝復掩衆。前驅失班揚，後顧無屈宋。譬之武事嚴，萬甲卷殺雍。

又《次韻張夢臣侍御遊蔣山五十韻》不才甘朽樸，何幸枉高軒。蕪穢煩芟刺，泥塗賴力掀。班揚鋒遠避，屈賈氣還吞。舉世懷燕石，惟吾重魯璠。

楊載《送虞伯生赴召》幾年簪筆侍明光，共取才華補衛郎。祀事必稽周典籍，頌聲多假漢文章。雲垂迥野鳴鞘遠，月滿高城下漏長。縱獵合祛誇盛美，願言作賦繼班揚。

王結《贈王巨卿》夫君抱高躅，幽素心自安。蟬蛻聲利場，永結詩書歡。顯允東菴公，文學擬揚班。晚喜得之子，芳桂擢榛菅。我亦寂寞人，深居結幽蘭。荷君年德尊，逸駕容追攀。

陳樵《送里人都下省覲》郎君向行在，海岱暮雲深。王謝金貂系，班揚翰墨林。應爲洛下詠，莫作越人吟。父子知名後，眉山直至今。

陳旅《殿試進士簾內和宋尚書奏策題韻》魚鑰初開虎豹關，儒臣奏論不曾閒。宮壺浥露金莖表，朝佩翔風玉樹間。對策人皆書董賈，摛辭誰復數揚班。鰓生何補斯文事，帑幣同頒覺汗顏。

許有壬《獨樂臺馬廷彥席上次明初韻》同行有佳士，雄辭軼班揚。出網得珊瑚，舉瓢酌天漿。風景迫九日，林葉紛半黃。百年貴四美，萬事付一觴。

王冕《舟中雜紀》九　野水連天碧，秋花夾路黃。順風船過疾，落日鳥飛忙。感物徒惆悵，逢時喜老蒼。文章隨氣運，不必論班揚。

貢師泰《送成誼叔應奉分院上京並呈謝敬德學士》太平天子重時巡，首詔詞林擢侍臣。書載駝車隨劒珮，射從熊館代絲綸。片雲忽送摩姑雨，五月方開芍藥春。想得班揚才最贍，龍山立馬賦詩頻。

張師愚《送楊待制》玉堂邇丹扆，代言煥絲綸。求才極清選，擢用先席珍。英英儒者宗，顯秩宜致身。窮理伊洛源，振藻班揚鄰。飛騰霄漢高，輝光章綬新。驛程催舉權，雪消江水春。言路方四闢，啓沃須搢紳。

梁寅《擬古十二首》五　鳳栖必孤桐，鶴集思高松。飛翔擇所止，羞與鵂鶹同。踽踽賤貧士，混混常俗中。節槩曾閔賢，言語班揚工。被服常布褐，虛室生蒿蓬。向非賢哲舉，何以樹勳庸。

又《贈沈茂才歸池陽》沈生三十慕班揚，袖裏驪珠吐夜光。未題天上仙郎籍，猶滯江南古帝鄉。五月涼風吹白袷，一川飛雨蕩輕航。歸拜高堂應最樂，松花山醞滿筵香。

台哈布哈《陪幸西湖》屬車陪後乘，清道肅前行。河漢元通海，湖山遠勝杭。經綸屬姚宋，制作從班揚。瑞繞金根動，聲搖玉佩鏘。春陰飛土雨，曉露挹天漿。御柳枝枝綠，仙葩處處香。

宋濂《秋夜與子充論文退而賦詩一首因簡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狂秦以降逮劉氏，不翅枯響隨風行。黃茅白葦墮一色，編貝聯珠誇九能。班揚枚馬

亦豪雋，竟溺下俗高難升。六代駢枝與儷葉，氣漸辭類猶驕矜。更唐歷宋非不盛，律之六藝終難勝。

劉基《潛溪歌爲宋景濂賦》 金華山水天下希，潛溪龍門尤絕奇。羣峰峻極河漢上，一峯獨立芙蓉陂。先生結廬在其下，文追班揚兼賈馬。遂令此山增壯觀，野有樸樕皆梧檟。上清道士來方壺，乘興爲作潛溪圖。丹崖翠麓神仙居，東望日出樹如蘇。溪流穿林還度谷，十里一逵五里伏。龍湫吐景生白虹，藤蘿振雨松呼風。卻憶往時清夜月，帝女乘雲下天闕。鐘鏞鏗鉤簫鼓發，霓裳羽衣飄滅沒。初平騎羊前啓行，長髯參髻飛玉霜。秦娥吹笙元鶴舞，牽牛河鼓凝寒芒。相思迢迢頻入夢，夢駕兩鸞從一鳳。覺來毛髮猶爽淅，目送征鴻度空碧。山有蔬，水有魚，幽澗有泉清可斟。何時上疏乞骸骨，寄聲先遣雙飛鳧。

王禮《羅浮翁墓誌銘》 賦則云學騷而詞騷，氣逸而義正，馳騁乎屈宋班揚間，賦中高手也。

戴良《祭揭祕監文》 公之詞語，峻潔渾剛。上規莊屈，下法班揚。一掃塵軌，高蹈康莊。

王逢《故秘書卿宣城貢公挽辭》 身先萬人禮，緣重三生石。君山視吹臺，酣遊小八極。詩廁李杜間，文入班揚列。家貧及親老，臨別深惋惜。

郯韶《西湖酌別便欲過草堂因冗未果小詩二章奉寄稍涼當買舟相晤也》一 片玉山中結草堂，門前流水似滄浪。竹陰覆几琴書潤，花氣熏窻筆硯香。四海詩名唐李杜，一時文采漢班揚。近聞高士增新傳，好紀淮南老更狂。

朱希晦《答李子光》 雙鳧俱北翥，一鴈獨南翔。久別何須嘆，相思豈易量。聲名過沈鮑，製作擬班揚。笑我人材拙，何如襪線長。

汪和《贈朝京詩》 初月樓前梅正香，青雲路上趣行裝。職依化日黃金闕，繼述清風白玉堂。賢俊滿朝虞稷契，文章鳴世漢班揚。先生從此班鵷鷺，治世咸爭覩鳳凰。

孫賁《送翰林宋先生致什歸金華二十五首》五 千載班揚亞六經，先生高步續芳聲。高麗日本朝王使，長向仙班問姓名。

周巽《陪吳編修子高孔掾史澄道宴岳陽樓分韻得航字》 屈原初去國，王粲久思鄉。竹簡藏書壁，梅花冷玉堂。詩家傳李杜，翰苑失班揚。自惜叨陪淺，深慚學識荒。登樓鳴綠綺，前席奉清觴。

藍智《有作》 青城有樵者，自謂葛天民。朝辭簪組流，暮與猿鶴親。白雲滿南山，荷鋤荒澗濱。憶昔承明廬，吐詞成經綸。文今班揚亞，筆古鍾蔡鄰。衆壑自崩奔，泰山鬱嶙峋。歸來衡門下，抗志巢許倫。至今大江西，清風餘隱淪。

胡儼《感寓賦》 錦肺繡腑，發爲文章。接芳塵於賈董，攀逸駕於班揚。於是鶴書遙赴，驥足高驤，躡青雲而步武，歷天衢而翱翔。建功業於當世，垂勳名於旂常。

金善《夏日喜雨寫懷十首》十 聖主崇儒術，新開白玉堂。文章陋秦漢，禮樂洽虞唐。製作衣冠盛，恢弘運祚昌。吾儒膺寵遇，獻納愧班揚。

楊榮《題竹泉石坡贈宣城錢教諭》 子今振鐸宣城去，爲拂新圖寫新句。梅花未發柳未生，持此聊將歲寒意。不用截取長竿釣玉璜，不用裁爲律呂鳴鳳凰。惟應殺青著書比班揚，廣文之官雖冷夫何傷。

曾棨《得周編修書兼柬兩京諸同年》 別離易久覺情疎，旅舍幽閒歎索居。遠客每勞千里夢，故人初寄一行書。滿城山色晴雲外，近海潮聲過雨餘。禁裏昔年同學者，班揚文字竟何如。

何喬新《文選樓（在襄陽）》 漢江綠遶南雍州，敗瓦頹垣江上頭。羣兒牧豎笑相語，云是昭明文選樓。昭明好學無與比，鬬雞肯效諸王戲。古今作者浩如烟，欲選雄渾垂萬世。旁搜陶謝曹劉詩，細閱班揚賈馬辭。明珠溢目取照乘，夷玉在序收懸黎。江蘺沅芷萃靈囿，亦有殷彝及周卣。誰云小兒強解事，作者藉之傳不朽。江陵典籍亦已多，七官文字勤搜羅。當時不作選萃計，化作飛烟奈爾何。

又《太保王文端公哀辭》 奕風雲而高騫兮，宏經邦之訏謨。紬史牒於東觀兮，典編綍於北門。雄篇鉅冊，軼歐蘇而駕班揚兮，追姚姒之灝渾。彼崔蔡之瑣瑣兮，固縮惡而橫奔。

史鑑《贈金本清中翰》 少將詞賦繼班揚，館閣周爰歲月長。朝罷獨書天上詔，使歸那有橐中裝。齊棺古隸先秦出，岐鼓遺文後世光。乞得鑑湖三十里，四明原是賀公鄉。

顧璘《贈北村路中丞赴晉陽》 路公廊廟器，特達瑩珪璋。學道出鄒魯，雕文陋班揚。舉政必王道，豈隨俗士行。手掣萬黔首，盎然履虞唐。

孫承恩《寄徐長谷三十八韻》 徐子眞英特，之官山水鄉。聊將經濟手，

暫屈簿書忙。憶昔鄉掄秀，稱才爾擅場。敷言稱賈董，作賦陋班揚。天櫪看騕褭，人間覩鳳凰。

又《送大宗伯張陽峰赴南都》 張公早歲登玉堂，南金大貝聲煇煌。期以勛名接伊召，豈止文字追班揚。

又《古像贊・柳柳州宗元》 才氣穎敏，莫邪干將。制作彪炳，凌躒班揚。銳進速成，爰致玷缺。文場擅宗，令名不沒。

鄭善夫《贈何仲默》 何子生知姿，弱齒咏鳳皇。垂帷破墳籍，一目能十行。雅調走鮑謝，雄才抗班揚。黃鍾一徹虛，絲管空鏗鏘。陸沉金馬門，卒歲泣麟傷。賈生亦逢時，杜甫終爲郎。古來聖哲士，位細非所妨。屼屼大復山，後賢永相望。

詹璞《寄輓鄭少谷先生》 眞宰茫茫失主張，英雄如子可淪亡。生依丹闕心應赤，死入黃泉骨尚香。李杜詩名堪伯仲，班揚文思孰低昂。生芻萬里無繇致，未賦招魂已斷腸。

孟洋《湘水歌》 陳荀王謝久塵埃，君家一門皆俊才。班揚已去蘇李死，氣運文章喜再回。德星遠向庭闈聚，堂上春陰覆瑤樹。柳山雲物春更嘉，翠竹寒泉啼鳥譁。昔人尚有讀書屋，君復題詩躡紫霞。

楊愼《雨夕夢安公石張習之覺而有述因寄》 夙昔交遊日，崢嶸翰墨場。金蘭通氣味，桑梓借徽芳。健筆誇鸚武，靈陶戛鳳皇。執鞭從李杜，傾蓋許班揚。賈誼三書切，相如四賦良。軼塵追騕褭，缺岸倚踦牂。百斛扛文鼎，千帆掣駛檣。

皇甫汸《黃先生墓誌銘》 方今專重進士，即才如董賈，學擅班揚，位躋卿貳，勳垂竹帛，問之非由進士，終赧顏憾心矣。

李舜臣《贈別高子業》 上欲窺鴻濛，直遡羲皇樸。其次稱詩書，頗慚馬遷獨。作賦準班揚，舒詞邁阮陸。遙遙十載心，悠悠久未副。

胡直《鄒東廓先生誄文》 煌煌鄒公，登孔之堂。繹公韶齒，奮策帝傍。左馬揚班，非心所臧。致知之學，自信而當。請事有年，醇明堅剛。

王世貞《送朱象玄之南司成二首》二 聞君獨厭承明廬，起草誰堪自石渠。高坐舊看驚五鹿，講堂新復兆三魚。牕前散帙鍾山色，署裏含香漢客裾。應是兩都增氣象，班揚詞賦幾人如。

胡應麟《寄兪聲父廣文兪君六十而意氣壯甚投余萬言之書愧無以報報以短歌》 兪翁六十形貌蒼，胷中壯氣何昂藏。唾壺擊碎鐵如意，獨夜悲歌神慷慨。素書雙鯉乍遺我，剖之字字皆琳瑯。豐城雙劒久埋獄，誰從石匣提干將。載讀名山兩游記，雄詞直上追班揚。琴聲四壁響空翠，雲霞萬疊流青緗。

又《句曲道中奉懷王司馬先生寄訊八首》二 夙世元戎業，明時上將材。大開貔虎幕，長嘯鳳凰臺。記室班揚聚，胡床陸謝陪。昨宵江上笛，飛盡帝城梅。

又《奉寄左司馬汪公四首》二 垂旒朝日侍明光，開府頻年控粵裳。幕下詩名收李杜，朝端文譽重班揚。行藏未許親魚鳥，棲處還應是鳳凰。最是憐才心更切，遠題書札問陵陽。

又《再輓王長公二十首》二 遙夜青鸞帝闕來，驟看黃鶴向蓬萊。三車詎載平生業，八斗難名間世才。心折班揚愁搦管，汗流枚馬避登臺。風流咫尺人寰盡，慟絕瑯琊玉樹摧。

又《蚤春寄懷大學士趙公三十韻》 明堂禹益攄謨誥，清廟夔陶繹典墳。獻賦班揚馳彩筆，陳詩枚馬擅風斤。傅巖板築眞符夢，莘野鉏犂合罷耘。

又《送錢將軍之北平》 斧鉞朝移右北平，東方千騎去還鳴。霜飛大纛盧龍塞，霧擁高牙涿鹿城。將苑揚班新授策，詞場韓白舊知名。梅花一曲胡床暇，草檄時過細柳營。

沈朝煥《抱膝賦》 聊枕藉於簡編兮，餐沆瀣於竹素。罄澄心於儒林，曠流覽於武庫。顝揚班之駁霞，鶣淵雲之澍雨。眇作者之爲曹兮，姱代彫而肆潔。尊蘭芬之葳蕤兮，噴長瀾以獨絕。

徐熥《寄李惟實》 嶺南多畸人，李君稱俶儻。神鋒既俊逸，胸懷尤爽朗。弱冠奮青雲，聲華滿天壤。詩宗大歷前，文軼班揚上。足跡半四方，遊道漸以廣。

黃淳耀《上座師王登水先生啓》 伏念某海壖賤士，林草鄙生。抗高標於媚學之場，彈古調於無人之野。書忘寢食，思起班揚賈董而與遊；學論精微，將求濂洛關閩所未發。至若帖經墨義，耻爲繪句絺章。風變永嘉，力追正始。功非武事，高語廓清。坐是浮沉鄉校者廿年，因之蹭蹬棘闈者五舉。

魏學洢《陳宅聘啓》 昔者吾友邈焉古人，褆躬與顏冉齊鑣，掞藻令班揚卻席。菲材殊窘於一得，蘭味乃通于二難。鑄思而擬態風雲，砥志則爭光日月。

朱鶴齡《吳弘人示余漢槎秋笳集感而有作》 忽見制作新，卓皪諸美備。排奡摧檗株，春容貫組璲。長白賦尤奇，班揚堪鼓吹。更間走筆就，使余心神悸。由來放逐塗，多是才爲祟。嚴霜玉汝成，瑕垢無終棄。

魏裔介《宮定菴館課序》 癸丑選入庶常，鉛槧攻苦，猶然爲諸生時也。每拈一題，豎義摛詞出人意表。如《瀛臺》等賦，則揚班之遺也。

施閏章《雪中有懷高遺山檢討》二 昔共繙書籍，今憑護草堂。別離纔幾日，南北苦相望。天闕雲霄迥，寒燈午夜長。作詩傳宴賞，羨爾似班揚。

又《寄懷勞書升學使山左》 談經鄒魯似君稀，泰岱峰頭獨振衣。懷抱遠涵江月白，文章橫捲海雲飛。持橫南北頻專席，橐筆班揚憶瑣闈。獨樹殘碑今在否，明湖相見惜相違。

吳綺《胡循蜚尺牘序》 吾友胡子循蜚管樂弘才，班揚麗藻，早掛冠于樂嶺，遂拄笏于米山。匡時有論斷，義仿之馬遷；玩世爲心諧，語同乎曼倩。乃至友朋戲謔，親串問遺，莫不出安石之碎金，皆可當士衡之積玉。一函春送，字裏花生。半札宵投，行間月照。誠如對面，實可移情。

又《醫暇卮言序》 予友程子雲來，學裕雕龍，品高立鶴。少有班揚之譽，未展其才；長聞莊老之言，獨知其解。斯固羣超江左，萃拔汝南者矣。

毛奇齡《呂訓導傳》 論曰：不用精理學，新昌、餘姚、山陰、會稽、蕭山多能言心性，自不用始。若其文，則汪洋乎李杜，渢渢乎翱翔班揚之林。景泰中，祭酒蕭鎡曾頌之，而惜乎不用。雖然，已用之矣。

汪琬《喬石林賦草序》 方惴惴然以上羞朝廷下貽藝林之玷爲懼，宜乎讀石林諸賦而不勝其羨且慕也。遂援筆序之，不獨暴揚其賦心之工，亦欲以史才之良如揚班比者。厚致望於石林云爾。

又《寄武曾貴州兼示沈周諸君四首》一 吾友班揚徒，聲名走畿甸。幕府方急才，去逐黔陽傳。悤悤書檄間，楯鼻磨作硯。華國有若人，惜哉莫能薦。

董俞《賀新郎·懷陳其年》 試數詞壇彥，惟陳生，奇葩逸藻，波騰雲捲。手展麥光傾八斗，競道揚班再見。聽清論靡靡忘倦。海內眞才能有幾，歎從來，風雅時人賤，休浪詡，雕蟲擅。　石城花月同留戀。正良宵，銀箏翠袖，鸞箋題徧。別後酒徒零落盡，爾我飄颻蓬轉。止餘得、愁絲恨片。不信董公稱健者，已十年，瘦損風塵面。空搔首，淚如霰。

陳維崧《述祖德賦幷序》 時則族望淹華，門牆清峻。長兄既繡虎羅胷，季弟復高蟬陪鬢。客到集賢之里，鶴蓋成圍；人過通德之坊，犢車作陣。烏啼府畔，遙知御史之家；鷁畫船頭，羣問孝廉之信。揮毫空齊魯之場，持斧下江淮之郡。繄次公之積學，屬時譽之推賢。才邁班揚之上，身居季孟之間。第五則何慙驃騎，盈川則詎愧盧前。射策而名喧日下，談經而聲溢天邊。

湯斌《辛酉二月初侍講筵紀事二首》二 經陳謨典天心正，學闡勳華帝道昌。敢向盛朝稱管晏，何須文藻繼班揚。恩深覆載安能報，誦讀衡茅志未忘。

田雯《夏日雜詩》一 儒說鑿戶牖，六籍罹多秦。炙背倚糟粕，哆口生輪囷。奧窔闡洙泗，高論追前民。班揚馬鄭徒，文章詆疵醇。借問灰燼餘，何從識勞薪。空作井蛙喜，大海無涯津。

陳廷敬《輓王考功子底宋觀察玉叔》二 追隨思夙昔，狂醉笑兒童。名列班揚盛，文兼沈鮑工。妍媸慙刻畫，瑕垢屬磨礱。章句功名薄，生涯負販雄。

查愼行《和張日容嘲薜荔二十韻》 及見縈根密，俄驚引蔓狂。嫩莖繩絞繳，大葉羽披猖。山鬼依棲暗，湘君結託荒。罔幃憐屈宋，靡席笑班揚。雜蕙紉爲佩，輪荷緝作裳。搴枝頻颭影，貫蘂罕聞香。

湯右曾《元日次盧舜徒光祿除夕見貽原韻》 太官初識膳膏香，三署兼司陛楯郎。帝念清卿官特拜，人知勁節薦交章。冠軍舊德曾燔契，光祿新銜合築堂。政事趙張誰可繼，更誇文采似班揚。

黃之雋《自序》 豈倩徐陵作序，用極菁華；爲逸少裝書，別成新趣哉？疑者曰：鼓扇輕浮，班揚掃地。識者曰：摹擬竄竊，莊列寓言，爭致於瑤編；繡軸終傳，鄭國之香，或譏於畫虎。續貂眞謂，羽陵之蠹。

汪由敦《正大光明殿賜宴恭紀》 三度彤庭叨錫宴，上元仙藻許重賡。艷陽放暖春猶淺，璧月仍圓雪乍晴。贔屓六鼇圖閬苑，雝喈雙鳳叶韶韺。宸懽自愛耕犂潤，豈爲班揚有頌聲。

班張

論述

《晉書・文苑列傳序》 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聲而齊騖，揚玉軑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槧。俱標稱首，咸推雄伯。

《文心雕龍・事類》 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惟賈誼《鵩賦》，始用鷦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

《魏書・文苑列傳序》 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爲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

盧藏用《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唐文粹》卷九二） 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

《張燕公集》卷二一《齊黃門侍郎盧思道碑》 昔仲尼之後，世載文學。魯有游夏，楚有屈宋，漢興有賈馬、王揚，後漢有班張、崔蔡，魏有曹王、徐陳、應劉，【略】皆應世翰林之秀者也。

賈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文苑英華》卷七〇一） 洎騷人怨靡，楊馬詭麗，班張、崔蔡、曹王、潘陸揚波扇爕，大變風雅，宋齊梁隋盪而不返。昔延陵聽樂，知諸侯之興亡。覽數代述作，固足驗夫理亂之源也。

崔祐甫《穆氏四子講藝記》（《唐文粹》卷七七） 欲以文經邦者宜董賈，欲以文動俗者宜揚馬，【略】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張，飛書走檄者徵陳琳。曹劉之氣奮以舉，潘陸之詞縟而麗。過此已往，未之或知。

韋莊《又玄集自序》（《文苑英華》卷七一四） 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井泉。

《華陽集》卷一一《除兼侍講謝表》 臣竊觀睿主臨御，應期右文。躬五帝之聖神，臣皆莫及；講「六經」之淵懿，義各有歸。故微言每垂意於討論，而淺識類難陪於清燕。在漢則有班張之博學，于唐則推褚馬之多聞。倘使生於斯時，尚恐莫能稱職。矧如臣者，何足道哉？

《攻媿集》卷五一《清眞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爲五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舊，當四通五達之會。貢賦地均，不恃險阻，眞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祖宗仁澤深厚，承平百年，高掩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

《龍川集》卷一二《三國紀年・建安七子》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爲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向、揚雄爲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八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詞意終不近也。

王世貞《藝苑巵言》二 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爲屈乎！麗而不俳，放而有制，其所以爲長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則寡矣。子雲雖有剽摸，尚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又 《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

又 孟堅《兩都》似不如張平子。平子雖有衍辭，而多佳境壯語。

又《弇州續稿》卷五五《梅季豹居諸集序》 騷則左徒神而賦則文園聖，蓋並軌於康莊而分鑣於廣莫，本不異也。厥後以鋪張馳騁相競，所謂記繁而志寡者，班張而下咸有之。以故，賦之用日廣而騷遂屈。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二《華陽博議上》　屈宋唐景諸人，騷之博者也；揚、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曹、陸、杜、韓諸人，詩之博者也；任、沈、王、駱諸人，文之博者也。彼皆目下十行，胷羅萬卷，旁蒐廣擷，集厥大成。名世之稱，良非襲取。

又　學問在賦中最爲本色。故屈、宋、司馬、班、張皆冠古今，以其繁碩也。而入詩最易誤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學爲賦而爲詩，六朝不以學爲賦而爲文，故皆失之。然賦中又自有本色學問，不可不知。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張衡集題辭》　東漢之有班張，猶西漢兩司馬也。

《毛詩稽古編》卷一四《谷風之什・楚茨》　又人當衰亂之時，道太平之樂，必言之娓娓不休。班、張之賦喜述西京之盛時，元、白之詩多咏開元之勝事，皆此意也。

《詩疑辨證》卷四《楚茨篇》　夫班、張之賦喜述西京之盛儀，元、白之詩多咏開元之勝事。古人身居衰季，而遐想郅隆，恨不生於時而反覆詠歌，固無聊寄託之詞也。然追慕之下，必多感慨；詞氣之間，時露悲傷。

《賦話》卷一　楊馬之賦，語皆單行，班張則間有儷句，如「周以龍興，秦以虎視」，「聲與風遊澤從雲翔」等語是也。下逮魏晉，不失厥初。鮑照江淹，權輿已肇。永明天監之際，吳均、沈約諸人，音節諧和，屬對密切，而古意漸遠。庾子山沿其習，開隋唐之先躅。古變爲律，子山實開其先。

藝文

崔融《擬古》　飲馬臨濁河，濁河深不測。河水日東注，河源迴西極。思君正如此，誰爲生羽翼。日夕大川陰，雲霞千里色。所思在何處，宛在機中織。離夢當有魂，愁容定無力。夙齡負奇志，中夜多歎息。拔劒斬長楡，彎弧射小棘。班張固非擬，衛霍行可即。寄謝閨中人，努力加飡食。

任華《雜言寄李白》　古來文章有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大鵬賦鴻猷，文嗤長卿笑子雲。班張所作瑣細不入耳，未知卿雲得在嗤笑限。登廬山，觀瀑布，「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余愛此兩句。登天台，望渤海，「雲垂大鵬飛，山壓巨鼇背」，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擺超騰，既俊且逸。（《李太白集注》卷三二）

李華《含元殿賦序》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爲宗。然諸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自茲已降，代有詞傑，播於聲頌，則無聞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地形，詢卜筮，考以農隙，工以子來，虞人獻山林之幹，太史占日月之吉。雖班張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備也。而曩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握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采伐之勤。至於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略而不云，其體病矣。

黃滔《與蔣先輩啓》　又若校書，先輩鳳藻凜天，鴻名傑俗。今時賈馬，昔日班張。猶在場中，多士便瞻於咳唾；既行天上，一言何啻於興衰。當以調啞使鳴，吹寒令暖。

司馬光《答陳司法師仲書》　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濟梁陳隋，羸憊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況潘陸以降，固無足言。故何董之名，附其文而傳。縱使一妄庸人傳而詩之，二子於今尚有聞乎？

朱長文《謝除秘書省正字啓》　當其行有餘力，必也記之空言。賦就《兩都》，竊比班張之作；例通三傳，深明啖陸之遺。

趙鼎《鄴都賦》　既而人獲更生，時有遠慮。成周飾闕以望幸，西鎬清宮而請御。臣懷良敬之策，士獻班張之賦。咸榮古以陋今，胎雷同而景附。天子穆然載思而未兪也。乃規乾矩坤，與神合契。靈謀睿謨，盡屈羣議。即故國以營基，懋皇圖於億祀。

王之望《上湖州王侍郎啓》　恭惟某官宏材拔萃，奧學逢原，早懷康濟之心，適際休明之運。致君業履，許身稷契之間；經世文章，接踵班張之後。自延登於法從，益展盡於嘉猷。獻納居多，風規愈厲。誠心樂善，力收當世之滯淹；直道立朝，無愧平生之出處。

周麟之《除著作佐郎謝啓》　竊惟著作之庭，邃在圖書之府。舊文所次，有嚴石室之藏；大雅爲羣，實貯金閨之彥。自官制肇興於晉魏，顧史才孰繼於班張。閣筆無成，歎條章之未見；上車不落，嘲選任之式輕。自非兼有三長之資，何以與聞一代之典。

楊弘道《酹江月・寄贈》　漢家都邑，歷綿綿，延祚增崇榮富。千古繁

華，猶眼見，看取班張詞賦。太液鴛鸞，昭陽鳩鵲，蘭麝熏香霧。君恩如日，照臨知在何處。　窻下軋軋鳴機杼。霜柚雪，裂下齊紈素。團扇裁成明月樣，搖動涼風披拂。玉宇塵清，金莖露重，黃葉飄宮樹。紫毫斑管，定書當日佳句。

趙完璧《鹽城送姪懷愼遊杭州》　江山人物盡繁華，黃金紫玉何足誇。收來圖畫寸心曲，賦擬班張五色葩。剡溪盡興一返艇，錦城雖樂終還家。椒盤遲爾起頌花，華燈焰焰釀紫霞。春宵客夢驚天涯，懸河慰我卧遊賒。

張鳴鳳《七星山》　列炬可入，火光所及，瑋怪觸目，不可勝數。雖積乳所鍾，巧踰雕畫。孰爲此者？造物；人謀鬼謀，烏可效乎！惜不遭班張左潘，靚靈祕，發盛藻，賦之以傳，而徒得嵬瑣如宋以來載筆者，能無慨哉！

俞安期《棲霞篇序》　《棲霞篇》，爲棲霞洞作。洞在七星山半，七峯參錯離列，洞亦迂曲盤旋。蓋穿亘七星，而行其腹中，約七八里，遼遠奥冥，瑋怪萬象啓堂皇。支櫨柱中有佛老二像，羽則鴻鵠，介則龜龍，毛屬則麟，鱗屬則鯉。屏帳旂幢，璆石鼓鐘，花卉珍異，咸是膏乳所成，爲桂諸巖洞之冠。張羽王志桂勝嘗首譽之，以乏班張左陸盛藻發其靈祕，僅有宋季諸作爲憾。余以退之汝城二王孫導遊，摭其實際，加飾鄙辭，組爲斯篇，殆得十二。雖不類漢晉諸公宏製，頗拾唐初四子之遺。羽王其稍能釋憾否耶？

胡應麟《大中丞萬公伯修以出塞百咏湟中經畧諸牘見貽，卒業寄懷十六韻，時萬公復有塞上之行》　郵筒馳百韻，竿牘報千章。吐握追公旦，吹噓接孟嘗。詞流傾陸謝，賦客聚班張。玉屑霏盈坐，金釵儼作行。南樓談未徹，北府宴頻張。

施閏章《南苑大閱賦》　畫策則燭照而數計，殲寇則拉朽而摧枯。令嚴則過王師於衽席，功成則告列祖以獻俘。然後班張枚馬，驚聽駴睹，或奏賦於長楊，或歌恩於湛露。頌擬《白狼》，歌傳《朱鷺》，鏤德銘功，垂諸竹素。

又《吃賦》　元晏先生咀茹百家，尚友曩喆，窮論殫思，倦而假寐。若有見焉，董仲舒、賈誼、劉向、馬遷、揚雄、司馬相如、班固、張衡不謀斯集，坐定，田駢、愼到之徒，披帷直入。不俟咨度，發難騁辨，談天炙轂，飇馳雲起。元晏先生耳不周聆，口不給應。於是董賈諸賢，談言解紛，班張接袂，寓辭託諷，相如揚雄，矯首卷舌，窶如塞聽。元晏先生昕然曰：「諸君子皆不世出之英，文辨之士也。兩先生獨墨墨，豈不足君所耶？竊聞兩先生口吃，沈默好著書，多博麗之辭，盍請爲吃賦。」

又《與家研山侍御》　吾家本東魯，高弟列洙泗。漢唐代有人，家學未失墜。我派分吳興，山縣久憔悴。雖嗜班張徒，頗懷曾閔志。晚歡骨肉情，怡然若同氣。平生羞傍人，愛君執高義。讜言天下聞，抗聲非喜事。攬轡遊河東，太行挹空翠。威鳳翔九天，飲冰舊風味。以余一日長，垂老不相棄。觸熱數適從，將別還把臂。蠆蛇與應龍，跡殊心不異。涼風吹綠樽，爛漫取重醉。

又《秋日閒居和同年喬石林編修韻》九　文章成底事，禿筆日頻拈。敢望班張輩，誰能仕學兼。清談收玉麈，艷體薄香奩。尚有難閒處，徵詩債屢添。

陳維崧《賀徐立齋先生新陞總憲序（代大司馬宋夫子作）》　先是，公以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奉監修《明史》之詔。及拜是官，仍兼厥職。於是館中壽曄，院內班張，以余鳴鳥之深交，令綴雕蟲之叵語。

才住《幸魯恭紀二十四韻》　重道能如此，斯文儼在茲。史官詳紀載，簡冊待昭垂。愧少班張筆，難將雅頌爲。右文成聖治，何幸遇昌期。

雜録

《樂輔餘藁・附錄》張景修《〈樂園先生〉墓誌銘》　先生之教人，先經術而後華藻。曩歲作《東都賦》，自視不減班、張、太沖輩。前宰相蘇公嘗薦先生曰：「稱述歷代京邑之盛，莫如國家汴都之美，深有可觀焉。」客有使之獻者，先生曰：「此吾少時也，今老矣，尚何賦爲哉？」

《長安志圖》卷中《咸陽古跡圖・圖志雜說》　北斗城。《三輔舊事》及《周地圖記》曰：長安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今觀城形，信然。然《漢志》及班、張二賦皆無此說。予嘗以事理考之，恐非有意爲也。

江永《古韻標準例言》　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宋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

班　蔡

論　述

孫何《碑解》、雍正《湖廣通志》卷一一二　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之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

周岳《祭叠山先生》（謝枋得《叠山集》附錄）　惟忠臣義士，一點烈烈之氣，與日月而常新。人但知先生文章之渾浩，學問之深醇。嗟乎！揚雄非無學問，班蔡非無文章。既大節之一失，又何他美之足云？

《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七《與兪仲蔚書》六　夫文章之士如韓非、李斯，班蔡孔禰潘陸兩謝，蘭摧玉折，豈非造化之精惡泄，人羣之舉忌擅？

藝　文

李華《著作郎廳壁記》　今大著作清河崔公名傑，天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閱天祿之圖書，踐人文之苑囿。澡身於三德，研慮於六經。執謙而光，好善能擇。惠風吟於秀木，朗月鏡於安流。代爲元臣，家曰茂緒。壯宮室者，必鄧林之條榦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揮綽令譽，達於清朝，則百祿隨之，曷其有極矣！

宋庠《和答吳充學士見寄長韻》　多士秀王國，珍羣鶱天衢。其間延陵季，煜煜承華跗。盛藻班蔡流，芳年終賈徒。簪簪擁石室，札綈紛鴻都。刊僞富清暇，壯思彌天隅。投我塵外什，粲然風義俱。幽襟恣申詠，不覺頹陽烏。渴吻漱仙液，饑腸涵道腴。衰翁牽夙尚，騷雅嘗馳驅。疲足道雖頓，流波心未渝。過門輒大嚼，臨博猶狂呼。詎云獲眞賞，聊復愜所娛。矧緊絕唱贈，無脛來明珠。報之乏瓊玖，寶玩徒區區。

姜宸英《顏母朱太宜人壽讌序》　異時太宜人年益高，國家太平益愈久，歲時置酒高會戚里，抱曾元膝上，絮述年少亂離百死一生之狀，歷歷如在目前。于是相傳爲承平世家盛事。必有班蔡之倫，載筆而紀其烈，如李文公所云者矣。當是時也，殆亦有徵于余言也歟。

雜　録

《香祖筆記》卷四　漢侯霸子孫稱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祖曰「家祖」。蔡邕書文稱姑女曰「家姑」、「家姊」。班固書集曰「家孫」。《顏氏家訓》：「姑姊妹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此說與班蔡之稱不同矣。

作家

史岑 莽末時人

論述

《東觀漢記》卷七《東平憲王蒼傳》 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揚雄、相如、前世史岑之比。

《史通》卷八《人物》 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

紀事

《後漢書・王隆傳》 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

《博物志》卷七《異聞》 元始元年，中謁者沛郡史岑上書，訟王宏奪董賢璽綬之功。

《史通》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漢書》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褒新莽，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

《通志》卷五下《前漢紀第五下・景帝》 臣謹按：張晏曰：自景帝至平帝本紀，皆王莽時劉歆、揚雄、馮衍、史岑等所記，惟《武帝紀》，遷沒，其書殘缺，褚少孫補之，所謂「褚先生」是也。

《山堂肆考》卷一三一《文學・中興頌》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頌可與誰等？對曰：前世史岑之比。按漢有兩史岑，此史岑乃王莽末字子孝之史岑也。

《義門讀書記》卷二四《後漢書》 「王隆沛國史岑子孝」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按：作《出師頌》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有【略】中謁者《史岑集》二卷，亡。

《後漢書・王隆傳》 （史岑）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

《舊唐書・經籍志下》 《史岑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史岑集》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 中謁者《史岑集》二卷。

《玉海》卷五五 《史岑集》二卷（傳：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

《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九 《史岑集》一卷。攷三案：東漢有兩史岑，一字子孝，沛國人，王莽時爲謁者，著《復神》、《說疾》者也。一字孝山，當和熹之時，作《出師頌》及《鄧太后頌》者。《後漢書》注於「《復神》、《說疾》」下綴以《出師頌》，則混兩人爲一人矣。典籍散亡，未詳孝山爵里。

崔篆

論述

《後漢書・崔駰列傳贊》 崔爲文宗，世禪雕龍。建新耻潔，摧志求容。

陸機《遂志賦序》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略】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汎濫【略】。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馮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

《稼村類藁》卷一二《代徐司戶上娄政蔡九軒獻通鑑綱目考異書》 故夫古之爲經者六，後之爲經者什百千萬。非後世之經什百千萬也，向使「五經」不火，《易》不卜筮，吾夫子之「六經」無恙也，則【略】《易》一而已。丁寬可以無《易說》，衛元嵩可以無《元包》，崔篆可以無《易體》，徐鄭可以無《周易新義》。【略】是雖一家一說，一說一灘，然不可謂無功於「六經」者。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漢崔駰集題詞》 崔氏顯人西漢代有。崔發諂事王莽，官至司空。崔篆羞之，閉門榮陽，重自傷悼，而賦《慰志》。言及建新，其耻同於《氓》詩之垝垣復關也。

杭世駿《諸史然疑・後漢書》 崔篆勸孔子建仕，則知前之不欲仕莽者，僞也。

傳記

《後漢書・崔駰傳》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略】生子舒，【略】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郄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榮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略】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

又《孔僖傳》 孔僖【略】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略】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

《東觀漢記》卷一六《崔篆傳》（存目）

紀事

《大清一統志》卷一五三《開封府五》 漢崔篆，安平人。建武中客居榮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

《河南通志》卷六九《流寓・許州》 漢崔篆，涿郡安平人。兄發，王莽時位大司空。建武初，舉賢良。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榮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決吉凶多驗。臨終，作《慰志賦》以自悼。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梁有【略】建新大尹《崔篆集》一卷【略】，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崔篆集》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周易林》十六卷（崔篆）。

又四 《崔篆集》一卷。

《玉海》卷五九《藝文・御史箴》《初學記》：崔篆《御史箴》曰【略】。

《廣博物志》卷二六《藝苑一》 後漢崔篆著《易林》六十四篇。篆，駰之祖父，或曰《卦林》，或曰《象林》。

《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九 《崔篆集》一卷。樓三案：今可考者，《慰志賦》、《明道述志詩》（見陸機《遂志賦叙》）、《御史箴》。

藝文

唐庚《王元隱輓詩》 雙鬢繙經老，千金食客貧。由來戶外屨，不救甑中塵。惜此凌雲手，終於入幕賓。何人禪家學，崔篆得崔駰。

雜録

《史通》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後漢書》 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孝穆五字傳寫譌脱，當作獻穆、孝崇二皇后）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後（儒林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紀》。

《事物紀原》卷一《天地生植部一・封夫人》 唐虞夏商公侯之妻，尚無夫人之號。由周克商，列爵惟五，于其封國皆稱君，其妻皆爲夫人。其事雜見于《詩》、《禮》。皆命于天子，亦無封冊之禮。漢崔篆母師氏，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則夫人之封，自王莽始也。蓋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夫人始不命于天子；至莽，乃加封號云。

《文忠集》卷一七《跋陳從古梅詩》 漢崔篆生毅，毅生駰，駰生子玉，然後文名著。唐杜審言生閑，閑生甫，然後詩名顯。彼日鍛月鍊，雕肝琢腎，尚可能也。多文以爲富，則非世業，殆難能也。

《浪語集》卷三〇《叙焦氏易林》 漢儒傳《易》，明於占候者，如贛、費直、許峻、崔篆、管輅數家《易》，俱有《林》，惟《焦氏林》今傳於世。

《野客叢書》卷三〇《健兒跋扈》 「跋扈」二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之前。馮衍《顯志賦》亦曰「始皇跋扈」云云。

《羣書考索》卷一《六經門・易類》 崔篆《易林》。後漢崔篆，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辭歸不仕，客居滎陽，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

《玉海》卷五四《藝文》 別集始于荀况、宋玉，自【略】《崔篆》一卷、《東平王蒼》二卷，至《王粲》十卷，五十七家，東漢之文也。

《內則衍義》卷一六《好學》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桓譚

論述

綜論

《論衡・超奇》 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略】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

又 心思爲謀，集扎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略】陸賈洨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略】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

又《講瑞》 桓君山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揚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齎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

又《佚文》 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略】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又《定賢》 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又《案書》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驗。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略】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又《對作》 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略】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曰非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

《東觀漢記》卷一六《列傳・桓譚》 桓譚【略】能文，有絕才，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哀、平間位不過郎。

曹植《辯道論》（《廣弘明集》卷五） 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

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

《藝文類聚》卷七四《巧藝部・圍棊》引《博物志》 桓譚、蔡邕善音樂。

《後漢書・陳元傳》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

又《賈逵傳》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宋文紀》卷一五戴法興《祖冲之辨戴法興歷難議》 冲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曲技競設，圖諱實繁。或借號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聖賢以神其說。是以讖記多虛，桓譚知其矯妄；古歷舛雜，杜預疑其非眞。

《南齊文紀》卷七謝朏《與王儉書》 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閣景山堅，凌氣風霞；次則取繩捨築，鬱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已降，參差萬緒。或跡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褒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

《文心雕龍・正緯》 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

又《神思》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

又《章句》 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略】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

又《才略》 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

《北堂書鈔》卷一〇〇《論書十九》「桓譚煩而無要」明陳禹謨補註引 傅子云：桓譚書煩而無要，辭雜而無指歸，吾不知其博也。

《史通》卷一四外篇《申左》 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略】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

《冊府元龜》卷八五五《縱逸》 後漢桓譚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繇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

《鐔津集》卷一八《非韓中・第十一》 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老氏，亦其未知思也。然桓譚豈爲能知子雲乎？而韓子乃援桓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此又韓子之大謬矣。

《景迂生集》卷一四《恥新》 嗚呼！先儒之學，止於皇極大中之道，非釋老申韓之清虛刻核，高絕而辨析，則何以爲新而餌彼薄劣之欲耶？是特有害于其言而已乎！著于政事，吾民將不勝其弊，可不愼哉。或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如之何？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義則未嘗新。

《太倉稊米集》卷四五《桓譚論》 惟人主之好惡爲能移天下之俗。人主之所好，天下翕然從之，不待賞而後勸；人主之所惡，天下倏然違之，不待罰而後沮。然則非人主之好惡能移天下之俗也，其勢然也。何以言之？上之所好，而吾從之，則君必喜。喜而不已，甚者至於高爵以貴之，厚祿以富之。上之所惡，而吾違之，則君必怒。怒而不已，甚者至於刀鋸以戮之，鼎鑊以烹之。夫以人主之好惡，而視天下之從違，禍福之至，捷若影響。則天下之俗，其有不移於上之所化者，鮮矣。人之情豈不欲捨死亡而求利達，以謂與其背世以蹈死，孰若殉世以求榮？於是士之偸合取容，以自媚其身者，其說以謂吾能一切苟簡以狥人主之好惡，雖寵幸親昵之私，固未易得，而流竄僇辱之禍，亦庶幾其免矣。當是時，以其狥天下之好惡，舉世莫不皆爾。有人於此，確然自信，而無所疑；毅然自守，而不可奪。爵祿不能勸之使從，刑僇不能威之使懼，非天下之大豪傑，吾知其不能矣。余於東京而得桓譚焉，是所謂天下之大豪傑者也。初，王氏託符命以攘神器，一日除拜公卿數百人。王興爲衛將軍，王盛爲前將軍，二人皆莽按符命而求得之，由賣餅而登用，以示神焉。士亦何敢不爲符命之說？劉歆，漢宗室也，始以應讖易名，其後

乃爲莽國師。揚雄，漢儒宗也，乃以符命取譏。當時獨譚默然，不聞其有一言也。此余所以謂其爲天下之大豪傑者也。世祖以英武有爲之資，仗大義以平新室之亂，神機妙筭，動無違策，故能整墜緒於既絕之後，援斯民於塗炭之中，雖湯武之業遠過，而乃篤意於讖書，曾無以少異於莽焉。夫親值其亂，將以易亂而歸之正，乃反蹈其覆車之轍，而不知此何理也哉？宛人李通始以圖讖說光武起義兵，又其在長安時，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其後群臣託以說光武起大位，至其祝文告天，皆引讖記，而中元二年乃宣布圖讖於天下，則其信之可謂篤矣。及其即位，乃以讖文用孫盛行大司馬，衆論始不悅；又按赤伏符「王梁王衛作光武」，乃拜王梁爲大司空焉。夫用大臣不以功德而專用讖緯，此與王興、王盛之事何以異哉！自是，政無小大，皆決於讖。至於鄭興以不善爲讖，坐爲帝怒；而尹敏乃以「君無口爲漢輔」之語，竟取擯斥。舉天下之士，皆從而爲符讖之說矣。譚於是時上疏抗論，力詆讖之非經，幾不免殺。非信道之篤，而能然乎？觀譚展轉於新室紛更之餘，終不肯一言以取媚於時。及中興之後，讖說益盛，而犯顏力諍，以辨其非。則其人自視豈隨其波而汨其泥者哉？故曰：士有特立獨行，不移於舉世之所好，而自信其道者，然後可以謂之大豪傑也。

《習學記言》卷二五　讀《桓譚傳》諫光武吝爵賞，以其行事考之，良然。此於人主常法當失，而竟以得之，豈光武別有其道？抑俗儒所陳不中事情？更須細論。然觀光武規略大抵與前後人主不同，論治者蓋未深考也。譚與揚雄、劉歆並時，低徊亂亡，無所阿徇，雖稍疏闊，要爲名世。光武不能容於列大夫間，而推折之致死，可謂褊而嚴矣。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三《兩漢諸儒》　博學多通，尤好古學，則推之桓譚。

《尚絅齋集》卷二《宋太史新集後序》　昔陸賈述古今成敗，爰著《新語》；桓譚考當世行事，厥有《新論》。

《諸子彙函》卷二一《荊山子》題注　姓桓，名譚，字君山。漢光武時人。因當時輔佐不明，論失時宜，舉多遇事，作《新論》。譚，懷遠人。懷遠，荊山卞和采玉處。譚嘗隱此，故名荊山子。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二《華陽博議》上　漢傅毅、牟融、桓譚、竺融【略】諸人，皆覃研釋教者也。

又　自昔博學而擅文辭者，公孫僑、左丘明、東方朔、司馬遷、劉向、揚雄、曹植、王勃、杜甫、韓愈十數人耳。陸澄、李善輩咸負書簏之譏，與作者幾絕轡矣。漢桓譚、蔡邕【略】，參之前人，蓋其次也。

《曝書亭集》卷六〇《說緯》　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爲所惑焉。

分論

《陳時政疏》　《秦漢文鈔》桓譚《陳時政所宜疏》尾評引：陳古迂曰：光武非惡言之主也，而朝臣以言不合者二：始也與桓譚論時政不合，終也與韓歆證凶饑不合。夫宋弘薦譚，拜議郎，蓋即位二年也。譚所言選輔佐、更便宜、禁仇殺、抑末利，較律令，皆平易可行，非如論讖諱忤所好者，而帝皆不省。後十五年，歆指天畫地，證歲饑凶，免歸田里。詔責至自殺。蓋譚特爲議郎，歆爲相，而帝待宰相輕也。譚，好古士也，數從揚雄、劉歆辨析疑異，而心術與友不合，條時政論讖諱而議論與君不合，至譚鼓琴新聲，則又悅忤於言而溺於聲，初尚若此，何以勸來者哉。林次崖曰：此篇主意，是要論政事，然必先之輔相，故遂以輔相政事二件做題目。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至共定國是，說輔相善政者，視俗而施教，至末是說政事，所言三事俱切時弊。先言更張政事一節，尤深切事情。細玩熟讀方見有味。《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上時政疏》：定國是，重本業，所謂政貴體要。　又《復上時政疏》：光武時頗尚讖緯，故桓譚極言之，文亦剴直明切。

《新論》　《論衡・定賢》：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陸績《述玄》（《太玄經》卷首）：且以歆《歷譜》之隱奧，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尚不能鏡照《玄經》廢興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倫乎。　《晉書・陸機列傳附陸喜傳》：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桓譚論二十九篇，議論多正。就未能語語中倫，然多前世所未載，名之曰《新論》，不誣。　《諸子褒異》卷四《桓子》尾評：汪蒼舒曰：君山《新論》自佳。當時與子雲友，手筆迥別如此。故知文字無黨，乃爲作家。程子風曰：《論衡》極推許君山，其筆手亦相似。

傳記

《後漢書・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轀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

又《桓譚傳》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脩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略】。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讎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略】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略】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爲榮。

《東觀漢記》卷一六《桓譚傳》（存目）

紀事

《太平御覽》卷二一五引桓譚《新論》余年十七爲奉車郎中，衛殿中小苑西門。

《漢書・溝洫志》哀帝初平，【略】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略】。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廼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又《翟方進傳》莽日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略】廼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諸將東至陳留留，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

又《揚雄傳下》（雄）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略】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

又　時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

度越諸子矣。」

又《王莽傳上》（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

《東觀漢記》卷一六《列傳・陳元》 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

《後漢書》卷一（姚之駰《後漢書補逸》卷九） 桓譚，字君山，年七十，喜非毀俗儒，出爲六安郡丞，感而作賦。因思大道，遂發病卒。

又《方術列傳上》 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藝文類聚》卷三六《隱逸上》 魏隸《高士傳》曰：【略】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韁繮，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藝，何大道爲自眩曜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

又卷四〇《冢墓》 《揚雄家牒》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斂賻起祠堂，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景迂生集》卷一九《揚雄別傳》 甘露元年戊寅雞鳴，雄生。天鳳五年四月乙丑晡卒。葬安陵阪上。侯芭、桓譚共爲治喪，朝臣郎吏及諸公遣世子來會送甚盛。譚爲斂賻，起祠置塋。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塚，與譚守墳如子禮。

《禮記集說》卷三七《月令第六》 孔氏曰：【略】凡說天地形狀之殊有六等：一曰蓋天，【略】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揚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略】四曰昕天。昕讀曰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略】五曰穹天，【略】六曰安天。

《廣博物志》卷二九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著録

《後漢書・桓譚傳》 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隋書・經籍志三》 《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

又《桓譚集》 五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上》 《樂元起》二卷，《琴操》二卷（桓譚撰）。

又《經籍志下》 《桓子新論》十七卷（桓譚撰），後漢《桓譚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一》 桓譚《樂元起》二卷，又《琴操》二卷。

又 《桓子新論》十七卷（桓譚）。

又 《桓譚集》二卷。

《玉海》卷六二《漢桓譚新論》 《桓譚傳》：譚博學多通，徧習五經，尤好古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敕書卷大，今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鄭堂讀書記》卷五二 《桓子新論》一卷（漢桓譚撰），國朝孫馮翼輯。按：《後漢書》本傳載：君山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其分篇有《本造》、《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啓寤》、《祛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辨惑》、《述策》、《閔友》、《琴道》凡十六篇。《隋志》、新舊《唐志》俱作十七卷，蓋依十八篇爲卷，並目錄爲十七耳。（古書多列目一卷，《隋志》中甚多。）《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皆不著錄，則其亡軼當在北宋時。鳳卿從羣書所徵引輯成一卷，于陶南村《說郛》所

引二十七事，其書不足據，故未采錄，蓋其愼也。《琴道》篇有《文選》注足據，故凡雍門與孟嘗語，及君山論樂事，皆可彙爲一篇，以肖其舊。餘諸篇目，昔人徵引其詞未嘗顯標，其題概不臆爲分列，以蹈武斷之弊，此輯錄之最善者也。

藝文

劉孝標《廣絕交論》　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閨閨，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後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吳均《初至壽春作》　桓譚不買交，馮子任紆直。浮溺逐波影，飄揚恣風力。北州少知舊，南陽寡相識。中駕每傾輪，當騫輒摧翼。望美無津梁，私自憐何極。

樊遜《問求才審官對》　但使帝德休明，自強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眞人去而復歸，臺星坼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庾信《哀江南賦序》　天衢周星，物極不反。傳變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

又《竹杖賦》　是以憂幹扶疎，悲條鬱結。宿昔傲醜，俄然耆耋。變田鳳於承宮，改陽文於醯蔑。潘岳秋興，嵇(一作舍)生倦遊；桓譚不樂，吳質長愁。並皆年華未暮，容貌先秋。予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惟恥。拉虎捽熊，余猶稚童；觀形察貌，子實悲翁。別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病，袁逢致仕；吳漚不期，楊彪喪子。明公此贈，或非乖理。先生乃歌曰：秋蓂促節，白蘗同心；終堪荷蓧，自足驅禽。一傳大夏，空成鄧林。

王褒《靈壇碑》　悠悠五緯，乃欽若於堯典；茫茫九州，是致功于禹跡。猶以天步懸遠，隸首筭而弗窮；地載遐荒，章亥馳而未極。浩庭霄度，吐納天和；崐閬滄溟，胞胎元一。九靈之府，神液所以降祥；五英之闕，蕤華以之昭應。推玑運之短長，校河源之廣狹。谷永上書，譬流風之不繫；桓譚作論，明弱水之難航。豈知迴天金簡，惟傳上聖，洞神玉策，尚隔中仙。

楊炯《渾天賦》　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於執鞭。馮唐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揚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諜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爲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駱賓王《靈泉頌》　某出贊荒隅，塗經勝壤。三秋客恨，長懷宋玉之悲；一面交歡，暫雪桓譚之涕。覩斯水之清泚，感若人之精誠。見賢思齊，仰圭璋而有地；揮毫興頌，鏤琬琰之無慚。

陳子昂《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杜司戶炳靈翰林，研幾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劇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含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羣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謫居外郡。蒼龍闇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亭，迴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游，淼風帆於天際。

張九齡《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搆，而遺制巋然。邑老相傳，斯則薛公逍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己坦懷而樂地。屬府庭閒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寒氛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軺以乘流，趣高臺而降望。

韓愈《同宿聯句》　山晴指高標，槐密駭長蔭。(愈)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矜。(郊)匡鼎惟說詩，桓譚不讀讖。(愈)逸韻何嘈嘽，高名俟沽賃。(郊)紛砸歡屢填，曠朗憂早滲。(愈)爲君開酒腸，顚倒舞相飲。(郊)

溫庭筠《洛陽》　鞏樹先春雪滿枝，上陽宮柳囀黃鸝。桓譚未便忘西笑，豈爲長安有鳳池。

皮日休《憂賦》　內豎之臣，乃寵乃綏。豎刁亂齊之日，伊戾禍宋之時。西漢則中令扇迹，東京則鄴卿搆基。舉手天轉，切齒國危。其甚者，陳蕃以賢而陷矣，何進用忠而僇之，是臣憂也。賈誼愛時，仕止於國傅；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是臣憂也。

王禹偁《偶題三首》一　賈誼因才逐，桓譚以讖疎。古今當似此，吾道竟何如。

王安石《嚴陵祠堂》　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索寞桓譚道不謀。勺水果非鱣鮪地，放身滄海亦何求。

蘇軾《和吳少卿絕句》　欲伴騷人賦百篇，歸心要及菊花前。明朝知覆誰家甑，猶有桓譚道必傳。

李鳥《月巖齋詩》　嗟嗟窶人，天民之淹。昔也方將，愚妄所漸。喜功好名，虎穴屢探。輪殷綏墮，卻戰猶酣。老不及人，綿力弗堪。飲冰食蘗，處約已甘。天匪靳予，事有莫兼。俾予有知，錫福則廉。餘齡數奇，展也不占。異時著書，雖俟桓譚。心勞用寡，遠愧周聃。今師農囿，穮蔉崇芟。年登歲樂，糠粞求饜。褐寬縕敝，懷此不貪。

趙秉文《送李按察十首》三　漢儒事章句，去道利乃倍。桓譚謂子雲，此事今獨乃。岱岳小天下，齊魯復何在。會當登日觀，一目了滄海。

蒲道源《題楊紫陽墨蹟後》　世人賤目貴傳聞，惟有桓譚識子雲。不見紫陽身後事，半緘詩草播清芬。

何景明《晚過田水南有贈田郎》　閉門著書今幾卷，我欲與子數相見。謔浪雖稱青瑣賢，經過罕識黃門面。長安雨積鞍馬稀，堂下苔生集秋燕。四海何人問草玄，一經徒使桓譚羨。

楊慎《贈謝平山》　千里西征見玉人，簷花池草話情親。風流陶令歸何早，文藻桓譚論更新。席上休談當世事，杯中強覓舊時春。坡仙詩句君知否，且鬬樽前見在身。

李濂《春興》　碧草城南路不分，野人詩思正紛紜。聊隨謝客尋幽壑，何必桓譚識古人。春日苦貧新秫酒，洞天思謁大茅君。東風吹起花如霰，腸斷梁臺日暮雲。

李攀龍《寄正叔》　十年裘馬向飄零，一郡風塵出漢庭。塞北風煙春浩浩，薊門山色樹冥冥。懷人西署秋雲白，對酒疎燈夜雨青。莫道揚雄長寂寞，桓譚已見太玄經。

王世貞《題項子曲池草堂用原韻》三　字許桓譚問，名因求仲聞。數楹浣花借，一水武夷分。竹奠千雲色，蘭滋過雨芬。風塵知暫染，不愧北山文。

又《風寒濟南道中，兀坐肩輿不能開卷，因即事戲作俳體六言解悶，數之政得三十首，當喚白家老婢讀之耳》二七　既少桓譚數語，又無侯芭一人。胸中萬卷何用，到了還他渾淪。

張鳳翼《題明皇按樂圖四首》二　桓譚且莫奏繁音，唐帝元非漢帝心。若在沉香亭上聽，應將羯鼓易瑤琴。

佘翔《贈徐方伯子與》　青蘿別館播清芬，當代才名屬使君。貫日虹飛燕市築，運風堊滅郢人斤。豫章楊滿西山月，彭蠡風搖北渚雲。不是尋常來問字，桓譚欲識草玄文。

胡應麟《溉溪別業二首》二　卷帙桓譚富，篇章杜甫貧。乾坤容傲骨，海岳遂閒身。坐挾垂綸客，行招荷鍤人。一癡殊未厭，久已絕貪嗔。

毛奇齡《贈周綸》　公子何年少，才名世共諳。門閭推玉樹，天上識瞿曇。倒屣驚河內，分居在道南。著書纔滿篋，已自過桓譚（時過示文集甚富）。

陳維崧《董得仲集序》　嗟乎，俗忌孤芳，世疵文雅。經傳蒙吏，庾子嵩譏爲了不異人；賦錄左思，陸士衡誚以此間傖父。才高司馬，遇楊意以何年；博甚子雲，遘桓譚而奚日？行矣董君，勉旃自愛。不遇知音之輩，且食蛤蜊；倘逢識曲之人，定呼龍鳳。

雜録

《揚子雲集》卷四《答桓譚》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後漢書・鄭興傳》　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

《金樓子》卷六《雜記下》　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談者多誤動形言也。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新唐書・儒學列傳下》　開元五年【略】，（褚）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略】」帝納其言。

黃伯思《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所謂集靈，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某按《漢書・地理志》云：太華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仙賦》叙云：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爲存仙，門爲望仙。二書所載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文忠博古矣，猶時有舛漏，後學可忽諸！

董逌《西岳華山碑》　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漢志》既書之矣，桓譚嘗賦之。鄜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

《郡齋讀書志》卷一上《易乾鑿度二卷》　昔通儒謂緯書僞起哀、平，光武既以讖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衆，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歷代革命之際莫不引讖爲符瑞。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疾之。自符堅之後，其學殆絕。

《直齋書錄解題》卷三《乾坤鑿度二卷》　陳氏曰：【略】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符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元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言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傅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

《習學記言》卷二六　圖讖事至張衡論始定。桓譚雖極言讖之非經，而傳不載其所以極言之說。班固父子以折衷古今自任，而於讖特多所附合。非其智不足以知之也，蓋以時主好尚方盛，遂不敢攖其鋒，亦理勢之常。

《緯略》卷三《子雲千賦》　桓譚少好文，見子雲工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

《厚齋易學附錄一・先儒著述上・周易緯》　按緯出漢哀、平世，載占驗災祥陰陽符讖。光武以讖立，故篤信之。鄭康成、何休引以解經，桓譚、張衡之徒深疾之。

《藝藪談宗》卷一徐禎卿《談藝錄》　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

《尚書考異》卷一《孔安國尚書序》　秦自盧生入海求神仙，持圖讖以還，【略】祖於是，《援神契》、《考靈耀》等書顯行于世，綿綿延延，至於東漢，目爲聖書。桓譚以非聖受責矣。其來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經籍會通》三　陸賈有《新語》，顧譚亦有《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亦有《新書》；桓譚有《新論》，夏侯湛、華譚、劉晝各有《新論》；崔寔有《政論》，王肅亦有《政論》；仲長統有《昌言》，王滂亦有《昌言》；賈山有《至言》，崔靈亦有《至言》。六朝好學漢類如此。

又　《論衡》謂仲尼爲素王，桓譚爲素相。又謂仲尼之道傳桓君山，君山傳周長生，何太僕劇罪之，是也。第秦漢閒聖賢稱謂與後世殊不同，臧紇聖於春秋，韓非聖於戰國，揚雄、張衡聖於東西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夷惠未足盡憑。

《通雅》卷三八《宮室》　桓門亦謂和門，亦謂華表。桓譚《新論》，《晉中經簿》作華譚。桓、和、華一聲也，古通而今分。

《芝在堂文集》卷一五　東京而後，始多以論名書者。君山《新論》行，而仲任玩其書，樂於居千石，自作《論衡》，中郎純秘，夫剖疑破俗解剝生露，非無獨長，然古人文質敦厚，褒諷之旨衰矣。

《江南通志》卷三五《輿地志・鳳陽府》　桓譚藏書處在宿州。漢成帝以譚藏書多，令待詔門下。時謂「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猗頓之財」。今萬花墅是也。

又卷四二《輿地志・鳳陽府》　給事桓譚墓在宿州沛地。元和中，肅宗東巡至沛，使使者祠譚塚，鄉里以爲榮。

《居易錄》卷二八　漢武帝李夫人事，《史・武紀》、《封禪書》作「少翁」，桓譚《新論》作「李少君」，《拾遺記》作「董仲君」。唐韋進士《縷金裙記詩》云：「不教布施剛留得，恰似初逢李少君。」

馮異

論述

《日知錄》卷二七《後漢書註》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爲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註失其指，反以爲疏遠，非。

《義門讀書記》卷二二《後漢書》　《馮異傳》：「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一隅，謂河北。註誤。

傳記

《後漢書・馮異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略】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蘧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孚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對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別擊破銕脛於北平，又降匈奴于林闔頓王，因從平河北。【略】異乃遺李軼書曰：「【略】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略】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愼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略】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

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略】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

《東觀漢記・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異薦邑子銚期、叔壽、殷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異處入叩頭，寬解上意。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虐暴，所至擄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屬官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夜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笥麥飯兔肩。因渡滹沱河，至信都。更始遣舞陰王李軼、虜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三十萬，共守雒陽。上以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異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並上奏，勸上立，曰：「帝王不可以久曠。」上乃召異，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上曰：「我夢乘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愼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冢，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大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遣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敕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西行布威信。黽池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與赤眉遇于華陰，相拒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等。拜爲征西大將軍，與赤眉相拒。上命諸將士屯黽池，爲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黽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治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上引見異，誦于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爲我披荆棘定關中者也。」賜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使將軍負丹青，失斷金。」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鬬者。異爲人謙退，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藝文

李商隱《武侯廟古柏》 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閟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葉彫湘燕雨，枝拆海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歷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爲問昭融。

程端禮《滹沱》 有事滹沱古，爲川浸迄今。蕭王冰渡急，馮異飯恩深。浪洶驚胡馬，星搖見嶽岑。同舟欣既濟，得句慰歸心。

胡助《馮異》 大樹將軍，屢建勳功。赤眉敗走，平定關中。蕪蔞豆粥，滹沱麥飯。倉卒厚意，毋忘患難。

丁鶴年《挽繆將軍》 大將捐公館，哀音徹帝廷。殞星芒角赤，馭日簡編青。禮賻膺天眷，佳城獲地靈。唯餘馮異樹，寂寞倚園亭。

李夢陽《送蔡子赴省》 君從歷下游三輔，暫就薇花避柏烏。關內久懸馮異望，河西早上伏羌圖。茶官詭譎時侵馬，餉吏奔趨日備胡。生養願今開氣象，山河百二本皇都。

伏湛

論述

《淨德集》卷一五《論略》 人臣之處乎朝廷，圖遠謀至識，欲盡致君之分，必通習經刻，求古知今，然後可以剖決大疑，而裁量先務。是以兩漢諸儒，若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呂季主、雋不疑、伏湛、侯霸、魯

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彊，果于適用。其輔導世主，究陳政教，建大議遠業以率有位，足以垂憲千古。若持權衡、按繩墨，而以別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由是而言，則爲人臣者，安可不通經術哉？舍是，則止于簿書刀筆之間，而無以謀王體、斷國論，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難矣！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三《兩漢諸儒》 東漢之儒，其博洽多聞則推之於杜林，閉戶講論則推之於魯恭，「五經」復興則推之於魯丕，經爲人師則推之伏湛，博學多通尤好古學則推之桓譚。

《大學衍義》卷四《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臣按：【略】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

《補後漢書年表》卷三《異姓諸侯》 世祖倉卒擾攘之初，亟侯諸將矣。蓋激礪磨淬，亦事之常。至起卓茂伏湛爲三公，剖符而封之，功臣不假以權，革西京之弊，天下靡然以名節相先。及叔季李膺、范滂輩，雖相枕就死而不悔。曹操豺虎之姿，猶懼孔融、荀彧等，終其身不敢爲盜。德義之足以服人心也如此，可不尚茲！

林同《孝詩·伏湛（父理爲當世名儒，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向來父學顯，別自以家名。不是能傳業，如何著孝聲。

《升菴集》卷五二《伏湛奏》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天中記》卷三〇《三公宰相·台相》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伏湛）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侯霸）入朝，先奏寬大之令。

傳記

《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四 三年【略】三月，尚書伏湛爲司徒。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王莽時爲繡衣執法，遷後隊正。更始立，爲平原太守。遭倉卒，世莫不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如故。謂妻子曰：「一穀不升，國君徹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乃以俸祿分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侵凌。天生蒸民，爲立君，非欲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眞主。門下督素有氣力，欲起兵，湛曰：「孔子誅少正卯，爲其惑衆也。」即誅督以示百姓，於是吏民信嚮。遠近獨完，湛之力也。

《後漢書·伏湛傳》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

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西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譴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翕。

《東觀漢記・伏湛》（存目）

藝文

綦崇禮《賀孟參政啓》 恭以某官智蘊帝謨，才鍾王佐。典刑有在，堂堂耆艾之姿；悃愊無華，侃侃忠純之節。久參大政，深注上心。入輔出征，用兩兼於文武；外攘內治，身獨佩於安危。屬鑾輅以撫師，析麟符而居守。委關中之重任，實倚蕭何；總閫下之羣司，莫如伏湛。迨此凱旋之慶，訖無返顧之憂。圻甸安安，宮闈寧謐。既第從行之賞，可忘鎮撫之勞？矧帷幄運籌，蓋並咨於長算；軍師獻捷，乃均賴於成謀。爰陟崇階，以旌顯伐。

李石《謝解啓》 恭惟某官儒林師表，學海老成。孟軻之執德不回，伏湛之與人無競。南門緩帶，已高七縱之謀；東郡分符，常覩一麾之政。治良田而去螟螣，磨石鑑而照狐狸。踵躅前賢，提攜後進，超溝中之萬木，發霽下之五音。致茲屏瑣之微，預在扳援之列。念其進隗之始，與其筮仕之初。曲引晚生，非公莫能耳；不忘厚德，舍我其誰歟！

戴象龍《代祈男子疏》 竊以天上麒麟，數載未符於吉夢；人間龍鳳，何時方見於喜祥？孟軻興不孝之辭，伯道起無兒之嘆。切效尼山之禱，冀儲崧嶽之靈云云。昴宿遺精，誕蕭何而安漢；長庚入夢，生李白以扶唐。佇看照室之祥，即獲弄璋之慶。英姿同伏湛，稟容貌以堂堂；餘慶若徐卿，生公侯而袞袞。

史彌寧《參政宣獻樓公挽歌辭》 欲知天意屬英奇，端爲斯文待發揮。挺挺魏謇祖風烈，堂堂伏湛國光輝。久參機政儒臣貴，未到公台物論違。丹旐東風馬鞍矣，送車誰不淚襟衣。

雜録

《學林》卷四《子賤》 《後漢》列傳：「伏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觀國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爲單父宰。又《史記・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張晏注曰：「伏生名勝。」然則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宓不齊也。《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范蔚宗誤矣。「宓」、「伏」、「服」三字通用，而世俗多變慮爲宓者，誤也。案字書，宓，彌畢切，安也，默也，靜也，止也。與慮音不相通。蓋「慮」、「宓」二字相類，故多誤書者。

雖假借用宓，亦爲無義矣。

《能改齋漫錄》卷三《辯誤・束脩義》　束脩其義不一。《論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人多引《禮》「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以爲束脩者，束脯也，用束脯以爲贄爾。余按杜恕《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按《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脩。」不可以「束脩之問不出境」一概論也。《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乃知以束脩爲束脯者爲非是。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

《玉海》卷三八《藝文・三家詩》　後傳：伏湛父理以《詩》授成帝，別自名學。湛傳父業。湛弟黯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說解》九篇。黯章句繁多，子恭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餘言。

《佩韋齋輯聞》卷四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悔焉」，先儒謂「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按杜恕《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脩。」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註：「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註：「束循，謂束帶脩飾。」不可以「束脩之問不出境」一槩論也。

《三家詩拾遺》卷首《漢魏說詩不著傳授者》　伏生《尚書大傳》時或引《詩》。伏本魯人，與申公先後同時，是魯《詩》家。伏湛治魯《詩》，見本傳。

《毛詩稽古編》卷一八《大雅・皇矣》　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

《大清一統志》卷一三八《萊州府》　不其故城，在即墨縣西南。【略】後漢建武六年，封伏湛爲侯國。北齊廢。隋開皇中併入即墨縣。《太平寰宇記》：即墨縣不其故城在縣西南二十七里，周十餘里。《縣志》：今爲不其社。

《山東通志》卷三二《陵墓志・青州府・安邱縣》　伏湛墓，在縣境。湛初封陽都侯，後以大司徒改封不其侯。

宋弘

傳記

《後漢書・宋弘傳》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國除。

藝文

周是修《花蝶詞》　蝴蝶飛飛桃李蹊，有生都只被花迷，生爲死忙死則已，花蝶兩情無可比。一朝花謝蝶何之，別戀新紅嫩白枝，向來生死迷心處，顚倒莓苔總不知。眼前世事皆如此，親疎離合爲時使。相如得志棄文君，比翼愁成中路分，茂陵一聘心已改，短嘆長嗟耳不聞。翟公富貴多賓客，濟濟賢材論忠節，盛時忽變散如雲，門外還堪雀羅設。我歌花蝶情難了，窮達相依古來少，遼哉鮑叔與宋弘，萬載千秋名皎皎。

黃佐《子陵釣臺次馬憲副韻》　文叔資爲理，狂奴豈不勝。高風魯國釣，斜日漢家陵。鼎足歸侯霸，糟糠愧宋弘。羊裘見幾去，龍德至今稱。

王世貞《五言古詩》二七　宋弘初宦漢，仕莽爲幷牧。承鼎建武中，雖壯齒亦足。抗言辭帝婚，俛首甘新祿。李密既陳情，無何徇除目。賦詩怨積薪，曾是念初服。翹首坐上尊，晉耶當爲蜀。苟竊義孝名，千秋寧無恧。

趙士麟《詠史詩・宋弘》　夫婦人倫本，況復共糟糠。一言明大義，足以感湖陽。朝服坐公府，微詞讓桓郎。他日召之鼓，舉動忽失常。使公相天子，必不率惟房。忍使貴人黜，復廢太子疆。

蘇竟

論述

綜論

《習學記言》卷二五《後漢書》　蘇竟、楊厚、郎顗、襄楷，雖陰陽星文之學，然貞固守道，言不詭世，急時之病，惟賢是與，而利心不存焉，異乎京房、谷永、李尋之流矣。

《陵川集》卷二九《玉衡眞觀序》　人並天地爲三，極其爲道則一。凡義理象數皆所固有，學必周知，然後爲至已。是以聖人仰觀俯察，範圍曲成，推步占候，以爲大法。【略】仲尼之門，顏、閔而下，七十子三千之徒，問學之際一不及。曾子、子思、孟子著書，難疑答問，而亦弗及。皆知其法，以爲常事，置而弗論，文武之道在人，而先王之澤未斬也。至戰國縱橫，異端並起，道厄術雜，莫不以人勝天，天人始二。【略】益殺人以逞，卒皆大亂，亡滅其遺書。古法或有知者，如子韋、唐昧、尹皐、甘公、石申、呂不韋各專門名家，無復大聖大賢之能事，一世之通學，爲陰陽數術之流矣。然賴數子傳其緒業。漢興，學者得以尋繹，於是張蒼、司馬談及子遷、鄧平、唐都、落下閎、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馬續、張衡、鄭玄、劉洪、譙周，皆著書推衍，而翼奉、李尋、谷永、蘇竟、郎顗、襄楷、蔡邕，于昏君亂朝，橫身論列，歷之以天，懼之以禍，使聞者奪氣流汗，謂之天諫，大有功于漢室。于是四百年間，復知畏天，有三代之風焉。

分論

《與劉龔書》　《古文品外錄》卷二蘇竟《與劉龔書》尾批：龔乃向之曾孫，《班史》所云篤論君子也。何乃一淪迷誤，背宗黨讐，無顧忌之甚耶！如使其祖歆知之，亦當含愧於下地矣！

傳記

《後漢書・蘇竟傳》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與）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

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略】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郭憲

論述

《丹鉛摘錄》卷四 劉子玄曰：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全構虛辭，用驚愚俗。卓哉子玄之見也。余推其餘，如任昉《述異記》，殷芸《小說》，沈約《梁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遺事》，宋人《雲仙散錄》、《清異錄》、《杜詩僞蘇註》，盛行于時，殊誤學者。司馬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況下此者乎？

《升菴集》卷四六《又人作僞書》 劉歆《七略》叙稗官小說，以《周書》爲首，即晉代所伐冢，《汲冢周書》也，今所傳者十之一爾。其中言舜囚堯，禹距舜，伊尹通末喜，太甲殺伊尹，武王斬紂頭，皆害義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入《史記》，誣聖多矣。其後有《十洲記》、《漢武帝內傳》、《神異經》、《洞冥記》，晉有王子年《拾遺記》，梁有《四公子傳》，【略】皆以奇字湊合，傳凡數千言，皆無足觀。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經籍會通二》 凡經籍緣起皆至簡也，而其卒歸於至繁。【略】小說昉自《燕丹》，東方朔、郭憲浸盛，至洪邁《夷堅志》四百二十多卷，極矣！

又卷一六《四部正譌下》 《洞眞記》四卷，題郭憲子橫，亦恐贋也。憲事世祖，以直諫聞，忍描飾漢武東方事以導後世人君之欲？且子橫生西京末，其文字未應遽爾，蓋六朝假託，若《漢武故事》之類耳。（《後漢書》憲列方技類，後人蓋緣是託之。）

又卷二二《華陽博議上》 子之浮夸而難究者，莫大於衆說，衆說之中，又有博於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言者、事者。《齊諧》、《夷堅》博於怪，《虞初》、《瑯語》博於妖，令昇、元亮博於神，之推、成式博於鬼，曼倩、茂先博於物，湘東、魯望博於名，義慶、孝標博於言，夢得、務觀博於事，李昉、曾慥、禹錫、宗儀之屬，又皆博於衆說者也。總之，脞談隱迹，巨細兼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俳間出，詭誕錯陳，張、劉諸子，世推博極，此僅一班。至郭憲、王嘉，全構虛詞，亡徵實學，斯班氏所以致譏，子玄因之絕倒者也。

《玉芝堂談薈》卷三〇《古今僞正史》 劉子玄《史通》所載古今正僞史，今多不存。澹園先生《筆乘》常載之，中如：【略】劉義慶《世說新書》，裴榮期《語林》，吳思尚《語錄》，楊松珍《談藪》，郭子章《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劉劭《人物志》，祖鴻勳《晉詞記》，陸景《典語》，劉勰《文心雕龍》，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集》，阮孝緒《七錄》。

傳記

《後漢書·郭憲傳》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潠。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軨。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闕東毓毓郭子橫』，竟不虛也。」

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

《宋史・藝文志・傳記類》　郭憲《洞冥記》四卷。

《郡齋讀書志》卷二下《僞史類》　《漢武洞冥記》五卷。右後漢郭憲子橫撰。其序：言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一《小説家類》　《洞冥記》四卷，《拾遺》一卷。東漢光祿大夫郭憲子橫撰。題《漢武別國洞冥記》，其《別録》又於《御覽》中鈔出，然則四卷亦非全書也。凡若是者，藏書之家備名數而已。無之不足爲損，有之不足爲益，況於詳畧尤非所計也。《唐志》入神仙家。

《玉海》卷五八《藝文》　《漢武帝傳》。《唐志》：神仙三十五家，《漢武帝傳》二卷。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字子橫）。《隋志》：《漢武内傳》三卷（《莊子》釋文引之）。《書目》：《漢武帝内傳》二卷。載西王母事，後有淮南王、公孫卿、稷丘君八事，乃唐終南玄都道士遊岩所附。《洞冥記》四卷，後漢光祿大夫郭憲，載武帝神怪事。

《欽定四庫全書・洞冥記》提要　臣等謹案：《洞冥記》四卷，舊本題後漢郭憲撰。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官至光祿勳，事迹具《後漢書・方術傳》。是書《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文獻通考》又有《拾遺》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引憲《自序》，謂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陳振孫《書録解題》云：其《別録》又於《御覽》中抄出，則四卷亦非全書，《別録》當即《拾遺》也。今憲《序》與《拾遺》俱已佚，惟存此四卷。核以諸書所引，皆相符合，蓋猶舊本。考范《史》載憲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賜之衣，逃匿海濱，後以直諫忤光武帝，時有「闕東觥觥郭子橫」之語，蓋亦剛正忠直之士。范《史》徒以世傳「噀酒救火」一事，遂抑居方術之中，其事與樂巴相同，或有或無，已不可定。至於此書所載，尤皆俶詭之談，似未必眞出憲手。又詞采縟艷，亦迥異東京，或六朝文士依託爲之歟？然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儀用以入詩，時稱博洽，後來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妍華足供采摭。過而存之，亦未嘗無裨於詞翰也。

《鄭堂讀書記》卷六六　《別國洞冥記四卷》（漢魏叢書本），舊題漢郭憲撰。（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官至先祿勳。）《四庫全書》著録，作《漢武洞冥記》。據其原序，止作《洞冥記》四卷。其有「漢武」二字及「別國」二字者，皆後人所加爾。《隋志》（雜傳類）、《舊唐志》（雜傳類）俱作一卷，《新唐志》（道家類）、《宋志》俱作四卷，《讀書志》（傳記類）作五卷，《書録解題》、《通考》俱作四卷，又拾遺一卷。案隋唐志作一卷，當據不分卷之本。晁氏作五卷，當有拾遺一卷在内。陳氏稱其別録（指拾遺）又於《御覽》中鈔出，然則四卷亦非全書也。今則「拾遺」一卷，已佚，惟相傳之四卷存。其序言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其書凡六十條。以上序説皆荒誕不可詰，又詞華艷麗，亦不類東漢之文，當屬六朝人所依託，故唐人始采用之也。《説郛》普秘笈所收，均節録一卷云。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八《漢武洞冥記四卷》（舊鈔本）　《十洲記》題「東方朔撰」，皆記神仙幻化之事。《洞冥記》題「漢郭憲撰」，紀載之事，多不足信，而文采可觀。昔人皆謂六朝人僞作。此出明人鈔本，與《集異記》合裝一冊。舊爲邑中孫氏藏書（卷首末有「孫從沾印」、「孫慶增家藏」二朱記）。

郅惲

論述

《習學記言》卷二五《後漢書・傳》　郅惲、鄭敬同郡相友，材品志節皆同。惲不以出違道，敬以不出全性，皆人豪也。

《容齋隨筆》卷二《田千秋郅惲》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爲吾輔佐。」遂拜爲丞相。光武廢郭后，郅惲言曰：「夫婦之

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遂以郭氏爲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義門讀書記》卷二二《後漢書・郅惲傳》「臣聞夫婦之好」至「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君章此言乃獨微婉，非復平時悻直，卒能進說太子，善處人骨肉之間。豈其晚學有進耶！

傳記

《後漢書・郅惲傳》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爲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議，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戹，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敎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敎，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

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而父老堯、舜乎？」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爲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學問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弗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甄異之，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東觀漢記・郅惲》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繫惲。難即害，使黃門脅導惲令爲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子張目擊而已。惲即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遲，趣出就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之，拔刀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汝南太守歐陽歙召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嚮會，百里內皆齎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歙敕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搆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爲善，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奉觥！」歙色慙，不知所爲。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鄭次都隱于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嘆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能從子？于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爲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納。上令從門閒識面，惲曰：「火明燎遠。」遂拒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惲爲長沙太守，坐前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芒長。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

周黨

傳記

《後漢書・周黨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鬬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勑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

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藝文

朱翌《與劉令食枸杞》 周黨過仲叔，菽水無菜茹。我槃有枸杞，與子同一箸。若比閔縣令，已作方丈富。但令齒頰香，差免腥羶汙。我壽我自知，不待草木輔。政以不種勤，日夕供草具。更約傅延年，一飯美無度。解衣高聲讀，蘇陸前後賦。

高啓《詠隱逸十六首・周黨》 世祖初厭武，開觀在東都。使者遍巖藪，旌帛召賢儒。伯況亦暫起，綃頭詣尚書。引見伏自陳，始願不敢渝。周興有恥食，堯禪或羞汙。士固有本志，聖主焉能拘。范生乃見毀，咄爾何其愚。

愛新覺羅・弘曆《唐寅梧竹高隱圖》 踈竹喬梧交影橫，茅齋趺坐灑然清。似嗤周黨薛方輩，還與人間留姓名。

吳偉業《將至京師寄當事諸老》 柴門秋色草蕭蕭，幕府驚傳折簡招。敢向烟霞堅笑傲，却貪畊鑿久逍遙。楊彪病後稱遺老，周黨歸來話聖朝。自是璽書修盛舉，此身只合伴漁樵。

雜録

《山堂肆考》卷一九六《周黨遺》 《高士傳》：周黨見閔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夏恭

《後漢書・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横，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

《義門讀書記》卷二四《後漢書》 夏恭。恭宜在《儒林》。

竇融

論述

《後漢書・竇融傳論》 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蜕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責讓隗囂書》 竇融早識成敗，可謂智士；始終一節，不愧貞臣。責囂以大義，惜其不能聽從耳。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屯・六三》 五峰胡氏曰：炎漢再建之初，隗囂起于隴西，以庸才居民上，有偏霸之意。【略】竇融則不然矣。其保河西也，豈無專據方面之志哉？然聞光武勃起，中原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遂舍五郡之權，一心漢室，終保福祿，亦可謂君子矣。

又卷一四《履・九四》　五峰胡氏曰：東漢之初，竇融保據河西，專有方面。厥後歸命光武，以爲大司空，居近君之地。光武剛強明決，以法術制馭臣下之君也。融嘗專制，則光武心忌；本處于外，入居大官，則舊功臣心不平，履虎尾也。然融謙恭小心，有子，欲其恂恂守道，不願其才能，其畏愼可知。愍愍，畏愼也。融能如是，不以寵利居成功，其志行也，故終吉。

傳記

《後漢書・竇融傳》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請融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爲波水將軍，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軍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肜爲敦煌太守，庫鈞爲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破之。其後匈奴懲乂，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眞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賚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

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聞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戹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閒，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横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未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弃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弃之，謂留子何？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閒離之說，亂惑眞心，轉相解搆，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遣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爲武鋒將軍，更以辛肜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桀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閒，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爲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爲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爲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爲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爲輔義侯，酒泉太守辛肜爲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又還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

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閒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臥內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寶嬰、田蚡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

紀事

《漢書・敘傳》上　（班彪）知隗囂終不寤，廼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

《東觀漢記・竇融》　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三駝，令弟友詣闕，道絕馳還。遣司馬虞封間行通書，光武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凡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光武時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脩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尚沮陽公主，穆長子勳尚東海公主女。竇氏一主、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廄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爲比。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　五年【略】夏四月，旱，蝗。河西大將軍竇融始遣使貢獻。

又　八年【略】夏四月，【略】隗囂攻來歙，不能下。閏月，帝自征囂。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

又下　十三年【略】夏四月，【略】甲寅，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

又　二十年【略】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獄死，大司空竇融免。

又　二十六年，【略】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略】令所置地不過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又《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傳論》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又《梁統傳》　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略】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略】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略】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略】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

《空同集》卷六五《治道》　詔令足以占朝廷，言有遺慮，則知野有遺賢矣。故朝有王臣則其言王，朝有覇臣則其言覇。尉佗得漢文書，即徹黃屋，奉正朔；竇融得光武璽書，歎服曰「天子明見萬里」。孰謂詔令不足占朝廷哉。

藝文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

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

曹操《表青州刺史劉琮令》 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幷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袁徽《與荀彧論士燮書》 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

管寧《答禮遣疏》 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粲悅駕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闕闈，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墳於衢路。

諸葛亮《羣下上漢帝請先主爲漢中王表》 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

曹丕《又報孫權書》 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

曹植《漢二祖優劣論》 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愼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夫其蕩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犇北之卒。是以羣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竇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

虞寄《諫陳寶應書》 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

庾信《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和墓誌銘》 乃祖乃父，繼踵威雄。摐金北陸，鳴玉南宮。隱若吳漢，賢哉竇融。負霜依德，無雷向風。

楊侗（越王）《別與李密書》 今公智足匡時，威足夷難。奮高世之略，動勤王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讎恥，此是公之任也，更候何人。前度公此懷必可暗寄，故馳道一介，聊布腹心；忽得今表，事若符契。詞高理至，義重情深。執對循環，以悲以慰。昔韓信之道合漢南，竇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今，萬分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已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制，委公指麾。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謙禍盈，天道常數。公率義取殘，翦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

房彥藻《爲李密與竇建德書》 公逸氣縱橫，鷹揚河朔。引蘭山之驍騎，驅易水之壯士。跨躡燕齊，牢籠趙魏；好通戎夷，聲振華夏。昔隗囂之居隴上，非不險也；項籍之據彭城，非不強也。然而援無所恃，躬違歷數，遂使楚徒歔欷于垓下，秦泥不封於函谷。故託身得地，竇融保西河之功；協契非人，劉表喪漢南之業。魏公英雄電逝，類晨風之拂北林；率土星奔，甚涓流之赴東海。

魏徵《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群雄並起，莫恢王度。聖人既作，皇天乃顧。爰自東夏，言遵西路。來擬竇融，寵逾英布。爵窮五等，位登九棘。帷幄參謀，高衢騁力。海運方遠，圖南未極。縱壑擢鱗，摩天墜翼。

楊炯《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 君深知逆順，獨斷胷懷，去危卽安，轉禍爲福。非如馬援遨（集作「來」）遊二帝之都，不學竇融自保三分之重。勅授昭武校尉。

朱子奢《幽州昭仁寺碑》 薛舉往因天隙，偸安隴坻，藉九州之險，成五幡之暴。推鋒東嚮，結壘西夏。同惡如市，轉相煽合；帶州連郡，豺虺爲羣。無竇融之先覺，有隗囂之迷謬。遊魂放命，豕突豳梁。雖大風之作梗青

丘，有苗之稱亂丹浦；均強比逆，異代同年。豈不以道喪夤居，讓王義隱。時惟龍戰，爭帝理開者乎。

蔡孚《打毬篇》 臣謹按：打毬者，往之蹴踘古戲也，黃帝所作。兵勢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竊美其事，謹奏打毬篇一章，凡七言九韻。　德陽宮北苑東頭，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鋪玉鎖千金地，寶杖琱文七寶毬。寶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由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遊。共道甲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鬣錦鬃風驟驥，黃絡青絲電紫騮。奔星亂下花場裏，初月飛來盡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迅足滿先籌。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垂旒。

李德裕《謝恩加特進階狀》 伏奉今月十二日制書，授臣散官特進者。伏以漢氏之制，勛望優隆，則位加特進，服以文冕，列侍清祠，榮亞三台，品居第二。自非學深張禹，功重竇融，則何以膺是寵章，允茲瞻望。臣器本凡薄，才在下中，遭逢聖明，謬忝樞務。近者展采清廟，祗事圓丘，獲親日月之光，已驚殊寵，又沐雲霄之澤，更荷新恩。雖臣殞身，豈能上報。惟冀飲冰効節，介石存誠；居若對於神明，動罔僭於風雨。保其一志，少答鴻私。臣不任荷恩惕懼之至。

獨孤郁《與田將軍書》 故堯讓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酈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睢也，引鞅起種，以繫奪其位。睢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理必然。

呂溫《代鄭南海謝上表》 屬內外危疑之際，是非剖判之初，實以堅貞自持中立無倚；天高聽近，愚欵獲申。神幽鑒明，昌期斯屬。遂蒙陛下擢於侍從，超冠等倫，用其憂國之寸心，委以代天之重務。俯僂三命，炎涼五周。登車奏馭朽之懷，假昧感宵衣之志。徒耗神用，莫能將明。篋盈謗而方賜駃騠，鼎折足而未忘簪履。竟以陳乞，遂其優容。無綺季黃夏之德，而猥當調護；無竇融賈復之勞，而獲奉朝請。以此沒齒，猶爲負恩。

李商隱《爲東川崔從事福謝辟并聘錢啟》 福啟：伏奉公牒，伏蒙辟署觀察巡官。某早辱梯媒，獲沾科第。吳公之薦賈誼，未塞前叨；竇融之舉班彪，仍當後忝。仰觀蓮幕，俯度桂科，卵翼不自於他門，頂踵實非其己物。但賁灰粉，遠逐旌幢。雖有命以酬，實無言可謝。伏惟，俯賜鑒亮。

又《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分憂。竇融表已來闕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

范攄《玉簫化》 論者以韋中書脫布衣不五秋而擁旌鉞，皇朝之盛，罕有其倫。然鎮蜀近二紀，雲南諸蕃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禮樂，易衽歸仁。彼我以鹽鏹貨賂，悉無怨焉。後司空林公弛其規，准別誘言往復，通其鹽運而不瞻金帛，遂令部落懷二。猾悍邦君，蟊螢爲羣，侵逼城壘，俘掠士庶妻子不啻萬人。雍陶先輩感亂後詩曰：「錦城南面遙聞哭，盡是離家別國聲。」于是黜韋帥之功，削成都之爵。且淮陰叛國，名居定難之勳；竇融要君，迹踐諸侯之列。蓋錄其勳而不廢其名也。所失不合敎戎濮《詩》《書》，致閑兵法。考其銜怨有以，而莫敢斥言。顧乃削爵黜功，是爲大謬矣。

皮光業《吳越國武肅王廟碑銘序》 我天下兵馬元帥吳越王，當燕族之多奇，承趙宗之後世。嵩衡泰華，秀氣俱騰，淮濟江河，榮光共結。是時胤主誕我國祥，紹經文緯武之基，襲積德累仁之業。開襟臆，伏雄傑于周瑜；誓衆臨戎，統人豪于張袞。風儀則懸星溢眥，紫電揚曦，霜雪凝肌。魚龍入髮，仙應有分，貴不可知。宋弁聲姿，尤閑進對，竇融詞氣，唯是卑恭。加以青雲常在于言談，畏日不離于顧盼。徐行緩步，褚彥回却是趨蹌；散幘斜簪，王文憲殊非蘊藉。智畧則鮑叔錐矢，應手而來；顧和珪璋，遇機方露。遠者大者，一剛一柔。靜則心照鏡而貌懷冰，含和六氣；動則火炎山而湯湧海，慴懼萬人。機變則管葛才高，孫吳術妙，身文虎豹，隱見不常。義府戈矛，短長迭用。三傷才既爲己任，六奇策固是無遺。

蘇頌《次韻兗弟忠懿王祠》 五君相繼擅吳方，坐視羣雄取亂亡。侍子奔馳先入貢，隣邦旅拒獨勤王。豈惟佛利傳遺像，自有孫謀襲懿芳。應似竇融歸漢日，功名累世到瓌章。

劉攽《挽宋司空丞相二首》一 斗樞齊七政，鼎鉉象三公。文武兼人際，安危注意同。規隨餘故事，止足暢高風。他日雲臺畫，依然想竇融。

蘇軾《表忠觀碑文》 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而墳廟不治。

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

又《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轉。神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度千人溝，下有微流泫。岡巒蔚回合，金碧爛明絢。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縣。長逢胯下辱，屢乞桑間飯。誰謂山石頑，識此希世彥。凜然英氣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繡被原野，金珠散貧賤。竇融既入朝，吳芮空記面。榮華坐銷歇，閱世如郵傳。惟有長明燈，依然照深殿。

周必大《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檄》 漢河西大將軍涼州牧竇融，檄天水隗將軍曰：蓋聞中原鹿走，英雄未免於紛爭；沸鼎魚遊，明哲必思於欵附。倘昧先知之智，難逃後至之誅。屬者炎正中微，綠林四起，大或自王於郡國，小猶稱制於藩方。露塞颺回，天亦厭於莽惡；風揮日照，人皆思於漢儀。乃眷南陽，有開眞主。仰符天命，應白水以飛龍；俯結衆情，推赤心而置腹。故能集寇鄧四七之將，破尋邑百萬之師，銅馬橫行，俄聞殄滅；赤眉旅拒，旋見芟夷。爰沉先物之幾，懋啟中興之治。猛虎嘯而谷風必應，太陽升而爝火何施。將軍夙鑒盛衰，允懷忠恪。挈一方之生聚，歸上國之貢輸。固嘗遣子以來朝，尋復興師而助順。載紀旂常之績，方申帶礪之盟。奈何輕肆狂謀，輒懷非望；惑姦憸之游說，僭名號以宜驕。內擾凉州，冤株是守；旁連蜀道，蛙井與居。既擁衆以偷生，且寇邊而送死。皇帝推匿瑕之度，抑問罪之兵。蓋念前功，冀圖後効。倘亟知於三省，勿迷執於一偏。虔飛悔過之章，再謹守藩之度；則必轉禍爲福，去危就安。豈徒宗族之盡全，諒亦恩光之狎至。苟恃蜂屯之衆，尚甘燕幕之居；至諸將之長驅，凜孤城之橫潰；噬臍罔及，授首何疑。昔吳芮効忠，世裂長沙之壤；田橫亡命，身貽海島之羞。顧逆順之灼分，惟智愚之審擇。勿辜忠告，自蹈覆車。

林同《孝詩・竇融》 少孤，事母孝。與隗囂書云：「爲忠甚易」。璽書賜融謂「欲三分鼎足，宜以時定」。璽書來萬里，鼎足許三分。鮮道爲忠易，誰知以孝聞。

胡助《古賢贊・竇融》 河西五郡保全，歸美帝賜璽書，明見萬里。入朝受封，升拜司空。念非勳舊，益事謙恭。

唐肅《雲臺賦》 河北邯鄲，咸有可紀。先登深入，有若賈銳；陷陣搴旗，實爲宮武。至若王常率衆以來輔，李通効力以佐兵；竇融之慕義保民，卓茂之治邑有聲。是非一時之令器，實蓋世之庸勛。

王逢《奉謝嚴子魯左丞枉顧》 畫省春閒退自公，草堂枉駕走鄰童。兩川使節瞻嚴武，五郡民心憶竇融（其祖武惠公以山東五十四州歸附）。簪履百年門客盛，詩書今日野人同。高秋儗踐論邊約，絳蠟光搖虎帳風。

又《陪淮南僚友泛舟吳江城下》 伏波魚龍夜不驚，菱花千頃湛虛明。吳儂似怪青絲馬，漢月重臨白帶城。世說竇融功第一，獨憐阮籍醉平生。樓船簫鼓中流發，未及東南早罷兵。

王禕《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朕惟竇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於內附，爲績既懋，其報宜豐。

又《故參軍縉雲郡伯胡公行述》 有定既得公，甚相禮待。公因是道主上神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感之。有定初無害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公遂遇害于福州。

李東陽《四牛圖・李密掛牛》 倦來不作帶經鋤，掛角歸時日未晡。道上達官應借問，傳中曾讀竇融無。

吳偉業《讀史雜詩》四　竇融 昔布衣，任俠家扶風。翟公初舉事，海內知其忠。融也受漢恩，大義宜相從。低頭就新莽，顧入其軍中。轉戰槐里下，盡力爲摧鋒。後來擁衆降，仍以當時功。忝竊居河西，蜀漢方相攻。一朝決大計，佐命蕭曹同。吁嗟翟太守，爲漢傾其宗。劉氏已再興，白骨無人封。徒令千載後，流涕平陵東。

毛奇齡《滇南大捷志喜四首》二 龍川關險控諸蒙，銅柱當年紀戰功。青海故能通徼外，彩雲仍自見南中。前軍夜入擒元濟，降將時無似竇融。江畔金沙堪洗甲，木瓜花映綠波紅。

王士禎《雜感四首》一 隴水洮雲外，傳烽萬里通。天兵張掖下，露布朔方同。賊已亡方望，時堪仗竇融。明年看置酒，圖畫滿南宮。

趙士麟《詠史詩・竇融》 融世仕河西，梁統推爲主。能從伏波言，不惑王元語。專心事東方，遣使納疆土。兄弟並顯庸，爵位異儕伍。融後貌益恭，帝亦頻賜與。君臣無猜疑，休戚超今古。子陽井底蛙，終爲座上虜。

愛新覺羅・弘曆《表忠觀》 旌功淳祐賜褒俞，作記猶聞人姓蘇。大似竇融事光武，迥殊徐誥竊楊吳。心懸牛斗曾無孛，享共孫曾足有愉。最是風流

絕勝處，千秋崇觀對西湖。

雜録

《海録碎事》卷一一下《南宮雲臺》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後，又有王常、李通、卓茂、竇融，合三十二人。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一《圖像雲臺》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始於鄧禹，終於耿紀。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名之次。惟馬援以椒房故，獨不及。

又《續集》卷二五《璽書明見》　光武賜竇融璽書，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又《別集》卷七《明見萬里》　光武賜竇融璽書曰：「當爲子孫之謀，勿存輔車之勢。」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三《在功臣右》　漢竇融拜冀州牧十餘日，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

杜林

論述

綜論

《隋書・經籍志一》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分論

《水災疏》　《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一六《水災疏》尾評：此篇《漢書》不載，出之《漢記》，其文幽秀，似斷似連，又一體也。

傳記

《後漢書・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間爲涼

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即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棄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遊，不得應詔；唯林守愼，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明年，代丁恭爲少府。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爲丹水長。」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著録

《漢書・藝文志》 杜林《倉頡訓纂》一篇。杜林《倉頡故》一篇。

《隋書・經籍志一》 《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

《舊唐書・經籍志上》 《蒼頡訓詁》二卷（杜林撰）。

《漢藝文志考證》卷四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從鄴學問，尤長小學。鄴子林，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隋志》：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說文》引杜林說。）

《書史會要》卷二 杜林字伯山，官至大司空。博洽多聞，善古文，始作《倉頡訓詁》。世言小學由杜氏焉。

藝文

羅隱《淮南送盧端公歸臺》　鸞鳳勢逸九霄寬，北去南來任羽翰。朱紱兩驂王儉府，繡衣三領杜林官。道從上國曾匡濟，才向牢盆始重難。應笑張綱謾生事，埋輪不得在長安。

蘇轍《春深三首》三　偶有茅簷漢水陰，近依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古學何人貴杜林。隣父時來陪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後有仁人知我心。

毛奇齡《顧侍御生日》二　九霄獨坐重臺端，共看鵬飛簸羽翰。烏府自頒王儉敕，豸衣重領杜林官。封章曉入清宮肅，甲子星週法曜寒。幸值聖朝多雨露，不須仙掌漱金盤。

又《王光祿子舉茂才喜贈》二　東園日出露桃開，佳信忻從鑑水來。藻彩橫天驚鳳翮，渥注墮地本龍媒。杜林名閥推光祿，漢室高文重茂才。祇爲德門饒世濟，庭前早已植三槐。

雜録

《書斷》卷中《妙品》　後漢杜林，字北山，扶風茂陵人。涼州刺史鄴之子，位至司空。尤工古文，過於鄴也。故世言小學由杜公。嘗於西河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玩不已。每困厄，自以爲不能濟於時世，嘗抱經嘆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初，衛密(宏)方造林，未見，則黯然而服。及會面，林以漆書示密(宏)曰：「常以此道將絕，何意東海衛君復能傳之，是道不墜於地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豈虛也哉！」光武建平中卒。

《後漢書補逸》卷三《東觀漢記第三・杜林》　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爲法。杜伯山所以勝我也。」

鄭興

傳記

《後漢書・鄭興傳》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曆》。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凉、益三州，還拜凉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鬫，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

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略】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

紀事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三《兩漢諸儒》 其後劉歆欲建立《左氏》於學官，至於移書以責太常。逮建武中，鄭興、陳元皆傳《左氏》之學，而元又從而訟之，遂立《左氏》博士。顯宗時，賈逵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由是遂行於世。此則《春秋》之所傳授者也。

《山堂肆考》卷一二一《鄭賈學》 漢世言《左氏春秋》者，多祖于鄭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世有鄭、賈之學。按：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名徽，嘗從劉歆受《左氏春秋》，而逵又傳父之業也。

藝文

王禹偁《偶題三首》二 鄭興親未葬，張籍眼多昏。何時解印綬，歸去卧山村。

皇甫湜《早秋述詠》 流火忽云屆，清風結我思。草蟲悲索處，蕭葛感驚時。霞曠芳樽適，雲深碧海期。鄭興不復仕，蓮勺邇方辭。

馮衍

論述

綜論

《文心雕龍·銘箴》 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略】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

又《論說》 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

又《養氣》 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敬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

又《才略》 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

又《程器》《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略】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略】並文士之瑕累。

《容齋隨筆》卷一二《光武棄馮衍》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爲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翻爲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予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尚爲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幷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慙以其衆幸富貴」，其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他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羣臣亦無爲之言者。吁！可歎哉！

《誠齋集》卷八二《千巖摘藁序》士飽乎學而不療腹之飢，肥乎德而不救妻子之瘠，茲謂貧，列禦寇、黔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垂後世而當時之不逢，茲謂窮，仲舒、馮衍是也。人孰無耦，己則鰥居，人孰無承，己則哭子，茲謂災，子夏、莊周是也。

《鴻苞》卷九《士不遇》豪傑名士終身不遇者，東漢有馮衍、虞翻，梁有劉孝標。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至死欲取《青蠅》爲吊客。」孝標曰：「敬通有忌妻，親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坎軻。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莫，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讀二君之語，余心始而悲之，既而鄙之。至孝標語到「躍馬食肉」，乞兒相矣。胸中如此，何貴破萬卷掩千秋哉！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聖人之言有旨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〇《馮衍集題詞》馮敬通以野王之孫，不仕王莽。天下兵起，說廉丹棄新就漢，懇欵再三，丹不悟而死。後歸更始，與鮑永、田邑拒光武，屢招不下。更始歿，廼降，身亦終廢。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遺逸者多。即今所傳，慷慨論列，可謂長于《春秋》。夫西京之文，降而東京，整齊縟密，生氣漸少。敬通諸文，直達所懷，至今讀之，尚想見其揚眉抵几，呼天飲酒，誠哉馬遷、楊惲之徒也。北地任女情好不倫，書詞詆訶如磔狐鼠，彼惟不得志於時，故發憤於中毒，然亦足爲妬婦戒矣。幅巾歸誠，優蹇郡邑，陰侯之交，亦非得已。復以此獲罪，幾死獄門。窮困無徒，空文自老，回思委贄更始橫刀並土之日，事同隔世。陸機謂之曰「怨江淹名之以恨」，其知心乎！建武八事，其書不傳。自陳哀悃，不蒙見荅，上慚鮑子，下愧田生，志命興漢之臣，而一生蹈後夫之罰，是眞雨而裘堂而簑矣。顯宗欲用其身，而毀者日至。肅宗重其文，而其人已死。馮氏多賢，遇者希少，新豐地脈，又安在哉？孟堅詳雅平子淵博，高步東漢，若言豁達激昂，鷹揚文囿，則必首敬通云。

《安雅堂稿》卷一五《論史・馮衍》夫拒挑之婦，貞夫委禽，吠堯之臣，明主必錄。蓋一心可以事百君，自古道之矣。是以晉文收斬祛之夫，漢高赦數窘之士，在此猶在彼也。朱鮪有天親之仇，馮衍篤故君之義，而釋懷於深怨，蓄怒於微訐，何通塞之異情乎！衍負縱橫之才，奮高世之志，托身廢祚，左意眞主，則當闔戶逃名，與時浮沉，而乃把袂貴戚，抗章闕庭，汲汲求試，何其蔽歟！彼固才疏於賈生，而智暗於班彪者也。

《己畦文集》卷二《論馮衍梁鴻》世之論者，咸謂東漢馮衍抱才而廢，於時爲不幸。梁鴻際盛而遯世以爲高尚，論者咸太息之。吾以爲是皆不得衍與鴻之實者也。吾觀衍立身出處之大節，無一合於義者。始進不正，必不克有終。若鴻，則其時可以出矣，而遯世以沒，蓋其心有大不得已於中，而非徒爲高尚其志者也。何言之？按《衍傳》，衍幼有才，王莽時有薦之者，衍辭不仕。已莽遣其臣廉丹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衍不臣莽是矣，臣於莽之臣，何也？時莽督丹戰急，衍說丹叛莽舉事，丹不從。已復說丹，丹又不從，與赤眉戰死。夫丹庸下豎子耳，衍事之已失身，是時更始已建號，不勸之疾歸漢，而爲縱橫之言，說以霸業，可謂愚矣。且一說不從則宜去，何待於再，再說不從，去就益可決矣，何待丹死而亡命河東，其智不愈趨下乎！及更始遣將軍鮑永安集北方，衍又以說干永而佐之。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討永、衍，衍與永將田邑拒之，邑降，永、衍尚連兵以叛，久之，乃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世祖怒其不時。至永以立功贖罪見用，而衍獨見黜。衍之出處本末如此，不揆義，不擇主，不審時量力，苟於進而輕去就。既又不安於命，建武末復上疏自陳，終不見用，卒以交外戚陰氏獲罪，此天下之愎人也。且其才亦不逮相如、揚雄遠甚，黜而死宜矣。世猶以其抱才不用歎息之，不亦過乎！至如梁鴻之遯世，非其志也。當是時，賢主在上，時號昌明，度鴻

亦非許由、務光之流，何不可出而仕，故爲是潛身遠跡耶！吾夸攷其事，鴻父讓仕王莽，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後卒於北地。鴻時尚幼，遭亂卷席而葬。揆鴻之志，豈非以父事莽位列爵，深爲可恥！孝子百世不能掩，使身復仕宦，挂姓氏於朝端，且益彰父醜，況父死不成禮，卷席以葬，人子終身之隱恫也。故鴻適吳，病且死，謂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閒，不歸鄉里，愼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吳人葬之要離塚傍。鴻扶風人也，父讓自扶風播遷北地，去家數千里，而客死席葬不能歸；鴻之適吳也，亦去家數千里，死於吳而不欲歸葬。此其志也，蓋有大不得已於中，仁人孝子所不能一日安，而不得不出於遯者也。夫豈徒歌《五噫》以鳴其高者乎！然則，馮衍之乖於大義而見黜於時，梁鴻之痛心疾首而不忍用世，二人之相去豈特尋尺什百而已哉！

分論

《顯志賦》《困學紀聞》卷一〇《地理》：馮衍《賦》云：「皐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濩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即「濩」字。《文選補遺》卷三二馮衍《顯志賦》解題：《本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西晉文紀》卷一五陸機《遂志賦序》：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汎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馮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扈林》卷四《述洪》：述曰：《廣韻》引者《老子注》，琭琭喻少，而郭璞《爾雅注》曰：「天下名丘五，恐州黎、宛營諸丘，碌碌未足當之。」邢昺疏曰：「碌，小石也。」碌碌多貌，此州黎、宛營等五丘，碌碌然小耳。毛遂謂舍人「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意相類也。習鑿齒《與桓秘書》「瑮瑮常流，碌碌凡士」，蓋亦以爲庸細者。然馮衍《顯志賦》：「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章懷注曰：「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又《易林》曰：「鳥芘茂林，君子碌碌。」又曰：「輔心湧泉，碌碌如山。」馬第伯《封泰山記》曰：「俯視谿谷，碌碌不可丈尺。」說人人殊矣。《晏子春秋》：「錄錄彊食，進死何傷。」《鶡冠子》曰：「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灌夫傳》：「帝在卽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娽娽，《說文》曰：「相隨從也。」《莊子司馬彪注》曰：「祿祿，猶錄錄，領錄也。」陸德明曰：「祿祿，謂形見爲禮也。」孔穎達《王制》疏引《釋名》曰：「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周禮》「摝鐸」疏曰：「鹿鹿然作聲也。」太子賢《後漢書注》曰：「陸陸，猶碌碌也。」《潛夫論》曰：「已乃陸陸相將，諧辭禮謝。」此《與馬援書》類。若慕容紹宗檄梁文曰：「侯景群子陸陸，妻姪成行。」則似爲多意。然此一語，字雖有七，旨趣咸乖不可比而同也。又《淮南·繆稱》曰：「人之憂喜，非爲蹻蹻焉往生也。」《說文》曰：「逸，行謹逸逸也。博雅逸逸，衆也。」《楚詞·九思》曰：「哀世兮睩睩，諓諓兮嗌喔。」則字復有十變矣。予意：「碌碌如玉」，自是如虹浮筠之稱，《易林》所云「苕亭峻瑋」也。「碌碌不可丈尺」，是深遠窈邃之意。餘皆闡茸猥庸意耳。疏與識者推之。《緣溪語》卷上：馮衍《顯志賦》：「憤馮亭之不遂兮，慍去疾之遭惑」，直書其遠祖之名，不得謂之臨文不諱也。《歷代詩話》卷一四《碌碌》：馮衍《顯志賦》：「馮子以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硌硌如石。」吳旦生曰：「《老子》：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馮賦用此。王弼以爲「琭琭」。然《唐韻》以爲「娽娽」。王逸《九思》云：「哀世兮睩睩。」《莊子·漁父》云：「祿祿而受變於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漢書·蕭何贊》：「當時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云：「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云：「今更共陸陸。」則是一字而八變其體。　又卷一九《賦》：余觀賦家不嫌相襲。【略】自馮衍有《顯志賦》，而劉楨之《遂志》，丁儀之《厲志》，韋誕之《敘志》，棗據之《表志》，曹攄之《述志》，陸機之《遂志》，梁元帝之《言志》，諸賦出矣。　又卷五七《落英》：王逸《離騷》注云：「英，華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華之英也。《宋書》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神農《本草》：三月採菊葉服之，輕身耐老。王子喬雙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採，名曰玉英。」是葉謂之英也。二解英義亦異。　《歷朝賦格·中集》卷四馮衍《顯志賦》評：敬通身廢明時，作賦自廣，英厲之氣，勃若雲興，介石之心，兀如山峙。一

曰「內自省而不慙，遂定志而弗改」；再曰「處清靜以養志，實吾心之所樂」；又曰「惟吾志之所庶，固與俗其不同」。蓋貧而不衰、賤而不恨之志，千載猶想見之。其視《答戲》、《解嘲》，殆有正襟脫幘之殊致也。

《說廉丹》《東漢文紀》卷六馮衍《說廉丹》題解：王莽時，天下兵起，遣更始將軍廉丹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至定陶，莽詔責丹，丹惶恐，夜以書示之，衍因說丹，從入睢陽復說丹，並不聽，進與赤眉戰死。按：此范史雖不言書，然其詞體實自書屬。衍著有集。

《與田邑書》《東漢文紀》卷六馮衍《與田邑書》解題：更始以鮑永爲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爲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扞衛幷土。光武即位，遣劉延攻邑天井關，與邑連戰，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更始敗，乃詣洛陽降，即拜邑上黨太守，因遣使招永與衍。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畔前約，乃遺邑書，邑報之，衍不從。永遣弟及壻張舒誘降澤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以書勸永降，永不答。後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降于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遂任用之，衍獨見黜。

《奏記鄧禹》《東漢文紀》卷六馮衍《奏記鄧禹》解題：衍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按：此出《東觀漢記》者。范曄《後漢書・馮衍傳》：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云云。永既素重衍，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幷土。唐章懷太子李賢引《東觀記》注云：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然曄叙事，頗與存撫並州之文相應。鄧禹建武元年自箕關入定河東，承制鎮撫，又渡汾陰河入陽夏，亦並上也。書云「長驅武關」者，莽末下江兵攻武關，破莽九虎將軍等，則更始時事，且建武元年，衍未辟禹府，是後又不聞禹事幷州，俱屬可疑。

《與陰就書》《東漢文紀》卷六馮衍《與陰就書》解題：就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弟，封新陽侯，位特進，坐子事自殺。就等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與就書，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衍由此得罪，自詣獄，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西歸故郡，不敢復與親故通。

《與婦弟任武達書》《東漢文紀》卷六馮衍《與婦弟任武達書》解題：衍妻北地女任氏，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衍與婦弟武達書，後竟逐之。《古文品外錄》卷二馮衍《與婦弟任武達書》尾批：此書與讓婚表黑心符，琴瑟乖張，雅非通論。持以文辭闡露，留此以取一粲。又：馮衍字敬通，祖奉世，父野王，在元、成間有名當世。時皆抑而不用。至光武、明帝時，以衍才過其實，罷歸田里。衍乃因陰就以書說之曰「衍冀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又曰「懷抱不報，齎恨入冥」。至其晚節，重與婦弟任武達書，其學措可知。江淹作《恨賦》，辭曰：「至如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蓋其爲之傷心者，至矣。

《與宣孟書》《東漢文紀》卷六馮衍《與宣孟書》解題：衍子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欲行毒害，豹逃得免。此書所言，是其後母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

《上光武自陳疏》《東漢文紀》卷六馮衍《上光武自陳疏》解題：衍爲司隸從事，坐交結外戚陰氏得罪，赦出獄，西歸故郡。建武末，上書自陳。書奏，猶以前過不用。

傳記

《東觀漢記・馮衍》馮衍字敬通，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闕內侯。座生衍。衍少有俶儻之志，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曰：【略】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明帝以爲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坎壈失志，以素終於家。

《後漢書・馮衍傳》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略】（丹）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曰：【略】

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並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遣邑書曰：【略】邑報書曰：【略】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潞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漁陽太守。

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又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略】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略】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堛壙於時。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於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略】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紀事

王應麟《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褒新室，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爲《漢書》。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漢司隸從事《馮衍集》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馮衍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馮衍集》五卷。

《玉海》卷五五《漢別集》　《馮衍集》五卷。（《傳》：說廉丹據大郡，撫吏士。又以計說鮑永。遺田邑書。上書陳八事。集有《與陰就書》。）

《後漢藝文志》卷四　司隸從事馮衍集五十篇：嚴氏《文編》：馮衍有集五卷，今見于《本傳》、《傳注》及《袁紀》、《選注》、《初學記》、《類聚》、《御覽》。有賦、上疏、上書、說、書、德誥、銘凡二十七篇，錄爲一卷。（惠棟《後漢書補注》云：《北堂書鈔》九十八卷引馮敬通《自序》。）

藝文

王安石《嚴陵祠堂》 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索寞桓譚道不謀。勺水果非鱣鮪地，放身滄海亦何求。

劉攽《自江南將歸先寄和甫》二 狂直非儕俗，文章念及門。無成似馮衍，失路比虞翻。抱甕機先息，書空事不言。江南香草地，一一賦荃蓀。

蘇軾《用數珠韻贈湜長老》 嗣宗雖不言，叔寶猶理遣。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南遷昔虞翻，却掃今馮衍。古佛既手提，諸方皆席卷。當年清隱老，鶴瘦龜不喘。和我彈丸詩，百發亦百反。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蟹。時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

又《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 揚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筥。饑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爲蜩蛩聲，時有島可句。爲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又《戲孫公素》 投扇昔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便與時時說李陽。

陸游《休日感興》 宦海風波實飽經，久將人世寄郵亭。家無釵澤窮馮衍，身著襦裙老管寧。藥圃按行新蔓綠，書樓徙倚暮山青。偶然得句悲誰屬，零落交朋比曉星。

又《病後登山亭》 野客雙蓬鬢，空山一草亭。睡魔欺茗薄，疾竪怯丹靈。治世窮馮衍，殘年老管寧。安居得後死，不敢恨飄零。

陳造《再次韻自誕簡實王二首》二 庾郎胷次枉堆愁，馮衍才名迄不投。歸去來兮歲華晚，末如何矣鬢毛秋。令威心事千年鶴，張翰生涯一葉舟。回首月堂金谷夢，却憐海蜃結飛樓。

方回《李寅之招飲同登九江城（并序）》三 南麓李使君直清，相別十六年。初，兩家子九歲、十歲，今皆娶而見孫。重會湓浦，恍若再生。置酒將半，同登江城，眺覽感慨，賦是詩八章，章五韻，以道心素。甲申三月初四日也。顧此昧陋質，昏冥蹈危機。一麾繆析土，三命空登畿。屢激馬援謗，終成馮衍歸。長嵇厄道左，力耕逢歲饑。置之勿復道，觸來暫同揮。

又《殘春感事十首》八 春雨溪橋斷，才晴又淺流。端能操古節，何至墮窮愁。馮衍嘗爲郡，田豐不願侯。吾兒猶未解，餘子復奚尤。

又《得存心書訴貧》 務得終多懼，圖全敢嘆窮。懶能爭口腹，差覺負兒童。客久叢咨怨，年衰絕變通。雲臺少馮衍，未必盡人雄。

楊載《送羅雲叔歸山中》 黃石山原風物幽，賤子往年曾一遊。舊行椳柘已成逕，新藝禾麻應滿疇。馮衍能忘白首嘆，謝安須爲蒼生憂。餘杭溪上明日發，愁殺楊花吹客舟。

石珙《自惜二首》一 淵潛夙知名，霄舉頗負志。誓探東觀書，仰作尚友士。黽勉二十年，十事九失意。中遭家造艱，屢爲積痾制。壯顏忽改色，修途更垂翅。賈生徒經邦，馮衍空抱知。寤寐明良詩，碎首亦不易。坐見流光馳，報德恨無地。

田雯《讀馮衍傳》 陰就交情原不薄，廉丹說去亦絕倫。馮生窮通誰能料？一事傷心是歸人。

雜録

《山堂肆考》卷九五《孝標三同》 東漢馮衍字敬通，妻任氏妬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臼。劉孝標云：「予與敬通有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臼，予亦有忌妻，家道坎軻，三同也。」

馬援

論述

綜論

《李義山文集箋註》卷八《祭全義縣伏波神文》 年月日，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全義縣令韋必復以酒牢之奠，昭賽於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公，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楚山。比穎川袁氏之臺，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坐談西伯，棄去無歸；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以若畫之眉宇，開聚米之山川。扶風里中，距守錢而爲虜；德陽殿下，寧相馬以推工。悵望闕西，趨馳隴右。事嫂冠戴，誡姪書成。龍伯高之故人，出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鳶泊啓行，蠻溪請往。銅留鑄柱，革誓裹尸。男兒已立邊功，壯士猶羞病死。灘湘之滸，祠宇依然。豈獨文宣之陵不生刺草，更若武侯之壠，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停車展敬。一樽有奠，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雲興柱礎，電繞牆藩。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樵人之取箭，已見風迴。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詞託煙波，意傳天壤。既謝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玄契。

《龍川集》卷六《酌古論・馬援》 昔者馬援率景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弃日費糧，不如徑進，搤其咽喉。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乘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暑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爲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疑兵，鳴鼓鼙，盛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衆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爲禦者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其敗也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景舒之計爲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於此。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間，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亦以爲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爲無罪也。

《習學記言》卷二五《後漢書・傳》 馬援擊武陵，蠻乘高守隘，兵不能進，遂以獲罪。然援既死，宋均卽矯制降之，訖無後患。以均事觀之，援但志於翦滅而已，自負鑒識而賈勇奮銳，乃與臧宮馬武等同，不逮均矣。均馴虎禁巫，其言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黷刻創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旨意宏雅，如援固不足望也。《援傳》稱遣梁松乘驛責問，因代監軍，當是均還代之耳。

《秋崖集》卷四〇《汪公墓銘》 予嘗讀馬伏波傳，喟然悲傷之。其在浪泊西里時，毒霧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愁苦甚矣，歸而誦其從弟平生之言，以爲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文淵于是悔仕進之自累，知功名之累人，思欲爲閭閻畝畝無聞之士而不可得者，乃據鞍矍鑠老而不能忘於世，後車慙苡，豈獨羣兒謗傷之罪哉！少游平生之言，豈其忘之耶？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一六《過烏蠻灘祭馬伏波將軍文》 維公經濟奇才，倜儻雄度，草昧之初，能擇所事，平生樹立，亦足不死，馬革裹尸，氣橫霄宇，萬古標名，扶桑銅柱，灘頭鴻跡，奕其廟祀，臨風一薦，高山仰止。

又《祭漢馬伏波將軍文》 嗚呼！將軍豈非豪傑之士哉！方草昧之初，雌雄未定之際，將軍獨識光武於人人中，委身相從，其識見可謂高人一等矣。

既而陳謀決策，擒囂滅述，佐光武以成中興之業，其功不在漢廷諸臣之下。徵側作叛，群蠻響應，將軍提十萬之兵，犂庭掃穴，卒定交南，例城郭井疆以賞居民，立銅柱以表漢界。去今千有餘年，邊民兒童走卒猶知將軍名。然則將軍當與天地同不朽，謂非豪傑之士，其能然哉！自將軍去後五百有餘年，交南復變爲夷，自宋而元，不能收復。其間非無名臣猛將，然不能復將軍之業，於是益信將軍之爲豪傑，非人所能及也。我成祖皇帝收復交南，高出前古，張英國不爲無功，然不能收用豪傑，經理彼方，使交南之地不旋踵而再失，於是益信將軍之爲豪傑，非人所能及也。我宣廟之初，議棄交藩欽州四峒之地，反爲黎氏所有。往時將軍所立銅柱，因而陷沒百餘年，未之能復。予奉命出守欽州，方復將軍之業。適聖天子問罪交南，予小子不自揆量，屢獻籌策。既而王師臨邊，逆庸震恐，送欵歸地，是雖不能盡復漢唐之故疆，將軍所立銅柱亦既復矣。是固聖上威靈所致，想冥冥之中默相之力，將軍未必無之，茲過將軍之廟，謹具潔牲，聊申祭告。交南之事未知將來如何。倘被髮左衽之民能復見漢唐衣冠之美，事有所屬，將軍相之。

又《失官過烏蠻灘祭馬伏波將軍文》 嗚呼！將軍以西州豪傑，從漢光武於草昧之初，發謀陳策，討囂滅述，翼成光武中興之業，既而滅側貳，平定南交，立銅柱，以表漢界，其功不在漢廷諸臣之下。卒之薏苡興謗，萬里不歸。夫功不蒙錄，信而見疑，自古有之，寧獨將軍哉！希元強年入仕，志在國家，夙夜匪躬，願效犬馬。遷左之事，欲爲朝廷振紀綱，而反以得罪；交南之事，夙夜殫心，欲爲中國復境土，而反以釀禍。今以讒去矣，希元之功業豈敢望將軍，而遭讒之事有相類者，此元所以重嘆息也。然將軍之冤有朱勃爲白之，今無朱勃，希元將誰望耶？拏舟東去，不盡愴然，謹以潔牲，聊伸祭告，將軍有知，尚其鑒之。

《石室私抄》卷二《馬援》 援，西州豪傑也，一見世祖于雲擾之際，推誠委質，鋤先零，平徵側，功爛然漢廷之右矣。時梁松帝壻，貴重。援以父執自處，誡之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援有疾，松往候，獨拜床下。援不答。在交趾，還書誡兄子敢、敦，爲杜季良仇人持以訟上，辭連梁松。帝召松，出示援書，愈深松恨。及壺頭失利，帝令松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松遂搆陷之矣。薏苡之謗，非松爲之耶？援出征五溪，對杜愔言，但畏長者家兒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知必有他日梁松之禍也。帝以援書責松，復用松責援，寔遂松謀，孰謂帝能保全功臣哉！松至永平，竟以飛書誹謗下獄死，卒如援言。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松眞豎子也。

《鴻苞》卷一三《澹淡》 伏波負壯心，晚不知止。

《夷困文編》卷六《辯枉・馬伏波》 伏波以晚成之大才，遭逢應運之明主，有身當致，有力當竭，身致力竭，死賢于生。馬革裹屍，信是烈丈夫雅志，胡致堂以馮婦譏，冤哉！蓋緣其委頓軍中，且謗招薏苡，故發此論。不知死於邊野，正酬夙志，而萋斐譖訛聖賢，不免於伏波，何損豪傑士？自鑑甚明，必無輕許。如孔明亦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卒踐初盟。伏波武侯，後先輝映，千載寡儔，詎可輕議？且馮婦搏虎，改而從善，仍以不善終，故開笑端，而擬之伏波，亦大不倫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〇二鍾惺《馬援論》 援爲隗囂奉書洛陽，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此語不可解，而發付甚妙。援曰：「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游戲中大有折服。蓋來者意興正熱，吾冷之，筋節甚緊，吾鬆之，妙處全在用誕。「迎笑」、「復笑」，二「笑」字已奪人氣，此周公瑾所以屈蔣幹也。援謂帝濶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而又云不如高帝。看英雄如相馬然，得其神而遺其形，若存若亡，若滅若沒，其妙全在於此。高帝「無可無不可」五字，不必甚確，而卒不可易，具眼曠觀之言，一解便失之。援謂光武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則高帝所不能。其不如高帝似卽在此處，此好吏事，動如節度之根也。高帝便省此一段，所以無可無不可。至謂帝又不喜飲酒，此語何關優劣，却看得深，大要疎與密之分也。其意俱在言外。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則癡人說夢矣。

《紗遠堂全集》秋集《張大木印譜序》 古人凡小道鄙事，皆有全力，而於金石尤重。馬援武人，能辨伏波將軍印文。

《水田居文集》卷二《馬援論》（存目）

《安雅堂稿》卷一五《馬援》 伏波倜儻仗奇，自少至暮，不忘功名，蓋壯往之士也。至于誡諭子弟，每欲其謹飭自守。夫人情自許則期爲雄俊之流，貽厥則願爲保家之主，自古然耳。彼自謂負非常之姿，秉忠正之操，上結明主，下壓衆情，而不知飄風之徒，已投隙而傾之。長者家兒殊難得調，亦先慮之矣。夫是翁落落，失意于梁松，而得報于朱勃。信乎布衣之交不可忽、

貴游之子難爲工哉！

《三魚堂外集》卷四《馬援》　帝王之爵賞，惟其至公而已，不以疎而加薄，不以親而加厚。其薄之者必其人之當薄者也，而我何心於薄？其厚之者必其人之當厚者也，而我何心於厚？夫是之爲至公。若夫有心於厚之，非公也；有心於薄之，亦非公也。爵賞而不以公，何足爲萬世法乎？異哉漢明帝圖功臣，而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也。夫謂之功臣者，亦問其能披堅執銳，拔城陷陣否耳，問其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否耳，問其能拾遺補闕裨輔朝廷否耳。使其人而無此數者，則固當擯而抑之，不得以椒房之故而濫與也。其人而有此數者，則自當尊而顯之，亦安得以椒房之故而不與哉！考之史傳，馬援之功爲不少矣：坐制公孫策，圖隗囂者，援也；西平羌亂，南破交趾者，援也；內之則聚米以陳形勢，外之則據鞍以示矍鑠者，援也。計其功烈，卽不得與馮鄧比肩乎？亦何至出銚、期、堅、鐔下哉！且夫援又非如信、布、彭越之徒，恃功驕恣而功不掩過者也，雖氣冠三軍，而恂恂儒雅，有退讓君子之風。假令援而尚在，帝雖置之輔弼可也，冠之百僚上可也，如竇嬰、霍光之以懿親秉政可也，況區區一雲臺之圖畫，引而列之，其誰曰不然，而奈何以椒房之故而擯不與耶？噫！朝廷之名器必舍椒房之親然後可，則是塗山不得顯於夏，申呂不得顯於周矣；帝王之褒寵必舍椒房之親然後可，則是虞賓不當與師濟之列，尙父不當蒙鷹揚之稱矣；大道之爲公必舍椒房之親然後可，則是文祖之受足以累重華，丹書之拜足以累寧考矣。噫！所謂公者，果若是耶？帝徒見椒房之親爲患於前，呂產、呂祿椒房之親也，霍山、霍禹椒房之親也，王鳳、王莽椒房之親也，故以爲寧屈元勳而無開寵倖，寧抑賢豪而無生亂階，寧使人謂功因親掩，無使謂爵以親崇。此帝於援所以寧薄無厚也。帝以爲是可以示公於天下矣，而庸詎知有功不報，非所以爲公耶；庸詎知功同而報異，非所以爲公耶；庸詎知有心厚之與有心薄之，俱非所以爲公耶。推帝之心，不論賢否，不問高卑，非親者祿，爲戚者退。雖有被堅執銳，拔城陷陣之功，置而弗問；雖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功，置而弗問；雖有拾遺補闕、裨輔朝廷之功，置而弗問。幸而鄧禹、馮異未有椒房之親耳，使禹、異而有椒房之親，則亦不得與矣；幸而寇恂、賈復未有椒房之親耳，使恂復而有椒房之親，則亦不得與矣。且援亦止於援耳，等而上之，使援爲伊呂周召，亦將不得與？爲皐、夔、稷、契亦將不得與？由此觀之，公耶？否耶？夫天下之道惟其公，故可以垂法萬世而無弊。有功必錄，有罪必誅，此天下之至公也。有功而不錄，則亦將有罪而不誅，其弊曷可勝道哉！是故有雲臺不與之馬援，勢必有殺都鄉侯暢而不問之竇憲，勢必有拔扈不可制之梁冀。孰非明帝有以啓之耶？後之帝王欲示公於天下者，亦循其理之當然可矣，愼無有心以求之哉！

《近道齋文集》卷六《祭馬伏波文（代）》　昔漢中微，隴蜀紛譁。仰惟君侯，意氣勝超。既藐公孫，遂匡隗囂。歸身赤伏，翊佐中朝。涼州蕩定，勛立名高。拜守隴西，羌人弗騷。已平卷妖，爰伐交叛。緣海刊山，浪泊剋戰。窮追禁谿，兇徒解散。獻捷洛都，嶠南用奠。治城穿渠，剖疆置縣。條律約章，駱越丕變。天子命我，執節炎方。既冊新藩，亦祭故王。越岑度川，道路悠長。裁裁銅柱，標于遐方。企慕英靈，束帶登堂。嗚呼君侯，自遠有光。文軌萬里，厥功可忘，云何寫誠，谿毛是將。昭明不沒，儼乎洋洋。

《國朝文匯·乙集》卷一六瞿源洙《馬援論》　馬援君臣相得，而一困於武谿，幾致韓彭之禍。吾嘗讀其傳而悲之。論者咸以不從耿舒下儁之議爲援病，而不知援之恢廓壯武，其破一蠻也何難。當是時，軍僵險隘，搤其咽喉，羣蠻震恐，有炎駭散之勢，蓋已饑困乞降，會援病卒，而謁者宋均，特因其成功以收其功，孰謂徑進壺頭爲失策哉！然而援之所以無功者，羣帥不和而勢相制也。夫馬武與世祖同起綠林，耿氏爲北道主人，崎嶇齊趙以成帝業，此其人雖北面事主，而有布衣昆弟之心。馬援間關隴蜀，萬里來歸，雖屢立奇功，而以諸將視之，不啻後進也。一旦擁旌仗節，位其上而左右之，此其倔強不肯相下之勢，必多環視拱手。而幸其無成。且馬武諸人，驍果善鬬，當志馳伊吾之北，而氣懾於山林之小蠻，其必不然矣。乃賊人升險鼓躁，援輒曳足以觀，左右皆哀之，而麾下裨校，曾無挺戈矛以先奮者。而賈胡之譏，明珠文犀之謗，武與舒實共上書排擠之，其忿戾不和，而援之不足以制之也明矣。吾於是而竊嘆韓信之用兵爲不可及也。昔信以羈旅入漢，釋芒蹻而登大將之壇，其權勢出蕭曹故人之上，而一時樊、酈、絳、灌諸公，咸俯首帖耳而莫之敢抗。夫胯下之辱，雖敵國猶輕之，而幕下偏裨，曾不以是爲嫌，而信亦得收其用者，蓋其撫御之術爲已至矣。觀其起左車於降虜，而東向師事之，則其待豐沛從龍之士，無驕矜傲很之色可知也。背水立陣，納之死地而後戰，則諸將不用命，而陰驅潛率之，使不得不從者，又可知也。故

吾謂韓信不特善將兵，兼善將將。而不然者，起徒步而爲上將，宋義亦嘗得之於楚懷王矣。夫宋義以一言投主知，遽拔起稠人之上，此與漢王之舉韓信何異。然而成師以出，禍不旋踵，蓋項氏世爲楚將，羽尤虓虎之材，而宋義以書生坐談，欲束縛馳驟之以爲我用，此不必爲安陽之久留，而吾知其功之弗能成也。是故新不可以間舊，小不可以加大，其君而孱弱如懷王，則必召項羽之叛，其君而英武如世祖，則必致馬援之讒。夫不得羣帥之用，而求全於士卒之一奮，此誠鞭長不及之勢也。故不能將將，而曰吾善將兵，此必不得之數矣。古之善用兵者，若穰苴之斬莊賈，其術曾不可以再試，而王猛之待鄧羌，亦多迂廻而不決，必若藺相如之服廉頗，周瑜之交程普，方能驅策智勇，而惟吾之所欲之。馬援性剛而不能容物，果於自用而不能下人，故其平時素無藺周調護之術，而乘機立斷，又無韓信駕馭之權，是以師出無功，而卒及於難。嗚呼！君子以疏賤入人之國，其立功名也難矣。其君知之而衆人未之信，功不可成也。即衆人皆知之，而遽屈衆人而下之，功亦不可成也。功成矣而不痛自抑損，擠身勳舊之班，不招人君之疑，必致同列之忌，蓋交趾之功立而薏苡之謗興。馬援之受讒，固不在於武谿之無功也。

分論

《武溪深》《古今注》卷中《音樂》第三：《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古詩解・武溪深行》：馬文淵濯征蠻服，深入南中，而極言武溪之深，煙瘴之毒，雖飛走之倫所不敢到，而彼甘蹈不測，其卒標功銅柱，有以也。大丈夫不能萬里封侯而老死牖下，幾不免爲文淵笑矣。《詩源辯體》卷三・六〇：馬援（字文淵）樂府雜言《武溪深行》，僅二十餘言，情景相融，鬱紆有致，是樂府妙景。《柳亭詩話》卷一四《武溪深》：樂府有《武溪深》一曲，《古今註》曰：馬援南征，門下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歌曰：【略】「毒淫」二字寫盡瘴雨蠻烟之酷，卽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意，却只如是而止，更不旁及一語，覺後人《從軍行》鋪張揚厲，未免過情。

《與楊廣書》《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與楊廣書》：委曲婉至，動以天性之恩，曉以君臣之義，其激昂古宕處則龍門筆法也。

傳記

《東觀漢記・馬援》馬援，字文淵，扶風人。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成歡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長七尺五寸，色理膚髮眉目容貌如畫。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閨內，必幘然後見。爲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援嘗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隗囂甚重援，以爲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爲至當握手迎如平生，述乃盛陳陛衛，引援入，交拜畢，就館，爲援制答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援至，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乃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援歸，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上自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因說囂側足而立，將士土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川，指畫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囂衆大潰。援爲隴西太守，討羌中，矢貫腓脛。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遷虎賁中郎將。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三府以爲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白，嫺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虱，而剃之蕩蕩，蟣虱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出尚書盡數日，敕黃門取頭虱章特入，因出小黃門頭有虱者皆剃之。上以援爲伏波將軍。援上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擊交趾，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塢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烝，仰視鳥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與兄子嚴、敦書曰：「學龍伯高不就，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瞑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敕。」後定果下獄。援於交趾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馬德陽殿下。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援行亭障，到右北平，詔書賜鉅鹿縑三百匹。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禹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上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上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笑曰：「矍哉，是翁也！」遂遣援。二月，到武陵臨鄉。

《後漢書・馬援傳》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持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閒，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綺。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薦之於莽。莽以涉爲鎮戎大尹，援爲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卽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賓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覆勝邪？」然

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友）〔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略】廣竟不荅。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先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陽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閒道，掩赴其營。羌大驚壞，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恩〕信，（恩）〔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訞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岳大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幷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眞賊徵側餘黨都羊

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駮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轡，中帛氏口齒，謝氏臂髆，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捻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

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閉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閒，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縣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銖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腔。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醳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爲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閒。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種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愼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脩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歧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沒。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游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略】贊曰：伏波好功，愛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

《後漢書補逸》卷四《東觀漢記・馬援》 援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成懽里。曾祖父通生宦，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案：援字文淵，追封忠成侯，亦稱伏波將軍。）

又 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貞字季主。

又 援受《齊詩》，師事穎川蒲昌。（案：范書言援不能守章句，援固非書生也。）

又　援長七尺三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案：伏波狀貌當與留侯相似，乃不得與雲臺之畫，何也？）

又　援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案：援才具奇偉，惜志過大耳。遨遊二帝，以後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漠，平交阯，功亦赫矣。臨沅之行，竟踐馬革裹尸之志，何其不知止也！于辭況時已見之矣。）

又　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閨內，必幘然後見。

又　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從冀入蜀。述見之，甚喜，與俱入宗廟，冠之交讓之冠，立舊交之位。

又　公孫述爲援制答布單衣交讓冠。（案：范書答作「都」，《史記》有「答布千匹」，作「答」爲是。）

又　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南廡下，但幘坐。援曰：「陛下何知非姦人刺客而簡易若是？」（案：范書不詳，子陽作俑人形，援深譏之。世祖幘坐見援，所謂豁達大度，同符高祖者也。援豈眞諫其簡易哉！特借以入詞耳。時隗囂使援奉書洛陽，故云初到。）

又　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爲山川地勢。上曰：「鹵在吾目中矣。」

又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案：援從西來，初歸世祖，乃一月之中十四見。帝之勤于接士，其不忘西川至矣。）

又　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于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三府以爲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案：范書，時鑄錢事已寢，及援還朝，從公府求得前奏，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蓋外臣建白，其格子朝議者往往如此。）

又　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案：伏波少時有老當益壯之言。至此驗矣。胡致堂譏其昧時行時止之義，有以也。）

又　馬援爲武陵太守，郡連有蝗蟲，穀價貴。援奏罷鹽官，振貧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爲魚蝦。

又　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西里烏間，鹵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鳥嵩，跕跕墮水中。」

又　馬援擊交趾，謂官屬曰：「從弟少游嘗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案：范書援有「卧念少游平生語何可得」之言，然實自喜成功，故爲此反言耳。少游哀援，固如燕雀之于鴻鵠，而豈知矰繳將加于千仞哉！壺頭穿岸，竟招薏苡之讒，可不謂哀乎？）

又　援嘗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鹵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案：「守錢鹵」三字，千古同慨，知此則《錢神論》可不作矣。）

又　援于交阯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京門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謹獻。」詔置馬德陽殿下。（案：援好騎，善別名馬，故有此奏。德陽殿，范作宣德殿。）

又　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皐令印，皐字爲白下羊，丞印爲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牛，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案：范不載。夫摹印雖曰繆篆，但可屈曲從心，至於點畫，宜依史書，胡可任意。末世但貴行狎草書，至於篆籀視爲不急，所謂諧聲轉注，茫乎不解。俗工刓印，從筆增減，古制泯矣，安得伏波釐正之。）

又卷一五《華嶠後漢書》一《馬援》　馬援爲隴西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

紀事

《諸蕃志》卷下　馬伏波之平海南也，命陶者作缶器，大者盛水數石，小者盛五斗至二三斗者，招到深峒歸降人，即以遺之，任意選擇，以測其巢穴之險夷。黎人止取二三斗之小者。詰之，云來時皆懸崖，緣木而下，不取大者，恐將歸不得，以是知其峒穴深而險峻不可入。

藝文

劉孝勝《武溪深行》 武溪深不測，水安舟復輕。暫侶（一作「借」）莊生釣，還滯鄂君行。權歌爭後發，譟鼓逐前征。秦上山川險，黔中木石幷（一作「水石清」）。林壑秋籟急，猿哀夜月明。澄源本千仞，回峯忽萬縈。昭潭讓無底，太華推削成。日落野通氣，目極悵餘情。下流曾不濁，長邁寂無聲。羞學滄浪水，濯足復濯（一作「沾」）纓。

蕭繹《玄覽賦》 噬聚米於馬援，哂畫地於臧旻。彼蠢爾之爲鯁，伊憑陵而未靜。

庾信《爲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當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木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

又《周大將軍司馬裔神道碑》 西寧州刺史方欲關沫若，徼牂牁，見夜郎之侯，習昆彌之戰，而飛鳶墮水，馬援去而無歸，金馬騁光，王褒行而不反。

賀徹《賦得長笛吐清氣》 胡關氛霧侵，羌笛吐清音。韻切山陽曲，聲悲隴上吟。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方知出塞虜，不憚武溪深。

王由禮《賦得馬援》 二帝已馳聲，五溪還總兵。受詔金鞍動，論功銅馬成。唯稱聚米勢，無慙慧苡情。雖謝雲臺影，猶傳千載名。

閻伯瑛《河橋賦》 其憧憧往還，曳曳空間。華柱上征，殊馬援之標界；石臺中聳，若龐力之負山。

杜甫《清明》 著處繁花務（一作「華矜」）是（一作「足」）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豔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一作「遠」，一作「方」）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親近同心事。金鐙下山紅粉（一作「日」）晚，牙檣捩柁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一作「難」）居。逢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

又《奉寄別馬巴州》 勳業終（一作「眞」）歸馬伏波，功曹非（一作「無」）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一作「烏」）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劉禹錫《經伏波神祠》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漢壘磨鼯鬬，蠻溪霧雨愁。懷人敬遺像，閱世指東流。自負霸王略，安知恩澤侯。鄉園辭石柱，筋力盡炎洲。一以功名累，飜思馬少遊。

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因成四章》三 人稀地僻醫巫少，夏旱秋霜瘴癘多。老去一身須愛惜，別來四體得如何。侏儒飽笑東方朔，薏苡讒憂馬伏波。莫遣沈愁結成病，時時一唱濯纓歌。

蔣防《聚米爲山賦（以習知山川之險易爲韻）》 至精者米，至大者山。伊巧心之可化，諒措手之非艱。始聚之時，雖未離乎掌握，象成之後，若可極於躋攀。昔馬援以炎徼未賓，雄圖是急，爰請兵以薄伐，將越險而深入，懼君意之未明，陳地形之久習。既而辨襟帶，分郡邑，雖蠻貊千里，亦可圍於寸眸，岡巒萬重，誠不過於數粒。方高高而仰止，異屑屑而俯拾，遠近忽其豆分，東西俄而玉立。寫載既宣，規模罔僭，雪峯競聳，雲嶺交連。初疑栖亂之糧，尚班于地；漸似如坻之庾，欲峻于天。笑覆簣之難進，訝高陵之遽遷。起自纖微，有類積塵爲嶽；終非奇幻，那同畫地成川。且堅而不動者，山之常，遠而可識者，人之智。既分銖於忖度，得道路之險詖，所謂喻大於微，圖難於易。事非同於積累，跡豈涉夫詐僞。故得戶牖不窺要荒，可知積廩於增麗；因陳而究奇，縮地勢於撮土之間。孰云見小，備山形於握粟之內。何慮功虧，近可得而立驗，遠無勞於坐馳。經營若神，不媿巨靈之跡，融結隨意，將符眞宰之規。至矣哉！曲盡人謀，詳觀地險，非羣玉而玉彩爭光，異落星而星芒亂點，然後師干可試，隘害可期，不假斗筲之算，因成指畫之資。念彼愚公，誰肯與其進也，微夫良將，吾當學以聚之。

獨孤鉉《聚米爲山賦（以明知險易寇敵成擒爲韻）》 有山負固兮，遠不可窺；規模之於米兮，了然可知。象在其中，則遠而視近，積而能散，故高以就卑，所以舉一隅而必狀，投一溢而增危。峙乃糗糧，始覩必盈之積；塵其糠粃，俄分不讓之爲。爰將取法，非曰作僞。初識聚米之夫，及爲樂山之智。同遠近，無拔蛇之患；殊輕重，去壓卵之易。善於陣者謂我幄內師謀，昧於事者謂我軍前兒戲。於是高卑殊狀，巖壑再闢。爰分杵臼之資，寫彼丘陵之

積。持一撮之多，謂能作固；迷方寸之地，己疑見敵。操量皷者早訝於拔山，充糜粥者旋驚其茹石。若其似朽疑駑，如呀欲平，防之於十手所指，負之於五斗而盈。無還三十之車，侔於造化；酷似五千之伋，勢亦崇成。且夫廩以箘藏，域疑箕斂。搜其存峯之實，屹作捍邦之險。削培塿而敵帚呈功，吐嶔岑兮括囊未掩。於是太白忽峙，玉山宛呈，簸持兮陰靈乍泄，轉捧兮雲掌俄生。偕病馬之岡，莫知其遠，指亡羊之路，不見而明。然以小方大，布新除舊，有懷狗盜之虞，無辭蟻壤之漏。爰謀爰度，方同數米之人，爲岡爲陵，不是傾倉之寇。是知進退由己，高下在心，克盡崇卑之勢，難均箕斗之斟。勿謂君前嘗巧，事外求音。功早登於九伋，寇何逃於七擒。

許渾《朝臺送客有懷》 趙陀西拜已登壇，馬援南征土宇寬。越國舊無唐印綬，蠻鄉今有漢衣冠。江雲帝日秋偏熱，海雨隨風夏亦寒。嶺北歸人莫回首，蓼花楓葉萬重灘。

又《韶州韶陽樓夜讌》 待月西樓捲翠羅，玉杯瑤瑟近星河。簾前碧樹窮秋密，窗外青山薄暮多。鸚鵡未知狂客醉，鷓鴣先讓美人歌。使君莫惜通宵飲，刀筆初從馬伏波。

李商隱《爲濮陽公陳情表》 臣報主之分，可書竹帛，不辱旂常，蓋以久處炎荒，備嘗瘴毒，內搖心力，外耗筋骸，雖馬援據鞍尚能矍鑠，而班超攬鏡不覺蕭衰。恐無以早就大功，自思已熟，求退爲宜。

又《爲馮從事妻李氏祭從父文》 馬援於兒姪之間一情無異，王華在兄弟之列數從猶親。

趙嘏《經汾陽舊宅》 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一作「影」)夕陽多。

李羣玉《登蒲澗寺後二巖三首》三 南溟吞越絕，極望碧鴻濛。龍渡潮聲裏，雷喧雨氣中。趙佗丘壠滅，馬援鼓鼙空。遐想魚鵬化，開襟九萬風。

賈休《送諫官南遷》 危行危言者，從天落海涯。如斯爲遠客，始是好男兒。瘴雜交州雨，犀揩馬援碑。不知千萬里，誰復識辛毗。

胡曾《詠史詩一百首・銅柱》 一柱高標險塞垣，南蠻不敢犯中原。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銜薏苡冤。

范質《戒兒姪八百字》 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徃徃陷刑死。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

林逋《送史殿省典封州》 馬援疏蠻邑，銅標何可窮。人烟時亦有，海色自如空。髭髮梅分白，旌旗瘴滅紅。惟應蒔藥罷，埋照酒罏中。

胡宿《寄昭潭王中立》 高絃一弄武溪深，六幕天空萬里心。吳苑歌驪成遠別，楚峯回雁好歸音。十千美酒花期隔，三百枯碁奕思沉。莫上孤城頻送目，浮雲西北是家林。

梅堯臣《臘筍》 南山深竹養，下有鷓鴣鳴。破臘初挑箇，誇新欲比瓊。薦盤香更美，案酒味偏清。馬援當時見，曾將《禹貢》評。

又《和石昌言學士官舍十題・薏苡》 葉如華黍實如珠，移種官庭特蔥蒨。但囑病渴付相如，勿恤謗言歸馬援。

趙抃《題馬伏波廟二首》一 壯敵無前老未休，賞功銷得到封侯。印歸新息不還葬，似與諸蠻一報仇。

又 平生忠勇建殊勳，薏苡疑珠竟不分。光武明如辯讒者，肯教千古負將軍。

李覯《謝蔡十八丈相示詩卷》 昔年多幸枉高軒，示我新詩累百篇。使者卽時還趙璧，夢魂今尚憶釣天。據鞍馬援誰云老，陋巷顏回始是賢。桂樹寒山風景好，近來應更有長編。

文同《樂府雜詠・武溪深》 嶠南之武溪，其深不能測。潭潭溜瘴癘，水色重如墨。昏然潦霧作，上下毒氣塞。仰視高飛鳶，跕跕墮兩翼。交州惡女子，制馭費銜勒。伊余繆兵寄，得總浪泊役。常甘馬革死，持此期報國。卧念少游言，從之何可得。

黃庶《謝趙太傅遺粟米圖經(圖經，其子宣事舍人珣所作。宣事死疆場，覽之不勝悲感)》 文武生賢子，羌圖帝所多。始欣知馬援，終歎失廉頗(定川之役，宣事死之)。蒼鼠巢遺藁，黃埃鎖舊戈。遠人猶偃蹇，掩帙淚滂沱。

劉敞《伏波》 伏波志慷慨，南涉武溪深。銅柱功一跌，壺傾悲至今。吾聞威四海，亦有失前禽。試察兩階舞，應如丹浦心。

又《再見禁卒住桂陽二首》一 古亦苗民患，今仍禁旅過。祆氛半翼軫，殺氣覆山河。御史暴公子，將軍馬伏波。不應淹日月，頻獻凱旋歌。

司馬光《薏苡》 佳實產南州，流傳却山瘴。如何馬伏波，坐取丘山謗。夫君道義白，復爲神明相。厲氣與流言，安能逞無狀。

又《五哀詩・馬伏波》(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甚矣。讒之爲害，不可一二

數也。聊觀戰國以來，楚之屈原，趙之李牧，漢之晁錯、馬援，齊之斛律光，皆負不世之才，竭忠於上，然卒困於讒，不能自脫，流亡不得其所而死，或者國隨以丘墟，此其尤可大哀者也。因卽其事，作《五哀詩》，且以警後世云）漢令班南海，蠻兵避鬱林。天涯柱分界，徼外貢輸金。坐失姦臣意，誰明報國心。一棺忠勇骨，漂泊瘴煙深。

郭祥正《武溪深呈廣帥蔣修撰》滔滔武溪一何深，源源不斷來從郴。流到瀧頭聲百變，誰將玉笛傳餘音。瀇瀇泠泠兮，可以冰人心；胡爲其氣兮，能毒淫漢兵。卷甲未得渡，飛鳶跕跕墮且沈。天乎此水力可任，蠻血安足腥吾鐔。功名難成壯心恥，馬革裹尸亦徒爾。伏波一去已千年，古像蕭蕭篁竹裏。風來尙作笛韻悲，宛轉悠揚逐船尾。如今天子治文明，柔遠懷憶昌黎氏。始末緣何不相類，能言佛骨本無靈。可惜咨嗟問瀧吏，湘妃之碑尤近怪。頗學女巫專自媚，固當羨馬聊黜韓。補葺須令賢者備，元戎喜遇蓬瀛仙。武溪探古傳新篇，東君吁嘻龍蜃走。北斗挹酌河漢懸，勸君莫倚隴笛之悲音些，勸君清歌兮投玉琴些。琴聲爲出堯舜心，堯舜愛民無遠邇。君不見薰風來自南些。

又《公擇鄂守學士三堂請雨》廟門斜開壓江浦，紅裳小巫未擊鼓。太守焚香令致詞，願駕蒼龍作霖雨。三神鼎峙名謂何，子胥范蠡馬伏波。圖經莫載碑字滅，忠魂血食應不訛。朝廷日夜傳新令，輔弼賢良元首聖。陰陽調燮神相之，忍使斯民饑以病。

蘇軾《元脩菜》此物獨嫵媚，終年繫余胷。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騫移百蓿，適用如葵菘。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懸知東坡下，堉鹵化千鍾。長使齊安人，指此說兩翁。

楊時《贈別蔡武子被誣得釋赴泉州錄參》君不見馬伏波後車薏苡珠璣多，又不見章臺秦璧非有疵。相如謬使秦人疑，匡章不孝通國非。世無孟子知者誰，惜君高材兼衆美。完德從來速招毀，含沙怒欲陰中之。剛引涇流汙清泚，輕雲捲盡天日明。容光竅穴無潛形，刮磨玉瑩冰雪凝。楚人謾費塗丹青，齊庭有鳥久不鳴。會須一舉天衢亨，北溟欻起風雷驚。修鱗巨鬣隨波輕，不須回首顧潛鯨。好乘扶搖九萬里，奮迅六翮飛南溟。

宗澤《道逢鄉人笑僕騶馬之瘦》生笑長裾曳，仍羞下澤奔。據鞍非馬援，叱馭豈王尊。汗血能觀國，的顱終感恩。莫欺騶馬瘦，揮策詣金門。

晁說之《故資政殿學士特贈光祿大夫曾公挽辭二首》二　馬援枕前嘆，張飛帳下冤。古人有餘淚，今日不堪言。犬豕方逃格，璵璠忽自焚。共嗟當寧恨，寧復問乾坤。

鄒浩《世美歸侍政府以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作詩送之》七　猶子知幾人，予獨欣白眉。風霆破春曉，怒翼鳴天池。未促南昌行，還爲竹間期。儻及馬伏波，一書重示之。

李彭《種僊茅》聞說僊茅勝鍾乳，移根遠自西山阿。豈獨客來塵意少，更覺夜眠幽氣多。避謗何須求薏苡，去家不減食摩羅。侯門稚子成墓後，矍鑠仍看馬伏波。

李光《祭馬伏波文》維靈當東漢之初，遨遊二帝。君臣定交，立談之際。帝欲征蠻，在庭孰先。公雖老矣，矍鑠據鞍。紛紛謗傷，過若風雨。名垂日星，照映終古。某之心跡，唯公可知。還流萬里，落天一涯，孤帆漲海，寄此一身。其卒相之，庶幾有神。尙饗。

王庭珪《辰州馬觀察送酒》一　壺頭直下開邊郡，勳業誰如馬伏波。還見遠孫持漢節，坐令千騎擁雕戈。

李綱《謁冠忠愍祠堂六首》五　海邦去海只十里，山路過山應萬重。詩讖告人元已久，未應馬援坐梁松。

又《五月六日率師離長樂乘舟如水口二首》二　畫舸連檣泛碧波，瀟湘去路飽經過。山川煥發旌旛色，將士歡娛鐃鼓歌。舊學但曾聞俎豆，暮年何意揔干戈。據鞍馬援平生志，豈在驪駒白玉珂。

李處權《彥修席上命賦何處難忘酒》何處難忘酒，南州盜賊多。黃巾方裂眥，白日敢持戈。不見韓擒虎，寧聞馬伏波。此時無一盞，其奈客愁何。

吳儆《宴邕守樂語》騶馭曾鳴帝里珂，一麾出守古狪洞。龍媒入貢漢天子，銅柱重聞馬伏波。萬里爭傳麒麟像，滿城讙唱舊襦歌。著人茉莉花如雪，不醉花前花奈何。

陸游《親舊見過多見賀強健戲作此篇》偶向人間脫駭機，玉池中夜自生肥。據鞍馬援雖堪笑，強飯廉頗亦未非。道貌安能希睟盎，世緣但可付猗違。他年不死君須記，會在天津看落暉。

又《卽事》一　身向人間閱事多，杜門聊得養天和。盛衰莫問蕭京兆，壯老空悲馬伏波。日莫城樓傳戍角，風生嶺路下樵歌。君知此段神通否，豎拂

能降百萬魔。

陳造《公孫述》 東來溫詔枉丁寧，隆少忠謀肯汝聆。不待眞廬延馬援，始知西帝偶人形。

又《馬援》 朱勃風標似可親，文淵竟作白頭新。平時輕侮知何事，辨雪冤誣獨此人。

姜特立《和潘倅新溪七首》六 如君方此富春秋，未可追尋三逕遊。且放子眞歸谷口，不應馬援困壺頭。

又《劉益之判院輓章》 傾蓋如今五十春，中間還得綴華姻。單于萬里同哀使，馬援一鄉稱善人。告老已能官及子，頒恩更喜爵榮親。佳城一閉成千古，無復傳觴酒入唇。

朱淑眞《送人赴試禮部》 春闈報罷已三年，又向西風促去鞭。屢鼓莫嫌非作氣，一飛當自卜沖天。賈生少達終何遇，馬援才高老更堅。大抵功名無早晚，平津今見起菑川。

樓鑰《謝陸伯業通判示淮西小藁》 四海詩名老放翁，遺編俱在迹成空。忽從淮右傳詩卷，近比劒南眞父風。暫向壺頭追馬援，何當甫里訪龜蒙。江山爲助多佳句，莫惜南來寄斷鴻。

喻良能《茂恭見和再用前韻奉酬》二 憶昔永新番水，俱吏江左三年。不作載苡馬援，聊爲留犢茁篇。

袁說友《岳之婦人多以白練蒙首俗傳馬伏波征蠻死於岳至今不爲之易素》 將軍久已歸黃壤，江婦如何未黑頭。若使將軍知此意，素縑蒙首也應休。

蔡戡《東歸喜而有作》 投老何堪再落南，病軀寧敢望生還。空慙馬援標銅柱，自分班超老玉關。萬里梅花愁思外，五湖煙水夢魂間。詔恩幸喜歸田里，旋築新堂牓愛閒。

曾丰《題三衢汪學士聽雨軒》 公家如許好昆仲，不數河東舊三鳳。床敷對語無限春，簷滴關愁不成夢。馬援看鳶始回頭，知機恐不似少游。看鳶機落聽雨下，雖悟已輸公一籌。

孫應時《和劉過夏蟲五詠・蛙》 將軍鼓吹來，處士非所喜。誇汝風月夕，天籟鳴不已。汝姑勿自誇，坎井不可恃。當知馬伏波，笑殺公孫子。

居簡《堅窮壯老二箴（并引）》 余至宣城之清流丁山，窮老日益甚，因范曄書有取於馬援「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作《堅窮》《壯老》以自箴：何以御窮，曰益堅，不則濫。是故君子固窮：出輒途窮，途窮則返；居輒技窮，技窮則思；辯輒語窮，語窮則默；謀輒智窮，智窮則止。窮諸理，盡性而已（右《堅窮箴》）。益壯以佚老，壯色日零，新新代謝，曰不在是，在所養者。物莫我嬰，物莫我化，善乎楚丘之爲言也。使我當諸侯出正辭，吾始壯矣，不則死矣。尙追車而赴馬，嗚呼近之矣，猶未也。

蘇洞《次韻芻父秋懷》四 逢人惟婢直，遇事懶依阿。菊引陶鼓澤，鳶驚馬伏波。衰年如意少，行路得詩多。彼其皆車服，嗟嗟如命何。

完顏璹《馬伏波》 可歎迂疎一老翁，豈堪牀下拜梁松。明珠薏苡猶難辨，萬里爭教論杜龍。

岳珂《薛道祖馬伏波事詩》 人生在衣食，但取飽與溫。下澤駕款段，曾不羨華軒。仕爲郡掾吏，身自守丘園。鄉里稱善人，此外不足論。志大心自勞，福厚禍有根。提兵泊浪聞，薏苡讒謗喧。飛鳶跕跕墮，臥視瘴水昏。永懷平生時，空愧少游音。

劉克莊《伏波巖》 懸崖萬仞餘，江流繞其趾。仰觀不見天，森秀拔地起。中洞既深豁，旁竇皆奇詭。惜哉題識多，蒼玉半鑱毀。安得巨靈鑿，永削崖谷恥。緬懷兩伏波，往事可追紀。銅柱成浪泊，樓船下湟水。時異非一朝，地去亦萬里。山頭博德廟，今爲文淵矣。謂我詩弗信，君請訂諸史。

又《馬援》 土室不堪處，其如瘴毒何。莫年歎段馬，有愧少游多。

陳著《次和梅山弟二首》一 馬上功名馬伏波，少游終是勝兄多。如今都付忘言處，醉向黃花奈我何。

樂雷發《昭陵渡馬伏波廟》 功名要結後人知，馬革何妨死裹屍。漢帝可能疑薏苡，湘民却解薦江蘺。紙錢撩亂巫分胙，粉壁闌斑客寫詩。墮水貼鳶無處問，灘頭斜照曬鸕鷀。

劉秉忠《雲南北谷》 征鼙震作旅魂驚，直入雲南谷口行。一水循環通地脉，四山連避壯天城。兵還失律難依險，國既無人立可平。馬援班師銅柱在，誰知兒戲得功名！

董嗣杲《漫興二首》二 浮名浮利有傳訛，薏苡囊疑馬伏波。鏡裏鬢毛諳世故，筆頭詩句答樵歌。風穿樹禿寒林淺，月展江空夜浪多。脫病欲歸歸便得，花家魚港自烟蓑。

林同《孝詩・馬援（戒子曰：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惡言出於口，必至反其身。小子聞人過，當如聞父名。

方回《李寅之招飲同登九江城》三　顧此昧陋質，昏冥蹈危機。一麾繆析土，三命空登畿。屢激馬援謗，終成馮衍歸。長驅厄道左，力耕逢歲饑。置之勿復道，觴來暫同揮。

又《用韻送唐師善歸九仙二首》二　李長庚願識荊州，馬伏波今愧少遊。古道直能膠鳳觜，官身焉取爛羊頭。苦心文字雕奇劂，遁世林巒擅僻幽。鶴竹峰花有家法，唐瓢更向外人求。

又《次韻九月十七日飲陸君用見山堂》　鳳凰山下隱君廬，水竹寬閒十畝餘。稚子已能題砌葉，飲徒時許共畦蔬。杜同谷怨長鑱柄，馬伏波思下澤車。何似此公一丘壑，潛心逸興酉陽書。

又《七十翁五言十首》五　七堠長亭路，前程已不多。最欺吾老者，絕柰後生何。去晚陶弘景，迷凶馬伏波。幸逢黃菌耦，且賦紫芝歌。

又《至節前一日六首》一　少陵早是滄浪客，馬援眞成矍鑠翁。四十五年忝科第，一生心與布衣同。

胡祇遹《有感》　馬援因炎瘴，還憶少游辭。東坡貶海南，始愛淵明詩。二賢人中英，豈爲聲利迷。長才良有餘，前途忘險巇。猛虎墮陷穽，飛龍困沙泥。回首青雲鶴，不落網罟機。載瞻九霄鳳，翱翔覽德輝。緬懷四賢心，誰是又誰非。未就武成功，寧食首陽薇。

又《答張經歷乞言》　友道廢已久，諂媚相逢迎。意氣少乖忤，蓄怨生怒憎。三益與三損，取舍誰復明。接際若膠漆，機穽伏戈兵。嗤愚鄙不肖，妬賢而病能。無先後貴賤，把持復侵陵。常使我負人，百僞不一誠。厚薄無定在，勢利爲枯榮。習俗日薄惡，鬼蜮紛縱橫。經歷清河公，刮目求良朋。徵解索告戒，庶作座右銘。我師馬伏波，格言常服膺。朋友有過惡，如聞父母名。閉口不可道，勿妄生譏評。寧使人負我，有犯忘較爭。宗族稱孝弟，忠順事公卿。德如金玉溫，氣若芝蘭馨。所聞止於此，清聽恕狂鳴。

王惲《跋席懷遠臨終語錄》　人當易簀際，發言罔不善。昏瞶迷本眞，狂者涉誕幻。猗嗟席懷遠，洞徹生死變。日氣薄西山，皦乎天理見。諄諄忠孝言，垂戒漢馬援。洒然明月懷，身後照鄉縣。賡歌諸賢詩，清風一家傳。

又《雅歌一十五首》三　衮冕桓圭極品榮，較來得失一毫輕。空傳馬援裹珠謗，終見汾陽貫日誠。

張之翰《酧樂御史鄉先生五首》一　鬢毛經亂已全皤，留滯金臺歲月多。中統初頒建元詔，先生纔賦式微歌。歸來喜動陶彭澤，矍鑠甘輸馬伏波。長記燈窓索新句，枯腸一夜困搜羅。

又《沁園春》　國子先生，博帶峩冠，胡爲此行？正蠻烟瘴霧，遠趨象郡，祥雲瑞靄，近別龍庭。率土之濱，際天所覆，何處而今不太平？安南者，彼地方多少，敢抗吾衡！一封天詔丁寧，要老子胷中百萬兵。看健如馬援，精神矍鑠，辨如陸賈，談舌縱橫。奉職稱藩，功成事定，更放文星分外明。歸來儘不妨，詩筆顛倒南溟。

宋無《馬援》　賈胡穴室寄殘軀，心逐飛鳶墮海隅。只爲瘴鄉無藥物，故將薏苡當明珠。

馬臻《行春》　行春無侶自遲留，汀草汀花暖更稠。馬援近來成矍鑠，謝安應合減風流。乍驚語燕穿人屋，無賴遊絲絆客舟。老我光陰忽如此，不判樽酒復何求。

張養浩《馬援》　丈夫奇節在邊庭，不願黃腸送此生。底事五溪煙瘴底，鄉居却羨少游榮。

楊載《送王元禮歸平城二首》二　牧羊憐馬援，投筆困班生。侯印終兼綰，窮愁實飽更。大才當用世，小挫亦知名。快飲桑乾酒，能澆氣不平。

范梈《徐聞縣懷京下舊游》　平生不識張廷尉，中歲方逢馬伏波。昨見山川皆膽落，稍侵霜露始心和。皇恩遠荷優隆至。旅況深慚慨惜多。天上故人安好在，西風遲暮意如何。

王沂《馬伏波廟》　諸將中興日，遺思獨在民。壺頭憐晚歲，椒壁誤功臣。古殿松陰冷，空堦草色新。雲臺圖畫好，廟食更何人。

又《詠天妃廟馬援銅鼓》　南海天妃廟，今存馬援銅。大音猶戰鼓，餘韻或疑鐘。世駭流傳舊，人推鑄冶工。蟾蜍圓頂列，翡翠繡文重。蹲踞環旁峙，周圍體下空。響令羣隊進，降見百蠻從。一代經營意，千年戰伐功。金湯全漢域，銅柱界堯封。零落香烟裏，凄凉異代中。海祠難獨立，神物會當逢。

成廷珪《輓孫有道處士》　廣陵故舊漸消磨，白髮傷心奈爾何。馬援車猶在鄉里，黃公壚已隔山河。百年華屋春風歌，八月荒原夜雨多。亂後與君成

永訣，幾行衰泪洒烟蘿。

李存《題東柯谷圖》 乘槎博望到天河，銅柱扶桑馬伏波。自笑吾年今半百，始於圖畫識東柯。

王冕《悼達兼善平章》 出師未捷身先死，忠義如公更不多。豈直文章驚宇宙，尚餘威武振山河。中原正想劉安世，南海空思馬伏波。老我未能操史筆，懷思時復動哀歌。

又《漫興》四 壯心殊未已，望望盡黃沙。韋帽籠猧鶻，氈囊載駱駝。過關南客少，出塞北風多。田牧俱荒廢，空懷馬伏波。

張昱《題簡掾辨誣卷後》 種蘭襍荊棘，棘長傷蘭根。結交或匪良，中道生謗言。所以明喆士，愼之非一門。美玉累卞和，明珠誣馬援。終焉各有辨，暫屈寧爲冤。

劉鶚《分司北道留別監憲五首》一 玉節光浮士氣和，不須更問夜如何。湟中願學趙充國，徼外當如馬伏波。要使蠻夷歸禮樂，佇看嶺海罷干戈。不煩主將多憂顧，笳鼓歸來襍凱歌。

吳仲珠《輓詩》 賊陷嶺南時，城孤力不支。甘心死有分，唾面降爲癡。寧斷呆卿舌，誓歸馬援屍。佛堂留絕筆，天地鬼神知。

胡廣《輓詩》 蚤歲才華動紫宸，誰知鳴鏑起風塵。誓師諸葛空存漢，裹革馬援豈愛身。庾嶺梅花傳玉節，蓑弘碧血化青燐。崆峒不挽浮雲住，淚灑西風暗愴神。

宋褧《濟南張智夫八十詩雲莊有序》 聞道仙翁樂事多，幾曾衰槁坐雞窩。華峰月冷雲橫久，趵突泉甘酒熱過。少壯爭詢三叟壽，光陰未盡百年歌。太平生長仍終老，笑殺行兵馬伏波。

鄭元祐《和潘子素宿倪元鎮宅送張貞居還茅山》 扣舷溪子發陽阿，落葉霜林見鳥窠。清閟閣前春意早，蕭梁臺上月明多。傾瞻鳴鴈嵇中散，仰視飛鳶馬伏波。對酒息思千古事，潘郎刺促爲誰歌。

楊維楨《井底蛙》 井底蛙，誇龍興，天日不窮東方明。黃牛白腹五銖復，眞龍在天飛赤伏。井底蛙，木之偶，美哉山河難固守。吁嗟匹馬不洞胸，天子東來亦泥首。

吳萊《夜聽李仲宏說廣州石門貪泉》 嗟吾此身小，幸獨爲國憂。從茲斥聚斂，矧彼畜羊牛。馬援空薏苡，王陽但衣裘。百世不易操，嗚呼我賢侯。

貢師泰《和潘叔寬所寄詩韻》二 風雨吳江秋漸過，別來身世轉蹉跎。滿階金鳳落將少，傍水樹鷄生尚多。且對清尊歌慷慨，莫嫌白髮舞婆娑。欲將功業標銅柱，誰是當年馬伏波。

侯克中《感事》 路傍山鬼慣邪揄，笑我無成六十逾。滿野干戈嗟馬援，拍江風火壯周瑜。當時已分終蕭散，此日那堪復覬覦。莫把良田栽枳棘，儘教閒地種桑榆。

又《感舊》 穠李夭桃次第新，牡丹留得殿餘春。石崇禍起珊瑚樹，馬援疑生薏苡仁。今見橐駝來海角，昔聞杜宇叫天津。相逢不揀西湖醉，白首能存幾故人。

李清《三秋》 行人捧檄過南柯，宛勝當年馬伏波。服遠自應文德在，五溪何必動干戈。

智熙善《安南喜雨》 丹鳳啣書下九霄，遐荒氛癘已全消。乾坤露雨通元氣，海岳風雲逐使軺。楊僕樓船何用入，馬援銅柱不須標。欲知金澤涵濡遠，看取村村滿綠苗。

張以寧《烏岩灘馬伏波祠》 烏岩江上古祠宮，傳是征南翼鑠翁。丹荔黃蕉長盛祭，綠沉金鎖尚英風。灘聲夜帶軍聲壯，嵐氣秋隨劒氣空。莫羨少游鄉里好，封侯廟食丈夫雄。

倪瓚《馬國瑞東皐軒》 未羨勳名馬伏波，優游鄉土樂婆娑。輕舟陌上山堪數，細雨籬邊菊未過。浩蕩五湖鷗夢遠，蕭條萬里鷁情多。寒宵偶伴（一作「廳時有」）幽人宿，月燭藜牀幔綠蘿。

傅若金《崇仁峽》 扁舟夜宿魚龍窟，久客長懷虎豹關。歲暮思家成白髮，天涯持酒得青山。張騫浪喜蒲萄入，馬援終嫌薏苡還。天子只今勞遣使，將軍何日遂平蠻。

又《寄雅正卿》 送別都門秋葉飛，臨岐猶記把征衣。嶠南歲月驚啼旱，江北風沙厭過稀。張騫奉使經年至，馬援平戎幾日歸。却望旌麾倍惆悵，往來人事苦相違。

又《和馬中丞送丑子元按部湖廣》 法星夜入斗南天，人候乘驄動隔年。嶺外轉輸疲郡邑，海隅征戍廢田園。馬援定地思標柱，蘇武歸朝恨節旄。想見巡行得風俗，尚論信賞勸才賢。

錢惟善《次韻呂彥孚秋懷二首》一 遠樹秋聲細，高樓月色多。頭顱成老

大，勳業轉蹉跎。漫憶袁臨汝，空懷馬伏波。好天如此夜，無酒奈君何。

項炯《感秋六首》四　班超負奇氣，投筆西出關。風塵髀肉消，日月鬢毛斑。苟可利吾國，何必求生還。偉哉馬伏波，竟死壺頭山。

朱希晦《有所思》　虛聞將帥擁彤戈，勇銳誰如馬伏波。幾處烽烟連夜急，四郊風雨向秋多。最憐絕漢歌長鵠，却怪長安屬紫駝。俛仰乾坤增感慨，悠悠身世定如何。

貢性之《送別》　江上船開起棹歌，離愁無奈故人何。桃花流水春三月，楊柳東風雨一蓑。送別轉嗟形影獨，相思從此夢魂多。到時定有平淮策，勛業終歸馬伏波。

劉三吾《餞周左丞》　從戎江漢亦多年，又領王師過極邊。已展召公新土宇，載開馬援舊山川。諸生俎豆陳兵後，父老壺漿拜馬前。最是老儒淹滯久，乞將骸骨早歸田。

黎昶《同安謠》　樅陽門前殺氣高，奮身寧辭征戰勞。江淮黎庶半爲鬼，僵死卧骨塡空壕。同安拒守經七歲，破圍不見官軍至。銅柱難成馬援功，睢陽不屈張巡志。一朝羣盜登城闉，揚鞭百里飛紅塵。疲兵裹割不能戰，計窮豈願圖全身。

貝瓊《送馬本道赴潁上》　悲歌把酒氣仍驕，幕府藏名怕折腰。萬古山川豪俠窟，一時文武聖明朝。半羊滿野秋俱放，貔虎連營夜不囂。馬援已衰猶矍鑠，少陵多病且逍遙。當筵落筆烏絲濕，挂劍看書絳燭銷。我愧白頭居太學，雲林唯待伴漁樵。

宗泐《樂府・武溪深》　滔滔武溪，載廣載深。我今欲濟兮，畏此毒淫。武溪滔滔，飛鳶跕跕。我不先濟兮，士不敢涉。既濟既涉，我師孔武。蠢爾有蠻，服我王度。

王逢《朱秦仲僉樞趙仲德水軍婁江舟中夜宴席上二首》一　大幕分開闔，三邊罷枕戈。春寒留水國，天影落銀河。年少孫征虜，威名馬伏波。樓船恨淹泊，清話及陰（一作「夜如」）何。

張憲《行路難》　行路難，前有黃河之水，後有太行之山。車聲宛轉羊腸坂，馬足蹭蹬人頭關。白日叫虎豹，腥風啼狗肝。拔劍顧四野，使我摧心肝。東歸既無家，西去何時還。行路難，重咨嗟。乞食淮陰市，報仇博浪沙。一劍不養身，千金徒破家，古來未際皆紛拏。行路難，多岐路，馬援不受井蛙囚，范增已被重瞳誤。良禽擇木乃下棲，不用漂流歎遲暮。

郭鈺《與黃子益將軍》　將軍文采舊知名，幕府分曹按甲兵。雪壁畫龍晴霧合，羽林飛鳥朔風輕。趙雲對敵闖張並，馬援歸朝隴蜀平。憑仗早除狐兔亂，吳山楚水共秋澄。

王禕《贈別李千戶》　馬援革裹尸，王霸箭如首。一懷報國志，爵祿隨亦厚。

林弼《伏波廟》　南征昔日此登臨，遺廟空山尚至今。萬里風雲常慘澹，千章松桂自蕭森。麒麟安用丹書像，薏苡難誣清白心。愁聽烏蠻江上笛，夕陽一曲武溪深。

又《伏波臺》　驛外秋山翠一堆，將軍玉帳此曾開。大江如月迴雲陣，古塔凌空護石臺。萬里戈船餘薏苡，千年銅柱委莓苔。多情惟有營前柳，歲歲春風入樹來。

又《至安南次王編修韻》　安南遠至極南荒，炎海無垠野望長。馬援臺前秋草碧，高駢城下暮烟黃。百年圖籍歸中國，三郡山河保故疆。萬里天威如咫尺，西風回首白雲鄉。

陶宗儀《送王思廣還常德衛（名弘）》　玉立長身意氣多，相逢忽在鳳山阿。晉朝人物王文度，漢代將軍馬伏波。鎮甲枕戈曾報效，錦衣傳檄謾婆娑。東風二月桃源路，歸騎翩翩奈爾何。

胡奎《送徐千戶之甘州》　春寒初試越羅袍，不惜千餘買寶刀。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蒲萄。崑崙西去黃河遠，函谷東來紫氣高。何事相逢又相別，隴雲邊月夢勞勞。

吳伯宗《八疑詩應制》　世事多因廣客蛇，金償同舍豈咨嗟。拂塵飯甑疑偷飯，納履瓜田道竊瓜。馬援無心懷薏苡，廣平有意賦梅花。燒殘蠟炬逢天曉，悞向窓前浣碧紗。

練子寧《送總戎出征》　天子龍飛定朔南，知君此去定呼韓。班超自信輕投筆，馬援仍能老據鞍。飲馬窟春泉脈煖，射鵰風急雪花寒。同行王粲吾知己，應有音書早寄看。

高啟《讀史・馬援》　浪泊歸時憶少遊，炎蒸終復困壺頭。漢庭豈少英年將，衰老南征苦自求。

程本立《晚至楚雄》　楚雄城郭暮雲間，城上悲笳慘客顏。僭國曾稱白鹿

郡，居人猶說卧龍山。葡萄直自張騫得，薏苡空隨馬援還。今日封疆非漢土，王師無地不平蠻。

管時敏《參侍平靖州諸蠻次季翔韻》 親王承詔討南蠻，三月星霜歷險艱。萬斛樓船上秋水，千羣鐵騎蹴寒山。孔明謾說安夷俗，馬援應慙入漢關。十二妖酋今盡縛，皇華又報捷書還。

鄧雅《寄郭都事就覓藤杖》 屏山分首經年別，嶺海休官幾日還。富貴已看榮故里，恩威尤喜化諸蠻。馬援薏苡何須載，陶令金英自可餐。老我平生惟隱遯，擬求藤杖共看山。

董紀《答張通山見寄二首》一 莫恨無錢對菊花，錦城不及早還家。張翰豈爲鱸魚膾，馬援何慚薏苡車。日日行人登劒閣，年年芳草遍天涯。縱然三徑荒蕪盡，尚有垂楊宿暮鴉。

張宇初《題青巖隱居圖歌》 漢家馬援誓革尸，曷愧荒榛秋露滴。

王紱《送張知縣邦達》 薏苡曾爲馬援珠，歸囊肯帶包公硯。驥足應知難久淹，嘉聲又達明光殿。

王燧《送人之官》 黃茅遠接海雲邊，官驛迢迢路幾千。客騎曉看梅嶺月，行裝(暮)上廣州船。陶潛未遂歸來志，馬援猶堪矍鑠年。想得到官敷政日，那人爭拜玉堂仙。

史謹《送布政李昌祺之廣西》 遠別金臺向百蠻，路經五嶺更千山。要陪馬援題銅柱，肯學班超厭玉關。荔子枝頭鸚鵡綠，桄榔葉底鷓鴣斑。定知此去爲霖雨，清夢猶聯玉笋班。

又《次郭公子韻》三 洗硯池頭帖換鵝，翠雲軒外晚山多。座中知有金門客，聲譽應齊馬伏波。

又《謁黔寧王廟(廟有塑像)》 冠冕遵王制，祠堂枕野池。喜令蠻父老，復覩漢威儀。傑棟星河近，虛簷薜荔垂。亂峰排劍戟，高樹擁旌旗。奕葉承恩重，平生出計奇。功勳齊馬援，德量並韓琦。天意深留眷，秋聲遠送悲。故山依日月，新冢卧熊羆。猿鶴雖無主，鷓鴣各有枝。巍巍光萬丈，千古照邊陲。

克新《贈夏君美同知》 十載中吳戰伐多，使君談笑罷干戈。漢廷封拜論功爵，羞殺征南馬伏波。

王偁《凱歌四首》三 瘴海樓船一夕過，瀘江鐵騎曉鳴珂。皇家飛將功成日，不數當年馬伏波。

朱瞻基《咏史・馬援》 文淵居隴右，識明歸漢光。遊談皆正言，昧者靡不亡。厥初西征時，謀畫深且長。聚米示形勢，偉哉奇功成。專征殄羌虜，討叛安炎荒。老驥有餘力，壯士志四方。南征力請行，雖老猶慨慷。梁松彼憸人，片言陷忠良。一身隕異域，薏苡還見傷。恩義不克終，有累世祖明。

倪謙《贈韓都憲永熙致仕》 指麾詩將耀天戈，百粵蒼生屬撫摩。藤峽渠魁皆勦絕，蓬門士女盡謳歌。膽摧素仰韓忠獻，威震今聞馬伏波。名遂功成歸故里，碧山之樂奈公何。

韓雍《趙總戎和前作見贈再次韻奉酬》 三軍感奮若貔虎，誰不深思効臣職。馬援須標銅柱功，晉公豈縱淮西賊。

又《贈趙征夷凱還京師》 人言將軍有神力，殺氣棱棱厭羣賊。賊中遙望畏如神，狄青銅面何須飾。藤山磨厓紀厥功，賊黨不敢窺其中。從茲兩廣正疆界，馬援銅柱翻成空。將軍偉烈超今古，馬援狄青何足數。

又《次韻答李司馬用初二首》二 恨賊非因世相韓，明時何事起爭端。秋霜定壓窮荒瘴，春氣終回大谷寒。薏苡漫勞疑馬援，尊鱸正爾憶張翰。年來榮辱都看破，准擬功成便棄官。

童軒《酬姚世昌千戶見贈之作》 多君志慕玉門闥，誓策奇勳萬里還。馬援自知才可試，馮唐誰謂老猶閑。好風細拂青油幕，明月光搖寶劍環。應笑麒麟千載後，幾人名姓畫圖間。

王祐《次凱歌韻十首》四 星郵飛捷奏彤墀，歡動天顏笑滿頤。標柱不須誇馬援，安邊今復見韓琦。

上官阮勤《贈大司冠何公廷秀致政還廣昌》 一篋圖書出鳳城，衣冠堪繼洛中盟。清朝事業終無愧，白首功名去亦輕。薏苡豈能汙馬援，蒲輪還擬迓申生。紛紛爲謝梁松客，千古妍媸史有評。

吳寬《五答》 都下才名李義山，詩筒相送幾循環。寒蛩入戶聲初咽，拙鳥成巢羽獨斑。聊復據鞍如馬援，不因奪邑慍劇般。壯年已受書壇戒，幸少童心莫比頑。

章懋《送姪拯之梧州通判任》 阿咸謫倅蒼梧郡，骨肉相看悵別離。皓首稀年吾老矣，脩途六月子何之。須防馬援遭薏苡，且學東坡啖荔枝。到手功名當努力，瀧岡猶待樹封碑。

王鏊《天昭子希周失解》　前修未遠力須追，中道無緣忽自疑。名似甘羅殊未蚤，器如馬援不妨遲。卑高在手誰能定，冷暖於人只自知。莫怪羲之羨懷祖，瑤環重映碧梧枝。

朱誠泳《賦國戚廖都閫之父》二　壯志曾期馬伏波，功名未遂恨如何。鴛雛繼武勳勞重，鸞誥貤恩寵渥多。海上有時來白鶴，人間無路返青騾。刻銘幸有如椽筆，千古聲名耿不磨。

謝承舉《送戈用周回滇五絕句》五　含悲弔屈平，壯心懷馬援。香芷生滄洲，銅柱倚荒甸。

石珝《浩歌行》　春風秋月何年畢，今人古人三萬日。少年不覺成壯夫，一日悲歌長六七。人人都說太平年，年去年來亦忽然。未論功名到鐘鼎，須臾白日凋朱顏。君看書劍還如故，煙閣雲臺不知處。古道聊驅羸馬行，壯心幾逐飛龍去。長安辯士如懸河，豪氣能傾馬伏波。簪纓貂錦一朝歇，露盤仙掌仍嵯峩。君不見杯中酒，又不見筵前歌。酒闌歌盡人何在，依舊年年芳草多。金印玉腰眞可羨，丈夫未遇欲如何。

羅欽順《大司寇林見素先生朝見之日余適出京承見示謁武夷精舍宿武夷自壽詩凡四首依韵奉答》三　愁極逢興運，根深有大年。曉峰精舍上，春水壽觴前。穩曳尚書履，光陪閬苑仙。功名卑馬援，墾鑠自堪憐。

鄒智《留別王守禦》　月朗風清水手多，孤舟不發欲如何。邊無急報將軍醉，嶺有微霜吏目過。薏苡豈能誣馬援，（時公爲軍士所訐，故云。）荔枝久矣待東坡。人生去住眞如夢，對酒惟應發浩歌。

湛若水《交南賦》　昔炎氏之方殷兮，泛海外之樓船。二女藥乎中葉兮，薏苡用惑夫馬援。矻銅柱之磷磷兮，厭欃槍乎南天。彼高氏之定交兮，建石塔之巀然。故崶崒乎橋市兮，立富良之江埏。

王守仁《夢中絕句（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於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又《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裡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逸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堦干羽五雲端。

李夢陽《薏苡行贈王氏》　南征馬援還東都，人言滿載皆明珠。發封視之乃薏苡，羣臣失色天子吁。世情毀譽本好惡，後生輕信迷眞誤。暗投固宜明月棄，同居豈免峨眉妬。自君夙夜歌在公，尊中醴酒常不空。德尊日見兒孫盛，名成反致讒邪攻。雖云喬樹多烈風，曷有寸霧殘高空。君不見周時吉甫稱大賢，孔門弟子推顏淵。掇蜂拾塵尚見惑，豈我千得無一愆。君堂有客俸有錢，槐庭偃蹇花含烟。胡不酤酌金罍前，萬事置之休問天。

又《得何子過湖南消息》　及遇荆門信，洞庭秋已凄。湘江饒苦竹，幾聽鷓鴣啼。馬援留銅柱，王褒祀碧雞。向南衡瘴癘，藥物去曾攜。

又《送胡主事犒廣西軍便道耒陽迎母二十韻》　花明幕府頻張宴，路出磨崖早續銘。馬援還朝銷薏苡，馮驩傲世倚青萍。

顧璘《去年予謫湘源朱升之副使以二詩寄慰茲聞升之調按滇南凄然奉答》二　曾搖彩筆歌天馬，更借單車訪碧鷄。棧道西盤秦塞險，滇池東壓楚宮低。行臺日月無來信，世路風波少定棲。莫向空山求薏苡，馬援祠廟使人悽。

又《磐石秋望》　信美江山映郭西，清秋羈客思凄凄。黑波跳雨蛟龍鬬，蒼峽摧雲虎豹啼。萬里辭家饒白髮，一邱歸卧有黄薤。蠻煙毒霧傷心地，馬援何因到五溪。

又《雨度車輪嶺二首》一　野舘三更雨，山谿一尺泥。王尊馳折坂，馬援下蠻溪。高舉羞鴻翮，長途厄馬啼。聖朝方用壯，冉冉獨龐眉。

又《漢江獨汎》三　三日樓船聽棹歌，江湖歸興滿漁蓑。功無銅柱長爲客，浪笑壺頭馬伏波。

又《送梁子材入京》　南征慕馬援，北游希班超。崢嶸雲臺業，慷慨誓所遭。烈士執高義，顧盼輕兒曹。

又《代輓程公子》　青春提劍逐輕車，料敵非徒讀父書。李廣有功終不賞，馬援多謗欲何如。蠻方霧雨孤生後，故壘風雲百戰餘。安得漢家思舊業，爲開烟閣寫新圖。

又《送陳子文赴廣西》　八桂西瞻岳牧尊，使君持節下湘源。星巖風洞山殊秀，雪片霜華地不暄。永日賦詩薇閣靜，青春行部繡旗翻。從來遠地多名宦，銅柱猶聞頌馬援。

潘希曾《横州馬伏波祠》　烏蠻灘上伏波祠，萬里南來酹一巵。薏苡不妨

成貝錦，功名終許勒宗彝。雲連草樹疑精爽，地雜華夷仰護持。屈指雲臺舊時將，幾人廟食尚天涯。

陸深《除夜僦居對雪》　誰遣天花白滿筵，破除殘臘入新年。江山萬里春猶淺，煙火千家夜未眠。馬援歸來空有累，揚雄老去始知玄。浮生踪跡元無定，泥上飛鴻亦偶然。

又《念奴嬌（和錢文通公小赤壁）》　江山闌入，想安排，眞箇有那神物。誰遣是非，泥印定、天際一般赤壁。馬援懷珠，燕人抱石，此意憑誰雪？曹劉成敗，旁觀輸與豪傑。　謾說吳國山川，陸家池館，征鴈和雲發。紫岫丹崖，高百尺，落日淡煙明滅。二俊才名，長公英邁，一夜俱華髮。天公堪訴，照人惟有圓月。

何景明《安莊道中》　處處人家空薜蘿，幾年凋弊擾干戈。山過白水峯巒峻，路入盤江瘴癘多。嶺徼土風連百粵，郊原人語雜諸羅。側身西望看銅柱，此地曾經馬伏波。

孫承恩《古像贊・馬伏波（援）》　君擇臣使，臣擇主從。舍彼隗囂，來依眞龍。西伐南征，老志愈烈。銅柱高標，人仰英傑。

王廷陳《行路難五首》四　忠信不獲顯，衆人害其上。世事風波紛蕩漾，變化無方何可狀。公旦金縢功罔刊，伏波銅柱師何壯。周王漢帝豈不明，讒言入耳心不諒。骨肉天親尚有疑，他人豈得無遷放。生命飄蓬隨所向，繁華誰保不凋喪。何爲坐歎行復嗟，鬱陶終日憂讒謗。

又《詠懷三十四首》一七　達士志慷慨，貪夫思保全。有身則有患，消散固其然。伏波甘馬革，莊周快烏鳶。用意匪一趣，大要歸明賢。愚者闇桑榆，鬱鬱坐自煎。思慮損眠食，恐懼懷冰淵。盛邀向賓客，劻勷終歲年。多圖寡收成，繁辭累其愆。展轉不獲紓，賚恨寢重泉。木槿榮一朝，日夕用長歎。

常倫《軍中示所知》　丈夫志四海，拔劍遠從征。報君期馬革，憂國舞雞聲。不受千金賞，寧邀萬代名。功成拂衣去，湖水一舟輕。

許成名《西師》　上谷烽煙猶未定，西戎消息近如何。莎車空憶班都護，銅柱曾聞馬伏波。鐵騎休論榆塞險，羽書今報劒門多。何時籌策銷金甲，會見旋師振玉珂。

林大輅《弔馬伏波祠》　野渡維江舸，荒祠薦澗芹。魚龍喧永晝，日月照迷津。阻絕征蠻路，艱危報主身。只今嗟薏苡，臨弔幾傷神。

謝榛《送馬德甫罷官歸遼陽》　天涯宦迹有浮沉，薏苡誰知馬援心。東去田園成老計，西來風物起孤吟。闖城路斷秦雲渺，海甸秋生遼水深。莫向鄰翁談世事，從教白首卧丹岑。

又《送中丞許公伯誠出鎮昌平》　才名動海內，白首華山阿。閱世存涇渭，逢時謝薛蘿。幾年懷趙璧，獨醉發燕歌。賦陋陰常侍，功高馬伏波。金鉦傳鴈塞，鐵騎渡榆河。長嘯將平寇，雄圖定偃戈。春生千嶂早，雲傍七陵多。應憶論文侶，山城一鴈過。

潘恩《三峰歌》　桂山創出金芙蓉，紫雲碧草浮青空。中峰委蛇若鳳舉，左右離立盤雙龍。矯矯將軍廊廟姿，英聲四十動南維。星河光搖夜談劒，羽帳風清日賦詩。樹立奇勳還自許，高山爭雄氣如虎。千載應傳馬伏波，朱方銅柱高嵯峨。

謝少南《烏蠻灘謁馬伏波祠》　老將南征自許身，曾驅萬旅此江濱。鐵衣試馬酬炎帝，銅柱分疆戢遠人。死後何須明薏苡，生前早見畫麒麟。蕭條異代風雲變，猶有灘聲動鬼神。

皇甫汸《南粵行》　馬援功期勒銅柱，捐之議寢棄珠崖。珠崖銅柱古如此，瘴癘氛祲萬餘里。

又《送伯氏赴試北上》　驟褒長嘶趁北風，黃金臺在古燕中。池塘草色春前思，禁苑花枝醉裏叢。馬援才成時未晚，公孫策就路應通。送君自愧冥飛雁，却笑當年誤入籠。

孫陞《送俞僉憲赴廣右》　談詩說劒屢相過，送別其如萬里何。雲渺蒼梧飛雁少，霜清翠柏集烏多。唐聲共數張文獻，漢業猶傳馬伏波。君到嶺南尋舊迹，莫令光景易蹉跎。

馮維《和控粵亭韻》一　新搆華亭五嶺東，兩江舟楫往來通。王師已見閒兵甲，曾首何須用鐵籠。四面山川圖畫裏，萬家烟火管絃中。平蠻功業誰能似，銅柱高標馬援同。

陳濂《題韓都憲所作運籌亭》　百粵平來屬指揮，新亭高處爛生輝。圍棋已許羊曇墅，聚米誰先馬援機。水色山光囘勝概，風聲雲影帶餘威。石闌闌千外甘棠月，願散清陰徧九畿。

堯愷《題馬援官》　郡城南下伏波營，漢將奇勳不朽名。銅柱界中蠻瘴

掃，石壇天外晚霞明。旌旗絕影月留白，戎馬無聲草自青。夜半忽聞風雨作，儼然遺令在邊庭。

孟洋《平南曲六首贈中丞秦公》 伐鼓鳴金唱凱歌，夷方從此息干戈。且看銅柱高千尺，不是當年馬伏波。

羅洪先《贈九江陳兵憲十二首》一 海上倭奴窺漢闕，儒臣籌策未應閒。陳平早見推三傑，馬援休誇靖百蠻。

尹臺《感事二首》二 扶桑銅柱亦堪危，未說天驕擾漢池。虎穴橫戈須此日，龍沙拔幟定何時。通蠻久絕唐蒙使，鑿嶺猶煩馬援師。諸省壯丁輸輓盡，無由四海息瘡痍。

沈鍊《送馬節推之慶遠》 莫以炎荒郡，非承明主恩。節旄千里重，軒蓋百城尊。飲冰懷古道，仗劍出都門。白首心逾壯，知君是馬援。

張之象《叩頭蟲賦》 若乃王丹之餞陳司馬，特不拜以爲贈；汲黯之遇衛將軍，但長揖以致敬。見甄后而不伏，固劉楨之守正；向小兒而折腰，斯陶令之解印。馬援藐帝堦而不答，顏含謁丞相而無佞。庾袞重施禮於人親，盧鴻以磬折爲忠信。王祥欲以德而愛人，何點雖箕踞而奚病。

翁溥《題伏波廟壁》 功成士死萬艘沈，貝錦誰明薏苡心。千載南中舊時笛，至今猶怨武溪深。

李攀龍《大閱兵海上》二 戈船諸校錦征袍，水戰當場命客豪。萬櫓軍聲開島嶼，千檣陣影壓波濤。赤城深泛旌旗動，射的遙銜竹箭高。東海便應銅柱起，何妨馬援是吾曹。

又《題徐子與門生汪惟一竹邱圖》 靈邱隱者一逃名，萬竹臨江見底清。徙倚七賢相寄傲，便娟二女重含情。葛陂詎信雙龍影，嶰谷空傳五鳳聲。風雨長教秋色駐，冰霜兼與歲寒盟。投竿渭水才堪老，受簡梁園賦已行。願得此君開蔣徑，不妨佳客醉宜城。浮雲西北來何莫，今日東南美自幷。截作武陵溪上笛，方知馬援有門生。

王世貞《擬古樂府一百八十五首・武溪深》 于嗟武溪，一何毒煎，飛鳶站站，墮人馬前，疇能銜恩貪百年。

又《贈邵都閫》 天濶千帆霽色多，一麾魚麗滿江沱。輕裘似學羊開府，高柱仍聞馬伏波。業盡黃金歸劍客，功成青簡有饒歌。草堂新傍花溪好，倘許元戎小隊過。

又《楊都督將解鎮賦二絕迎之》 馬伏波書誰不惜，杜征南傳世何知。自從身掃鯨鯢後，湖海春風偏酒旗。

張元凱《送客赴嶺南幕》 浪說功名馬伏波，少年心事在橫戈。茲遊得假樓船節，魋結先看解尉佗。

方弘靜《伏波廟作》 徑仄峰盤積石遙，伏波祠宇儼層霄。雲臺自喜當時像，銅柱猶存萬里標。馬革不辭捐絕徼，驪珠寧復穢征軺。據鞍已近懸車日，何事雄心未可消。

葉春及《奉送按察馬公治兵河東》 太行北望鬱嵯峨，建節人傳馬伏波。憲府山川雄魏國，油幢霜雪下汾河。漢庭久擬三旌待，晉史徒誇五利和。獵狖只今須薄伐，期君出塞擁雕戈。

何元英《送楊武部奉使交趾》 甲帳雲從象郡開，日南驚見使星來。披誠自有珊瑚樹，懷遠猶存馬援臺。澤徧雕題蠻獠舞，檄傳浪泊鼓鐘迴。佇看萬里圖王會，漢殿眞儒諭蜀才。

陳第《見楊花》 燕山三月飛楊花，滿天白雪隨風斜。客子出門已十載，飄零感此思回家。楊花飛自好，客愁不可道。嵗嵗楊花飛，飛盡春光老。春光迅速若轉蓬，丈夫建樹難爲功。李廣不侯馬援謗，至今慨歎傷英雄。傷英雄，徒拂抑鬱華，忽似楊花色。不如匣劍歸去來，南山之南北山北。

謝少南《烏蠻灘謁馬伏波祠》 老將南征自許身，曾驅萬旅此江濱。鐵衣試馬酬炎帝，銅柱分疆戢遠人。死後何須明薏苡，生前早見畫麒麟。蕭條異代風雲變，猶有灘聲動鬼神。

于愼行《白將軍歌爲吉軒令君賦》 將軍瞿鑠狀如何，七十猶能擊缶歌。康頗善飯英風在，馬援憑鞍壯志多。

楊一清《嘉靖四年奉詔督師西征再蒙溫旨有趙充國馬援之褒感而有述》 西北風塵帝顧多，老臣承詔出巖阿。便宜欲上趙充國，矍鑠還非馬伏波。十乘戎行新節鉞，三邊精采舊關河。極知君命如山重，感激渾忘兩鬢皤。

胡應麟《再別惟寅十絕句》十 十萬貔貅罷枕戈，中山無奈謗書多。祇今銅柱留遺迹，誰見當時馬伏波。

劉念《望馬伏波祠》 漢代已無冊鳳闕，將軍祠宇出孤巒。香浮薏苡清風遠，露濕銅標夜月寒。青史千年昭簡策，舊城三輔拜衣冠。公亭坐對南山近，仰止令人獨倚欄。

羅紘《讀馬援傳》 富貴人所重，貧賤世所輕。重輕何足較，立身期垂名。小器恆自足，大材當晚成。君看馬伏波，激烈眞豪英。方在童子日，藻鑑有賢兄。請從邊田牧，屈志事躬耕。牛羊偏阡陌，穀粟實豐盈。一朝散親舊，拂衣事遐征。寧爲守錢虜，不忝國士稱。東進謁明主，論議推忠誠。岸幘感知己，聚米知地形。用兵何神速，破敵如流星。垂老志益壯，據鞍猶請行。至今千載下，竹帛垂光榮。丈夫重節槩，遇時當効能。誰能老閭里，齷齷終其生。

高壁《送張都閫征南交》 遠夷跳鼠穴，上將下鸞坡。鼓角臨邊壯，樓船出海多。宣恩覃雨露，効績統山河。麟閣題名日，毋慚馬伏波。

林廷玉《老將》 摧鋒破敵手揮戈，矍鑠渾如馬伏波。牙帳連雲屯朔漠，金笳吹月度關河。謀謨久練兵機熟，危險曾經戰陣多。凈却狼烟人樂業，沙場閒唱太平歌。

陳琛《平寇二首爲顧分巡賦》二 法司兵法信如何，曾拜當年馬伏波。銅柱嵯峨凌石塔，瘴江明淨出煙蘿。歸田老叟無稱頌，入樹秋聲當凱歌。我在滄洲聞信息，也攜樽酒舞漁簑。

毛奇齡《西海曲》 萬里昆陽水上浮，紅螺紫貝結爲樓。未有唐蒙開僰道，從教馬援在交州。

又《何使君歸第詩》 霜鞠被平野，秋蘭蔽江皐。吾師本金閨，攬轡渡浙橋。文章布遙海，意氣凌青霄。五馬蒼梧行，撫此僰與苗。相如久馳檄，馬援增銅標。角巾返東第，卧轍環西郊。何當散珠光，白日還海潮。

葉方藹《大雨屋壞說幄學士貽詩相慰爲賦六章奉答》三 病卧移旁舍，下濕上復穿。室中縛葦筏，人渡學蝟緣。饑烏噪檐際，跕跕疑飛鳶。何如馬伏波，曳脚望青天。

朱彝尊《崧臺晚眺》 傑閣臨江試獨過，側身天地一悲歌。蒼梧風起愁雲暮，高峽晴開落照多。綠草炎洲巢翠羽，金鞭沙市走明駝。平蠻更憶當年事，諸將誰同馬伏波。

王士禛《馬伏波祠》 冥冥炎海伏波祠，肅肅靈旗故國思。萬里功名銅馬式，五谿淫潦跕鳶時。隗囂詎識眞王異，朱勃終慙地下知。空憶平生少游語，歸來歎段悔教遲。

田雯《詠史》 細柳營前羽檄頻，逍遙河上是何人。功侔馬援邊陲柱，死作睢陽戰地塵。問夜至尊憂水旱，交章元老薦沉淪。

又《友人送酒》 驀地酒官新拜除，陶然三合量無餘。招尋雪鬢齊年友，高閣蠅頭細字書。馬援豈云眞矍鑠，嵇康故爾太庵疎。醉來垢癢無聊甚，何日歸山自櫛梳。

陳廷敬《送趙玉藻編修典試東粵》 炎天欲盡路冥冥，庾嶺梅花古驛亭。馬援柱邊銅鼓暗，慰佗城下燧烟青。百蠻文字珠光合，諸將弓刀海氣腥。傳語有苗，干羽盛垂衣。

吳雯《送楊南城出守劒州》 安陵消息近如何，拜得新恩慷慨多。遠水遠山通洱海，春風春雨下牂牁。三更鵝鴨裴中立，萬里旌旗馬伏波。豈但長卿能諭蜀，天威先靖夜郎戈。

趙士麟《詠史詩・馬援》 文淵喜振旆，大材果晚就。遨遊二帝間，擇主自不苟。聚米與顧鞍，求用何太驟。功名垂南荒，銅柱表斥堠。嗟此矍鑠翁，藁葬河西右。遺言感呂種，永爲藩邸守。

朱棹《伏波將軍墓》 墓門無復卧金麟，誰信椒房有近親。只有交州愛銅柱，至今羅拜馬留人。破鹵威名列戰圖，不知讒口骨銷無。自從薏苡含冤後，黠吏衣中盡帶珠。

段昕《謁伏波將軍祠》 將軍祠宇控金湯，矍鑠威行天一方。銅柱波濤翻薏苡，雲臺劍佩冷椒房。晴雷過峽鯨風靜，落日橫空水氣黃。江上靈旗風動處，客舟鷄黍拜桅檣。

王思訓《清浪灘伏波廟》 龍堂東面指江開，怨激鯨波撼石迴。死復尚能雄水國，生前何必重雲臺。煙霏畫壁蒼虬動，雨驟空山赤豹來。蘭藉無人重度曲，武溪長和笛聲哀。

愛新覺羅・弘曆《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領隊大臣內大臣博爾奔察》 矍鑠請行，索倫巨擘。挽五石弓，尚能殺賊。如鷙之擊，不留飛鳥。馬援來歸，殊恩榮老。

又《題意林四絕句》二 都護安南政不煩，用儒術致政平和。奇書五卷銅柱二，無忝祖爲馬伏波。

又《題雲臺》 雲臺建武畫功臣，馬援弗圖以戚親。言進東平笑不語，未思祁氏有其人。（矍樂是翁，光武已許其壯，且援之功不減岑彭輩，允宜登功臣之列，不宜以後戚罷之。祁大夫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爲臣者尚如

此，爲君者固當避私親而廢公勸乎？且后妃之家知有如此効力功臣，亦足以勸外戚而愧紈袴。明帝此舉，蓋沽小譽而忘大義，吾所不取也。）

又《陳居中平原試馬》 騎一駿復勒一駿，紅衫白髮意從容。問他鞿鑣者馬援，馳向平原可並蹤。

又《於永安莽喀郎事六韻》 第一圍場地，永安自昔稱。閱年景似舊，見獵興仍增。皇祖恩曾沐，元孫吉已徵。緩馳試平坂，險陟罷高陵。不待相如諫，或猶馬援能。雙麾牡隻鹿，連中技如恆。

又《守財》 昔偶閱《通鑑》，守財闢藝祖。著說詳剖之，茲不煩複語。然而斯兩言，實出漢翟酺。其諫寵外家，文帝往事舉。文帝事有無，不見諸史敘。然而此事鄙，豈可出人主。財散則民聚，靳守夫豈可。馬援一武夫，尚誚守錢虜。

又《習蹕幸避暑山莊之作》 八旬昨歲已乘輿，開一身康覺勝初。仍以騎行依舊爾，却看衆仰捻欣如。老當益壯馬援語，不息自強羲象書。歸政以前尚能否，天恩顒俟最欽予。

金志章《伏波巖謁新息侯遺像》 高巖千尺湧羞岌，遺跡爭傳馬伏波。山豁一峯成劍石，天留孤柱障江陀（巖傍懸石如柱一線未合俗傳伏波試劍）。荒祠儼抱壺頭恨，壞像空悲曳足歌。萬里登臨重瞻拜，不禁惆悵撫烟蘿。

劉開兆《讀史雜興用杜工部諸將韻》三 漢家廟算靖狼烽，橫海樓船下幾重。只有伏波乘瘴霧，不聞楊僕拜侯封。琱戈已逐龜鼈徙，羽檄新停芻米供。見說綠林俱內附，盡驅羣盜作耕農。

金朝覲《伏波將軍廟》 戚畹能將闔外安，輕裝薏苡載歸鞍。即今遺廟存封守，竟作雲臺畫裏看。

章永康《咏史雜詩百首・伏波霧》一 六詔天荒南服，三時霧黯蠻溪。跕跕飛鳶自墮，沈沈嶺猿夜啼。

又二 秋雨不磨銅柱，陣雲已隕壺頭。已矣裹尸馬革，遺恨生平少游。

段時恆《馬伏波》 稚子皆知馬伏波，楚江廟貌啟嵯峨。山含風雨炊烟暝，灘吼雷霆瘴氣多。一代功名歸薏苡，五溪哀怨動藤蘿。我過清浪聊停泊，但聽漁舟歌乃歌。

李翊《伏波灘懷古三十五韻》 王室經新造，平戎任老臣。赤符歸鄗邑，白水見眞人。挾策風雲聚，推誠魚水親。未經開百粵，先欲定三秦。神武稱吾主，英雄仗此身。幾年銅馬靜，一戰赤眉馴。輔聖收河洛，征蠻到海濱。頓教崗獠靖，重見刼灰新。已立千尋柱，能清萬里塵。雄才深智畧，壯氣展經綸。交趾妖氛歇，珠厓道路頻。請看夷虜地，俱化葛懷民。偃武收龍節，歸朝拜紫宸。將軍三箭定，尚父六韜陳。薏苡書猶謗，雲臺氣莫伸。空令驅虎豹，未得畫麒麟。遂使椒房貴，而忘國士眞。是翁眞鞿鑣，此志獨忠純。報主知時淺，承恩嘆老臻。據鞍心激烈，裹革事酸辛。一代瞻奇績，千秋鎖畫顰。雲衣端揖笏，羽葆定垂紳。遺像空存跡，虛堂覺有神。隔溪松竹細，夾岸草花勻。急水濤翻玉，長灘石漱銀。欲親蒼水佩，空嘆白綸巾。擊槳漁歌晚，安瀾棹唱晨。無心搖桂楫，有意望蒲輪。溟海鵬飛翼，龍門鯉躍鱗。不辭炎瘴毒，來與猛獞鄰。薜荔牽林屋，藤蘿間石困。村溪蠻女愿，芧栗野人貧。暫醉劉伶酒，猶思張翰蓴。撫時嗟苦李，閱世任勞薪。感慨頻懷古，乘槎欲問津。

雜録

《桂林風土記・伏波廟》 伏波廟在郭中之東北二里，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之祠也。

《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二《嶺南道六》 伏波廟在郭中府之東北二里，即馬伏波之祠，唐乾符二年敕封馬靈昭王。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 馬援征諸溪蠻，病死壺頭，山民思之，所到處祠廟具存，至今婦人皆用方素蒙首，屈兩角繫腦後，云爲伏波將軍持服。鼎澧之民率皆如此。巴陵江西及華容間民有皁者，習俗已久，不可頓革。問其故，則曰去之則神怒，立患頭疼。殊不知去包裹自畏風寒也。雖云風俗，然用方素蒙首，郡邑亦當禁止。

《紺珠集》卷六《馬留》 馬伏波南征，有餘兵居於嶺外壽洽縣，後爲二百餘家，號馬留鄉。

《演繁露》卷一六《銅柱》 銅柱南方處處有之，皆言馬援所立。唐史《南蠻傳》：「林邑國南大浦存五銅柱，漢馬援所立也。」《南詔傳》：「玄宗詔何履先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援雖征蠻，未嘗渡海，而林邑

於唐爲環王，地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乃至，豈援之所嘗至耶？意者蠻人古有銅柱，中間援因其故制，立之以堅蠻信耶？

《能改齋漫錄》卷五《辨誤・伏波將軍廟》　後漢馬援及路博德俱有功於南方，仍皆爲伏波將軍。嶺外有伏波將軍廟，莫能定其名。政和中脩《九域圖志》，遂以雙廟爲例祀兩神。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九呂祖謙《唐銅柱銘》　銅柱，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所立，以鎮南荒者也。安遠縣爲唐安南都護，復立焉。先是，建武中南蠻畔，伏波將軍援以漢兵討平之，迺冶銅爲柱，植漢極境上，以定中國疆理。溪獠洞獠惕意奉詔，約牾牛閑馬，不敢飲噉漢溪水。其人至今奉伏波遺像，以王禮祀之。今林邑南大浦有五桐柱，山形如倚蓋，西負重岩，東瀕海，卽伏波所立也。唐之初年，蠻有漢安遠城，銅柱廢僕。開元中，何履先取安遠城，復立故柱，旅卽以旋。應丁元和都護君始以伏波裔胄自虔州刺史來鎮，廉靜以得民，儒術以緣政，習俗旣美，庶務能興，其屬吏乃相與立銅柱二於漢故處，紀功頌德，以昭大國威，崇示世美，與伏波相望千有餘載，駢光儷明，甚盛舉也。惟南蠻倚嶺阻海，其地多瘴颶毒蟲篁竹嵌巖之險，不宜王師，故其人輕動而好亂，然亦代有名將，率懲艾不貸，是則險阻毒厲殆非蠻人之福也。獨未有勒銘垂戒以諭矇瞽，如張孟陽之於梁益者，亦可哀矣。故爲之銘曰：於皇趙宗，世有名德。奢爲宗臣，馬服是國。降及於秦，在漢爲馬，曰援文淵，器度閑雅。六龍野戰，聚米擒賊。四方底平，交址畔側。曳璽從軍，以死報上。驅除嶺雲，揮霍海瘴。島夷蜑戶，稽首厥角。願爲奴婢，奉漢明約。維銅之德，君子是式。燥濕不移，其用無極。廼鎔廼範，有植其楹。林邑之南，大海是經。乃往致之，雨汗流沘。爰立其崖，屹屹巍巍。上干炎雲，下剌黃壤。蠻人望之，如伏波相。江流破山，灩澦中峙。維蠻之害，有甚於水。龍門駿奔，截以砥柱。維伏波之功，回瀾東赴。更千百年，復有此孫。易符章貢，授鉞海門。開都護府，大集羣蜑。戢戢來歸，視唐如漢。維都護之清，如水之停。不風不濤，中涵日星。維都護之廉，如冰之寒。旣堅且白，不可以利干俗。吾甚憐化於仁義，本儒安雅，飭我吏事。百作具興，羣越一和。賓僚吏卒，載賡廼歌。願卽故區，浮建標峙。庶民子來，都護不能止。兩楹參天，萬宇延首。曰維都護，如此二耦。戴唐之德，永永不忘。畏都護之威，伏波相望。毋謂海險，伏波所踐。如行康莊，毋有嶂巇。毋謂海深，都護所臨。龍螭蛟鰐，竄遠潛陰。深不可恃，險不可怙。唐兵如雷，唐德如雨。有如不信，視我銘詩。勒於銅柱，永鎮南陲。

《嶺外代答》卷一〇《銅柱》　漢馬伏波平交趾，立銅柱爲漢極西界。唐馬摠爲安南都護，夷獠爲建二銅柱於伏波之處，以明摠爲伏波之嗣，是銅柱在安南矣。又唐何履先定南詔，復立馬援銅柱。按南詔，今大理國，則是銅柱復當在大理。又占不勞之地南有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崖海。按占不勞今占城也，然則銅柱又當在占城。聞欽境古林峒與安南抵界，有馬援銅柱，安南人每過其下，人以一石培之，遂成邱陵，其說曰：「伏波有誓云『銅柱出，交趾滅』，培之懼其出也。」又云交趾境內有數銅柱，未知孰是。

《示兒編》卷一二《正誤・兩伏波》　或人問：「漢有兩伏波，海寧令王約作《忠顯王廟記》以爲馬伏波，瓊州守李時亮作廟記以爲路伏波，蘇子瞻作廟記則以爲馬伏波，夏侯安雅作廟記又以爲馬伏波，紛紛孰是？」曰：「嘗攷之，兩漢有二伏波：前漢伏波將軍邳離路博德，武帝時討南越相呂嘉之叛，遂開九郡；後漢伏波將軍新息馬援，光武時討交阯二女子側貳之叛，遂平其地。則是二人皆有功於南粵，東坡之說渠不信夫。」

《安南志略》卷一《古跡》　劉昭云：交阯安陽國，漢馬伏波平交阯，立銅柱爲漢界。唐馬總爲安南都護，又建二銅柱。以總爲伏波之裔。昔傳欽州古森洞有馬援銅柱，誓云：「銅柱折，交阯滅。」交人每過其下，以瓦石擲之，遂成丘。杜詩云：「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占城界亦有銅柱。

《王忠文集》卷一七《書代祀馬援頌後》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上旨就竇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覩其廟貌頹壞，因所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始蔵事，蓋以遂事爲之也。廉還白于廷，臣或謂非上本旨，格不敢聞。迺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對之頃，具言修援廟事，上曰：「援當時殺戮墓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修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韙之，謂廉善爲使云。

陳璉《桂林志辯疑三事・還珠洞》（《明文衡》卷一五）　桂城伏波山下有一洞名還珠，相傳前代有一漁者由洞口行數百步，深入漸明朗，見一物狀如犬，瞑目而睡，前有一珠，甚光瑩，因急懷歸。官府尋知之，意其爲異物，亟命

還之。漁人復至故所，此物睡猶未醒，故世傳爲還珠洞。或云漢馬伏波征交阯，回載薏苡珠經此，因得名。至今未有定論。然宋人題此洞有云：「凜凜威聲震百蠻，肯將裹載溺溪山。無人爲起文淵問，端的珠還薏苡還。」以此觀之，伏波之事無疑，彼漁人之說涉于怪誕，奚足信哉！

《明一統志》卷六四《常德府・馬伏波廟》　在桃源縣西五里，漢伏波將軍馬援征五溪蠻有功，後人立廟祀之。

吳時來《烏蠻灘夢記》（《明文海》卷三八五）　余於癸卯赴秋試，將發前一夕，夢一老人深衣幅巾策杖，自里丞相橋而北，提杖喝曰：「若何不拜？我，而祖也。」來前而端拱拜起畢。老人曰：「《賈誼傳》不可不讀。」來作強對色且云：「這書那有不讀？」老人曰：「若曾面識其人乎？」來曰：「願識之，顧其人安在？」老人不應，策杖去如飛。來隨之，忽然不知何地，所歷皆窮谷大川，危巒絕塹，其間險阻崎嶇，盤桓攀陟，皆非素所曾至地。久之，至一紅廟前，指來拜曰：「此馬王廟也。」余驚寤夢，若無可曉。夙起，語族父鸞峰先生。先生曰：「祖告若矣。今年題當有賈董事，抑或《霍光傳》不可不讀意耶？」久而無徵，余亦置不意中。今秋過長沙，經衡永，入桂林，下府江，渡左江諸瀧，每至一處，動如已至。有疑於心，不可憶記。及投烏蠻灘，謁馬伏波廟，勃然大寤，忽焉淚零。夢中所謂馬王廟，峭石驚磯，浮烟飛沫，光景滿眼，依如昨遊。余茲行以爲咎由自執也，而夢已定於十六年之前，余祖於出試之初預告之矣，豈非命耶？馬伏波廟遍嶺嶠外，而烏蠻其著者，是來至橫之徵也。所指賈誼，豈昨經長沙之徵。抑不善處窮，謂用爲戒耶？謹述之以自礪，幷以告夫後之君子，庶其安命。《易》示知險知阻，險阻疇能幸而免哉！知險阻不爲焉遷，有命存焉矣。

《山堂肆考》卷二六《伏波》　伏波村在扶風縣，漢馬伏波將軍故居。

《廣西通志》卷一〇九《藝文》樂明盛《潯江雙獲銅鼓記》　天啓乙丑仲冬，余奉學正檄，自庾遷潯，道韶石，陟舜峯，閱九疑記，歷蒼梧而入潯境。余詢此爲何地，長年曰：「前即銅鼓灘也。」余曰：「昔髫齡時閱漢逸史，馬伏波征交阯，舟經八桂，有二銅鼓躍入水中，此非其地耶？」舟子曰：「然。數年來已獲矣，未審今置何所。」至潯而祗謁先師廟，同寅周君禮指示余曰：「此銅鼓也，漢代躍而沉，今三千年而現，不裂不缺，非神靈呵護，何以得此？」余細閱之，身圓七尺有奇，面徑二尺一寸許，高與徑埒，上部似鼓，下體無底，腰視面稍縮而偏，體多葉文，紅女繡刺所不逮。余手叩其唇，錚錚鐺鐺，桴擊其面，瀜瀜鼕鼕。竊念古有七敲三撾法，惜無傳，而硜硜莫諧韻。時久如許，花紋側角，內無損蝕，信神物耶？又數日而登觀風樓，眺望白石，羅聚思靈之勝。邑博袁君鳴謙復指一器示余曰：「此異物也。余昔任茂名，聞此地獲之，蓋自伏波時沒而今現。」余曰：「郡庠有其一，茲豈其匹耶？何形體同而茲唇稍窳也。」曰：「是也。君知其同，未知其異焉。歲戊午端陽日，白石山人動土得此，其日銅鼓灘漁人以網絓莫舉，因入水而摸，知爲器矣。帥衆即舉而出之。兩地小民均獻入官，以上古器，不敢私也。」郡公邑宰曰：「此神明所呵護，宜歸之聖神。」遂以質全文備，出自灘中者置文廟中，而形觚差蠢，出自白石者置觀風樓。兩者竊完異而形同聲同沒水同，出現之地異而所獲之日又同，手摸心賞，直令人神遊三千載而上矣。昔東坡蘇氏以狄咸作九成臺，自稱玉局散吏，喜爲之記。余謂其慕浮名而忘眞器也。今兩具漢泯而明現，兩失而同現，人亡而器存，好古之士樂觀其現，詎不與商彝周鼎共珍爲宗廟器乎？夫日月寒暑，風雨晦明並於天地間，而南郭子綦謂其未聞地籟。今人隱於漢，天顯於今，如寒暑晝夜遞伸，是天籟叶地籟聞矣，奚啻鼗敔壎篪管磬匏絃也乎？昔韶作而鳳儀獸舞，韻調而馬仰魚聽。今天使有形有聲者顯祥異於蒼梧之西，而聖天子履中蹈和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協流，古樂重興，韻雅載作，俾魚不淫，鳥不獉，獸不狘，人情不失，我明媲美虞周，跨軼炎漢，殆九成中之重器也歟。伏波有知，手爲加額，子瞻際此，九成臺記可無作矣。

《居易錄》卷一六　馬伏波銅柱一在憑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交址東界，又於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爲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爲山界。唐馬總爲安南都護，立銅柱二於漢故地。五代馬希範平蠻，立銅柱二於溪州。自漢已來，立銅柱者凡三，皆馬氏。

《粵閩巡視紀略》卷一　上思之西即交趾岐那隘防城，正南江口有洲名曰三口浪，土人謂浪一湧爲一口。相傳馬伏波下營于此，浪三湧，連發三矢射之，皆平，遂成此洲。

《廣西通志》卷一三《山川》　伏坡山在城東北，突起千尺，西跨城中，東枕灘水，上有蒙亭遺址，亭詩與記幷鐫山壁。又有癸水、光月兩亭，今俱廢。惟漢伏波將軍馬援祠及羽人所棲觀宇在焉。

又　還珠洞在伏波山下，俯瞰灘水中，可容二十榻，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云馬伏波試劍石，上有巨人跡，紋理如刻。

又《壇廟》　報功祠在縣治東，祀漢馬伏波將軍。康熙五十六年知縣任天宿建。

又　劉大王廟在縣城南雷破巖下，劉爲漢馬伏波部將，征交阯，還憩巖石中，其石自合，鄉人立廟以祀。

又　伏波廟在府城東門外。

又　班夫人廟一在府城上郭，一在小西門下郭。按：《一統志·班氏夫人傳》，乃谿崗世家女，嘗以兵助馬伏波平徵側、徵貳，故祀之。郡人祈禱，無不靈應。

《粵西文載》卷一四《志·來賓縣》　居松山在縣南四十里，山有石門，有自然石盆，夏生蓮花，嘗有魚戲盆中。又十里爲穿山，其山有穴，南北相通，相傳馬伏波時獲白鹿於此。

又《鬱林州》　石柱坡在州南三里，柱高三尺，相傳馬伏波立。

又《博白縣》　飲馬江在縣南一里，漢馬伏波南征，飲馬於此。

又卷一五《上思州》　恃武嶺在州之左，高百丈，上有土城，世傳馬伏波所立，其麓爲甘蔗嵐，相對有胡恃、回車二嶺，亦有土城。

《明儒言行錄》卷八《王守仁陽明先生文成公》　先生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髻毛皤。」莫知其謂。後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先生呀然，登廟禮拜，如夢中所見，因續夢中詩，且歎人生行止之不偶云。

《明史·張祐傳》　祐身長八尺，智識絕人，馭軍有節制，與下同甘苦，不營私產。性好書，每載以自隨，軍暇即延儒生講論。嘗過烏蠻灘，謁馬伏波祠，太息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題詩而去。後田州人立祠橫山祀之。

范升

傳記

《後漢書·范升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郵，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脩《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

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紀，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敎，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脩，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紀事

《午亭文編》卷三四《後漢書・范升》 范升論《左氏》不當立，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其說支離乖戾，無足深論。善乎陳元之議也，曰：「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羨，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其言最正矣。獨是升之論，以爲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宜所因襲。則其悖理害道之尤甚者也，而元猶未敢訟言之。昔武帝好《公羊》，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宣帝在民間，聞衛太子好《穀梁》，及即位，《穀梁》與《公羊》並存。元所徵引是已。然升所指先帝即謂武、宣也。武帝雖爲「五經」置博士，蓋汲黯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非眞能好經者也。宣帝任刑名法術，去六籍之道遠矣。其所立，果皆可以爲百世法乎？升以是爲說，其猥劣佞鄙，更可恥矣。且當時《公》、《穀》之存，亦以其傳經耳，非遂以爲經也，而曰不以《左氏》爲經，明以《公》、《穀》爲經耳，升之論何其謬妄與！及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而元之論稍稍得行，乃《左氏》立而後廢。吾竊謂後之與《左氏》爲仇讐者謂之淺末，非淺末也，正苦其難讀耳。不學耳食之人，焉可與多談哉！

藝文

吳偉業《贈學易友人吳燕餘》二 註就梁丘早十年，石壕呼怒篝門前。范升免後成何用，寧越鞭來絕可憐。人世催科逢此地，吾生憂患在先天。從今郫上田休種，簾肆無家取百錢。

劉秀

論述

綜論

《蔡中郎集》卷五《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

禾，因爲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成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上，破前隊之衆，殲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又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瑞之珍，僉曰慝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鄗縣之陽，九域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有六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太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於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於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鞏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瑋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爲大官丞，來任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實之義，用敢作頌。頌曰：赫矣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乾則，誕育靈資。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發，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熙。巡於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於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後漢書・光武帝紀》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飆回，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文心雕龍・詔策》 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勑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勑，假手外請。

又《封禪》 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鈞讖，叙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

《邇言》卷九《今昔》 或曰：高祖以大度拨業，光武以明智中興。假使冠、鄧居前，未必能辦高祖之事，韓、彭後出，亦未必爲光武用也。高、光優劣亦可知矣。曰：是特羯胡之言爾。吾聞之老先生曰：光武材過諸將，而氣以柔之；高祖材不及諸將，而氣以蓋之。韓、彭亦輕視高祖而然爾；使遇光武，殆未必爾。斯言得之矣。高、光未易遽優劣也。爲民之志同，御將之方異也。

《樂城後集》卷八《漢光武上》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己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算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識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又《漢光武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竄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

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黃氏日抄》卷三九《史論》　光武比高祖。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光武之善守，復非高祖所及。

楊彥齡《楊公筆錄》　漢光武每發詔，多自作峻語，以聳動羣臣。如「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與「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之類，人皆畏服。故第五倫在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

《牧萊脞語》卷八《光武論》　匹夫而爲百世之尊，帝胄而爲中興之主，是皆非偶然之故。然就其閒，有出於天數者，有出於人事者，其分數則不可以槩論也。何也？曆數在躬，終陟元后，此天數說也。上帝降衷，綏猷惟后，此人事說也。故求之天數，則風雨弗迷之類，非可以強而致。求之人事，則謳歌獄訟之歸，亦難以却而辭。此固古今帝王應天順人，其迹異而其實同也。兩漢四百年，乃三代而下享國最爲長久者。然而高祖之興，純出於天數，而人事多有未盡。光武之興，多合於人事，而天數隨之。夫以高祖之興，接春秋戰國三百餘年亂極之會，生民經秦項之暴，天固不忍其重罹涸轍之苦也。故帝也眇然一泗上亭長耳，寬仁之彰信不如商，忠厚之積累不如周。騎項溺冠非有崇儒重道之心，刻印銷印非有崇德報功之典，蹟足之謀。行之以勉強，僞游之舉處之以譎詭，而俎醢械繫之事，又前古之所未有。甚至分羹之語，轅釜之仇，天理人倫，夷滅殆盡，此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之意度哉！所以能有天下者，秦有祖龍亡之兆，漢有白帝死之符，皇天厭亂，特以其大度差勝而付之，庶幾長城築愁，阿房築怨，稍有一線生意之回耳。是以滎陽之敗也而不敗，固陵之亡也而不亡，天也。至若光武之中興，則異矣。元成之削弱，新莽之僭僞，其數三綱而淪九法者，又非若春秋戰國歷年之久，雖謂惡運之未熟亦可也。而光武自起兵以來，復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已有伏羲氏之皇德。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已有軒轅氏之帝功。體元立制，恢疆復宇，朝明堂而正諸侯會同之典，臨辟雍而講帝王道德之訓，登靈臺而考天文機祥之殊，大本已正，宏規已定。凡所以臨御者，殆無不曲盡其至。然且以其學識之最精，料事之最審，處置之最善，充而拓之。聘周黨而舉逸民，拔卓茂而厚風俗，皆高帝所未有。而封宗室一事，又與高帝之待七國者霄壤相絕。彼寶鼎之瑞，河冰之合，以至赤伏符之讖，特其偶然者爾。光武人事既勝，殆自有不待此者。大槩高祖生於亂離斯瘼之中，前世綱維之具如火斯滅，故其興也純出乎天。光武生於禮樂大備之餘，頃焉飄回之運，如電過目，故其興也有不純出乎天。而究其極論之，則高帝之所處也難，如朝儀之興不過綿蕞，已足爲駭人觀聽之舉。光武之所處也易，如俯仰乾坤之造，直爲聖人擬天地之事，而人猶有求全之望。此固高、光之優劣，君子要當遡其時可也。

《讀書錄》卷一〇　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政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四九《人品辨得志統五・歷代君臣》　光武既不任功臣爲三公，又責三公以吏事之細，皆懼大權之下移也。而不知天下之權必有歸，故卒移於外戚與閹豎。

《達觀樓集》卷九《光武》　秦皇得天下，自謂一世二世至於萬世。光武得天下，南陽宗戚乞復十年，則曰：「天下至重，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其作壽陵，則曰：「毋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邱隴同體。」夫秦皇諱亡，何其促亡；光武不諱亡，何卒不亡。故曰：亡者保其存。

《關中集》卷一《夏少康漢光武論》　夏商周之中興也，惟少康足以當之，周之宣王不與也。當寒浞之弒夏后相也，少康猶在娠也，生於有仍，奔於虞。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其臣靡收、斟灌、斟鄩之遺黎，以滅浞、誅澆、豷蓋。經營三十餘年，而始復辟，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遐想當日，君臣之濱危茹苦豈可言說，惟以天道爲定命，圖回謀慮忍耐堅貞，其不可窮之智，與不可測之識，當有出于尋常萬萬者，是以能撥亂而反正也。漢唐宋之中興也，惟光武足以當之。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宋之高宗不與也。新莽篡漢，國統中斷，人懷漢德，欲圖恢復。光武以南陽宗室，仗義起兵，深計大度，豪傑爲用。外有王郎、赤眉、銅馬、尤來天水成都諸賊，而內之更始私人，又忌其威名，日夜齮齕之，身處危疑。韜迹和光，整齊軍政，不沮不撓，除苛推誠，削平僭亂。漢家土宇，盡復其舊。郡縣田租，三十稅一。參考舊章，講論經理，側席幽人，日不暇給。此其所以興也。夫天下，非小物也；中興，非細故也。其祖德在人，人之氳吟未歇，而其後胤又有天賦殊絕、痛心祖考者，發憤討賊，忍死除兇，與羣雄角於原野。得不喜，失不沮，艱難險阻，無不備嘗，羣策衆長，無不延攬。氣愈銳，神愈潛，量愈弘，謀愈遠，卒之掃蕩妖氛，廓清中夏，神州爲之再造，宗社爲之重延。此蓋天意人事之會合，非周宣、晉元、唐肅、宋高所能辦也。

《日知錄》卷一三《兩漢風俗》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偶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帶經堂詩話》卷一五　漢光武諸書詔最有情態，西京所無，沿及明、章亦然。光武賜侯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古勁，絕似漢人詩句。又范書語往往有似詩者，如「柴門絕賓客」(《楊震傳》)，「僕妾盈紈素」(《楊秉傳》)之類是也。光武微時嘗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亦似漢人樂府語。(《池北偶談》)

《午亭文編》卷三四《史評・光武》　世祖起金革創痛之餘，以昆陽一旅，芟平羣盜，克復舊物，可謂賢已。今觀其《本紀》所載戰陣攻伐之績多，而惇大溫吉之意少，雖制度禮文間復興舉，而所以感人動衆者亦寥寥無聞焉。此其器量規爲，上不得比隆高帝，下不能追蹤孝文，然而成中興之業者，亦適會其時之可爲遭逢獨易耳。使其運際承平，可以爲守成之令主，雖幸而因勢奏功，終不得謂開創之雄才也。

《文通》卷五《封禪》　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讖，叙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

《隨園詩話》卷一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子陵語也。「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光武語也。兩人同學，故言語相同，皆七古中硬句。

《史弋》上卷《光武》　石勒謂遇漢高則北面事之，遇光武當並驅中原。噫！光武豈易及哉。方伯升舉兵時，衆懼而匿，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曰：謹厚者亦復爲之。則光武所以定衆心者固自有在也。新莽閨位，漢氏之統絕矣。光武不階尺土，剪除羣雄，祀漢配天，其功烈豈後于高祖耶！至於崇節義，興學校，保全功臣，皆足爲後世法。特不免符讖之惑耳！

《鐵立文起・前編》卷二　漢人文字，如光武東封泰山記，無論矣。

分　論

《議省刑法詔》　《文選補遺》卷二《議省刑法詔》題注：愚曰：人主之取天下，莫大於收人心，而收人心之要，莫重於省刑罰。秦法之暴而高祖約三章，莽刑之虐而光武減刑法，此兩漢所以能收人心也。不特此也，拜卓茂而收吏心，禮嚴光而收士心，待竇融而收降附心，行營里而收盜賊心，光武之善收人心如此，而豈但省刑罰一事。

《省減吏員詔》　《文選補遺》卷二《省減吏員詔》題注：愚曰：吏員不可冗，亦不可略。故唐虞百，周三百六十，其時也。時非唐虞而欲以此數人理之，吾未見其能給者。若光武之減吏，乘王莽之後，州縣之分析不常，而職員之猥雜無用，蓋所謂當減而減之者，豈徒減之哉！

《戒厚葬詔》　《文選補遺》卷二《戒厚葬詔》題注：愚曰：厚葬之說作俑於誰乎？傳曰：葬者，藏也。死欲速朽而已，何以厚爲哉？三代不厚葬而可保，秦皇厚葬而不可保，觀劉向一疏曉如也。成帝罷於前，光武力行於後，可謂超今古、冥死生、拔乎流俗者。

《戒略奴婢詔》《文選補遺》卷二《戒略奴婢詔》題注：愚曰：光武此詔，與高帝之詔同，蓋軫念生民。陷身奴婢皆不得已而然，帝王即位之初，往往以此爲急先務故也，而可忽諸？

《戒殺奴婢詔》《文選補遺》卷二《戒殺奴婢詔》題注：愚曰：人類一也。聖賢君子之於臧獲，不肯以畜產名之，以其皆人耳，而況欲殺之乎？光武此詔，可謂仁及微小矣。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文選補遺》卷二《令太官勿受異味詔》題注：愚曰：人主以口腹之欲害人，其與以心志之欲害人，均也。心志之欲害雖大而未即見，口腹之欲害雖小而人即知。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其小者爲小人。」光武好學，雖未得聖賢之心，其取天下之時，則麥飯豆粥，而諳於世味也熟，得天下之後，則詔大官勿受異味，而厭於世味也薄。只此一舉，已與聖賢之學相合。

《作壽陵詔》《文選補遺》卷二《作壽陵詔》尾評：西山眞氏曰：孝武以後，詔令浮文多而實意少。至光武，乃復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所屬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大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民，爲隗囂所註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眞定王得，河間王邈，中山王茂，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爲臨湘侯，得爲眞定侯，邈爲樂成侯，茂爲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炫文采，而意旨自足。蓋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世之將敝，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臧宮詔》《文選補遺》卷二《報臧宮詔》題注：愚曰：善取天下者蓄其勇，不善取天下者騁其勇。蓄其勇者百戰而百全，騁其勇者或一蹶而不可支。高祖取天下，白登之圍或幾亡漢；太宗取天下，遼東之行幾足羞唐，是皆騁其勇者也。光武既誅新室，又平羣盜，既平羣盜，又得隴蜀，雖移此施之西北無難也。而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終帝之世，善養其勇，而卒無後變。人言帝見小敵怯、大敵勇，彼亦怯於戎狄哉？觀報臧宮之詔，帝之勇又善養矣。

《報臧宮馬武詔》《古文雅正》卷四《報臧宮馬武詔》尾評：存仁心，識大體，愛養黎元，不事窮黷，所以馴致建武、永平之盛也。此詔視輪臺之悔，其曲突徙薪者歟！自後有驚遠邀功者馴。至安帝之初，國虛耗而民死亡，雖以和熹太后節約爲心，猶不能弭。羌禍愈烈，追思此詔，宛如逆睹。

《賜周黨帛詔》《文選補遺》卷二《賜周黨帛詔》題注：愚曰：世之上，若無益於世而實相關者，高尚之士也。孔子有言：「繼滅國，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高帝立國，不能先致四皓，故僅得建功立名之士。光武立國，能先聘周黨、嚴光，故兼得伏節死義之臣。一舉逸民，而關東漢二百年之運祚，豈果亡益哉！

《上書者不得言聖詔》《文選補遺》卷二《上書者不得言聖詔》題注：愚曰：人主立志必希於聖，而出言不必自居於聖。不希於聖其行必卑，自居於聖其流必諂。光武好學，受《尚書》大義，雖在位三十三年，所爲未必盡至堯舜禹湯事業，而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比之自唐以來，人臣上尊號至類聚數十字美稱以求媚者，天淵矣。

《告天地羣神文》《文選補遺》卷四〇《告天地羣神文》題注：愚曰：光武興漢，與武王興周，一也。其義正，其心公，可以白之天地神明而無愧。帝辛暴虐，神怒人怨，孟津之師，眞足以舒神人之憤。當時《武成》所載祝祠嚴毅，直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千載讀之，莫敢議其非。而況其時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者歟！莽之僭暴又浮於紂，光武心謙讓而義公正，非若後世曹、馬輩，篡竊飾辭以欺天者。吾故標之，以與武王告天之辭共讀。

《光武賜竇融璽書》《藝彀》卷上《光武賜竇融璽書》：文不費辭，而大有愈於費辭者。如光武《賜竇融璽書》：「方蜀漢相攻，權在足下。舉足左右，

便有輕重。」前者，武涉說韓信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蒯通說韓信：「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涉、通稱善爲說辭，而所說信者辭甚拙，俱不逮璽書雋永之味。

《賜竇融璽書》《古文雅正》卷四漢光武《賜竇融璽書》尾評：當與文帝《與南粵王璽書》參看。文帝仁厚，渾璞不露；光武寬厚，略露英敏之氣。其足以服遠，則一也。文帝文章無修飾，此篇却極作意，其爲帝王之言，則一也。曹子建《高光論》謂：光武優於高祖，此確論也。高祖挾智任術，光武寬厚長者，即廢郭后一節，雖爲盛德之累，然比釀成呂后之禍，懸殊矣。石勒乃尊高而並光，特以其能駕策羣雄耳。

《與公孫述書》《古文雅正》卷四漢光武《與公孫述書》尾評：心恕詞嚴，筆挾風霜。述及囂兵敗窮促時，光武猶屢降手書不忍破滅，帝誠仁人哉！

藝文

劉希夷《謁漢世祖廟》 春陵氣初發，漸臺首未傳。列營百萬衆，持國十八年。運開朱旗後，道合赤符先。宛城劒鳴匣，昆陽鏑應絃。獷獸血塗地，巨人聲沸天。長驅過北趙，短兵出南燕。太守迎門外，王郎死道邊。昇壇九城陌，端拱千秋年。朝廷方雀躍，劒佩幾聯翩。至德刑四海，神儀翳九泉。宗子行舊邑，恭聞清廟篇。君容穆而聖，臣像儼猶賢。攢木承危柱，疎蘿挂朽椽。祠庭巢鳥啄，祭器網蟲緣。懷古江山在，惟新曆數遷。空餘今夜月，長似舊時懸。

曹鄴《題山居》 掃葉煎茶摘葉書，心閒無夢夜牕虛。只因光武恩波晚，豈是嚴君戀釣魚。

胡曾《滹沱河》 光武經營業未興，王郎兵革整憑陵。須知後漢功臣力，不及滹沱一片冰。

周曇《咏史·光武》 成敗非儒孰可量，儒生何指指蕭王。蕭王得衆能寬裕，吳漢歸來帝業昌。

張耒《題南頓光武祠》 他日曾休羽葆車，可憐宮寺已丘墟。雲臺諸將鏘冠劒，卻遣嚴光配坐隅。

范成大《光武廟序》 在柏鄉北，兩壁有二十八將像，廟前有二石人，皆自腰而斷。俗傳：光武夜過以爲生人，問途不應，劒斬之云。雲臺列像拱眞人，野老猶誇建武春。不用劒鋒能剗石，冰河一瞥已通神。

李俊民《光武廟》 在襄陽東四十五里。【略】海內英雄待一呼，雲龍際會入東都。季龍不識眞人事，徵倖中原欲並驅。

元好問《光武臺》 東南地上游，荆楚兵四衝。游子十月來，登高送長鴻。當年赤帝孫，提劍起蒿蓬。一顧滥水斷，再顧新都空。雷霆萬萬古，青天看飛龍。巍然此遺臺，落日荒煙重。誰見經綸初，指麾走群雄。白水日夜東，石麟幾秋風。空餘廣武歎，無復雲臺功。

謝榛《謁漢光武原陵》 龍飛白水兆中興，天定滹沱十月冰。半夜客星思漢室，千年王氣感原陵。山靈松檟殊相護，地勝樵蘇詎敢登。試讀班彪《王命論》，嵩峯依舊鬱峻嶒。

張經《望漢光武陵二首》 光武山陵對北邙，暮雲黯黯栢蒼蒼。危碑不動荆榛裏，羽士長看寢殿傍。雲裏行宮枕古丘，相傳重是宋時修。獨憐南渡諸陵寢，白骨青山薜荔秋。

吳偉業《讀光武紀》 雷雨昆陽戰，風雲赤伏符。始知銅馬帝，遠勝執金吾。

梁清標《柏鄉道中拜漢光武祠》 千年石像卧高萊，舊鬼啾啾雨夜哀。莫怪蕭王多瑞應，曾聞隆準斬蛇來。

李來章《漢光武斬石人處》《齊諧》志怪異，所傳半耳食。茫茫千載後，誕妄竟何極。停驂光武祠，巨石裂道側。野老述舊聞，驚告動顏色。六月渡堅冰，河伯效靈德。石人不導路，逃誅安可得。我疑圖識典，秦漢競詐力。嫗哭與狐鳴，微意良可識。君王神武姿，風雲策健翼。延攬悦民心，焚溺拯其亟。揮劒復神宇，略地經窮北。粥飯甘艱辛，滹沱寒不息。至今仰丹青，英風如可即。

呂履恒《謁漢世祖廟（裕州北三十里相傳有扳倒井遺蹟）》 漢廟青山裏，征途白日長。遺風猶可紀，陳迹未全荒。帝業高光並，宗功耿鄧良。中興傳令緒，幾葉溯先皇。絕足風雲迅，雄心歲月藏。友恭存暗淚，謹厚啓殘疆。惠化先兄弟，聲明繼帝王。舊京空洛邑，佳氣想南陽。尚有寒泉井，還霑道

喝漿。丹花生異彩，翠柏靄深涼。史冊聞前事，遨遊陟此堂。赤符歸異代，懷古獨徬徨。

趙士麟《途經瓦店有懷高密侯而作》 杖策非圖仕，興王在一言。（禹謁光武，首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進。光武用之，遂有天下。見本傳。）功名垂竹帛，童叟繞車幡。舊里風煙古，孤村鳥雀喧。護羌聲望著，（禹子訓爲護羌校尉，得將士心，後封侯。）能不愧清門。

又《過光武舊宅》 川嶽鍾人傑，孤村此中興。昆陽摧大敵，湲水讓先登。望郭傳佳氣，占禾卜瑞徵。當年回玉輦，欵曲遍春陵。

又《裕州光武廟作》 光武少年稱謹厚，絳衣大冠起南畝。群雄依次盡耒歸，創平禍亂陟元后。武功赫濯文德敷，投戈講藝延名儒。典章釐定文物修，規模自與三代符。建武以來千餘載，裕州遺廟依然在。祠中古柏勢參天，光如青銅色如黛。上有凌霄附之開，盤空交結何時栽。下有流泉甘且冽，淪茗看花不忍回。緬彼雲臺諸將士，攀龍附鳳亦如此。此花或是舊精魂，化作瓊枝護階祀。不然草木易催殘，何爲與柏長相依。

又《鄧禹杖策追光武處》 彩風由耒愛羽儀，良禽亦自擇巢枝。書生杖策成王業，想見風雲會合時。

又《鄗縣漢光武即位處》 自是唐兒後（杜牧詩：光武紹高祖，本系出唐兒。唐姬子也），何煩赤帝符？風雲開紫極，河嶽拱皇都。振旅軍威盛，投戈文教敷。中興諸將帥，攀附一時趨。

胡浚《王郎城南經漢光武斬人處》 昆陽匹馬嘶風雨，月黑天迷不知處。鬼神暗泣眞龍愁，路傍石人能夜語。赤劉大運帝所承，逆者當誅順自興。何乃詭語托神怪，轉令疑及淳沱冰。竇史千秋誇直筆，半由成敗爲虛實。漢事成芒碭，白蛇眞天靈。楚勝死空屋，狐鳴皆詐耳。

湯斯祚《漢世祖故里》 火德中浸微，四七龍在野。雲雷起南陽，重建漢天下。憶厥潛光時，人稱謹厚者。一旦禍亂驅，群雄定揮灑。昆陽實造攻，百萬紛幺麼。霆擊天地震，聲撼長平瓦。亂領蔽湲川，犀象縮瘖啞。神武慰思劉，天人應函夏。快意附鳳人，卓哉咸智果。倉卒風雲際，乘時明擔荷。竹帛共功名，賈思耿鄧賈。

李於陽《和友人六別詩・嚴陵別光武》 來登天子榻，舉足驚星辰。去上釣魚臺，投竿爲隱淪。踪迹龍變化，難測屈與伸。千秋此朋友，皇帝不敢臣。

深宮作祖餞，失笑羊裘人。他年若相思，烟波空月輪。

明德馬皇后

論述

綜論

《文獻通考》卷一九四《經籍考・起居注》 《穆天子傳》六卷。陳氏曰：其體制與起居注同。起居注者，自漢明馬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九《傅玄集・明德馬皇后贊》 明德馬皇后，執履貞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祚。

分論

《報有司詔》 《古文雅正》卷四《報有司詔》尾評：語語出肝膈。千百載而下，試爲切已維誦數遍而不能去，其奢淫之心者鮮矣。

《重請封諸舅報》 《古文雅正》卷四《重請封諸舅報》尾評：文有欵情則佳，情欵則其詞兼勝，令人再三反覆千百讀而不厭也。讀至末幅，與敬姜論勞逸篇「吾冀汝朝夕修我」一段，使我長言詠歌，嗟歎猶不足矣。東京賢后推馬、鄧。然鄧后臨朝，內則災荒，外有羌禍，亦緣后賢故，足以弭之。然專政之心，不可掩也。豈明德之比哉！漢、唐、宋，后之最賢者，漢則明德馬皇后，唐則文德長孫皇后，宋則宣仁高太后。

傳記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慌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勑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略】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略】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略】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且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略】固不許。【略】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己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愼，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樸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略】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敕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東觀漢記・明德馬皇后》明德皇后嘗久病，至卜者家爲卦，問咎崇所在。卜者卦定釋蓍，仰天歎。問之，卜者乃曰：「此女雖年少，後必將貴，遂爲帝妃不可言也。」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常稱疾，而終身得意。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去。既處椒房，大官上食，重加幕覆，輒撤去。不喜出入遊觀，希嘗臨御牕望，袍極麤疏，諸主朝望見，反以爲綺，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直用之。」后嘗有不安，時在敬法殿東廂，上令太夫人及兄弟得入見，后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時上欲封諸舅，外間白太后，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赭，澆黃土。』」因詔曰：「吾萬乘之主，身衣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薰香之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亦不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止讒耳。」及上欲封諸舅，太后輒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事。」太后素謹愼，小感慨輒自責，如平生事舅姑。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及北閣後殿，深以自過，起居不欣。至正月當上原陵，言：「我守備不精，慙見原陵。」不上。太后置蠶室、織室于濯龍中，數往來觀視，以爲娛樂。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朝問起居，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

踰六尺。于是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太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莫敢犯禁。

王隆

傳記

《後漢書・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爲郎，後避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

又《經籍志四》 後漢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又有司徒掾《陳元集》一卷，《王隆集》二卷，雲陽令《朱勃集》二卷，後漢處士《梁鴻集》二卷，亡。）

《羣書考索》卷二三《歷代禮類》《漢官篇序廣注》曰：漢家禮儀，自叔孫通草創十二篇之後，無復紀錄。安帝時劉千秋欲撰次之，順帝時張平子欲撰次之，皆不果。至王隆爲新汲令，作《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多所發明。

《玉海》卷五五《藝文》《王隆集》二卷。（《唐志》：《王文山集》。《傳》著詩、賦、銘、書二十六篇。）

又卷一一九《舊制儀品》 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注。按：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樊長孫與書曰：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劉君甚然其言，與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會劉君遷爲宗正衛尉，平子爲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遷河間相，遂莫能立。顧見新汲令王文山《小學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足知舊制儀品，聊集所宜，爲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其事。（隆，馮翊人。建武中，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陳元

論述

《義門讀書記》卷二二《後漢書》《陳元傳》「夫至音不合衆聽」至「固其宜也」，何不據經、傳短長核而論之？一篇之中浮詞數見，此東京之文所以即於敝也。

又 「及亡新王莽」至「身爲世戮」，借亡新指陳，故顯著易入。

傳記

《後漢書・陳元傳》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猷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略】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

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己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脩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紀事

《隋書・經籍志一》《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故有求名而亡、欲蓋而彰、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眞，乃爲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

《漢藝文志考證》卷一《藝文・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費直本皆古字，號古文《易》，以授王璜，未得立。陳元、鄭衆皆傳費氏學。建武中，韓歆上疏欲爲費氏立博士，范升奏非急務。馬融爲《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荀爽又作《傳》，自是費氏大興。高相專說陰陽災異，未立學官。後漢費興，高遂微。

衛宏

傳記

《後漢書・衛宏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鄭玄作《毛詩箋》。《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一》《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衛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

又《藝文志四》衛宏《漢舊儀》四卷。

《宋史・藝文志三》衛宏《漢舊儀》三卷。

《漢藝文志考證》卷四《古文》　科斗之書，始於蒼頡，其文至三代不改。周宣王時，雖《史籀》有大篆十五篇，猶與科斗並行。故終三代所用者，惟篆與蒼頡二體。盧植曰：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

《文獻通考》卷二〇二《經籍考二九・漢官舊儀三卷》　陳氏曰：漢議郎東海衛宏敬仲撰，或云胡廣。按：宏《本傳》：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不名《漢官》。今此惟三卷，而又有「漢官」之目，未知果當時本書否？《唐志》亦無「官」字，舊在儀注類。以其載官制爲多，故著於此。

《經義考》卷一　御注《孝經》一卷。臣謹按：《尚書》、《孝經》均有古今文，魯國三老所獻，劉向所錄，衛宏所校，此古文《孝經》也。衛文侯所受，顏芝所藏，唐石臺所勒，此今文《孝經》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一《史部・漢官舊儀》　漢議郎東海衛宏敬仲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見於《范書・本傳》。隋、唐《經籍》、《藝文志》：《漢舊儀》四卷，《宋史・藝文志》三卷，俱著於錄。馬端臨《經籍考》卷目與《宋志》同，而別題作《漢官舊儀》。陳振孫《書錄解題》，遂以其有「漢官」之目，疑非衛宏本書，或又以爲胡廣所作，後亦佚，不復傳世。所見者，獨「前、後漢書」注及唐、宋諸書所引而已。今《永樂大典》所載此本，亦題《漢官舊儀》，不著撰人名氏，其間述西京舊事，典章、儀式甚備，且與諸書所引《漢舊儀》之文參校，無弗同者，自屬衛宏本書。其稱《漢官舊儀》者，或後人因其所載官制爲多，妄加之耳。至《漢書》注中頗有稱胡廣曰者，與《漢舊儀》互引其文，亦絕不相合，惟《廣傳》載廣著詩、賦、銘、頌及《解詁》二十二篇，而史注所引，別有《漢官解詁》之名，蓋即廣所作，而《舊儀》之當出衛宏手益無疑也。此本舊時失於讐正，首尾序次錯糅，文字至脫誤不可乙。今據史文厥勘，且旁徵舊書，參析同異，疏於各句下，方其原有注者，略仿劉昭注《續漢志》例，通爲大書，稱本注以別之，釐爲上、下二卷。又《前、後漢紀》志注及唐宋類書內所引佚文頗多，蓋此書遞更顯晦，已非完本，謹爲蒐擇甄錄，別爲《補遺》一卷，附於其後，以略還《宋志》篇目之舊云。

雜錄

《慶史》卷二《經義》　世之說《詩》者，以《序》子夏所爲，蓋始於毛公耳。班固《漢書》曰「晚有毛公者，自以爲子夏所傳，河間王好之，未得立」是也。則子夏序《詩》獨出於毛公而已。後漢衛宏亦以爲子夏序，蓋襲毛說耳。

鄭樵《詩序辯（序作於衛宏）》《稗編》卷八）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玄爲之注，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于聖人，小序作於衛宏，謂小序作于衛宏是也，謂大序作于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蓋出於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即《關雎》序，王肅、鄭玄、蕭統皆云。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按《後漢書・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蓋嘗謂《詩》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之小序，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小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或者又曰：序之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

程大昌《詩議十・辯小序綴語出於衛宏》《稗編》卷九）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

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而鄭玄作《毛詩箋》也，其叙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所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亦玉堂稿》卷九《毛詩序折衷》 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詞賦先以名篇，而後有其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並存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如《柏舟》、《清人》等篇，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其後有齊、魯、毛、韓四家詩，又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傳，當其時碩儒名彥，具博古通經之識者，豈其乏人，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謂非人心之公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傳誦可也，而奚其疑哉？

《曝書亭集》卷五九《詩論二》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略】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

《經義考》卷九九《卜子（商）詩序》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廼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

又 成伯璵曰：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後人見序下有注，又曰東海衛宏所作，事雖兩存，未爲允當。當是鄭玄於毛公《傳》下即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略而爲注耳。毛公作《傳》之目，漢興已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體，無由得措其辭也。又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爲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又 歐陽修曰：【略】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姓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家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又 蘇轍曰：孔子之序《書》也，舉其所爲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爲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略】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爲出於子夏，予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爲《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爲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與？然使誠出於孔氏

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十一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爲此孔氏之舊也。」

又　蔡卞曰：作《序》者不知自於何人，然非深通於法言莫之能爲也。或以爲子夏、衛宏之所爲，則疑其不能爲也。

又　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於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　曹粹中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說起於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則或以爲子夏，或以爲毛公，或以爲衛宏，其勢然也。

又　鄭樵曰：衛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略】《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公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所謂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至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以「內睦九族，外尊黃耇，養老乞言」，所謂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

又　李樗曰：《詩》皆有序，獨《關雎》爲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爲《大序》，《葛覃》以下爲《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於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畧，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爲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爲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

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指趨，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爲《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又　黃櫄曰：《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序》，學者疑之。蓋凡有序者，必著其姓氏，而《詩》也有其序而不著其人。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傳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爲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至今傳於世。」近世如蘇潁濱，亦本是說，以爲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李迂仲以蘇之說爲當。且程、王盡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爲非漢儒之所能爲。竊以爲《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緊辭》氣象，彼漢儒者曉能及此哉？

又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冠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爲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會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又曰：《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又曰：《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補後漢書藝文志考》卷一　衛宏《毛詩序》（卷數佚）沈重曰：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案：唐以後論《詩序》者詳矣，其不涉衛宏者不具論，以爲宏潤飾者沈重《毛詩義疏》二卷，見《隋志》）、陸德明（《經典釋文》）、長孫無忌（《隋志》）、李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見《宋志》）、曹粹中（《放齋詩說》三卷，見《宋志》）是也。以爲發端二語下宏續者蘇轍（《詩集傳》二十卷）、黃櫄（《詩解》二十卷，《總論》一卷）、程大昌（《詩議》一卷）是也。以爲宏作序注者成伯璵（《毛詩指說》一卷，見《通志堂經解》）是也。直以爲宏作者葉夢得、鄭樵、朱子是也。惟蔡卞（《毛詩名物解》二十卷，見《通志堂經解》）、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見《通志堂經解》）、沈鯉則皆辨序非宏作。至國朝諸家，亦多持此論，然猶有未盡者。（樸）嘗尋考故籍，研求翔實，以爲今之《詩序》非宏作者其驗有七也：考《毛詩》自毛公作《傳》，以後貫、解、徐、陳遞相傳授，至鄭衆、賈逵作《傳》而其學大行，至鄭康成作《箋》而其學乃大成。今鄭、賈之《傳》均亡佚而《鄭箋》獨存，然則說《毛詩》者，固當以鄭說爲指歸。即論《詩序》者，亦宜以鄭言爲圭臬矣。今考《詩·常棣》正義引《鄭志》，張逸問《常棣》，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爲夏殷末。鄭君會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據此，則鄭以《序》爲子夏作。又《絲衣》正義引答張逸曰：高子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據此，是鄭以序發端二語下皆毛公作，今忽云高子，故以非毛公別出之，俱不言衛宏。且如《序》爲宏作，范蔚宗時尚曰今傳於世，是宏有別行之本，不附正經可知。鄭君去宏未遠，豈容不見？而尚曰「後人箸之」，不曰「衛宏著之」，是鄭意中無宏作之一說也。此一驗也。又范書《儒林傳》，宏、逵、鄭衆皆傳《毛詩》，考《逵傳》，父徽學《毛詩》于九江謝曼卿。又《宏傳》曰：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又《鄭興傳》：興好古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

不斟酌焉。觀此可見《毛詩》授受。逵受於徵，徵受於曼卿，衆受於興，興則得之衛宏，宏亦受於曼卿。是賈、鄭《毛詩》之學皆與宏同出曼卿者也。師法既同，時又相接，其所稱述，當可據信。今考韋昭《國語解》引賈逵《國語解詁》曰：《常棣》之篇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又引鄭衆《國語章句》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一據《常棣》詩序爲解，一據《那》詩序爲解。案：賈、鄭注經引同時人說，皆標出其名，如賈逵《左氏傳章句・桓三年》「有年」注引稱劉氏曰：諸言有，皆不宜有也。鄭衆《周禮解詁》引稱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白射事於王，王則執矢也。如《詩序》爲宏作，亦當如劉氏、杜子春之例標出衛氏，而今不然者，是賈、鄭以爲以經典釋經，故不著誰何。又服虔《左傳解誼・襄公二十九年》：「此之爲夏聲。」服虔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獵之事與諸夏同聲，故曰「夏聲」。明引《車鄰》、《駟鐵》等序，亦不言衛宏，是賈、鄭、服三君皆不以《詩序》爲宏作也。此二驗也。然猶曰此皆說解偶同，並非明標《詩序》之文。今考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自《清廟》至《般》，盡錄《詩序》，曰《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歌也云云，與今《詩序》一字不異。考邕作《獨斷》，皆據經典。如引先儒舊說，則標出之。如「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引王仲任，「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引太傳胡公，「珠冕爵曰吁收」一條引曹褒《漢禮》，至「論璽」一條引秦以前民皆金玉爲印，「龍虎紐」一條并稱「衛宏曰」，而載《詩序》不及衛宏一字，是邕亦不知《詩序》有宏作之說也。此三驗也。王肅平生喜難鄭學，而於《毛詩》爲尤甚，作《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三書以排康成，苟得一證可以難鄭者無不搜羅詳盡。若《詩序》有宏作之說，肅正可據以駁鄭，而今僞《家語》「子夏習於詩而通於義」王氏注曰：子夏所叙《詩》，今之《毛詩序》是也。說亦同鄭。且《正義序疏》「哀窈窕」下引王肅曰：「哀窈窕之不得」云云，《車鄰》正義引王肅序注，「秦爲附庸」云云，《伐柯》正義引王肅序注「朝廷斥成王」云云，《魚麗》序正義引王肅《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云云，則肅且爲之注，是肅亦不知《詩序》有宏作之說也。此四驗也。觀此四驗，是漢魏人皆無宏作《詩序》之說。僕考晉宋以來說《詩》者如郭璞、徐邈、崔靈恩等，《釋文》引徐邈《音》多爲《詩序》作音，如云「《敝笱》，刺文姜也。敝，符滅反。」《鴻鴈》序「至於矜寡，矜，古頑反。」《賓之初筵》序「上下沈湎，酒，莫顯反。」《雲漢》序「百姓見憂。憂，於救反。」又引崔靈恩《集注》，《東門之墠》序「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崔本有鄭注：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或爲《序》音，或爲《序》注，皆不言衛宏作序。至宋徵士鴈門周續之（字道祖，及雷次宗俱事慧遠法師）、豫章雷次宗（字仲倫，宋通直郎）、齊沛國劉瓛則并專爲《詩序》作注，名其書曰《詩序義》，載在《隋志》。今雷氏之注不可見，周氏之注，《書鈔》九十五引「四方之風謂之雅」注，《釋文》引「故正得失」注，皆無論及《詩序》之語。惟《書鈔》九十五引劉瓛《序義》曰：「《詩序》，子夏所叙，毛公附焉。」則劉瓛亦不以爲宏作。是晉宋以來亦不知《詩序》有宏作之說也。此五驗也。又葉夢得曰：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僕案此說不然。《詩序》之引始于孟子說《北山》之詩，今姑弗論。專論漢文，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魚麗》序也。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穆如清風，列於大雅」，一引《清廟》序，一引《烝民》序也。相如、子淵皆前漢人，在宏前。若《序》係宏作，相如、子淵何由先知？此《序》非宏作之六驗也。又《御覽禮儀部》引宏《舊儀》曰：祀后稷於東南，嘗以八月，祭以二人，爲民祈農報功。案：《載芟》序「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序「秋報社稷也。」衛曰「祈農報功」，是明用此二序文語。又《史記・封禪書》「正義」引《舊儀》，漢修周室舊祀，以壬辰祀靈星於東南，靈者神也，辰之神曰靈星。羣經言周祀無及靈星，惟《絲衣》篇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則高子以《絲衣》爲祀靈星之詩。宏《舊儀》蓋據以爲說，故曰「修周羣祀」也。倘《序》是宏自作，宏又自用之而自據之，雖甚愚人，亦知其不足取信於人，謂宏大儒而出此乎？此《序》非宏作之七驗也。范書《衛宏傳》言宏作《詩序》頗得風雅之旨，本未嘗實指爲今之《詩序》。至後周沈重作《詩義疏》，誤會范意，遂著之曰「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正義》引）。所謂「或者」，蓋即指范而言。後來長孫無忌作《隋志》，陸德明著《釋文》，並依沈言，於是聚六州之鐵，鑄成此錯矣。今既得此七證，則《序》非宏作，固可昭然無惑，惟范書《宏傳》之所謂「宏作《詩序》」一語反無所著。（僕）曰：此宏別爲之序，非即《大序》、《小序》也。宏有《毛詩傳》，此蓋其傳首之序，猶之孟喜《序卦》，朱新仲引一行《易纂》，孟喜《序卦》云：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鄭氏序易（見《世說・文學篇》），非即十翼之序。馬融書序（見《書・秦誓》正義）非即百篇之序。范蔚宗

在劉宋時，猶及見衛氏傳與其叙，故云「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也。此說(僕)得之嚴氏可均。竊謂從來論宏《詩序》者，以此爲最得。彼或謂衛宏潤飾，或謂宏續，或謂宏作者皆誤。讀范書未能細考之也。茲故，除范書外，論《詩序》者但錄沈重一家，以志首誤之人，餘盡削去，而爲之詳辨如此。

鄧禹

論述

綜論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四《梁元帝集・與劉璠》 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

《密齋筆記》卷二 蕭何說漢王曰：「臣願大王王關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鄧禹說光武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說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蕭何、鄧禹開口議論，便是混一規模。諸葛亮草廬語，曰：「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開口議論吳、魏，便自下手不得，畢竟跨有荆益，只是偏霸規模，無復混一氣象。

《樂城後集》卷八《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累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艮齋詩集》卷三《鄧禹》 破敵安民舉可稱，入關何事若無能。不收盆子憑三輔，坐視樊崇壞五陵。絕食自難全上策，披圖誰料果中興。君臨四海人臣了，功冠雲臺豈未應。

《陶學士集》卷八《詠史十五首〈并序〉》 風塵不息有年，生民肝腦塗地，弗見援而止息者。閉戶憂思古之豪傑，自漢以下張留侯等十五人，又莫知何在。慨歎之餘，爰按《傳》考實，每爲賦一絕，以寓思仰之忱，亦望梅止渴之意云爾。 知主非常杖策從，務安黎庶攬英雄。炎光重振追前烈，合表雲臺第一功。

《讀書後》卷二《書鄧禹傳後》 鄧仲華有遠識，蕭張流也，然而非大將材也。其心寄雖已篤，而齒尚卑，名位尚輕，戰事尚未練，一旦中分六師之半，崇以三公之位，而委之關中之大敵，竊以爲光武誤也。斯道也高祖蓋深知之，故根本付之酈侯，謀畫寄之良、平，而大將之印獨舒徐焉，必待淮陰而後有所歸，彼於料己料敵審也。夫史稱光武諭河西，其將吏皆臣服，以爲天子明見萬里外。雖然，此一事耳，吾以爲明不如高祖。高祖以數萬衆授一釣者，佐以羈旅之降王而不之制，裂地以予未輸膽之大盜而不之惜，得一叛王以己之供供焉而不之疑。若光武者，猜龐萌，抑隗囂，薄彭寵，而致其叛於呼吸成敗之際，不爲明且遠也。

分論

《登壇對》《古文雅正》卷一《登壇對》尾評：《登壇》、《隆中》二對，指事陳畫，義理與利害兼盡，洵足稱絕千古。鄧禹之說光武，精悍之色稍遜于是，抑亦其次也。

傳記

《後漢書・鄧禹傳》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鄗。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霧幷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爲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効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授，封爲鄧侯，食邑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略】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略】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

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略】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爲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爲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略】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贏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枸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闚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藝文

劉禹錫《和樂天耳順吟兼寄敦詩》 吟君新什慰蹉跎，屈指同登耳順科。鄧禹功成三紀事，孔融書就八年多。已經將相誰能爾，拋卻丞郎爭奈何。獨恨長洲數千里，且隨魚鳥泛烟波。

宋祁《祇答相國龐公將至幷部馬上郵寄》 大旆前驅拂晉雲，寒天迎望靜無氛。幄中舊借留侯筭，麾下今分鄧禹軍。馳屬橐鞬隨指顧，賣殘刀劒事耕耘。據鞍抒思眞餘力，又占風騷第一勳。

陳師道《別鄉舊》 數有中年別，寬爲滿歲期。得無魚口厄，聊復鴈門踦。齒脫心猶壯，秋淸意自悲。平時郡文學，鄧禹得三爲。

曾幾《挽鄧禹功》 山海淮壖利，吾徒職駿奔。長官惟我在，同事只公存。句法深深見，心宗細細論。淸風今已矣，微月耿黃昏。

鄭剛中《隋堤口占呈李公實郎中》 十年堤上草靑靑，今日重來春夢驚。載路壺漿皆再造，向人檇柳若生平。漸看英蕩傳聲教，永願銀河洗甲兵。鄧禹車前略無事，幕中棊局夜燈明。

陸游《病後衰甚非籃輿不能出門感歎有賦》 酒興詩情尙自如，形骸可怪頓成疎。平生只倚雙兇舄，此日常須一鹿車。寂寂豈惟慙鄧禹，厭厭更覺類曹蜍。晚窗弄筆聊湔祓，數首淸詩手自書。

陳造《書懷》 人間窮達命污隆，作意功名欲捕風。但見劉班誤車子，何曾鄧禹笑王融。官曹得飽餘何事，書課乘閑亦雋功。少待尊鱸付張翰，一溪風月放船篷。

陳亮《念奴嬌（至金陵）》 江南春色，算來是、多少勝遊淸賞。妖冶廉纖，只做得、飛鳥向人偎傍。地闢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聲聲近淸唱。　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鄧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雙明，高山一弄，著我些悲壯。南徐好住，片帆有分來往。

劉過《上吳居父》二 廟堂陶鑄人才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尙踏槐花隨舉子，不知鄧禹是何人。

林希逸《淸曉》 淸曉沉思自點頭，年將八十又何求。便令鰭閣扶鳩杖，底似漁磯弄釣舟。鄧禹不妨嗤寂寂，司空自信合休休。年來點校書多在，但囑兒曹著意收。

方回《七十翁吟七言十首》七 神奇臭腐變窮通，宇宙紛紜醉眼中。鄧禹第堪文學掾，劉歆早作國師公。干戈世故千歧異，禮樂民彝萬古同。造化豈應全賸賸，秋來依舊有西風。

鄧善夫《讀漢書四絕》一 鄧禹數言天下計，定功端合首雲臺。牛鼎終非眞會合，中興不復食鹽梅。

班彪

論述

綜論

《安岳集》何惠固《原序》　司馬談之有遷，劉向之有歆，班彪之有固，父子相承，照耀一世，若可尚矣。然三家之子類皆不善用其身，君子或慊焉。豈文章公器，造物者靳之而不畀人以其全耶？

《西臺集》卷六《歐陽叔弼傳》　昔司馬談爲太史，其子遷繼之，而司馬氏書行于世。司徒掾班彪著漢史不成，其子固繼之，而《前漢書》行于世。中壘校尉劉向博物洽聞，善文章，其子歆繼之，而向、歆父子之書亦傳而不朽。自漢魏以來，父子之文顯者多矣，至于名天下而傳後世，則未有如三家之盛也。

《譚莞醍醐》卷三《蕭穎士論文》　蕭穎士云：「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寖絕無聞焉。

《兼濟堂文集》卷三《兩漢欣賞集序》　文章自「六經」而外，《左》、《國》尚矣。然兩漢風氣龐厚，議論騰踔，無纖靡險仄之習，雕琢斧斲之痕。詔令則溫文爾雅，奏議則昌明博大，策論書檄則剴切詳明。西漢如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東漢如班彪、崔寔、蔡邕、孔融，皆一代之傑於文者。司馬遷、班固之史，麟麟炳炳，尤卓乎不可及焉。遷網羅百代，裁斷出以己意，而識足以濟之；固因遷之迹，潛精積思，成漢家一代之典。此二書者，固紀載之精華，編摩之奧府也。

《古歡堂集》卷三《咏史》五　班彪眞通儒，兩勸歸漢紀。兒固與女昭，千秋稱良史。賓客典文章，乃爲竇憲死。火德赤伏符，名識四七起。國師誠自誤，亦是劉向子。

分論

《北征賦》　許顗《彥周詩話》：豐父嘗與僕言，班孟堅《兩都賦》，華壯第一，然只是文詞。若叔皮《北征賦》云：「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強秦而築怨。」此語不可及。僕嘗三復玩味之，知前輩觀書，自有見處。《野客叢書》卷一九《征有二義》：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文選尤》卷三班彪《北征賦》眉批：更始時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此賦。又：感慨中着議論，議論中根理道，婉而多姿，奇而有骨，風乎騷乎，兼有其美，把玩無厭。《復小齋賦話》（卷下）：班叔皮《北征賦》，妙在有議論，有斷制，不則一篇《述征記》，有何意味。

《覽海賦》　《隋文紀》卷五杜臺卿《淮賦序》：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吟詠比賦，可得而言矣。《詩・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風》云：「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衛風》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云：「豐水東注，惟禹之績。」《周頌》云：「漪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魯頌》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皆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彪有《覽海賦》，魏文帝有《滄海賦》，王粲有《遊海賦》，晉成公綏有《大海賦》，潘岳有《滄海賦》，木玄虛、孫綽並有《海賦》，楊泉有《五湖賦》，郭璞有《江賦》。唯淮未有賦者，魏文帝雖有《浮淮賦》，止陳將卒赫怒，至於兼包化產，略無所載。齊天統初，以敎府詞曹出除廣州長史，經淮陽赴鎮，頻經利涉，壯其淮沸浩蕩，且注巨海，南通曲江，水怪神物于何不有，遂撰聞見，追而賦之。

《文璈清娛》卷二班彪《覽海賦》尾評：鶴叟曰：通篇不脫乘桴本旨，而仙游寄傲，固其餘情，其所寄慨深矣。

《悼離騷》《文心雕龍・哀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一作「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臲。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

《王命論》《文心雕龍・論說》：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　又《才略》：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崗，亦難得而踰本矣。《史通》卷五《內篇・載文》：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荀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以《五經》齊列。《習學記言》卷二三《漢書》：班嗣《報桓生書》、班彪《王命論》，卑隘淺俗，遂成魏晉之文，無復春秋、秦、漢髣髴。蓋學者大患，溺於耳目之所是而忘其宗，則道德日以淪墜而不可反。魯臧文仲、漢董仲舒、劉向父子是也，至彪固無可言矣。道之顯者謂之文，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此爲文耶質耶？固未知古人之實而徒以爲文，此文之所以益陋也。《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二・叙傳》：班彪《王命論》，所以破姦雄覬倖之心，深切著明，猶不見聽，則納履而去之。當天下靡沸之時，從容無媿，可謂賢矣。固之賦《幽通》，將以致命遂志也，然氣懾而辭戚，固之不得其死已占於此。《經》曰：「禍福將至，有開必先。」又曰：「善不善，必先知之。」其類此乎！雖曰「致命」，吾不信也。　林駉《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二《雜體》：夫以文而論人，如晁錯之《賢良策》，賈生之《過秦論》，班彪之《王命論》，揚雄之《美新》，王羲之《蘭亭序》，潘元茂之《九錫》，此皆膾炙人口者，而前輩特取孔明之一表。以詩而論人，如蘇、李之高妙，陶、阮之沖澹，曹、劉之豪逸，謝、鮑之峻潔，徐、庾之華麗，此蓋有聲於詩壇者，而前輩特稱子美之詩。此無他，不以文論文，以經論文也。《讀書續錄》卷六：班彪《王命論》，眞西山文章正宗取之。《椒邱文集》卷九《論學繩尺序》：自漢以來，賈生之論過秦，班彪之論王命，而論之名始見。夏侯太初之論樂毅，劉孝標之論絕交，而論之文益盛。唐宋以詞章取士，論居其一焉。《秦漢文鈔》班彪《王命論》尾評引：林次崖曰：此論中間大意不過三段：首段說帝王有命，更無人破得；中段說二母之知命，眞可以愧奸雄之心；末段叙高帝成帝業處，更無餘說。此等文字於世道不爲無補，非苟作者。《文選尤》卷一班彪《王命論》末評：此論帝王之興，必有天命。是時王莽初敗，光武即位，隗囂據隴擁衆，有分割王宇之意。彪著此以悟之。議論精晰，詞采彬鬱，讀之疎然動魄，又冷然快心。《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班彪》：（評）《王命論》：應天順人爲一篇大指，反覆徵引以暢其說，文之極有光燄者。　徐乾學編注《御選古文淵鑒》卷一八班彪《王命論》解題：王命，帝王受命也。時隗囂據隴右，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乃作此論以悟之。《古文雅正》卷四《王命論》尾評：蒼鬱古茂不及西京，其排偶處開六朝法派，其轉折疏暢處開八家之風，然辭嚴義正，氣格高舉，不可攀躋。余嘗謂西京《過秦論》、東京《王命論》，二論不可不熟讀。賈以雄偉勝，班以健爽勝，皆千古絕調，讀之能令人神酣氣爽。　潘耒《題讀史漫筆》：昔人文章非有爲而爲則不妄作。若班彪之論王命，習鑿齒之作《漢晉春秋》，皇甫謐之傳高士，顏延之三詠五君，皆記託深長，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

《正前史得失論》《秦漢文鈔》班彪《正前史得失論》尾評引：陳古迂曰：古之修史多出家學。司馬遷、班固及姚思廉、李延壽，皆父子論撰，數十年方成。蓋講明是非，貫穿本末，非一人一日之力。遷史必推司馬談，固論必述司徒掾班彪，尊家學也，雖然二家得失互有不同，王光著書，既申班而屈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今班氏譏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及傳玄貶固，又云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何也！遷刑固亦死，談何易哉！

《議答北匈奴奏》《習學記言》卷二六《後漢書》：班彪奏《酬答北匈奴事》，宜眞西漢文章，可接太史公。今《漢書》文體大率類此，蓋班固所取法

也。若固所自作，質弱而文靡，爲魏晉先驅，失古意矣。彪不特文字，而策謀深沉，明習故事，應變有方，可施廊廟。雖光武漢業已成不以無彪而有所闕，然如彪者不得盡其用，光武不得無棄才之過也。《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班彪》：（評）《乞優答北匈奴奏》：示以坦白，得駕馭外藩之體。《御選古文淵鑒》卷一八班彪《乞優答北匈奴奏》解題：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幷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彪奏云云，帝悉從之。《義門讀書記》卷二四《後漢書》：「司徒掾班彪奏曰」至「遣譯以聞」，得體要而質健。《古文雅正》卷四《議答北匈奴疏》尾評：裁答得體，中其忌諱，亦以漢威素著故也。范文正《與元昊書》，高自位置，諄諭懇懇，反遭其侮耳。無他，漢強而宋弱也。

《請置太子諸王官屬疏》《御選古文淵鑒》卷一八班彪《請置太子諸王官屬疏》解題：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帝納之。《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班彪》：（評）《請太子諸王官屬疏》：論豫教之道，在於審所與居，戒愼所習，要言不煩。

《史記後傳》王充《論衡・超奇》篇：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　又《佚文》：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賚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　劉知幾《史通・六家》：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　又外篇《古今正史》：《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略】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褒新莽，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　《經外雜抄》卷一：《後漢・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云云：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云云；「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云云：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十八《史記一百三十卷》：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闥矣。

傳記

《後漢書・班彪傳》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

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嚭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略】彪復辟司徒王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略】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漢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又有司徒掾《陳元集》一卷；《王隆集》二卷；雲陽令《朱勃集》二卷；後漢處士《梁鴻集》二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班彪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班彪集》三卷。

《通志・藝文略》第七 徐令《班彪集》五卷。

《兩漢詔令》卷一三《班彪上報北匈奴詔草》解題 建武二十八年，此雖擬上，而《傳》云「帝悉納從之」，又云「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乃墨書報答」，則彪所擬詔必已用之矣。

《玉海》卷五五《漢別集》 《班彪集》三卷。（《傳》著《王命論》，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上書言東宮諸王宜置師傅》。）

《漢藝文志考證》卷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褒新室，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爲《漢書》。

藝文

謝樓《謁漢光武原陵》 龍飛白水兆中興，天定滹沱十月冰。半夜客星思漢室，千年王氣感原陵。山靈松檟殊相護，地勝樵蘇詎敢登。試讀班彪《王命論》，嵩峯依舊鬱峻嶒。

第五倫

論述

《家範》卷六 漢第五倫性至公，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伯魚賢者，豈肯厚其兄子不如其子哉！直以數往視之故心安，終夕不視故心不安耳。而伯魚更以此語人，益所以見其公也。

《習學記言》卷二五《後漢書》 第五倫以建武末年，自淮陽醫工長得再三見，通語至夕，至道其行事爲戲。光武誘進人才之度，固無窮矣。如倫廉正寬厚，得百姓心，立朝盡言，遂相肅宗，其貽謀子孫多矣。

《山堂肆考》卷二三二《峭覈》 漢第五倫，峭覈爲方。言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也。

《抑損后族權疏》《文選補遺》卷八第五倫解題：愚曰：東漢后族，惟馬氏最知禮。馬后躬衣大練爲之倡，馬廖勸成德政爲之助，謙素者假借溫言，美車服者遣歸田里。馬氏一門宜，比郭況金穴不同。今觀第五倫言結交賓客，用度侈耗，以廖尚不免，凡子弟驕奢，宜也。噫！富不期驕，祿不期侈，信哉！

《論馬防出征疏》《文選補遺》卷八第五倫解題：愚曰：自古授兵非人，不爲身害必爲國害。《易》曰：「弟子輿尸。貞，凶。」蓋主兵非其人，雖正亦凶也。故授之宦寺則爲魚朝恩，授之外戚則爲竇憲，授之權奸則爲桓溫，授之盜賊則爲朱溫。有功則害國，無功則害身。而奈何授之非人？第五倫一疏，雖詆馬氏，蓋忠馬氏矣。

《論竇氏疏》《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評第五倫《論竇氏疏》：勳戚以謙愼爲美，滿盈爲戒，第五倫所言，不止國家防微之善道，亦戚畹保家之明鑒也。

傳記

《後漢書・第五倫傳》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前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嘵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竝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略】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略】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略】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略】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幷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論曰：第五倫峭覈爲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

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爲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藝文

高斯得《出其東門行（刺郡守貪暴）》 君不見會稽太守第五倫，罷官潛去逃吏民。不知當時何所畏，乘船夜渡曹娥津。只緣惠愛入人髓，攀車叩馬千萬羣，使君若不行詭道，愛河浩渺難抽身。舊聞吳興解郡綬，歸路南指朝天京，爾來史項後先去，云何卻出東城闉。橫山伺候不知數，攜壺挈榼相邀迎。使君自揣非壽我，西子不潔將汙人。水軍二百耀南路，三更一舸臨湖門。會稽吳興迹相似，誰知愛惡殊其情。畏匡戒薛聖賢有，豈比汝曹祗自焚。嗟哉後人亦監此，愼勿繼踵成三人。從今要辨守賢否，只觀去路東南分。

鍾離意

論述

《困學紀聞》卷一三《考史》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

陸粲《讀鍾離意傳》 建武永平之間，政理苛切。當是時，士之脅肩側足，碌碌如轅下駒者可勝道哉！若鍾離尚書，陳寬博之謨，以抗嚴察之主，可謂大臣矣。世衰道微，士爲一切之行以趨時好，非徒避誅責也，乃以徼恩澤焉。悲夫！悲夫！吾讀史至意與《宋均傳》，反復其文，爲之流涕。

《後漢書補逸》卷五《鍾離意》 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愼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

傳記

《後漢書·鍾離意傳》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選，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視）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

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窺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纏，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愼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藝文

韋驤《福州古田天王院撤珠軒》　過類因人激躍成，撤珠取類亦虛名。偶觀卻憶鍾離意，委地當時事獨清。

蒲壽晟《漢堂邑令鍾離意》　吾愛鍾離意，錦製與人異。荒縣民無廬，茅竹畢繕事。亦有多怖人，憎憎惑禍祟。祝土矢乃盡，神譴不敢避。

沈周《鍾離意不拜賜張恢贓珠》　清川弗納濁，方枘不納圓。簡珠雖云寶，穢得名莫全。臨恩所不拜，戒飲懲盜泉。志士無苟取，炳然昭性天。

王士禎《次兗郡》　翠華初過魯，宗國此遺墟。猶忝持旌節，何殊奉乘輿。川原接堯繹，風物近青徐。獨愧鍾離意，名符發冢書。

雜録

《搜神記》卷三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頭出之。

《孔子集語》卷下《曾子第二十》　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訢脩孔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得璧七枚，懷其一，以六枚白意。孔子教授堂下，牀頭懸一甕。召訢問，訢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意發視之，中有素書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

《稗編》卷一一九《紀歷朝善讞》　後漢鍾離意爲會稽比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常弟竝分居，各得田十頃。竝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竝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竝兒長大，訟常。掾史議皆曰：「竝孫兒遭餓，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爲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路，貪利亡義。竝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畀竝妻子。」衆議爲允。

尹敏

論述

《文心雕龍・正緯》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

《史通》卷九《內篇・覈才第三十一》昔傅玄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

《儼山外集・春雨堂雜抄》卷二七　三代而下，惟光武具聖人之體，只圖讖一事，甚爲累德。鄭興、賈逵以附同顯榮，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此去求仙覆轍，何大相遠？往事可勝歎耶！

傳記

《後漢書・尹敏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夏牙

《後漢書・夏恭傳》(夏恭)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馬第伯

《李太白集注》卷一七《送范山人歸泰山》魯客抱白鶴，別余往泰山。初行若片雪，杳在青崖間。高高至天門，日觀近可攀。雲山望不及，此去何時還。

《容齋隨筆》卷一一《漢封禪記》應劭《漢官漢》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封事。每稱天子爲國家，其敘山勢峭嶮，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

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暗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略，唯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漁洋詩話》卷中　安邱馬長春三如，順治丙戌舉人，與從弟進士澄源思齊名。三如有句云：「山田高于屋，牛在屋上耕。」可謂善寫難狀之景，造語不減馬第伯《封禪儀記》。

《漢書・郊祀志上》考證　「廼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臣召南按：《後漢書・祭祀志》引此文，注《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共四十五字。此石立山巔，卽馬第伯《封禪儀記》所云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者。又山下有一石，時用五車不能上，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詳《後志》注。

宋均

傳記

《後漢書・宋均傳》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書》，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尙，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旣至而尙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隗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種守沅陵長，命種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勸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卽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尙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尙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剪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尙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貰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且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尙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一》 宋均注《易緯》九卷。注《詩緯》十卷。注《禮緯》三卷。注《樂緯》三卷。注《春秋緯》三十八卷。注《論語緯》十卷。注《孝經緯》五卷。

又 宋均注《帝譜世本》七卷。

《宋史・藝文志五》 宋均：《妖瑞星圖》一卷。《妖瑞星雜氣象》一卷。《桑道茂大方廣經神圖歷》一卷。《仰覆玄黃圖十二分野躔次》一卷。《仰觀十二次圖》一卷。《宿曜度分城名錄》一卷。《華夏諸國城名歷》一卷。《渾儀》一卷。《渾儀法要》十一卷。《渾天中影表圖》一卷。《歐陽發渾儀》十二卷。又《刻漏》五卷。《晷影法要》一卷。《豐稷渾儀浮漏景表銘詞》四卷。蘇頌《渾天儀象銘》一卷。

王景

《後漢書・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讙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閱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堰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袤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

《水經注》卷七《濟水》 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之世，司空伏恭薦樂浪人王景字仲通，好學多藝，善能治水。顯宗詔與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吳用景法，水乃不害。此即景、吳所脩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無鹽，帝嘉景功，拜河堤謁者。靈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謁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

又卷二四《瓠子河》 于是卒塞瓠子口，築宮于其上，名曰宣房宮。故亦謂瓠子堰爲宣房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平帝已後，未及修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永平十二年，顯宗詔樂浪人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滎陽，東至

千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遏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瀆存焉。

《習學記言》卷一六　王景修汴渠，從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自此終東漢，不言有河患。惟《晉志》稱河泛數千里，乃桓帝永興，初不言壞決也。按司馬遷悲《瓠子之歌》作《河渠書》，班固因之爲《溝洫志》，載王延世竹落及賈讓三策。觀景成功，知西京立事苟且，不及後漢遠矣。固復不記景能盡智備法，沉慮獨成，故其美掩鬱，傳者不章。然則遷、固二史之華，不如《後漢書》之實也。

《北河紀餘》卷二　金堤在鎮城南，堤墳隆起，延亘鄆、濮，俗稱始皇堤。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即此。或云即漢王景所修汴渠堤，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此其故址。未知是否。

劉莊　漢明帝

論述

綜論

《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　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庶爲憂，不以天下爲樂。備三雍之敎，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予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爲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祫祭，於光武之堂，閒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二《漢崔駰集・漢明帝頌》　帝乃負扆執胄覆珪，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巵。

《文簡集》卷二《鑒古韻語・明帝》　尚論東京治，人猶憶永平。憲章勤愼守，幽枉必昭明。養老儀文備，崇儒禮敎興。祗憐傷慧察，雅度欠含弘。（臣惟明帝在位，恪遵建武制度，明習憲章，幽枉必達，臨太學，行養老之禮，命諸儒執經問道，禮敎興行，東京文事可謂盛矣。惜其少傷慧察，弘人之度，獨未優焉。）

又卷四一《古像贊・漢明帝》　於惟顯宗，亦世其烈。憲章愼守，幽枉必雪。崇儒養老，文敎聿興。增光前人，漢道允升。

《石室私抄》卷二《讀明帝記》　夷狄交搆，中國之利也。建武間，南單于欵塞遣侍子，詔徙居西河美稷發兵擁護之，以扞北地，爲郡縣偵邏耳目。其視武帝結烏孫、通西域功萬之矣。及北匈奴懼，求和親，帝時爲太子，議辭其使，以成南單于之義，豈不威德並著哉。至永平初，北虜冠邊，遂與交使令市，且置度遼將軍防南單于，帝於是失慕義者之心矣。宣帝時，兩單于遣使朝獻，待呼韓邪使有加。於是郅支徙君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呼韓親附者數世。如帝不欲絕北，宜因其貢獻報之，略與相當，外示羈縻可也。度遼置而南北携矣。帝之見不及前議，何哉？

《遠觀樓集》卷九《明帝德政》　明帝德政載於史者，其超越有六事：禮待陰郭，每事必均，一也；友愛故太子，終無纖芥，二也；分封諸子，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三也；館陶公主爲子求卽，不許，四也；師事桓榮，行養老禮，五也；郭賀有殊政，賜以三公之服，令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貌，以彰有德，六也。

《午亭文編》卷三四《史評・明帝章帝》　漢之明、章可謂仁君矣哉！蓋人主治理之美，載在詔令，使後之人感發興起於千百載之下，況當時被德而謳歌，親際隆平之盛者乎？明帝在位十八年，詔恩屢下，德意感人，雖孝文之盛無以加焉，而或者猶病其察察，何也？章帝天性仁明，政事寬厚，詔命溫文悱惻，節以禮樂，凡所宣建，達於化原，數布赦恩，與民更始，二帝略同

焉。嘗竊謂堯舜之盛，書災肆赦，當此時論獄理民，度無不當，其罪而中於法者，肆赦猶且不廢焉。後之論獄理民者，果皆如堯舜之世矣，則肆赦猶不可廢也。而或者述韓非刻薄之意，吳漢臨死之言，諸葛氏之治亂國曰無數赦，則是求出乎堯舜之上矣，豈堯舜之治獄理民猶不足以法，而韓非、吳漢之言，諸葛氏之行事，反出堯舜之上乎？若潛夫之述赦，雖自爲一家言，君子以爲非古者刑期，無刑之義矣。吾是以自孝文以來，於明、章之政獨有取焉。世稱文、景而略明、章，過矣。

分論

《報桓榮書》《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報桓榮書》：明帝尊重師傅，即高宗舊學甘盤之義。

《祀明堂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祀明堂詔》：喬喬皇皇，聲容俱脩，東漢之盛，史稱明、章，良有以哉！蔡世遠《古文雅正》卷四《祀明堂詔》：詞既典重，心復抑畏。明帝治化之盛，優於文帝，但文帝仁厚恭儉，性質非明帝所及。

《爵李躬桓榮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爵李躬桓榮詔》：三代哲王皆盛行養老之典，周秦以來斯禮久曠。漢明帝能修舉於廢墜之後，宜乎人心允洽，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也。

《獲寶鼎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獲寶鼎詔》：獲鼎薦廟乃歸美於祖宗，讓善於臣子，復禁章奏浮辭虛譽則善矣。

《班示封事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班示封事詔》：史稱大禹昌言則拜，仲虺贊湯改過不吝，明帝班示封事，猶得斯義。

《手詔東平王國傳》《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手詔東平王國傳》：恩誼篤摯，詞致淵雅，爲善最樂之言，允爲宗親楷範。蔡世遠《古文雅正》卷四《手詔東平王國傳》：細玩此篇，欲歌欲泣，使孝弟子之心油然而生。爲善最樂，傳家之寶。

《申明科禁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申明科禁詔》：自古愼終之禮皆有制度品節，所以辨貴賤之等，安貧富之心，維持風俗，獎成廉讓，莫要於此。詔語明確，足以解世之惑。

《汴渠成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汴渠成詔》：黃河激湍奔流，助以他水則勢益暴。明帝修復隄防，所以收河汴分流之利。臨流而歎禹功，繼世宗瓠子之作意概亦偉。

傳記

《東觀漢記・顯宗孝明皇帝》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建武四年夏五月甲申，帝生，豐下銳上，項赤色，有似于堯，世祖以赤色名之曰陽。幼而聰明睿智，容貌莊麗。十歲，通《春秋》，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遣謁者考實，具知奸狀。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帝德，以爲宜承先序。十七年冬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爲皇后，帝進爵爲王。十九年，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元二年春二月，世祖崩，皇太子即位。永平元年，帝即阼，長思遠慕，至踰年正月，乃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將軍、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封太后弟陰興之子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濕強侯，陰盛爲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詔曰：「登靈臺，正儀度。」三月，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十月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帝尤垂意經學，刪定擬議，稽合圖讖，封師

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製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幷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甲子，西巡，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舍邑居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有縣三老大言：「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容，類似先帝，臣一歡喜；百官嚴設如舊時，臣二歡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歡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歡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歡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歡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歡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帝曰：「屬者所言，削章不如飽飯。」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祀。三年春二月，圖二十八將于雲臺。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秋八月，詔曰：「《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其改郊廟樂曰《大予樂》，樂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讖。」冬十月，帝與皇太后幸南陽，祠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帝在于道所幸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行觀部署，不用輦車。甲夜讀衆書，乙更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四年春二月，詔曰：「朕親耕于藉田，以祈農事。」五年冬十月，幸鄴。趙王栩會鄴常山，賜錢百萬。六年，廬江太守歐寶鼎，出王雒山，納于太廟。詔曰：「《易》鼎足象三公，豈非公卿奉職得理乎？太常其以豹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八年冬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手書詔令，尚書僕射持節詔三公。九年，詔爲四姓小侯置學。十年夏閏四月，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北至，復祠于舊宅。禮畢，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至南頓，勞養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錢三十，牛羊被野。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衆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十三年春二月，帝耕藉田。禮畢，賜觀者食。有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帝書版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十四年，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陵東北作廡，長二丈，五步外爲小廚，財足祠祀。帝自置石椁，廣丈二尺，長二丈五尺。十五年春二月，東巡狩。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幸東平王宮。帝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又以皇子輿馬悉賦予之。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正月，當謁原陵，是夜帝夢見先帝、太后，如平生歡，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旦，帝令百官採甘露悉會，公卿表賀，奉觴上壽。太常丞上言：「陵樹葉有甘露。」帝率百官上陵。甘露積于樹，取以薦。受賜畢，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流涕，敕易奩中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十八年秋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謚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而祠祫祭于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自帝即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預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漢家中興，惟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無權臣，外戚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預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旁，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于王，善節約謙儉如此。

《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爲王，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卽皇帝位，年三十。尊皇后曰皇太后。【略】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贊曰：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備章朝物，省薄墳陵。永懷廢典，下身遵道。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帝績，增光文考。

藝文

周曇《明帝》 朝臣咸佞孰知非，張佚公忠語獨奇。博士一言除太傅，諡爲明帝信其宜。

劉克莊《瞿曇》 世傳漢明帝，始夢見金身。曷不觀《列子》，西方有聖人。

馬臻《讀漢明帝紀》 穆穆中興禮樂風，雲臺諸將已論功。如何海宇塵氛靜，至死無人說祭彤。

愛新覺羅·弘曆《漢明帝》 舊學桓榮《尚書》受，養老辟雍禮則有。雖好褊察傷仁厚，建武制度變更否。自起撞郎實堪醜，抑后妃家法足取。東平樂善相親友，雲臺圖像表勳舊。失一二得乃八九，責賢何必備滕口。

張鑑《古宮詞三百首》四五 貪喫櫻桃結禍胎，赤瑛盤子更休開。腰支恰似三眠柳，倚徧銀牀不許擡。（《太平御覽》引《拾遺錄》：漢明帝於月夜讌羣臣，櫻桃盛以赤瑛盤，羣臣視之月下，以爲空盤。帝笑之。《三輔故事》：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

雜録

《佩韋齋集》卷一九《輯聞》 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頂有日月之光，已而徧問羣臣，惟傅毅對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遂謂佛之靈能于其教未行中國之先，已見夢于帝。案《漢書》，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而歸，武帝取而置諸甘泉。所謂金人，非佛像而何？金像既入漢，當時渾那休屠數萬之衆皆徙入塞内，亦有入長安者，悉月氏故種，其間豈無奉佛者？又有金像以爲之宗主，則中國之人習聞其事久矣。是則所謂佛者，明帝固先聞之，由聞生想，遂形于夢，此樂廣所謂因也。不然，傅毅生于中國，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爲佛邪？由此言之，佛入中國雖在明帝時，而其萌已兆于武帝時矣。然《列子》亦有西方大聖人之説，則前乎漢世，佛之名固已著矣。

劉睦

論述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一《唐張懷瓘十體書斷》 後漢北海敬王劉睦善草書，光武器之。明帝爲太子，尤見親幸，甚愛其法。及睦臨病，明帝令爲草書尺牘十餘首。此其創開草書之先也。

傳記

《金樓子》卷三 劉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在東宮，尤見幸，入則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大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遣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睦曰：「吁！子危我也。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伸如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喜史書，當時以爲楷則。及寢疾，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湖廣通志》卷五四《人物志》 劉睦，《後漢書·齊武王縯傳》：興子，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明帝在東宮，入侍諷誦，出則執轡，性謙恭，好士，交結名儒，宿德聲價益廣。能屬文，又善史書，及寢疾，帝給驛馬命作草書尺牘十首。

劉蒼

論述

《安雅堂稿》卷一五《東平憲王》　憲王以懿親上賢，翼亮再世。值大漢之隆，制作禮樂，修叙典文，嘉謨讜論，日以孜孜，而主有納諫之美，下無賈譽之嫌，進退之間，綽有餘裕，顯庸篤摯，貫于終始，雖德遜衮衣，功非破斧，而所遭良勝矣！

《史傳三編》卷一四《名臣傳六・漢劉蒼》　論曰：蒼知爲善最樂，以立身處家，尚矣。所謂善者，篤倫理，敦禮讓，靖共正直，克閑邪私之謂也。觀蒼引經議禮，因事納誨，以無負于君親，而共有休戚卓卓大節。表著如此，其居家之爲善更可知矣。兩漢賢宗室首推河間獻王德、東平憲王蒼。河間爲名儒，東平爲名臣，後先輝映，偉哉！

傳記

《金樓子》卷三　劉蒼好經史，博學多識，恭肅畏敬，明帝重其器能，特愛異之。入爲相，薦邴恁、桓榮等。其後蒼數上疏，陳藩職至重，不宜久留京師。蒼爲人體貌長大，美鬚髯，腰八尺二寸，故帝言副其腰腹也。帝以所自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咸言類相如、揚雄、前世史岑也。章帝時，王入朝，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逢迎，賜王乘輿貂裘。

《史傳三編》卷一四《劉蒼》　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鬚髯，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位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内。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家，循視稼穡，逍遙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臣不勝大願。」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敎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身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誠羞負乘之位，將被赤紱之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遵承舊典，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年冬，帝幸魯，徵蒼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東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布有加。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即位，尊禮踰于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曠然發矇。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倘是復慮爲非，何者？大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所致，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臣伏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強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

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于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若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贊皆勿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每讌見輒與席改容，中宮親拜。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懇辭，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三月，大鴻臚奏遣歸國，帝特留蒼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于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令四姓小諸侯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賻贈有加，禮謚曰「憲王」，子孫世王，與漢終始。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及帝東巡幸蒼陵，引見二人，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卽皆擢拜議郎。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梁有後漢東平王蒼集五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漢東平王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東平王蒼集二卷。

《後漢藝文志》卷四 東平憲王集五卷。嚴氏《文編》：東平王有集五卷，今見于《本傳》、《吳良傳》、《東觀記》、《續漢志》、《袁紀》、《通典》諸書。有疏、議、上書、上言凡九篇。明馮惟訥《詩紀》輯存《武德舞歌詩》一篇。

藝文

蕭綱《京洛篇》 南遊偃師縣，斜上灞陵東。廻瞻龍首堞，遙望德陽宮。重門遠照曜，天閣復穹窿。城旁疑復道，樹裏識松風。黃河入洛水，丹泉繞射熊。夜輪懸素魄，朝天蕩碧空。秋霜曉驅鴈，春雨暮成虹。咸陽造甲第，高安還禁中。劉節歸作相，竇憲出臨戎。此時車馬合，茲晨冠蓋通。誰知兩京盛，歡宴遂無窮。

朱誠泳《感寓八十八首》二八 齊桓假仁義，晉文亦如之。紛紛戰國君，劇戲眞小兒。美哉漢東平，爲善日孳孳。三監與七國，國亡身亦隳。李唐不足道，諸王恣豪癡。搖荒詎知恥，俗樂手所持。嗟予固無似，嗣秦黍藩維。願言崇令德，劉蒼其我師。

又《漫興》 終南誰是主，分守愧明時。曹植非吾友，劉蒼是我師。有園惟種竹，無日不吟詩。入夜重門合，天心月上遲。

論述

《玉海》卷一〇八《漢白狼槃木樂詩・遠夷樂德慕德懷德歌詩》 論曰：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蜀都賦》：「陪以白狼，夷歌成章。」

《丹鉛總錄》卷一二《文人僞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於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菆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

《古詩歸》卷四《荏都夷歌三章》 譚云：三歌妙在無中國淹熟之氣，無文

人摹擬之象，樂德、慕德、懷德、隱隱分別，是其可玩處。鍾云：妙在奇奥處，從朴野出，譬之腥膻椎結，懷中有寶玉氣。又尾評：鍾云：三詩語語似不識書人口授、不由筆寫者，無文字氣，而暗合聲詩，或疑其爲文士僞作，恐不然。姚旅《露書》卷三：漢白狼王唐菆歌：「昌樂肉飛，屈申悉備。」昌樂者，倡人、樂人也。肉者，肉聲也。曲聲有抑揚，故曰「屈申悉備」。《古詩解》卷四《莋都夷歌》解題：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後漢書・西南夷傳》：明帝時，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踵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藝苑卮言》：《白狼》、《槃木》夷詩也。夷語有長短，何以四言？蓋益州太守代爲之也。又尾評：此太守述夷語爲歌，以贊漢德之盛也。言大漢治與天合，吏所從來習善已久，不待我來而始平端也。是以聞風向化，見所未見，賞賜既厚，飲食甘美，彼未來之夷，聞此昌樂，肉當爲飛，或屈或申，安所不備乎。蓋夷有倔強未服者，有服而未沾惠者，強者屈，弱者申，則中外褆福矣。然吾人貧薄，不能報答天子而續音問，惟有頌君長壽，子孫昌熾而已。卽《大雅》「天子萬年」之意。

《柳亭詩話》卷一四「白狼王」《東觀漢記》明帝十七年，益州刺史朱輔，以唐菆慕化歸義詩三章，令郡掾田恭譯之，獻于朝故《蜀都賦》有「陪以白狼，夷歌成章」之語，鍾伯敬評曰：奇奥處從樸野出，譬之腥羶椎髻，懷中有寶玉氣。斯言得之。

傳記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異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繈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意合。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伸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携負歸仁，觸冒險陿。高山岐峻，緣崖磓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燿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槀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

雜録

《蜀鑑》卷九《西南夷本末上》白狼在邛莋之外，《華陽國志》曰：邛徠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水夏結，冬則劇寒。零高坂卽靈關道也，《寰宇紀》並在雅州蘆山縣。

《文獻通考》卷三二九《莋都》莋都者，漢時自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武帝開以爲莋都縣。其人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部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慷慨有大略，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不至，正朔所不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有餘國，戶百三十餘萬，舉種奉貢，稱爲臣僕。和帝永光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槀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十七萬戶口內屬。

安帝永和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汙濊種反叛，攻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舉土內屬。後旄牛夷叛，攻零關，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縣四，如太守。

劉復

《後漢書・馬援傳(附馬嚴傳)》 永平十五年，皇后勑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

又《賈逵傳》 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略】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又《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附劉平傳)》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然性沈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著《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玉海》卷六〇《藝文・漢德頌》 傳臨邑侯復永平中著《漢德頌》。復子駒駼與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毅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幷《憲論》十二篇《又曹朔作《漢頌》四篇。

劉京 琅邪孝王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 十五年【略】夏四月【略】，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略】京爲琅邪公。

又《顯宗孝明帝紀》 五年春二月庚戌，【略】琅邪王京就國。

又 六年春正月，【略】琅邪王京【略】來朝。【略】冬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會沛王輔、【略】琅邪王京、東海王政。十二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壬午，車駕還宮。東平王蒼、琅邪王京從駕來朝皇太后。

又 十一年春正月，【略】琅邪王京【略】來朝。

又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巡狩。【略】三月，徵琅邪王京會良成。

又《肅宗孝章帝紀》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王京薨。

又《光武十王列傳・琅邪孝王京傳》 光武皇帝十一子：【略】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荊、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爲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卽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略】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延既怨詛，荊亦觖望。濟地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夭喪。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金樓子》卷三《說蕃》 劉京性恭孝，好經學。京都莒，好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之。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祀，吏民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乃復徙宮開陽。

《通典》卷三一《職官・歷代王侯封爵(公主幷官屬附)》 章帝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琊孝王京女爲縣公主。其後，漢安帝姊妹亦封爲長公主，同之皇女。

《同姓名錄》卷五 劉京二：西漢劉京，文帝侍郎，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壽百三十餘，如二十許人。能先知吉凶，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東漢劉京，光武子，封琅邪王。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莫與爲比。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七《諸侯之孝・敬親》　瑯琊孝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爲比。

鄒伯奇

《論衡・感類》　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殿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

又《恢國》　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霽鐘之牛，睹其色之縠觫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縠觫、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閻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屍。夫斬赴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羑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狄誰也？

又《案書》　案東番鄒伯奇【略】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略】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

又《對作》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

牟融

論述

《習學記言》卷二四　按前漢宰相，自蕭何外，皆武臣軍功，或外戚崛起。武帝始特用儒生，終西京可稱者不數人。而光武、明帝雖以吏職自任，號爲嚴察，然舉相任重，必望實相符，德器自過。伏湛、侯霸、宋弘、蔡茂、杜林、張湛、張純、牟融，皆當時選；【略】此其所以上下自厲，操行成俗，人材之盛，十倍前漢也。創業垂統，爲子孫程式，而能柱石不撓，後世效之。推致其位，使典刑有繼，雖成周作人，亦不過此矣。

傳記

《後漢書・牟融傳》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司農。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勑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賵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紀事

《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十二年【略】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大司農牟融爲司空。

又《肅宗孝章帝紀》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又《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建初【略】四年，代牟融爲太尉。

又《劉趙淳於江劉周趙列傳》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

又《第五鍾離宋寒列傳》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

又《朱樂何列傳》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

又《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

又《儒林列傳上》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

《後漢紀・顯宗孝明帝紀》十二年【略】乙亥，司空伏恭以老病罷，大司農牟融爲司空。

又十八年【略】秋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略】是日，太子卽皇帝位，年十八。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冬十月乙未，大赦天下。【略】以衛尉趙憙爲太傅，司空牟融爲太尉，錄尚書事。戊戌，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

又《肅宗孝章皇帝紀》四年春二月庚辰，太尉牟融薨。上痛惜，親自臨喪，賜賜出於豐厚。時融長子歸田里，上以其餘子多小，恐其喪有闕也，乃使太尉掾吏敎其威儀。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牟子》二卷。（牟融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牟子》二卷。（牟融。）

《容齋續筆》卷一六《計然意林》予按：唐貞元中，馬揔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略】其他所引書如【略】《牟子》【略】諸書，今皆不傳於世。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經籍會通》三《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鄭《志》仝列儒家，今載《弘明集》者非也。

藝文

劉炟《趙憙太傅牟融太尉詔（永平十八年十月）》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

蘇頲《授韋玢司農少卿制》黃門正議大夫行太常少卿上柱國薛縣開國男韋玢，勵精正己，力行狥公。從務表其清白，幹時允其文采。故以臺閣褒稱，縉紳甄奬。盛禮興樂，望雖重於執珪；八政一農，事尤殷於理粟。況洛京轉漕，淮海通波，宜任牟融之能，遷改鄭莊之弊。可兼司農少卿，散官勳封如舊，仍分司東都，主者施行。

雜録

《晉書・職官志》錄尚書。案：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憙、大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

有〔錄〕名，蓋自憲、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虞唐人麓之職也。和帝時，大尉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爲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義。薨，輟罷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爲之。

鄧伯羔《藝彀》卷上《牟融理惑》　後漢牟融以司徒茂才爲豐令，代鮑昱爲司隸校尉，代包咸爲大鴻臚，代鮭陽鴻爲大司農，代伏恭爲司空，代趙憙爲太尉。傳稱其舉動方重，得大臣節。范遷薦其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然則古所稱邦之司直，融其人也。別所傳《理惑論》三十七篇，背「五經」，向異道，誠不免當世之譏。其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至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綿緜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惟此語大醇，他多疵類矣。其自序末仕時事了了，本傳不載。傳言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以肅宗建初四年薨。融自序靈帝崩後天下擾亂，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時與地俱不相當，是論宜非融作，抑其時別有同姓名者？（按：《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藝彀》提要稱：是書援據經籍，考證頗爲詳贍。雖多本舊文，亦頗自出新意。如疑漢有兩牟融、辯《出師表》原有兩本，皆爲有見。）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〇《史書佔畢》六　著書名姓相類，如三孫子、二鄒子，皆世所共知，又名各不同，不足相亂。然有不可不辯者。【略】二牟融，一漢大尉，一漢布衣，俱著書，俱名《牟子》。一載《隋・藝文志》，一附《弘明集》中。今《藝文志》之牟子不傳（《意林》所載尚百餘言），而《弘明集》之牟子傳，世遂以釋之牟子傳儒之牟融，亦非也。（又夏帝名孔甲，而唐詩人有牟融，尤奇。孔叢之《盤盂》，疑《崇文目》誤。而《弘明》牟子，余疑爲僞，言俱有辯。）

又卷一六《四部正訛》下　《弘明集》有《牟子論》三十七篇，題漢末牟融撰。按《隋志》儒家有《牟子》二卷，稱漢太尉牟融。考《後漢書》有融傳，在漢明前，其時佛法固未入中國，今其書已亡。而弘明《牟子論》序稱靈帝時遭世亂離，著書不仕，精研佛道，撰《理惑論》三十七篇，其非儒家牟子明甚。且隋唐諸志竝無此書，嘗疑六朝晉宋間文士，因儒家有牟子，僞撰此論，以左右浮屠。讀其文雖猥淺，而詞頗近東京。意原錄釋藏中，故《隋志》不載，若《參同契》之屬。然伯陽姓名，唐以前傳記昭灼，而融諸論絕不聞援引，可疑也。

又卷三一《雙樹幻鈔》中　牟子《理惑論》稱佛所著經凡十有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云云。按：漢世惟《四十二章經》至中國，安得品目之多至此？此必魏晉之譚，然則大藏經目之繁侈，其說固有自來矣。牟子稱漢牟融，當是六朝人託名僞作，詳《四部正訛》。

《通雅》卷二《姓名（同姓名）・同時及異代同姓名》　二牟融：一漢太尉，一布衣，俱書曰牟子。

《義門讀書記》卷一四《後漢書・西域傳》　「天竺國土出象犀璆琅金銀銅鐵鉛錫」至「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書此者以見其通中國者非一。獨不聞所謂精文善法，即明帝之夢，傅毅之對。記注無聞，僅出《牟子》不根之書也。

袁文術

《論衡・案書》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略】文術之箴銘，【略】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

周長生

《論衡・超奇》　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

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荊揚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

又《案書》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二《九流緒論》中　《論衡》謂仲尼爲素王，桓譚爲素相。又謂仲尼之道傳桓君山，君山傳周長生，何太僕劇罪之是也？第秦漢間，聖賢稱謂與後世殊不同。臧紇聖於春秋，韓非聖於戰國，揚雄、張衡聖於東西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夷惠，未足盡憑。

又　《論衡》云：「會稽周長生，作《洞歷》十篇。上自皇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按：長生爲充所推轂如此，而世絕不知其人。「洞歷」名甚新奇。爾時越中才士故自不乏，第東京末紀事之文大槩多不能工。存其名以慰作者。

《通雅》卷三　《論衡》引周長生《洞歷》十卷，記故事，或以爲趙曄《神淵》、張衡《算罔》之類，非也。

《扈林》卷一〇　周長生，會稽人，作《洞歷》。

杜篤

論述

《文心雕龍・誄碑》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略】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濶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踈，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

又《雜文》　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闕西施之嚬矣。

又《時序》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略】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暇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肆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

又《才略》　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傅之末流也。

又《程器》　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

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潘岳詭譸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

《北堂書鈔》卷一〇〇《藝文部六・歎賞二》　杜篤誄辭最高。

《習學記言》卷二六　杜篤《論都賦》，於相如、揚雄之外，別出思致，語峻而潔，意切而明，節短勢險，無曼衍之病，詞賦之傑。班固方之，弱矣，衆作不能及也。兩出淵囿，字必誤。

《野客叢書》卷二　祭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

《玉海》卷五九《漢論都賦》　《杜篤傳》：光武時，以闕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雒邑，上《論都賦》。（《唐志》：杜篤集五卷。《隋志》一卷。）

《王景傳》：杜陵杜篤奏上《論都》，欲令車駕還長安。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

《明文衡》卷五六吳訥《文章辨體・序題》　誡按：韻書：誡者，警勅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誡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爲法誡者，錄之。

《義門讀書記》卷二四《後漢書》　《文苑傳》：「杜篤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二語經國之要，此漢人辭頌猶足爲古詩之流也。

又卷四五《班孟堅兩都賦序》　此賦蓋因杜篤《論都》而作。篤謂存不忘亡，安不忘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蓋以都洛尚非永圖，特以葭萌不柔，未遑論都，國家不忘西都也。故特作後賦折以法度，前賦兼戒後王勿效西京末造之侈。

《管城碩記》卷二六　楊用修曰：裒書，裒班固《西都賦》「裒以藻繡」。按《說文》：裒，纏也。書囊。《班賦》「裒以藻繡」，乃言殿柱殿屋皆以藻繡纏繞之，《說文》所謂「裒，纏也」是矣。前漢孝成帝《趙后傳》：「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方底盛書，囊形，若今算牌。」《說文》所謂「裒，書囊」是矣。裒有二義，而混之非也。書裒又謂之書樞，漢杜篤有《書樞賦》，惟書樞而麗容，象君子之淑德。《東觀餘論》曰：劉燾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於書樞上寫之是矣」。

傳記

《後漢書・馬援傳（附馬防傳）》　（防）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

又《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史大夫。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闕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略】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闚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著録

梁任昉《文章緣起》　誡。後漢杜篤作《女誡》。（補註：班昭作《女誡》七篇，散文也。文法簡練詳明。朱子《集註》因而效之。《緣起》載杜篤所作，豈以七言有韻也？）

又　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鍾文》。

《隋書・經籍志四》　後漢車騎從事杜篤集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杜篤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杜篤集五卷。

《通志》卷六九《藝文略第七》　車騎從事杜篤集五卷。

《玉海》卷六二《漢明世論》　《杜篤傳》：著《明世論》十五篇。《文選・魏

都賦》注引：杜篤《通邊論》。

《補後漢書藝文志》卷八　杜篤《女誡》。

又　杜篤《明世論》十六篇。

又　杜篤《通邊論》。

又　杜篤《廣武論》。

《後漢藝文志》卷四　車騎從事杜篤集十八篇。嚴氏《文編》：杜篤有集一卷。今《本傳》及諸書所引，有《祓禊賦》、《首陽山賦》、《論都賦》、《書摠賦》、《衆瑞賦》、《衆瑞頌》、《通邊論》、《展武論》、《連珠》、《迎鍾文》、《祓祝》、《吳漢誄》、《弔比干文》，凡一十四篇。

藝文

吳偉業《送王子惟夏以牽染北行》四　但可寬幽縶，從教察孝廉。昔人能薦達，名士出髡鉗。世局胥靡夢，生涯季主占。定聞收杜篤，寧止放江淹。

李宗渭《咏史十四首》一二　可憐杜季雅，斲弛絕人羣。鄉人爾何知，輕之不足云。一朝遇漢主，高名振雄文。歸來平凌道，從者有如雲。書生安足多，持此謝明君。

梁竦

論述

《皮子文藪》卷二《九諷系述》　在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辨窮愁而爲《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爲之，皆所以嗇其麗詞，擅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辨》，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嘆》，王逸之《九思》，其爲清愁素豔，幽抉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然自屈原以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揚雄之文，邱、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其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昔者，聖賢不偶命必著書以見志，況斯文之怨抑歟？噫！吾之道不明，吾之命未爲未偶，而見志於斯文者，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作，以九爲數，命之曰《九諷》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脩《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爲乎《廣騷》、《悼騷》也。

《山堂肆考》卷一〇九《梁竇》　東漢梁竦，字叔敬，明帝朝辟命交至，並不就。章帝納其二女爲貴人，生和帝。梁商，字伯夏，竦之孫。順帝選其女爲后，拜商大將軍。商居大位，每存謙柔，京師稱爲良輔。商子冀，字伯卓，威行內外，百僚側目。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相、尹、校五十七人。

《古歡堂集》卷一八《評茂秦十則》六　揚雄作《反騷》、《廣騷》，班彪作《悼騷》，梁竦亦作《悼騷》，摯虞作《愍騷》，應奉作《感騷》。漢魏以來，作者繽紛，無出屈、宋之外。茂秦之言是也。以予觀之，宋不如屈，況其他乎？古云：「離騷」，離憂也。又有「離騷」見於宋人《困學紀聞》，亦奇矣。

傳記

《後漢書・梁統傳（附梁竦傳）》　（梁統子）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眞。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藉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對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

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己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眞。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遭從兄禮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爲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爲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値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幾，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卽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旣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裒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嫕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嫕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嫕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爲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嫕及扈，備禮西迎竦喪，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疎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者皆坐免。

著録

《後漢書・梁統傳（附梁竦傳）》 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洪興祖《楚辭・九思篇》 補注曰：揚雄有《廣騷》，梁竦有《悼騷》。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

《後漢藝文志》卷四 梁竦《悼騷》一篇。《范書・梁統傳》：統安定烏氏人，子松，松弟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徒九眞。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

藝文

楊巨源《題趙孟莊》 管鮑化爲塵，交友存如線。昇堂俱自媚，得路難相見。懿君敦三益，頹俗期一變。心同襲芝蘭，氣合廻霜霰。石門雲卧久，玉洞花尋遍。王濬愛旌旗，梁竦勞州縣。煙鴻秋更遠，天馬寒愈健。願事郭先生，青囊書幾卷。

司馬光《書事》 志士喜功業，感時心易勞。蘼蕪終栝柏，荒蔓任蓬蒿。梁竦慵爲吏，蕭咸恥詣曹。風霜果不變，會見出雲高。

王十朋《送丁惠安》 把麾平海看操刀，惟我鄉人治最高。但見武城人易使，不同梁竦職徒勞。民懷其愛祠生立，吏必如公責始逃。聞說朝廷考臧否，僉言卓茂德宜褒。

高登《立冬道中》 黃茅時節瘴煙濃，人在山凹第幾重。梁竦負才徒感慨，嵇康賦性本疏慵。此生自斷天休問，吾道頻年世不容。會脫幘巾還自隱，鹿門妻子慣相從。

毛奇齡《梁令索賦》　梁竦聲名著有年，臨安試宰豈徒然。多才自作《三都賦》，乘興還揮五色絃。

韋彪

論述

《玉海》卷五三《藝文》　《韋卿子》：後漢韋彪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四　韋彪曰：「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案：此則閥閱乃勳勞之謂。有曰：門在左曰閥，在右曰閱者，誤。

《義門讀書記》卷二二《後漢書》　《韋彪傳》：「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承光武、明帝之後，尤知要也。

《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　韋彪置《官選職疏》　登用大臣，以公忠識量爲重，不在應對小慧簿書末節，篇中獨暢此義。

傳記

《後漢書・韋彪傳》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鄡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敦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綏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名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傅毅

論述

綜論

曹丕《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顏氏家訓》卷上《文章篇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略】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

《文心雕龍・知音》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

又《才略》　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崗，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傅之末流也。

《太平御覽》卷五九九《文部十五・品量文章》　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闇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俚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習學記言》卷三七　按：《隋志》稱：「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靈均以降，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見其心志，故別取焉。後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此當時傳襲之語，必不妄。是自班固、傅毅以後，方成流、《略》，而競以文名家。

《續後漢書・列傳・文藝》　曹丕作《典論》論七子之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徐禎卿《談藝錄》　韋（孟）、仲（長統）、班（固）、傅（毅）羣四言詩，儕縛不蕩。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二　漢傅毅、牟融、桓譚、荀融、晉許詢、殷浩、孫綽、習鑿齒、宋范泰、羅含、宗炳、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顏延之、劉澄之、王僧孺、劉義宣、齊張融、周顒、蕭子良、明僧紹、梁沈約、劉杳、裴子野、阮孝緒、劉之遴、徐孝克、元魏崔敏，北齊顏之推，周甄鸞，王巾，陳徐陵、江總，隋盧思道、虞世南，唐褚亮、蕭瑀、王維、王縉、梁肅、李繁、白居易、柳宗元、李通玄、李師正、裴休、房融、劉軻、李儼，宋楊億、楊傑、王古、王隨、晁迥、井度、蘇軾、李邴、王安石、黃庭堅、

張方平、李遵最、張商英、張九成諸人，皆覃研釋教者也。

《榕村集》卷二〇　古體無所不備，然四言其大經也，故以四言首之存古也。韋孟、傅毅、曹植、張華、陶潛、王勃，其志美，其詞文，以嗣《風》《雅》亦庶無愧。

《選材錄》卷三四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與孟堅同僚而獲免於難，以當年身便死也。

張騰一《傅司馬集敘》　東漢之初，三輔著作高材，馮敬通、杜季雅、班叔皮父子外，實惟武仲。曹子桓有言：「傅毅與班固伯仲間耳，而固小之。」劉彥和謂：「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下筆不能自休，文人相輕，非虛論也。」王充論衡亦云：「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林，並此以觀好，其美一也。」然則，使毅老其天年，當高步蘭臺，挹彼羣言矣。今即《舞賦》、《七激》諸作觀之，西京諸彥，長卿、枚乘，何多讓也！《迪志》、《孤竹》諸詩，頌不忘規，言近指遠，亦風人仲山甫之流亞也。又《魏書・釋老志》云：「後漢明帝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蔡愔、秦景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愔得佛經四十二章，緘於蘭臺石室。」《法苑珠林》十八云：「史官傅毅，開顯佛化，造《法本內傳》一書。」然則毅又洞明內典，揚梵貝之文，開晉賢之先矣。《漢書本傳》：毅有詩、賦、誄、頌、祝、七激、連珠等凡二十八篇。《隋志》有車騎司馬傅毅集二卷。梁曰五卷。今輯十六篇，附《法本內》傳二條。伯仲蘭臺，願與當世子桓以證之也。張騰一識。

分論

《顯宗頌》　《論衡・佚文》：《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　《晉書・文苑傳・袁宏》：宏見漢時傅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　《太平御覽》卷五八八《文部四・頌》：《文章流別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神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爲名，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後已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僖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文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七激》　《曹子建集》卷九《七啓》：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予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文心雕龍輯注》卷三《雜文第一四》：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蟲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　《太平御覽》卷五九〇《文部六・七辭》：傅玄《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依》、《七說》、《七蠲》、《七舉》、《七興》之篇。於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奢而託諷詠，揚暉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爲工，余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容齋隨筆》卷七《七發》：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　吳訥《文章辨體序題・七體》（《明文衡》卷五六）：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

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專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未聞。《古歡堂集》卷一八《詩話・評茂秦十則》六：揚雄作《反騷》、《廣騷》，班彪作《悼騷》，梁竦亦作《悼騷》，摯虞作《愍騷》，應奉作《感騷》，漢魏以來作者繽紛，無出屈、宋之外。茂秦之言是也。以予觀之，宋不如屈，況其他乎？古云：離騷，離憂也。又有《離騷》，見於宋人《困學紀聞》，亦奇矣。又枚乘始作《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劉向《七略》、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說》、李尤《七疑》、劉廣世《七興》、曹子建《七啓》、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劭《七華》、陸機《七徵》、孔偉《七引》、湛方生《七歎》、張協《七命》、顏延之《七繹》、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大抵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生也。《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箝》之篇。余謂諸作遜枚生遠甚，猶之作騷不及屈原也。杜子美《七歌》來自《十八拍》，李空峒亦作《七歌》，未免生吞活剝之誚矣。

《連珠》《太平御覽》卷五九六《文部十二・連珠》：傅玄《敘》：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才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指，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言質辭碎，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艷，傅毅文而不典。《續後漢書》卷六六上上《列傳第六十三上上・文藝》：連珠，孝章命班固、傅毅作。一事未已，又列一事，駢辭相連，體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亦秦議之體也。《文憲集》卷二七《演連珠》：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咸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圖、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之。然其爲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首。《王忠文集》卷一九《演連珠〈并序〉》：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覩而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鮮傳焉。韓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爲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於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山堂肆考》卷二三三《連珠》：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班固、賈逵、傅毅皆受詔作之體，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曰連珠。然沈約云：連珠之作始自揚子雲。至歐陽詢作《藝文類聚》，中亦有揚雄《連珠》，則知斯文之興，不自漢章明矣。《御製文集》卷二九《連珠（有序）》：朕嘗觀揚雄博綜藝文，叙述短章，名曰《連珠》。班固、賈逵、傅毅諸人，相繼有作。昔人所謂辭麗言約，合於古詩諷興之義，良不虛也。效其體，作數首以示侍臣，雖亦假物陳義，至於託寄高遠，殊讓古人爾。

《誄》《文心雕龍・誄碑》：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濶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踈，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眄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搆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覩；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又《練字》：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囊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愼，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迪志詩》《野客叢書》卷二二《二迹》：傅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於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潘岳《西征詩》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迹陝西，實惟我王。」《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詩藪》：傅毅《迪志

詩》，亦法二韋，典則近之，高古不逮。然東京整贍，獨見此章。叔夜《幽憤》，抑又下矣。《詩源辯體》卷三・六一：傅毅（字武仲）四言《迪志詩》，二韋之後，實可繼響，當作八章。《古詩歸》卷四傅毅《迪志詩》尾評：鍾云：憂勤之音，情詞促促，上薄變雅。又云：較諷諫詩多警語。《漢詩音註》卷三《迪志詩》尾評：命意敷詞，亦古亦今，韋之下，班之上也。《柳亭詩話》卷三「迪志」：傅毅迪志詩：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八句開闔入神，可銘左右。【略】此詩作於平陵習章句時，故上引祖宗，下率朋友，而以庶士爲勗也。

《冉冉孤生竹》《文心雕龍・明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說郛》卷七九上釋皎然《詩式・李少卿并古詩十九首》：西漢之初，王澤未竭，《詩》教在焉。昔仲尼所刪詩《三百篇》，初傳卜商，後之學者以師道相高，故有齊、魯四家之目。其五言周時已見濫觴，及乎成篇，則始於李陵、蘇武。二子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蓋前漢之文體。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論，前漢明矣。《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文選・詩》：冉冉孤生竹首孤竹是興，女蘿是比。劉彥和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

《洛都賦》《歷代詩話》卷一九：吳旦生曰：【略】自揚雄有《蜀都賦》，而傅毅之《洛都》，班固之《西都》，《東都》，張衡之《南都》，《東京》，《西京》，左思之《蜀都》，《吳都》，《魏都》，徐幹之《齊都》，劉楨之《魯都》，劉劭之《趙都》，庾闡之《揚都》，周美成之《汴都》，諸賦出矣。

《北征賦》《野客叢書》卷一九《征有二義》：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舞賦》《文璞清娛》卷二傅毅《舞賦》尾評：鶴叟曰：佳人妙舞妍歌，非才士繡腸錦手，誰寫得極巧窮工，使舞態艷千秋，眼前恍飛動。《明文海》卷三六俞安期《歌賦》：嘗誦傅毅《舞賦》，遣辭洵美，寫態畢妍。其後平子、梁王之儔，抽毫並作，咸不逮茲。世每以歌舞並稱，而謝德優所造歌賦，寂寥短章，敷陳未備。余在南都邁齊王孫席上事，迺衍爲一篇，或庶幾補藝林之闕文云。其辭曰：《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三傅毅《舞賦》眉批：惠連《雪賦》用相如，希逸《月賦》用仲宣，俱祖此。又：極似宋玉口吻。又：「嚴顏」字奇，「文人」二語淺。又：三言句法，晉世舞曲，俱祖此。又：始入舞時，實有此景象，描寫入神。又：「慤素」二字說在舞者身上，妙甚。「在山」二語，正是馳思杳冥處，獨于靜中摹寫，妙不可言。又：音節簡健而沉雄。又：曲盡舞態，可敵《白苧》諸歌。又：此下皆舞罷宴歸之事，或議與題意不相合，殊不知起手原以將置酒宴飲，故舞以娛賓，此言歡洽遣客，正首尾相應處。《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三傅毅《舞賦》尾評：摹寫舞處，窮神極理，自有無因而因、不應而應之妙，覺針工繡聖，猶多數髮分眉之迹。武仲在建初時，文章冠於朝野，大抵其精神嘗在筆墨之先，故聲光靈動而畦徑自岸異。曹子桓以爲在班孟堅伯仲之間，應無數賈景伯者矣。《歷朝賦格・上集》卷四傅毅《舞賦》評：孫月峰曰：力量雄勁，形容不費力而曲盡其妙，允爲高作。余謂武仲賦舞固是繪月繪花手段，妙處猶在末幅摹擬賓客醉歸車騎雜遝處，神閒氣足。視平子觀舞，不啻賁育之禦尪羸。

《祈文》《文通》卷一四「祈文」：後漢傅毅作高闕祈文。祈求惟肅，脩辭貴端。

傳記

《後漢書・傅毅傳》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略】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

激》以爲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頌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爲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崔駰爲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紀事

《論衡・別通》 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申鑒》卷三《俗嫌第三》 或問黃白之傳。曰：傅毅論之當也。（注：傅毅字武仲，肅宗時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考其《傳》無論黃白之說，意亡矣。）

《宋書・樂志一》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

《隋書・經籍志一》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鉅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

《太平御覽》卷六五三《釋部一》 《世說》曰：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注云：「《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而《記》、《傳》無聞，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上殿前，意甚欣悅。』明日問羣臣，有通人傅毅對曰：『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羽林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

《困學紀聞》卷一九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眞傳》。

吳均《五總志》 漢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語弟超曰：「武仲以能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効也。

《敬齋古今黈》卷七 魏文帝《典論》謂：班固小傅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書，所云則其小之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爲文章之美。（案：此出《文選》五臣注中張銑說。）則既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之旨忤矣。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無所統云耳。若果以下筆不休爲美之之辭，則固之於毅乃推重之也，魏文何爲而有小之之言乎？

《疑耀》卷二《佛書入中國》 世但知佛書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秦之先中國已有其書。《隋・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之世，所以湮滅。」又劉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又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此皆白馬未入中國之前也。況明帝時，傅毅對帝所言，皆是佛書。使先此未有佛書，毅何從而得之？是明帝前雖有其書，尚未盛行，自白馬既來之後，其說乃浸淫耳。

《日知錄》卷一八《祕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班斿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爲蘭臺令史，竝典校書，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吏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晉宋以下，此典不廢。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六五《授經圖》　後漢永平七年，明帝夢金人，既寤，以問羣臣。傅毅對曰：「臣聞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因詔使者秦景等十四人如天竺。至月支，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等傳其經像，摩騰、竺法蘭入漢，獻經像圖人物十有一。治平丁未，在山陽傅史中煇家藏本云：其本揚成都佛寺古殿畫壁，相傳漢魏間筆。觀其衣冠服用，若後魏、周、隋制度，疑彼時畫工揣意所造耳。（《蘇魏公集》）

《義門讀書記》卷二四《後漢書》　「畫形像焉」書此者，以見其通中國者非一。獨不聞所謂精文善法，即明帝之夢，傅毅之對，《記》、《注》無聞，僅出《牟子》不根之書也。

《六藝之一錄續編》卷九《說文》　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案：楊慎《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戶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漢車騎司馬傅毅集二卷。（梁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傅毅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傅毅集五卷。

《玉海》卷五五《藝文》　傅毅集二卷。（梁五卷。唐五卷。）《傳》：作《迪志詩》。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二千八篇。）

《後漢藝文志》卷四　嚴氏《文編》：傅毅有集五卷。今從諸書所引有：《洛都賦》、《反都賦》、《舞賦》、《雅琴賦》、《扇賦》、《與荆文姜書》、《七激》、《顯宗頌》、《寶將軍北征頌》、《西征頌》、《扇銘》、《明帝誄》、《北海王誄》，凡一十三篇。馮氏《詩紀》錄存《迪志詩》一篇。

又　傅毅《顯宗頌》十篇。《范書・文苑傳》：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于平陵習章句，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台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于朝廷，爲車騎將軍馬防軍司馬。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及憲遷大將軍，後以毅爲司馬，卒。（《困學紀聞》曰：《論衡》云：「班孟堅頌孝明。」孟堅頌今亡。蓋當時頌明帝者不止傅氏一家，傅特其最著者。）《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八引《文章流別傳》曰：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文選》曹植《責躬詩》注引傅毅《上明帝頌表》。張華《勵志詩》注引傅毅《顯宗頌》。

丁鴻

論述

張酺《論薦太子師傅疏》（《東漢文紀》卷八）　臣伏見：皇太子仁厚高明，發言高遠，卓然絕異，非人所能及也。今平陽公主薨，悲哀發中，形體骨立，恩愛惻隱，世希是見。臣愚淺不識大體，以爲宜選名儒高行以充師傅，問訊起居之日太傅特賜讌，所以宣德音以成聖德也。侍中丁鴻，仁而有讓，達於從政；謁者費惲，資性敦篤，遵令法度。如並侍左右，必能發起微意，增廣徽猷者也。

鮑駿《薦丁鴻書》　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爲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脩，志節

清妙。

《庾子山集》卷一五《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公諱太，字世怡，蘭陵人也。太祖文皇帝之孫，鄱陽忠烈王之子。洮別天潢，支分若木，直幹自高，澄源已遠。【略】承聖元年拜侍中，無雙對問，實踵武於丁鴻；多識舊章，足齊衡於王粲。

《後漢書・丁鴻傳贊》　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

《東坡全集》卷四〇《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荊，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玄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槃城應詔集》卷一一《劉愷丁鴻孰賢論》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以愧于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皋陶，其命益也，讓于朱虎熊羆。夫皋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賢不肖不爭；皆能讓以相援，則君子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則愷在可戮，而鴻爲可恕，此眞僞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未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愼乎！丁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乎數子之狥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利，自以爲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國者，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木鍾集》卷一一　《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以漢丁鴻之就封爲是，伯夷不受國爲非。伯夷處人倫之變，當如此自處，若無故之讓，則伯夷之罪人，丁鴻所以得正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〇丁鴻《日食上封事》尾評　此疏詞旨和平，而感切已深，故即有處分，亦會內有隙也。

《經義考》卷二九七　何喬新曰：【略】漢宣帝詔諸儒講經於石渠，章帝會諸儒講「五經」於白虎觀。如蕭望之之經術，劉向之精忠，則講論於石渠者也；如丁鴻之至行，賈逵之博學，則講論於白虎觀者也。

傳記

《後漢書・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綝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纕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略】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紀事

《困學紀聞》卷九 《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丁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此。

《經義考》卷二三九 《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鬱、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

又卷二九七 《通鑑》曰：白虎觀議「五經」，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鬱、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藝文

胡助《勸兄弟十首》三　何苦毫釐較，當思手足親。丁鴻與劉愷，讓國是何人？

郭諫臣《送丁明府同年之任陽信》　江湖秋水闊，載酒餉丁鴻。客去青天外，帆飛落照中。琴堂吟夜月，花縣領春風。別後思東魯，絃歌處處同。

王充

論述

綜論

《謝承書》《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李賢注引）　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葛洪《抱朴子・外篇・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袠，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辭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沉昧，不知八弦之無外；守燈燭之霄曜，不識三光之晃朗；游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潢丘垤之位卑，不悟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涵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龍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壯，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尺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蛭之巇，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竦於都廣，沉鯤橫於天池，云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驥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云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荊、華之巇，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系大易，而加之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則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幷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綉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鐘，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岳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議論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托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疾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卻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爲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俶眞》，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懷慕龜，請粟救饑。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濕痹而刖足，患蓴莠而刈谷，憎枯枝而伐樹也。」

又《北堂書鈔》卷一〇〇引）　謝堯卿東南書士，說王充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之枯枝，若滄海之流芥，未易貶也已。

《後漢書・王充傳》　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又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爲世非胥庭，人乖轂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權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

異運，文樸遞行。用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斂出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疎楚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惟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晝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篇論，將爲敝矣。如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劉孝標《辨命論》 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文心雕龍・論說》 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其亦美矣。

又《神思》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

又《養氣》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虛造哉？【略】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云嘆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

呂才《敘祿命》（《舊唐書》卷七九《祖孝孫傳仁均傳奕李淳風呂才列傳》引） 謹案，《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人禍福，以盡人財。」又案，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睹命祿而知骨體。」此即《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

《史通》卷一〇《自敘》 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

《昌黎先生集》卷一二《後漢三賢贊三首》一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于肆，市肆是游。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鐘津集》卷七《論原・品論》 王充之言，立異也。

《青箱雜記》卷六 近世釋子，多務吟詠，唯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爲佛事，故所著駁董仲舒《繁露》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斥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雜斥諸史五篇，折《海潮論》兼明錄二篇，抑《春秋無賢臣論》一篇，極爲王禹偁所激賞。故王公與贊寧書曰：累日前蒙惠顧謏才，辱借通論，日殆三復，未詳指歸。徒觀其滌《繁露》之瑕，劘《論衡》之玷，眼瞭《獨斷》之瞽，鍼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說，泯米顗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孫卻似圖蔓，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然則師胡爲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歟。

楊文昌《〈論衡〉序》 王氏族姓行狀，于《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曄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覽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禮絕慶吊，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析理折衷，此書爲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常秘玩以爲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載。撰《六帖》者，但摘而爲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吾鄉好事者，往往自守書櫝爲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踳駁，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于《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

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衆本，雖略經修改，尚互有闕遺，意其譽錄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倘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內，率以少錯者爲主，然後互質疑謬，沿造本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爲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順經軌而軌道，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爲「談助」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秉筆之士，能無秘玩乎？即募工刊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後得而共，問之然後言其益也。時聖宋慶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序。

《郡齋讀書志》卷三上　《論衡》三十卷，後漢王充仲任撰。充好論說，始如詭異，終有實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秘玩以爲談助云。漢世文章，溫厚爾雅，及其東也，已衰。觀此書與《潛夫論》、《風俗通義》之類，比西京諸書，驟不及遠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誣。

《鄭峯眞隱漫錄》卷三三《會稽先賢祠傳贊上（高尚之士）・漢王先生》　方寸如何，納五車書。孰知空洞，可包太虛。我觀《論衡》，經世所須。先生之志，豈曰隱居？

《拙齋文集》卷一《記聞上》　朱漢章云：少時嘗問其父云，或見王充《論衡》，云「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今觀其書亦無甚高遠之見，乃云爾，何也？其父曰：「汝看是時有釋氏也未？」余因語此劉夷叔云，人多議李太白、梅聖俞詩未善，曾不知太白以前無如此詩，梅聖俞亦然。當七國五代文弊之後，做出這詩來，亦自可服。後來雖有作者，亦推明廣大之爾。

《子略》卷四　《論衡》者，後漢治中王充所論著也。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爲言皆叙天證，數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核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于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勵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趨于大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傷美于一時，而不足以準的于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功，缺定論之密；其叙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尚爾，況他書乎？袁山松《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爲可貴矣。」予所謂乏精核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〇　《論衡》三十卷，漢上虞王充仲任撰。肅宗時人，仕爲州從事治中。初著書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王朗初傳，云時以爲不見異人，當見異書。自今觀之，亦未見其奇也。

《困學紀聞》卷一〇《諸子》　《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輕鄙，而答以瞽玩舜神，鯀惡禹聖。盛矜于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亡罪人也。」葛文康公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系而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脫驂舊館，而惜車于鯉，又謂道不行于中國，豈能行于九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黃氏日抄》卷五七《讀諸子・論衡》　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既仕不偶，退而作《論衡》二十餘萬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以爲己助。蓋充亦傑出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于怒憤，持論至于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相背耳。如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不肖，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止非桀紂之罪，亦歸之時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尊老子，抑殷周而夸大漢；謂龍無靈，謂雷無威；謂天地無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蟣虱；欲以盡廢天地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爲鬼而忽蔑之，凡皆發于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輕重失平如此。至其隨事各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如以十五說主土龍必能致雨，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龍難曉。」如以千余言力辯虎狼食人非部吏之過矣，他日又曰：「虎狼之未，應政失也。」凡皆以不平之念，盡欲更時俗之說；而時俗之說之通行者，終不可廢。矯枉過正，亦不自覺其衡決至此也。惟其辯訛正謬，有稗後學見聞。

韓性《〈論衡〉序》　王充氏《論衡》，《崇文總目》三十卷。世所傳本或爲二十七卷。史館本與《崇文總目》同。諸本繕寫，互有同異。宋慶曆中，進士楊

文昌所定者，號稱完善，番陽洪公重刻于會稽蓬萊閣下。歲月既久，文字漫滅，不可復讀。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經歷克莊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紹興路總管宋公文瓚爲之補刻，而其本復完。充生會稽而受業太學，閱書市肆，遂通衆流，其爲學博矣。閉門絕慶弔，著《論衡》六十一篇，凡二十餘萬言，其用功勤矣。書成，蔡邕得之，秘之帳中，以爲談助。王朗得之，及來許下，人稱其才進，故時人以爲異書，遂大行于世，傳之至今。蓋其爲學博，其用功勤，其著述識有出于衆人之表者也。嘗試論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無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人由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名也。古昔聖人窮神知化，著之簡編，使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各有以全其才，五三六經爲萬世之準則者，此也。先王之澤熄，家自爲學，人自爲書，紫朱雜廁，瓦玉集揉，群經專門，猶失其實，諸子尺書，人人或誕，論說紛然，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于是作《論衡》之書，以爲衡者，論之平也。其爲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見者曉然知然否之分。論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謂出于衆人之表者乎！然觀其爲書，其釋物類也，好舉形似以相質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辯訛謬也，或疑或決，或信其所聞而任其所見，尚有不得其事實者，況乎天人之際，性命之理，微妙而難知者乎？故其爲書，可以謂之異書，而不可以爲經常之典。觀其書者，見謂「才進」，而實無以自成其才，終則以爲「談助」而已。充之爲書，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論也。雖然，自漢以來，操觚之士，焦心勞思，求一言之傳而不可得。《論衡》之書獨傳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爲世之所寶也。且充之時，去三代未遠，文賢所傳，見于是書者多矣，其可使之無傳乎？今世刻本，會稽者最善，克莊公爲之校正而補刻之，傳之人人，其與帳中之書戒人勿廣者，可謂遼絕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陽韓性書。

朱君復刪本《諸子斟淑》　王充《論衡》八十五篇，其爲言暢衍激露，辯駁處全摹韓非諸《難》，蓋倣桓君山《新論》而作也。故書中極其推轂，至於孔子爲素王，君山爲素相，意可知矣。充生於會稽僻隅，而能越俗成一家言，亦特立不群之士。故蔡中郎獲爲談助，秘之帳中，而葛稚川、劉子玄俱尊信焉，誠有所獨契，非苟而已也。自宋以來，始以其冗蕪而劇詆之。卽王元美亦目爲野人。皆未知畧其驪黃，賞其神駿者耳。然使仲任奇人負冤千載，甚爲惜之。夫當春秋戰國以後，著書者皆嗜奇信異，理甚外者膠固前言，守弗敢破。仲任由千載之後而能獨砥狂瀾，刻虛黜謬，卽意有過激，辭間近瑣，乃其精見超識，自當凌厲千古。使在聖門，必不居狂簡之後，孔子之所必取也。中郎、子玄之識，豈其出後儒下？而乃以迂腐酸見力詆豪傑，甚爲之擘腕。

《趙考古文集》卷一《塢山讀書處後記》　王充之《論衡》，張華之《博物》，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醫閭集》卷三《言行錄》　學者須與朋友講論，然後知見可高明。不然，便孤陋寡聞。以爲好者卻反是不好，而不自知矣。昔蔡伯喈得王充《論衡》，秘不示人。自今觀之，《論衡》中胡說者不少。可見伯喈秘得沒來頭。當時若與人共觀，豈無有知其繆者乎？

文林《琅琊漫鈔》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商以含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麾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正眞，可以鍼肯龍耳、破邪妄。至以毒爲太陽熱氣，又謂太陽火氣常爲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燻物，太陽甯有毒邪？又甚至于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閒之罪人也。

錢福《重刊吳越春秋序》　第謂其不類漢文者，其字句間或似小說家。觀《儒林傳》稱，其所著復有所謂《詩細》者，蔡邕讀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今《論衡》故在也，鄙俚怪誕者不少。則東漢末亦自有此文氣矣。

王九思《與劉德夫書》（《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三四）　朱游廢而《易》敎昌，董子退而經訓博，賈誼憂時，《新書》廼興，王充屏居，爰有《論衡》。此數子者，皆非有怨於世也。蓋知夫時之難得，而我生之弗可虛也，所以闡幽發慮，而振藻垂聲於無涯也。

《息園存稿》卷一《大司馬王公愼言序》　昔王充著《論衡》，蔡邕得之，閣不肯傳，人亦異邕有得。今其書具存，特枝辭耳。

《涇野子內篇》卷二《雲槐精舍語》　陳詔曰：王充、張衡之文何如？曰：不足稱也，其志則微矣。

《詩話補遺》卷一　子書傳記語似詩者：「美色不同面，悲音不共聲。」（《論衡》）「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王充）「急行無善步，促柱少和聲。」（王充）「跣跗被商舄，重譯吟詩書。」（王充）

《陸子餘集》卷七《名宦祠議》　王充，上虞人，爲郡治中，自免歸，閉門

作《論衡》，旨不皆粹，亦恢然成一家言。

王文祿《文脈》卷二　莊、列、韓非、孫武外，《淮南子》文氣雖雄，辭多因襲。若見獨而辨奇，語新而意透，王充《論衡》乎。有妙思焉，宜蔡邕私之學進也。折以正理則否。

《東水賓疑》卷六《王充〈論衡〉》　王充，會稽上虞人。師事班彪，博學多聞，仕既不偶，退而作《論衡》。蔡邕、王朗得其書而秘之，以爲談助，充亦一時好古知名之士也。然其爲論，務出新奇，務破衆說，意欲有所明，則援引證據，期必達其意而止。至其論之不通者，雖反覆辨證，終不能信其說焉，況其爲論多無用之辯者。蓋以憤時矯俗之過，故持論失平，不自知，其矛盾之至此也。客有難充書繁重者，充曰：「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爲可貴矣。」以此爲貴，夫安得精核乎？高氏《子略》謂袁崧、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信矣。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　王充著書，申班而屈馬，張輔持論劣固而優遷。唐子西曰：太史公敢亂道卻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好。予謂固不逮太史公，只緣才情劣，以故學博而不能縱橫，典贍有餘，態度不足，讀之不使人心警神聳。

又卷五九　王充有言：文衆可以勝寡，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是以其書本道審時辨物正俗，訂百氏詰九流，論載亦繁浩矣。蓋立言之旨欲以多勝也，然雖多一篇之中時出獨見。詞雖蕪蔓猥瑣，然每篇中時有儁語警思。譬猶瓦礫之內不無珠玉，蕭艾之中賸有芝蘭。實則珠玉瓦礫之未分，芝蘭蕭艾之並淆，固由淵暎未徹，亦務多不務精之累然乎。王充《本性》篇曰：稟性受命同一實，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其論亦快。又曰：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亦當（去聲）大諦。謂性善者自天命本然，而言爾至有感厲氣而生者，則惡矣。如紂始生，微子便云孩子，王子不出。羊舌食我始生，叔姬聞聲，便曰：滅羊舌氏。以堯舜而乃有朱、均，賢臣納誨朝夕，竟不能改其虐傲，謂匪性惡然耶。

《四友齋從說》子類　東漢有桓譚《新論》、王節信《潛夫論》、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王充《論衡》，魏有徐幹《中論》，所言雖各有意見，然不以道術名家，謂之曰論，固自別于諸子矣。

《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九《劄記內篇》　王充氏賤儒也，其學尼而偏，其識淺而稚，乃曉曉然敢於非聖。唉，是寧免於先王之誅。

《藝苑卮言》卷三　王充野人也，其識瑣而鄙，其辭散而冗，其旨乖而稚。中郎愛而欲掩之，亦可推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二《九流緒論中》　王充《論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爾省，世所共輕，而東漢晉唐之間，特爲貴重。蔡邕秘弗示人，葛洪贊弗容口，劉子玄槌提班、馬不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三子皆爲鴻生碩彥，目無今古，乃昌歜羊棗，異代同心，何哉？秦漢以還，聖道陸沉，淫詞日熾，莊周、列御、鄒衍、劉安之屬，揑怪興妖，不可勝紀。充生茅靡瀾倒之辰，而獨岌然自信，攘臂其間，剗虛黜增，訂訛斲僞，詖淫之旨，遏截弗行，俾後世人人咸得藉爲口實，不可謂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辯才。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倫，稍不當心，上聖大賢咸在訶斥，至于《問孔》、《刺孟》等篇，而辟邪之功，不足以贖其橫議之罪矣。近世誚充太甚，若何氏、沈氏諸說，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稍爲次其功罪，以折衷後之君子。

又　中郎以《論衡》爲談助，蓋目爲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騶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余特爲一灑之。

又　讀王氏《論衡》，煩猥瑣屑之狀，溢乎楮素之間。辯乎其所弗必辯，疑乎其所弗當疑，允矣其詞之費也。至精見越識，足以破戰國以來浮詭不根之習，則東西京前邊焉罕覩。當時以新特而過稱之，近世以冗庸而劇詆之，匪充書異昔也。驟出於秦漢之間，習聞於伊洛之後，遇則殊哉。而宋人窮理之功，昭代上儒之效亦著矣。

又　《論衡》謂仲尼爲素王，桓譚爲素相。又謂仲尼之道傳桓君山，君山傳周長生。何太僕劇罪之，是也。第秦漢間聖賢稱謂與後世殊不同，臧紇聖於春秋，韓非聖於戰國，揚雄、張衡聖於東西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夷惠未足盡憑。

《百家類纂》卷三二《論衡題辭》　范曄《東漢列傳》：王充字仲任，嘗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俗儒守文，

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蔡邕入吳始得之，常祕玩以爲談助。王朗詣蔡邕，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抱持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勿廣也。按：世稱漢文章溫厚爾雅，及其東也則已衰矣。今觀此書詞義蕪蔓猥瑣，不逮西京遠甚，未足爲奇也。要之，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充曰：文衆可以勝寡，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噫，言果貴於多哉。今盡削其鄙誕，錄止十之四，猶恨其多也。

沈雲楫《〈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幷振慕，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乃數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爲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泬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于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窾靡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兌，譁衆而已。《潛夫》一論，指評時短，牴牾鹵略，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漫漫而澹宕，輒齟齬于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帚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而又腹笥洛陽之籍，其于衆流百氏，一一啓其扃而洞其竅。憤俗儒矜吊詭侈，曲學轉相，訛贋而失眞，乃創題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即絲棼復還，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幾九。其事隱，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近理實，而不憚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彝憲，下淑詞壇聽睹，令人誦之泠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巨，譬一闇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錙銖，率晝一無殊喙。以故中郎秘之帳中，丁寧示人勿廣；而會稽守還許，時有異人異書之疑。邕與朗其綜覽博識，寧出仲任下？顧簡編充棟，匪衡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廣之，它書不迎刃者鮮矣。然仲任當其時，閉門潛思，絕慶弔，牆牖各置刀筆，數十星霜而就，何難甚也！

《古今律歷考》卷九 王充《論衡》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又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此言皆虛也。日度運行數有一定，雖聖神不能挽之。魯襄、燕丹豈能揮挽？或謂王充《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鄙誕者多，誠然。

陳絳《金罍子》陶望齡序 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所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非之於刑名，其瞭然于中者，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敗，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困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

謝肇淛《五雜俎·事部》 《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誣也。虞初九百，僅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于《鴻烈》、《論衡》，其言具在，則兩漢之筆，大略可睹已。

《虎溪漁叟集》卷一一《王充》 王仲任退居會稽，作《論衡》二十餘萬言。以爲立論若衡之平，足以考證千載，至於九虛、三增、《論死》、《訂鬼》諸篇，尤爲滿意之作。蔡邕、王朗得之，皆以爲高視北州，競稱奇秘，由其言縱橫肆溢，足以蕩滌夫恆篇，而破從前之論也。然其於人世貴賤修短之遇，一一委之于命數，而於福善禍淫修吉悖凶之理將漠焉，而無所屬，雖君子操行不因此而易其素，而世之爲小人者可以大恣其所爲，自謂反道敗德皆吾分遇之所然，刑網不能加，而雷霆不足畏，彼何憚而不爲不善乎。至於鳳凰麟龍皆謂不足爲世瑞，而揚厲漢家之功德則又備著其佳祥，雖自相牴牾而不顧。其謂死者爲無靈，則先王君篇悽愴之意皆可廢而不用矣。謂鬼爲不足信，而獨信爲妖氣之所成，夫鬼厲之與妖氣又奚別哉？況其顚倒古今，非毀孔孟，雖足取快於一時，而究之徑遂，其說必不能以自通也。致後儒遂疑爲贋作亦未然。大抵英士立說不偏則不奇，偏且奇矣。而又欲求合于大道，勢必有所不能。此李溫陵以著書而得奇禍也。仲任如在，難乎免矣。莆田鄭牧仲曰：奇者，無對之謂也。極正極平之論，古今無有發者，自我發之，則爲奇矣。偏者，不正之謂也。不正則邪，邪說橫議，卓吾之所以死也。王仲任之徒原不足道，古人不讀非聖之書，細思之，自是不易之論。蓋天地古今奇在聖人極矣。

《聽潮居存叢讀餘誌略》七編《駁論衡》 所貴立言者，謂使人聞吾言，而藉以立德若功，方共稱大業。如所言無補於進修，而僅以發人慧辨，資人口給而已，亦何取於書爲哉？王充著《論衡》，初未有傳誦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嘆爲高文，恆秘翫以爲談助。及北還，人服其談遠，私檢帷中。得《論衡》一書。其後王朗爲會稽，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嘗見虞淳熙之序《衡》，而知古今之匿衡者屢矣。

漢人匿之帷間，梁人匿之林表，唐人匿之帖外，宋人匿之櫝中，然卒無能匿者，果珠玉不終沉瘞乎？雖然古今宇宙事，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吾存不論，論不議可爾。充以淹博之學，卓異之職，閉門著書。祇取古今所載可疑可異之事，雖至瑣微無關理道者，必出其學力見地，累牘連篇，展轉詰辨以爲虛誕，幾十餘萬言。其文辭炳如蔚如，非西漢人不能。問其當否，則中多必然之斷，頗豁胸眸。要亦有不必然之駁，徒迂筆舌耳。如以闢見地，佐談鋒，則得矣。謂其有關名理，有補經濟，則未也。焉用秘之。

《增定雅俗稽言》卷二七　王充《論衡》，乃其所自著者。觀其所言，非不叙天時、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但足以觀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于後世。蔡邕見之以爲談助，宜然矣。

《西河集》卷三七《倘湖樵書序》　而王仲任作《論衡》，則實創爲考覈駁辨之文以助談議，故後之爲稗官家者，雜記之外，復有論說，如《筆談》、《叢書》、《隨筆》、《友談》諸書，每可爲談議所藉。

又卷三九《高詹事天祿識餘序》　夫雜說有二：一則騁聞見以討遺軼，即《說苑》雜記所自昉也。若此者，慮其誕妄。一則誇記憶以肆駁辨，即《論衡》、《獨斷》所由著也。若此者，又慮其寡陋。

《經義考》卷一〇一《歷神泉（後漢書作神淵）》　虞翻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

熊鍾陵《無何集序》　《論衡》一書，發明孔子之道者也。何以發明孔子之道？曰：不信妖異，不信鬼怪也。或聞而笑之曰：孔子之道高矣大矣，僅僅不信妖異鬼怪而已，烏足以發明其道乎？曰：是非予之私言也，予蓋聞諸孔子也。昔楚有云如赤鳥，夾日以飛，太史請祭，昭王弗許，又王有疾，卜曰：河爲祟，昭王弗祭。夫弗禁，是不信妖異也。弗祭，是不信鬼怪也。不信妖異鬼怪，自世俗言之，方恐不免禍，自儒者言之，不過一智人而已。然而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大道者何？即不信妖異鬼怪之道也，昭王知之，故能常保其國，然則今人之不信妖異鬼怪者，其亦庶幾知道者哉。吾博覽群書，見守孔子之道而鑿鑿言之者，莫若《論衡》一書。其《奇怪篇》深得孔子不語怪之道也，其《卜筮篇》深得孔子不語神之道也。其《齊世篇》深得孔子罕言命之道也，其《變虛篇》深得孔子諸禱弗許之道也，其《感類篇》深得孔子遠鬼神之道也，其《感虛篇》深得孔子焉能事鬼之道也，其《訂鬼篇》深得孔子焉知死之道也。是發明孔子之道者，《論衡》也，然而純疵參半，未能一一悉合乎道。至《問孔》、《刺孟》諸篇，語尤顯悖于道，必不可以不刪。昔韓子《讀荀篇》曰：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雜于道者黜之。夫韓子欲削荀子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則曰：亦孔子之志也。今學士熊鍾陵削《論衡》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其亦韓子之志歟？夫而後《論衡》一書，蓋醇乎醇者矣，即謂爲大有功于聖門焉可，是不可以不序。

熊伯龍《讀論衡說》　至于每篇之中，有引俗論以駁俗論者，如熒惑徙舍，《變虛篇》已辨其妄，《感虛篇》取以證襄公麗日事，此借俗論以駁俗論也。

又　《書虛篇》言杜伯爲鬼之非；《死僞篇》又言杜伯不能爲鬼，而《言毒篇》又言杜伯爲鬼，凡此之類，皆小疵也。

又《無何集・叙錄自述》一　庚子初夏，燈窗，讀《荀子》，有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世人不詳斯言，遂疑天地如何報佑，善惡如何吉凶，鬼神如何靈，祈禳如何驗，精如仙佛，粗若果報諸般，以及山川草木之神，飛走昆蟲之怪，歷歷可指，一有歐陽之徒，不信祥瑞，即從而舉已往靈驗之事以詰之，士大夫沿習成風，守不可破，正坐不知「無何」二字耳。余博覽古書，取釋疑解惑之說，以《論衡》爲最，特摘其尤者，參以他論，附以管見，名曰《無何集》，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禍福者，且神怪禍福之說而外，亦間錄他說，如天地古今儒術雜家人事宜忌百物器用之說，有關名教風化，亦備錄焉，然俗儒守文失眞，時俗嫌疑莫定，凡史書文集百家諸子所傳記之文，其虛妄而不可信者，世已信之久矣，誰肯取斯編以正之哉。

又二　余友黃生敬渝謂余曰：「吾讀書數十年，欲覓異書不得，金陵肆中購得《論衡》一部，反覆讀之，如獲奇珍，但以篇幅冗長，辭多重復，醇疵參半，未嘗深愜我心。及見先生抄本，精萃簡要，分選編類，增廣美備，喜出望外，因口沫手胝，晝夜不倦，始信玩楊子雲之篇，樂于居于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非虛語也。仲任有知，必以先生爲千載知音矣，惜所選多辟神怪禍福之說，未綜全編而精選之也。」因囑余更注全集，刊以問世，余應之曰：「余以神怪禍福之說，時俗嫌疑，故抄數帙，以明其妄，然才疏識淺，豈能注全集者，昔蔡中郎得《論衡》，丁寧示人勿廣，今吾

亦將秘諸帳中，與吾子共讀之。」黃生喜而謝余曰：是吾之幸也夫，是吾子幸也夫。

又三　鍾陵自幼不信神仙鬼神禍福報應之說，有言之者，輒舉聖經賢傳破之，人以《中庸》言前知，《易》言鬼神，《書》言禍福之說爲問，鍾陵不能對，然終疑而不決也。及讀史見歐陽公不信祥瑞之說，反覆諷誦，深愜于心，思欲推類以廣其說，然以習舉業，爲時文，無暇及此。嘗作適逢說，言古今天下之事，皆適逢耳，又嘗作鬼辨，言人之死後，如未生之前，作神論，言山神之形宜似山，水神之形宜似水，是時尚未讀《論衡》也。後越數年，京師購得《論衡》，讀之喜曰：予言有徵矣，讀至《幸偶篇》云：「有幸有不幸，有偶有不偶」，與適逢說同意。又讀至《論死篇》云：「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與鬼辨同意。讀至《紀妖篇》云：「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與神論同意。」因欣然自喜，又爽然自失。自喜者喜其言之竟合于古也，古人先得我心，其信然矣。自失者恨其論之不逮于古也，古之爲文渾灝，今之爲文淺露，不可同日語矣。因廢「適逢」「鬼辨」諸篇，取《論衡》之辟虛妄者選爲一編，簡當精要，且廣集他說以補其不足。嗟呼，昔揚子雲作《太元》，猶有復瓿之恐，余以白屋寒俊，妄欲修漢儒之書，補前賢之缺，不勝爲笑耳。然而藏諸名山，傳之百世，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事物考辯》卷一六《論衡》　讀史質疑王充《論衡》，蔡邕秘之，以爲談助。王期（朗）得之，人稱才進。後之論者以爲今所傳本不稱所言，疑非原本。今觀其書，於聖賢之人無所不譏貶，於傳頌之事無所不猜疑，蓋邪說之首，當拒絕者也，其爲贋本無疑。明按：王充《論衡》所以訂百氏之虛誕也，而其所稱引者虛誕特甚。

《秋牖文鈔》卷一〇《讀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書後》　世之學者知有《論衡》，鮮知有《潛夫論》，豈善讀書者歟？《論衡》駁而灘，《潛夫論》潔而醇，若黔皙之相反，而其違不可以道里計也。以其根本而論，《論衡》之失，失之《率性篇》弗知性也。《潛夫論》之得，得之《讚學篇》知學之正也。嗚呼，君子著書教後世，俾後之讀者有所勸而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乃若《論衡》、《命義篇》曰：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無形篇》曰：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異虛篇》曰人之死生，在于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于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嗚呼，不亦煽邪燄而滋爲善者之懼歟。《潛夫論》異是。其所謂本，在于農桑孝弟。其所謂榮，在于士立志行。其論卜筮曰：民生有正道。其論祈禱曰：履信思乎順，相列則歸之于敬，夢列則要之于懼。治以德化爲大君，以用賢爲大臣。以明忠爲大，何其義至精粹，由之則理，僈之則亂，循之上至于聖賢，下亦不失爲寡過之士歟。二子生同東漢之時，南北異產各不及見，故無互證之文，范史傳亦相次然。史載《潛夫論》五篇而不綴《論衡》一字，其亦有見哉，亦有見哉。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王充》　余觀極好學人，乃極聰明人。苟非聰明，困學烏容已乎？然爲學貴有本。無本者不立，如充受學於班彪，閉戶簡練，卒成《論衡》一書。後蔡邕雖負才智，原本充書以成名，而充原本彪以著書，上承師說，下引來學，充誠深心學問人也。雖然，亦在人自爲之耳。（宋既庭曰：「非好學人不能道。非好學有得人不能道。」）

《經藝雜記》卷一六《王充論衡》　范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班彪，好博學而不守章句。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隋志・雜家》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好辨論，喜逞機鋒，蔡伯喈秘以爲談助，不虛矣。其友謝夷吾擬之揚、劉、司馬，非其倫也。「九虛」、「三增」以禍福感召應皆不實，經傳之文多增飾；然則德不必修，惡不必戒，聖賢之言不足憑，此豈所謂信而好古者耶？《非韓》是矣，《問孔》、《刺孟》語多有得罪名教者，蓋充資性雖敏，學力未深，故據其臆見，肆其私言，而不自知其非也。其破往古之妖妄，訂時俗之忌諱，頗足取焉。可見世之陋習，自東漢已深矣。若《明雩》、《順鼓》、《正說》、《書解》，略得經子端緒，兼存漢儒舊義，又爲不可不讀之書。余或揣摩秦、儀，文似小說，又每以詞華之士，爲優于章句之儒，皆其所蔽也。學者以此爲漢人著述中有古文故事，可節取爲考索之助，則頗有益；若論其本書大體，似遜于諸子。此書素名重，殆因蔡、王一時之珍耳。范書載其著《論衡》、造《性書》外，無他表見。止當入「文苑」、「儒林」，而范氏特爲大傳，豈亦因《論衡》歟？

《畏壘筆記》卷四《書未可信》　《論衡》：「湯遭旱七年，以五事自責，謂

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謂七年乃始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書》之言未可信也。」

《道古堂文集》卷二二《論五充》　充作《論衡》，悉書不諱，而乃特創或人問答，揚己以醜其祖先。其尤甚之辭，則曰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奇人。夫禹聖也而鯀惡，舜神也而叟頑，使禹謂聖于鯀，舜謂神于叟，則禹與舜將不得爲神聖，矧復以鯀爲惡，以叟爲頑而挂諸齒頰，著之心胸，筆之簡牘，即禹亦且不免于惡，舜亦且不免于頑，雖甚神聖，焉得稱孝？充知尚口以自譽而已。唐劉子元氏謂責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實吾言矣。且夫立言將以垂教也，《論衡》之書雖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尋其書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曄又不孝之尤者，隨而附和之，而特書之以孝。嗚呼！孝子固訐親以成名乎？【略】充自矜其論說，始若詭于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審若斯談，匹如中風病易之夫，譫諵不已，不待聽其終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謂後世且有轉相倣效之徒，流傳觚翰，則其壞人心而害世道，莫此爲甚也。且充不特敢于瘡疵先人，而亦欲誣蠛前哲：顏、路譏其庸固，孔、墨謂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賤微，而既乃擠賢聖而扳之，此其弊，庸詎止詭于衆而已哉！

《御製文集二集》卷三五《讀王充〈論衡〉》　向偶翻閱諸書，見有王充《論衡》，喜其識博而言辯，頗具出俗之識，其全書則未之覽也。兹因校《四庫全書》，始得其全卷而讀之，乃知其爲背經離道、好奇立異之人，而欲以言傳者也。夫欲以言傳者，不衷於聖賢，未有能傳者也。孔孟爲千古聖賢，孟或可問而不可刺，充則刺孟而且問孔矣，此與明末李贄之邪說何異。夫時命坎坷，當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誣及聖賢，爲激語以自表。則己已犯非聖無法之誅，即有韙其言者，亦不過同其亂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爲也。且其《死僞》篇以杜伯之鬼爲無，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爲有，似此矛盾處不可屈指數，予故闢而訶之。讀《論衡》者，效其博辯，取其軼材則可，效其非聖滅道，以爲正人篤論則不可。乾隆戊戌孟秋。

《十七史商榷》卷三六　《應奉傳》：「奉子劭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論曰：「劭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按劭，【略】漢俗儒也；《風俗通》，小說家也。蔚宗譏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可謂知言。《王充傳》云：「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此與《風俗通》品題略同，尤爲妙解。蓋兩書正是一類，皆摭拾諛聞，郢書燕說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子部・論衡》　三十卷，漢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紀》謂在縣爲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稱永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復入爲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其書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錄無書，實八十四篇。考其《自紀》曰：「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纖出百，而云太多。」然則原書實百餘篇，此本目錄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充書大旨詳於《自紀》一篇，蓋內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虛僞，故發憤著書。其言多激，《刺孟》、《問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誖矣。又露才揚己，好爲物先，至於述其祖父頑狠，以自表所長，僨亦甚焉。其他論辨，如日月不圓諸說，雖爲葛洪所駁，載在《晉志》，然大抵訂訛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於風教。儲泳《祛疑說》、謝應芳《辯惑編》，不是過也。至其文反覆詰難，頗傷詞費，則充所謂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失實之事多虛華之語衆，指實定宜，辨爭之言，安得約徑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別有《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不傳。惟此書存。儒者頗病其無雜，然終不能廢也。高似孫《子略》曰：「袁崧《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其論可云允愜。此所以攻之者衆而好之者終不絕歟。

又卷一二二《雜說之屬序》　案：雜說之源出於《論衡》，其說或抒己意，或訂俗訛，或述近聞，或綜古義。後人沿波，筆記作焉。大抵隨意錄載，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後，興之所至，即可成編。故自宋以來，作者至夥。今總彙之爲一類。

《大雲山房集》卷二《讀〈論衡〉》　吾友張皋嘗薄《論衡》，詆爲鄙冗，其《問孔》諸篇，益無理致。然亦有不可沒者：其氣平，其思通，其義時歸于反自。蓋仲任稟質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煩而意近。其爲文以荀卿子爲途軌，而無其才與學，所得遂止此，然視爲商、韓之說者有逕庭焉。卑薄則

易近于道，高強則易入于術，斯亦兼人者所宜知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七《跋〈論衡〉》《論衡》八十五篇，作于漢永平間，自蔡伯喈、王景興、葛稚川之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孔》之篇，掎摭至聖；《自紀》之作，訾毀先人，既己身蹈不韙。而《宣漢》、《恢國》諸作，諛而無實，亦爲公正所嗤。其尤紕繆者，謂國人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也。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于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悖也！後世誤國之臣，是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蓋自充啓小人哉！

周廣業《意林注》《論衡》之成，人固有嫌其太繁者，《抱朴子》辯之詳矣。漢末王景興，虞仲翔輩俱盛稱之。而蔡中郎直秘爲談助；或取數卷去，亟戒勿廣，其珍重如此。宋儒乃以爲無奇，且訾其義乏精核，詞少肅括，此又稚川所謂守燈燭之輝，游潢淤之淺者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故仲任自言：《論衡》一言以蔽之曰「疾虛妄」。雖間有過當，然「九虛」、「三增」之類，皆經傳宿疑，當世槃結，其文不可得略。況門戶櫨椽，各置筆硯，成之甚非易事。時會稽又有吳君高作《越紐錄》、周長生作《洞歷》，仲任極爲推服，越長君作《詩細》，蔡中郎以爲長于《論衡》，今《越絕書》、說者謂即《越紐》，而二書皆佚不傳，可惜也。

《文史通義・內篇》四《匡謬》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辟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說，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友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側儒墨者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讀書六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祇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坐儒說而爲志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以正人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在是矣，其文之隽，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于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隽乎。凡人相詆，多反其言以詆之，情也；斥名而詆，則反詆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詆而仍用己之名也。

《教經堂談藪》卷六《論衡》《漢書》本傳充著《論衡》八十五篇，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今觀其書大旨，在辨析伊古以來荒唐怪誕之事，而正其誣，又博通於識緯風角之言，而辨其惑。然如怪奇死僞失之煩複，《問孔》、《刺孟》，失之支離。平生所心服者，司馬子長、揚子雲，次則董仲舒、劉子政、班叔皮、桓君山之流，以其《自紀》考之，初作《譏俗》之書，次爲《論衡》之書，終作《養性》之書，是則《譏俗》與《養性》二書惜不傳於今，而《論衡》惟缺《招致》一篇耳。

《雙橋隨筆》卷一明朱君復有《諸子斟淑》一書，歷數成周鬻熊以至於唐馬摠凡五十一家，俱有評論。雖其間推揚彈射未必盡確，而數行之內，古人面目其大略俱已拈出。其論王充之《論衡》也，以爲春秋戰國以後，著書者皆嗜信異理，甚舛者膠固前言，守弗敢破。仲任由千載之下而能獨砥狂瀾，剗虛黜謬，卽意有過激，辭間近瑣，乃其精鑒卓識，自當凌厲千古。使在聖門，必不居狂狷之後，孔子之所必取也。中郎、子元之識，豈其出後儒下？而乃以迂腐酸見，力詆豪傑，甚爲扼腕。

《鄭堂讀書記》卷五六《論衡三十卷》《漢魏叢書本》《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作二十九卷，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三十卷。知《隋志》不數末一卷自紀也。其自紀但評論是書而不言及卷帙，如太史公自序也。別記其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又作《養性》之書十六篇，今俱不傳。《後漢書》本傳稱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今自《逢遇》以迄《自紀》祇八十四篇，蓋已闕《招致》第四十五篇矣。高氏《子略》稱其爲言皆敘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晁、陳兩家亦皆不滿之。然仲任憤世嫉俗，故作此書，大旨以勸善黜邪爲主，遂至激而過

當，竟有《問孔》、《刺孟》二篇，遠爲劉子元感經疑古之先聲，其悖妄可謂至極。若祇就其文而論，猶未中其要害也。昔蔡伯喈得之以爲談助，可見當時之人亦不深取之矣。後之人徒以其漢人之書，有資攷證而重之耳。是本前有明虞得園（淳熙）序。

《退庵隨筆》一七　王充《論衡》，《四庫》亦列之「雜家」。紀文達師謂：充生當漢季，憤世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僞祛惑，大旨不爲不正，然激而過當，至于問孔刺孟，無所畏忌，轉至于不可以訓，瑕瑜不掩，當分別觀之。按：昔人以《論衡》爲枕中秘，名流頗重其書，惟其議論支離，文筆冗漫，實不類漢人所爲，故余每人疑其贋作。近閱杭大宗世駿集中有《論王充》一篇，直指其自譽而毀祖父爲不孝，又引陳際泰誡子書，至于村學究刻畫所生，其端實自王充發之云云。則所論尤爲嚴正，又不在區區文字之間矣。

《策對》卷四《論衡》　王符之《潛夫論》、王充之《論衡》、仲長統之《昌言》，自成一家之言，不愧三賢之目。

《儆居集・讀子集》一《讀王仲任論衡》　後漢王仲任充、王節信符、仲長公理統同傳，范氏論此三子，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贊曰：「管視好偏，群言難一，救樸雖文，矯遲必疾。」然則節信《潛夫論》、公理《昌言》，傳錄其要略，而獨不錄《論衡》，豈非以仲任之書矯枉過正之甚邪！讀其書，《問孔》、《刺孟》，謬矣。漢世以災免三公，欲矯其說，而謂災變非政事所召，復謬矣。譏時之厚葬，遂申墨子薄葬之說，而謂人死無知，不能爲鬼，抑又謬矣。物之靈者，蓍龜皆死而有知，人獨無知乎？而仲任所詳言者天命，其說之遺誤後人而不可不辯者，尤在此也。人之命有三：有定命，有遭命，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爲命，遇惡揚善之道也。人生初之所稟，壽有長短，遇有富貴貧賤，是謂定命，孟子所謂「正命」也。長平之坑老少幷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宋、衛、陳、鄭，同日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是謂遭命，遭天之變，天絕人民也。《洪範》言考終命，凶短折，非獨爲自觸禍者戒，抑亦慮皇極之不建也乎！以是知三命之說，雜見諸書，而《白虎通》言之已詳，蓋可信矣。仲任詳言命之一定不可易，遂申老子天道自然之說，而謂過惡揚善，非天之道；且謂國祚之長短，不在政事之得失。其將以《易》、《春秋》所記，《詩》、《書》所載天人交格之義，皆爲虛語乎？仲任師事班叔皮，書中盛稱班孟堅，而孟堅所撰《白虎通》，辯駁固多，于《命義篇》阮引傳言之三命，宜信而不信乎？書稱《論衡》，非論之平也。君子之言，將以俟百世而不惑，不尚矯情以立論。

《寶甓齋文錄》卷上《書〈論衡〉後》　王充，漢儒之愎戾者也，故所著《論衡》八十五篇，多與聖賢之旨悖。自古聖賢莫不畏天，畏天故朝夕兢惕以自閑其身心。禎祥見則不敢自矜，災異見則引以自責，自責則政修，政修則民心固，祈天保命之術，不外是也。充則以戔戔之智，而反其說。充之《變虛篇》云：人不覺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嗚呼，古之正心者，卽隱微之地尚不使稍留餘憾，曾謂明明上天，而可怠泄接之乎。使充之說行，則生人之理滅，而人將與禽獸無別，是驅昭昭之民而胥入于冥冥也，其害可勝言哉。妖孽之興，由人心興也，心動乎下，征見乎天，修省而不弭，則必所失者多而所改者小也，所積者久而所改者暫也。充之《異虛篇》云：見妖改政，安能除禍。信如是言，則將見妖孽之見而不爲警省，吾恐害且迭起而莫可止矣，雨暘失其時，則必祈請于天，天高而精誠可通，且以安百姓也，古之人知之明察之審，故水則伐鼓責群，陰旱則雩祭祈蒼龍，祈之而不得，務爲御災之政，理與勢宜然也。充之《明雩篇》則曰：恬居安處，不求己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嗚呼，一任天之雨暘，必且任人之自治自亂可乎哉，夫人之所以爲萬物靈者，以其能自治也，極其至，則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如充之言，何其自處于無知而不自振拔乎。其他《商蟲》、《治期》等篇，皆悖政術不足道。至《死僞篇》，盡掃鬼神之說，壹似聖王之制爲祭祀，皆虛而無憑者。夫鬼神若有若無，聖王之不敢褻鬼神，所以厚人心而輔治道也，充焉能知之。周秦而下，諸子百家雜出，以消聖人之道，背仁義者莫如申韓，至充之《論衡》則又甚焉，嗚呼敢于《問孔》、《刺孟》，則無所不用其悍戾矣。

又《寶甓齋札記》　王充《論衡》，立說乖戾，不足道。其引《尚書》，時有古解。

陳喬樅《魯詩遺說考》　仲任說《關雎》用魯詩，則此所引詩傳，亦魯詩傳也。《論衡・書解》篇詩家獨舉魯申公，是仲任治魯詩之明證。

《藝概・文概》　王充、王符、仲長統三家文，皆東京之矯矯者。分按之：大抵《論衡》奇創，略近《淮南子》；《潛夫論》醇厚，略近董廣川；《昌言》俊發，略近賈長沙。范史譏三子好申一隅之說，然無害爲各自成家。

又　王充《論衡》獨抒己見，思力絕人，雖時有激而近僻者，然大掩其卓

詣。故不獨蔡中郎，劉子玄深重其書，卽韓退之性有三品之說，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復堂日記》卷四　閔《論衡》，王仲任文士之見，窮達橈其志趣，所言辨而不中，自名其書曰戒虛妄，而師心妄作，戾經訓者甚多。陰陽災異一歸于虛，而焉信命遇。以爲賢愚同囿于氣，蹇困之士，有激之言，不可爲典要。充訶墨詰儒，歷詆世論，若以聖賢流俗一概相量，持之雖有故，言之不甚成理。究不逮周末九流偏至振奇，可以自持其說。充于雜家爲第二流，《呂覽》、《淮南》，未易企也。文體傑而不駁，西京之風未邈，獨其出入起落，門亂不亂，又揮之不斷，爲獨到耳。《招致篇》闕，大都亦言災祥，無關人事，閩陳氏有足本，未錄副，忘其大意矣。

譚宗浚《〈論衡〉跋》金錫齡編《學海堂四集》　充此書雖近于冗漫，而人品則頗高。當其時讖緯方盛，異說日新，而充獨能指駁偏謬，剖析源流，卓然不爲浮論所惑，其識見有過人者。又陰、竇擅權之際，明、章莅政之初，不聞藉學問以求知，托權門以取進，其淡然榮利，不逐時流，范史特爲取之，有以也。且其中議論甚詳，頗資證據，其足考古事者。

《安越堂外集》卷四　明虞德園淳熙序《論衡》（在萬曆十一年）末云，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氏矣，案：本書卷三十《自紀篇》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車，（案：充生建武三年丁亥，至章和二年戊子止，六十二。）乃養生之書，凡十六篇，卽范史列傳所本，章懷注引《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自序篇又云，閉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又云，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情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據自敘所言，仲任撰著篇籍，不僅《論衡》、《養生》、《大儒論》或以少作棄去，《譏俗節義》及《政務》之書，今亦不傳，不得偕《論衡》并垂天壤，與王汝麋之怪桓君山《新論》同恨，德園廑廑不平，不知誰何氏匿《養性書》，豈知仲任究當世失得，《論衡》百餘篇外，不知尚有若干萬言，《論衡》得中郎興先後傳播，盛行于世，蔚宗習見其言，故但云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略舉大旨，不著其篇，使《譏俗》、《政務》尚存，亦當如著《潛夫》之貴忠、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錄《昌言》之治亂、損益、法誡三篇，足觀當時風政，簡撮其略，載之本傳，而獨無之，蓋其亡佚久矣。不獨《養性》十六篇，初非有人秘玩以爲談助，匿之帳中隱處也，德園欲問之靈族氏，固哉。

章炳麟《國故〈論衡〉下・辨性上》　儒者言性有五家，無善無不善，是告子也；善，是孟子也；惡，是孫卿也；善惡混，是揚子也；善惡以人異殊上、中、下，是漆雕開，世碩、公孫尼子，王充也。五家皆有是，而身不自明其故，又不明人之故，務相斬伐；調之者又兩可。獨有控名責實，臨觀其上，以析其辭之所謂，然後兩解。人有八識，其宗曰「如來臧」。以「如來臧」無所對奄，忽不自知，視若胡越，則眩有萬物。物各有其分職，是之謂「阿羅耶」。「阿羅耶」者，「臧萬有」既分，卽以起「末那」。「末那」者，此言「意根」。「意根」常執「阿羅耶」以爲我，二者若束蘆相依以立，「我愛」、「我慢」由之起。「意根」之動，謂之「意識」。物至而知接，謂之眼、耳、鼻、舌、身識。彼六識者，或施或受，復歸于「阿羅耶」。「臧萬有」者，謂之「初種」；六識之所歸者，謂之「受薰之種」。諸言性者，或以「阿羅耶」當之，或以「受薰之種」當之，或以「意根」當之。漆雕諸家，亦有「受薰之種」爲性，我愛、我慢其在意根，分齊均也。而意識用之有偏勝，故受薰之種有強弱，復得後有卽仁者鄙者殊矣。雖然人之生，未有一用愛者，亦未有一用慢者，慢者不過欲盡制萬物；物皆盡，則慢無所施；故雖慢，猶不欲蕩滅萬物也。愛者不過能近取，譬人搤我咽，猶奮以解之；故雖愛，猶不欲人之加我也。有偏勝，則從所勝以爲言，故曰：有上、中、下也。夫塵埃擂覆，則昏不見泰山；建絳帛萬尚，以圍尺素，則白者若赤；物固有相奪者，然其質不可奪。漆雕之徒不悟，而偏執其一，至以爲無餘，亦過也。

又《檢篇》卷三《學變》　漢、晉間學術則五變，董仲舒以陰陽定法令，垂則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學者人人碎義逃難，苟得利祿，而不識遠略，故楊雄變之以《法言》。《法言》持論至豈易，在諸生間峻矣。王逸因之爲《正部論》，以《法言》雜錯無主，然已亦無高論，顧猥曰：「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之玉杯。」欲以何明？而比擬違其倫類，蓋忿狷之亢辭也。華言積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變其術曰：「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遇而難睹也。」作爲《論衡》，趣以正虛妄，審鄉背，懷疑之論，分析百端，有所發擿，不避上聖。漢得一人焉，足以振耻。

至于今亦尠有能逮者也。然善爲蜂芒摧陷，而無樞要足以持守，惟内心之不光穎，故言辯而無繼。

分　論

《逢遇》《諸子彙函》卷二一《委宛子・逢遇》尾批：陳子淵曰：未覩《論衡》，不知其思之雋贍，心計之細折也。況蔡中郎帳中之秘乎。李于麟曰：通篇議論浩蕩，氣力矯健。熟讀自發人才思，下筆驚人。《曲園雜纂》卷二三《讀〈論衡〉》：案《呂氏春秋・必已篇》：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者曰：請往說之。《淮南子・人間訓》載此事，則以爲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乃使馬圉往說之。此之「馬圉」，即馬圉也，蓋用《淮南子》。然《文選・演連珠》：「東野有不釋之辯。」注引《呂氏春秋》，孔子行于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于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與今本《呂氏春秋》絕異。且今本《呂氏春秋》及《淮南子》均無「東野」二字，而士衡之文明言東野有不釋之辯，則疑唐以前《呂氏春秋》自與今本殊也。又：案此事與顏駟事相似，《文選・思元賦》「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注引《漢武故事》曰，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尨眉皓發，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疑古相傳有此說，顏駟事亦出依托也。

《累害》《諸子彙函》卷二一《委宛子・累害》尾批：徐子升曰：描世態于筆端，而咨嗟感慨，令讀者按劍。程舜敷曰：古來賢哲，多不免于流俗。娟嫉之遺禍豈細哉。金其源《讀書管見》：累害：「偉士坐以俊杰之才，招致群吠之聲。」注：「坐，讀爲生。」按《說文》，坐，止也。庾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止立行官，裁舒帳殿。」可見止與裁義同，《後漢書・馬援傳》：「裁買域西數畝地。」注：「裁，僅也」，則坐猶僅也，不當讀生。

《氣壽》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王仲任以百年單舉在位之年，其說不誤，故《無虛篇》、《異形篇》皆不言「壽」而言「福」。而劉向《論星孛山崩疏》已云：「故高宗有百年之福」，則不言「壽」而言「福」，亦不始于仲任。又：《史記・周本紀》已以「百年」爲兼數，非始後儒。皇甫謐《帝王世紀》曰：「穆王修德政，會諸侯于涂山，命呂侯爲相，或謂之甫侯，五十一年，王已百歲老耄，以呂侯有賢能之德，于是乃命呂侯作《呂刑之書》。五十五年，王年百歲，崩于祗宮。」亦同《史記》之文。然據《毋佚篇》言殷三宗。周文王享國年數，皆數即位以後，不兼數即位以前。此云「享國百年」與《毋佚》「高宗享國百年」之文正同，則其義亦當不異，仲任之說似可信。仲任非不見《史記》者，而說與之異，必別有據。史公與仲任皆用歐陽尚書，不知何以不同？豈《史記》此文，與「毋佚」、「高宗享國五十五年」之文，皆古說歟？抑後人改之歟？

《無形》《曲園雜纂》卷二三：《曲禮篇》：「水潦降不獻魚鱉。」注曰：「不饒多也。」正義曰：「天降下水潦，魚鱉難得，故注云不饒多。或解以爲水潦降下，魚鱉豐足，不饒益其多。是禮家止此二義，《論衡》所說，又成一義，亦必漢儒舊說也。」《經藝雜記》卷二六：水潦驟降，魚鱉宜多。注既言「不饒益其多」，則鄭意當從或解。孔氏以爲難得，非鄭旨也。《論衡》與注意雖異，然以水潦降爲魚鱉益多同。且于養生之道，事上之理皆精，漢人之言，終勝俗儒也。《廣韻》一屋：蜻，復蜻，蟬未蛻者。出《論衡》。

《率性》《因樹屋書影》卷一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性情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聞其豺狼之聲，曰：「野心無親」，後果滅羊舌氏。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孟子之言性，未爲實也。見《論衡》。

《雷虛》朱熹《語錄》：雷雖是氣，必有形，據此則雷斧雷字之說，理或有之，必泥王充論衡，則非敬天之道也。《儆居集・雜著三・對王仲任〈雷虛篇〉問》：雷果爲天怒乎？天之有雷，所以宣陽出滯不得盡謂之天怒也。在《易》于「豫」言作樂，而其象爲雷出地奮，天有雷，人有鐘鼓，一而已矣。然《禮》言君子之道，遇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論語》記聖人之事曰：「迅雷風烈，必變。」雷之迅，其戰陳之鐘鼓也耶？儒者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游，雷震恐懼修省，心懍懍于此；而漢王仲任專輒發論，以明雷之非

在怒。此說也，固非儒者所敢道；顧其言善詰辯，多端發難，不有以破之，疑于其義，而求敬天之誠，弗可得也。仲任之意曰：雷所擊人，問其罪，或甚小也，世有大辜，天胡不擊之？天不擊之，是天不怒也。式三曰：天之誅惡，不盡以雷，凡降災于不善者，皆天之怒矣，而雷尤顯者耳。《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人之怒不盡用鐘鼓，天之怒，何獨用雷也！仲任之辯又曰：人君不空喜怒，雷之怒有時不殺人，不折敗物，是天有空怒也；空則妄，妄則失威，天胡若是耶？式三曰：天以好生爲心，而示之以變，所以冀人之反身省察，終于免譴而已，豈必主于殺傷哉？且天之怒，有人事之感焉，抑有陰陽之薄焉：陰薄陽而激爲雷，陰之錮者厚，陽之激者益力；激之益力，其發之也聲大以遠而急疾，因之有調燮之意者所當思也。仲任之辯又曰：雷爲天怒，雨之滂濡者，必爲天喜，喜怒不同時，雷起常與雨俱，曷知其爲怒也？式三曰：雷迅者雨必暴，雷既震怒，雨亦非甘霖。雨，陰也；雷，陽也。疾風、迅雷、甚雨，其陰陽相激之極也乎？今夫天烜之以日，照之以月，凡所以生物者，天之喜也；陰之氣甚，將害于生生之道，天因是而有怒，怒已而雷息，卽天之喜也；當其震擊則怒耳。然而天之殺物以秋冬，而雷常擊于夏，仲任因是益疑焉。曰：以天統言之，一陽始于子，盛于巳，至午未之月陰生，而雷之鳴益迅，陽怒而敵陰也；仲秋而雷收聲者，力不能敵陰，則陽退而伏，以保其性也。若以人統言之，陽始寅終未，雷卯震而卯遁，其盛于六陽之未月，抑亦宜矣。孔子所謂「行夏之時」，非以人統之得天乎？仲任胡不思之甚也？仲任以雷虛，而福虛、禍虛之說，誤亦類此。

《道虛》　樊孝謙《答沙汰釋李詔表》（《廣弘明集》卷二七）：劉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爲不朽。　熊伯龍《讀論衡說》：言少君之類，亦有語病。既不信却老延年之說矣。　又曰：少君年二百歲而死，言亦太過。夫謂少君長壽，可也，必曰二百歲，恐未必然也。　又：如言龍與魚無二，不能升天，是矣。然又曰：存亡其形，變體自匿。龍有形，能自亡乎？此亦太過之言也。至于言用術數能知一端，既曰：聖不知先知，夫思慮之精，聰明之至，莫過于聖人，聖人尙不能知，術數能知之乎？夫謂術數能先知，猶言吉凶有先兆也。言事有吉凶則是矣，必謂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則過矣。

《語增》　《湖樓筆談》卷七：古人文字喜爲已甚之辭，稱其早慧，則曰：顏淵十八，天下歸仁；語其晚成，則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王充有《語增》之篇，非無見也。

《儒增》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二：《論衡・語增篇》：「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按：左氏傳，養由基射呂錡，中項，未嘗射晉侯也。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充誤記，不足信。　梁玉繩《瞥記》：衛懿公有哀公之號，見《論衡・儒增篇》，以其爲狄人所殺故也。亦猶魯哀公孫于越，《漢書・人表》謂之「出公」，皆可補經傳之所未及。　《曲園雜纂》卷二三：按《史記・年表》：宋大丘社亡，在周顯王之三十三年，則秦惠文王之二年也。後此二十年爲惠文王之後九年，張儀欲伐韓，尙有「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之言，安得已亡于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也。卽如《漢書・郊祀志》之說，謂社亡于顯王四十三年，至惠文王後九年，亦十二年矣。愚謂秦取九鼎，著于《秦本紀》，乃史公之實錄。《封禪書》又云：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此方士新垣平輩之妄說也。九鼎自在秦而後世不見者，毀于咸陽三月之火也。秦所求泗水之鼎，漢所出汾陰之鼎，均非禹鼎，此言鼎未入秦，失其實也。又案：周考王二年，封其弟桓公于河南，是爲西周君，桓公卒，威公立，威公卒，惠公立。復封其少子于鞏，是爲東周君。而周天子自在成周。至赧王立，自成周遷于王城。王城卽河南也。于是始與西周君共居。及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自歸于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此西周君也，非赧王也。今《史記》周、秦兩紀觀之，事迹甚明。此言「王赧惶懼奔秦」，亦失其實。

《問孔》　《史通》卷一三《惑經》：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　《文則》卷上：若《論語》雖亦出於羣弟子所記，疑若已經聖人之手。【略】王充《問孔》之篇而於此書多所指摘，亦未免桀犬吠堯之罪歟。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二《九流緒論中》：《論衡》之問孔，序意自明，以仲尼大聖，其語言應迹有絕出常情者。當時門弟子不能極問故設疑發難，以待後人之答，藉在孔門固好學之一事，第詞閒傷直旨或過求，此充罪也。劉子玄輩不能詳察，遽從而效之，以譏詆聖人，至堯、舜、禹、湯咸弗能免，猶李斯之學荀況矣。　熊伯龍《讀論衡說》：仲尼曰：「《詩》三百，一言一蔽

之曰，思無邪。」仲任曰：「《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夫曰思無邪，則邪不入矣；曰疾虛妄，則虛妄之說不載矣。仲任蓋宗仲尼者也。《問孔》、《刺孟》二篇，小儒僞作，斷非仲任之筆。何言之，《論衡》之宗孔子，顯而易見，其《齊世篇》，則稱孔子以斷堯舜；其《實知篇》，則稱孔子以辨偶人；其《知實篇》，則稱孔子以論先知；其《卜筮篇》，則稱孔子以論蓍龜；其《本性篇》，則稱孔子以定性道，他篇之引孔子者，不可勝數，其宗孔子若是，焉有問孔者乎？孟子，學孔子者也，焉有宗孔而刺孟者乎？由此言之，二篇之爲僞作，無疑矣。又：《論衡》無一不宗孔子，即《幸偶》一篇，稱舜者一，稱孔子者九，至他篇之稱孔子者不可勝紀，其宗孔子也明矣。《問孔》一篇，斷非仲任所作，或指《論衡》爲雜家者流，其視仲任也淺矣。夫仲任，孔子之徒也。或曰：子取《幸偶篇》以冠全部，吾既聞其說矣，子又謂《論衡》無一不宗孔子，而指《問孔》、《刺孟》二篇，以爲斷屬僞作，願聞其詳。曰：開卷作《逢遇篇》，便稱孔孟，其言曰：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讀此則仲任之宗孔孟可知也。《累害篇》內言鄉願曰，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又曰：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讀此，而仲任之宗孔孟，更可知矣。他如《命祿篇》稱孔子者三，稱孟子者二，《命義篇》稱孟子者一，《率性篇》稱孔門者二，稱孔子者二，《偶會篇》引孔子稱命者二，引孟子言天者二，《骨相篇》稱孔子者九。歷叙骨相之驗，而篇終以以貌取人，失于子羽一語破之。仲任之宗孔子，顯而易見。又若《本性篇》稱孔子者五，稱孟子者八。《書虛篇》稱孔子者十九，《感虛篇》稱孔子者三，《福虛篇》稱孔子者五，《禍虛篇》稱孔子者四，《龍虛篇》稱孔子者四，《語增篇》稱孔子者十一，稱孟子者二，《儒增篇》稱孔子者四，《藝增篇》稱孔子者七，又黎民子遺之解，血流浮杵之辨，俱主孟子之說。仲任之宗孔孟，益無疑矣。又如《非韓篇》稱孔子二，《說日篇》稱孔子者七，《答佞篇》稱孔子者一，《程材篇》稱孔子者二，《量知篇》稱孔子者一，《謝短篇》稱孔子者六，《效力篇》稱孔子者三，《別通篇》稱孔子者六，《超奇篇》稱孔子者九，《明雩篇》稱孔子者十二，《順鼓篇》稱孔子者一，《亂龍篇》稱孔子者五，《遭虎篇》稱孔子者三，《講瑞篇》稱孔子者十九，《指瑞篇》稱孔子者十一，《治期篇》稱孔子者二，《自然篇》稱孔子者四，《感類篇》稱孔子者七，《佚文篇》稱孔子者七，《齊世篇》稱孔子者六，《宣漢篇》稱孔子者六，《恢國篇》稱孔子者一，《驗符篇》稱孔子者一，《須頌篇》稱孔子者六，稱孟子者一，《論死篇》稱孔子者二，《紀妖篇》稱孔子者四，《言毒篇》稱孔子者一，《薄葬篇》稱孔子者七，《四諱篇》稱孔子者一，《譏日篇》稱孔子者一，《卜筮篇》稱孔子者三，《辨崇篇》稱孔子者四，《詰術篇》稱孔子者一，《祭意篇》稱孔子者二，《實知篇》稱孔子者二十一，《知實篇》稱孔子者五十一，稱孟子者五，《定賢篇》稱孔子者二十七，稱孟子者一，《正說篇》稱孔子者十三，稱孟子者二，《書解篇》稱孔子者五，《案書篇》稱孔子者二十一，《對作篇》稱孔子者三，稱孟子者三，《自紀篇》稱孔子者十一，稱孟子者二。其言曰：可效仿者，莫過孔子。夫以爲莫過，是稱孔子爲至聖矣；意欲效仿。是以孔子爲師表矣。合《論衡》全書而觀之，不但九虛三增諸篇，語本聖教，八十三篇，何一非宗聖言者。夫孔子，萬世之師也，仲任每篇必宗孔、孟子，學孔子也，仲任亦間稱孟。既以孔孟爲宗，焉有宗之而問之、刺之者乎？吾故謂《問孔》、《刺孟》二篇系小儒之僞作，斷非仲任之筆也。梁玉繩《瞥記》（五）：《論衡・問孔篇》肆無忌憚，王充之爲人，必傲愎不可近。他若說孔子畏陽虎，却行流汗，猶莊生之稱孔子畏盜跖，尚得以寓言戲談置之。充之言夷齊以庶兄奪國餓死，不知何據。

《非韓》

《歷代古文國璋集・東漢文》卷一七王充《非韓篇》尾評：仲任《非韓》數篇，此最有筆，柳柳州辨斷之文，皆出于此。《曲園雜纂》卷二三：案《史記・老子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集解》曰：此云封于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今據此文云：「使魏無干木」，則亦以爲段姓，干木名。漢人舊說固如此也。《十駕齋養新錄》卷三：孟子：「問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廉與貪對，不與頑對。按：《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後漢書・王暢傳》、丁鴻傳》所引，皆作「貪夫廉」。然則兩漢本是「貪」字。

《刺孟》

《景迂生集》卷一四《辯誣》：荀卿非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王充著論曰《刺孟》，則亦過矣。然不爲無謂也。如其不尊周室，勸諸侯僭王以國叛，人人可爲湯武，予學《春秋》而感焉，未敢發之言也。後見江東李覯所論著，則有前得於予者也。又如士師可殺人之類，強

辯桀驁，視當時所謂策士者不甚遠。《聞見後錄》卷一：大賢如孟子，其可議、有或非或疑或辨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說於下方，學者其折衷之。後漢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文繁不錄。王充《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尊孟續辨》卷上《王充刺孟》：「孟子見梁惠王」至「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余氏辨曰：戰國之君，所尚者權謀，所利者爭地爭城而已，豈知所謂仁義哉！孟子逆知其意，告之以仁義之利，未見其違理也。使惠王知安吉之利，以孟子難以貨財爲非是，則何以「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自無具眼，見理不明，求前哲之言而刺之，多見其不知量也。又：「齊王問時子曰」至「而以距當受之賜乎」。余氏辨曰：孟子之仕欲行道也，非爲爵祿而仕也。如充之言，既有得富貴之道，當受其賜，不計其道之行與否，豈孟子之志哉。抑不知辭十萬如何是失謙遜之理？又：「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至「失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余氏辨曰：孟子於受金不受金之際，皆合義。充以貪不貪爲說，謬也、妄也。又：「沈同以其私問曰」至「則知其極所當害矣」。余氏辨曰：此段已於溫公之疑辨之矣，此刺全無意義。又：「孟子有云民舉安」至「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余氏辨曰：出處，君子之大致；去就，賢者之大節。孟子於此可謂知輕重矣。顧其所謂猶權稱也，充之刺，則出處之致、去就之節且未知，詎能知孟子之操行歟哉！又：「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至「孟子泰前言何乎」。余氏辨曰：魯不遇歸之天，齊不遇歸之王，有旨哉！觀此兩字，則孟子可謂全乎聖智矣。充不於篇意之求，乃謂其論稱何定，踈矣。又：「孟子去齊充虞塗問」至「有不豫之色失之矣」。余氏辨曰：充之論揚雄《法言》，詳之矣。孟子言五百歲王者興，大槩以三代之世言之也。五百歲之間，豈無名世者出焉？如伊傅周召之徒，非名世者乎？以其間必有名世，爲孟子自謂，何不可之有？又：「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至「可謂禦人以口給矣」。余氏辨曰：彭更不知食功、食志之義，孟子引毀瓦畫墁之事證之，詎可謂禦人以口給哉？人而不知義理，徒肆強辨，此乃禦人以口給。王充之刺孟，適以自刺耳。又：「匡章子曰陳仲子」至「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余氏辨曰：此段已於溫公疑孟辨之矣。以仲子有大非，夫仲子之非，更有人於避兄離母者乎？謂歸侯母，宜齎食而行，此何足以刺孟哉？又：「孟子曰莫非受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至「猶爲守者不立巖牆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余氏辨曰：充之論，以爲人事不必脩，皆委之天命。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如充所見，則紂爲知命矣，豈不敗壞名教乎？如以孟子之言爲正，則孔子何以有三死非命之說乎？然充作《刺孟》十篇，識見膚淺，不曉義理。觀《問孔》篇踈繆尤甚，而此似不足辨。余慮後學讀其書，惑其說，不得不明言其非。《齊東野語》卷一六《性所不喜》：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無眞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七修續稿》卷四：王充有《刺孟》，宋劉章作《刺刺孟》，柳子厚有《非國語》，劉章作《非非國語》，此皆反而正之之意實難也。況王乃理勝辭者，因孟而矯之，時則可耳；柳以正理，而矯淫誣之辭，章何能勝之耶？惜未見其書。熊伯龍《讀論衡說》：友曰：《問孔》一篇，斷非仲任所作，無疑矣。《刺孟》一篇，與《非韓篇》同意，又何以知非仲任之筆？曰：《本性》一篇，開口便稱孟子言性善，一篇之中，稱孟子者八焉。有稱之而刺之者乎？且仲任，博學之儒也，禹至湯四百四十餘年，湯至周六百四十餘年，而《刺孟篇》則曰，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夫漢代去古未遠，豈博如仲任，尚不知三代年數乎？此後世小儒僞作，不暇修飾，故有此弊也。友乃嘆服。

《效力》《諸子彙函》卷二《委宛子・效力》尾批：霍渭先曰：鑿鑿有據，議論復閎係不淺，至末全爲蕭相國出力矣。張玄超曰：「力」字是一篇眼目，「效力」一篇援引周詳委至，但文氣不免囿衰，漢風習矣。

《順鼓》《易箋餘錄》卷一八：《論衡・順鼓》篇云：「雨不霽，祭女媧。」按：今久雨不霽，俗間兒女翦紙作女子形，貼壁上，求晴謂之掃晴。娘蓋即祭女媧之遺也。

《恢國》《容齋隨筆》卷五《元二之災》：後漢鄧騭傳：「拜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饑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夷侵畔。」章懷注：「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于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漢碑有楊孟文《石

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趙明誠《金石跋》云：「若讀爲『元元』，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之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害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予兄丞相作隸釋，論之甚詳，予修國史日，撰欽宗紀贊，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驗符》 《文海披沙》卷一《〈論衡〉相背》：《論衡》一書，掊擊世儒怪誕之說，不遺餘力，雖詞蕪而俚，亦稱卓然自信矣。至《驗符》一篇，歷言瑞應奇異，黃金先爲酒尊，後爲盟盤，動行入淵，黃龍身大於馬，舉頭顧望，鳳皇芝草，皆以爲實。前後之言自相悖舛，此豈足爲帳中祕哉。

《佚文》 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成帝時校理秘書，正劉向，劉歆父子，及東京，班固亦典其職，豈有親見《古文尚書》百篇而乃云爾者乎，劉則云十六篇佚，班則云多得十六篇，確然可據。至王充則得于傳聞，傳聞之說，與親見固難并論也。　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文德之論，發諸王充《論衡》。（原注《論衡・佚文篇》：文德之操爲文。又云：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楊遵彥依用之，（原注：《魏書・文苑傳》：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升彬彬有德素。）而章學誠竊焉。

《訂鬼》 《國故〈論衡〉・檢論》（六）原教：諸奉天神地祇物魅者，皆上世之層道，愚陋下材之所擁樹。獨奉人鬼，爲不誣耳。人之死，由浮屠之言，中陰不獨存，必生諸趣。莊生樂焉而說其傳薪，唯儒家孔孟亦言無鬼。王充、阮瞻傳其說以爲典刑，獨未知變化相嬗之道也。

《祀義》 《曲園雜纂》卷二三：此事見《墨子・明鬼》下篇。「夜姑」，《墨子》作「鬢觀辜」。字書無「鬢」字，未詳也。「厲鬼杖檄而與之言曰」，《墨子》作「髯子杖揖出與言曰」。「揖」字不知何義。余作《諸子本議》，疑「杖揖」當作「揖杖」，引《尚書大傳》：「八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爲證。今觀此文，乃知「揖」爲「楫」之誤。此作「檄」，彼作「楫」，一字也。然楫爲「舟楫」字，施之于此，亦非所宜，仍當闕疑。又案：如《墨子》所載，則舉楫而棄之者，髯子也。「髯」即「祝」之異文，是鬼神假手祝史以殺之，非能自殺之也。王仲任殆未見墨子之文，不然，則更足爲鬼神手不能擊之證，何不即此以曉難者乎？

《案書》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二：《論衡・案書篇》：「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云不能過也。」（又《對作》篇引鄒伯奇《檢論》。）周長生名樹，見謝承書；《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麥。伯奇豈即鄒子之字耶？

《自紀》 《抱朴子・外篇》卷四《自叙》：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　劉知幾《史通・序傳》：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己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缺之可也。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　《居易錄》卷二八：王充《論衡》末篇自叙家世云：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于人，怨仇衆多；父誦，伯父蒙任氣滋甚，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結怨，徙上虞。充生而恭願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又云母驪犢辟，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夫證父攘羊，聖人所惡。況暴祖父之惡，不啻自口出乎？以舜禹孔顏自處，而擬祖父于伯鯀瞽瞍，不僭且誖乎？若王充者，眞人倫之梟獍也。蔡邕祕其書帳中，以爲談助，豈不惑哉。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伯牛與仲弓，幷在德行之科，俱出冉氏，而族之親疏未聞。獨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以伯牛爲仲弓之父矣。充言多誕妄，不可信。　又卷六：《王充傳》：「充少孤，鄉里稱孝。」按《論衡・自紀篇》云：「六歲教書，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不云少孤也。其笞或人之啁，稱鯀惡禹聖，叟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蓋自居于聖賢，而嘗毀其親，可謂有文無行，名教之

罪人也。充而稱孝，誰則非孝？《銅熨斗齋隨筆》卷七：據此，是以仲弓爲伯牛子，當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竊意仲弓爲伯牛之子，故孔子有「犁牛騂角」喻，以其字爲戲耳。否則，欲譽其子，而斥其父爲牛，恐聖人不如是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有仲弓父賤之說，疑後人據王肅僞撰《家語》竄改。嚴可均《鐵橋漫稿》：史遷爲弟子傳，于父子宗族不著明，如曾蔵不云曾參父，其例也。如仲任說，則伯牛、仲弓父子，《論衡》非短書，向未舉出。杭世駿《論王充》：范史之傳充曰：「充少孤，鄉里以孝稱。」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爲善，己有能不敢以爲能，曰：「是吾先人之所留遺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誨也。」鄉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已。」而吾所聞于充者有異焉。充細族孤門，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于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衆多。祖父汎，賈販爲事，生子蒙及誦，任氣滋甚，在錢唐勇勢凌人，誦卽充父也。充作《論衡》，悉書不諱，而乃特創或人問答，揚己以醜其祖先。其尤甚之辭，則曰：「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奇人。大禹聖也，而鯀惡；舜神也，而叟頑。」使禹謂聖于鯀，舜謂聖于叟，則禹與舜將不得爲神聖，矧復以鯀爲惡，以叟爲頑而挂諸齒頰，著之心胸，筆之簡犢，卽禹亦且不免于惡，舜亦不免于頑，雖甚神聖，焉得稱考？充知尙口以自譽而已。唐劉子玄氏謂「責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實吾言矣。且夫言立將以垂教也，《論衡》之書雖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尋其書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曄又不孝之尤者，隨而附和之，而特書之以孝。嗚呼！孝子固訐親以成名乎！　又：充之立論，固不可以訓，而吾將申申辯之不已者，豈以招其過也？蓋有所繩爾。臨川陳際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書誡子，而以村學究刻畫其所生，禾中無識之徒，刊其文以詔世，而以斯語冠諸首簡。承學之士，胥喜談而樂道之，嗟乎！人之無良，一至于此乎？而其端實自王充發之。充自矜其論說，始若詭于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審若斯談，匹如中風病易之夫，譫諵不已，不待聽其終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謂後世且有轉相倣效之徒，流傳觚翰，則此壞人心而害世道莫此爲甚也。且充不特敢瘡疵先人，而亦欲誣蔑前哲，顏路譏其庸固，孔墨謂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賤微，而旣乃擠賢聖而扳之，此其弊，庸詎止詭于衆而已哉！　林紓《春覺齋論文・述旨一》：王充之言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尙然而不高合。」然書之極是而不華者，《論語》也。世惟聞人蘊天地古今之理，出言簡而當要，雖融會貫通，本于一是，而逐條者有不可磨滅、不相復沓之道存焉。《論衡》一書，蔡中郎儲爲談助，已開西晉清談之風。謂其書節節皆是，語語不華，確耶？但以充書言之，有《福虛》、《禍虛》之目，其辯似確。其言福虛也，斥楚惠王吞蛭之謬；其言禍虛也，辨顏淵早夭，子路醢死之事，不關陰騭，咸有至理，是矣。然何必復爲《紀妖》、《訂鬼》二篇？妖鬼原不待辨，又多引事實以助其馳騁，則又近華矣。至于「尙然而不高合」一語，原爲特立之見，顧自以爲然，而不合于理，則亦未足以樹義。平心而論，名爲文者，無所不華；名爲筆者，則當求其是。然不讀書明理，則又從何處而取是？蓋文者，運理之機軸，理者，儲文之材料。不先求文之工，而先積理，則亦未有不工者。　又《述旨三》：王充之言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生情。」「飾貌以強類」，愚于論明七子之得失，已盡言矣。而于「調辭務似」之一語，不能不服史公、歐公，及震川三家之能也。《史記・外戚世家》記竇皇后弟竇廣國事：「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于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于是竇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嗚乎，史公之寫物情，摯矣。今試瞑目思竇姬在行時，迨將入代。而稚弟戀姊如母，依依旅燈明滅中，囚首喪面。竇姬知此行定無可相見之期，計一身與稚弟相聚一晷刻間，卽當盡一晷刻手足之誼，不能不向從者丐沐而請食。下一「丐」字、「請」字，可見雜沓之中，車馬已駕，紛紛且行，竇廣國身隨其姊在行中，直一贅旒，不丐且不得沐，不請且不得食，沐已飯已，匆匆登車，亦不計弟之何屬。此在情事中特一毫末耳，而施文之中覺竇皇后之深情，竇廣國身世之落寞，寥寥數語，而慘狀悲悵，已盡呈紙上。此卽所謂「務似而生情」也。且「似」字亦非貌似之謂，直當時，有此情事，登之文字中而肖耳。下至歐公之《瀧岡阡表》、歸震川之《項脊軒記》，瑣瑣屑屑，均家常之語，乃至百讀不厭，斯亦奇矣。雖然，叙細碎之事，能使熔成整片，則又大難，觀《瀧岡表》中語，時時用「知」字，又時時用「待」字。蓋歐公幼不見贈公，但述太夫人深信贈公，故累累用「知」字；既知贈公之必有後，故累用「待」字。既用此二字爲之提綱挈領，則以下瑣瑣屑屑之處，皆有所消納，而不至散漫煩贅，令人生憎。震川力追顧公，得其法乳，故《項脊軒》一記，亦別開生面。

然有「軒」字爲主人翁，則人事變遷，家道坎壈，皆歸于此軒。作睹物懷人寫法，與《瀧岡阡表》面目又大不同。《阡表》步步叙悲，悲盡，皆其得意處；《項脊軒記》亦步步叙悲，然名位去歐公遠甚，不能不生其蕭寥之感，綜之皆各肖其情事。張惠言作其先妣事略極意欲抒其悲懷，然寫實不如震川之摯，此則自關其人之所造，未可強同也。又《論文十六忌・忌博》：膚博之病，如胖夫委頓，血肉消卹于內，而皮革尚寬廓，若牛之垂胡，此實亡而虛具其表耳。故王充《論衡・書解篇》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失形者，亡實也。推其病源，即無精意以立其幹，幹不立，雖采摭繁富，形神總屬木強。

《養性書》　虞翻《會稽典錄》（《太平御覽》卷七二〇引）：王充年漸七十，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閉目塞聰，愛精自保，服藥導引，庶幾獲道。《文心雕龍・養氣篇》：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虛造哉！《經義雜記》卷四《王充性書》：《後漢書・王充傳》：充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慾，頤神自守。案充所著《論衡》八十五篇，今本無缺，而性書失傳，「隋唐志」亦無著錄。《論衡》末有《自紀》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作養性之書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以上疑用十六篇之目），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麻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讀此可想見其書之彷彿。

傳記

《袁山松書》（《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李賢注）　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後漢書・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略】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虞翻《會稽典錄》（《三國志》卷五七《吳書・虞陸張駱陸吾朱傳》引）　（山陰朱育曰：）「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略】曾聞士人嘆美貴邦，舊多英俊，【略】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略】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

謝承《後漢書》第二（《王充》（姚之駰《後漢書補逸》卷一〇）　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往寺中省所賣書，一見便憶。于宅內門牆屋柱皆施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五篇。

又《班固》（姚之駰《後漢書補逸》卷一〇）　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後漢書・儒林列傳》　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太息，以爲長于《論衡》。

《晉書・天文志》　至於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員也，望之所以員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員，在天何故員？」

呂南公《題〈論衡〉後》　《灌園集》卷一七：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之，輒抱以去。邕且叮嚀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爲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爲過人之功，何謬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爲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卧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或吾寇也。而金

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爲果可用乎？孰御天下之同貴？有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會稽志》卷一四《人物》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後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以爲談助。王朗爲會稽守，又得其書。許下稱其才傷，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又時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帳中，果得《論衡》，抱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 《論衡》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 《論衡》三十卷（王充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王充《論衡》三十卷。

《宋史・藝文志四》 王充《論衡》三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三上 《論衡》三十卷。

《盤洲文集》卷六三《論衡跋》 右王充《論衡》三十卷。王君，是邦人也，帳中異書，漢儒之所爭覩。轉寫既久，舛錯滋甚，殆有不可讀者。以數本俾寮屬參校，猶未能盡善也。刻之木，藏諸蓬萊閣，庸見避堂舍蓋之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〇 《論衡》三十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四一 《論衡》三十卷。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子雜》 王充《論衡》。（一部七冊缺；一部十冊殘缺。）

叶盛《菉竹堂書目》 王充《論衡》（七冊）。

范欽《天一閣書目》 《論衡》三十卷，漢王充撰（嘉靖乙未吳郡蘇獻可校刊本）。

《天祿琳琅書目》卷九 《論衡》（二函十二冊），漢王充著，三十卷，後有宋楊文昌後序。文昌爵里無考，其序作於慶歷五年，稱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又得史館本各三十卷。於是互質疑謬，沿造本源，又爲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募工刊印云云。今考晁公武、陳振孫、馬端臨諸家著錄，卷目悉符，則文昌校刊之本爲可據矣。此本版心下方有「通津草堂」四字，紙質墨光係爲明製，蓋取文昌定本而重加校刻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 《論衡》三十卷，漢王充撰。

《嘉業堂藏書志》卷三 《論衡》三十卷（明鈔本），漢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歷官縣都尉、太守、功曹，晚年入爲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書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錄無書，實只八十四篇。此書自宋至今，代有刊本，然世所通行者只通津草堂刊本爲最，程榮以下更不可問。通津本卷一脫去四百餘字，以後諸本遂沿其訛。此明鈔本，出自宋刊，通津所缺，此獨完善，可珍也。有「安樂堂藏書記」朱文、「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白文兩長方印。朱氏手跋曰：王仲任《論衡》，自宋已無善本，慶曆間楊文昌合校諸本，改補一萬一千二百餘字，始爲完書。乾道乙亥，洪文惠又刊之會稽。至元間，劉氏又重刊之，正德中版尚存南雍，今俱不可得見矣。世所通行者，通津草堂刊本爲最古，而卷一脫去四百餘字。其後程榮諸本，皆沿其訛。吾鄉抱經學士曾見校宋本，著其說於集中。予得此本於京都琉璃廠肆，雖鈔胥潦草，而從宋槧本傳錄，卷一俄空之文俱在，洵可寶也。書之卷端，以示激兒。同治四年六月六日，朱學勤識。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論衡三十卷》（宋刊本） 漢王充撰。是書即宋慶曆中楊文昌刊本，號爲完善。歲月既久，文字漫滅。元至元間紹興路總管宋文瓚重爲補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間有弘治、正德間修板，目錄後有墨圖記二行，其文云，「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國子監補刊完」。通津草堂所刻，即出是本。《程氏叢書》出自通津，轉輾傳刻，譌字益多。程本脫去第一卷七下一葉，無安陽韓性序，此皆具存。黃蕘圃跋云：「余聚書四十餘年，所見《論衡》，無逾此本。蓋此本宋刻元修，明又增補，故中間每葉行款、字形各異。至文字之勝於他本者特多，斷推此爲第一矣。」（卷末有「汲古閣毛氏收藏子孫永保」朱記。）

又《論衡三十卷》（校元本） 此明程榮《漢魏叢書》本。吳心葵氏借陳子準校本傳錄。陳所校者，有兩元本：其直書行間而不言何本者大字本也；簡端書元本某作某者小字本也。其云盧校者，即小字本原校，因篇首有抱經堂

印，知爲學士筆也。據陳跋：元小字本十五卷，每兩卷合爲一卷，每半葉十二行，行廿四字。前後有洪景伯跋。既歸愛日精廬張氏，今不知何往矣。大字本即余所藏者，實爲宋刊，間有元、明修版耳。

又《論衡三十卷》（校本） 此明錢震瀧本。王君振聲以吳臨陳子準校本傳錄。又借黃丈琴六校大字本互勘，兩家所校，各有訛脫。以吳臨補黃校所脫者一百有七條，以黃校補吳臨所脫者一百三十三條，吳、黃互異者十五條，又以通津草堂本改正二百八十一條。蓋陳校即用通津本，故凡通津本不異元刻，而程榮本異者，都未之及。黃依通津本校改，即依元刻也。其後又得孫潛夫臨趙靈均校宋本，有與元本異者，錄於下方。靈均，寒山趙凡夫子；潛夫，吾邑人。其自跋云：「己亥六月用趙靈均校定本對讀。」又云：「趙本今藏葉林宗處，兵燹洊經，不知又復何如耳。潛夫志。」

《藏書題識》卷二《王充論衡三十卷》（明程榮校） 卷末墨筆《序略》曰：（其文已殘闕）充字仲任，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恆祕玩以爲談助。故時人言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太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歲，撰《六帖》者但摘而爲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吾鄉好事者，往往自手書牘爲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踳駁，魯魚甚衆，豕亥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秉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戶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勘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衆本，雖略經修改，尚有闕遺意，其謄錄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倘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內，率以少錯者爲主，然後互質疑繆，沿造本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者稍存之，又爲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

《補後漢書藝文志》卷八 王充《論衡》八十五篇。本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案今本三十卷，自《逢遇》至《自紀》凡八十五篇，內佚《招致》一篇。王充《六儒論》，袁山松後漢書充聰明入太學觀天子臨雍作《六儒論》一篇。王充《譏俗書》、《政務書》、《養性書》，本傳又造《養性書》十六篇。

藝文

江總《借劉太常說文》 劉棻慕子雲，許愼詢景伯。碩學該蟲篆，奇文秀鳥跡。曰余徒下帷，待問垂重席。不詣王充市，聊投班阮籍。三寫徧鑽研，六書多補益。幽居服藥餌，山宇生虛白。留連嗣芳杜，曠蕩依泉石。夫君愛滿堂，願言馳下澤。

庾信《答移市教》 昔張楷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況復德總鄒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卧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閱市之處遠出荒郊，石苞販鐵之所翻臨崖岸。聖德謙虛，未忘誼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鄉；賣卜屠羊，請辭新閑。而交貿之黨好留，幽岐之衆難遣。

李嶠《詠硯》 左思裁賦日，王充作論年。光隨錦文發，形帶石巖圓。積潤循毫裏，開池小學前。君苗徒見熱，誰詠士衡篇。

晏殊《列子有力命王充有命祿極言必定之致覽之有感》 大鈞播羣物，零茂歸自然。理定既有初，不爲智力遷。禦寇導其流，仲任派其源。智愚信自我，通塞當由天。吾道誠一槩，彼途有百端。捲之入纖毫，舒之盈八埏。進退得其宜，誇榮非所先。朝聞可夕隕，吾奉先師言。

宋祁《送江陰簿江楚材先輩》 饗舍久過從，清言服阿戎。半綸人結綬，一箭水分風。行稻鮮原綠，攀花雜樹紅。羨君談有助，新論得王充。

張景明《無鬼論判・對》 幽變生物，惟微有象。演伏羲之卦式，載鬼一車；修魯人之冊文，時生二豎。永言其事，豈獨前聞？而甲道在自尊，情非傳應。仲舒往記，則謂知言；干寶舊書，斯爲妄作。爰非有象，持成《論衡》。徒析理以致詞，終忤冥而速戾。恍惚而見，始慮阮瞻之疾；髣髴有言，仍多杜畿之請。惟乙不弔，奄及茲兇。以蔡邕之形，初聞有似；負莊叟

之患，溘然無疑（一作冥滅）。昆既求徃於隙駒，季實悲鳴於原鳥。雖死同無地，情切於懷；而生乃有涯，欲將誰咎。薄言謀殺，理謂無慮。

李彭《送所借書還王生》 鄴侯家藏三萬軸，牙籤新若手未觸。此翁眼如九秋鷹，一過成誦不再讀。愧非玄晏獨崢嶸，復愧王郎著論衡。案頭螢乾太苦相，久假不歸何癡生。開州公子好奇古，胷中寶笈森四庫。安用鄴侯插架書，向來借我紙上語。頻年多病百不如，準擬傳書學截蒲。還君一鴟細故爾，莫厭時時開鎖魚。

朱松《謁吳公路許借論衡復留一日戲作》 幽獨不自得，駕言欵齋廬。殷勤主人情，投轄恐回車。轄亦不須投，此去將焉如。唯憂酒錢盡，使我詩腸枯。會合曾幾何，可復自作疎。更當留一夕，帳中搜異書。

史浩《會稽先賢祠傳贊上（高尚之士）·漢王先生》 方寸如何，納五車書。孰知空洞，可包太虛。我觀《論衡》，經世所須，先生之志。豈曰隱居。

王十朋《會稽風俗賦》 儒學則王充以《論衡》顯，沈珣以大義稱。謝沈、謝承之史學，孔僉、孔祛之明經。賀孝先擅儒宗之號，虞伯施剸博學之名。

周必大《王季海正言父宣義（師德）挽詞（辛巳冬）》 三世儒科獨隱淪，功名豈必在吾身。早看伯氏囊荷舊，晚喜郎君諫草新。絳縣人存疑甲子，論衡書就困庚辛。遙知會葬車千兩，架酒淋漓卧冢麟。

鄭清之《贈陳童子》 前身端合是王充，收拾羣經貯腹中。書吻可能如布穀，筆鋒應不事雕蟲。看來眉目眞蘭茁，攬取詞章作繡筒。歸去莫誇童子技，好尋芳躅到蟾宮。

劉克莊《跋東園方氏帖·蔡端明茶錄》 余聞異書名蹟，天所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擅爲己有，自昔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於帳，辯才棲禊帖於梁，皆爲人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於力爾。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跡，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爲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相捐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鑿垣納之。禍作，爲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於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必取者，尚自以爲可傳萬世子孫而不失，幾於惑矣。

方回《叢書堂記》 多藏書而不善讀，雖萬卷吾以爲不足。善讀書而不多藏，雖一卷吾以爲有餘。【略】匡衡鑿鄰壁而讀，猶有書也。王充遊書肆而讀，則併書無之。是故多藏不如善讀。

侯克中《爲關邪說賦》 洙泗淵源未易窺，聖賢出處豈難知。區區李覯非鄒孟，錄錄王充毀仲尼。上下七篇仁義府，古今六籍帝王師。堂堂吾道參天地，撼樹蚍蜉亦可悲。

陳樸《和王宏翁韻二首》一 傳家有子端不死，恍惚王充疑再生。君擅詩聲如伯起，我慳飲量似公榮。相逢客裏自多感，各在貧中更愴情。王粲陳琳如可作，歲寒冰雪眼雙明。

程端禮《代諸生壽王豈巖》 高才絕識眞難比，苦學清修孰與同。豈但說詩勝匡鼎，也知著論過王充。千觥酒罄蒲萄綠，萬朵燈敷茜葛紅。吾道極天終不墜，江東教思與無窮。

馬祖常《送王伯弘平章》 衮職華蟲粲，台堦象緯明。世須先穀帛，治理後章程。所貴求儒效，何勞得《論衡》。退公無候吏，飲介有諸生。楓陛都兪密，槐庭屬望清。助耕千畝藉，謝絕五侯鯖。疏傳專高節，韋賢擅令名。臣工爾相重，鄉國魯公榮。汶水春疏（疏一作「流」）觴，徂松夏嘯鶯。來宜思舜慕，去合體堯情。尚醞隨飛騎，宮衣滿賜籯。曹裝應再趣，莫擬種黃精。

許有壬《馮氏書堂記》 昔王充閉市，遂通衆流；李邕假直秘書，而爲名家。古人困於無書而自力如此，豈有具而待之者邪。

楊維楨《春秋百問序》 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秘於人，不遂。吾之初心而賢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已者乎？

吳萊《田居子黃隱君哀頌辭》 揚雄《法言》書鄭子眞、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子雲、吳君高。子眞名動京師，子雲身爲五侯之客。仲元非不有隱德，君高非不有文翰，而終以不顯，奈之何哉？此殆當世逢遇之不同，初不可以士論賢否定也。

妙聲《贈四明粥書單生》 古人讀書手自寫，今人藏書充屋椽。牙籤插架不解讀，何異愚翁工守錢。單生持書入我室，竹光落牀亂綃帙。居貧不能常得書，爲我借觀留數日。昔在鄞江識單生，于今白髮老于行。明年倘有江艚賣，我欲從君覓論衡。

又《謹信菴會稽普潤江湖疏》 清節照映一世，白業追配古人。鴻一之道既有所傳，沃州之山相去不遠。勿嫌地陋，且破天荒。探禹穴，得奇書，莫學中郎《論衡》之秘；對洞庭，賦《招隱》，豈無小山叢桂之思。吳越相望，人天胥命。

宗泐《短歌寄魏仲遠》　夏蓋湖吞上虞浦，魏君家在湖邊住。岸花汀草幾春秋，白鳥滄波自朝暮。知君愛客仍好奇，畫船載酒如渓陂。檥歌中流日將夕，璧月湧出青琉璃。嗟哉隱居端有道，世上無如閒處好。王充遺跡尚可尋，賀老風流良不少。去年聽詔來京國，識君臉紅頭半白。別懷空與水東流，海燕江鴻斷消息。今朝聞有東州船，尺書欲寄心茫然。福源精舍地最偏，安得與君湖上相周旋。

康海《八月初十日仲修見過》　長安相餞後，倏忽又秋風。伏枕渾三月，徵醫賴兩公。世人憎賈傅，予意得王充。努力趣吾道，乾坤若轉蓬。

張無爲《山莊留別滕用衡王汝玉》　憶昨京華歎轉蓬，山莊相訪水雲通。杯前秋葉驚鷗渚，橋外霜梧鶴鶴風。城郭凋零無謝朓，詩書博雅有王充。萍蹤況復分南北，湖上離情滿目中。

魏校《答吳長洲・別紙》　承惠王充《論衡》。白沙有言：「文衰東漢無高手，詩到中唐少作家。」又承惠《樊川集》。杜牧之却是有用之才，惜乎氣揚不帖帖地，不能持其身，故終於小器也。

皇甫汸《徐廸功外集後序》　俗方貴耳，羣起吠聲，辟爝火之焰，其能爭光於日月乎！此君山知《玄經》之必傳，中郎抱《論衡》而秘玩者也。

胡直《送羅田周貞夫兼訊黃梅瞿睿夫時睿夫方有註誤事》　命駕遙憐千里情，才名三楚舊諸生。賦成豈肯干揚意，書出誰知擬論衡。廬嶽去看天際遠，鄱湖秋見鏡中行。已瞻雙劒連牛斗，何慮人間事不平。

王世貞《蔡子木憲使來自蜀與吳明卿偕會子與第分韻清字》　淡烟初月滿高城，露掌秋涼御氣清。蜀道容顏疑夢寐，薊門尊酒盡平生。仍勞北海憐狂癖，總爲中郎愛論衡。塵尾不須頻奮擲，吾儕元豈近時名。

又《墨蹟跋下・茂苑菁華卷》　吳中希哲、徵仲、履吉、道復，稱四名家。此卷種種臻妙，履吉差作意，希哲太不經意，然姿態各自溢出。雲卿得此，殆若狐腋之粹白矣。昔蔡中郎篋《論衡》而談驟進，雲卿臨池比益工，得無慮爲人搜，作藝林公案乎。

彭師度《詠越中古賢八首》六　王充遺論挾風霜，却笑中郎秘不揚。總使清譚能自助，何如援引邁詞場。

毛奇齡《送蔡生之檇李（生擅星學）》　放眼星辰外，乘槎天漢中。新書傳趙載，高論本王充。海水分衣綠，江城掛日紅。由拳如望氣，應過語兒東。

陳維崧《胡黃門其章先生葵錦堂集序》　崧以春中獲遊珂里，三吳草長，訪張氏之名園；二月花飛，過王珣之別業。猥荷先生命爲茲序，彥升譔王公之集，珍爲國華；伯喈受《論衡》之書，私爲帳秘。深慚糠粃，何當瓊瑤。

又《吳天篆賦稿序》　於是借讀盈門，求觀接踵。人過市上，競詢呂覽之篇；客到枕間，便索王充之秘。鈔來小史，祇言手腕之疲；錄自毛公，還笑中書之禿。

沈三曾《浙江潮賦》　考冰池焦釜之論，搜海志山經之輯。徒驚化鯤之濤，孰覩斷鰲之極。王充舐筆而多遺，盧肇和鉛而莫識爾。

蔡世遠《徵修漳州府誌啓（代魏太守作）》　凡茲參錯，皆藉蒐羅，莫爲究末而忘原。若應劭之志人物，可摹昉也；莫爲貴遠而賤近，若王充之作《論衡》，可式程也。要以耳目新知，質之舊聞，庶幾按據明審，可備法戒。

盧見曾《贈馬秋玉詩》　玲瓏山館辟疆儔，邱索搜羅苦未體。數卷《論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荆州。

愛新覺羅・弘曆《賦得天道無爲（得「然」字八韻召試題）》　《繫傳》曾明道，《論衡》亦著篇。無思已示易，自化試觀天。賦物夫何作，爲形任自然。四時由相嬗，二氣互因宣。生長陽噓發，成藏陰吸堅。廣惟翕以闢，大則直而專。不動遂通感，守中聽代遷。法斯臻治者，其舜願希旃。

又《賦得王良登車（得「心」字八韻會試題）》　御駟在馴心，《論衡》取喻深。物無不可教，世有足同箴。執靶子淵頌，登車仲任吟。百家通以後，一乘譬垂今。相得泯駑馬，詭隨恥獲禽。轡柔如組執，都過逐風駸。祇謂精神貫，匪從牝牡尋。動華順民意，緬治愧難任。

又《賦得鬱樸無成（得「勤」字五言八韻朝考新進士題）》　上虞《論衡》著，長短有攸分。或謂儒爲學，不如吏治文。是誠兩弗識（用充語），應悉一歸勤。少核鬱無用，未臻樸孰欣。雖然德性本，寧屑簿書慜。玉局舒國誚，致君讀律慤。微言非慢耳，至論可思云。二者宜何託，勗哉佔畢羣。

又《雨》　又逢盈尺渥甘霈，眞是田盤山有靈。十日正符《論衡》吉（三月十一日，二月廿九日得雨後，迄今僅隔十日，正合王充《論衡》太平之世十日一雨之驗），千峰更協夕佳青（亦用陶潛詩意）。覩茲時若惟增惕，望彼露章得未寧。優澤農功路無潦，庶幾三捷即欣聆。

雜録

《抱朴子》《太平御覽》卷六〇二引　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東，得之，嘆其文高，度越諸子。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吾與汝共之，勿廣也。」

《袁山松書》《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李賢注引　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盧肇《海潮賦後序》《唐文粹》卷五　自古說天有六：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四曰安天，五曰昕天，六曰穹天。自蓋天以下，蓋好奇徇異之說。【略】其增立渾天之術，自張平子始，言天包于地，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略】言不及渾天而乖誕者凡五家：《莊子》、《玄中記》、王仲任《論衡》、《山經》、釋氏言四天，并無證驗，不可究尋。王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桓君山攻之已破，此不復云。

《吳郡圖經續記》卷下《事志》　昔孔子登泰山，見吳門有白馬如練。此論者傳聞之誤，而好奇之過也。孔子雖至聖，其視聽與人同耳。吳魯相去不翅數千里，安能見白馬如練哉？昔王充《論衡》嘗辨之矣。

《文獻集》卷七下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劍也。《杜周傳》「三尺安出哉」，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衡》凡引高帝語卻皆有「劍」字。作文而好用歇後語以爲奇者，不可不知也。

都穆《聽雨紀談》「十二辰禽」條　十二辰所屬，如子鼠、丑牛之類，人多不解，或以問予，予曰：其說見王充《論衡》。充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略】。」

《升菴集》卷四六《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　《論衡・案書》篇有吳君高之《越紐錄》則不知何書。

又　《論衡》亦不啻爲談助，有能從百冗中求一精，自堪爲著論者採擇之資。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二《九流緒論中》　《論衡》云會稽周長生作《洞歷》十篇，上自皇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按長生爲充所推轂如此，而世絕不知其人。《洞歷》名甚新奇，爾時越中才士故自不乏，第東京末紀事之文大槩多不能工存其名，以慰作者。

朱元弼《七七義》《明文海》卷一三〇　世以死者七日爲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禳。此固妄誕之論，然傳襲之來既久，遠邇相同，亦必有故。問其人，不知也。嘗思以爲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瞭。後讀《論衡・訂鬼》篇有曰：「鬼者甲乙之神，乙者天之別氣。人病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或本命所屬，爲其所殺也。時刻亦然。」余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剋之理，如木日鬼，金爲之殺，金日鬼，非火爲之殺乎？推之七七之說，恐亦是此理。以其相剋之禳解，遂延增妄誕之說，然亦未知王論何從生，余推之者何如。姑識之，以俟明理君子。雖然，七日來復，《周易》之義也，古先聖賢言之詳矣。並以識存，則七七之義自見。

《文海披沙》卷一　漢時有四大諱：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今之住宅忌虎臂昂頭，是其遺意也。二曰被刑爲徒，不上丘墓，此諱今無之，但欲使子孫全歸，而非所論于無辜受刑也。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而廬道賤，逾月乃入。今但賽祀及道流上帝漁人下海則忌之，余不爾也。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殺父與母，今不諱也。

《歷代詩話》卷一六《脫膑》　潘岳《西征賦》：「築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膑。」吳旦生曰：史稱：荊軻之客高漸離，變姓名以擊築事始皇，乃置鉛

築中，擊之。王充《論衡》云：漸離擊築擊秦王，中臏，秦王病瘡死。此秦史所諱，故《史記》不及載。潘賦乃用《論衡》故實也。狙，伺候也。脫臏，言脫去王之膝蓋也。

《談書錄》卷二二《論衡詩細》 王仲任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時人疑邕得異書，搜其帳中，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趙長君通韓詩，著《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傳之學者。《詩細》今已無傳。《隋經籍志》注：《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煜撰，亡。《神泉》其即《詩細》耶？而長君所著《吳越春秋》盛傳。仲任又著《養性書》十六篇，則不傳。凡書之傳，固有數耶？王上虞人，趙山陰人。王師班彪，趙師杜撫。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七 《論衡・難歲篇》：「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冲抵之氣。」按此十二神，六壬家所用，《論衡》雖引其說，而未悉數其名。登明，亥也；從魁，酉也。六壬家又有貴人、騰蛇、朱雀、六合、句陳、青龍、天空、白虎、太常、元武、太陰、天后，十二神，分布十二方位，考《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雖不詳列十二之名，當與六壬家不異。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 農祥即房宿，以霜降晨見東方，則祠靈星當在夏九月矣。《論衡》以靈星即龍星，又謂周制：春雩，秋八月亦雩。今靈星乃秋之雩，此語非是。雩正祭在己月，祈祭，則秋之三月皆可行，春秋非雩祭之正期。又雩祭祭五帝精，非祭靈星，不得合爲一祭。且八月龍星未見，安得而祭之？《通典》亦言：「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殆襲充之誤也。

潘維誠《論語古注集箋》 《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論衡・祭意篇》并引作「瓜」，何休通今文，充書所引，亦多今文，《魯論》爲今文，并作「瓜」，不作「必」，則知《魯論》直讀「瓜」爲「必」，非誤字也。（編者案：《論衡・祭意篇》引《論語・鄉黨篇》：「孔子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乾隆《大清一統志》卷二二六《紹興府・陵墓》 王充墓在上虞縣烏石山。

賈逵

論述

《論衡・別通》 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又《佚文》 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九《傅玄集・連珠序》 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才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艷，傅毅有文而不典。

《後漢書・賈逵傳》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又《方術列傳上》　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略】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文心雕龍・雜文》　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嚬矣。

又《時序》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署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暇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

又《才略》　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傅之末流也。

《徐孝穆集箋注》卷一《謝敕賚燭盤賞答齊國移文啓》　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鼷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慙良吏，霄光可學，乃會者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史通》卷一四《外篇・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籠聒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學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推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

《樂圃餘藁》卷六《蘇州學記》　漢方休息，元元未遑，先王之教，世宗奕奕，首善于京。其臣有若董仲舒者爲大夫，文翁者爲守吏，皆尚儒術。廼詔置博士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官于郡國。其課士必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難遽考。使因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京內盛，三雍之儀不及于外，而鄭興、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繼爲人師，以經相授，囊括六典，六學寖明。是以時政雖亂于上，而義士交起于下，抗節濡足，用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百餘年。

《灌園集》卷七《經行論》　漢以來學經家衆矣，顧違行則猶多。董仲舒號大儒，而下流禳厭，類巫覡，不自羞，至推災異險受禍，乃吞聲而絕口；劉向燒金幸寵，罪延其父；鄭康成八十不葬其親；孔光、張禹曲說卑意，亡國以存家；戴聖見糾不法；范升廢於出妻；馬融驕奢；王弼躁急；賈逵附圖讖以希貴顯；祝欽明誣《周官》以媚禖后；劉歆助新；蔡邕懷卓；譙周致主於輿櫬；陸賈效鷹犬於叔文，是皆內不令於身，外不祥於世，清議之所投竄，而學者之人所爲共羞，而數君則爲之，夫豈經之所能救哉？

《海錄碎事》卷一八《演連珠》　《演連珠》，陸機作，五十首。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等爲之。

《習學記言》卷二五《後漢書》　《古文尚書》、《左氏》、《國語》、《周官》、《毛詩》，學者藉此數書以知古人統紀源流。而西京湮塞不行，至東漢乃卒傳之，豈杜林、鄭興、陳元、賈逵輩，智識實能過於西京諸儒耶？特其門戶偶相承爾？孟子所謂「巫匠亦然」也。賈逵以《左氏》獨有明文，證圖讖劉氏爲堯後，此尤可笑矣。

《秋澗集》卷六六《二十四大儒贊・賈逵》　偉哉侍中，好問而博。通明四經，大肆厥作。綱維國論，張皇帝學。東觀石渠，光龍於燦。

張素《丹鉛餘錄原序》　鄭玄博而不精，賈逵精而不博，博而精難矣哉。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二　「六經」之學，廣大閎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博於《易》者，有博於《書》者，有博於《詩》者，有博於《禮》者，有博於《春秋》者，有博於《爾雅》者。施、孟、梁、京諸人，博於《易》者也。伏、夏、周、劉諸人，博於《書》者也。齊、魯、毛、韓諸人，博於《詩》者也。戴、曹、賀、賈諸人，博於《禮》者也。公、穀、鄒、夾諸人，博於《春秋》者也。劉、郭、張、曹諸人，博於《爾雅》者也。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炫、崔浩、穎達、德明數子，諸經竝釋，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

《經義考》卷二九八《通說四・說緯》 鄭樵曰：讖緯之學，起於前漢。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獨非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隋煬帝發使四方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有其學。至唐，惟餘《書》、《易》、《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七緯》、《詩二緯》，共九緯而已。

傳記

《後漢書・賈逵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倜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略】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幷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鬱，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鬱字叔異，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脩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紀事

《楚辭章句》卷一《離騷經章句第一・叙曰》 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史通》卷一《內篇》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邱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騎省集》卷二三《重修說文序》　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孝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愼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

《類說》卷五《舌耕》　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謂舌耕。

《容齋四筆》卷二《諸家經學興廢》　《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爲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閒人大毛公，爲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爲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於學。鄭衆、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三家遂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略】左氏爲《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矣。

《紺珠集》卷八　賈逵口授經傳，致粟盈倉，謂之舌耕。嘗語人曰：人而不學，行尸走肉耳。

《黃氏日抄》卷三五《晦庵先生文集》二　《楚詞序》：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通號楚詞，而《離騷》深遠矣。然自原至漢未久，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言，世復不傳。隋、唐間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寮者，能爲楚聲之讀，亦漫不復存。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而王書之所取舍，洪氏皆不能有所是正。於是稍加檃括，定爲《集注》八卷。又因晁氏《續》、《變》二書，補著五十二篇，所取必其凄涼怨慕者，爲得其餘韻，而以無心而會者。

《文憲集》卷二七《演連珠》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咸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圖、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之。然其爲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

《王忠文集》卷一九《演連珠（并序）》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覩而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鮮傳焉。禕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爲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於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王禕序。

《山堂肆考》卷九八《抱弟聽讀》　漢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隣家讀書，每抱逵就籬聽之，十歲乃誦「六經」。

又卷一二一《鄭賈學》　漢世言《左氏春秋》者，多祖于鄭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世有鄭賈之學。按：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名徽，嘗從劉歆受《左氏春秋》，而逵又傳父之業也。

著　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漢侍中《賈逵集》一卷（梁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賈逵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一》　賈逵《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二十卷。又《解詁》三十卷。《春秋三家訓詁》十二卷。

又《藝文志四》　《賈逵集》二卷。

《崇文總目》卷二《春秋類》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左丘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凡五家爲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又　《左氏膏肓》九卷。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爲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竄奇何書云。書今殘逸，第七卷亡。

又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衆、賈逵、皆爲詁訓，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淮等奉詔是正。

《通志・藝文略第七》　侍中《賈逵集》一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下《春秋類》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右魯左丘明撰，吳韋昭弘嗣集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四家說，成此解。皇朝宋庠爲《補

音》三卷。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蓋未必然。范曄云：「左氏富而艷。」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艷且浮夸也。非丘明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又《左氏膏肓》九卷。右漢何休撰。休始答賈逵事，因記左氏之短。鄭康成嘗著《膏肓》，後人附之逐章之下。

又卷四上《楚辭類》《楚辭》十七卷。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略】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自以爲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書類》《尚書》十二卷。《尚書注》十三卷。漢諫議大夫魯國孔安國傳。初，伏生以書教授財二十九篇，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實三十四篇。及安國攷論魯壁所藏，始出《舜典》諸篇，又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引《序》以冠諸篇之首，定爲五十八篇。雖作傳既成，會巫蠱事作，不復以聞，故未嘗列於學官，世亦莫之見也。攷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錯），弟子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康成作傳注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云逸書，其援《泰誓》者，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南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眞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爲孔學矣。

又卷三《春秋類》《國語注》二十一卷。吳尚書僕射侍中吳郡韋昭撰。采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五家爲之注。昭字子正，事孫皓，以忤旨誅死。《吳志》避晉諱，作韋曜。

又《讖緯類》乾坤鑿度二卷。【略】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符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與莽、述同志。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康成，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言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

《漢書藝文志考證》卷一《藝文》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云：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不見孔傳，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晉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柳又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於前晉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續之，齊姚方興得於大航以獻，隋開皇二年始得其篇，然後書大備。唐開元十四年，改《洪範》「無偏無頗」爲「無偏無陂」，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薛氏曰：唐明皇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駮。

又卷二《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齊、魯以其國所傳，皆衆人之說也。毛、韓以其姓所傳，乃專門之學也。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

又《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不言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肅宗詔選高才生受《毛詩》，遂行於世。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傳》，鄭玄作《箋》。

又卷三《春秋》《左氏傳》三十卷。【略】《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平帝時始立學官。建武以李封爲博士，復廢。肅宗令賈逵選《公羊》嚴、顏諸生，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雖不立學官，然擢高第爲講郎。【略】後漢言《左氏》祖鄭興，而賈逵傳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經義考》卷一〇〇《詩》《毛氏（萇）詩傳》。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時齊、魯、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

逵、馬融、鄭衆、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

又卷二九一《刊石五》 魏正始石經《大學》僞本一卷，存。毛奇齡曰：《大學》石經，今世所行，係唐開成間所鏤石，雖非漢熹平蔡邕舊跡，然與鄭注《禮記》原文竝無異同。至明嘉靖間，忽有魏正始本石經，出於甬東豐考功坊家，其文但有變纂，不分章節，增「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一十八字。其時海鹽鄭端簡曉，從同邑許黃門相卿宅得其書，極爲表章，其言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爲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考《魏史》：正始中，諸儒虞松等校過石經，魏邯鄲淳、鍾會以古文小篆八分書之於石，豎在漢碑之西則。魏正始中，原有「五經」書石之事，其云「政和」，則宋徽宗年號，係「政始」筆誤。第是時無衛覬名，衛覬者衛瓘之父，《經典稽疑》據《傳》謂覬當以太和三年死，死時虞松年十五，鍾會方五歲，斷不能同時作書。且鍾會母張氏，《傳》稱會十三頌《周禮》、《禮記》，則《禮記》之行斷不俟會之書而始傳於世，其言之紕漏不辨自明。至萬曆甲申，南戶曹唐氏伯元，得其書於吉安鄒氏，遂疏請頒布學官，會其疏以別事與中貴忤，遂駁奏不行，然其疏詞則有云：「石經《大學》，魏虞松受之賈逵，逵父徽與其師杜子春俱受業劉歆。當漢武時，《周禮》出巖屋間，歸祕府，五家之儒皆不可得見。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其後逵官中祕，又注《禮記・傳義詁》及論難百萬餘言，爲學者所宗。於時友人鄭衆與逵各有解，而馬融推逵獨精，故逵解獨行於世，衆解不行。」考《漢史・賈逵傳》：逵但受《春秋》，爲《春秋五家說》幷《周官傳》，竝不受《禮記》爲《禮記傳義》。此皆借《逵傳》舊文影射立說。如《周禮》出巖屋間即《周官》也，五家之儒即《春秋五家》也，其爲《傳義詁》即《春秋之傳義》也。唐氏不明「五家」爲何家，「周禮」何禮，謬加「禮記」二字於「傳義」之上，固屬可笑。且當時有兩賈逵，一在熹平間，受《春秋》者，一在政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馬融相推逵解、獨行之事？此眞囈語也。

《後漢書補逸》卷六 賈逵字景伯，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案：逵于經學尤通《左氏》，其云：「《左氏》義深于君臣，《公羊》多任于權變。」眞左丘功臣也。惜其附會讖書，曲解《左傳》以文致之，則陋甚矣。！

雜録

《拾遺記》卷六 賈逵年五歲，明慧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且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爲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敎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及期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山堂肆考》卷一四〇《三賈逵》 一東漢人，字景伯。兒時常在太學，人謂之賈長頭。一字梁道，賈充之父，魏文帝時爲豫州刺史，凡長吏不如法者皆奏免之。一宋蔞城人，從狄青征儂智高，累官嘉州刺史，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嘗請不俟郊赦贈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有念親之志，特聽之。

又卷一五八《丘明配》 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建孔子廟。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共二十二人，皆配享。開元二十八年詔：以春秋二仲上丁祭之。

班固

論述

綜論

《論衡・別通》 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略】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

又《須頌》 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

又《佚文》 《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

又《案書》 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眞僞，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

《人物志》卷上《流業》 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

《後漢書・班彪傳（附子固）》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厭厭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又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王命，固迷世紛。

《宋書・謝靈運傳論》 史臣曰：【略】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文心雕龍・體性》 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

又《事類》 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

又《才略》 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

又《知音》 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略】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

又《程器》 略觀文士之疵，【略】班固諂竇以作威，【略】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

《魏收集・上魏書十志啓》（《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一〇）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誥，裁勒墳史，紀傳之間，中以書志，緒言餘迹，可得而聞。

《魏書・高祐傳》 與丞李彪等奏曰：「臣等聞典謨興，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

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實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

又《李彪傳》 高祖崩，世宗踐祚，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略】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

又《魏書目錄》 孔子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三代文章，莫盛於周。東周、秦、漢，雖戰爭喪亂，前古遺風餘烈，流而未絕。賢君忠臣蹈道之徒，功業行誼，彰灼顯布。高才秀士，詞章論議，諫諍辯說，嘉謀奇策，皆可以驚聽動俗，爲後世軌範。而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學善叙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

《金樓子》卷四《立言篇》九下 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鈎深，猶稱碑賦如一。

《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 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備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

又卷一六《外篇·雜說上·諸漢史》 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客。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理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梁肅《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唐文粹》卷九二）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

裴延翰《樊川集原序》 探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略】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

江端禮《節孝語錄》 公言：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

《雲溪居士集》卷二二《上侍從書》 然數君子者，或以賦頌鳴，或以歌詩顯，或騰芳於誥命，或絕塵於書檄，或敷揚條暢達於政理，或清婉詳實妙於紀傳。兼善衆制者，蓋未見矣。而又屈原溺於怨思，宋玉蕩於荒淫，子長雜而簡疎，孟堅靡而辭費，長卿麗而用寡，子雲約而未騁，此皆辭林之雄者也，然猶未能無蔽脫於譏詆，況其次哉。文章之道，臻其妙者，末易爲力。

《聞見後錄》卷八 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競。至竇憲敗，競收憲賓客，固在其數，死獄中。固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世叔妻昭續成之，是謂曹大家。華嶠論固曰「排義節，否正直，不以殺身成仁爲美」者，予謂嶠爲知言。則固附竇憲以死，不足悲也。班固作漢史，失於畏司馬遷。自武帝而上，於遷之詞不敢輒易，如《項羽傳》但移高祖事於本紀中耳，他傳皆然。史遷書某人有曰「其子某，今爲大官」，距固之世已二百年，固書其人，亦皆曰「其子某，今爲大官」，失於畏遷也。遷作歷代史人物表、食貨等志，當著歷代之人，固作漢史表志，亦著歷代之人，失於畏遷也。固知畏遷，按其書，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續成之可也，於其詞重出不可也。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

鄭樵《通志總序》 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儻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

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闖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敎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略】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

《容齋三筆》卷二《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觀《謝夷吾傳》云：第五倫爲司徒，使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他比喻，引稷、契、咎繇、傅說、伊、呂、周、召、管、晏，以爲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夷吾乃在《方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渭南文集》卷一五《陳長翁文集序》 漢之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粲然如西京時，惟文章頓衰。自班孟堅已不能望太史公之淳深，崔、蔡晚出，遂墜卑弱，識者累欷而已。

《墨莊漫錄》卷六 李文叔常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略】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騄駬之馬，方且脫韁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叱，毫舉縷詰，自以爲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爲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爲之趨走，而境內晏如也。

《兩漢筆記》卷一〇 揚雄、班固，豈特兩漢之文章，千古之文章也。然雄事莽，固事憲，皆不得其死。學不明義，墮喪名節，貪榮冒寵，爲狗彘行，而以區區辭藻著稱後世，眞遺臭矣哉！

《羣書會元截江網》卷二九《諸史・時政》 合古今之史而論之，溫純如《左氏》，簡潔如子長，雄健如孟堅，是固作史之巨擘也。然其才氣之所充，規模之所就，特未離乎史筆也。至於正軌範以立百王之經，示褒貶以代一王之法，筆創之妙，如化工焉，其可以作史者例論耶？

吳善《牧庵集序》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秉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所謂百年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固四人。

《修辭鑑衡》卷二引《呂氏童蒙訓》 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氏、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富山遺稿》卷一〇《西漢書》 班固師遷亦步趨，未容後進造庭隅。半生描摸龍門像，雖乏精神貌却腴。

劉迪簡《答孟左司書》（《明文海》卷一五一） 而文人御氣，無促數之患，周旋折旋，中規矩者，又不易得。是故三代以後，漢唐宋之文人，稟氣秀出於藝文之科，御氣無前於天下之士者，如司馬子長神情散逸，最喜明姦利，又善爲人寫生。諸王子、王妃、將軍、文吏情態，兼窺求猥褻陰私，蘄不失其神，類言常人所不欲言者。班孟堅似懲司馬氏微傷蕩佚，乃本左氏謹忍不放，庶幾冠佩長者氣象，而其創體張布廣遠，如深山大澤，龍蛇生焉。【略】此數君子，稟氣間生，御氣合度，固已長鳴於百世矣。

《東里文集》卷一四《禮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銘》 天之生才甚難也。然高明強毅、弘博奇偉、智能勇略之士，世未嘗乏用，惟文章者不易得。夫探造化之閫，徵帝王之法，通古今之賾，淳滀融會，而後出之。上焉者，發揮性道，修正人紀，此聖賢之事，不可幾及；次焉者，推明義理，紀述功德，作爲風雅，以鳴國家之盛，司馬遷、相如、揚雄、班固、韓、柳、歐、蘇作者之事，

然亦代不數人焉。信乎其難也。

又《頤庵文選序》 漢興，文辭如司馬子長、相如、班孟堅之徒，雖其雄材宏議，馳騁變化，往往不當於經。

《震澤集》卷三三《擬辜言》 孔子沒，天下不復有經矣。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馬，猶父子相繼。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故後世讀之若親覩其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儼然如在其時。他如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楊弘山先生存稿》卷一《班固》 《封禪》靡不典，《美新》典亡實，《典引》論唐皇，後先同一律。

《嵩渚文集》卷三三《詠史·班固》 竇家門外綵雲消，絕代才名竟寂寥。留取漢書光漢室，可憐殘帙續班昭。

《五嶽山人集》卷二七《小序六十三首·班固》 孟堅九齡綴藻，天授異才，既而覽綜弘該，希抗遷、左。秉翰蘭臺，專意史業，故聲詩播發，有所不暇矣。然《幽通》、《兩都》，玉繪金冶，移之五言，爲有妙吐。《詠史》數篇，質木渾含，亦可覩其遐步。

《念菴文集》卷二《與胡前岡》 夫子長、孟堅，皆人豪也。其才氣特達，自視豈在人下。然除却希聖一着，縱有所就，不免爲他項壓頭，已是下流人物，非所謂大丈夫矣。

《中庸衍義》卷三 華嶠論曰：「固之叙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饜飫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議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臣良勝曰：《漢書》，班固未成之書，成之者女弟昭也。嶠所論者，昭之書也，非固之書也。夫死節正直殺身成仁，此有血氣者之所共予也。固於漢號爲通儒，獨非人心，而好惡乃大謬若是哉？意者固不擇所，因以竇憲賓客而遭禍，大爲正直之玷，徒殺其身，而於節於仁甚有愧焉。昭之意，蓋欲掩其兄之醜耳。司馬光謂太史公欲私張湯，並杜周而貸之，與子產欲安伯有而幷後子孔，皆是一類識見。然萬世人心公論，豈私意所能奪哉。

《白華樓稿》卷九《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略】可謂聖於文矣。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 肅宗嘗問制禮作樂之事於固，固對曰：「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取叔孫通十二篇以進，而罔所建白。帝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觀此，則固在當時人已有少之者。

《方麓集》卷二《省庵先生集序》 司馬子長、班孟堅，雄于文者也。至其述《書》《春秋》，及班氏用子長語，時或損易其言，輒劣于前人。至其縱橫變化，馳騁如意，曲盡其妙者，乃不必于模倣，而得古人之神情意欵者也。

《藝苑巵言》卷三 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

彭輅《文論》（《明文海》卷九〇） 故文章之於世，實有幸不幸也。余謂先秦逼古，不可以學地知，而子長有本，可以學力到也。但其文騁驁縱橫，捭闔變化，【略】如國工者之貌人，形神從筆端躍出。

又 凡入乎其書者，其人久而猶生，固文之一奇也。而本之《戰國策》之洄瀾疏節，非出自創爲，則遷之奇，亦有自也。而次遷者其班孟堅乎。班之《漢書》，蓋過半寮掠遷史，其餘則乃父叔皮氏與曹大家爲之，而固躬所摛撰，僅十之二三。觀諸《兩都》《典引》及《賓戲》之答，筆力可以概見。人或稱其採酌經緯，藻潤雅馴，要亦向、歆之勍敵，而揚雄之副亞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史書佔畢一·內篇》 孟堅之推太史，至矣。其駁太史，公矣。前人製作，瑜而掩之，私也，瑕而匿之，亦私也。孟堅法太史者也，謂有競心，吾弗敢信也。

又 古今具史才而能旁及諸體者，班氏乎？賦與雜文靡弗善也，迺詩亦有之，左、馬、卿、雲，兼擅其勝矣。曄、壽自史外，著作亡聞。沈、魏著作間覩，而史非其任。永叔之於班也，桓司馬於劉司空乎？

《雨航雜錄》卷上 西漢簡質而醇，東京新豔而薄，時之變也。班固贍郁而有體，《左》、《史》之亞哉。此外寥寥矣。

《達觀樓集》卷九《班固》 凡人見人則明，見己則暗。固譏馬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自全，比於小雅·巷伯，何審也！然固爲竇氏賓客，卒于獄死，方之馬遷，抑又甚焉。自全之智安在乎？

《文通》卷七《書事》 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二史

咸擅一家，遞相瘧痢，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者哉！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班蘭臺集》題辭　安陵班叔皮清靜守道，有二令子，孟堅文章領著作，仲升武節威西域，天下之奇，在其一門，漢世無比。仲升功名拔傅介子、張騫而上，孟堅晚節，竟蹶不起，亡時與蔡中郎同年，又以竇氏賓客，爲洛陽种令所捕繫，頓辱更甚。私心痛其才同厥考，而志耻薄宦，冒進失道，不若望都長優游以終也。叔皮專心史籍，欲撰漢史，孟堅踵就其業，爲人誣訟，限身獄網。仲升馳闕分明，轉禍爲福，危哉！《漢書》之得成，更兩世，閱變故，如是其不易也。《兩都》倣《上林》，《賓戲》擬《客難》，《典引》居《封禪》《美新》之間，大體取象前型，制以心極。而師覆徒奔，反在燕然片石。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豈孟堅亦讀而未之詳乎？

孫開《駢雅序》（《經義考》卷二八〇）　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屈原《離騷》，【略】蔚爲詞賦之宗。自後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左思之徒，皆博雅君子，其所爲賦，罔不醞釀古今，錯綜名物，以文被質，度宮中商，麗句偉辭，駱驛奔會；覽之者五色眩爛，若登太廟而彝鼎錯陳，若入武庫而戈鋋森列，若步崑崙之墟，璆琳琅玕無不有也。蓋涉之莫窮其源，遡之莫測其本始，故知雅道至淵弘哉！

《榕村語錄》卷二一　孟堅文字雖不如子長雄健，然識見醇正，議論皆是。【略】然孟堅正未可輕。其評論二劉及董仲舒、揚子雲諸人皆精當。戰國文字之氣習識議，至孟堅始變盡。

又卷二二　孟堅一部《漢書》，何所不有！議論又得要領。後人議其品行，似屬過苛。當日竇憲出征，朝廷命固從之，豈得不行？既與同行，憲得功而歸，要他做篇文字，豈得不作？

又卷二九　曹子建才大，其文都像一口氣噴出。韓文要追復三代，轉有斧鑿之意。司馬子長便一氣吐出。子長、孟堅乃文家不祧之祖。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班固》　班固承家聲，負重望，而行業尤尊。其所著《漢書》，本於遷而氣魄不及，顧其典核過之而詳整更甚。兩公之書，並爲千古日月矣。遷本家學，而固之家學則尤著，且有弟姊之助，一門淵源，文章事業，百世而後，以節義文章相頡頏者，誰邪？獨惜其爲竇氏之客耳。

《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下》　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于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于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

章學誠《丙辰劄記》　馬班之史皆出自家學，《自序》皆申明之，其闡揚先美，可謂孝矣。前人乃譏固襲父書而遷推先德，非平允也。然遷書與談本無異指，故文辭無所識別。固則承父之業而自辟門戶，爲斷代專家之祖，不比彪之《後傳》猶沿遷史緒餘者也。故于世祖諸篇別出彪名以明所受，此則義例有然，其實無殊致也。蓋以六家宗旨而論，彪爲通史再傳，固爲斷代之祖，不相混也。

又《上朱大司馬論文》　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左、史、班、陳，家學淵源，甚於漢廷經師之授受。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緯『六經』，綴道綱，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學，遞相祖述，雖沈約、魏收之徒，去之甚遠，而別識心裁，時有得其彷彿。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班孟堅學劉子政而文不同。《後漢書》之筆太緊，當下班書兩等。

《鵠山小隱文集》卷二《班馬異同論》　（班）固譏遷是非謬于聖人。【略】《史記》八書，而固變爲志。【略】且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記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其所傳儒流，徒與陰陽農墨等分畤並驅。固既譏遷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此亦何以異于馬乎？且固之譏遷，未足以服遷心。

《曾文正公文集》卷三《聖哲畫像記》　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藝概・文概》　班孟堅文，宗仰在董生、匡、劉諸家，雖氣味已是東京，然爾雅深厚，其所長也。

分論

《兩都賦》《後漢書・班固傳》：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陽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晉書・左思傳》：（左）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文心雕龍・詮賦》：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又《誇飾》：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誇飾恆存。【略】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史通》卷五《載文》：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緐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貞觀政要》卷七《文史》：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冊府元龜》卷一三《帝王部・都邑》：班固所以賦《兩都》者，蓋明安土重遷之深旨也。蘇籀記《欒城遺言》：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學林》卷七《古賦題》：班固作《兩都賦》，序曰：「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炫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賦始曰「有西都賓問于東都主人」，中曰「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末曰「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愛然失容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此首尾貫，一賦也。其名爲《兩都賦》，而其序亦曰《兩都賦序》，可以見也。昭明太子乃自「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析而爲《東都賦》，然其文與上句相連，不可析也。【略】夫賦題者，綱領也。綱領正則文意通。昭明太子何爲其多析也。許顗《彥周詩話》：王豐父待制，岐公丞相之子。【略】豐父嘗與僕言：班孟堅《兩都賦》華壯第一，然只是文辭。若叔皮《北征賦》云「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強秦而築怨」，此語不可及。僕嘗三復玩味之，知前輩觀書自有見處。《珊瑚鉤詩話》卷一：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略】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略】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攻媿集》卷五一《清眞先生文集序》：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爲五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崇古文訣》卷五《兩都賦序》評：讀《兩都賦序》，則知詞賦之作亦可以觀世變，非一切鋪張誇大之謂也。本朝吳處厚賦評、唐說齋《中興賦序》亦得此意。又《西都賦》評：所謂極衆庶之所眩曜。又《東都賦》評：所謂折以今之法度，當合兩篇兼看。又：兩賦大抵前篇極其鋪張，後篇從而收斂。前篇已爲後篇折難之地，以周比並秦，彼此相形，優劣自見。十分折難得倒，更主張西都不得了。李耆卿《文章精義》：班固設問答最弱（如西都賓東都之類）。《續後漢書》卷六六下《文藝傳・左思》：至揚雄、班固，模擬填塞，雖工巧而不能窮神入聖，于是自以爲俳。若張衡、左思，則又下揚、班遠甚，特圭撮事類辭章之肆闖爾。孟堅、平子之《兩都》、《二京》，歸美當代，未害於義。若太冲之《三都》，以晉繼魏，遂鄙蜀抑吳，歸美於魏，統紀既謬，又可與語義乎？故文章先義理而後詞藻，本體制以定工拙，悖理失正，而誇多鬬巧，不足以爲文也。《隱居通議》卷四《總評》：作器能銘，登高能賦，蓋文章家之極致。然銘固難，古賦尤難。自班孟堅賦《兩都》，左太冲賦《三都》，皆偉贍鉅麗，氣蓋一世，往往組織傷氣骨，辭華勝義味。若涉大水，其無津厓，是以浩博勝者也。盧摯《文章宗旨》（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六四）：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厥後十數作者倣而效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定宇集》卷一《兩都賦纂釋序》：律賦繫之以人，惟古賦鳴其天。科目次場有賦，以古不以律，丕休哉。《離騷》，賦之祖。降是，舍漢何適矣？孟堅《兩都》，有餘刃無窘步，漢賦舍班又何適矣？《古賦辨體》卷四《班固・西都賦》注：此賦兩篇，亦一篇也，前篇極其眩曜，賦中之賦也。後篇折以法度，賦中之雅也。篇末五詩，則又賦中之頌也。昌黎曰：「詩正而葩。」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愚謂先正而後葩，此詩之所以爲詩；先麗而後則，此賦之所以爲賦。自漢以來，賦者多知賦之當麗，而少知賦之當則。苟有善賦者，以詩中之賦而爲賦，先以情而見乎辭，則有正與則之意爲骨；後以辭而達于理，則有葩與麗之辭爲肉；庶幾葩麗而不淫，正則而可尚，發乎情，止乎禮義，是獨非詩人之賦歟，何詞人之賦足言

也。此賦涉雅頌，猶有正與則之餘風，愚故於此言之。《兩谿文集》卷七《送張孟初還句容詩序》：昔者，漢都于洛。長安故老念其上不西顧，咸興慨惜。班孟堅因作《兩都賦》，盛稱洛邑之美逾于長安，以諭其意。至今垂之策書，昭漢德于無極。《襄毅文集》卷一二《跋懷二都賦》：古之君子賦京都者多矣。班孟堅之《兩都》，張平子之《二京》，左太沖之《三都》，皆假爲問答而艱深其辭。辭雖富且工，然皆蹈襲規模，窮竭氣力而成，識者不能無可議。桑悅《北都賦》（《明文海》卷一）：聞先生言，心開意釋，始知孟堅之《兩都》、平子之《二京》，辭長意短，語徒憎憎。《藝苑卮言》卷二：孟堅《兩都》似不如張平子。平子雖有衍辭，而多佳境壯語。《愚菴小集》卷一三《讀文選諸賦》：孔穎達云：「賦之爲言鋪也，直鋪陳時之政教善惡。」而班孟堅亦云：賦以抒下情而通諷諭。蓋古人文章未有無爲而作者。如孟堅《兩都》，爲西京父老怨明帝不都長安，故盛稱東都以風諭之也。《詩辯坻》卷一：魯頌，史克所作，而班固《兩都賦序》「皋陶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歌其路寢」，二公皆誤。蓋以《閟宮》詩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故耳。奚斯但作廟，非作頌也。《文選尤》卷一班固《西都賦》眉批：二賦宏博而不纖巧，瑰瑋而不奇僻，正大鮮美，典練不浮。又末評：此賦雄矯不羈，猶鯤運鵬搏，桓桓然有迴山倒海之勢。精詳綺麗，似琳宮藥闕，煌煌然具流丹積翠之文。光芒注射，疑璧合珠聯，燦燦然，有電激星飛之象。奇而雅，秀而莊，震古彪今，詞壇宗匠。又《東都賦》末評：此賦局度舒徐，言辭雄大，鋪張揚厲處，弘敞而多姿，辨難攻擊處，峻潔而有骨，溫馴流利，沉莊淵深，此天簫雲璈之響，玉堂金馬之文也。五詩竝述東都之美盛，總建武、永平之事而言，機趣盎溢，色理瑩潤，芳韻靈襟，飄飄塵外。《堯峯文鈔》卷二九《喬石林賦草序》：世稱班固《漢書》文贍事詳，過於史遷，而《東西都賦》則又叙述山川之險、都邑之雄、宮闕掖庭之麗，而究歸於靈臺、辟雍、明堂風化之盛，其辭閎深瀏衍，雖後有作者，研思十年，亦不能稍加焉，孰謂長於此者必不長於彼與？《閱耕餘錄》卷一《二賦用始皇事》：《三輔黃圖》曰：「始皇營朝宮於上林苑，車行酒，騎行炙。」班孟堅《西都賦》曰：「陳輕騎以行炙，騰酒車以斟酌。」左太沖《吳都賦》曰：「飛輕軒而酌醁醽，方雙轡而賦珍羞。」二賦皆用此事，而句法各極其工。《鐵立文起・前編》卷一〇《論歷朝賦》引沈石夫曰：《西都》麗而不靡，似倣相如諸篇，而骨法自具。東京大作乎。《東都》意歸典則，不尚侈靡，相其體裁，直欲自成一家，不欲規模揚雄、彷彿相如也。又引王懋公曰：《子虛》、《上林》，創見亦佳。後再蹈襲，則堆塞可厭矣。子雲《甘泉》，加以詭譎，更不足法。孟堅《兩都》，雖用鋪張，猶不甚貪。其自謂義正揚雄，事實相如，亦實錄也。《歷朝賦格・上集》卷二《兩都賦》評：前篇以藻腴勝而極烹鍊之工，後篇以簡實勝而盡折旋之法。筆力勁，姿態豐，雖脫胎揚、馬，固已出其範圍矣。侈秦雍之形勝側重于田，美河洛之英靈歸崇臨學。抒詞命意不得不然，而強弱之感於是乎寓。《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文選・班孟堅兩都賦序》：此賦蓋因杜篤《論都》而作。篤謂存不忘亡，安不忘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蓋以都洛，尚非永圖。特以葭萌不柔，未遑論都。國家不忘西都也，故特作後賦，折以法度。前賦兼戒後王勿效西京未造之侈，又包平子《兩京》之旨也。又：詞藻不如相如，其體製自足冠代。又：前篇極其眩曜，主于諷刺，所謂抒下情而通諷諭也。後篇折以法度，主于揄揚，所謂宣上德而盡忠孝也。二賦猶《雅》之正變。五詩則兼乎頌體矣。若乃能諷，斯麗者皆則；徒勸，斯麗者爲淫。又「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收此一段，有勢有力。何焯《評注昭明文選》：《兩都》一開一合，以「賓主」二字見意，其賦之用意處全在序末二句，見作賦之由，勸戒之體也。氣度雍容，音調鴻暢，大家手筆。又《西都賦》：如此長篇，仍有含蓄不盡之義，所以爲厚。後人殊覺惟恐說不盡，去古遠矣，此平子、太沖所以終不能與班、馬爭勝也。又《東都賦》：此篇文氣謹嚴，不作一冗散之筆，眞有冠裳佩玉，清廟明堂氣象，故足折西賓而伸己論也。須看其賓主針鋒相對處。方熊補註《文章緣起賦》：漢而下，獨賈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它如相如長於叙事而或昧於情，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辭，至於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炫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君子猶取焉，以其爲古賦之流也。

《明堂》《詩藪・內編》卷一：《明堂》五章，太質無文。陸時雍《詩鏡・總論》：詩之佳，拂拂如風，洋洋如水，一往神韻，行乎其間。班固《明堂》諸篇，則質而鬼矣。鬼者，無生氣之謂也。《詩源辯體》卷三：班固四

言《明堂》、《辟雍》、《靈臺》諸詩，非雅非頌，其體爲變。《古詩解》卷一四《明堂詩》評：憲宗立明堂，尊光武以配上帝。孟堅此詩蓋即《我將》之頌也。言美哉此堂，既昭明而廣大，乃聖皇宗祀之所。于是君臣肅敬，上帝就享，五神成列。然此配享之主爲誰？乃我世祖光武也。既率土來賓矣，豈不能繼續光明高祖之業乎！惟其誠信足以懷來，故能受此多福耳。《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文選・明堂詩》：五詩仿封禪文。賦本古詩之流，故以頌系之。明堂即以光武配，故不更及建武之治。

《靈臺詩》《古詩解》卷一四《靈臺詩》評：靈臺亦憲宗所築，故美其時登以考休徵，眞能感三光，調五行，而使風雨時若，屢獲豐年，民生相與嬉游于聖化之中也。《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文選・靈臺詩》：《明堂》、《辟雍》、《靈臺》三詩，皆興滅繼絕，潤色鴻業之事。後《寶鼎》、《白雉》二詩，則皆衆庶悅豫、福應尤盛之事。妙在此詩中「爰考休徵」以下即上下相銜，聯絡血脈，仍不離望祭氣象，觀雲物本事，所以自然。《硯北雜錄》卷一二《班固》：班孟堅《明堂》、《辟雍》、《靈臺》、《寶鼎》、《白雉》五詩，殊不及漢郊祀樂章。若《兩都》則不減長卿、子雲。《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詠物詩一卷》提要：漢武之《天馬》，班固之《白雉》、《寶鼎》，亦皆因事抒文，非主於刻畫一物。

《辟雍詩》《古詩解》卷一四《辟雍詩》評：憲宗臨辟雍以行養老之禮，孟堅美之。言雍水之流湯湯，我君蒞此，造舟爲梁，以行大禮。彼皞然之國老，咸以父兄事之。祝嘏祝嘻，威儀孔時，孝友之忱昭矣。蓋由吾君專心法古，于是太上示我此漢道，其化洪而且神，宇內得以觀禮之成也。

《寶鼎詩》《古詩解》卷二四《寶鼎詩》評：孟堅以明帝有寶鼎之瑞，因獻《兩都賦》而并奏此詩。言嶽川修貢效珍，吐此金景，上干浮雲。蓋未出鼎時，先有此徵應也。鼎既見，果然氣色非常，光明煥炳，龍文畢備，信希世之寶也。於是登廟以享其先祖，永昭靈德於萬年也。《漢詩音註》卷三《寶鼎詩》評：「嶽修貢兮川效珍」，寫得大而非誕，佳語也。

《幽通賦》陸機《遂志賦序》：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略】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漢書・敘傳》：固之賦《幽通》，將以致命遂志也。然氣懾而辭戚，固之不得其死，已占於此。經曰：「禍福將至」，「有開必先。」又曰：「善不善必先知之。」其類此乎！雖曰致命，吾不信也。周密《浩然齋雅談》：詩文中有摘人姓名一字而言者。如班固《幽通賦》：「叡淵沖而通微兮，顧群愚之眩惑。」「巨滔天而泯夏兮，」以王莽字巨君；「重醉行而自耦，」重乃重耳。《山堂肆考》卷一二九《幽通賦》：班固憫時多用不肖，而賢良之路塞，故述古者得失神明之理，以爲《幽通賦》。幽通者，言與神遇也。《藝圃倦談》卷三：班固之《幽通》，餧屈平之殘膏也。《歷朝賦格・中集》卷四《幽通賦》評：名曰「幽通」，實惟顯悟，其刻意鍛煉如殿冶之劍，寒光灼然。《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文選》：班孟堅《幽通賦》，此文不減賈誼、揚雄。《硯北雜錄》卷一二《班固》：《幽通賦》與崔篆之《慰志賦》、馮衍之《顯志賦》不甚相遠。

《終南山賦》《升菴集》卷六三《曖曃字義》：班固《終南山賦》「曖喫晻靄，若鬼若神」注：「曖喫音愛逮。雲霧吐吞，障蔽天日，變化殊形也。」《韻會》：「曖曃，不明貌。一作曖喫。」《詩》「愛而不見」，毛萇云：「愛，蔽也。」《說文》從人作「僾」，《方言》從草作「薆」。字書或從雲作「靉」，或從日作「曖」，皆蔽而不見之意。今文但作「愛」。宋玉《高唐賦》「喫兮若姱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以「揚袂障日」解「曖」字尤明白。韓文「雲陰解駮，日光穿漏」，移以解「靉靆」與「曖喫」字，亦切。《格致鏡原》卷八《水四・瀑布》：班固《終南山賦》「旁吐飛瀨，上挺修林，立泉落落，密陰沈沈」註：立泉，謂瀑布。

《奏記東平王倉》《文心雕龍・書記》：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水心集》卷二七《上執政薦士書》：昔班固奏記東平王蒼，薦者六人，爲國得才，不專幕府，而蒼納之。《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一八《奏記東平王薦士》尾評：前五人總敘畢，復舉一人，此又一體，昌黎《貢舉薦士書》大抵脫胎于此。

《典引》《後漢書・班固傳》：固又作《典引》篇，述敍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文心雕龍・封禪》：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略】《典引》所敍，雅有懿采，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靡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習學記言》卷二五：固以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故作《典引》。其意言：自兩儀分，莫崇乎堯，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先命孔子撰赤制，而高祖、光武興。謂漢特承堯，是何道

理？與今世場屋架綴作經義者無異。固又以此著之《漢書》，而欲垂中正不刊之義，可乎？詳其始撰識者，妄稱「劉秀爲天子」，光武宗室單寡，援之立極如童謠，幸中，遂以自神，正與王莽同耳。故桓譚、鄭興皆莫肯信，而固希世傅會，曾無慚恥。蓋自昔文士，往往不足憑也。《王氏談錄・作文立意》：班固《典引》序唐堯君臣之德，迭享天下，云「股肱既周，後授漢劉」，公言古人作文立意高奇如此，後學者可不務哉。（一云：文當務立意高奇，不蹈陳故。）《續後漢書》卷六六上上《文章總叙》：符命之說，古不經見，皆後世迂儒、俗士、賊臣、篡子獻諛逢惡，以爲篡竊之資者所作也。【略】至司馬遷爲《史記》，始載赤烏、白魚、赤帝子、白帝子之事，以爲有天下之徵。又特爲《封禪》一書，從臾神怪。而董仲舒《對策》，遂言三代受命之符。於是司馬相如爲《封禪文》，揚雄作《劇秦美新》，而班固爲《典引》，閎衍侈大，推美功德，以爲符命。新莽盜漢，而讖緯之術興矣。《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一八《典引》尾評：符命之文，《封禪》、《美新》具其體矣。至于音節，亦無能大爲變易，特其造詞綴字，則各能自出，所以可傳。《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文選》：班孟堅《典引》靡而無實，故味不長。然自一時之極思也。《硯北雜錄》卷一二《班固》：《典引》則《劇秦美新》之類，以其諛辭多也。

《答賓戲》　《後漢書・班固傳》：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文心雕龍・雜文》：自《對問》以後【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略】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陳書・後主紀》：（元年三月）癸亥詔曰：【略】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陸士龍集》卷八《與兄平原書》二三：《幽通》《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答之甚未易。《潞公文集》卷一三《座右銘》：昔揚子雲《解客嘲》、班孟堅《答賓戲》、崔駰《達旨》、張衡《應間》、蔡中郎之《釋誨》、郤秘書之《釋對》，皆所以矯厥俗而旌厥素焉。《山谷別集》卷一八《與平仲少府書》：某嘗論古人戲作之文，惟揚子雲《解嘲》、韓退之《進學解》乃爲盡善。如孟堅《賓戲》、崔駰《達旨》，已費辭而理不足。《避暑錄話》卷上：東方朔始作《答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玄》《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以《釋譏》《應間》，紛然迭起，【略】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緯略》卷一〇《答客難》：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賓戲》【略】皆出于《客難》而作，然其雄放豪特皆不能及也。《續後漢書》卷六六上上《文章總叙》：「六經」以來，凡師弟對問之間，君臣可否之際，相與擬議詰折，無非問難之文也。難，難也。其言難合，反覆相難也。故醫家有書謂之《難經》，然未嘗特以命篇而爲文也。漢興，東方朔作《客難》，其後揚雄爲《解嘲》，班固作《賓戲》，皆其制也。《秦漢文鈔・東漢文・答賓戲》尾評引林次崖曰：規模全倣《解》，中間多是醜邪崇正意思，正所謂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也。末後一結不能忘情於利達，却露出本相，此處便輸子雲一着，然文字自佳。《學古緒言》卷二三《手書東方客難篇後題》：蓋自曼倩創爲此文，而《解嘲》、《答賓戲》、《達旨》、《應間》之篇紛紛繼作，然獨子雲可以追配，崔、班而下，不無靡矣。《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一八《答賓戲》尾評：是文之體始于東方生。東方猶有諧恢之句，孟堅此作，方雅和茂，煉詞之工，似有過之者。《日知錄》卷一九《文人摹倣之病》：洪氏《容齋隨筆》曰：【略】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文選尤》卷九《答賓戲》尾評引歸震川曰：奇章絕調，意適文酣。《梁昭明文選越裁》卷八《答賓戲》眉批：《解嘲》、《賓戲》俱效顰《客難》，揚之雄健過于東方，班之藻麗更過于子雲。又：上平平說來，忽落數語，振起文勢，足見其筆力之靈健。又：跌蕩俊邁而閒麗。又：逸興翩躚，清詞流暢。《義門讀書記》卷二〇《前漢書・賓戲》：此文更簡十之三，使不徒以詞勝，則起人意矣。又卷四九《文選》：班孟堅《答賓戲》麗過于揚，其氣質則遠不逮。要非崔、蔡所及。此體止于《賓戲》，而裁《達旨》、《應間》、《釋誨》，得之。

《北征頌》　《論衡・宣漢》：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逾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文心雕龍・頌讚》：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略】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野客叢書》卷一九《征有二義》：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

《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略】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燕然山銘》《文心雕龍・銘箴》：若班固燕然之勒，【略】序亦盛矣。

《續後漢書》卷六六《文藝列傳・文章總叙》：銘者，名也。著於文辭，刻之金石，表見其名也。由器物則因以示戒，由義理則因以垂訓，由事業則因以昭德。揚雄謂：銘哉銘哉，有意於愼也。【略】秦漢而下，夸毗示侈，不因器以爲戒，不垂訓而昭德。墮嵯峨、伐琬琰、封泰山、勒燕然，有序有事，有銘有詩。大或數千，次或數百，制與碑等矣。《秦漢文鈔・東漢文・封燕然山銘》尾評引林次崖曰：文法頓挫，氣雄勢壯。漢武雄豪之氣溢於言外，可謂能黼黻皇猷者矣。《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文選》：班孟堅《封燕然山銘》能盡以約，所以爲大手。《硯北雜錄》卷一二《班固》：《燕然山銘》頗雄榘陵厲，本傳不載而附之《竇憲傳》中，或以其侈元舅之功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文選補遺》提要：班固《燕然山銘》實爲貢諛權臣。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孫何《碑解》（呂祖謙《宋文鑑》卷一二五）：銘之所始，蓋始於論撰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略】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略】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

《哀辭》任昉撰陳懋仁註《文章緣起》：哀辭，漢班固《梁氏哀辭》。註：摯虞曰：哀詞者，誄之流也。勰曰：情主於痛傷，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爲貴乎？《北堂書鈔》卷六二《設官部・治書侍御史》：班固作哀辭。（《班固集・馬仲都辭》云：車騎陽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洛川浮橋，馬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史班固，於馬上作哀辭。）

《擬連珠》《續後漢書》卷六六上《文章總叙》：連珠，孝章命班固、傅毅作。一事未已，又列一事，駢辭相連，體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亦奏議之體也。

《奕旨》《古文品外錄》卷二《奕旨》尾批：或言：奕之爲道尚矣。聖神垂典，童昏惠化，暫忘憂於寸陰，聊寓情於時暇。是以大令謔浪，致南風之不競；韋昭立論，恥功名之無稱。蓋其儲精覃思，均侔造化，等配兩儀，豈淺之智所能爲乎。言其經緯，馬季長觀法於用兵；語其幽寂，王中郎指言於坐隱。于以善管子之有禁，美吳儲之無益。不悟爛柯之得仙，已識投局之當暮。盍尋諸篇什，是亦猶賢乎已。班氏自父子姑妹，世有高才而無貴仕，豈非天耶。【略】王元美云：余既與李時養論奕，歸而臆數其人與品，手書貽之。乃其事有奇而未可據者，因再疏一通，爲《奕問》，俟後博考傳記，毋妨再續也。問：段柯古所載鳩摩羅什爲人奕，起子空處，皆作龍鳳形。信乎？曰：其人奕品下至八九道，或可誘而成耳。不然，什公亦姑幻障人耳目，無是理也。問：顧師言三十三着而勝神頭王，信乎？曰：一說日本王也。奕至三十三着而決勝，所謂通神者也。其猶在坐照上乎。師言於品不登第一，而考之史，古未有神頭國，而日本王由來不入朝，將無好事者爲此勢以附會其說乎？未可必也。問：孤山老姥之說信乎？曰：或有之，然非積薪之自爲神也，好事者假神而抑積薪之語也。所謂指示以攻守劫殺之方甚略，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其抑積薪可見也。問：一行於張燕公宅見積薪奕，遂與之爲敵。且曰：念貧道四句乘除語，人人盡爲國手。信乎？曰：有之。一行，神於數者也。神於數則可以觸類。其曰「四語乘除人人國手」，非也。問：陸子靜一悟河圖數而勝國手，信乎？曰：其徒假一行事而神其師之語也。子靜奕品甚下，今不覩其遺文若葛藤，而胡以能悟也。問：范寧兒之勝王抗信乎？曰：有之。抗重而寧微也。寧兒以有心待抗，而抗以無心待寧兒，猶之乎司馬仲達之於孔明也。且此一局耳，未可定也。問：滑能之事信乎？曰：能暴死耳，奕者之神其說也。是天人者勝能，而何又假能也。問：王質欄柯之說信乎？曰：不然也。堯至今三千六百年耳，度不能十局也。則爲神仙者曷壽焉？問：劉仲甫之高王積薪兩道也，祝不疑之高仲甫一道也，晉士明之高仲甫兩道也，信乎？曰：果爾，則積薪而上有四道矣。仲甫之高積薪也，其詩論也自爲高者也。不疑、士明之高仲甫也，乘數者也。二子用壯而仲甫用衰也。問：王粲、陸瓊之覆局，信乎高品哉！曰：惟仲甫與顏倫亦能之，此善記者也，非與於品者也。問：孟堅之有旨也，應璩之有勢也，馬融、曹瓘、王粲、劉恢、蔡洪、梁宣之有賦也，李尤之有銘也，高品哉！曰：唯永嘉林生有集焉，而品第五也。此工於文者也，非與於品者

也。問：吾子何如？曰：猶之乎數子而已矣。

《祝》《文心雕龍・祝盟》：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脩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略】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略】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

《詠史》鍾嶸《詩品・序》：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咏史》，質木無文。又卷下：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咏史》，有感嘆之詞。《南齊書・陸厥傳》：厥與約書曰：【略】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詩源辯體》卷三・六二：班固【略】五言《詠史》一篇，則過於質直，鍾嶸云：「班固詠史，質木無文」，是也。《古詩解》卷一五《詠史》：孟堅《詠史》，初不煩一語褒揚，第直敘其文，而漢帝之仁與緹縈之孝自足千古。即如「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渾朴而深，後人幾許能造。《漢詩音註》卷三：「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評：通篇實叙，忽宕二句，便悚觀。又尾評：孟堅《明堂》五首未見其佳，此篇古質不雜，得漢人本趣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擊壤集二十卷》提要：自班固作《詠史》詩，始兆論宗。

《白虎通義》《後漢書・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又《班固傳》：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又《蔡邕傳》：孝宜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文心雕龍・論說》：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灌園集》卷一七《讀白虎通》：《白虎通》，譁惑聾瞽書也。非特作之者有是，學其說者亦足以致之，學者不可不思也。聞楚之王有喜起怪以爲奇而作異以爲新者，於是國中之人衣冠宮室、君臣族親之數名制度，皆羣然而更造之，旁徵外引，以快談喻。他日，王問焉，曰：「孰致爾，孰致爾！」於是俊舌者進而列焉，曰「是新某制，是生某名，是有某義」云云。王大悅，連室而旌之。魯之端士駭而往辯之，曰：「古之制君臣，主於定上下尊卑；族親，主於辨戚疎次序；衣冠宮室，主於便利乎起居服用。昔言足矣，今不宜復哄汝紛紛，且非益也。」楚之君臣勃而否之，曰：「非爾所知也。不如是，不足以矜識見而新談說也。」魯士不自得而去。《白虎》之作，其類是耶！而未聞當時有魯士。嗚呼，吾不意夫譁惑聾瞽者日多多也。自西漢時，學者說經已積怪靈，至是而甚焉，又總括之說。儒之弊，蓋至於此。學者不可不思也。

《文忠集》卷九三《漢白虎議奏序》：白虎議奏，漢肅宗章皇帝時所作也。帝撫運熙洽，左右藝文，懼「五經」之道熄，而異同之說熾，粤建初紀號之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究其淵奧而發明之，條其當否而揚榷之。於是五官中郎將魏應、侍中淳于恭，或以所疑問於下，或以所陳復於上，帝親稱制臨決，紛紛籍籍之論得以折衷。蓋一代之盛典，不可無傳也。謹爲序曰：經籍待治世而後興，議論待聖王而後定，何也？至治之世，以兵則寢，以刑則措，人至無爲，優游巖廊，思所以尊廣道藝，化民成俗，則必旁求儒雅，闡廸大猷，使申韓楊墨屏不得肆，此經籍所繇興也。雖然，習非勝是，古今未免；黨同伐異，儒者通患。故五鹿騁其辯而折角，劉歆犯衆怒而移書，殊聞異見，矜愚護短，其來尚矣。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必賴聖王而清亂折衷焉，此議論所繇定也。維漢承暴秦絕學之餘，褒顯儒術，置五經博士。學者雖曰承師，亦別名家。中宗宣皇帝當華夷之綏靖，憫衆說之紛紜，爰卽石渠，大輯諸儒之奏，「五經」奧旨剖判無遺，聖道之復明，繄中宗是賴。自時厥後，異端間作，議減章句則有中元之詔，共正經義則有永平之奏。逮章帝紹休繼烈，人富憲平，內則儒館獻歌，外則戎亭虛候，石渠故事固宜復行於斯時也。斸辰天臨，簪弁星拱，旁搜遠覽，博問而約取之，明昔人所未明，析是非之不一，方之甘露，抑同符而增光焉。及其成說昭著，聯爲大編，既已上諸蘭臺，藏諸東觀，而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又且流布於四方萬里之遠。家藏此書，人究此義，庶幾道德明而風俗一，見聞博而心術正，豈曰小補之哉！先是，蜀人楊終首發其端，帝命班固撰集其事，又命史臣著爲通義，精微奧賾，粲然畢陳。後之人欲究

聖經之旨者，當自茲始。按：白虎，北宮之觀闕也。往在西都，嘗以名殿，杜欽、谷永皆於此對六經之問。兩都相望，襲其名而不廢，豈非漢家右文之地歟？敢具列之，冠於篇首，用告觀者。謹序。《西山讀書記》卷二《性情》：愚按「五性」之名始見於此。《白虎通德論》者，漢章帝時詔諸儒講經白虎觀，因命班固輯爲此書。蓋漢去三代未遠，古之遺言必有尚存者，故其論性非後世學者所及。特以不忍好生爲仁，斷決得中爲義，未免以用爲體，然大指不相遠也。《漢・刑法志》亦曰：「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而鄭康成於《中庸》首章之注亦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土神則智，水神則信。」朱子嘗謂康成此解非苟然者，第其「智」「信」二字位置不能不舛爾。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白虎通》，爲章帝親決而令班固撰集之，故叙致事物原委詳明。雖云雜以讖緯，然能詳人之未詳，明人之未明。【略】走謂天地間可傳而長存，不越奇正兩端。賢聖必正，諸子多奇。顧奇有奇之要領，正有正之要領，得此乃根株一致，可以條貫密茂，盛大充榮，免蕪蔓之誚，爲成其奇、成其正爾。但君子則寧正而不適世。《讀書後》卷五《讀白虎通》：《白虎通》者，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曰《白虎通》。又按《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然則此書爲班固筆也。其言禮樂名物制度甚詳，往往雜取經傳，不爲背理道，而獨于五行之生剋次第，悉取人事以配之，大抵出于不韋、仲舒之緒論，而其他立賞罰、議褒貶，則《公》《穀》之義居多，至紀封禪而諛心盡露矣。吾嘗謂漢之儒多援經以飾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經。援經以飾事，有遠而誣者，然而于事濟也。推事以就經，有邇而當者，然而于事不必濟也。其濟爲雋不疑，而其誣至于劉歆之佐王莽。噫，亦可鑒也。

《百家類纂》卷三六《白虎通題辭》：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凡四十四門。此書所作之因也。按固博學多文，其所著《漢書》《兩都賦》奇矣，卒以附竇憲死獄中。所講「五經」，聖人之旨何在哉？世稱東漢尚節義，乃若固尤表表者，其所尚何如邪？　朱君復《諸子斟淑》：漢《章帝紀》云：建初四年夏四月，立皇子慶爲皇太子。十一月，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又《班固傳》云：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觀此書中用《公》《穀》釋經禮，雜取經傳以訓之，語多淺俚。想當時皇太子初立，講習便於覽觀耳。王弇州乃云「至紀封禪而諛心盡露」，此不可解。使固欲獻諛，豈不能續馬卿《封禪書》上之，而必以此諛耶？況封禪亦國家禮儀之一，安得闕而不紀？以此罪固，徒令孟堅胡盧地下耳。《西河集》卷三九《高詹事天祿識餘序》：劉宗正父子領校天祿，當時有《說苑》，雜記諸書，散行于世，而後之爲雜說者宗之。如班令史之侍讀禁中而作《白虎通》，蔡邕之校漢典而作《獨斷》是也。《東水質疑》卷六《白虎通德論》：《白虎通德論》，漢班固奉詔纂集，援引證佐各有根據，亦有用之古書也。然說之不通，必以己意附會以竟其詞，故所說多牽強難合。讀者槩以爲古書而弗考，則胥失之矣。昔者，唐虞夏殷周皆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澤得達，禹由夏興，湯以殷起，武王伐紂，爰自有周，此皆因所興之地以爲號，以示重本不忘之意，非有取於義也。固乃箋釋之曰：唐者蕩也，蕩蕩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著見中和之爲。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不至也。此皆以己意附會，失聖人之意也。且殷遷于商，故又曰商。若以殷爲中和之道，則商又何取義乎？則其說之不通可知矣。夫童子侯不能爲禮，故不受命於京師，此禮也雖無證，亦不害其爲禮也。固乃引魯成公沙隨之會不見晉侯以爲證，則所證非所以爲證矣。魯襄公會晉悼公於戲，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實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夫冠者，成人之道也。魯襄年十二而可以冠，則可以列於成人而非童子侯矣。沙隨之會，成公卽位已十有六年，已生襄公，而猶目之童子侯，猶曰「不可爲禮乎」。沙隨之不見晉侯，聽僑如之譖，過在晉侯，不在成公。固乃引此以證彼，所謂以己意附會，失之牽合也。不惟失制禮之意，抑且失經義矣。《西圃叢辨》卷一一《白虎通》：《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

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珍藝宦文鈔》卷五《白虎通義考序》：傅以識記，援緯證經，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其後靈臺郊祀，皆以讖決之，風尚所趨然也。故是書論郊祀、社稷、靈臺、明堂、封禪，悉檃括緯候，兼綜圖書，附世主之好，以緄道眞，違失六藝之本。《左海經辨》卷上《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今所傳《白虎通義》非完書，就四十三篇及它書所援闕文考之，凡引《尚書》無俾古文者，逸書則俾《尚書》逸篇，引《尚書大傳》近十餘條。《考黜》篇引《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公羊傳》隱公八年注：三年一使三公黜陟。疏云：《書》傳文。又《路史・發揮》卷五引《大傳》曰：再絀少以地。）似《書傳》文而字有脫漏，否則《書緯》文。漢人引緯多直俾爲經。《紼冕》篇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紼」，疑即今文《顧命》「布乘黃朱」之異文。其《宗族》篇解《尚書》「以親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與歐陽、夏侯符，而不從古文家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說。（見《詩・葛藟》正義、《左傳・桓六年》正義引五經異義。）《喪服》篇解《尚書》「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爲周公以王禮葬，與《尚書大傳》符。（《大傳》文引見《通鑑》前編成王十一年，又見《漢書・梅福傳》注，《後漢書・張奐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又見《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而不從古文家周公奔楚之說。（見《史記・魯世家》、《論衡・感類篇》。）然則《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文家明矣。或曰：《後漢書・賈逵傳》言肅宗立，特好《古文尚書》，賈逵、丁鴻皆治古文，皆與議白虎觀，何以知其不兼用古文也？曰：許叔重作《五經異義》，於《今尚書》說《古尚書》說，必加別識。肅宗既好古文，撰《白虎通》者，儻用古文，豈無別識以著其異哉？攷《後漢書》言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嘗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然是時帝特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而已，未及《尚書》。（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則在元和二年。據奏云「改元正曆」，謂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及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曆也。）蓋逵尤明《左氏傳》，先已爲之解詁故也。建初四年，乃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肅宗紀》、《丁鴻傳》），著《白虎通義》（《儒林傳序》），逵以校書郎與議。其後，乃詔撰集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及古文同異，遷爲衛士令。（案《楊終傳》，詔諸儒於白虎觀考論同異，會終坐事繫獄。校書郎班固、賈逵表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則是議白虎觀時，逵方爲校書郎。逵傳言撰集三家《尚書》及古文同異，遷爲衛士令，明在議白虎觀之後矣。《丁鴻傳》注引《東觀記》言逵以衛士令集議，非也。）又其後建初八年，乃詔諸儒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當集議白虎觀時，古文猶未用也。《丁鴻傳》：年十三，從桓榮受《尚書》（榮傳歐陽《尚書》），不言更受古文，而《楊倫傳》言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按鴻爲司徒，在安帝永光四年，鴻其晚治古文與？集議白虎觀者，尚書博士止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見續漢《百官志》）。諸儒則賈逵通大夏侯《尚書》（《逵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丁鴻，桓郁習歐陽《尚書》，肅宗從郁受經，稱制臨決，宗旨可知。而鴻又以才高，論難最明（本傳），故《白虎通》於《尚書》悉用今文也。逵、鴻雖通《古文尚書》，然逵嘗習《毛詩》《左氏春秋》矣，《左氏春秋》又嘗於建初元年入講南北宮矣，乃《白虎通》所引《詩傳》並出魯、韓，而無一語及毛詩，（《宗族》篇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此必逸禮之文。《通典》徑改作「毛萇曰」。案《詩・湛露》毛傳有此語，宗人作宗子。然《白虎通》凡引經傳，例無直書人名者，《通典》改之誤矣。《嫁娶》篇引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出《易緯乾鑿度》，《詩・鄭風・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與此稍異，非毛傳文也。）所引《春秋傳》並出《公羊》，間及《穀梁》，必別識之，而無一語及《左氏》。三占從二，理勢則然，其於《尚書》用今文猶是例也，何疑焉？《經學歷史》第四《經學極盛時代》：章帝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爲曠世一見之典。【略】《白虎通義》猶存四卷，集今學之大成。十四博士所傳，賴此一書稍窺崖略。【略】章帝時，已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義》采古文說絕少，以諸儒楊終、魯恭、李育、魏應皆今學大師也。

《八風》《諸子彙函》卷二一《白虎通・八風》尾評引楊升庵曰：此篇凡四層：首段爲一篇之冒，次段叙八風之取義，第三段叙八風之徵應，末段叙王者承順八風以出政治。通篇平鋪直叙，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

《五刑》《焦氏筆乘續集》卷五《禮不下庶人》：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

《五經》《諸子彙函》卷二一《白虎通・五經》尾評引楊升庵曰：作經溯源，五經立教，織毫不紊。

《漢書》　《三國志・吳志》卷八《薛綜傳》注：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又卷二〇《韋曜傳》：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　袁宏《後漢紀原序》：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遷，無所甄明。　《後漢書・荀淑傳（附孫悦）》：（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悦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賢于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　《意林》卷五引楊泉《物理論》：人皆知滌其器，莫知洗其心。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或云：玄衡以善《詩》至宰相，張禹以善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　傅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餘主闕而抑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　《文心雕龍・史傳》：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　《晉書・張輔傳》：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勤，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隋書・經籍志二》：自史官放絶，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爲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悦作《春秋左傳》之體，爲《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　《史通・内篇・六家》：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于魏亡；《史記》唯論于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又《論贊》：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　又《采撰》：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説苑》、《七略》之辭。此幷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　又《人物》：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之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　又外篇《雜説上・諸漢史》：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賢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賢冠首，並其失也。　《新唐書・劉子玄傳》：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略】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　蕭穎士《蕭茂挺文集・贈韋司業書》：有漢之興，舊章頓革，馬遷唱其始，班固揚其風。紀傳平分，表志區別，其文複而雜，其體漫而疎。事同舉，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條適足以助繁亂，於是聖明之筆削褒貶之文廢矣。　《李文公集》卷六《答皇甫湜書》：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悦而習焉！　孫復《孫明復小集・辨四皓》：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博采厥善，發舒其光，爲四先生立傳，垂於無窮，斯其過矣。　《節孝集》卷三一《語錄》：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　《淨德集》卷一八《賈山與路溫舒同傳論》：自《春秋》之法絶筆于獲麟之一句，而褒貶重輕之義、進退是非之訓，卒不可得而復見耶？其大權大法幽深隱奥，則不可得而見矣；其祖述聖人之緒餘，而立爲一家之學，裁成義例以示後世，庶幾得其髣髴者，猶可見焉，遷、固之史是也。馬遷始改編年之舊而爲紀傳之書，以帝王繼統而謂之紀，以公侯傳國而謂之世家，以卿大夫列位而爲之傳，而善惡褒貶之意寓于其中，其爲功亦勤矣。至班固則又繼其法而成一代之史，夫二百年間，天下、國家、君臣、事物之變，可謂廣且多矣，以八十萬字之文可勝載耶？向非裁之以義例，則錯亂糅雜而莫能究其體要，知其統類，烏足以稱爲良史哉？故紀言其略而傳載其詳，而傳之先後抑有義焉：以功之大小而次之，則韓彭之後當繼之以衛霍也；以人之賢愚而次之，則蕭曹之後當繼之以丙魏也；而世之遠近殊不接矣，亦非記事之體也。

故傳之所次，服虔謂不以功之大小、人之賢愚，惟以時之先後；而顏師古亦曰又以事類相從。夫時之先後相繼，而事之義類相從，則一時之本末，衆人之是非，舉其端而可以推之矣。賈山之《至言》，皆借秦以爲喻，賂溫舒之抗疏，則亦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二人之志，皆指明秦氏之亂亡以劘切世主，而欲其除煩救弊，豈非事類之一耶？傳而同之，不爲失矣。不獨此而已也。欲觀其變詐之迹，則見於張耳、陳餘；欲觀其開陳治亂之道，則見于徐樂、嚴安；欲觀禦邊之策，則見于賈捐之、嚴助；欲觀撫民之要，則見于龔遂、召信臣。凡爲此者，皆類而從之之謂也。師古之言槩舉一二以明之，信乎固之稱良史也。《攤園集》卷一五《與饒元禮論史書》：班固之才不及遷，而措置謹密則過之，故亦配遷流傳。《淮海集》卷二二《韓愈論》：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濟南文粹》五《師友法言・經史繁簡不同》：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七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案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呂氏童蒙訓》（《仕學軌範》卷三五）：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崇學《左氏》。如序霍氏、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北山集》卷八《擬策進士》：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班固天下之良史也。以良史之筆，書英主之事，宜其萬世燦然。以余考之，頗有疑者。沛公之先入關也，項王豺虎之威，意在不測。項伯夜見張良，具告其端，遂免鴻門之殆。彭城之西，固嘗不利，而丁公弗之窘。聞兩賢不相厄之論，脱之使去。項伯、丁公，是俱有德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項伯則封之，於丁公則戮之，是何所施同而所報者異耶？平生所憎者莫如雍齒，以其數相窘辱，有故怨之深，此羣臣所知；平生所惡者，莫如丘嫂，以其戛羹輟釜，無長者之風，此布衣之恨。雍齒、丘嫂是俱有隙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雍齒則先侯之；於丘嫂則至其子猶未忘也。是何所負同而所報者異耶？將孟堅編叙得於傳聞，容有未審耶，抑亦聖君之行事，自有深意，不可以常情料之耶？諸生留心經史有日矣，試爲決所疑焉。《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録》卷中：或問：秦少游以班固譏司馬遷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以爲有激而云。方遷陷於刑辟，以無財自贖，傷悼而寓其憤疾之意。所以進之崇之者，乃所以抑之卑之也。當時風俗不修廉隅，唯務財貨，而避世之士皆畏懦，無救人於患難者，故及之耳。曰：如少游所說，固得其似，然作史以垂法萬世，豈可以己之私律天下以不正？遷雖有憾，未必肯爲是舉。殆與兒童飾辭以報怨，而不慮長者之見嗤，何其陋遷如此哉！特遷氣俠，頗未入於道，故每見出奇快意之事，往往心喜不能自制，故亦不知其失耳，固之所譏未爲不當。《新唐書糾謬》卷二〇《二十曰字書非是》：昔班固爲《漢書》，其間存用古字，使後世兼見古人文字之學，且又不妨本書，而餘光施及後人，斯可謂一舉而兩得。在小學家不爲無助，故其《叙傳》自云「正文字，惟學林」。此實史家之一美，而後世修書者之所宜法也。又《原序》：夫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屏山集》卷三《漢書雜論上》：（存目）。又卷四《漢書雜論下》：班固作《漢書》，惟「紀」最爲嚴密。事皆詳載於傳，而撮其要書於紀，固自名之曰《春秋考紀》，其言有深意焉。余嘗考之吳王濞約六國舉兵，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爲其郎中令劫，守，不得發兵。濞敗，遂得不誅。班固書曰：「皆舉兵反。」何以書「皆舉兵反」？初意皆反也。戾太子斬江充，矯制發兵，武帝詔劉屈氂捕斬反者。班固書曰：「太子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何以不書反，初無反意也。張湯凌折三長史，長史發湯陰事，湯曰：「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武帝盡誅三長史。班固書曰：「張湯有罪，自殺。」何不書陷湯，湯有罪也。弘恭、石顯奏蕭望之不悔過，請詘於牢獄，塞其快快心。望之自殺。有司奏望之有罪，請絕其爵邑。班固書曰：「中書令弘恭、石顯譖望之，令自殺。」何不書有罪？恭、顯譖之也。太子矯制，不書反而書以節發兵，譏武帝惑巫蠱而致亂禍也。望之自殺，不書有罪而書譖，譏元帝信閹宦而殺其師傅也。凡此之類，不可殫舉。固自謂《春秋考紀》者，豈以得《春秋》之意耶？班固作史贊，非獨詳於紀善也，又重美之；非獨略於記過也，又婉其辭。其記善也，雖小善必録；其記過也，非大過不書。文帝之仁言儉德，贊中總列十數條，嘆曰：「嗚呼，仁哉！」於景帝贊又曰：「至於孝文，加以恭儉。」於武帝贊又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記善又重美之乎？武帝之窮兵奢侈，其贊曰：「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詩》、《書》所稱，何以加焉！」非略於記過又婉其辭乎？元帝之號令溫雅，成

帝之穆穆之容，皆見稱述者，不以一失廢其他長也，故曰雖小善必錄。呂后之龍產、祿、景帝之殺晁、周，皆略而不言者，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故曰非大過不書。史讚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他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鄭樵《通志總序》：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略】《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略】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煜、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

又卷二二《年譜第一・年譜序》：夫《紀》者，襲編年之遺風，《傳》者，記一身之行事。修史之家，莫易於《紀》、《傳》，莫難於《表》、《志》。太史公括囊一書，盡在十表。班固不達其旨，後史因失其傳，《史十表》遂爲荒唐之學。《表》者，一書之要也，不可記繁文；《表》者，一書之本也，不可記末節。自班氏以來，末節多矣，復不識統理。《海陵集》卷三《論乞進讀本注音切》：竊謂三代而下惟西漢爲近古，諸史之作惟班固爲名家，讀之者考文義而後見紀事之本原，辨音訓而後知立言之法則。《朱子語類》卷一三四：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浪語集》卷三〇《擬班固漢書序》：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柱史曠官，簡編淪廢。孝武皇帝時，太史令司馬談始憑《楚漢春秋》記錄漢事，談子遷繼世爲太史令，克舉舊職，上自黃帝，迄漢麟止，整齊其事，附益見聞，成《史記》百三十篇，變古編年爲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以漢先帝繼百王之後，廁秦項之列，太初而下又闕不書，後世好事薦紳先生褚少孫、史孝山、陽城衡、馮商、揚雄之屬，雖頗有綴緝，類多蕪短，不足以繼太史公父子之後。最後劉歆書以甲乙相比，號稱博洽，然猶叢脞纂錄，未就統紀。中興，茂才徐令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乃繼采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不爲世家、紀、傳而已。彪子固私就父業，探撰前記，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八十餘萬言，盛漢遺文

始就一家之作。後世之言史者，皆本之遷、固。嘗考載籍，炎黃以前尚矣。爰自虞帝作書，上聯堯典。仲尼約史，爲魯《春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於《書》、《春秋》備矣。乃其古文質樸，書非該贍。太史公創新紀傳，合事言之史。班氏記錄，大約依《太史公書》。祖宗大政，疏爲「紀」，人臣庶事，條爲「傳」，紀之所略，傳之所詳也，其有舍此錄彼，微辭隱義，後先互見，率婉而成文，優而柔之，乃見其旨。至若禮樂典章廢置之迹，漢之所以爲漢也，宜當備見首末，志實書之。公卿繫國安危，侯王漢藩輔也，拜免歲月，興亡所自，不詳則漫而無所考見，詳之且不勝書，譜於旁行，會於年表，漢廷舊事細大畢舉矣。顧不偉哉！學士大夫讀虞夏商周之書，觀其簡嚴繁縟，則知四代所由廢興。《春秋》推見至隱，而事辭垂以爲教。班氏父子，以漢文士纂述漢史，其文縱以約，其義簡而明，曲折有容，遣辭條暢，猶風行水上，自成文章，讀之如身在漢廷雍容論議之列，使人讋讋忘倦，謂之良史不誣也。惜其書不及竟，身以幽死，其八表、《天文志》，女弟昭及扶風馬續踵成之，損益次第，或未能盡得彪、固深旨，儒者憾焉。後世史官華嶠、范曄、追集漢中興書，其文既不足以接固前史，而猥排固以賤死節，否正直，將以自見己學，顧第不深考《漢書》稱殺身成仁者衆矣。掌書墜軼，間因他事，時或表見，固意自有在，難與單見寡聞道也。善乎司馬遷之論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際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於當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也。嗚呼！在遷之身亦是矣已，孝武帝焚《孝景》《今上本紀》，而遷有蠶室獄戶之禍。固贊十二帝紀，多錄小善掩大疵，其詳於「傳」出之，亦足以發。議者以爲務飾主闕，蓋未足與言《春秋》之義。不然，或告固以私改國史，孝明皇帝其不堪之矣。故爲辨說，爲序冠其篇端。《止齋集》卷四一《題張之望文卷後》：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書，不宜書輒書，是其咎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漢濱集》卷五《看詳羅棐恭改正〈漢書〉次序文字狀》：準監關看詳都省批送下羅棐恭劄子，稱《南史·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眞本獻東宮，之遴參校異同，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眞本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眞本號班固自序爲《中篇》，而今本稱爲《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眞本云彪自有傳；今本《外戚》在《西域》後，而眞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而眞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乞依眞本改正次序者。臣等謹按《南史》：蕭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齎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求得之，以餉鄱陽王範，獻於東宮。今棐恭所稱劉之遴參校者，乃蕭琛所得北僧瓠蘆中書也。本傳既云相傳爲班固眞本，則其是非固未可知。按後漢《班固傳》：顯宗永平中受詔，終成《漢書》，積二十餘年，至章帝建初中乃成。今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與本傳歲月淹速不同，可疑一也；前代人臣所上書籍，皆有「臣」字，如「臣向」「臣何晏」等是也，今稱「郎班固上」而無「臣」字，可疑二也；班彪以後漢建武三十年卒，於前漢不當有傳，班固止因自叙上及其先，今云彪自有傳，可疑三也；劉知幾《史通》稱章帝建初中固成《漢書》，後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詔其妹曹大家校叙，選馬融等十人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然則《漢書》次叙又經大家編次，設別有班固眞本，大家固當遵用，不應爲爾異同。竊觀前世經傳固有編簡失次者，如《書》之《武成》、《禮》之《樂記》，文字顛倒，灼然可知，而先儒謹於闕疑，不敢有所釐正。矧漢史篇帙有倫，豈可以訛僞之書輕亂舊貫？正使此本果出班固，則已載《南史》，學者可考，何必於千載之後追改成書？如顏師古、劉知幾號爲鴻博，皆精研此學，非不見《南史》所載，而不以爲疑者，蓋知其出於謬妄也。棐恭稱「歷代史籍皆以帝紀爲先，后妃爲次，又次以諸王列傳，惟《漢書》以《外戚》列於《西域》之後，諸王雜於諸傳之中，與歷代諸史頗異」。按：后妃紀傳自范曄後實冠傳首，而宗室諸王未嘗不分在諸傳帙中，至《唐書》始次在后妃之下，而云《漢書》與諸史頗異，蓋所未詳。棐恭又云「魏晉以降，腐儒曲說逞其私志而錯亂之」。按：師古集注《漢書》，實采應劭、服虔二子，漢人初無異說，而云魏晉諸儒所亂，殊爲率爾。棐恭又云「方今恢崇庠序，留意藝文，惟班史次序未正，訛謬雖不足害治，亦太平文治之一疵」。恭按淳化中太宗命杜鎬等分校《漢書》，咸平中眞宗命陳堯佐等覆校，及嘉祐六年，仁宗又以命陳繹，而詔歐陽修看詳，至熙寧二年奏御。已經累朝刊正舛誤，洪益後學，其利甚多，而云文治一疵，尤爲厚誣契勘。見今漢史行用已久，散在天下，家有其書。若復亂其次序，無益學者，徒成紛擾。所有羅棐恭所乞，恐難議施行，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郡齋讀書志》卷二上：《前漢》一百卷。右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瘐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補也。唐太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爲之注。范曄譏固餔主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竄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或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色成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商之才，視數子微劣爾。固之《自序》稱述者，亦謂有所本也。《景定建康志》卷一五《志總序》：倚相讀《九丘》，史遷作《八書》，「丘」以州別，故九，「書」以類從，故八。班固《志》而十之。《丘》與《書》之法備焉。志者，識也。後皆因之。元和有《郡縣志》，元豐有《九域志》，天下郡縣各有《志》，此《建康志》所由作也。《陵川集》卷二三《答友人論文法書》：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至韓、柳、歐、蘇氏作爲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爲辭，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爲百世之師也。李耆卿《文章精義》：西漢制度，散見諸傳中，此是孟堅筆力。《續後漢書》卷六六上《文章總叙》：國史。書契以來即有史，至周而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太師、太祝之官。自王朝列國皆有之。其書法，大抵皆編年，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略】而呂不韋者，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始錯綜諸家，變古編年法。至司馬遷，因《呂氏春秋》法，推本《詩》、《書》，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漢楚春秋》，上記軒轅，下訖天漢，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有序有論，有自序有序傳，馳騁上下數千載，分散數十百家，其體甚大，「六經」以來所未有也。其後班固因遷之制，斷自漢元，迄于王莽，作西京書，縝密精覈，法制益備。遷之書始於父談而成於遷，固之書始於父彪而成於固，其事則身所聞見，其發凡起例皆出家學，於是卓然爲宗匠。後世國史之制，皆本乎是矣。又：贊者，叶相輔成之名。孔子作《易大傳》而謂之贊，未特名篇以爲文也。至班固作《漢書》，於「紀」、「傳」後，如司馬遷立論而謂之贊，實則論也。其《序傳》則謂之《述贊》，始叶韻如詩銘。及范煜作《後漢書》，既立論，復特爲贊，體制始定矣。其後復加之序，有事有贊，亦與碑等矣。《續古今考》卷二五《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紫陽方氏曰：子長之文痛快，孟堅之文補綴。雖造語工不及子長，抑揚嗟嘆，意味有餘也。其謂虞夏殷周秦積累而後興，子長本意也。子長先言陳涉、項羽、高祖所以驟興最有意，次叙五代之興必悠久艱難，而始皇事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于是無寸尺之封而欲圖萬世之安，陳涉之所以起也，項羽之所以起也。「作難」二字貶涉，「虐戾」二字貶羽，而「撥亂誅暴」四字稱高祖，此不惟見高祖之驟興承秦之弊，亦以見涉、羽爲漢驅除，彼皆不仁而漢獨仁故也。孟堅之文密，不如子長之文疎也。發此一例，學者當細考之。《靜修續集》卷三《叙學》：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文獻通考・自序》：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養吾齋集》卷一〇《蕭達可文序》：太史公作《史記》，筆力神志專在世家、列傳。方創體變史法自爲一家言，藏之名山大川，不假金匱石室，得以獨行其志，是非去取，俯仰談笑，第如閔世老人，歷歷聞見。或旁及微隱，或中絕參差，其爲贊特以足一傳餘意，嬉戲彷彿，或無足更論，漫借他事著一語，如爲言高帝功臣之興皆若此，如世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無問大人物、大功業，總只裏許，但使人爽然意足，眉目倡歎如對當日。班孟堅以精密勝之，而優孟不復似孫叔敖矣。此古今文章之第一流也，而學者第以史視之，以叙事讀之，可歎也。《白雲稿》卷三《文統》：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羣哲之大成，紬一家言，載諸簡編，爲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班固繼作，頗就雅馴，以倡來學。二氏之文遂足爲後世之準程也。又《史槩》：後漢班固續父彪作《西漢書》，起高帝，終孝平，凡二百一十年，爲本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無世家，而有《外戚傳》。自武帝以前頗本於遷，其文雅馴，後人亦以爲法。《文憲集》卷五《吳郡廣記序》：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爲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震澤長語》卷上《官制》：前代修

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見素集》卷一《兩漢書疏序》：漢而東，楊震、孔融、班固輩流習尚對偶，氣骫卑弱。夫世日降，風日漓，文體日趣以薄，其勢然也。《儼山外集》卷二四《史通會要上・義例》：夫史之有傳，傳者，列事也；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有《傳》也。《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迨於孟堅益以精密。夫傳之爲體，大抵相同，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同書一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雖寄在他篇，爲其標冠，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盧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以後，史氏相承，或曰：傳者，傳也，古人以傳之不朽爲難也。《丁吏部文選》卷四《歷代史贊・班固前漢書贊》：彪續遷史，固繼彪作。特始高皇，勒稿宏博。下訖孝平，征誅莽惡。帝紀十二，唐虞聯絡。侯王百職，八表具收。天人庶政，十志畢脩。賢愚臣子，遠近夷酋，七十列傳，一覽盈眸。厥有四善，范曄所識：詭者不激，抗者不抑，贍無冗穢，詳有體式。讀之亹亹，夫誰厭斁。紀諱君過，表譏恩澤，傳序清操，志愍刑食。是愚略見，信固成名。華嶠諸輩，立論亦精：殺身成仁，固也失旌。當排節義，屢否忠誠。□曰晦翁，史家準則，折衷諸史，稱固密塞。雖多補綴，曹昭之責。惜遭獄禍，與遷同厄。《漢書評林・總評》引何良俊曰：班孟堅書雖無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贍，亦自成一家之言。世之言史者並稱「史漢」，蓋以爲《史記》之後便有《漢書》。又曰：班固《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過，久之，使一代之事參錯在胷前，便是不負班固矣。又引凌約言曰：按朱晦翁云，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于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懿哉二師之論，卽班、馬而在，亦俛首心服矣！又曰：班、馬兩家古今絶筆。譬之名將，子長之才豪而不羈，李廣之射騎也；孟堅之才贍而有體，程不識之部伍也。又引盧舜治曰：孟堅所掇拾以成一代之書者，不過歷朝之詔令、諸名臣之奏疏爾，非子長網羅數千年之事、縱横數十家之籍者比。然其游揚布列，成一家言，舉其章章尤著者，若東方朔之恢諧，疏廣之高潔，丙魏之持國，霍光之托孤，陳遵之游俠，趙充國之屯田，蘇武之奉使，甘陳之攘夷，言人人殊，各底其極，眞如咸、英、韶、濩之奏，聽之者心融；青黄黼黻之彩，觀之者目駭。又曰：孟堅九歲能屬文，誦詩賦。王充見之，拊其背曰：「此兒必記漢事。」及長，博貫載籍，爲名高，東平策領奏記，顯宗召詣校書，遂潛精積思二十年，而《漢書》乃成。昔范仲蔚以「比良遷董，兼麗卿雲」讚之，誠有味其言也。又曰：或有以尚浮華、事剽竊以謗誹班氏之史者，予應之曰：當西京之時，若相如、枚皋、王褒、鄒陽之屬，乃以麗賦炫人，甘言調上。至於孟堅之文，十二帝紀以紀年，八表以正曆，十志以類事，七十列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賴有史官一家言。猶衣裳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而槩以浮華剽竊訾之，甚哉知班氏之淺也。又曰：昔宋景濂著《七儒解》一篇，其二曰「有文史之儒」，蓋謂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擷其玄精，嚅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粗滓，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司馬遷、班固是也。卽其所論，雖曰浮文勝質，纖巧斷樸，不可以入道，不及道德事功之儒。而較長絜大，則優於彼游俠、曠達、智數、章句四科之儒，亦霄壤矣。業儒術者，不可不知。《白華樓續稿》卷八《刻漢書評林序》：太史公與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遒逸疎宕，如餐霞，如嚼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藻畫布置如繩引，如斧劃，亦往往於其複亂龐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腠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嘗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亢擣虛，無留行，無列壘，鼓鉦所嚮，川沸谷夷。廼若班掾，則趙充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嚴什伍，飽餱糧，謹間諜，審嚮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其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兩家之文，竝千古絶調也。然其間創述難易，夐自不同。太史公則劖去史氏編年以來之舊，突起門戶，首爲傳記。且以一人之見，而上下五帝三王數千百年之間，故其文已散亡，而所聞易汨，所自表見者固多，而其所蔽且舛者亦時有之。班掾則僅起漢氏，非其里巷長老之所傳習，卽其甲令耳目之所覩記。況武帝以前，則按《史記》故本爲之表裏。夫既綴其所長，而避其所短，而昭、宣以後，則又有劉向《東觀漢書》爲之旁佐，羽翼其際，故及補其闕遺而懲其固陋。此則

兩家者所值之異也。然世之讀兩家者，於《史》大較數，而於《漢》大較踈。太學君博蒐諸家之說，及先大夫所手授者，竝鑴引之。諸家間有醇疵相參，於班掾之旨或合或不合者，君竝櫛而釐之，故君之所自疏者爲獨多。予雖不能遍讀諸所鑴引以印可否，而太學君抑可謂勤矣。雖然，僕猶有一說焉。先輩嘗有考《史》、《漢》異同者，予竊謂古之善相馬者，於牝牡驪黃之外，而善讀古傳記者，第亦不當於其區區句字幅尺之間求之。苟能於其同也而特察其所以異，於其異也而又善悟其所以同，而於兩家之所爲風神、爲矩矱，兩相抵掌處合併而觀之，斯則謂之今之伯樂氏亦可也。予獨嘉之，以請於世之搢紳先生之有識者云。《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史學》：固大旨所未善，則前修已道之。予惟於其所撰司馬遷、揚雄二傳，仍彼自叙，以曲詳其世系，爲嫌于引重其類也。《貨殖傳》仍叙范蠡、子貢，至巴寡婦清，此在子長爲《史記》可耳，固書既云漢矣，乃泛及異代，非例也。《古今人表》亦可無作。此固希艷子長之至，遂忘己職業，過乃一以效之。　王宗沐《刻漢書評林序》：至漢高祖，始混一區宇，開太平，而其君臣處於風氣俗習末漓之間，故其區畫制割與夫陳說規模，材美誠有庶幾不背於三代者。蓋天下治亂常相因，而清明之氣流行於天地間未嘗絕。前漢二百年間，雖其中不能無少變易亂叛，而三代制治之意，犁然有可覩也。其立國可不謂雄乎。班固父子相繼纘續，作爲《漢書》。自天文、輿圖、物產、兵食、刑法、科制，煩夥具備，治亂端末宛在指掌。彼以其累世之勤，且得藉金匱及親覽記之實，而又以其古雅奇麗之作，發其幽而詵其達。孔子於夏殷，以文獻不足徵爲嘆，則西漢之典章號爲完備，足以師示後代者，謂非固之書是賴歟。後之英君謀臣，不得見三代之詳，而得見西漢之所以爲經綸者，不有所因以酌其宜歟。固之書，自高祖以迄武帝七十餘年間，猶因司馬遷之成《史記》，誠千古絕調。顧其初以英偉之氣，未能自伏，薄遊海內，期以發其奇，而其晚又以宮幽不得志而舒其憤。好奇則不純，懷憤則不平。故其爲書，於豪俠貨財兵爭以及感慨悲喜之間，有溢於人情者。雖其文足以發人意，而使其篤嗜然以概於孔子叙書之旨，與夫垂載帝王經綸之全，則以視固書，不得並也。　《弇州續稿》卷四四《漢書評林序》：孟堅之爲史也，非盡孟堅史也。後元而前，太史公共之矣；始元而後，叙皮共之矣；志有十，大家共之矣。夫志固無論，其它若紀、傳，或繁而損，或略而益，或因而裁，或樸而潤，微孟堅，疇所折衷哉！帝紀之雍容有度，列傳之整潔贍顯，彬彬乎太史公雁行矣。材不必太史公，則或讓驅而有爭先；識不必太史公，則或岐趣而生詆訶，勢也。凡爲班史者，後先若而人，而其始則服虔、應劭、鄭德明、韋昭、蘇林、如淳、晉灼、蔡謨之流。至唐顏師古而後精且備。凡治班史者，有三端：其書僻而不易識，若古文奇字、轉借通用之類；其事遠而不易證，或非出一家一人，是二者則必旁搜載籍以考之。其義奧而不易通，則必精思以訓之，是故服、應以至師古，厥功首矣。叙事有客主，有本末，有節族，或伏或應，或開或合，有至法焉。如杜當陽之於左氏，則以棟專之，爲能窺見微隱，其次矣。又次而上者探其旨，中者衡其篇，下者攻其辭，或出所疑信，或出所是非，掇揚之未已，從而雌黃之，此宋士之所創而明士之所長也。取事屬辭以發其意而求備一家言，此宋士之所長而明士之所傳也。【略】談者謂西京之業，獨班氏以東京嗣焉。自是而還，六季之搤腕舌撟觚翰者，其於史，不能籍班氏之文文其史，夫是，故俚而衍，亂而亡次。其於文，不能籍班氏之史史其文，夫是，故華而靡，膚而不立，蓋七百餘年而蒙氣蔚如也。　《藝苑卮言》卷二：孟堅叙事，如霍氏、上官之郊，廢昌邑王奏事，趙、韓吏跡，京房術敗，雖不得如化工肖物，猶是顧愷之、陸探微寫生。東京以還，重可得乎？陳壽簡質，差勝范曄，然宛縟詳至，大不及也。　《稗史彙編》卷九八《漢書之誤》：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騫贊即《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反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西漢末，安得謂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　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賜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在齊威王時。楚莊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叙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王世懋《秇圃擷餘》：太史公蔓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　《二酉園續集》卷二二《雜著・漢書評》：陳

子曰：班史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家，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子所撰，皆謂之「書」，孟堅以「書」爲名，斯劉子玄所云「稽古之偉制乎」！尋其創造，皆準子長。自太初以後其所引用，又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猶遷之《世本》、《國策》諸書也。豈惟范曄，卽荀仲豫、袁彥伯之二記，皆難匹者也。　又曰：余讀《李陵傳》，其文骫骳，皆得其意。至與衛律等語，如在當時。所云「丈夫不能再辱」，《李陵答蘇武》、太史公《報任少卿》之旨盡矣。太史附陵事于李廣之後，而恨隴西之名敗，至孟堅悉發之。如揚子雲、東方曼倩諸傳，使子長爲之，又何加焉！　《焦氏筆乘》卷二《子京用漢書體》：《漢書・息夫躬贊》：「豎牛奔仲叔孫卒，邸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連用七言成文，蓋時出一奇耳。　《沈氏學弈》卷一二《前漢書》一百卷，《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叙傳》號《中篇》，今本稱爲《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舊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學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漢書評林・漢書總評》：王維楨曰：古今文章家擅奇譽者六家：左氏之文以葩而奇，莊生之文以玄而奇，屈原之文以幽而奇，《戰國策》之文以雄而奇，太史公之文以憤而奇，孟堅之文以整而奇。　又徐中行曰：古稱通天地人曰儒。《漢書》有《天文》、《五行志》，說天莫辨乎此矣。有《地理志》、《溝洫志》，諸蠻夷列傳，說地莫辨乎此矣。有《古今人物表》，說人莫辨乎此矣。此其自負亦不小小者，予因表而出之。　《新刻劉直洲先生文集》卷四《讀書說》：《漢書》乃班氏集歆、向、王、揚之遺文，諸臣皆名筆，故其文愈樸而愈故，頓挫沉鬱，勝于《史記》。觀《漢書》則知《史記》之疏利也。　《嶧桐詩集》卷二《讀漢書》：「春日意清靄，戶牖亦昭融。澄心宜几席，遺慮在書叢。龍門固奇宕，扶風實整弘。密裁有醞氣，巡攬使神充。下視曄與壽，纖瑣若兒童。涪翁愛孟堅，客至邀共讀。舌本不可無，情氣由茲淑。譏遷則狂訾，人表亦錯錄。要爲百代書，心目宜時畜。腐史既絕塵，賴此猶彬鬱。」　《文通》卷一《叙學》：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　又卷二《史系》：班氏父子以爲漢承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自太初後未善也。故探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帝，終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二年，大抵仍司馬氏爲十二紀，八表，七十列傳，第更八書爲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詣校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綴校，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待詔馬續所作。《古今人表》頗不類本書，是爲前《漢書》云。　又《史法》：《漢書》出於班固，固因父業，乃斷自高祖，終於莽誅，爲紀、志、表、傳，目爲《漢書》。制作之工，後莫能及。尋其創造，皆準子長，第改書爲志而已。自東漢已後，遞相沿襲，曰記曰志，體製皆同，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乃若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探尋易爲功云。　又卷二〇《采撰》：馬遷博採《世本》諸書，班固全同太史。太初已後，雜引《新序》、《說苑》、《七略》，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其流日煩，其失愈甚，苟出異端，虛益新事，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嫦娥竊月，如斯踳駁，豈可殫論！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一《漢班固集題詞》：安陵班叔皮清淨守道，有二令子：孟堅文章領著作，仲升武節威西域。天下之奇，在其一門，漢世無比。仲升功名拔傅介子、張騫以上。孟堅晚節竟蹶不起，亡時與蔡中郎同年，又以竇氏賓客爲洛陽种令所捕繫，頓辱更甚。私心痛其才同厥考，而志耻薄宦，冒進失當，不若望都長優游以終也。叔皮專心史籍，欲撰漢史。孟堅踵就其業，爲人誣訟，陷身獄網。仲升馳闕，分明轉禍爲福，危哉！《漢書》之得成，更兩世，閱變故，如是其不易也。《兩都》倣《上林》，《賓戲》倣

《客難》、《典引》居《封禪》、《美新》之間，大體取象前型，制以心極，而師覆徒奔，反在燕然片石。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豈孟堅亦讀而未之詳乎？

《讀書偶然錄》卷五：古之史出于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時人，爲一列傳。蓋五人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王孫裸葬，雖非聖人之道，然其意在于矯厚葬也；胡建爲軍正丞，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于明軍法也；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傅，然其意在于去佞臣也；梅福以疎遠小臣而言及于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于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耳。稍近其中，故《敘傳》云：「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逾（注云：遠也）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敞近于中耳。此其所以爲一列傳。又卷八：班史于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爲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于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于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于《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于匈奴中。此事見于《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昭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安雅堂稿》卷一五《論史・班固》：范史稱班固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注引《游俠傳》當之。夫固之《游俠傳》，持論爲正矣。蔚宗所言，如云朱雲之不知而作，王章之不量輕重，及以蓋寬饒不采王生之言，諸葛劉鄭尚曰狂瞽耳，非游俠之篇也。至蔚宗惜孟堅追傷子長而身陷大戮，當矣。至于白日昭昭，其乖尤甚，目睫之論，忘其己拙。《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孟堅整嚴之中亦能錯落，范史因東京平對而順載之，伯喈則喜比偶矣。趣至六朝，尚麗淡藻，勢也。徐、庾始嫻，唐、宋遂爲別體。吾取其流爽者。

《二十一史徵》卷四《前漢書》：班固《前漢書》一百卷，十二帝紀，八年表，十志，七十列傳，皆因司馬遷、馮商、楊雄、向、歆舊文而作。其「八表」、《天文志》，坐附憲罪，未竟而卒。和帝詔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至唐顏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故世號杜征南、顏監爲班史忠臣。馬遷《史記》一書，功在十表，而固反譏毀之。不知己作《漢書》，自高祖至武帝。盡竊腐史，昭宣以下復資於賈逵、劉氏。《堯峯文鈔》卷三〇《擬明史列傳自序》：世之言史者，莫不競以史遷、班固、范曄三史爲宗，顧猶不免後儒之評議。【略】議班固者則謂《五行志》不當無累也，《古今人表》不當乖名而亂體也，孺子嬰不當書於《王莽傳》也，西楚所封十八王不當載於《異姓侯王表》也，遷、雄傳不當取其自序也，《嚴延年傳》不當以子貢、冉有比也。【略】然則鐫誣刺謬，雖三史且不免焉。甚者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信如此，則遷、固尚不足法乎？此蓋後儒以文章相軋之病也，非公言也。《湯子遺書》卷六《二十一史論》：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自爲，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經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逭劉知幾之所短哉！《事物考辯》卷一一《漢書不當稱漢王》：劉知幾《史通》：《春秋》不書周王。《史記》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稱漢王。班氏既定名《漢書》，至稱高祖於既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悉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積習相傳，會無先覺者矣。明按：知幾又云：班書以漢爲主，在於漢時直紀其帝號證耳。又《漢書因襲》：宋許觀《東齋記事》：劉歆、顏游春，最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成本，止有雜記而已。班固所作，殆全取其書，小有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漢書》，多採取其義。今人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歆及游春者鮮，余故表而出之。《午亭文編》卷三四《史評・班固》：余讀班固《漢書》，誠有如范史所論，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厭厭而不厭。至矣哉，良史之才也！乃觀其自所論著，則又甚謬不然，何哉？史稱其所上《兩都賦》咸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者，大率皆媚道諛辭，褒今抑昔，以苟一時之榮利，而不務存大體者也。且夫人之大患，莫甚乎有狹前規，薄祖宗之意。固之所論，其辭梟梟然不踰於此，至有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則斥言其祖宗之不及後人。雖以家人閭里韋

布之賤微，其子孫亦不敢有屑越其前人之意，況帝王之尊？聞是說而不以爲乖僭者，其於天理民彝亦已泯然熄矣。乃若寶鼎、白雉，亦何以異於天馬、白麟、神爵、五鳳之怪詭，而繫之以詩，欲以陵夸往昔，嗚呼！陋矣！

鄭仲夔《耳新》序：說者謂孟堅《漢書》，多取之劉子駿《雜記》。蓋子駿博綜西漢典故，遐收精摭，儲其寶以有待。則子駿作之勞，而孟堅享之逸也。《尚論持平》卷二《班史范史》：《艮齋雜說》謂元、成帝紀皆班彪作。《元帝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應劭注：臣則彪也，外祖金敞也。《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晉灼注：彪之姑也。固述父書，不爲改正，疑誤甚矣。彪所傳六十五篇，未見其目，豈不掩親之善乎？固著「八表」及《天文志》未就而卒，和帝命班昭踵成之，固之書上藉其父，下賴其妹，不及腐遷遠矣！《硯北雜錄》卷五《漢書》：司馬遷《項羽本紀》載起兵時及鴻門事，千載以下歷歷如見。班固多從裁省，似少脫略矣。《高祖本紀》亦然。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諸語勃勃有氣色，而固刪之，如此類甚多。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略。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遷《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下，事爲主，以觀君臣之職分。而固皆變其例，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班固欲以整齊勝遷之詼譎，如魯國諸生「褒衣博帶，言動規矩」，而「彼大人者方遊埃壒之表」，其不同可知矣。且其所謂整齊者，亦有可論。劉知幾謂「神鼎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此何以云也！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故不以湯爲酷吏，并杜周皆從末減歟！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河渠》曰《溝洫》，夫溝洫非漢制，而班以表其書，名實不相當矣。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享之事，宗廟迭毀之議，毋乃太簡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均輸罔民之術，而比成周泉府之法，毋乃刺謬乎！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天官》曰《天文》，兩曜之運行，羣星之錯布，非關漢朝一代之事；《古今人表》自伏羲以來分爲九品，非係漢一代之人；而「八表」中姓氏多荒唐悠謬，或一人名字分列兩處，此司馬氏所無也，班之不逮馬者又一也。又盧舍人云：以文之煩簡定《史》、《漢》之優劣，其論創于干寶、張輔，而後人多述之，李方叔著於《師友談記》，馬貴與又采入《通考》，然非通論也。今以劉知幾《史通》之言正之。其《煩省篇》云：「千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邱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禕（晉書作「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非。余以爲古今不同，勢使然耳。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其有吉凶大事，見知于它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至如秦、燕、楚、越僻界諸戎，故載其行事，行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以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邱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故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知幾此論，庶足以祛學者之惑。又：《正義》譏班固父修《漢書》，而固蔽之。案：固于韋賢、翟方進、元后等傳贊中，明稱其父司徒掾彪云云，於《叙傳》中又推崇備至，何嘗掩父所著獨彰己名邪？此皆妄分軒輊，非篤論也。又：《漢書》不必冠以「前」字，至謝承、薛瑩諸人所撰乃稱「後」、稱「續」以別之，在孟堅不必豫題「前」字以待後人之對文也。《鹿洲初集》卷一四《史學考》：孟堅陽薄子長而陰竇宗之，所著《漢書》自高祖至武帝，盡用《史記》，自昭至平則資于賈逵、劉歆，其「八表」、《天文志》則妹昭踵成之。昔人謂固書皆因遷及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色之，中間有冗瑣處，由商之才不及數子耳。鄭夾漈極詆孟堅，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又云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則抑班太甚。史所重在剪裁褒貶，不以無所依據爲高。而或又謂《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是以諸史棄遷而宗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則又推崇過甚。不知孟堅之史僅可爲子長之續，而紛紛議論，皆未得其平也。《古文雅正》卷一〇《五代史・伶官傳論》評：子長論贊文多短簡，或論其一二軼事，或感慨數語。孟堅則是非不苟，直下斷制語矣。《增定雅俗稽言》卷二六《漢書》：班固《漢書》，與《史記》不同；已有《史漢同異》，及容齋亦間言之矣。今觀《季布傳》，曹丘生云：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此卽當時語，無容易者。班史減「斤」、「一」二字。遂使文義全萎。又：《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二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劉屏

山《漢書論》：薛方、蔣詡之流；漢高士也，附于他傳，僅見姓名。東方朔一傳，幾萬餘言，考其所載，皆滑稽戲弄不經之談。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亦盍剪其繁蕪乎？胡元瑞曰：凡依託不經之甚者，莫如《黃帝三王房中》二十卷、《堯舜房中》二十三卷、《湯盤庚房中》二十卷，皆極野俚褻誕可誅。班氏自謂芟除猥雜，猥雜孰加此者，筆之正史何也？然劉氏亦不應收。《聽潮居存業讀餘誌略》七編《評漢書》：《史》、《漢》繼左氏而興，《漢書》又繼《史記》而興。必馬所未及而班續之，馬所踈遺而班補之，馬所謬誤而班駁之，各成一家言，而不相襲，乃足術也。何居乎班氏之掾，一仍馬氏之舊，止於字句刪換，以求簡嚴。然刪而遺事實，換而失本情，難免於後人之譏者。孟堅之譏子長曰「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埶利而羞貧賤」。古今評史者，皆原子長憤發而作之意，不予孟堅知言。至於先黃老而後六經」，古今評者皆未照破，愚獨曲折明之，語在《太史公自序辨》中。《漢書・貨殖傳》，既以己意更其顛末，而中復仍舊文，所齒列富人，各有增續是矣。然刪田叔、桓發等，以爲傷風化，獨不能刪廢著鼂財，令子貢不與白圭、烏倮等列乎？其稱武帝得人，曰：「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質直則汲黯、卜式。」夫終漢四百年，儒者董仲舒一人，直臣汲黯一人，雖武帝並用之，而仲舒僅蹇於膠西，汲黯老死於淮陽，要其名自足千古，而班乃儕仲舒於公孫弘、倪寬，以汲黯與卜式爲儔，可謂是非不謬而精人倫之鑒者哉？《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乃子長叙秦楚間事，以明漢興之易，而孟堅用月表之文，以表異姓諸侯王，不顧效顰形拙也。乃復反戈向之，其視逢蒙一間耳。盧文弨《讀史劄記・前漢書》：班固書，人稱爲《前漢書》，此在尋常稱道則可，若其本書標題，自當作《漢書》，不當冠以「前」字。蓋從孟堅當日作書時之本名也。謝承、薛瑩諸人所撰，乃稱「後」、稱「續」以別之。班氏無緣豫立「前」字以待後人之對文。觀昔賢援引，亦並無「前」字。又《漢書非失于限斷》：往往見人譏《漢書》不應爲范蠡、子貢、白圭諸人立傳，以爲失於限斷。此說非也。《漢書》中如儒林、循吏、酷吏、貨殖、游俠等傳，皆因事立名，並不可分析屬之於某甲某乙也。自後人妄造目錄，冠於本書之前，於是羅列姓名，若一一爲之專傳者，其去取全無義例，遺漏正復不少。《貨殖傳》可列范蠡、子貢、白圭諸人，《儒林傳》之商瞿、橋庇，何以不列？田何、楊何，亦皆從刪？又如《貨殖傳》中，猗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只此二語，乃目錄大書猗頓之名，而郭縱則不之及。程鄭之下尚有羅裒，亦復不著。甯成、周陽由皆酷吏也，乃甯則大書，周則旁注，全然錯繆。顏氏注本尚無此，必趙宋始有板印時，一妄庸人所爲，以便於翻檢耳。乃使古人史法亦從而晦。蓋因事名篇，則元元本本，稱引古昔，以爲造端，雖《唐書》《宋史》亦曷禁其稱述堯舜乎？惟其不專爲立傳，故夏侯勝既有專傳，又見《儒林》，張放已附張湯，又見《佞幸》，亦不可譏之爲複出也。欲爲《史》、《漢》作目錄者，但取《太史公自序》、《漢書・叙傳》中所條列者抽出，以冠於前，庶乎其可耳。《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一《西漢會要七十卷》提要：班固書最稱博贍，於一代禮樂刑政，悉綜括其大端，而理密文繁，驟難得其體要。《廿二史劄記》卷一《班固作史年歲》：《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蹟，且有史遷創例於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人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然後知其審訂之密也。據《後漢書・班固傳》，固父彪接遷書太初以後，繼採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書未詳，欲就其業，會有人告其私改國史，明帝閱其書而善之，使固終成之。固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詔，積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書已二十餘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爲之卒業也。《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馬續也。百篇之書，得之于史遷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經四人之手而成。其後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馬日磾、楊彪、蔡邕、韓說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尚有未盡善者，益信著書之難也。《暨陽答問》卷一：作史總要刪，刪則簡，否則冗。善刪者，《史記》而下，莫如班史，如奏疏類修削得甚好。范蔚宗頗相似，《晉書》不刪便繁冗。《南北史》亦不免此病。又卷二：問：兩漢帝紀，如前之成、哀，後之桓、靈，贊語甚醜，而紀中鋪叙殊不覺其可惡，竟若與贊不相應者。其可惡事跡，都載諸臣傳中，蓋本紀體裁宜爾？曰：然。《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漢書雜論》：班固作《漢書》，惟紀最爲嚴密，事皆詳載於傳，而撮其要書於紀。固自名之曰「春秋考紀」，其言有深意焉。又：班固作史贊，非獨詳於紀善也，又重美之；非獨略於紀過也，又婉其辭。其紀善

也，雖小善必錄；其紀過也，非大過不書。文帝之仁言儉德，贊中總列十數條，嘆曰：「嗚呼，仁哉！」於景帝贊又曰「至於孝文，加以恭儉」，於武帝贊又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紀善，又重美之乎？武帝之窮兵奢侈，其贊曰：「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詩》、《書》所稱，何以加焉？」非略於記過又婉其辭乎？元帝之號令溫雅，成帝之穆穆之容，皆見稱述者，不以一失，廢其他長也。故曰雖小善必錄。呂后之寵產、祿，景帝之殺晁、周，皆略而不言者，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故曰非大過不書。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他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湖樓筆談》四：古列國之史，皆名史記。故太史公之書，亦因其名。至班固之史，名之曰《漢書》，是直欲追配唐、虞、三代之書也。又《敘傳》以諸帝紀爲春秋考紀，則又將續獲麟之筆矣。其箸述之意，可爲盛哉。文中子作《元經》以擬《春秋》，遂蹈吳越僭王之罪。此後世之刻論，古人無是也。

《高帝紀》《淮南集》卷一一《史記辨惑・取舍不當辨》：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爲兵出無名，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者，此殊切於義理。故孟堅全載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帝死故」，大簡而不備矣。且止於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云說哉？　又卷二〇《諸史辨惑》：班固《漢書》刪潤遷史，往往勝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記》高祖聞田橫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乎哉！」《漢書》但云：「嗟乎！有以。起布衣。」其語太簡，讀之殆不可曉也。《雲麓漫抄》卷二：《史記・高帝紀》云：「高祖嘗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班固刪去一「觀」字，失多少意思。　又卷六：班固才識不逮司馬遷遠甚，於《高祖紀》見之。《史記》第云：「高祖姓劉氏，母媼。」蓋司馬漢臣，不敢斥其君名。班固爲《漢書》，盡用司馬遷舊文，却云：「高祖諱邦，字季。」意謂補其遺闕，不知害義；至於世系，却當推究，反不書，祇於「贊」略曰：「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太公諱合言之，亦從略，可見才識下於司馬矣。《羣書考索》卷一三《正史門・西漢類》：固述文、景、武、宣諸贊，皆託其政治制法之盛。至贊高祖，獨推其世系，何也？觀彪《王命論》「未見運世無本，功德可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即彪之辭。揆固之贊，遠推堯運，以見非逐鹿幸捷而得之，所以杜亂臣賊子窺伺之意深矣。《漢書評林》卷一《高帝紀》眉批：劉知幾曰：《漢書》帝紀，此其最勝者。王維楨曰：此《紀》指次楚漢得失興亡處，間多撮《籍紀》而併入之，以故較《史記》更詳而整。　又隆按：《史記》先紀項籍，次紀高祖，迺詳于楚而略于漢。《漢書》首紀高祖，後傳項籍，迺詳于漢而略于楚。　又王楙曰：班史于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爲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　又曰：《高紀》詔令雄健，孝文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寖衰矣。　又鄧辰曰：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還諸朴，豐沛之歌雄偉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于此。　又王世貞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心之萌乎！　文仲子贊二帝語，去孔子不遠。《湖樓筆談》三：《漢書》於漢王即皇帝位之後，即曰：「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史記無之。按：六年始尊太公爲太上皇，何高帝之先母而後父乎？若后與太子俱尊，而尊不及父，益非人情矣。蓋史失其年，故總紀於即位之下，非必是年所舉行也。漢初草創，非有前典，未必能如後代帝王，一登天位，尊崇之典，秩然俱舉。《史記》不書，非疎略也。　又《高帝紀》：「七年，更命酈邑曰新豐。」是時太上皇已崩矣。《漢書・地理志》：「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此《三輔舊事》、《西京雜記》諸小說家所載耳，非其實也。

《惠帝紀》《漢書評林》卷二《惠帝紀》眉批：隆按：呂后稱制在孝惠崩後。《史記》遺孝惠而獨紀呂后，將置孝惠于何地乎？班史分爲二紀，甚當。　又按：時呂后專制，孝惠不親政，故此紀無政績可載，僅以紀大事、存歲月云。《湖樓筆談》三：《孝惠帝紀》，皇甫謐謂「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二」。臣瓚以爲帝年十七，即位七年，壽二十四。二說不同。以愚考之，惠帝之崩年二十三。夫謐以帝爲生於始皇三十七年，加二世皇帝三年、高帝十二年，得十六歲，加惠帝七年，非二十三歲乎。是皇甫謐謂生於始皇三十七年者不誤，特所謂二十二者誤耳。夫瓚以爲帝年十七即位，是元年十七歲，至七年非二十三歲乎？是臣瓚謂年十七即位者不誤，特所謂二十四者

誤耳。

《呂后紀》《文心雕龍・史傳》：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愼矣。《史通》卷七《鑒識》：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新唐書・武后本紀》：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弒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于《春秋》之法也。《漢書評林》卷三《高后紀》眉批：劉知幾曰：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紀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又隆按：《史記》此紀次后殺諸子、王諸呂事甚悉，而班史以別有傳，故惟紀大事之概云。其所本《史記》原文者，僅謀誅諸呂一節。又按：既分孝惠、高后爲二紀，而此贊一仍《史記》之舊，何也？《湖樓筆談》三：《高后紀》：「呂祿軍北軍，呂產居南軍。」按：高祖八年，蕭何營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皆在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西、南兩面無門闕矣。」以是考之，北軍在北闕外，南軍在未央宮之南，自南軍入未央宮，仍須由北闕，故太尉之謀在先得北軍，北軍既得，而南軍孤懸於外，無能爲矣。

《文帝紀》《朱子語類》卷一三四：因言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閔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爲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淮南集》卷二〇《諸史辨惑》：遷、固記事元有得失，如《史記・孝文紀》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漢書》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桓爲代王。」固之序薄氏文順於遷矣，而加「子恆」二字，復爲贅也。又：《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彼受金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爲媿。《漢書》但云「更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死。」班固加「若後之矣」四字，此句爲贅，且「若」字意乖，不若不加之愈也。《漢書評林》卷四《文帝紀》眉批：隆按：《孝文紀》本《史記》原文補入數詔，而諸善政悉具詔中，以故詳整可觀云。《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卷上：或問：班固作《漢文紀》，無可書之迹，但盡列其詔書，何也？先生曰：詔書，王言也。文帝平日務在躬行，所言無非實理，班固載之，深得其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班固・文帝紀贊》：贊纔二百餘字，而文帝恭儉寬仁治功，約略已盡。固洵良史哉！《古文雅正》卷一《前漢書・文帝紀贊》評：寫出仁厚恭儉如見。

《景帝紀》《朱子語類》卷四五：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卽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宄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又：班固舉此贊漢景帝，甚好。《漢書評林》卷五《景帝紀》眉批：隆按：《史記・景紀》非太史公筆，乃褚少孫取班書而補之者。亦僅撮其綱爾，不及班書遠甚。又按：班氏書斬錯謝七國，不見錯之非罪。不若《史記》書「諭告不止」，得《春秋》書法。《湖樓筆談》四：《孝景紀》後二年詔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注家皆以「或詐僞爲吏」絕句，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竝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按：下文但曰：「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初不言詐自稱吏者宜如何禁絕，則師古說非也。本文蓋有衍

字，當作「或詐僞吏以貨賂爲市」，因「僞」下誤衍「爲」字，乃於「吏」下又沾「吏」字，以就文勢耳。《武紀》元狩六年詔曰：「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擯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此云「詐僞吏」，彼云「擯虔吏」，義正一律。韋昭曰：「凡稱詐爲矯，強取爲虔。」然則「詐僞」之與「擯虔」二者同科。

《武帝紀》《漢書評林》卷六《武帝紀》眉批：隆按：此贊率多褒語，而其所不滿于帝者，都包括于「不改文、景之恭儉」一句，微婉委曲，深得史臣之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班固・武帝紀贊》：歷叙武帝尊經好古制度禮文之事，彬彬可觀矣。結處義正辭勁，可謂高文老筆。《硯北雜錄》卷五《漢書》：《武紀》書衛霍斬獲之多，下即繼之云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書功而必并言所喪戰士之多，以見雖幸而勝，得失僅足相償，所以爲良史。明年復書馬少，亦以終前事也。《古文雅正》卷三《前漢書・武帝紀贊》評：漢武可紀處甚多，所失者獨用酷吏與利臣耳。《通鑑》譏其繁刑重斂，篇末純于褒中用貶，確論，亦至文也。

《昭帝紀》《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班固・昭帝紀贊》：論事措意極其整暇，有春容大雅之致。

《宣帝紀》《方山先生文錄》卷一八《宣帝》：人君之於天下，當虛心以爲之，而己無與焉，斯得矣。夫人惟有己則心弗虛，心弗虛則蓄疑。逆防而撫世酬物，遂失吾順應之公，日延月蔓，積微成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固夫人皆然，而人君爲尤甚，以其所制者大，所握者重也。吾觀漢之宣帝，史稱其厲精圖治，綜核名實，蓋志於中興者也。而霍氏之不終，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令人環顧自危，周章沮喪，而漢之元氣寔因帝以索。其所爲慘刻，何至若此之甚哉？始於心之弗虛也。蓋帝長於民間，少經危難，一旦受璽篆圖爲天下君，而目擊昌邑之廢立，躬被大臣之威權，幽懷隱衷，有不能一日釋然者。觀其褒賞霍光，贊揚功德，幾不容口，益封、食戶、金錢、繒帛、奴婢、輿馬、甲第，侈擬王者，族屬、子壻咸極顯榮，而帝且歛容虛己，諸事皆先關白，此其情何情哉？《春秋》謂鄭莊公之於叔段如二君然，然亦未至於此，則其所以族光者，蓋不待張敞之疏，徐福之書而可知也。矧趙、蓋、韓、楊皆以功名顯一時，威望傾權貴，而廣漢、延壽則又光所汲引者，讒言一入，而身受極刑，無怪也。何也？帝之意以爲天子廢置出自臣下，則威福下移，將不知其所終矣。惟殺戮一行，則人知自保，而作威作福，惟上專之。不知善人天地之紀，而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縱不能愛惜，亦宜爵當其罪，詎可先意以逆之，而過爲虔劉之慘耶？霍氏專權，剪之似不爲過，而養惡滋蔓，待其自斃，帝寔有以致之。其誅廣漢諸人，不惟當時吏民之稱冤代死者動以千數，而百世之下讀漢史者猶爲之扼腕。哀平短祚，議者之言夫豈過哉？亦天道然也。雖然，帝亦有所受之也。觀其嘗語太子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則其貴許史、用恭顯、殺大臣者，豈亦高帝溺呂氏、寵閎孺、殺韓彭之故智歟？世儒至謂宣帝開三大釁，此則非所以論帝也。《漢書評林》卷八《宣帝紀》眉批：隆按：讀《宣帝傳》，止見帝之仁民愛物，四夷賓服，禎祥屢見，而至于慘刻少恩處，則于別傳詳之。《戲瑕》卷一《身毒鏡》：漢宣帝微時，被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宛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杖，如八銖錢。及紹大位，常以琥珀笥盛之。身毒，西夷國名，即「天竺」二字也。梁杰公知天竺國境謂此。近見學者，謾不知讀。然鄘道元注《水經》，猶昧厥義，似分身毒、天竺爲二，何怪後人！信矣博物之難哉！

《元帝紀》孫復《孫明復小集・書漢元帝贊後》：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略】而史固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爲宰相，而上率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率文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憸人，進用碩老，與之講求治道，以天下爲心，則邦家之體，祖宗之烈，可垂於無窮矣。安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率制佞倖，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鑒史固之贊，以爲自昔儒生之不足爲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陳湯》：甚矣夫，孝元之闇也！夫湯矯制發兵，其罪大矣，而反侯之，豈非闇哉！不然，湯之欺君有大於此者，亦將不正其罪而賞之乎？嗟夫，此元之所以不宣若也。又《漢元帝》：帝侍孝宣時，常以用儒生之言進。及即位，乃徵用儒生，而貢、薛、韋、匡輩互爲宰相，不能以經術用，惜也。班史譏帝優游不斷，以爲孝

宣之業不振。若是，則人主當以刑名爲尚乎？以文藝爲衰乎？嗟乎！人主患不能用讀書人，或用之不當耳，誠用之當，天下有不治者乎？

《成帝紀》《史通》卷一六《外篇・雜說上・諸漢史》：《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游，烏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漢書評林》卷一〇《成帝紀》眉批：陳仁子曰：成帝天資本善，如勇于去恭顯，罷諸祠，輕賦租，皆可語治。至于昌陵一節，雖曰因劉向之言，而勇于改過，亦世所難及。惜乎溺意女色，委政外家，以貽國家之禍。小節雖善，而大體未出于善，君子少之。又隆按：贊述婕妤與父子昆弟之言，而但稱帝儀容之盛，則其德之不足，已隱然于言表云。《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班固・成帝紀贊》：敘述所聞，用筆輕雋，在論贊中又是一格。

《哀帝紀》《湖樓筆談》四：《孝哀紀》建平元年詔曰：「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延」乃「迟」字之誤。「迟」古「起」字。惟其起於側陋，故能周知民間疾苦，可使親民也。「迟」字書傳罕見，因誤作「延」。師古注曰：「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者。」則所見本已誤，故曲爲之說，而於文勢未合。王氏念孫《讀書雜志》因欲移此四字於「州牧、守、相」之下，以就文勢，義亦未安。皆由不知「延」爲「迟」之誤字也。

《異姓諸侯王表》《補後漢書年表》卷八《異姓諸侯》：班固於楚漢未定之初，作《異姓諸侯王表》。東漢雖有王郎、隗囂、公孫述等，然皆西漢之舊臣而僭竊擅權，非若韓、魏之國，趙歇、英布之輩，故略而不表。既作《諸侯王表》，又分《王子侯表》，蓋西漢之王者連城數十，或戴黃屋，東漢之王，所食不及十一二，僅與西漢之侯等。至功臣、外戚恩澤等侯以功者，或親以恩者，或功，亦多互見，而范曄書又有闕文，今併其篇目，槩曰《同姓異姓侯表》，而各書其狀於始封之下，則功恩自明矣。《漢書評林》卷一三《異姓諸侯王表》眉批：黃履翁曰：《諸侯年表》曰異姓王者，曰同姓王者，遷則合而爲一，正以明漢初親疏相錯之旨。固廢年經國緯之制，徒以一己之見，乃以異姓同姓分而爲二，則天下大勢何觀焉。又隆按：此敘大概本《史記・秦楚月表》潤色而成之者。文極高古，而論亦正大，當是諸序之冠。《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一九《漢書論贊・異姓諸侯王表》尾評：文能隱其本末于感慨中，語不煩而意至。潘永季《讀史記札記》：《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全用《秦楚之際月表》，其序云：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較《史記》前去三十二月，後增四十五年。然據漢受命，則趙歇、田市、韓廣、魏豹、韓成已前立，不得與吳芮等共稱一月，是無始也，要亦是無可奈何。又：班孟堅亦知《史記》不可學，所以他八表目不用年字，是矣。而《異姓諸侯王》及《公卿表》二篇，仍以月列之，及以年數，此吾所謂名實不相應也。又：《漢書》八表，《異姓諸侯王》取諸《史記》，其餘則班氏自爲之。

《諸侯王表》《漢書評林》卷一四《諸侯王表》眉批：唐順之曰：此等文字，只是叙事而略帶議論。又隆按：此叙本《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而成之者。大都言周可爲法，秦可爲監，而漢以剖封之過削之太甚，所以有王莽之篡云。《兩漢鴻文》卷一五《諸侯王表》尾評：唐荆川曰：此等文字，只是叙事略帶議論。又陳明卿曰：西漢存亡，關係在此，故孟堅痛切詳盡之。《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一九《漢書論贊・諸侯王表》尾評：漢絕而興，光武再振，昭烈繼起，皆廣建同姓諸王之力也。雖所傳漸遠，裔雖微而種實蕃，兩帝俱以諸王之後興矣。文之排蕩反覆，專明此意，立言有其本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班固・諸侯王表序》：援引周秦，論列漢世，或詳或略，極錯綜變化之致，纚纚千言，讀之惟恐其盡。《古文精藻》上卷《漢書・諸侯王表》評：論封建今古當以此篇爲第一。《古文雅正》卷一《前漢書・諸侯王表序》評：中多本《史記》原文，遒逸高老不如子長，然班氏加以修飾雕鍊，故自縝密典則。後幅尤慘淡悽壯。封建之應行與否，總不下斷制語，而鋪陳事變已悉。然觀班氏之意，猶以封建爲應行者。後代論者紛紛，余爲折其中曰：諸侯地不過一縣，惟衣食租稅，不與政事，得之矣。潘永季《讀史記札記》：《漢書・諸侯王表》直叙列國，而以始封子孫曾元爲次，壁壘一新，亦足見《史記》不可學也。

《王子侯表》《嘉祐集》卷九《史論中》：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漢書評林》卷一五《王子侯表上》眉批：黃履翁曰：《史記・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蓋是時始行分封之典，遷意正有在也。固則起於高祖，且謂聖祖建業以廣親親，殊失《王子侯表》之旨矣。又《王子侯表下》眉批：黃履翁曰：《王子侯表》例不稱姓，而下卷以姓書之，蓋元始以來，王子行封權歸王氏，特待以異姓之法，默寓其感慨之意爾。又隆按：「盛衰終始」四字，綱領。《硯北雜錄》卷五《漢書》：《王子侯年表》上卷但書號謚姓名，而下卷則書號謚姓名。此「姓」字乃衍文。蘇氏洵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加以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以戒權歸於莽。不思莽僞褒宗室，侯及王孫，班氏固云「非正弗錄」，無在此表者也。況此表自孝昭以迄哀、平，前此者，安能曲傅私說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書評林》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眉批：黃履翁曰：《功臣年表》曰「高祖功臣」，《侯者》曰「景惠間侯者」，曰「建元以來侯者」，遷則析而爲三，正以明一時行封異同之意。固廢國緯年經之制，徒以卷帙重大之故，乃以高惠、高后，文與景、武、昭、宣、元、成析而爲二，則當世得失何驗焉。又隆按：此序衍子長之文而成，總以「功」字作主，典雅可誦。又唐順之曰：此篇全是叙事。又隆按：「始未嘗」二句，一篇綱領，上句承上，下句起下。又「詔求其後」段茅坤曰：大略當時有司或多按見在故事，非惻心蒐訪，故云。《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一九《漢書論贊・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尾評：俯仰之間使人情動，故知情生于文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班固・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於論議中引用前人撰著以成文，《史》、《漢》中多有此體。《經史管窺》卷三九：《漢書・功臣表》：淮陰侯韓信初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爲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爲連敖票客。蕭何言信爲大將軍。師古曰：《高紀》及《信傳》竝云爲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記・功臣侯年表》作典客。《索隱》云：典客，《漢表》作粟客，蓋字誤。《傳》作治粟都尉，或先爲連敖典客也。《三餘初錄》謂信爲連敖在未見滕公之前，爲治粟都尉在滕公既釋之後。《信傳》紀載甚明，何得混而爲一？顏說非是，《索隱》之說亦贅。至《漢表》作票客，《索隱》又云漢表作粟客，以形近而誤。《五行志》云「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谷永傳》作「僄」，則師古「票疾而賓客禮之」之說亦不爲無據。余案「票」字當從《史記》作「典」。《孝景本紀》「典客爲大行」，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及本書《呂后紀》「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可證《功臣侯年表》、《索隱》、徐廣以連敖爲典客官，亦可參。若師古以票疾而賓客禮之云票客，不成文理矣。畢氏搜尋證佐，亦甚無謂。潘永季《讀史記札記》：兩《功臣表》目不言侯，疑是今本闕漏。嘗陵侯澤，高祖從昆弟，列之功臣，是班書得處。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漢書評林》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序》眉批：茅坤曰：簡勁。又隆按：班史於功臣二表，一則曰「昭元功之侯籍」，一則曰「續元功次」，可謂得論功定封之意矣。《羣書考索》卷一三《正史門・西漢類》：固之《功臣表》則有深意。高祖約：「非有功不侯」，而景帝始亂之。自高至文爲一表，自景至哀爲一表，以見家法之變自景帝始。至外戚侯表，則目之以恩澤，明其僥倖而得之。此固之得也。

《外戚恩澤侯表》《文獻通考》卷二六七《封建考八》：按：班孟堅述西都列侯，除王子之外，以功臣爲一表，外戚恩澤爲一表。蓋功臣者，以勳績顯著而得之者也。外戚恩澤者，以遭逢忝竊而得之者也。然裔夷之降虜有何勳庸，乃儕之功臣？宰相而封侯未爲恩倖，乃儕之恩澤。又博陸之定大策，輔幼主，長平、冠軍之征匈奴，取朔方，破祁連，其殊勳偉績，本不緣椒房。至李貳師，則祗緣女寵以進，伐大宛得名馬之事，又不足言，且不能終守臣節。今列貳師於功臣，列博陸、長平、冠軍於外戚，抑揚之意，殊所未喻。《漢書評林》卷一八《外戚恩澤侯表》眉批：茅坤曰：此文調方而整，頗開東漢以後門戶矣。《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一九《漢書論贊・外戚恩澤侯表》尾評：漢時得侯甚易，失侯亦甚易，至以酎金國除，恩澤所加未有久于

外戚者，以是興，亦以是敗。歷叙文景至于元成哀平之際，感慨系之矣。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班固・外戚恩澤侯表序》：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矧通侯之爵乎？此序逐段用意，特見文心。潘永季《讀史記札記》：《外戚恩澤侯表》特爲明整。《通鑑》胡身之注嘗平侯食邑于濟南。夫以趙充國之賢之功，而班史列之《恩澤侯》者，以其初封以定策功也。如衛青、霍去病本以破匈奴功封，而班史亦列于《恩澤侯》，以其由衛思后戚屬得進也。班史書法猶有古史官典刑，後之爲史者不復知此矣。《清文獻通考》卷二五〇《封建考五》：臣等謹案：班固《漢書》始分功臣侯爲一表，外戚恩澤侯爲一表，其區別不爲無見。然如長平侯衛青之取朔方，冠軍侯霍去病之破祁連，博陸侯霍光之定大策，此其膺受侯封，本不緣椒房之寵，乃班固亦概諸外戚恩澤之中。馬端臨《通考》頗糾其舛。而揆其所以若斯舛者，亦由《漢書》之所謂功臣外戚，初非核定於當時，徒以班固一書生之見，抑揚進退於其間，固宜其左右無據也。

《百官公卿表》《漢書評林》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眉批：黄履翁曰：班固之表百官也，先論沿革，君子于此驗其制之是非。然大抵載五帝分職之謬，更制之過，則知漢之官制莫善於漢初，莫病於武帝也。又隆按：邵氏謂遷於歷代史表志當著「歷代」，固作漢史表志，不當著「歷代」。《兩漢鴻文》卷一六《百官公卿表》尾評：陳明卿曰：班掾之筆，大抵不本於子長者，儘傑然無偶，其增損子長處卽加工整，殊乏天趣。此表其所自創也，故尤可喜。

《古今人表》《史通・内篇・表曆》：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籍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爲限乎？又《外篇・雜説上・諸漢史》：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爲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於下下，並當明爲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爲篇章，持優劣爲次第。仍每於篇後云「右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鄱溪集》卷一八《雜著・讀史》：自三代迄於秦漢，世系年月不齊，故司馬遷錯綜今古以爲十表。班固因之，純用漢世，亦爲八篇。然其《古今人表》，吾不知其所作也，善惡謬戾，不足以傳信，又無與於漢事，固苟欲就其爲八篇，然則削之可也。《洛水集》卷五《策問・人才》：班孟堅《人表》之作，規模閎深，後之秉史筆者莫能踵武。世之君子蓋嘗病之。彼其采摭百家，網羅見聞，栢皇陸栗之君，綠圖大墳之佐，登彙無餘，其用力亦厪矣！《羣書考索・別集》卷一二《班史》：《古今人表》辨後志之惑者，可以誚劉昭，不可以誚范曄；索《史記》之隱者，可以議褚公，不可以議司馬；糾唐史之繆者，可以論宋祁，不可以論歐陽公。何者？《補注》五十八卷，出於昭而非曄也；《龜筴》等傳續於褚先生而非遷也；唐史列傳編於宋祁而非歐陽公也。吁，又孰知班孟堅作漢史，而《古今人表》大率成於曹昭之手乎！是表之作，繆妄最多。考其所述，伏漢軋秦而羅千載之人物。夫以千載之人物，而編入《漢書》，眞所謂鳩居鵲巢者然。一表之中，九品森列，皂白繽紛，玉碔混揉，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愚未敢以爲通論。瓢飲舂融，心齋光霽，顔子德行，聖人流品，管仲孱輩而齊並驅駕，是蹇驢得以肩騏乘也；《伊訓》盤銘，《説命》龜鑑，伊傅事業千古掀揭，叔向何人，而混處室廬，是豹窟麑場而豹乳舂囿也；詠歸明月，雩舞春風，曾子學問，聖門翹楚，宰予下第而同居二等，是錙銖不辨而權秤未定也。至於優司馬而劣老聃，進太弓而退冉有，尤足以見甲乙之差。范武子即士會也，既述武子，又述士會；申包胥非伍子胥儔匹也，先取包胥，後取子胥，又足以見品藻之誤。向使孟堅之秉筆就緒，大家之狗尾不續，則班固爲漢一代良史，劉氏何以刊誤？顔游何以決疑？李善何以辨惑？文中何以曰「史失自固始」？《淮南集》卷二〇《諸史辨惑》：屈原《離騷》有《漁父》篇，賓主問答，其辭華麗而雜以韻語，此蓋假設以見意，與《卜居》一體耳。司馬遷乃取以爲傳。劉子玄既知其非矣，而班固《古今人表》遂列漁父之名。使誠有斯人者，觀其所言，不過委順從俗以求自全者耳，何遽至九等中第二哉？熊方《補後漢書年表・狀》：臣聞班固《前漢書》爲表有八，其七爲《年表》，其一爲《古今人表》。及考其書，自伏犧氏至司馬欣，自聖人至愚人，凡九等。原班固之意，自秦以上則爲古人，自漢以下則爲今人，篇目雖曰《古今人表》，然但及於古而不及於今。顔師古注云：「其書未畢。」考班固史作，始於父彪，固因父之筆，未及成而卒。餘「八表」及《天文志》，乃後漢和帝詔其女弟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以是推之，若固所著未畢，則昭亦終之矣，言未畢非也。是師古未知其説。臣按：唐劉子玄言作史有五不可，曰：「史局深籍禁

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此三不可也。」蓋班氏父子撰述之時，前漢可書之人，子孫雲仍，與朋舊輩類往往具存，苟人人而第之，智愚一分，得不羣起而譸之哉！班氏所以不明今人而次於表者，懼此故也。然併曰《古今人表》而闕今人者，其意以今人之表，有俟後之人爾。《玉堂嘉話》卷四：許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爲失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儼山外集》卷二四《史通會要上・義例》：夫史之有表也，所以標記時事。【略】班氏之表人物也，則又異矣。區別九品，網羅千年，論世則間，語姓不同，亦何藉而爲表乎？且不闕漢事，而編入《漢書》，可謂贅疣之甚矣。陸樹聲《耄餘雜識》：司馬遷作《史記》，上叙五帝三王以迄於漢，蓋史主紀載，故推本所始。班固作《漢書》，一代之史也，而表古今人物，何耶？然孔子叙周書而首載唐虞二典，固之書作於漢，故以漢名，其紀載則史也。獨其中所載如桀紂一致也，而進桀一等。韋顧飛廉、惡來，同一黨惡也，而相去二等。衛武公睿聖而與徐偃王同列。楚太子建出亡而與崔杼同科。躋子產、晏嬰，擬之稷、契。敍樂毅、王翦，同於方、召。進商君於子皮之上，退申包胥於伍員之下。其於是非不無少謬，而以是譏史遷，何也？《升菴集》卷五《古今人表論》：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見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及於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見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下，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賓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卹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諡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玆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晏、羅泌之書，然猶就其成籍而謫之耳。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垂淵之下，而抗論於逵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爲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同，趨舍難一；班史所論，未易掎摭。陋哉顏氏，誠班氏之佞臣乎！《白華樓稿》卷九《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昔班固撰次《古今人物表》，上遡太昊，而下迄秦二世，不知其幾千百年之間，而廼臆爲差別，賢否之際叙列九品。而仲尼之與弟子言聖與仁智，當時亦不過據其所問而次答之，而非謂聖與仁智遽有所優劣於其間者。觀仲尼嘗稱舜爲大知，管仲爲仁人，義可槩見，而固不得其說，從而冒爲之辭，以聖人爲上上，以仁人爲上中，以知人爲上下，以愚人爲下下，而中上以下則不復有所爲名。唐虞以上去古已遠，其世次行實不可考者。《尚書》，古之史也，仲尼刪之，亦斷自唐虞而止，以爲史以紀善善惡惡，是是非非之實，必其昭然乎天下之耳目者，然後其說可信，不敢取百家紊亂無次之言，以熒惑其間。及仲尼沒，而秦始皇燔《詩》、《書》，坑殺學士大夫，博古之學蕩然滅絕。虞夏商周以下鼎彝銘篆之文已不能辯且讀之，而況虞夏以上乎？況於古之帝王及賢臣、碩輔、隱人、逸士之行次乎？固起仲尼及秦焚書之後又數百年，而廼謬取訛口殘簡、百家所混載之名氏，而一一妄第之。其瀆亂不經之甚，則有虞氏以前，凡帝系以聖人名，羣臣列仙以仁人名。五鳥、五雲、羲仲、和仲，職官也，而以某爲知，某爲仁，而以名舟人。被衣、齧缺，戶之農之屬，諸家假寓之言，以恣其荒唐馳騖之辯者也，而又或以仁，或以知名。其近代篇章所載，昭然可見者，則又老子，古之聖人而放於下位者也，仲尼猶且適周而問，而嘆其道猶龍焉，與公伯寮、祝鮀讒佞之徒並列之，而不得以仁知名。左丘明學《春秋》於仲尼而能文者也，然不得列乎游夏之間，進之爲仁人。而曾參特次以知名。臧文仲以知人名，孫卿、闞相如以仁人名，而史魚、大夫種、伍胥俱不得名。叔向，羊舌赤之字也，叔向以仁人名而舌赤以知人名。其他春駁繁衍不可盡論。噫！固亦繆矣。以孔子之聖猶不敢強其所不知，而其言嘗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固何不自量其力，而欲以一人之聞見，取數千百年所不可盡聞與見之行事，而品列次第之，以取信於後世也，其可得

乎？《焦氏筆乘》卷二《古今人表》：楊用脩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以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按表名古今，而篇中所列不及漢人，尤爲不愜。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眞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范武子卽士會也，既書士會，又書武子；《計然》，范蠡所著之書也，既書范蠡，又書計然。至於品隲無章，是非淆亂，則又不可殫論矣。《漢書評林》卷二〇《古今人表》眉批：劉知幾曰：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多有不類於其叙者。又黃履翁曰：表名「古今」，不言漢人。師古以爲末及言今。非也。蓋固爲漢人，畏避閣筆，亦猶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者，固以純之故，不以湯爲酷吏。作史而不直書，何取於史哉！《趙氏鐵網珊瑚》卷二：班固《人表》吾嘗疑，第一武王二伯夷。我謂伯夷可第一，武未盡美宜二之。《六研齋筆記》卷三：班固《人物表》以嫪毐與於陵仲子同居中下等，一極清，一極穢，比而同之，豈亦惡矯之甚耶？《讀書考定》卷一四《人物表》：班史《古今人物表》，如傳道者曾子乃列于顏、閔、仲弓之下，首伯者齊桓乃居于四公之次，魯隱列于下下，而葛伯及於下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及乎？嫪毐列于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下，出后夔于下上。韋，豕韋也，眞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恤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一謚而離之。且《漢書》紀漢事也，乃總古今以著人表，名義何乖。《經義考》卷二《易一》：又按：杜子春以《連山》爲宓羲，《歸藏》爲黃帝。姚信以《列山》爲神農。而班孟堅《古今人表》既於聖人列宓犧、神農、黃帝，又於仁人著列山、歸藏，不應復出乃爾。《尚論持平》卷二《漢書》：陳仲醇《耄餘雜志》論班史論列古人，其是非有不可解者，【略】愚謂此亦文人好異之過，後世李卓吾一種翻新議論，殆由孟堅開之者也。《硯北雜錄》卷五《漢書》：張晏所見《古今人表》，田單、魯連、蘭相如俱在第五，寺人孟子在第三。今之所列田單在第四，魯連、相如在第二，寺人孟子在第四，知皆爲後人所淆亂。如老子本在第四，而宋徽宗置之第一是也。《松桂讀書堂集》卷五《讀史》：《漢書》記漢事耳，《古今人表》何爲者？且品第失倫，難免後人之彈射。陳亢一人，而兩居中中，一居中下，尤屬草草。潘永季《讀史記札記》：《古今人表》，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顏氏雖有此周旋，然起太昊至司馬欣，于《漢書》何與？此最是班書繆處。王植《權衡一書・稽古》：班史《古今人物表》【略】張宴曰：老子立嘿，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于禮典，而在第四。田單以卽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忽于榮利，蘭子伸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于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卞隨、務光，亦巢、許之儔也，而巢、許獨在第二。龍逢殺身，亦箕子、比干之徒也，而龍逢獨列第三。祝鮀佞人也，而與史魚之直同列。商鞅殘刻之人，白起苛暴之尤也，而與薛居州、樂正子之善士同科。二世胡亥，何以賢于燕喜、魏假，而在下中？智伯、子噲，何以高于齊愍王、越王無疆，而居下上？令尹子蘭與上官大夫一類也，一中中，一中下，且上官大夫卽靳尚也，而兩出之。田駢、周衍，何以列于莊周、惠施之上？元咺、白公，何以居于亥唐、倚相之列？左邱明與顏淵並列第二，南宮適與公伯寮同在第四，又如宋昭公、曹共公，皆一人而兩出。他如此類，不可更僕數也。《潛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漢書古今人表》：此表爲後人詬病久矣，予獨愛其表章正學，有功名教，識見會非尋常所能及。觀其列孔子于上聖、顏、閔、子思、孟、荀于大賢，孔氏弟子列上等者三十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降居中等。孔氏譜系具列表中，儼然以統緒屬之。其叙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論語》二十篇中人物悉著于表而他書則有去取。後儒尊信《論語》，其端實啓于此，而千餘年來鮮有闡其微者。遺文具在，可覆按也。古賢具此特識，故能卓然爲史家之宗，徒以文章雄跨百代推之，猶淺之爲丈夫矣。《史論五種・前漢書細讀》卷三：班固著《漢書》，而撰《古今人表》，實爲自亂其例，楊愼譏之，當已。其分之以三科，列之以九等，言甚高，意甚愜，而篇中所列，又多不類于叙者。劉知幾之言，亦爲深中其病。

《志》　《性理大全書》卷五五引呂東萊：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讀書考定》卷一四《漢志之誤》：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故也，且《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獲顯

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按：《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爲明證，而翻以伏生爲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爲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僖公不悟。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宮出，劉向以爲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隱爲公子時事耳，《左傳》記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董仲舒以爲成公時。其他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江之類，顏雖隨筆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詆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繡所封。」顏引《左傳》「邾、薛、曹、滕，文之昭也」爲證，亦云未詳其義。眞定之肥纍，蓋川之劇，泰山之肥成，皆以爲肥子國，而遼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虖池河，皆注云虖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興」，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戍疆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豕韋、齊威、晉文也。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鐵立文起・前編》卷二《志》：王懋公曰：《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名始於此。《史記》有八《書》。《索隱》云：書者，經籍之總名。此之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亦記也。今仍志之名而不復標書，以書之名同他載籍，而志獨不可移易，然均之爲記事則不異矣。初孟堅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曹大家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夫以巾幗而有史學如此，今之文人往往卑陋自安，能無愧乎？　又《明辨》曰：按字書，志者記也，字亦作誌。其名起於《漢書》十《志》，而後人因之，大抵記事之作也。他如墓誌，別爲一類。　又白石樵曰：披讀書函目錄，條整蝌辨，而考志尤詳。江淹有云：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蓋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紀傳可以分授名手，志則必由自作，故范曄、陳壽能爲紀傳，而不能爲表、志。今門下老于典故，而又擅劉、鄭《七略》、《二十略》之長，其貫串首尾，豈特如宗譜家書而已哉！　《榕村語錄》卷二一：《漢書》乃孟堅湊籠劉、揚諸家而成者，殊可觀。十志惟《天文》、《五行》穿鑿，餘俱典實淵茂。　又：漢書十志，《天文》乃曹大家所補，《五行》多荒誕之說，《郊祀》敘漢武事太繁。然三敘亦精。餘七志俱好。

《律曆志》　《魏書・律曆志》上：漢孝武置協律之官，元帝時京房明六十律，事爲密矣。王莽世，徵天下通鍾律之士，劉歆總而條奏之，最爲該博，故班固取以爲《志》。　《隋書・律曆志》上：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爲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志之。　《隋書・律曆志》中：周德既衰，史官廢職，疇人分散，禨祥莫理。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以十月爲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猶行秦曆。至于孝武改用夏正，時有古曆六家，學者疑其紕繆。劉向父子咸加討論，班固因之，採以爲《志》。　《漢書評林》卷二一《律曆志》上眉批：徐中行曰：《律曆志》博大典核，足稱千古奇文。又隆按：「由數起」三字，一志根本。　又按：總提「一曰備數」五句于前爲調，以後又每段分疏之爲目。　《榕村語錄》卷二一：所云《律曆志》者，因曆法用黃鍾起算，故前半說律，爲後半算曆張本也。後行四分曆，便不與律相干。《史記》分爲二，何嘗合來？後世修史者不察，遂俱云《律曆志》，豈不可笑。　《漢書讀》卷二：《律曆志》止更始二年，蓋成於東漢人之手，則知漢史非盡孟堅書也，十《志》亦非訖於大家也。

《禮樂志》　《續後漢書》卷八七下上《錄第五下上・禮樂》：初，司馬遷作《律書》、《樂書》，皆經、子遺文，義意有餘而法制不錄。班固所志，采劉歆之說及當代樂章而已。三代之制，卒莫得聞。故樂之不復，又有甚於禮者。　《漢書評林》卷二二《禮樂志》眉批：隆按：《史記》分禮樂爲二書，而班掾則合而爲一志，詞旨與《史記》不同。大概立論之意，無非欲修明王制，興復雅樂，施行董、賈、王、劉輩之所論疏云。　又按：「『六經』之道同歸」二句，一篇綱領。　又茅坤曰：本《禮記》文而益損之。大較本漢儒相承之言。　《兩漢鴻文》卷一六《禮樂志》尾評：顧瑞屏曰：《史記》分禮樂爲二書，而班掾合爲一志。予讀其文，固詳於史哉。然大約本漢儒之論而錯綜之，非眞

深於禮樂之微者也。《榕村語錄》卷二一：《禮樂志》循首迄末，議論純粹，孟堅儒術之文。又：班孟堅文多排語，至如《禮樂志》等便不用排，豈讓子長。所以老蘇云「遷、固之雄剛」。《望溪先生文集》卷二《書漢書禮樂志後》：甚哉，《班史》之疏于義法也！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爲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郊廟樂章，并非雅聲。故獨舉《馬歌》，藉黯言以明己意，且以著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固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既乎？是以不貫不該，倘然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缺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於鍾律者也。既可備著於篇，則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爲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叙列古作者，皆不及于固，卓矣哉！非膚學所能識也。《愈愚錄》卷五《桂華美芳》：《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又「美芳磕磕即即，師象山則」。案：「桂華」、「美芳」皆上章篇名，標題左方，誤連下文，刪之未盡故也。桂華上文云「都荔遂芳，宜宗桂華」，是「桂華」二字乃其標目。美芳上文云「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是「美芳」二字乃其標目。《漢書讀》卷二《禮樂志》：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乃采郊祀所歌之詩。其時祀事昏祠至明，（志內本文。）故於夜諷誦之也。師古以「逾人徇路取百姓謳詩」訓「采詩」，以「詞祕不可宣露」訓「夜誦」，未免穿鑿。《房中樂》「孔容之常，承帝之明」，又「承容之常，承帝之明」，又《郊祀歌》「常麗前淡光燿明」，《天門歌》「日華燿以宣明」，竝當注合韻謨郎切。《書・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楚辭・九歌》「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並作謨郎切，音芒。

《刑法志》　《學齋佔畢》卷四《西漢無兵志》：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然余嘗推其元，則帝典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爲一矣。故司馬文正公作《潛虛》云：「唐虞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于一。詳略之間，意可見矣。」此說極高明。《文獻通考》卷一四九《兵考一》：自周室以東，諸侯強大，僭侈兵法軍制，國自爲政，俱非先王之舊。晉、楚、齊、秦，其尤也。魯雖弱國，而軍制亦屢變。故撝左氏內、外傳諸書，略考諸國之兵制。至戰國時，六王爭強，軍政雖無可考，而略見於蘇秦之說。班孟堅西漢《刑法志》，論兵多述春秋、戰國時事，頗有可考，故具載之。又卷一五〇《兵考二》：章氏曰：班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考焉。《漢書評林》卷二三《刑法制》眉批：劉知幾曰：班史叙《刑法》，綴孫卿之詞。又茅坤曰：《漢書》志《刑法》，以兵與刑而串言之者，此雖本古者皐陶作士大端，然《周官》以來，司馬統六師，司寇詰奸慝，其來久矣！盧舜治曰：孟堅志《刑法》，其始終歸于復肉刑，亦通達國體之論。又隆按：此志論刑而專以禮言。蓋治，以禮爲上，禮不及而始以刑助之。班史蓋默寓本末之意云。又按：班史志刑而不志兵，蓋取「大刑用兵甲」之義，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制度漫無從考，殊爲闕典云。《湖樓筆談》四：《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按：「八歲以下」本作「七歲以下」。考《平紀》元始三年詔曰：「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是其證也。《禮記・曲禮》篇：「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此正漢制所本。今作「八歲以下」，蓋涉上句八十而誤。下文又述「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以爲合於三赦之法。然則漢制皆以七歲爲斷，益明矣！

《食貨志》　《晉書・食貨志》：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隋書・食貨志》：馬遷爲《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昌谷集》卷二一《評漢食貨志》：大抵食、貨兩端，雖古先聖王不能偏廢于天下。然食者，農殖嘉穀可食之物，不可一日闕。貨則布帛可以衣，金可以器械，亦不得謂之不急。至於龜貝皮幣，所以阜通貨賄，懋遷有無，恃絲粟得以並行於天下，而不可以獨立。《洪範》八政，顯立次第，不可謂無意也。上之人以食爲主，以貨爲輔，則士得以行其學，工商得以不遷其業，朝無廢官，邑無敖民，地無曠土，王德流洽，而禮樂成，職由此也。惟上之人一意富國，惟貨是視，則蓄價百倍者，必有以發管仲之慮；子母相權者，必有以啓軍穆公之憂；民人抵罪者，必有以動賈誼之念；而均輸鹽鐵等策，將與誅匈奴，招南粵、巧

詆深刻者並行于世。不期然而然，無足怪者。以食爲主，不必言治而與治相偶；以貨爲主，不必言亂而與亂相值。上之人盍思其故乎？欲富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倣井田之意而推行之。此則班孟堅兩篇之意，截然不相侵紊，可以深考。不然，而日變成法，使天下民趨於愁怨而不知悔，而未知其所底止也。《羣書考索》卷一三《正史門・西漢類》：《食貨志》曰：「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宜載諸《刑法志》，而固於《食貨志》及之。推固之意，所以譏漢之用刑，大抵與民爭利。至《刑法志》乃曰：「孝武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多，百姓貧耗。」又曰：「今饑寒並至，此刑之所以審也。」然則二志之文自相表裏，蓋亦微而顯歟。《漢書評林》卷二四《食貨志》上眉批：劉知幾曰：前曰《平準》，後曰《食貨》，古稱《河渠》，今稱《溝洫》，其歸一也。又茅坤曰：班掾所次《食貨志》，文甚詳而鬯，與《史記・平準書》相上下。又隆按：班掾志《食貨》，而以敎化爲言，蓋禮義足而後富可長守之意。「食足」、「貨通」二句，此一篇主意。《硯北雜錄》卷五《漢書》：《食貨志》「不敢言輕賦法矣」，「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之外，擅取諸民以訾給所過軍也。徐廣注云「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此刻「輕」者，傳寫誤也。

《郊祀志》　《宋書・禮志》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書契經典，咸崇其義。而聖人之德，莫大於嚴父者也。故司馬遷著《封禪書》，班固備《郊祀志》，上紀皇王正祀，下錄郡國百神。司馬彪又著《祭祀志》，以續終漢。中興以後，其舊制誕章，粲然弘備，自茲以降，又有異同，故復撰次云爾。《蘇魏公文集》卷六八《與劉原父》：彼司馬相如、班固輩紀封禪之事，不過藻飾詞采，贊揚君美而已。《漫塘集》卷一八《讀史抄・漢書》一八：史臣書武帝封禪事，言其書，秘其事禁，獨侍中奉車子侯與知之。甫去泰山，猶未至海上，即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顯。蓋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經，慮奉車子侯洩之，貽笑天下後世，故殺之耳。《漢書評林》卷二五《郊祀志》上眉批：黃履翁曰：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薪之事，宗廟迭毀之議，毋廼太簡乎？又茅坤曰：《漢書・郊祀志》較之《史記》所次《武帝紀》，似據臣下前後典禮之議，并有本末。又盧舜治曰：太史公《封禪書》首叙舜類禋望祀，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叙秦皇漢武燕齊方士之說，共爲一書。班氏《郊祀》獨志郊畤，諸祠多出于方士，固襲《封禪》之舊矣。然少君、欒大、公孫卿、粵人勇之，如使物卻老、斗棋及入海求不死藥，亦叢見焉，何哉？予以爲宜別立《方伎傳》，而《志》惟叙所祀天地百神云。

《天文志》　《唐書直筆》卷三《天文志》：司馬遷作《史記》，備載當時沿革爲「八書」。擴漢興以來之事，有《平準》、《河渠》、《封禪》之書，錄歷代相承之迹，有《禮》、《樂》、《律》、《曆》之書，辨古今未明之疑，有《天官書》。及班固纂《漢書》，加以《刑法》、《郊祀》、《五行》、《郡國》、《藝文》，名曰「十志」。其《天文志》仍載四方經星二十八舍躔離之次，踵子長《天官》之舊，而日月星辰謫蝕隕石之變復存于《五行志》，是繁冗之失中也。《續後漢書》卷八四上下《曆象》：戰國之季，官失其守，而知者鮮矣。及秦滅學，其書獨存。漢興，司馬遷父子乃世官疇人，合唐都、王朔、魏鮮諸家之術，作《天官》之書。至劉向、揚雄、李尋、班固、馬續、郎顗、襄楷、張衡、蘇竟、蔡邕，推衍占測，其術益精。三國末，太史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黑黃赤之星，暨諸家之書，凡天變星變煇氣度數，皆爲定著，號稱詳備。而《晉書》取以爲《志》。今按：卓之書兼采先秦、二漢記注，及近世步筭占驗之法，列爲經星、緯曜、煇氣等類，著於篇。《漢書評林》卷二六《天文志》眉批：黃履翁曰：遷所謂「天官」，而固更曰「天文」。夫兩曜之運行，群星之錯布，此非關于漢之一代者，而固編于國史，果奚益乎？又劉知幾曰：兩曜百星，麗于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必欲刊之國史，施于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何歟？又隆按：政失則變見，此一志主意。《硯北雜錄》卷五《漢書》：「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今西人竊「金之散氣」語，謂雲漢者乃衆星所聚而成，固未必非，然忘「其本曰水」四字，遂目天河之說爲古人之誤，則又妄矣。

《五行志》　《宋書・五行志》一：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建道陷神聽之辜，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列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掇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晉

書・五行志》上：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史通》卷一九《外篇・漢書五行志錯誤》：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爲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後：第一科：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記》。而不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案：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案：班書爲志，本以漢爲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它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成，直云莊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莊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恆。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案：本《志》叙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第二科：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蓄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效與不效。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它述者也。其述庶徵之恆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案：《公羊》所說與上癸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又此科始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叙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而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第三科：釋災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匡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人之情僞盡知之矣」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也。《志》云：昭公十六年

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案：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恆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志》云：莊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莊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莊釋父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有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案：此說有三失焉。何者？莊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以歡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莊遭大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也。其釋「厥咎舒，厥罰恆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案：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叙事之宜，豈其若是？荀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疎闊，今聊演而申之。案：女子九歲者，九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前殿者，王莽始爲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大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妊，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案：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準。至於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翦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鹿其壞，梁山云崩，鷁退蜚於宋都，龍交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第四科：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志》云：庶徵之恆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爲害，備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博。又詳言衆怪，曆叙羣妖，述雨螽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鸚，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鑒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丁公在職，亢陽爲旱。惟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左傳》云：宋人逐獌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地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爲犬馬之禍。案《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鬬雞而傅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弒萌於解龍；郤至奪

豕而家滅，華元殺羊而卒奔。此亦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狥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所定多目，凡二十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爲禍、桃李冬花，多直叙其災而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叙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蕭曹陳平之屬，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蜮之爲惑，槀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郝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比，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舊唐書・五行志》：昔禹得河圖、洛書六十五字，治水有功，因而寶之。殷太師箕子入周，武王訪其事，乃陳《洪範》、九疇之法，其一曰五行。漢興，董仲舒、劉向治《春秋》，論災異，乃引九疇之說，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一推咎徵天人之變。班固叙漢史，採其說《五行志》。綿代史官，因而續之。今略舉大端，以明變怪之本。《羣書考索》卷一三《正史門・西漢類》：班固《五行志》每叙一災，推一怪，董仲舒、京房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西漢二百一十餘年，日食乃至五十有三。以文、景之詔，其日食乃至十有二焉。班固於他帝輒書其應，於文、景獨書其食而虛其應。《續後漢書》卷八四中下《曆象》：五行。向子歆，亦治《左氏春秋》，言五行。班固乃據仲舒，別向、歆，援引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說爲《五行志》，天人之際，凜凜乎可畏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二《災祥》：宋理宗淳祐十二年，牟子才爲兵部侍郎，上疏曰：【略】至班固著漢《五行志》，乃取董仲舒、劉向之說，推究其事，或謂弒父弒君，或謂兵連禍結，或謂淫泆過度，或謂百姓愁怨，或謂丹楹刻桷，或謂政在大夫，雖事以類求微近於鑿，然天人之理實相貫通，迪逆之機常相影響，詎可岐爲二致泥其感應哉？《漢書評林》卷二七《五行志》上眉批：劉知幾曰：《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又曰：班史《五行志》出劉向《洪範》。又隆按：「天垂象，見吉凶」二句，一志柱子。通篇總只發明此意。《事物考辯》卷一一《五行志錯謬》：《史通》：《漢書・五行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蓄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而事效缺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明按：劉知幾云班氏著書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謬，定爲四（斜）（科），又於四科之中，疏爲雜志，此特其四科之一則耳。《硯北雜錄》卷五《漢書》：「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安溪先生云：「雒書本文」四字須善看，即爲《洪範》耳。或指在龜背者，以文害辭也。

《地理志》《隋書・經籍志》二：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爲夏禹所記。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贛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叙，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通志》卷七一《校讎略第一・編書不明分類論三篇》：史家本於孟堅，孟堅初無獨斷之學，惟依緣他人，以成門戶。《紀》、《志》、《傳》則追司馬之蹤，《律曆》、《藝文》則蹶劉氏之迹，惟《地理志》與《古今人物表》是其胸臆。地理一學，後代少有名家者，由班固修之無功耳，《古今人物表》又不足言也。《羣書考索》卷一三《正史門・西漢類》：班固《地理》全寫《禹貢》。蓋以水濟水，徒有其煩。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錄其章名。如地理爲書，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漢書評林》卷二八《地理志上》眉批：劉知幾曰：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于夏世，宜曰「《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蓋其辭費也。又隆按：《地理志》首載《禹貢》一篇，較之《史記》攙入《夏本紀》者，差勝。然書以漢名，而顧詳漢以前事，豈欲遡其所從來歟？《文通》卷二一：如班書《地理志》，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耳。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章名，若夷狄本繫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

鼈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關徙居，諸如上說，作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相傳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異乎吾黨之所聞。《經義考》卷一〇九《詩地理考》：應麟自序曰：《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叙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畿輔通志》卷四五《河渠》：《尚書・禹貢》一篇，紀夏后行水之功，司馬遷因之爲《河渠書》。班固繼之，志溝洫，皆載一代疏排之績。非如桑欽《水經》，備叙川瀆源委也。《東潛文稿》卷下《辨正〈漢書・地理志〉一》：葯君弟有《校正〈漢書・地理志〉》一卷，屬余詳覈。余衰廢健忘，家藏圖籍一旦散亡，無能爲役。乙夜挑燈僅勘，記憶所及，書以復之，曰：坊刻刪脱太甚，惟明汪文盛槧本稍善，毛氏汲古閣次之。若陳明卿評點，抑又下矣，然而未可輕也。汝南鯛陽，孟康音紂紅反，汲古閣本曰音紂，（何超《晉書音義》同。）不知紂紅反之爲鯛也。（《説文》：鯛，直龍反。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鯛，孟康音紂紅反，又音童，或音直勇反。）山陽平樂包水東北至沛入泗，包爲泡省文，汲古閣本作淮，不知泡水之即清水，與泗合流者也。（《水經注》作「苞水」。）二者皆陳氏之善。一字之功，豈淺鮮哉！《漢書》之誤由來已久，如宏農新安，《禹貢》澗水所出，闕駰以爲淵水；河東郡，莽曰兆隊，《水經注》以爲洮陽；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水經注》以爲東條；沛郡鄆縣，莽曰單城，《水經注》以爲留城。（宋祁因此誤。）鬱林領方嬌水，師古曰嬌音橋，亦作「蟜」。庾仲初云：水出萌渚蟜乃。酈道元曰：《地理志》云「領方縣而有橋水」，而當作南，謂南橋水也，此是何據！若夫洙水入泗而以爲入池，於延水入治而以爲入沽，道元特起而糾正之，則六朝以前本之誤也。雉衡山之澧水至郾入汝，今曰郾，師古音屋；桂陽之涯水今曰匯，師古音胡賄反；南安之洨水今曰淦，師古音哉，則唐本之誤也。亦有避諱而非誤者：信都南宮，《水經注》莽曰序中，隋人諱忠，故今曰序下；西河穀羅武澤在西北，後漢建武二十八年，詔南匈奴徙居西河美稷之虎澤，唐人諱虎，故今曰武澤也。若夫直路沮水是漳水，南陽比陽是沘陽，益縣王莽曰探陽，是探湯，武功淮水祠是雍水祠，中宿洹浦官是洹浦關，而平原郡之阿陽，《孝成趙皇后傳》云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寰宇記》曰：阿陽，漢魏以下卻改爲陽阿。天水郡之冀縣，《説文》云天水有驥縣。廣陽國之薊縣，《説文》云周封黄帝之後于鄒，從邑契聲，上谷有鄒縣，章懷《後漢書注》亦云。巴郡之墊江，《説文》作蟄，從衣，不從土，孟康曰音重疊之疊。習俗害眞，莫明古訓也。且班固普載巨君改易郡縣之名，獨缺榮陽之祈隊，（《莽傳》云：以陳留以西付祈隊，祈隊故榮陽。是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天水之阿陽，（《志》云：天水郡，莽曰填戎，而《水經注》云成紀縣，王莽之阿陽郡治。漢天水郡別有阿陽縣也。）上郡之增山，（西河有增山縣，莽改上郡爲增山，以馬員爲連率。員字季主，馬援之兄，見《後漢書・馬援傳》。）鉅鹿之和成，（一作「禾成」，在下曲陽，見《東觀記》。亦作「和戎」，莽又改常山鄗爲禾成亭。）而翼平連率田況，則北海之支郡，（莽改北海壽光曰翼平。）夙夜連率韓博，則東萊之支郡，（莽改東萊不夜曰夙夜。）其孫功崇伯宗葬故同穀城郡，則東郡之支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同之地。莽改茌平曰功崇，臨邑曰穀城亭，皆東郡之縣也。）所謂大郡至分爲五者也。不特此也，莽既更長沙國曰填蠻矣，又有長沙連率馮英。既更九江郡曰延平矣，又有九江連率賈萌，豈史家追改耶？既更越嶲曰集嶲矣，又以任貴爲領戎大尹守之，是官與郡異。《莽傳》云：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蘇林曰：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而《志》又缺也。《莽傳》又云分三輔爲六尉郡，又云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今《志》僅有六隊而六尉之名不見，見於黄圖，（《莽傳》亦有之。）京尉、師尉、翊尉、光尉、扶尉、列尉是，而汝南郡且分爲賞都尉，殆因其子臨會封賞都侯，故尊其稱耶？蜀郡廣都置就都大尹，《志》不書，惟廣都縣下云莽曰就都亭。東郡既書莽曰治亭，濮陽復曰治亭，何也？凡此失誤之彰明較著者，非有深思篤信之士，固未易與之揆其顛末，索其瑕瘢。善乎先友張南漪曰：人不熟於地理，不可以讀史。余至今誦之。葯君年力富強，因是以津，造或庶幾焉。又《辨正〈漢書・地理志〉二》：三十年前，聞吴中義門何氏有《校正〈漢書〉》，後歸邗江馬半查叢書樓插架。今年春，於許蒔庭案上見此書摹本，假《地理志》一冊，與葯君本參異同。義門果勤於佔畢哉，而未盡善也。如沛郡鄆縣蘇林音多寒反，而云宋祁據《宋書》曰應作留，夫鄆何乃破而爲留也？沈約《索虜傳》云：步尼公進軍清東，屯留城，此《春秋傳》侵宋呂留之留，漢縣屬楚國；若沛郡之鄆縣，

王莽改之曰單城者也。汝南鯛陽孟康音紂「紅反」，本不錯，反依師古注抹「紅反」二字。（《高帝紀》鯛陽，顏云音紂，蓋假借字，實誤耳。）平原阿陽本不錯，反引《外戚傳》改爲陽阿。陽阿，上黨之縣，非平原也。南郡夷道，應劭曰：夷水出巫，本不錯，反引宋祁曰巫下當添「山」字，則後「巫縣夷水東至夷道入江」之文何以稱焉？千乘博昌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本不錯，反改爲博水，齊地無博水也。博昌，臣瓚所謂取其嘉名，闕駰所謂縣處勢平者也。犍爲漢陽山闇谷，漢水所出，東至鼞入延，本不錯，反改爲入江，此別一漢水自入延江耳，非《禹貢》之漢水也。雁門涇陶，孟康音汪本不錯，反改云音枉。北地歸德本不錯，反云據宋本無「德」字，此與程大昌《雍錄》以洛水出北歸縣同一笑柄也。上郡高望，望松俱云北部都尉治，本不錯，反云不應設兩北部都尉，必有一誤，例以分蜀郡西部置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何嘗不是兩西部都尉乎？丹陽黝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本不錯，反引羅願《新安小志》云：蠻中乃率山之訛，仍衍「夷」字。彼中撰志者久已造爲率山率水之殊目以自誣，何爲拾其餘唾乎？馮翊連勺，如淳音韋酌，而以爲師古音。此如敦煌效穀下注「今誤增『師古曰』三字」，不知皆非小顏音釋也。金城允吾允街注竝云莽曰修遠，遂疑一郡不應二縣同名，而云允吾下修字監本半刻爲食，豈飭字耶？不知允街莽曰修遠亭，與允吾有別，故酈道元云：莽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五縣謂修遠即允吾，興武即浩亹，罕虜即令居，順礫即白石，監羌即臨羌，是爲五縣。）可知以允街爲亭而與五縣殊科也。九江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知引《水經注》改爲城父是矣，而不知夏水之爲夏肥水也；沛郡城父所謂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者也。以上諸條，或起義門於九原，亦無辭以辨也。

《溝洫志》　《梁谿漫志》卷五《西漢・溝洫志》：《西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讀者多善其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予謂其源蓋出於《禹貢》自「導河積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纔二百餘字，而用「東至」「北至」者凡三十餘，皆連屬重複，讀之初不覺其煩。政如崇山峭壁，先後崛立，愈險愈奇。班固蓋法此。

《漢書評林》卷二九《溝洫志》眉批：黃履翁曰：遷所謂《河渠》而固更曰《溝洫》，夫廣深皆四尺謂之溝，皆八尺謂之洫，此非漢所治者，而固徒以盡力溝洫之說，遂以表其書耳。　又隆按：漢武以前本《史記・河渠書》原文，漢宣以後班氏續而成之者。　又按：此志贊中有「利害」二字，故篇中以利害爲眼目。　又《瓠子歌》節眉批：徐中行曰：余讀《瓠子歌》，未嘗不悲之云。盧舜治曰：此柏梁體也，最古雅。　又隆按：朱晦翁云：歸來子曰：先是，帝封禪，巡祭山川，殫財極侈，海內爲之虛耗，及爲此歌，乃閔然有顧神憂民惻怛之意云。　茅坤曰：歌甚雄傑。　又「白渠」節眉批：隆按：此叙白公奏穿涇水渠之利。　又按：民得其饒，反應前猶未得其饒。　茅坤曰：此歌亦雄。　又「賈讓奏言」節眉批：隆按：漢賈讓欲內徙民居以爲曠地，北放大河以入勃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咫尺之地，施之于漢，誠爲上策。文字與趙充國《屯田議》相類。　洪邁曰：賈讓治河策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　盧舜治曰：莽時治河者關並欲定平原諸郡，張戎欲正西方諸郡，不引水溉田；韓牧欲穿九河，四五爲有益；王橫欲開空，使緣西山乘高地東北入海，皆賈讓徙曠地，放渤海之遺策也，故班史詳錄于志之終云。　又「贊」眉批：隆按：「利害」二字乃一志關鍵，然不逮太史公《河渠》之贊，天馬橫放而善駐足。

《藝文志》　《後漢紀》卷一二《孝章皇帝紀》下：袁宏曰：【略】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言紛然殽亂。太史公談判而定之，以爲六家，班固演其說，而明九流。觀其所由，皆聖王之道也。支流區別，各成一家之說。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雖治道彌綸，所明殊方，舉其綱契必有所歸。尋史談之言，以道家爲統，班固之論，以儒家爲高，二家之說，未知所辯。　《隋書・經籍志一》：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于孝成，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

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表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舊唐書・經籍志上》：今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以表藝文之盛。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爲經【略】，乙部爲史【略】，丙部爲子【略】，丁部爲集，其類有三：一曰楚詞，以紀騷人怨刺；二曰別集，以紀詞賦雜論；三曰總集，以紀文章事類。暄等撰集，依班固《藝文志》體例，諸書隨部，皆有小序，發明其指。《龍雲集》卷二八《策問中》第七：問：王通有言：「安得圓機之士與共語九流哉！」蓋學者之於九流尚矣。自馬遷著書，論列百子而比次之，其要有六，則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是也。其後班固述《藝文志》，頗探取遷遺意弗論列者，寖廣其術，別而爲九，以爲此九者，其所自名家者也，故謂之九流。然固論九家，其始必曰某家蓋出於某官，則疑固蓋不徒附著也。至其論儒家，則顧以爲其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曾謂大儒之效，而司徒之官乃可盡之乎？且固號博物洽聞，其言要必有足稽者。然則所謂九家者，於今何官近之？使居是官者能各盡其一官之術，亦足以爲治乎？訂正是否，非吾子安屬？《通志》卷七一《校讎略第一・見名不見書論二篇》：編書之家，多是苟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看後者。《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爲諸子類，寘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書類。又《編次之訛論十五篇》：貨泉之書，農家類也。《唐志》以顧烜《錢譜》列於農，至於封演《錢譜》，又列於小說家，此何義哉？亦恐是誤耳。《崇文》、《四庫》因之，並以貨泉爲小說家書，正猶班固以《太玄》爲揚雄所作，而列於儒家，後人因之，遂以《太玄》一家之書，爲儒家類。是故君子重始作。若始作之訛，則後人不復能反正也。

又《編次不明論七篇》：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疎而不濫，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間有《七略》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躓矣。揚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樂箴》三書合爲一，總謂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入於儒家類？按儒者舊有五十二種，固新出一種，則揚雄之三書也。且《太玄》，《易》類也；《法言》，諸子也；《樂箴》，雜家也，奈何合而爲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無倫類。【略】《漢志》以司馬法爲《禮經》，以《太公兵法》爲道家，此何義也？疑此二條非任氏、劉氏所收，蓋出班固之意，亦如以《太玄》、《樂箴》爲儒家類也。《羣書考索》卷一三《正史門・西漢類》：班列儒者於九流，正以不知儒故也。漢儒祖叔孫通，故漢輕儒。後以公孫弘、倪寬爲儒，班固謂儒「於道最高」，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流並列已非矣。八家皆儒之一偏一曲，豈得而並言哉。《續後漢書》卷八三下《錄第一下・道術》：百家。【略】漢孝武時，董仲舒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雖略施行，不能竟禁。至司馬氏父子乃別爲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推本其說，謂之《指要》，而先黃老後六經，使儒與楊、墨、刑、名並謂之家，昧於道術之正矣。浸淫滋蔓，家自爲書，如淮南安之流，尤爲僻誕。成帝時，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術數，李柱國校方伎，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卒，子歆繼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班固志藝文，以《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總爲六藝，凡九種。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總爲諸子，九流凡十種。賦，歌詩，總爲詩賦，凡五種。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伎巧，總爲兵家，凡四種。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總爲術數，凡六種。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總爲方伎，凡四種。其書合數千篇，數百萬言。原遠末分，正路遂夷蕪矣。《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略》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於《六藝略・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盡置之正史之首云。《漢書評林》卷三〇《藝文志序》眉批：劉知幾曰：《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又隆按：儒所以該藝也，不可列于諸家；史所以翼經也，不可闕于諸略。班志悉因劉歆所奏以備篇籍，此其可訾者歟？《兩漢鴻文》卷一七《藝文志》尾評：楊升菴曰：班固叙諸子九家，而以儒爲首，若以矯司馬氏之失。然以儒與諸家並列而又別

於「六經」，何也？蓋固之所列儒家者流也，非所謂君子儒也，其以藝文名猶曰文藝，末也云爾。徐漢臨曰：班史《藝文志》根本《七略》，然簡而不濫，詳而有體，諸志中之傑然者。《經義考》卷二九四《著錄》：（朱彝尊）按：班固《漢書》依《七略》作《藝文志》，誠良史用心，而史家體例之不可少者也。其後惟袁山松撰《後漢書》亦有《藝文志》，顧不傳。他若晉有荀勗《中經簿》、《元帝書目》、《義熙祕閣目》，宋有殷淳《四部》、王儉《七志》，齊有《永明祕閣新錄》，梁有文德殿、尚書閣、華林園諸書，任昉所部，劉孝標所校，殷鈞、祖暅、阮孝緒所撰《名錄》。乃自晉以下，國史皆無述焉。至《隋書》始勒成《經籍志》，附著《七錄》之目於下。經典藉是略存。而劉知幾反訕之，謂騁其繁富，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抑何見之偏乎？　張裕釗《書藝文志後》（《國朝文匯・丁集》卷八）余讀班固《藝文志》，甚高其辭，與班氏它所爲文異甚。後讀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語，則班氏志所有者，往往而在。然後知爲向之辭而固取之者也。固爲《漢書》，所取司馬遷、楊惲、馮商、揚雄、劉向父子甚衆，今亶知太初以前本司馬遷，三統曆本劉歆而已。其它並已不可見。而是篇傑然出於班氏之書，考求而乃知其出於劉向。甚矣！文高下不可假也。固之文於東漢人最爲崛出，而與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較，則不逮遠甚。其中時有其辭之高而非固所能爲者，雖於今不可考，然可以意而知也。烏乎！非夫昔之人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彼且不以爲妄言乎哉！《古文雅正》卷一《前漢書・藝文志序》評：斯文廢興，瞭然指掌，簡明有體，亦以見向、歆父子之有功于經學也。《漢書讀》卷六《藝文志》：漢室崇尚詩賦，至孝武時尤盛。作者奚止百六十家，即百六十家奚止千三百一十篇，而班所錄僅是，採擇可謂嚴矣。又：班彪以馮商等所續《史記》，其言鄙俗，加以揚雄、劉歆僞褒新室，誤後惑衆，不足垂世，乃別作後傳六十五篇。孟堅宜稟先人之志而續，黜馮商所續之七篇，不應以書登廣內，遂仍《七略》之舊。劉知幾曰：《漢書》之志藝文，蓋欲廣列書目，示存書體而已。

《陳勝項籍傳》　《野客叢書》卷二《天亡秦兆》：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爲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末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爲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秋澗集》卷四五《遷固紀傳不同說》：余讀宋儒論項羽紀傳不同說，以謂遷之意，秦有天下五載而後楚，楚五載而後漢。方秦已亡，漢未立，天下莫有攸屬，不可一日無君。況封建王侯，政由羽出，舍羽孰主哉？作紀所以繫天下五載之權也。立之傳，班固意不過羽不可以抗漢，因斷之曰「皆非也」。正以一史之體，不得不然爾。在遷不得不紀，在固不得不傳。設使固取遷而紀，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也。其書將載之漢代之首乎？次於高紀之下乎？其爲稱號曰楚史乎？曰漢史乎？若以封建自項氏出，五年而後漢。天下不可無君，乃屬之羽，曾不察首入函谷者，高祖之義師也；授降軹道者，秦民之眞主也。天命人心之屬漢，明已兆於秦十月五星聚東井之時也。胡不考虞芮之質厥成，西伯受命之基也。當陽之不馳去，昭烈得統之年也。若籍者，正炎漢之一驅除耳。矧才封已叛，旋取復失，安得爲一日繼統之主哉？若又曰：固之意羽不可以抗漢故傳，而遷漢太史也，獨可紀羽而肩漢乎？余故曰：子長之所以紀，筆削歷代之史也。其意蓋以歷年相承，不可中闕，猶存夫以月繫時之法也。堅之所以傳，先漢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體有不得不然者矣。若宋儒之論，恐求之太過耳。《續古今考》卷二二《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此謂魯一變至於道也。項羽雖以少助亡，彭城，其國都也，此外猶有數百十城也。一死烏江，國都與數十百城俱下，而魯國不下。守節禮義之國如此。高祖以項王頭示其父兄，乃降。主而猶存，固守可也；國而已亡，達權可也。不失乎義，亦不失乎時。當時守者爲誰？高祖不嘗顯其姓名，而史無可考，惜哉。班固此文却奇，「楚地悉定」一句尤奇，爲「魯獨不下」設。然乃用《史記・項羽紀》，改「皆降」二字爲「悉定」。　又《考論史漢項羽紀傳贊》：太史公作《秦始皇本紀》，書賈誼《過秦論》三篇於後，中一篇「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後世儒者論秦之亡，不能加於是矣。《項羽本紀贊》斷其罪曰：「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繆哉」後之論項羽之亡者，亦無以加於是矣。班固以陳勝、項籍同傳，亦自有意，更不別選撰贊文，乃取賈誼《過秦》中篇附兩傳後，而全書太史公所論項羽者，於賈誼論之後何也？初看頗疑，蓋以亡秦者陳勝也，陳勝之所以能亡秦者，

秦自取之也。其曰「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指陳勝也。則班固獨附賈誼此篇爲贊，是亦可取。但繼以太史公所論項羽之說，當書曰「司馬遷言」，若己自撰之者。《史記》謂「周生亦有言」，可也。顧乃忽斷忽續，不稱「司馬遷言」，若己自撰之者，則不可也。《史記》紀傳後但稱「太史公曰」，班固紀傳後皆改爲「贊曰」，此二字自班固始。大惡之人無所贊美，皆稱「贊曰」似亦鵠突。班固心胸出司馬遷之下爭多也。《識遺》卷一《筆史》：項羽殘暴，班固書之曰「羽西屠咸陽」，曰「所過無不殘滅」，曰「嘗攻襄城無噍類」，語不激而羽之暴十分著露。此史筆之妙。至於叙列人物，傳褒之者贊貶之，贊稱美者傳無載。蓋人非堯舜，安能盡美？作史之道當爾，勸懲之意因寓焉。《南園漫錄》卷七《紀傳》：《史記》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宴，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一時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也可見。故《史記》據實而爲紀，而漢前亦無議之者，又可見漢世人才風俗之正，猶近古也。至班固，始改爲列傳，然則羽當時行事，果與張耳、彭越輩埒乎否也？況羽有誅秦之功，【略】曾不以羽紀爲是，何哉！班固好諛，遂啓後世之曲筆，殊不足取也。若謂推尊本朝，則如司馬禎氏列爲世家亦可已。然遷史紀之矣，而不曰「楚」、不曰「霸王」，而曰「項籍」，至漢則曰「高祖」，是其輕重之間亦精矣。世知尚遷史，而不知其識正見精，遠出好諛之班固，動稱曰「史漢」「班馬」，故少別於此，俾有眞識定見者裁之。《黃潭先生讀書一得》卷一《讀漢書》：予誦項羽《垓下歌》，非眞英雄也，其失天下也固宜。羽之敗垓下也，正坐恃其拔山之力耳，乃猶矜焉。其視三傑是用者，何如哉！至如鴻溝以東，土地人民不問，惟一騅一虞兮戀戀不舍，豈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者敵耶？淮陰侯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至死不改，具見歌中。嗚呼！非眞英雄也，其失天下也固宜。《漢書評林》卷三一《陳勝項籍傳》眉批：隆按：班史降陳勝、項籍爲傳，蓋善補子長之失者。而冠之爲首，則以陳涉發難、項籍滅秦云。又按：《勝傳》本《史記》原文而稍益損之，大都專叙勝之首倡以除秦暴，爲諸豪傑先驅。一篇命脈，總在「爲天下倡，宜多應者」，與末「所置王侯將相竟亡秦」兩處。又「勝曰：『天下苦秦久矣』」節眉批：茅坤曰：「楚人憐之」，勝之倡亂大指。又「勝、廣素愛人」節眉批：洪邁曰：前段連用四「死」字，此段連用三「死」字，不嫌冗複。隆按：「從民望也」應上「百姓多聞其賢」與「楚人憐之」句。又「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節眉批：隆按：「將以應勝」足上「宜多應者」句。又「廣圍榮陽」節眉批：隆按：攙入「蔡賜爲上柱國」，伏後柱國諫趙王案。又「武臣至邯鄲」節眉批：茅坤曰：此一段情事有戰國權謀之餘習。又「勝初立時」節眉批：隆按：班史爲勝立傳而併以當時之起兵者備載於中，即勝所謂「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意也。又「初勝令銍人宋留」節眉批：王維楨曰：兩云「復以陳爲楚」足上「從民望也」句。隆按：班史結言「陳勝王凡六月」，固見楚之易王，亦有惜其不及成功意。又按：復提「初爲王」一段應篇首少時傭耕，且著勝之所以敗卒以此。王鏊曰：《史記》夥頤！涉之爲王」，「夥頤」二字乃方言，蓋歎其物盛大而多之辭，班氏不宜削去頤字。茅坤曰：此段點次勝之所以恃兵而亂亡處。又《項籍傳》眉批：隆按：此傳自鴻門而上，顯叙項羽始事，本《史記》舊文稍益損之，已下兼叙楚漢，以己意財削《史記》，前後變換，僅撮其綱，則以有《高紀》諸傳在。又「項籍少時」節眉批：劉會孟曰：「又不成」下比《史》增一「去」字，是。隆按：「請書抵欣」伏後封塞王案。又按：兵法部勒伏後不得官案。又「秦二世元年」節眉批：隆按：「江西皆反」四句，《史記》作守通謂梁，而《漢書》作梁語；又《史記》「守通使桓楚將」而《漢書》謂出梁意，叙事迥別，豈其得之傳聞者各有本歟？又「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節眉批：隆按：「八千人渡江而西」伏後「無一人還者」案。又按：下文「今君起江東」句、「趣齊兵俱西」句、「西破秦軍」句、「西略地至雍丘」句、「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句、「引兵鼓行而西」句、「虜吾屬而東」句，皆根此「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二句來。又「居鄛人范增」節眉批：隆按：「從民望也」句含蓄最深，三軍縞素之微意實基於此。又「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節眉批：茅坤曰：《漢書》多「初章邯」以下一段爲提案，較《史記》更明皙。王維楨曰：詳叙三田，伏後不立田榮案。又「宋義所遇齊使者」節眉批：隆按：「河北軍」下削去《史記》「楚兵已破」一段，直以「宋義所遇」句接上，甚緊。又按：「羽爲魯公」伏後以魯公號葬案。又「秦三年，羽謂宋義曰」節眉批：隆按：《史記》「不進」上有「四十六日」四字，見將卒之偷惰也。班史去之，而於「不進」下補曰「秦三年」，詳味其旨，則不進兵之日久自見。盧舜治曰：當是時，梁已死，羽乃萬人敵也。懷王以上將軍將宋義，而以次將將羽，且以卿子冠軍號義，而以救趙之別將皆屬之於義，羽心之不平，不特無

義，且無懷王矣。即帳中斬其頭，使人於齊追殺其子，觀史氏書法，其貶懷王之不善將將，亦可概見云。　又「漢元年，羽將諸侯兵」節眉批：茅坤曰：《史記》少「漢元年」以下十八字，而《漢書》特提年與諸侯兵爲案，似勝。　又「鴻門宴」節眉批：茅坤曰：《史記》詳綴鴻門本末千餘言，而《漢書》並刪之入《高帝紀》，而僅撮數十言大指於此，可謂得詳略法。　又「初懷王與諸將約」節眉批：王愼中曰：《史記》於「天下初發難」上有「先王諸將相謂曰」句，更與下文「皆將相諸君與籍力」句有情。　又「諸侯各就國」節眉批：茅坤曰：《史記》於此別系「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叛之」等語，似精神。於下復次陰令衡山王擊殺義帝及廢誅韓王成及臧荼逐韓廣三事。　又「太公、呂后間求漢王」節眉批：茅坤曰：《史記》於此點次漢王家屬本末似詳，且別有楚漢兩相枝梧處，甚可觀，而《漢書》並刪之，以故情事少鬯。　又「漢王西入關」節眉批：茅坤曰：九江王，楚所封也，而《史記》於「走葉」下有一「得九江王」四字，便有血脈。　又「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節眉批：茅坤曰：此下與《史記》稍亂先後之次，而《史記》特詳而鬯。　又「羽廼與漢王約，中分天下」節眉批：隆按：楚漢始事，已有東西之別，故上文連用「聞漢并關中且東」句、「如約不敢東」句、「以此無西意」句、「不敢望滎陽而西」句、「割滎陽以西」句、「勿令得東」句、「於是引兵東」句、「復引而東」句，及下文「解而東」句、「復引東」句、「遂引東」句，皆篇中眼目，而「割鴻溝西爲漢、東爲楚」則其綱領也。　又「羽壁垓下」節眉批：隆按：朱文公云，羽固楚人，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是以傳之。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爲崛強不義者之深戒云。　凌約言曰：驚而歌，歌而泣，描寫英雄失志光景，如目擊然。　又曰：羽叱樓煩，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羽叱楊喜，楊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羽之威猛可想像于千百世之下。　劉子翬曰：羽欲渡江，亭長語羽急渡，羽不渡，迺戰死。蓋羽所以去垓下者，猶冀得脫也。乃爲田父所紿，陷于大澤。亭長之言甚甘，安知不出田父之計耶。羽意爲丈夫途窮寧戰死，不思爲亭長所執，故托以江東父老之言爲解爾。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　又「陳涉項籍傳贊」眉批：隆按：「廢先王」以上是含末句攻意，以下是含末句守意。李性學謂古人文字有以前不見主意，而末後一句見之，正此之類。　茅坤曰：「天下已定」以下有頓挫。　又曰：「且天下」以下一總前洗發出來。　王鏊曰：此段反覆詰難，長短錯綜，自是古人文字。　又茅坤曰：末一段更精神百倍。　隆按：一篇主意總結在「仁義不施」二句。　茅坤曰：「周生」以下，《史記》絕千古之文，故《漢書》不以改竄一字。　《榕村語錄》卷二二：項羽精采最是沈船、破釜，能斷而行，所以成破秦之功。其無用之狀，全見于鴻門之宴。非謂卿子冠軍與高祖皆宜殺，祗于適合機宜與不中機宜處見其大概耳。　王植《槀衡一書・稽古》：《南園漫錄》云：《史記》于項羽爲本紀，至班固始改爲列傳。余觀鴻門之宴，羽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侍，一時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可見矣。故《史記》據實而爲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即通曆之紀年，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既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曆，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曆立，非爲項羽也。項既亡秦，而立楚懷王，殺義帝，殺卿子冠軍，分王諸侯，皆項王之制，安得不爲羽立本紀耶？若班固作《漢書》，所紀之曆，皆屬漢矣。而項羽之事，但載紀耳，自當作傳無疑。　《漢書讀》卷七《陳勝傳》：陳勝識量麤淺，無馭將之術，諸將又不知兵。夫以不知兵之將，將烏合之師西向擊秦，天下有與秦者不待六月而始亡也，特以除暴爲天下先，天下諸侯王踵起而亡秦，不得不以功首歸之。漢史首爲《列傳》者以此。凌稚隆謂王止六月，班氏有惜其不及成功之意，則未必然矣。「夥！涉之爲王沈沈者」，《史記》作「夥頤」云云，王鏊曰：「夥頤」楚之方音也。「頤」字不宜削。　又《項籍傳》：項梁「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二語，伉慨自負，鋒芒畢露。守不之防而倚爲心腹，則其取死必矣。鍾伯敬曰：殺守一事庸人不能爲，帝王不肯爲。　又「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凌約言以羽後使蒲將軍渡三戶，破秦軍，謂與南公言相應。第如凌解，則「雖」字文義無著，不如蘇林注爲是。　又：陳餘遺章邯書：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勳臣夷滅，不獨一秦也。狡兔死，良狗烹，可與共安樂者幾人哉！　又曰：有功亦誅，無功亦誅，愎壬秉權於內，大將掣肘於外。陳之檀道濟、宋之岳飛，千古同慨。　又：宋義令於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語語著羽痛處。羽能恬然聽命乎？即不飲酒高會，羽之殺義有時矣。且羽素積不平，義不圖之於先，而力與枝梧以激其怒，復假羽以可乘之隙，私宴乍收，匕首已及。義不足惜，其負懷王者深矣！盧舜治以不善將將爲懷王責，懷王牧羊者也，奚咎焉？　又：沛公已屠咸陽，羽入關復屠咸陽，沛公之屠所以立威，非必盡殺，羽之屠必盡殺乃止，民望焉得不失，

楚漢興亡已決於此。　又：羽以憤兵屠戮天下，阬降卒者，屢矣。徇齊至北海，所過以殘滅，聞羽之暴不滅於秦，亡卒數萬人從田橫起而抗羽，羽自是益不及西顧，而漢王得劫五諸侯兵以東。羽處處逞憤，漢王處處乘便，所謂鬬智不鬬力。　又：漢王既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驕矣。將驕卒惰，是以大敗。　又：漢王與羽約爲兄弟，盟兄弟也。異姓之交託諸手足而其後卒以相殘，誼不相聯勢不兩立也。故傳曰：同類相應，同志相求。

又：漢屢敗，附之者衆；楚屢勝，無一人附者。垓下一潰，田父亦紿而陷之，人心怒楚猶怒秦也，羽焉能不死！　又：項羽一生犯二「莽」字，學書、學劒、學兵法皆不肯竟，一藝不成，而能成功天下乎？其勝也以莽，其敗也亦以莽。漢高雖闊略，卻有極精細處，此其所以勝羽也。《湖樓筆談》三：「會稽守通謂項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據《漢書》則此數言皆項梁謂會稽守語也。「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云云，與《史記》不同。班固必別有所據。

《張耳陳餘傳》　《漢書評林》卷三二《張耳陳餘傳》眉批：隆按：《耳餘傳》本《史記》原文而稍刪之。　又「張耳，大梁人也」節眉批：王楙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稍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　隆按：《史記》外黃令下有「名由此益賢」句，爲篇中諸「賢」字張本，恐不可去。　又「陳餘，亦大梁人」節眉批：隆按：「相與爲刎頸交」，一傳根本。　又按：「嘗從耳遊」，暗伏後耳從漢案。　又「秦滅魏」節眉批：凌約言曰：餘欲起，耳使受笞，即此便見兩人優劣。秦購求兩人，金有多寡，亦足徵當時聲價輕重。　茅坤曰：兩人對處不如《史記》原文多烟波澹宕。　隆按：《史記》「知其豪傑」下有「及地形」三字，此耳、餘所以請略地之意，不可去。　又「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節眉批：隆按：《史記》陳王」下有「不用其策」句，此關鍵處，不可去。　又「有廝養卒謝其舍」節眉批：王愼中曰：廝養卒從容進說，切中情事，猶有戰國策士之習，惜乎史不傳名。　隆按：廝養卒將伸其欲分王、欲燕殺之說，而先兩爲「何欲」之言以探之，連用七「欲」字相喚應。　又「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節眉批：隆按：「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與前「游趙，知其豪傑」句相關。　又「數月，耳大怒，怨餘」節眉批：隆按：連用六「死」字相應，皆從刎頸交來。　又「趙王歇復居信都」節眉批：王維楨曰：「復居信都」結前救趙案。其曰「更名襄國」，則以後有追殺襄國之句。　又「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節眉批：隆按：《史記》「檻車與王詣長安」之下又有「與客自髡鉗從來」句，與上相反，班史去下句，最當。　又按：不如《史記》「仰視曰泄公耶」更有情景。　又按：《史記》「不死」下有「一身無餘者」五字，應上有工色。　又「贊」節眉批：隆按：班史益「勢利之交」二句，所以深誅之也。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漢書評林》卷三三《魏豹田儋韓王信傳・魏豹傳》眉批：隆按：《魏豹傳》大都本《史記》文。　又按：此傳叙豹而先詳其兄興滅之故，則以豹之往復楚漢間皆肇于兄云。　又按：周市之讓國、魏咎之全民，臣主皆賢，亦亂世所難得者，以故附見于豹傳云。　又《田儋傳》隆按：此傳一串直叙，而諸田所以相賊殺與更立爲王處，井然不亂，首尾重在能得人，上大都仍《史記》之舊云。　又「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節眉批：隆按：《史記》但云「走東阿」，而班史加一「東」字于其上，以有下文「邯走而西」句，取「東」、「西」字相對也。　又「圍趙於鉅鹿」節眉批：隆按：「圍趙于鉅鹿」下《史記》有「項羽往救趙」句，班史削之，則下文「羽既存趙」似無來歷。又「高帝曰」節眉批：隆按：班史借高帝語結三人本末。　王維楨曰：「有以」下《史記》多「也夫」二字，更感慨有味。　王鏊曰：結句有力，且應篇首「能得人」。　又《韓王信傳》眉批：隆按：此傳本《史記》而稍益之。前段叙信兩爲韓王，由于高帝之寬仁；後段叙信終于歸夷，由于高帝之過激。　又「漢王還定三秦」節眉批：隆按：「後又殺之」句了結前案。班史補之，是。　又「上賜信書」節眉批：隆按：信所以亡胡，以此書，故班史補之，是。　又「贊」眉批：王鏊曰：「烈」字相顧。

《韓彭英盧吳傳》　《步里客談》卷下：韓師德曰：「《史記》書韓信之語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兒女子指蕭何，呂雉也。班固略其語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手』，殊失本指。『水上軍闕入』，班固刪去，亦非也。」《滹南集》卷二〇《諸史辨惑》：《漢書》韓彭等傳贊云：「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失著於甲令而備忠也。」末句不相承。《漢書評林》卷三四《韓彭英盧吳傳》眉批：黃震曰：韓、彭、英、盧、吳同傳者，謂韓、彭、英以大功，盧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芮傳國五世者，得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　茅坤曰：漢以異

姓而王者八人，故併傳于此。　又《韓信傳》眉批：隆按：《信傳》本《史記》文而增損之，大較尤精密。　又「淮陰少年又侮信」節眉批：隆按：兩曰「怯」，兩曰「未知名」、一曰「未奇之」，總是叙其屈抑於前，爲後佐漢張本。　又「信再拜賀曰」節眉批：王維楨曰：「項王爲人也」下作四段看，每段以「項王」二字起語。　茅坤曰：信之首建破三秦，以爲沛公霸天下根本，其議句句字字入裏。　隆按：「今王舉而東」與上文「吾亦欲東，王計必東」句相照應。　又按：「喜」字與上「怒」字、「罵」字相應。　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節眉批：茅坤曰：初定三秦及合齊趙魏處，當屬信功，而《史記》不以及，必其事甚易，不費漢矢石，故而三秦與齊趙魏復反而入楚。以故於其定魏、定趙、定齊並信之善用兵處纔一一着色。　又「諸校効首虜休」節眉批：隆按：「臣等不服」即上文「嘿然陽應」之謂。　又按：「諸將皆服」應上文「臣等不服」句。　茅坤曰：「若臣者」三字不如《史記》「今臣敗亡之虜」六字勝。　又「楚使龍且將」節眉批：隆按：班掾補寄食五句，應篇首漂母、少年二段，見信之怯，而復云「固知信怯」結上語，又以應篇首兩「怯」字。　又「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節眉批：隆按：叙報漂母、亭長、少年，一一覆前案。　又按：「寧不能死」應前「能死刺我」句。　又「高祖已破稀歸至聞信死」節眉批：隆按：「且喜」者，喜其假手呂后除一隱憂，「且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子無嗣類。此句極有含蓄，得高祖情事。　又《彭越傳》眉批：隆按：《越傳》本《史記》文而少損之。　又「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節眉批：茅坤曰：《史記》于此以留侯所計許封信、越兩人處有生色，而《漢書》刪去信一邊，故文不宕。　又《黥布傳》眉批：隆按：《布傳》本《史記》文而稍損之。作三大段看：首以下次布建功於楚，封九江王，稱病；以下次布歸漢滅楚，封淮南王，朝陳；以下次布激于信越之誅，遂發兵而反，以至于族。此其大致也。　又按：攙入番君一段伏冷案。　又「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節眉批：凌約言：曰「使布」、曰「陰令布」、曰「徵兵九江」，即下文謂「所與者獨布也」。　隆按：上叙楚之常勝由布，此云「所與者獨布」，叙事中提掇，見布之去楚關成敗云。　又「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節眉批：隆按：自「項王伐齊」至「大王不取」一段，明楚實非強，不足託國，說布之背楚也。　又按：關鍵總在「楚不如漢」一句。　又按：自「楚兵雖強」至「大王惑之」一段，明漢實非弱，足以託國，說布之歸漢也。　又按：「非以淮南」以下纔露出主意，以終背楚歸漢之說。　又「六年朝陳」節眉批：隆按：連年書朝，明布無反形也；連次誅淮陰、誅梁王，明布之反，高帝與后激之也。　又「薛公曰『前年殺彭越』」節眉批：凌約言曰：先下兩「恐」字，而此云「自疑禍及身」，叙事脈絡自貫。　又「布舊與番君婚」節眉批：隆按：「舊與番君婚」應前案。　又按：封賁赫了前案。　又《盧綰傳》眉批：隆按：《綰傳》本《史記》文稍損之，中間增入陳豨一段，亦本《史記》文，不更爲豨立傳矣。　又「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節眉批：王維楨曰：特下「非劉氏而王」句，暗埋後案。　凌約言曰：上文云「親幸莫及綰」，與此云「得幸莫如燕王」相遙對作結語。　茅坤曰：「陳豨事見疑」一句，收上起下。　又「豨者，宛句人也」節眉批：茅坤曰：《史記》移此一段入綰傳中，而《漢書》以綰與豨合傳，故移於此。　又曰：《史記》別有「上自往邯鄲」以下數百言，《漢書》並刪之不載，何也？予竊以不斬常山守尉及無故而封趙壯士四人，以慰趙子弟，並高帝大略，不可遺而不傳。　又「綰寤，乃詐論他人」節眉批：隆按：「綰寤」與「綰疑」相顧，「久連兵毋決」應上「兵連不決」句。　又「辟陽侯聞之」節眉批：隆按：「又得匈奴降者」句應前案。「綰果反矣」與「上驗問左右」句相顧。　《漢書讀》卷七《韓信傳》：高祖決策欲東，故於蕭何薦信言聽計用，正見其闊達處。王禕謂信亡不誅，反拜大將，使之過望效死，墮乎術中而不知，是以戰國縱橫機智目高祖。高祖當不若是。　又「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注爲「四散立功」。夫「義兵」，漢之兵，「思東歸之士」，諸侯之師旅從者，「從而擊之何不散」，無不離散也。與上「何不誅」、「何不服」作一意解。　又「恐其黨不就」句，汲古閣本誤作「不亂」。　又：信雖雄武多智，然始終不肯負帝，故删通之說不行。及與噲等爲伍，不免鞅鞅，朝廷即以怨望罪之，功臣夷戮多由於此。陳豨合謀出於辟陽侯輩，忌口述之，以明鍾室被誅非盡漢之負信，而信要無其事焉。蓋漢之疑信屢矣，奪趙兵，奪齊兵，僞遊雲夢縛載後車，信自請假王以後，日坐危機，漢不即殺之者，以天下初集，懼失人心。然信一日不死帝一日不安，特假呂后之手以除隱憂。嗟乎！信不負帝，帝實負信耳。不然，歸聞其死，何喜之有？何哀之有？

《荆燕吳傳》　《漢書評林》卷三五《荆燕吳傳・荆王傳》眉批：隆按：《荆王傳》本《史記・荆世家》言，然亦間有異同處。　又「以臨江爲南郡」節眉批：隆按：《史記》「爲南郡」下有會陳滅楚一段，並叙諸王，文極縱横。此專叙劉

賈，而以「賈既有功」句直接下，亦簡淨。班馬異同各有見，不可優劣。　又《燕王傳》眉批：隆按：此傳作兩段看。前叙澤以王諸呂之故王於瑯琊，後叙澤以誅諸呂之故王於燕，其文則本《史記》世家云。　又《吳王傳》眉批：隆按：此傳本《史記》文而稍削之，大都叙濞以富強之故，積志西向者三十餘年，一旦乘錯之隙，遂糾六王，聲爲誅之以逞其志。而敝于受言，不兩月而敗，則以高帝大封致之云。　又按：《史記》於「年二十下」有「有氣力」三字，高帝所以疑其反與濞所以反之故本此，恐不宜削。　又「吳有豫章郡銅山」節眉批：許應亨曰：鑄錢煮鹽，吳王謀叛之本在此，故首著之。　又「上復責問吳使者」節眉批：隆按：「使者曰」下《史記》有「王實不病」等句，則於下文「王始詐疾」句有着落。　又按：《史記》「赦吳使者」，此增「一」「皆」字，以上文有「輒責治」、「復責問」王使者。　又「及景帝即位」節眉批：王愼中曰：叙錯說詞，一一覆前案。　洪邁曰：錯欲削諸侯，故盛言齊楚吳地之大；膠西臣欲止王之謀，故盛言諸侯地之小。其與蘇張六國強弱之論相似，而用心則否，聽之者唯能知彼知己則善矣。　隆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此兩句與「今亡亦死，舉大事亦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等句同律。　王維楨曰：「因欲發謀」，「謀」字本上「所謀滋甚」、「其謀亦益解」二句來。　又「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節眉批：隆按：「不止削地」以上一段是爲危言以懼之，「意亦可乎」以上一段則爲隱語以動之，至「不亦可乎」以上方直指其事而勸之，言有淺深，詞極醞藉。　王維楨曰：「不止削地」暗應上文「猛糠及米」句。　王愼中曰：「不亦可乎」對上「意亦可乎」句，兩可字相應。　王維楨曰：「今承一帝」四句語極激切，且應上「兩主分割」句。　又「諸侯既新削罰」節眉批：隆按：此下總叙七國之起兵皆以削罰之故，爲下文誅錯張本。　又「諸賓客皆得爲將」節眉批：王鏊曰：「諸賓客皆得爲將」二句是綱，「周丘」以下是目。　又「二月，吳王兵既破」節眉批：王維楨曰：史述天子制詔，一一覆前案。　又「初吳王之度淮」節眉批：王愼中曰：吳王度淮與上未度淮相應。　隆按：上已云吳王兵破敗走矣，此復以「初」字喚起，詳叙所以敗走之故，以了都尉委梁于吳一案云。　茅坤曰：一一如鄧都尉策。　王維楨曰：《史記》「果從西北入」，班史增「不得」二字纔明爽。　隆按：前叙七國起兵，此叙七國敗亡作結案，皆極明悉。　又按：「謝太后」句直應前「羣臣諫王不得爲叛逆以憂太后」句，此史家縝密處。　又按：復提一「初」字，總吳王起滅，作掉尾。　又「贊」眉批：隆按：此贊本《史記・荆燕世家》、《吳王濞列傳》，合而潤色之云。

《楚元王傳》　《朱子語類》卷七六：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見得，方舍惡從善，不能無惡。」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羣書考索》卷一三《正史門・西漢類》：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迹尤異者，則全入他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爲二錄。至如元王受《詩》於楚至孫戊亡，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荆並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　《漢書評林》卷三六《楚元王傳》眉批：隆按：此傳略本《史記》叙其世次，而篇中以禮賢立案，詳次申公等始末，則班史所補云。　又按：首次穆生、白生、申公，伏後敬禮申公等案。　又按：將叙賈與交並立爲王，忽暗埋「劉賈數別將」句，以著其功，而以先有功也句結之，下即頂「後」字，正與上「先」字相顧。　又按：此傳元王而幷及諸王侯者，以交與賈同先立而仲、肥適在交、賈之後，伯子又在既封仲、肥之後，以故幷入於此，如蟬聯而有序云。　又「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節眉批：王愼中曰：追言元王敬禮申公輩以起下云，四「禮」字相顧。　又「二十一年春」節眉批：隆按：此傳歷以王紀年，而此於二十一年下復云景帝之三年者，以有「削書到」句，特爲拈出提省云。　又《辟彊傳》眉批：隆按：辟彊以下四傳，皆班史所撰。又按：「亦好讀《詩》」句本前傳元王好《詩》，諸子亦讀《詩》來。　又按：「以宗室子」二句爲下文納宗室、擇宗室張本。　又《劉德傳》眉批：隆按：「常持老子知足之計」一句是《德傳》綱領，下文不妻光女、散家財、振貧乏，正知足處。　王廷陳曰：言「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見實非光望也。下文「光聞而恨之」正與此相顧。　又《劉向傳》眉批：茅坤曰：劉向當刪入名臣列傳，斷不當附諸王。　又「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節眉批：凌約言曰：此即《德傳》向坐鑄僞黄金當伏法之事，上舉其綱，至此復詳言之。兩用「而」字，一帶下淮南秘書，一帶下更生得書，文勢圓轉不窮。　又「望之爲前將軍」節眉批：隆按：「年少」二

字從上「年十二，既冠」來。　王維楨曰：「四人同心輔政」句總上。　又「其春地震」節眉批：　王愼中曰：　地震不宜入此傳，而兹兩書之，爲下文向上變事張本也。　又末節眉批：　隆按：　向諸疏後皆有結構，如曰「恭、顯、見其書」云云，「天子心知向忠精」云云，「上雖不能盡用」云云，「嘆息悲傷」云云，「上輒入之」云云。味此數句，班掾雖不言向之忠，而其忠自見；不言上之昏，而其昏益彰矣。良史哉！　隆按：　此段總一傳之結案。　又按：　班掾書「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此史家書法也。然則向其係漢安危哉！太史公書屈原卒而楚滅于秦，班掾蓋本之云。　又「贊」眉批：　隆按：　傳中歷著劉向之忠，而此贊又極美劉氏之學。《漢書讀》卷七《劉向傳》：　劉德得淮南枕中祕書傳之更生，誦以爲奇，遂言黃金可成，而卒不驗。一則知足不惑於妖書，一則貪天而以方術獲譴，器識之高下遠甚。　又：　韋玄成、貢禹考劾更生毀離親戚，欲獨崇權，向爲不忠。而又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語，語爲許、史、恭顯等報復。元帝知其有意督過，故僅免爲庶人。以玄成之賢，猶復附勢承指，氣節之於人難矣哉！　又「朔日辛卯」，汲古閣本誤作「朔月」。　又「二百四十二年」注「閔公二年」，汲古閣本誤作「三年」。　又「日食三十六」注「桓十七年十月」，汲古閣本誤作「十月朔」，「朔」字衍。　又「水旱蟣蝗螽螟」注「莊二十四年大水」，《評林》本誤作「五十四年」。　又「爲其人徵象」，汲古閣本、《漢書抄》俱誤作「微象」。　又：　《周易》用之卜筮，以決嫌疑，《洪範》驗五行災祥，以勤修省。劉向《五行傳》，實啓天地苞符，聖帝賢君以之徵象補過，上答天戒，於治功未爲無益。觀其上封事，疊陳變異，切齒王氏僭亂，言之尤痛。第上不能覺悟其君，下不能移忠於子，是足重爲向惜。程敏政謂其傳文舛駁，使箕子經世微言流爲陰陽方術，得罪名教，持論苛矣。又：　向初喜神仙之說，以鑄僞金下吏，識力未定，聞道猶淺也。既免吏議，躬尚節儉，山陵之戒反覆指陳，蓋亦悔乎前事之失矣。史稱其簡易廉靖，終爲德之肖子。文章性道冠絕一時，不得僅以聞人目之。　又《劉歆傳》：　王世貞謂：向、歆學，父子而入夷夏。然歆之學顯背其父。向習《穀梁》，歆乃治《左氏》，且嘗舉以難父，則心非其父久矣。非惟不忠，抑且不孝。

《季布欒布田叔傳》　《漢書評林》卷三七《季布欒布田叔傳》眉批：　隆按：　季布重諾、欒布、田叔輕死，皆古烈士者流，而非徒爲任俠焉者，故班史不以入俠傳，而合之別爲一傳云。　又按：　此傳稍損《史記》原文，以「有名」二字爲關鍵，惟其有名，故周氏匿之，朱家買之，滕公爲帝言之，曹丘生欲得書詣之，而高帝購之以千金，文帝欲任之以爲御史大夫，皆從「有名」得來。班掾結之曰「布名所以益聞」，正與「有名」句首尾相應。　又按：　篇中不及次布任俠事，然其所相與排難而揚名者皆翩翩俠者流，而波及弟季心，所長事而弟畜者，又皆當時有名俠士，班掾總結之曰「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則布之俠雖不言，可概見也已。　又《欒布傳》眉批：　隆按：　《布傳》本《史記》原文，只叙布哭越一事始末。　楊愼曰：　欒布明其功罪，無一語不肯綮，至謂其亦欲傳之萬世，感動深切。　隆按：　「請就亨」與「趣亨之」相顧。　又按：　班掾借布自語一一結應前案。　又《田叔傳》眉批：　隆按：　《叔傳》本《史記》原文而刪之。

《高五王傳》　《續古今考》卷二五《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如漢朝》：　紫陽方氏曰：　五宗王者，景十三王也。孟堅合兩世家「贊」爲《高五王傳贊》。子長所謂「大國無過齊悼惠王」，惡其過制也。又云「及後分裂，固其理也」，言過制之事不可久遠也。所謂「諸侯皆賦」，亦惡諸侯全有國賦也。當是時，惟吳王濞尤富，鑄山煮海，鹽鐵既饒，不賦于民，遂生叛心。除吏一事，漢獨置相而已，此尤子長所惡也。吳楚叛後奪之權，貧者牛車之嘆，譬如父母愛驕子，至其不肖狼狽，無及於教誨矣。此意皆高，孟堅之意甚卑。　《漢書評林》卷三八《高五王傳》眉批：　隆按：　班掾先總提五王于前爲綱領，而後分叙于後，此亦一格。　又《齊悼惠王肥傳》眉批：　隆按：　「次食七十餘城」二句爲後內史士之言立案。　又按：　鴆酒一節《史記》載《呂后紀》，班掾移入於此，於齊王事更詳。　王維楨曰：　二「喜」字與上「怒」字相應。　又《趙幽王友傳》眉批：　隆按：　趙幽王《史記》載《呂后紀》，班史移入於此，良是。　又《趙共王恢傳》眉批：　隆按：　趙燕二傳，班掾所補。　又《齊悼惠王子傳》眉批：　隆按：　此傳前段本《史記》原文而增損之，而懿王以下則班掾自爲續云。　又按：　此傳亦先總次九王于前，而後歷詳其興廢始末，較《史記》更明整。　又「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節眉批：　隆按：　「以呂祿女妻之」伏後知其謀案。　又按：　攙入琅邪王，伏後紿琅邪王案。　又按：　「劉氏爲彊」與「劉氏不得職」句相顧。　又按：　埋與其舅駟鈞」句爲下文「母家駟鈞惡戾」張本。　又「使祝午紿琅邪王」節眉批：　隆按：　以下連用「西」字，本上文「欲令發兵西」一句來。　又「大臣議欲立齊王」節眉批：　茅坤曰：　《史記》「大

臣議立齊王，而琅邪王怨齊之詐奪其兵，故曰母家」云云，方與上文相照應緊嚴，今止曰大臣議，似索然。又「贊」眉批：隆按：此贊叙諸侯先後盛衰之異，而漢封之過制，與諸王之自取滅亡亦因以見。又按：「時諸侯」以下班掾所補，較《史記》似嚴。

《蕭何曹參傳》《聞見後録》卷九：漢史《蕭何傳》，先言「民上書，言何強賤買民田宅數千」，又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其反覆不可信如此。《筠谿文集》卷一一《讀曹參傳》：參代何相漢，民有清淨寧一之歌，說者謂黄老之效，非也。楚漢之際，天下久苦兵革，參能與之休息，民故樂之。且遵何約束，無娟忌競勝之私，參所以高人一等也。然狃於因秦之舊，先王禮樂卒不可復，上以誤漢，下以誤參，何實罪焉。愚故謂清淨無爲，漢之所以爲漢，無爲而不知有爲，漢所以止於漢也。《漢書評林》卷三九《蕭何曹參傳・蕭何傳》眉批：劉知幾曰：漢制：宗子皆受制京邑，諸侯必從官天朝，雖名班爵，禮異人君。班氏知其若是，故於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隆按：此傳本《史記・蕭何世家》言而稍益之。又「初諸侯相與約」節眉批：隆按：漢王所以圖天下與何所以成萬世功，皆基於勸王漢中數語。班氏補「初，諸侯相約」一段，極得肯綮。又《曹參傳》眉批：隆按：此傳悉本《史記・曹相國世家》言，當作兩段看：叙戰功始末爲一段，相齊及入相始末爲一段。茅坤曰：首尾附蕭何相影。隆按：此傳逐段叙戰功，逐段叙官爵。又「參以齊相國擊陳豨」節眉批：隆按：叙參功一段總結上文戰功。又「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節眉批：隆按：此一段「治要用黄老術」句伏後「清靜寧」一案，「齊國安集」句伏後「垂拱守職」案，「屬其後相」句伏後「遵何約束」案，「不擾獄市」句伏後不按歌呼吏案，句句埋伏照應。王維楨曰：「微時與何善」應篇首「何爲主吏」句。又按：叙參入相，只以飲酒一事了結其相業，至末方以垂拱守職發所以飲酒之意，此叙事之妙。又「贊」節眉批：隆按：此贊本《史記》蕭曹二贊而合之者。《蠙衣生蜀草》卷六《蕭何論》：漢六年，剖符封功臣，鄧侯蕭何食邑獨多，群臣莫服。高帝曰：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群臣莫敢言。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宜第一，帝亦未有以復難之。關內侯鄂君進曰：曹參雖有戰功，特一時事。上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上，此萬世之功也。乃定元功位次，何第一，參次之。予意何功自有大者，不在發蹤指示與全關中也，而漢群臣莫敢明言之，帝不欲群臣之明言之也。漢所以帝，強半韓信功也。信與帝起漢中，定三秦，虜魏取代，仆趙脅燕，擊田滅項，功在諸將上。顧始亡而追之，繼薦而將之者，何也。進賢受上賞，何之功孰大此？何曰：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則廷臣無與信伍也。帝亦常自言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則戰功無與信多也。漢無信，則何縱指示，誰與殺獸？縱全關中，誰與戰垓下？當時群臣乃嘵嘵首參，不一及信，上與鄂君明何功大，亦嘵嘵辨人狗與全關中，不一及何進信。吁，難言矣！自信載雲夢之車，帝已忌其功矣。群臣無敢訟信功，又孰敢多進信者功乎？坳韓之功，勢不得不諱何之薦。豈獨諱其薦，帝之疑何，亦自此深矣。何也？賞陳平及魏無知，則疑信必及何，不必召平而後知之也。信之反，幸何紿而誅之，何不誅信，則帝之疑何，又豈特械繫已哉！《稗史彙編》卷九八《史臣不載實事》：《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嶠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領修唐史。《事物考辯》卷一一《漢史不可信》：《聞見後録》：漢史《蕭何傳》先言民上書，言何強買民田宅數千，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其反覆不可信如此。明按：隆準公猜忌誅戮功臣，蕭相國窺見至隱，故強買民田宅以自污，使彼不我疑耳，非前後相矛盾也。邵氏駁之過矣。《湖樓筆談》四：《蕭何傳》：「子祿薨，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鄸侯，小子延爲築陽侯。至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鄸侯。」愚按：《史記・蕭何世家》：「孝惠二年，相國何卒。」「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鄸侯。」《史記》原文止如此，未嘗有封何夫人之事也。又考《史記・功臣侯表》：「惠帝三年，哀侯祿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祿弟。孝文元年，同有罪，封何小子延元年。」然則同乃祿之弟，《史記・侯表》甚明，而《漢書》乃以爲何之夫人，此是班固別有所據。然史公生西京時，終當以《史記》爲正。

《張陳王周傳》《聞見後録》卷九：漢高祖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至張良必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高祖僞遊雲夢，縛韓信載後車。信嘆息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者。如子房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高祖安得而害之？故司馬遷具書之，班固乃削去下二語，是未達淮陰之嘆

耳！《漢書評林》卷四〇《張陳王周傳》眉批：《張良傳》隆按：良傳稍損《史記》文。大都燒絕棧道以上，節節借漢報韓。以下則又爲韓以報漢云。又按：圮下老父謂良「下取履」，即侯嬴使公子執轡、王生使張釋之結襪。古人以彊忍成就豪傑類如此。卒之良因解擊秦軍，彊忍一；諫沛公還軍霸上，彊忍二；勸帝捐關以東，彊忍三；蹻足封假王，彊忍四；天下已定遂學道辟穀，彊忍五。「彊忍」二字一篇關鍵。又按：「良多病」三句承上起下。又「且楚唯母彊」段眉批：茅坤曰：《史記》原文以伐桀誅紂爲二事，而以「楚唯母彊」云云爲餘語，《漢書》改之似勝。又《陳平傳》眉批：隆按：《史記・陳平傳》內附見王陵。班掾既分作兩傳，則「自言我多陰謀」一段不當仍贅於陵尾云。茅坤曰：「治黃老之術」一篇赤幟，《史記》所不及處。王愼中曰：先下「伯逐其婦」句，暗爲平明無盜嫂事。又「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一段眉批：隆按：「平自初從」一段總結一篇綱領。又按：平出奇計不止六也。嗣後，囚噲致上，使上自誅，一；帝崩，馳至宮，哭甚哀，二；佯不治宰相事，日飲酒戲婦女，三；呂后欲王諸呂，平僞聽之，四；呂后崩，平與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五；既誅諸呂，以右丞相讓勃，不居功，六。第前六計者佐高帝定天下，而後六計則事太后以自全耳。總之，了結魏無知稱「奇謀之士」一句案。又《王陵傳》眉批：隆按：諫王諸呂一節足概陵之忠梗，其析爲一傳宜也。而審食其始末與平爲丞相事仍載于尾，則似未妥云。茅坤曰：陵本氣厚而識遲，故始不肯屬漢。及入關後，楚漢得失分矣，故纔附之。又《周勃傳》眉批：隆按：勃傳作三段看：首以下歷叙戰功，「爲人」以下歷叙相業，而自「畏恐誅」至「國絕」，則止叙其詔獄一節。大較本《史記》文，惟增入迎代王一段。洪邁曰：高祖諸將戰功，各爲一體。《周勃傳》連用「爲多」字、「所將卒」字；《夏侯嬰傳》連用「以兵車趣攻」、「戰疾」字；《灌嬰傳》連用「所將卒」字、「身」字、「得」字；《傅寬傳》連用「屬」字；《酈商傳》連用「受印」字。五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猶爲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籬奧哉！茅坤曰：《漢書》特詳誅呂一節，總以歸功于勃云。隆按：《勃傳》後附《亞夫傳》，本《史記》文而稍更益之。又按：「弟亞夫復爲侯」是綱，「亞夫爲守時」至「封條侯」是目，與《史記》書法不同。又「趙涉遮說亞夫」一段眉批：隆按：非趙涉一說，亞夫幾不脫殺軀之禍。班掾補此段甚佳。《白華樓稿》卷九《讀亞夫傳》：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海之功；明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唯勃爲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爲太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攜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廼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脂韋而投之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橫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戟不爲置箸，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微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王、后弟信之讒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體。讒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既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爲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況後世踈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罪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夷困文編》卷六《辯枉・周勃》：周勃入軍中，令曰：「爲劉者左袒，爲呂右袒。」此應急妙著。當時

呂氏專政，諸呂用事，天下共忿。而軍中之人素統于呂祿，或脅于勢不得不從，然其心無不爲劉可揣而知也。當初入軍，一時無以自白，而人情不能無疑，呼吸閒或變生不測，人各有袒，一轉移而萬心盡白，卽呂氏不無一二心腹，亦不敢不從衆，而大事定矣。勃雖厚重少文，而帝謂安劉必勃，蓋有見於此，所謂大智若愚者。宋儒謂此屬盡爲身謀，冤矣！《蠙衣生蜀草》卷六《周勃論》：漢高帝遺詔，屬周勃於呂后曰：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孝文且崩，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其卒也，誅產、祿，綰皇帝璽授代邸，再奠劉祚。吳楚七國之難，攻守三月，戊、濞俱破平。周氏父子何負於漢哉！獨柰何孝文械勃，而景竟餓亞夫以死也？景刻薄主，無足論者。文號長者，顧怵於人言，窘幽功臣。向微薄太后冒絮之提，勃先亞夫族矣。夫勃之所以得握重兵成鉅功者，呂后任之，而其不死於廷尉者，薄后捄之。二婦人重違夫命，而孝文爲人子獨慢之也。景誠刻忍，竇太后以不捄梁王、不侯王信，故深銜亞夫，亞夫安望完活出獄如乃父哉！予於是而知母后係人國家不淺細也，薄成文之仁而竇遂景之刻也。雖然，其主不仁而其臣不學，勃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至短賈生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其不好文學如此。亞夫習之，足己而不學，則其家敎然也。勃就國常被甲持兵見客，而亞夫市買尙方甲楯五百。夫甲兵、甲楯皆反形也，亡不肖之心，據其形令人主疑，豈非不學之過乎？脫少知學，親就儒生，以柔其木強而潤色其怏怏之習，則何至得罪若斯劇哉！或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周氏父子二世矣，宜其毆矣！《漢書讀》卷七：《傳》中叙四皓說建成侯，請呂后泣諫太子將兵，亦良爲太子畫計。觀其說上以太子監國，胸中早有成筭。晦翁云：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當日豈眞爲四皓哉？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 焦竑《焦氏筆乘》卷二《煑棗》：《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煑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今清河有煑棗城。《功臣表》有煑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煑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考《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冤句有煑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補漢注之闕。《漢書評林》卷四一《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眉批：隆按：七人同傳，以皆從行，未嘗特將。故每次戰功必繫以「從」字爲案，大概與曹參諸傳同例云。又《樊噲傳》眉批：隆按：《噲傳》本《史記》文稍損益之。每次一功則賜一爵或一邑，又叠用「從」字冠首，用「先登」字、「斬首若干」字爲眼目，是亦一格。又按：噲有大功于漢者三：入關之初，噲諫毋留宮中，一；鴻門之會，噲張膽雄辨，二；高帝晚年惡見群臣，噲排闥直入，諷以趙高之事，三。三者皆顚沛危急之際，關死生得失之機，此其功豈區區灌、絳諸人儔哉。而老泉著論稱後世大患，過苛矣。《鴻門宴》隆按：《史記》云食盡之，而《漢書》但云「食之」，惟着一「盡」字，始于「能復飮乎」之問有情。此班掾刻意削去浮字之故。又按：「獨騎馬」句，《史記》云「獨騎一馬」。加一「一」字，筆勢更覺扶踈矣。又按：「是日微樊噲」二句收結上文，最有力。又「噲乃排闥直入」段眉批：王愼中曰：排闥直入，正見比諸將最親處。隆按：排闥入禁中，卽持盾入鴻門之銳氣也。史氏叙戰功甚略，迺獨詳此二節，總是模寫其忠勇處。又《酈商傳》眉批：隆按：商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叠用「以」字、「從」字冠首，餘如前傳例云。盧舜治曰：《酈商傳》次樊噲，爲酈寄紿呂祿，周勃得以入北軍，功能安劉，與平、勃相羽翼一節爾。又《夏侯嬰傳》眉批：隆按：此傳叠用「兵車趣攻」「疾戰」爲眼目，餘如前傳例云。又按：《史記》嬰傳以「太僕」二字爲主，其中言「爲太僕」者十五，言「兵車」者四，言「奉車」者五。自始至終只以本色字面直貫，此文字之妙，而班掾刪之，其刻意去浮字耶？又《灌嬰傳》眉批：隆按：嬰傳本《史記》文而刪之，大概以戰疾力爲主，連用「所將卒」及「生得」爲眼目。餘如前傳例云。徐中行曰：嬰無文墨議論，首尾功狀獨戰疾力爾。秦漢間戰陣明整，文字覈實，左氏不及也。又《傅寬傳》眉批：劉知幾曰：傅寬、靳歙輩才非拔萃，徒以微功見識。而史氏徵其爵里，列之爲傳，不亦煩乎。隆按：寬與歙傳本《史記》文，無所刪潤。大概寬傳用「屬」字爲眼目，歙傳用「別」字爲眼目。餘如前傳例云。又《周緤傳》眉批：隆按：緤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

《張周趙任申屠傳》 《漢書評林》卷四二《張周趙任申屠傳》眉批：隆按：此傳以「御史大夫」四字聯絡。張周趙任申屠五人總是一篇文字，與《酷吏傳》同體。又《張蒼傳》眉批：隆按：蒼傳仍《史記》文。又《周昌傳》眉批：隆按：昌傳本《史記》文而稍益損之。又《任敖傳》眉批：隆按：敖傳仍《史記》文。又按：「蒼爲計相時」一段本前傳「以列侯爲計相」句而詳言之，重應篇首「好書律歷」二句。又「蒼德安國侯王陵」段眉批：隆按：至此猶

次蒼德王陵一段，應前傳文字，細密如此。　又《申屠嘉傳》眉批：隆按：嘉傳仍《史記》文。《徐氏海隅集》卷二四《雜著・漢語苑》：周昌在高祖時，彊直敢言，蕭、曹等皆卑下之。始高祖愛幸戚姬，昌面斥以爲桀、紂主，上笑受之。及欲廢太子立戚姬子趙王如意爲太子，又力爭不肯奉詔。其後高祖憂趙王少，萬歲之後不全也，用趙堯言而以趙王屬昌相之。高祖崩後，呂后使使召趙王，昌留不遣，已乃被徵見殺，而昌竟謝病不朝見，以憂死，呂后不之罪也。蓋昌前爭太子時，后于東廂親聞其語云云，古人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昌實近之。其得免于呂氏之禍，有自來矣。《文通》卷二二《簡要》：《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于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

《酈陸朱劉叔孫傳》　《猗覺寮雜記》卷上：班孟堅載《史記》冗語極簡健，亦有所改字不若遷者。陸賈謂五子曰：「與汝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說者謂賈所死之家得此物。考上文云「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云云，何待死而後與？以遷史考之，乃「徙」字，謂十日後遷徙別之一子，或過他客，去則以所携之物與之耳。若作「死」字，恐無意味。《漢書評林》卷四三《酈陸朱劉叔孫傳》眉批：黃震曰：史以酈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食其庶幾知擇君，婁敬庶幾能自奮，然豈賈傅伍哉！　又《酈食其傳》眉批：隆按：食其傳本《史記》文削删之。　又按：《史記》「縣中皆謂狂生」，班掾改「自謂狂生」，恐於下文「自謂我非狂生」句不合。　盧舜治曰：酈生就烹時猶有迂闊大言，眞疎宕不檢、有志願成、自外於身世者也。天地間生此一等人，類太史公筆力。班氏刪就烹數語，遂覺酈生之狂，索然以無氣終爾。　又《陸賈傳》眉批：盧舜治曰：賈說南越它歸漢，其旨峻；見帝稱《詩》《書》，其詞厲；退而避諸呂，分五男以橐裝，其識遠而超；進而交驩平、勃，其論忠而確。大都負賈生之文而括子房之智者。漢之文學稱「隨陸」，有以夫。　又《朱建傳》眉批：隆按：建傳仍《史記》文，首尾只叙爲辟陽畫計一事。　又《婁敬傳》眉批：隆按：敬傳仍《史記》文，直叙四大事。勸都關中，建萬世之長策矣；逆覩夷情，遷徙強宗，亦其智也；惟結和親約，未免貽萬世恥耳。　又《叔孫通傳》眉批：隆按：《史記》小論中有「希世」二字，足概通之生平。故通篇極意模寫，要不出此二字。班氏此傳本《史記》文而稍删之，獨此二字尤不當去。　又「贊」眉批：隆按：此五人者，皆當時智辨之士，而各以談頰成功名，以故合爲一傳云。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焦氏筆乘》卷二《國吏二百石及比者》：《淮南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注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爲眞，始給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與爲眞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特具之。　《漢書評林》卷四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眉批：隆按：此傳本《史記》原文，獨增入薄將軍一書，甚佳。　又「昭予厲王書」一段眉批：茅坤曰：此書所載，千年以來絕調。　又《淮南王安傳》眉批：隆按：此傳仍《史記》文，惟首增「招致賓客」一段，而篇中刪伍被事，以被別有傳云。　又按：篇中歷次賓客遊士，根「招致賓客」一句來。　又按：班掾補招致賓客一段，著安之才，當矣。而刪《史記》「時時怨望」二句，則其謀逆似無因云。　茅坤曰：大略淮南王之畔，由賓客佻譎所致，《史記》不能載而《漢書》補之，可謂工矣。　又《衡山王傳》眉批：隆按：《衡山王傳》仍《史記》文。　又按：詳次衡山王子女，爲後相殘殺張本。　又《濟北貞王勃傳》眉批：隆按：濟北傳，班氏所撰。　又「贊」眉批：隆按：贊仍《史記》文。　隆按：「夫荆楚」句應贊首《詩》詞。「自古記之」者，指《詩》而言也。

《劉伍江息夫傳》　《漢書評林》卷四五《劉伍江息夫傳》眉批：隆按：通等皆傾覆之徒，故並傳。　又《劉通傳》眉批：隆按：通傳本《史記》張耳陳餘與淮陰傳所載者而合之，而末一段則班史所補云。　又「說韓信段」眉批：隆按：《史記》謂「楚人以勇而困於京、索，漢人以智而困於宛、葉」，故以「智勇俱困」一句兩結之。《漢書》先言漢後言楚，而以「智勇俱困」句單結於漢之末，似失太史公「俱」字意。　盧舜治曰：劉通一說范陽令，再說武臣，三說淮陰，四說高帝，五說曹相國。奇謀雄辨當與蘇、張爭衡，而班氏聯屬一篇，有蟲蟓層巒之勢。　又《伍被傳》眉批：隆按：此傳本《史記・淮南王傳》原文而刪之，前後變換，語練而勁。　又「方今漢庭治乎亂乎」段眉批：隆按：《史記》以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二大段並叙於此，而《漢書》移於後，作兩處次之。　又「公以爲吳舉兵」段眉批：隆按：《史記》既首叙吳事於前，至此再言吳事，語複。《漢書》移入吳事於此，是。　又「往者秦爲無道」

段眉批：隆按：《史記》既首叙秦事於前，至此再言秦事，語複。《漢書》移入秦事於此，是。盧舜治曰：伍被論秦事四段，祖宋玉《對楚王問》格中來。隆按：《漢書》「十室而五」、「而六」、「而七」三段，削去《史記》浮句，詞更勁健；「而八」一段則班史補之云。又《江充傳》眉批：隆按：此傳歷次充恃寵肆虐，總歸結於殺戾太子一節，而語多未瑩，則以戾太子別有傳云。

又《息夫躬傳》眉批：王維楨曰：「傾覆有佞邪材」一句，足概躬之爲人。下文所次即其事也。隆按：傳尾載躬待詔時所著絕命詞，蓋明其死之非不幸也。茅坤曰：文識。詞旨相類賈誼《鵩鳥賦》。《震川集》卷四《懼讒三首》一：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罼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蜮，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得樹樓雜鈔》卷一二：《史記》不爲蒯通立傳，故其說散見于他人傳中，如《張耳陳餘傳》附載通說范陽令，亦其一事。《漢書》於蒯通本傳薈萃其前後諸說，遂成一篇游說好文章，與《戰國策》不相上下。

《萬石衛直周張傳》《漢書評林》卷四六《萬石衛直周張傳》眉批：隆按：五人同一傳，以皆謹厚有長者風。又《萬石君傳》眉批：隆按：《萬石君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獨詳補上報丞相一書。又按：「恭謹」二字是綱，下文「孝謹」「惟謹」「謹愼」「審謹」等句皆本此。又《衛綰傳》眉批：隆按：綰傳仍《史記》文。又按：「醇謹無他」句概綰平生。又《直不疑傳》眉批：隆按：不疑傳仍《史記》文。又《周仁傳》眉批：隆按：仁傳仍《史記》文。又《張歐傳》眉批：隆按：歐傳仍《史記》文。又按：傳尾皆叙及其子孫官爵，豈以其爲善之報歟。此與傳酷吏不得所終同例。又「贊」眉批：劉知幾曰：史之有論也，蓋欲省文可知。如「石建之辭衣」云云，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

《文三王傳》《漢書評林》卷四七《文三王傳》眉批：隆按：先總提三王於前而後分傳之。又《梁孝王武傳》眉批：隆按：孝王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又《代孝王參》眉批：隆按：《史記》附參位號於梁孝王傳中，班掾別出而益其事，自爲傳。又《梁懷王揖》眉批：隆按：《史記》並附揖於梁孝王傳中，而班掾別出之爲傳，卻于孝王徙梁下附次五子位號，爲下傳過脈。又《梁共王買》眉批：隆按：《史記》五王各自爲傳，而班掾合之于頃王。「無傷」以下班掾所補云。《徐氏海隅集》卷二四《雜著・漢語苑》：梁孝王天性仁孝，竇太后病，輒爲廢食。因孝景帝友愛之過，每入朝時與同車出入，且有百歲後傳位語，遂包藏禍心。而邪臣羊勝、公孫詭因而搆釁，日造諸僭侈不法事，又令人陰殺漢臣袁盎。向非韓安國爭之於內，而田叔調停於外，骨肉殘矣。後孝景雖以太后故不究梁事，而孝王竟以憂死。《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不信然哉！

《賈誼傳》《史通》卷四《論贊》：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略】言傷其實。《文忠集》卷七五《賈誼不至公卿論》：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予竊惑之。【略】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疑作「殆」）與《春秋》褒貶萬一矣。《漢書評林》卷四八《賈誼傳》眉批：茅坤曰：賈誼本漢才臣，與屈原異指。而史遷特以誼嘗爲書吊原，故併爲一傳，而其序本末處尤略。《漢書》特載《治安》諸疏所區畫漢得失、三代以下罕見者于今，千載之間種種若几上事也，茲則《漢書》之功爲多。張彧曰：《治安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隆按：班掾歷次諸王始末於賈誼諸疏之後，作一傳結案，見其言悉驗矣。又「贊」眉批：林希元曰：誼言三代秦漢之事，眞有補于治道，班氏謂其「通達國體」，信矣。看其詞氣多是矢口成言，殊不費力，蓋與蘇秦立譚遊說之語相髣髴，要不可以操觚綴文論也。《四友齋叢說》卷五《史一》：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吊屈原文》與《鵩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又其所論貯積與鑄錢諸事，皆大有關于政理，是何可以不傳？班固取入《漢書》傳中，最是。《漢書讀》卷八《賈誼傳》：賢者不得志於時，托諷古人因以自喻，賈生之傷汨羅，九河之崑崙墟也。設誼因絳、灌之抑，一蹶不振，天下後世誰復知賈生才者，則賈生亦一屈原也。史遷與屈原合傳者，以此。又：漢禮制，叔孫通草創

之，賈生詳議之，二人皆有功於古，而誼功尤偉於通。　又《服鳥賦》：「偕若囚拘」，當從《說文》作「窘」，渠隕反。　又：　兩韻一轉，「好惡積意」，意當作「臆」，與下「獨與道息」叶。李奇注謂「積之萬億」，臣瓚注「積之心意」，師古是之，合韻音「於力」反，似皆可商。　又《治安策》一：「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仄室」，妾御之所居，喻其勢微細。應劭注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爲仄室」，未審何本。　又「痛哭流涕」等語，高祖必不能容。誼得激發極言於文帝者，帝本優容而信任之，故得盡其謇謇。　又「功高不得不封，封大不能不忌。令信、越易王而侯，至今可存」，賈生此策，允爲千古絕議。　又「歲致金絮采繒以奉匈奴，可爲流涕」，觀此則婁敬和親之議，辱國尤甚。　又「繡衣絲履，庶人以衣婢妾；白穀素紈，富人大賈以被牆」，世俗奢靡，饑寒之由，賈生深以爲憂。今有饑寒迫身而子女華飾宴會，貴賤更無等差，余更爲之長太息也。　又「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稱舅曰公，始此。　又「體貌大臣而厲其節」，賈生蓋見漢仍秦制，君臣尊卑之分太嚴，故有此語。　又「髡別笞傅之法」，蘇林曰：音罵，傌亦罵也。　又：　賈生見文帝輕繫絳侯，又以鼂錯傅太子（景帝），忌刻之資，佐以刑法，必至夷戮大臣，故既援胡亥殘忍爲誡，而復諄諄於古，教太子接大臣之禮。特禮大臣有不可盡循古法者，此際宜有變通。必以三代規制一施於漢，鑿矣。　又「大譴大何」，「何」當是「苛」字之誤。師古以「問」釋之，未確。案：《袁盎傳》「亡何」，《史記》作「亡苛」，二字本通用。　又：　賈生非不知五等封建可以長久，而勢不能行，乃議舉淮南以益淮陽，而以東郡益梁，一時權宜之策，數十年可以無憂。故曰二世之利。樓昉亦云：謂之二世利，非誼本意。　又：　賈生若預知吳、楚、齊、趙之必反，厲王子必不忘父仇，語語切中，非徒以危言要王聽。史家稱伊、管未能遠過，無閒於伊而實駕乎管者也，焉得不謂之才！　又：賈嘉能以好學世其家，足爲長沙吐氣。　又「五餌」之施（詳贊注），文帝不能用之於匈奴，而吳大帝用之於先主，幾爲所陷。聲色之禍人，毒矣哉！

《爰盎晁錯傳》《野客叢書》卷四《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　其一毀貶鼂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爲甚妄。二史鋪叙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何嘗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叙，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班固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漢書評林》卷四九《爰盎晁錯傳》眉批：　隆按：　爰盎、晁錯兩相讒殺，卒之錯死于盎，而盎亦不免于刺者之手，是固有天道哉！史家合傳之意以此。　又按：　盎傳本《史記》文，稍刪易數字。　又按：　叙盎兄噲暗伏絳侯望盎案。　又按：　錯傳，《史記》止記錯與諸大臣相讒殺始末，班掾備載所上書疏與策對，蓋亦重憐其才云。　又按：「學申商刑名」，「爲人陰直刻深」二句，足概錯之生平。　陳軾《道山堂前集・鼂錯論》：　凡敵之所仇者，皆其忠於我者也。戕敵之仇而快其欲，冀釋怨解爭以爲乞憐之計，不知自視恇怯適足爲敵之所輕，漢景帝之誅鼂錯是也。校尉鄧公曰：「吳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錯患諸侯彊大不可計，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就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噫！鄧公惜乎事後之言耳。人主當天下擾亂，宜示之以鎮靜，處之以周愼，最患者倉皇無措，求以媚敵。夫敵豈可媚乎？使媚之而可以息兵安民，猶不憚爲之，然媚之而愈驕，抱薪救火，斷斷如也。袁盎與錯不善，屏人私語，適中其陷害之謀，亦其瞷景帝之無能，故謀得行。嗣後，亞夫將兵破吳楚軍，使當時無誅錯之事，則有戡禍亂之實，而無殺忠臣之名，豈非萬全之策哉！

《張馮汲鄭傳》《龜山集》卷九《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略】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爲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漫塘集》卷一八《讀史抄・前漢書》四：　《史記・張釋之傳》：　「盜環事下廷尉治，釋之按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班固第云：　「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殊失委折。　《漢書評林》卷五〇《張馮汲鄭傳》眉批：　隆按：　張馮汲鄭，行事不相類而取節焉，皆足以成名，故幷爲一傳。　又按：　《釋之傳》本

《史記》原文，稍損益數字。　又按：《當時傳》本《史記》原文，稍損益數字。通篇以賓客爲綱領。　又按：　此贊亦委婉似《史記》。　黃膽揚《讀史吟評・汲黯》：　不拜將軍氣岸殊，平看丞相直如無。胡爲閑却深堅手，十載淮陽理簿書。韓子云：　龍之喉下有逆鱗徑尺，攖之則必殺人。余觀長孺之在漢廷，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則謂其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丞相宏背約順旨，黯則謂其齊人多詐，無情實。張湯深文稍苛，黯則謂其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衛青尊貴，長揖不拜。上或不冠，却立不前。然則，其爲攖鱗也多矣。而終以免禍者，何也？則以莊助曾言其守城深堅，可輔少主，而漢武亦許其爲社稷臣也。然則，曷不大用乎？重違宏與湯也。蓋是時宏、湯用事，黯於二人豈並立者，用黯則必殺黯，不用黯乃可全黯，置之淮陽乃所以全之也。未十載而亡，黯之不幸也。不然，入爲御史大夫丞相封侯，豈足爲黯難哉！即異時畫圖托孤，亦不用他求矣。嗟乎！黯既沒，而柏梁建，太山封，自將待邊，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謂臣無有言者。使黯尚存，豈無匡救一二乎？史稱黯去而漢廷無人，黯誠非發蒙振落者比，此淮南之謀所以寢也。

《賈鄒枚路傳》　《漢書評林》卷五一《賈鄒枚路傳》眉批：　茅坤曰：　予按，賈鄒枚路行誼不相類，而并以上書顯名，故附爲一傳。　《漢書讀》卷八《枚乘傳》：　《再上吳王書》「舉吳兵以訾於漢」，訾，古「資」字。不敢斥言叛漢必敗，若曰適足爲漢資。李奇訓爲「量」，非是。　又：　枚上吳王第一書，詞意含蓄。其再上書時，已在梁，且知吳王必敗，故詳陳禍福，無復忌諱。　又：　枚在梁，猶上吳王書，而梁王謀逆竟無一語，是不可解。　又：　才如枚皋而不通經術，雖有著作，至以嫚戲俳倡比之，漢儒之重經學如此。

《竇田灌韓傳》　《漫塘集》卷一八《讀史抄・前漢書》五：　《灌夫傳》改「嘗」作「常」，改「潁陰侯灌何請孟爲校尉」作「灌嬰」、「陂池」作「波池」、「夫以服請宜往」爲「不宜」，皆非是，餘不可悉數。　又九：　田竇之爭，自韓安國、汲長孺、鄭當時外，餘皆莫敢言。韓、鄭之言又持兩端。可見當時言者之難。班、馬二史於武帝既上食太后，後言「是時，惟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曰「分別言兩人事」，則曲有歸矣。建豈其人耶？太史公謂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豈亦以是故耶？《牧萊脞語》卷一三《書韓安國傳後》：　父子兄弟以天合，非以人合者也。梁孝主驕恣失禮，上倚太后母子之恩，下倚景帝兄弟之親，是故刺袁盎，匿公孫詭、羊勝，特無以天訓之者。韓安國但當說曰：　大王所以尊居大梁，擅賦租、盛車馬，得有茲土者，以太后爲母，帝爲兄爾。今悖弃典律，藏匿奸宄，萬一以一二小人，上干國譴。天下者，高帝之天下，法者，高帝之法，恐帝不得道，而后亦不得私也。且崇信奸回之人，自取踈外，孰若保有國恩之爲益；倣效吳楚之事，自取僇辱，孰若長有分地之爲利，願大王熟思之。若果如所言，孝王雖愚，豈不凜然利害之判者。今乃引俗語「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以此爲訓，則是天倫之合，反不若豺狼之父子、鴻鴈之兄弟矣。噫！使父而可虎待其子，則子亦可虎待其父；兄而可狼待其弟，則弟亦可狼待其兄。宜德色於借鉏、鬩牆於內爭者，紛紛也。況高祖居大上於櫟陽，景帝廢嫡子臨江王，皆不可爲訓。萬一孝王誤於體認，席盛大之勢，堅匿詭、勝，怒其齒牙，悖逆太陽，而又若吳王濞焉，天下騷然矣。合以人不若合以天，安國號善辯者也，若此數語，似不知理者，亦何取其辯哉！　《漢書評林》卷五二《竇田灌韓傳》眉批：　隆按：　竇田灌三傳并本《史記》文而稍刪之，篇雖分而體實合，總以結賓客相傾一節爲綱領。　茅坤曰：　太史公三人爲一傳，而班掾則益之以韓長孺爲四人傳，語脈甚串。　隆按：　蚡傳首次「嬰方盛，蚡侍酒嬰所」一段，爲下傳起釁張本。　又按：「欲以傾諸將相」，是一篇柱子，兩人之釁根于此。　又《灌夫傳》眉批：　隆按：　自「夫不好文字」至「灌氏族」爲一段，叙夫豪俠，伏后蚡盛毀夫案。　又按：　自「夫家居」至「相知之晚」爲一段，叙兩人相結，伏后相救案。　又按：《安國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中間增入議擊胡應否數段。　又「其年田蚡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段眉批：　王鏊曰：　以下次兩相辨擊，歷歷如指掌。　又「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段眉批：　茅坤曰：　以下《史記》所無，而《漢書》却增入恢與安國兩議，絶佳。惜也武帝已耳入聶壹之言，而甘心于興兵也。

《景十三王傳》　《漢書評林》卷五三《景十三王傳》眉批：　隆按：　先總叙十三王所由生一段爲綱，後又逐段分叙，與《高五王傳》同例。

《李廣蘇建傳》　《漫塘集》卷一八《讀史抄・前漢書》一《史記・李廣傳》：　衛青問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班史增作「失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道，不曾失軍也。　《淮南集》卷三〇《議論辨惑》：　蘇

武不降匈奴，名重千古，而當時止得典屬國，世皆恨之。陳季雅曰：臣子合當事，不當受重賞。此論雖高，在臣子自處可也，施於國家則不可。顯忠遂良，成湯之所以昌；崇德報功，武王之所以治。信如陳氏之言，則善善之道亡，而勵世之具廢矣。《史弋》卷上《蘇武》：蘇武，所謂志士仁人也。持節匈奴十九年，齧雪吞旃，卒不辱命，在鹵中聞武帝崩，南向號哭不已。及其歸漢，詔奉太牢謁武帝陵廟。朝廷亦知其忠也，而祇命以典屬國，將何以勸人臣之守節哉？　黃鵬揚《讀史吟評一卷・蘇武》：孤持漢節伴穹廬，嚙雪吞氈北海居。留得丹心能貫日，何曾飛雁解傳書。蘇武在漢，有爲武議漢者，亦有爲漢議武者。爲武議漢者曰：武留匈奴十九年，秉節不渝，其歸也僅拜典屬國，末免爵不償功。迨甘露中，單于入朝，天子思股肱之美，畫其人于麟閣，典屬國與焉。雖丞相黃霸等皆著名宣帝之世，亦不得列于名臣之圖，此以知其選矣。其爲漢議武者，武歸自匈奴，越年，子元與上官同謀坐死。武自白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以歸。於是有譏武娶胡婦爲非是者。不知十九年中，矢志皎然，大節不虧矣，娶胡婦何害于義！且李陵既降匈奴，妻之以女，立爲右校王，後世君子猶哀其志而原之，如武者豈可過爲責備乎？然則，漢之無負于武，武之終始事漢爾，無容議矣。　陳杰《讀蘇武傳》《九宋人集・自堂存稿》）：伸腳踏沙磧，開口喫漢天。見天不見雪，況辨雪與氈。環觀不敢殺，謂是不死仙。漢庭方求不死訣，方士取露和玉屑，何如老臣嚥夾雪。《漢書評林》卷五四《李廣蘇建傳》眉批：隆按：合傳李、蘇兩家，以皆奮擊匈奴之故。而陵之甘心降虜，武之守節不二，則幷以相影云。　又按：《廣傳》本《史記》原文，稍益損之。　又按：「世世受射」句一傳綱領。以後歷次「廣善射」凡六，及次孫陵教射，皆根此。　茅坤曰：「惜不逢時」數句一篇柱子，即以伏後數奇不封案。　王維楨曰：前已次「廣從百騎往矣」，此因「匈奴數千騎」句，復兩點「百騎」字，見以少當衆爲尤難云。　隆按：「歸其大軍」下，《史記》有「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句，見廣用兵不可測處，不可去。　又按：插入程不識，幷附叙其事與廣相彰，文法錯綜變化。　又「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段眉批：茅坤曰：此段甚有生色，《史記》所無。　又「廣在郡，匈奴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段眉批：隆按：自首至此，只叙廣之善射，以故射石射虎亦紀之不遺。　茅坤曰：以下「廣之善射」有六，幷有生色。傳曰：至誠開金石。　又曰：以下《史記》別有「廣廉」一段，甚有生色，而《漢書》則隱括之而略矣，已而移之篇末，殊宕而遒。　又「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段眉批：王維楨曰：攙入李蔡一段，此借客形主之法。　又「廣歷七郡太守」至「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段眉批：隆按：自「廣歷七郡」至此，總叙廣之生平，一一結應上文，《史記》卻叙此段在射虎之後，則不如《漢書》爲妥。　又「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段眉批：隆按：通篇總只摹寫「數奇」二字，至此卻纔點出。　又「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段眉批：隆按：「自剄」下《史記》有「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句，才與前「士卒多樂從」句相應，不可去。　又「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段眉批：隆按：太史公以陵被禍，故其傳陵也甚略，雖得體，然不如此傳詳密。　又「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幷爲郎」段眉批：隆按：李廣之英風，蘇武之峻節，千百世之下，讀其傳，猶能使人寒心而銷骨。《得樹樓雜鈔》卷一三：《蘇建傳》，《史記》附《衛霍傳》後，《漢書》移置其子武之前。史家叙述先世，例多如此。劉知幾《史通》譏之云：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云云。今按《漢書》：韋賢父子傳首述其先韋孟，爲楚元王傅又載其風諫詩甚詳，何得云不以冠首？且自孟至賢已五世，玄成乃賢之子，何得以孟爲玄成之父？讀史疏略至此，不自知其舛謬，而妄議前人，可發一笑。

《衛青霍去病傳》　《漫塘集》卷一八《讀史抄・前漢書》：元光六年，四將軍出擊匈奴。衛青爲車騎將軍，青則衛子夫弟也。公孫賀爲輕車將軍，賀則子夫姊君孺夫也。公孫敖爲騎將軍，敖則出衛青於死者也。其後用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事亦類此。夫兵凶器戰危事，而武帝輕於畀付如此，雖衛、霍之師出則成功，而所喪失亦略相當。至於它將，鮮不敗衂者，此可以爲命將出師者之戒。班固先叙敖與賀得幸之由，繼書出軍等事，其意微矣。《漢書評林・衛青霍去病傳・衛青傳》眉批：隆按：《衛霍傳》本《史記》原文而刪潤之。　又按：此傳每叙子夫得幸，下即次兩大將軍寵任；每叙功賞，下即次匈奴入寇，史家皆有微意在。　又按：班史補入平陽侯曹壽尚長公主，伏後青尚平陽公主案。　又「元光六年」節眉批：凌約言曰：此出唯青有功，例得封侯，故班史補入「唯青賜爵關內侯」句。且與上相青封侯句相顧。　隆

按：「青斬首虜數千」下《史記》有「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數句，故下文有青復出雲中一段，似不可刪。又按：衛霍皆以宮中，故武帝欲貴之，班掾作兩人傳，輒述詔書以叙其功，旨微矣。又「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節眉批：茅坤曰：《史記》詳而《漢書》略，然事蹟不遺。王楙曰：《史記》疊用三「青子」字，《漢書》則用一「青子」字，字雖省，古人純實之氣已虧。隆按：叙軍功每云從大將軍，見諸將功悉本大將軍云。洪邁曰：《史記》李朔三人三用「校尉」字，封三人爲侯，三用「以千三百戶」字，《漢書》省之，不如《史記》樸贍可喜。又《衛青傳》末句眉批：凌約言曰：「是歲也」句過下無痕。又《霍去病傳》眉批：隆按：《史記》衛霍相連爲一傳，《漢書》分之，然事相聯屬，與魏其武安傳同例云。又按：班史補其父霍仲儒一段，較《史記》更詳。又按：「斬捕首虜過當」句先虛言之，「於是上曰」以下是過當之實，本傳每用此法。又「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節眉批：隆按：「將軍所以」云云「以皇后故」，此數語足概衛青情事，而史家立傳微意亦因以見。又「去病侯三歲」節眉批：隆按：出隴西有功一段先虛後實，與上同例。又「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節眉批：隆按：「諸宿將所將」一段是論去病所以親貴之由，文法轉換變化，含畜無限不滿之意，此關鍵語。茅坤曰：「諸宿將所將」一段，太史公一篇精神注此，而《漢書》不去一字。又「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節眉批：茅坤曰：方稱渾邪王降衆數萬，而下即係以殺略數千人，此皆太史公精神所注處，而《漢書》不敢遺。隆按：復入青，接前傳。又按：特下「敢力戰」一句，暗伏後去病所以功多案，針線語。王維楨曰：極力描寫此戰如畫。隆按：曰「日且入」、曰「薄莫」、曰「昏」、曰「夜」、曰「明」，紀事詳而用字密。茅坤曰：千年以來所無之戰，亦千年以來所無之文，而騷人墨士共得本之以歌出塞、賦從戎，未嘗不令人神馳而目眩也。太史公絕世之姿，故《漢書》不爲增損一字。隆按：「惟西河太守」至「關內侯」一段，班掾補入最是。又按：揭出兩軍之出數句，深寓不滿之意。又「去病爲人」節眉批：隆按：自「去病爲人」至此廼概舉兩人生平以結之云。又「初青既尊貴」節眉批：王維楨曰：《史記》止曰尚平陽主，班掾詳叙之，與篇首相喚應。又《李息傳》眉批：隆按：李息以後諸將皆從兩將軍出征，其功微，故傳僅用「從大將軍」、「從票騎將軍」與「有功」「無功」數字，殊草草云。又「最票騎將軍去病」節眉批：隆按：《去病傳》中未嘗總叙戰功，故復見於此，與青同例云。又「自衛氏興」節眉批：隆按：「自衛氏興」以下復總紀衛霍枝屬盛衰附于尾云。又「贊」眉批：隆按：此贊直述蘇建與青問答之語，而結之曰「票騎亦放此意，爲將如此」，不假費詞而其意自見，有味其言之也。

《董仲舒傳》 孫復《孫明復小集・董仲舒論》：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仲舒之懿，又病班孟堅作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材，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淵源所漸，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之不加，過矣。」愚謂歆以仲舒盛德先覺，顧己弗及，疾而詆之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爲過。且仲舒於孔氏之門，其功深矣。觀其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道之端，與夫任德不任刑之說，雖伊呂又何加焉？蓋用與不用耳。使孝武能盡師其言，決而用之，則漢氏之德比隆三代矣。厥後曷有惑於神仙之事，困於征伐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武之過，平津之罪也。平津嘗害其能而逐之。兩事驕主，才弗克施，既而退死於家。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能斥劉歆之浮論，惑而書之，失於斷矣。《山谷集》卷三〇《跋高獲敬公傳》：余嘗怪蔚宗不以高敬公入《獨行傳》，而載之方術。蓋敬公使鮑汝南北出至三十里亭而致雨，其言不類儒者爾。雖然，董生以術厭勝水旱，班孟堅不列於眭、京之間，善論人也。如敬公操行知識，豈可以方術域之耶？《古文雅正》卷三《前漢書・董仲舒傳贊》評：通篇不下斷語，只以援引作斷。風格既高，神韻亦絕。《漢書評林・董仲舒傳》眉批：何喬新曰：班掾《漢書》，范曄稱其詳而有體，如《賢良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而有體也。林斯光曰：大廷三策，世經爲帝勤于舒而君子則以爲非勤也。帝有喜容悅之心，而舒每爲愷切之論，故屢對而屢問，若拳拳於相與之誠，而幸其言之遷就以順適吾意者。帝之私不能掩也。其問誠密而其心已疎矣。舒豈樂爲如是耶！又「贊」眉批：隆按：此贊借劉向父子之言以斷董子，而結之曰「向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此劉子玄所謂假論贊而自見者，與霍衛贊同例，倣太史公體云。《得樹樓雜鈔》卷一三：《史記》董仲舒見《儒林》，班氏爲立專傳，《賢良三策》卓爲西漢大儒，惜武帝不用之，朝廷僅用爲侯國相，故功業無可見。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此千古定評。《漢書》既引此作傳贊，而復援向子歆之語，謂「考其師友淵源，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

弗及，伊、呂不加，過矣。」向、歆父子人品懸絕，乃欲據歆言以駁其父，何其無論斷之識也。董仲舒本傳云：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按所傳《膠西集》，惟《賢良三策》、《士不遇》一賦、《乞種麥》一章、《詣公孫弘記室》一書、《郊祀》、《雨雹》、《高廟災》三對、《山川》一頌十篇而已。至其說《春秋》得失，及《春秋繁露》數十篇，初疑是後儒爲作，《漢書》於傳末亦載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則東漢之前已有其書矣。又按高廟災時仲舒一對，詳載《五行志》中，大意勸武帝誅戮貴戚大臣，一則曰忍而誅之，再則曰忍而誅之。時適逢淮南、衡王相繼謀反，班氏遂云「上思仲舒言，使其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之，以《春秋》誼專斷于外，不請」云云。及淮南獄成，死者至數萬人，皆出自步舒專斷者。愚謂仲舒平生所學所言以仁義爲歸，不應於此事啓骨肉之禍，慘烈如此，竊疑《廟災》一對，即其弟子輩緣飾經術而託於師說者，抑或主父偃造爲此書以陷仲舒下吏，亦未可知。史家不察，遂以淮南之獄歸咎於仲舒，是不可不爲辨正者也。《漢書讀》卷九《董仲舒傳》：仲舒論道原本「六經」，隱切時事，施之實行而有效，而又能以暢達出之，非若宋人空空說理說性，易于流入異端。宋儒之不及漢儒，在此。又：白魚赤烏引爲積善累德之效，江都以武帝留意禨祥，故即以瑞應啓之。眞德秀謂其不能不惑于符命，重爲之惜。學粹如江都，顧乃識不逮此乎？觀其反覆千言，惓惓之忠乃見。又：明于事者由其達乎理也，精于理者由其體乎事也。賈生長于論事，數年之後其言皆驗。董子長於論道，季年之後其言亦驗。而當時廷論並謂迂遠，不通事理，哀哉！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其時「六經」離析，人自爲書，董子潛心下帷，發明經術，抑黜百家，而孔氏之學于是有所統壹。劉歆曰「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於董子有不滿者。班掾據其說引爲篤論，其然乎哉？

《司馬相如傳》《梁書・文學傳上》：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史通》卷一六《外篇・雜說上・諸漢史》：馬卿爲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尋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序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元城語錄》卷下：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欝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漢書評林》卷五七《司馬相如傳》眉批：隆按：此傳果相如自作，篇中何以自述鄙事而不爲少諱耶？觀賦後有「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數句，此子長斷語，自作之說或未可據云。又按：「乃著《子虛》之賦」句爲後《上讀《子虛賦》」張本。又按：一曰「會景帝不好辭賦」，一曰「會梁孝王薨」，用兩「會」字，著長卿所以久宦游不遂之故。又「臨邛多富人」節眉批：隆按：曰「稱病」、曰「謝病」、曰「強往」、曰「辭謝」，總摹寫繆與令相重意。何喬新曰：班掾作《漢書》，范曄稱其贍而不穢，如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邛奔亡之事，則以爲淫靡之戒，此贍而不穢也。楊慎曰：人之姓氏名字多互用，文法自《左傳》來。（隆）又按：分僮百人與上僮客八百人相應，錢百萬與上一錢不分相應，嫁時與上新寡相應。又《諭巴蜀檄》眉批：隆按：此諭以非上意爲主，故歸咎於使者、有司；卻不專責之，而咎及百姓；又不直責之，而咎其父兄。轉展委曲，深得諭體。又《難蜀父老》眉批：王維楨曰：先叙事起，而後詭爲問答之詞，其事雖非而其文則腴。隆按：此文間有數語類賦體。又《諫獵疏》眉批：茅坤曰：辭直而文磊落。隆按：此疏當與韓昌黎《擊毬書》同看。又《哀二世賦》眉批：劉辰翁曰：賦有不當鋪叙者。此賦起語已極其鋪叙，至「持身不謹，信讒不寤」兩句已足，更欲何如，是未喻賦體也。如此當筵嘆息，語不欲多，而感者自難爲情。班氏刪後四語最工，可謂詩中絕句，而晦翁猶以爲未極，何也？又《大人賦》眉批：秦觀曰：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有凌雲氣，此文辭之弊也。又「贊」眉批：隆按：司馬遷生於武帝時，而揚雄漢末人也。《史記》贊中波及揚雄，其爲後人所補，而非遷自作明矣。迺孟堅豈不明此？而贊復仍其舊，更曰「司馬遷」云云，其故不可曉。豈以訛踵訛耶？又按：傳中諸篇獨取一賦，賦極靡麗，獨取節儉數語。長卿可重處僅在此，

故贊只以是揚之。《得樹樓雜鈔》卷一三：《司馬相如傳贊》：《漢書》用《史記》舊文，自「《春秋》推見至隱」至「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末接云「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中間「揚雄以爲」云云五句，乃班氏所補。今太史公贊語乃與《漢書》不異。揚雄生司馬之後，贊中似不得援其辭，蓋《漢書》之文而謁入《史記》者也。讀者辨之。《漢書讀》卷九《司馬相如傳》：以長卿之才不能自業，非與臨邛令相善，亦一潦倒鷹紳耳。卓王孫、程鄭俱以令故迎之，人情勢利今古如此。又《上林賦》侈極富麗而不免於煩瑣，如「蛩蛩豫章」差錯重見，惟《諫長楊獵》一疏，文直而氣磊落，凌稚隆謂可與昌黎《擊球書》同看。又「扈從橫行」，扈尾也，隨後也，侍從天子而尾於後也。「橫行逐獸」，師古注作「跋扈縱恣而行」，則近於強梁矣。劉知幾稱：馬遷取長卿自作傳錄爲列傳，班氏因之，以馬（遷）、揚（雄）傳例例之也。凌稚隆作《評林》，謂賦後有「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數語，斷非長卿自作。然則此傳太史久經刊剟，非復馬卿原底。又《大人賦》搜輯艱深之字，積累成句，貌爲瑰怪而無精意，尤賦體中之雜錯者。又《封禪書》「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號榮」意，是「榮號」之誤。又：長卿行己立身，挑新寡，擁妻財，以貨爲郎，復從狗監得郎。孝武喜功，通西南夷以讋武，孝武好神仙，奏《大人賦》以逢君，《封禪》一書，死猶遺禍。自來文士無行，長卿其一焉。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史通》卷一八《外篇・雜說下・諸史》：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蔑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張彧《漢史贊桑弘羊評》（《唐文粹》卷四七）：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永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爲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析秋毫，令吏坐敗，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絜己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梅溪前集》卷一九《雜說》：賈誼《過秦論》，班固《公孫弘贊》，韓退之《進學解》，眞文中之傑也。《漢書評林》卷五八《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眉批：隆按：公孫曲于對策、卜式曲于助邊，兒寬曲于議封禪，以故三家同傳。又按：弘傳本《史記》文，增入對策，上疏諸篇與兩下詔文，蓋炳然可觀云。又《卜式傳》眉批：隆按：《史記》卜式事附載《平準書》中，班史本之，稍爲刪潤立傳云。劉安世曰：武帝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故弘不用式，爲得大臣之體。又《兒寬傳》眉批：隆按：此傳逐段敘逐段結。又按：「爲人溫良」一段，一篇柱子。又「贊」眉批：隆按：此贊三人以遇時致位數句盡之矣，「是時」以下乃因三人而概論漢世得人之盛，於三人贊似不相蒙，若以列《百官表》後則佳矣。劉子翬曰：武帝時異人並出，史臣方之版築、飯牛，斯言過矣。弘、寬之儒雅，專事阿諛，皆佞人也。湯、禹之定令多務嚴急，皆酷吏也。延年倡優善歌，乃許之協律。弘羊剝民聚斂，乃許之運籌。至如張騫之徒，皆啓倡邊事以資進取，在唐虞三代之時，不免乎流放竄殛者也，尚何才之足云？惟汲黯、蘇武一時傑出，而武帝疏遠之。肆其私心，禍流四海，則以朝無人也，史臣言之過矣。又曰：鄭當時雖推轂士類，然極無操守。卜式雖樸直，然所行多詐，非汲黯比。史遷作《汲黯傳》，班固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見知於武帝，死不見知於遷、固也。何孟春曰：班史歷敘武帝得人而以滑稽者廁之，其於興造功業制度遺文何取乎？東方朔當時頗有諫諍，枚皋文章非碌碌可比，而孟堅特目之滑稽，於善善之義短矣。《徐氏海隅集》卷二四《雜著・漢語苑》：公孫弘少爲獄吏，家貧，牧豕海上，年六十未有所遇。後以對策起家，數年爲御史大夫，至丞相封侯，然猶布被，食脫粟飯，亦自其天性減省。然汲黯乃從上前面詰其詐，似不足爲弘病。晏子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亦謂之詐乎？其

後，上問弘，弘謝曰：「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武帝以爲有讓，愈益賢弘，則弘之術深矣。自昔奸人，深情厚貌類此。然弘能以奉祿給故人賓客，無所餘，輕財重義，率下篤俗，與皇皇求財利者有間矣。故武帝時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相繼伏誅，唯石慶以謹謹，弘以儉約得終始保全，宜哉！《夷困文編》卷六《辯枉・卜式》：余辯武帝之窮黷，而又思卜式之賢。漢當全盛，受侮匈奴，無論主臣不甘，凡生我華夏俱應切齒。式以牧羊致富，豈糞土其財者，而願輸以助邊，非誼切同仇者乎？不然，海內富人充溢露積不少，帝且顯式以風，何無聞風而起者？而式且不願爲郎，仍牧羊上林，豈以財貿官若商賈者爲耶？及羊肥息，帝善之，式曰：治民猶是也，惡者輒斥，毋令敗羣。蓋以牧諫也。豈跛牂口吻，殆五羖大夫之流矣。至鹽鐵之不便，平準之非體，在廷諸臣盡結其舌，式不惜苦口言之，至拂主而不恤，眞不負御史大夫者。史臣稱其質直，而列之汲黯，非過也。公孫弘請罷築朔方，冀倘獲忠諫名，上令朱買臣難之，輒謝鄙人不知其便。質非百鍊遂化繞指，方之於式，黃鵠之與壤蟲乎！　又《公孫弘》：公孫弘多詐，布被非詐也。弘家貧牧豕，四十始就學，六十而後達，素與貧狎，雖貴而布被脫粟不改其素。弘之相業無足觀，於茲取節焉可也。史稱其俸祿皆以佐賓客，家無餘貲。若在今日猶稱賢相，謂其飾詐邀名，過矣。三公布被，何足起名哉！然長孺非毀人者，而訾其詐，因其素也。素詐者掩其誠，君子所以惡居下流也。《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一九《漢書論贊・公孫弘卜式兒寬》尾評：得人之時，商賈貨郎俱登高位有顯名，故知鼓舞人才全在人主不拘資格。文專借客振主，所叙雖多而意自嚴健。《得樹樓雜鈔》卷一三：《漢書》公孫弘等三人傳贊，只「遇時致位」以上數句盡之矣。何必因三人而推廣之，以誇武、宣兩朝得人之盛，所以前輩多譏其比擬失倫，稱譽過當。如質直則以卜式與汲黯同稱；儒雅則以公孫弘與董仲舒並列；趙禹、張湯《史記・酷吏傳》之兩人也，而以定令歸之；東方朔、枚皋儒流也，而以滑稽名之；李延年倡優也，而稱其協律；桑弘羊聚斂臣也，而嘉以運籌；嚴延年既入《酷吏傳》矣，又與龔、黃、鄭、召等並表治民之蹟，史家之褒貶當如是乎？《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筆力矯健，論次凡數十人，絕不覺其煩重。《史弋》卷上《卜式》：卜式，誠所謂長者。觀其以家產讓弟，及弟業破輒復分之，則式之孝友，視薛、包何多讓焉！迨願輸財以助邊，亦式之本欲邀名耳，而公孫弘言式非人情，不軌之人，不可以爲化。嗟夫！式誠好名，不猶愈於已乎！彼夫蓄積富厚，惟以利爲重，不顧兄弟親戚者，獨何人哉！《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公孫弘》：公孫弘藉身儒行，實奸徒也。幸生盛世，得逢其主，故得藏其爲奸。其必殺郭解，力讓汲黯，徙董仲舒，案主父偃等事，實隱爲大奸大慝，而特假廉借公以飾之耳，弘安得名正類哉！

《張湯傳》《元城語錄》卷中：先生問僕近讀何書，僕對以讀西漢到《酷吏傳》。先生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僕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之贖父罪，故入列傳。先生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僕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先生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僕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先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僕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僕以先生之言深得班固之意，故詳載之。《漢書評林》卷五九《張湯傳》眉批：隆按：《史記》列湯於《酷吏傳》中，《漢書》別立爲傳，則以湯之子孫貴盛云。於《史記》原文，僅刪趙禹一段。　又按：「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一句是綱，下文歷叙其所以敗之由，是目。　又按：「初安世」以下一節，追叙張氏所以興與其子孫相繼之盛，而以霍氏並言，是借客形主之法。《古歡堂集》卷二三《白雲司引議》：張湯少時鞠鼠一事，天資刻薄已胎於此，《漢書》不列《酷吏》，說者謂孟堅與其裔孫純同時，遂拔湯於《酷吏》而別置之。以爲史法失實。余按《漢書》湯傳，全襲《史記》，未嘗少有裁損，即其於趙禹、朱買臣傳中又復連類及之，讀者往往疾首蹙額，以湯爲酷吏之尤。然則湯爲酷吏，雖以孟堅欲曲爲之諱不可得，而其子若孫四世顯貴，亦不能掩乃祖父鍥薄之

行，則世之甘爲酷吏而不卹者，夫亦可以知所鑒矣。《史弋》卷上《張湯》：張湯爲吏多詐，舞智以御人，其用法深刻已萌于磔鼠之日矣。史稱其謹修內行，調護故人、子弟及昆弟悉厚，然爲吏一惟深文刻覈，猶義縱之重足一迹，溫舒之郡中無聲也。卒爲三長史所陷以自殺。噫！觀縱之棄市，舒之五族，爲酷吏者可不畏哉！又《張安世》：余嘗謂人之子孫，亦各視乎其自立而已。張湯，漢之酷吏也，有安世之子，而爲漢之純臣，天之報酷吏也如是。劉向之忠於漢也，有歆以爲之後，諂事王莽以亡漢室，天之報善人也又如是。噫！所謂福善禍淫，其不然乎？故子孫之賢不肖，亦視乎其自立耳，雖父祖所不能必也。

《杜周傳》《漢書評林》卷六〇《杜周傳》眉批：隆按：《史記》列杜周於《酷吏傳》中，班史以其子孫貴盛，故別爲立傳，如張湯例，其文仍《史記》云。劉安世曰：固傳酷吏，獨恕杜、張何也？固有深意。張之後至東漢猶盛，故也。曰杜氏絕久，亦不入，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令湯獨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己，並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子洩意也。楊慎曰：元城此論非也。夫安世，延年皆功臣也，勳業既埒，則史臣傳例意無獨殊者矣。《安世傳贊》曰「湯固宜有後」，《杜業傳贊》曰「張、杜俱有良子」，其《酷吏傳贊》亦曰「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觀此，則固未嘗因湯以宥周也。

《張騫李廣利傳》《漢書評林》卷六一《張騫李廣利傳》眉批：隆按：《史記》不爲張騫立傳，班掾取《史記・大宛傳》中叙張騫者，而采之自爲傳云。茅坤曰：《張騫傳》特次開外夷嚮導一節。又《李廣利傳》眉批：隆按：武帝以取善馬之故遣貳師將軍，故班掾傳貳師將軍，前後脈絡精神總只摹寫取善馬一節，而譏帝窮兵之意則隱然於言表云。又「贊」眉批：趙昉曰：張騫貪一身之利爲漢使月氏，經大夏，復事西南夷，通烏孫，鑿空西域，啓武帝窮兵之欲者，實騫之過也。班固於其贊略無一語及之，但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云云，斯言于騫何有哉！豈責其遠使詳於邛竹杖、蜀布，而遺於其大者乎？抑豈不責騫而爲漢諱乎？不然，騫不足責耳！

《司馬遷傳》《史通》卷一六《外篇・雜說上・諸漢史》：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漢書評林》卷六二《司馬遷傳》「論六家要指」眉批：沈津曰：觀太史公此論，於儒不深取，其論道家甚詳，無所病。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參迎蓋公，尚清靜不擾而齊以大治，文帝好黃老，與民休息而幾刑措。此其所嚮慕，與後儒者並出，稍稍紛更，卒無所補。然則太史公所爲病儒者，非果以儒爲非，乃陋漢儒耳！觀史遷與董生論《春秋》大義，則未爲不知儒者。此論殆有所激也。隆按：論五家連用「然其」二字作轉語，抑揚其詞以寓褒貶之意。至道家，則顧借儒家以形其所長，是見道不明處。又《報任少卿書》眉批：林希元曰：子長之救李陵本不是，又不能自引決而甘戮辱，明是怕死，書中却說他是托古人自解，皆強分疏。然一言之失，遽罹橫禍，情亦可哀。而詞氣悠揚，反覆曲折，豪宕疏通，誠漢文之巨擘也。樓昉曰：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然看得豪氣猶未盡除。盧舜治曰：書以一「辱」字爲眼目，昌黎法之，《送孟東野》以一「鳴」字爲眼目。又「人固有一死」段眉批：隆按：歷借不辱，受辱者以形己之極辱，文字奇麗而瓌瑋。眞德秀曰：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以如此之材，而因言事賅之腐刑，可爲痛惜也。又「贊」眉批：隆按：此贊褒貶抑揚，三致意焉，得太史公法。《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一九班固《漢書論贊・司馬遷》眉批：此贊褒貶抑揚，中間雜出，盡評論之法。又：餘文又生感慨，致極風騷。又尾評：史遷之才過于班氏，史遷之遇遠不及班氏，蓋純以感慨成書。意之所至，使事從我，故言亦有過當者，然何至大謬于聖人也？班掾貶剝過甚，心服其才，不能不忌之，亦文之習乎？《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司馬遷傳贊》：立論雖駁史遷，文之抑揚盡致，猶大類其筆法。《古文雅正》卷三《前漢書・司馬遷傳贊》評：子長作論贊，不崇在斷制，多以筆墨勝。孟堅作史，則意在勸懲，斷制極不苟。論文筆有疎密之分，子長較高，論見識孟堅更勝。此篇末段，議子長不能保身，孟堅卒亦不免，何耶？但孟堅之于竇氏，第憲出征時請使典文章之事，非夙有阿附如谷永、杜欽之於王氏也。《漢書讀》卷九《司馬遷傳》：遷自叙世系，上自顓頊，旁徵遠引，備極詳贍。唐宋人譜牒墓版多倣此體。又：司馬無忌以傳劍論顯，蘇林作「搏劒」，言手搏論而知名也。又：太史公，《百官表》無其官。衛宏《儀註》稱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宏意以天下州縣所上圖書先上史官，遂斷太史公位尊於丞相。如淳引

注漢史劉奉世引周制：王朝上士在諸侯之卿上，故漢議云然，解亦牽強。案《周官》：太史位下大夫晉上士一等。遷《報任少卿書》「嘗廁下大夫之列」。又：「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訓詁家此病尤多。史遷此語有所懲而爲之乎。說者謂遷于儒不深，不知遷者也。又：上會稽，探禹穴，後人併作一事，而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楊慎曰：禹穴指巴蜀也。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蜀志》刻有「禹穴」二字，唐李白所書。史遷常奉命西征，其說可采。又：史遷以紹明孔子之統自任，其所論著，自稱述而不作，俟諸後聖君子，直以其書比之《春秋》，謬已。班掾歷摘其瑕而以良史許之，品評于是始定。遷稱李陵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師古注曰：漢軍北向，北地高，故云卬。案陵傳，帝詔陵至東浚稽山，深入山谷，虜騎據山上圍之。據此，則「卬」字始有著落。

《武五子傳》《隱居通議》卷二四《武五子贊》：班固贊武五子有曰：「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云云，前輩甚取此論。《漢書評林》卷六三《武五子傳》眉批：凌約言曰：武帝開博望苑通賓客，以致諸子皆以禍滅身，此教之無術致之也。隆按：先總叙六男於前，而後以次分叙之，如《十三王傳》例。又《齊懷王閎傳》眉批：董份曰：三策文可與《周書》諸命同爲古雅。隆按：「各以國土風俗申戒」句，此三策綱領。又《昌邑哀王髆傳》眉批：隆按：賀傳分兩截看。大都前叙其以悖亂而見廢，後叙其以清狂而自保云。又按：「賀到濟陽」以下，歷叙賀在道時之悖亂，爲下文議廢張本。《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三《書〈戾太子傳〉後》：孟子曰：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求則得之。心之所求者，事之所有也。高宗求賢夢版築，孔子欲興周夢周公，呂后殺趙王夢爲祟，趙武靈欲取吳娃夢美人熒熒而歌。豈眞有鬼神哉？無他，心而已矣。人之心有所求，自知其不能得也而抑之，抑則靜，靜則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天子之心有所求，自信其無不得也而縱之，縱則蕩，蕩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武帝好儒，得申公、董仲舒；好文學，得鄒、枚；好色及歌舞，得韓嫣、李夫人；好刑法，得張湯、趙禹、杜周；好財，得桑、孔；好邊功，得西夷、南越、蒲陶、天馬；好仙，得上林神君，嵩呼萬歲；好治巫蠱，得太子、皇后床下之木人。所謂求則得之，道固然也。今夫閭巷布衣，入則孝，出則弟，侃侃自信，雖有淫昏之鬼，不敢瞰其室也。武帝當漢全盛，享天下四十餘年，何巫蠱之能靈？就使希幸宮人怨而詛帝，帝果不諱，宮人非殉葬，亦徙居園陵耳，又何益于己而爲大逆？此其理皆易知也。以帝之明而卒不知者，帝之心在貪生耳。求仙既可以長生，巫蠱即可以短壽。故太乙候神之外，平日所祀鬼神至千二百所。又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是率天下而先爲巫蠱者，帝也。其爲江充所窺也久矣。帝年高少恩，慮後宮美人必有怨者，慮左右大臣必有交結皇后、太子者，其又爲充所窺也久矣。故充者，即文成、五利流也。彼以長生誘之，此即以巫蠱懼之。而田千秋者，又即充術也。充以木人誣太子，千秋即以白頭翁救太子。其邪正雖殊，而巧中則一也。當其時，有臣如汲黯、賈誼者，爲之痛哭流涕，深言神仙之必無，淫祀之無益，怨女之宜省，使帝不以生死動其心，不以猜忌存于中，則巫蠱必不發。即發，亦必不深治。雖有十江充，奚能爲？內而宮人，外而士大夫，未必不免死萬萬數也。帝之父子夫妻，未必不以天恩終也。然而在朝之臣，惟有驚惴怵惕、閉口奔竄者，何哉？蓋其時當嚴刑峻法之餘，公卿皆廝走下士，救過不暇，而天下之人才，固已盡矣。古之賢君，知其心之不可貪也，而操而存之；知人才之不可棄也，而禮而養之。人吾類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鬼神非吾類也，非其鬼而祭之，不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其所與居者，疑丞師保股肱心腹而已，淫詞邪說何從而入之？然則帝之表章「六經」獨無功歟？曰：務其名不核其實，苟爲不熟，不如莠稗，轉不如文帝之好黃、老，宣帝之好申、韓也。使武帝好聖人之道如好神仙，畏小人如畏巫蠱，則唐、虞、三代，求亦得之矣。嗚呼，惜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漢書評林》卷六四《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眉批：隆按：九人文學之士，皆以建明致高位，而間不得所終，豈有言者不必有德歟！又按：此傳助也，而篇中獨詳淮南《諫伐閩越》一書，其意蓋借此以重賈助云。又「淮南王安上書」段眉批：唐順之曰：此書如走盤之珠，不可捉摸。茅坤曰：淮南書疏佳，然不以入《淮南王傳》而以載於此，蓋以此則紀助諭淮南本末，而彼則特傳淮南叛逆耳。事各以類序，亦記家體，覽者當識之。林希元曰：此書言山川林麓溪谷道路之險阻，物產地氣之凶惡，南越之風土歷歷可見。淮南王未必能文，常集天下賢

士爲賓客，此其代筆也。　又《朱買臣傳》眉批：隆按：此傳摹寫買臣一賤一貴時光景迥別，而買臣一爲報復如此，卒之列爲九卿，無所表見，而惟忿忿于張湯之弗禮，致湯自殺而己亦受誅，其人品可概見云。　盧舜治曰：昔人云張儀之相秦，其妻激之也。予於朱買臣亦云。　隆按：叙買臣「懷印綬」一節，委悉有景。　茅坤曰：以下指次頗類《史記》范睢、蘇秦兩傳。　又《吾丘壽王傳》眉批：隆按：此傳載挾弓矢與周鼎二對，總見高材通明處。然對弓矢務在教化，其説甚正。而謂周鼎爲漢鼎，則近于諛矣。　又「賜壽王璽書」眉批：唐順之曰：璽書絶佳。　洪邁曰：武帝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觀其賜壽王璽書及賜莊助書、與汲黯語，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惜其爲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爲可恨耳。　又「五兵」對眉批：林希元曰：此對道理既勝，而辭又足以發之，宜公孫之詘服也。　又「汾陰得寶鼎」段眉批：陳仁子曰：壽王寶鼎之對與終軍白麟奇木之對異。壽王之對言鼎非周家之鼎，其辭猶婉而諷。終軍之對言物爲賓遠之徵，其辭乃諛以夸。終軍不及壽王遠矣！　又《主父偃傳》眉批：盧舜治曰：「學長短縱橫術」，此主父偃平生梗概，與蘇秦出處相捋。　唐順之曰：通篇只是引用二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説，而後自説處不過數言，亦是文之一體。　又《徐樂傳》眉批：黄震曰：土崩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　眞德秀曰：徐樂之書，謂基本積壞爲土崩，禍難驟興爲瓦解。其説似矣。然聖賢慮治，必察于微，不以基本之固爲可恃也，不以禍難之驟爲可忽也。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顧乃以瓦解之勢爲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游畋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　隆按：「賢主獨觀」數句，此勸勉武帝主意，其詞微而婉。　陳仁子曰：徐樂於聲色之奉、游獵之娛，俳優侏儒之歡，不直止之而勸以王道，幾若陳善而不閉其邪者。

又《嚴安傳》眉批：茅坤曰：書之旨雖多出於賈誼輩所已言者，而以之諷武帝時窮兵情事甚切，故帝不之喜，終騎馬令。　隆按：嚴安一書以「變」字作眼目。一節欲變奢爲儉，二節欲變秦之窮兵以息禍亂，三節欲變郡守之重，作三段看。　陳仁子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主父偃皆隨其末而救之，嚴安則探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末自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斂，則箴帝之利心也；曰緩刑罰，則藥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至於「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又《終軍傳》眉批：黄震曰：終軍，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蒹葭》之詩而告之！　隆按：「辯博能屬文」，一篇柱子。　林希元曰：白麟奇木似非偶然，然謂之麟恐非也。終軍所對，不無附會。胡越內附，亦幸而中耳。然其文若不經思，而尺度音節不失眞，天與之奇才也。使假之以壽，其所就當不止此，惜哉。　隆按：「盛德所隆」一句是綱領，「南越」以下正指盛德之隆處。　茅坤曰：軍之對多道諛，而其文甚佳。　隆按：歷觀篇中「帝善其文」、「善其詰」、「奇其對」與「甚奇」、「甚説」、「大悦」諸句，可謂千古一遇矣，而惜乎其短于年而不究其所用也。　又《王褒傳》眉批：林希元曰：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由以泰也。聖賢論治莫先于此。此頌曲盡其理，格言美句不一而足，宜經生傳誦以爲膾炙。　隆按：此頌西京之變體也，蓋浸淫于六朝矣。　又《賈捐之傳》眉批：陳仁子曰：捐之有狷介之節而不能守。始也短石顯，終也不得用而薦石顯，此其志之數變，特如當時鄭朋者流。若非《諫廢珠厓》一疏，殆爲名教罪人矣，其喪身宜也。　隆按：捐之此議，體製音節綽有乃祖《治安》遺風，而人品大非其倫矣。　林希元曰：文字未純疵，其中却有格言。其言珠厓當罷，以當時事勢觀之，誠爲有見。　唐順之曰：只平平叙事而得失自見。　王維楨曰：捐之議論正大明切，千古不可易。此秦漢以下之深病也。　黄震曰：罷珠厓一議，豈特有益當時，亦可垂詔萬世。惜其交楊興以躁進，自罹石顯之讒鋒也。然君子不以人廢言。　王應麟曰：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議棄珠厓，有乃祖餘風。然于石顯乍佞乍賢，則沒于權利矣。管子云：「少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賈捐之以之。　《漢書讀》卷一〇《王褒傳》：王褒精於辭藻，不在長卿已下。珥筆侍從，歌詠昇平，固其長也。班氏《兩都賦序》稱其與壽王等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以《雅》、《頌》之亞當之，則溢美矣。　《江山人集》卷一《咏史七首》之六：吴有俶儻士，姓朱名買臣。負薪歌道中，四十猶甘貧。妻子不安室，欲去恚且嗔。一朝綰黄綬，駟馬突城闉。胥徒擁道周，揚揚驕故嬪。貧賤不同憂，富貴誰相因。廼知採樵者，不是蓬蒿人。　王家文《古柏齋語書雜識・朱買臣傳》：《漢書・朱買臣傳》叙次最爲舛謬。傳云：拜會稽太守，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説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案：説擊破東越事在元封元年（見《武紀》），而買臣主爵都尉之徵，乃在元狩元年

（見《百官》表），下距元封元年凡十三年。《傳》又云：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深怨。後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此事雖與《張湯傳》合，然湯之死在元鼎二年（《武紀》及《百官》表並同）。若以買臣元封元年擊東越以後方爲主爵都尉，數年失官方爲丞相長史計之，亦下距十餘年。班史他傳雖多牴牾，然未有如是《傳》之尤甚者，殊不可解。

《東方朔傳》《史通》卷一六《外篇・雜說上・諸漢史》：《漢書・東方朔傳》委瑣（一作「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四友齋叢說》卷五：《史記・東方朔傳》不承襲褚先生之語而自立論，其叙董偃事，亦周匝頓挫，宛如畫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設客難》與《非有先生論》二篇，文章亦甚奇偉，如諫罷上林苑與對武帝「朕何如主」諸語，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與《史記》角立。《漢書評林》卷六五《東方朔傳》眉批：茅坤曰：東方曼倩爲漢朝第一流。此傳摹寫其澹宕瑰瑋之氣極工，當爲《漢書》第一文。盧舜治曰：昔人稱朔之于文史，經目而諷于口，過耳而闇于心者，是以年二十餘即能誦四十四萬言，爲一傳大旨。又「諫起上林苑」眉批：林希元曰：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昌大，美麗典則，如黃鐘大呂，可薦郊廟；如黼黻冕弁，可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輩以文章名，或未能過也。茅坤曰：文古而議正。唐順之曰：入事處脫灑，不爲事使。徐中行曰：朔諫止上林苑一書，較相如《諫獵》、《長楊》更宏贍古雅，乃西京諫書第一。又「化民有道對」眉批：陳仁子曰：東方朔化民有道一對，隱然格心之言。雖進身不以正而言則正矣。夫帝於群臣治化之道凡二：問之公孫弘，弘曰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是求其末而甚其侈也。問之東方朔，朔曰燔甲帳卻走馬，是正其本而抑其侈也。弘之不如朔明矣。隆按：「口諧辭給」四字，一傳柱子。又《答客難》眉批：隆按：此篇是寓言，從韓非《說難》變化來，以「談何容易」一句爲主，見君子忠言讜論，惟明王聖主斯能聽之。不然，而免放戮之禍者幾希矣。反覆千餘言，俱不出此意。屠隆曰：東方多端，機穎絕倫。天子俳優，上帝弄臣。濯衣紫海，食桃崑崙。偶踏宮庭，金馬隱淪。戲恐侏儒，數折舍人。公卿爾汝，萬乘常嗔。跡類挑撻，心棲道眞。悠悠當世，孰知其神。何良俊曰：范蠡載西施以去越，東方朔以千金買少婦輒易去，相如使文君當壚，身着犢鼻滌器於市中，三人皆慢世也。王子敬云：不如長卿慢世，豈知范蠡、東方朔尤慢世之雄者乎。又「贊」眉批：茅坤曰：《漢書》贊此篇第一。方孝孺曰：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詼諧之談，遂爲君子所薄，惜哉。何喬新曰：班掾作《漢書》，范曄稱其不激詭。如東方朔詼諧之詭談，則鄙爲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黃震曰：朔固滑稽之雄也，然未嘗有一語導人主於非。至其却董偃、諫起上林、對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讜論，如矢斯直。一時文墨議論之士，孰有髣髴其萬一者乎！《徐氏海隅集》卷二四《雜著・漢語苑》：班固論朔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以爲滑稽之雄。然余觀其諫武帝治上林苑，有「殷作九華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語，其諫帝爲竇太后內賣珠兒董偃事，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語，皆觸犯忌諱，指摘隱微。漢廷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徐樂、嚴安之徒，不能及也。史臣徒以其口諧倡辨少之，雖其逢占射覆，事近浮淺，而談言微中，亦足多乎！《得樹樓雜鈔》卷一四：東方朔在漢武朝，玩世肆意，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詭而不失其正者也。《漢書》於本傳不承襲褚先生語，特載其《諫上林苑》一疏、《化民有道》一對，及請誅董偃事，叙次曲折詳盡，而末附以《客難》、《非有先生論》二篇，亦似以武帝未盡其用，爲方朔惜者。顧於贊語稱爲滑稽之雄，得毋以好作詼諧，爲士論所薄乎？茅鹿門有云：東方朔曼倩爲漢朝第一流，此傳摹寫其澹宕瑰瑋之氣，當爲《漢書》第一文。《漢書讀》卷一〇《東方朔傳》：「上搒郭舍人，舍人呼譽。」鄧展曰：音瓜瓝之瓝，平聲，故朔逐韻嘲之曰「口無毛」。師古：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則當讀仄聲矣。又「武帝欲除上林苑，提舉四封，盩厔以東，宜春以西」，當注宜春觀在長安城西鄠縣，始與上「東游宜春（宮名）」有別。又「一日之樂，不足危無隄之輿」，「無隄」注訓不訾。劉敞辨之曰：「不足」當作「亦足」，蓋以深溝大渠，向無隄限，騎馳傾覆，是大危事。又：古人稱妹曰弟。隆慮公主，武帝妹也，《朔傳》有曰：

「吾弟老有是子。」又：「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又：「敝膝」當是「蔽膝」。

又：宣室爲文帝虛席待賢之地，今爲竇太主置酒引納董偃，縱恣極矣。丞相御史不聞一言，而朔以執戟郎官犯顏直諫，遂爾改引。當日大臣視武帝爲何如主，朔視當日大臣爲何如人。憤懣塡胸，發以嘲謔，激弄不得，第以口諧辭語目之。方孝孺惜其好爲詼諧，朔豈得已哉！　羅汝懷《讀東方朔傳》（《國朝文匯・丙集》卷一四）：嘗讀《東方朔傳》，而病其猥瑣。茲閱全氏《鮚埼亭集》，而喜其所見略同。其言曰：《史》、《漢》皆喜於文字見奇詭，而不論史法。《漢書》較《史記》略減，然如司馬相如、東方朔傳，仍所不免。以史法論，朔之逆吾邱，麾董偃，戒侈奢，其生平大節，三者已足，何得滑稽之娓娓乎！　其實文字亦不尙此穢語。學者觀此言，可以知史法，知文體矣。昔沈椒園爲查聲山求誌銘於方望溪，望溪曰：愚爲文不能多述狀中語，唯聲山官禁近，無嫉忌心，表此而已。故望溪文以雅潔爲宗。《書》曰：「詞尙體要。」如方氏、全氏之說，庶幾知體要者乎！　然而全氏所論《東方傳》，則又有說。《史記》褚先生補《東方傳》，附《滑稽傳》後。其文卻較《漢書》渾括，然卽如《漢書》瑣叙亦不妨，以其原以滑稽標目也。《漢書》雖未以滑稽標目，而此傳實以滑稽爲主，故贊曰：其滑稽之雄乎。其前半篇瑣屑補叙，看似扯淡無味，乃正欲顯後來之作用耳。以無用形出有用，以無味逼出有味，文家抑揚反覆之法如此，是則非僅於文字見奇詭矣。又贊云：朔之恢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僮兒牧豎，莫不炫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坿箸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注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爲俗人多以奇異妄坿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然則其瑣叙蓋有意焉，而未可厚非矣。大約唐以前文以徵實爲主，樸茂典贍，其弊也或失之蕪雜。唐以後文法愈密，意愈巧，詞愈工，其弊也廓落枯寂而眞意漓。學者當參觀而愼持其一偏也。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　《淮南集》卷二〇《諸史辨惑》：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其爲丞相時詔許乘車入宮，因號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遠，轉而爲姓，又非上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當著其本姓，而遂從車字，何邪？　《漢書評林》卷六六《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眉批：隆按：此傳以代爲丞相，聯絡公孫、劉、田、王、楊、蔡七人，又以代爲御史大夫，聯絡陳、鄭二人，酷類太史公《張丞相傳》體。　又《公孫賀傳》眉批：黃震曰：賀以戚畹，父子並位公卿。無德而祿，其禍固宜。若其悲泣不受宰相印綬，則漢事從可知矣。　隆按：夫人，皇后姊，一傳之根。公孫父子以此而興，亦以此而滅云。　又《劉屈氂傳》眉批：隆按：此傳備叙故丞相賀詔辭，見氂始所以進之故。既入氂事，只叙太子反一節，又勘亂之功俱歸莽，通輩而氂略不之及，氂之碌碌無爲見矣。及其與廣利辭決，却以親故謀立昌邑，小人用罔，氂之謂也。自取滅門之禍，宜哉。　又按：詔但著賀之惡，不揚氂之賢，而班掾引入氂傳，則其不滿之意，已露于篇端矣。　又《楊敞傳》眉批：隆按：敞以司馬起家至封侯，而所可見者僅廢立一節，又夫人贊助之力，敞之碌碌可見。班史不虛美哉。　又《楊敞傳附楊惲傳》眉批：隆按：附立惲傳，叙事有姿態，筆勢縱橫，酷似太史公文。　又按：「與戴長樂相失」自是綱，「長樂者」以下是目。　又按：「高昌侯」以下是長樂告惲之書，凡六節，並晻昧語，文法極頓挫。　又按：惲報會宗書慷慨激烈，規模布置宛然外祖《答任安書》風致。　又《鄭弘傳》眉批：隆按：傳弘而插入昌，似合非合，短簡中自有法度。　又「贊」眉批：隆按：贊以鹽鐵議發論，自車千秋傳中接來。彼開其端，此竟其說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班固・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陳萬年鄭弘等傳贊》：鋪叙處如閒雲卷舒，自成變態。

《楊胡朱梅雲傳》　《隋書・經籍志二》：漢初，始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俶儻之士，皆有記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儁，其餘皆略而不記。　《漢書評林》卷六七《楊胡朱梅雲傳》眉批：隆按：五人同傳，大都於楊、胡、朱、雲取其危行，於梅福取其危言。然而言行皆不得其中，故「贊」以「狂狷」二字概之云。　又《楊王孫傳》眉批：何良俊曰：班固傳楊王孫事雖無大關係，然能達大道之本，不可使後世不知此等議論。茅坤曰：傳楊王孫獨以贏葬一事爲案，其說本莊周來，亦所謂曠世寥廓之見，而班掾之文亦稱。　又《胡建傳》眉批：何良俊曰：《胡建傳》其事亦甚俊偉，不知《史記》何故不爲之立傳。傳中言孝武天漢中爲軍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後事也。　茅坤曰：胡建特附申、韓之學，與楊王孫相反者，大略本郅都輩。　又《朱雲傳》眉批：凌約言曰：朱雲折檻一事，可以上尊朝

廷，下庸臣僚，近表一時，遠風百世者，孟堅當別實之。又《梅福傳》眉批：茅坤曰：梅福澹宕倜儻之士，然其書似無根抵定見。又「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段眉批：林希元曰：此書只把高祖、武帝事來議論，近而不遠，切而不浮，忠而不激，可謂善立言矣。故雖觸時諱而不賈禍。西漢之末有士如梅生，公卿有靦面目矣。隆按：此書本論王氏，却先反覆泛論高祖、武帝聽言之效，而後漸入本意。蓋當時王氏方盛，故其言之委曲如此。

唐順之曰：恣意說去，不事繩削，頗有奇氣而少醇雅。又「贊」眉批：劉知幾曰：史之有論也，蓋欲省文可知。如班固贊曰「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何喬新曰：班掾作《漢書》，范曄稱其不抑抗。如梅福之去官，抗節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爲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也。《徐氏海隅集》卷二四《雜著・漢語苑》：楊王孫病且死，囑其子以裸葬，其說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裹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欲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廼得歸土，就其眞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其言甚達。然以爲費財厚葬者之戒則可，若以爲其尸塊然，則幣帛棺槨不知也，卽裸，亦不知也。冥冥焉而已矣，漠漠焉而已矣，游魂之變任其所之，入土後事何必斷斷然以令其子？若欲使歸者得生，化者得變，則螻蟻之親，何謂反眞？惜祁侯不能難，而乃引聖人之制禮以破其矯枉之情，宜其聞之瞶瞶也。《焦氏筆乘》卷二《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查繼佐《梅福論》（《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六）：夫賢人君子，非眞有奇術，能預知國家易姓革命之事。獨其持理旣正，觀時獨精，中無所阿循。不謀利祿，無求高名，非有庇故舊感恩誼之迹，與夫夸智識快誅鋤之隱，則當時固瞭然知王氏之必篡漢也。乃其在平陽侯之時，爲幾最微。而王章見之獨早，以身伏鑕。然如谷永輩具知數術矣，而引天變以警後宮，獨不曰咎由諸王，於是依阿爲容，旣莫論矣。其賢者亦禁語塞聲，恐爲章續。杜欽非不肖，尙爲鳳圖維。而梅福以南昌尉再三上書，顯然指斥，則其切直過王仲卿矣。何則？仲卿初或幸無罪，如福者，知必無幸者也。所云「方今布衣見間而起，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又曰「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猶其微詞也。乃至大言「王章資質忠直，非有反畔之辜，而戮及妻子，天下以言爲戒。外戚之權日以益隆，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誠所謂瞭然知王氏之篡漢也。及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變姓名爲吳市門卒。在當時顯攻王氏而不被禍二人，劉向與福而已。龔邴辭職，逢萌挂冠，均有足尙者哉。若其尊孔子爲殷後，匡衡已發元帝時，謂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時以爲不經。福乃復上此議，有云：「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子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則宜不以殷故得封，以聖故得封。以殷後封，封子氏也，以聖後封，封孔氏也。國初祀孔子以太牢，則豈不能令其子孫苟有土乎！」故衡、福之言，卽末爲崇儒定論，元和中，遂封孔子爲世殷紹嘉公，猶以二人之議哉！《西漢節義傳論》卷上《朱雲傳論》：王氏在孝成之世，五將秉政，官滿朝廷，內倚母后爲宗主，執命據權至堅至固。然有可乘之會二：王鳳力陷丞相，王商逼遣定陶王之國，上積不能平，因京兆尹王章上封事遂感悟，召見章延問，數辟左右，此一時也。上懼災異數見，適吏民上書言由王氏專政所致，遂車駕至張禹第，親問以天變，取吏民所言示禹，此一時也。乃王章以直言無諱竟至殺其身，而禹則力護王氏大誤國家。夫當時人主已中猶豫之毒，深入臟腑，卽使禹亦如京兆直言，然人主能斷與否政未可知。但禹身爲帝師，每坐議國家大政，上所愛信與京兆疎遠不同，使能言之痛切，冀感萬分，高廟神靈實昭鑒之。今禹衰年念子孫，見義之壯老而銷耎，遂至大負國恩，忽忘雅素。余每讀史至此，輒爲憤極，此非尋常奏彈足以討其罪。平陵朱雲爲國小臣，爲侃侃之介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抗手而請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雖言必不行，而朝野憤懣爲之一舒。卽禹行屍懼懼尙延數年之息，吾知一聞雲言，早已失魄於歐刀，絕氣於司命矣。且禹指一時忠直，爲新學小生，亂道誤人，而詭引《春秋》、《論語》，借經術斷之以曲全王氏。禹平生服儒衣冠，傳夫子語，豈不知廉恥何物，此眞聖門畔人，而「六經」之蟊賊也。自張禹、孔光一輩旣以經學媚人，而王莽亦誦六藝以惑世，雖有面顏不如肺腑，投諸豺虎實憎其臭。班氏以爲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刺猶未盡。余特因《朱

雲傳》大聲以討之，亦助伸直臣之氣耳。《史弋》卷上《朱雲》：張禹，天子師也，朱雲請上方劍斬之，何其壯也！觀成帝輯檻以旌直臣，亦知雲爲直臣，而不知禹爲佞臣，何哉！及後雲知王氏之必取漢，而力不能爲，病不呼醫，亦猶梅福去吳門意乎？噫！朱雲一槐里令耳，憤志敢言，幾爲所誅，彼在廷諸臣，求其直言如雲者，有幾哉！

《霍光金日磾傳》《蘇文忠公全集》卷四《霍光論》：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此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術數，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示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捐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節氣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後山先生集》卷一六《霍光論》：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鄰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爲妻乎？則除惡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金與上官，以幸相子守闕，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爲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隱妻，爲不如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李耆卿《文章精義》：班孟堅叙霍光廢昌邑王，讀至一半，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再讀，畢奏。此段最妙，載一時君臣堪畫。《漢書評林》卷六八《霍光金日磾傳》眉批：隆按：兩人輔少主，皆能稱上所委，故同傳。又《霍光傳》眉批：茅坤曰：荆川云此傳頭緒最多，予謂此傳止本光之起家微，以小心被寵任之，故其秉政三十餘年，所及點綴者，止詔增符璽郎秩與沮丁外人求封二事耳。中間廢昌邑、立宣帝處，此其功案，而擅龍太過，卒召大禍。光之功過不相掩處，傳中一一指次如畫，豈得稱頭緒多耶？當是《漢書》第一傳。徐中行曰：孟堅憲章子長，殫精悉慮以擬議之。蓋已得其聲貌與其步驟。如《霍光傳》雜而不亂，事詳詞整，叙事最優。茅坤曰：光以去病任爲郎，傳中特叙其小心謹愼耳，不聞其他有材指處，而武帝獨察其可屬社稷，此是千古隻眼。隆按：先曰「長公主以是怨光」，曰桀、安「由是與光爭權」，曰燕王旦「常懷怨望」，曰桑弘羊「亦怨恨光」，而後總粘出「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上書言光」等句，縝密有頭緒。何良俊曰：《光傳》廢昌邑王一事叙得舒徐詳委，亦得太史公法。隆按：先次「行淫亂」句爲綱，其目詳具奏中。徐中行曰：讀未半，陡入「太后曰止」二句，此正效《左傳》魏絳論和戎，陡入「公曰后羿何如」句文法。茅坤曰：叙霍氏放恣甚錯綜。顧起元《臯言》：霍光於昌邑

未可廢也。王吉諫游獵而加禮，龔遂捽大奴屬衛士長行法而不禁，天資質朴，猶可爲也。在位二十七日而廢。觀其言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其所以望於輔臣者切矣。斯言也，千古之痛也！不學無術，乏輔弼之良，而視如玩物，去取在掌握間。後世董卓、桓溫之徒，以及南北朝、五代間紛紛效之，光實作俑。赤族之禍萌於驂乘，宜哉！《青箱堂文集》卷一〇《沈亞斗史論評語》：子孟之失不在無術，在用術。如署淳于衍勿論，是不忍舉發妻顯邪謀而用術也。至若聽顯內女入宮，則爲術用矣。《虎溪漁叟集》卷一一《霍光》：武帝以輔遺之命委霍光，而以金日磾爲副。方日磾之子兒戲殿內，即殺之以防其患，此固先見之明也。光不知妻邪謀則不明。既已知之，此何等事也！倘立發其奸，以大義滅親，如石碏之于子厚者，則當戮霍顯，淳于衍而尸諸朝可也。舉家復繫于司敗如王導之于兄敦者，主雖震怒不測，而漢廷臣之執法尚有勛，故可議，未至蒙誅，如後日之慘。不則借端以潛圖顯、衍，而罷山、雲之柄，以徐聽後日之事發，其跡猶可以自白，而禍亦可以少殺。顧乃不能，徒徬徨中夜，難于自決，則是與聞乎弒，而身入于窖矣。趙盾之獄奚辭！世徒以不學譏之，彼日磾豈知學者哉！而況其阻廣漢之封，則其後日之端固實有以啟之歟？《望溪先生文集》卷二《書漢書霍光傳後》：《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爲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于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愼」；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爲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迹，并昏微而不著也。是《傳》于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于任宣發之，而證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子長若退之爲之，必有以異此也夫！《文章鼻祖》卷五《霍光金日磾傳》：霍光金日磾，俱起家宿衛，受遺輔政結主知同；而當國久遠，兩朝定策之功不同。霍光功大而過亦易集，日磾無過而用亦未究。霍光家法本疎，而其子姓又繼之以驕橫，此其所以敗也。日磾家教本嚴，而其子孫又加之以愼忿，此其所以興也。觀兩家盛衰得失之故，可以爲勳臣世戚之龜鑑矣。又：「忠愼」二字，是兩傳大關目。《霍光傳》曰「小心謹愼」，昭帝曰「大將軍忠臣」，宣帝曰「宿衛忠正」，他如「沉靜詳審」、「資制端正」、贊曰「確然秉志」、「諠形於主」、「臨大節而不可奪」，皆忠愼之發抒也。《日磾傳》曰「篤愼」，曰「由是著忠孝節」，又曰「世名忠孝」、「家世忠孝」，贊曰「篤敬寤主」、「忠孝自著」，皆忠愼之底蘊也。又：「不學無術」四字，是光一生定案，亦光傳一篇主腦。篇中叙光功德隆盛之處，皆光不學無術之處。光初以討莽何羅功封博陸侯，然親擒何羅者，日磾首功也。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而光轉藉日磾之功以受封。光拒桀、安等爲外人求官，而樂成小家子得幸封侯。光不許弘羊子得官，日磾子建封侯，而山、雲、禹及諸婿都給事侍中。日磾見其子弄兒戲殿上，遂殺弄兒，光知其妻許顯毒殺許后，隱忍不能發舉。日磾不肯內女後宮，而光以妻顯愛少女成君，遂內爲宣帝后。此皆不學無術之大者。金日磾並非學術中人，而其行事却件件是霍光對症之藥，故牽合兩人作傳，篇中描寫日磾處，皆所以針砭霍光處，此合傳之本意也。又：《霍光傳》前半篇敘光擁昭立宣之功，而亦著其秉權之太盛。後半篇叙光諸子僭逆之罪，而亦著宣帝忌刻之深心。前半云：昭帝八歲，政事壹決於光。昭帝既冠，遂委任光。宣帝即位，光歸政，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而又結之曰「先後秉政二十年」，所以深著其秉權之盛也。後半云：宣帝自在民間聞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及許后事泄，乃徙光諸婿，罷禹屯兵，又免雲、山宿衛，至捕顯、禹等棄市而後已焉，所以深著其忌刻之心也。篇末乃舉驂乘事結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則霍氏秉權之盛，宣帝忌刻之深，兩意並見。此是光傳中血脈線索處，讀者所當著意也。又：廢昌邑王奏，文既太長，事又極繁瑣，一順下去，恐嫌冗散。妙於中間忽斷一筆，云「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復讀」云云，正如中流一柱，波瀾洄沿，變幻百出，先後文勢更覺聳動，而當日情景事實亦摹寫入情。此是連者斷之之法，乃孟堅特創，前此未有也。又：宣帝自光薨後，即封許廣漢爲平恩侯，又令魏相給事中，

令金安上竟出入省中，又易親信許史子弟將屯兵，所以自樹其腹心羽翼也。徙光諸婿官，出爲太守，又徙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又令人得上封事，不關尚書。又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所以翦霍氏之腹心翼羽也。宣帝處置霍氏有操縱，有步驟，一步緊一步，深心大力，歷歷如繪。又：云「顯等始知憂」，云「霍氏甚惡之」，云「顯與山、雲等數相對啼泣」，云「山、雲等甚恐」，寫霍氏慌忙情事日甚一日。云「於是始有邪謀矣」，云「不如先也」，云「安所相避」，寫霍氏謀逆情狀，亦日甚一日。讀者須看其線索，詳其步驟，零星雜亂事，都是一筆穿成。又：文字之妙，無過傳神寫生。篇中寫霍光之忠忱，日碑之縝密，武帝之雄達，昭帝之英明，宣帝之深沉，昌邑之頑劣，桀、安、宏羊等之陰賊，顯、禹、山、雲之驕縱，及將敗而怨望之情，貿亂之象，一人有一人之面目，一事有一事之情狀，眞如化工肖形，鑄鼎象物。想其搆思運筆，直欲突過龍門，蔚宗以下，不足供其鞭箠也。又：自來論者，都推尊蘇李合傳。然《李廣傳》是太史公筆，《李陵傳》慷慨淋漓，興會標舉，自是絕調，猶未若此之規模宏達，部伍整肅，典則深厚，光怪陸離，無所不有，乃爲《漢書》中第一篇文字也。又或咨賞《東方朔傳》，以爲如天花變現，不可方物，不知此是游戲之筆，與此相去懸絕矣。郭兆麒《梅崖詩話》：《漢書》「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絕似樂府歌行語。姜南《半村野人閒談・霍氏衰》：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武帝時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吁！光既知子之不材，而不能避遠權勢，以爲保身全家之計，反因妻邪謀，以怙寵榮，其覆族也宜哉！

《趙充國辛慶忌傳》《拙齋文集》卷一《記聞上》：畢仲游嘗有書與鄆相，請爲文簡公墓碑，有云：文人之文如繪形，史家之文如繪神。繪形甚易，而繪神甚難。某嘗讀班孟堅所作《趙充國傳》，如與充國語。《漢書評林》卷六九《趙充國辛慶忌傳》眉批：隆按，兩人皆通於兵事，而以威信服夷狄，故合傳。又《趙充國傳》眉批：隆按：「爲人沈勇」數句，概充國生平大綱，而「通知四夷事」一句，則其成功根本也。又《辛慶忌傳》眉批：陳仁子曰：何武薦慶忌，曰「宜在爪牙，以備不虞」，蓋不盡知慶忌者。觀班固傳言匈奴西域敬其威信，是其大節不在此。當其上書救劉輔，叩頭救朱雲，此二事表表絕人。班固獨不載本傳，何也？慶忌在漢將中有汲黯社稷之力量，何武不知於當時，班固不知於後世，吾固揭而出之。又「贊」眉批：隆按：此贊總只形容「山西出將」一句意，而末則歸於風聲氣俗使然云。陳遷鶴《趙充國論》《國朝文匯・甲前集》卷三四）：吾讀《趙充國傳》而有感也。金城之功，曰充國爲之，而非充國爲之，曰魏相焉。亦非魏相爲之，曰宣帝焉。從來有任事之人，有議事之人。任者身在局中，議者身在局外。局外之人，似不可參局中之事。顧人有恒言：旁觀者明，當局者暗。國有大事，令朝臣出其意見，共爲規畫，亦集思廣益之道也。然條悉其利害之大端，張弛聽之其人則可矣，至于山川之險易，地勢之廣狹，會戰之時日，與功成之早暮，變化生於頃刻，議者欲一一皆如其意，果能乎哉？吾未之見也。如宣帝之於趙充國，可爲馭將者法矣。方其自請爲將，宣帝問當用幾人，充國願至金城，上方略。及至金城，按兵遲戰，欲屯田侍其敝。璽書催之，竟持前議。宣帝報曰「如將軍計，兵何時得決，熟計復奏」。趙充國上便宜十二事，宣帝復賜報曰「罷兵，則寇攻擾田者，殺略人民，何以止之，熟計復奏」。充國議上，魏相主之，宣帝是之，雖有異議，不爲之動，卒成降羌之功。夫充國，任事之臣也，使充國任之，即使充國議之，議而未合，又使充國更議之。議事之人，即任事之人，則言必度其可行，而不敢爲大言以欺君。任事之人，即議事之人，則行必稽其所敝，自有良謨以善後。率是道也，何戰不克，何賊不殄，豈但奏一時之績已哉！後世用人者不然。議者一人，任者一人。於是議者不知任者之難，而恒高其說，任者欲奉議者之意，而不合於機。甚至任者一人，議者十數人，中間賢奸雜出，好惡各憑其心，所好之人，雖淺謀必附會以就之；所惡之人，雖嘉猷必多方以撓之。不量敵之強弱，而責以小出則小勝，大出則大勝。不問時勢之難易，左次則罪以逗留，堅守則坐以怯懦。任事之人，左顧右盼，欲戰欲守，或進或退，皆不能自主。至有元戎之十乘未行，而言官之白簡紛上，帷幄之指揮方定，而繡衣之譙督已至，以卒予敵，以將予敵，皆議者驅之也。唐、宋、明之敗，並有此患，而宋爲甚，明更甚。論宋事者曰「議論多而成功少」，論明事者曰「明之天下，不亡於盜賊，而亡於門戶；不亡於封疆，而亡於臺諫」。其弊由於不議以任事之人，而議以不任事之人，衆論紛紛，如絲之亂而不可整也。反覆古今，以漢宣之馭趙充國，爲得任將

之法云。

《傅常鄭甘陳段傳》《漢書評林》卷七〇《傅常鄭甘陳段傳》眉批：隆按：六人皆習外國事，有功蹟於西域，故一傳，總以功字爲眼目。又《傅介子傳》眉批：唐順之曰：傅介子特一刺客耳，不如甘、陳遠甚。徐中行曰：先叙兩國服罪于使者，書法之提掇處。又《常惠傳》眉批：茅坤曰：常惠別從藴武係虜事，何以遺而不載？盧舜治曰：常惠攻龜茲，斬姑翼，禽縱有法，皆自拘留十餘年得來。又《鄭吉傳》眉批：盧舜治曰：鄭吉破車師，降日逐，乃從「習外國事」來。又《甘延壽傳》眉批：隆按：甘延壽、陳湯同事西域，班掾作兩人傳，血脈通貫，一如太史公張陳等傳例。王維楨曰：誅斬郅支單于事，略于延壽傳而詳於湯傳，蓋班史歸功於湯之微意云。

隆按：此傳精神在謀擊郅支一節，類太史公叙垓下之戰，而詳載論功諸疏，結構有法，當是孟堅當意之文。隆按：插入「先是宣帝」至「驕嫚如此」一段，歷叙郅支之罪，爲湯與延壽謀擊郅支起案。又《段會宗傳》眉批：隆按：「西域敬其威信」句，此一傳根本。又按：插入谷永書詞，委宛有味。暗伏後會宗病死烏孫案。《焦氏筆乘》卷二《橐佗》：《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圖》，槀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宋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槀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斷檜首懸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耳。《得樹樓雜鈔》卷一四：鄭吉、甘延壽事略於《本傳》，而詳在《陳湯傳》中，三人同立功於西域者也。與《史記》田、竇、灌夫三人合傳事不同，而篇法同。可悟史家詳略之法。劉彬《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論》（《滇南文略》卷四六）：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四人，其事大略相同，然功罪各異，而優劣亦可見矣。介子奉使，本有令責樓蘭之詔，使介子當樓蘭初謝時，即執其王，數其罪斬之，既足以振國威，又無詭誘之醜，於中國無損也。雖有擅殺之罪，其功自不可掩。乃彼已謝服釋歸，則於法不當殺，而復以利誘殺之。司馬君實以爲賊盜之舉，信哉！設誘而不來，或刺而不中，遺大漢之恥，結樓蘭之怨，示諸國以不信。霍光無學，固不慮此。幸而介子所事獲濟，亦祇曰僅不辱命耳，何功之有？後人輒目以爲奇功，是將指行險徼倖以貪功者爲奇哉，義陽之封何其隆也！【略】若陳湯則有可原者。是時也，甘延壽爲西域都護，湯爲副都尉，郅支殺漢使谷吉，既又遣使三輩，郅支皆困辱，不奉詔，其罪在莎車上，此而不討，而誰之討？討之者，非延壽與湯之責與？湯初謀之延壽，懼朝議不從，湯遂乘延壽病，矯制發諸國兵，並屯田吏士，乘城而入，斬郅支首，送之京師。內壯國威，外慴諸國之膽，而不煩一卒，不費斗糧。如劉向所云，其功視貳師奚啻百之耶？夫湯與延壽同爲邊將，請焉而後動，理之正也。然請則不從，湯固料之，坐失事機，良深可惜。《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而況湯身爲邊將，任闖外之責者乎？是則湯之矯，矯之可原者也。

《雋疏于薛平彭傳》《漢書評林》卷七一《雋疏于薛平彭傳》眉批：隆按：六人同傳，以皆明哲保身云。又《雋不疑傳》眉批：茅坤曰：雋不疑多大略，班掾叙次亦多風神有畫意，《漢書》列傳爲最。隆按：「治春秋」一句是此傳根子。又按：傳內次衣冠劍佩以見直指，是進必以禮處。不取大將軍女，以病免，是退必以禮處。又《疏廣傳》眉批：茅坤曰：二疏多澹宕，而班掾指次略相當。王楙曰：蕭望之爲元帝傅，與石顯爲仇，貪位不去，卒爲顯所陷。疏廣亦爲元帝傅，與許伯爲惡，飄然引去，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帝仁柔不斷，廣蓋熟察其爲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廣之去爲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東坡謂二疏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第弗深考耳。隆按：以建功立業言，則二疏未可去，爲報君也。如以明哲保身言，則二疏爲可去，爲遠害也。今觀其言曰「懼有後悔」，則其意可知。王氏之論是已。隆按：「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此傳中關鍵。又《于定國傳》眉批：隆按：「東海孝婦」一段，詳決獄平之實，爲後自言「治獄多陰德」伏案。又《薛廣德傳》眉批：茅坤曰：廣德無他異，材指所可表見者，特諫獵與乘輿兩事耳。而班掾以其官御史大夫僅十月，歸免而郡縣，其安車傳子孫，頗與二疏相似，故勒傳而附之。隆按：「直言諫爭」句是此傳綱領。又按：雋疏于薛皆以名節高人，傳文古調有幽致，讀之如高山流水之音。又《平當傳》眉批：劉子翬曰：班固謂平當逡巡有恥，又謂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若審阿諛，烏得謂之有恥乎？當爲相纔數月，觀其不受侯而退，過于公、孫洪、稚圭之流矣。隆按：當不肯受侯印數語，爲誇毗子所難。及較之二疏，不以賜金累子孫同科，附傳之意以此。又按：「上書乞骸骨」、「賜養牛」、「上尊酒」，此傳中

關鍵語。《古文雅正》卷三《前漢書・疏廣傳》評：二疏所以教太子者，未知果能迪以仁孝誠敬之本，用賢納諫之要，使即聖賢之言，切己而體驗之乎？抑徒是章句之末耶？然其知止足之分，加人一等。歸家不買田宅，又可爲俗下薦紳仕宦而歸，便止求田問舍，全無潔己型家之念者下一針砭。《戲瑕》卷二《東海于公》：東海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嘗抱孝婦具獄哭於府上。自謂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故欲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是于定國之父也。近見後人文字，直指定國爲高門之于公，以其亦嘗爲廷尉，民歌不冤，故誤用之耳，所宜考究。

《王貢兩龔鮑傳》《漢書評林》卷七二《王貢兩龔鮑傳》眉批：隆按：此傳本叙王貢兩龔之屬，却先歷舉古之自潔之士總提於前，又歷舉當時清名之士總結於後，以爲王吉輩發端云。茅坤曰：《史記》缺此一編，班掾稍及錄之，然尚未詳，以世主褒寵科條不著也。又《王吉傳》眉批：黄震曰：王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上宣帝一疏，可謂通達世務。不合即歸，不爲祿仕，漢儒學識正大，出處無愧，董生而下，子陽一人而已。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爲知吉。四皓鄭嚴誠逸矣，王陽逸乎哉？隆按：傳王吉而因及子駿、孫崇，末復總叙其大概以爲結構，此首尾照應法。又《貢禹傳》眉批：唐順之曰：此文質而不俚。袁襄曰：貢禹上元帝數千言，皆是崇節儉之風，不可謂非君道之宜。但讒佞專權乃當時大病，禹獨置之不言，豈德石顯之汲引歟！君子重始進，良有以也。茅坤曰：以下書疏數上，並非全文，班掾特摭其詞旨而約言之耳。隆按：傳稱禹在位數言得失，及考《劉向傳》，恭、顯白逮更生，禹因劾更生與望之輩，坐免爲庶人。則禹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正在望之死後。則班史不滿之意，已見于他傳云。又《兩龔傳》眉批：隆按：兩龔傳分合聯絡，頗得太史公法。王維楨曰：班史以勝與吉、禹同傳，正爲勝之能祖述吉、禹也。隆按：傳勝波及于漢，因漢波及兄子曼容，此主賓文法。《達觀樓集》卷九《貢禹》：貢禹爲河南令，爲府官所責，當免冠謝。禹曰：冠一免，何可復冠，遂去官。夫輕爲令，重免冠，豈不浩然正氣哉！後爲諫大夫，又爲御史大夫，帝數虚己問以政事，何獨坐視恭、顯、許、史專恣，隱忍不言！豈年深志衰，患得患失，百鍊化爲繞指乎？薛廣德諫御樓船，欲以血污車輪，而於宦戚無所劾，谷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上身與後宮，不敢呵及王氏，反諛之，則俱貢禹意也。嗚呼！漢之儒者貢、薛、韋、匡，經明行潔，俱負時名，固曾不如槐里令、南昌尉，人亦何重儒者哉！《檇菴存藁》卷一：嘗以明自煎，嘆息龔生夭。惜膏將黯明，泐昧徒自保。卻聘甘一死，殉義豈草草。膏盡明不息，流光燭天表。班生固史才，特識恨已少。同時抗節士，踈略費追討。合傳附貢禹，義例更難曉。區區因授經，無乃見其小。末載老父語，晦迹嫌不早。孔光正耆壽，相較誰醜好。《西漢節義傳論》卷上《龔勝傳論》：西漢末年，多清節之士。楚國龔勝少著名節，前與龔舍並稱，後與邴漢同潔，一時品目，已兆東漢之風。及勝既歸鄉里，而王莽數加存問，隆爲師友，迎以安車，豫賜祿直爲治行。使者到門，候久，五日一起居，雖前世三聘後車禮皆不及。而勝「內斷於心，從容盡命，垂閉口時」數語，大爲二百年漢臣生色，使史冊增輝。勝死時年七十九，而其配義之氣，塞於古今，非與所受天年所可較其壽夭者也。乃班固載勝之喪，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余每讀而非之。彼老父何人，豈足知龔光祿哉！夫草之蘞者可以享天地，格神明，而膏之光能與日月繼照，其爲世所重若此。世閒惟枯石不然，朽木無臭，聽其自老深山之中。彼老父輩死生漠然，政與木石何異！若吾龔生，顯顯大義，此固聖人之徒而非其徒也。班固於《傳》首溯自伯夷以來，最爲得之，而末更不倫。余故爲折衷於夫子，亦以著君臣之義焉！

《韋賢傳》《漢書評林》卷七三《韋賢傳》眉批：隆按：韋氏以《詩》傳家，故傳中獨詳《詩》云。茅坤曰：《韋賢傳》僅係二詩，亦自爲一體。又《玄成傳》眉批：茅坤曰：玄成相業無他材略，特其讓兄嗣爵一節爲一生根基處。已而請罷郡國廟，斯一疏爲相業中首善，而班掾詳載之，並附同時及成帝、平帝時諸賢之疏，係之篇末。愚竊以爲當別著祀典，而班掾《漢書》原無此條，故並見於此，亦自爲一傳體云。隆按：諸賢請罷郡國廟疏宜入《郊祀志》中，而班掾附見於此，則以玄成爲丞相首建議之故。又按：傳稱玄成爲相，「守正持重」，而不著其有過。及考《劉向傳》，恭、顯白更生繫獄，玄成劾更生誣罔不道。又《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玄成皆不欲行。然則玄成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不載本傳而附見別傳中，其老泉所謂「其懲惡也直而寬」者歟！又「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至篇末

眉批：隆按：此後當作三大段看。自此至「玄成薨」爲一段，議毀廟；自「匡衡爲丞相」至「遂廢云」爲一段，議毀廟復修；自「元帝崩」至末爲一段，復議毀廟，惟高祖、太宗、世宗三廟歷數世而後議定云。又「贊」眉批：隆按：此贊止論變制，一節主意，在「因時施宜」一句上。《漢書讀》卷一一《韋賢傳》：邵經邦稱，以經術居相位，漢世自公孫弘而後惟韋氏父子。然韋賢終身謙謹，不失經生本色，玄成則從事文采矣。公孫雖號通儒，全以權譎駕世，相去益遠。又《玄成傳》：父子相業，世稱韋氏。漢史於玄成傳無貶詞也。第傳末有云：守正持重，不及父賢。案《劉向傳》：玄成劾更生誣罔不道。又案《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玄成不欲行。其依附恭、顯，爲不正不重之實證。《本傳》略而不言，亦惡惡從短之意。《榕村語錄》卷二一：《韋玄成傳》中諸奏宜與《郊祀志》相聯綴，以備一代之議，以應古者郊廟之本，文不當於《韋傳》見之。蓋作者文重思繁，未及釐正耳。

《魏相丙吉傳》　《漢書評林》卷七四《魏相丙吉傳》眉批：王世貞曰：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若不能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薰蕕也。隆按：宰相職在贊化調元。魏相明《易》學，始終以奉順陰陽爲首事。丙吉知大體，亦以陰陽不和是憂。班掾以魏、丙同傳以此。然魏有怨於霍氏而必報，丙有大恩于宣帝而不言。魏尚猛，丙尚寬，其道又不相謀云。又《丙吉傳》眉批：唐順之曰：漢相以魏、丙爲冠，而固叙丙爲丞相，纔三四事耳。王維楨曰：前半篇叙皇孫一事，後半篇纔叙相業。唐順之曰：從治巫蠱郡邸獄至此（按：指「代魏相爲丞相」。）是一段文字。隆按：「上寬大，好禮讓」句是綱，下文「掾史有罪臧」爲一段，「於官屬掾史」爲一段，「吉又嘗出逢清道」爲一段，是目。段段有結構。盧舜治曰：漢相蕭曹爲冠，丙魏有聲。跡其功業所著，相爲表裏者然。《史記》叙參惟曰：「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從吏歌呼，不召按之，乃與相應和。」班氏叙吉亦惟曰不案掾史罪臧，貸醉史歐汙車茵，道問牛喘。二子者豈舍大而取小節哉！相有體，傳相業亦有體爾。查繼佐《丙吉論》（《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六）：史稱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此特言其功耳。而吾以爲治術先後亦相似。何定律令，事必綜核，使奉法者較然畫一，而參迺以蓋公之學繼之，意主清理，不尚攻擊，無所更變。則丙吉之所以繼魏相，亦復如是矣。且平陽爲沛獄掾，博陽爲魯獄史，其起家一也。平陽既貴，吏之言文刻深，輒斥去之；博陽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與長休告，其止奸一也。平陽聞吏舍日飲呼，乃亦取酒張坐，應和無所聞；博陽馭吏嗜酒，出醉污丞相車茵，勿斥去，且曰「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其容人過，一也。平陽受教，以爲獄市所以幷包，擾之，奸人安所容；博陽出清道，鬬死傷勿問。在郡邸獄，曰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皇曾孫乎，帝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其有功於囹圄，一也。平陽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博陽於官屬掾吏，務掩過而揚善，其與人爲賢良，一也。平陽無所事事，但守職，遵而弗失；博陽不親小事，尚寬大，歲竟，課殿最，奏賞罰而已，其不擾，一也。平陽笞子窋曰「輒入侍天子」；博陽怒子顯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此子」，然則所以訓後者，亦一矣。何其令節之相合如此！獨吉之所以安前皇曾孫者，其功過於滕公，平陽初未能及。方謁者令奉命至獄，吉閉戶拒不納。夫禍且不測矣，吉將以死爭之，與平陽之歷戰功，衝白刃，以成高祖帝業無以異。而最難者，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朝廷莫有明其功者。使非宮婢，則民夫上書，帝但知張賀之爲德也。是爲賀猶易，爲吉難，賀周旋赦後，而吉匡持未赦時，事出萬死者也。平陽功第一，卒讓鄭侯，是豈有彷彿者哉！然參與何以是有郤，而吉與相同心輔政，似又古人所難。至於牛喘之問，職憂陰陽，是即相所云天地順動之義。要之，開國時無此經術也。文武之尚，亦以其時矣。《虎溪漁叟集》卷一一《丙吉》：丙吉之爲相也，有責其牛喘之問，謂宰相所以調陰陽，豈拱手端冕而爲之，必有見於輔君佐治者。而吉不能，徒飾智譎以掩其跡，是自欺也。南軒張氏則責其不救韓楊之死，各舉一端以病之。愚謂觀人先於其大者，小疵恕之可也。當巫蠱之禍，武帝震怒，公孫病已若復死于獄戶，西漢之祚傾矣。賴吉奮身以當大難，保全幼冲，開後日再興之基，比之共和之政豈有異乎？故周、漢二宣，皆賴大臣之力也。武帝聞即悔悟，亦曰：「此天意也。」功高如此，至于沒齒不言，無智名，無勇功。無論漢庭諸臣不及，即求之三代，可多見乎？吉之相業不足論，若德量不伐如此。試以身當事變，恐其心亦不能嘿嘿者，安得不爲之愧屈也！《史弋》卷上《丙吉》：丙吉性深厚，不伐善，有古大臣風。其爲獄吏時，保護皇曾孫，始終不言其功。及爲相，黜陟有序，刑罰得宜，可不謂賢相哉！然不問死傷而詰牛喘，其輕重已失矣，而猶謂之知大體也，古之賢相所以理陰陽者，果如是乎？《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丙吉》：丙吉，

不問民命而問牛喘，後人譏之。不知吉之意固有在也。彼承嚴刻之後，若有寬以示人者，而其意未嘗不親細事。況當宣帝既立，絕口不言護皇孫之功，此吉一生大節，未可以一語短其生平也。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樂軒集》卷六《策問十二首・書》：小夏侯則有鄭張秦賈李氏之學。夫張山拊事建者，李尋、鄭寬中等則事山拊者也。寬中等守師法教授，而《洪範》災異則尋之所獨好焉。故孟堅作史，尋不傳於儒林，而眞之京房、翼奉之列也。《漢書評林》卷七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眉批：隆按：六人者，皆以明經推陰陽、說災異而卒不得所終，故同傳。又《夏侯勝傳》眉批：隆按：通篇以受授經義爲意脈。又按：「傳說災異」句一傳本旨。又《京房傳》隆按：《京房傳》以考課吏法一事到底。又「贛曰得我道」段眉批：隆按：攙入贛言，伏後房棄市案。又按：「長于災變」句一傳本旨。又「幽厲之君」段眉批：洪邁曰：京房與元帝論幽厲事，至于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又《翼奉傳》眉批：隆按：「好律曆陰陽之占」句，一傳本旨。又《李尋傳》眉批：隆按：「好《洪範》災異」、「學天文月令陰陽」句，一傳本旨。

《趙尹韓張兩王傳》《楓山集》卷三《讀西漢書王章傳》：秉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以成敗論人，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舅擅權用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誣罔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爲鳳所陷以死。班孟堅譏章不量輕重。然則循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爲能量輕重者乎？當是時，五侯驕僭，並作威福，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大臣則奴顏婢膝，如張禹、孔光，小臣則諛心佞舌，如杜欽、谷永，朋黨比周，天下之勢駸駸入於王氏。朝臣自宗室劉向之外，無一人爲漢忠謀者。況王章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爲京兆尹，居重任，享厚祿，固非位卑而言高者矣。召見延問，輒辟左右。上嘉曰：「非京兆尹直言，朕不聞社稷計。」則章與成帝亦非交淺言深者矣。如是之言，似不爲過。盡忠於君，不幸見殺，是亦命而已耳，顧何咎其不量輕重耶？孟堅如惜其死，第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矣！夫既委質事人，盡忠乃其職也。今必以爲不量輕重，獨非排死節、否忠直者乎？設使成帝能用章言，抑外戚之與政，求忠賢以自輔，則漢室終無新都之禍。作漢史者，必將美章之功而稱其言之當矣。豈有不量輕重之譏也？嗚呼，成敗論人如此。古之所謂良史者，果若是耶？《漢書評林》卷七六《趙尹韓張兩王傳》眉批：隆按：六人仕京輔，並稱廉能，而皆不得究其功業，甚則有陷于大戮者。雖一時在廷諸臣無有容之度，而露才揚己，亦其自取之耳。若王章死于敢言，烈哉，丈夫也，又不可同日語矣。又《趙廣漢傳》眉批：唐順之曰：前段直叙，至京兆後却橫豎曲直摹寫，專以京兆尹爲精神故也。茅坤曰：廣漢多材指而班掾亦極力摹寫而工矣。盧舜治曰：治京兆先案大豪，治穎川先制首惡，此廣漢治行所以尤異處。隆按：末復綴「爲京兆尹」四句，是掉尾語，又洗發一番。又《尹翁歸傳》眉批：隆按：「曉習文法，喜擊劍」，伏後文武兼備冷案。又按：「公廉」二字，翁歸根本處。茅坤曰：翁歸之治在近刻鑠，與廣漢相似，而其根本不同。廣漢則以好諛而爲傾危，而翁歸特以名籍而必刑罰。然不以行能驕人，則器識固遠矣！隆按：叙治東海，治扶風，總以「姦邪罪名，縣縣有名籍」句爲綱領，而兩以「大治」句結之。又《韓延壽傳》眉批：茅坤曰：延壽多大雅不羣之略，而惜也蕭望之嫉賢，而延壽亦不遜。又《張敞傳》眉批：茅坤曰：敞之材指大略於所上書已見其概，而班掾叙次點綴如畫。又「請罷霍氏封事」眉批：茅坤曰：西漢第一等書疏。又「敞爲人敏疾」段眉批：隆按：中間插入敞爲人一段，概論其生平，且與廣漢相形，此步驟太史公處。又《王尊傳》眉批：唐順之曰：尊數以剛毅成功，亦以此廢。又曰：此文節節生情。黃震曰：尊能吏，所至卓有可觀。又《王章傳》眉批：胡纘宗曰：章雖鳳所舉而不附鳳，正其卓見處。而史曰「非鳳專權，不親附鳳」，過矣。隆按：王章始陷于石顯，繼陷于王鳳，而敢言之氣不爲少屈，烈丈夫當如是矣。又按：班掾傳王章不甚闡發，而死于剛直之慘，却于妻女語言中見之，殊爲奇妙。又「贊」眉批：劉子翬曰：趙廣漢爲京兆，告丞相魏相；韓延壽爲左馮翊，劾御史蕭望之，皆坐誅。故班固謂「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廣漢操術始終如此，其死宜也。延壽平生謙遜和易，所在有稱。一發不中，遂陷大戮。豈其平日所爲出于矯揉耶？抑不忍一朝之忿，遂掩其終身之美耶？是以君子愼其微也。

《玉茗堂全集》卷二《讀張敞傳》：長安多偸兒，數輩老爲酋。居家皆溫厚，出從僮僕遊。遂有長者名，閭里咸見優。小偸時轉輸，酋長日優游。安知畫眉人，一朝來見收。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漢書評林》卷七七《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眉批：隆按：七人皆剛直之士，而多以言得罪，故同傳。茅坤曰：七傳並法而潔，而其構體繢詞處多風致。又《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段眉批：隆按：此一段摹寫曲盡，與太史公叙灌夫傳相頡頏。又按：「寬饒爲人」一段，一揚一抑，用二「然」字轉換得妙。又按：「剛直」二字是一篇骨子。又《諸葛豐傳》眉批：茅坤曰：豐伉直而少學術。隆按：「剛直」二字是一篇骨子。又《劉輔傳》眉批：隆按：傳劉輔只諫立趙倢伃一節，以其關國體之大也。而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之忠直，亦因以附見云。又「爲劉輔上書」段眉批：隆按：此書不下數百字，無限轉摺，段段緊嚴，字字愷切，漢文之最佳者。又《鄭崇傳》眉批：隆按：首次崇與王家相嫁娶，伏後奏崇與宗族通案。又按：「公直」二字是一篇骨子。傳末以「臣心如水」句束之，文有關照。又《孫寶傳》眉批：隆按：此傳逐段直叙。又《毋將隆傳》眉批：隆按：此傳直叙君房諸疏，而人品自見。又《何並傳》眉批：黃震曰：並爲吏尚嚴而清潔無私。盧舜治曰：《何並傳》內叙其處王林卿、鍾威、趙季、李欻等輩事，摹寫出經權並用，凜凜風裁吏也。又「贊」眉批：何喬新曰：班掾作《漢書》，范曄稱其不抑抗。如蓋寬饒之事主，抗言而爲狂瞽者也，則以爲邦之司直，此不抑抗之體也。隆按：諸人皆以剛直名，故贊詞亦引「剛直」二字。

《蕭望之傳》《漢書評林》卷七八《蕭望之傳》眉批：茅坤曰：傳本直叙，而望之所自、立朝本末，與恭顯輩所以陷殺之，甚屬悽慘。隆按：先叙望之好學，見其事業根本處。又「京兆尹張敞上書」段眉批：隆按：欲紀望之與少府議，先插入敞所上書，然後文有頭緒，有開闔。又「丙吉年老」段眉批：隆按：先埋伏「上重焉」一句，然後纔說「上以望之意輕丞相」。「重輕」二字遙對，何等精密。又「贊」眉批：隆按：此贊詞簡意足。

《馮奉世傳》《大學衍義》卷二二《辨人材・憸邪罔上之情》：（《馮奉世傳》贊）臣按：張由祝詛之譖，特欲以自解其將命擅去之罪耳。使哀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則其誣立見矣。而傅太后乃宿怨諭意指以成其獄，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而母后以私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者，未幾，傅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班固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也。《漢書評林》卷七九《馮奉世傳》眉批：隆按：讀馮氏父子本末，蓋奉世之報不足酬其功，而野王之位不足稱其才云。又按：叙世系法酷似《史記》。又「贊」眉批：隆按：贊止於參，而不及其父與兄，何也？劉彬《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論》（《滇南文略》卷四六）：馮奉世持節送諸國客，適際沙車呼屠徵自立叛漢，此於法當殺也。奉世輒以節發兵，不旋踵擊斬之，非無功也，而矯制之罪，不能辭矣。

《宣元六王傳》《漢書評林》卷八〇《宣元六王傳》眉批：隆按：先總叙宣帝五男所自生一段，而後分傳之，與《高五王》、《景十三王》兩傳同例。又《淮陽憲王欽傳》眉批：隆按：「常有意欲立」以下數句，史氏揣摹之言，事詳而詞簡。又《東平思王宇》眉批：黃震曰：元帝賜東平思王璽書及錫王太后璽書，義理精純，文辭惻怛，殊有益風教。《漢書讀》卷一一《楚孝王傳》：楚王孝順仁慈，不幸早世。迭傳至莽，而孺子嬰得承閏統，未必非孝慈之報。

《匡張孔馬傳》《會昌一品集・外集》卷一《張禹論》：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疏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伯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己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墓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與「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繇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爲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張禹爲鑒戒。《漢書評林》卷八一《匡張孔馬傳》眉批：隆按：四人皆以名儒居相位，而持祿固寵大略相當，故合傳。又《匡衡傳》眉批：眞德秀曰：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爲近理，可爲仲舒之亞。惜不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茅坤曰：此傳僅有書疏可觀覽。隆按：「經

明」二字是衡傳杜子。故傳內叠曰「經學精習」，曰「經學絕倫」，曰「傳經以對」。及次其子咸曰「亦明經」，首尾脈絡自貫。　又「衡上疏」言得失段眉批：林希元曰：議論滾滾，皆聖賢道理，詞語復宣暢。漢儒以經術經世務，自仲舒之外，如衡者殆不多見也。　又《張禹傳》眉批：　隆按：　此傳叙禹以明經爲師相，迺一事不書。而所書者若賞賜、若買田、若飲食婦女與請堅地、請官子胥之類而已。及書臨問數語，又曰「諸王子弟聞之皆喜悅」，則禹之爲人可概見已。　隆按：「經學精習，有師法」是一篇柱子。　何喬新曰：　班掾作《漢書》，范曄稱其「贍而不穢」。如張禹之傳授而及于後堂聲色之樂，則爲乖僻之箴。此贍而不穢也。　又「贊」眉批：　隆按：　贊意謂數子儒其迹而不儒其道，則皆以持祿保位之故。詞意極委宛。　《水田居文集》卷二《張禹論》：　大凡亂人國家者，非天下之凶人，而天下之庸人也。凶人之亂人國家也，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防之。若夫庸人者，其識淺，其氣卑，其富貴之念熱，而身家之慮摯，浮沉俯仰，與世推移，人不得而知之，人不得而防之。豈惟不得而防之，且將從而輕之而狎之。輕之則以爲無足畏，狎之則以爲有可親。噫！是人也，幸而見用於盛世，不過將順取容而已；不幸生逢輓季，權奸篡逆之臣，出而與之共事，利其寬厚之名足以服衆，悅其貪鄙之性足以市私，彼將頑頓隳詬，惟權奸之所爲而從之，然後其禍烈矣。漢成帝時委政王氏，災異迭興，吏民上書，皆咎王氏，雖帝亦疑之。獨尊信張禹，欲決於禹之一言。乃駕幸禹第，屏左右而問焉。此漢與王氏廢興之大機也。禹則對以「天變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聽用」，于是上然禹言，不復疑王氏，而漢祚已暗移矣。推禹始願，豈意及此，不過以年老子孫弱，又以請平陵肥牛亭自爲塚地，恐爲王根所忌，故曲意樹德，欲自圖其子孫無窮之利，而不知其爲劉氏子孫釀無窮之害也。夫人能輕其身，而後能重吾君而重天下。禹既視子孫爲重，則視漢祀爲輕；視肥牛亭爲重，則視漢天下爲輕。然則，禹以肥牛亭咫尺之地，竊漢天下與王氏，而以漢之宗祀，博己之宗祀也。嗚呼！庸人之禍，乃至此哉！古今庸人識淺氣卑，以之爲凶人則不足，以之贊凶人亂天下則有餘。故雖不能自爲篡逆，而篡逆之臣皆欲得之以爲助。庸人與凶人之禍，固相需而成者也。彼魏之華歆、劉宋之褚淵、王儉，五代之馮道，皆庸人也，而皆足以移人國祚。後之爲國者，其無以庸人爲不足畏而忽之哉！　陳軾《道山堂前集・張禹論》：　人臣之患，莫大乎有當爲之任而故讓之，有可進之機，止而不能發也。視其君之不振，與其國之將傾而不之恤，斯其人之罪，雖萬死不足贖矣。吾讀史至朱雲折檻之事，未嘗不喟然太息焉。雲以張禹爲佞人，佞誠未有過于禹者也。西漢之禍繇于王氏，而王氏之盛，成帝釀之，而實禹成之。帝太子時，禹爲《論語》師；帝壯，好經書，博覽古今，有儒者之度。使師傅得人，凡理國治人之務，其訓導而曉譬之者，宜可實見于政事之間，禹則非其任也。建始以來，禹與王鳳並領尚書。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在位六載。當時鳳顓權用事，至使中常侍之官天子不敢拜。禹職列三公，所彌縫而匡救者，爲何事歟？鉅平王章奏鳳誣罔不忠，言甚激烈，帝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夫以社稷之計，丞相不言而待京兆尹言之，則丞相之曠職已瞭然天子之意中矣。且帝非昏聵之主也，獨以濡忍不斷，知其言之善而不果于用。禹以平昔親厚之臣，使譽其剛直而因以暴鳳之罪，則章可不至于死。禹乃宛舌固聲，不出一言，此非天子之大臣，直王氏之私人耳。更可惜者，永始、元延間災異屢見，吏民上書譏切王氏，帝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此可以言之時也。禹乃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自是王氏益橫，而漢事遂不可爲矣。夫始關內侯，繼封安昌侯，元功之典不可謂不尊也；及老病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置從事史，前後賞賜數千萬，賚予之恩不可謂不渥也。以人主禮遇之隆如此，至於宗社存亡之際而曾不足以動其情，禹可謂忍于不忠者也。蓋人臣之忠其君，必公爾忘身，國爾忘家，而後謂之忠。禹厚殖貨財，田極膏腴，身居大第，則念在田宅；後堂理絲竹筦絃，與婦女優人相習，則念在聲色；愛婿徒爲弘農守，小子拜爲黃門，則念在兒女。夫人臣匡難補闕昕夕周營，不過方寸之地，而田宅奪之，聲色奪之，兒女又奪之。富貴逸樂之娛乘于其前，利害禍福之見復蹙于其後，雖有忠愛之心，所存亦無幾矣。雖然，禹說《論語》者也。《論語》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又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禹遇文學之主，而不能引之于道，王氏弒逆之謀已肇，而禹依阿以長其姦，與從之者無異。所謂說《論語》者，果安在也？然則，讀聖人之書，貴乎身體而力行之。行之不力而徒得其意之所在，擬議于章句之餘，此訓詁之學，博而無用者也。吾以爲行之不力，未有能得其意者也，未有得其意而不能行者也。漢諸儒之言曰「欲爲文，念張文」，果如張文之說《論語》，而猶終其身爲佞人也，則又何以《論語》爲哉！　《古文雅正》卷三《前漢書・朱雲

論張禹》評：張禹附會經義，使成帝不疑王氏，與李勣阿附高宗立武后，皆所謂一言喪邦者也。雲之請尚方，豈爲過激，特其突出奇峯，事太爽快。履尾批鱗，凜凜乎，帝猶旌其直，以此知成帝之昏猶未甚也。然亦賴有辛慶忌之救，慶忌誠丈夫哉！朱子作《綱目》，書曰「左將軍辛慶忌卒」以褒之。慶忌之救朱雲，大類張萬福救陽城，同出武臣，偉哉！又《匡衡張禹孔光馬宮傳贊》評：非不齮然儒也。體察不深，操持不決，遂依阿以至於此，被孟堅數語誚盡。嗚呼！學儒者可不深自警懼乎。明季多尊漢儒而薄宋儒，不知漢儒重在講解，宋儒重在操履，則程朱之澤較宏也。匡張孔馬雖不得與董劉比，然其派別大都如此。戴聖、馬融猶被指謫，況其他乎。《漢書讀》卷一一《匡衡傳》：衡時在朝諸臣，有邪正不並立之勢，曷不指實疏之曰「某也忠某也佞」，乃泛謂吏治不本禮讓而尚克暴，且言忮害好陷人於罪，爲堪（周堪）、猛（張猛）輩地乎？爲史高、石顯地乎？又：陰變則靜者動，陽變則明者晦。京房已來，講陰陽家無此透闢。又：元帝優柔寡斷，當以剛明濟之。衡疏「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是挽決流而導之使下也。脂韋便辟之徒，得因其說而進，功名氣節，詘而不伸！心乎謀國者詎不解此？《史弋》卷上《孔光》：孔光以經學爲帝師，不能如申屠嘉之罪鄧通，猶與幸臣同列，亦可自愧矣。持爵祿之重，乃尊禮董賢，下車拜謁以求容媚，《傳》謂其「不希苟合，不結黨友」，將何以稱耶？王嘉封還董賢詔書，卒以不食而死，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又《張禹》：張禹家居時，特進爲天子師，寵遇渥矣。成帝親詣禹第問以天變，及吏民言王氏事，禹不言王氏，但言宜修政事以善應之。嗟夫！天變人言，漢之存亡所係也，陰爲王氏調護以固其寵，所謂事君勿欺者安在乎？世言王氏篡漢始於欽、永而成於張禹。杜欽、谷永王氏私人耳，禹以經術大臣而心爲王氏取漢，則禹之罪豈可與欽、永同論哉！又《匡衡》：匡衡，世稱爲經術儒者。觀其講經義，言治道，悉以阿諛爲容，甘爲石顯私人，受惡名以固寵，所謂經術者固如是乎？及王尊劾衡無大臣輔政體，衡不去于王尊之劾奏，而罷于奪邑盜金之時，不亦羞當世之士乎哉？孔子言「鄙夫患失」，其匡衡之謂耶！《堯山堂外紀》卷五《匡衡》：匡衡世農夫，至衡好學。邑大姓，家富多書，衡乃爲其傭作而不求直，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能說《詩》，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

《王商史丹傅喜傳》《漢書評林》卷八二《王商史丹傅喜傳》眉批：隆按：三人皆以外戚舊恩封而皆賢，故同傳。又《王商傳》眉批：茅坤曰：覽商傳，商亦王氏之賢者，而惜也爲鳳所妬，卒以忠受誣而死。豈古之直諫而不能遠害者與。傳中所次情事猶未及悤。又《史丹傳》眉批：隆按：丹傳止叙輔翼太子一事始末。王維楨曰：「詔丹護太子家」句，一篇柱子。茅坤曰：丹之不附定陶太后，卒以免官一節，乃其大節也。《漢書》何不以見之本傳，而以附之《傅喜傳》，似非史記大體處。又《傅喜傳》眉批：隆按：喜傳止叙不合傅太后一事始末。又「贊」眉批：茅坤曰：贊大都摹史遷而澹宕不趁。黃震曰：王商剛毅，不平王鳳。史丹忠懇，卒全太子。傅喜嗛虛有識，不順傅太后，皆戚畹之選也。商遭難而納女，丹功成而燕樂，惟喜也守正不附，至再益堅，不肯一日苟安其富貴。嗚呼，喜其尤賢者也。《史弋》卷上《王商》：嗚呼！亡漢者外戚也。王商其外戚之賢者乎。商之內行篤有威重，及單于來朝，畏之却步，成帝稱爲眞漢相矣。然爲王鳳所陷，罷其相而身以憂死。夫以商之忠良而爲權臣害，朝廷終不以罪，惜哉！

《薛宣朱博傳》《漢書評林》卷八三《薛宣朱博傳》眉批：隆按：二人同傳，以皆佐吏起家，爲能吏而及位丞相也，皆以彈劾論去云。又《薛宣傳》眉批：唐順之曰：古之傳循吏者，其所樹立設施止于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薛馮翊之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入循吏而別自爲傳。茅坤曰：薛宣與翟方進二傳更數千言而頭緒甚多，班掾獨能點次如掌上，可誦。又「薛宣責部刺史疏」眉批：林希元曰：詞簡而暢，意切而足，非漢人不能爲此文字。又「兩縣令相更」段眉批：茅坤曰：按薛宣之以兩縣令相更，今亦有之。而班掾所點次處，煞覺甚費辭色。假令史遷爲之，數言而特悤矣。又「宣爲人」段眉批：唐順之曰：冷語，卻亦淡宕。茅坤曰：宣之爲郡本意。故班掾儘力點綴在此。然亦煞覺費辭色，較之史遷，還退一步。又《朱博傳》眉批：盧舜治曰：叙「錄見諸自言」一事，筆法雷厲風行，方可以語伉俠。又「州郡畏博威嚴」段眉批：茅坤曰：以下零碎，本沒緊要情節，切要摹寫博之伉俠及武吏不更文法處，生色如畫。

《翟方進傳》《漢書評林》卷八四《翟方進傳》眉批：茅坤曰：按方進以羈旅游學，遂成名儒。所歷中外幷以慘毅之資，傾危之智，排擯當世，結知

主上，固其材之雄且鷙也。已而，卒以自殺，其殆陰符家之驗歟？班掾始末點綴若畫，可爲戒心。其子義以討莽夷族，有古烈士風。唐順之曰：段段生情。《西漢節義傳論》卷上《翟義傳論》：《春秋》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誅之。孔子家居，請討陳恆之罪，意在聲其罪於萬世，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蓋見義而發，初未嘗自量其力也。漢起誅暴秦，三宗九廟，世無失德。王莽徒藉外家之勢，希竊天位，毒殺孝平皇帝，故立孺子，身居攝宮，此眞天人所不容，忠臣義士日相切齒。東郡太守翟義身爲丞相子，出守大郡，兩世受漢厚恩，忼慨發兵，爲國討賊。檄數不當攝者，義聲赫赫，如雷如霆，足以申神人之憤，雪朝野之辱。所爲萬世具瞻，在此一舉者矣。事卽不成，母練、兄宣一門同難。然死國埋名，猶可不慙先帝，力之勝否，固所不計也。余嘗讀《王莽傳》，言吏民爲安漢公頌德，前後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不信當時人心盡喪失若此。曾未踰時，而東郡一呼，衆遂十餘萬人，槐里應之，亦十萬人。始信漢德在人，有響必應。雖皇天欲極莽惡，義師中潰，其後四方雲起，尙謂東郡太守未死，以託其聲靈，則下江新市，皆由今日之先聲也。嗟夫！人生追數十餘年閒事，直目前耳。莽方汙池翟氏門第，燬其先墓，而漢兵旋焚莽九廟，燒其父祖妻子棺槨矣。莽方剉剝王孫慶五臟，而漢兵旋裂莽身首，臠分支節矣。莽方誅夷翟母，而漢兵旋至，未央黃皇，室主投火矣。班彪謂東郡不自量力，然則如甄豐、劉歆識天命矣，而四凶駢首，假手於莽，父子同命，以視翟氏一門，先後等耳。其是其非，請別白之。余嘗怪班固不能爲翟公正討賊之名，至斥趙明、霍鴻爲大賊。然固已失節權門，久昧大義，至叔皮《王命》，爲漢雅辭，而亦誚漢不量力，以致隕宗，爲之悲傷。父子披猖乃爾，此史書所以日穢，而亂臣賊子得接踵於斯世也，不亦殆哉。又《翟氏三門人傳論》：翟公年少俶儻，慕大義，忼慨思復王室，其所結客，自應異人，而史官漫然失載，使同時義士埋名不揚。及讀東漢《張酺傳》，更得一王翁，輒爲吐氣，因作翟氏三門人傳附其後，以爲義公光輝。班固作翟氏父子傳，末載丞相奏罷鴻隙陂害民，見於童謠，翟氏竟滅，以死國難，爲反覆之報。此豈史筆所忍書？今已削去口辭，更采《平陵東》一篇爲之三歎。彼託云黃鵠，追怨子咸，豈若賣黃犢之詩立勵忠義耶。余表而出之，將使翟氏三門人與田橫二客並稱千載焉。《得樹樓雜鈔》卷一四：《翟方進傳》後附載少子翟義事。是時王莽託周公輔成王之名，篡逆之勢已成，舉朝內外無一人敢聲罪致討者。獨義以東郡太守起兵討賊，觀其言曰「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厚恩，義當爲國討賊，設令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于先帝」云云，事雖不成，其忠孝大節，西漢一人而已。班叔皮乃譏其不量力以隕其宗，大失史家褒貶之法。《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翟義劉崇趙朋霍鴻》：平帝少英明，爲莽所忌，鴆酒之進，漢鼎移矣。使非翟義正名以討，漢幾無人矣。而義之成敗不必論，即討賊一念，已爲大漢爭光。如劉崇先聲討逆之師，是又漢同姓之一人矣。漢光中興，俱未聞大爲褒錫者，何也？雖然，義之名固已千古矣。若趙朋、霍鴻輩起兵應義，詎非草莽英雄哉！

《谷永杜鄴傳》《漢書評林》卷八五《谷永杜鄴傳》眉批：隆按：兩人皆優於文而阿王氏，故合傳。茅坤曰：按永之數上疏，于成帝朝可謂通達而鯁，然亦以內附外戚，故得爲稍稍進言。嗟乎，魏相於宣帝時，得依許氏以發霍禹兄弟擅權之罪，而當時皇太后與諸舅尙有可擇，而陰爲之地者。惜也永特淪溟阿涊，以附王氏，故卒依徊不能自立耳。又曰：永往往本天象抗疏公朝，開說執政。呂祖謙曰：永之意雖私，其言實中大臣之病。又「贊」眉批：隆按：此贊皆刺骨語。

《何武王嘉師丹傳》《黃氏日抄》卷四七《武嘉師丹》：班氏稱「武、嘉區區以一黃障江河」，「丹與董宏更受賞罰」，愚未敢以爲信然也。武、嘉本以剛正之資，居大臣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者流如殺狐兔耳，何江河之足云，而武、嘉豈一賈之賢而已哉。適不幸遇哀帝，武、嘉所當明行藏之幾爾。丹以師傅居三公官，封帝舅諫，封后父諫，傅太后求尊號又諫。傅引經義，開陳婉切，惟不敢言乞骸骨一語，未免失言。彼董宏何人斯，而以之參較勝負，立賞罰，又何足計哉。士君子惟論是非耳。《漢書評林》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眉批：隆按：三人皆忠鯁切諫而卒不免于禍，故合傳。茅坤曰：武傳序次整而潔，有法度。又曰：王嘉多大節，而傳中序次亦悲愴可誦。查繼佐《王嘉論》（《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六）：新甫可爲急奸讒之務去矣。哀帝誅東平以侯董賢，此終漢極冤，不一二節。嘉以剛直嚴毅，爲上所敬，安能如孔光作拱揖賢狀。初上封事，姑云：分勞於下，如溫于之封，咎在谷永。似教上封賢善法，而非也，諷辭也。再上封事，所云：爲賢治第，甚於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爲賢器，奏御酒行。賢有賓婚，百官並共，發取市物，百賈震

動。詔書罷苑，獨賜賢二千餘頃。至曰「安之適足以害之」，危辭也。及三上封事，引山崩地動日蝕之變，以爲陰陽失節，害及身體，寢疾未平，繼嗣未定，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痛辭也。至於封還詔書，不爲益戶，則又終漢氣節不一二數矣。而帝方不愛袖，迺恤丞相公仲哉！然嘉意不止嫉賢，更汲汲白東平不反。東平不反，則躬寵不侯，躬寵不侯，則高安無土，一類事矣。所以梁相等之初治東平獄者，皆可材也。以相嘗請覆按，而鞫譚、宗伯鳳，又皆可相事。疑王雲之冤也，嘉以死諍，而冤滯得白，淫慝衰止。義有二長，而論者則但知其一矣，遂以薦梁相等故，坐迷國罔上不道之律，襲遂以爲不應律，議郎龔以爲宜寵免，少府猛等十人以爲宜原心定罪，而無如光之必殺嘉以媚賢也。詔用光等議，召嘉詣廷尉，不肯咀藥，願伏刑都市以示萬衆，猶古屍諫之意哉！既對吏，吏曰「審如是，則君何以爲罪」，眞爰書不可易矣。獨恨嘉且死不忘引孔光、何武等，曰「不能進賢，死無所恨」，而光於是獄，曾不爲稍疑，反以光祿倡衆議以稱詔旨，負心良友，允爲國賊。然則，嘉之誤以光賢，同聲何武，邪正溷淆，失職殊甚，是宜服上刑耳。何武多所更定，嘉爲代相，獨以爲不宜，是與何左，而稱何不置，則更有難矣。《古文雅正》卷三《前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不難受爵位，多陷于匡張孔馬之譏者，可不謂大哀乎。未仕而遭亂世則不宜出，孔子所謂「無道則隱」是也。既仕而受恩深重，則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法在。過激以取名壞事，固非忠誠謀國之心；若觀望游移以居位，天下未有失名節之人而能爲國家者也。《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王嘉》：王嘉持正，封還封董賢詔書，哀帝下詔獄議罪至死。諸公卿無一人直諫，皆附和以成其罪。孔光輩不足道，何武于此亦未能明嘉之無罪，武愧嘉多矣。氣節至西漢末時已盡，新莽惡得不成篡逆哉！

《揚雄傳》《河東集》卷三《漢史揚雄傳論》：子雲作《太玄》、《法言》，本傳稱「非聖人而作經籍，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天絕之」。嗚呼，且子雲之著書也，非聖人耶？非聖人也則不能言聖人之辭，明聖人之道。能言聖人之辭，能明聖人之道，則是聖人也。子雲苟非聖人也，則又安能著書而作經籍乎？既能著書而作經籍，是子雲聖人也。聖人豈異於子雲乎！經籍豈異《太玄》、《法言》乎？聖人之貌各相殊，聖人之辭不相同，惟其德與理類焉，在乎道而已矣。若非聖人而作經籍，則其所書也不若於經籍矣。言無章，行無法，是曰經籍乎？人可誣曰經籍乎？比之吳楚之君，吳楚之君竊位而冒名，悖於道者也，天宜伐而絕之。子雲務教而利時，順於道者也。天豈罪其爲是乎？天能絕吳楚之君而僭竊，則天甚明矣；天既甚明，固能罪惡而福善，即吳楚之君可罪，子雲可福也。若反同吳楚之君而罪子雲，是天明於惡少而不明於善也多矣。班孟堅稱諸儒之言曰：「是當時恥不及雄而謗之者也，不可從而書矣。」凡爲史之任，在乎正其得失而後褒貶之，得失此不能正，況其褒貶乎？所謂孟堅有良史之才者，予於此不曰良史也。《賓退錄》卷四：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爲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贊中，它傳皆不然。《漢書評林》卷八七上《揚雄傳》眉批：盧舜治曰：班氏叙司馬遷，先世系，次《六家要指》，次繼承史職以作《史記》，而以《報任少卿》李陵之事終之。叙揚雄亦先世系，次騷賦，次作《太玄》、《法言》，而以其《自叙》終之。兩家之《傳》，總一凡例云。《衡廬精舍藏稿》卷一八《書郫縣志後》：往予閱及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嘗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來忧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翼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躋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訕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揚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西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予鄉人簡公紹芳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位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

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遊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焦氏筆乘・揚子雲集始末辯》（《揚子雲集》）：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堯峰文鈔》卷三九《跋漢書揚雄傳》：吾吳楊莊簡公嘗參政於四川，作郫縣《揚子雲祠堂記》，歷引郫人簡氏、吉人胡氏之說，辨子雲未嘗仕莽，而胡氏說尤詳。【略】其說可謂辨而核矣。但班孟堅去子雲時已遠，其傳訛固宜。桓譚親見子雲，何以差謬乃爾？殆不可解也。莊簡又引《法言》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何以故？曰治則見，亂則隱。」子雲之言如此，其無仕莽事可見云云。莊簡公諱成，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有文集四卷，不行於世，予故表此記出之，以書《揚雄傳》後，俟再考云。徐嘉炎《抱經齋文集・漢書揚雄傳贊辯》：揚子雲，漢之儒者也。所著《法言》十三篇，推尊仲尼以爲衆論之折衷，蓋自戰國以來，迄西漢二百年，能知尊孔子之學而不雜乎他岐者，獨此一人。董子以經術雜災異，子長崇道家於儒之上，皆不如揚之大醇也。《太玄》之學，深沉簡奧，後儒謂可以贊《易》，則所謂立言之君子而爲聖人之徒者，非子雲其誰與歸！子雲友谷口鄭子眞、蜀嚴君平、李仲元，皆高尚君子。不知其人視其友，觀于數君子，而子雲之人可知矣。後世稱述子雲者實繁，有徒如韓退之、司馬君實、曾子固、王介甫，其最著者也，而昌黎、涑水尊尚尤至。惟蘇長公則嘗笑之，至紫陽文公《綱目》，且以莽大夫死斥之矣。《綱目》之書，據班史傳贊也。按：班史揚雄本傳，不言仕莽，惟《贊》有之，然言其投閣，亦不言其作《美新》。余按《文選・甘泉賦》注引桓譚《新論》云：子雲作《甘泉賦》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譚之《新論》在唐尚有全書，其篇目見于章懷之注，故李善亦引之。譚與子雲同時，有師友之誼，且極稱述其著作，其紀載子雲之事必可信無疑也。而世之苛論者，顧必據班史之說掊擊子雲不少假借。嗚呼！不信譚而信固，何其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新論》人不多見，而孟堅之書人人能讀之，人人能讀之而不能盡考其牴牾之失，無惑乎其信固而疑譚也。余之不信固而信譚者，則以固之于子雲，雖陽浮譽之，而陰實恣毀之。且其《傳》與《贊》之牴牾，蓋迹有可尋矣。《傳》稱：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作《甘泉賦》；而《贊》乃云：雄自蜀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召以爲門下吏，薦雄待詔，歲餘奏賦，除爲郎，給事黃門。同一薦雄也，《傳》則曰客，《贊》則曰王音。客姓名蓋楊莊也。按子雲《答劉歆書》，述成帝知遇，略云：嘗爲銘頌之文，蜀人楊莊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外見當謂見于外朝或自外召見也）。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無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得觀書于石渠。後一歲，乃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成帝好之。蓋其自述如此，初無所謂王音之薦也。是時五侯最爲權要，雄苟出其門，何以爲自守泊如乎？是知王音云者，乃謗詞，非實錄，此《傳》與《贊》之牴牾者一也。又《傳》稱正月從上甘泉，奏《甘泉賦》以風。其三月，上祭后土于汾陰，渺然思唐虞之治，雄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乃奏《羽獵賦》。明年，上《長楊賦》。是雄賦《羽獵》在《甘泉》之後。成帝復甘泉諸祠，在永始三年丁未，其祠甘泉在四年戊申，距王音之卒已二年矣，而《贊》乃云音薦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又在作《甘泉賦》之前，雖與桓譚腸出之言少合，而事寔無稽，此《傳》與《贊》之牴牾者又一也。《贊》又云年四十餘至京師，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吏，薦之待詔，歲餘云云。是王音薦後又歲餘也。王音輔政八年，始于陽朔三年己亥之冬十月，卒于永始二年丙午之正月，據子雲至京師年四十餘或近五十未可知，今未有明文，姑就其最少者以四十一爲斷，音之論薦或在八年之初未可知，今亦未有明文，姑就其近者以鴻嘉四年甲辰歲爲斷。今云年七十一，以天鳳五年戊寅卒。鴻嘉甲辰距天鳳戊寅三十五年，當七十五歲，而乃云七十一，是《贊》中語自相牴牾者又一也。《傳》稱待詔承明之庭，承明在未央宮，據《黃圖》所紀，距天祿閣甚遠。既云三世不徙官，則當久直承明矣，而所投者乃天祿，何也？是《贊》中語自相牴牾者又一也。《贊》又稱：莽欲絕符命之原，以神前事，誅尋而竄棻，雄方校書天祿閣，收者來，懼不免，投閣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詔勿問。然

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是符命之說，莽且知其不與，而孟堅終欲汙之。且莽既以爲大夫，乃又有「何故在此」之問，是《贊》中語自相牴牾者又一也。借矛刺楯，閃爍無稽，孟堅復生，何能解免！夫以孟堅之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其序子雲何獨如是？我以誅意之法推其用心，蓋誠小人矣。夫孟堅時之竇憲，猶子雲時之王音、王莽也。子雲與莽同官，未嘗因之以圖富貴，而固出入權門，以憲薦爲中郎將，握兵權，子弟驕橫京師，人皆以畏憲故，莫敢與爭，其視清靜寂寞之品已懸殊矣。而子雲之文章，則又其心摹手追而以自擬者。適會王莽好諛之後，頌功述美，相習如狂，當建武、永平間，未必無僞托子雲之文幷妄撰其事，以傳于數十年之後者。孟堅以其貶屈平、譏子長之忮性，一旦得之，輒書于策。其言始爲王音召致已屬重誣，且又言其仕莽，第皆不敢正以爲《傳》，而姑著于《贊》詞若外篇者，蓋將援附子雲以掩其比竇氏之失。固不暇爲子雲惜，且亦何暇愼覈其事而整齊其文也哉！此其所以牴牾也。或曰：然則，桓譚之記必可信乎？曰：《春秋》經傳之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君山之于子雲，所見者也。建武、永平之人，所聞者也。若孟堅，則所傳聞者也。奈何不信所見者，而信所傳聞者乎？君山之書，篇籍漸亡矣，幸李善取以爲注，得存至今。善其爲揚子訟冤之首功乎！曰：其文之著在哀、平、王莽間者，何以解之？曰：《甘泉》、《羽獵》之篇，皆著孝成帝，《解嘲》著哀帝時，此皆後人之所附益，非子雲之舊也。豈有當其時而有諡可稱哉！既云附益，則隨其竄入耳，又奚惑焉？《答劉歆書》而曰成帝，亦後人臆改，如太史公書之稱「孝武本紀」云爾。史稱雄之自叙云者，指《法言》、《太玄》篇目而言，非指《傳》。《傳》文多稱述語，非自撰也。《劇秦美新》之篇，前人辯之詳矣。夫其以蚓竅狐嗥之聲，而爲攖鱗撩鬚之險，以秦喻莽，僅乃過之，豈不致棄、尋之禍耶？元后之誅，亦僞託其名也。孟堅既稱其仕莽，而不敢載《美新》之文，蓋其中亦有不忍誣者焉。《元后誄》止載十六字，蓋亦得之于傳聞也。然吾既信子雲前此之死，則此等皆不足辯矣。余讀子雲之書，論列其行事，庶幾兄事孟荀弟畜河汾、昌黎，于刑名黃老日月暄靄之時，表章聖學，有茂績焉。而惜其以莽大夫辱，故不憚娓娓而明辨之，亦歎紫陽之未及詳考，而眉山之詆爲輕率也。雖然，豈余之私言哉？伊川先生云：世多疑子雲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殆未必有。閣高百尺，宜不可投。而楊誠齋亦云：孟堅經術不如揚雄，則誣以阿莽。伊川有取于《法言》而致疑于投閣，誠齋深重其經術，而重責乎孟堅。嗚呼，人心之公，豈異喙所能掩哉！近世簡君紹芳、范君浚、李君長春、郭君子章，皆有辨誣之篇，雖詞意有同異，而皆可以闡幽，特參錄之以備稽考。併胡正甫、焦弱侯、劉元卿、楊莊簡公成，皆有始末辨、投閣辨等篇，俟獲其本，當併志之，且廣爲蒐輯，以作《子雲辯誣錄》。《隱居通議》卷二四《揚雄傳》：班孟堅作《揚雄傳》，傳末數語，抑揚有味，而讀者每忽焉。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酒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尚不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嚴久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以上皆班語。詳《傳》首言雄「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默而好深沉之思，非聖哲之書不好也」。又曰：「用心於內，不求於外。」觀此，則揚之學豈尋常文墨士哉！至傳末之辭乃如此，則其學亦未足取重當時矣。予昔嘗觀《太玄經》，雖曰準《易》，何敢望《易》！象山先生謂其乖錯陰陽，必有所見而云。子雲之「揚」從手不從木，今《漢書》或作「木易」，非是。近世建昌守有揚其姓璜其名者，居婺州，其姓從「手易」，豈蜀揚後裔歟？又文章家多用「載酒問奇字」，不知載酒自一事，問字自一事也，合而用之，誤矣。《榕村語錄》卷二一：班馬史贊議論亦多不錯。班固揚雄贊褒貶俱當。又：揚雄贊以序爲論，瑕瑜不相覆，極少贊體。

《儒林傳》《宗伯集》卷一六《書儒林傳後》《清江三孔集》：由而有所至

者，道也。使道出於一，則名不必立；名之所立者，爲道之散也。故有聖人而後有諸子，同乎聖人而異乎諸子者謂之儒，儒非特治筆墨守章句也。蓋不稽古不足以誠身，不誠身不足以治人。故稽古將以誠身，誠身足以治人，本末相權以有立於天下，此先王所以命儒之意也。三者有不具焉，則爲儒者之病，而非先王所以命儒之意也。故其理則「六經」之所明言，其事則百姓之所日用，居閨門而所學者從政，在畎畝而所志者事君，則儒術之所加者博矣，豈獨善身而外天下國家乎？昔虞舜垂衣南面，環而相之者十有六人，上至日星，下訖禽魚，無所不治，蓋其間有聖人焉，有賢人焉。聖賢所得於道者大小不同，而命之曰儒，則一也。有公焉，有卿大夫焉，公卿大夫所立於位者上下不同，而其使儒者爲之，則一也。下至三代之間，史氏之所書，詩人之所賦，入則當國，出則總兵，功烈聲名充耀乎天地，其迹雖不同，而使儒者爲之，則均也。孔氏以四科進門弟子，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其目雖不同，而其爲儒者之事，則類也。豈滯於一偏，而天下之故有所不通乎？夫子路之治蒲，孔子稱善者三焉，則儒者之臨民見矣。子貢使乎五國，散天下之兵，霽諸侯之怒，而宗廟與享其安，則儒者之使四方見矣。夾谷之會，司寇麾兵以誅萊人，齊侯畏義，魯疆以闢，則儒者之治戎見矣。惜乎，天未欲治天下，七十子之徒在位者少，使唐虞、成周之功不復振於當世，此時之不幸，而非才之罪也。自兹以來，漢唐爲盛，考其政事之善，策謀之良，出於儒者爲多，則儒術之效可謂著於近世矣。間有誦先王之書而不知其所以爲書者，至於行義失中，設施悖理，彼皆梓匠輪輿之拙工，天閑國厩之駑馬也，曷足以爲才者累哉！荀卿嘗論子張、子夏氏之賤儒，班固亦以謂匡衡、張禹之徒，獨能衣冠蘊藉，無益於國，若此類亦常不絕於世。而上之人或不察，往往不計賢不肖，遂并其術而非之，是猶責醫之不能而并扁鵲、倉公棄之也，闇莫甚焉。故商鞅謂《禮》、《樂》、《詩》、《書》爲蝨官，秦始皇帝燔六經坑庶士，漢之竇后，宣帝皆不喜儒生，由狗其名而不察其實之過也。近觀司馬遷、班、范之書，《史記》自申公至褚大，西京自丁寬至劉歆，東京自劉昆至蔡玄，凡顯門治經，以師弟子相授者謂之《儒林傳》，舍是，雖一時之豪傑，義動人主，功施當世者，不復以儒命焉。夫三子之文章善矣。至其分傳而名之，蓋出其新意，以品裁人物之高下，而其說如此，是亦作述之大弊也。若此者，蓋亦有由矣。彼其圓冠博帶，坐而絃歌者，以爲儒之法度盡於此，不知夫堯、舜、三代之命儒，不若此而止也。是狃於末世之見聞，以爲儒者治筆墨守章句，而不知先王以此治天下也，豈不悖哉！使後世之人，學古者則滅裂於世務，論今者則鹵莽於經術，至有迭爲楚越，忿起而相攻而莫自知其所守，亦著書者告之不明之過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史之爲書，因前人之是非而無加損於其間，故命之曰實錄。就其實而稽焉，則儒墨見矣。名之未正則如勿名，然則三子之說如前所陳者，祇足以爲書之贅也。《漢書評林》卷八《儒林傳》眉批：隆按：此傳大旨雖本《史記》原文而損益之，而首叙六藝興廢，及後叙諸經師授受處，較《史記》更詳密。楊慎曰：班史既列儒於九家，復作《儒林傳》，則固之學所以幾乎道也。其《叙》謂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故其備述孔子以來所傳受。夫博士弟子所習業爲之「傳」，則與九家所稱儒者異矣。抑其曰「儒林」、曰「藝文」，亦自有別云。《儀園文集》卷三六《書儒林傳》：申公、轅固，可謂之能明經學，而不可謂之能守先王之道者。申公前事楚王戊，知其荒淫，不去，年已八十餘猶應詔起，帝已不悅其言，猶愛大中大夫職，幾不免於臧綰之禍，殆哉！轅生不欲爲黃老家言，是矣。隨下刺彘，何其早也。萬一帝不予利兵，刺彘一不隨手中，生其不爲彘乎？使生以此時正辭折太后，曰「臣官博士，太后以禮使臣，雖赴湯火，其敢逃死。若輿隸畜臣而命之，鼓刀以從宰夫之役，是使臣廢先王之道而棄其官守也，臣死不敢奉詔」。如此，太后必愧而謝生，帝亦必益重生。漢興幾六七十年，儒者與異端乍勝而乍詘，訖於武、昭，未知所定，亦諸生之區區講說，無有以守死善道者動之也。《古文精藻》卷上《漢書・儒林傳》評：一代斯文興廢如指掌，叙次亦精奇瑰麗。《得樹樓雜鈔》卷一四：班氏序《儒林》授受師弟，視《史記》較詳。漢初，言《易》則田生，言《書》則伏生，言《詩》則申培、轅固、韓嬰，言《禮》則高堂生，言《春秋》則胡毋生、董仲舒八家而已。其後《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家又有張、彭之學，孟家又有翟、孟、白之學，梁丘家又有士孫、鄧、衡之學，京氏之學，高氏之學。《尚書》有大小歐陽氏學，大小夏侯之學，大夏侯家又有孔、許之學，小夏侯家又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魯詩》有韋氏學，有張、唐、褚氏學，張家又有許氏學。《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韓詩》又有王、食、長孫之學。《毛詩》則本之徐敖。《禮》分大小戴，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公羊春秋》有

顏、嚴之學，顏家又有冷、任氏之學，筦、冥之學。《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左氏春秋》則本之賈護、劉歆。至平帝時，又立《逸禮》及《古文尚書》，不在此數。經學至西漢而稱極盛，顧其書不傳，《漢書》亦止載授受之系及地名官秩，而於六藝之異同得失，不能一一分別言之，所謂漢儒說經而經亡，可勝浩歎哉！　又：漢儒治《易》、《書》、《春秋》者，多推陰陽五行災異。自董仲舒而下，如大小夏侯、眭孟、京房、翼奉、谷永、劉向父子、李尋諸人，皆有專傳可考。惟田終術、呂步舒姓名，一見于眭弘等傳贊，一見《五行志》，絕無占驗事。又按：田終術官長安令，受星曆之學于翟方進。呂步舒滋人，丞相長史。《明史・儒林傳》：粵自司馬遷、班固，創述儒林，著漢興諸儒修明經藝之由，朝廷廣厲學官之路，與一代政治相表裏。後史沿其體製，士之抱遺經以相授受者，雖無他事業，率類次爲篇。《蓬莊詩集》卷二《讀漢書儒林傳書此》：「六經」肇邃古，刪述自夫子。周公著《爾雅》，詁訓之所始。秦時縱一炬，其亡竟有幾？醫藥卜筮書，存者翻銷燬。乃知天地寶，圖書珍秘啓。日月共天行，江湖成地紀。炎漢首尊經，跧伏諸儒起。表章大義奧，闡發微言旨。申公伏生輩，講授登筵几。著令厲學官，專經立博士。師承有家法，傳習明源委。石渠故事垂，論辨良有以。兩漢盛儒林，孔門遠紹儗。馬鄭皆功臣，服何允從祀。通經古所難，鹵莽寧幾此。上而極天文，下亦盡地理。大則備聖王，細不遺方技。童年事孳孳，白首不獲已。所以古名儒，專經是尚耳。自多百家言，分爭穿穴喜。眞成繡鑿帨，不獨爲華美。詁訓失其眞，章句日益鄙。淵源久不澈，反覆失所指。嗚呼漢以後，其學寖微矣！六朝嗜黃妳，相尚逾浮靡。涉獵爲文章，修詞爛若綺。唐宗崇註疏，曩賢力追企。正義雜純疵，亦堪矜洗髓。宋儒談理學，著書汰糠粃。羽翼經傳文，程朱自莫比。沿爲筮仕媒，掇拾聊爾爾。甚或束高閣，惘然不一視。吁嗟繼自今，修明果誰恃？考核患不精，集說患不軌。黃童無點窴，末學愼議訾。「六經」非凡書，未可等兒戲。斯文在我皇，光華今古被。煌煌重經學，開館闢蒙否。庶幾老尊宿，作述有根柢。永爲來哲貽，千秋用昌偉。《漢書讀》卷一二《儒林傳》：奉孔子爲昆侖墟，支分派別，總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爲事有體有用，有條有目，《易》、《詩》、《書》、《禮》、《樂》、《春秋》，古今學術由是正焉。《儒林》與《藝文》同而異也，蓋與九家之所稱儒者不侔矣。　繆烜《讀儒林傳》（《舊德集》卷七）：「正學原非阿世材，可堪輓叟老難回。司空城旦書何用，莫怪公孫側目來。　漢家天子好文詞，揚厲鋪張乃得之。迎得申公偏尙簡，虛他臧綰上言師。」

《循吏傳》　《淳南集》卷二〇《諸史辨惑》：黃霸雖以治郡稱，然既嘗爲相，自當附之韋賢、匡衡等傳，而班史列於《循吏》，非也。《漢書評林》卷八九《循吏傳》眉批：隆按：此傳止次漢興循吏，而不及戰國以上，與《史記》不同。　王宗沐曰：考《漢書》所載循吏僅僅六人，而本傳獨詳其治行，不云其若何率先鄉邑共成之也。豈漢道雜，不雅馴，而其于以道治下稱師帥者，或有不及歟！　又《龔遂傳》眉批：隆按：《（龔）遂傳》作兩截看，先詳叙事，昌邑一節而後叙及治渤海事。班史傳之循吏，則所重在渤海云。　又按：「遂爲人」至「面刺王過」一段，先虛說，以後三段乃其實也。　又按：孟堅叙漢良吏，悉興學校，廣樹蓄，增戶口，貿牛犢，巡行阡陌，灌溉畎畝，爲元元立教養之法，較之太史公沾沾引叙敖輩，功相萬也。《重編瓊臺藁》卷一三《贈儋州林知州序》：昔班孟堅傳循吏，六人各以一事擅聲於時，獨河南之守吳公無事可書，止曰「治行爲天下第一」。一言之外，無可書也。豈眞無可書者耶？噫，爲政而人無得而言，史無得而書，其眞循吏哉！　《達觀樓集》卷九《蓋寬饒》：「法律爲《詩》、《書》」，「刑餘爲周、召」，寬饒兩言已中宣帝膏肓。又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言何不切？余嘗反覆思之，謂爲求禪固非，然語意畢竟何指哉？饒意蓋知元帝爲太子，天性昏弱，不足嗣漢，欲帝別選宗室賢德，毋拘嫡長成法耳。此即二疏告老意，不然饒豈無故而嚆語？曰：然則，何不顯言之？曰：父子之間，傳世之事，人所難言。饒以微詞諷帝，令帝自悟，本以避禍，而不知言出禍隨也。余觀鄭昌上書訟饒，有曰：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則饒之剛直公清，庶幾汲黯流亞矣。使帝精思饒言，而擇賢者以爲嗣，漢業豈遽衰？又使帝以相黃霸，于定國者相饒，留輔元帝於治，豈無裨益，奈何竟下之吏以殺直臣耶！噫，武能容汲黯而宣不能容寬饒，孰謂宣優於武哉？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循吏傳序》：吏必本經術以廣教化，始能嘉惠元元，登風俗於淳古，此循吏之所以可貴也。

《酷吏傳》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一二《讀嚴延年傳》：刑罰以輔治而非以爲治也。故任牧民者必以教化爲本，而刑罰後焉。孔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其輕重本末可知矣。夫有天下者，以千里之郡付之守，蓋使率其屬敎化其民。屬有不率而加虐焉，守察而治之，然後民得其所，化其善，而治道成矣。豈使專任刑罰以爲厲哉！嚴延年治河南，所謂以狼將羊也。冬月論囚，至於血流數里，人號屠伯。天生斯人，豈若狐兔。狐兔猶不忍多殺，以爲傷天地之仁，而況於人乎！且人孰不好善惡惡，好生惡死。治之不當，則不免流於惡，苟以德治之，惡者將化而爲善，何在多殺也。延年未嘗敎化，而專以刑殺立威，非爲民父母之道矣。當是時，黃霸守潁川，力敎化而後誅罰，吏民安之，治爲天下第一，於是有金爵之賞。延年相比爲郡，而殘民若此，後不得其終，蓋亦天道。嗚呼！延年不足道也。始爲平陵令，已坐殺不辜去官，而又起爲郡，使得以多殺人。任之者誰歟？故任人牧民，不可不擇。《漢書評林》卷九〇《酷吏傳》眉批：茅坤曰：予按《史記・酷吏傳》絕佳，而《漢書》特本之，其所異者，《漢書》以張湯、杜周多賢子孫，故曲爲覆之，不以入《酷吏》，故與《史記》原文稍爲出入先後。而田延年、嚴延年、尹賞以下，則宣帝以後事，故《漢書》自爲《傳》，其文亦與《史記》相伯仲矣。《事物考辯》卷一一《嚴延年》：《史通・漢書》：嚴延年精悍敏絕，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過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比於孔門達者，豈其倫哉！《榕村語錄》卷二一：《酷吏傳贊》於甫刑報虐以威之意，不可不揭爲世鑒也，惜未之及。《硯北雜錄》卷五《漢書》：《酷吏傳贊》云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云云，固已不爲少諱矣。其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者，以事多，故當別爲傳耳，非於馬氏有所改易，以避回張純之徒也。蘇氏洵以此譏班，讀此贊不詳審矣。《史七》卷上《嚴延年》：嚴延年爲御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彼其意欲撼霍氏以立名，豈知尊朝廷者哉！呂東萊謂夷、齊後一人，不已過乎！

《貨殖傳》　《漢書評林》卷九一《貨殖傳》眉批：王鏊曰：班氏《貨殖》、《游俠》二傳，議論純正。茅坤曰：班據傳貨殖而推本於國家之經制，所見出太史公之見上一等矣。趙文華曰：固贊史遷「述貨殖崇勢力而羞貧賤」，己乃矯而爲此論，於乎！雖謂之衙官司馬可也。隆按：貨殖一也，太史公自傷其家貧而憤于世，班孟堅推本其古制以經乎財，兩家詞旨所以不同。《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貨殖傳序》：洞見本原，語語鄭重，有關世道。昌黎《原道》大意多出於此。

《游俠傳》　《漢書評林》卷九二《游俠傳》眉批：劉會孟曰：《漢書》此等傳，序甚嚴正有本末，一反子長。然爲子長立言甚難。黃震曰：此傳議論正大，可垂訓萬世。茅坤曰：班固譏太史公云「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故其所指次諸游俠處稍稍歸之正。隆按：太史公望救于人，故多憤激之詞；班氏欲歸之正，故爲探本之論。《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一九《漢書論贊・游俠傳》尾評：子長尚氣概，故喜游俠，而孟堅則原始要終，衡其功罪，蓋持平之論也，終當以此爲正。《古文精藻》卷上《漢書・游俠傳》評：孟堅家學，淵源揚、劉，故《漢書》議論往往醇粹。其得於《法言》、《藝略》者亦多矣。然於雄、歆本傳一筆不苟，此所以爲古之遺直。《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游俠傳序》：立言極其正大，覺史遷之豔稱駁而不純矣。

《佞幸傳》　《通志》卷一七九《宦者傳》：臣謹按：心平者然後可以語道，氣和者然後可以論人。論人之道不可偏徇，仰觀諸天，則帝座之旁有宦者之星；遠稽諸古，則《周官》之書有寺人之職。而先儒之論，直欲無宦者，可乎？人之邪正色色有之，言宦寺之中而無正人乎？司馬遷、班固不立《宦者傳》，特取數人在《佞幸》篇，如此是絕人爲善之路也。且巷伯之辭，著於《風》、《雅》；勃鞮之忠，載於《春秋》；繆賢之賢，能薦相如；韓談之勇，能刃趙高；西都則張澤安劉之功參乎平、勃；東京則欒巴按節之義間乎陳、竇。歷世班班，皆有其人，惜乎史家略之不得而記云。《漢書評林》卷九三《佞幸傳》眉批：黃震曰：此傳立名極佳，謂佞而見幸也。《贊》稱「愛之適足以害之」一語尤切。萬世而下，幸之與見幸者皆足以戒矣。隆按：此序與《史記》前同後異。　又按：先總述鄧通諸人於序中，而後各爲傳分疏之，與《儒林》、《循吏傳》同例。若籍孺、閎孺、周仁以下，則僅於敘內附其梗概云。

《匈奴傳》　《漢書評林》卷九四《匈奴傳》眉批：隆按：匈奴全傳以盛衰強弱爲眼目，分三大段看。秦以前乍盛乍衰亡論已，高祖彭城以後一段，以和親爲主，其勢強；武帝即位以後一段，以征伐爲主，其強弱相半；至元、成以後一段，則歎塞臣服，衰弱而不復爲患矣。此一篇大指云。茅坤曰：《匈奴傳》自武帝太初以前，則多本之太史公，故其指次刻畫而嚴。昭、元以後，則幷《漢書》所自續矣，其指次五單于處稍稍略相似。而哀、平以後，則

多汨亂龐雜，而風神少矣。予于此頗獲《史》、《漢》優劣之概云。　胡繼宗曰：予嘗謂太史公叙事，如冒頓襲破東胡始末之類，眞所謂化工肖物，色色有情。班孟堅本之，而刪潤僅四十餘字，便覺減去豐神一半。又「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節眉批：劉會孟曰：《史記》「群臣皆曰千里馬」、「此匈奴寶馬也」，下云「遂與之千里馬」。精神全在此兩「千里馬」，《漢書》去之，何也？　盧舜治曰：讀冒頓殺頭曼、擊東胡之文，別是一種氣格，如入鄧林覩長枝大葉，非樸斀小家爾。《兩漢鴻文》卷一八《匈奴贊》尾評：丘仲深曰：班固謂聖人之於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窮兵者非矣。然則，如之何？　又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二言眞治戎上策也。若使曲在彼，一言則又得聖人正義明道之心。自厚，薄人之道也。　唐荆川曰：此篇議論叙事夾雜，最爲奇作，而中間以仲舒之論貫串武、宣、王莽之事，尤是。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漢書評林》卷九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眉批：隆按：《史記》分三傳，班史合之。　盧舜治曰：「南夷君長」以下三十句，爲創置犍爲等六郡一大案，乃古今冠冕之文。《歷代古文國璋集・東漢文》卷一九《漢書論贊・西南夷兩粵朝鮮》尾評：　并舉三方所繇開而武帝之勤師自見。《竹垞文類》卷三《越王臺懷古》：　君不見越山高高越臺古，複道逶迤接南武，北望山頭偏白雲，西臨城下環珠浦。由來形勝盡高丘，萬里天南此壯遊。驚濤暗向扶胥落，佳氣晴連鬱水浮。憶昔中原逐秦鹿，五軍失利屠睢戮。番君一出王衡山，戶將從征入函谷。天教霸象開南溟，宵分東井聚五星。龍川縣令起嶺表，被書移檄馳邊庭。聲言三開盜兵至，一時按法誅秦吏。萬人既築滇陽城，千里還開雒王地。漢帝當年爲剖符，陸生燕喜出西都。冠裳魋結須曳變，文錦蒲桃絕世無。番禺之交一都會，因山築臺落天外。百丈迴盤信壯觀，三時朔望長升拜。自古羈縻稱外藩，誰令市鐵禁關門。不見鮫魚重入貢，旋看黃屋自言尊。漢使陳觴更行樂，紫貝明犀雙孔雀。重來錦石已成山，歸去黃金遂盈橐。一從繫醬啓唐蒙，越騎校尉甘泉中。是誰僇殺棄繻者，江淮巴蜀紛來攻。伏波下瀨軍三面，樓船戈船齊教戰。合浦珠崖隸海隅，山蠆扶荔移深殿。尉佗城圮夕陽原，建德關荒秋樹根。虛傳避暑遊宮闕，幾見浮杯出石門。木棉花開山雨積，鷓鴣啼處蠻烟碧。舊井潛移郭璞城，離宮半入虞翻宅。人事消沉洵可哀，千秋朝漢餘高臺。漢家遺蹟不可問，吁嗟乎！歌風柏梁安在哉！

《西域傳》《升菴集》卷四九《馮夫人錦車》：《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咏者，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詩，勝於咏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漢書評林》卷九六《西域傳》眉批：隆按：西域諸國之數總提於前，至後分叙之。　茅坤曰：　以下指畫甚明。王維楨曰：「自周衰」以下，總紀中國之馭西域，其大概如此。《榕村語錄》卷二一：　孟堅《西域傳贊》立論如彼，而定遠竪功西海，白首僅還。豈其家庭平昔議論漫相乖剌耶？故自古功名之會，違厥素心者多矣。西域諸種何辜，而仲升積年薙獮之。唐王龍標《箜篌引》發此意。《得樹樓雜鈔》卷一四：《史記》大宛一傳，《漢書》分前半屬張騫，分後半屬李廣利，中閒挨次平叙，節節相生，多仍司馬原文。總以見武帝之好大喜功，而國計之得失，兩人之功罪，自隱然言外。《贊》語亦本諸太史。趙東山謂班氏不責騫而爲漢諱，第失於詳考耳。《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西域傳贊》：　每段論叙中斡旋二三語，遂覺神采飛動。《古文雅正》卷三《前漢書・西域傳贊》評：　贊西域耳，而武帝侈心遠略如繪。高文雅調，函蓋包孕，勸戒昭然。蔚宗畢竟多斧鑿痕，不能學步也。

《外戚傳》《羣書考索》卷一三《正史門・西漢類》：　不曰「后妃傳」而曰「外戚傳」，志漢外戚之擅權也。　又：　外戚預政，漢世大變也。固則傳之。凡姻聯攀附，悉皆紀錄，以傷后族之強盛。至若衛、霍以軍功顯名，史丹以功德自致，馮奉世父子以才能居位，罔不表見，又從而爲之辭，則曰：「數子之外，皆貪緣以幸富貴者。」槩而用之，此漢禍之所以日蕃，而固之所以重傷也。二者漢之大故，不敢顯然以詔來世，寄意悠遠，而後之深於史者得以覽視焉。《讀書錄》卷三：　班固《外戚贊》曰：「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余謂豈獨女寵爲然哉？小人無大功德而竊高位厚祿，亦若此而已矣。《漢書評林》卷九七《外戚傳》眉批：　黃震曰：　班氏以《外戚》列《匈奴》之後，非以漢世外戚之禍慘于匈奴歟？既復以孝元皇后別爲之傳，即繼之以王莽而漢事終焉。吁！亦可悲矣。隆按：　此叙仍《史記》原文，揭一「命」字立論，以後段段暗應。《得樹樓雜

鈔》卷一四：孝景薄皇后《史記》不立傳，孝武陳皇后亦不立傳，而附載本末於衛皇后傳中，皆緣廢后故也。《漢書》補作兩傳，遂爲史家定案。後世凡廢后得並載，例創於此。又：衛青尚平陽公主事，詳《史記》褚先生所紀九十餘言，《漢書》「平陽主寡居」以下云云。褚先生又紀尹婕妤事幾二百言，《漢書》附見《李夫人傳》中，只用「後有尹婕妤更幸」七字，刪去「尹、邢同時並幸，不相見」一段，殊爲簡當得體。又：李夫人早卒，以后禮葬。武帝崩，霍光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此武帝身後事，《史記》所以亦不立傳，而附見於衛皇后傳末。但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降匈奴，《史記》顧不載，而云「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封爲海西侯」，不知所封者是何人，似屬贅語。《漢書》於《李夫人傳》末，載「其兄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數語作結，史筆凜然。

《元后傳》《唐書直筆》卷三《皇后傳》：皇后之傳，編世家之間，居列傳之末，參帝紀之下，子長、孟堅、蔚宗之短也。酌古今之法，則冠于列傳之首，惟陳壽得之。子長以外戚世祿，傳襲爲奕，則編之世家，而諸后不顯。孟堅以元后事連居攝，故綴諸后于列傳之末王莽之前，以便叙事。而後人踵之，非通制也。天子之尊，海内無二，雖皇后之貴，有臣妾之體，蔚宗作紀，則君臣之誼混矣。故冠之列傳，進退得史之體。《漢書評林》卷九八《元后傳》眉批：隆按：元后已列《外戚傳》中，而班氏以王氏之篡，由於元后，故別爲立傳，詳著其所以亡漢之故云。茅坤曰：《外戚傳》獨元后顓制六十年，其以國祚移之外家處，班氏指次如掌，不減《史記・呂后紀》。

《王莽傳》《錢唐韋先生文集》卷一八《讀王莽傳》：嘗讀《王莽傳》，然後知其初無篡盜之志也。當其孤貧無依，折節恭儉，冀得一級之爵，寸土之祿，以厠於羣兄弟閒，則亦已多矣，又何神器之敢窺乎？及成帝委之以政，孝哀益用尊信，權深勢崇，然後篡盜之心萌矣。【略】是則篡位之罪歸於王莽，而其禍始於成帝，因於孝哀也。嘻！班固言之曰「此亦天時，非人力之致」，奚其繆哉！夫天欲絶漢，則何世祖之復興耶？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雖三尺稚子亦能措手，何非人力之致乎？故王莽之篡，成、哀受其責也，無辭矣。嗚呼！自古以來，無必篡之臣，有誨篡之君焉。戒夫！《滹南集》卷二〇《諸史辨惑》：班固論江充、王莽事，皆以爲有天時，而非人力。夫人固不勝於天矣。然班氏身爲史官，以褒貶勸懲爲務，則亦不當立此論也。

《大學衍義》卷一七《姦雄竊國之術》：（《漢書・王莽傳贊》）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漢書評林》卷九九《王莽傳》：隆按：《莽傳》總只一詐字，迨其後則詐而愚矣。又總只以符命欺人，迨其後則且以自欺矣。當時舉兵者數莽罪惡萬千桀紂，則以桀紂未嘗篡逆也，豈浪語哉！又按：傳内凡曰「咸爲莽言」、曰「在位推薦之」、曰「公卿大夫多稱之」、曰「訟莽冤者以百數」、曰「護等深訟莽功德」、曰「江等舉莽」、曰「群臣盛稱莽功德」、曰「竦爲崇草奏稱莽功德」、曰「民上書者八十餘人」、曰「吏民上書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等類，皆根「外交英俊」一句來。又凡曰「鳳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曰「鳳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曰「根薦自代」等類，皆根「内事諸父」一句來。《古文精藻》卷上《漢書・王莽傳贊》評：贊法如此方確切精當。《望溪先生文集》卷二《書王莽傳後》：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鉤抉幽隱，雕繪衆形，信可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徵于後也。其奸言雖依于典誥，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譸張爲幻，則學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爲後人詼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亦舛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于篡弒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于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古文雅正》卷三《前漢書・王莽傳贊》評：子長項羽贊、孟堅王莽贊，皆千古絶調。子長以疎宕高簡勝，孟堅以縝密蒼鬱勝。亦其筆性然也。項羽舉事無成，猶或惜之，其坑秦卒、弒義帝，酷虐甚矣。若王莽之可憎惡，又數倍於項羽。孟堅作贊，極加修飾之功。《史弋》卷上《王莽》：王莽起于外戚，折節下士，以要名譽。及繼諸父輔政，媚元后，竊位南面，何其盜國之巧耶！漢之諸臣，不能興師討罪，猶且奉璽恐後，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嗟嗟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經」以文奸言，皆以滅亡。彼《劇秦美新》之文，其何以稱焉！《湖樓筆談》四：王莽一庸妄子耳，其矯誣之詞，凌亂之政，班固乃備載無遺，陋矣。魏之篡漢也，其臣下勸進，稱述功德，援引符命，見於裴松之注者幾萬餘言，而陳壽作《三國志》，削而不書，其見高於班固。張伯楨《甲戌雜感》：王莽雖奸雄，不肯殺郅壽。縱有憐才心，萬年徒遺臭。

《叙傳》《史通》卷九《序傳》：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

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見其失者矣。《續後漢書》卷六六上上《列傳・文章總叙》：序有二義，有端序有次序。原始首事，推本爲言，以冠諸端，則端序也。廣義列事，排比爲言，各有次第，則次序也。【略】至司馬遷作《史記》，於三代、六國諸《表》，及《貨殖》、《儒林》諸傳皆有序。劉向論次諸子、百家亦皆有序。揚雄作《法言》每篇有序，又謂之題辭，而體制日滋矣。孔子作《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所以序文王重卦之次第也。【略】此皆次序之始也。至司馬遷作《自序》，序其家世功烈，幷序諸《紀》、《傳》之次，而班固作《序傳》，亦序其家世功烈，幷序一書之次，皆明其所以著作之意。自是凡所著述，莫不有二者之序，而篇題不可勝窮矣。《榕村語錄》卷二一：《漢書・叙傳》中「窮達有命，吉凶由人」三句精極。若以爲「窮達由人，吉凶有命」，則大謬矣。又：《叙傳》中《律曆志》贊可謂潔淨精微。

傳記

《東觀漢記》卷一六《班固傳》 班固（案：固，彪子），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詞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徵固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祕書，令卒前所續史記。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頌。

《後漢書・班彪傳（附班固傳）》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閤，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略】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搆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略】及蕭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

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略】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種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紀事

《後漢書補逸》卷一〇謝承《後漢書第三・班固》　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阮孝緒《七錄序》　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歆等讐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闥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辭爲《漢書・藝文志》。

《梁書・蕭琛傳》　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

《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爲著作，竟無它稱。

又卷一二《古今正史》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叙，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悦依《左氏傳》體刪爲《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六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紀傳並行。

又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

《書斷》卷下《能品》　後漢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官至中郎將，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故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總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孟堅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明帝使孟堅成父彪所述（漢書），永平初受詔，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成。以竇憲賓客繫於洛陽獄，卒六十三。大小篆入能。

《成都文類》卷一九《奏記王建興用文教》　孝章崇尚文儒，有文、景之遺風。常于白虎殿會集羣儒，推演乾坤，考合陰陽，上申聖人，下述品物，參于傳記，內別「六經」。若披浮雲而覩白日，設華燈而入闇室。詔玄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通》。

《野客叢書》卷三〇《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叙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西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叙傳》號「中篇」，今本稱爲「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郡齋讀書志》卷四上《楚辭》　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略】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自以爲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爲十七篇。

《通志》卷一〇七上《桓譚傳》　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光武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

著　録

《南史》卷五〇《劉虯傳（附子之遴）》　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眞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録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劒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仕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

《隋書・經籍志一》　《白虎通》六卷。

又《勸學》一卷注　班固《太甲篇》、《在昔篇》，【略】亡。

又《經籍志二》　《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漢書音》二卷（梁鴻陽太守劉顯撰）。《漢書音》二卷（夏侯詠撰）。《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士蕭該撰）。《漢書音》十二卷（廢太子勇命包愷等撰）。《漢書集注》十三卷（晉灼撰）。《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漢書續訓》三卷（梁北平諮議參軍韋稜撰）。《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撰）。《漢書集解》一卷（姚察撰）。《漢書駁議》二卷（晉安北將軍劉寶撰）。《漢書叙傳》五卷（項岱撰）。《漢疏》四卷。（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劉孝標注《漢書》一百四十卷，陸澄注《漢書》一百二卷，梁元帝注《漢書》二百一十五卷，並亡。）

又四　後漢大將軍護軍司馬《班固集》十七卷。

又《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注　又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亡。

《舊唐書・經籍志上》　《白虎通》六卷（漢章帝撰）。

又《在昔篇》一卷（班固撰），《太甲篇》一卷（班固撰）。

又《漢書》一百十五卷（班固作），又一百二十卷（顏師古注），《御銓定漢書》八十一卷（郝處俊等撰），《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漢書叙傳》五卷（項岱撰），《漢書音義》九卷（孟康撰），《漢書集注》十四卷（晉灼注），《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漢書駁義》二卷（劉寶撰），《漢書新注》一卷（陸澄撰），《孔氏漢書音義抄》二卷（孔文詳撰），《漢書

續訓》二卷(韋稜撰)，《漢書訓纂》三十卷(姚察撰)，《漢書音義》二十六卷(劉嗣等撰)，《漢書音》二卷(夏侯泳撰)，又十二卷(包愷撰)，又十二卷(蕭該撰)，《漢書決疑》十二卷(顏延年撰)，《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顧胤撰)，《漢書正義》三十卷(釋務靜撰)，《漢書正名氏義》十三卷，《漢書辯惑》三十卷(李善撰)，《漢書律歷志音義》一卷(陰景倫作)，《漢書英華》八卷。

又下　《班固集》十卷。

又　《幽通賦》一卷(班固撰，曹大家注)，又一卷(項岱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　班固等《白虎通義》六卷。

又　班固《在昔篇》一卷，《太甲篇》一卷。

又《藝文志二》　班固《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服虔《漢書音訓》一卷，應劭《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諸葛亮《論前漢事》一卷，又《音》一卷，孟康《漢書音義》九卷，晉灼《漢書集注》十四卷，又《音義》十七卷，韋昭《漢書音義》七卷，崔浩《漢書音義》二卷，孔氏《漢書音義鈔》二卷(孔文祥)，劉嗣等《漢書音義》二十六卷，夏侯泳《漢書音》二卷，包愷《漢書音》十二卷，蕭該《漢書音》十二卷，陰景倫《漢書律曆志音義》一卷，項岱《漢書叙傳》八卷，劉寶《漢書駁義》二卷，陸澄《漢書新注》一卷，韋稜《漢書續訓》二卷，姚察《漢書訓纂》三十卷，顏游秦《漢書決疑》十二卷，僧務靜《漢書正義》三十卷，李善《漢書辨惑》二十卷，《漢書正名氏義》十二卷，《漢書英華》八卷。

又四　《班固集》十卷。

又　曹大家注班固《幽通賦》一卷，項岱注《幽通賦》一卷。

《後漢書・景祐刊正劄子》　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謬，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辯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余靖偕赴崇文院讎對。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黄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泰始中，祕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祕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劉令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詔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革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漢書》，儀鳳初上之。詔付祕書省，傳之至今。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二年九月校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

《浪語集》卷三〇《漢書正異叙》　右《漢書正異》，得之武進令姚寬，皆已繕寫可傳。始走讀《通鑑考異》，至京房之諫引《吳越世家》、《漢書》，唐本方今世傳板本爲詳，恨生之晚，無從啓覩。既而遊蜀，睹學宮所樹毋氏石經，實唐天寶諸經，文字或異於今國子監刊行本，從知故書之幸而存者失眞衆矣。五季於今不二百禩，諸經漢史家有之，紕繆尚此其多，他書或止單出者，吁，不可及已。今諸經既從先儒舊監本出，五代中朝，方後蜀之書林，甫所訂爲不侔矣。唯班漢史謁久遠，自典午渡江已然。梁武帝時劉之遴、張纘、到溉、陸襄奉太子敎，訂正鄱陽王書，條異狀十事，大略言：《漢書》古本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其《叙傳》號中篇略去班彪行事，云自有傳，合記表、志、傳爲卷三十有八，《外戚傳》次帝紀，諸王次之，陳、項在其後，其《韓彭英盧吳傳叙》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唯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其引，今文「龍驤」亡省馬者。又卷三十七《解音釋義》以助雅故，今本則亡。餘史不具，可意而知。走意固書之訛，其道有二：始固以古文寫本，後以佐書易之，篆隸之不同，其訛一也。自固書出，漢人學以名家，師說不同，傳授滋改，其訛二也。《梁書》所謂三十七卷，抑傳者爲之卷，總其篇褚以代簡故耳。今其書亡舊矣，當以顏師古注本爲定。如世俗模板，非唯新故有異，而吳蜀閩楚之傳復有大不同者，走私竊病之，乃幸自天得此善本。姚令越，博通士也，家傳宋祁手校漢史，具有唐、南唐、吳越及神宋再世所刊。書間有徐鍇、余靖、陳繹、宋祁、司馬光、劉攽、劉攽是正處(所)。走喜於獲瑰寶，用集略爲二卷，得有先後，故傳居前。雖梁氏舊書不可得見，於顏氏本可以爲完矣。惜其不及范氏史也，當嘗求補之。兒曹以觀《漢書》，可不自有別諸！

《經義考》卷二三九《中興書目》　《白虎通》十卷，凡四十篇。今本自《爵

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

《直齋書錄解題》卷四《正史類》 《漢書》一百卷。漢尚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兆顏師古注。《本傳》稱字簡，恐當名簡而以字行也。固父彪，叔皮，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紀，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案：《班昭傳》云：「八表」並《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爲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顏監，爲左氏、班氏忠臣。

《宋史·藝文一·經解類》 班固《白虎通》十卷。

又《藝文二·正史類》 班固《漢書》一百卷（顏師古注）。

又《故事類》 班固《漢武故事》五卷。

《皇朝通志》卷一一二《校讐略八》 漢班固《白虎通義》，《崇文總目》作《白虎通德論》。考《後漢書·固本傳》稱：「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蓋諸儒議奏統名曰《白虎通德論》，固撰集後乃名曰《通義》。今據《唐書·藝文志》校正。

《四庫全書總目·漢書》 臣等謹案：《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撰，其妹班昭續成之。始末具《後漢書·本傳》。是書歷代寶傳，咸無異論。惟《南史·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眞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以今考之，則語皆謬妄。」據之遴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傳》云：「『八表』幷《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是此書之次第續成，事隔兩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見古本，既有《紀》、《表》、《志》、《傳》，乃云總于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書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夫古書敘皆載於卷末，固自述作書之意，故謂之《敘》，追溯祖父之事迹，故謂之《傳》，後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遴謂原作《中篇》，文繫篇末，「中」字竟何義也？至云「彪自有《傳》」，語尤荒誕。彪在光武之世舉茂才，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實爲東漢之人，惟附於《敘傳》，故可於況、伯、斿、稚之後，詳其生平。若自爲一《傳》，列於西漢，則斷限之謂何，奚不考《敘傳》所云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乎？之遴又云：「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紀》、《表》、《志》、《傳》，凡百篇，篇即卷也，是不爲三十八卷之明證。又言「述《紀》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傳》七十」，是各爲次第之明證。且《隋志》作一百十五卷，今本作一百二十卷，皆以卷帙太重，故析爲子卷。（今《本紀》分一子卷，《表》分二子卷，《志》分八子卷，《傳》分九子卷。）若併爲三十八卷，則卷帙更重。古書著之竹帛，殆恐不可行也。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夫《紀》、《表》、《志》、《傳》之敘，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則《傳》次于《紀》，而《表》、《志》反在《傳》後，且諸王既以代相承，宜總題《諸王傳》，何以《敘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三王傳第十七》、《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改《史記》之《項羽本紀》、《陳勝世家》爲《列傳》，自應居《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王之後？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王莽傳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勢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傳》次于《本紀》，是惡知史法哉？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然今「芮尹江湖」句有張晏注，是晏所見者，即是今本。況《之遴傳》所云「獻太子」者，謂昭明太子也。《文選》載《漢書》述贊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與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遴所謂古本者，不足信矣。自漢張霸始撰僞經，至梁人於《漢書》復有僞撰古本。然一經考證，紕繆顯然。顏師古註本冠以指例六條，歷述諸家不及，之遴所說，蓋當已灼知其僞。李延壽不訊端末，遽載于史，亦可云愛奇嗜博，茫無裁斷矣。固作是書，有受金之謗，劉知幾《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無其事也。又有竊據父書之謗。然韋賢、翟方進、元后三《傳》，俱稱「司徒掾班彪曰」，顏師古註，發例於《韋賢傳》，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

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是亦無其事也。師古註條理精密，實爲獨到，然唐人多不用其說，故《猗覺寮雜記》稱：師古註《漢書》「魁梧音悟」、「票姚皆音去聲」，杜甫用魁梧、票姚皆作平聲。楊巨源詩「請問漢家誰第一，麒麟閣上識鄧侯」，亦不用音贊之說。殆貴遠賤近，自古而然歟！要其疏通證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固不以一二字之出入，病其大體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八《子部・雜家類》二　《白虎通義》二卷，漢班固撰。《隋書・經籍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書・藝文志》載「《白虎通義》六卷」，始題班固之名。《崇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凡十四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十卷，云「凡四十四門」。今本爲元大德中劉世常所藏，凡四十四篇，與陳氏所言相符。知《崇文總目》所云「十四篇」者，乃傳寫脫一「四」字耳。然僅分二卷，視諸志所載又不同。朱翌《猗覺寮雜記》稱：《荀子注》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然則輾轉傳寫，或亦有所脫佚。翌因是而指其僞撰，則非篤論也。據《後漢書》固本傳稱：「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而《楊終傳》稱：「終言宜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即日貰出。」《丁鴻傳》稱：「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鬱、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時張酺、召馴、李育皆得與於白虎觀。」蓋諸儒可考者十有餘人，其議奏統名《白虎通德論》，猶不名「通義」。《後漢書・儒林傳序》言：「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唐章懷太子賢注云：「即《白虎通義》。」是足證固撰集後乃名其書曰「通義」。《唐志》所載，蓋其本名。《書錄解題》稱《白虎通德論》，失其實矣。《隋志》刪去「義」字，蓋流俗省略。有此一名，故唐劉知幾《史通序》引《白虎通》、《風俗通》爲說，實則遞相祖襲，忘其本始者也。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尚使然。又有《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禮之逸篇。方漢時，崇尚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也。國朝任啓運嘗舉正其缺，作《白虎通擿謁》，見所自爲《制藝序》中。今其書不傳，所糾之當否不可考矣。

《天祿琳琅書目》卷一「宋版史部」　《漢書》五函四十四冊。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帝紀十二卷，年表八卷，志十卷，列傳七十卷，共一百卷。宋景德二年七月，中書門下牒文具載篇首，結銜爲「畢士安、寇準、王旦、馮拯與監本，附音」。《春秋穀梁註疏》同。而彼爲景德二年六月，此爲七月，故牒文有「顧茲『三史』繼彼『六經』」之語。書尾載「淳化五年奉勅刊正，至道三年呂端等進」。書後又有「景祐元年，余靖奉詔偕王洙赴崇文院讎對，嘉祐六年陳繹重校，歐陽修看詳雕印，熙寧二年書成奏御各銜名」。據此，則淳化至道間校正之本，在宋太宗時業經雕印，眞宗景德年又經重刻，仁宗景祐時復命余靖等校正，神宗嘉祐、熙寧間經歐陽修詳定刊成。是北宋時官刻《漢書》已非一本，而熙寧本爲最後。然詳閱此書，首葉牒文中「愼」字有缺筆，係避宋孝宗諱，又凡遇「完」字皆缺筆，係欽宗嫌名，則明爲南宋時重刻之書，非熙寧舊本。考朱彝尊《經義考》載宋葉夢得語曰「淳化中，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又載宋李心傳語曰：「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版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殘闕，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版，雖重有所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云云，乃知宋代摹刻《漢書》始於淳化，而此則照熙寧本重付剞劂，想即心傳所稱紹興末年所刊之本。直至孝宗之時校讐完備，始得次第成書耳。當時詔勿惜費鄭重其事，故書手刻工皆屬上選，摹印紙墨亦經加意取材，必求精善，宜官刻之書無出其右者矣。　御題：內府藏舊刻書甚夥，而《前後漢書》雕鏤紙墨並極精妙，實爲宋本之冠。覽前人跋語，知舊爲吳興趙孟頫家物，展轉流傳，一歸之王世貞，再歸之錢謙益，王、錢輩皆精於賞鑒而愛惜珍貴，至比之寶玉、大弓，良非虛語。每一繙閱，楮墨猶香，古今至寶，眞有神物護持耶？乾隆甲子仲秋之月，御題鈐。

又卷五「元版經部」　《漢書》，（八函，八十冊。）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帝紀十二卷，年表八卷，志十卷，列傳七十卷，共一百卷。前師古敘例、目錄，後元孔文聲跋。孔文聲跋云：「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以十七史書艱得善本，從太平路學官之請，徧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漢書》率先，俾諸路咸

取而式之。置局于尊經閣，致工於武林。三復對讀者，耆儒姚和中輩十有五人。重校修補者，學正蔡泰亨。版用二千七百七十五面，工費具載學計，兹不重出。始大德乙巳仲夏六日，終是歲十有二月廿四日。太平路儒學教授曲阜孔文聲謹書。」跋後列：「承務郎太平路總管府判官劉遵督工，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伯都（今改正白巴圖）提調。」《元史》：伯都幼穎異能，不以家世自矜，長嗜書史，大德五年擢江東廉訪副使，累官至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孔文聲、劉遵、蔡泰亨、姚中和俱無考。按《元史·百官志》：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肅政廉訪司，後於每道置廉訪使二員，副使二員。今跋中所稱廉訪司，未載其名，不知誰氏。又云「偏牒九路」，《元史·地理志》載江東建康道所隸者，爲寧國、徽州、饒州、集慶、太平、池州、信州、廣德八路、鉛山一州，是鉛山無路之名，而所云九路者，豈以州爲路，亦可通稱耶？其跋作於大德乙巳，係元成宗大德九年。考《成宗本紀》，大德九年五月改各道肅政廉訪司爲祥刑觀察使，十月仍復舊名，此書成於十二月，稱廉訪司與《本紀》合，當時以百卷之書，仲夏開雕，逮臘月而即蔵事，計工不爲不速，獨惜其摹印草草，較宋刊則遠甚矣。

《抱經堂文集》卷一二《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書所以貴舊本者，非謂其概無一譌也。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即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舊本之爲可貴也。余頃校《白虎通》，付梓垂竣，而吳子葵里示余以此本，實北宋時坊閒所行未校本也。目錄前小序數行，其云「白虎建德論」者，開卷即已錯譌。然余取其書字字比對，始知此本尚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情性》篇中有與近本迥異而實勝者，即一二誤書，尚可循形與聲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則不加思索而徑改矣。又此本雖分上、下兩卷，然篇目上作圓圍者十，仍不失十卷之舊。近世本最後三篇，此本在《爵》、《號》、《謚》之次，實第二卷也。三篇之序亦復不同。後得元大德年本與明傅氏、程氏、吳氏、何氏本，不甚異，要皆不及此本，洵乎舊本之爲可貴也。吳門朱文游亦有此本，上卷係影鈔，亦更無他人之序，然則非脫去可知已。余取此書之善者具著於校勘補遺中，而仍以其本歸吳子。吳子其寶之哉。

又《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 《白虎通》以此本爲最古，唯「匡」字有減筆。若「構」字、「敦」字皆不避，疑當在南宋之前。海昌吳葵里曾以全刻本示余，但少模糊。此本乃吳門朱文翁所藏者，上半冊係影鈔，然字畫極分明，知其所見本更在前也。刻本目錄中有小圓圍十，蓋雖分上、下兩冊，而猶以此識十卷之舊。鈔本遺去，余爲補之。書中大段亦舛譌，然《情性》篇則各本皆失，而此獨得，幷古字亦有未爲後人改易者。余梓此書時惜見之少晚，因別爲一卷，著其異同，庶人人知此本之可貴云。

又《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 世所行《白虎通》咸從元大德年刻本出，然元本久訪之未獲，今乃從吳門朱文翁借得較小字宋本，又多傳錄之誤矣。然當時梓此書者極矜愼，不敢輒有改易，如「逆子釗」爲「迎子劉」，亦仍其舊，見於跋語中。而後來所刻咸不能然，既刪去此跋，幷前數序亦復失其位置。余以此書授梓時幾沿其誤，今見此，始得正之。此書余與二三通人校讎，幾不遺餘力矣。而此本上有惠定宇先生手蹟，其正誤不過兩三條，乃竟有出於余輩思索之外者。相去三十里，詎不信然耶。對校訖，因附識數語而歸之。

黃丕烈《百宋一廛書錄》 《漢書》（祕書監上護軍琅玡縣開國子顏師古等注），此北宋棻本《漢書》，無目錄，前有中書門下牒國子監文一通，細案之，乃孫奭以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入於范書中之緣由也，末題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後列官銜四行：一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魯；一給事中參知政事呂；一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王；一守司徒兼侍中。其最後不書姓者，以其爵最尊故，方知此牒誤置於此。然世不多見，且其誤已久，故特仍之。至《漢書》爲景祐二年監本，末有余靖上言獨存北宋本面目。且是書相傳爲宋景文手校本，其所校當時諸本字，朱書燦然，各著同異，後人以子京校語攙入本文，無怪其失眞矣。曾用以校汲古本，知後人用意添改，蓋不見子京未校已前本耳。至於此書之爲宋子京手校與否，無可徵信，惟卷末有墨書二行，云：「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校，手所是正，並附古注之末。至正癸丑三月十二日，雲林倪瓚在凝香閣謹閱。」識古者辨其字跡，以爲是眞，則倪可信，即宋可信矣。昔人侈千金《漢書》，爲有趙文敏像，而此書古色古香，尤出其上。余之得此，用朱提二百五十金，由今思之，雖千金寧復多耶？

《鄭堂讀書記》卷一五《漢書一百二十卷》 漢班固撰，其妹昭續成之，唐顏師古注。（固字孟堅，扶風人，彪長子也。永元初爲寶憲中護軍，憲敗被收，

死。昭字惠班，適平陽曹世叔。世叔早卒，和熹鄧太后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大家，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事之。師古名籀，瑯琊臨沂人，初爲祕書監，進子爵，官至弘文館學士。）《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作一百十五卷，時尚未析爲子卷。新、舊《唐志》同。又別出《顔師古注》一百二十卷，知析爲子卷，乃師古作注後，以卷帙太重析之也。《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師古注》一百卷，當脱「二十」兩字耳。案：孟堅自永平中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而「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又詔大家續成之。中有其父叔皮先論述者，俱稱「司徒掾班彪曰」，而元、成二帝贊亦俱其父之詞，故但稱「贊曰」。然于《叙傳》不言叔皮修史事，并不言己續父之書，難免後人竊據父書之謗。師古據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蔡謨五家注本折衷而潤色之，又添荀悦《漢紀》并崔浩《漢紀音義》及郭璞注《司馬相如傳》以成書，解釋詳明，條理精密，誠無忝班氏之功臣。然邵二雲《南江文鈔》惜其祇聚諸家舊注而定其折衷，不能旁徵載籍以推廣其義。余謂師古注係馬、鄭注經體，顔本經學通儒，《五經義疏》俱經其裁定，故注史亦用漢人家法，而二雲漫以劉宣卿、裴世期體例相詰責，是知一而不知二者也。又案：此本卷一之首列「南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校刊」一行，版心標「嘉靖九年刊」，而師古叙例後又稱「萬曆十年南祭酒高（啓愚）司業劉（斌）校刊」，當是取嘉靖本補刊爾。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一《白虎通》　《白虎通》，北宋槧本，分上、下二卷。篇目內作圓圍者十，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三字。紙墨精雅，古香馥馥。抱經學士刊此書時，先君子曾以此本借校。

又卷二《前漢書》　宋本《前漢書》列傳十四卷，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首行大名在下，小名在上。次行題「漢護軍班固撰」。三行署「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琊縣開國子顔師古集注」。並與監本不同。詳先君子跋語中卷末書：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于古注之下，後記正文注文字數，筆畫工整，紙墨古雅，洵宋刻之最佳者。仁和朱朗齋明經跋云：余館武林汪氏者垂三十年。汪氏有振綺堂，爲藏書之所，與同郡諸藏書家若小山堂趙氏、飛鴻堂汪氏、知不足齋鮑氏、瓶花齋吳氏、壽松堂孫氏、欣託山房汪氏，皆相往來，彼此互易借鈔借校，因得見宋槧元鈔不下數百十種。然其中關係經史之大者無多，惟欣託山房有魏鶴山《儀禮要義》一部，爲經學失傳之本；壽松堂有温公《通鑑》一部，較外間明刻本多增所未備，洵有補於史學。今《儀禮要義》已爲吳興嚴氏所得，僅錄副本藏家，而《通鑑》一本，屢屬孫氏刊板流傳，以卷帙繁富，窘于資力而止，僅以卷首一序刻入抱經堂盧氏《羣書拾補》中。甚矣，古書留遺大爲考據家裨益，而傳播之不易若此。此本《前漢書》祇十四卷，中尚有闕。翻然開卷，標題即與今本迥異，況其中字句之不同與！註釋之詳略乎！兔牀吳氏以重價購得，乾隆癸丑新正二十一日，余停舟造訪，獲觀于拜經樓下，流連竟日，不忍釋手，因勸兔牀翻刻以惠後學，並以余生平所見者覼縷書之，以志予幸。吳縣黄蕘圃主事跋：海甯吳槎客先生藏書甚富，考核尤精。每過吾郡，必承枉訪，并出一二古書相質。然檝舟匆匆，未及暢談，余亦不獲舉所藏以邀鑒賞也。頃同陳仲魚過訪，茶話片時，歷歷述古書源流，俾得聞所未聞，實爲忻幸。其行囊攜得《漢書》殘宋本數冊，字大悦目，在宋槧中信爲佳刻。余所藏景祐本外，卻無別本可對，惟范史亦有此十六行十六字本，與此本當是同出一時。卷第下撰書注書亦分兩行，蓋款式同也。其中字句之不同與註釋之詳略，余固未及取景祐本相勘，而紙墨精好，有過之無不及矣。且余所深服乎槎客者，如此種殘編斷簡，幾何不爲敝屣之棄，而裝潢什襲，直視爲千金之比，可謂愛書如性命。又得同志之人勸其翻雕以惠後學，始幸天壤之大不乏好古之士，特恐卷帙繁富，窘于資力，盡與孫氏等耳。槎客當亦以余言爲然。東里盧抱經學士跋：汲古所梓《漢書》，當是據北宋本。此疑是南宋本，誤字亦少。汪文盛本殆亦從此本出。今世所通行者，顔注尚有脱落，何論蕭該、子京、三劉，而此獨全，可寶也。然余則謂設使當世有重雕者，其款式自當依此，其文字有斷然知其誤者，不必因有宋人校語而反改不誤者以使之誤，在擇而取之可也。如是，將使後人寶我朝之本，轉勝於寶宋本多多矣。余老矣，槎客彊力有餘，當亟圖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八《漢書一百二十卷（宋刊本）》　首行「《高紀》第一上」，雙行注「師古曰」云云，空一格題「班固」，又空一格題「《漢書》」，次行低六格題「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三行。本文後題「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字」，與監本首載宋景文所用參校諸本中之《景祐刊誤本》合。案：《高紀》二年六月「置中地郡」，服虔注：「中地，在扶風。」監本載：「宋祁曰，注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此本正作「右」。又十二年，「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

曰，可治」，宋祁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此本無之，是景文所刊落者，即《刊誤本》可知也。錢氏《養新錄》謂所撰《漢書考異》正監本之譌，而與景祐本合者有十數處。今核此本，《如哀》紀「二年春正月」，「二」上無「元壽」二字。《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都」不作「成鄉」，「樂成」下無「龍」字。《百官公卿表》「宣平侯張敞」不作「寧平侯」，「樂賁」不作「樂賁」；「安平侯王章」不作「安年」；「平臺侯史中」不作「平喜」；「廣漢太守孫寶」不作「孫寶」。《五行志》「能者養以之福」，不倒作「之以」。《地理志》「逢山長谷洛水所出」，不作「諸水」；「時水東北至鉅定」，不作「博水」。《張良傳》「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留」上無「陳」字。《枚乘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不作「不二十篇」。《韓安國傳》「梁，成安人也」，不作「城安」。《韋賢傳》「黼衣朱紱」注「晝爲亞文」，不作「亞人」。《佞幸傳》「龍領思侯夫人」，不作「龍雒」：皆一一相符。又王氏懷祖《讀書雜志》所引景祐監本各條，按之亦合。每半葉十行，行大字十九、二十字不等，小字廿五、六、七字不等。宋諱惟「匡」、「允」、「宏」、「殷」、「恆」、「貞」字闕筆，餘皆不闕。案：趙文敏所藏宋本《漢書》，後歸吳郡陸太宰完、松江顧汝修鴻臚，太倉王弇州尚書棄一莊而得之，當時託爲秘笈。然相傳書中「愼」字有闕筆，乃是紹興刻本，此本尚出其前，其足珍貴何如耶？卷端有朱、墨二筆校語，乃明時毗陵周迂叟所錄宋劉之問刊本中語，今監本所未附者，亦足以資參考。舊有墨書題記云：「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校，手所是正，並附古注之末。至正癸丑三月十二日，雲林倪瓚在凝香閣謹閱。」又有顧廣圻手跋云：「顏注班書，行世諸刻，大約源於南宋槧本，文句或用三劉、宋子京之說，或校刊者用意添改，往往致譌，而剩字尤多，此以後人文理讀前人書之病也。惟是刻乃景祐二年監本，獨存北宋時面目，惜補版及剜損處無從取正，然據是可以求其添改之跡，誠今日希世寶笈也。後之讀者，幸知而珍重之。嘉慶戊午用校時本一過，於讀未見書齋。其所取正文，多別記，茲不論。」案：是書轡藏士禮居黃氏，後歸藝芸書舍汪氏，錢宮詹所云景祐本，殆即於士禮居見是書也。（卷首有「御史之章」、「季振宜印」、「滄葦」、「汲古閣」、「子晉祕笈」、「乾學徐健庵」諸朱記。）

又《漢書一百二十卷（宋刊本）》 首卷首行題「《高紀》第一上」，又「班固《漢書》一」；次行題「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字至二十八字不等。板心有字數、刊工姓名，間有大德、至大、延祐、元統刊補，板心一一注明。明監本多脫譌，以此本校之，如：《王子侯表》上「畢梁侯」譌作「卑梁」；「永始三年光祿勳韓勳爲右將軍」脫「韓勳」二字；「元延四年北地太守谷永爲大司農」原在第十一層，譌列第十層，是大鴻臚格矣。《古今人表》「杞東樓公」，原在第五格，譌列第六格；「衛聚」譌作「衛建」；「瞽瞍象商」原列第九格，誤列第八格。又《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師古注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爲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略，一無取焉。」監本注文全脫。此條賴有宋本得存顏注之全。

又《太平路新刊漢書一百卷（元刊本）》 首行題「《高帝紀》第一上」，下注「師古曰」云云，下題「班固《漢書》一」；次行題「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前有師古《叙例》。又余靖《上言》，首題「景祐刊誤本」五字。是書刊於大德乙巳歲十有二月。《目》後有太平路儒學教授曲阜孔文聲跋云：「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以《十七史書》艱得善本，從太平路學官之請，徧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漢書》率先，俾諸路咸取而式之，置局於尊經閣，致工於武林。三復對讀者，耆儒姚和中輩十有五人；重校修補者，學正蔡泰亨。板用二千七百七十五面」云云，跋後列銜名二條，一爲承務郎太平路總管府判官劉遵督工，一爲中順大夫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伯都提調。其書出自景祐本，故謬譌尚少。

又卷一六《白虎通二卷（元刊本）》 此書不題名。《目錄》前有小序云：「《白虎通德論》者，後漢孝章帝炤於白虎殿會羣儒講論『五經』同異所作也。後漢玄武司馬班固，字孟堅，奉詔纂其事。奏御凡十卷，今作上、下卷」云。其細目上作圓圍者凡二，猶仍十卷之舊。上卷以《爵》、《號》、《諡》爲首，《崩薨》、《喪服》、《紼冕》次之，《五祀》、《社稷》、《禮樂》次之，《封公侯》、《京師》、《五行》次之，《三軍》至《耕桑》，凡八篇，及《封禪》、《巡狩》、《考黜》次之。下卷以《王者》、《不臣》至《商賈》凡五篇爲首，《文質》至《三綱六紀》凡四篇次之，《情性》至「五經」凡十篇次之，以《嫁娶》終焉。「三正」作「三政」，《三綱六紀》分作六條，與大字本同。惟《目錄》上卷《封禪》下脫《巡狩》、《考黜》兩

條。此世所傳爲宋刊小字本，即吳槎客所藏，盧抱經所見之本。核其板刻字體，實元時重刊本也。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匡」字、「戊」字有缺筆。舊爲汲古閣藏書。末有黃蕘圃跋，謂得之太倉故家。（卷首有「毛晉」朱記。）

又《白虎通德論十卷（元刊本）》 題：「臣班固纂集。」陳氏《書錄》作十卷，此大德九年劉平父刻本，卷數與陳氏合。以《爵》、《號》、《諡》爲首，《五祀》、《社稷》、《禮樂》次之，《封公侯》、《京師》、《五行》次之，《三軍》、《誅伐》、《諫諍》、《鄉射》、《致仕》、《辟雍》、《災變》、《耕桑》次之，《封禪》、《巡守》、《考黜》次之，《王者》、《不臣》、《蓍龜》、《聖人》、《八風》、《商賈》次之，《文質》、《三政》、《三教》、《三綱六紀》次之，《情性》、《壽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時》、《衣裳》、《五刑》、《五經》次之，《嫁娶》次之，《紼冕》、《喪服》、《崩薨》終焉。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明嘉靖元年遼陽傅鑰刻於太平者，云依此本，而卷分上、下。近莊氏、盧氏校刻本作四卷。迨各分上、下，刻成始見十卷之本，不及追改矣。書中每多古字通用，如「由」「猶」、「如」「而」、「中」「忠」、「方」「旁」、「觀」「館」、「采」「菜」、「必」「畢」之類。而「召伯」作「邵伯」，與《公羊解詁》同。「有邰」作「有臺」，與《詩考》所引合。猶存古本之眞焉。有嚴度、張楷序。（按：徐乃昌隨盦《徐氏叢書續編》覆刊本。）

《滂喜齋藏書記》卷二《元刻〈白虎通義〉二卷》 海甯吳槎客藏本，盧東里所稱北宋槧者也。然細審其字形紙色，實爲元刻。黃蕘圃、瞿子雍嘗辨之矣。蕘圃藏本得自汲古毛氏，今歸瞿敬之，即子雍之後也。此本後有抱經跋云：「目錄前小序《白虎建德論》，開卷已訛。然余取其書字字比對，始知此本尚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又云：「此本雖分上、下兩卷，然篇目上作圓圍者十，仍不失十卷之舊。後得元大德年本，明傅氏、程氏、吳氏、何氏本，皆不及此本，洵乎舊本之可貴也。」抱經精於校勘，其言如此。

《議顧堂題跋》卷二《宋槧湖北庾司本漢書跋》 漢書一百二十卷，題曰：「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瑯琊開國子顏師古注。」首行篇名在上，大題在下，「班固」二字在中。前爲顏師古《漢書敘例》，後有張孝曾跋、沈綸言敘、梅世昌等校正銜名五行。梁季祕題每頁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七字，小字雙行，每行三十五六字不等。版心有刻工姓名，紹興初刊于湖北鹽茶提舉司。溍熙二年，梅世昌爲提舉，版已漫漶，命三山黃杲升、宜興沈綸言重校刊二百二十七版。慶元二年，梁季祕爲守，又命郭洵直重刊一百七十版。此則慶元間初印本也。以今所通行《漢書評林》、汲古閣、明監本互校，勝處頗多。如《宣帝紀》夏四月庚午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韋昭注汲古閣本誤作師古；地節三年「自丞相」以下，汲古本奪「自丞相」三字；《哀帝紀》元壽二年，各本皆衍「元壽」二字，此本不衍；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曲成侯蟲達下二格大書「位次日夜侯恆」六字，各本皆誤作小注；《百官公卿表》竟甯元年「安平侯王章子然爲執金吾」，「安平」各本皆誤「安年」，鴻嘉元年「平臺侯史中爲太常」，「平臺」各本皆誤「平喜」，孝哀建平三年「右將軍公孫祿爲左將軍三年免」，今本三皆譌「一」。錢氏竹汀曰：《何武傳》，哀帝崩，武爲前將軍，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武舉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有司劾奏武、祿互相稱舉，皆免。事在元壽三年，距建平三年四歲矣。當以此本作三年免爲長。班氏《古今人表》，老子在中上，見張晏注。唐天寶元年升爲上上，見《舊唐書・禮儀志》。此本老子在上上，仍唐本也。南監汲古本老子在中上，則據張晏說而改移矣。《人表》上中廖叔安，師古注《左氏傳》作「飂」，與《左氏傳》合。各本「飂」皆譌「戮」。翻閱所及，偶舉一二以見宋本之善。卷首副頁有正德二年丹陽孫道靜題字，下有「景瞻」二字朱文方印。敘例有「陳道復印」白文方印、及「汪士鐘印」白文方印、「藝芸主人」朱文方印，「趙宋本」朱文圓印。梁季祕跋後有「陳湄私印」白文方印、「翠羽堂圖書」白文方印。副頁有景瞻、君寵二人題字。蓋明時曾爲孫景瞻、陳白陽兩家收藏。嘉慶中歸于汪閬原。余于常熟故家得之。慶元距今七百年，紙墨如新，完善無缺，誠吾家史部第一等秘笈也。

《嘉業堂藏書志》卷二《漢書一百卷（宋刻本）》 漢護軍班固撰，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開國子顏師古集注。前有顏師古新注《漢書敘例》八條，并撰注姓氏，自荀悅至崔浩二十三人，簡略小傳。次景祐本刊誤三條，次宋景文本及今本所據參校之各本，凡四葉。後有長方木記兩行，云：「甲申歲刊于白鷺洲書院。」次即目錄，按敘次僅百篇。卷內《高紀》、《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律曆志》、《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馬相如傳》、《揚雄傳》、《匈奴傳》、《西域傳》、《外戚傳》、《敘傳》，俱分上、下；《五行志》分上、中、下，復分爲上、下；《王莽傳》分上、中、下。實溢出二十卷。今《四庫提要》作一百二十卷，依分卷之數也。每半葉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

目錄前題「前漢書」，後題「西漢書」，（《叙例》後題亦同。）正文概作「漢書」。篇目在上，書名在下，分記卷第。中縫魚尾下，上層題「紀」、「表」、「志」、「傳」幾，冠以「前」字；下層「漢書幾卷」，（或省作「已」。）仍上計字數、下列刻工姓氏。每卷正文後有「右將監本、杭本、越本、三劉、宋祁諸本參校，其有同異，并附於古注之下」題字二行。末題「某篇第幾」，下注「文若干字」、「注若干字」。鐫刻遒勁，避諱亦嚴，當（宋）時刻。《郘亭知見書目》謂此本刊於南宋末，畢工於元至正間，不知何所依據。有「修汲軒」、「汪士鐘藏」、「湘陰郭氏調元藏書籍」、「汪厚齋藏書」、「汪印振勳」、「楳泉」、「遼西郡圖書印」、「浙右項篤壽子長藏書」、「項篤壽印」、「少谿主人」諸記。已歸嘉業堂，並《後漢書》精摹印行。（董稿）

又《前漢書一百卷（明汪文盛刻本）》 明汪文盛刊於福建本。同校者高澱、傅汝舟，皆福建人也。學者推重此刻，謂之佳書。次行款署：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澱、傅汝舟校。（觀《後漢》自知。）後板出售他氏，則鏟去此行矣。此本印已在後，此行全無。莫郘亭以小字宋本校《叙例》及卷一，云無大勝處，則語不欺人。《兩漢書》宋景祐本外，以正統本爲至佳，在乾道、大德之上，以其翻淳化本也。首本鈔配。（繆稿）

又卷三《前漢書跋》 《前漢書》一百二十卷，南宋嘉定甲申白鷺洲書院刊本，用宋景文公本校定，每卷後又標明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注之下。按：古注自漢迄唐凡數十家，至小顏集其成，而諸家原書遂廢。此本集北宋以來諸刻參校同異，又備采諸儒辨論附於注末，足補小顏之滲漏，宋槧中自以此本爲尤善。古書展轉傳刻，不能無訛，必取各本互校，擇善而從，方爲善讀書者。昔嘉定錢竹汀先生嘗譏劉知幾偶見誤本《漢書·五行志·恆寒篇》釐公十年「大雨雪」爲「大雨雹」，不尋其上下文義，輒生駁難，謂古人讀書粗疏，轉或不如後人之精審。今檢此本，正作「大雨雪」，則錢氏之言信矣。再以今本校之，如《宣帝紀》地節二年「自丞相」以下，今本奪「自丞相」三字，《百官公卿表》「宣平侯張歐」，「宣」今誤「寧」；「兪侯樂貢」，「樂」今誤「樂」；「安平侯王章」，「平」今誤「年」；「平臺侯史中」，「臺」今誤「喜」。《地理志》「時水東北至鉅定」，「時」今誤「博」，此勝於今者也。他如《律曆志》「能者養之以福」，《五行志》同，今本作「能者養之以福」。師古曰：之，往也，往就福也。阮文達公已據以訂《左傳》之誤，此當從今本者也。讀者參觀互校，擇善而從可已。此本余得之湘陰郭筠仙侍郎家，有項子京藏章。侍郎嘗欲以之贈曾文正公，文正未敢拜領者也。原書缺七十八至八十一四卷，又卷二十八下缺頁頗多，以德化李木齋方伯木犀軒藏建安劉元起刊本景補，足成完書。宋槧今不易見，景寫刊行，藉與海內好古之士共之。溯自開雕迄今，已七易寒暑矣。太歲在閼逢困敦南呂之月。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 《白虎通德論》二卷，漢班固撰，明刻清敬思堂印本。《白虎通》宋刻小字本卷末爲《嫁娶》、其《紼冕》、《喪服》、《崩薨》三篇在《爵》、《號》、《謚》之次。自大德本以下皆以《崩薨》爲末篇。明傅鈔、楊祜皆曾重刻大德本。此本有冷宗元序，其出於傅本可知。

藝文

曹撝《圖基賦序》 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圖基》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

祖珽《上修文殿御覽奏》 昔魏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羣言，區分義別。陛下聽覽餘日，眷言緗素。究蘭臺之籍，窮策府之文。以爲觀書貴博，博而貴要。省日兼功，期於易簡。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錄斯書。謹罄庸短登即篇次，放天地之數爲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闕，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畢，并目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覽。

王勃《山亭興序》 人高調遠，地爽氣清。抱玉策而登高，出瓊林而更遠。漢家二百所之都鄙，宮殿平看；秦氏四十郡之封畿，山河坐見。班孟堅騁兩京雄筆，以爲天地之奧區；張平子奮一代宏才，以爲帝王之神麗。珠城隱隱，闌干象北斗之宮；清渭澄澄，滉漾即天河之水。長松茂栢，鑽宇宙而頓風雲；大壑橫溪，吐江河而懸日月。

徐彥伯《登長城賦》 班孟堅輟編史閣，掌記戎幕，坐燕阜之陽，覽秦城之作，喟然而嘆曰：傅翼下鞿，視人則噬。鯨吞我寶鼎，蠶食我諸侯，鞭撻我上國，動搖我中州。所以二世而殞，職此之由乎！當其席卷之初，攻必

勝，戰必克，因利乘便，追亡逐北，自以爲功勤三王，威儀萬國。重鈇鑽干戈於仁義，輕詩書禮樂於殘賊。然後馳海若以爲梁，斷陽紆以爲藪。犀象有形而採掇，珠玉無脛而奔走。朝則貪墨比肩，野則庶人鉗口。負關河千里之壯，言帝王一家之有。神告錄圖，亡秦者胡。實憎蕭牆之壁，濫行高闕之誅。鑿臨洮之西徼，穿負海之東隅。猛將虎視，焉存綱紀，謫戍勃興，鈎繩亂起。連連塢壁，岌岌亭壘，飛狗而輓粟者十有二年，塹山而堙谷者三千餘里。黔首之死亡無日，白骨之悲哀不已。猶欲張伯翳之絕胤，馳棠梨之驕子。曾不知失全者易傾，逆用者無成。陳涉以閭左奔亡之師，項梁以全吳撾悍之兵，夢驂徵其敗德，斬蛇驗其鴻名。板築未艾，君臣顛沛。六郡沙漠，五原旌旆。運歷金火，地分中外。因虐主之淫慝，成後王之要害，則知作之者勞，而居之者泰。歲次單閼，我行窮髮。眇嘿雞田，幽陰馬窟。土色紫而關迴，川氣黃而塞沒。調嗥鼓於海風，咽愁笳於隴月。試危坐以側聽，孰不銷魂而斷骨哉！況復日入青波，堅冰裁裁。危蓬殞蒂，森木靜柯。羣峰雪滿，聯峴霜多。龍北卧而銜燭，鴈南飛以度河。載馳載驟，彼亭之候。唯見元洲無春，陰壑罷晝。鷙隼爭擊，哀猱直透。饑鹿夜咆，乳虎晨鬬。蟄熊舐掌，寒龜縮殼。悲壯圖之夭遏，憫勞生之艱遘。昔者韓信猜叛，李陵拘執。望極燕臺，山橫馬邑。戰雲愁聚，衝飆晦急。莫不陵地脈以扣心，望天街以隕泣。亦有王昭直送，蔡琰未還。路盡南國，亭臨北蠻。貯漢月於衣褒，裹胡霜於髻鬢，雖寵盈穹幄而魂斷蕭關。至若趙王遷逐，馬融幽放，去家離土，踰沙歷障。夢蠨蛸之戶側，坐蠐螬之塞上。桃李夕兮有所思，綺羅春兮遙相望。登毀垣以擗摽，坐頹隅以惆悵。是以衝青開幕，張遼闢土，校尉嫖姚，將軍捕虜。薙垣鋪障，勦亭伐虢。斬元於鐵防之門，流血於金河之浦。張虎牙以泄憤，虬蝟鬚以蓄怒。及夫中郎殉節，博望踰邊。取劒僕地，尋河際天。幽海上而萬里，窴胡中而幾年。銀車薦出，玉節仍旋。南向國以樂只，北違沙以莞然。嗚呼！長城之設，載逾九白。古往今來，巋然陳迹。窮海戰士，孤亭戍客。登峻墉，陟窮石，嗟故里而不見，感殊方以殞魄者，亦何可勝道哉！嗟我羈淪，南庭苦辛。心懷壯士，永慕忠臣。經百戰之戎俗，對三邊之鬼燐。徐樂則燕北書生，開偉詞而喻漢；賈誼則洛陽才子，飛雄論以過秦。歲崢嶸而將暮，實慷慨於窮塵。

李華《送觀往吳中序》 觀於經感士匄、郤子之祖德，於史慕子長、孟堅之自叙。羈旅無書，往吳中蒐以備家傳之遺闕。附之於篇。

李嶷《讀前漢外戚傳》 人錄尚書事，家臨御路傍。鑿池通渭水，避暑借明光。印綬妻封邑，軒車子拜郎。寵因宮掖裏，勢極必先亡。

白居易《讀漢書》 禾黍與稂莠，雨來同日滋。桃李與荆棘，霜降同夜萎。草木既區別，榮枯那等夷。茫茫天地意，無乃大無私。小人與君子，用置各有宜。奈何西漢末，忠邪並信之。不然盡信忠，早絕邪臣窺。不然盡信邪，早使忠臣知。優游兩不斷，盛業日已衰。痛矣蕭京輩，終令陷禍機。每讀元成紀，憤憤令人悲。寄言爲國者，不得學天時。寄言爲臣者，可以鑒於斯。

又《讀史五首》四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掇蜂殺愛子，掩鼻戮龐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陰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則有刑辟，幽則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

又五 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如遺。一朝黃金多，佩印衣錦歸。去妻不敢視，婦嫂強依依。富貴家人重，貧賤妻子欺。奈何貧富間，可移親愛志。遂使中人心，汲汲求富貴。又令下人力，各兢錐刀利。隨分歸舍來，一取妻孥意。

姚合《送任畹評事赴沂海》 擲筆不作尉，戎衣從嫖姚。嚴冬入都門，僕馬氣益豪。沂州右鎮雄，士勇旌旗高。洛東無憂虞，半夜開虎牢。丈夫貴功勛，不貴爵祿饒。仰眠作書生，衣食何由銷。任生非常才，臨事膽不搖。必當展長畫，逆波斬鯨鰲。九陌塵土黑，話別立遠郊。孟堅勒燕然，豈獨在漢朝。

李商隱《鄠杜馬上念漢書（一云〈五陵懷古〉）》 世上蒼龍種，人間武帝孫。小來唯射獵，興罷得乾坤。渭水天開苑，咸陽地獻原。英靈殊未已，丁傅漸華軒。

邵謁《覽張騫傳》 採藥不得根，尋河不得源。此時虛白首，徒感武皇恩。桑田未聞改，日月曾幾昏。仙骨若求得，鼇頭無新墳。不見杜陵草，至今空自繁。

杜荀鶴《松窗雜記》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捨炫，語甚容易。每辨駁古昔，多以臆斷。有旁議者，必大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持三尺劒，滅暴秦，翦強楚，而不能免

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寓。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何逃！」王生頓首曰：「臣嘗覽大王本記，見司馬遷、班固書云『母劉氏媼』，注烏老反，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載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敢出於胸襟耳。」漢祖益怒曰：「朕沛中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南面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目太公，遂據地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生曰：「王即位，會群臣，置酒於前殿，獻太上皇壽，有否？」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嘗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君親者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遣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主默然，良久云：「斬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髮者摑之。一摑，霎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

李山甫《讀漢史》　四百年間反覆尋，漢家興替好沾襟。每逢奸詐須投手，眞遇英雄始醒心。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沈。當時虛受君恩者，謾向青編作鬼林。

吳融《靈池縣見早梅》　小園晴日見寒梅，一寸鄉心萬里迴。春日遲時拋笠澤，戰塵飛處上琴臺。棲身未識登龍地，落筆元非倚馬才。待勒燕然歸未得，雪枝南畔少徘徊。

楊億《次韻和守邦道人寄編修諸學士之什》　修書何幸佐鉛黃，日接羣英道自光。署近承明叨謁帝，賦成平樂謬爲郎。孟堅已分酬賓戲，嚴助還思佩郡章。共憶東林社中客，滿池蓮葉吐清香。

祖無擇《張寺丞鳴玉亭書事》　爲憐瀟灑近城闉，來往何曾問主人。列岫曉昏雲鬱鬱，流泉秋淨石粼粼。陸機詩就休招隱，班固文成正答賓。愁見西峯日將暮，卻驅羸馬入埃塵。

歐陽修《綠竹堂獨飲》　予生本是少年氣，逐磨牙角爭雄豪。馬遷班固洎歆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說今古，紛紛落盡玉塵毛。

李覯《讀史》　子長漢良史，筆鋒頗雄剛。惜哉聞道寡，氣志苦不常。心如蟲絲經，隨風東西揚。一事若可喜，不顧道所長。公言紲原憲，俠賊乃爲良。仁義謂足羞，貨殖比君王。黃老先六經，斯言固猖狂。吁嗟夫子沒，兩觀無刑章。予懷班孟堅，駁議何洋洋。傳與後世人，愼思其否臧。

劉敞《登臺觀雲賦》　故漢明復古，見頌于孟堅；；魯僖秉常，取貴于左氏。稽合典禮，昭明策書。非臨下之爲樂，蓋恤人而有初。寓目以觀，陋章華之奉己；；非煙是紀，類河廣之跂予。

強至《送劉嗣復都官赴辟秦州幕府》二　十萬強弓略未彎，妖氛漸滅賀蘭山。元侯把詔開新府，上客隨書出故關。詩酒不妨行樂外，功名只在立談間。主人待勒燕然石，誰道能銘獨姓班。

沈遘《依韻和施正臣遊聖果寺二首》一　盤崖絕巘與天通，汗漫煙霞謝世籠。聳起浮圖山突兀，自然衙石玉青蔥。古人興廢千年上，游客登臨一嘯中。誰爲燕然愧班窴，弧城羈據亦銘功。

蘇軾《次韻答章傳道見贈》　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質謝鐫鏤。

黃庶《送李宰長慶州寧覲》　我愛孟堅文學飽，持筆去作將軍客。鋪張大漢征北功，手攜直上燕然刻。千載事掛單于眼，至今猶若擒白黑。幾年羌夷瘡一方，窟冗未掃壯士瘠。我生南方長詩書，愛國區區肺如炙。欲於塞外勒姓名，往往夜夢賀蘭石。一來長安事刀筆，駑駘不展芻粟力。裒裒李公邦之梓，聲載百郡理霹靂。

黃庭堅《次韻奉答廖袁州懷舊隱之詩》　詩題怨鶴與驚猿，一幅溪藤照霽煙。聞道省郎方結綬，可容名士乞歸田。嚴安召見天嗟晚，賈誼歸來席更前。何況班家有超固，應封定遠勒燕然。

呂南公《讀東方朔傳》　武皇肆荒惑，公卿噤忠讞。先生有直舌，談笑開吾君。董偃不敢怨，壽王誰與伸。堂堂補衮心，不厭犯怒頻。豈不顧仕養，崇卑位泥雲。耻同高論儒，瑟縮憂烹焚。賢人事昏主，獻替視所因。不爾朝野間，誰非愛其身。彼哉下世士，所見異吾聞。醜謬無不爲，乃思謗遺塵。國風歌善戲，孔聖許狂人。何嫌班孟堅，區區記餘芬。

劉弇《上張天覺學士書》 故熙寧間得君如執事，宜不多有。淵源六經，旁貫百氏，則董生、向、歆之博古也。膚寸筆端，勢軋萬鈞，卷濤收瀾，末力猶壯，則退之、子厚之懷鉛提槧也；檃括訛繆，水鏡人物，了無不應其實，則子將之月旦、孟堅之九等也。於是天下殷然知有張公矣。

晁補之《金盞倒垂蓮・依韻和次膚寄楊仲謀觀察》 諸阮英游，盡千鍾飲量，百丈詞源。對舞春風，螺髻小雙蓮。念兩處、登高臨遠，又傷芳物新年。此景不待、桓伊危柱哀絃。　身閒。未應無事，趁栽梅徑裏，插柳池邊。野鶴飄飄，幽興在青田。也莫話、書生豪氣，更銘功業燕然。畢竟得意，何如月下花前。

程俱《謝著作佐郎啓》 續六官九聚之書，紬金匱于數千百載，惟蘭臺之接武，實麟閣之椎輪。文若孟堅，徒爲令史；博如束晳，僅得佐郎。然裁成漢代之陽秋，無出其右；比次汲書之科斗，可考而知。自非宏達之才，曷稱招延之美。

趙鼎《從軍滑臺》一 中原何自假遊魂，帷幄奇謀妙若神。沙漠宣威元有將，燕然勒頌不無人。山川流恨荒涼地，桃李無言寂寞春。炯炯孤懷竟何補，猶能狂飲吐車茵。

蘇籀《連雨偶成二首》二 愚翁夸甫骨應寒，宇宙因誰危與安。治道灼知斯鞅妄，中興竊擬導安難。文章一伎眞何益，得失他年極易觀。私喜崔駘薄班固，繆賢朱博毀師丹。

鄧肅《次韻王信州》 煤炱飛上天，沉沉三日霧。銀河一壓摧，狂雨恣橫騖。我恐鐵騎來，疾馳不納履。氣豪如項羽，勢猛似黥布。彌漫江河接高穹，石牛未洗血泥紅。天吳八首眞奇怪，咄嗟平地作銀宮。我貧家火不星竈，赤腳滅沒泥塗中。目斷曉風生少女，又復茅簷飛白龍。慙愧北來王夫子，籍籍聲名滿都鄙。朝吟千賦暮千詩，松腴亦須枯海水。莫倚文章似孟堅，未用風流追樂天。且以光芒破陰晦，挽回日色到桑田。樂歲天公有嚴約，斥落旄頭沉貫索。從公日醉三百杯，不怕西風動旗脚。

曹勛《和張才甫野望軒》 聞闢新軒檻，高明豈鞠窮。八荒供望眼，萬事付冥鴻。聊味青龍鈔(公日念佛聲不少止)，行趁白虎通。大千兼內外，拈出便無同。

又《山居雜詩》 寓居溪陰剎，未暇理歸棹。遮眼闕文史，借書得探討。卷舒白虎通，涵泳青龍鈔。賢哉絕世書，欣然慰幽抱。

李彭《寄郭循正》 粲粲有道孫，豐姿復亂眞。養氣如晴虹，照映塞外春。好大有餘韻，雨墊鳥角巾。典學萬人敵，談笑五臺賓。篆筆壓秦相，翻笑蔡有鄰。長袖果善舞，巨價藏百珍。豈繫寂寞中，見此妙入神。平生樂聞善，況我骨肉親。孟堅贊炎漢，揚雄賦逐貧。

陳長方《霍光賞符璽郎》 黃四娘家花滿蹊，姓名因寄杜陵詩。孟堅父子編摩久，符璽中郎竟爲誰。

王十朋《梁彭州歸自道山泝流入峽以二詩見寄因次其韻》二 壯夫白首兩同年，又繼錢塘唱和篇。十載音書天上雁，一江風雪峽中船。西州賢守得高適，東觀人才推孟堅。紫陌曾陪探花馬，姓名深媿在盧前。

張擴《次韻呂居仁主簿過韓存中侍郎所居》 文章典雅似班固，人物風流如謝安。老去護餘公論在，退休渾覺壯心闌。松窗有月和書照，雲屋無氈禦客寒。冷淡且尋詩作活，要看雷電敕儒官。

洪邁《班固入夢》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李夷嶠、魏子正羔如、上官祿仁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邪！」旋還到省門，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歎，因信一憩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寤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陸游《塞上》 塞上今年有事宜，將軍承詔出全師。精金錯落八尺馬，刺繡鮮明五丈旗。上谷飛狐傳號令，蕭關積石列城陴。不應幕府無班固，早晚燕然刻頌詩。

周必大《次韻溧水令李彥平清賞圖》 俗吏才拘拘，書生志落落。均之窘几案，底處着丘壑。中山李長官，整暇非政學。庭虛吏散早，園古門頻啄。問之何能耳，行道輕去就。誰如班孟堅，齷齪事元舅。紛紛名利場，風俗日益蠱。腰圍黃金帶，巧宦不難取。惟有佳兒孫，未易以力致。君看房杜輩，勳業照文字。徐勸尚笑之，垂誡甚切至。何如遺清白，世有賢者類。詩書聞過庭，杖履奉安步。邑人爭指似，玉立稱祖父。豈惟慰眼前，門戶賴不僕。

翁乎復何憂，弦歌樂朝暮。

又《泰州守許寺正輓詞（代外舅）二首》一　昔在西京日，名臣數次公。人歌廷尉德，帝念潁川功。出處君何異，修良譽亦同。誰提班固筆，千古紹高風。

薛季宣《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擬郎臣固作）》　有漢嗣皇帝，以烝烝之孝，紹中興之統，推祖配天，無忘耆艾。閱堂室而興嘆，睹旂常而永懷。甲子詔書，蓋聞崇德報功，先王之大法也。高皇帝仗策豐沛，從諸侯士大夫滅亡道秦，誅項王之罪，南面而君天下，至於今賴之。永維蕭曹諸公，密勿大猷，勤勞王事，權輿不一。緒其勳庸功著，與爲多焉。昔殷之先臣，胥及逸勤，而與從先王之享。君牙祖父，以服勞王家而紀於周之太常。朕惟十八侯之功勞輔成漢業，不在殷周之後，祠於侯國而無列於祖宗之廟，朕甚慊之。其令沛郡太守，下豐令即泗水亭高原廟爲十八侯位，祠庭下如其倫。郎班固其銘勳伐，附著亭碑之後，以增光我高祖之烈。昭示來世，永永亡窮，稱朕意焉。郎臣固奏：陛下無忘舊勳，序次十八侯位於高原廟，且欲贊述其事，而命臣固爲之銘，甚盛德也。臣愚，何足以知高祖之聖。其一時輔佐，類皆出人之傑，又多臣固凡庸之所不識。臣固謹議：高祖起泗上亭長，不階寸土，持三尺劍，芟頑剿暴，五年而建萬世無疆之業。此二帝三王所不及，而高祖乃優之。功烈冠古昔，造化侔天地。十八侯起身微賤，攀龍鱗，附驥尾，名書鐘鼎，以成封侯之事，其功庸知計皆已暴白於天下。十八侯位次，用昭顯我漢元得人之盛，遠追唐虞之十六相，周十亂臣焉。臣聞泗水舊亭，漢初築宮其上，跨臨清泗，起石梁門闕。高祖十二年冬，已擊黥布，還，置酒沛宮，悉會故人父老，上爲擊筑，興故鄉之感，歌三侯之章。發沛中兒百二十人習歌之。上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故孝惠王年思高祖之悲樂，以沛宮爲高原廟，教歌僮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人爲員。世祖建武五年七月丁丑幸沛，祠原廟。孝章章和元年南巡狩，遣使者奉祠，著令祠官，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稱漢使者侍祀，歲以爲常。惟原廟實高帝神靈所舍，前世奉祠，蠲潔如此。孝孫承紹述先志，有嚴有肅，無荒無斁。竊意故人父老宿相遊從，而高祖念之，至興悲惻。十八侯所與其定天下也，君臣之際，相與之樂大，豈故人父老之流！高祖之堂乃不在配饗之列，佚文墜禮。及陛下而後定，追原所自，不忘本起，此豈無待而然哉。臣雖少文，敢不奉詔。謹如周公頌武、吉甫歌宣，爲《泗水亭碑》，少揚高祖聖神之德，而銘先正元侯之功。惟其次曰鄭侯蕭何、舞陽侯樊噲、留侯張良、絳侯周勃、平陽侯曹參、戶牖侯陳平、南宮侯張敖、曲陽侯酈商、潁陽侯靳歙、安國侯王陵、襄成侯紀成、棘津侯陳武、曲成侯蟲達、汾陽侯周呂、清陽侯王吸，皆有銘。其餘功臣如魯侯奚涓、廣平侯薛歐、陽都侯丁復，繼雖登位十八，與前十八侯國名位次時有更易升降，是皆後來之舉，或呂后所定，非高祖之故也。茲不復叙。郎臣固昧死上。

趙蕃《在伯沅陵俱和前詩復次韻五首》三　班左昔成書，幽秘或未呈。孟堅得師古，征南傳丘明。維昔西湖花，人孰知其貞。自非處士句，世亦安得名。

元好問《讀漢書》　室方隆棟非難構，水到頹波豈易迴。豐沛帝鄉多將相，莫從興運論人才。

方岳《陪吳總侍集研山用趙端明送行韻》　煙波畫出暮江天，着我蘆花明月船。官滿只稱前進士，路貧休問小行年。一歸己後陶元亮，衆論寧無班孟堅。不負登臨重九約，過江猶及菊花前。

林同《孝詩·班固》〈著《幽通賦》曰：「懿前烈之純淑兮，咨孤蒙之眇眇兮。」又作《叙傳》，述班氏之先〉　前烈知純淑，孤蹤愧眇蒙。果能筆叙傳，不枉賦幽通。

樂雷發《詠史六首·班固》　請室冤魂叫不聞，神丘隆碣漫遺文。平生詞藻誰知己，腐鼠孤雛卻悞君。

耶律鑄《讀漢書偶成寄李稚川》　看盡人間傀儡棚，不知笑殺老禪僧。風雲依合無多日，禾黍高低沒五陵。紙上功名休理會，夢中身世儘翻騰。從今拚取生平醉，莫惜王公喚不應。

方回《秋晚雜書三十首》一一　世運日已季，帝王降而霸。人品亦復然，窮極事狙詐。孟堅列九等，三三以相亞。聖有生而知，愚至不可化。吾謂上上人，老死守田舍。遠迹牛豕間，胼胝事耕稼。彼昏慕鼎食，厥價下之下。何待臨伏鑕，然後發悲咤。

又《漢》　燈前閒覆孟堅書，瞬息炎劉四百餘。五聚井星才屬爾，一抔陵土竟何如。早誇發縱輕烹狗，終藉吞舟失漏魚。若使高皇爲晉獻，可須莽卓始坵墟。

又《擬古五首》五　知十與知二，回賜同補哲。所以孟堅表，九品較優劣。

人貌無明鏡，妍醜孰分別。物無權與衡，輕重亦不決。

胡次焱《山園賦》　景定元年春二月，鳳山查亭叔以書抵梅巖，曰：「近築山園爲遊息之地，思欲得巨筆鋪張之，敢以爲請。」夏四月，一再不懈，家惟奔走于貧，不暇抒思。秋八月，養痾彌旬，少間，氣力未裕，未可與塵埃酬酢。于是始克運筆，効班固《兩都賦》體，離爲前後篇，所謂極昔之耀，而折以今之法度者也。

陸文圭《天爵賦》　墨卿問於楮先生曰：子亦見夫曼倩之設難，子雲之解嘲，孟堅之答戲，誇紱冕之榮，羨卿相之位。或釋褐而待詔，或紆青而游說。當塗者升雲，先驅者擁篲。鋪張乎金張許史之業，希慕乎蕭曹平勃之智。怨沉埋於執戟，歎落拓於給事。嗟得富而失貧，憂朝榮而夕領。間微審於禍福，稍推遠於聲利。或默守於太玄，或誦言於六藝。以是爲達人之大觀，處士之高致。口不道乎忠信，行不履乎仁義。何昔人識見之卑而議論之蔽也。

宋無《送閔思齊浙東帥府掾》　南越連閩徼，東瀛貢百蠻。軍營威帥閫，記室比官班。之子稱時彥，羣公譽早攀。詩壇堪白戰，幕府政朱顏。橫槊金飇動，談兵玉帳閒。貨通夷舶富，民羨國風還。夜柝鯨潛海，春旗豹隱山。攜琴遊有暇，挈榼酒休慳。將佐知書貴，勳名待詔頒。孟堅詞訟作，留照汗青間。

張雨《答董子羽見寄》　清都聞已住多年，鶴駕鸞驂與後先。閶闔五雲宮樹暖，蓬萊初日羽衣鮮。神仙翰墨唯皇象，史館人材總孟堅。天上春風如舊識，殷勤吹送寄來篇。

楊維楨《將軍客》　將軍客，太史固，曾與將軍擄露布。洛陽令，將天誅，捕客豈爲酖酒奴。將軍客，不得如，江淮客主袁司徒，阿昭抱泣修遺書。

貝瓊《李將軍歌》　漢家李廣舊無雙，年少提兵飛渡江。黃石素書心已授，龍文赤鼎手能扛。不作諸生自辛苦，千金結客輕如土。朝呼野外黃頭鶻，夜殺山中雪毛虎。天子詔書開四夸，五年出塞事征西。三冬冰雪皴人肉，萬里關山碎馬蹄。今日相看鳳陽道，繡袍換酒情偏好。虎符金印來未遲，鋘硯毛錐吾已老。豪俠平生感慨多，尊前擊劒起高歌。定知班固文章在，爲勒燕然示不磨。

華岳《訴董寺丞（董詣獄問囚翠微款以一詩董揮淚而出）》　神首羅喉欲蝕天，彎弓直造玉皇前。九重不忍誅林甫，一札翻令囿馬遷。投鼠固知當忌器，得魚誰敢便忘筌。吾今一死初無憾，願把孤忠托孟堅。

又《宣城道中》　恰到杏花天，轉頭過禁煙。燕歸纔數日，蠶起又三眠。少智慚稊里，多材憶孟堅。功名且隨分，無苦自咨煎。

李曾伯《辟制幹謝蜀閫》　眷元戎之幕府，實人物之羽儀。或西山朝爽，手板柱頤；或南樓夜月，胡床長嘯。或擅草檄飛書之譽，或於觀碁聞柝之詩。仰稽前修，莫非名士。故班孟堅從涼州之役，乃能勒燕然石以頌漢功；而韓昌黎與鄆城之征，斯可作淮西碑而紀唐烈。

方夔《雁奴》　雁落常水宿，奴輒警暗晦。已逸渠處勞，禍患出恩愛。老漁窮意巧，半夜弄光怪。奴亟告其羣，舉羣驚相戒。漁火不時明，奴告不息喙。衆方恬夢寐，不悟伏機械。一夕雖屢驚，四顧無己害。利觜叢之身，尤恐奴相賣。漁者乘其囂，尺箠盡同隊。辱令孟堅死，依勢博陸敗。小忠慢平昔，今日復何悔。

倪瓚《贈別榮子仁》　退食從容下玉除，當年史館燦成書。藝場馳騁答客戲，筆陣縱橫賦子虛。山水娛情經亂後，圖書連舸渡江初。君來愧我無供給，一勺寒泉薦菊蒩。

鄭允端《讀西漢書》　予聞太倉公，逮繫長安獄。生女不生男，緩急無以囑。少女痛所言，上書訟父辱。死者不復生，刑者不可屬。妾身沒入官，父罪或見贖。明明聖文王，哀憐脫戕毒。再使父子親，骨肉重相續。此事誼甚高，足以振頹俗。好事東觀臣，大書耀史錄。臨卷三歎之，清風滿林麓。

又《讀白虎通》　漢章好儒雅，輔臣盡鄒魯。五經定異同，講論到白虎。班生足遠猷，才華映千古。綴拾修成書，垂世豈少補。

鄭眞《次韻答兪明逸先生》四　中都廷闕五雲邊，樂只邦家祝萬年。彭澤祇應欣有酒，少陵何必嘆無氈。篆文已賜銅章重，綵綬寧需玉琲圓。鄉社斯文誰砥柱，須看大手勒燕然。

唐之淳《大寧雜詩》一　正月丹符出紫宸，三軍萬里淨邊塵。天垂平野星辰近，地入皇圖雨露新。已見城池開道路，早聞禾黍變荆榛。燕然賸有磨崖石，留待班生頌聖明。

呂誠《題買臣負薪圖》　會稽太守貧賤時，負薪行歌妻哂之。百里未滿決絕去，斷絃破鏡離鸞飛。五馬金鞍照流水，富貴歸來動鄉里。莫怨故人無古心，卻視新夫羞欲死。落花離離辭故枝，浮雲去去無回期。結交義薄有如

此，柏舟三復共姜詩。

劉仁本《題馬易之韓與玉塗叔良上京紀行詩卷》 景運將興禮樂期，邦家培植太平基。鑾和法駕時巡幸，扈從詞臣發祕思。文物兩都班固賦，山川萬里杜陵詩。於今十載風塵裏，展卷空懷草木悲。

楊士奇《北征集序》 士遭遇之盛如公，求諸往古，無幾人焉。漢班孟堅負良史才，嘗從車騎將軍出金城，擊北邊，典文章，猶至今傳諸史冊。豈若公親侍龍御於數萬里之外哉！

程敏政《送鄭洗馬赴南京太常少卿》 法從年來屢奏功，此行爭說薦書公。舊都南北舟車便，原廟春秋俎豆同。喜奉慈顏開壽域，卻勞清夢繞儲宮。重來未覺霜毛盛，看續西京白虎通。

李東陽《江上望金陵》 海雲浮動碧崔嵬，渺渺孤帆望雨開。吳楚青山從此斷，東南王氣渡江來。龍盤卻作千年樹，鳳去空餘百尺臺。而我獨慙觀國士，兩都猶數孟堅才。

謝遷《雪湖過山莊仍用前韻奉酬三首》三 豪來時復棹航船，茶臼無聲隱几眠。風入疎松清徹曉，雨深豐草碧連天。五千卷在聊撐腹，三百廛空漫力田。卻憶班生獨何事，遠將文字勒燕然。

王鏊《史館歲暮述懷次匏韻》 東觀才華說孟堅，相隨無補漫窮年。謹嚴敢意春秋筆，詮次惟將歲月編。文案塵高傷病劣，大官日給愧肥鮮。太平有象須君寫，莫把三長讓子玄。

顧璘《早秋日宴宗伯喬公宅》 南宮新第早秋凉，東閣延賓逸興長。蓮薦碧房浮玉碗，梧飄黃葉下銀床。孟堅奕旨精玄理，逸少詩筵重罰觴。暫向門牆依北斗，預愁飄泊向炎方。

楊士雲《弘羊贊》 飯牛版築是何人，汲黯諸賢尚可論。賈豎刀錐何足算，班生史筆未全眞。

張含《疊前韻次第答升庵八首》四 山上花宮水上樓，烟霞魚鳥自春秋。青雲不必攄雙眼，黃菊還須插滿頭。麗句日吟三百遍，離腸時轉一千周。玉關好在班生筆，擬向龍堆絕塞投。

謝榛《送張戶曹茂宰募兵眞定諸郡》 人辭京國黃塵外，霜落滹沱白鴈前。驛騎先飛秋草路，使旌高捲夕陽天。欲招遊俠傾三輔，擬見驅馳靜九邊。班固爲郎寧久滯，還期北去勒燕然。

豐坊《春日登司天臺簡張惟靜》 芳春邂逅一登臺，逸興渾疑跨九垓。江遶皇州千嶂合，天行白日二儀開。暖風吹面將舒柳，霽雪飄襟半落梅。欲賦兩都時閣筆，年來慙愧孟堅才。

歸有光《壬戌紀行》下 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而少嘗見其文，因爲子達誦之：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虧流裔，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郊，擊獲秦王。鴻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勒陣東征，剋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陳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馭將十八，贊述殷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家寧安，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文肇祉《雨中秦評事攜酒見過》 失意逡巡且未廻，強携栖止帝城隈。媿將白眼看人醉，愁見黃花冒雨開。九日未賡邠老句，兩都空負孟堅才。殷勤喜得秦評事，携酒衝寒爲我來。

又《韓太史再送羊脯》 同學如君最妙年，優柔雅度玉堂仙。文章似昔推韓愈，太史于今媲孟堅。亟饋有勞頒鼎肉，踏蔬無夢媿前賢。感君不忘山陽社，默坐時歌既醉篇。

李攀龍《寄賀天官殷少宰》 十載詞林供奉中，史才經術並稱雄。恭承三命銅龍署，兼典諸儒白虎通。要地持衡當北斗，清聲曳履入南宮。猶言紫極氤氳處，非復文昌八座同。

王世貞《翁中丞南巡歌》 此時王生一游客，步入轅門人盡驚。願爲十日布衣飲，客星倒據三台明。何人可當虛左席，捫腹無踰於此生。孟堅好推勒石頌，仲宣愧殺從軍行。公猶未發我未去，丈夫有志事竟成。大鵬尺鷃各有適，不廢萬古俱垂名。

又《送潘大憲副視關中學政》二 三輔青衿拜下風，就中三禮更推公。似聞伯仲金華省，曾奏先朝白虎通。

湯顯祖《讀張敞傳》 長安多偷兒，數輩老爲曾。居家皆溫厚，出從僮僕遊。遂有長者名，閭里咸見優。小偷時轉輸，曾長日優游。安知畫眉人，一朝來見收。

胡應麟《送大司馬張公還朝四首》二　中天名岳降崔嵬，望裏三娥雪色開。父老競傳司馬論，君王遙借卧龍才。長城乍起當周甸，大海初澄傍越臺。縱是抽毫難和客，幕中猶許孟堅來。

翁正春《讀秘閣藏書賦》　憶昔董子搜奇兮下帷幌，孟堅運思兮入毫芒。司馬命意兮名山藏，邊生經笥兮分天章。是皆涉中扃，窺奎堂，足以恢帝紀、振王綱。

錢謙益《讀史》　班史才翻又短長，閑鑽故紙費商量。死人豈必無生術，今病何曾乏古方。種漆樊侯知備豫，解弦董子會更張。空齋白日聊成夢，一笑依然看屋梁。

唐汝詢《班令史固詠史》　聖王貴施仁，用刑非得已。齊都太倉公，坐法行當死。生子不生男，緩急誰當使。小女褰衣泣，聞言痛心髓。悵然自請行，懷書奏天子。斷者不可續，死者長已矣。父情或可原，妾身如敝屣。心悲聲激揚，凄風振丹陛。明君感其言，哀詔因之起。遂除肉刑法，萬國咸稱美。丈夫苟偷生，磨滅將誰紀。賢哉女緹縈，矯矯垂青史。

盧柟《酬華大餓飯》　班固大家能著作，陸機英妙負文雄。兩都賦有凌雲氣，擬古詩高曠代風。驍馬早延通籍譽，才華應見古人同。燕王臺館愁鄒衍，晉室衣冠有阿戎。書豈萬言天險峻，飯傳一飽畏途窮。世經豺虎催頭白，路難騾騶灑血紅。西哭幾湮秦帝闕，南冠虛憶楚江楓。投君劒氣不得死，猶倚崆峒百丈虹。

徐熥《送翁兆震太史冊封周藩事竣還朝》　暫綴鵷班馬首東，桃花色借錦袍紅。鞭揮上苑三眠柳，圭捧深宮半葉桐。飛蓋兔園歌夜雪，鳴珂燕市動春風。漢家金匱資良史，好奏諸儒白虎通。

錢肅樂《詠史十三首》二　外戚傾漢祚，舉朝若聾瞽。盡爲子孫謀，恐觸王氏怒。帝之親信臣，造第通肺腑。一言而喪邦，誤國繇宰輔。朱雲發狂憤，借劒誅逆虜。斧鉞拜聖恩，龍逢遊下土。折檻旌直臣，何不殺張禹。

吳綺《萬年歡・次韻壽弘載》　坐嘯湖山，笑癡頑似我，老寧知至。一鶴南飛，前後屢聞橫吹。論序君年稱弟，羨筆吐，凌雲壯氣。每掀髯，捧手清談，蕭然竟爾長醉。　霜空雁唳，抱奇文、東方客難，班固賓戲。弔古衡今，慷慨槐安天地。試問臨邛滌器，會時見、題橋車騎。且收拾，明月虹霓，釣鰲海上爲餌。

毛奇齡《蔡邕棄妻判》　維巫娥之近縣，嘆有女之仳離。挽車無幾日，空留棗樹在。東家唾井有何顏，但采蘼蕪於山下。碎寶鑑於分奩之後，墜銀餅於斷綆之間。野鶴孤飛，人方倚戶；江魚雙躍，妻未還家。誠多鮑永之迂踈，當辯秋胡之輕薄。甲久通仕籍，早授文林，帖括可研摩，已成進士；簿書能省覽，不廢入官，但矜季路片言，幾壞中郎一世。拽當場之傀儡，鮑老無情；彈孤館之琵琶，蔡邕不孝。致使功曹之坐嘯，反糾掾吏以行違。太白入東井，端爲渴耳；孟堅無選賦，豈其愚乎。吏既直前有詞，令當謙退自省。

陳維崧《黃編修庭表宮詞序》　從來雅頌，義仍取乎《春秋》。自昔編摩，事未妨於吟弄。范蔚宗《后妃傳》竟，綴此數章；班孟堅《外戚傳》成，附茲一卷。以彼意匠清新，詞調雅暢。屈原忠愛，聊寄興於虙妃玉女之間；陶令清高，姑記言夫翠鬟鴛幬之事。

王士禛《送冰修歸海昌兼寄朱生二首》二　老大身將隱，飛揚氣自雄。遊燕交馬客，歸越事猿公。仙飯青精飢，諸儒白虎通。故人朱季在，何處駕飛鴻。

李光地《讀史二首》二　嬴氏何其愚，欲使文字埃。六丁收不去，二酉錮將來。王莽飾六藝，猶蒙嚴筆裁。聾聲同一貫，何事獨免哉。少康嗣夏家，羿澆固沈埋。共工霸九州，五德無推排。高光皆除暴，何分姓氏乖。我欲遵孟堅，一辭贊麟臺。

趙士麟《班固（附丁鴻桓郁魯丕賈逵黃香）》　班固成《漢書》，足與龍門配。建初倣石渠，五經論同異。孟堅實與焉，丁桓皆遜避。作頌勒燕然，周宣差可擬。逡巡死獄中，天下惜其藝。後此會東觀，疇能析疑義。魯丕非其倫，而況賈黃輩。

邵遠平《讀漢史雜感十首》六　種蘭莫傷根，傷根蘭不芳。種樹莫披枝，鬱鬱蔭道傍。于公治獄平，陰德後乃昌。駟馬高蓋車，驗若左券償。列侯尚公主，閭門何輝光。溫舒及五族，郅周亦離殃。倚伏有固然，慘酷行自戕。爲德豈責報，君子道其常。

李振裕《讀史紀事》　今古幾人存隻眼，挑燈閑對酒如澠。霍光震主疑驂乘，管叔流言尚啓滕。報國果能酬顧命，全身何必乞諸陵。白云蒼狗須臾幻，天竟淵微未敢憑。

查慎行《陳允文見過用余與補思唱和韻作詩相投次答二首》一　剝啄聲中住木魚，清風來值午茶餘。客嘲賓戲聊相答，失馬亡弓只自如。梧葉打醒庵

主夢，槐花踏過野人廬。留君小作須臾住，省得敲門再寄書。

呂履恆《班孟堅墓》 伯仲龍門見典型，殘碑客路草青青。翻憐文采爲身累，塞出燕然使勒銘。

朱樟《題班孟堅墓》 凄凉文塚沒蒿萊，黨坐孤雛亦可哀，彤管若非貽女弟，幾留剩史在蘭臺。兩都賦就推能手，一代班香興仲多。料得史才天獨忌，龍門司馬恨如何？

張仁熙《讀漢書獨行傳》 曉起躬洒掃，牀頭見漢書。偶逢高士傳，不愧藕花廬。蘚墨飛紅葉，烹葵過雨蔬。自憐還自慰，身世總泛疎。

李鍾巖《題陳太府騎牛圖》 漢書一卷足生涯，蒲薦逍遙玩物華。遠勝當年匯吏部，無芻踏石亦成花。

沈翼機《班孟堅墓》 承家史學號良材，聲價寧因寶憲推。鉅筆當時藏石室，鴻文奕世冠蘭臺。兩都賦就宮商叶，西漢書成錦繡裁。直與龍門堪并駕，解嘲不數子雲才。

李宗渭《擬班孟堅固咏史》 趙孟將渡河，津吏醉不醒。維以飲食故，殺之有何名。女娟在中閨，聞之惻然驚。持楫願身代，父生妾亦生。中流發棹歌，罰釋濱乃清。微言感主聽，聘入邯鄲城。始焉免父難，既乃得身榮。至今河激歌，千古傳其聲。

姚培謙《讀史》 班史務爲該博，《食貨》諸志臚列陳言，累幅不可了，其失也繁而寡裁。

陶季《讀烏孫傳并序》 漢宣帝時，馮嫽以宮人出侍楚公主至烏孫。能史書習事，嘗持節爲公主行賞。是時已爲烏孫右大將妻，凡城郭諸國咸稱曰馮夫人。其後，詔徵夫人入關，問烏孫狀，復遣封大小昆彌焉。當年侍主出京華，翠袖高鬟實內家。赤谷望中甌脫遠，黃塵城裏朔風斜。護軍都尉聯珠勒，持節夫人坐錦車。雲擁一行千萬騎，不須邊女進琵琶。

張瀚《讀史雜詠十四首・匡衡》 九上明經未是遲，說詩贏得解人頤。書生封拜建常事，十載功名一遇時。

又《江充》 紗穀禪繼雙羽垂，誰言燕趙固多奇。游魂幾萬銜鉗灼，盡逐悲風入望思。

金德瑛《蘇子卿》 望鄉對友鬱忠情，通國憐於雪窖生。卻有終宵懷不亂，黃襜負託白虹晴。

愛新覺羅・弘曆《讀龔遂傳》 賣劍令買牛，賣刀令買犢。千古傳名談，此義欠三復。賣必有買者，刀劍仍齊俗。力耕果誰是？何致有積蓄？設曰售他方，道遠舂糧宿。以隣國爲堅，亦非王政穆。王生所教言，天子悅謙牧。日日不相視，悤忙醉相告。少卿本通政，明經蘊以夙。數語誰弗知，奚待彼私淑。馬遷已好奇，孟堅繼其躅。不如斯者多，史策誠難讀。

又《題鄒一桂花卉小冊・金雀》 天然頭翅黃金色，小雀高飛力不勝。欲謝西都孟堅賦，幾曾有意上觚稜。

師範《班氏宅》 一門才望復誰同，史到蘭臺體更工。續罷遺書呈女誡，大家兼有父兄風。

又《班固墓》 西部塵轟大道彥，一區烟草白於霜。停車我向墳前拜，抔土能留百代香。

汪日楨《讀漢書雜詩十首》 紛紛巫蠱獄繁滋，帝意先懷詛上疑。特詔祠官除秘祝，孝文明聖竟前知。

誰道能居一障間？辯窮方悔忤權奸。斷頭何必匈奴使，疑案千秋是狄山。

計較錙銖駔儈徒，輕財翻遜牧羊奴。已邀宸鑒，何不從烹桑大夫？

多事平津禁挾弓，銷兵愚與始皇同。卯金不蹈亡秦轍，全仗吾邱一議功。

叩頭流血尚生瞋，丞相威能困弄臣。王應麟武，法堯禪舜又何人。

昔日隨輿且莫云，平陽更降大將軍。輸他太主歸堂邑，會葬翻教共董君。

弗鬱魚龍瓠子河，宣房未塞起悲歌。薄多勞費，治水從來下策多。

增卑培敬父如何反議刑，當車數語願垂聽。信知儒術西京盛，門卒陳詞亦引經。

安世由來學術奇，亡書三篋誦無遺。範論皇極，厥罰常陰竟未知。

三古遺經久不磨，專家詁訓莫輕訶。弃誣妖讖，持較荄茲誤孰多。

張申巽《讀留侯傳書後》 高皇三傑侯第一，智勇德全王者師。萬里河山筵上箸，九天雷電海中椎。報韓志遂亡秦鹿，興漢謀成泣楚騅。臣請封留留不得，蕭韓留戀悔難追。

雜録

《後漢書・崔駰傳》（漢章）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

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金樓子》卷三《說蕃》 劉義慶爲荆州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在州八年。爲安於西土，撰《徐州先賢傳》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序》以述皇代之美。

《書斷》卷下《能品》 徐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書。班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嘆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後有蘇班，亦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爲張伯英所稱嘆。

《唐新語》卷九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於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又卷一一《懲誡》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應之不覺。仕進者可不勉歟。

《因話錄》卷五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違時。齎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眞觀有一石，俗呼爲「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留之。寶曆中，余下第還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舁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準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槎」者，相襲謬誤矣。縱出雜書，亦不足據。

黃庭堅《與宋子茂書》 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胷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晁以道《儒言・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覆車之轍，何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慳而不能宏闡，有愧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學林》卷一《古文》 司馬遷、班固作史亦或用古文字。【略】前漢《古今人表》有「伯㬎」，「㬎」乃古文「囧」也。又《百官公卿表》曰「𦍒作朕虞」，「𦍒」乃古文「益」也。又《郊祀志》曰「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墬」乃古文「地」也。又《禮樂志》曰「屮木零落」，「屮」乃古文「草」也。又《刑法志》曰「㦰之以行」，「㦰」乃古文「悚」也。又《藝文志》有「大帝三十七篇」，「帝」乃古文「禹」也。又《地理志》曰「隨山栞木」，「栞」乃古文「刊」也；又平原郡「安悳縣」，「悳」乃古文「德」也；又清河郡「𢘅題縣」，「𢘅」乃古文「莎」也；又北地郡「大叟縣」，「叟」乃古文「要」也。又《路溫舒傳》曰「𡿺者不可復屬」，「𡿺」乃古文「絕」也。又《叙傳》曰「東𢆶虐而殲仁」，「𢆶」乃古文「鄰」也。又《召信臣傳》曰「晝夜𩫖蘊火」，「𩫖」乃古文「然」也。又《五行志》曰「王心弗𢦏」，「𢦏」乃古文「堪」也。又《揚雄傳・反離騷》曰「纍既𢦏夫傅說兮」，「𢦏」乃古文「攀」也。【略】諸史如此類甚多。然則作史者尚不忍廢古文，而況古文經書，其可輕改作乎。

又卷二《法言》 觀國案：《史記・項羽紀》曰：「人或說項王都關中，項王烹說者。」《史記》但言人或說項王，而不言其人姓名，蓋以其人不足書也。班固作《漢書》，欲致其詳，故載其姓名曰「韓生」。然古之作《漢書》者非一家，揚雄、班固各以其所傳漢史而用之。故在揚雄則言「蔡生」，在班固則言「韓生」。揚雄《法言》乃王莽作安漢公時所撰，班固在後漢永平間作史，已知《法言》用蔡生之非，而寔之以韓生也。

《容齋三筆》卷九《漢高祖父母姓名》 唐洪文館學士司馬貞作《史記索隱》，云「母溫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云母溫氏。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予竊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

《漁隱叢話後集》卷七嚴有翼《藝苑雌黃》 《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世謂織女牽牛聚會之日。晉傅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織女牽牛會天河。』此則其事。」杜公瞻注云：「此出於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

【略】近代有此說耳。曹植《九咏》曰：「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吾子兮來不時。」注云：「牽牛爲夫，織女爲婦，各處河之傍。七月七日得一會同。」《古歌辭》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語訛所致。漢武帝於昆明池中作二石人爲牽牛織女象，蓋欲神異其水，比方河漢。班固賦云：「左牽牛兮右織女，似天漢之無涯。」雖不云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爲夫婦之象，天道深遠，所不敢言也。又《歲時記》言：「緯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言雖不經，有足爲怪。【略】世傳又有烏鵲填河成橋與夫乞巧穿針之事，皆無可據。河鼓與牽牛，《史記》以爲二星，《爾雅》以爲一星，「河」字又或作「何」。

《能改齋漫錄》卷七《東方朔爲歲星》　杜子美《贈鄭十八》詩：「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舊注曰：「俗謂東方朔爲太白星，非也。」予按班固《漢武故事》并《西京雜記》並云：東方朔死，上疑，問西王母使者。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故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造化，靈爲星辰。」

又《博懸於投》　豫章《和東坡韻送李豸下第》云：「博懸於投不在德。」按班固《弈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駰謂：投，投瓊也。見《蔡澤傳》。

《誠齋集》卷一〇一《跋山谷踐阼篇法帖》　予頃丞零陵，嘗於同官張仲良許觀山谷先生小楷《兩都賦》，歎其多而不疲且愈精也。仲良笑曰：「此未足歎也。子知其下筆時乎？學者每求作字，山谷必問欲六經何篇，《左氏傳》、太史公、班孟堅書何篇，他詩文亦然。卽隨所欲，一筆立就。命取架上書閱而校之，不錯一字。」蓋張中丞口誦，山谷筆記也。西昌彭孝求好古博雅，示予《踐阼篇》，因記所聞於後。

《朱子語類》卷一三四　顏師古注《前漢書》如此詳，猶有不可曉者，況其他史無注者。漢宣渭上詔令單于母謁，范升劾周黨伏而不謁，「謁」不知是何禮？數無注，疑是君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

《習學記言》卷六《大雅雲漢至召旻》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保身」少司馬遷，而後世相傳，轉爲自安之術，殆於誣德矣。

《野客叢書》卷一七《福不盈眦》　《隱居詩話》曰：「詩戒蹈襲古人意。」亦有襲而愈工。魏人章奏曰「福不盈眦，禍將溢世」，韓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僕謂「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戲》，見《西漢・叙傳》。袁術議稱尊號，嘗引以爲言。此語非出於魏人之口。鮑照《河清頌》曰：「物不盈眦，美溢金石。」

《考古質疑》卷一　溫庭筠《乾臊子》曰：「張由古無學，對衆嘆班固文章不入《文選》。衆對以《兩都賦》《燕然銘》。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于由古無學，其以班固、孟堅爲二人，亦何足怪？大慶嘗因是而泛觀之，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記》于《陳杞世家》則以爲二人；闕止、子我一人也，《史記》于《田敬仲世家》則以爲二人；士會、范武子一人也，王良、郵無恤亦一人也，漢史于《古今人表》皆以爲二人；公輸、魯班一人也，顏師古疑爲二人。豈非皆失之不攷歟。由是而觀，則于張由古何責？雖然，是固以一人爲二人也，而其間又或以二人而爲一焉。《左傳》少昊有子曰「重」，顓帝有子曰「黎」，二人各出一帝。司馬遷併以「重黎」爲國祖，又以「重黎」爲官號，而吳回爲之後。故束晳譏遷併兩人而爲一，謂此也。至于虞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爲仲雍竄于蠻夷而遁逸。吁，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況他人哉。

《敬齋古今黈》卷七　顏眞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事蓋承班固之誤也。班固《兩都賦序》云：「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按《魯頌・閟宮》云：「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班固何得以與皐陶爲配乎？此雖班固之失，蓋又先承揚雄之誤也。《法言・學行》篇曰：「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按《大雅・崧高》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又《商頌・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吉甫固作誦者，若正考父，但爲得頌之人，奚斯則但爲頌中所稱之人，三人了不相關。揚雄所謂「常睎」者，爲睎何事乎？此雖揚雄之失，蓋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爲正考父所作。雄既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爲作詩之人也。司馬遷、揚雄、班固號稱漢大儒，而謬誤若此，況後之學者乎。

《木鍾集》卷一一《秦自稱水德》　五德之運，其誰爲之乎？自秦用方士之

言，以周爲火德，推五行相勝之法，自謂之水德，則是秦首倡其端耳。【略】五運之所由倡，以秦倡之耳。既擯秦不數，而漢獨何所承乎？此皆漢儒欺天罔人之論，而班固不察，又眞以漢爲得天統也。夫所謂天統者何也？昔周公營洛之議曰：「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孟子》定于一之論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天統之說。外是而謂之天統，則【略】不得爲天統則一耳。

《雲麓漫抄》卷一〇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史。顯宗時，有人上書告固私作國史，召詣祕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雲谷雜紀》卷二 《唐書》：于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惟記」云云，至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也。予按哀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本草》已見于漢，但當時祕府偶無，故《七略》不載。班固作《藝文志》，惟據《七略》，故亦無《本草》。志寧但見《藝文志》無之，便謂《本草》出于後世，非也。神農本經文字亦不甚多，今《本草》中別以白字者即是，餘皆後人所增。

《黃氏日抄》卷一六《讀禮記・王制》 《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略】愚按西漢惟有五經博士，未嘗有「六經」之名。《郊祀志》言刺「六經」，蓋班固生於後漢，追爲此論而不計其實。況《孟子》《公羊》《左氏》皆不在「六經」之列，惟巡守見於《虞書》，爲列於「五經」。然其書昭白，正不待別集爲《王制》而後可知其實。

《浩然齋雅談》卷上 楊大豐云：觀書百行須中程。《漢・刑法志》：「夜理文書，自程決事，日懸石之一。」注云：「懸，稱也，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

周達觀《誠齋雜記》《說郛》卷三一上） 班孟堅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衍極》卷下《造書篇》 《古今書品》，其效尤班固《人物表》與！

胡廣《胡文穆雜著・漢書記事不同》 《漢書》一事兩出不同者：《季布傳》：「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匈奴傳》：「高后時，冒頓浸驕，遜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樊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敝邑無罪，宜在見赦。』」以布一人言，兩處所載不同。前說本於《史記》，後說不知有何從出也。中間二書，媟穢尤甚。在班固史當刊削，不宜留汙簡牘。《史記》於《匈奴傳》但書「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數語而足，斯爲得體。於此亦可見《史記》《漢書》之優劣也。

《升菴集》卷七四《天綱》 《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爲天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丹鉛總錄》卷一四《訂訛類・恁字音》 班固《典引》「勤恁旅力」，注：「恁，思也，如深切。今轉音作去聲。」

又卷一八《評李杜》 余謂太白詩仙翁劒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丹鉛餘錄》卷一〇 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

「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震川別集》卷六《壬戌紀行下》 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而少嘗見其文。

姜南《抱璞簡記・積薪》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後來者居上。」《西漢書》汲黯之言，蓋引此爲用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六一《宛委餘編六》 《梁書》：蕭琛爲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唯齎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舊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作隸作篆。琛甚秘之，後以餉鄱陽王範，乃獻於東宮。又《劉之遴傳》：太子令之遴、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上十事云：「案範本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郎班固上，而今本無；《序傳》稱中篇，今本止稱《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範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範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在《西域》後，範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範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前；今本韓彭等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隱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範本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範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攷今刻行之書唯今本，而範本固不存也，然大約亦可取正。」吾嘗欲去《史記》之褚先生與司馬貞而訂爲書，及以鄱陽所上《漢書》卷數校刻之，唯《解音釋義》不存，似亦可攷而補也。書此以俟。

《山堂肆考》卷一五《兩都》 漢兩都謂西都、東都也。西都在雍州，東都在洛陽。班固作《兩都賦》即此。左太沖有《三都賦》，謂蜀都、吳都、魏都也。又上都京兆、東都河南、西都鳳翔、南都江陵、北都太原，謂之五都。一說雒陽、邯鄲、臨淄、宛城、郭市長安曰五都，（本句原文如此。按《漢書音義》，五都爲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王莽更名五洛。

又《二京》 二京謂東京、西京也。張衡擬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

《藕居士詩話》卷上 金錯刀，刀也，亦錢也。《續漢書》云：「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云：「賜應奉金錯把刀。」《漢書・食貨志》云：「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之。其文一刀值五千。」故杜詩於「金錯」各有分屬。「熒熒金錯刀」，刀也。「金錯囊垂罄」，錢也。高似孫《緯略》直謂金錯刀非錢，甚至云前人小說乃以錯刀爲新室錢，謬哉！《漢書》豈小說耶！

又卷下 古音複字「二蕭」內有「秋秋音啾啾」。今人謂小語低聲曰「啾啾」，千遙切。《樂府》有「啾啾蹌蹌入西園」。《荀子》引逸《詩》「鳳凰秋秋」。「十一尤」亦載：「秋秋，趨蹌聲。」仁按：《漢書》「飛龍秋」，蘇林曰：「秋，飛貌。」顏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飛龍秋」語奇，飛貌更奇於「啾」「蹌」二解也。

《焦氏筆乘》卷一《食貨志引孟子》 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蓋以豐年不斂，凶年不發爲訓也。如李悝平糴，壽昌常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爲長。

又卷二《昆吾御宿》 《漢書》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子美詩「昆吾御宿自逶迤」，摩詰「黃山舊繞漢宮斜」，即其事也。又《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武帝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御宿園出梨，落地則破。欲取，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園梨也。

朱孟震《續玉笥詩談》 《漢・王莽傳》：「三輔盜賊麻起。」李白《永王東巡歌》「三川北虜亂如麻」，「麻」字本此。一時讀之不辨也。古人詩無一字無來處，信然。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內篇》 唐文章近史者三焉：退之《毛穎》之於太史也，子厚《逸事》之於孟堅也，紫微《燕將》之於《國策》也。宋而下蔑聞矣。

《讀書偶然錄》卷九 《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幷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極寒中受苦，而不知劇暑中酷虐又如是，故錄出之，以警世之當太平無事，榆衣甘食而猶萌不足之念者。

又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辛慶忌等上書諫，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

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于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

汪琬《說鈴・雜錄・漢書一傳互異》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行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項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于「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于下，而誤連書者也。《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尚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異，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事例文復。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

又《漢侯國》 《漢書・地理志》凡侯國則注于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並無侯國，以在畿內故也。然《功臣表》有陽陵侯傅寬、高陵侯王虞人，《恩澤侯表》有高陵侯翟方進，並左馮翊縣。《功臣侯表》平陵侯蘇建、平陵侯范明友，並右扶風縣。豈亦如古食采于王畿之制乎？然獨此五人得封三輔，又何與？後漢則新豐侯軍超、新豐侯段類京兆縣，夏陽侯馮異、櫟陽侯景丹、臨晉侯楊賜並右馮翊縣，好時侯耿弇、槐里侯萬修、槐里侯竇武、槐里侯皇甫嵩、枸邑侯宋弘、鄠侯董卓並右扶風，而《嵩傳》「食槐里、美陽兩縣八千戶」。蓋東都之後，三輔同于郡國矣。

《扈林》卷六《離有十六義》 廣雅曰：「鸛離，怪鳥屬也，又獸名。」《史記》：《牧誓》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又《周書》及《北史》：「突厥之先狼種，故旗纛上施金狼頭。侍衛上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

又卷八《鬼方》 按《韓非子》：「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臘。」《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相州谷陽縣西南五十里有鬼侯城。」然則鬼方直在冀州耳。又班固《典引》：「威靈行於鬼區。」章和元年，詔威靈行乎鬼區。斯又易「方」爲「區」矣。

《居易錄》卷二五 蕭相國封酂。酂二音：一音贊者，在南陽。一音嵯者，在沛。班孟堅《泗水亭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酂。」孟堅漢人，本朝故事必不誤。且相國沛人，自合封沛。舍沛之酂而遠食南陽之酂，安所取乎？而王楙《野客叢書》據《唐書・劉晏傳》釋文以駁孟堅之非，且歷引楊巨源、姚合、賈島諸人詩作「嵯」字用者，以爲皆誤，謬矣。按劉肅《大唐新語》云：「蕭何封酂侯，行儒及師古以爲南陽築陽之城。築陽今屬襄州。竊以封功臣當就本土，張良封留是爲成例，何須穿鑿，更制別音。」此言得之矣。《七修類稿》云：「沛國者，何始封邑。南陽者，何子孫所封。」

《石渠寶笈》卷三一 明董其昌書《燕然山銘》一卷，素絹本，大楷書，款識云「辛亥重九董其昌書」。引首自書「燕然山銘」四大字。

《廣陽雜記》卷五 《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

又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拳、冒白刃」，拳音圈，又音患，亦作絻，皆訓爲弩末。《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空拳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拳，丘權反」，讀以爲權聲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

又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又《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即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帖而後見也。

《得樹樓雜鈔》卷一 《三劉漢書》劉原父、貢父與原父之子奉世並精《漢書》，每讀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劉漢書》，於注家多所駁正。宋板書閒有引之者。今其書不傳，書名見宋人徐度《卻埽編》下卷中。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四《文》 王懋公曰：或謂「移文」始於劉歆《讓博士書》，不知孟堅《漢書・薛宣傳》已有《移櫟陽令書》。然此散文也。

《柳亭詩話》卷二三《堂皇》 《漢書・胡廣傳》：「列坐堂皇上。」注：室無四壁曰皇。劉孝威詩：「堂皇更隱映。」江總詩：「石路接堂皇。」《西京雜記》「思賢苑有堂隍六所」。又作「隍」。

《漱華隨筆》卷二《太常博士》 太常博士，漢人極重此官。國有大政，下丞相九卿會議，必及博士。即如廢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其重之如此。

盧文弨《讀史劄記・卷目》 唐以前人於古書卷目往往不敢輕改。如《漢書》本一百卷，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傳是也。師古注之，則其文繁矣，一卷或析爲二、爲三、爲五，分計之當爲一百二十卷。而顏氏並不改百卷之舊，一卷之中，祇以上、中、下別之。《五行志》分爲《五行志上》、《五行志中之上》、《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下》。又如《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既分爲上、下二篇，上卷祇當題《嚴朱吾邱主父徐傳》，下卷祇當題《嚴終王賈傳》，而師古懼失其舊，不敢少有紛更。在今人則笑以爲拙矣。李善之注《文選》，雖析三十卷爲六十卷，而本卷首有標目，其析出之卷則標目仍在前卷中。昔賢重於改作如此，可以爲後人之法。

《群經識小・附錄》卷六《虞仲》 以「虞仲」爲「仲雍」，自班志始。然泰伯、虞仲之讓與夷齊同，夷齊並列，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顛倒次序。仲雍爲吳之君，不當稱之爲民，亦不得爲逸。既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一虞仲，而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比耳。

《易餘籥錄》卷一六 《齊東野語》云：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眞，希眞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眞指「有文集十卷」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於世」四字。景初遂用「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眞意也。按此，則「藏於家」三字乃隱諷之辭。今之作人墓誌者，往往用「藏於家」三字，不知其爲贊之邪，抑諷之邪？果無文集則不必僞言之，人之善否不在文集之有無也。果有之，必索視之。自首至尾，究其用意之所在，必一一發揮其精處而表章之，不必顧其行於世否也。班孟堅於楊雄，范蔚宗於仲長統、王苻，皆節錄其著書之大略，而司馬相如、張衡等備載其所爲賦，此叙事載文之例也。若虛辭稱道，徒載其著書名目卷數，令後人疑之信之，撰文者之過也。劉知幾不明馬班史筆之善，動譏其載文之不當，眞瞽說耳。

又卷一八 《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劒。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按《戰國策・趙策》鄭同云：「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注云：「荆，成荆。」《范雎傳》注「古勇士。應訓荆，有佽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爲荆軻」，非也。按：殿門畫此，即是今之門神。《禮記・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至，君釋菜。」注云：「釋菜，禮門神也。」「門神」二字見此。其武裝者俗傳爲秦叔寶、尉遲敬德，蓋即古畫成慶之遺。

《無事爲福齋隨筆》卷下 《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註：幕音漫。故俗謂錢之正面曰「字兒」，背面曰「漫兒」。

崔駰

論述

綜論

應亨《讓著作表》 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爲美談。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接武，彪、固踵蹟，向、歆著美，亦各一世之良也。

《後漢書・崔駰傳》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駰、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

又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建新耻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

《文心雕龍・銘箴》 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蕃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

又《誄碑》 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

又《才略》 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崗，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

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

《庾開府集箋註》卷一《小園賦》　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壺石，厭山精而照鏡。

《盧昇之集》卷四《悲才難》　若乃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削魯史之高行，鉗楊墨之辨口。爲書爲禮，驅季俗於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正頹綱於百王之後。天子聞之而欲用，羣公畏之而莫取，徒窘蹇于泥沙，竟龍鍾于塵垢。

《駱丞集》卷二《邊夜有懷》　漢地行逾遠，燕山去不窮。城荒猶築怨，碣毀尚銘功。古戍烟塵暗，邊庭人事空。夜關明隴月，秋塞急胡風。倚伏良難定，榮枯豈易通。旅魂勞泛梗，離恨斷征蓬。蘇武封猶薄，崔駰官不工。唯余北叟意，欲寄南飛鴻。

《樂城集》卷二八《西掖告詞六十一首・黃庭堅著作佐郎》　勑具官某：左右史記言動之詳，而宰臣紀時政之要，以授東觀會而成書，然後善惡之實，後世得以考焉。苟非其人，何以取信？爾孝弟之美著於閨門，文史之功稱於朋友。昔張衡、崔駰、張華、束晳，皆以才行久於此官，朕既思見古人，爾尚追配前烈可。

《古文苑》卷一四揚雄《百官箴序》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叙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大復集》卷三八《喬世寧謨《何先生傳》　始先生崛起汝南，人即以爲班固、崔駰、陸雲、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皆幼慧英特，才藻雄麗者，故人以比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並論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八八《崔駰》　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駰、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贊結好，由此知名。杜喬之殁，殆其過矣。實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晁錯之徒不能過也。

《陳檢討四六》卷四《宋楚鴻文集序》　是則崔駰罕樂，頗多憔悴之言；馮衍慘歡，不乏愴愀之致。情區哀樂，境異平陂。覽吾友之生平，增達人之嘆息。

又《莊澹菴先生長安春詞序》　無煩諼草，便已忘憂；靡假靈犀，居然蠲忿；豈比夫崔駰不樂，吳質工愁。蓬門鮮長樂之花，樵徑乏駢柯之樹；田園寂寞，難尋闢鴨之欄；姓氏單寒，疇隸飛龍之籍。

《大隱集》卷六《再答祝師龍書》　夫所稱漢唐及本朝述作之士凡十二家，非以其餘爲不足稱也，蓋取其盛者言之耳。且在漢，則有劉向、王褒、董仲舒、枚皋父子、張衡、崔駰、傅毅、蔡邕。【略】此尤其卓犖著見於世者。

劉繪《與王翰林槐野論文書》　漢以下至趙宋，能文者雖各異辭，要皆變於「六經」。且如董仲舒、京房、焦延壽、揚雄，變於《易》也。賈誼、鼂錯、司馬遷，變於《書》也，匡衡、劉向下逮班固、崔駰、馬融、蔡邕，變於《詩》也。臨諸子所著，體而蔡之，當自見矣。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二《崔駰集題詞》　漢肅宗好崔亭伯文章，稱於竇憲，有眞龍之目，憲遂揖爲上客。自古文人遭時遇主，未或無因，而前趙良嬖人，長卿狗監，作合之始，不辭汙泥。亭伯以四頌結知天子，躬親薦達，貴臣曳履迎門，其榮重亦百世一時也。竇氏驕恣，屢獻規誡，忤意見疎，樂浪小邑，竟長甘肥遯。披其文詞，十過杜欽之說王鳳矣。亭伯少與班傅齊名，未遑仕進，時或譏其玄靜，乃作《達旨》以匹《解嘲》，立言之致，初若符節。及其終也，子雲抱恨於投閣，亭伯成名於遼陰，文之爲文，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崔氏顯人，西漢代有，崔發諂事王莽，官至司空，崔篆羞之，閉門榮陽，重自傷悼而賦《慰志》，言及建新，其恥同於《氓》詩之「垝垣」，「復關」也。亭伯處士年少，箴刺貴戚，翻然高蹈，無忝先子，此之謂乎！何必銘昆吾之鼎，勒景襄之鐘，然後名得意哉！

《安雅堂稿》卷一五《崔駰崔瑗》　夫公掾宰士，栖遲貴游，可效補益，苟非其人，猶壓棟覆鼎也。豈若握符百里，身爲王臣，臧否可以自見哉！亭伯以直諫失權貴意，而薄就邊邑，未若瑗之辭梁氏而著績河內也。夫帝王之興，自有天命。猥以先識所奉，冀邀寵榮，恥孰甚焉？子玉可謂君子矣！杜喬之殁，誠未當乎。然以李杜之齊功合德，而各行其志，和而不同，猶異夫聲影附麗者也。

《無濟堂文集》卷八《胡司李觀風錄序》　自戰國秦漢，燕趙以豪俠著稱，眞定又爲河朔雄郡，宜其後不異於古所云。而彬彬碩儒如魏文貞祖孫、李文饒父子，焜燿史冊。其餘荀卿、樂毅、崔駰、孔穎達之倫，可稱爲天下士

者，固後先接跡也。

郭棻《皇畿賦》 崔駰遇物能銘。（《畿輔通志》卷一一六。）

《義門讀書記》卷二三《後漢書》 「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帝其葉公乎。《達旨》一篇尚不足爲《賓戲》之輿臺，況固自有一代著述耶。

分論

《達旨》 《文心雕龍・雜文》：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閒》，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梁任昉撰、明陳懋仁註《文章緣起》：後漢崔駰作《達旨》。註：旨，美也，令也。達，簡言取達意也。《潞公文集》卷一三《座右銘》：昔揚子雲《解客嘲》，班孟堅《答賓戲》，崔駰《達旨》，張衡《應問》，蔡中郎之《釋誨》，郤秘書之《釋對》，皆所以矯厥俗而旌厥素焉。僕非能編德於數公也，但述於翰墨，誌之座右，庶幾乎自勉者而已。《容齋隨筆》卷七《七發》：「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帝其葉公乎？《達旨》一篇尚不足爲《賓戲》之輿臺，況固自有一代著述耶！《山谷別集》卷一八《與平仲少府書》：某嘗論古人戲作之文，惟揚子雲《解嘲》、韓退之《進學解》，乃爲盡善。如孟堅《賓戲》、崔駰《達旨》，已費辭而理不足，不審以爲如何？《義門讀書記》卷二三《後漢書》：「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此文無一語攄寫胸臆，脫槩而已。寫載眞爲無識。

《七依》 《傅玄集・七謨序》：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款》、《七說》、《七蠲》、《七舉》、《七設》之篇。於是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麥而託諷詠，揚暉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爲工，餘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文心雕龍・雜文》：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任昉撰、陳懋仁註《文章緣起》：《七發》漢枚乘作。按：「七」者，文章之一體也。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詞《七諫》之流也。蓋自枚乘而撰《七發》，而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崔瑗《七蘇》、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桓麟《七說》、左思《七諷》，相繼有作。《容齋隨筆》卷七《七發》：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幾格。【略】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蓮峯集》卷四《私試策問》：嗚呼！使屈原而稍知全其身以沒于世，則必不忍爲此。及夫其身既沒，其後宋玉從而和之，又作《九辯》，自是文人才士依倣爲文，如枚乘作《七發》、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曹植作《七啓》、張華作《七命》，以至唐興，作者尤多，皆願附於《離騷》之間，遂謂之楚辭，是皆不能自用其才，而乃甘爲憂憤怨刺之言以譏諷於時。《沙溪集》卷一八《七譔贈璞岡趙明府》：自枚乘《七發》之後，作者遂以「七」爲體。曹植《七啓》、張協《七命》、傅毅《七激》、張衡《七辨》，以至崔駰、馬融、王粲、陸機之屬，各有《七依》、《七廣》、《七釋》、《七徵》之作，腴詞麗旨，膾炙百世，當時被掄揚者，固已天壤與敝矣。惟我侯善政，無非可師，余不敏，不足形容萬一，勉爲《七譔》。續貂前烈，格調卑陋，不足以言詩，故以譔名耳。

情見乎辭，俟觀風者採之。《古歡堂集》卷一八《雜著》：又枚乘始作《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劉向《七略》、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說》、李尤《七疑》、劉廣世《七興》、曹子建《七啓》、徐幹《七喻》、王粲《七釋》，【略】大抵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生也。《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箝》之篇。余謂諸作遜枚生遠甚，猶之作騷不及屈原也。

《誡窴憲書》《兩漢鴻文》卷一五崔駰《誡窴憲書》尾評：王鳳洲曰：忠愛之情激切之意，堪與劉更生《諫外家封事》並傳不朽。顧瑞屏曰：駰與班固同作窴氏賓客，憲敗而駰不與固俱敗，讀此書亦稍睹一斑矣。嗟乎，元舅勤銘，不免獄死，直諫被疏，卒老牖下，直亦何負於人哉！《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崔駰《誡窴憲書》，忠告之意，敦迫於中，故見之書牘，婉惻而周詳。憲不知戒，愚孰甚焉。

《大將軍西征賦》《野客叢書》卷一九《征有二義》：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略】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略】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達旨》《文心雕龍・雜文》：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踈而有辨。【略】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略】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潞公文集》卷一三《座右銘》：昔揚子雲《解客嘲》，班孟堅《答賓戲》，崔駰《達旨》，張衡《應問》，蔡中郎之《釋誨》，郤秘書之《釋對》，皆所以矯厥俗而旌厥素焉。《山谷別集》卷一一《跋韓退之送窮文》：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略】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略】僅可觀焉，況下者乎。又卷一八《與平仲少府書》四：某嘗論古人戲作之文，惟揚子雲《解嘲》，韓退之《進學解》乃爲盡善。如孟堅《賓戲》，崔駰《達旨》，已費辭而理不足。不審以爲如何？《容齋隨筆》卷七《七發》：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略】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芥隱筆記・崔駰宗揚雄》：崔駰《達旨》，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蓋宗揚雄《解嘲》。譬江湖之崖，勃解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文章緒論》卷一九崔駰《達旨》眉批：此祖楊雄《解嘲》，枝葉文采似之，中間說出人才遇世升降之端，曲折詳盡，君子熟讀深思，以今觀古，於是重有感矣。《文通》卷一五「旨」：後漢崔駰作《達旨》。旨，美也，令也。達，簡言也。取達其意而已。《義門讀書記》卷二三《後漢書》「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此文無一語攄寫胸臆，脫槩而已，寫載眞爲無識。又卷四九《班孟堅〈答賓戲〉》：麗過于揚，其氣質則遠不逮，要非崔、蔡所及。此體止于《賓戲》，而裁《達旨》、《應間》、《釋誨》，得之。《後漢書補逸》卷一五《崔駰》：駰擬揚雄《解嘲》因作《達旨》，譏雄以爲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顧，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貨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遺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爲失類而改之也。

《與窴憲書》《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誡窴憲書》：忠告之意敦迫於中，故見之書牘，婉惻而周詳。憲不知戒，愚孰甚焉。

《箴》《文心雕龍・銘箴》：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晁公武曰：「《二十四箴》一卷，今廣德所刊本。校《集》中無《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箴。集中所有皆據《古文苑》，而此四箴或云崔駰，或云崔子玉，疑不能明也。」《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〇崔駰《四官箴》尾評：亭伯《四箴》宕折奇變，思理可尋，與子玉之作幾于齊鑣矣。

傳記

《後漢書・崔駰傳》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剌王通。及剌王敗，擢爲侍御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

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郤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曰《慰志》，其辭曰：【略】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略】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曰：【略】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古，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紀事

《後漢紀・孝章皇帝紀下》（元和二年）孔僖、崔駰同習《春秋》，語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而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駰曰：「昔者孝武皇帝始爲天子，方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生，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放恣，忘其前善。」僖曰：「書傳若此者多矣。」鄰房生梁鬱遙和之曰：「如武帝，亦爲畫龍不成復是狗邪？」僖、駰默然不答。鬱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詰，僖上書曰：「凡言誹謗者，謂無事而虛加誣罔也。至如孝武之政，善惡顯在，漢史明如日月，是爲直說實事，非虛謗也。夫帝王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不可以責人也。陛下即位已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天下所共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言是也，則朝廷所宜改；所言非也，亦王者所宜含容。陛下不推其原，苟肆私忿，臣等即死，願天下必迴視易聽，以此窺陛下心矣。」上始無罪駰等意，及得僖奏，下制勿問。

擊虞《文章流別論》 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子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余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于勸也。」

《後漢書・鄧張徐張胡列傳》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太平御覽》卷三八五 《世說》曰：崔駰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雖無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入我閭里。」令見之，問駰，曰：「必兒所書。」召瑗使者，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冊府元龜》卷五九七 崔駰通《詩》《易》《春秋》，子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竇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

又卷八五一 崔駰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後至長岑長。

《記纂淵海》卷二一《河北西路・信德府・深州》 漢崔駰，安平人，博學有才，時薦其宿德大儒，遷濟北相，官至尚書。

又卷四〇《人倫部・賓客》 崔駰愛士，好賓客，盛脩殽膳，備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儲石，當世清之。

虞汝明《古琴疏》《說郛》卷一〇〇 崔駰，涿郡人，字亭伯。有琴曰「卧水」，背銘曰：「空桑之桐泗濱梓，丁緩造琴于策底，彈之福降壽靡已。」李斯

小篆。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後漢長岑長《崔駰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崔駰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崔駰集》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別集類上》二十四篇一卷。揚雄撰。今廣德軍所刊本校集中，無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篇。集中所有，皆據《古文苑》，而此四篇，或云崔駰，或云崔子玉，疑不能明也。

藝文

蔡邕《釋誨》閉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張正見《白頭吟》平生懷直道，桂松比眞風。語默妍媸際，沈浮毀譽中。讒新恩易盡，情去寵難終。彈珠金市側，抵玉春山東。含香老顏駟，執戟異揚雄。惆悵崔亭伯，幽憂馮敬通。王嬙沒故塞，班女棄深宮。春苔封履跡，秋葉奪妝紅。顏如花落槿，鬢似雪飄蓬。此時積長歎，傷年誰復同。

庾信《小園賦》試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沉。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蘧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吟，幾行魏顆之命。

駱賓王《邊夜有懷》漢地行逾遠，燕山去不窮。城荒猶築怨，碣毀尚銘功。古戍煙塵滿，邊庭人事空。夜關明隴月，秋塞急胡風。倚伏良難定，榮枯豈易通。旅魂勞泛梗，離恨斷征蓬。蘇武封猶薄，崔駰宦不工。惟餘北叟意，欲寄南飛鴻。

陳子昂《遇荆州崔兵曹使宴》輶軒鳳凰使，林藪鵾鷄冠。江湖一相許，雲霧坐交歡。興盡崔亭伯，言忘釋道安。秋光稍欲暮，歲物已將闌。古樹蒼烟斷，虛庭白露寒。瑤琴山水曲，今日爲君彈。

張說《酬崔光祿冬日述懷贈答（并序）》興來光不惜，歡往迹如遺。歲晏罷行樂，層城間所思。夜魂燈處厭，朝髮鏡前衰。忽枉崔駰什，兼流韋孟詞。曲高彌寡和，主善代爲師。齊戒觀華玉，留連歎色絲。終慚起予者，何足與言詩。

席豫《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府君碑銘序》嗟乎，譽高千載，道屈一時。漢之崔駰，官終邑宰；魏之管輅，位止府丞。天乎與才，而人乎無命，自古所歎，豈獨高都而已。

李白《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況之秦（一作「西京」）時凝弟在席》爾從咸陽來，問我何勞苦。沐猴而冠不足言，身騎土牛滯東魯。況弟欲行凝弟留，孤飛一鴈秦雲秋。坐來黃葉落四五，北斗已挂西城樓。絲桐感人絃亦絕，滿堂送客皆惜別，卷簾見月清興來，疑是山陰夜中雪。明日斗酒別，惆悵清路塵。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爲近臣。一朝復一朝，白髮心不改。屈平顦顇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折翮翻飛隨轉蓬，聞弦虛墜下霜空。聖朝久棄青雲士，他日誰憐張長公。

又《奔亡道中五首》二　亭伯去安在，李陵降未歸。愁容變海色，短服改胡衣。

段成式《西陽雜俎自序》成式學落詞蔓，未嘗覃思。無崔駰眞龍之歎，有孔璋畫虎之譏。飽食之暇，偶錄記憶，號《酉陽雜俎》，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不以此聞錄味也。

宋祁《哭中山公三十韻》漢家方授記，趙世本多神。稍上突遼禪，親逢堀吻巡。每篇稱陸賈，四頌識崔駰。接晝來詞禁，軒霞切睿宸。金聲兼振玉，絲緒遂成綸。

強至《代謝徐校勘啓》先皇帝志在育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徒愴恨於崔駰；賜劍猶存，尚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筆，慙髦士之比肩。所貴莫邪干將，爲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獨賴先容。

劉攽《感事》誤以雄名薦九重，天書待詔未央宮。白衣不召崔亭伯，賦筆猶殘亡是公。魂驚晚出芙蓉輦，淚墮春生楊柳風。衰鬢邇來元自白，可堪

回首望遺弓。

唐庚《王元隱輓詩》 雙鬢繙經老，千金食客貧。由來戶外屨，不救甑中塵。惜此凌雲手，終於入幕賓。何人禪家學，崔篆得崔駰。

蘇籀《連雨偶成二首》二 愚翁夸甫骨應寒，宇宙因誰危與安。治道灼知斯鞅妄，中興竊擬導安難。文章一伎眞何益，得失他年極易觀。私喜崔駰薄班固，繆賢朱博毀師丹。

周必大《回李大著屋啓》 矧惟鉅美，方萃高門。父子兼並，史官古今，無此榮遇。蓋談遷未始聯事，彪固亦非同時，崔駰三世相承，止于傳業，應奉五葉不絕。姑曰承家，豈若無異論于三傳之中，施隔屏于一堂之上。行並儀于禁路，實增煥于周行。

楊遂《李太白故宅記》 然而青蠅之營營，棘藩斯止；貝錦之萋菲，豺虎可投。賈誼既疎，崔駰亦棄。豈非得時不難得君難，得君不難立事難，立事不難建功難。故功難成而易敗，事難就而易毀者歟。

楊廷宣《連雲棧賦》 余去故鄉千里兮，獨罷襭於茲嵎。以高山爲知己兮，以流水爲鍾期。以喬木爲朋友兮，以道路爲箴規。名不見成，功不可知；手胼足胝，化不轉移。揚雄爲之解嘲，崔駰爲之達辭。齊師幾北，卞玉屢黥。惟守道以自全，恐辱己而爲嗤。

李處權《同士特似表過中峯餞似宗》 舊好崔亭伯，新交阮仲容。招攜來白水，祖餞過中峯。谷暖芊芊樹，雲深杳杳鐘。兵戈一分袂，惆悵幾時逢。

何景明《同崔子鍾過董文玉宅》 崔生亭伯興，董子仲舒才。不爲相鄰近，那能數往來。霜天留把菊，風檻促行盃。尚憶秋參落，酣歌送我回。

楊愼《寄徐用先程以道》 軒轅臺畔雪霜寒，陰磧茫茫萬里寬。夢繞盧龍明月易，書隨鴻鴈朔風難。天涯好在崔亭伯，海上終還管幼安。應念瘴鄉孤戍者，自將形影弔衰殘。

黎民表《送顧冏卿致仕》 當年直諫伏青蒲，烱烱清冰照玉壺。雙闕重來王氣盛，江湖歸去客星孤。著書合擬崔亭伯，解組誰如疏大夫。握手片言慙後輩，扁舟從此夢遊吳。

王世貞《送張職方謫判鎮江》 畫室宵衣切，公車晝草頻。論兵人自勝，飛捷事誰眞。放逐容明主，艱危失大臣。還應伏波幕，書記禮崔駰。

胡應麟《子玉以大計量移賦慰》 三嘆崔亭伯，清風玉不如。吏情甘慘淡，公府絕吹噓。考署陽城拙，多成谷口愚。祇應宣室夜，前席治安書。

朱鶴齡《喜吳弘人聞夏歸里兼懷漢槎》 春生凍解負冰魚，喜爾南旋慰索居。天與雪霜才漸老，世寬羅網日初舒。梅坡舊徑邀鷗友，竹院新陰理蠹書。亭伯那堪猶北滯，朔風回首更愁予。

施閏章《送崔友尚南還用耦長韻》 一尊未醉忽言歸，紅葉花時手重揮。雨歇宮雲遙送馬，風回江柳綠侵衣。看山好就烟中寺，領客還開竹裏扉。眼底崔駰人共識，離情鄉思卻依依。

毛奇齡《初入史館作》二 詔令下郡國，薦達如崔駰。策對賜著作，不止能親民。所念勝國史，是非方未伸。館錄既漸缺，冊府亦已湮。因命合繩纂，衆腴同補綴。載事在集意，辨誤需求眞。記疎陋歐宋，識弇誚向歆。嘗恐大政略，要使陳編新。

陳維崧《宋楚鴻文集序》 洎乎運值家屯，時丁世梗。紅顏公子，彌深彈鋏之嗟；綵筆文人，祇切碎琴之感。劍以不平而慣繡，竹因有恨而恆斑。是則崔駰罕樂，頗多憔悴之言；馮衍勘歡，不乏愴愀之致。情區哀樂，境異平陂。覽吾友之生平，增達人之嘆息。

又《莊澹菴先生長安春詞序》 何必爲歡百計，方邀息嫣之片言；詎須行樂千端，始博賈姜之一笑。無煩諼草，便已忘憂；靡假靈犀，居然蠲忿。豈比夫崔駰不樂，吳質工愁。蓬門鮮長樂之花，樵徑乏駢柯之樹。

又《徵淮安張鞠存先生雙壽詩文啓》 屬在今春，倏逢盛事。聖主闢翹材之館，熙朝開博學之科。枚皐枚乘，共揮毫於鴈鶚樓頭；崔瑗崔駰，同獻賦於鴛鴦殿下。笑語歷雲霄而上，父子俱榮；賡歌在殿陛之間，君臣交泰。而先生則謂舒祺年小，幸充珥筆之臣；燭武精銷，應作歸田之叟。一出一處，洵哉顯晦之攸宜；爲箕爲裘，展也後先之濟美。

朱彝尊《太原客舍同方三(肯盛)孝廉話舊二首》一 遠戍崔亭伯，還家管幼安。千金裘馬盡，十載道塗寒。華髮同雙鬢，悲歌感萬端。平生蕭瑟意，長鋏爲誰彈。

宋琬《滿江紅・王西樵客遊武林，曹顧菴賦詞志喜，屬予和之》六 吾道榛蕪，狂瀾倒，百川爭漲。賴砥柱，君家伯仲，安流無恙。龜策何勞詹尹卜，龍譽遠過黃初上，況陳思，才藻氣如虹，詩堪餉。　請室耗，心旌漾，擊瓦缶，烏烏唱。看霜枝綠鬢，窮蒸愁釀。放逐誰憐亭伯困，登臨願借盧敖杖。

坐西牕剪燭話通宵，悲歡狀。

田雯《中憲大夫陝西神木道按察使司副使陳公覺菴墓誌銘》 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平生好聲伎，弄絲竹。嘗以語人曰：「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多愁嬰疾。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於茲爲幸。不然，無地埋憂，有天皆醉，吾何惜焉。」

雜録

《孔叢子・連叢子下》 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于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乎？」答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爲贏，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後漢書・儒林列傳上》 元和二年春【略】，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

李直方《邠州節度使院壁記》（《陝西通志》卷九一） 自西漢始置幕府，得顯辟士。其聘舉之盛，與公府置吏、王國命官爲比。於是有班固、傅毅、崔駰、蔡邕、陳琳、阮瑀之徒出焉。大抵多巡禦封略，經參戎事，居無恆處，秩靡常品，故命之曰「賓」。

鄭眞《題石鼓文》 岐陽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爲宣王時物。銛利鉤殺，爲大篆之祖。自後別爲十有三，源分派衍，沓見錯出。若李斯、崔駰、蔡邕、李陽冰諸前烈以篆名家者，率本（闕）。（明趙琦美《趙氏鐵網珊瑚》卷一）

《周易筮述》卷八《推驗》 孔褐遷臨晉令，崔駰筮之，遇《復》三爻，曰：「頻者不安之象。變《明夷》，傷而不復矣。卦非吉兆，宜勿往。」褐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歿於官。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崔駰崔瑗崔寔》 駰之才學名德，不在固下。昔肅宗語竇憲曰：「公好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則駰之爲王公所欽重者如此。其子瑗，早孤，能好學成名，不墜父業。孫寔，復幼孤，以孝友篤學著名。猗歟休哉，崔氏何多賢也。世謂孤兒或難成，而以孤兒好學自成如崔氏者，豈在賢父兄乎，抑不盡在賢父兄乎？

班超

論述

《遜敏齋集》卷九《班超斬虜使》 議曰：班超提數十衆，深入異域，懸命它國，而能斬使樹威，俾兩國落膽內附，遂通西域，可謂不辱君命矣。夫人各有能有不能，任當其能，則衆人所甚難且優爲之，超之功可致也。苟非其才而責以重任，雖天下之勢擁九有之師，束手自持，受制遠虜矣。利害之相去，何啻什伯耶？

《石室私熾》卷二《班超》 班超以吏士三十六入使西域，威行諸國，爲漢虎臣。其殺虜使，執兜題，鞭國相，能使其國之君臣俛首聽命而降漢焉。此與介子斬樓蘭、馮奉世破莎車、陳湯誅郅支，功愈奇矣。夫漢自武帝圖制匈奴通西域。昭、宣、元、成之際呼韓內附，烏孫、康居遣侍子貢獻，至建武間南單于款塞，匈奴漸以衰止，西域慕漢威德，願屬都護，故超乘此而立奇功，屈伸異變強弱之勢殊也。予聞匹夫尚不可狃，況國乎？如使諸國怒而收三十六人者送匈奴，傷威毀重，超寔禍首，雖成功，非可爲奉使者之法也。

《達觀樓集》卷九《班超》 西域之功，班超才智勇略不必言矣。至爲人所難及者尤有二事：始率吏士三十六人夜攻虜營，不與從事郭恂謀，及虜衆誅後，恂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萬里之外，與人分功，庶幾勞謙君子矣。李邕盛毀超，帝知超忠，切責邕，令詣超

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何不緣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此其識量，又庶幾犯而不校者之所爲，非知學者能是乎？」西域五十餘國，納質內屬，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疏勒還旆，能令都尉自剄，于寘王侯以下號泣馬前，信非偶然矣。「誨諭」「任尚」數語，鑿鑿石畫，漢室人才，超其傑出哉！

《歷代古文國璋集・東漢文》卷一八班超《乞歸疏》尾評　定遠侯到闕，未久而沒，思土之切，正其宜耳。此疏詞意眞篤，豁人心懷，文人之筆無以過之。

《漢南文略》卷四六劉彬《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論》　班超以一介之使，深入虎口，乃能先機決策，襲殺北使，鄯善舉國震怖，納子內鄉。視奉世與湯功尤偉，且其後勳名事業，爛然史冊，奉世與湯瞠乎後矣。故介子雖非矯，而失之不正也，奉世與湯可以矯而矯也，班超無庸於矯也。跅跑之士，破拘攣之見，出非常之計，爲人所不能爲，爲人所不敢爲，以立非常之功。居其前者，信陵君竊符救趙，居其後者，虞允文調兵禦虜，而信陵爲己伸私情，允文爲國釋大敵，優劣又自有別。若就此數子而論，則班超尚矣，次則奉世與湯，眞奇功也，介子何奇哉！雖然，亦非庸庸者流之可望也。若甘延壽，所謂因人成事者耳，而封侯居湯右，幸矣哉！

傳記

《後漢書・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虜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

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幷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略】」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衞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及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鞮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鞮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

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幷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闐以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讐。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略】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胷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藝文

庾信《擬咏懷二十七首》三　俎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不言班定遠，應爲萬里侯。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倡家遭強聘，質子值仍留。自憐才智盡，空傷年鬢秋。

李白《田園言懷》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

錢起《送張管書記》　邊事多勞役，儒衣逐鼓鼙。日寒關樹外，峯盡塞雲西。河廣蓬難度，天遙鴈漸低。班超封定遠，之子去思齊。

鮑溶詩《壯士行》　西方太白高，壯士羞病死。心知報恩處，對酒歌易水。沙鴻嘆天末，橫劍別妻子。蘇君執節歸，班超束書起。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

許渾《獻鄜坊丘常侍》　詔選將軍護北戎，身騎白馬臂彤弓。柳營遠識金貂貴，榆塞遙知玉帳雄。秋檻鼓鼙驚朔雪，曉階旗纛起邊風。蓬萊每望平安火，應奏班超定遠功。

徐寅《長安卽事》一　拋擲清溪舊釣鉤，長安寒暑再環周。便隨鶺羽三春化，只說蟬聲一度愁。掃雪自憐窗紙照，上天寧愧海槎流。明時則待金門詔，肯羨班超萬戶侯。

又《詠筆二首》一　秦代將軍欲建功，截龍搜兔助英雄。用多誰惜毛皆拔，拋却更嫌心不中。史氏只因歸道直，江生何獨偶靈通。班超握管不成事，投擲翻從萬里戎。

胡曾《詠史詩一百首・玉門關》　西戎不敢過天山，定遠功成白馬閒。半夜帳中停燭坐，唯思生入玉門關。

貫休《灞陵戰叟》　劒刓秋水髻梳霜，廻首霜天與恨長。官竟不封右校尉，鬬曾手挾左賢王。尋班超傳空垂淚，讀李陵書更斷腸。今日灞陵陵畔見，春風花霧共茫茫。

司馬光《題致仕李太傅園亭》　漢家飛將種，氣槩耿清秋。解去金貂貴，來從洛社遊。清商擁高宴，華館帶長流。可笑班超老，崎嶇萬里侯。

梅堯臣《宣州雜詩二十首》一〇 諸葛久精妙，已能聞國都。紫毫搜老兔，蒼鼠拔長鬚。露筵何明淨，煙丸事染濡。班超投此去，死作玉關夫。

王令《聞邕盜》 病中雙泪語前流，藜藿無端肉食憂。常嘆平時輕死士，未知誰手付天矛。好將弓劍隨軍去，況是英雄得志秋。若使班超終把筆，由來何路取封侯。

郭祥正《贈武科胡七》 三尺青蛇丈二矛，崛然來應武科求。東南近出人才羨，西北當寬帝顧憂。戰馬夜嘶榆塞月，征衣寒犯玉關秋。古今將相皆無種，好取班超萬里侯。

鄒浩《班超》 功名從古病難成，況作天西絕域行。縱有平陵同落落，其如衛侯尚營營。殺妻吳起終遭逐，上疏鴻卿不免刑。定遠獨能逢聖主，千年萬歲藹嘉聲。

張嵲《雙楠送何致遠歸陝西》二 日落邊城旌旆愁，漢家鐵馬正防秋。慇懃送子西征路，努力班超萬里侯。

王之道《哀周然明》 三薦渠能老一儒，班超投筆好從吾。功名到手身先死，詩禮傳家道不孤。千里新封從馬鬣，百年餘慶萃鵜雛。西風哀挽桐川上，儻有青芻致奠無。

呂本中《柳州開元寺夜雨》 風雨慘慘似晚秋，鴉歸門掩伴僧幽。雲深不見千巖秀，水漲初開萬壑流。鐘喚夢回空悵望，人傳書到竟沈浮。面如田字非吾相，莫羨班超封列侯。

馮時行《關山月》 秋笳吹斷朔風起，霜結層冰斷遼水。殺氣橫空月上遲，草色蕭瑟邊風悲。萬里征夫齊悵望，操兵初入沙場廣。將軍樊噲勇敢兒，肉食萬里班超相。天兵乘障驅貔貅，寶劍欲斷星旄頭。輕生百戰百勝罷，塞原積骨誰能收？至今唯有關山月，樂府聲中愁不絕。

蔡戡《東歸喜而有作》 投老何堪再落南，病軀寧敢望生還。空慙馬援標銅柱，自分班超老玉關。萬里梅花愁思外，五湖煙水夢魂間。詔恩幸喜歸田里，旋築新堂牓愛閒。

姜特立《浣溪沙》 節序回環已獻裘，不堪風葉夜鳴秋，寒蛩吟露月堦幽。　蝸角虛名眞誤我，蠅頭細字不禁愁，班超何日定封侯？

高翥《贈相士錢子章》 先生受命聖明朝，鳳詔欣然脫錦袍。流落子孫從有失，等閒軒冕未容招。家貧術不因錢賣，勢合平生爲酒豪。近日人間能食肉，請君著眼看班超。

趙汝鐩《上馬曲》 精神如熊氣如虹，夢寐思勒燕山功。龍泉寶鞘橫三尺，犀甲茸絛擐兩重。鳴鏑飛空挾霜遠，認旗貼身颭日紅。玉轡繡韉鞚驍馬，眼有紫熠炯雙瞳。誓縛單于獻天子，離觴不揮兒女淚。笳鼓動地歸來時，金印斗大肘後繫。君不見燕頷虎頸班超侯萬里，又不見風聲鶴唳謝元破肥水。

耶律楚材《過雲川和劉正叔韻》 西域風塵汗漫遊，十年辜負舊漁舟。曾觀八陣雲奔速，親見三川席捲收。煙鎖居延蘇子恨，雲埋青塚漢家羞。深思籬下西風醉，誰羨班超萬里侯。

王禕《吳中客懷二首》一 獨對一壺酒，自斟還自吟。句從閑裏得，愁到醉邊尋。擬廢班超筆，猶懷季子金。故廬湖水上，誰似蹔幽沉。

王燧《寄衣曲》 素練辭機夜搗砧，烏啼桐井月移陰。三年異域無來信，萬里征衣寄別心。霜重已忘刀尺冷，風高長憶塞垣深。榮勛莫在班超後，日日空閨待好音。

朱瞻基《咏史・班超》 班生起儒門，孝謹聞家居。少貧養其母，辛苦勤傭書。一朝投筆歎，遂懷萬里圖。既罷蘭臺史，從征出邊隅。一舉降鄯善，再舉擊諸胡，龜茲及于闐，疏勒與莎車。兵行奮勇智，摧破如折枯。仗信斬不義，宣恩撫逃逋。西域五十國，威德罔不敷。茫茫葱嶺西，坦坦無復虞。塞外三十年，白首歸東都。壯哉定遠侯，允矣眞丈夫。向來傳張烈，視此當何如。

黃本驥《班仲升墓》 男兒自分老行閒，不斬樓蘭誓不還。百萬貔貅同出塞，幾人生入玉門關。

萬鍾傑《出門行》 班生探奇功，虎穴一身勞。張騫窮河源，星宿落其掌。二子列通侯，千載羨倜儻。

班昭

論述

綜論

《後漢書・列女傳》 扶風曹也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略】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又《天文志》 孝明帝使班固叙《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野客叢書》卷一九《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直齋書錄解題》卷四 漢書一百卷。【略】案：《班昭傳》云：「八表」並《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爲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

《說郛》卷二九下 《史記》，父子兩手所作，父文密，子疎蕩。《西漢》，父子及班昭三人之文，叔皮文字頗跌宕，近於子長者波瀾段落；孟堅則工細；曹世叔之妻則平而無意味矣。

又卷七七上《班昭》 班昭字惠姬，曹世叔妻，彪之女也。《大家集》云：父爲陳留長，大家隨至，作《東征賦》。

《詩家直說》卷一 班姬託扇以寫怨，應瑒託雁以言懷，皆非徒作。

《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卷一一《曹大家女誡序》 「家」字讀作「姑」字。曹大家是漢朝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名叫班昭，嫁與曹壽爲妻，有賢德，通書史，又善作文詞。漢和帝常召入宮，后妃皆以師禮事之，宮中俱稱他爲曹大家，蓋尊之也。《女誡》是教誡女人的說話，序是說作《女誡》的原由。

《萬子迂談》卷五《刻曹大家女誡序》 曹大家姓班，名昭，扶風人，漢太史公彪之女，固之妹也。嫁同郡曹世叔，生子穀，爲中散大夫。昭有才學，有節行法度。固逮繫，嘗上書伏闕下。又爲固續《漢書》。和帝時，數被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爲大家。所著《女誡》訓諸女，予讀之雅有母教，第詞旨深遠，非閭巷所易解。乃命家塾稍約爲四言俾易曉，爰壽諸梓藏之家，以端女習焉。雖然，茲言教也，若其本始則當反求諸其身。詩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尼父曰：「身修而後家齊。」子輿氏又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斯言也，蓋益親以切矣。思躬行君子，而又申之以言，其庶幾乎！

任昉《文章緣起》 《誡後漢杜篤作女誡》註：《淮南子》有《堯誡》，誡，警也，愼也。《易》：小懲而大誡。《書》：戒之用休。語君子有三戒，則戒者，箴規之別歟！補註：班昭作《女誡》七篇，散文也。文法警練詳明，朱子《集註》因而效之。《緣起》載杜篤所作，豈以七言有韻耶？

《內則衍義》卷一六《好學》 謹按：通天下之理者莫如經，載天下之事者莫如史。故窮經以立其體，稽史以達其用，而學遂無所不貫焉。史雖始于司馬遷，而分代叙事，必以班固爲博雅之宗。昭爲其弟，不特能淹道其文義，且能辨析奇字，以廣其書於天下。「八表」、《天文志》皆史家所難，而毅然補成完書，豈尋常學問所能及哉！

《師荔扉先生詩集》卷二八《詠史詩說》 班姬大儒氣象，木蘭武士規模，【略】卓然婦人之選，然述新聞則鬚眉可廢，而揚閨範則才色難誣。

《鄭堂讀書記》卷三六《子部・儒家類・女誡一卷》（說郛本） 漢班昭撰。《隋志》、《舊唐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著錄。《後漢書・本傳》全載其文，凡單弱、夫婦、敬順、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七篇前有自序，蓋作以教諸女也。陳氏稱俗號《女孝經》但是書本無此稱，故朱氏《經義考》不載

於擬經門，當由唐鄭氏有《女孝經》，每章皆假曹大家立說，因此而誤涉也。考《文選・女史箴》注引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也，而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藝文類聚・鑒誡類》引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又晉杜元凱《女誡》見陶潛四八目，是漢晉間《女誡》作者數家，今惟班氏七篇全文具在，豈非女師之戒以身教者切，即無《後漢》全載，人亦皆知服膺而弗失之歟？在《後漢書》本有章懷注。近日坊刻《女四書》所載有國朝王（相）箋注，蓋嫌舊注太略，別爲注釋，以便幼學耳。

張存紳輯《增定雅俗稽言》　曹大家。大家之家，叶音姑。大家，後漢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適曹世叔，踵成兄固《漢書》。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大家，而冠以夫姓曰曹大家，蓋尊之如母姑云。大家作《女誡》七章，馬融善之。俗讀家如字誤。

分論

《爲兄超請歸疏》　《古文精藻》卷上班昭《爲兄超請歸疏》評：東京文漸衰薄，惟班氏兄弟獨存醇厚。《漢書》蓋大家與兄固共成者，觀此文與孟堅佳處如出一手。《歷代古文國璋集・東漢文》卷二〇班昭《爲兄請歸疏》眉批：孫月峰曰：若非有意爲文，然自是文人之筆。又：筆墨不愧孟堅。

《大雀賦》　《賦話》七：曹大家《大雀賦序》：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

《女孝經》《女誡》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曹大家《女孝經》不減《忠經》，而其體則法孔子。彼婦人而知法孔子，非夫賢明之至若是乎？其書語語可見之行，非徒空文，可以觀漢世閨闥猶有《內則》遺意，後世女教亡矣。

傳記

《後漢書・曹世叔妻》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略】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略】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

又《經籍志三》　曹大家《女誡》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曹大家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曹大家《女誡》一卷。

又《藝文志四》　《曹大家集》二卷。曹大家注《班固幽通賦》一卷。

《宋史・藝文志二》　班昭《女誡》一卷。

王堯臣等《崇文總目》卷四　《列女傳》十五卷。謹按：曾鞏序云：《崇文總目》稱劉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又按：《直齋書錄解題》云：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十五卷，蓋以七篇分爲上、下，并頌爲十五卷。又按：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云：《古列女傳》八卷，劉向撰，又一卷莫知其爲誰續，然亦載于《崇文總目》。

《通志》卷六五《藝文略第三》　曹大家《女誡》一卷。

又卷六九《藝文略第七》　《班昭集》三卷。《曹大家集》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〇　《女誡》一卷。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固之妹也，俗號《女孝經》。

《漢藝文志考證》卷五《列女傳頌圖》　《本傳》：向採取《詩》、《書》所載賢

妃正婦興國規條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傳》七篇，《頌義》一篇）。曾鞏序曰：《隋書》及《崇文總目》皆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

《玉海》卷五五《藝文》 《班昭集》三卷。（《唐志》二卷。《傳》：作《女誡》七篇，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

《文獻通考》卷二一四《經籍考四十一》 《女誡》一卷。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四 宋張時舉《弟子職等五書》（一函一冊）。宋張時舉輯。首周《管子·弟子職》，次漢班昭《女誡》，次宋呂大鈞《呂氏鄉約鄉儀》，宋司馬光《居家雜儀》，凡五篇。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五《女孝經》一卷 《四庫提要》曰：「唐鄭氏撰。鄭氏朝散郎侯莫陳邈之妻。侯莫陳三字複姓也。前載進書表稱『姪女策爲永王妃，因作此以戒。』《唐書·藝文志》不載，《宋史·藝文志》始載之。《宣和畫譜》載孟昶時有石恪畫《女孝經》像八則，五代時乃盛行於世也。其書倣《孝經》分十八章，章首皆假班大家以立言。進表所謂不敢自專，因以班大家爲主。其文甚明，陳振孫《書錄解題》直以爲班昭所撰，誤之甚矣。」

藝文

蘊貽《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蘇陳甥舅眞冰玉，正始風流起頹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修竹。雞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豈惟家室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忘軀狗國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慍喜。不煩擁笏強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誦詩相挽眞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

范成大《林夫人挽詞（黃中之妹知書）》 翰墨門闌正鼎然，故應婉娩亦儒先。與聞古學三千禮，能誦家書四百篇。卜協嫣姜占永世，夢呼辰巳讖凋年。班姬合有遺文在，後日從容訪孟堅。

師範《曹大家》 千古閨中獨此姬，遭逢更比父兄奇。護喪死尙邀朝典，聞政生原作女師。誡列七篇無「无」字，書成「八表」有妍詞。西來曾述東征賦，不少山川繫夢思。

王銍《陸左丞夫人鄭氏輓詞四首》三 軒冕三從盛，門庭五福優。凄凉孝子淚，悲慟故山秋。楊子新阡啟，班昭舊史留。空堂對萱草，無復更忘憂。

楊維楨《曹大家》 曹大家，博文善著書，著書豈獨識，閨壺禍轍，使我元舅歸先廬。大家大家丈夫婦，如何我兄固不能勸，元舅白首同歸，死囹圄。

王沂《題胡古愚李氏婦傳後》 見說當年挽鹿車，素風淳範照鄉閭。日星炳煥班昭戒，華衮褒揚太史書。

王世貞《孫節婦壽言》 高材孟堅妹，節烈孫奇婦。心將髮共素，影與燈相守。玉潤王家郎，再拜前稱壽。右挾彤管書，左操叵羅酒。試讀五貞篇，嘻能如母否。

趙士麟《詠史詩·曹昭》 婕妤辭同輦，淑愼冠後宮。避讒居長信，善始亦善終。大家班氏女，博洽靡不通。爲兄續漢史，首開陳范風。上書籲兄老，振旅還闕中。況有四箴在，閨幃咸式從。芝倫與鍾郝，世世嗣芳踪。

凌樹屏《班昭祠》 班馬才高號軼倫，扶風有妹繼清塵。一篇銘頌誄奇士，兩漢文章屬婦人。誡女著書殊婉婉，從兒作賦最嶙峋。應教此地諸儒輩，行過荒祠總駐輪。

趙棻《後漢列女頌·曹世叔妻》 繄曹大家，班氏惠班。東觀續史，賦頌並嫻。立言不朽，《女誡》七篇。女妹子婦，克紹其賢。

雜録

《廣博物志》卷二三 班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慧。昭著《女誡》，豐生爲書以難之，辭猶可觀。昭年七十餘卒，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東漢書》）

《香祖筆記》卷八 先兄西樵先生撰古今閨閣詩文爲《然脂集》，多至二百卷，詩部不必言，文部至五十餘卷。自廿一史已下，瀏觀采摭，可稱宏博精覈，而說部尤創獲，爲古人所未有。今略其書目載於此：班昭《漢書》《異姓

諸侯王》已下至《古今人表》，凡十卷。班昭《漢書・天文志》一卷。班昭《補列女傳》一卷。班昭《女誡》一卷。班昭《幽通賦注》一卷。

《綱目分註拾遺》卷一《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朝廷久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西域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按：超居西域三十年，年老乞歸，三年不報，朝廷卿大夫不惟不知有班超，亦不知有西域矣。班昭上書雖爲其兄求哀，實關西域利害。既而超至洛陽，踰月而卒。向使卒於未代，則西域諸國必將相延而起，其失西域也。

杜撫

論述

《論衡・宣漢》 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

《史通》卷九《內篇・覈才第三十一》 昔傅玄，有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傳記

《後漢書・杜撫傳》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紀事

《經義考》卷一〇〇薛氏（漢）《韓詩章句》 《隋志》二十二卷。佚。《後漢書》：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滄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著録

《經義考》卷一〇一 杜氏（撫）《詩題約義通》，佚。《後漢書》：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弟子千餘人。東平王蒼辟爲大夫。建初中爲公車令。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曹朔

《後漢書・蘇順傳》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日知錄》卷一九《文不貴多》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駒駼、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元，《傳》云元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能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魯丕

《東觀漢記》卷二《穆宗孝和皇帝》十一年，帝召諸儒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丕善對事，罷朝，特賜履襪。

《續後漢書》第二《魯丕》（《後漢書補逸》卷一九）丕數薦達幽隱，名士王龔等皆備帷幄近臣。

《後漢書・魯恭傳（弟丕）》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略】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略】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愼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略】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爲人脩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暮，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韈衣一襲，丕因上疏【略】。十三年，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文心雕龍・議對》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爲舉首。【略】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

《通典》卷六七和帝以魯丕爲三老，安帝亦以魯丕爲三老，又以李充爲三老。

《困學紀聞》卷一三《考史》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楊終

論述

《論衡・別通》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

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

又《佚文》《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

又《案書》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眞，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

傳記

《後漢書・楊終傳》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寥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爲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世，可爲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廖以就國。終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爲范游說，坐徙北地。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賞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紀事

《文忠集》卷九三《漢白虎議奏序》先是蜀人楊終，首發其端，帝命班固撰集其事，又命史臣著爲《通義》，精微奧賾，粲然畢陳。後之人欲究聖經之旨者，當自茲始。

《兩漢筆記》卷一〇　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

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樂府詩集》卷六八王循《晨風行》　《晨風》，本秦詩也。《晨風》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傳》曰：「鴥，疾飛貌。晨風，鷙也。言穆公招賢人，賢人往之，疾如晨風之入北林也。」又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蓋刺康公忘穆公之義，而棄其賢臣焉。《益部耆舊傳》曰：「後漢楊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若王循「霧開九曲瀆」，沈氏「理檝令舟人」，但歌晨朝之風爾。」

《管城碩記》卷一八《史類一》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後，引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索隱》曰：按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按史：《儒林傳》後，云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又《賈誼傳》，云孫賈嘉好學。此皆非太史公之本文，及褚少孫所補也。班固《目錄》曰：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後漢·楊終傳》：肅宗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無怪乎《史記》所錄，往往有少孫已後事也。

著録

《經義考》卷一七二　楊氏（終）《春秋外傳》十二篇。佚。《後漢書》：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梁鴻

論述

綜論

《笠澤叢書》卷二《祭梁鴻墓（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爲奠，其辭曰：先生爲《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波，客皐氏之宇下，志沉潛而靡他。自吳粲以舉臼，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願先生之謂何。心偏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桓而自翰，身病妻弱，自吳民之粲不得，故力耕而自穫，所以法先王之義者，庶《五噫》之可作。

《白氏長慶集》卷四五《與元九書》　興別離，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晋、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奥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於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九《梁鴻》　梁鼎《梁鴻高士碣》曰：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養括道，妙而遊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爲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邙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邁，遐邁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悦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逃，荷蓧以遊，而晦德避

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朵頤，以觀我靈龜乎？銘曰：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大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邈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皐橋，萬古是望。

《後村集》卷一四《梁鴻》　肅宗漢明主，猶惡《五噫》詩。一旦拂衣去，世人那得知。

又卷三一《題葉介文卷》　予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欸乃」、魯山之「于嶞于」是也。推而至於《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

《斗南老人集》卷二《五噫歌梁鴻》　瞻彼洛京兮，噫！宮闕連城兮，噫！非我故鄉兮，噫！鹿車轔轔兮，噫！歸全其身兮，噫！

《大全集》卷三《梁鴻》　伯鸞古賢人，乃在杵臼間。夫婦共守志，逃名入深山。凄凉五噫歌，東山過帝閽。齊魯復荊吳，長往遂不還。爲傭豈無勞，顧已少外患。終葬烈士旁，高風貌誰攀。

《書史會要》卷二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與妻孟德曜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咏《詩》、《書》，彈琴以自娛。字、畫入能品。

《古儷府》卷九李令琛《書史百家》　日月經天，星辰助其明耀；江河紀地，畎澮資其廣深。俱麗於乾綱，同歸於坤軸。況「六經」既出，百子並騖，萬卷五車，七略四部，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雖非全璧之珍，亦是連珠之寶。當有求書之官，遠探禹穴，近開汲塚之文，具修蠹簡。或陰陽不謬，朱紫自分。仲任叢殘之譏，並非通論；稚川翡翠之喻，實得大方。豈重以芟夷，加之翦截，敢申直筆以塞異端。則有百兩之篇，張霸所喜；七分之術，京房獨精；陳農訪天下之書，荀勗決塚中之策，識二簡者束晳，觀四轍者穆王；京兆耆舊之篇創於光武，陳留神仙之傳起自阮蒼；劉向修孝子之圖，梁鴻首逸人之記。

《升菴集》卷四六《雉噫》　揚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雉噫，猶歌嘆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

又卷五六《麥含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五嶽山人集》卷三《高士頌・梁鴻》　伯鸞者何，脩遠之子。介恥攀龍，貧資畜豕。仰頌逸民，庶追芳趾。貞配孟光，骨埋吳土。

《高素齋集》卷一四《頌七十首・梁鴻》　伯鸞清白，幼遭屯極。惟皇作合，彼美令德。力耕陵山，爲春吳國。良彥偕心，烈士並域。

《己畦集》卷一《論馮衍梁鴻》　至如梁鴻之遯世，非其志也。當是時，賢主在上，時號昌明，度鴻亦非許由、務光之流，何不可出而仕，故爲是潛身遠跡耶？吾夷考其事，鴻父讓，仕王莽，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後卒於北地，鴻時尚幼，遭亂，卷席而葬。揆鴻之志，豈非以父事莽，位列爵，深爲可恥，孝子百世不能掩，使身復仕宦，挂姓氏於朝端，且益彰父醜。況父死不成禮，卷席以葬，人子終身之隱恫也。故鴻適吳，病且死，謂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吳人葬之要離塚傍。鴻扶風人也，父讓自扶風播遷北地，去家數千里，而客死席葬不能歸。鴻之適吳也，亦去家數千里，死於吳而不欲歸葬，此其志也。蓋有大不得已於中，仁人孝子所不能一日安，而不得不出於遯者也。夫豈徒歌《五噫》以鳴其高者乎！然則馮衍之乖於大義而見黜於時，梁鴻之痛心疾首而不忍用世，二人之相去豈特尋尺什百而已哉！

《林惠堂全集》卷二一《懷漢高士梁鴻》　時微思介節，道否重幽人。鳳覽輝常下，龍潛德始神。交從異代合，志向屈時伸。養癖存孤性，含貞保大倫。獨留心跡在，長使道風新。漢代曾遺俗，梁生本絕塵。著書高自許，滅竈介難親。椎髻閨中友，耕田谷口身。行歌原有託，名姓或非眞。直欲同園夏，寧惟似井春。明王生見忌，烈士死相隣。舉世方趨熱，千秋只愛貧。高宗行遯久，舊史展看頻。笑我同爲客，如君竟未臣。弋徒翔遠鵲，網不絓祥麏。越叟空思越，秦人忽去秦。傷時思往事，望遠屬良辰。古道誰能許，遐心未易陳。緬思千載上，嘯咏五湖濱。誰復能逃世，吾其欲問津。

顧雲臣《書〈逸民傳・梁鴻〉後》（《國朝文匯・丁集》卷一九）　伯鸞，好名之士也。欲隱深山，則徑隱耳，必俟其妻趣之何也？待徵聘之至，不就爲名高也。既入霸陵山，即終焉可耳。生平徵辟未嘗一至其門，不至焚山堙谷求之，何復出關避之齊魯，又去適吳爲？肅宗非昏闇之主，過京師，安用作歌以刺時？及肅

宗聞而非之，由齊魯適吳，作詩曰：「嫉吾俗兮作讒，曰口囂囂兮余訕。」夫身將隱焉用文之？《五噫》之篇，若閟不視人，讒謗何由至？不自晦以賈禍，名心累之也。德曜舉案齊眉，未聞初嫁時有此舉止。傭而示異，動主人翁也。嚮之詩曰：「冀異州之尚賢」，是即冀伯通之賢之耳。蔚宗以《高鳳傳》次其後，獨繫之論曰：「志凌青雲之上，身晦汙泥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隱逸佗傳中無怨累，吾以爲欲顯其心名而多怨累者，即謂伯鸞。言在於彼，意在於此，史家義例也。然則曷爲作傳？曰：伯鸞好名，既得名矣，鄉里以爲高節，吳人以爲清高，安得不爲之傳。夫博通之士，不求榮利，而第博節介之名，雖不逮子陵諸賢，以視飾智巧逐浮利之夫，不既逮乎！

《舊德集》卷一三《梁鴻傳書後》　建武、永平之際，朝廷甄錄幽隱，蒲輪四出，而伯鸞方爲四皓等二十四人作頌，何其矯也。及適吳，詩曰：「心綴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又曰：「悼吾心兮不獲，長委法兮焉究。」豈猶有所希與，抑亦有激而然也。《易》曰：「潛龍不用。」又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伯鸞愧焉，然其身寄皋廡，刑于寡妻，著作等身，不希華膴，雖未必季札、魯連，亦東京節義之士也。

分論

《五噫歌》　《文獻通考》卷二四一《陳樂軒集》：自昔遺佚阨窮之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慘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是已。《丹鉛總錄》卷一二《雉噫》：《揚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　明唐士謨選釋《古詩解》《五噫歌》尾評：梁鴻因過京師，而登山遠望，見茲宮闕之壯麗，念彼民力之疲勞，且嘆其遼遼未央，尚不知何時得休息也。一語一太息，儻所謂長歌之哀，甚於痛哭者。非耶？　《日知錄》卷二一《作詩之旨》：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叙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鮪、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樂府廣序》卷二六《五噫歌》序曰：《五噫歌》，刺時也。明帝苛切，敬陵濟之以寬。當漢盛時，特啓外戚持權之漸。鴻乃去國不旋踵，豈非明於治亂之數哉。按：揚子雲以孔子去魯歌爲雉噫，感山梁雌雉而作也。或稱此歌爲雉噫之遺，賢人隱可以占國矣。　《漢詩音註》卷三《五噫歌》：只「民之劬勞」一句微涉于風，未足于明主之威也。且肅宗長者，史但曰：「聞而悲之，求鴻不得」耳。伯鸞高隱者流，嘉遯自其本懷，豈必避禍而去乎？王子安顧謂竄之東海，後世相承用之矣。《古詩賞析》卷六《五噫歌》：此感勞民興造而作。首二從登高望遠說起。三、四是主句，末句有伊於何底之意。無窮悲痛，全在五個「噫」字托出。眞是創體。

《適吳詩》　《通雅》卷一〇《釋詁・重言》：梁鴻《適吳詩》：「咸先佞兮啞啞。」《韻會》：啞啞，讒急貌。又音顯。《說文》：啞，歎也。《丹鉛摘錄》卷一二：《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漢詩音註》卷三《適吳詩》：漢書曰：鴻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詘屈飄蕭，似有不可告語之故。「悼我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二語淡而悲。入離騷不能辨之矣。「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南讒韻，「降」字不入韻。隅不與流浮休通，此亂之。以下平上去通用。

《思友人詩》　《考古質疑》卷四：《東皐雜錄》：《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靖康緗素雜記》卷五《遷鶯》：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鶯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唯漢梁鴻東游，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眞得《毛詩》之意。　《文璩清娛》卷三梁鴻《思友詩》尾評：三語耳，試諷誦之，聲振金玉，所謂其世則遐，其音則邇高。高子未知何人，而《傳》云：『適吳居皐伯通廡下。』得毋再徙梁溪而思皐子耶？蓋吳閶皐橋，以

伯通著，而錫山梁溪，以伯鸞著也。《歷代詩話》卷三《嚶嚶》：「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吳旦生曰：《古今注》謂：《禽經》稱「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非詩本意。《東皐雜錄》云：《鄭箋》：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作詩如「谷幽鶯暫遷」之類。後人多祖述用之也。《野客叢書》云：觀張平子《東京賦》「睢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麗，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嘉話錄》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毛詩・伐木篇》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緗素雜記》云：宋景文詩「晚執谷鶯朋友動，杏園初日待鶯遷」，王荊公詩「鶯猶尋舊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習唐人之誤也。惟漢梁鴻《思友人》詩「鳥嚶嚶友之期，念高子僕懷思」，《思史》劉孝標《廣絕交論》「嚶嚶相召，星流電激」，是眞得《毛詩》之意。　又卷六三《借對》：馮叔獻詩「老伏固非千里驥，冥飛似是五噫鴻」。吳旦生曰：梁鴻有《五噫歌》，以鴻對驥，詩家自有此借對法。余有詩云「有客潔如鷺，因人熱豈鴻」，亦此意也。

傳記

《東觀漢記》卷一八《梁鴻傳》（存目）

《後漢記》卷一一《孝章皇帝紀》（存目）

《後漢書・梁鴻傳》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闗，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嗷嗷。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　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紀事

《說郛》卷二四下《皐橋》　漢皐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舂役。伯通察而異之，舍於家。皮日休詩：「皐橋依舊綠楊中，閭里猶存隱士風。唯我到來居上舘，不知何處勝梁鴻。」

《升庵集》卷五六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廣博物志》卷二七《藝苑二・史》　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

《山堂肆考》卷一五六《葬近烈士》　東漢梁鴻，與妻孟光隱于吳，及病困，告主人皐伯通曰：「我死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葬以要離塚旁。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相近也。唐劉禹錫《哭呂衡州》詩：「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

又卷九四《舉案》　按：案即盤也，古詞《青玉案》，亦是《青玉盤》，或以案爲桌，非也。

又卷一〇六《滅竈更燃》　東漢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生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

《焦氏類林》卷五引《三輔決錄》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略】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田普光《〈後漢・儒林傳〉補逸》〈徐乃昌輯續〉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鴻治《詩》、《禮》、《春秋》，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

《薪齋初集》卷七《錫山誌備採十則》　按梁鴻溪，即今縣城西之清溪。唐荆川詩云：地即梁鴻宅，溪連範蠡湖是也。縣北十里有高橋，跨五瀉河之上。或云，即皐伯通別業，皐誤作高云。

《訂譌雜錄》卷八《舉案齊眉》　屢見辨證，書謂「舉案」之「案」，乃古「椀」字，本於《後漢書・梁鴻傳》注。予檢《鴻傳》無此說，何也？楊用脩謂盤屬，近之。《玉篇》云：案，几屬，又食器。歷觀載籍，竝以案對杯言。《鹽鐵論》：良民文杯書案。《神仙傳》：金案玉杯，人皆醉飽。《東觀記》：杯案食物，大小重疊。《曹操別傳》：魏大爲人佻，至以頭沒杯案中。則舉案之爲舉盤，無疑也。顧舉案而必與眉齊，今人罕究其義。《鴻傳》云：「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則「舉案齊眉」四字，正形其不敢仰視耳。若作几案，於理不通。至以夫婦偕老者爲齊眉，此尤俚俗假借，可笑處不足辨也。又《漢書・霍后傳》：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東觀記》：魏霸妻，奉案前跪。皆可相證。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　《梁鴻集》二卷。

又《經籍志下》　《梁鴻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梁鴻集》二卷。

又　《梁鴻集》二卷。

《通志・藝文略第七》　處士《梁鴻集》二卷。

《史通・內篇・雜述第三十四》　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集》者也。

藝文

庾信《周車騎將軍賀婁慈神道碑》　但以遊魂久客，反葬塗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況復松檟飄颻，方臨武威之戍；丘陵彙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於武溪，尸柩返於槐里；梁鴻死於會稽，妻子歸於平陵。

王績《山中叙志》　物外知何事，山中無所有。風鳴靜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內，誰論千載後。張奉聘賢妻，老萊藉嘉偶。孟光儻未嫁，梁鴻正須婦。

王勃《滕王閣詩序》　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

又《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下官人間，獨傲海內。少徒志不屈於王侯，身不絕於塵俗。孤吟五嶽，長嘯三山。昔往東吳，已有梁鴻之志；今來西蜀，

非無張載之懷。

又《爲人與蜀城父老書》 且夫精誠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慚車馬。倘能投心季子，遙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致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疎，候肅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於風園；旅鴈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纊成於南畝，杭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薄游綿載，飄寓淹時；歡蹟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唯知慟哭。庶憑賙給，以濟飄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駱賓王《夏日遊德州贈高四詩》 風月芳菲節，物華紛可悅。將歡促席賞，遽爾又歸別。積水帶吳門，通波連禹穴。贈言雖欲盡，機心庶應絕。潘岳本自閑，梁鴻不因熱。一瓢欣狎道，三月聊棲拙。

李白《贈盧徵君鴻詩》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又《和盧侍御通塘曲》 君誇通塘好，通塘勝耶溪。通塘在何處，遠在尋陽西。青蘿嫋嫋拂煙樹，白鷗處處聚沙堤。石門中斷平湖出，百丈金潭照雲日。何處滄浪垂釣翁，鼓棹漁歌趣非一。相逢不相識，出沒繞通塘。浦邊清水明素足，別有浣紗吳女郎。行盡綠潭潭轉幽，疑是武陵春碧流。秦人雞犬桃花裏，將比通塘渠見羞。通塘不忍別，十去九遲回。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從天來。月出青山送行子，四邊苦竹秋聲起。長吟白雪望星河，雙垂兩足揚素波。梁鴻德耀會稽日，寧知此中樂事多。

又《口號贈陽徵君〔此公時被徵〕》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劉長卿《別李氏女子》 念爾嫁猶近，稚年那別親。臨岐方教誨，所貴和六姻。俛首戴荆釵，欲拜凄且嚬。本來儒家子，莫耻梁鴻貧。漢川若可涉，水清石磷磷。天涯遠鄉婦，月下孤舟人。

錢起《送張五員外東歸楚州》 緱珮不爲美，人羣寧免辭。杳然黃鶴去，未負白雲期。此別清興盡，高秋臨水時。好山枉帆僻，浪跡到家遲。他日詔書下，梁鴻安可追。

顧況《洛陽行送洛陽韋七明府》 始上龍門望洛川，洛陽桃李艷陽天。最好當年二三月，上陽宮樹千花發。疏家父子錯掛冠，梁鴻夫妻虛適越。

白居易《贈內》 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饑，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又《答謝家最小偏憐女》 嫁得梁鴻六七年，躭書愛酒日高眠。雨荒春圃唯生草，雪壓朝廚未有煙。身病憂來緣女少，家貧忘却爲夫賢。誰知厚俸今無分，枉向秋風吹紙錢。

吳筠《逸人賦》 故文景尊黃老之術，國既富而刑清；季主卜筮以訓俗，文通訟田以穡名。顏闔鑿坯以避聘，伯休潛遁以脱榮；龐公課妻以耘鋤，嚴光拂衣於帝庭；啟期三樂以達意，梁鴻五噫以抒情。

溫飛卿《雪二首》二 羸驂出更脩，林寺已疎鐘。蹋緊寒聲澀，飛交細點重。圃斜人過跡，階靜鳥行蹤。寂莫梁鴻病，誰人代夜舂。

陸龜蒙《聞襲美有親迎之期因以寄賀》 梁鴻夫婦欲雙飛，細雨輕寒拂雉衣。初下雪窗應眷戀，次乘烟轂奈光輝。參差扇影分華月，斷續簫聲落翠微。見說春風偏有賀，露花千朵照庭闈。

田錫《寄蒲城宋白小著》 春日閒銷一局棊，春愁還得數篇詩。高吟大醉何人問，英略雄圖欠已知。破產雖無容足所，丈夫豈合以家爲。時來富貴終須有，懶學梁鴻賦《五噫》。

強至《經和靖林先生舊隱》 獨行先生舊隱荒，大名寧受一棺藏。能詩秀骨應無朽，近塚閑花亦自香。捲軸門人收篋笥，歲時族子奉烝嘗。逸民未許《先賢傳》，猶說梁鴻有孟光。

梅堯臣《送詹彦迪祕校之粵》 風懷山水心，夢寐向東越。聞爲會稽行，獨此羨明發。渡江信春潮，泊館食野蕨。平時異梁鴻，但泛鏡湖月。

又《高車再過謝永叔內翰》 世人重貴不重舊，重舊今在歐陽公。昨朝喜我都門入，高車臨岸進船篷。俯躬拜我禮愈下，騶徒竊語音微通。我公聲名壓朝右，何厚於此瘦老翁。笑言啞啞似平昔，妻子信說如梁鴻。

徐積《和汝弼》 蘆葉銜來逢北鴈，筠筒信斷候南風。看回白馬殘陽後，吟盡閒雲落月中。酌水何時尋陸子，寄裙前日爲梁鴻。孟光多謝閨房秀，醉

酒亡繪是我翁。

蘇軾《憶江南寄純如五首》四　生計曾無聚沫，孤蹤謾有清風。治產猶嫌范蠡，携孥頗笑梁鴻。

黃庭堅《世弼惠詩求舜泉轍欲以長安酥共泛一杯次韻戲答》　寒蘆薄飯留佳客，蠹簡殘編作近鄰。避地梁鴻眞好學，著書楊子未全貧。玉酥鍊得三危露，石火燒成一片春。沙鼎探湯供卯飲，不憂問字絕無人。

陳師道《再贈寇司戶》　仕宦諸儒底，名成一戰中。酒爲千日計，詩費幾生功。戲馬章臺下，呼鷹上蔡東。少年豪俠窟，杵臼得梁鴻。

郭祥正《次曲江先寄太守劉宜翁五首》三　韓愈莫吟瀧吏問，梁鴻休賦《五噫歌》，百年榮辱能多少，且倒芳樽養粹和。

顏太初《東州逸黨》　天下皆病瘵，俾誰就魯醫？天下皆病狂，何暇炙其眉？幸有名教黨，可與決雄雌。所嗟九品賤，不得立文墀。賈誼唯慟哭，梁鴻空《五噫》。

米芾《余居半載，諸公載酒不輟，而余以疾，每約置膽清話而已，復借書劉李周三姓》　仕倦成流落，游頻慣轉蓬。熱來隨意住，涼至逐緣東。入境親疎集，他鄉彼此同。暖衣兼食飽，但覺愧梁鴻。

李綱《和淵明擬古九首》九　青松生高岡，無意斧斤採。歲寒霜霰深，未覺柯葉改。梁鴻既適吳，管寧亦浮海。二子得我心，高舉不相待。士生不逢時，命矣何所悔。

陸游《夜興》　夜出茆堂自撤扃，烏藤與我兩伶俜。涼蟾吐暈圍千丈，老木移陰可一庭。隔浦呼鳴聞宿鳥，傍簷開闔數流螢。放翁尚友論千載，不取梁鴻卽管寧。

又《放歌行》　君不見汾陽富貴近古無，二十四考書中書。又不見慈明起自布衣中，九十五日至三公，人生窮達各有命，拂衣徑去猶差勝。介推焚死終不悔，梁鴻寄食吾何病。安用隨牒東復西，獻諛耐辱希階梯，初無公論判涇渭，徒使新貴矜雲泥。稽山一老貧無食，衣破履穿面黧黑，誰知快意舉世無，南山之南北山北。

又《秋思》二　日落江城聞搗衣，長空杳杳雁南飛。桑枝空後酪初熟，豆莢成時兔正肥。徂歲背人常冉冉，老懷感物倍依依。平生許國今何有，且擬梁鴻賦《五噫》。

又《讀漢後書》　賃舂老子吾所慕，垂世文章寧在多。詩不刪來二千載，世間惟有《五噫歌》。

戴復古《春日風雨中》　瀟瀟風雨閉柴門，年紀衰頹病著身。大似梁鴻居海曲，略如公幹卧漳濱。三春晴暖無多日，一世安閑有幾人。聞道明朝新醞熟，不妨祭竈請比隣。

陳著《次韻梅山弟見懷》　自笑緣何事，老來還客中。唱花悲杜牧，隱杵愧梁鴻。頗憶長眉白，相歡醉面紅。如今各成別，方信坐天窮。

周弼《思歸》四　自覺才疎久願歸，敢將山色便相依。漢家事業雖全盛，亦放梁鴻一箇飛。

周文璞《簡正字南仲》　白髮梁鴻隨暮猿，不辭引領望兄門。久無清夢相追逐，今喜遺經爲討論。數葉赤楓明客路，一畦黃薤憶家園。著書不就身何用，每見飛塵恨滿軒。

蘇泂《高兄示夫婦觀月詩和韻》　德耀梁鴻兩不凡，閨中桂影醉同看。却憐當夜鄜州月，空咏清輝玉臂寒。

楊弘道《次韻趙晉卿二首》二　寒更會有旦，松竹靜無風。一室虛生白，半窓明映紅。能文韓吏部，歸隱漢梁鴻。吾道本如此，孰爲窮與通。

戴表元《古詩十五韻送胡天放西遊（名僑淳安人）》　有鐵莫妄鍛，鍛作俠士椎。有帛莫妄縫，縫作山人衣。君看天放翁，氣貌絕清羸。濩落七尺身，仁義充膚肌。無家救人窮，無田恤人飢。江湖三十秋，白頭轉嶇崎。餘情尚洒洒，不吐酸寒辭。事慕古豪傑，諸兒那得知。或云有仙骨，深中愈難窺。趫騰華佗戲，偃蹇梁鴻噫。世態貴反覆，口語瀾翻飛。夫子顧之笑，百觸不發機。寧當待溝壑，西山古誰悲。佩君珊瑚鈎，酌以玻璃巵。相知豈云無，去去勿復疑。

侯克中《夜坐》　憔悴梁鴻久賃舂，漢家何事不相容。壯懷老去如灰冷，歸興年來似酒濃。千載風雲從鄧禹，一時湖海自元龍。漫漫長夜無人語，挑盡寒燈聽曉鐘。

馬祖常《和李彥方》五　梁鴻杵臼北邙思，百里令人賦展廖。王謝堂前雙燕好，營巢了後更無爲。

張雨《梁鴻》　侯光與德耀，布衣心耿耿。長夜《五噫歌》，誰念空山冷。

倪瓚《送朱善良》　之子才華足起予，迴如明月麗清渠。方誇道韞哦春

雪，已見梁鴻挽鹿車。榕葉擁厓山店遠，海濤喧枕夜城虛。明年好鼓澄江柁，歸奉江波雙鯉魚。

又《寄德朋》 故人欲問梁鴻宅，遺跡猶應杵臼存。楓葉菊花秋瑟瑟，荒園廢圃雨昏昏。農人掩舍春耕野，縣吏催租夜打門。唯有德朋多遠思，賦詩刻燭酒重溫。

牟巘《次韻答朱侯招遊海山》 玉美受雕鐫，馬良遭絆韁。所以曠達士，但貴知我希。請休接輿歌，且急梁鴻噫。

姚樞《次答庭幹》 歲晚周南見此翁，未應抵苦壓塵籠。人須老後心方定，詩到工時例合窮。飯顆儘從嘲杜甫，荊釵元不笑梁鴻。倚楹三詠鴟梟句，始信《離騷》繼《國風》。

王磐《洛陽懷古》 洛陽雲樹鬱崔嵬，落日行人首重回。山勢忽從平野斷，河聲偏傍故宮哀。《五噫》擬逐梁鴻去，六印休驚季子來。惆悵青槐舊時路，年年無數野棠開。

黃溍老《題張敬畫眉》 京兆春風到柳枝，翠簾縹緲遠山奇。梁鴻亦有齊眉樂，不要人間黛綠施。

劉嵩《七噫歌（有序）》 昔梁鴻由灞陵山出關過京師，傷漢室之亂，作《五噫歌》。西昌，予父母國也，一旦傾覆於鄰寇，殘毒甚矣。是日，予從水東登高丘，望予弟不見，因增其辭，賦《七噫》以抒其悲憤，且以竊附於昔人遺意云。陟彼高丘，言望新城。烟焰勃烈，金鐵鏘鳴。噫！豺虎狉狉，啗人肝腦。陰風薄雲，僵尸橫道。噫！彼奔曷從，棖人相仇。牽衣蹈河，骨肉漂流。噫！負載橐囊，牛羊交馳。號哭振野，俘係纍纍。噫！孰繁生息，而玩厥虞。城壘葺矣，而無人乎。噫！曰予有弟，孰往訊旃。河不可馮，淚下如泉。噫！白日下照，幽幽其光。孰訴上天，爾民卒癢。噫！

徐渤《啼螿賦》 悵夜月兮空明，怨秋風兮暫起。梁鴻度關賦《五噫》，王粲登樓歌信美。

胡奎《古樂府・五噫歌梁鴻》 瞻彼洛京兮噫，宮闕連城兮噫，非我故鄉兮噫，鹿車轔轔兮噫，歸全其身兮噫。

高啓《五噫歌（弔梁伯鸞墓）》 顧瞻亭皐兮噫，丘墳有蒿兮噫，霽春亦勞兮噫，危邦可逃兮噫，先生何高兮噫。

又《梁鴻》 伯鸞古賢人，乃在杵臼間。夫婦共守志，逃名入深山。凄涼《五噫歌》，東出過帝關。齊魯復荊吳，長往遂不還爲傭。

袁華《送陸原祥還江陰》 十年爲客昆丘下，把酒臨風語笑同。南越稱臣歸陸賈，東吳辟地識梁鴻。異鄉第宅蒿萊外，新國河山雨露中。錦服晝還春政好，河豚魚上杏花紅。

楊慎《木涇周公裒集鄙詩刻之作此以謝》 漫興詩成散逸多，玉人彩筆爲編摩。四愁平子饒情興，五噫梁鴻發嘯歌。羽獵長楊違侍從，碧鷄金馬飽經過。彫蟲小技嗟吾老，谷鳥嚶鳴奈若何。

李東陽《舉案圖》 歡娛無狎恩，暗昧不廢禮。平生擇對心，持以奉君子。幸免傷春啼，貧賤安足恥。關睢本微物，託興王化始。壯哉《五噫歌》，高風播人耳。

黃佐《臘月立春感懷次梁南皐韻三首》二 粵城歌吹曉紛紛，隱几蕭條實飽聞。生菜又從年裏見，綵花曾向御前分。有情北鴈隨遲日，無賴西郊自密雲。最羨梁鴻詩律好，《五噫》何事恨離羣。

謝榛《哀江南八首》三 戰馬嘶江上，寒生楓樹村。新兵五都盡，舊業幾家存。共倚中朝盛，誰將上策論。梁鴻避世者，寧復老吳門。

王慎中《王氏榮壽卷》 老向明時隱，梁鴻與孟光。賃傭身不似，舉案德相方。彩誥雙綸寵，華堂四髮蒼。斑衣稱上壽，歲歲紫霞觴。

黎民表《和竹平山人見余庭前桃花》 庭前桃花開不遲，堤邊明月復初宜。流鶯恰恰坐深樹，戲蝶紛紛穿短籬。映水紅粧仍綽約，臨風皂帽故傾欹。梁鴻更有揮毫思，好向芳菲倒接離。

李攀龍《懷公實》 明光起草自高名，復羨梁鴻出漢京。白日顧瞻雙鳳闕，青春卧病五羊城。人間已見新詩滿，海上還聞大藥成。應笑舊時同舍客，風塵請郡愧平生。

楊德周《金昌亭其下即梁鴻墓》 金昌路下訪鴻冥，千載高風拂短亭。畫舫獨尋歌舞地，鷄坡鶴市草先青。

強仕《咏梁鴻》 伯鸞古賢人，乃在杵臼間。夫婦共守志，逃名入深山。凄涼《五噫歌》，東出辭帝闕。齊魯復荊吳，長往不還。爲傭豈無勞，顧已少外患。終葬烈士旁，高風邈難攀。

屠熙《贈別袁重其》 高飛鴻雁滿關河，此日寒江起夕波。庾信哀時常作客，梁鴻去國獨行歌。

張元凱《樓居二首》二　余生不偶世，塊處空山久。木末山岑樓，青旻一揮手。高雲翳我裾，明月入我牖。坐見松樹陰，羣然麋鹿走。鄭眞谷口鋤，梁鴻廡下臼。外是無長物，留巾漉美酒。

于慎行《滔河寄都下舊遊》　承恩霄漢苦思歸，祇憶深山長蕨薇。去漢梁鴻藏姓字，還邛司馬借恩輝。身輕已覺愁顏改，戰勝應看病骨肥。回首金閨多舊好，別時情思各依依。

徐熥《挽吳門沈汝明處士》　蕭蕭白髮老山林，處士星文一夜沉。隣舍幾能悲短笛，中原誰不嘆亡琴。空林猿鶴春無主，滿地松楸日易陰。墓與要離孤塚近，梁鴻高節尚堪尋。

宋登春《遠游》　紅顏辭舊國，華髮尚羈人。軒冕非吾願，風塵老此身。梁鴻《五噫》發，子建七哀頻。玄閣年年閉，花林只舊春。

《蓬莊詩榮》卷一〇《咏後漢詩十首・梁鴻》　梁鴻有孟光，偕隱得同趣。舉案婦德傳，賃舂賢主遇。作歌餘制術，嚶嚶結情素。

《滇南詩略》卷三五余節孝《梁鴻》　皐伯通，傭可依。孟德耀，醜可妻。生何歌，歌《五噫》。死何葬，旁要離。當爾之世，乃能矯矯乎，爲在野之冥鴻，弋人夫何得而篡之。

毛奇齡《漫贈》　空倉鵲去烏爭啼，不見盤中蘇氏妻。市舶暫逢吳下路，移家近在越來溪。朱樓晚閉楊花裏，金彈春懸桂樹西。自笑梁鴻長易姓，賃舂三載有誰攜。

《御定曲譜》卷八《荆釵記・柰子花》　論荆釵名本輕微，漢梁鴻曾用聘妻，芳名至今。傳留於世，休將他恁般輕視，聽啟，明說道表情而已。

又卷一二《錦衣香》　夫性聰，才堪重，婦有容，德堪重，天生美質奇才，彩鸞丹鳳。自慚非是漢梁鴻，何當富室。配著貧窮，妾亦非孟光。奉椿庭，適事名公，前世曾歡共，藍田玉種，夫和婦睦，琴調瑟弄。

雜録

《香祖筆記》卷四　趙又云：韻書《五噫》，噫本平聲；楊眉庵莫（基）解梁鴻《五噫歌》，趙大洲、梁君《五噫》今安否」，皆作去聲，誤。按字書噫音依，恨聲。又音隘，飽食氣滿而有聲也，則依音爲是。

李尤

論述

《典論・論文》（《北堂書鈔》卷六二引）　李尤，字伯宗，年少有文章。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拜蘭臺令史，與劉珍等共撰《漢記》。

《華陽國志》卷一〇中《兩李麗採文藻可觀》　李尤字伯仁，李勝字茂通，雒人也。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懷戎頌》百二十銘，著《政事論》七篇。帝善之，拜諫大夫、樂安相。後與劉珍共撰《漢記》。孫充有文才，勝爲東觀郎，著賦、諫論、頌數十篇。

《摯虞集・文章流別論》　銘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笄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

任昉撰、陳懋仁註《文章緣起》　哀策，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註：簡其功德而哀之。《釋名》：哀，愛也。愛而思念之也。

《文心雕龍・銘箴》　至如敬通雜器，準嫂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

又《才略》　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臗，垂翼不飛。

《野客叢書》卷一六　僕謂古人制作，動有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爲《德陽殿賦》，其後王延壽效之，爲《靈光殿賦》，何晏、韋誕、夏侯玄爲《景福殿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爲《消暑殿賦》。

《羣書考索後集》卷二一　哀策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

又卷二二《漢官諫員史官經筵》　李尤字伯仁，當和帝朝，以文章顯。賈逵薦其有相如、揚雄之風，因受詔而作賦。黃香強學經典，能文章，京師有天下無雙之號。如劉珍之與馬融，校定五經，諸傳記，百家藝術。高彪由孝廉試經第一，數奏賦頌奇文，此五子者，讎校於東觀之人也。

《玉海》卷五四《藝文》　晉七林。枚乘作《七發》，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馬融、張衡，作七激、興、依、疑、說、蠲、舉、厲、辨之篇。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五《漢李尤集題詞》　《後漢書・文苑》二十人，李伯仁與其選，亦蘭臺文章之傑也。《傳》云：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今誄、頌、《哀典》俱不見。《七歎》無傳，惟有《七款》，豈「歎」字之訛耶？其文寂寥，非枚叔比也。詩有《九曲歌》，間屬闕文。賦五首，微質雅，擬之《上林》、《長楊》，則泰山丘垤也。當時薦者稱其文有相如、揚雄風，何哉？銘八十餘，多體要之作，及所匠意于子雲《百官箴》，得其深矣。摯仲治譏以穢病，屈諸王莽鼎銘之下。抑文家以少言爲貴，而多者難于見工也。

《歷代詩話》卷一九　余觀賦家不嫌相襲。【略】自李尤有《德陽殿賦》，而王延壽之《靈光殿》，何晏、韋誕、夏侯玄之《景福殿》，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之《華林》，《清暑殿》諸賦出矣。

《居易錄》卷三　漢司馬遷創爲紀、傳、表、志之體，後世國史因之，皆命儒臣纂修本朝之正史。如後漢班固受詔撰《光武本紀》及《列傳》二十八篇，李尤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古歡堂集》卷一八《雜著・詩話》六　又枚乘始作《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劉向《七略》，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說》，李尤《七疑》，劉廣世《七興》，曹子建《七啓》，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邵《七華》，陸機《七徵》，孔偉《七引》，湛方生《七歡》，張協《七命》，顏延之《七繹》，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大抵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生也。

《歷朝賦格・中集》卷二李尤《函谷關賦》評　設險以守，執禁以譏，有國者所宜愼。篇中渾穆之七自非魏晉可及。江應元作「豈恃阻于高岑」一段似欲凌駕伯仁，而藍本亦多。故存此而去彼。「或置」二字下當有闕文。

傳記

《後漢書・李尤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

《蜀中廣記》卷九七《著作記第七》　《李伯仁集》二卷。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漢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安帝時，稍遷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同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爲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文章流別》云：李尤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笄契，莫不有銘。

《四川通志》卷八《人物》　李尤字伯仁，新都人。少以文章顯名。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觀、辟雍等賦。拜諫議大夫。太子廢爲濟陰王，尤上書切諫。順帝立，遷樂安相。尤與劉珍共撰《漢紀》。又所著詩、賦、銘、誄、頌、《七嘆》、《十典》，凡三十八篇。

著録

《通志》卷六九《藝文略第七》　樂安相《李尤集》五卷。

《遂初堂書目》　李尤集。

《玉海》卷五五《藝文》　《李尤集》五卷。（《唐志》無。）《傳》：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

《宋史・藝文志》一六一　《李尤集》二卷。

藝文

劉孝威《謝敕賚畫屏風啓》 昔紀亮所隔，惟珍雲母；武秋所顧，止貴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雜録

《說郛》卷六五下《龍蒭》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蒭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蒭。」七命，即文章名也。

《編珠》卷四《補遺》 李尤《七嘆》曰：「金衣素裏，斑理内充。滋味偉異，淫樂無窮。」金衣，謂橘也。

楊震

論述

綜論

《小畜集》卷一五《楊震論》 袁宏作《後漢紀》，爲楊震立論，且引紂之三仁，以爲蘧甯悦箕子之心，叔孫通行微子之趣，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者誠有異同，亦各盡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褒之不顯，試論之。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非篤於名教者不能殺身以成仁，是以趨生之易，就死之難，不待誘而然也。立言垂教者當勸其所難，沮其所易，猶懼人之不從也，況混而爲一哉！箕子者所謂愛其生而有待者也，故能演河圖洛書之文，陳九疇五行之義，使天下彝倫攸叙，人到於今賴之，蓋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爲也。蘧甯者，小國大夫，位非見危致命之地，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蘧非箕子之儔也。微子義存宗社，抱祭器而歸周，使商之祠祀不絶於宗，所慮者遠，非偷生者也。叔孫通暴秦之博士爾，苟脱虎口，豈微子之倫邪？楊震之於比干，異代同德，就三仁而言之，宜褒干以起教。蘧甯、叔孫通、楊震而與之宜顯。震以勸人臣古之爲三公輔萬乘當亡之時，負天下之望，慕箕微蘧甯叔孫之行者，可勝道哉！效比干、楊震之風者，蓋亦鮮矣。殺身成仁如是之難也。且震之將死，顧諸子謂門生曰：「吾居上司，疾樊豐之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藏虚竭，賞賜不節而不貴，何面目以見日月？」遂仰藥而死，斯無媿於比干矣。然吾觀楊彪事獻帝爲三公，浮沈亂世，全身遠害而已。及魏文授禪，微蘧甯叔孫之風者乎。其子修北面事魏，坐法伏誅，祖風替矣。嗚呼！震殺身奉國以訓子孫，子孫猶不能守，況悠悠世人哉！而又混三仁之名跡，開去就之蹊術，欲望教人行勸，其可得乎！吾故曰褒干顯震而起教勸人也，不其然乎？

《安雅堂稿》卷一五《論史·楊震》 甚矣小人之難去也。小人所用者，皆清議之廢士，而所急者財賄也。天下失職之徒甚多，嗜進之情最迫，而資財所聚，威勢百倍，轇轕攀附，遂同邱山。欲以一夫公正之論，起而敵之，豈能勝哉！伯起所云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事之可患，未有過此者也。以金錢被玷，還以金錢洗濯之，罔上剥下，何所不至！大風隧有貪人敗類，國之不亡者幸矣。

分論

《諫内寵疏》 《歷代古文國璵集·東漢文》卷二二楊震尾評：直切無所忌諱，眞古大臣之風，卒以耿寶之奏飲鴆而卒，蓋始基于此矣。

傳記

《後漢書・楊震傳》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鱓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鱓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略】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略】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略】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略】，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行還，便時大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灾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灾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略】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閒，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脩雖才子，渝我淳則。

《隸釋》卷一二《太尉楊震碑》□□□字伯起□□□

大將軍辟舉茂才，除襄城令，遷荆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所在先陽春以布化，後秋霜以宣威，寬猛惟中，五教時序，功洽三邦，聞于帝京，徵旋本朝，歷太僕、太常，遂究司徒、太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無德不旌，靡惡不形。將訓品物，以濟大清，而青蠅嫉正，醜直實繁，横共搆譖，慷慨暴薨。于時群后卿士，凡百黎萌，靡不欷覷垂涕，悼其爲忠獲罪。乾監孔昭，神鳥送葬，王室感寤，姦佞伏辜，公功乃伸。追錄元勳，爾書慰勞，賻賵有加，除二子郎中，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次秉寔能纘脩，復登上司，陪陵京師，次奉黄門侍郎。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皆以宰府爲官，奉遵先訓，易世不替，天鍾嘉祚，永世罔極。統之門人汝南陳熾等，緣在三義一，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玄石于墳道，其辭曰：穆穆楊公，命世而生。乃臺吐燿，乃嶽降精。明明天子，實公是匡。冥冥六合，實公是光。謇謇其直，皦皦其清。懿矣盛德，萬世垂榮。勒勳金石，日月同炯。

紀事

《隸釋》卷一二《太尉楊震碑》 右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篆額。楊公名震，洪農華陰人。安帝時爲司徒垂四載，爲太尉閱半載，以延光三年卒。楊氏墓在陝州閿鄉，所存隸碑凡四。此碑乃其孫沛相統之門人汝南陳熾等所立。碑中載楊秉陪陵，則威宗延熹八年事也。沛相以靈帝建寧元年卒，此碑蓋建寧以後刻者，去楊公物故時已四十餘年。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而傳云「震五子」，誤也。今之門下士且握權則獻諛飾詐，靡所不至；夕失勢則相忘於江湖矣。沛君已死而門人爲其構廟立碑，漢人風義，後世不可跂及。奚斯所作，蓋謂作廟，此及張納《費汎碑》皆誤用。

藝文

薛逢《潼關驛亭》 河上關門日日開，古今名利旋堪哀。終軍壯節埋黄土，楊震豐碑翳綠苔。寸祿應知霑有分，一官常懼處非才。猶驚往歲同袍者，尚逐江東計吏來。

胡曾《關西》 楊震幽魂下北邙，關西蹤跡遂荒涼。四知美譽留人世，應與乾坤共久長。

周曇《楊震》 爲國推賢匪惠私，千金爲報遽相危。無言暗室何人見，咫尺斯須已四知。

張守《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告曾參而三至，理或可疑；畏楊震之四知，初無甚愧。

葉適《王通判挽詩》 祖德風規近，詩流句法超。已多山邑政，恰少省郎招。旅館身俱寂，傳家道未消。長令漢楊震，名逐左原標。

劉克莊《壬辰春上冢五首·中嶼》 憶昨隆乾致太平，諸賢聳聽鳳先鳴。奏篇不愧登瀛選，拂袖難留出晝行。當日伯夷兄弟瘦，至今楊震子孫清。定知千載蓋陵路，尚有行人酹董生。

韓淲《雜興》 大笑花開只自藏，垂頭葉底自芬芳。天生楊震今清白，常具人間一種香。

李昂英《送廣東憲陳均二首》二 我如越雪致猩猩，此事牽連亦到君。久矣浮名等蠻觸，付之公論定蕭薰。四知誰不推楊震，三已何曾損子文。甚欲一行陪祖帳，萬山遙隔幾重雲。

林同《孝詩·楊震》（種藍養母，諸生有助其種者，輒拔去，鄉里稱孝。又不受金，以畏四知。） 尚自畏四知，於親豈忍欺。種藍有助者，拔去不妨奇。

張養浩《詠史·楊震》 喜君清白羨君忠，既去宜平磈礧胸。半路慨然甘自酖，先生舒卷欠雍容。

許謙《次韻子昭》 經德無回貴自持，人心未信肯天欺。終期辭貨規楊震，未必償金汙不疑。弱卉霜零知勁草，健翎風薄寄深枝。公庭事簡多休沐，舉案同吟四牡詩。

王惲《壽王參謀二首》二 典郡風流漢表儀，一方春物自熙熙。謝公雅量推平昔，楊震高風到四知。畫戟清香凝燕寢，東山春酒照芝眉。政成不獨褒金爵，賢守恩波在鳳池。

又《漢太尉司徒楊震印銘》 伊弘農，漢巨儒。道自任，聖爲徒。主鱣堂，閱羣書。表氏諱，兹爲符。位台鼎，綰國樞。赫漢炎，走羣貙。堂堂

氣，忠義軀。四知金，厲貪夫。殆是章，玉不渝。內寵橫，哲人殂。與雀環，瘞幽墟。見白日，歸子裕。世失系，紛莫區。伊莘楊，豈公荎。苟不爾，胡爲乎。致大鳥，止丘隅。淚如雨，洗冤誣。佩之行，可舍諸。我作銘，此嘻噓。

傅若金《將歸》 道路南馳遠，山河北望深。班超晚投筆，楊震夜辭金。事往徒勞問，詩成只自吟。昔人閒倚柱，誰謝此時心。

盧琦《贈府訓林先生之京二十韻》 彼美仙壺客，由來紫帽隣。範模資郡泮，俊秀萃成均。鱣雀升楊震，桂林羨郤詵。雕盤辭首蓿，瓊宴念嘉賓。

李繼本《贈周掾》 楊震辭金廉以公，釋之審讞仁以忠。誰其侶之君卿氏，直與兩賢齊高風。周公善政久頹敝，秦漢而來由吏治。煽威作福誰禦之，如以蛟龍視蠔蝘。君昔試吏西曹時，以廉律身人是之。豈不知蕭相曹侯稱畫一，當時皆自刀筆出。

周霆震《論交》 古來難覓是知心，曠世襟期感慨深。造次陳餘方解印，從容楊震却懷金。

李昱《送楊文開潯學秩滿歸省》 南潯地小不成州，博士官尊易入流。楊震舊遺清白在，侯芭曾授《太玄》不。三年講席聽風雨，八月征帆拂斗牛。歸與紫鬚稱母壽，玉堂誰早嗣箕裘。

胡奎《清白軒爲都昌縣丞邵讓題》 楊震當年畏四知，君能清白更無私。涵空水色原澄淨，映雪梅花不受緇。百里謳歌欣政化，千家絃誦聽唔咿。他時秩滿登天府，民有甘棠去後思。

王洪《藩牧箴》 亦有楊震，而畏四知，皦皦清白，百世是師。

唐文鳳《春菴楊紀善見子之喜有詩次韻奉賀三首》一 乏嗣承宗亦可羞，掌珠喜見瑞光浮。家聲有紹惟楊震，天道無知只鄧攸。賀客每傳詩志喜，誇人不用酒消憂。他年好紹箕裘業，才俊當推第一流。

薛瑄《無題》 浩浩滄浪水自清，曾聞漁父扣舷聲。四知稀復思楊震，千載誰能慕屈平。得失眞如鴟鴞鳳，高低應似鶱嘲鵬。何當挽取天河水，一洗人間兩眼明。

韓雍《輓大理王卿仲宏》 風節如君世所難，功名未竟忽凋殘。徒聞清議推楊震，不遂蒼生望謝安。棘署鳥呼人已遠，玉壺冰盡月空寒。憐才獨我相知久，一覩遺容淚一彈。

程敏政《再覲丞相奏議復次前韻》 廟謨惟欲保東南，幾許忠言主未甘。分鎮獨餘唐未議，徙戎誰說晉清談。傳家素節推楊震，去國高風憶孔戡。留取百年遺蔭在，當門槐幄尚成三。

李東陽《四知歎》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下有厚地兮上有蒼旻，縱不吾知兮吾心有神，金獨何爲兮至吾門，吾閉吾門兮省吾身。

邊貢《送秦國重郡博》 涿鹿山前問涿州，華陽臺下水悠悠。名高北斗傳新敎，思入東吳感舊遊。三館月明壇杏晚，兩堦雲影市槐秋。漢家儒術稱楊震，聞說登朝已白頭。

陸深《苦寒歸心愈切次胡可泉韻》 蠹無楊震四知金，手種桓溫柳十尋。殘菊傲霜如戀客，棲鴉帶日自投林。間來曝背猶堪獻，驚起衝寒苦未禁。夢繞故園春事裏，烟波門巷落花深。

朱淛《楊震辭金小軸》 我愛關西楊伯起，唾視黃金如敝屣。冥冥之中能不欺，千載眞心照寒水。薦剡名流定出羣，懷金莫夜通殷勤。莫道故人知己少，故人應亦未知君。

沈鍊《送王東華明府考績五首》三 符纂青春發，公庭白日開。自能輕巧宦，何恨乏良媒。行李書三篋，壺飡水一杯。徒聞薄楊震，無復夜金來。

徐熥《贈黃思衡廣文》 意氣貧難減，文章老更工。身閒貪佛日，官冷稱儒風。夫子推楊震，經生重馬融。劍鋒銷未盡，耿耿尚如虹。

愛新覺羅・弘曆《遣興》 焫灺春釭荔撒筵，每因靜致驗華年。遠村底事猶鳴爆，淨几聊堪一展編。楊震四知何謂弗，帝堯三宥想當然。園林懶涉韶光穉，卻是韶光穉可憐。

黃本驥《楊伯起墓》 夫子高名世所欽，四知猶未愜余心。關西若可方東魯，誰敢輕投暮夜金？

雜録

《集古録》卷二《後漢楊震碑陰題名》 右漢楊震碑陰題名者一百九十人，其餘磨滅不完者又十餘人。余家所録漢碑陰題名頗多，或稱故吏門生弟子，或稱從事曹掾之類。其人皆著州縣邑里名字甚詳，獨此碑所書簡畧，直云「河

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者皆然。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漢隸世所難得，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隸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眞蹟）

又《後漢沛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眞蹟）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閿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城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衆蒋亭侯，又有彪子修，楊氏子孫載於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爲何人也。碑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爲府丞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鉅陽侯，相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六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終始尚可見，而惜其名字亡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又《後漢繁陽令楊君碑》（熹平中）（存目）

又《後漢高陽令楊君碑》（存目）

又《後漢楊君碑陰題名》（眞蹟）（存目）

又同前（眞蹟）（存目）

又《後漢碑陰題名》（存目）

姚元崇《五誡・辭金誡序》（《文苑英華》卷三六八）　辭金者，取其廉愼也。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爲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爲愼。列前古之清潔，爲將來之龜鏡。原其立者，俯而揖讓也；跪者，仰而受恭也。俾左右顧盼，又得謙恭之道焉。

《廣川書跋》卷五《太尉楊震碑并陰》　漢既衰敝，士俗流於容說，俗儒不知名義所處，震於此時，拔然自振流俗，間以直節峻行，激發汙濁，天下矯首鄉風，知名節爲重，持祿保寵，有願死而不忍爲者。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當震之發大難，奮大義，直指利害，吾知震之死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衆矣，而高舒楊倫輩方且率天下而禍仁義，以抗言爲直，以犯難爲義，以殺身爲仁，至摩礪激訐以進，斷者爲得事君之道，其觸機投穽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顧，卒成黨禍，而漢以亡。夫爲名節者本以成身，吾見其身之禍求以治國家，而國家卒以亡矣，蓋行仁義而不知其道者也。

《野客叢書》卷三《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遯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喜者，《漢書・鮑宣傳》後歷叙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蔣之徒，又不及楊寶者，其殆史之逸乎？敞無甚可紀。震、秉、賜、彪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

《泊菴集》卷三《清白軒記》　雲南按察僉事茹良玉，取漢太尉楊震所以遺其子孫者，名其軒曰清白。

《太平寰宇記》卷二九《關西道五・華州・楊震墓》　按《三輔故事》云：震改塋華陰潼亭。先葬十餘日，有鳥高丈餘，集喪前悲鳴，塋畢始飛去，時人刻石象鳥立於墓前。與苻秦丞相王猛墓相近。二冢並在今潼西道北。有楊震碑現存。周文帝破東魏，殺大將竇泰於此。貞觀十一年，太宗因幸墓所，傷其忠赤非命，親爲文以祭之。

《陝西通志》卷七一《陵墓二・華陰縣・楊太尉震墓》　在縣東三十里。楊氏漢多聞人，丘墓不能悉考。（《縣志》）後漢楊震改葬華陰潼亭。先葬十日，有大鳥丈餘，集震墓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葬畢飛去，時人立鳥象於墓前。（《白孔六帖》）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行幸過漢太尉楊震墓，傷以忠非命，親爲文以祭之。僕射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夭枉，數百年後方遇聖君，停輿駐蹕，親降神作此文，可謂雖死猶生，沒而不朽。」（《名臣奏議》）關西夫子墓，漢楊震墓也，在華陰縣東公莊村官道北。（《雍勝略》）震墓在潼關衛城西七里，《漢書》改葬潼亭卽此。（《潼關衛志》）縣東弔橋鋪北城內左右共七冢，明萬曆初兵使蔡可教建享堂，拓地三十四畝。堂圮，本朝順治丙申副使湯斌重建。（《賈志》）縣西五方村北前雙乳臺有楊氏先塋墓，存者蜿蜒十有八。

葛龔

傳記

《後漢書・葛龔傳》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十二篇。

紀事

《史通》卷五《內篇・因習上第十八》 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眞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廣博物志》卷二〇《人倫》 矯愼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遁山谷，與馬融、蕪草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驅，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後漢書》）

著録

《隋書・經籍四》 後漢黃門郎《葛龔集》六卷。（梁五卷，一本七卷。）

《舊唐書・經籍下》 《葛龔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葛龔集》五卷。

《通志・藝文略七》 黃門侍郎《葛龔集》六卷。

《玉海》卷五五《藝文》 《葛龔集》六卷。（梁五卷。唐五卷。）《傳》：以善文記知名，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藝文

蕭繹《謝東宮賜白牙縷管筆啓》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稽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偕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庾信《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予居河之曲，英彥本連蹤。鹽形或變虎，鼎氣乍成龍。若人承載德，宮牆定數重。五衢開辯路，四照起文峰。曰余濫推轂，民願始天從。上洛分都尉，弘農開附庸。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白石仙人芋，青林隱士松。北梁送孫楚，西堤別葛龔。故人倘書札，黎陽土足封。

劉　炟 漢章帝

論述

綜論

《後漢書・和帝》辛酉，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界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

《遜志齋集》卷五《漢章帝》治天下之患，莫甚於矯前世之失而過於中。天下之事可矯也，而不可過也，然矯之急者必致於過。失火之家三日不熟食，走而蹍者終身不御馬。蹍與火豈馬與食之罪哉？而爲之不食不御，此矯之過也。蓋懲之甚者改必速，畜之久者發必肆。方其前人之所爲不合乎心，其心悱然，思有以易之而未能，一旦據可爲之勢，力矯其弊，不暇顧理之是非，則所失者愈多矣。往昔之事類此者甚衆，雖漢章之賢亦未能免乎此也。魏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眞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羣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矯之以寬。其寬也或過乎中，而時自出其所爲又恒過乎嚴，是以當時文物典章雖有可觀者，而朝廷幾於不治。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加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爲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以德化人而人自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也。文帝嘗曰長者固殺人乎。然則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皆不得爲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王者之道，不貴乎太寬，亦不貴乎太察。太察則善者或不能自容，太寬則惡者或可以苟免，二者俱政之弊，不足以爲中道。明帝失之察，章帝矯枉而兩失之。然章帝之心稍近乎寬，非明帝比也。漢四百餘年，歷二十四帝，稱善治者僅數人，而章帝與焉，其功德可少哉？且猶不能盡善也。今有善弓，惜其偏而欲矯之也，必問諸弓人，豈智之不若哉？其智專且習也。欲矯天下，不求天下之士而問之，謂之智，可乎？章帝賢矣，惜其不得天下之士而輔之也。

《文簡集》卷二《鑒古韻語・章帝》愷悌由天性，居然長者風。御人差察察，臨政獨雍雍。有詔褒循吏，無心顯治功。伊誰仁恤典，頻著汗青中。（臣惟章帝天性愷悌，素厭明帝苛察，事從寬厚，議論雍雍，有長者之風焉。嘉襄城令之爲政不擾，褒以璽書，而以刻薄求名者爲戒。至於恤民之政，史不絕書，可謂仁厚之主矣。）

又卷四一《漢章帝》肅宗愷悌，長者之風。政厭苛刻，論從雍雍。綜緝藝文，服膺帝道。厚澤深仁，簡冊有耀。

《達觀樓集》卷九《章帝》章帝寬仁似文、景，而其優柔不斷則似元、成。人以沉潛不能剛克議文帝，不知文帝行法不以情貸，可稱柔中。若章帝則眞不能剛克者。人又以明帝察察，章帝長者，以爲章優於明，不知明雖過察，法飭奸浸，宮闈政清，貴戚權微，太后兄弟未嘗遷官，公主之子不得爲郎，猶不養亂而胎禍，章第長者，一過則違母意而侯馬族矣，呢后譖而廢太子矣，梁竦無罪得以飛語而下獄，耿恭有功乃因忤防而免官，甚至沁水田園，寶憲勢奪，明知無異鹿馬之事，而又輕縱，此與元帝之容石顯，成帝之寵王鳳奚異乎？和帝幼冲，憲之兇惡已同王莽，幸有袁安、任隗、何敞、丁鴻、郅壽、樂恢、韓稜衆直臣有以維之，異於孔光、劉歆輩，以是不敢睥睨。不然，漢祚幾移矣。議者謂漢之亡起於母后、閹戚、強臣三者。予觀后戚強臣，帝已兩開其端，閹宦用權，雖非帝意，然和帝借鄭衆以誅憲，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誰實貽之？章帝亦安辭其罪哉！故以章帝方文帝，大非其倫。卽以章帝方明帝，豈得爲優？宋儒曰西京之亡自宣帝始，予曰東京之亡自章帝始。

分論

《命趙憙爲太傅牟融爲太尉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命

趙憙爲太傅牟融爲太尉詔》：漢建三公爲師傅之官，愼簡耆德老成，故特重之。文復典醇有致。

《實覈受廉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實覈受廉詔》：矜恤流離，務施實惠，當無澤不下究之患。

《地震舉賢良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地震舉賢良詔》：政無大小，得人爲本，自是要言不煩。

《報東平王》《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報東平王》：東平因災異上封事，章帝虛己採納，謙沖之意溢於言表。

《賜東平瑯琊二王書》《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賜東平瑯琊二王書》：賜書中篤念先德，敦睦宗親，仁孝溫文，皆藹然至性之言。史稱章帝長者，不虛也。

《論五經同異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論五經同異詔》：「五經」在兩漢時各祖其師說，以專家鳴於世。章帝特開虎觀，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俾先聖典訓晦而復明。漢諸帝尊經之功大矣。

《日食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日食詔》：舉士先巖穴，毋取浮華，尤得官人之要。

《手詔東平王》《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手詔東平王》：親親之誼，辭愈樸而意愈眞。

《賜公卿助祭錢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賜公卿助祭錢詔》：文質而思深，言簡而意長，兩漢詔令之所以擅今古也。

《河內詔》明陳繼儒選評《古文品外錄》卷二：秀絕。

《行秋稼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行秋稼詔》：行稼所以省民，若供帳勞費，適滋煩擾。章帝下詔務崇省約，欲令貧弱有利，庶幾夏諺遊豫之善。

《選高才生受學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選高才生受學詔》：尊經之言，蔚然雅正。

《賜流民公田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賜流民公田詔》：人情安土重遷，罹水旱而致流移，民生之最可矜者，恤之如此，當無鴻鴈澤中之歎。

《詔報朱暉》《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詔報朱暉》：朱暉爲太守時，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可謂廉吏，故章帝報書如此。

《賜鄭均毛義穀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賜鄭均毛義穀詔》：崇獎孝義，存問隱逸，得爲政之要。

《詔三公》《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詔三公》：守令最爲親民，與爲才辨，無寧簡樸，與爲精察，無寧渾厚。兩漢罷斥俗吏，獎進安靜悃愊之人，此吏治所以近古也。《古文雅正》卷四《詔三公》：光武、明、章之世，最多循吏，章帝尤爲長者，故詔書敦厚如此。

《定律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定律詔》：頌成康之盛，歸美刑措；紀太宗之政，首曰縱囚。蓋刑辟時當敬愼，固不獨冬至立春後不宜報囚也。

《詔袁安等》《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詔袁安等》：集衆思，廣忠益，以裨廟謨，此正晏子和同之辨。詔辭深得此意。

《詔改定禮制》《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詔改定禮制》：議禮同於聚訟，所以貴折學也。文特簡雋遒古。

《稟給孤幼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稟給孤幼詔》：恤孤懷幼，仁言惻然。

《以肥田賦貧民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以肥田賦貧民詔》：章帝因巡行觀俗，東禮岱宗，遂踐河防，給貧民糧種以勸力農，半免所過田租，嘉惠生民，善政釐舉，茲遊故可紀也。

《勅侍御史司空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勅侍御史司空詔》：溫醇愷惻，以愛物爲順天，得體元之義。

《詔齊相旌江革》《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詔齊相旌江革》：江革以至行受上賞，獎人倫而厚風俗者莫大焉。

傳記

《東觀漢記・肅宗孝章皇帝》孝章皇帝諱炟，孝明皇帝第五子也。永平三年，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

不猛。既志于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明帝重之，每事諮焉。以至孝稱，孜孜膝下。永平十八年，明帝崩，帝卽位。建初二年，詔齊相止勿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四年冬十一月，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帝行幸，敕御史、司空：「道路所過歷樹木，方春日無得有所伐，輜車可避引也。」二年春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異，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孔子後褒成侯等咸來助祭。大赦天下。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耕于定陶。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禮畢，命儒者論難。還幸東平王宮，涕泣沾襟。五月，詔曰：「乃者白烏、神雀屢臻，降自京師。」是年鳳皇見肥城驀亭槐樹上，三足烏集沛國，白鹿、白兔、九尾狐見。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美陽得銅酒樽，朱色青黃，有古文。帝賜尚書劍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鍛成。一室納兩刃，其餘皆平劍。其時論者以爲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劍，寵敦樸有善于內，不見于外，故得鍛成劍，皆因名而表意。明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鬬，帝特詔曰：「爾虎賁將軍，蒙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衛禁門，當進人不避仇讎，舉罰不避親戚。今者反于殿中交通輕薄，虎賁蘭內所使，至欲相殺于殿下，(不)避門內，畏懦恣縱，姑不遂捕。此皆生于不學之門所致也。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鳳凰三十九見郡國。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芝、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愼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母賈貴人。永平三年，立爲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十八年八月壬子，卽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曰皇太后。【略】(二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年三十三。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僑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烏呼懋哉！贊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左右藝文，斟酌律禮。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戎亭虛候。氣調時豫，憲平人富。

紀事

《抱朴子・內篇》卷三《勤求》 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卽位，以榮爲大常少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

藝文

李程《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以高會群儒討論正義爲韻)》 漢章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倣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集青衿之徒，於是發明詔，下皇都，宏辯者憤憤悱悱，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讚揚政理，豈惟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開，鴻儒四會，擅古今之美，爲皇王之最，八索九丘之籍，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舉兩端而擬議，興百代而沙汰。既理貫於中，亦聲聞於外，實鈎深而索隱，況致遠而情高。信積學而無倦，豈待問而有勞。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將以演制度之善，論威儀之盛，撮五經之闓閎，爲九流之龜鏡。連山魯史自此而刊，禮義《詩》《書》自茲乃正。夫如是，始可以化人倫，施國柄，有典有則，惟明惟聖，上知恭勤，下審教令，然後代有等威，理歸清淨。懿哉釋鈐鍵之樞，奧賾精微而討論。疑之者風散冰釋，學之者理順義存。可以明乎褒貶，從其簡易，貢別九州，興窮六義。豈惟楹之說，蓋亦識之智。今我後化叶人

文莫臺陋漢日越堯君。觀其環林森森，璧池浩浩，鴻儒碩生旦夕探討，曲盡庶彙，旁流聖造，則知儒者可爲帝王之師保。

愛新覺羅・弘曆《鳳》 堯舜時稱治世符，欽明濬哲繫斯乎。百三十見漢章帝，以是爲祥莫若無。

又《漢章帝》 章較明爲平，處事亦詳審。觀其戒俗吏，安靜無忘諗。行秋觀收穫，貴脫粟瓢飲。封外戚爲孝，小節傷之甚。終於寶梁橫，預政由椒寢。履霜堅冰至，義經訓宜凜。

雜録

《山谷別集》卷一一《跋章草千字文》 集書家定爲漢章帝書，繆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

《淮海集》卷三五《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爲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揚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爲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説殆亦可疑爾。

《説略》卷一六《書畫》 要錄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帖有海鹹河淡，其書爲後世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書考之，非也。此書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令用之，臣下則不得。建初中，杜伯度善草，見稱於時，章帝詔使草書上奏。然則章奏用草，寔自章帝時，不可謂因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游《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其後用于章奏爾。蕭子良不知其初，乃謂杜操始變字書，謂之章草，然伯度在史游後，實二百年矣，不可謂其書始于操也。

楊孚

傳記

《百越先賢志》卷二《楊孚》 楊孚字孝元，南海人。章帝朝，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和帝即位，用兵匈奴，孚奏言：「創造用武，守業尚文。故周勝殷，則有『載戢干戈』之頌。太宗息兵，嘗言『自勝衣冠，念不及兵。』先帝繼述，虜來則應，未嘗先伐。故孝章之謚，追配孝文。《詩》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又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三帝之謂也。願陛下纘美祖宗，毋輕用武。」永元十二年旱災，令在廷議政令得失。孚曰：「漢制，郡國之士，肄誦《孝經》，察其志行，選舉孝廉。故帝謚必稱『孝』者，躬行化率也。王莽不服母喪，天下誅之。然今時公卿大夫，罹父母憂不得去位，而黎萌孝弟力田，反得爵級，非所以爲民表儀也。且郡邑侵漁，不知紀極，貨賂通于上下，治道衰矣。宜詔中外臣民，均行三年通喪，而吏治必務廉平，以勸選舉之士，庶幾克誠小民，副承天意。」帝從其議，詔禁有司假勢行邪，其巧法析律，餙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者，重罪之。賜天下男子爲後者爵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鰥寡孤獨篤疾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時南海屬交趾郡，刺史夏則巡行封部，冬則還奏天府，舉刺不法，其後競事珍獻。孚乃枚舉物性靈悟，指爲異品，以諷切之，著爲《南裔異物志》，自後羅浮璅瑁之屬日絕，時謂能通神明。孚家江滸北岸，嘗移洛陽松栢，種植宅前，隆冬蜚雪盈樹，人因目其所嚮爲河南，或問其故。孚曰：「偶然耳。草木豈能動天哉？」後爲臨海太守，復著《臨海水土記》。世服孚高識，不徒博雅。（據范曄、袁宏《後漢書》，黄恭《交廣記》、《藝文類聚》、《初學記》，吴銑《三才廣記》參修。）

著録

《玉海》卷一六《地理》　後漢議郎楊孚撰《異物志》一卷。（一云《交州異物志》。《唐志》同。）

藝文

朱彝尊《送王胡游粵》　好去羊城道，吁嗟契濶深。離羣空悵望，惜別重登臨。零雨哀南土，晨風念北林。征途祭酒客，天末渡江吟。煙火蠻鄉少，山雲驛路陰。桃榔交嶺樹，孔雀擾家禽。去問楊孚宅，歸看陸賈金。梅花如可寄，幸慰故人心。

許慎

論述

《東漢文紀》卷一三許沖〈慎之子〉《進說文解字上安帝書》　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專，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魚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敎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齎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顏氏家訓・書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愼勝孔子乎？」主人撫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愼手迹乎？」答曰：「許愼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

《騎省集》卷二三《重修說文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奉直郎、守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臣句中正，翰林學士臣葛湍，臣王惟恭等，奉詔校定許愼《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敎化所以行於百代，萬物之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序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孝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愼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爲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考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

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應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示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存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謹上。

《崇文總目》卷二《小學類》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移，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爲法，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或訛失，故雖小學不可闕焉。

《通志・江式傳》 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

吳訥《文章辨體序題・說解》（《明文衡》卷五六）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烨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

《西河集》卷三四《資治文字序》 在昔揚雄采篆籀諸文，著爲《訓纂》，而東京許慎因之，有《說文》之作。暨梁顧野王增爲《玉篇》，輯偏傍所同，悉以類聚。而其後，在唐有李陽冰者修正《說文》，宋初徐鉉取陸詞《切韻》增入翻切，至金章宗朝王氏與祕據《說文》、《玉篇》二書集爲《篇海》，而從前《省篇》、《川篇》、《類篇》諸書俱爲之廢。此則字形相嬗之大較也。

《續通志》卷八九《六書略》一 臣等謹案鄭樵作《六書略》，推本於經術之明，皆由小學，其義誠當已。惟是專以隸書論六書，而不求諸篆籀，是以錯誤間生。蓋自史籀作大篆之後，小篆與隸書相繼遞興，《凡將》、《元尚》等篇，皆古法所留遺，而後世或傳或不傳。卽其傳者，若史游《急就章》、揚雄《方言》等書，亦非盡古人之舊。惟許慎《說文解字》一書，雖一淆於唐之李陽冰，又參錯於南唐之徐鉉，獨其偏旁點畫未改舊觀，於小篆之法釐然具備，則六書之義，猶得有所依據。故言六書者，惟《說文》最爲近古。

又卷九一《六書略》三 臣等謹按：諧聲一曰形聲，《鄭志》謂觸聲，成字不可勝舉是也。然《鄭志》所列諸字，仍各分主子母引類載之，則義例滋多，而莫可統紀。實則諧聲之最易見者，無過許慎《說文》原注從某某聲。是則諧聲之法，毋庸別起類例者矣。且古人論諧聲，舉江河以見例，其義本自簡明，而鄭樵分別子母諸例，但因文以訓義，而於所以得聲之故，轉有未盡明者。考《說文》始一終亥，部叙雖繁，然卽「江河」之例推之，則就其部字之中因聲解字者，類舉一二已足備諧聲之大凡矣。如示部之祐，從示古聲，禧從示喜聲；玉部之璠，從玉番聲，璵從玉與聲。又有從某某亦聲者，此卽鄭樵所云「或因義而兼聲，或因形而兼聲」者也。然《鄭志》既從附見，而其詳亦已具該於《說文》各部之中，如必就各部之字一一臚叙，未免涉於繁贅，若於各部之外別舉諧聲之法，則轉生枝節，又非六書正指。是以今但舉《說文》從某某聲一條，以期符合「江河」諧聲成字之義。故諧聲一門，不另摘編諸字。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一八《經籍考八》 《六書準》四卷，馮調鼎撰。調鼎字雲鵬，華亭諸生。調鼎《自序》曰：六書曰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形、事，字之原；意、聲，字之流；轉注、假借，又補原流之不足，而以形、事、意、聲爲變化者也。漢平帝時，徵沛人爰禮等，令說文字

于未央庭中，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和帝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太尉南閣祭酒許愼，采李斯、揚雄之書，博訪于逵，作《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至宋雍熙三年，命徐鉉等重較定，概爲形聲，昧於事意。然頡、籀遺文，猶賴僅存。世所流傳《六書統》、《六書故》、《六書略》，正譌本義，索隱精蘊之屬，書之六義，詳見一二。間嘗摘象形、指事、會意之混淆，轉注、假借之錯亂，及循俗譌謬者，注分六義，較正誤差。其可依俗成文，無甚深義者，已詳載諸書不盡述。

傳記

《後漢書・許愼傳》 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一》 許愼《五經異義》十卷。（鄭玄駁。）

又 許愼《說文解字》十五卷。

又《藝文志三》 許愼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淮南王劉安。）

《宋史・藝文志一》 許愼《說文解字》十五卷。

又 許愼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下 《說文解字》十五卷。右漢許愼纂，李陽冰刊定，僞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直齋書録解題》卷三 《說文解字》三十卷。漢太尉祭酒汝南許愼叔重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排斥許氏爲臆說，末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韻爲定。

《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六》 《說文解字》三十卷。晁氏曰：漢許愼纂，李陽冰刊定，僞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排斥許氏爲臆說，末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韻爲定。

藝文

愛新覺羅・弘曆《題說文篆韻譜》 徐鍇說文兄鉉序，依然朱氏曝書藏。製文遵古見誠卓，作隸趨今辨以詳。許愼特嘉研六篆，賈舫何事變三倉。成編割裂異大典，因字區分述舊章。惟是微傳資訓詁，信堪小學示津梁。卽看繡谷勤收弄，意在尊聞實所臧。

陳忠

論述

《東觀漢記》卷一九《陳忠傳》 陳忠爲尚書令，數進忠言，辭采鴻麗，前後所奏，悉上于官閣以爲故事，疏曰：「語云迎新千里，送舊不出門。」（案：此疏前後文闕，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上。）

《文選補遺》卷九《增立捕盜法疏》 愚曰：治盜亦多術矣。陳忠紹父龍學，刑尚寬簡，如除鼠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及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彬彬父風烈。獨捕盜之法，糾摘令尉不少貸，何也？夫昔有責吏輕，如漢武泰山之盜，二千石不收捕者矣；又有責吏重，如二世山東之盜，郡國爭蒙蔽不言者矣。而所以治盜者何術也？《詩》曰：「民之未定，職盜爲寇。」

《記》曰：「寧有盜臣？」夫盜不求於民而於臣，吾謂陳忠捕盜之法，終不若陳蕃擇守令之說爲愈也。

又《大臣行三年喪疏》 愚曰：理有可行於君子，而不可行於小人者。君子知行義，故以通喪爲重；小人無行義，故以短喪爲幸。《語》曰：「三年之喪，通喪也。」孝文以日易月，此一時權宜之論。司徒劉愷開端於初元之三年，未及五載，尚書令祝諷寵之。史謂陳忠奏復，宦豎不便。嗚呼！宦豎貪競無恥之輩也，不便豈特此哉！

又《論水災爲伯榮疏》 愚曰：人一溺於所嬖者，不悟也。《易・剝》之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魚，陰類也；宮人，出入宮掖之人也。總之得其序，使羣陰聽命，如貫魚然，則不至爲害。而苟有溺於嬖者，未易序之而使不亂也。陰類之溺人也甚深，而序之也甚難。漢安帝與唐睿宗一也。安帝不能序，故外戚有耿寶、閻顯，宦官有江、京、李、閏，女謁有王聖君、女伯榮，各捷出以爲妍。睿宗不能序，故外戚如武三思、妃匹如韋后、上官婕妤，女謁如太平、安樂公主，爭開門而受賄。夫二君皆《剝》陰時也，而非貫魚之主也。水災緣徵而生，此逆其序，則彼孰從序哉？

又《任尚書權重疏》 愚曰：天子無私人，國家無私官。夫三公九卿，綱維密而體統明，古制也，而豈爲私哉！自漢武私宦官而尚書之名重，自昭宣私大臣而尚書之權益重。至光武抑宦官、輕大臣，又不復六卿之制，而自爲一官，雖公亦私也。吾嘗攷尚書，秦官也，所職即周官宰夫，叙羣吏之治者。周屬太宰，漢徒以少府領之，丞相已不與知。少府又主天子私藏，大戾古意。其後尚書爲內朝官，少府亦無如之何。大槩漢以丞相、御史爲外朝，不可至內庭。於是置尚書主章奏報告之事。漢武疎外朝士，游宴後庭，始用宦者，更爲中書令。是時猶不過審察章奏，其可否決斷一取於御筆之下，遞送兩府，是武帝私宦官者然也。武帝末年，以昭帝幼不任事，故命大臣霍光領尚書事，指示人主，判下朝事，凡領尚書始預政權，親近禁中。當時雖田千秋、桑弘羊同受詔輔幼主，亦不得與。宣帝又以元帝頗幼，令史高、蕭望之、周堪錄尚書事，是昭宣私大臣者然也。至成帝，懲中書令謁者恭、顯弄權，不攷六卿古制，乃以中書爲尚書，分四曹：常侍曹尚書主六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更用士人爲之。光武之興，因循弗改。既疑大臣，又不用宦官，又分二千石曹、客曹各爲二，號六曹。事務歸臺閣，三公但受成事而已。是光武自爲一官，無所統攝，雖公獨私者然也。按《漢儀》，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其重若此。而其源皆起於武帝，成於昭宣，至東漢則極矣。然則，裁抑尚書，莫若復六卿。陳忠言其弊，不改其制，則名不正而私矣。豈古制哉！

又卷一七《乞救燉煌議》 吳氏曰：自武帝開西域之後，中國之力困於龜茲、大宛之國多矣。終武帝之世，弊於匈奴，何嘗藉西域之助？甘露、黃龍之間，匈奴賓服，此亦值匈奴百年之運，國內衰亂，故適會其成事，非西域之功也。光武謝絕西域，未見匈奴侵暴。久乃南北單于自相攻擊，納款稱臣，謝絕之事，豈遂無功哉？永平之後，既通西域，而鄯善、燉煌間一治一否，未見制匈奴之爲漢利，而開西域之爲漢害昭昭矣。愚曰：事後之說易。當時羈縻之術，忠之論未爲非。

《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一陳忠《論喪服疏》尾評 當時宦豎都不便此奏，而卒著爲令。言詞愷婉，發人深念。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古文評論・論喪服疏》 典質不飾，嚴慄之色，溢於簡冊。

又《容諫疏》 叙述古人，雖爾繁稱遠引，然用意深至，彌覺欵曲。

又《言中使疏》 古穆之氣，樸直之辭。

傳記

《後漢書・陳寵傳（子忠）》 寵子忠。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畧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

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疏通帝意。【略】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延後位至太尉。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忠內懷懼懣，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爲憂，上疏。【略】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略】宦豎不便之，競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爲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略】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臺。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略】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崲，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施于孫子，且公且卿。

紀事

《後漢書・陳禪傳》 陳禪【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略】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侯、城障尉也。

又《劉愷傳》 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略】書奏，詔引愷拜太尉。

又《周榮傳(子興)》 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略】詔乃拜興爲尚書郎。

又《應奉傳(附劭傳)》 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

藝文

蔡邕《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爲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

劉毅 平望侯

傳記

《後漢書・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紀事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紀，上書安帝，【略】帝從之。

《三國志・吳志・韋曜傳》 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

《隋書・經籍志二》 先是，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爲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

著録

《山東通志・經籍志》 劉毅《憲論》十二卷。（北海敬王子，章帝時封平望侯。）

雜録

《同姓名錄》卷一《東漢兩劉毅》 一北海敬王之子，嘗著《漢德論》及《憲論》，安帝嘉之，賜錢，拜議郎。一靈帝時中黃門，姦猾縱恣，爲司隸陽球糾捕下獄死。

黃香

論述

《九宮賦》 《歷朝賦格・中集》卷一黃香《九宮賦》評：江夏文章不概見，《九宮》一賦，博奧瑰琦，子雲之匹。時肅宗巡行山東，故借五居中位以諷耶？豈其究精道術獨悉於仙鬼之名耶？

《責髯奴詞》 《古文苑》卷一七黃香《責髯奴詞》注：寓詞髯奴，以譏世之飾容貌媵頰舌者。

《科別東平清河妖言獄奏》 《文心雕龍・書記》：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

傳記

《後漢書・黃香傳》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

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朦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爲尊要，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平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後漢書補逸》卷六《東觀漢記》第六《黃香》　黃香字文彊，父況舉孝簾，爲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溫席。（案：香江夏安陸人，以至孝稱，年十二，太守署爲門下。《孝子范》列《文苑傳》中，署其孝行，不知香者也。）

又　黃香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案：范書不載。）

又　黃香拜尚書令，勤力憂公，畏愼周密，每用奏議，所建畫未嘗流布，然執事平法常持輕類，全活非一。（案：時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

又　香知古今記，羣書無不涉獵，兼明圖讖、天官、星氣、鍾律、曆算，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國士瞻重，京師貴香，慕其聲名，更饋衣物，拜尚書郎。（案：范書畧。）

又　帝賜香《淮南》、《孟子》各一通。

又　章帝詔黃香，令詣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目下無雙，江夏黃童也。」（案：「諸生」范作「諸王」。時千乘王冠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諸王而言，從「生」誤也。「目下」范作「天下」。）

又卷九《謝承後漢書》第一《黃香》　黃香字文彊，除郎，以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召香在殿下，問父年幾何？何故不入公府？（案：香見《東觀記》。香以父老求歸，而帝殷勤垂問，至哉孝治乎！《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黃童可不歌矣。抑香爲巨孝，而范佚求歸供養一事，其亦未知香之心也夫。）

又　香代爲冠族葉令況之子。

又　香爲魏郡太守，到官，不遣吏歸鄉，摘發姦邪，立決詞訟。（案：遣吏上「不」字似衍，官多一吏則百姓多一害，故省事又不如省役。）

又卷一九《司馬彪續後漢書》第二《黃香》　黃香字文彊，拜尚書左丞，功滿當遷，和帝詔留增秩，後拜尚書，遷僕射。（案：香見《東觀記》。）

藝文

岑參《奉送李賓客荊南迎親》　迎親辭舊苑，恩詔下儲闈。昨見雙魚去，今看駟馬歸。驛帆湘水闊，客舍楚山稀。手把黃香扇，身披萊子衣。鵲隨金印喜，烏傍板輿飛。勝作東征賦，還家滿路輝。

孟郊《送黃構擢第後歸江南》　澹澹滄海氣，結成黃香才。幼齡思奮飛，弱冠遊靈臺。一鶚顧喬木，衆禽不敢猜。一驥騁長衢，衆獸不敢陪。遂得會風雨，感通如雲雷。至矣小宗伯，確乎心不回。能令幽靜人，聲實喧九垓。卻憶江南道，祖筵花裏開。春風不能別，別罷空徘徊。

楊億《邵奉禮歸鄉（奉禮新定人）》 應制曾親白玉除，桐君溪畔是幽居。末登王子洛賓歲，已讀黃香東觀書。萬里歸寧承漢詔，三牲供膳奉潘輿。水衡得俸誠堪喜，莫便揮金學二疏。

劉攽《寄王深甫（時爲亳州衛眞主簿）》 公綽志不欲，滕薛非所居。黃香脫枳棲，仍集東觀書。艅艎不挹漿，鷹隼非捕魚。狐裘匪負薪，鼎鬲寧柱車。物生各有宜，得志皆自如。違方易故常，操末繆續初。古賢貴相知，末俗隨毀譽。懷君乏羽翰，臨風一躊躇。

又《次韻蘇子瞻觀范景仁新樂》 大儒高論本升堂，物外光陰更不忙。樂預請觀同季子，書雖未見屬黃香。正聲仍許三人和，古尺應無一黍長。鶴舞鳳儀時莫識，勾陳武帳省中央。

鄭獬《傷田肅秀才》 慟哭遂滅性，誰言天道長。未收雙寶劍，已失一飛黃。稚子遙虛祭，孤棺寄異鄉。可憐江夏守，不得薦黃香。

張耒《贈旡咎》 快哉亭下水連城，落日斷霞相映明。人在捲簾尊俎裏，詩從揮麈笑談生。揚州何遜風流在，江夏黃香句法清。

鄒浩《次韻崔德符遊湖》 無雙藹嘉譽，夫子眞黃香。磥砢傲松檜，人間自炎涼。平生翰墨中，赤增戲蕭娘。潁川今何時，鼓翼端來翔。西湖謝塵土，危樓更斜陽。幽期得高士，一笑歌滄浪。新詩落圭璧，豈異連城償。胡爲獨韁鏁，不作逢瀟湘。杖屨行清秋，從容酬所望。

王庭珪《次韻黃伯思求其祖夢升墓銘跋》 妙句高文滿錦囊，坐驚蓬甕忽生光。君家人物代不乏，文彩風流想未忘。千載運中逢太史，諸王殿下識黃香。江西多士傳心印，又出宗支一派長。

又《次韻黃子餘二絕句》一 沈謝曹劉俱一體，風流文彩自難兼。黃香獨負無雙譽，不管紅塵壓帽簷。

周紫芝《次韻黃叔魚見寄》 江邊熟睡不聞雞，高卧何功尚擁麾。千里西風飽魚蟹，十年驚魄夢旌旗。名慚公瑾終焉用，人似黃香更好詩。欲作報章無妙語，楚歌唯有竹枝詞。

王炎《和何應辰過山谷墓韻》 何年馬鬣埋玉樹，上有喬木清風寒。琳瑯金薤落四海，萬象頓挫隨毫端。追攀前輩豈無意，偶來弛擔鳴珂里。生恨與公相後先，臨風三嘆不能已。論詩誰解鍼膏肓，人間今日無黃香。經過一酹尊中碧，明月灣頭山闃寂。

韓淲《感興十首》三 我本何爲也自休，靠他寧不畧迴頭。徒誇扇枕黃香好，肯道悲秋宋玉愁。

林同《孝詩・黃香（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枕，寒則以身煖席，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 冬月常溫席，炎天每扇牀。如何漢天下，只有一黃香。

劉辰翁《扇枕涼生宇》 千古一黃香，庭萱晝日長。枕閒非受熱，扇舉欲先涼。畏暑侵衰髮，搖風願滿堂。恨無寒水玉，琢在碧紗牀。泉澗心如棘，瑤池鬢已霜。如何荀奉倩，只在玉人傍。

劉嵩《贈黃孝子庭端》 南陔嗟久廢，素韠幸猶存。風變干戈際，人稱孝友門。雲山藏舊宅，烟草翳寒原。誰讀《黃香傳》，當爲薄俗敦。

李東陽《柬陳玉汝》 吳杉製器五尺強，棬如胡椅長如床。方藤細簟曲木枕，意匠頗覺吳工良。高眠穩坐兩不妨，坐非箕踞眠非僵。由來萬物各有用，一物兩用無遺長。夜來我在元龍宅，醉卧此牀呼不得。歸來展轉不成眠，夢想猶疑在床側。吾家老父年七十，此物何由置堂室。祇因爲樂勝潘輿，恨不可懷如陸橘。平生有口不慣乞，與子在情寧在物。正是黃香扇枕時，高堂待此無蒸鬱。

文徵明《渡江》 天上仙人七寶幢，玉堂雲霧隔晴牕。小山桂樹空招隱，秋水芙蓉又渡江。李廣不逢眞有數，黃香何用號無雙！石頭城下西風急，笑對青萍倒玉缸。

王愼中《送陳學顏辭親應舉》 卻歛黃香扇，行穿季子裘。書將隨計吏，富且謁諸侯。舍館鳴鷄夢，關山叫狖愁。明珠光照乘，莫向暗中求。

黎民表《容菴黃公挽詞》 名高魯單父，孝掩漢黃香。絕學箋蝌蚪，清朝詠鳳凰。乞身書太早，憂國髩徒蒼。賴有中郎筆，新鐫古道旁。

又《送林元育之仙遊》 何氏乘龍處，芳湖澹不流。烟霞異人境，鸞鶴下眞遊。扇枕黃香戀，巖泉謝客留。石牀須汛掃，吾欲訪丹丘。

任環《扇枕》 夏行孝，孝難比。黃香時尚爲童子，酷暑庭幃親汗流。一扇中揮一片秋，而翁有子鼾睡穩，扶持清夢日高頭。嗚呼！孝哉兮！恨何說，多病萱堂時執熱，青蓋翻然吳楚遊，猶向虛亭乞冰嚙。

楊巍《憶老母用松谿韻》二 高堂白髮似絲長，三伏誰生枕簟涼。苦戀微官不歸去，百年心事愧黃香。

愛新覺羅・弘曆《賜將軍兆惠書扇》 火嶺炎蒸劇，將軍未解鞍。國威揚萬里，臣節率三單。贈獎赤心篤，持同白羽看。黃香思漫引，存問悉平安。（兆惠母年高，時遣人存問。）

毛奇齡《送龔舍人歸湖觀省》 朝雨灑行車，春江送伯魚。斑衣看外著，銀詔自中書。勝里方迴轍，高堂正倚閭。帔分清禁出，羹上太官餘。湖橘將花發，湘蘭帶露舒。黃香江夏士，孝行有誰如。

雜録

《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二《淮南道十・安州》 鳳凰岡盛弇《荆州記》云：安陸縣東四十里南有鳳凰岡，昔有鳳凰產乳其上。又晉穆帝永和四年，鳳凰將九子栖集其上。山下有黃瓊宅，即魏郡太守黃香墓焉。

又卷一四三《山南東道二・房州》 黃香冢，香後漢爲吏部尚書，即此郡人，有至孝之名，卒於此，有塚在郡東北。

《學林》卷七《扇枕》 後漢《黃香傳》不載扇枕事，陶淵明作《孝士傳贊》曰：「黃香九歲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養，暑月則扇牀枕。」李瀚《蒙求》曰：「黃香扇枕。」注《蒙求》者引《東觀漢記》曰：「黃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在淵明傳則云事父，在《東觀漢記》則云事母，世患無所質正。觀國案：《後漢書・黃香傳》：「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辟門下孝子。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蓋本傳先云九歲失母，後云年十二太守召爲門下孝子，家貧，盡心奉養，則香猶有父在，而盡心奉養也。然則香爲父扇枕可知矣。香本傳字文彊，而《東觀漢記》字文孺。嘗觀諸史所引《東觀漢記》，其言亦有無倫義而不可取信者，蓋當時所記，多出於風傳，如《西京雜記》、李肇《國史補》之類，未必皆可信，而後之修史者往往多取而編入史中，不能不招瑕也。

《大清一統志》卷一五〇《開封府》 黃香墓（在禹州城東北孝山上）。

又卷二六一《漢陽府》 漢黃香墓（在孝感縣東四十里。《寰宇記》：鳳凰山有魏郡太守黃香墓）。

《湖廣通志》卷二五《祀典志・江夏縣》 雙孝祠在縣學內，合祀黃香、孟宗。

又《安陸縣》 孝子廟在縣城東南隅，祀黃香，明知府范理建。

又《房縣》 黃香祠在縣西。

郎顗

論述

綜論

《安雅堂稿》卷一五《論史・郎顗襄楷》 郎顗、襄楷，并能指測玄象，引釋經傳，規舉時失，磨切世主，有合于周室置靈臺、《春秋》記災异之義，前世尋、鄴之流也。

分論

《上災異封事》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評：造語精核，故不厭其繁縟。

《詣闕拜章》 《歷代古文國璋集・東漢文》卷二一尾評：占候之文易于條悉，難于典雅。雅光機鑒明通，文辭朗逸，卓犖有光，何必以占驗之事爲小數而耻之也哉？

傳記

《後漢書・郎顗傳》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

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略】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曰：【略】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略】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略】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略】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蘇竟飛書，清我舊陰。襄、郎災戒，寔由政淫。

藝文

田雯《洪澤湖大風雨歌》 郎顗不用生嗟吁，王褒九懷空嗚嗚。噫嘻！王褒九懷空嗚嗚，漢代陳登眞丈夫。

又《苦雨歎》 五行之志昔曾誦，郎顗高談賈生痛。咄咄天漏何術塞，商羊隻足向人哄。

張衡

論述

綜論

曹丕《典論・論文》（《文選》卷五二）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

劉逵《三都賦注・序》 觀中古已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義。

顏延之《請立渾天儀表》 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

劉昭《注補續漢書八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于《春秋》，亦自敏于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記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騑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

《後漢書・張衡傳》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文心雕龍・正緯》　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

又《史傳》　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愼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后，欲爲立紀。謬亦甚矣。【略】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又《神思》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

又《才略》　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栢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

《南齊書・陸厥傳》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顏氏家訓・文章》　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摽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

《史通》卷九《內篇・覈才》　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樸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

又卷一〇《自敘》　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

梁肅《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唐文粹》卷九二）　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

歐陽修《後漢張平子墓銘跋》（《集古錄》卷二）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之，則眞子玉作也。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署，毀焉臺得一石，有文，驗之乃斯銘也，遂龕於聽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則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爲二本者，不爲無意矣。據徐方回所記，二十一字乃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十月十八日書。

陳繹曾《詩譜・張衡》　寄興高遠，遣辭自妙。

《五嶽山人集》卷二七《小序六十三首・張衡》　平子才高一世，智通二儀，方且安夷淡漠，閉交庸瑣，何其潔尚也。及綰章太史，即遇讒言，出相河間，遷竢非志，《四愁》寫舒，曲婉寄抱，無忝原《騷》矣。《同聲》雅調，依依繾綣之懷，溢於言外。

姚旅《露書》卷五　張衡爲太史令，史官即日官也。風后、重黎古之日官也。《應間》篇引風后、重黎二段，正言其有功於世，亦以見己因藝受任，亦可自見耳。評者謂風后、重黎二說原非正意，特見人各有能，能爲此則不能爲彼，明己之能守道不能徇世也，皆類說夢已。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　張平子于陰陽極微，一讀《太玄經》，即語崔子玉：「玄四百歲其興乎。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服玄至矣。

又　衡以《莽本傳》但應載其纂事，而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以更始立，人無異望，光武初亦爲其將，宜存其號於光武先。此議論皆正。但所謂《筭罔》論世無傳，走疑《靈憲》、《筭罔》一書耳。

又　張衡當順帝時上疏，欲黜圖讖而言律曆、卦候、九宮、風角，數有證效，世莫肯學。其作《靈憲》、《筭罔》論蓋爲太史令時，其書以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其意實由《太玄》發憤，蓋以所證效者，筆之書，欲世人共學之耳。崔子玉稱其「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子玉豈虛

譽，願其人亦匿耀奇者，其靈智淵矣。予以《應間》、《思玄》二作，暨在朝論議，語默進退，合而味之，固有見于道，不宜以秩術小之，亦不宜以文人槩之。范蔚宗有言：「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良不虛。

又　張衡有言：「死爲休息，生爲後勞。」況我已化，與道逍遙。離朱不能見，子野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劍戟不能傷。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逐。」此見同釋氏。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三《漢張衡集題詞》　東漢之有班、張，猶西漢兩司馬也。相如無史，子長無賦，孟堅兼之，豈後來者欲居上乎，抑其文不能齊也？平子官侍中，請專史職，條錄三皇，更改僭紀，龍門之志也。上書不聽，典章散畧，誰之咎歟？《渾儀》、《靈憲》，網絡天地，振龍發機，懸驗若神，子雲復生，未容抗跡。《二京》之賦，覃思十年，《長楊》、《羽獵》，風猶可續。崔子玉作碑稱河間制作，譬諸造化，想慕若此，寧異平子耽好《玄經》，嘆爲漢四百歲書哉！政權下夷，圖讖繁興，發憤陳論，務矯時枉，斯又昔者揚雄所無也。《同聲》麗而不淫，《四愁》遠摹正則，蔡邕《翠鳥》、秦嘉《述婚》俱出其下。謂之好色，謂之思賢，其曰可矣。時有遇否，性命難求，與世汎汎，曷若歸而諷河洛六藝八十一篇乎？始于《應間》，終於《思玄》，固平子之生平也。

《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一張衡《諫圖緯疏》尾評　平子學兼道數，常好《玄經》，尤善機巧，而獨于圖緯之說辨其虛僞，言之鑿鑿，眞不復可置難論也。

《安雅堂稿》卷一五《張衡》　與賢者謀事，復與不肖者參之，無益也。順帝不屏左右，而與張衡論天下所疾惡，幾幾乎不密失臣矣。奸幸塞路，耳目遍于宮庭，至使臣主相對，欲發一言而不可得，豈不悲哉！平子詭對，遂厭機禁，雖忠遜子政，而智逾京生矣。然猶不免于被讒，甚矣亂朝之難立也！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王姚錫沙河紀年詩序（代）》　昔左太沖練《都》一紀，張平子研《京》十年，蓋其用功者深，故其收名也遠。

《賦話》卷七　《文選》：張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爲侍中，時國政稍弱，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爲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元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繫曰：「迴志赻來從元祺，獲我所求夫何思？」思元而已。

《午風堂叢談》卷七　葛勝仲云：昭明太子指淵明《閑情》一賦爲白璧微瑕，且謂亡作可也。審爾則詩人之變風、楚人之《離騷》皆可刪矣。晉孝末塗，沉湎酒色，何知非諷刺耶？其序云：「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皆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予觀張衡《定情》有云「想踰里兮折杞檀，懼龐吠兮我所驚」，與《國風》何遠。蔡邕《靜情》亦名《檢逸》，魏文帝愛之，因擬作《正情賦》，且命陳琳、徐幹、王粲、阮瑀、應瑒並作。其後如陸機之《閑懷》、袁淑之《整情》，皆佳筆也。謝惠連亦嘗作百許字，未就而卒，詞人深以爲恨。使淵明此賦果可無作，則《登徒》、《長門》、《高唐》、《神女》等賦，統何爲著之於《選》耶？然《國風》好色而不淫，坡公已言之矣。統眞所謂強作解事者也。

《昭昧詹言》卷一　《北征》、《南山》，體格不侔。昔人評論，以爲《南山》可不作者，滯論也。論詩文政不當如此比較。《南山》蓋以「京都賦」體而移之于詩也。

《選材錄》卷三四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制作侔神明，術數窮天地，文藝乃其餘事。

分論

《二京賦》　《後漢書・張衡傳》：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文選》卷四五）：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儉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　左思《三都賦序》（《文選》卷四）：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　《晉書・孫綽傳》：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略】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又：《左思傳》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爲賦者多矣。相如

《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致。《文心雕龍・銓賦》：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括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略】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流也。《龍雲集》卷二七《策問上・第三》：問：筆端膚寸，與經史出沒，與鬼神敵奧，與造物者爭巧，其賦乎？古者登高能賦始可以爲大夫，而《詩》之六義賦居一焉。《子虛》烏有、亡是之類，始雖誕謾不根，晚乃歸之諷諫，則君子之於相如，固嘗有取也。其後《長楊》《羽獵》之出於揚雄，《兩都》起於孟堅，《二京》見於張衡，《三都》發於左思，於是賦始盛行矣。其詞詭激，故讀之者可喜；比綴聲偶，故味之者不厭；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博物者時有取於其間。彼有以《三都》《二京》爲五經之鼓吹，與夫漢世之疑吐白鳳，晉人之自謂當作金聲，良非虛語也。《學林》卷七《古賦題》：《後漢・張衡傳》曰：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以諷諫。其賦始曰「有憑虛公子者，學乎舊史氏，言于安處先生」，中曰「安處先生似不能言者，筵爾而笑」，末曰「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衡自謂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蓋與班固《兩都》一體，通爲一賦。昭明太子自「安處先生似不能言」析而爲《東京賦》，然其文亦與上句相連，亦不可析也。【略】析之則意亦中絕，不可讀矣。唯張衡《南都賦》別是一賦。夫賦題者，綱領也。綱領正則文意通。昭明太子何爲其多析也？《攻媿集》卷五一《清眞先生文集序》：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爲五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兩漢刊誤補遺》卷六《孫衛》：「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仁傑曰：「此兩人蓋指古之善御者耳。下云青琴處妃之徒，色授神予，心愉于側，又豈當時眞有此耶？」按：孫叔即《楚詞》所謂「驥踸踔于弊輩，遇孫陽而得代」者是也。衛公即《國語》所謂「衛莊公爲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者是也。《校獵賦》「蚩尤並轂，蒙公先驅」，《二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祇用古人，此類甚多，不可偏舉。至《長楊賦》云「廼命票衛」，此則指言青、去病也。《墓書考索》續集卷一七《詩賦》：東漢魏晉以來，《二京》《三都》作者間出。有唐二百年，藝文文集類所載唐人著述之賦，無所謂四種者。意者漢賦之爲式，大槩先之以問荅，次之以敷叙，終之以諷諫。累數十家而觀之，辭雖異而意則同，故其爲式拘而有所窮也。《淳南集》卷三四《文辨》：張衡《二京》一賦也，而《文選》析爲二首，左思《三都》一賦也，而析爲三首。若以字數繁多，一卷不能盡之，則不當稱某京某都而各云一首也。豈後人編集者之誤，而不出于統歟？然《世說》載庾亮評庾闡《南都賦》，謂「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又何也？《續後漢書》卷六六下下《謹案左思傳文闕止存議》：議曰：賦本《詩》之一義，屈宋作而騷賦興，與《詩》別而體制異矣。漢興，賈誼、司馬相如壯浪縱肆，宏富高古，無以尚矣。至揚雄、班固模擬塡塞，雖工巧而不能窮神入聖，于是自以爲俳。若張衡、左思，則又下揚、班遠甚，特圭撮事類辭章之肆闚爾。孟堅、平子之《兩都》《二京》，歸美當代，未害於義。若太沖之《三都》，以晉繼魏，遂鄙蜀抑吳，歸美於魏。統紀既謬，又可與語義乎？故文章先義理而後詞藻，本體制以定工拙。悖理失正而夸多鬬巧，不足以爲文也。《襄毅文集》卷一二《跋懷二都賦》：古之君子賦京都者多矣。班孟堅之《兩都》，張平子之《二京》，左太沖之《三都》，皆假爲問荅，而艱深其辭，辭雖富且工，然皆蹈襲規模，窮竭氣力而成，識者不能無可議。《增補藝苑卮言》卷二：孟堅《兩都》，似不如張平子。平子雖有衍辭，而多佳境壯語。《鐵立文起・前編》卷一〇《論歷朝賦》：王懋公曰：傳稱張衡少善屬文，時天下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以諷，所謂「平子研《京》十年，太沖練《都》一紀」是也。前此枚皐速而不工，相如工而不速，要未有若是用功之深者。後人猶謂「《三都》、《兩京》博而不奇」。誰云文章小道而可易視之！《焦氏筆乘》卷二《昆明池詩》：子美《昆明池詩》「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注未詳明，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牽牛織女，立池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元址，牽牛立其右，織女居其左」，是也。《穀城山館集》卷二〇《賦附》：叙曰：班氏有言，賦者古詩之流也。蓋云雅頌不作，流而爲騷賦爾。五言既兆，又賦之流而爲詩，去古遠矣。然自屈宋以下，所謂古賦者，猶有雅頌之遺。若《二京》《三都》，則辭類紀述。江左六朝，則體淪俳偶。於詩道益遼然哉。《閱耕餘錄》卷四《西京賦脫簡》：《文

選・西京賦》「千乘雷動，萬騎龍趨」之下，薛綜、李善註皆有「豹尾車」事，而賦無「豹尾」之交，似有脫簡。《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一張衡《西京賦》眉批：全篇首言建都，次宮室臺池，次城郭街市，次游俠，次言苑囿中所有，遂接以田獵漁弋，末及角觝蔓延，終以色荒，正孟堅所謂西賓淫佚之論也。比《西都賦》更迢遞周詳。又：大抵平子後出，有班作以爲據，故可以縱意增華，而體裁合趣耳。又：每每結句，神情淡遠而矯勁。又：全篇叙宮室田獵獨詳，亦祖《西都賦》故也。又：雖摹寫最瑣細處，而靈氣嘗勃上筆端。又：每結句微帶譏諷，理趣幽遠，班不能及。又：最瑣碎處，不厭其纖，祇覺其雅。又：末引角觝，曼延，祇見其靈妙，不傷于纖巧。眞賦中神手也。又：詞華博奧，卻句句風雅，正自難得。又：「度曲未終，雲起雪飛」，玉臺金釜而下，不能擬隻字。又：筆墨變幻奇離，令人心目恍惚。又：「悵懷萃」，不是說樂極憂生，妙。「降尊就卑」，反說彰后王之爲貴，眞神筆也。又：流風佚韻，駘蕩不收，卻句句藏箴規意。又《東京賦》眉批：此篇立局不同，前大段止言洛陽宅中在德不在險之故，而疆域城郭宮室，只帶言之，後段遂及朝覲等事，亦做孟堅《東都賦》。又：關節處說得鄭重，爲全篇筋力。又：詞華淹麗。又：每結處，俱體貼《東都賦》，棄末反本，背僞歸眞意。又：《西京》叙田獵處，如層雲疊浪，此只寥寥數語，閒習雍容，想見《車攻》《吉日》。又：句法奇秀。又：踵事增華，化腐俗爲新奇。又：未及大儺，猶《西京》角觝蔓延，總勿傷纖巧。其靈妙變幻，眞所謂筆能畫鬼。又：詞氣秀勁。又：收煞潔淨而精銳。《潛邱劄記》卷六《又與戴唐器書》：艾千子云：《上林》《子虛》《兩京》《三都》，讀其文，不過如今之學究據「通考」「類要」之書，分門搜索，相襲爲富，求其一言一字出於其心之所自得，無有也。此等說話，罪不容誅。班固賦曰《兩都》，張衡賦曰《二京》，無兩京名目。揚泉《物理論》云：平子《二京》，文章卓然。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可見古人稱名無有誤也。「通考」指《文獻通攷》而言乎？今學究是何人能據以搜索，亦可謂通達國體之人矣。「類要」是何書？至眞《子虛賦》久不傳，《文選》所載乃《天子游獵賦》，昭明誤分之而標名耳。此則愚之獨解，非南英所能知。南雷先生云：艾千子與王、李只爭一頭面煞有見，如不讀唐以後書邪？說也詆《上林》諸賦，又寧正論乎？均宜服上刑。《歷朝賦格》上集卷二（張衡）《二京賦》評：平子《二京》雖擬《兩都》，實欲駕乎孟堅之上。故字琢句鍊，烹鮮炙腴，涌全神於閒局，殫餘力於通篇。精思十年，殆非溢譽。《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文選・司馬長卿子虛賦》：祝氏云：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其源自《卜居》《漁父》篇來。厥後宋玉輩述之，至漢而盛。此兩賦及《兩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首尾是文，中間是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于詞者則流爲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便，而專于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澌盡，體製遂失矣。張平子《西京賦》：平子工於換字。《東京》中雜陳衆事，亦無卓識。蔚宗不載于本傳，斯得之矣。當時疑其勝孟堅，謬妄莫可追也。「虞人掌焉」至「載獫歇獝」，亡友程湘蘅云：賦京都而獨於遊獵處太詳，其體皆自《子虛》《上林》來。較之立言之體，要爲無當，不免承襲之陋耳。班賦亦然，然筆力壯偉，殆不覺也。《三都》則彌甚矣。按：上賦其靜，此賦其動。農隙講武，既自三代以來。漢承秦後，車鄰四鐵，田狩園囿，是先異乎承襲無當也。「匪唯翫好」至「實俟實儲」，帶叙小說，疎密相間，頓挫即具其中。「是時後宮嬖人」至「其樂只且」，又帶叙作一間。「上無逸飛」至「遑恤我後」，都爲下篇張本。「華嶽峩峩」，亦以物象之使若列仙所居也。「徒以地沃野豐」至「馨烈彌茂」，諷刺即在鋪揚之內。《東京賦》「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此句是作家手段。彼云同宅西秦，豈不詭哉。卻說六王皆以奢麗自亡，則據雍自強，不攻自破。「萇宏魏舒是廓是極」，喪亂補苴，可謂是廓是極也乎？「經始勿亟」至「居之者逸」，對《西京》中「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弗殊」四句。「發京倉」，「京倉」二字出此。以禁對財舉，蓋指京師之倉也。注未明。「賚皇寮」，皇寮，猶言大寮。注亦未明。「聘邱園之耿潔」，注：《周易》「賁於邱園，束帛戔戔。」王肅云：「失位無應，隱處邱園，蓋蒙暗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按：昌黎「隱君子彌明」之語出此。「爾乃卒歲大儺」至「罔有不韙」，大儺一段對前角觝百戲言。雖戲亦祖宗之舊儀，先王之典禮也。西京尚武功，好遠畧，故鋪陳角觝。東京宦者專權，故寓旨於倡童。皆有爲言之也。「於是陰陽交和」至「膺多福以安悆」，此段對前微行。「是以論其遷邑易京」至「則齊德乎黃軒」，此稱帝之作爲同於數聖。「卻走馬以糞車」，《文子》曰：「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李注偶未及。「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嬉樂」至「忽下叛而生憂也」，

此皆托以諷諫之旨。「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此指王侯以下莫不隃奓，托西京以規切目前也。「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對《西京》中「窮泰肆侈，馨烈彌茂」。《賦話》卷七：《文選》李善曰：「張平子《二京賦》，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曰薛綜注。」按：何焯云：「此注疑是假託，薛綜赤烏六年卒，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耶？《綜傳》有述《二京》解之語，恐亦不謂此賦也。」

《南都賦》《文選・南都賦》李善註引摯虞：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文心雕龍・比興》：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略】張衡《南都》云：「起鄭舞，蠒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水經注》卷二八《沔水》：沔水又東逕萬山北，【略】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也。故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于漢皐之曲。」漢皐，即萬山之異名也。又卷三一《滍水》：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于魯縣，立堯祠于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堯山。」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滍水出焉。張衡《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滍、澧、濼、澅，發源巖穴，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括急趣，箭馳風疾者也。」【略】水又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痾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救癢者，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彥達云：「然如沸湯，可以熟米，飲之愈百病。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飲，多少自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死，學道遭難逢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者也。然宛縣有紫山，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二百步，湛然沖滿，無所通會，冬夏常溫，世亦謂之湯谷也。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也，張平子廣言土地所苞，明非此矣。又《淯水》：淯水又屈而逕其縣南，故《南都賦》所言「淯水蕩其胷」者也。《文選・南都賦》李周翰注：南都在南陽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桓帝時，議欲廢之，故衡作是賦，盛稱此都是光武所起處，又有上代宗廟以諷之。《筍譜》卷上《四之事》（《說郛》卷一〇六上）：張平子作《南都賦》，述南陽光武舊都也。《韻語陽秋》卷一五：張衡作《南都賦》云：「怨西京之折盤。」李善云：「即楚舞也。折盤，舞貌。」余謂盤有兩義，亦有槃舞也。張衡《七盤舞賦》云：「歷七盤而縱躡。」鮑照詩云：「七盤起長袖。」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宋書・樂志》曰：「盤舞，漢曲也。漢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言接杯盤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凡此者，皆謂用槃而舞，非盤旋之義。又卷一九：張衡曰：「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粲然者。至李太白、陶淵明則不然。李嘗以陶語爲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眞之言，然亦太無主人之情矣。司馬溫公《北園樂飲》云：「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歡娛與性違。玉枕醉人從獨卧，金羈倦客聽先歸。」其亦二子之意也。白樂天《招客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仄。又命小奚輩，長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爲有委曲相者。《日知錄》卷三二《桑梓》：《容齋隨筆》謂《小雅》「維桑梓，必恭敬止」，竝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愚考之張衡《南都賦》云：「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蔡邕作《光武濟南宮碑》云：「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陳琳爲袁紹檄云：「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漢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以後，魏鍾會與蔣斌書：「桑梓之敬，古今所敦。」晉左思《魏都賦》：「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陸機《思親賦》：「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贈弟士龍詩：「迫彼窀穸，載驅東路。繼其桑梓，肆力邱墓。」贈顧彥先詩：「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百年歌辭官，致祿歸桑梓。」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詩：「祁祁大邦，惟桑與梓。」贈滎陽太守吳子仲詩：「垂覆豈他鄉，迴光臨桑梓。」潘岳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陸雲答張士然詩：「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閻式復羅尚書：「人懷桑梓。」劉琨上愍帝表：「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情未克。」袁宏《三國名臣贊》：「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宋武帝《復彭沛下邳三郡租詔》：「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文帝《復丹徒租詔》：「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謝靈運《孝感賦》：「戀邱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會吟行》：「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何承天《鐃歌》：「願言桑梓思舊遊。」鮑照《從過舊宮詩》：「嚴恭履桑梓，加敬覽枌榆。」梁武帝《幸蘭陵詔》：「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劉峻《辨命論》：「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江淹《擬陸平原詩》：「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則又從《南都賦》之文而承用之矣。按：古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說苑》：常樅謂老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

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樅曰：「嘻，是已。」此於《詩》爲興體，言桑梓猶當養敬，而況父母爲人子之所瞻依。《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文選・南都賦》「耕父揚光於清冷之淵」，《山海經》「耕父之神見則其國爲敗」，非佳事也。賦家夸飾，漫用之耳。「章陵鬱以青葱」，即所謂氣佳哉，鬱鬱葱葱然。「皇祖止焉」，皇祖，即上所謂「考侯」，思故者也。注謂高祖，非也。「眞人南巡覩舊里焉」，末句謂天子將復南巡。《歷代職官表》卷四九張衡《南都賦》：「陪京之南，居漢之陽。」薛綜注：「南都，在南陽光武舊里，以置都。」謹案：東漢卜宅洛陽，長安、南陽雖並有西都、南都之名，而其制稍殊。蓋長安爲舊京，故仍屬司隸校尉所部，而守臣亦不改尹名，尚近後世陪京之制。至南陽，則守臣但爲太守，與列郡無異。其所謂南都者，不過取邑有先君廟之義而已。至長安，別置太常卿以奉陵廟。《後漢書・百官志》不載。僅見於《三輔故事》。《賦話》卷七《張河間集》：南都爲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桓帝時欲廢之，衡作賦以諷。按賦云：「天地之睢剌」，謂新莽也。《癡學》卷五《讀文筆得》：《文選》張平子《南都賦》：「爾其則有謀臣武將」句，「爾其」下當有脫字，如左太沖《吳都賦》：「爾其山澤則鬼嶷嶢兀」，《魏都賦》：「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即平子此賦，亦有：「爾其川瀆則滋澧灤溘」之句。「爾」、「其」、「則」、「有」四虛字連用，不成文理矣。

《週天大象賦》　《天中記》卷二：枉矢西流。《漢書》曰：「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羽遂合從阬秦人，屠咸陽。凡枉矢之流，以亂伐亂也。張衡《周天大象賦》云：「蛇隨楚而九域含嗟。」《觀象賦》云：「恒不見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卷三九：《御定月令輯要》卷一三《秋令・天道門》太白注張衡《週天大象賦》。案：此賦今本題黃冠子李播撰，宋《館閣書目》題張衡撰。考張衡著《靈憲》，未嘗賦週天大象。李播即淳風之父，仕隋，後爲道士。賦末所以有「少微養寂，卷舌幽居」之語。又賦中有殷尪識曹操事，其非出漢張衡可知。但宋趙希弁《讀書附志》信爲張衡撰，姑仍其舊。《賦話》卷一：東漢張衡《天象賦》云：「雙三夾斗，兩乙賓門。」雙三，泰階六符也。兩乙：天乙、大乙也。又云：「畢露雲油，箕躍吹發。樞降軒而繞電，景瑞堯而麗月。」撰句工麗，是六朝人語。通篇文氣平順，不似東漢人手筆。且用殷堪識曹公、李和知漢使二事，其爲僞託無疑。

《溫泉賦》　《水經注》卷一九《渭水》：渭水右逕新豐縣故城北，東與魚池水會。水出麗山東北，本導源北流，後秦始皇葬于山北，水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也。【略】池水又西北流，水之西南有溫泉，世以療疾。《三秦記》曰：麗山西北有溫水，祭則得入，不祭則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生瘡，始皇謝之，神女爲出溫水。後人因以澆洗瘡。張衡《溫泉賦》序曰：余出麗山，觀溫泉，浴神井，嘉洪澤之普施，乃爲之賦云。此湯也，不使灼人形體矣。

《思玄賦》　《文選・思玄賦》註：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爲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爲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玄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繫曰：「同志竭來從玄諶，獲我所求夫何思？」思玄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困學紀聞》卷七：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升菴集》卷四三《皐陶有後》：《左傳》「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皐陶眞不祀，而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玄詩》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卽皐陶子也。以是參考之，皐陶何嘗無後乎！《古詩解》卷二四《思玄賦》：平子傷居暗朝，而起渡世之想，亦三閭遠遊之意也。言天地常存，歲華莫駐。荀河清難俟，曷若遠渡以入無窮之門，超騰絕俗，恣意神遊，良亦樂矣。然天固可階，而升平仙亦不多見也。彼「栢舟」困於羣小，惜其不能奮飛，其能遠附松喬耶？然吾結束精神以遊，而使此心離世，迴其志念，以入於玄，則獲所求而無他念也。通篇俱屬虛想，惟「栢舟」七字是其本旨。《周易筮述》卷八《推驗》：張衡慕古人之貞節，思遂高蹈。筮得《遯》上爻變《兌》爲《咸》，以爲吉，作《思玄賦》云：「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二女感于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文選尤》卷三張衡《思玄賦》眉批：平子時爲侍中，諸常侍惡直醜正，平子意不自得。欲遊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

可，但思其玄遠之道德而賦之。首二句，一篇大旨從此演出。「仁義」二字又從玄訓中演出。　又末評：此賦意致瑋奇，機伸沉鬱，綜括宏遠，奧旨遐深，超塵濁界，入非想天，探玄牝門，出有爲際，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炯炯貫當中。已步驟壇，不同賦軌。天仙才子，放誕風流，平子其兼之矣。施潤章《蠖齋詩話》：七言古詩轉韻，漢張平子《思元賦》繫詞，其肇端矣。《漢詩音註》卷三《思玄詩》：衡爲太史令，嘗憂及難，作《思玄賦》，繫此詩。【略】《詩乘》又載：平子《觀舞賦》中云：「抗修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人壽有限，故託于遊仙。仙不可爲，而自傷迴志。大指如此。《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三張衡《思玄賦》眉批：奇奧之筆，名理之言。　又：文致悽淡，饒有餘情。　又：歷序遨遊東南，因適西方而會帝軒，因帝軒而咨天道，遂倣《幽通賦》之論，盡附其中，此善學《幽通》者，且不使有東西南北對待之迹，亦筆法不羈處。　又：平子當閹寺熾焰之際，一肚不平，借篇章以抒憤。　又：全篇詞氣沉秀遒逸，讀之令人慘然。昭明嗜穠艷，不選《蘭亭》而收此篇，亦以聲多悽惋耳。　又：歸本棐忱，全倣《幽通》。　又：忽插「桑末」二語，蓋詩人比體，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根已茂。比皋陶之後封于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猶存，積善必有餘慶也。妙不可言。　又：頗嫌太效顰《離騷》，然聲韻別有一種幽勁處，難及。　又尾評：立意祖《離騷》，布局擬《招魂》，援引吉凶禍福，則倣《幽通》，收束道德仁義，則又倣《上林》、《長楊》，是善集衆長者。至文情艷發，音韻清殊，眞所謂絕唱高踪，無復嗣響者矣。

《歸田賦》　李周翰《歸田賦注》：衡遊京師，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避暑錄話》卷上：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鮪鰡」。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眞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盎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平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于胸中者與淵明不類也。《詩人玉屑》卷八《古人亦有所祖》：《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云云，後皆指前公相襲，眞是如此。《子虛》、《大人賦》全倣《遠遊》，而屈子心事非相如所可窺識，故氣象自別。淵明《歸去來辭》千古絕唱，亦是祖《歸田賦》意，此類甚多。《文獻集》卷四《跋續歸田賦》：《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宦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以予考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爲郎中、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中在帷幄，諸侍共讒之，衡乃倣《離騷》賦《思玄》，而《歸田》之遣言寄意無及宦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爲作乎？衡後由侍中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耶？　《弇州續稿》卷一六二《趙松雪書歸田賦》：平子此賦，殆是解太史令五年內作，聊以寓其蕭散跌宕意耳。春秋至六十三尚作尚書，典樞要，豈若淵明之眞能咏歸去來者！史固稱其少工屬文，貫六藝，善機巧，以後身之蔡中郎始究八法而兼綜之，千載而得吳興，其才技風流大有相賞契者。而豐生老諍不學，僅取「歸田」之名而恣其甚口於宋王孫，寧非所謂蜉蝣撼大樹耶！　《文璞清娛》卷二張衡《歸田賦》尾評：《歸田》一賦感時事也，斯亦平子《達旨》。　《文選尤》卷三張衡《歸田賦》末評：有高雅曠達之玄致，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廣胸中之丘壑，遊物外之文章者也。　《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文選・張平子歸田賦》：「感蔡子之慷慨」至「與世事乎長辭」，不可爲蔡子之苟富貴，亦不若屈子之自狷潔，此所以超然遠引也。「於是仲春令月」至「懸淵沈之鮪鰡」，以此爲樂，猶求之於外也。下乃反而潛心大業，求諸內矣。「揮翰墨以奮藻」至末，道既不行，退而刪述自處，陳其規模，俟王者之取法。

《定情賦》　陶淵明《閒情賦序》：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閒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丹鉛餘錄》卷三：張衡《定情賦》曰：「思在面而爲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陶淵明《閒情賦》祖之。　馮舒《詩紀匡謬・班固明堂等詩》：此賦後所述，非別篇也。馴至齊梁，每賦稱詩，豈能並載？張衡《定情賦》、《思玄詩》亦同此例。　《漢詩音註》卷三《定情歌》：以此定情，如屈宋美人之感。

《冢賦》 章樵《冢賦》題註（《古文苑》卷五）：古者不預凶事，冢壙卜葬而後穿築。至春秋時，晉文公有功於周，請隧弗許，曰：「王章也。」釋者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晉文以此爲請，則預爲冢壙矣。」漢之人主多預爲陵廟，則士大夫必有預爲冢兆者。詳觀此賦，其平子預築之冢邪？趙汸《東山存稿》卷五《葬書問對》：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眞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略】《漢書・藝文志》叙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則葬地之法，其肇泝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師尋龍捉脉之爲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技，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耶？然無所考矣。」

《髑髏賦》 章樵《髑髏賦》題註（《古文苑》卷五）：莊周，蒙人也，著書寓言，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語卒，援髑髏枕而卧。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是過也。」故平子托之以伸其意。《沙溪集》卷一三：張衡《髑髏賦》，大率出於《莊子》馬捶之問。莊子問髑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有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張衡曰：「子將幷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張衡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春冰之釋，何如冬冰之結！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莊子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張衡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肢。」如此類甚多，幾於抄寫《南華》全文矣，何以賦爲哉！至若以髑髏爲莊子戲，而爲虐如此，賦不作可也。

《東巡誥》 《古文國瑋集》卷二一張衡《東巡誥》尾評：其文也原于《尚書》，而逸氣新詞，自無擬襲之迹。

《陳事疏》 《古文國瑋集》卷二一張衡《陳事疏》尾評：平子精于術學，所言皆中，惟時感歎時之政令不專于上，以書上陳，言俱朗至，眞可于圖緯之外，獨立一書。

《七辯》 曹植《七啓（幷序）》（《文選》卷三四）：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幷命王粲作焉。傅玄《七謨序》（《太平御覽》卷五九〇《七辭》）：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依》、《七說》、《七蠲》、《七舉》、《七興》之篇。於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麥而託諷詠。揚暉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略】世之賢明，多稱《七激》爲工，余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文心雕龍・雜文》：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略】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史通・序例》：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容齋隨筆》卷七《七發》：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略】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古歡堂集》卷一八《詩話》六：枚乘始作《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辨》【略】，大抵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生也。《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箝》之篇。余謂諸作遜枚生遠甚，猶之作騷不及屈原也。

《應間》 《文心雕龍・雜文》：張衡《應間》，密而兼雅。《古文國瑋集》卷二一張衡《應間》尾評：沈奧默執，別有思指，其體亦似與前人有異，特可研咏。《古歡堂》卷一八《詩法》六：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

《怨詩》 《文心雕龍・明詩》：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太平御覽》卷九八三：張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對床夜語》卷一：張平子詩云：「我聞其聲，

載坐載起。」王仲宣云：「我思弗及，載坐載起。」劉公干云：「思子沉心曲，長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懷人之意，盡于此矣。《古詩解》（張衡）《怨篇》：此傷賢者不用，故以怨名篇。言蘭當樹王者之庭，今值中阿，而吐芳揚彩，則失其所矣。雖在幽深，厥美仍爲國寶，恨無表揚之者耳。若我所懷之遠人，其德固蘭也，安得不勞心而念之哉。《漢詩音註》卷三《怨篇》：起結有風人遺味。「雖曰」一轉鈍矣。

《同聲歌》《樂府古題要解》卷下：《同聲歌行》：漢張衡所作也。婦人自言幸得充閨房，願勉供婦職，不離君子。思爲莞簟，在下以蔽匡床；思爲衾幬，在上以衛霜露。繾綣枕席，沒齒不忘焉。蓋以喻當時士君子事君之心焉。《西溪叢語》卷上：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飄慓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床；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樂府詩集》卷八三《雜歌謠辭》：言者，心之聲也；歌者，聲之文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夫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此歌之善也。【略】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鄲歌》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類是也；有傷時而作者，微子《麥秀歌》之類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張衡《同聲歌》之類是也。甯戚以困而歌，項籍以窮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雖所遇不同，至於發乎其情則一也。徐禎卿《談藝錄》：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俱風雅。【略】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并驅者，托之軌度也。《丹鉛總錄》卷七《狄香》：張衡《同聲歌》：「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鞋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詩集》改「狄香」作「秋香」，太謬。吳中近日刻古書妄改例如此，不能一一盡彈正之。《樂府原》卷一四《同聲歌》：此以婦人得充閨房喻臣子之事君也。願勉供婦職，不離君子，即汲黯出入禁闥之心。思爲筵簟，在下以蔽匡床衾裯，在上以護霜露，即臣鄰左右之義。又願爲素女、天姥，以致保傅之忠無所不涓竭者也。《詩源辯體》卷三・六四：張衡（字平子）四言《怨篇》，得風人之致；然僅止一章，恐非全詩；樂府五言《同聲歌》，較之西京，始見作用之跡。《古詩歸》卷四（張衡）《同聲歌》首評：鍾云：此《國風》專一之思，莫作昵情看。又云：平子此詩，情語至境，昭明不取，取其《四愁》，何也？譚云：情語不在艷而在眞，尤不在快樂無方而在小心翼翼。昔人謂謹身以媚君子。謹身，即媚也。讀《同聲歌》，愈悟其微。《文臻清娛》卷二張衡《同聲歌》尾評：陶賦《閑情》，斯歌作始，然此較語愜而情微。《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三《張衡集題辭》：平子耽好玄經，嘆爲漢四百歲書哉。政權下夷，圖讖繁興，發憤陳論，務矯時枉，斯又昔者揚雄所無也。《同聲》麗而不淫，《四愁》遠摹正則，蔡邕《翠鳥》、秦嘉《述婚》俱出其下。謂之好色，謂之思賢，其曰可矣。《漢詩音註》卷三《同聲歌》：直賦其事，然身分自高，與豔曲不同，而聲情正復惋惻。吳騫《拜經樓詩話》：《蟲獲軒筆記》：「平子《同聲歌》：『思爲莞箬席，在下敝匡床。』按《詩》：『下莞上簟。』鄭《箋》：『小蒲之席也。』《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鄭《注》：『繅席，削蒲箬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可引爲平子此詩之證。」《漢詩總說》卷五（張衡）《同聲歌》：寫私褻事極溫麗，男女歡態，皆如畫出。列圖，列秘戲圖也。儀態盈萬方，言變態多也。古人筆力必寫到眞處方足，與秘辛飛燕外傳並工。今人作無題詩，不能直寫眞處，而但以荳蔻、丁香、簾釘、燭釦等字對待稱工，堪發一噱。吾嘗謂今世豈但無善學古人者，即無題一體，亦無善學者。附論于此。「衣解巾粉御」，楊升菴作「巾粉卸」，近是。葉燮然《龍性堂詩話・初集》：平子《同聲歌》：「解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校記：『希見』原作『罕見』，據《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改。）天老教軒皇，（校記：『軒皇』原作『軒黃』，據《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改。）樂莫斯夜樂，（校記：原作『樂莫樂斯夜』，據《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改。）沒齒安可忘」等語，蕩精搖思極矣，然却寫得如許古雅。此漢人樂府身分處，非齊、梁艷手可望。《劍溪說詩》卷上：張衡《同聲歌》、繁欽《定情篇》，托爲男女之辭，不廢君臣之義，猶古之遺風也。《樵香小記》卷下《容成》：彭祖得容成御女術，《漢志》「房中」有《容成陰道》二十七卷，是其說也。張衡《同聲歌》稱「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漢志》「房中」有《天老襍子陰道》二十五卷，是其說也。《漢志》又有《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是萬安秘冊，古亦有之矣。

《四愁詩》傅玄《擬四愁詩（并序）》（《玉臺新咏》卷九）：昔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駱丞集》卷三《和學士閨情詩啟》：切惟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言

志、緣情，二京斯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布在縑簡，差可商略。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若乃子建之牢籠羣彦，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鏡。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四愁》：漢張衡所作，傷時之文也。其旨以所思之處方朝廷，美人爲君子，珍玩爲義，岩險雪霜爲讒諂。其流本出于《楚辭・離騷》。《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一：《詩眼》云：「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嚴有翼《藝苑雌黃》：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琚。」【略】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于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直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直五百。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值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并行。【略】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學林》卷七《四愁詩序》：《文選》張衡《四愁詩》序曰：「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奸猾行巧刼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禽。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觀國詳此序，非衡所作也。豈有爲相而斥言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自稱下車治威嚴，郡中大治者？案《後漢・張衡傳》曰：「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復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乞骸骨。召拜尚書。永和四年卒。」以知《四愁詩》序乃史辭也。辭有不同者，蓋撰《後漢書》者非一家，後之編集衡詩文者增損之耳。序言陽嘉中出爲河間相，而史言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案：順帝陽嘉盡四年始改永和元年，永和盡七年。衡本傳言陽嘉中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永和四年卒。其次第已不紊。詩序謂陽嘉中出爲河間相者，誤也。五臣注《文選》曰陽嘉元年爲河間相，亦誤也。《珊瑚鈎詩話》卷一：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略】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略】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仿。《習學記言》卷四七《呂氏文鑑》：張衡《四愁》，雖在蘇李後，得古人意則過之。《緯略》卷七《四愁詩》：張衡不得志，爲《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霧爲小人。【略】傅玄歌詩：「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以贈之玉佩珠璜。」又有《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明月珠，何以報之比目魚。」「美人贈我蘇合香，何以報之翠鴛鴦。」賈休歌詩「欲贈之紫玉尺，白銀鐺」，蓋效四愁體。李嘉祐詩：「宋玉怨三秋，張衡復四愁」，蓋以四愁比騷也，可謂善言詩矣。崔筒詩：「平子四愁今莫比，休文八詠自同時」，便不及嘉祐也。無名氏《竹林詩評》（陶宗儀《說郛》卷八〇）：張衡《四愁》遙夷耿慕，猶風騷之遺韻也。《續後漢書》卷六上上《文藝列傳・文章總叙》：長句、雜言。古之爲詩也，其章句不繫短長，期於意盡辭止，音韻順適而已。【略】漢初專尚四言，至蘇李專爲五言，孝武爲《秋風》《柏梁》等辭，則專爲七言。自張衡《四愁》而下，號七言爲長句。建安以來，號四五言爲古詩。其餘自樂府歌謠外，三四六七相雜成章者，則謂之雜言。詩之體制至是極矣。《柳亭詩話》卷二一「金錯刀」：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琚。按《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環。《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則是刀也。又「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則是錢也。平子所云，刀乎錢乎？《東溪日談錄》卷一六：世之稱文詞者，曰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略】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啟》，張衡作《四愁》而王仲宣述《七哀》，陸士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徐禎卿《談藝錄》：七言沿起咸曰《栢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稠辭，與五言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栢梁》弘其質，《四愁》墜其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繫，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藝苑卮言》卷二：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資耳。《詩藪・內篇》卷一：平子《四愁》，優柔婉麗，百代情語，獨暢此篇。其章法實本風人，句法率由騷體，但結構天然，絕無痕迹，所以爲工。後人句模而章襲之，適爲厭飫之餘耳。又：杜《七歌》亦仿張衡《四愁》，然

《七歌》奇崛雄深，《四愁》和平婉麗，漢、唐短歌，名爲絕唱，所謂異曲同工。

《詩源辯體》卷三・六五：張衡樂府七言《四愁詩》，兼本《風》《騷》，而其體渾淪，其語隱約，有天成之妙，當爲七言之祖。（下流至曹子桓《燕歌行》。）胡元瑞云：「《四愁》章法實本風人，句法率由騷體。」又云：「《離騷》盛於楚漢，一變而爲樂府，（《大風》、《垓下》等歌。）體雖不同，詞實並駕，乃變之善者也。」愚按：《離騷》變爲樂府，而《四愁》則尤善云。如「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等章，體皆渾淪，語皆隱約者也。《讀詩略記》卷二《野有蔓草》：以美人爲君子，《詩》中往往有之。張衡之賦《四愁》云效屈原，亦未詳《詩》義耳。《古詩解》《張衡》《四愁詩》：平子盡忠於順帝，而爲邪臣所間，故作是詩。篇雖有四愁，則一也。泰山、桂林、漢陽、鴈門，即四方之地，以喻君所。梁父、湘水、隴阪、雨雪，即四方之阻，以喻讒邪。蓋泰山必由梁父而登，桂林必踰湘水而至，趨漢陽者阻於隴阪，之鴈門者困於積雪，是讒邪之間隔無地不有也。我安得不出涕而四望乎？況君貶我以爵祿，我當答之以忠誠。錯刀、瓊瑤之類其報足敵，其奈路遠而莫可致乎！路非遠也，讒邪蔽君，咫尺萬里，惓惓之忠不能自達，懷憂之深中心煩亂，至於勞傷紆惋而不能止耳。創體既高，詞義復古，翻騷入詩，爲唐人七言鼻祖。然其溫雅從容迥非後人所及，信千古絕唱也。《文選尤》卷五張衡《四愁詩》眉批：一思有德功成而封太山，二思帝舜所遊之地，三思文王行化之所，四思顓頊所居之位，皆托思明君之意。施潤章《蠖齋詩話》：張衡《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芬爲小人；韓公之放才歌謠，正是《詩》、《騷》苦語。《漢詩音註》卷三《四愁詩（並序）》尾評：四愁得《離騷》之神，而易爲整調，千載而下莫能及之。杜陵《七歌》俱從此詩脫化，然杜于平子猶平子之于楚詞也。後人則襲其調而鈔其文，二賢直視如優孟矣。《潛邱劄記》卷六《又與戴唐器書》：愚意當將選詩，蘇李七首，《古詩十九首》，《四愁》四首，魏武帝樂府二首，魏文帝《芙蓉池作》樂府二首，雜詩二首，陳思王《除責躬應詔》《朔風》三四言詩且不讀，餘自《公讌》至《情詩》二十一首，通共五十七首，親手錄成一帙，細加丹鉛，熟誦爛翻，有不拔去胷中宿垢者乎。《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文選・張平子四愁詩》：《四愁》之作，所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者也。自東而南，又自西而北，言終歲愁望，以四方比四時也。一思，首「欲往從之梁父艱」，注：梁父喻小人。按：梁父似不得喻小人。若以泰山比王朝，梁父比河間亦得，但難例之下三篇耳。二思，首「我所思兮在佳林」二句，注：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按：惟美人謂君耳，若泰山、桂林指明君，則漢陽、雁門將何以解之？《說詩晬語》卷上（三）：詩有不用淺深、不用變換，略易一、二字而其味油然自出者，妙於反覆咏歎也。《芣苢》、《殷其雷》後，張平子《四愁》得之。《松桂讀書堂集》卷六《詩話》：平子《四愁》固是奇格創調，亦是《三百篇》疊章體。每詠《衛》詩「投桃」之章，每章只換一字，而言愈簡意愈長，少一章不得，多一章不得。後人便覺詞盡意竭。《消寒詩話》五三：偶讀王摩詰詩「四愁連漢水」，意以「四愁」即張平子《四愁詩》也，何以謂之「連漢水」？偶以問吾友吳麟仙峻曰：「『四愁』何等四種也？」麟仙漫應曰：「殆四時也。」今來武昌，買得《文選》一部，出《四愁詩》觀之，其三章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沾裳。」蓋以東西南北分也。東泰山、南桂林，西漢陽、北雁門。時東漢天下漸亂，其以「四方」分「四愁」，即詩人「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之意。所爲「四愁連漢水」始有着落。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雜論詩》：張平子《四愁》，印板山水耳，接搨百本，都無妍媸。《王眉仙遺著》卷二《小清華園詩談》：何謂忠厚？曰：平子《四愁》，悲路遠之莫致；子建《七哀》，願爲風以入懷。【略】可謂厚矣。《古詩賞析》卷六《四愁詩》：四詩作意，盡於序中「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五句。篇皆分兩截看。上截三句，傷身之不得近侍君側，以小人之間阻也。就東南西北，舉地爲比，顯出四面把持之意。下截四句，言君之待我甚厚，我亦思厚報之。無奈惓惓之忠，遠而難達，是以心常懷憂。金錯刀，言使我貴。英瓊瑤，告以精誠堅潔。金琅玕，言使我富。雙玉盤，最以虛受兼容。貂襜褕，言使我溫。明月珠，期以照察無私。錦繡段，言使我華。青玉案，望以勉飯自愛。實分四意，其餘則無甚分別，亦是創體。七言詩雖始於柏梁，然屬聯句，非正體也。溯厥源流，此爲鼻祖。《五噫》、《四愁》，皆得風騷遺意。故讀去祇覺纏綿，不嫌排複。徒求形肖，失之轉賒。

傳記

《後漢書・張衡傳》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筭。常耽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略】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略】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略】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略】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撿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紀事

《隋書・天文志上》後漢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爲帝皇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占，寔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

又《渾天儀》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爲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靈憲》一卷（張衡）。

又《五行》《黄帝飛鳥曆》一卷（張衡撰）。

又　後漢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略】亡。）

又《雜賦注本三卷》注　梁有【略】薛綜注張衡《二京賦》二卷、晁矯注《二京賦》一卷、武巽注《二京賦》二卷【略】，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靈憲圖》一卷（張衡撰），《渾天儀》一卷（張衡撰）。

又《黃帝飛鳥曆》一卷（張衡撰）。

又《張衡集》十卷。

又《二京賦》二卷（張衡撰）。《二京賦音》二卷（薛綜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張衡《靈憲圖》一卷，又《渾天儀》一卷。

又　張衡《黃帝飛鳥曆》一卷，《太一飛鳥曆》一卷，《太一九宮雜占》十卷，《九宮經》三卷，《堪輿曆注》二卷。

又　《張衡集》十卷。

又　張衡《二京賦》二卷，薛綜《二京賦音》二卷。

藝文

傅玄《擬四愁詩（并序）》四首　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聊擬而作之，名曰《擬四愁詩》。我所思兮在瀛洲，願爲雙鵠戲中流。牽牛織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無由。慇余不遘嬰殷憂，佳人貽我明月珠，何以要之比目魚？海廣無舟悵勞劬，寄言飛龍天馬駒。風氣雲披飛龍逝，驚波滔天馬不厲，何爲多念心憂世。我所思兮在珠崖，願爲比翼浮清池。剛柔合德配二儀，形影一絕長別離。慇余不遘情如携，佳人貽我蘭蕙草。何以要之同心鳥？火熱水深憂盈抱，申以琬琰夜光寶。卞和既沒玉不察，存若流光忽電滅，何爲多念獨鬱結。我所思兮在崑山，願爲鹿聲闚虞淵。日月迴曜照景天，參辰曠隔會無緣。慇余不遘罹百艱，佳人貽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懸度弱水川無梁，申以錦衣文繡裳。三光騁邁景不留，鮮似民生忽如浮，何爲多念祇自愁。我所思兮在朔方，願爲飛燕俱南翔。煥乎人道著三光，胡越殊心生異鄉。慇余不遘罹百殃，佳人遺我葆羽纓。何以要之影與形？永增憂結繁華零，申以日月指明星。星辰有翳日月移，駑馬哀鳴慙不馳，何爲多念徒自虧。

駱賓王《過張平子墓》　西鄂譚通理，南州擅德音。玉卮浮藻麗，銅渾積思深。忽懷今日昔，非復昔時今。日往豐碑閣，風來古木吟，唯嘆窮泉下，思爵羨魚心。

李嶠《田》　貢禹懷書日，張衡作賦辰。杏花開鳳軫，葛葉布龍鱗。瑞麥兩岐秀，嘉禾同穎新。寧知帝王力，擊壤自安貧。

李白《張相公出鎮荊州，張相公出鎮荊州，尋除太子詹事。余時流夜郎，行至江夏，與張公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車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余詩，余答以此詩》　張衡殊不樂，應有《四愁詩》。慚君錦繡段，贈我慰相思。鴻鵠復矯翼，鳳凰憶故池。榮榮一如此，商山老紫芝。

崔峒《虔州見鄭表新詩因以寄贈》　梅花嶺上見新詩，感激情深過楚詞。平子四愁今莫比，休文八詠自同時。萍鄉露冕眞堪惜，鳳沼鳴珂已訝遲。才子風流定難見，湖南春草但相思。

李庾《西都賦（并表）》　臣伏見漢諸儒若班固、張衡者，皆賦都邑，盛稱漢隆。當王道昇平，火德丕赫，數子歌咏，發著後代。【略】臣幸生聖時，天下休樂，雖未及固、衡之位，敢效皐陶奚斯庶幾之誠，謹冒死再拜，獻《兩都賦》。

喬潭《裴將軍舞劒賦（并序）》　揚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爲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

盧肇《海潮賦（并序及進賦狀）》　子雲贊數於幽默，張衡考動以鑄儀，淳風述時而建式，彼皆凝神於經緯之間，極思乎圓方之壺。

白居易《泛渭賦（并序）》　歌曰：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爲洛陽拜塵友。

鄭谷《題張衡廟》　遠俗只憑淫祀切，多年平子固悠悠。江煙日午無簫鼓，直到如今詠《四愁》。

梅堯臣《送周諫議知襄陽》　藹藹荊州幾萬家，竟持壺酒望高牙。里兒尚唱銅鞮曲，耆舊爭隨畫鹿車。雄鴨綠頭看漢水，肥鰛縮項出漁查。鄉人應笑張平子，只有歸田賦可誇。

祖無擇《題余尚書山居要術》　張衡已作歸田賦，氾勝仍修種樹書。願借山居精要術，欲將嵩洛葺吾廬。

楊侃《皇畿賦》 有賦家者流，欲馳名於當世，思著詠於神州。忽念前古，深懷景慕，誦《二京》於張衡，覽《兩都》於班固。於是輟卷意慙，閣筆心伏，讓而謂臣，請書簡牘。臣辭不獲，已而謂之曰：

陳子高（克）《建康行宮大殿上梁文》 地轉天回，髣髴大梁之舊；星環輻輳，雍容四海之歸。昇平之期，頃刻以冀；乃涓今日，爰舉修梁。迨此暇時，張千門而立萬戶；可無輿頌，摹《二京》而賦《三都》。蹈德詠仁，式歌且舞。

劉才邵《早期行宮奉呈諸同舍》 龍山西轉浙江橫，寶勢岧嶢切太清。照海曉光來闕角，穿花宮漏帶潮聲。風生劍佩班初上，霧歇旌旗色更明。共說中興似光武，南都賦合繼東京。

王十朋《祭張器先文》 秀自妙發，德由少成。唾手鄉薦，蜚英月評。蕭灑宗之，風流長卿。壯遊上岸，益馳令名。選壓萬中，賦高二京。覃思稽古，下帷授經。史學最長，詩律尤精。

朱熹《次亭字韻詩呈秀野丈兼簡王宰三首》三 幾年寂寞掩柴扃，抱膝長吟竹下亭。不向參同論納甲，且將耘耔付添丁。思玄賦罷驚遙舉，止酒詩成恨獨醒。却笑春風兩蓬鬢，飄蕭無復舊時青。

喻良能《東軒即事》 嘯傲東軒得此生，平章物理憶淵明。晴塘灩灩起萍浪，夏木陰陰求友聲。聊欲庶幾三不惑，誰能復較四難并。旋燒蟹眼烹鷹爪，啜罷呼兒課二京。

趙汝談《初直玉堂和李壁二絕》二 宮井城鴉欲動時，春猿夢斷北山移。攬衣擬草歸田賦，猶是金蓮燭半枝。

劉宰《回張氏定禮》 作二京賦，欽世業之有傳；校東觀書，愧家聲之弗紹。幸兩翁舊偕於里選而一廛相望；於邑居聲氣不殊游從良厚。宜超俗見，遂締姻聯。

汪夢斗《朝中措・客邸有感》 人言樓觀似蓼陽，巍倚太清旁。便有二京賦手也，費力鋪張。　客牕夢斷，星稀月澹，一枕淒涼。舊日春風汴水，多少垂楊。

仇遠《和子野郊居見寄》一 知君標格眼前稀，暫別令人入夢思。鋏有可彈何必嘆，書如肯借本非癡。且看平子歸田賦，更和淵明述酒詩。我勸山中多種漆，收功莫恨十年遲。

張以寧《牛士良惠詩既倚歌以和仍賦長句一篇以答之》 憶昔千步廊間住，起聽臚傳禁門曙。甲午科中看大魁，奇章公後聞芳譽。掉鞅天街笑語同，譚文雪屋過從屢。雲龍上下許相逐，鴻燕參差那再遇。倏逢令姪在金陵，還與老夫同玉署。紫泥忽自天上來，英蕩偕從日南去。畫鷁秋飛江面風，藍輿曉濕關頭霧。廣州西下望珠浦，邕管南邊過銅柱。檳花紅照瘴雨山，椰葉翠暗蠻烟路。磬磬長念鴈迴邊，跕跕遙憐鳶墮處。自嗟老愧希古心，每羨才堪濟時具。佐宣德意示懷柔，勸涉炎荒慎將護。冀荷先備蠱氣侵，慙苡仍戒流言污。已欣婉畫起迂疎，更喜清詩慰遲暮。來春庾嶺及晚梅，到日新洲采芳杜。君上王維應制篇，我尋平子歸田賦。金鑾寓直倘所思，好倩雙魚傳尺素。

唐汝詢《擬古百首・張尚書衡感恩》 在昔逢嘉運，絲蘿遠相尋。既蒙顧盼恩，歡情不自禁。徘徊帷戶中，夙夜念所欽。採蘩薦宗廟，提筐向桑林。兢兢脩婦職，常愁力不任。願爲秦樓鏡，願作龍門琴。鑑以照君顏，彈以悅君心。置酒金閨中，良夜何沉沉。蘭膏耀明光，絲竹發清音。度曲未能終，朗月下庭陰。解我羅襦裳，就彼鴛鴦衾。斯情宛如昨，念之意彌深。

鄭洪（君舉）《溪山小隱爲僧竺源作》 雙劒洞前千畝山，溪女羅帶幾回環。井潭龍氣蒼茫外，石室仙居縹緲間。綠字有書成斷絕，丹梯無路可躋攀。塵緣已覺忘三宿，色界空嘆見一斑。海道扁舟何日買，故人荔子笑公還。張衡未就歸田賦，萬里青天羨白鷴。

何喬新《都憲韓公貫道惠詩次韻答之二首》一 疎庸久荷聖明知，却恨非才貿盛時。三晉雲山應識我，兩京議論竟歸誰。閒尋平子歸田賦，懶誦靈均問卜辭。渭樹江雲嗟契闊，何當一醉習家池。

桑悅《續思玄賦（并序）》 昔漢張平子以圖身之事，吉凶隱伏難明，作《思玄賦》。予居京師數月，觀之人情物理，有難曉者，因自號思玄居士，爲續其賦云。其詞曰：惟大化之茫茫兮，邈曹蕩其無垠。極浮氣之斡營兮，淘五行以鑄身。（五行之氣糅雜不齊，故稟氣多濁，曰淘天意爲之去濁來清者矣。）留帝則之精整兮，抱羣聖之貴珍。（列聖所貴，同此性善。）流涓涓以瀉澗兮，糅滿湊而夾塵。（喻天理幾微，雜於物欲。）穩衡衡以徵濾兮，膠谷投以逗眞。（勝私復禮如是。）出清冷於縹霍兮，歸鎖靜於紛積。混太初以翻騖兮，悲衆物之不純。（明出仕之由。）緊長江之湛湛兮，窈窈其泓；泫湜有瀨兮，芬芯有芷。（二句

屬興，《三百篇》家法。）茹秉德以鼂飫兮，紛或迎而迪理。孰有濡而不潤兮，孰有翼而不起。吐火霧以糅錯兮，憚毫光於一指。孰呦呦以滿聽兮，攝霍鳴乎在子。（《汲冢周書》云：周時有獸名曰在子。）餐桃漿於金墉兮，味甘露，於沃渚。（張華博物志沃渚之野有甘露，食之人壽千歲。）謂肝腸之葷穢兮，薄天閽而叱止。汩淵居以沒景兮，作溟漠而延佇。田甫田畇畇兮，鑿搢稗而藝黍。懷美人於寥廓兮，敢遺芳於下女。彼古聖之涵被兮，翼踵輿於平丘。事慄慄於刻木兮，（黃帝上仙其臣刻木以朝諸侯。）朝鬻鬻於委裘。矧祖宗之渥德兮，又藎臣之好修。拔傅說於版築兮，舉甯戚於飯牛。巢父出而就祿兮，州支起而運籌。咀宣尼之委脯兮，觴三五以遨遊。恨毫芒之不建兮，退貧賤之可羞。攬明月於燕臺兮，逝將去而夷猶。閉旅闕以靜俟兮，間徙倚乎長皐。冀植葱之成韭兮，（《埤雅》云：王道明，葱爲韭。）恐蘭委而化茅。鑒明詒之樸滿兮，媿戚投之佩刀。憑旱雲以輸悰兮，痛賈生之弗遭。（賈誼傷己不得行道於時，作《旱雲賦》。）悵歷仕之不遇兮，軫仲舒之賦騷。（董仲舒作《仕不遇賦》。）捫萬象以般礴兮，亦何自失於囂囂。守專誠於拯物兮，撫大化而鬱陶。初予選日以朝宗兮，馬垂頭而玄黃。假詹尹而詢占兮，衡氣機而莫量。執稷契之陳靶兮，佩伊呂之餘囊。觀天睠以探兆兮，鷓鴣忽鳴乎中堂。進揆途而聽瑩兮，退離則而徬徨。荃育德於深宮兮，開明堂而聽政。目絕傾乎柔曼兮，耳不聆乎衛鄭。役田文以接士兮，驅巷伯而治佞。優贄御之岳岳兮，賞從諫之羸正。向子遷乎卑室兮，沈潰徙而出境。五侯負乎羈絏兮，三家奔乎詔令。圖澄長髡以力作兮，左慈刊眩以委命。嘗九天之梗味兮，和鹽梅以調證。審八表之虛湊兮，進藥石以愈病。才有峻而莫嫉兮，功有大而莫競。光龕煒以昭近兮，惡私恩之燈燭。刑垤坎之昭示兮，邇鞶珩其必戮。溫詔令以參繚兮，郵遞冰於春谷。崇國塹以懷夷兮，曾鞠武之可黷。倡優拙而吶吶兮，吉士悃愊而恧祿。披端練汰乎飛漓兮，躬質亮迴乎華褥。鐫羸遺之幷噬兮，克限田以爲躅。力儲豐以熟凶兮，毀璧珠而比穀。鑒尤物之爲痏兮，炎禎祥而豫撲。礫不遺於鰥寡兮，金精披於伯牧。扈直毫以臨匱兮，稽回忠而必錄。心應龍而自畫兮，浚瀦淤而疏瀆。務根本而剝華兮，一四海而同俗。淵洋洋以逝鱗兮，野伎伎而奔鹿。悵茲懷之莫展兮，臨河水而彳亍。衽大易以行藏兮，冀徵顏而判辱。紛毣毣以閶參兮，何玄理之難徵。孝婦稿禾以彪冤兮，子推抱樹而隕生。雨采孝而密意兮，火焚忠而莫靈。魯陽何揮而日駐兮，秦青何唱而雲停？耿恭何拜而泉湧兮，鄒衍何嘆而霜零？共工何觸而崩山兮，杞妻何哭而隕城？詢往牒以昭晰兮，胡邇鑒之冥冥？諟本初而瑩察兮，不外蝕而虧盈。盼中逵以旋車兮，且縱覽乎八荒。披雲夢之霧褐兮，表赤城之霞裳。騎白鵠以上騰兮，引牽牛以服箱。離雲旗之藹裔兮，弄電幟之煇煌。江祿邀予於江淮兮，姬晉歌嶠而稱觴。懷所美於方壺兮，翛然贈之以扶桑。容成愜予之才藻兮，雙成訾予貌之不揚。悵形容之迭洩兮，敢徙倚於帝鄉。鋪予仁爲木德兮，流予智爲天潢。融予骨骼爲四岳兮，化予津液爲三江。（「鋪予仁」以下四句，有楚詞以來無人道得。）混吾我而俱喪兮，獨與道而翱翔。顧茲遊之可樂兮，念墜崖而忳傷。苟吾眞之未返兮，焉斯世之可忘。

邊貢《答函山希尹》 吏曹清雅復誰如，三載淮陰遠謫居。豈謂風蓬歎流轉，久從霄漢擬遷除。子平實有歸田賦，公幹虛傳卧病書。乘月共憐霜燕起，悲鳴猶是落絃餘。

楊士雲《張衡》 三輪自轉木雕飛，垂翅依然復故棲。文章欲擬班生賦，制作潛侔造化機。

孫緒《七謠贈璞岡趙明府》 自枚乘《七發》之後，作者遂以七爲體。曹植《七啟》，張協《七命》，傅毅《七激》，張衡《七辨》，以至崔駰、馬融、王粲、陸機之屬，各有《七依》、《七廣》、《七釋》、《七徵》之作。腴詞麗旨，膾炙百世。當時被揄揚者，固已天壤與敝矣。

王道行《和朱開府再遊桂子園四首幷序（朱公秉器，昔與張助甫過桂子園，賦詩命酒，篇什傳於人間，爲一時盛事。今逾十年來撫全晉，而助甫聞問遠在千里，秋日枉訪，遂成四詩，倚韻奉答如左。雖蟋蟀之音爲細已甚，亦大風之一籟也）》一 元戎十乘入幷州，彭澤東籬是舊遊。問柳已成枯樹賦，懷人如泛剡溪舟。丹楓妙簡推三絕，青玉高歌倚四愁。此日搴篷尋往事，綵雲若爲故人留。

王廷陳《贈張汝霖北上》 吾國張平子，風煙守釣磯。思玄才不忝，拾紫願多違。是出輸芹曝，非關厭蕨薇。交遊行贈策，妻子走牽衣。試問登燕隴，何如息漢機。貂裘季子去，駟馬長卿歸。薜荔懸初服，松筠隱舊扉。獨憐垂老日，更逐斷蓬飛。

孫承恩《石川行寄贈張子》 石室重開雲霧深，風林再掃莓苔靜。暫向明時作隱淪，舊時魚鳥還相親。玄眞豈屑釣餌設，季鷹原不爲思蓴。浮名何如

一杯酒，封侯不博詩千首。博望乘槎去已遙，平子思玄賦當就。石川子，石川有子今不孤。水石發秀潤，風煙自朝晡，四時佳趣無時無。

又《用韻贈柘湖》 作賦聲華擬二京，風標冰雪照人清。共推道氣超時彥，肯把襟期混世情。鍾阜有雲堪拄笏，楊園無樹不啼鶯。想應獨封長千月，多少清光滿鳳城。

楊愼《送王維賢吉士出知廣德州》 朱方新出守，玉署早知名。邦域周千里，文章漢二京。鳳皇天北顧，鴻鴈暮南征。清賞何由共，瓊枝別後情。

邵經邦《弘齋雜咏十首》三 靈壁魔峰兩院標，落英飛羽匹蕭蕭。光風有意日剛轉，清晝無人春可撩。平子愁詩翻太拙，淵明避世不同朝。如吾自合遵堯德，千載難忘擊壤謠。

王愼中《送正郎之留都》 秦淮綠水石頭城，此去遙知愜宦情。望國定瞻龍虎氣，登臺試覩鳳凰名。風流卻值山川壯，形勝應逢賦頌成。憑君莫自傷留滯，漢室由來重二京。

黎民表《答張王屋》 平子歸田賦已成，尚裁花木寄閒情。授經門下侯芭在，采藥林間許掾清。祇有烟霞供枕藉，尚思塵土笑逢迎。槎頭縮項應須釣，共泛滄溟看日生。

徐學謨《張六之岱自京回飲之作》 汝在長安幾月來，暄風初動客帆開。秦中總有張衡賦，天上仍餘郭隗臺。少日功名虛短劒，故山池館復深杯。高歌青眼吾仍在，若箇諸侯解愛才。

又《吳明卿大參自大梁罷官歸楚，遺詩誌慰訊作》二 梁苑徵名已後時，那逢淸世轉支離。四愁却與張衡並，三址惟應鮑叔知。歸去著書猶未晚，向未報壁竟何爲。他年史記誰堪副，予是江湘舊有司。

宗臣《余德甫吳明卿夜至賦得虛字》 羡爾荆高輩，頻年燕市居。悲歌人不問，擊筑意何如。愁得尊前緩，春從柳上舒。庭飛梁苑雪，吾憶楚江漁。寂寞思玄賦，蕭條諫獵書。誰其鴻鵠志，俗已鳳麟踈。兵革中原滿，星辰北斗虛。相看千古色，涕淚滿長裾。

謝肇淛《四愁詩》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長安，北風吹雪道路艱。浮雲蔽日易水寒，君門萬里高巑岏，願爲春鴈翔雲端。美人贈我大屈弓，何以報之？朱絲桐。路遠莫致憂忡忡，何時矯翰朝天宮。二思曰：我所思兮在關中，南風赤日炎火紅。長鯨狎浪驚豐隆，故山萬里高龍嵸，願爲秋燕翔雲中。美人贈我相思子，何以報之？鴛鴦綺。路遠莫致憂靡靡，何時矯翰歸故里。三思曰：我所思兮在蓬萊，東風吹水滄溟開。弱波茫茫渡無杯，三島萬里高崔嵬，願爲遼鶴翔雲限。美人贈我九節笻，何以報之？雙芙蓉。路遠莫致憂喁喁，何時矯翰躡仙蹤。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雪嶺，西風曠埜流沙冷。山狐短蜮射人影，三竺萬里高溟涬，願爲靈鷲翔雲頂。美人贈我白牛車，何以報之？青蓮花。路遠莫致憂咨嗟，何時矯翰昇龍華。

吳綺《張公蔚生徵言啓》 蓋聞德至如神，凡所過而卽化；恩流丕澤，每有感而必深。麥秀棠陰，此歌謠之自始；月臨日照，乃祝頌所難諼也。蔚生張公，南越籠挐，北溟鵬奮，鬚眉出衆，咸驚惠恕。英姿氣度兼人，共服齊賢雅量。研二京而作賦，漢重弘才；得十乘以賜書，晉推博物。螭頭射策，文章高華國之名；驥足騁才，經術裕濟時之畧。三千直上，名貫斗而徹九重；百二遙臨，福爲星而占一路。長才無嫌于短馭，暫試烹鮮；鉅量不棄于細流，還聞馴雉。

姜宸英《祭告紀行詩序》 歲戊寅秋，今大鴻臚阮先生以通參奉命祭告遼太祖陵，出雄闖，經長城，望渤海，睇盤巫閭。往返間，得詩數十首，壯言慷慨，沉辭怫鬱，雜以比興，間以諷諭，有風人之旨焉。自此而風雅繼興有日矣。然先生軺軒所至，僅錦州太守所治地。使過此六百里，觀留都天險，營建鴻麗；感豐鎬之遺績，慨然而賦，比於孟堅《兩都》、平子《二京》之作，顧不偉歟。

黃之雋《補雜體詩三十首・張侍中（衡）歡情》 今夕爲何夕，華燈照芳樽。潔手奉旨酒，微軀以託君。體貌相齊匹，問年亦適均。相逢不相樂，毋乃違青春。妾有錦繡段，君有羅綺文。錦爲合歡被，綺作鴛鴦裙。被以覆君軀，裙以藉妾身。夙昔爲整設，蘇合香芬薰。融融氣息動，爲懽難自陳。明月流中天，永夜不可晨。亦愁肌體弱，變化爲行雲。斯樂唯共喻，莫持告他人。

周金然《擬張侍中衡賦同聲》 亭亭白玉質，鼎鼎鬱金房。晞髮自新沐，巾櫛具蘭湯。輕車出郭門，令節正相當。君子重素交，意氣厲原嘗。解我鸛鵝裘，坐我玳瑁牀。清絃引初月，樽酒却微霜。博山何鬱鬱，實篆吐奇香。長劍彀其室，彤弓弛不張。密言結同心，千載安可忘。

汪曰楨《得上海李梯雲（邦獻）書中述吾友南匯張嘯山（文虎）語感而有作》 未習脂韋媚世資，閒官冷署且棲遲。《四愁》平子兼多病，五短文通祇自知。

尺素偶然貽友訊，寸長何敢作人師。青雲冠蓋多如許，齒及衰翁恐未宜。

雜録

《三國志・魏志・國淵傳》 時有投書誹謗，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鮮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世説新語・文學》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又《巧藝》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惟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南齊書・樂志》 角抵像形雜伎，歷代相承有也。其增損源起，事不可詳，大畧漢世張衡《西京賦》是其始也。

又《張緒傳》 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略】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

《水經注》卷一七《渭水》 汧水入焉。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汧之爲名，寔兼斯舉。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巖嶂高險，不通軌轍，故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其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深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爲靈而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爲龍魚水。自下亦通，謂之龍魚川。川水東逕汧縣故城北，《史記》秦文公東獵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

《新唐書・陸羽傳》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絶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坵塹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嚅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憧憧若有遺。

《文苑英華》卷七九三《陸文學自傳》 始三歲，惸露，育於竟陵太師積公之禪。自九歲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梁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羽將授孔聖之文，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因矯憐撫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污牆，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倣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瀆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芟剪卉莽，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憧然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墮，鞭之。因歎云：「恐歲月往矣，不知其書。嗚咽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

沈括《渾儀議》（《宋文鑒》卷一〇六） 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落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

《畫墁集》卷五《題懷素歸田賦跋》 張平子《歸田賦》，懷素草書，雍熙間，內出此書，俾再裝褫。工人以絹本進入，自取其紙本以售於人。久之，流傳士人家。既歸於我，然筆墨自如，無間淄澠。嘗思古之爲書，自二王已還，歷數百年，寂無知名者。至唐以太宗好書，故歐陽、虞、褚同時而幾過之。迨唐之末世，以書名家者多矣，然皆不能過貞觀，以歐、虞爲師祖。獨二張草書見於開元、天寶間，較其歲月，前自張伯英以至今日，千五百年，莫能繼者，亦可謂之豪傑矣。中間以文章知名，含華咀英，馳騁今古者，不可勝數。何獨至於書而其吝若此哉？歐陽、虞、褚、若二張，皆吳楚人。天之宰物，又不可得致詰也。

米芾《書史》 陳僧智永眞草書《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跋，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白麻紙書。世人收智永書，未有若此眞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誤題曰虞世南書耳。

又《寶章待訪錄・目親》 陳僧智永眞草書《歸田賦》。右眞蹟在襄陽魏泰處，故南昌人裝。題曰「虞世南」。白麻紙，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某官潭，泰遊湖外，攜行，賞跋累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九 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淸水盪其胸』，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望嶽》詩『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胸與眥，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寶眞齋法書贊》卷四《陳僧智永歸田賦帖（四十二行眞草間列）》 右陳僧智永眞草《歸田賦》眞蹟一卷。按張懷瓘《書斷》，永書在妙品中。眞如佩玉端委之立朝，草如繁壤謳歌之樂聖。體雖不同，其致則一。書故藏襄陽魏泰家，有故南昌人裝題曰「虞世南」。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今不存，蓋卽是書也。源委存于米芾《書史》。中興而後，書入九禁，憲聖慈烈皇后嘗以暇日躬御翰墨臨摹，今在秘省摹玉堂帖第一卷中。體製奪眞，故無少異。璽刻表于思陵之錄，縫有蘇太簡家國老印，四代相印，武功圖書審定眞跡印，幷半印凡十三。又出于淳化所賜，信而可稽。九代流傳，兩朝著定，聖鑒賢紀，餘無述焉。嘉定乙亥十月得之吳韐仲綱。贊曰：平子作賦，六一著錄。前乎一千年，旣傳于草堂之手；後乎四百載，仍託以稗官之目。衡製永述，修題珂續。

《緯略》卷五《璜》 傅玄歌詩曰：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以贈之玉珮珠璜。此學四愁體也。

《南宋館閣續錄》卷三《儲藏》 《羣玉堂法帖》十卷，共一百四十一段。第一卷，高宗皇帝御書《三住銘》《孝經》，孝宗皇帝御書《典論》，光宗皇帝御書《甘泉賦》，憲聖慈烈皇后御書《千文》《歸田賦》。

《吹劍錄》外集 范文正公守饒，喜妓籍一小鬟。旣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幹當來。」介買送公。王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以范公而不能免。」慧遠曰：「順境如磁石遇針，不覺合爲一處。無情之物尙爾，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邪！」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閑情賦》，蓋尤物能移人，情蕩則難反，故防閑之。

《研北雜志》卷下 漢人喜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獵事。

《石渠寶笈》卷五《貯・乾淸宮五・元趙孟頫書歸田賦一卷（上等宙二）》 素牋本，行書，款署子昂，下有「趙子昂氏」、「松雪齋」二印。卷前有「趙氏」一印。並隸書署「張平子歸田賦，趙子昂書」十字。下有妙字小號，又神品。天籟閣、項元汴印，項氏子京、項元汴氏審定眞蹟，子孫世昌，香巖居士寄傲神遊心賞，王延世印，項墨林鑒賞章，鳳字印，項子京家珍藏，桃花源裏人家諸印。又半印四折所藏之仙，不可放言八字可辨。卷後有神奇聯印，宋南汝華氏十四世孫文潤收藏圖書，檇李項氏世家寶玩，墨林硯癖，赤松仙史遊方之外，癖茶居士項元汴印，退密子京所藏，子京珍秘，墨林山人，桃花源裏人家，博雅堂寶玩印，項元汴印，子京父印，大明錫山安國珍藏，墨林秘玩，項叔子諸印。又虛朗齋二印。卷高一尺一寸六分，廣三尺八分。

又卷三〇《貯・御書房三・元趙孟頫書歸田賦一卷（上等秋九）》 宋牋本，行楷書，款署子昂，下有「趙氏子昂」一印。卷前有扶風世家會稽梅梁、馬蘊仲陽印、司馬蘭亭家藏三印。卷後有司馬蘭亭家藏、馬伯子蘊仲元二印。卷中幅有梅梁一印，前隔水有錢氏素軒書畫之記一印。押縫有敬美、又錢氏合縫鼎印二印。拖尾豐道生跋云：張平子，博學工文，出處淸正，東都士之翹楚者也。孟頫知錄其賦，獨不師其人品。寧復有愧色耶？此卷實其晚年眞蹟，延祐以後七十餘矣。頹筆老態，顯然可驗。終自二王中來，略無俗氣。余收趙書頗多，皆識歲月，遂能鑑定之耳。隆慶己巳四月四日豐道生。後有「馬蘊之印」一印。又王世貞跋云：趙吳興子昂書張平子《歸田賦》，有以爲類宋人者，當是見其取態謂米襄陽，見其藏鋒謂薛河東耳，不知結法自二王來。而大令分數獨勝，居然有閉門造車、開門合轍之妙。與余家所藏《天馬圖贊雜詩》蹟正同。大較高處在肉不沒骨，筋不外透，雖姿韻溢發而波瀾老成。譬之豐肌玉環作霓裳舞，誰不心醉！平子此賦，殆是解太史令五年內作，聊以寓其蕭散跌宕意耳。春秋至六十三，尙作尙書，典樞要，豈若淵明之眞能咏歸去來者？史固稱其少工屬文，貫六藝，善機巧，似後身之蔡中郎，始究八法而兼綜之，千載而得吳興，其才技風流大有相賞契者。而豐生老諱不學，僅取歸田之名而恣其甚口於宋王孫，寧非所謂蜉蝣撼大樹耶？且吳興卒於至治二年，年六十九，而今謂延祐以後七十餘時筆，結法妙脫，蹊徑惟祝希哲十九首畧近之，而蚩其頹筆老態，遇殺風景人，無可奈何。因附志於此。萬曆辛巳秋仲王世貞書。又王世懋跋云：余自辛巳歲解闈中之綬，始有此《歸田

賦》。壬午冬，復召補浙江學憲，以疾力辭。癸未春，得請養疴澹圃。先是，陰雨浹旬，寒食日忽開霽，籃輿抵家，念所藏古墨蹟久不披玩，展卷首得此賦，讀之正仲春時景象也。平子能賦而不能歸，子昂能書而不能踐。余何人斯，而果斯緣？即賦中弋釣之事，僕病未能。老氏遺誡，何敢多讓？若夫承旨書法之妙，人翁老悖之譏，余兄已悉之矣。萬歷十一年閏二月十三日王世懋書於日損齋中。卷高一尺九分，廣四尺二寸二分。御筆題籤，籤上有「乾隆宸翰」一璽。

《柳亭詩話》卷一三　《東京賦》：「龍舟華轙，金錣鏤錫。」錣謂以金箔入火，塗飾諸物也。江文通詩：「朱櫂麗寒渚，金錣映秋山」，此字未經人道。蔡中郎《獨斷》有金驄謂馬冠，高廣各四寸，但言其形製耳，於塗飾之義未詳。

《蘿藦亭札記》卷四　《隨園詩話》謂古無志書，類書，《三都》、《兩京》一出而紙貴者，直是家置一編，當類書、郡志讀耳。近人謂《三都賦序》明言「稽之地圖」，「驗之方志」，笑隨園述於目睫。然隨園之語是詞不達意，若言是吳淑《事類賦》之先聲，故人爭願先睹，則得之矣。但亦只可以言《三都》，若《兩京》，則體大思精，不在比事也。

劉肇 漢和帝

論述

《罷收鹽鐵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罷收鹽鐵詔》：昭帝時舉四方賢良，即言願罷鹽鐵官，迨此時邊方寧謐，故毅然去之。

《求曹相國後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求曹相國後詔》：念舊酬勳，繼絕舉廢，詞意溫藹，詔旨中極有風致者。

《選舉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選舉詔》：漢選舉實成二千石刺史，故得人爲盛。

《舉賢良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舉賢良詔》：和帝求賢詔，綽有西漢風致。

《封班超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封班超詔》：漢立功西域，每求智勇之士，置爲都尉，當時最稱得人，亦由獎勵激賞之典重也。

《蝗災罪己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蝗災罪己詔》：遇災引咎，深自謙抑，得詔令之體。

《擇良吏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擇良吏詔》：周宣以雲漢爲憂，詩人美之。斯詔大意略同。

《留諸王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留諸王詔》：詔語雖簡，深得友愛之義。

《詔勿受遠國珍羞》《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八《閱史緒論・漢和帝詔勿受遠國珍羞》：人主撫有天下，玉食萬方，若窮極異味，何求而不得？第軫念下民供億之繁，誠有所不忍爾。如宋仁宗計蛤蜊之費，一下筋二十八千，吾不堪焉。又中夜偶思燒羊，復戒左右，勿令宣索，恐膳夫奉行，沿爲成例，徒糜有用之物以備不時之需，皆此意也。況養生之道，尤以節飲食爲要義。朕自御極以來，凡所供餚饌，皆尋常品味，未嘗羅列珍羞，侈以自奉，然於日用常餐，猶加意撙節，適可而止，頗得調攝之方。縱恣口腹者無益而有損，此人情所易忽，不可不愼。

傳記

《東觀漢記・穆宗孝和皇帝》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貴人，早薨。帝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章帝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即位。永元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時史官不覺，涿郡言之。單于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四年夏

六月，大將軍竇憲潛圖弒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皆下獄。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五年春正月，宗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人，恣得捕，不收其稅。六月，郡國大雨雹，大如雁子。六年秋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未還宮而澍雨。九年冬十月，改殯梁皇后于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十年夏五月，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十一年，帝召諸儒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丕善對事，罷朝，特賜履襪。十二年，象林蠻夷攻燔官寺。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塡谿水，壓殺百餘人。冬十一月癸酉夜，白氣長三丈，起國東北，指軍市。是月，西域蒙奇、疏勒二國歸義。十三年春正月上日，帝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元興元年夏五月，右扶風雍地裂。冬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悅。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 孝和皇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建初七年，立爲皇太子。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略】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二十七。立皇子隆爲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勑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論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略】贊曰：孝和沈烈，率由前則。王赫自中，賜命彊禦。抑沒祥符，登顯時德。殤世何早，平原弗克。

馬融

論述

綜論

顧容《春秋例》（《太平御覽》卷六一八） 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揚雄、劉歆，後有鄭衆、賈逵、班固，近即馬融、鄭玄。

《後漢書・趙岐傳》注引《三輔決錄注》 岐【略】與其友書曰：東漢「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襜其門也。」

又《馬融傳》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又《左周黃列傳論》 崔瑗、馬融以文章顯。

華嶠《謝秘書監表》 伏見詔書，以臣爲秘書監，加位常伯。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博通，三入東觀，非臣庸賤所敢擬跡。

摯虞《文章流別論》 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又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略】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

《文心雕龍・頌贊》 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

又《通變》　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

又《比興》　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雪。」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譬比辯者也。【略】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又《才略》　馬融鴻儒，思洽識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

又《程器》　略觀文士之疵，【略】馬融黨梁而黷貨。

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殛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

《顏氏家訓・文章》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略】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略】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

柳宗元《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

《崇文總目》卷一《詩類》　漢興詩分爲四，【略】《詩》三家並列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

《徂徠集》卷四《留守待制視學》三　開府雍容甚，輕裘博雅存。席間閒布帙，鈴下書無喧。首喜隆儒術，諸生接討論。馬融南郭學，齷齷豈堪言。

《雲溪居士集》卷二二《上侍從書》　自靈均以來，士之殫聰明、畢思慮，妙齡潛心，放乎皓首，以文爲事而不知倦者多矣。至於融結二氣，發爲英榮，混然天成，小大具體，意新語工，不蹈陳迹，自成一家之言，淳深溫雅之質內凝，而俊采雲興，逸響玉振者，千載之間，數人而已。在六國則有若景差、唐勒、宋玉，在西漢則有若賈傅、董相、司馬遷、相如、揚子雲，在東京則有若班叔皮、孟堅、馬融、張衡、蔡中郎。【略】然數君子者，或以賦頌鳴，或以歌詩顯，或騰芳於誥命，或絕塵於書檄，或敷揚條暢達於政理，或清婉詳實妙於紀傳。兼善衆制者，蓋未見矣。

《灌園集》卷七《經行論》　漢以來學經家衆矣，顧違行則猶多。【略】馬融驕奢，【略】是皆內不令於身，外不祥於世。清議之所投竄，而學者之人所爲共羞，而數君則爲之夫？豈經之所能救哉！

《經外雜抄》卷二　馬融徵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梁冀誣奏李固，馬融爲章草。吳祐謂融曰：「李公卽誅，公何面目見人乎？」愚按：融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後又忤梁冀，免官髡徙朔方，何其壯也。傳謂「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前施絳帳，後列女樂」，然則喪身失節，其基於此乎！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然則士至於貴滿而不可復賤，則凡可以全軀保祿者，無不爲也。范蔚宗論融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與愚意相近。

《續後漢書・列傳（虞翻）》　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略】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

《秋澗集》卷六六《二十四大儒贊・馬融（封扶風伯）》　扶風氣豪，博精羣集。賢如鄭賈，執經在席。暢我休風，彬彬文質。尚想絃歌，漢南之國。

又卷七三《跋馬融卧吹圖》　古人因技以達事者多。如點瑟暢風雩之樂，廣陵見魏室之微，正平以鼓撾反折曹瞞，野王之爭歌疑釋晉帝。是不圖爲樂之至斯也。若南郡之通樂律，度聲節，以畢五音，可謂能也已。然畏威刓方，裁成固罪，爲端士所鄙，雖雄吹逸響，穿裂雲石，又何足貴之哉？

《勿軒集》卷二《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學者辭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

竇憲作奏章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

宋濂《孔子廟堂議》（《文章辨體彙選》卷四二六）　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學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略】今也雜眞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

《方孝孺集》卷五《馬融》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食冀祿之爲高哉？苟謂事冀爲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以此得罪，死有餘榮，曲附奸回，以圖身利，而終蹈乎禍，豈不足爲患失者之戒乎？

《讀書續錄》卷九　漢馬融絳帳女樂，爲權奸作奏害忠良，得罪名教大矣。猶配饗孔子廟廡，謂宜黜罷之，可也。

《青谿漫稿》卷一一《祀典一》　扶風伯馬融，髡徙機士，糟粕陋儒。黨附梁冀，害忠良而不顧；自比毛遂，甘輕賤而不羞。既失於西第之作頌，何補於東觀之校書。高堂絳帳，沈酣女樂，逞豪門驕奢之風，破純儒莊士之矩。是以當時正直羞稱，而深見斥於趙岐也。

又　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

唐順之《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奏議》（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五二）　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肯爲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則聖明照鑒固有取於躬行妙悟之實而不徒以聞見講解爲功矣。

《簷氏性理小辨》卷五九　予生平最恨馬融，以陋劣鄙夫而著令名，俾後之聽者狗聲而遺其實，庸詎非名之盜也哉。方遜志氏曰：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蓋心在於利祿也。猶卒不免冀手，未幾被髡，徙朔方。二者靡一得，而徒取惡聲，豈不足以爲患失者之至戒也乎！其人若此，於忠何有？夫已自不忠，乃侈爲大言，竊比聖作而著經，可謂非法不道，小人之無忌憚者也。融念欲自掩其不忠，乃有是作，今據其書，語亦似經，詞文而旨不遠，獨以精一發端差爲近之，彼其能賈一時儒名，亦有以也。

《焦氏類林》卷三　馬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榕壇問業》卷七　漢家有兩人怕死，流爲貪著富貴。如馬融就聘於鄧騭，中郎應召於董公，兩人皆頗知學，但未嘗在仁字站足。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六《漢馬融集題詞》　漢世通儒，並推季長。盧涿郡鄭北海咸出其門。家世貴戚，居養豐澤，即坐高堂，施絳帳，著書授生徒以老，亦足以傳，何汲汲榮仕也？《廣成》一頌，雕鏤萬物，名雖諷諫鄧氏，意在炫才惑衆，寧知適逢彼怒乎？《東巡頌》質古簡言，似季長韜光之作，安帝見而奇之，召拜郎中，文之遇不遇，豈人意所及哉？西羌反叛，馬賢胡疇留兵不進，季長懷河上之憂，上書求効，又陳星孛參畢，戎狄將起，觀其撫時奮發，誠恥儒冠同腐草木。乃心懲鄧氏，恐怖梁冀，既頌將軍《西第》，又誣奏李太尉於死，代人匠斲，点染名賢，斯文墜地，百身莫贖矣。季長注《孝經》云：忠猶有闕。述仲尼之說而作《忠經》，其文常人耳。及讀本傳，並未云季長作《忠經》。然則《忠經》果馬氏之書歟？予不敢信也。范史譏融慮深垂堂，不及胥靡，予亦哀其儒者風流，自隕漢陽之節，重負南山摯季直矣。

《讀史亭文集》卷一六《史評上・馬融》　融爲冀從事中郎，爲冀章表，以定李固之獄。長史吳祐謂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彼時融無一言也。使一言爲李公解，則冀怒可釋，而固不死獄中矣。迨其後，融爲南郡太守，冀乃諷有司，奏融貪濁，以致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安知冀之殺融不因李固之死哉。

《午亭文編》卷三四《馬融》　馬融本外戚豪家，爲梁冀私人。李固之死，章草成於融手。朱祐謂融曰：「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壯哉，祐之言與！然使融畏名義，慚清流，寧肯黨附凶姦，排害正士，悍然冥行，以陷於惡，雖聞讜言，豈足動其愧悔之良心哉！以延篤、盧植之賢，不幸而爲

執經問業之高第弟子，亦斯文之阨會矣。卓哉趙岐！雖娶融兄女，常鄙融之爲人，不與相見，可謂入汙泥而不染其操者也。

《選材錄》卷三四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南郡以賄敗名，復失言於梁氏，豈非傳經之罪人乎！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馬融、黃瓊》　融以氣節自許，學術自高，卽當時亦號爲通經之儒也。其受梁冀之屬誣李固之奏，至陷以死地者，此羣匪之所不爲而融爲之，融其東漢之首惡也歟！其所爲氣誼學術者安在？若黃瓊素與固稱密交，亦坐視不救，深可歎矣。

分論

《長笛賦》　《文心雕龍・比興》：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略】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譬比辯者也。陳郁《藏一話腴》卷上：馬融不惟經學精深，詞藻暢妙，觀《長笛》一篇，深於音矣。《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三馬融《長笛賦》眉批：一序古甚。又：笙簫笛諸賦必先侈言竹所由生，俱以《七發》龍門之桐爲鼻祖。又：作者明知賦笛，但盛言笛竹所生之山，所經之水，所栖之禽，所應之風，所遊之人，原屬無謂而故爲奇崛其詞，艱澀其句，以取瑰異，觀其筆法，眞經百鍊而成，非尋常之可及也。又：字字矯揉而成，可謂奇矣。又：音節雄健，一笛發出如許議論。又：形容曲至。又：描寫曲終入神，自聽聲類形以下，文法四折，包舉始作，縱之以成數義，文心細如毛髮。又：俱以拗強勾搭成篇，雖入如許無干古人，亦不厭其粗，不厭其繁，更不覺放孽《洞簫》也。又：賢愚勇怯，與魚鱉禽獸並列，語句不倫，筆端無賴，文心縱橫，一至于斯。又：因反中和，遂推□如是奇論，讀之令人心快。又：生硬得妙，驚喜笑泣打成一團，更妙。又：如彼如此，字甚尋常，一入名手，祇覺奇創。又：丘仲何人，何辭之古奧，恰與此賦相當。又：似古謠。「君明所加孔後出」，淺俚得妙。又尾評：原摹擬王子淵《洞簫賦》而博奧古艷，光透紙背。季長爲人奇，文章更奇，讀之使人增益智慧，開發思議，振弱起衰，疏窒流滯，其功不淺，若徒以《笛賦》視之，則末矣。《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何其詞費。「昔庖犧作琴」至「其音如彼」，有此乃波瀾濶遠，不爲徒作。《歷朝賦格・上集》卷五馬融《長笛賦》評：傳稱季長善鼓琴，解吹笛，絲竹管絃必能得心應手，故其賦縱橫畸偉，曲盡變態。惜乎琴賦闕文，不先中散而傳。《賦話》一卷七《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容貌，有俊才。好吹笛，爲校書郎。順帝時遷南郡太守，與馬皇后親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鄭玄、盧植，皆其弟子。後拜議郎，卒。作《長笛賦》，序云：「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律，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獨卧鄙縣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覩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按：漢多以賦爲作頌，如《洞簫》及此是也。季長自言性好音樂，故集又有琴與圖棋、撾蒱等賦。）

《圍棊賦》　曹攄《圍棊賦序》：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游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藏一話腴》卷上：馬融不惟經學精深，詞藻暢妙，【略】其於奕秋尤爲不淺淺。《圍棊賦》云：「怯者無功，弱者先亡。」「離離馬目，連連鴈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攻寬擊虛，橫行亂陣。」「收死卒兮，無使相迎。」「守視不固，爲所唐突。深入貪地，殺士亡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事留變生，收拾欲疾」，皆高手語也。《丹鉛續錄》卷一〇《棊鵾》：馬融《圍棊賦》：「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棊鵾兮頗棄其裝。」鵾音義與岳同。棊心并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搖動也。今謂之勢子，而中心一子多不下。蓋古法與今少異。《文璞清娛》卷三馬融《圍碁賦》鶴叟尾評：握精扼要，如大將登壇，無慮不周，無謀不徹，號令嚴肅，部伍密整，直是借奕談兵。

《日食陳三務疏》　《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〇馬融《日食陳三務疏》尾評：漢之守臣卽爲邊將，時融推災變，在三分並州，鄰胡當愼擇守臣。篇中論長短之宜頗爲詳切，大概謂內地當重法制，邊郡當宜威武，各當其才可也。

《廣成頌》　皇甫謐《三都賦序》：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

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摯虞《文章流別論》（《太平御覽》卷五八八）：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神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爲名，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後已非古頌之意。【略】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文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文心雕龍・通變》：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又《頌讚》：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劉知幾《史通・載文》：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獎勸，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上林頌》　曹丕《典論》（《藝文類聚》卷一〇〇引）：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

《忠經》　《麟原前集》卷一〇《跋馬融忠經後》：右《忠經》十八章，東觀馬融所製，以配《孝經》者也。夫孝之與忠，人之大閑而百行之元也。違斯二者，何以靈萬物而立兩間哉？昔者孔聖以曾參盡孝，因言其道，遂爲經，而忠則未之及。然有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是則君親之分殊，故忠孝之名異，而義則一也。融始擬聖而作此，亦有益於名教。使人人得其說而遵之，施於有政，豈不大有可觀！余既得朱文公及吳文正公所刊定《孝經》鋟梓，今又得此文，雖未敢便列之經，然亦托工人以壽其傳。誠欲學者玩繹二書之旨，庶幾處而爲孝子，出而爲忠臣，則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不深有所助發云。《東里續集》卷一七《忠經》：《忠經》一冊，漢南郡太守馬融撰。其篇義篇數皆依倣《孝經》。鄭玄爲之註。蜀中有刻板，余得之德讓云。《百家類纂》卷九《忠經題解》：漢南郡太守馬融撰。按：融此書擬孔子《孝經》而作也。夫忠孝本之天性，原無二道，故曰孝者所以事君，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一孝立而百善從之矣。是書不爲贅乎？今錄之者，其人則非，其言則有可取，固不得因其人而廢之也。史議其「奢樂恣性，黨附成讒」，謂識不能匡欲。【略】其人若此，忠於何有，故君子貴聞道，徒言非所尚爾。《讀書叢殘》卷上《讀忠經》：馬融經學通儒，盧植、鄭玄皆嘗北面。其所作《忠經》，僭擬先聖《孝經》之旨，識者固已疑其不倫。既乃依附權貴，點染名賢，半生決裂，經術掃地，烏覩所謂善莫大於作忠者乎？文人無實，于斯爲甚矣。史氏追原本始，則特以識不能匡正爲言。固知嚴義利、分舜跖，非子輿之宜論矣。《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其文擬《孝經》爲十八章，經與註如出一手。考融所述作具載《後漢書》本傳，玄所訓釋載於《鄭志》目錄尤詳。《孝經註》依託於玄，劉知幾尚設十二驗以辨之，其文具載《唐會要》，烏有所謂《忠經註》哉？《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崇文總目》始列其名，其爲宋代僞書，殆無疑義。《玉海》引宋《兩朝志》載有海鵬《忠經》，然則此書本有撰人，原非贋造，後人詐題馬、鄭，掩其本名，轉使眞本變僞耳。王謨《增訂漢魏叢書・經翼・忠經跋》：馬融《忠經》一卷，自隋唐《志》及《文獻通考》皆不載。《玉海》始於《孝經》後附漢《忠經》，引《崇文書目》云：「儒家有馬融《忠經》，鄭玄注。融述《孝經》之意，作《忠經》，陳事君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立功，凡十八章。」《經義考》云：「此必僞托扶風馬氏者，《通志・藝文略》諸子家載有《忠經》，既云海鵬撰，下又云失其名氏，亦不言馬融作也。融既以爲梁冀草奏李固，爲直正所羞，而其所著書二十一篇皆行於世，則於此書眞贋可不深考；而遂欲與《孝經》及《朱子小學》並列於學官，則過矣。」《鄭堂讀書記》卷三六《忠經一卷（津逮祕書本）》：舊題漢馬融撰，鄭康成注。（融字季長，茂陵人，永初閒拜校書郎，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四庫全書存目》、《隋志》新、舊《唐志》俱不載，《崇文目》（小說類）《宋志》始載之。正文與注如出一手，如王肅僞撰《家語》及注者然。攷宋《兩朝志》載有海（鵬）《忠經》（見《玉海》引），然則卽（鵬）所撰，當屬仁宗、英宗時人也。此則刊本之作僞，非撰書者之僞矣。《經義考・擬經門》止載僞託本，而忘卻海氏眞本，蓋其疏也。其書擬《孝經》而作，亦分十八章，各章皆引《詩》《書》而十三、十八兩章不引，亦擬《孝經》體，惟不作問答之詞，尙未爲酷肖耳。然《孝經》中已兼言忠，務必別爲擬撰，豈非誤用其心思乎！惟《學津討原》依此本刊入《說郛》，《漢魏叢書》所收俱無注。《百三名家集》竟全載入季長集中，可發一笑。

傳記

《後漢書・鄭玄傳》（鄭玄）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又《王符傳》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

又《崔駰傳》（崔瑗）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

又《馬融傳》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略】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廄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卽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略】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幷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

又《盧植傳》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紀事

趙岐《三輔決錄》《太平御覽》卷六四一）馬融爲南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強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疋。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又坐失大將軍梁冀意，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拜議郎。

蔡邕《徙朔方報楊復書》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返。自甘罪戾，不敢慕此。

《漢雜事》《藝文類聚》卷三一）高彪謁馬融，辭疾不見。彪覆刺與書曰：「聞高風爲日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君華夏，猶握沐吐

凂，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高士傳》卷下《贊恂》 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顏、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奬。

《後漢書・吳祐傳》 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

又《趙岐傳》 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聟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李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徹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也。）

又《喬愼傳》 喬愼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愼。

《異苑》卷九 後漢鄭玄字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寢，夢一老父以刀開腹心，傾墨汁着內，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卽返，遂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筭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玄用免焉。一說：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常筭渾天下不合，問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免。」

《太平廣記》卷二〇三《馬融》 馬融歷二郡兩縣，政務無爲，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未嘗按論刑殺一人。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每氣出，蜻蜓相和（出商芸《小說》）。

《隋書・經籍志一》 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

又 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

又 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又 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又 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

又 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

又 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

《通典》卷四一《禮》 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略】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行於代，杜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後漢永平初，鄭衆、賈逵皆往受業。其後，馬融作《周官傳》，鄭玄爲注。

又五三《大學》 大唐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爲褒聖侯。二十一年，制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賈逵，總二十二人並爲先師。

又五五《祓禊》 說曰：禊與曲水，其義參差。【略】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之域。」卽曲水之象。

《通志》卷六三《孝經》 秦人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

子貞出之，凡十八章。【略】鄭衆、馬融並爲之注。

《獨異志》卷中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錦繡，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山堂肆考》卷一〇《赤脚踏冰》 東漢馬融夏夜直宿館中。是夕，蒸鬱如坐甑中。謂同舍曰：「安得披襟赤脚，踏陰山之層冰，以洗滌塵燠乎。」

《玉芝堂談薈》卷六《夢筆生花》 夢林花如錦，摘食之，見天下文詞，遂無不知曉者，馬融也。

又卷九《飲量之弘》 孔珪飲酒七八斗，又滿罷，馬融、傅玄、劉京、馮陵皆至石餘。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一》 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亡。

又《尚書》十一卷，馬融注。

又《梁毛詩》十卷，馬融注，亡。

又《周官禮》十二卷，馬融注。

又《喪服經傳》一卷，馬融注。

又 梁有馬融、鄭衆注《孝經》二卷，亡。

又《經籍志四》 後漢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周易》十卷，馬融章句。

又《古文尚書》十卷，馬融注。

又《周官》十二卷，馬融傳。

又《喪服紀》一卷，馬融注。

又《經籍志下》《馬融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一》《周易》，馬融章句十卷。

又《古文尚書》，馬融傳十卷。

又《周官》十二卷，馬融傳。

又《喪服紀》一卷，馬融注。

又《藝文志四》《馬融集》五卷。

姚際恆《古今僞書考·忠經》 託名馬融作，其僞無疑。張溥輯漢魏六朝文集，列於融集中，何也？

藝文

楊炯《登秘書省閣詩序》 若夫麒麟鳳凰之署，三臺四部之經，周王羣玉之山，漢帝蓬萊之室。觀星文而考南北，大象入於璣衡；披帝冊而質龍神，負圖出於河洛。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劉向沉研，揚雄寂寞之士，於茲翰墨，馬融該博，傅毅文章之才，此焉遊處。莫不出言斯善，有道則尊。

劉知幾《史通序》 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

杜甫《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虚無馬融笛，悵望龍驤墜。空餘老賓客，身上魄簪纓。

又《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

李端《酬前駕部員外郎苗發》 馬融方直校，閣簡復持鉛。素業高風繼，青春壯思全。

羊士諤《山閣聞笛》 臨風玉管吹參差，山塢春深日又遲。李白桃紅滿城郭，馬融閒卧望京師。

柳宗元《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 寵卽郎官舊，威從太守加。建旗翻鷁鳥，負弩繞文蛇。冊府榮八命，中闈盛六珈。肯隨胡質矯，方惡馬融奢。褒德符新換，懷仁道迸遮。俗嫌龍節晚，朝訝介圭賒。禹貢輪苞匭，周官賦秉秅。

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 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八人稱逈拔，兩郡濫相知。逸驥初翻步，韝鷹暫脱羈。遠途憂地窄，高視覺天卑。並入紅蘭署，偏親白玉規。近朱憐冉冉，伐木願偲偲。魚魯非難識，鉛黄自懶持。心輕馬融帳，謀奪子房帷。季發幽巖電，清澄溢岸陂。九霄排直上，萬里整前期。

李商隱《爲舉人獻韓郎中琮啓》 伏惟郎中與先輩賢弟，價重兩劉，譽高

二陸。比李膺則仙舟對棹，方馬融則絳帳以褰。若某者，雖陋若左思，瘦同沈約，無庾信之腰腹，乏崔琰之鬚眉。然至於感分識歸，銜誠議報，將酬楊寶，則就雀求環；欲答孔愉，則從龜覓印。推其異類，不後他人。

趙嘏《送李蘊赴鄭州因獻盧郎中》 僕射陂西想到時，滿川晴色見旌旗。馬融閒卧笛聲遠，王粲醉吟樓影移。幾日賦詩秋水寺，經年草詔白雲司。唯君此去人多羨，卻是恩深自不知。

崔遵度《後漢南郡太守馬融今封扶風伯贊》 季長博洽，爲世通儒。名立訓傳，善誘生徒。東觀文炳，南國化孚。躬圭之贈，明我弁服。

趙湘《憶別》 何處離筵酒欲空，夜涼橫玉自吹風。人當木落闖山外，秋在月明池館中。隔水不堪驚遠夢，入雲猶擬觸孤鴻。憑欄寂寂還多感，誰會無言憶馬融。

劉筠《小園秋夕》 枳落莎渠急夜蟲，翛然平子四愁中。栗林忽感雕陵鵲，雲表初過代嶺鴻。阮籍卧帷疎鑒月，馬融橫笛遠含風。郎潛吏隱前賢事，猶勝楊岐泣斷蓬。

胡宿《送李寺丞宰攸溪》 短李祠堂世閥餘，少年從學馬融居。樓中質問無疑義，帳後傳藏有默書。茂苑卻尋花氣歇，家山重上桂陰疏。弦歌莫嘆浮湘遠，纔是青雲舉足初。

宋祁《和成上人》 西山有尊者，秀出於稻麻。徧參居第一，諸佛素所嗟。錫聲來赤縣，被褐垂青霞。流出一切妙，普見大千沙。我法果無在，昧者茲有涯。是凡言是聖，歸正卽歸邪。妄懷萬緣息，舉意千里差。有客謝病免，清辭春月賒。靜眠金粟室，壓坐馬融紗。觀化晒罷勒，自呼嗤鎮鄒。瞻言世外友，相期心不遐。揮斤郢匠室，流水子期家。披雲示駛月，拂果去空花。師嘆未曾有，君對無以加。清襟互默遣，所得非齒牙。層陰朋盍阻，坐情丹霏斜。涵毫泚仙滴，抒藻揚晨葩。

文彥博《秋夜聞笛》 秋宵萬籟沉，羌笛似龍吟。向秀忽思舊，馬融方好音。細聲寒入牖，殘韻半和砧。莫奏梅花曲，旅人情更深。

劉敞《呈主人二首》一 世上年華似車轂，俗中形態若樊籠。解開絳帳陳紅粉，何必通儒獨馬融。

劉摯《馬融絳帳臺》 東京尚經術，人皆挾師才。惜乎章句間，門戶各異開。馬融號耆舊，太守南郡來。橫經坐絳帳，自處何崔嵬。帳前列徒弟，帳後歌絃陪。書生貧賤志，遽以聲色回。于今數百年，巋然但高臺。舊址半傾圮，欄檻生莓苔。溪光貯襟袂，南風薰樽罍。高簷日向暮，燕雀亦徘徊。

又《馬融絳帳臺》 漢守曾爲絳帳師，升堂高弟許摳衣。傳經無復當時事，只有沙禽自在飛。

蘇軾《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清潭百丈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款石閨。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脚踏飛梯。

又《馬融石室》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游。絳紗生不識，蒼石尚能留。豈害依梁冀，何須困李侯。吾詩愼勿刻，猿鶴爲君羞。

又《次韻答章傳道見贈》 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質謝鐫鏤。

蘇轍《次韻子瞻題仙遊潭中興寺》 潭邊沙水不成泥，潭上孤禽挂嶮啼。繚繞飛橋能試客，蒙茸翠蔓巧藏溪。雲爲絳帳馬融室，石作屏風玉女閨。仙果知君今未足，臨潭腳戰怕長梯。

又《仙遊潭五首・馬融石室》 扶風貴公子，早歲伴山家。吹笛墮秋葉，讀書隨曉鴉。業成心自叛，學苦我長嗟。石室非人住，窮山雪似沙。

范祖禹《笛竹》 鳳食實已美，龍吟聲更奇。惜無蔡邕識，那得馬融吹。

周邦彥《詈馬索》 曉窗明，庭外寒梅殘月，吳溪庾嶺，一枝偸把陽和洩。冰姿素豔，自然天賦，品格眞香殊常別。奈北人，不識南枝，喚作臘前杏先發。　奇絕，照溪臨水，素禽飛下，玉羽瓊芳鬪清潔。懊恨春來何晚，傷心鄰婦爭先折。多情立馬，待得黃昏，疎影斜斜微酸結。恨馬融，一聲羌笛起處，紛紛落如雪。

薛幾聖《定風波》 一樹寒梅傍小溪，夜來陡覺綻南枝。冷豔冰姿金蘂淺，堪羨，凝明因與雪霜欺。　折贈美人臨寶鑑，雲臉，鬢邊斜插最相宜。憑仗高樓頻祝付，說與，馬融羌管且停吹。

李膺《范蜀公挽詩》一〇 衆樂西南圃，從公數共游。清無馬融帳，榮預李膺舟。河漢德星隕，山川英氣收。孤生藥場意，索寞向新丘。

又《仕而優則學賦》 況已賓周行之貴，又期聞大道之優。經籍益耽，美成功之杜預；弦歌不輟，歎治邑之言游。以故雖吏事之猥，并用儒術以緣

飾。經義可決於訟獄，官府奉行以法則。馬融絳帳傳授，詎廢於牧民；董氏書帷講誦，奚聞於弛職？若乃大官大邑也，身何以庇？有社有民也，學何必爲？被其服而德不稱，尸厥位而事罔知。鄙無遠謀，動有面牆之誚；暗于成事，夫何製錦之宜。

葛勝仲《讀史八首・馬融》　爲梁草奏枉忠臣，李固貪緣遂殺身。南郡何須施絳帳，應無面目見時人。

鄒浩《東理堂》　主人生長綺紈中，標致分明儒者同。結構不因窮鼎俎，棲遲聊欲事磨礱。血漫霜劍悲王鳳，坐擁雲鬟笑馬融。銘府功勳久牢落，會須騰踏振家風。

程俱《秋夜寫懷呈常所往來諸公兼寄吳興江仲嘉八首》二　蓬藋沒三徑，藤蘡上瓜廬。時聞步屧聲，欵闥問何如。定坐無雜語，文章較精粗。馬融辭東觀，骯髒與世疎。顧此窮巷士，華顛空著書（屬王元規防）。

劉一止《吳彥和朝散挽詩二首》二　談經析理老逾工，家學諸郎得馬融。心遠自無流俗駕，語眞端有古人風。每容晚進壺觴共，尚許殘年杖履同。悽斷松杉封馬鬣，不堪持酒酹橋公。

李彌遜《次韻漳州鄧教授二首》一　絳帳初開識馬融，尊罍聊共落新宮。三千避席方懷古，四十無聞獨見公。尺璧未磨終可荐，兼金久煉要加功。男兒事業眞堪戲，莫把行藏問塞翁。

李正民《寄和叔》一　雙魚來自穀溪端，手把緘書子細看。授業馬融褰絳帳，懷歸王粲倚危欄。且憑黃耳傳消息，未辦青蚨濟急難。七十從心今已過，保茲遐福願加餐。

黃公度《次韻宋永兄春日放言寄秉彝（端）廣文兄》　君不見，邊孝先，才得午枕一覺眠，便遭弟子嘲便便。又不見，馬季長，橫經高堂坐絳帳，背後女樂盈妖妍。青春一去少者老，白髮不分愚與賢。試看刻苦要稱天下士，何如落魄且作地行仙。東風來習習，新月照娟娟。若逢花解語，須用酒爲年。

孫應時《詠史》一　絳帳何人拜馬融，已應羞面見兒童。早知自照頭顱醜，枉用文章殺李公。

方岳《代賀黃少卿》　伏審升華邃閣，臨鎮雄藩。無愧六一翁，方過廬而式干木；乃聞二三子，至守閾而留陽城。是行偉哉，有餘榮矣。獨念某聿親講部，遽遠師資。老聃出函谷關，悵莫瞻於紫氣；馬融上《廣成頌》，徒結戀於絳帷。無斁傾馳，等幾監在。

袁桷《周可竹移居疏》　借車載家具，已知生理之疎；騎馬傍人門，可怪言辭之拙。相期青眼，少慰白頭。可竹教授清比叢蘭，臞如野鶴。無殘盃冷炙之色，有簞食瓢飲之安。鼓琴授生徒，近馬季長之標致；隱居任漁釣，入方玄英之品題。幾經茅屋之秋風，厭聽小樓之春雨。烏鵲三匝，鷓鴣一枝。欲尋菟裘之謀，難課兔園之效。

許有壬《即席奉和偶然記得僭附于左》一　絳帳何須說馬融，每來席上坐春風。年高德邵誰能及，不獨當時詩酒同。（按：此爲太常可行所作。本集前詩題有云：「至正甲辰三月十一日昧爽，枕上信口成廿八字。盥洗畢，飲孫女福潤晬酒。太常可行弟至，同飲歡甚，以水玉金絲蘭牋求書，因試浙筆書以贈之。」）

陳旅《送左衛教授馬伯誠還湖州》　羽林亦有通經士，論說皆從漢殿儒。喜爲馬融施絳帳，誰從王式賦驪駒。舟移江上星沈樹，路入吳中雨滿湖。我亦南還當邂逅，苕溪酒熟膾長鱸。

張昱《送上虞馬訓導赴昌化縣學》　遠赴弓旌未濶迂，道行何憚路崎嶇。橫經不異郡博士，繼粟豈無卿大夫。空使飯盤堆苜蓿，已將齋帳染芙蕖。馬融家法風流在，女樂從今不用呼。

傅若金《送馬伯成書大典恩授學官待次歸》　蚤聞獻賦擬揚雄，晚說傳經出馬融。載筆舊登天祿閣，將書能到大明宮。苑花送酒歸時發，江樹迎舡去處通。會待詩書化干櫓，青燈重約故人同。

劉仁本《送馬易之主東湖書院事》　湖水東頭見學宮，教分黨術啓羣蒙。曾崇俎豆祠朱子，今喜師儒得馬融。蠹簡青燈聽夜雨，飯生絳帳坐春風。鄞邦自是衣冠藪，況復書文四海同。

吳海《題孫位畫馬融吹笛圖》　史稱季長美辭貌，好吹笛，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生徒千人，坐高堂，施絳帳，列女倡歌舞于前，器服多侈飾。後世傳寫之者，豈非謂儒者盛節足夸耀哉？吾觀張禹亦然。然禹之門乃有彭宣，融之門有盧植。彼二子之于其師，若在模範之外，豈獨隆性乎？是圖當畫東觀、南郡，非涼州、朔方時耳。若董子帷講誦，世乃不畫，將以其淡泊不足動人耳目乎？噫，師道立則善人多，漢始失之叔孫，故後來稱師若張、馬。使魯兩生之道行，人皆如董子，漢獨不可爲三代耶？東京文學未議

也已。

謝應芳《滿庭芳》 玉雪梨渦，錦雲桃扇，紫簫雙鳳和鳴。觥船初棹，烟繞博山青。最喜清和天氣，綠陰靜，梅雨新晴。高齋裡，馬融書帳，風捲絳紗輕。　華年纔幾許，培風健翮，曾試修程。偶歸來林下，閒聽松聲。笑道葵花似我，芳心在，向日長傾。黃河水，如今重看，朝暮還清。

葉顒《紙帳》 琴榻生虛白，吟帷異馬融。睡無紅霧入，醒有白雲封。月窟光千丈，塵寰路萬重。梅窓香影瘦，清夢聽松風。

董紀《懷高都官》 鳳鳥不鳴吾道微，擬逃名姓老岩扉。襄陽耆舊無多在，洛下衣冠已漸稀。久望東山安石起，未聞遼海管寧歸。馬融何必爲南郡，只合高堂坐絳幃。

又《送張通山赴楊氏西席》 通山父老思仇覽，絳帳諸生待馬融。要見閭閻他日效，盡知鄒魯舊時風。南船美味來蚶蛤，東閣重茵累豹狨。講道從容有餘暇，好題佳句寄征鴻。

李昱《答陶生羽漸寄詩》 青袍白髮歸田後，依舊山林隱者風。騏驥總宜肥苜蓿，鳳凰終亦老梧桐。要知維翰過裴嶷，未許康成別馬融。十幅蒲帆挂烟雨，江流元不限西東。

鄭眞《寄徐景顏三首》一 秋榜名聯進士科，輕舟同日泝淮河。舉頭天際雲雷迅，揮手人間歲月過。大府祇今辭滿牘，黌宮仍復聽升歌。馬融絳帳知何似，解榻還嫌禮數多。

楊士奇《輓顏子明》三 南浦江山一旦空，行吟誰復繼高蹤。薇垣柏府多知己。猶爲傳經經惜馬融。

金善（幼孜）《贈王所存復任會昌》 十年司訓滯山城，此日重遊歎老成。闕下偶留俱是客，天涯送別若爲情。馬融設帳青燈舊，劉向經傳白髮生。聖主崇儒恩獨厚，深期作育報昇平。

黃仲昭《挽三山陳叔熙先生》 青年挾策覲重瞳，一命榮沾敎泮宮。寧海已看端士習，定安還喜變夷風。清朝共擬升楊震，絳帳俄驚失馬融。紀行有銘垂不朽，知君瞑目九泉中。

又《挽林文恢教授》 蔗境優游味正濃，黃粱一夢蕙帷空。菊松三逕悲元亮，桃李諸生哭馬融。高塚麒麟秋草裏，穹碑贔屭夕陽中。賢郎無限思親淚，灑向西風恨不窮。

吳儼《壽秦汝厲父》 當門喬木碧千尋，一卷先天萬古心。設帳馬融無伎樂，傳經劉向在山林。堂前弧矢春生影，花底壺觴夕借陰。千里鳳雛來獻壽，居家何必積黃金。

朱誠泳《盩屋之南三十里有臺焉，相傳爲馬融讀書之所。予聞六籍窮鑿于漢儒，而女樂生徒之繆亦可資千古一笑，途次口占一律，聊以弔南郡太守云》 扶風家世漢通儒，不重椒房重道腴。盧鄭久從高弟列，嚴敦敢望後塵無。春圍絳帳人如玉，月滿荒臺樹有烏。況是臨江遺廟在，春風十里長蘼蕪。

顧璘《吳都臺東湖書屋八首》四 拂座松枝古，填門石壁青。聊垂馬融帳，獨坐子雲亭。問字諸方集，談經弟子聽。人傳南斗畔，光彩應文星。

邊貢《哭同年五清劉先生二首》二 公心元自我心同，我病眞還爲哭公。言笑忽看冥漠外，夢魂如在別離中。青藜夜慘歸劉向，絳帳春寒失馬融。西望錦城天萬里，峽猿江草恨無窮。

唐龍《成縣馬融絳帳臺》 太守傳經地，巉輿趁月行。栗亭秋雨歇，魚峽夜川明。竹外雙旌出，沙邊一吏迎。荒臺迷絳帳，失學媿諸生。

楊士雲《馬融》 高才博學號通儒，絳帳高堂坐授徒。李固獄成誰草奏，不知面目見人無。

蔣山卿《竹谷詩爲馬正甫作》 終南何所有，竹谷香回復秀嶺。高連西華西，洞壑遙通曲江曲。籠鐘篠簜千萬竿，拂霧參天森似玉。有時風雨或蕭蕭，入夏雪霜還肅肅。扶風儒生馬季長，灑落高情媚幽獨。忽然取適心神開，來向谷中成卜築。欞檻豈數辟疆園，虛靜應同子眞谷。藍田對長碧琅玕，紫閣平分翠色寒。彷彿清颺聞雜佩，逍遙素月窺檀欒。先生少小愛文詞，老大猶無三徑資。一行作吏廢此事，南山竹谷空相思。君不見，杜陵草堂埋草蕪，輞川竹里成邱墟。惟有詩辭在千古，至今歌詠成嗟吁。吁嗟我今竹谷歌，獨無佳句將奈何。

楊愼《泛水雜體》 臨遠水兮，極雲海之茫茫，齊桂楫以擊汰，望蘿筌以搖艎，扣榜歌以流喝，撫流景以徜徉。沿二島之赤岸，泝九曲之滄浪。詠吳趨兮渺閶闔，激楚奏兮懷瀟湘。三翼青翰，重英朱軌。倚通川之長薄，陶小春之遲晷。貫絢粲兮朗懸，波澹淡兮不起。語海童兮烟之滸，招漁人兮蘆之碕。睇翠微，趨綠水；攀紫蘭，折素芷；發清言，析玄理；陳古風，歌正始。忽白日之西匿，留情懽兮未已。指回塘以分背，視星漢之空明。何余心

之寥廓，感越鄉之羈情。聞馬融之長笛，聽謝傅之哀箏。翔寒蛩而寫怨，聆歸鴻而寄聲。且曰芳歲歇兮芳夜闌，旅遊倦兮旅懷殫。偕美人兮攜手，聊逍遙以盤桓。

薛蕙《雜詩》一　富貴使心惑，嗜欲致行妨。寡安損性靈，羨疚生膏肓。吾觀古來士，高躅互相望。首路或暫同，中道更蒼黃。班生嗣前烈，馬融遁遐方。藉梁奄爲累，附竇終自戕。通人識尚爾，咄咄可悲傷。小人難久要，君子貴其常。草木有貞心，歲晚盛芬芳。

皇甫汸《石崖讀書臺十韻爲林中丞作》　崖爲高人峻，林因勝地開。逕迷春窈窕，臺倚日崔巍。傲吏園堪詠，愚公谷謾猜。齋同一舫建，峯並九華迴。緗帙雲常覆，牙籤月故來。壁非匡氏隙，帳擬馬融裁。奇問玄亭字，書藏柱史才。仲舒帷不捲，孟博轡仍催。海內饒桃李，窗前任草萊。無勞重懷土，自有柏爲臺。

又《江上寄程祭酒》　絳帷何處馬融庭，建業城西淮柳青。名重兩都看作賦，教分六館羨談經。漫因玉樹思今雨，共說金門隱歲星。爲問芙蓉池上客，可知江畔有飄萍。

歸有光《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涼州，關西饑亂，因嘆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騭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王世貞《贈楊茂才・楊之父別駕君則先子嘗受業焉，楊又館於族孫進忠，其行也乞詩爲別》　談經而父業，門館盡時髦。未竟銜鱣瑞，依然見鳳毛。青箱千氏得，絳帳馬融高。欲悉通家意，臨岐有佩刀。

又《奉答于鱗四首》二　絳帳諸生侍馬融，憐余投筆乍臨戎。自來肝膽無離合，肯向衣冠數異同。灞灞西京還漢日，泱泱東海更齊風。男兒姓字羞文苑，矯首狂歌萬古空。

又《送沈司訓之仁和》一　西湖是處美人粧，天竺松風吹遶梁。便攜罷講諸生去，何必誇他馬季長。

丘雲霄《施龍會講學藍原，約登武夷不果，余復有南行道中寄此》　龍會經年別，魚書望日遲。月虛徐穉榻，風煖馬融帷。紫氣憐誰識，青山秖自宜。慢亭金鼎在，空負玉笻期。

劉宗周《志感（用韞輔體）》　絳帳傳經憶馬融，千秋大道孰爲東。夢回幾度嚴陵道，老去長咀澹味春。黃鵠餘歌哀動地，青雲逸翮倦摩空。平生事業看流水，徒抱遺編學鄭傭。

黃淳耀《夏日戲畫三扇因題三絕句》二　松下風吹酒不酣，鐘籠一曲正孤拈。馬融去後知音少，對月停杯只有三。（右畫對月吹笛旁置酒鎗。）

朱鶴齡《寄王玠右書》　嘗聞子建望停雲於遙浦，搔首如何；仰斤削於郢人，疏麻莫展。桃花浪暖，期爲洌上之遊；蘭徑風清，欲命機山之駕。披馬季長之絳帳，欣與談經；過鄭次卿之蟻陂，庶同折芰。

錢肅樂《詠史十三首（并序）》一　茂陵有長者，文學雄海隅。初辭鄧氏命，終上《廣成》模。後隊列歌舞，前堂授生徒。入座草詔書，刎喉惜據圖。榮華會有盡，名節委泥塗。一念不愼旃，萬古爲悲夫。

吳偉業《周五子俶讀書愛客白擲劇飲又善音律好方伎爲此詩以啁之》　大隱先生賦索居，比來詩酒復何如。馬融絳帳仍吹笛，劉向黃金止讀書。窮賴文章供飲博，興因賓客賣田廬。莫臨廣武頻長嘆，醉後疎狂病未除。

又《題鴛湖閨詠》三　絳雲樓閣敞空虛，女伴相依共索居。學士每傳青鳥使，蕭娘同步紫騮車。新詞折柳還應就，舊事焚魚總不如。記向馬融譚漢史，江南淪落老尚書。

毛奇齡《黃家亭子》四　翩翩江夏舊黃童，只向東隣事馬融。冰雪獨留絳帳下，山茶開盡滿園紅。（此首贈黃二公子翰也。）

又《別馬廣文作》　龍門百尺中天啓，廻視天孫碧雲裏。藻影翻成北海魚，桃花瀉作申江水。傳經自昔推馬融，果然絳帳來扶風。當年賦笛已擅絕，只今秉鐸猶稱雄。春風吹花遶書屋，長啓清樽倒醽醁。香飯晨炊苜蓿寒，菘羹夜汎芹絲綠。檐榴初發紅滿枝，歸舟欲渡千回思。龍門多少溯從意，半在鱣堂對酒時。

陳維崧《賀周棣園先生南還廣陵序》　某以不才，適逢斯會。昔年優渥，曾陪明月之樓；今日衰遲，已作秋風之扇。當先生蒙謗之日，正賤子履險之辰。王成漸老，愧賣卜以何能；甯武終愚，恨橐饘之無力。綠池不遠，望王儉以知歸；絳帳非遙，念馬融而思報。聊鳴欣慶，并序私恩。

趙士麟《詠史詩・馬融》　馬融素修飾，絳帷列管弦。門人日益衆，傳經依次前。乃爲梁冀使，草奏劾子堅。吳祐面詰之，唾罵何辭焉。以此作忠經，欲付一炬燃。

愛新覺羅・弘曆《題玉玲瓏館》　綠瓊繞砌戛玲瓏，眞玉應勞追琢工。光透一輪寧礙月，聲敲六律雅宜風。桃詩還爲思韓愈，笛賦何須詠馬融。靜對恰如參半偈，是無色色不空空。

又《題惲壽平山水花卉合冊・喬柯急澗》　喬柯嶰壑臨急澗，澗水鐘籠漱趾哀。設使不經裁作笛，即今誰識馬融才。

雜録

《華陽國志》卷一〇下《漢中士女・盛國好學研賾聖眞》　楊充字盛國，梓潼人也。少好學，求師遂業，受古學於扶風馬季長、呂叔公，南陽朱明叔，潁川白仲職，精究七經。

《高士傳》（陳耀文《天中記》卷二〇）　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

《世説新語・文學》　鄭玄在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元和郡縣志》卷二《關內道二・京兆府・盩厔縣》　馬融讀書臺在縣東北二十七里。

又卷七《河南道二・汝州・梁縣》　廣成澤在縣西四十里，後漢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人。元初二年，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請寢蒐狩之禮。于時馬融以文武之道並用，作《廣成賛》以諷。按此澤周迴一百里，隋煬帝大業元年置馬牧于此。

《元和姓纂》卷一〇《約》　《韓子》云：古賢人約績。馬融妾約氏。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河南道十九・齊州・臨濟縣》　馬融冢在縣南一里一百七十步，融爲郡太守，卒，葬于此。

又卷七三《劍南西道二・漢州・什邡縣》　馬融墓在縣西二十里，高三丈。漢順帝時，馬融爲南郡太守，死葬於此。有碑，字已磨滅。

《詩本義》卷五《候人》　媾，婚媾也。馬融謂重婚爲媾，不知其何據而云也。鄭於注《易》又以媾爲會。大抵婚媾古人多連言之，蓋會聚合好之義也。

《畏齋集》卷五《三一堂記》　咸平李侯希仁以「三一」名堂，蓋有取於漢馬季良《忠經》之言也。客有問於余曰：「經謂一其心爲忠者何？」曰：「一者，心純乎理而不雜不息之名。一其心斯忠矣。」曰：「謂一於其身，一於其家，一於其國，三一爲忠之始、中、終者何？」曰：「猶《大學》言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也。」曰：「謂身一，家一，國一者何？」曰：「猶言身修、家齊、國治也。」曰：「謂百祿至，六情和，萬人理者何？」曰：「此言三一之效。身一而意誠、心正、身修，則動罔不吉，而百祿至；家一而孝弟慈，則三者親而六情和；國一而興仁、興讓，則萬人理也。」曰：「三一之有合於《大學》者然矣，忠之所爲一而能一其三者何？」曰：「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則忠卽一，而貫卽恕也。夫既事事物物皆此一之貫，雖謂之萬一可也。經言三一者，亦特舉其切近而大者言之耳。」

《水東日記》卷三　山陰花溪蔣貴達老先生顯，司訓崑庠，質實敢言。一日，郡守況侯鍾行部，侯嚴不可近。先生遽進，告曰：「頃見郡中新刻《忠經》，大非是。馬融何如人？其言何可經也？」衆爲之驚慄。侯待之殊從容，徐曰：「偶見此本，改則未敢耳。」先生極知愛予，鄉試就考者衆，予以學未至，不欲預考。先生強之再三，且擁予入察院門。是年，果止予一人在選中。

《清賞錄》卷二　馬融與竇伯尚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于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孟浩然詩云：「却喜家書寄八行」，正用其説。

《關中勝蹟圖志》卷八《古蹟》　馬融墓，《興平縣志》在縣西南三十里。按：馬融嘗居扶風茂陵，卒葬於此，故有墓。俗名爲馬蓮冢。《後漢書・馬融傳》：融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遺令薄葬。

又卷一八《古蹟（郊邑）》絳帳村，《一統志》在扶風縣東南二十五里。相傳馬融授徒處。

《大清一統志》卷一八四《鳳翔府二・祠廟》馬季長祠，在扶風縣東南絳帳村，祀漢馬融，今廢。

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二《書院二・南康府》扶風書院在建昌縣，相傳漢馬季長講授處，有祀田五十畝，後廢爲僧寺。

趙棻《濾月軒文續集・後漢列女頌・袁隗妻》馬季長女，實袁隗妻。賦性才辯，善爲說辭。家門貴盛，有名當時。申情作賦，厥妹名芝。

籍順

《隋書・經籍志四》後漢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注：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又有郎中《籍順集》二卷，錄二卷，【略】亡。

鄭樵《通志・藝文略》郎中《籍順集》一卷。

《四庫全書考證》卷三三《通志卷六九》「文類・後漢」，郎中《籍順集》一卷。按：「籍」《唐志》作「蘇」。

崔瑗

論述

綜論

《後漢書・崔駰傳》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勢》、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

又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駰、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隣郡，奉贊以結好。由此知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晁錯之徒，不能過也。

又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建新耻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二《哀辭》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禎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

《文心雕龍・頌讚》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范《駉》、《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

又《誄碑》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濶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踈，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搆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

又《哀弔》賦憲之論：「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

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

又《才略》 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

《文章緣起》「七發漢枚乘作」 按：七者，文章之一體也。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詞《七諫》之流也。蓋自枚乘而撰《七發》，而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崔瑗《七蘇》、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桓麟《七說》、左思《七諷》，相繼有作。

又「圖漢河間相張衡作玄圖」 補註：揚雄《太玄》十一篇，首衡錯測攡瑩數文挩圖告。《漢書・藝文志》：《兵形勢圖》十八卷、《陰陽圖》十卷、《技巧》三卷。《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

顏眞卿《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韋公陟覩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共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捲軸。夫草稿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于吳郡張旭。長史雖恣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眞正。某早歲嘗接游居，屢蒙激勸，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蘭亭考》卷四《傳授》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授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衛夫人傳王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外生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授歐陽詢，歐陽授陸柬之，柬之授姪彥遠，彥遠授張旭，旭授李陽冰，陽冰授徐浩、顏眞卿、鄔彤、韋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池北偶談》卷一六《草賢》 崔瑗善章草，王隱謂之草賢，此在草聖之前，而人罕知之。

分論

《七厲》 《文心雕龍・雜文》：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略】崔瑗《七厲》，植義純正。

《七官箴》 《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〇尾評：子玉《七箴》，奧雅深茂，比之亭伯，雖似微減，然有典有則之作也。

《杌銘》 摯虞《文章流別論》：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略】後世以來之銘器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杌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

傳記

《後漢書・崔駰傳（附崔瑗傳）》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曆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爲《禮》，瑗間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度遼將軍鄧遵所辟。

又 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蕪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幷辜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禪猶豫未敢從。

又　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

又　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勢》、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

《說郛》卷八七下《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漢濟北相《崔瑗集》六卷（梁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崔瑗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一》　《崔瑗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崔瑗集》五卷。

《通志・藝文略第七》　濟北相《崔瑗集》六卷。

藝文

杜甫《橘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官屬果稱是，聲華眞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遺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熒。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

謝邁《王坦夫靜寄齋》　狙猴在深山，騰踔不少停。大龜藏神屋，縮首都無營。冥觀靜躁異，洞見萬物情。吾聞子王子，總角遊帝城。歸來髻猶綠，閉關慕淵明。曲肱北窗下，風聲肅泠泠。夢覺忽驚起，猶疑車轂鳴。齋居屏萬慮，乃以靜寄名。是中得其趣，君門可長扃。倘知定能應，子冠定能纓。鏡以靜故明，水以靜故平。茲言置座右，可配崔瑗銘。

元好問《醉後》　蚤歲披書手不停，中年所得是忘形。天公不禁人間酒，崔瑗虛留座右銘。身後山丘幾春草，醉來日月兩秋螢。柴門老雨青苔滿，一醉狂歌且自聽。

宗泐《次韻贈太平縣姚主簿》　龍虎新開國，鴛鸞盡列廷。辟書從帥閫，得縣次郎星。材儗王珣筆，文超崔瑗銘。暫時栖枳棘，從此奮青冥。舊說酬三語，猶聞究一經。陋邦霑美化，疲俗尚輕刑。秋水清虛郭，春山紫翠屏。冥懷勞簿籍，散步出郊坰。薄暮投禪屋，將詩自憲庭。來窺麋鹿性，喜識鳳凰翎。破榻霜苔冷，孤燈夜雨青。吾生同槁木，身世即浮萍。老去思歸澥，年來厭在涇。逢君俱越客，矯首望東溟。

程敏政《送西隣毛貢士世傑知汲縣》　東社西隣歲幾臾，恩銜初得令君名。禁中曉日辭天仗，客棹薰風記水程。石表忠魂留孔篆，山環遺堞撫殷城。定多治迹如崔瑗，看取邦人續政聲。

祝允明《贈崔鴻臚（深）》　才分震澤清，山玉映人明。濟北想崔瑗，九江慚祝生。籠鶩道士喜，辨鮓座人驚。相對華風外，無因共好兄。

李夢陽《春日寄題崔學士後渠書屋七首》六　賦筆多崔瑗，朋車媿呂安。碧渠何日到，雲樹一春看。南果枇杷活，西郊苜蓿寬。覓君終繫馬，觿棹是何灘。

馮惟訥《崔瑗歌》　《崔氏家傳》曰：崔瑗爲汲令，開溝造稻田，潟鹵之

地，更爲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漑灌，決渠作甘雨。

雜録

《文通》卷一五「勢」　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勢，商略筆勢，形容字體者也。

又卷一八「墓誌銘」　漢崔瑗作《張衡墓誌銘》。

《東觀漢記》卷一六《崔瑗》　崔瑗（案：瑗，駰子。範書本傳：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修殽饍，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後漢書補逸》卷一五《崔瑗》　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幷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蚩也。」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太平寰宇記》卷七〇《人物》　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作《座右銘》，入《文選》。

竇章

論述

林同《孝詩・竇章》　蓬戶蔬食，躬勤孝養，講誦不輟。時稱東觀爲蓬萊山，鄧康薦章爲校書郎。蔬食可堪貧，勤哉孝養親。蓬萊知不遠，應是著斯人。

傳記

《後漢書・竇融傳（附竇章傳）》　（竇）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擢章爲羽林郎將，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搆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竇章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竇章集》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大鴻臚竇章集》二卷。

《玉海》卷五五《藝文》《竇章集》二卷。

雜録

《廣博物志》卷二〇《人倫三》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遁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騖，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

疾釋愁。」

趙曄

論述

《隋書・經籍志二》 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當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能《越絕》相承，以爲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爲《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晉書・楊方傳》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鈐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蔽，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幷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 又按：《禹本記》、《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詳其恢怪不經，疑夫子刪《詩》、《書》以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若《古周書》、《吳越春秋》、《越絕書》諸緯書之流是矣。

《東坡志林》卷五《論子胥種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於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財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而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於此，吾以是累嘆而深悲焉。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之言。

徐天祜《吳越春秋序》(《吳都文粹續集》卷一)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強，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望於天下，故記可缺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唐志》作

「煩」)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隋志》缺「傳」字)。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閭時夷亭事，及《水經注》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注，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燎若蓍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己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伯，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實哉！曄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勵學校，搜遺文，修墜典，乃輟義田，廉羨財，重刻於學。不鄙謏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石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厥既判正疑訛，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幷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於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祜受之序。

錢福《重刊吳越春秋序》(《吳都文粹續集》卷一一)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掌記時事，若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乃作於東漢趙曄，後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者爲之。元徐天祜謂其去古未遠，又越人宜知越之故，視他書所記二國事爲詳，得之矣。天祜之所考註亦精當，第謂其不類漢文者，其字句間或似小說家。觀《儒林傳》，稱其所著復有所謂《詩細》者，蔡邕讀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今《論衡》故在也，鄙俚怪誕者不少，則東漢末亦自有此文氣矣。謂其非全書，則吳越顛末亦備矣。隋唐《經籍志》多二卷，意者西施之至吳，范蠡之去越矣。若附會於讖緯夢卜之說，則固當時所尚，而左氏傳《春秋》亦多述焉，不可盡謂其無據也。其大旨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自科舉帖括之學興，而古書散佚無留意者，雖好古博雅之士，歷代傳志所載，亦或不能舉其顛末，故有志於集古者，皆在所取也。去年秋，監察御史寧鄉袁公大倫奉命來按吳，體正而蠹剔，威加而惠流，乃本古觀風之法，訪吳之故於吳邑侯任邱鄺廷瑞。侯素稱稽古尚文，歷舉郡乘所載者以對，公問其所本始，侯辭焉。公乃手出是編授之。侯讀之曰：「命之矣！古者使於其國，仕於其邦，不能舉其地之故，君子恥焉。吾乃今知吳山川城郭之所名也，吾乃今知封疆因革之所始也，吾乃今知民情土俗之所由也。吾不忍自私，當重梓以行於吳人，俾無忘本。」乃屬郡吏馮弋等錄而刻之。既成，走書屬予序。蓋侯第進士時，以予爲知己，而袁公亦吾榜進士之傑也。嗚呼！孟軻氏稱：「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觀二國之興而僨，僨而興，斯昭昭矣。驕畏之殊，興亡所係，忠讒之判，禍福攸分，可畏哉！予竊怪夫大言無術，自暇以怠人者曰：「大數已定，無庸人力。」又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英雄駕馭之言，非臣子思患預防之策也。禹、益儆惕于三苗之師，成、康不忘乎戎兵之詰，其見遠矣。是書所載，若胥之忠，蠡之智，種之謀，包胥之論戰，孫武之論兵，越女之論劍，陳音之論弩，勾踐之畏天自苦，臣吳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大夫之自效，世亦胡可少哉？所載孔子、子貢事不可據，要其謀，亦在當時遊說之至高者也。相傳《越絕書》爲子貢撰，抑亦有所本云。噫！書稱軾怒毒尚足以激士，而況讀其書論其世，能不少動於衷者，其亦非夫也夫。至於司職方掌外史，地里所在，必有所因而名，附會以成其說者，多不可辨驗。然與其信乎今，不若傳諸古；與其徵諸遠，不若考乎近。是又今日鄺侯崇信此書之意，而袁公博古之功，不可誣也。因附予所欲言爲序。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夏五月朔旦，賜進士及第翰林國史修撰儒林郎華亭錢福與謙序。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　《吳越春秋》蓋因《越絕》而作，然去《越絕》遠甚，而議又多誣。王子年《拾遺記》亦多誣誕，而論則卒軌之于正，其名書記也，而書之體則子矣。余于諸小史最愛惟《西京雜記》，以其載事奇而實也。次爲應劭《風俗通》常璩《華陽國志》，如《晉乘》、《楚檮杌》，殆後世好事者緣古有是名，採拉兩國故實而成。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二《九流緒論中》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曄會稽山陰人。范史云：曄少爲縣吏，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古人於學其精勤一至於此，而世鮮知者，故具載之。曄所著又有《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

咸誦習焉。今人但知《論衡》爲中郎所賞，絕不聞所謂《詩細》等。按：《曹娥碑》亦蔡至會稽賞識，世遂盛傳。此正其同時事，信有幸不幸也。中郎虛懷樂善，自非後世忌忮者所及。然《論衡》秘之，而《詩細》傳於學者，蓋趙主說經故也。《歷神淵》似亦倣緯候爲名，其所言不可考矣。

《稗史彙編》卷一一二《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之「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流，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牧之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卽浮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名媛詩歸》卷一《吳越春秋》勾踐夫人《烏鵲歌》尾評 兩詩只平平叙訴，而黯淡悲凄之況，宛然在目，語直而情婉，由其氣之厚也。兩詩有興賦之異。

又《采葛歌》尾評 質而婉。譚友夏云：越王薪膽之忱，下通婦女，涕泣歌舞盡於一歌，欲不滅吳，得乎？三代以後不能使民至此。

《讀書考定》卷一四《吳越春秋》 蘇州近刻趙曄《吳越春秋》，乃元進士徐天祐所注本也。是書大較摭《左氏內外傳》、《國語》、《越絕書》諸家所見吳越事，附會而成之。首尾衡決多矣，如載夫差之立，子胥諫闔閭曰：「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之子。」闔閭太子波病死，父死子立，夫差於闔閭則孫也。至夫差賜子胥劍事，子胥怨呼曰：「吾始爲汝父立吳破楚，今汝不用吾言」，則又以夫差爲闔閭之子。子貢聘之越，謂越王曰：「子胥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是時子胥死矣。子貢復命於吳，去之晉而返魯，吳然後伐齊，子胥之諫載在伐齊之日，其死在勝齊後。子貢使吳越時，子胥實未死。豈非其收之者雜，故莫覺其舛歟？聊書於此以補徐注之缺。

《管城碩記》卷二八 楊氏（愼）曰：《吳越春秋》，《後漢書》趙煜撰，《晉書》楊方撰，今世所傳者，煜耶？方耶？按：《唐藝文志》趙煜《吳越春秋》十二卷，楊方《吳越春秋削煩》五卷，《吳越記》六卷，皇甫遵《吳越春秋傳》十卷。此數書自別，何得混之？

徐樹丕《識小錄·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曄會稽山陰人，少爲縣吏，耻于廝役，遂去，到犍爲詣杜撫受《韓詩》，因著是書，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還。世無知者。蔡邕至會稽，復還京師，盛稱其人，始知此書爲曄著。使邕不至會稽，必有以爲吳越時人撰者。會稽又有周長生作《洞曆》，上至黃帝，下至漢，甚該博，與太史公相似，今世亦絕不知，信乎著書之有幸不幸也。

章學誠《丙辰劄記》 趙長君少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恥於廝役，則是今吏胥之類也。然云棄車馬去，則亦不微賤矣。趙恥爲小吏，而赴資中詣杜撫受《韓詩》，可爲篤學者矣。乃二十年絕問不還，至家爲發喪制服，無乃過乎？

又 《後漢書·趙長君傳》：長君吾山陰人。著《吳越春秋》、《詩細曆神淵》。今惟《吳越春秋》尚存。《傳》稱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由是傳於北方。按趙君本受《韓詩》，其所爲《詩細》，乃與《論衡》較優，則必多清辨，如匡鼎「解頤」之類。六朝清言，實自兩漢開之。

《午風堂叢談》卷一 尤煐《西施辨》謂范蠡載西施事，不見正史，特見之杜牧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遂鴟夷」之句。及覽《墨子》則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遂云吳亡後，西施亦沈於水，使隨鴟夷，下報子胥之忠。其說殊謬。吳亡，范蠡載西施而去，韜晦隱遯。自沈其美，豈必沈於水始謂之沈乎？越以西施滅吳矣，又何爲沈西施以報子胥乎？《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自號鴟夷子皮，吾鄉近太湖，有仙女墩，舊傳范蠡載西施泊此，故名。吳人詈之，又名罵蠡墩。是其明證。

《雙橋隨筆》卷一二 《左傳》、《國語》、《吳越春秋》、《越絕書》、《史記》諸書，所載吳越兩國君臣情事，皆若寫生。而《國語》中夫差劫盟，文種倡謀伐吳數段，古澡非常，讀之令人驚心動魄，尤爲諸作之冠。古人文字刻畫，有若百鍊千鎚，握槧家對之，如覩三代鼎彝，六朝金粉，一時無色。

《史弋》卷上「夫差」 吳夫差之亡國也，豈在於赦越哉？在忘構李之譬耳。當報越之時，一出入不敢忘，不啻勾踐之卧薪嘗膽矣。及赦越後，未幾而身死國滅，何哉？蓋處艱危之際，不期畏而畏。處盈滿之會，不期驕而

驕。驕則並其初心而忘之爾。

又「伍子胥」　伍子胥之忠於吳也，而卒爲伯嚭讒死，所謂天道，非耶？方吳之破楚，乃登平王墓以僇其屍，倒行逆施，其亦甚矣，悲夫！平王之殺爾父兄也，王僚獨何辜乎？己欲報仇，乃假手於專諸以逞其毒，而致吳之君不得其死。賜之鴟夷而浮之江，豈非天哉？

《重論文齋筆錄》卷二　《吳越春秋》：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大越云者，如《爾雅》「西至日所入爲大蒙」之類，蓋當時國號如此，非僭而稱大也。竊謂《春秋》「於越」，「於」字亦當作「于」，「于」，大也（見《方言》）。《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正作「于越」。楊倞注「于越」猶言「於越」，今本《荀子》「于」字多誤作「干」，而古義廢矣。

傳記

《後漢書・趙曄傳》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曆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學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

《舊唐書・經籍志二》　《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趙曄《吳越春秋》十二卷。

《宋史・藝文志二》　趙曄《吳越春秋》十卷。

又　趙曄《吳越春秋》十卷。

《通志・藝文略三》　《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

《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二》　《吳越春秋》十二卷。鼂氏曰：後漢趙曄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崇文總目》卷三　《吳越春秋》十卷。《吳越春秋傳》十卷。唐皇甫遵注。初趙曄爲《吳越春秋》十卷，其後有楊方者以曄所撰爲煩，又刊削之爲五卷，遵乃合二家之書，考定而注之。

《郡齋讀書志》卷二上　《吳越春秋》十二卷。右後漢趙曄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尤袤《遂初堂書目》　《吳越春秋》。

《玉海》卷四一《吳越春秋・越絕書》　《後漢・趙曄傳》：著《吳越春秋》、《詩細曆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晉書》楊方補高梁（涼）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行於世。《隋志・雜史類》：《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楊方撰。（《唐志》云「削煩」。）《吳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撰。（《唐志》云《吳越春秋傳》。）《吳越記》六卷，《越絕》，相承以爲子貢所作。（《本志》：《越絕記》十六卷，子貢撰。《唐志》同。《中興書目》十五卷，十九篇。《周禮疏》引《越傳》，《後漢書注》引《越絕》。）趙曄又爲《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中興書目》：《吳越春秋》十卷，內吳外越，以紀其事。吳起太伯止闔閭，越起無餘止勾踐。《崇文目》：《越絕書》有內紀八，外傳十七，文題舛缺，纔二十篇。《書目》或云子貢、子胥。然載春申君及紀年至建武二十八年，疑後人續成。今存十九篇十五卷。第一卷荆平王內傳，二外傳記吳地，三吳內傳，四計倪內經，五請糴內傳，六外傳策考，七外傳記范伯、內傳陳成恆，八外傳記地傳，九外傳計倪，十外傳記吳王占夢，十一外傳記寶劒，十二內經九術，外傳記軍氣，十三外傳枕中，十四外傳春申君、德序外傳，十五篇《叙外傳》。第一卷有越絕外傳本事一篇。此其爲十六卷歟？

《經義考》卷二七五　趙氏曄《吳越春秋》。《隋志》十二卷，存。《中興書目》：《吳越春秋》十卷。內吳外越，以紀其事。吳起太伯止闔閭，越起無餘止句踐。晁公武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句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王應麟曰：《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徐天祜曰：曄去古未遠，又山陰人，故

其綜述視他書所記二國事爲詳。然不類漢文。錢福曰：《吳越春秋》作於東漢趙曄，後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者爲之。其大旨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所載孔子、子貢事不可據，而其謀則在當時游說之至高者也。若胥之忠，蠡之智，種之謀，包胥之論策，孫武之論兵，越女之論劍，陳音之論弩，句踐臣吳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大夫之自效，世亦何可少哉！

《四庫全書提要・吳越春秋》 臣等謹案：《吳越春秋》六卷，漢趙煜撰。煜山陰人，見《後漢書・儒林傳》。是書考《隋書》及《唐書・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篇，殆非全書。又有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煜書行於世。《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他如《文選》註引季札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閭時夷亭事，及《水經注》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煜本咸無其文云云，考證頗爲詳悉。然不著名姓，諸本往往佚之。其註舊亦無撰人，但註中時有徐天祜字，惟此本爲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刊，後有題識云「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祜臣音註」，知出於天祜無疑。惟其後又列紹興路儒學學錄留聖、學正陳昺伯、教授梁相、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四人名，不知究出誰手耳。煜所述多曼衍，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時加於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有螣蛇青龍之語；文種占陰晝六陽晝三，有玄武、天空、天關、天梁、天一、神光諸神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其多所附會。可知天祜註，於事跡異同多有駁正。然如季孫使越，子期私與吳爲市之類，猶未詳辨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鄭堂讀書記》卷二六「史部十二・載記類」 《吳越春秋》六卷（漢魏叢書本），漢趙煜撰。（煜字長君，山陰人。）《四庫全書》著錄作十卷，《崇文目》、《宋志》俱同。《隋志》、《新舊唐志》、《讀書志》、《通攷》俱作十二卷。是本及祕書二十一種本俱作六卷。蓋併二卷爲一至作十卷，則以一篇爲一卷也。吳起太伯迄夫差凡五篇，越起無餘迄句踐亦五篇，內吳外越，本末咸備。然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內外傳》、《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所載孔子、子貢事尤多不可據，而其謀則在當時游說之至高者也。長君去古未遠，又山陰人，故其大旨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是本與祕書二十一種本所列音注，俱不著其名氏，攷之《提要》所載元大德本，知爲元徐天祜音注，（天祜字受之，紹興人，任國子監書庫官。）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其考證異同頗多糾正，亦讀是書之一助云。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八「明版史部」 《吳越春秋》，漢趙曄著，元徐天祜音註，十卷。前天祜序。趙曄字長君，山陰人。嘗從杜撫受《韓詩》，所著有《詩細曆神淵》并此書，見《後漢書》。徐天祜字受之，越州人，見凌迪知《萬姓統譜》。天祜序稱：此書越嘗鋟梓，歲久不存，汴梁劉侯治越重刻於學。侯名世昌，世大其字云云。卷十後刊大德十年丙午三月音注，越六月書成刻版，十二月畢工。又刊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祜音注，并列紹興路學官及提調一函四冊。學校官銜名，考《宋史・職官志》，淳化後改國子監，印書錢物所爲國子監書庫官，而《元史・百官志》無國子書庫之名。又考《萬姓統譜》，稱天祜登進士第，德祐二年，以文林郎國庫書監召不赴云云。按德祐爲宋瀛國公年號，則知天祜本宋末人，入元不仕，其結銜蓋於刻《音注》時追叙宋官耳。此本目錄後有「萬曆丙戌之秋，武林馮念祖重梓於卧龍山房木」記。考卧龍爲越郡山名，則又因元版而翻刻於越中者。其撫印極精，固翻版最佳之本也。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吳越春秋》 右漢魏叢書中《吳越春秋》六卷。先子從元刻補鈔目錄十卷，并徐天祜序及天祜補注九條，後有大德十年校刊姓氏，題後云《吳越春秋》十卷本，元徐天祜音注。刻漢魏叢書者削去天祜之名，又併其卷爲六，盡失本來面目。明人刻書往往如此，可歎也。茲從元刻《吳越春秋》補鈔序目，附釘於前，而大德年中校刊諸人姓名官閥亦附錄于後，庶使觀者知舊本之可貴云。乾隆丙午夏吳某記。

《吳越春秋十卷（校宋本）》 後漢趙曄撰。此明刊本，顧澗蘋氏以影鈔宋本校過。第一卷「頗高子勾畢」，宋本作「勾卑」，與《史記》、《吳世家》合。第九卷越女劍事，「女即捷末」下，宋本多「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女應，即入之。三入，處女因舉杖擊之」廿三字，與《文選》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所引合。元、明刻本皆遺之。宋本，嘉定中新安汪綱所刻，有跋，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卷首有「顧澗蘋手校」朱記。

又《吳越春秋十卷（元刊本）》 此本卷末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注，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二行。又有「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

祐音注」一行。前有天祐序。明弘治間鄺璠所刻即依此本。

《嘉業堂藏書志》卷二《吳越春秋十卷（明刻本）》　後漢趙曄撰，元徐天祐注。曄字長君，山陰人，見《後漢書・儒林傳》。天祐字受之，亦越州人，生于宋，登進士第，以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召。入元不仕，故此書結叙，猶追叙宋官。首有受之序，末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注，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注，紹興路儒學學錄留堅、紹興路儒學學正陳舜伯、紹興路儒學教授梁相、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銜名。是書隋唐《經籍志》俾作十二卷，後佚二卷，世無傳者，均十卷本。《漢魏叢書》復併爲六卷，殊失其初。宋越州曾刊之，久而不存，乃以大德本爲最古之本。此明翻大德本，觀其字體，約嘉、萬間刻也。有莫氏三代藏印。

又《吳越春秋十卷（明萬曆刻本）》　漢趙曄撰。曄字長君，山陰人，見《後漢書・儒林傳》。隋唐《經籍志》皆作十二卷，今佚二卷，《漢魏叢書》併爲六卷，殊失其初。首有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後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注，越六月書成刊版，十二月畢工，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注」銜名五行。受之宋末人，入元不仕，此乃追叙宋官耳，故稱「前」。此明萬曆刊本，元銜存之，目錄後有「萬曆丙戌之秋武林馮念祖重梓于卧龍山房」牌子。有「四明范光華家藏印」朱文方印，「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白文方印。（繆稿）

藝文

李白《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一作贈孟浩然）》　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青白露下，始覺秋風還。遊子托主人，仰觀眉睫間。目色送飛鴻，邈然不可攀。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聞有眞義女，振窮溧水灣。清光了在眼，白日如披顏。高墳五六墩，崒兀棲猛虎。遺跡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運開展宿懷，入楚鞭平王。凜冽天地間，聞名若懷霜。壯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

王維《西施詠》　豔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妃。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沙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隣家子，教顰安可希。

賈休《讀吳越春秋》　猶來吳越盡須慙，背德違盟又信讒。宰嚭一言終殺伍，大夫七事秖須三。功成獻壽歌飄雪，誰愛扁舟水似藍。今日雄圖又何在，野花香逕鳥喃喃。

胡曾《咏史詩一百首・五湖》　東上高山望五湖，雪濤煙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後，更有功臣繼踵無。

又《吳江》　子胥今日委東流，吳國明朝亦古丘。大笑夫差諸將相，更無人解守蘇州。

又《會稽山》　越王兵敗已山棲，豈望全生出會稽。何事夫差無遠慮，更開羅網放鯨鯢。

又《姑蘇臺》　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醁醅。不覺錢塘江上別，一宵西送越兵來。

周曇《咏史・范蠡》　西子能令轉嫁吳，會稽知爾啄姑蘇。跡高塵外功成處，一葉翩翩在五湖。

又《夫差》　信聽讒言疾不除，忠臣須殺竟何如。會稽既雪夫差死，泉下胡顏見子胥。

鄭獬《嘲范蠡》　千重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兵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

周霆震《石初集・感古》　因讀《春秋傳》，戎事不邇女器，有感吳楚之亡，後之人以武畧自負者，可不鑒哉？吳宮隊長罷論兵，越女西施擅寵榮。百鍊一朝成繞指，方知世上有傾城。

楊維楨《蘆中人》　蘆中人，江上來。江上丈人古剛烈，移橈濟君君莫猜。楚賞爵執珪，送君以死，君行不可稽。蘆中人入吳，匕首進專諸，大吳國，嗣闔廬，王駕入郢，郢爲墟。薦荆社，鞭荆軀，秦庭七夜哭包胥。楚孝子，楚讎臣。少傅長舌殺人，孝子讎君不讎臣。嗚呼，孝子讎君不讎臣，倒行逆施白日曛。

又《城門曲》　諜報越王兵，城門夜不扃。孤臣睛不死，門月照人青。

王沂《覽古》　楚國憤奇士，伍奢眞可憐。儉人費無忌，讒間平王前。讒奢未及止，思去二子賢。賢哉子胥智，乃出無忌先。弟兄永訣別，父子相棄

捐。貫弓向中使，去就何翩翩。吹簫道中飯，脫劍江上船。艱關歷他境，慷慨張空拳。公子不可說，專諸能解懸。退耕伏中野，決策如轉圜。二國適多釁，五年方見宣。操兵遂入郢，殺氣如霏煙。不得費少傅，斬首謝厥愆。徒令楚舊主，乃辱吏士鞭。報楚既得志，謀越徒進言。屬鏤早受賜，鴟革往不還。忠因怨毒廢，孝以忍詢全。樹檟志弗遂，夫差隨上仙。悲君讀遷史，今古慨悠然。

解縉《題吳山伍子胥廟》 朝驅下越坂，夕飯當吳門。停車弔古跡，靄靄林煙昏。青山海上來，勢若游龍奔。星臨斗牛域，氣與東南吞。九折排怒濤，壯哉天地根。落日見海色，長風捲浮雲。山椒戴遺祠，興廢今猶存。香殘弔木客，樹古哀清猿。我來久沉抱，重此英烈魂。吁嗟蜀鏤鋒，賁爾國士冤。裁裁姑蘇臺，荊棘曉露繁。深宮麋鹿遊，此事誰能論。因之毛髮豎，落葉秋紛紛。

汪廣洋《讀吳越春秋》 口血纔乾又復讐，總無誠意爲東周。夫差只愛容狂佞，勾踐殊能用智謀。檇李郡還輿土廣，姑蘇臺就鹿麋遊。高情獨羨陶朱子，萬頃滄波一葉舟。

沈周《讀吳越春秋》 春日寥寥雨又風，小窻開卷兀衰翁。斯文斧鉞興亡後，故國醯鷄語話中。臺越還聞走麋鹿，墟吳眞見有梧桐。更憐胥種皆從劍，敵破謀亡一禍同。

程誥《范蠡祠下作》 雙雙白鳥趁人飛，爭信煙波有是非。一舸功載西子去，至今人羨五湖歸。

齊之鸞《悠然亭雜詩・詠史》 夫差會稽勝，薪膽資胥謀。黠敵貨導諛，鼂也胥深仇。娟娟浣紗女，表裏藏戈矛。勢去封甬東，治容亦扁舟。讒臣還入越，不失太宰不。

邵經邦《竹枝詞》 讐君報怨幾恩深，一日讒言谷反岑。馬頭鴟鶇水上沒，朝見成海暮成林。吳門白晝雙眼碧，轉眼越兵兵已及。至今怒氣作寒潮，灑向人人皆掩泣。

又《監利縣懷子胥》 伍員名尚古，問訊獨欷歔。天地情無極，春秋法不書。玉魚長汨沒，鴟革向越趄。不忍聞江雁，蕭然下荻蘆。

朱經《登子胥廟因觀錢塘江潮》 吳越中分兩岸開，怒濤千古響奔雷。子胥不作忠臣死，勾踐終非霸主材。歲月消磨人自老，江山壯麗我重來。鴟夷鐵箭今安在，目斷洪波萬里回。

王彥泓《爲楊子常題文水畫吳中山水・太伯廟》 門內喬林門外溪，仰瞻纔見及堂基。應知不是吳宗廟，得睹雍容端委儀。

沈明臣《和西施詠》 向來神女號夷光，空使吳儂怨國亡。響屧無廊春草綠，浣紗留石水痕長。瓊軒月挂青天鏡，珠幌寒生玉樹霜。萬載千秋論往事，湛盧久矣入昭王。

龍膺《范蠡湖》 扁舟明月五湖東，回首江南萬事空。三聚黃金三散去，歸來伎倆亦英雄。

李騰芳《題范蠡歸湖圖》 昔聞扁舟五湖事，今見扁舟五湖圖。飄然舉袂若可攬，煙波萬頃來虛無。牙檣錦纜輕蕩漾，青山綠水相縈紆。霸圖何處海天闊，此意但與浮云俱。依稀半幅看如此，千秋恍對鴟夷子。逸翮冥鴻未可攀，徒令坐慨功名士。細柳營邊月色孤，麒麟閣上雲偏紫。何當雪恥甬東山，可能行意陶朱市。吁嗟兩者總堪疑，嘆息人間萬事觭。古來得意不相負，只今誰是會稽時。

黃姬水《西施戲瓢》 西施歡愛戲瓢中，玉殿春山桃李風。歌舞未終鼙鼓動，五湖流水彩雲空。

張瀚《讀史雜詠十四首・伍子胥》 忘卻稽山啓霸圖，石田無用苦馳驅。屬鏤不死將軍恨，的的雙睛看滅吳。

劉乾《江上子胥廟》 江水翻，江雲合，屋下陰蟲聲閣閣。松燒碣礪，土皃苔濕，吁嗟悲哉。蕭瑟泬寥兮，吳中父老猶伏臘。英魄如不死，楚越爲羹吾一嚥。怒濤石空相吞內，江上愁山青似壓。辭劍漁人安在哉，文章片片落誰手。神物有奇氣，直貫斗牛墟，猛烈不可狎。

屠隆《讀吳越春秋》 興亡吳越總英靈，潮湧春沙海樹青。空壁銜枚宵度馬，大江伐鼓晝揚舲。金塘綠浦迷寒雨，玉管銀箏散曙星。南國香殘西子去，山人一枕夢初醒。

又《范蠡》 霸越摧吳蓋世雄，夢回都逐水煙空。朝提金印行邊塞，夕向滄波作釣翁。菱葉斜侵尊酒涤，荷花逢映寶釵紅。越王臺上多絃管，不及湖頭白苧工。

鄒若庸《西子》 非關心疾便顰眉，妾有深憂那得知。只恐君王謝聲色，卻教嘗膽竟何爲！

邢昉《別汪爾康還白下二首》二　君廬新結五湖邊，越女歌聲動採蓮。他日石頭城下水，相思獨上剡溪船。

錢肅樂《詠史十三首》一二　越國有好女，浣紗溪水頭。一自進吳國，粉黛難與儔。初從馳馬埒，終上采蓮舟。臣自波濤泣，君忘麋鹿遊。夫差輕社稷，於妾亦何尤。

曹溶《范蠡湖》　粼粼湖水生，只送扁舟去。明月出云間，莫知美人處。

來復《過越王臺》　人道耶溪好，青山畫畫開。荷花三百里，無數白鷗來。

朱彝尊《姑蘇城上晚望》　閶闔城上悲風來，閶闔城下生黃埃。金車編爛馬躑躅，登臨不見姑蘇臺。憶昔千門蔽行路，錦帆春水蘭舟渡。古巷今傳堂邑人，山僧尚記要離墓。寒林日落起鳴鴉，唯見蕭條百姓家。君看桃李傷心樹，無復吳王苑裏花。

梁佩蘭《姑蘇》　八卦週城按地輿，己辰門逗八風疎。繁華未歇吳趨里，反覆終歸越絕書。早露樹開占屋鳥，夜燈船泝上潮魚。舊時王霸無人講，稀巷雞陂不似初。此地誰知舊館宮，吳王當日醉春風。三千死士散江上，一箇美人同鏡中。秋寺竹聲通晚磬，斷橋山色隔長虹。到來感慨事何限，縹緲夕陽湖水東。

田雯《浣紗行觀劇》　柳花霏霏春風柔，法曲妙舞揚清謳。梨園小部錦纏頭，紅牙按板彈箜篌。浣紗女兒年十六，君王之側顏如玉。朝隨錦帆涇上行，暮入館娃宮裏宿。鐵甲水犀徒紛紛，夫椒臣妾屬何人。會稽遺幣有太宰，東門抉眼無將軍。鞭楚伐齊不歸老，鴟鴞少主江干道。空嗟伯嚭是佞臣，浪托鮑君盟舊好。倒行逆施多欷歔，白首英雄悲遠途。西施亦悔傾城色，不隱羅村嫁入吳。吳越春秋事如此，曲終酒散悲何已。秦庭痛哭申包胥，五湖高蹈鴟夷子。

白胤謙《越臺高》　越臺高，高下臨江浘。昔有佳人西施子，朝奉越王詔，夕入吳宮里。吳既傾，越亦報，身爲虜，君莫笑。君莫笑，身爲虜，當時早嫁苧蘿村，勤苦無過采葛侶。寄言世間女兒，昵昵喔喔一何醜，瞬息鴛鴦變黃土。越臺高，以巇嶫，子房報韓先被索，圮上老人空蹉跌。

呂履恒《姑蘇懷古四首》　水落寒塘秋氣清，登高愁見閶閶城。餐魚劒進羈臣策，食馬神成壯士名。澤國艅艎虛霸業，中原荼火失宗盟。曾聞伯仲同三讓，誰使江湖有戰爭。百花洲上幾人家，尚有漁舟落日斜。蓮沼香風紅粉墜，梧宮秋色白雲遮。伐荆師已酬窮士，臣越威能得館娃。莫笑夫差無意氣，鴻門劉項亦同嗟。

季札祠堂靜晚秋，高城疎雨獨相求。虹橋柳色行將暗，鴛瓦湖光望轉幽。家世風流追泰伯，東南文學啓言游。十年哀怨思公子，離黍餘音冀見收。

陽山高望已堪悲，曉霽還尋伍相祠。去國爭憐同病客，鞭荆忍見處宮師。蘇臺麋鹿遊何處，震澤魚龍浪自吹。劒血已乾餘恨在，銀濤白馬至今疑。

張棨《姑蘇懷古》　平江路繞楓江水，綺閣紅樓半空倚。畫船清吹鬬芳晨，夾道香風連十里。惆悵繁華莫與比，傳是夫差歌舞地。走馬坡前爛錦袍，館娃宮裏堆金翠。吳王大笑西施醉，共擘蓮房剝蓮子。當時行樂惡忠言。歡娛不管陽烏墜。羣臣默默只欷歔，佯若不聞聊復爾。可憐越兵江上來，芙蓉帳裏君王睡。西施已去夫差死，蛾眉坐奪英雄氣。金井梧桐罨暮烟，寒鴉陣陣啼殘壘。到今難洗甬東恥，寶劍三千竟何恃。遂令曠士臨高臺，即景傷心悲廢址。嗟余買棹來中吳，紅稠綠暗媯姑蘇。周遭水石依然在，雨夜驚濤瀉露珠。更望城南喧九衢，衆山重疊片雲孤。誰插芙蓉七十二，雲影山光滿五湖。湖中佳處入虛無，分明蓬閬仙人都。萬頃波光眇難極，平明日出思紅蕖。撫今懷古低徊久，暫擬爲漁竿在手。朝朝放艇暮始還，欸乃聲中一杯酒。

那須兀兀嘆沈淪，虎邱三月多遊人。

沈虹《伍相祠》　江上空懷伍相才，恩仇吳楚劇堪哀。亡身難效鄰庭哭，抉眼羞看敵國來。麋鹿竟游西子苑，鷓鴣亦上越王臺。未須終古長留恨，金鑄鴟夷也作灰。往事愁看《越絕書》，興亡憑弔一欷歔。猶聞蓬下埋文種，不獨江上祠子胥。山閱古今名共著，潮分前後怨常餘。也知炯炯精靈在，故國還憐幾廢墟。

尹尚廉《雜詩》八　柳季居東海，冲襟重瑣璠。知賢不與立，何賴有臧孫。文種起會稽，長嘯勾吳吞。鳥盡弓則藏，兔死狗還烹。世機久已然，微軀矧狂昏。委身任荆棘，樵悴誰復論。

曹石《西施》　烏喙東來遂沼吳，荒臺麋鹿話姑蘇。可憐水殿荷香日，正是扁舟泛五湖。

蘇潭《范蠡載西施游五湖留別文種》　三千犀甲共驅除，生聚功成廿載餘。大敵已亡臣事盡，美人無恙宦情疎。吳宮麋鹿添新恨，越國山川壯昔居。從此不須懷舊事，五湖煙水近何如。

汪曰楨《伍子胥篇》簫聲幽咽隨悲風，子胥乞食吳市中。殘杯冷炙不自屑，哀笳怨笛將無同。嗚呼侏儒飽欲卧，惘惘飢驅乃奇士。君不見，漂母哀王孫，野人紿公子，不須尺八譜哀音，今古英雄盡如此。

劉開兆《西施詠》按舞徵歌總霸圖，誰令麋鹿到姑蘇。若非尤物能傾國，未必謀臣即沼吳。一代紅顏高鄭旦，五湖清景屬陶朱。更憐懸目東門者，早載鴟夷賜屬鏤。

劉蕡詩《西施五首》《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鴟夷指子胥，言越沈西施以報忠魂也。自杜牧誤以范蠡之鴟夷子皮當之，遂有五湖一舸之訛。是未見《墨子》之「西施沈其美」云爾。因才子無稽，遂使美人抱屈矣。若夫子胥忠於吳，西施果亡吳霸越，亦越之忠也，曷爲沈此以慰彼耶？詩爲芳蘿解穢并鳴不平。　夫差鑄錯在荒成，不盡城因一笑傾。到底邱明眞信史，未將吳沼咎卿卿。　清歌妙舞館娃宮，能使吳傖迫甬東。合把黃金鑄紅粉，緣何鳥盡竟藏弓。　綺山明月夜團欒，茂苑春深不覺寒。爲問捧心因甚事，舊君嘗膽妾承歡。　甲楯長驅竟入吳，是誰教鹿走姑蘇。鴟夷也付胥江死，潮落羞逢伍大夫。　絕代佳人葬浪花，幾曾含垢抱琵琶。范蠡亦是奇男子，肯學監軍愛麗華。

繆烜《閒論二首》伍員暨樂毅，二子皆孤忠。一破楚一齊，事業將毋同。所貴主臣契，一心成大功。先王死已矣，後王爲人蒙。相國乃浮鴟，將軍遂冥鴻。後車鑒前車，哲士保厥躬。　載妻作富賈，范蠡逃句踐。醇酒近婦人，信陵事淫湎。英雄際末路，無奈而豪遣。辟穀張子房，豈眞棄軒冕。白衣仙骨人，衡山隱幸免。尉遲迺東施，雲母餌恬愧。

繆徵甲《白鹿山（夫差出獵得白鹿因名）》美人采花香，山花發如綺。烏喙方卧薪，君王樂未已。色荒復禽荒，顧眄雄金矢。朝出姑蘇臺，一箭雙鹿死。歸來誇美人，此亦如皋雉。拜獻千秋觴，君王大笑起。屬鏤愴忠魂，抉眼懸胥里。無端蕉夢醒，逐鹿人來矣。安得射鹿弓，早射太宰嚭。

史岑漢和帝時人

論述

摯虞《文章流別論》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也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

《文心雕龍・頌讚》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

《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史孝山出師頌」：文雖曰頌，其實刺也。隲先敗冀西，再敗平襄，辱國數奔，議棄涼州。稱引古烈，所以愧之。太后臨朝，不加之罪，反迎拜爲大將軍，失政刑矣。末又深著天子篤念渭陽，使自知其非，據而思所以善其後也。「況我將軍」至「功銘鼎鉉」：羌之初叛，揭木負柴，非勍敵也。故但言其遠，且不過鼓無停響，旗不暫賽，則勞而無功，更在言外。下便歸本渭陽，鋪陳薦錫之隆，所謂具文見意。「我出我師」至「路車乘黃」：前止叙授戟出餞平樂，并于此詳之。此作者位置之妙，微旨攸存也。

著録

《玉海》卷六〇《藝文・漢出師頌》《文選・史孝山出師頌》，【略】《流別集》及《集林》載史岑《和熹鄧后頌并序》。

《文選・出師頌》注　范曄《後漢書》曰：玉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竝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

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

藝文

錢起《送王使君赴太原行營》　太白明無象，皇威未戢戈。諸侯持節鉞，千里控山河。漢驛雙旌度，胡沙七騎過。驚蓬連雁起，牧馬入雲多。不賣盧龍塞，能消瀚海波。須傳出師頌，莫奏式微歌。

雜録

《山谷集》卷二八《題跋・跋法帖》　觀史孝山《出師頌》數種，頗得草法。蓋陶冶草法，悉自小篆中來。

《法帖刊誤》卷上《第四梁陳唐人書》　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

《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七《書牘三十首・與仲蔚》一〇　文氏《出師頌》有金書御題小玉壺印，故宣和物，但古法書家稱蕭子雲《出師頌》，不聞有索也。豈蕭書行，唐人以絹素臨摹之，自此本應募，而一時鑒定貴臣悞指爲索帖耶？緣閣帖内數行小類，及後出《月儀帖》亦章草故耳。

又卷一五四《藝苑卮言》附錄三　索靖《出師頌》亦有宣和記識，攷《書譜》良合。然宋時諸公極鑒稱蕭子雲《出師頌》，而秘殿不收，蓋是唐人臨作蕭子雲頌，因見閣帖内靖數行相類，遂鑒定以爲靖《出師頌》耳。自永嘉南渡，靖眞蹟已鮮。梁武、湘東鳩集之繁，貞觀、開元購求之篤，何於茲時寥寥也。

《弇州續稿》卷一六一《墨蹟跋・隋賢書出師頌》　史孝山《出師頌》係古章草法，在宋時有兩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謂銀鉤之敏，而人間則盛推蕭子雲。余舊於文壽承所見一卷，上有祐陵泥金御題「征西司馬索靖書」與宣和瓢印，蓋天府本也。第黯□不甚可別。細翫其行筆處，亦似微蹇澁，往往有楓落吳江之恨。今年秋，家弟敬美購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彷彿，而結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氣如新，又有大平公主胡書、王涯僕射「永存」「珍秘」二印，越國公鍾紹京半印，楮尾米友仁數文鑒定，以爲隋賢書，遂入紹興内府。余竊謂二跡皆自幼安臨出，特紹興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當小次耳。小米不能別所以，而槩以隋賢目之，大似暗中摸索。余良幸獲再覩此希世之珍。所小不滿者，子雲奇跡遂以永絕，令人慨歎。

《山堂肆考》卷一三一《文學・出師頌》　東漢史岑字孝山，和熹時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鄧隲將兵擊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隲爲大將軍，因命岑作此頌。

《清河書畫舫》卷一下《索靖・出師頌》　索靖章草《出師頌》一卷，用黃麻紙書之，上有宣和印識，而朱色如新，且與《書譜》文合，故文壽承定爲眞迹，爲之刻石行世。評者至謂靖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又如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則其結法遒逸，從可知矣。或云頌文蓋出蕭子雲筆。元初藏霍清夫處，見《雲烟過眼錄》。宋時在錢勰房下，亦見米氏《書史》。其眞是耶，否耶？

又　右軍禊飲序草用退筆書，故字未免賊毫直出。幼安《出師頌》是退筆之尤者，結搆奇偉可愛。昔人謂能書不擇筆，殆非浪說耳。

《書法正傳》卷九《索靖月儀帖》　簡緣云：索靖有《出師頌》，書法推爲章草神品，翻刻亦多。眞迹在項子京家。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四《梁蕭子雲書》　又《出師頌》一章，《宣和書譜》等書皆以爲索靖，長睿目爲子雲，亦誤。

蘇順

論述

皇甫謐《高士傳序》（《西晉文紀》卷一二）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三代秦漢逮乎魏興受命，其中賢之主未嘗不聘巖穴之隱，追遯世之高，是以《易》著「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謹採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西晉文紀》卷一三）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

傳記

《後漢書・蘇順傳》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竇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終于家。）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蘇順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蘇順集》二卷。

《玉海》卷五五《藝文》　《蘇順集》二卷。

劉珍

論述

《三國志・吳志》卷二〇《韋曜傳》　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韋）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

《文心雕龍・雜文》　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闚西施之嚬矣。

《隋書・經籍志二》　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爲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爲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訖于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爲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

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爲郎，典校祕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東觀漢紀》十卷，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駼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駒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紀》。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唐藝文志》一百二十七卷。案：《隋志》作百四十三卷。《唐志》百二十七卷。原本作百二十卷，誤，今改正。

《文獻通考》卷一九五《經籍考二二》　《東觀漢記》十卷。陳氏曰：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駼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駒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唐藝文志》著錄者一百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及景丹、蓋延八人列傳而已。其卷第凡十，而闕第七、八二卷，未知果當時之遺否也。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一七《後漢書》　范曄《後漢書》，蓋刪取劉珍、謝承、薛瑩、劉義慶等漢史爲之。然曄所成《紀》、《傳》耳。《志》未成，伏誅。後人取司馬彪所譔補之，非曄譔也。

《愚菴小集》卷一三《讀後漢書》　范曄《後漢書》，帝、后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卷，本刪取劉珍等《東觀漢記》，及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沉、袁山松七家《後漢史》而成。志三十卷，則司馬彪所譔，梁郟令劉昭注。因范書闕《志》，後人乃借以補之。

《四庫全書提要》史部四《東觀漢記》　臣等謹案：《東觀漢記》二十四卷，《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攷之范書，珍未嘗爲長水校尉，且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駒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也。《史通》又云：劉珍等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延篤傳》亦稱，篤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也。蓋至是而史體粗備，乃肇有《漢記》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案：范書《蔡邕傳》，邕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所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說並在東觀續漢記。又劉昭補注司馬書引袁山松書云：劉洪與蔡邕共述律歷記。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爲志。又引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范書《李賢注》稱：邕上書云「臣科條諸志，所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

《皇朝通志》卷一一一《校讐略七》　《東觀漢記》。《隋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考范書，珍未嘗爲長水校尉，且此書創自明帝時，至安帝時珍始續成之，不得題爲珍等也。

傳記

《後漢書・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後漢《劉珍集》二卷(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劉珍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劉珍等《東觀漢記》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又四《劉珍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二》劉珍等《東觀漢紀》八卷。

《通志》卷六九《藝文略七》《劉珍集》二卷。

《鄭堂讀書記》卷一八《東觀漢紀二十四卷(南沙席氏掃葉山房刊本)》舊題漢劉珍等撰。(珍字秋孫，南陽人，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遷侍中，拜宗正，轉衛尉。)《隋志》作一百四十三卷，新、舊《唐志》俱作一百二十七卷。至宋代原書已佚。《宋志》止作八卷。《通考》所載羅鄂州(願)序同，惟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人列傳而已。國朝姚魯思搜集遺佚，錄入《後漢書補逸》，亦止八卷。今館臣據姚本舊文補以《永樂大典》所載，竝參考諸書，增補十之五六，分爲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佚文及東觀記范書異同一卷，共二十四卷，著錄于《四庫全書》。南沙席氏即從武英殿聚珍版原本重刊。案：《隋志》稱「起光武記注至靈帝」，則不可題珍等居首。而唐宋諸志俱相沿如此，殊誤。其稱東觀者，東漢修史皆在東觀，故後人以名其書，在當時止稱漢記也。今是編由掇拾而成，雖不能復東觀之舊，然藉此考范氏之異同，固讀史者之所必需矣。回視姚氏所輯之八卷，等諸大輅之于椎輪可也。

劉駒駼

論述

揚雄《百官箴序》(《古文苑》卷一四)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叙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東觀漢紀》十卷，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駼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駒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紀》。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唐藝文志》一百二十七卷，(案：《隋志》作百四十三卷，《唐志》百二十七卷，原本作百二十卷，誤，今改正。)今所存惟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及景丹、蓋延九(八)人列傳而已，其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八二卷，未知果當時之遺否也。

杭世駿《石經考異》全祖望《石經考異原序》 「六經」自遭秦火，或藏屋壁，或置山崖，大義微言，幾乎中絕。漢興，摭拾散佚，絕而復續，脫漏舛譌，往往而有。向、歆父子校之於前，伏無忌、劉駒駼、馬融、班固諸人校之於後。乃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者。於是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中郎蔡邕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石經之所自昉也。

《後漢書補逸》卷一一《謝承後漢書第三・劉駒駼》 劉駒駼，除樅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案：駒駼于永初中爲校書郎，與謁者劉珍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是以循吏而兼文苑，未易才也。)

傳記

《後漢書・胡廣傳》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又《張衡傳》永和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

又《劉珍傳》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

《山堂肆考》卷五八《奈定禮儀》東漢《張衡傳》：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紀》，并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叅定。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後漢校書郎《劉騊駼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劉騊駼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劉騊駼集》二卷。

《通志》卷六九《藝文略七》校書郎《劉騊駼集》二卷。

《玉海》卷五五《藝文》《劉騊駼集》一卷。（梁二卷，唐二卷。《傳》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黄瓊

論述

《蔡中郎集》卷五《胡廣黄瓊頌》巖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兹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黄，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民，有則有類。我胡我黄，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衮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臺，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後漢書・黄瓊傳》《論曰》：【略】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略】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黄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種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兹盛焉。

《兩漢筆記》卷一一《順帝》當是時，宦官挾定策之功，后族怙宮闈之寵，根據内外，禍蟠腹心。左雄、黄瓊、李固、周舉之徒，極言竭論，號于王庭，非不足以快一時之公論，而天下大勢，終無補益。朝廷之上，小人爲之主宰。開陳者愈切，而嫉之者愈深，正救者愈力，而害之者愈甚耳。自非英明之主，天德剛健，篤信讜忠，洞昭姦回，使之言行而不讒，身安而不及於禍，未見其可也。

《文選補遺》卷一〇黄瓊《宦官縱恣疏》題下評　致堂胡氏曰：黄瓊當五侯立功封爵之後，自大司農拜上公，雖能奏免州郡貪汙十餘人，然非當世之本務也。至於中常侍專權恣横，濁亂朝廷，則未嘗昌言及之。雲、衆二人下獄被誅，瓊乃上書伸白其枉，不亦晚乎！書奏不納，後亦不復有言。遲回三年，然後免去。又拜司空以終其身。夫處濁世，居高位，而正救之功如彼，

其卑不知得名當代以何道也。顧差賢於胡廣、趙戒爾。方之龐參、王龔，殆不及也。徐孺子少而從學，貴而不見，有以也夫。

又卷一七黃瓊《梁冀封爵議》題下評　愚曰：是奏，桓帝元嘉元年也。帝貪援立之功，忘弒逆之罪，《春秋》之法，自當以趙盾之弒書。且當時朝臣，一則曰周公，二則曰周公，獨不記逆莽事乎？蓋張綱埋輪之時，冀猶可制也，順帝不從，貽禍奕世，餅中之毒，罪何如耶？致堂胡氏謂李固身爲三公，伏尸號哭，蓋責其不能討賊，忠而無補，當矣。黃瓊之議，難哉！然同時尚書張陵見冀帶劒入省，呵叱令出，又高瓊一等。

《義門讀書記》卷二三《後漢書》：「《黃瓊傳》：『初瓊隨父在臺閣』至『莫能抗奪』。黃公練達守正，亦非有過人才識。病篤乃奏諫書，又不能極言宦官不可擅權，僅優于胡廣而已。

傳記

《後漢書・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略】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略】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略】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略】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邟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徒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略】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瑰。

藝文

劉禹錫《晚歲登武陵城顧望水陸悵然有作》　星象承鳥翼，蠻陬想犬牙。俚人祠竹節，仙洞開桃花。城基歷漢魏，江源自賨巴。華表廖王墓，荒地黃瓊家。霜輕菊秀晚，石淺水文斜。樵音逸故壘，汲路明寒沙。清風稍改葉，盧橘如含葩。野橋鳴驛騎，業祠發迴笳。跳鱗避舉網，倦鳥寄行查。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夕嘿轉赤岸，浮靄起蒼崖。軋軋渡溪槳，連連赴林鴉。叫閽道非遠，賜環期自賒。孤臣本危涕，喬木在天涯。

戴熙《煌煌京洛行》　欲知佳麗地，爲君陳帝京。由來稱俠窟，爭利復爭

名。鑄銅門外馬，刻石水中鯨。黑龍過飲渭，丹鳳俯臨城。羣公邀郭解，天子問黃瓊。詔幸平陽地，騎指伏波營。五侯同拜爵，七貴各垂纓。衣風飄颻起，車塵暗浪生。舞見淮南法，歌聞齊后聲。揮金留客坐，饌玉待鐘鳴。獨有文園客，偏嗟武騎輕。

魏泰《挽王平甫》 海內文章傑，朝廷亮直聞。黃瓊起處士，子夏遽修文。貝錦生遷怒，江湖久離羣。傷心王佐略，不得致華勛。

龔璛《次張菊存送陳無逸澧陽教》 浮雲日東征，大江瀉秋晴。一仕四千里，公無離別情。如何我輩人，後此百年生。茫茫古人飢，種蔡不盈烹。校官非要務，顧足煩經營。聊爲三徑資，殆悞舉燭明。欣然便成往，分甘爲窮幷。腹書不及口，久矣君不驚。儒生坐常格，夫豈爭功名。亦有下祿隱，何妨卿自卿。憙閣習漢事，誰當慕黃瓊。今日南士望，我方觀顧榮。相與任時運，終期白鷗盟。

戴良《哭陳夷白二首》一 白髮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師門偉器今餘幾，藩國奇才獨數君。共愛辭華追董賈，肯將出處累機雲。生芻不到黃瓊墓，目極五湖西日曛。

王逢《舟過吳門感懷二首》一 躍馬橫戈東楚陲，據吳連越萬熊貔。風雲首護平淮表，日月中昏鎮海旗。玉帳歌殘壺盡缺，天門夢覺翮雙垂。南州孺子爲民在，愧忝黃瓊太尉知。

貝瓊《讀史五首》四 樊英抗高節，萬乘不能屈。設壇爲見之，豈若壺山逸。光祿位已崇，匡時竟無術。遂興張楷譏，尚待黃瓊出。

田雯《咏史》 汪汪千頃波，是爲牛驥兒。一時荀與陳，獎藉有美辭。李固少好學，負笈遠從師。壇席召樊英，謗毀輒交施。可否夷惠間，君子之所宜。嶢嶫易缺汙，盛名奚以爲。黃瓊拜議郎，何似東岡陂？

雜録

《雲笈七籤》卷一一五《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君，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宮，位爲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

左雄

論述

《文心雕龍・章表》 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

《習學記言》卷二六《後漢書》 左雄言：漢至今三百餘載，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治己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法。末世風俗漸靡，往往如此。自雄在納言，明達政體，脩察選法，崇尚學校。順、桓以後，多知名士，雄之力也。論者不考實，但徇崔寔羣私意，偏說爲後世言治之害，外彊中乾，與食烏喙何異？

《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左雄（上順帝陳吏事疏）》 守長於民，最親賢否，關閭閻休戚。疏中徵引，極爲典切。

傳記

《後漢書・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戹，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略】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眞僞，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

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脩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敎。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珠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憚，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捄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略】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藝文

蘇轍《次韻王適州學新修水閣》 黃鍾巨擬兩春容，何幸幽居近學宮。坐對江山增浩氣，力追齊魯欲同風。頌詩聞道求何武，家法行看試左雄。欲伴少年遊翼相，奔軍慚愧恐詞窮。

胡　廣

論述

《蔡中郎集》卷五《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民，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衮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臺，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後漢書・胡廣傳》 贊曰：鄧(彪)張(禹)作傳，無咎無譽。(張)敏正疑律，(徐)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餎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

《文心雕龍・章表》 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

《升菴集》卷六五《璅語》 以鄉願竊相位，胡廣也。以鄉願竊天位，王莽也。

《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五《兩漢辯亡論》 尊道重儒，君臨之極軌。若張禹胡廣輩，致身寵榮，苟貪祿利，使後世指目，可謂士林之羞矣。

《後漢書補逸》卷一六《胡廣定漢制》　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以爲《禮儀志》。

又卷二一《直如弦》　桓帝之末，京都童謡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曲如鉤，謂梁冀、胡廣等。直如弦，謂李固等。

傳記

《後漢書・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勑眞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略】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略】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具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體，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愼，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幾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臺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胡廣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胡廣集》二卷。

《通志》卷六九《藝文略七》　太傅《胡廣集》二卷。

藝文

李華《雜詩六首》五　孔光尊董賢，胡廣慚李固。儒風冠天下，而乃敗王

度。絳侯與博陸，忠樸受遺顧。求名不考實，文弊反爲蠹。

司馬光《藥圃》　三蜀膏腴地，偏於藥物宜。小畦千種聚，春雨一番滋。山相慙多識，桐君未偏知。佗年似胡廣，養壽復扶衰。

鄭剛中《砌下黃菊暮秋始開爲賦此篇》　小欄培土待重陽，雨洗金錢未肯忙。終藉九秋扶正色，誰能三嗅爲清香。陶潛屬意空詩好，胡廣隨緣却壽長。古昔風流無處問，碎花浮泛一尊黃。

張嵲《董彌大郎中，以窗前菊花晨且鮮明，午間萎薾，感而成詩，興寄古雅，次元韻》　人生朝氣銳，茲花亦復然。鮮榮若自矜，低垂如乞憐。平生浙鄺路，滿谷爲誰妍。山深風日美，揚芳被涯邊。食飲賴香潔，輕安遺節宣。昔乃壽胡廣，由來豈其天。至理竟誰問，三歎秋風前。（浙鄺屬穆縣，有菊潭，潭傍之人飲食其水，皆老壽。胡廣素患風疾，沐浴此水，遂愈，八十餘卒。）

趙蕃《菊》　蔓菊伶俜不自持，細香仍著野風吹。少年踴躍豈復夢，明日蕭條更自悲。潭水解令胡廣壽，夕英何補屈原饑。我今漫學潯陽隱，晚立寄懷空有詩。

袁桷《張希孟嘉慶圖（其祖、伯祖，皆年過九十）》　舜泉清且甘，歷山秀而朗。淳風邈泠泠，舊俗遺穆穆。怡愉二老歡，敦厖百歲長。銀光浮勝頰，素髮垂過項。階庭尊孝謹，閭里化廉讓。春風連理枝，晴日九節杖。犢車共東西，漁舫同下上。蠶麻課餘閒，豚韭隨薄養。薇山悲首陽，菊潭陋胡廣。愧彼非禮羅，居然嬰世網。孫枝孕天葩，祖風躡遺響。含飴記疇昔，興門慰期奬。冥鴻天機韜，喬松白雲往。緬焉清風佳，庶作高山仰。

王世貞《歸懷》　二毛遂已侵，日暮途胡廣。由來歷落士，項領何偃仰。青山簡容膝，一丘遲歸鞅。既謝玄豹姿，將求仲長賞。

胡應麟《寄周文學懋修二首》二　沙棠遙下越江濱，握別垂虹幾暮雲。胡廣自慙東漢譽，周顒寧負北山文。風前郢曲陽春度，雪後吳歌子夜聞。三畝太湖容客住，荷衣行赴白鷗羣。

趙統《雜詠弔古》　紛更不協賈生媒，胡廣翻成宜世才。追續子年人物論，良工獨苦恨難裁。

雜録

《紫微集》卷三二《資純二州》　種子端爲余言：資、純二州產巴豆，其樹合抱，每秋後，子實因風損落溪谷者無數，浸漬泉溜入於資水。水傍之人飲之者多癘瘧之疾，死者益衆。昔後漢胡廣，本南陽菊潭人，壽八十餘。蓋菊潭之側，山菊叢生，其潭水得菊之滋液臭味，飲之者往往老壽。至於菊潭之人，老者皆八九十歲。夫資、純二州之民，以其處資水之下而疾病夭折，南陽之民，以其處菊潭之下而繁祉壽考。嗚呼！人之處世，能審處其下流，則善矣。

《直齋書録解題》卷六《漢官舊儀三卷》　漢議郎東海衛宏敬仲撰。或云胡廣。按：宏《本傳》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不名「漢官」。今此惟三卷，而又有《漢官》之目，未知果當時本書否。《唐志》亦無「官」字，舊在儀注

類，以其載官制爲多，故著於此。（案：陳氏因是書有「漢官」之名，疑非衛宏作。又疑以爲胡廣作。考《漢書注》中頗有稱「胡廣曰」者，與《漢舊儀》互引其文，亦絕不相合。惟《廣傳》載廣詩、賦、銘、頌及《解詁》二十二篇，而史注所引別有《漢書解詁》之名，蓋即廣所作。而《舊儀》之出衛宏手，當無疑也。其稱《漢官舊儀》者，或後人因其所載官制而妄加之耳。）

《松泉集》卷一五《書胡廣傳後》　《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湖。胡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長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云：我於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是晏元獻嫌其乖疎削去之。以伯始之孝於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

王逸

論述

綜論

《文心雕龍・才略》　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無力。延壽繼志，壞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

《隋書・經籍志四》　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亂，詩人寢息，諂佞之道興，諷刺之辭廢。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己離別愁思，申抒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彩，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爲之《章句》，且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爲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於世。

《史通》卷一一《外篇・史官建置第一》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按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麴蘗，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錯綜時事裁成國典乎？

《文藪》卷二《九諷系述》　在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辨窮愁而爲《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爲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擅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辯》，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其爲清愁素豔，幽抉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然自屈原以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揚雄之文，邱、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其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

《雞肋集》卷三六《離騷新序中》　王逸東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劉）向以前所作，相闊矣。

《文忠集》卷五三《高端叔變離騷序》　《詩・國風》，及秦不及楚。已而，屈原《離騷》出焉，衍風、雅於《詩》亡之後，發乎情，主乎忠，直殆先王之遺澤也。謂之文章之祖，宜矣。厥後，宋玉之《九辯》，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曹植之《九愁》、《九咏》，陸雲之《九愍》，皆《九章》、《九歌》之苗裔。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〇《漢王逸集題詞》　屈原在楚平王時，以忠被疎，作《離騷經》。頃襄王立，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沈汨羅。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王逸復作十六篇《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爲十七篇。今世所行《離騷》，皆王本也。東漢《文苑》王叔師父子皆有名，文

考《靈光殿賦》與《夢賦》二篇，世共傳誦，叔師文少有習者，讀《離騷》乃見之矣。文字存亡常有時命，或存已集，或附他書，俱可不敝天壤。叔師《騷註》，即不能割本書獨行，然自以爲與原同產南陽，土風哀思，有足親者。《章句》諸篇與遺文並錄，不類巨山《詩序》，康成《詩譜》哉！

分論

《楚辭章句》《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楚辭章句十七卷》：洪興祖《考異》，於《離騷經》下註曰：「《釋文》第一無『經』字，而逸註明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則逸所註本，確有『經』字，與《釋文》本不同。【略】逸註雖不甚詳核，而去古未遠，多傳先儒之訓詁，故李善註《文選》全用其文。《歷代古文國璋集・東漢文》卷二三王逸《離騷章句叙》尾評：文有首尾伏應，篇法可觀。其辨析班氏之言，甚正而有裁，故去彼存此。

《琴思楚歌》《漢詩音註》卷三《琴思楚歌》尾評：叔師深于楚詞，其歌平平耳。惜所作《漢詩》百二十三篇不傳也。

傳記

《後漢書・王逸傳》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後漢書補逸》卷一一《謝承後漢書第三・王逸》南郡王逸，素與樊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王逸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逸注楚辭》十六卷。

又《王逸集》二卷。

《通志》卷六九《藝文略七》《王逸集》二卷。

藝文

樓鑰《林德久祕書寄〈楚詞故訓傳〉及〈叶音草木疏〉，求序於余，病中未暇，因以詩寄謝》平時盛歎屈靈均，《離騷》三誦涕欲零。向來傳注賴王逸，尚以舛陋遭譏評。河東《天對》最傑作，釋問多本《山海經》。練塘後出號詳備，晦翁《集註》尤精明。比逢善本窮日誦，章分句析無遁情。林侯忽又示此帙，正欲參攷摹華英。屬余近歲方苦疾，筆硯廢墮幾塵生。嘗鼎一臠已知味，始知用工久已成。況復身到荆楚地，詳究蘭芷聞芳馨。前此同朝幸相與，錦囊詩文爲我傾。惜哉不早見此書，病中欲續神不寧。年老耋及屢求去，倘得掛冠早歸耕。尚當一一爲尋繹，期以爝火裨明星。謾揮斐語塞厚意，深媿所報非瓊瑩。

愛新覺羅・弘曆《古泮池雜咏》五魯僖基兆猶然在，不見靈光歸獨存。王逸蔡邕還輟翰，荒丘一過更何言。（魯靈光殿，云與此相近，遺址今無可考。）

劉祜 漢安帝

論述

《詔省薦新物二十三種》《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八《閱史緒論・漢安帝詔省薦新物二十三種》：凡果蔬之生各有其時，必待氣足而後食之乃可養人。若矯拂其性，使之先時早熟，其味不全，有何滋益？朕自幼至今，從未食也。

《旱蝗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旱蝗詔》：民生疾苦豈可壅於上聞，宜詔詞專及之。

《霖雨傷稼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霖雨傷稼詔》：國家德意，惟在有司，實意奉行，始無屯膏之弊。

《申制度科品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申制度科品詔》：綺穀珠璣之侈，濫及廝走，與賈誼所論略同，正京師以示四遠，尤得風化之要。

傳記

《東觀漢記・恭宗孝安皇帝》孝安皇帝諱祜，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寬裕博愛，好樂施予。自在邸第，數有神光，赤蛇嘉應，照曜于室內，又有赤蛇盤紆殿屋牀第之間。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省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殤帝即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留于清河邸，欲爲儲副。殤帝崩，以玉青蓋車迎，齋于殿中，拜爲長安侯，乃即帝位。謙讓恪慤，孜孜經學，篤志供養，委政長樂宮。永初元年，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永昌獻象牙、熊子，新城山泉水大出，突壞人田，水深三丈。冬十一月，帝始講《尚書》，耽于典藝。二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夏六月，雨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秋閏七月，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三年，雁門烏桓及鮮卑叛，五原郡兵敗于高梁谷。四年，新野君薨，贈以玄玉赤綬，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五年，漢陽人杜琦反，自稱安漢將軍。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人。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七年，郡國蝗飛過。調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敖倉。元初元年，日南地坼，長一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二年春正月，青衣蠻夷堂律等歸義。冬十月，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并威擊羌，恢乘勝深入，至北地靈州丁奚城，爲羌所害。鈞擁兵不救，收下獄。蠻田山、高少等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夷、六亭兵追擊，山等皆降。十二月，賜五里、六亭渠率金帛各有差。四年春二月，武庫火，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冬十二月，虔人種羌大豪恬狼等詣度遼將軍降。延光二年，九眞言嘉禾生，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三年，鳳凰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衛縣木連理，定陵縣木連理，潁川上言麒麟白鹿見。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四年春三月，幸宛，還，帝崩于葉。帝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飲食、百官、鼓漏、起居、車騎、鹵簿如故。及還宮，皇后與兄顯、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共爲詐，不容令羣臣知帝道崩，欲僞道得病，遣司徒等分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誣罔靈祇，以亡爲存。其夕發喪，羣僚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致祭涕泣。葬恭陵。

《後漢書・孝安帝紀》恭宗孝安皇帝諱祜，肅宗孫也。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帝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閒。年十歲，好學史書，和帝稱之，數見禁中。延平元年，慶始就國，鄧太后特詔留帝清河邸。八月，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玉青蓋車迎帝，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羣臣陪位，引拜帝爲長安侯。皇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唯長安侯祜質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祜。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其以祜爲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禮儀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祜：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略】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略】乙亥，【略】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略】庚申，幸宛，帝不豫。辛酉，令大將軍耿寶行太尉事。祠章陵園廟，告長沙、零陵太守，祠定王、節侯、鬱林府君。乙丑，自宛還。丁卯，幸葉，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祕不敢宣，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庚午，還宮。辛未夕，乃發喪。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以后兄大鴻臚閻顯爲車騎將軍，定策禁中，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北鄉侯懿。【略】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廟曰恭宗。【略】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臺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贊曰：安德不升，秕我王度。降奪儲嫡，開萌邪竇。馮石承歡，楊公逢怒。彼日而微，遂侵天路。

李固

論述

綜論

《東漢文紀》卷一七竇武《論常侍封爵表》 陛下即位以來，梁、孫、鄧、亳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熟罪深，或誅滅相續。以常侍黃門竊弄王命，欺罔競行，謗讟爭入。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奸萌。因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冤感皇天，痛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摧。固等既沒，宦黨受封，快兇慝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爲於此。陛下違漢舊典，謂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今朝廷日衰，奸臣專政，臣恐有胡亥之難，在於不久；趙高之變，不朝則夕。

《二程粹言》卷下 子曰：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者，李固、王允、周顗、王導之徒是已。

《樂城後集》卷八《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讐，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淮海集》卷二〇《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便逐利爲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爲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賈械腰鈇鑕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爲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爲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爲一切之計，

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爲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黄琬輩，皆捐覆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慍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絶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絶。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鈎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絶，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爲君臣者可不戒哉！

《南軒集》卷一七《李固杜喬所處如何》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凛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眞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即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解弛，其幾既失，故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返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己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逃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己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習學記言》卷二六《後漢書》　李固斟酌義理，熟於世故，深識根本，始末順正，無疎婞直前之氣。然而不幸再當立君之際，權不在己，而聽命於姦兇，欲以正道回之，率公議以塞其衝，此天下至危之舉，萬無一成。固與杜喬，既以身嘗禍，而漢由此亡。此天命，非人謀，乃可痛哭流涕也。學者或輕論固事，幾於不識罪福也。悲夫！悲夫！若固所謀任伊、周之道，而不得成伊、周之功者歟？

《野客叢書》卷一一《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論懸絶，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則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籍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厚氣象。

《韻語陽秋》卷八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許國，不爲身謀，爭立清河，遂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鈇上章乞收固尸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留楊羌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況不禁樵采，茅莎蕪孑遺。」於乎！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蔵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漢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爲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爲糞土，而馬融眞犬豕哉！

《黄氏日抄》卷三九《李固杜喬》　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此其失之於前；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固獨推究侍醫等，此其失之於後。杜喬在九卿，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己制命於冀，相與就死。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但恨節目間，處之未盡耳。

《牧萊脞語》卷一〇《李固論》　小人之害君子，往往原於私心之相忌，而

成於公論之相形。世之小人，其念慮不正，其復行多虧，此心未必不自知爲天下所不予也，故日夕惟恐君子所爲之善足以愧其惡，所行之是足以顯其非，而天下之譽或歸之，是以不平之念橫乎其中，爲之羅織以污其公，爲之誅戮以快其忿。夫小人之於君子，非有宿怨而深讎也。天下之善，難獨專而美，未易獨居專而居之，爭所由歸也，而嫉且憎之禍生。是故始於愧其心之所爲，終於妬其名之所集，而君子之受禍始烈。昔者，望之自守以正，而恭顯殺之。孔融自負以名，而曹操殺之。非恭顯獨憾於望之，而操獨忌融也。正愈固則憤愈生，名愈盛則謀愈慘，開小人嫉惡之心而深其禍者，亦君子自爲之也。嘗怪李固處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其致主文、宣，抗情伊、稷之心甚切也。梁冀擅權爲奸，而固以公直處之，非冀不容固，而固亦自有不可容者也。固之勸冀以正，亦將以昔日奏記父商之心待之也，而柰何冀之愈不能堪也。蓋商於固之時，其相忌而復相形者，猶未極也，至冀則深矣。且冀立蠡吾侯志，樂安王子纘，利其幼也；而固則欲立賢明之清河王。冀結中常侍曹騰輩，利其援也；而固則欲薦剛直之周舉、黃瓊。冀欲宥太守劉君世，利其賄也；而固則欲伸理發奸之種嵩。凡此數事，皆固與冀相左。飛章之誣，賴太后賢明，深嘉其心，不深罪之，此固、冀之自愧於中，積而不能泄者也。人之情一不侔則愧，再不侔則忿，三則計有出於不測矣。蓋至劉文、劉鮪謀立清河之謗，冀嘗下固於獄，王調貫械以明其枉，趙承數十人要鈇以訴其冤，太后嘗赦出之，而京師市里喜呼萬歲，冀聞大驚，畏其名德反爲己害，力案前事誅之。嗚呼！至是，則冀亦大不堪矣。故凡譽固者，適所以害固也。嗚呼！君子於小人，惟善惡毀譽之大明，而後愈不容於世。固之公直自將，善惡相遠，冀已不容於心；固之譽望日隆，彼此相觀，冀愈不容於人。毋怪冀之忿益深，而固之死益速也。作史者謂固多所正救，冀愈忌嫉。正救之忌猶可忍也，譽望之忌不可忍也。黨錮之禍，皆起於諸賢名望之過高。固之所爲，吾意其死之惟恐不亟，雖太后亦有所不能私也。故君子之受奇禍，豈果得罪於小人哉？特始以善而相忌，終以名而相形，是以兩不能容而已。宜固不免於冀之手也！

《石室私抄》卷二《李固》　固於陽嘉間對策，忤阿母、宦者，爲飛章所陷棄官。是在所舉士時，固已名重公卿間矣，後以大將軍梁商辟，屢進讜言，及位三公，義形於色，尤爲商子冀所疾。夫固不死則冀之權不張，必至殺之而後已。君子曰：能爲無有可謂大臣矣。馬融爲世儒宗，至爲梁冀作章表，固之死實出其手。融他日爲南郡太守，以謁冀弟不疑忤冀，受髡笞之辱，徙朔方。噫！融不爲章表止徙耳，孰愈徙於從事中郎之時哉！

《達觀樓集》卷九《楊震李固》　楊震孤貧好學，清白公正；李固爲司徒之子，杖策驅驢，負笈從師，直骨立朝。俱爲千古超絕之人物。君子哀其遇不幸可也，不必深爲督其過。夫見幾而作固是聖教，舍身報國亦是臣道。一去何難，不去而死乃難耳。震、固可以深非，闖龍逢、比干亦足譏矣。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三《詠史詩・李固附杜喬》　李杜國忠臣，不惜以身殉。兩議立清河，遂爲權奸擯。恨食煮餅時，討賊不自奮。徒勞推侍醫，坐失太尉柄。反令梁冀傾，收繫竟絕命。三賢齊上書，意氣千秋振。

《義門讀書記》卷二三《後漢書・李固傳》　李之器識在楊震以上，使清河得立，可以致主文、宣，天不祚漢爾。其駁議發荊、揚、衮、豫四州兵援日南事，在《南蠻傳》中，亦深悉邊計。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四《李固杜喬論》　東漢自光武、明、章，孜孜學術，培養氣節，故雖數傳稍衰矣，而袁安、楊震、何敞、朱穆、張綱、傅燮諸君子，皆靖共正直，臨患難死生而不易。其摻若李固、杜喬者，尤疾風勁草之卓然傑出者也。蓋梁冀擅廢立之權利於幼弱，二公與胡廣、趙戒共爭之，既而廣、戒順冀，而二公之志終不可移，爭而不得，繼之以死，其爲漢室忠矣。夫權奸之欲擅國柄也，必害其忠直不撓不與己合之大臣，以震其餘。梁冀之於李、杜是也。彼以爲此人一去，則在上之勢孤，在下之望絕，其餘皆軟靡易制，貪位苟祿之人耳。後世奸臣多效其爲，而人君咸不悟焉，卒之一身孤立於上，而左右前後皆彼之人，豈不可哀也哉！漢末忠臣李、杜並稱者三：李雲、杜衆；李膺、杜密是也。要當以固、喬爲冠。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李固杜喬》　古云：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何言之深而痛之切也。如李、杜之在漢也，主氣節，正風教，倡義理，而立行業，君子哉。其有裨於國也遠矣。天運將塞，毒禍紛起，邪惡高張，正人顛沛，而李、杜首蒙鉤黨之害，清流幾一網盡矣。帝廷因以漸落，災變因之疊興。噫！善人之繫人家國，不亦大哉！

又《李氏文姬》　文姬，李固女也。痛父忠直，豫匿弱弟，可謂見之早矣。繼而託孤王成，可稱知人。成亦感其義，卽保其孤，則李氏之得以血食者。王

成之功成，因以不忘其師，然非以文姬而孤何得全，故存李燮者王成也，成王成而幷成李燮，以全李氏之宗祀得以復其仇以彰父之忠烈者，文姬也。文姬其女中之賢哲也哉！至其諄諄戒弟數語，則可作凡爲孤兒者之身箴。

分論

《遺黃瓊書》《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三李固《遺黃瓊書》眉批：辭命雅調，宛有風度。《古文雅正》卷四李固《遺黃瓊書》尾評：商量出處，饒有情悃。文之曲折清挺，猶有西京風氣。徵辟之風，至漢末極盛。是時士尚風節敦行誼，至用世濟民之學，未敢概許也。李固存亡，關于社稷，誠不愧斯言哉！漢末重節義，如三李杜，皆不得免，時事可知矣。獨黃瓊稍重厚，雖直言無隱，保全善類，然獲保其身，以太尉終。如陳蕃所薦五處士，皆不至，又翩然遠矣。三李杜謂：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也。五處士謂：徐穉、袁閎、姜肱、韋著、李曇也。

《災異策對》《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三李固《災異策對》尾評：篇中所陳阿母、宦官、梁氏，皆人所結舌者，侃侃言之，李公風節可見於此矣。《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李固災異策對》：意愈婉而氣愈直，讜論碩辭，可刊金石。

《與胡廣趙戒書》《古文雅正》卷四李固《與胡廣趙戒書》尾評：權文公謂：西漢之亡，亡于張禹；東漢之亡，亡于胡廣者，以此。然禹罪尤浮于廣也，廣等與孔光同醜耳。

傳記

《後漢書・李固傳》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方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略】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略】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略】又薦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

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略】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買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顧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蠻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略】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虧義，專爲物則害智，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閹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時晦，終離罔極。蠻同趙孤，世載弦直。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後漢司空《李固集》十二卷。（梁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李固別傳》七卷。

又《經籍志下》《李固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李固別傳》七卷。
又《藝文志四》《李固集》十卷。
《通志》卷六五《藝文略三》《李固別傳》七卷。
又卷六九《藝文略七》司空《李固集》十二卷。
《玉海》卷五五《藝文》《李固集》十二卷。（梁十卷。唐十卷。）

藝文

李華《雜詩六首》五　孔光尊董賢，胡廣慚李固。儒風冠天下，而乃敗王度。絳侯與博陸，忠樸受遺顧，求名不考實，文弊反爲蠹。

李商隱《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啓》　商隱啓：右件衣服等。弄杼多疎，紕鍼未至。逸李固之奇表，累王衍之神鋒。敢恃深恩，竊陳善祝。伏願：永延松壽，常慶蕤賓。遠比趙公三十六年當國，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肝膈所藏，神明是聽。仰塵尊重，實用兢惶。謹啟。

李新《自西縣趨南鄭道中襍詠三首》三　茂林修竹平夷地，牧馬藏兵戰鬬場。死節不知師李固，溺冠惟解法高皇。

薛季宣《磨李固碑文》　興元南鄭有漢故太尉李公之碑，其刻文皆古佐書，遺漢之珉寶也。紹興中，楊太尉安撫利州東路，其鎮在興元，作舍落成，求石爲誌甚亟。尉無以塞命，磨是碑應之。太尉聞而怒曰：「而豈不知李太尉先漢名臣，以予武人實諸有過地爾？」謀黜尉不果。世以李公之正，漢碑之古，字書之法，刻畫之妙，所宜傳示來世，永永無窮。一旦沒於庸人，可爲碑弔，走則異是，故以悱辭發之，其辭曰：太極渾渾，權輿地天兮嘻！品物流行，貞於本原兮嘻！摠摠林林，孰識其然兮嘻！顧之無後，望之無前兮嘻！竅心有九，莫適窮研兮嘻！開闢來今，胡得而言兮嘻！胡得而言，是以爲全兮嘻！自古在昔，聖人有作兮嘻！無遵一行，無宗一學兮嘻！絕地通天，際克寥廓兮嘻！窮仁非仁，至樂非樂兮嘻！蕩蕩無名，無能以度，是以爲先覺兮嘻！君子愛人，當以道兮嘻！皇極神人，元灝灝兮嘻！萬古無言，寧可攷兮嘻！老也後天，名壽考兮嘻！惟后侯之修直兮嘻！亶降精於神靈兮嘻！冠芙蓉而纓蓀兮嘻！懷明珠而佩蘭兮嘻！更漢祚之中衰兮嘻！蹇正揆而扶持兮嘻！紛蕭艾之塞途兮嘻！抵黨人於嬉危兮嘻！名礫坏爲美玉兮嘻！指驪珠爲魚目兮嘻！余執金而寧斃兮嘻！眡衮章如牢猩兮嘻！揭車余服有遺芳兮嘻！萋斐貝錦漫成章兮嘻！地久天長同久長兮嘻！美好善兮，惟昔人嘻！豐碑勒銘兮，頌成仁嘻！嗟嗟節義兮，等太虛之無垠嘻！是何爲兮，爲堅久之道信嘻！亘千齡而猶建兮，其誰知夫至眞嘻！秉山石兮，鄭之尉嘻！知李公兮，達其意嘻！磨貞珉兮，明至義嘻！唯公道兮，不以茲而興替嘻！子瞻之柳，伐於山東兮嘻！仲尼之栢，殘於杏壇兮嘻！一聖二公，復何非兮嘻！樹伐碑亡，行當不疑兮嘻！

曹彥約《題漢李固太尉廟》　生死忠邪未易窮，其如國脉是非中。誰知刺骨飜爲福，不念捐軀有此忠。一日太阿歸跋扈，百年黃鉞授姦雄。不然彼亦何爲者，敢肇兵端起鄴宮。

張養浩《李固杜喬》　危邦何可一朝居，二子雖忠識亦疎。地下若逢楊太尉，不須更問國何如。　小人方寸足機阬，君子從來直道行。二者早知難並處，不如田里樂餘生。

田雯《咏史》七　汪汪千頃波，是爲牛豎兒。一時荀與陳，獎藉有美辭。李固少好學，負笈遠從師。壇席召樊英，謗毀輒交施。可否夷惠間，君子之所宜。嶢嶢易缺汙，盛名奚以爲。黃瓊拜議郎，何似東岡陂。

愛新覺羅・弘曆《題洛陽都亭》　洛陽都亭名自故，云是文紀埋輪處。豺狼當道置狐狸，十五事陳逆當路。王家炯鑒何曾悟，連踵雲臺身犯霧，鳶肩豺目志跋扈。廣陵出守單車去，尙勝杜喬及李固。位至三公乏匡助，瘐死獄中應悔誤。

雜録

《樂府詩集》卷八八《後漢順帝末京都童謡》　《後漢書・五行志》曰：順帝之末，京都童謡：「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按：順帝卽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

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蠭吾侯，遂卽至尊。固是月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爵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

《東漢文紀》卷一三馬融《爲梁冀誣奏太尉李固書》　質帝初立，梁太后委任宰輔，固多所匡正，冀每相忌疾，遂誣奏固。時融在座，爲冀章草。冀長史吳祐面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冀怒，起入。祐亦竟去。書奏，太后不聽。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牕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制，善則歸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

朱　穆

論　述

《後漢書・朱穆何列傳》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致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譖朋」之譏。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紓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勢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爲恩死，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廣鴻，陳重、雷義云。

《後漢紀・孝桓皇帝紀第二一》　永壽元年【略】，潁陰人劉陶上疏曰：「【略】竊見冀州刺史朱穆，烏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修，貞介絕俗。穆前在冀州彈糾豪傑，埽滅饕惡，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不畏彊禦，誠無以逾也。膺前後歷職，正身率下，及掌戎馬，鎮撫北疆，神武揚於朔州，彊胡懾於漠北，文既俎豆，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無私積。斯則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

《史通》卷九《內篇・覈才》　昔傳玄有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龜山集》卷九《史論・朱穆》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詩藪・外編》卷一　朱穆《絕交詩》，詞旨躁露，漢四言最下者；趙壹《疾邪詩》，句格猥凡，漢五言最下者。

《古詩歸》卷四（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尾評　鍾云：描寫千古醜人，形態性情曲盡。罵得快，笑得毒，幾於《巷伯》之惡惡矣。詩之刺體，有極露而妙者，此類是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　朱穆四言《絕交詩》，語甚庸鄙，不當以古質目之。蓋漢人詩雖人止數篇，亦自有當家也。

《古詩解》（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　恭叔與伯宗絕交，以鴟況劉，以鳳自喻，極言鴟之貪婪，見侵於鳳，故欲與之絕交。詞非古雅，意極淺膚，殊非四言妙境。以《詩歸》所收，世所共寶，姑錄不刪。

《漢詩音註》卷三《與劉伯宗絕交詩》　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欖，飽則泥伏。饕餮貪污，臭腐是食。塡腸滿膝，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鴟詆鳳爲無德，小人不滿君子，宛肖其情。下數語忠厚，絕之深矣。）「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直起直結，漢人類然。）

《古詩賞析》卷六《與劉伯宗絕交詩》　前十以鴟比劉。由動不中禮，遞落貪得無厭，刻畫形容，先透當絕之故。後六以鳳自比，點明與絕也。却又從鴟之謂鳳無德，對面挑起，更爲鴟添取一重怙惡傷善罪案。然後以鳳與異趨，繳清永訣。各自努力，反若最知己語，何其敏妙。

傳記

《後漢書・朱穆傳》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躭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顚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卽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略】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略】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霧積招禍，復奏記諫曰：【略】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瑰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略】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旣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略】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

紀事

《後漢書・馮緄傳》　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

又《度尚傳》　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略】又遣謁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

又《延篤傳》　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又《方術列傳上》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脩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

《後漢書補逸》卷一一《謝承後漢書・朱穆》　朱穆爲尚書。歲初，百官朝賀，有虎賁當堦，置弓于地，謂羣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避

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當戴之于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賁付獄治罪，衆皆肅然服之。（案：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亦稱文忠先生，祖暉，范書有《傳》，穆附焉。避弓事，《續書》作桓帝臨雍，與此不同。夫小人假密神器，侮弄大臣，往往有之。公叔臨事不惑，可爲士大夫吐氣。）

又　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勢爲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殷肱，舉孝廉。（案：穆以顏子自擬，未免過當。然觀其爲人，立節忠清，虔恭機密，亦賢者也。蔡邕謂其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良然。穆文詞更擅絕古今，邕乃至其家自寫之，特《絕交》一論，不無褊狹耳。范不載。）

又　穆爲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僭爲璠璵玉匣。穆下郡案驗，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詣廷尉。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爲書像，置廳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爲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案：此足見公叔之貞而孤也。楊龜山譏其從梁冀之辟，不得爲貞孤，亦責備賢者意耳。畫像事范闕。）

又卷一四《張璠漢記・朱穆》　朱穆卒，蔡邕與門人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案：前穆父卒時，穆與諸儒謚爲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倣而行焉。張《記》議以微詞是也。同時荀爽亦聞而非之，見袁書。）

又卷二〇《司馬彪續後漢書・朱穆》　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之。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于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案：穆見謝書。此段較謝更寫得曲至如畫。）

《史通》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後漢書》　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孝穆」五字傳寫譌脫，當作「獻穆孝崇二皇后」）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紀》。

《太平御覽》卷九八一《香・鬱金》　《文士傳》曰：朱穆字公叔，作《鬱金賦》。

《澗泉日記》卷中　朱穆字公叔，尊德樂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作《崇厚論》。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四《著絕交論》　後漢朱穆字公叔，著《絕交論》，亦矯時而作。注：穆《與劉伯宗書》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絰，來入豐寺；及我爲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足下，相與豈丞掾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爲榮乎？咄，劉伯宗，於此三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鴞，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饕貪污，臭腐是食。塡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與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讀禮通考》卷六四　蔡邕至朱穆家寫其書，及穆卒，邕及門人共謚穆曰「忠文」。張璠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冉至德，不聞有謚。蔡哀穆臧否不立，故私議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漢徵士《崔琦集》一卷。注：梁又有【略】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錄》一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朱穆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朱穆集》二卷。

《通志・藝文略七》　《朱穆集》二卷。

藝文

蔡邕《朱公叔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啟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後自沛遷於南陽之宛，遂大宗，爵位相襲。列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於臨淮。考曰實，爲陳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勳蹟。尋綜六藝，契濶馳思，所以啟前惑而覺後疑者。亹亹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謀深切。退處畎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潛於郎中。羣公並表，乃遷議郎，登於東觀，纂業前史。於時冀州凶荒，年饉民匱，而貪婪之徒乘之爲虐。錫命作牧，靜其方隅。乃攄洪化，奮靈武，昭令德，塞羣違。貞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慝，用陷於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於官。天子痛悼，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孤用。作茲寶鼎，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之德。

劉孝標《廣絕交論》 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蕭綱《圖雍州賢能刺史教》 冀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氓，或有傳芳史籍。昔越王鎔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畫，獨高賈彪。矧彼前賢，寧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考績入於歲成，論功書之年表。尋授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露冕觀風，停車待雨。百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千里相迎，愛王基之德。曾未期月，被勑追還。眷眷吏民，不無河內之請；依依故老，實念黎陽之別。

又《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五曹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楊喬之直。

梅守箕《詠懷》二 索處無適懷，羣居無怨尤。素交夙已盡，闕闕起相仇。甘醴善迎人，終始寧爲謀。同心託蕭艾，一器戒薰猶。匿怨而友人，見鄙于左丘。信哉朱穆言，獲我心所求。

毛奇齡《哭沈生功宗詩》 時事有長短，交情無死生。同君埋草澤，先我返蓬瀛。器大如顏子，才高過禰衡。登臨廻北顧，詞賦本西京。早歲方懷策，終年竟請纓。人間金殿阻，天上玉樓成。鵬爲長沙至，麟來曲阜行。痛心君鳥逝，轉眼我驢鳴。庭有雙親養，田無一子耕。桓譚多緒論，朱穆但空篇。屬誌羞孫綽，臨尸負子荊。今朝發哀次，何似武昌城。

趙士麟《詠史詩・朱穆》 朱穆刺冀州，望風解綬去。糾舉鮮所私，郡邑沐膏露。心疾宦官橫，敷陳干帝怒。至今絕交文，猶爲薄俗訴。

雜録

蔡邕《朱公叔謚議》（《蔡中郎集》卷三）（存目）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四〇《售猪過直》 朱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賣猪者售不言病，且值過多。穆怪其故，責半值以還買猪者，辭不取。穆棄錢而去。

崔烈

論述

牛希濟《崔烈論》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邊郡罄無寧歲。兵連禍積，歷世不已，天下以困，國用不足。榷酤租算之外，方許民間竭產助國，出金贖罪，貨鏹以爲郎，以爲經世之術，救弊之務。逮至桓靈之世，天子要之，百萬然後用爲三公。崔烈常以賄求備位於公輔，問其子「外以我爲何如」，對以「銅臭」之說，垂於前史。然近之其人主無桓靈之僻，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爲時貨，宰輔以牧守爲時貨，銓注以縣令爲時貨。宰相若干萬緡，刺史若干千緡，令若干百緡，皆聲言於市井之人，更相借貸以成其求。持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於科矣。爭圖之者，仍以多爲愈。彼以十萬，我以二十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邑用賄之法爭相上下，復結駟連騎而往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爲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爲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度其心而聞其謀，卽皆販婦疑之。行一錢之出，希十錢之入。十萬者望二十萬之獲，三十萬者圖六十萬之報。盡生民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漢之亡也，人主爲之。國家之禍也，權倖爲之。或曰：兆其釁者，崔氏之子，爲不朽之罪人乎？武帝開之於前，桓靈成之於後，以至今日，踵而行之而已。且烈之世，不聞教子以義方，不能遺子孫以清白。多藏若是，俸祿之所獲乎不及於昆弟親戚矣，不施於鄰里鄉黨矣。其賄賂得之乎今日，用之以遠，不亦是乎。且桓靈之世家諜，且曰「烈爲相矣，不如是則羣道（疑作「盜」）之所奪，乃積之者過，非用之者罪也」。被髮而祭於河（《左傳》作「野」）者，辛有知其必戎。作俑者，其無後乎。仲尼懼其狗葬，蓋知防其漸之日也。明明天子許而行之，何罪之有？崔子素無異聞。貪榮固利者，小人之常也。不施於親戚，自圖於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足加其罪？有國家者，不以仁義而務財利之道，許而行之，斯不可矣。不許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又不可矣。是亦覆國家者，不亦過乎。

錢彥遠《賀杜相公書》 始漢唐初，蕭何、曹參、房、喬、杜如晦爲之，虛己□意，得人尤盛，風迹逮同三代。暨季末昏錯，則張禹、崔烈、柳璨、裴贄，挾奸竊寵，樹朋黨，償恩讐。賢材耻之，相與逃去。

李維楨《戶部疏草序》 德宗懲蒙塵之苦，報瓜果以官，喜醉人爲瑞，孳孳聚斂。縉紳中裴延齡、盧杞之屬慫恿之，其播惡溢於漢崔烈輩。今諸文臣無是人也。

傳記

《後漢書・崔駰傳》 （崔）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過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大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廷獄，鎖之鋃鐺鐵鎖。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紀事

《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二年）三月，廷尉崔烈爲司徒。

又（中平四年四月）司徒崔烈爲太尉。【略】十一月，太尉崔烈罷。

又《獻帝紀》（初平二年）五月丁酉大赦天下。丁未，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太常種拂、大僕魯旭、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竝戰歿，吏民死者萬餘人。

蔡邕《太尉橋公碑頌》於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爲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永昭芳烈。

袁宏《後漢紀・孝靈皇帝紀》中平二年【略】三月，廷尉崔烈爲司徒。邊章、韓遂寇三輔，中郎將董卓副皇甫嵩討之。於是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云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奮勵，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是之。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蕃衛也。堯舜時，《禹貢》載之。殷周之世，列爲侯伯。高祖平海內，使鄘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天下騷動，陛下不安寢食。烈爲宰相，不念思所以綏之之策，乃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左衽之虜得此地爲患數世，今以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爲亂，此社稷之深憂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若烈不知憂之，是極弊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必有之。」遂從燮議，亦不罪烈。

《世說新語・文學》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愼，子愼」。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著録

《日知錄》卷一九《文不貴多》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略】崔烈【略】四篇。

藝文

李德裕《謝恩不許讓官表狀》臣敢不祇奉明詔，克勵貞規。慕孔父益恭之誠，遵叔敖愈卑之志。豈比罪無所禱，孫賈黜於聖人；久不自安，崔烈詢於厥子。仰思睠宸，倍積光榮。不任荷恩感激之至。

皮日休《憂賦》懸官待賄，命相取資。崔烈作司徒之日，曹嵩爲太尉之時。未搜巖穴，莫訪茅茨。秦繆既誅於五羖，桓魋將退於仲尼。是臣憂也。

邵謁《送徐臺宰望江》古人力文學，所務安疲甿。今人力文學，所務惟公卿。大賢重邦本，屈跡官武城。勸民勤機杼，自然國用幷。但見富貴者，知食不知耕。忽爾秋不熟，儲廩焉得盈。貢藝既精苦，用心必公平。吾道不遺賢，霄漢期芳馨。一夫若有德，千古稱其英。陶潛雖理邑，崔烈徒台衡。濁者必惡清，瞽者必惡明。孤松自有色，豈奪衆草榮。爲刀若不利，焉得宰牛名。爲絲若不直，焉得琴上聲。好去立高節，重來振羽翎。

謝觀《以賢爲寶賦》楚國之君，賢人爲寶。彼則貴於無脛，此則尊於有道。琢磨仁義而不緇不磷，淬礪鋒鋩而既堅既好。皎皎神爽，稜稜貌清。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愈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櫝以沽名。廉讓在心，命爵而蔑聞銅臭。文章滿腹，擲地而自有金聲。洞徹不欺，光芒相燭。砥名而可尚，礪節而自勗。吐清詞之粲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情田積玉。

吳淑《錢》若其安息王面之象，嗣寢騎馬之形。嘲崔烈之銅臭，笑江祿之鐘鳴。送謝謖而稱愧，饒劉寵而逾清。

華鎮《戲呈程民老》多才是處走華鑣，問柳尋花九十朝。春去光陰祇恨晚，興來行路莫知遙。謝安攜妓情雖遠，崔烈爲公臭不消。應是醉魂傷駘

蕩，大歌楚些爲君招。

張擴《讀錢神論偶成（并引）》　昔魯褒論錢神，蓋嫉時而爲之。政如太史遷爲貨殖作傳，豈無意哉！予竊隘之，以謂世間貧富，如人壽夭，委運而已，則胷中未有不釋然者。故卽是意而賦詩，欲以自廣，豈未能免俗耶。

君不見王衍談天喙三尺，繞床阿堵初未識。又不見阿戎自執紅牙籌，聚錢成癖老不休。人生嗜好各殊趣，盜跖孔丘更毀譽。不如是非兩置之，萬事欣然隨所遇。貴人見錢地上流，富人錢妖聲如牛。醉時雖悟落幘語，客至或忘障簏羞。謾誇無耳可使鬼，劉濞鄧通皆過計。崔烈得名未掩臭，陳萇小黠強稱美。我今家徒立四壁，憐渠一箇也不得。不願腰纏十萬上揚州，安用呼盧百萬供一擲。但要時逢好事人，恰有青銅滿三百。

歐陽澈《建中索子賢酒債戲作一絕》　阿堵物無崔烈臭，孔方兄有少陵羞。一斗酒金償未得，速來相就典貂裘。

楊簡《永嘉勸農文》　風俗之所習尙，舉一世皆以奢侈爲美爲榮。父子兄弟意嚮，州閭隣里意嚮，無不趨於奢，無不羞於儉。今欲改奢而爲儉，其勢固難。但奢則坐見貧困，鄰里罕能救，雖至親亦罕能救。審思至此，則泛泛羞儉喜奢之浮毀譽，何足顧恤。顏子簞瓢，垂芳萬世；崔烈雖富，人謂銅臭。願父老訓諭子弟，勿循羞儉喜奢之浮毀譽，自取貧困。顏子有負郭之田六十畝，尙簞食瓢飮。今田家未必人人有田，豈可不計度。

魏了翁《跋房氏清白堂記》　吾友張季可，袖房氏《清白堂記》過余於里舍，曰房君納粟得官，辭而後受。諸賢嘗爲題識矣。更欲得余一言，余罔然不知所對。則謂曰：「輸財辭爵，卜式嘗爲之矣，而論者謂非人情。輸財受爵，崔烈嘗爲之矣，而論者反嫌銅臭。是非混然，則將何以處此。」季可其爲我以此復于清白堂主人，而復以語我。

高斯得《孤憤吟四十韻（效子美對屬體）》　民屋寸量甚閒架，瘠人封己信可誅，剝下媚上當何如。崔烈爲公近日有，劉毅答詔今時無。民間已食烏昧草，天上猶積瓊林儲。小人長國但牟利，大學生財誰讀書。民貧盜起已有兆，內敉外寧猶貢諛。紛紛詔子諒無責，挺挺諸賢何不圖。

方岳《夏日珠溪賦八音體》　金篩薛蘿月，玉戛琅玕風。石根一睡美，幽尙誰與同。絲梵俗士懷，顚倒崔烈銅。竹笋肯俱來，獨予兩詩窮。匏瓠亦纏藤，永日閉梵宮。土花侵道碧，晚翠初空濛。革華共徘徊，愛此山叢叢。木犀約重遊，小待香玲瓏。

居簡《代人持盌買屋疏》　地上錢流，方掩鼻過崔烈。句中眼活，盍沽酒飮陶潛。敢辭辛勤，三十年有此廬。安得突兀，千萬間見此屋。

莊昶《贈賈君惟善之新昌典史詩》　有泉莫作盜泉水，有官莫負貪官名。盜泉之水渴不飮，貪官之名終不清。貪官之名終不清，崔烈銅臭，元載胡椒，雖有孝子慈孫百世誰復更。城南節度屋萬楹，城西刺史田百成。輕裘肥馬冠侈靡，粉白黛綠誇輕盈。問之乃是剝民肉，歸來大舸金滿篋。一家溫飽極富樂，豈知塡溝倒壑俱蒼生。

倪元璐《視學及士習文體策》　高皇帝羅郡國之儁，使學於天子。出則膺顯職，筦天下大柄，如此其貴也。而今六館之英，盡鴻都之鬻。則是天子使卜式之執經於前，而責崔烈之致身其後，猶懸牛首望其馬肉，此不足以起也。漢之視學，其天子自爲下說，鳴叩互發，於是乎開石渠、虎觀，進諸儒之言，稱制決之。而高皇帝於《禹謨》、《洪範》諸篇，振猶響玉也。

王永吉《御定人臣儆心錄・徇利論》　故《書》儆貨利，《詩》刺貪人。魯褒致論於錢神，崔烈見嘲于銅臭。利之當戒，自昔然矣。

田雯《咏史》九　鬻官開西園，入錢各有差。崔烈本名士，皇皇問其兒。在昔孝文帝，鼂錯爲此詞。充斥武功爵，紛紛元狩時。弘羊置平準，入粟實京師。

又《冬日十首》九　竹瓦廬寒火亦稀，獠奴辭去竟何歸。當窗烘日梅無怨，啄雪爲糧鶴豈肥。有例那宜薄崔烈，於書不敢讀韓非。粥鐺藥竈空齋裏，憔悴東陽減帶圍（近日僕多散去）。

雜録

《隸釋》卷二〇《橋玄三碑》　睢陽有漢大尉橋玄墓，列數碑。【略】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爲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稱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昭明芳烈。

《寶刻叢編》卷二《袞州・漢孔彪碑陰》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等十三人，皆博陵人。（復齋碑錄）

《釋常談》卷上《銅臭》　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略】今以富者亦曰銅臭也。（《說郛》卷十二下）

《丹鉛續錄》卷一二《鋃鐺》　《後漢書》：崔烈以鋃鐺鏁。鋃鐺，大鏁也。今多訛作金銀之銀。至有「銀鏁三公脚，刀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訛習舛如此。

《豐川易說》卷八《升・上六・象》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孔子之傳《升・上六》云：「云何也？曰：言冥升在上，雖身則升而上，富必消而貧。」正不獨見薄于月旦之評也。嗚呼，升以望富，而升愈上則富愈消。然則冥升者，既消其品，兼消其富，得一虛而消兩實，謂之冥升。信乎其冥升乎，漢之崔烈得無類此。

《蒙求集注》卷上　魯褒錢神，崔烈銅臭。

陸文圭《朱家傳》　暨民有朱姓者，以賣撲爲業。久之，精其術，輩流莫能及，呼曰「朱家」而不名。朱挾其術，遊貴人之門，無不喜之者。重簾深院，風微晝寂，外聞閭市喧囂之聲，於衆中必能認之曰「此朱家聲也」。朱家所至，雖兒童婦女皆栩栩迎笑競逐之。其術善以寡得贏，以賤易貴。以物與人無吝色，戲取之亦不屑較。至有負其直者，一毫不貸也，故所得常倍。以閭巷細民，致中人十家之產。嘗曰：「吾以十指上起家。」市少年有誚之者曰：「朱家脅肩諂笑，以求媚于貴人。俯僂終日在地，獨不嫌崔烈之銅臭乎？請易其業。」朱家嘆曰：「吾聞勞力者食於人。吾儕小人，勞力者也。吾目不知書，無負郭田可以具饘粥。饑寒迫人，且爲溝中瘠矣。今吾鷄鳴而起，皇皇焉適市。燈昏而歸，視吾所攜具而醉飽之資在焉。皆俯僂終日在地之力也。然後具斗酒匕飯，呼屠沽兒輩環坐，妻子歌呼，擊缶酣暢而罷，爲一餉樂也。吾何以易此哉！古之人，淮陰袴下，高陽博徒，率由貧賤致富貴。安知非吾輩中人也。」市人聞之，皆曰朱家有大志，不可測。己卯中秋，暑，一夕而斃。行路嗟嗟悼。有邑子作詩弔之曰：「孔方入手便通神，使盡機關誤殺人。血指汗顏貪取利，財多福薄喪其身。」人傳以爲笑。因命其徒歌之爲《薤露》，以給葬云。

崔寔

論述

《後漢書・崔駰傳》　論曰：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又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略】子眞持論，感起昏俗。

《後漢紀・孝桓皇帝紀》　元嘉元年，【略】十一月【略】，安平崔寔郡舉詣公車，稱病不對，退而論世事【略】。袁宏曰：觀崔寔之言，未達王霸之道也。常試言之：夫禮備者德成，禮順者情泰。德苟成，故能儀刑家室，化流天下。禮苟順，故能影響無遺，翼宣風化。古之聖人知人倫本乎德義，萬物由乎風化，陶鑄因乎所受，訓導在乎對揚。崇軌儀於化始，必理備而居宗；明恭肅以弘治，則理盡而向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化和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順序，君唱臣和，其至德風。教繫乎一人，政化行於四海，無犯禮而王迹彰矣。及哲王不存，禮樂凌遲，風俗自興，戶皆爲政。君位且猶未固，而況萬物乎。於斯時也，臣子自盡之日，將守先王之故典，則元首有降替之憂；欲修封域之舊職，則根本有傾拔之慮。故忠奮之臣，推其義心，不忍其事，思屏王室。故有自下匡上之功，以卑援尊之事。雖失順序之道，然效忠之迹也。欲濟王體，則異乎承宣之美；邇同於不順，而終有翼戴之功。故聖人因事作制，以通其變，而霸名生焉。《春秋》書齊晉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勳，所以褒括盛衰，彌綸名教者也。夫失仁而後義，必由於仁；失王而後霸，以致於霸必出於忠義。誠仁之不足，然未失其爲忠也。推斯以觀，則王霸之義於是見矣。初上欲封大將軍梁冀，使公卿會議其禮。特進安樂侯胡廣、太常羊儒、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稱冀之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封以附庸。司空黃瓊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是以大啟土宇，賜以山川，郊祀天地，行天子禮。此百世未有，唯周公宜之

耳。蕭何識高祖於泗上，霍光輔昭宣於中興，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合食四縣，賞賜皆如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冀恨之，因地動策免瓊。丁亥，司空黃瓊以災異策免。是月，五色大鳥見己氏，時以爲鳳皇本志以政理衰缺，梁冀專權，皆羽孽之異也。

《文心雕龍・雜文》 崔寔《客譏》，整而微質。

又《諸子》 若夫【略】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

又《書記》 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略】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

又《才略》 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其風者矣。

《舊唐書・王志愔傳》 《易》曰：「家人嗃嗃無咎，婦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昔崔寔達於理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抵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

《資治通鑑》卷五三《漢紀四十五・孝桓皇帝上之上》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八《治道・（元豐六年）呂元鈞對策》 聖策曰：「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有益於時者，何事？」臣謂崔寔之論，極於理要，不泥一隅，故范曄稱之。就求其說，而有曰補綴決壞，枝柱傾邪，則亦有益於時也。

又卷四一《治道・（元祐七年）呂陶奏》 至于崔寔著論，根極時要，則亦以爲濟時拯世之術，期於補綴決壞，枝柱傾邪，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宜以鉗鞿轡爲救，豈暇及於和鸞節奏哉。夫二子之言，皆不泥一隅，該通事變。質之前世而不繆，驗之來今而可以爲鑒，臣竊慕焉。

《清江三孔集》卷一《制科策》 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略】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實之大概，欲人主不當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陛下深論哉。

《道鄉集》卷二九《策問》 問兩漢多士，其慷慨談治體者，殆接武於朝野。賈誼之《書》、賈山之《至言》、劉向之封事，王符之《潛夫》、仲長統之《昌言》、崔寔之《政論》，尤章章於其間。諸君蓋嘗成誦而深思矣。果孰得而孰失，今欲取其說之宜於時者，用之可乎？且何說最爲宜於時者，別白以告。

《鄖峯眞隱漫錄》卷一〇《回奏宣示御製策士聖訓》 臣嘗觀漢崔寔《政論》，其言當世之弊，救之之方，無出剛果。蓋自古聖君莫不以寬大忠厚爲本，而剛明果斷輔之。今日王言之大，雖不敢下比寔論，要其大旨亦是同歸。誠欲振乾綱於委靡，回既倒之狂瀾，作羣臣以趨事赴功也。

《習學記言》卷二五 崔寔《政論》絕無義。漢人以爲能言，莫曉其故。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元不在此，正坐易置之耳。蓋威刑未嘗不加于君子，寬弛未嘗不行於小人。是時李固、杜喬已死，梁冀主斷，更無救法。寔立此論，欲以何施？天下本無治世，亦無壞俗。寔謂孝文重刑非輕刑，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是何等見識？又謂刑罰者亂世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不知亂世何嘗有不可食粱肉之理？寔以此論誤當時，其禍猶小。遂誤後世，其禍大也。

《緯略》卷一〇《答客難》 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賓戲》、崔駰《達旨》、崔寔《答議》、蔡邕《釋誨》、陳琳《應議》，皆出于《客難》而作，然其雄放豪特皆不能及也。

蔡岸《最錯不能過崔寔》（宋魏天應《論學繩尺》卷五）（存目）

《困學紀聞》卷一三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若璩按：范蔚宗已謂《潛夫論》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續後漢書・崔寔傳》 議曰：寔父子三世，掞藻摛秀，並擅才美，爲儒林文宗。蔡邕繼之，益加雋偉【略】。桓靈之季，號稱崔蔡。寔著論以爲漢政衰微，皇綱不振，當嚴刑峻法，攻以藥石，興滯補弊。之說非治體之常也。

宋司馬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故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方孝孺集》卷五《崔寔》　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暗，則論柔暗之失可也，遽爲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爲明，忍以爲斷，督責以爲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于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于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帝之功也。【略】漢室至于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少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

《震川別集》卷二下《河南策問對》一　夫謂一時救弊、未爲通方者，豈不以崔寔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而質樸日衰，恩愛寖薄。東京以後，尤競察察。鍾離意、宋均、魯恭、第五倫之徒，常以爲言，而杜林亦譏後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義之風替矣。崔寔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敝，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爲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將不以其達權救弊爲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縱橫之日，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　崔寔《政論》，諳國體，識時變，審事機，走以爲斯人殆管、晏之流亞，非迂士腐儒之臆見也。

《達觀樓集》卷九《崔寔》　梁統論刑輕，而崔寔論法寬，其意一也。但君子言事貴因時，光武明察嚴急，何如而統尚以重典爲言乎？孝安以後，至於桓帝，奸倖得志，法紀廢弛，亂國用重，矯寬以嚴，此其時矣。崔寔之論未爲有過，雖中間所辨文宣致治，稍不妥當，而梁肉藥石、執權隨時之語則適中矣。梁統所以受惡名，崔寔所以亟稱於仲長統歟？方正學譏其輕於持論，一言足以禍萬世，似未必然，子產水火之喻，何以見取於仲尼？

《靜怡齋約言錄》外篇　崔寔《政論》謂孝宣嚴刑峻法，海內清肅，算計見效，優於孝文。此言甚過。漢家一代元氣，皆文帝培養，豈孝宣可及。趙、蓋、韓、楊皆不得其死，宣帝之失德多矣。仲長統乃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信斯言也，其不禍世者幾希。

朱君復刪本《諸子斟淑》　崔寔子眞著《政論》凡數十條，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時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爲一通，置之坐側。」余觀《政論》所談，與《昌言》相類，宜公理之稱賞之也。

《百家類纂》卷二三《政論題辭》　後漢崔寔撰。寔少沉靜，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除爲郎，明於治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天台方遜志氏曰：夫言不可不愼也，彼崔寔者憤時君之柔闇，則直論柔闇之失可矣，遽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亟稱宣帝之賢，誣文帝以嚴致平，何其謬妄哉！昔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爲土水，以刑罰爲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爲此言也。

《義門讀書記》卷二三《後漢書》「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　此文華而不實，雖意在救弊，然殊不若王符謂不當數赦贖者爲得其要。且桓靈以後，非失之寬，失在寬縱權戚姦閹，嚴于清流耳。今不討究用法之謬，但勸其糾之以猛，積衰之後，重以威虐，徒促祚速禍而已（見東萊先生論與鄙趣同）。

張漢《史論》　仲長統稱崔寔《政論》與荀悅《申鑒》五篇，其詳政體篇有五，大抵興農桑、審好惡、宣文教、立武備、明賞罰，其言可採，施於時政，不無有裨，而亦未盡簡核。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三《書崔寔〈政論〉後》　崔寔《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于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爲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

正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丕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寔之爲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寔此言爲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又不然。善射者有志于殺人，其所殺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于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其仇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錮牢獄，毒流海內。李云、冠榮、張鈞、劉陶之死，寔猶以爲未足乎？

《藝概・文概》《政論》所言，主權不主經，謂濟時拯世，不必體堯蹈舜，此豈爲治之常法哉？

又　崔寔《政論》，參霸政之法術。【略】寔言孝宣優于孝文，意在矯衰漢之弊，故不覺言之過當耳。

傳記

《後漢書・崔駰傳》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略】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傅、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縚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田宅，直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紀事

《後漢書・伏湛傳》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又《孝順皇帝紀》陽嘉元年，【略】華嶠曰：漢之十葉，王莽簒位。聞道術之士西門君惠、李守等多稱讖【略】。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爲圖緯之學以矯世取資，是以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爽之徒，忿其若此，奏皆以爲虛妄不經，宜悉收藏之。

《晉書・衛瓘傳》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

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

庾肩吾《書品論・崔寔（中之上）》《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二）　子眞俊才，門法不墜。

虞世南《書旨述・崔寔（上下品）》《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　崔章書甚妙。

《史通》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後漢書》　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

詔、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獻穆》、《孝崇》二皇后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實、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紀》。

《書斷》卷上《草書》 草書之先，因於起草。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實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然伯英學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

《紫微集》卷一六《刑部尚書制》 東京承元、哀刑輕之餘，人易犯法。故梁統、崔實立尚猛之論於中興之際，伊欲寬不失於廢法，而嚴不至於傷恩。必推明恕之才，寄予欽恤之任。

《書史會要》卷二 崔寔字子眞，瑗之子。少沈實，好典籍，舉至孝獨行。官至五原太守，召拜尚書。工草隸，或云得法於蔡邕。

《書小史》卷三 崔實字子眞，瑗之子也。博學有俊才，桓帝時官至五原太守。常與諸博士正定「五經」。子眞母劉氏，博通墳籍，動見儀則。非惟實天性才敏，亦由訓導之功。其草雅有父風，張茂先甚稱之。

《兼濟堂文集》卷三《兩漢欣賞集序》 文章自「六經」而外，《左》《國》尚矣。然兩漢風氣龐厚，議論騰踔，無纖靡險仄之習，雕琢斧斲之痕。詔令則溫文爾雅，奏議則昌明博大，策論書檄則剴切詳明。【略】東漢如班彪、崔實、蔡邕、孔融，皆一代之傑於文者。

李鄴嗣《萬斯同補歷代史表序》 及范蔚宗作《後漢書》，所注意惟在列傳諸論贊，雖八志尚謂不盡。前此撰東漢二十二家，亦惟邊韶、崔寔嘗有《百官表》，蔚宗亦改爲《百官志》而表遂闕焉。

馮武《書法正傳》卷二 初，蔡邕得書法於嵩山，以授崔寔及其女琰、張芝之徒，咸受業焉。

朱彝尊《萬氏歷代史表序》 班固而後，表多闕焉不作。伏無忌、黃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之《百官表》作矣而不傳。

《歷代職官表》卷四一 《漢官儀》以尚方掌作刀劍諸物及刻玉爲器。而崔寔《尚方令箴》比諸古之玉府也。蓋較諸《考工》所造彌巧，而所聚百珍尤非外府可擬矣。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錄一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崔氏《政論》五卷（崔寔撰）。

又 《四民月令》一卷（崔寔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崔氏《政論》六卷（崔寔）。

《初學記》卷一二 後漢崔寔《諫議大夫箴》。

《太平御覽》卷二二九《職官部・太醫令》 崔實《太醫令箴》曰【略】。

《通志・藝文略二》 崔實《四民月令》一卷。

又 崔氏《政論》六卷（漢尚書崔寔撰）。

又 五原太守《崔實集》二卷。

《古文苑》卷六 崔實《大赦賦》。

《經義考》卷二七四 崔氏寔《四民月令》，《隋志》一卷，佚。《隋書》：後漢大尚書崔寔撰。按《四民月令》其書雖佚，而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之特多，合以《太平御覽》所載，好事者尚可捃拾成卷也。

藝文

盧思道《勞生論》 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兔退飛，不虧渤澥之遊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覽北戶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稼穡，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

賈餗《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以嘉節初吉修是農政爲韻）》 因獻壽之嘉辰，遂啓心於善政。何必考李悝之地力，覽崔寔之《月令》。懿此墓公之書，永作九州之慶。

呂祖謙《代宰臣虞允文恭書皇帝禦書崔寔政論下方》 皇帝臨禦之九年，

恩浹敎乎，方內順適。小大之臣，旣材諸位，謹曰：「天下事今治宜，勿復有爲。」皇帝曰：「嘻，是烏足究其極。維予九年於茲，夙寢晨興，將篤我祖宗成烈。凡奔走先後以就予事，惟時公卿大夫而安習所見，謂足以止，其何以底於大寧？」於是數用治道，不進讜論一二大臣已，乃親禦宸翰，於漢議郎崔寔《政論》幸賜臣允文。若曰「士俗流失，使天下事格而不得爲，如崔寔所指。臣允文當任其責云耳。」臣允文承受震悸，自惟駑散，幸以際遇待罪宰相，日聞德音。弗克以時風曉在庭，俾諭上旨，而恬於積習，節趨不立。以仰煩雲章奎畫，明示大訓，使知今日急政所在，其何以爲報。用三復寔言，冀萬一服行少分，以稱隆旨。竊嘗究觀漢自安、順以降，天下蕩然無復典法。一世賢者如楊震、杜喬、李固、陳蕃諸人，繼起爲輔，莫不欲整天綱，正官邪，以清四海。然志卒不遂，而禍辱隨之者，寔惟悠悠之談，樂寬弛而羞法制，使當時國論靡有所定。此則寔之論所由興也。而其大率不過以達權救弊，與俗士相上下，若切切於數君子之見掎奪者。故司馬光論之曰：「漢法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衰世之君率常庸，凡愚庸之俗，惟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謂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也。」光之言可謂盡寔之心矣。以陛下天德地業，皇帝王之事惟所欲用。顧於寔眷焉獨有所求，遂使匹夫之遺言，一旦煒然震發於昭回之間，非聖哲獨觀有以見天下之動，孰知夫寔之有味其言哉。然遭漢季，無復一君足望救時之敝，亦安能使之純法八世，致理於時。其曰參以霸政，其心蓋有抑鬱而未之盡者。至所謂大定其本，師五帝而式三王，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此陛下聖學之所緝熙，在今日所當講明，特稷契之佐，伊呂之輔，曾未如卒章所云。此則臣之所甚懼也。惟陛下選建其人，必極於三五之隆，而後稅駕，誠不勝老臣惓惓之義，敢以宸翰鏤之樂石，昭垂訓戒於萬斯年，爲鄉方砥節之勸，併昧死附見下方云。

歐陽起鳴《孝宣優孝文》　嗟夫，文帝以德而爲功，宣帝以政而爲功。崔寔以宣帝之功優於孝文，不知其優也，正所以爲劣也。

唐士恥《太昊九庖箴》　三墳之亡久矣。建官之畧迺見於崔寔《政論》，曾未有飭文之士追補古作者，敢爲之箴。（按：箴詞原本不載，無別本校補，姑仍其闕。）

王惲《贈崔中丞》　秀拔冰天一氣晶，幾年宮閣作先聲。閉門著論驚崔實，審勢陳書似賈生。鐵柱宛從貂珥出，簡霜能肅栢臺清。堂堂正有文貞笏，擊暴摧姦是小成。

郭棻《皇畿賦》　崔駰遇物能銘，崔實無籍不讀。

趙士麟《詠史詩・崔寔》　山陽愛寔論，謂宜寫一通。置之廣坐側，可以拓心胸。疾固資梁肉，養不廢藥籠。所以古爲政，寬猛貴得中。有激故云爾，知愛自不窮。

雜録

蕭衍《與始興王憺書》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張兪《答吳職方書》（宋扈仲榮《成都文類》卷二一）　馬稜爲廣漢太守，吏民刻石頌之。蔡邕美桓彬而頌之。崔寔爲父立碑頌之。至若袁隗之頌崔寔，劉操之頌姜肱、李膺，陳寔之頌韓韶，郭正之頌法眞，趙岐之頌季札，若此之類，史傳甚衆。

《類說》卷四《玉箱雜記・二龍》　蔡邕、崔寔號並鳳。寔又與許受號二龍。王仲宣號泥下潛蛙。

《海錄碎事》卷九下引《玉箱雜記》　蔡邕崔寔號並鳳，又與許受號三龍。

《宋史・范成大傳》　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爲知言。

《困學紀聞》卷二〇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陀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挺之鍛。《後漢・華陀傳》云「五禽」。

《玉芝堂談薈》卷四《兄弟十龍》　蔡邕、崔實、許受號「三龍」。

《春明夢餘錄》卷六七《石刻》　《漢崔寔頌德碑》在涿州，大鴻臚袁隗撰。實字眞長，桓帝時爲尚書，免歸，著《月令》十二篇。

《讀書紀數略》卷二五《雙鳳二龍》　蔡邕、崔實號雙鳳。崔晏、許受號二龍。

齊召南《史論》　蔚宗《後書》，自稱體大思精，毋亦班固、劉珍之紀傳，

崔實、邊韶、延篤、朱穆、盧植、馬日磾、蔡邕、楊彪之述作，本自詳贍。謝承、華嶠、謝沈、袁山松之《後書》，各有可觀，萃衆長者易爲力乎。然以較二史，則有間矣。

乾隆《畿輔通志》卷四八《陵墓・趙州》 崔實墓，在安平縣西。

陳寔

論述

《後漢書・荀韓鍾陳列傳》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愆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又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贏寇懷道。太丘奧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慶基既啓，有蔚穎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

《淮海集》卷二〇《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爲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爲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爲清爲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爲隘爲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内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嗚呼！使東海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寔爲侯、張而身詘也不爲過。【略】然則士大夫爲道而或詘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略】古之人恥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爲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爲柳下惠之和而非其時者，是不恭而已。若陳寔之屈身於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爲姦而已。

《實賓錄》卷三《八慈二方》 後漢陳寔六子，紀、諶最賢。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荀淑贊曰：太丘道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惇。慶基既啟，有蔚穎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

《勉齋集》卷一六《復李實之兵部》 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九《四世公卿》 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僕射泰，四世仕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語曰：「太丘四世，卿慙卿，公慙長。」

《筠谿文集》卷二五《陳太丘荀朗陵》 輕爲外，重爲内。與客言，言道義。匪直談鋒健莫當，德容益盎現瑜粹。陳氏三君荀八龍，父子萃羡爲時宗。

《涇野子内篇》卷六《柳灣精舍語》 光祖曰：陳寔、郭泰、管寧、陶潛，四人皆傑士也。敢問孰優？光祖欲學焉孰從？先生曰：太丘有仁之量，林宗有仁之材，以言其錫類則均也。幼安有仁之信，淵明有仁之智，以言其攸節則均也。子欲學守身無如管、陶，子欲學及人無如陳、郭，然必有管、陶之節，而後有陳、郭之用。斯四傑，吾不能爲之優劣。

《水田居文集》卷五「陳實王獻之楊再思遇盜辨」 陳實夜見盜止於梁上，呼子孫訓之曰：汝輩勉之。爲不善者，未必本惡，梁上君子是也。盜投地請罪。實曰：此常由貧困。令遺絹二疋。盜感化。自是一縣無竊。【略】此三人

者，共爲忠厚長者之事一也，而陳仲弓、王子敬獨稱賢者，何哉？凡忠厚長者之事，當以君子、小人之心辨之。以君子之心行忠厚之事，則爲仲弓之雅量。

《安雅堂稿》卷一五《陳寔》 仲弓盛德，千古資敬。迹其所立，有可商焉。夫拒權門之請寄，卽君臣同罷，豈不偉哉？而乃引過自污，以順幸旨，雖非阿世以求容，難免乎枉性以吊詭！直道而行，未聞前典。至于情異如蘭，誼乖執紼，而素車獨邁，增彼榮哀，徒傷名節，何關得失，而謂可殺其忿心，保全善類，記者失辭矣！使無慷慨就獄之壯概，飾巾待終之雅尚，何以知其非願乎？一龍一蛇，不石不玉，太丘之行也。

《抱朴子・內篇》卷一《對俗》 僊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緪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饑，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轉不復饑。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覩一則可以悟之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〇《二酉綴遺》中 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塚中。後開塚，女復活。問之，曰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凡干寶所記冢中婢事，皆出此後。

《扈林》卷九《諮胡・異聞記》 胡元瑞《二酉綴遺》曰：「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略】。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諮曰：《抱朴子》曰：「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略】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效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仲弓皆非妄說者也。」按此在稚川書《對俗》篇，元瑞乃搜之於《易林》，又云：「後開塚，女復活，此似於景升家婢。」皆非也。又予覽《北戶錄》引陳仲弓《異聞記》曰：「東城池有王餘魚，池決，魚不得去。將死，或以鏡照之，魚看影，謂其有雙，於是比目而去。」則此書唐尚存也。

傳記

《後漢書・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

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諶最賢。

紀事

《後漢書・韓韶傳》 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

又《鍾皓傳》 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又《黨錮傳》 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又《許劭傳》 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又《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

又《樊英傳》 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

藝文

蔡邕《陳太丘碑》（存目）

又《陳太丘廟碑銘》（存目）

又《文範先生陳仲弓銘》（存目）

劉允濟《天賦》二 其爲道也，或比之以張弓；其入夢也，或方之於漱乳。憫鄒衍則嚴霜夏降，應陳寔則繁星夜聚。孔堦遠而難登，樂霧披而已覩。雖覆繳之可媿，豈鍊石之能補。

楊巨源《題賈巡官林亭》 白鳥閒棲亭樹枝，綠樽仍對菊花籬。許詢本愛交禪侶，陳寔由來足好兒。明月出雲秋館思，遠泉經雨夜窗知。門前長者無虛轍，一片寒光動水池。

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 有司職喪兮歸葬咸秦，觀者歎息兮國人酸辛。袁安餘慶兮令嗣兢兢，陳寔道廣兮門生振振。乃繢徽猷兮刻于貞珉，碑生金字兮名德長新。

皮日休《元魯山〈德秀〉》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鞏母遠之官，宰邑無玷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魯山吏，清愼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蘗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匪家畜，琴樽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衾，空立陳寔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垂。

蘇軾《和陶詩・和讀山海經十三首〈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皆仙語。余讀〈抱朴子〉有所感，用韻賦之〉》五 亂離棄弱女，破冢割恩憐。寧知効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支牀竟不死，抱一無窮年。

蘇轍《春深三首》三 偶有茅簷潩水陰，（潩水自西湖聽水亭下泓流，自城北而東，吾廬適在其南。）近依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古學何人貴杜林。

隣父時來陪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後有仁人知我心。

何中《陳提舉輓歌》 虞日來儀鳳，周郊早畜麟。方推王式化，已客馬周身。事合符休運，才猷接近臣。東朝深雨露，北極上星辰。儆直宮闈密，官箴簿領勤。剸繁蘇劇縣，決訟譬豪民。餘事脩班序，高名動搢紳。奉徽賚篋庫，蒙冶剩輸銀。計日堪經國，知年急養親。纔酧三釜志，遽造九京人。陳寔家聲在，吳兢史筆新。徵銘宜狀實，痛誄最情眞。秋雨昏山色，寒烟黯路塵。蒼茫幽窴處，哀挽競傷神。

王沂《題伊嚕布哈贈行詩卷》 銅章笑解出龍泉，老稚歌謠一口傳。可但襲衣爭刻石，仍聞遮道願留鞭。何蕃素得諸公譽，陳寔終居四長先。昭代掄材重循吏，聲華從此到星躔。

楊士雲《陳寔、郭泰》 太丘能容衆，有道善誘人。猛摯暴不革，麒麟焉得仁。惡鳥聲不息，鳳凰亦非神。

石珗《謁王滹南先生祠》 中原文獻盡南車，獨障頹波力有餘。金馬已消天下望，碧山空帶昔人居。心平陳寔能循物，頭白揚雄尚著書。千古來尋高士躅，爲公斜日幾躊躇。

查慎行《送同年朱明原宰永城二首》二 亳社來陳寔，桐鄉得仲卿。苦辛憐舊尹（謂唐殿宣），慈愛播先聲。世羨成名早，官因奉母榮。古來循吏傳，所重是書生。

李來章《擬過陳仲弓故里應章中丞教（排律六韻）》 亭長人如在，風流去未遙。至今俗尚朴，自昔盜全消。朝野競鉤黨，星辰聚絳霄。孤城留俎豆，清德及漁樵。仗鉞秉寒歲，停驂立版橋。欲憑新百度，仰止欽丰標。

陳祖范《詠史》 東京尚名節，卓行不頗偏。猶有牛醫兒，事蹟無一傳。群賢自傾倒，交口推讓焉。吾家太邱長，道度汪陂然。誨偷指梁上，枉吊隨潁川。公卿盡虛佇，飾巾待歸全。兩賢近中行，希風我心懸。

雜録

《太平寰宇記》卷七《河南道七・許州・長社縣》 高陽里在州城西門內道南。《荀氏家傳》：荀淑有子八人皆賢，其地舊稱西豪里。潁陰令范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荀公亦有才子八人，乃改西豪爲高陽里。時同郡人陳寔爲太邱長，奕葉賢德，往詣荀門。陳君使元方爲御，季方從後，孫子長文尚幼，抱之於膝。君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自餘六龍侍側，孫文若猶小，坐之于懷。言語三日，德星爲之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集，故德星爲之聚。因名荀里曰德星鄉。今郡城西南故宅是也。

又《長葛縣》 陳寔冢在縣西三十五里，漢太邱長之冢也。《陳氏家傳》云：紀、堪以下八十六墓，三十六碑，並在長葛縣。陘山之陽又有廟存。

《隸釋》卷一八《太丘長陳寔壇碑》 右故「太丘長潁陳君壇」。其篆額，「潁」之下闕二字。陳君名寔，以靈帝中平三年卒。《本傳》云：潁川許人。《郡國志》注：獻帝徙都許，改曰許昌。此額所闕者，「潁」之下是「川」，又一字當是「許」也。額之題郡邑，猶劉曜東平無鹽之比。其云「壇」者，蓋指廟中之壇。段光爲孫叔敖立廟作碑，其文云：「興祀立壇」是也。此碑在亳州永城縣，卽古之太丘也。《傳》云：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碑中有「色飛」之句，而「飛」之上下闕字，蓋用「色斯舉矣」之意，乃載其去邑事也。蔡中郎凡作陳君三碑，其第一碑云：「許令以下至於國人，立廟舊邑，四時烝嘗，歡哀承祀如其祖禰。先生存，享重稱；亡，歆血食。脩行於己，得斯於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所謂「立廟舊邑」，則知太丘有此碑勒，其文皆已亡缺，無可讀者。惟其首云「君諱寔，字仲躬」尚存。諸書皆字陳君曰「仲弓」，獨此碑不同，殆是借用。

又卷一九《司空掾陳寔殘碑》 右漢故司空掾陳君碑篆額，蔡中郎所作第三碑也。其文乃豫牧褒讚悲傷之辭，銘詩有云：「欽慕在舊，有憲有章。遇牧斯州，庶奉清塵。棄余而逝，靡瞻靡聞。」此碑僅有前七十字，下文盡皆不存。中郎作太丘第一碑云：「春秋八十三，中平三年卒」，漢史誤作四年。此碑作五年者，乃豫牧立碑之年也。史傳雜書蔡集皆作「仲弓」，惟《太丘壇碑》作「仲躬」，此碑彷彿亦然。趙氏跋云：「文已殘缺不可辨，惟八篆額字畫奇偉。」引《世說》注：「太丘次子諶嘗以司空掾召。」謂此是陳諶之碑，殊不知碑中自有太丘姓名，其文又在蔡邕集，蓋不能認碑，故有斯誤。

《事實類苑》卷六二《陳太丘碑》 熙寧中，余爲亳之蒙城主簿。聞鄭縣北睢水之陽漢太丘長陳寔廟前有蔡中郎立碑，詢土人，云無有也。一日，公牒過其地，與邑令丹陽姚存詢訪得之，已爲村人鑱爲石橋腳矣。方趺在水涘，

因舁至祠下。石五段，字正隸，皆訛缺不可讀，僅有一二存者，獨碑陰故吏姓名差完。其東數里，復得漢富春丞張君墓碑二。因教吏磨墨模本，將以獻歐陽公，以助《集古》。未果，而公薨。至今以爲恨。

《疑耀》卷一《誤躬作弓》　漢陳寔字仲弓，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合，以弓字寔，有何意義？及讀洪適《隸釋》載寔壇碑：「君諱寔，字仲躬」，乃了然，始知諸書皆誤作「弓」。第洪氏又謂「躬」乃借作「弓」字用，又何誤也。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郭泰、陳寔》　論者謂東漢之亡成於黨錮，以其氣節過激也。吾甚非之。使無黨錮，諸公以名節相尚，則漢不幾早亡於豎勢戚孽之手乎？其所以延漢而不至速亡者，實李、范諸人。若郭林宗藉黨以成名，邀幸以免禍，猶以爲名節之首，賢於李、范者，吾不知之矣。

黃憲

論述

綜論

《天祿閣外史》卷首引《先賢評外史》　晉謝安曰：桓帝初政，朝野咸望其中興，賢士濟濟于國。黃憲爲安帝時名儒，隱居不仕，樂道于慎陽之野，天下號爲徵君。帝幼時逆聞其名，及卽位，屢聘不就。帝後荒于政，權移閹人，黨錮蒙難，海內騷然。黃憲寓遊息國，有感于異驚，乃歷聘諸侯，以興漢室爲己任，退與弟子陸續之徒著《外史》五萬餘言，厥志微矣。唐田弘曰：東原黃叔度所著《天祿閣外史》一書，實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章奇古典雅，有先秦以上之體，非劉向、揚雄輩可及。此史流于晉，桓溫見而焚之，怪其諷時譏世，過于《詩》之《小雅》云。故此史往往不傳。梁太子昭明慕其文，以千金構於天下，竟無所獲。迄于聖唐，此史稍出。予素嗜經史百家之書，嘗築樓以藏天下遺籍。及得此史，乃嘆曰：天祿、石渠、承明，著作之庭，何先刪史而創乎。今讀其文，誠古之良史也。竊又疑之，當時請俠封逞之國，考之《漢書》，所載又有不盡合者，如東漢都于大梁，卽魏國也，而此史有說魏王之文十餘篇，詎有天子降而爲王乎？況叔度本一含光蘊秀之士，其却安帝之聘而不就孝廉之辟，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叔度有焉。豈辭君聘而苟就諸侯之遇，必不然也。大抵此史之作，率多寓言，憂國者非徒玩其文，惟淑其志而已矣。陸贄曰：《外史》一書，世所罕有，其議論皆經濟之學，王佐之才。或以爲晉初竹林諸賢所作，未可知也。

徐應雷《黃叔度二誣辨》（《明文海》卷一一七）　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入明嘉靖之季，崑山王舜華（名逢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史》，託於叔度以自鳴。舜華爲吾友孟肅之諸大父，余猶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東漢文。王舜華尚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秘閣，寔黃徵君著，則後世曷從覈眞贋乎？叔度故無弦琴，曷橫加五弦、七弦誣之也。近復有溫陵李氏著論曰：「牛醫兒一脈，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顏子，自謂旣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其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污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不可以不早辨也。」噫！此李氏有激而言也。李氏嘗曰：「世固有有激而言者，不必說盡道理。明知是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李氏蓋激於鄉原之與世浮沉也，而移色於叔度，竟不考諸史傳，詳叔度之始末。按：朱子《綱目》於漢安帝延光元年冬書汝南黃憲卒。當是時，天下無黨人。又四十五年，爲桓帝延熹九年，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又三年，爲靈帝建寧二年，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史冊之章明較著如此。計諸賢之就戮，去黃憲卒已四十有八年矣。夫諸賢之最激烈者莫若膺與滂。膺且死，曰：「吾年已六十。」滂之死，年三十三。溯黃憲卒之年，李膺年十三，范滂正未生，故曰「當是時，天下無黨人」。蓋憲卒之十有六年，而滂始生。憲卒之三十有八年，爲延熹二年，而膺以河南尹按宛陵大姓羊元羣，始與時忤。又七年，而黨事起，則黨人之禍於憲何與哉？憲雖大賢，安能救諸賢之就戮於身後之四十有八年耶？豈謂當憲之時，黨人有兆，李膺雖幼，而有長於膺者，范滂雖未

生，而有先謗生多年者，叔度曷不化誨之，使不及於禍耶？噫！卽使叔度與諸賢皆同時，自孔子不能改一子路之行行，以善其死，而何以鈎黨百餘人責一叔度也？豈謂不能維持國事，使吾身沒四十年之後，刑戮不加于善人耶？則大樹將顚，非一繩所維，而何以責不就徵辟之一布衣也？是故叔度之隤然處順，淵乎似道，無異孫登之默，何以曰不能如孫登之污埋？當叔度之生存，尙未有黨人之名，何以曰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諸賢未至於就戮？何以曰不能興狐兔之悲？又何以曰其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李氏之輕於持論如此，不亦無上事而唾罵名賢盛德乎哉？且叔度之爲顏子、爲千頃波，蓋諸賢之目叔度，不聞叔度之目諸賢也，何嘗互相標榜？叔度稍以言論自見，則爲郭林宗。叔度不死遭亂，則必爲申屠蟠。總之，必能保身，何嘗自謂旣明且哲？夫以李膺之簡亢，獨以荀淑爲師。乃牛醫兒年十四，荀公一見，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以戴良之才高倨傲，自謂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爲偶，而見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叔度蓋《易》之所謂龍德耶？何以曰賊德而禍來學，曰此鄉原之學也？且李氏旣惡鄉原矣，顧於胡廣、馮道有取焉，何也？蓋李氏奇人盛氣，喜事而不能無事，以濟世爲賢，而不以遯世爲高，故喜稱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絕不喜叔度之無事。今李氏書方盛行於世，恐覽者不察也，余故以《綱目》之大書特書者辯之。雖然，千頃汪汪，萬古如斯，澄之淆之，河海不知。余固辯乎其所不必辯，而卒不能已於辨也。

《居易錄》卷六　萬曆間學士多撰僞書以欺世，如《天祿閣外史》之類，人多知之。

《鈍吟雜錄》卷四　近代多僞書，初學誤信之，文字引用爲識者所笑，如《天祿閣外史》、《湘煙錄》、《於陵子》、《晉之乘》、《楚之檮杌》、《子貢詩說》、《石經大學》之類，日增月益，不可枚舉。

《愚菴小集》卷一三《書太平御覽後》　《御覽》所引《三墳書》、《汲冢書》、《子華子》、《鬻子》、《孔叢子》、《師曠禽經》之類，都係僞書，朱元晦、方希直皆已辨之。然出自漢魏人之手，雖碔砆亦與璠璵等價。若宋人所撰《雲仙散錄》《唐史拾遺》《東坡杜詩釋事》等書，則皆庸妄人假託，最爲鄙陋。後學不辨，往往輕信，類書中多引用之。至近時《天祿閣外史》本崑山人王某爲之，駕名黃憲，眯目者遂編入秦漢文選。海虞人所刻《女郎小青傳》，出文士一時戲筆，而流俗摹然據爲故實，至哀挽如林，尤可笑也。

《讀書叢殘》卷上　《外史》八卷，漢徵君黃憲叔度作，其文以賓韓、賓魯、賓齊、賓魏、賓秦、賓晉、賓蜀、賓楚爲說，旣不合當日時事，而其文章險僞，時見六朝風氣，確乎非漢人局度。又史稱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則其無所著述可知。且其時叔度以德器著稱，同郡有顏回庶幾之目，而書中所記不免有縱橫捭闔氣，至其《賓秦文》中有《黨錮》一篇，似叔度猶及見黨錮之難者。考范史《本傳》，有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之言，則是蕃登朝時，叔度已謝世矣。又《賓晉文》有《董卓》篇，益不相及。及觀《賓蜀文》紀李伉觀象於軒轅臺一段，有寇玉壘之關洛陽玄眞宮災，又王允少有雅望，後爲相，舉動猥陋，與時浮沉等語，則是借漢時人述晉時事，尤爲明白。其書傳自謝安，直加褒奬，而不辨同異，或者卽其門下客及子弟輩所爲，未可知也。

分論

《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卷一《賓韓文・巡幸》尾評：韓洎曰：危言激論，可爲諫君之法。又《去惡》尾評：韓洎曰：梁氏旣誅，單超、徐璜、左□、唐衡、具瑗等嗣亂其後，曹節、王甫之徒，惡浮于梁冀。五邪流衍朝廷，而黨錮之難作。梁氏之誅，果何益於漢室哉！又《形勢》尾評：韓洎曰：此篇乃徵君說諸侯王第一策。忠義之氣，激揚慨切，藹然於言外。其視戰國蘇秦、張儀之輩，眞霄壤矣乎！又卷二《賓魯文・闕邪》尾評：洎曰：李玄此疏，考之《漢書》，皆無所據。若爲漢之遺史，則范蔚宗失之多矣。大抵外史所載，往往不可考，陸宣公獨謂此《史》疑晉人所記而述者，不無見也。然李公此疏較諸《漢書》諸議，文更雄雅。又《玉論》尾評：洎曰：此等文章全是《戰國策》，其一篇主意又絕類李斯《上秦皇書》。更出一機局，便覺文氣奇逸。但內有展禽之後一段文字，頗類滑稽體。學古者當自識之。又《論〈易〉》尾評：洎曰：讀此，可與論《易》理，且文思不羈。又《嶧山》尾評：洎曰：此篇有《周公誡伯禽書》，與經之《訓》、《誥》何異？然乃不見于《尙書》，豈秦火之失與？若失于秦火，則《外史》，又何自而述也？

竊爲後學擬之。　又《天文》尾評：　洎曰：　此《外史》之《天文志》也。　又卷五《賓秦文・遇樵》尾評：　洎曰：　此入秦第一篇，文勢錯綜變化，不可彷彿。中兼賦體，讀之令人手舞足蹈，太史公後罕見此文。　又卷六《賓晉文・謀國》尾評：　洎曰：　黃叔度與晉王論經國大體，雖伊、管之志不過是也。惜其生于漢季紛紛之秋，雖嘗以孝廉舉，而經濟之學曾不少見于世，徒托諸空言。當世諸侯王皆坐視漢室之亂，亦莫能展叔度之志，悲夫！　又《一難》尾評：　洎曰：　第一難喻漢室黨錮之禍，以牧者諷晉王也。　又《二難》尾評：　洎曰：　第二難言漢封晉王以爲西北宗藩，每歲受胡虜之患，漢室重寄，何以副之晉王又歸咎巨室，此亦漢誠失計。　又《三難》尾評：　洎曰：　第三難語意較顯。　又《四難》尾評：　洎曰：　第四難意顯而辭激。是時，桓帝好浮圖、老子之學，故此篇專諷漢室，而實欲感悟晉王。　又《五難》尾評：　洎曰：　第五難發論甚怪。　又《貽書》尾評：　洎曰：　此篇文氣慷慨，情意懇惻。又卷七《賓蜀文・尊王》尾評：　洎曰：　蜀侯以興國之策問李玄，而玄之對無一言及于所問者。其經綸天下之志，又隱然于事辭之外。故全篇要意，大抵述西京之故事，反覆論之，而引諷當時，以尊漢室，勞諸侯爲要，又假功臣以激發當時之諸侯。此《外史》傳心之法也，唐之藩鎮其未識此義者乎？　又《平刑》尾評：　洎曰：　此《外史・刑法志》也。　又《黜陟》尾評：　洎曰：　此《外史・百官志》也。　又《火災》尾評：　洎曰：　此篇如史臣紀事之體，其所述漢廷時政，考之《漢書》往往不合。至于所云太乙眞人，又《漢書》所不載者。故《外史》疑晉時文云。　又《避難》尾評：　洎曰：　此亦記事之體也，其文絕類《史記》。　又《色荒》尾評：　洎曰：　楚王淫荒于田，因徵君之諫而作《田誓》，此亦諸侯之賢者也。惜其不克奮厥志，以匡扶漢室，而《田誓》一作之後竟無聞焉。且《田誓》不載其文，豈文不如其誓，抑《外史》失之歟？

傳記

《後漢紀・孝靈皇帝紀》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父爲牛醫。憲識度淵深，時人莫得而測。年十四，潁川荀季和見而歎曰：「足下吾之師也。」汝南周子居常曰：「吾旬月之間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生矣。」時汝南戴叔鸞者，高邁之士也，當時意氣，人所推服，然每見憲，未嘗不悵然自失。母問之曰：「汝何爲不樂？復從牛醫兒所來耶？」叔鸞跪曰：「良每自以才能不減叔度，至于面對其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可爲良之師也。」舉孝廉，無就之意。其僚輩皆瞻望于憲，以爲準的。于是俱到京師，稱病而歸也。

《後漢書・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愼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續後漢書・高士傳・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愼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原注：閬舊作閔，非也。案：閬字奉高，閔字夏甫，下言奉高，則閬也。）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泰少游汝

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原注：《郭泰別傳》：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泥，從叔度乃彌信宿也。」）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原注：杜預《女戒》：憲與同郡周子居、艾伯堅、邽伯向、封武興、盛孔叔，號汝南六孝廉。太守張俱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俱死，子居等遂駐行喪。俱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而終，天下號曰徵君。（謹案：《通鑑綱目》漢安帝延光元年書汝南黃憲卒，以史家限斷論，不當入三國，此特因郭泰等牽連入之耳。）

著録

王鏊《秘傳天祿閣外史序》 黃叔度所著外史八卷，議論醇雅，氣象明裕，質而盡美，婉而成章，得《國語》《左氏》之體，而無其艷，擬子長孟堅之雄，而無其陋，皆孔氏之遺言逸論，而書史之所不載者也。試讀一過，誠有令人毛髮冷冷，凜然透骨，精神爽達，樂而忘倦者。春花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一造化自然之昭著，豈人之所能興其工哉！考之當時與叔度並舉孝廉，如周子居、艾伯堅、郅伯尚、封武興、盛孔叔，此五人者，皆產于汝南，而文章事業寥寥無聞，而叔度獨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教，植人紀，眞漢世隱君子之出類者矣，宜其見推於林宗，受式于元禮，而一昧諸君子咸高讓之也。然此書不恒有於世，僅出於晉後，藏於唐之田弘萬卷樓，後流散不傳，至宋韓泊學士廼得之秘閣典藉中，加之以論贊，豈斯文之絕續果有數乎？世又有疑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不免有一二之舛，況叔度之高駕，又非漢之諸侯王所能聘者！其文多自述之辭，雖或出弟子之所記，而事不徵諸列國，以或類於左氏之誣，未可知也。晉謝安直褒此書，而不辨其同異，何耶？意者晉時隱君子值晉室之末運，忠憤激裂而不敢言，託爲此書，引類屬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與？初予承乏翰林，三山林公，手授是編，曰：「此某三世家藏也，吳中亦得見此不耶？」後二十餘年，乞歸休老，日與仲山徐公論文林下，因檢出以示人，僉曰是不傳之秘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私寶之。余恐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之端。時嘉靖二年乞恩致仕，姑蘇守溪王鏊序。

《江南通志》卷一九二《天祿閣外史》 崑山王逢年。

《千頃堂書目》卷一二 王逢年《天祿閣外史》八卷，僞托黃憲作。別有不名氏所爲《於陵子》《計然子》，皆不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四《天祿閣外史》八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黃憲撰，前有晉謝安、唐田宏、陸贄題詞，每篇又有宋韓泊贊，而冠以王鏊之序，詞旨凡鄙，顯出一手。朱國楨《湧幢小品》載徐應雷《黃叔度二誣辨》曰：「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入明嘉靖之季，崑山王舜華名逢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史》，託於叔度以自鳴。舜華爲吾友孟肅諸大父行，余猶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東漢文者。時舜華尚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祕閣，實黃徵君著，則後世易從核眞贋乎？」又李詡《戒菴漫筆》曰：「《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邇有餘姚人御史某（案：即刻兩京遺編之胡維新。）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文於《左》、《國》司馬諸篇中刊行，頒於蘇常四郡，學官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據其所記，則此書出王逢年，明人已早言之。考張孔敎《雲谷卧餘》所言亦合，而流傳之本仍題黃憲，殆不可解。王鈇《讀書叢殘》曰：「其《賓秦文》中有《黨錮》一篇，考《後漢書》本傳，陳蕃爲三公，臨朝，嘆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是黨禍未起，憲已謝世矣。又《賓晉文》有《董卓篇》，益不相見。」辨其僞迹甚明。惟謂傳自謝安，或者即其門下士及子弟所爲，則仍爲僞序所欺，失考甚矣。

劉　隆 漢殤帝

《勅司隸校尉部刺史》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勅司隸校尉部刺史》：痛言俗吏之弊，最爲嚴切。

《後漢紀・孝殤皇帝》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十，

生者輒夭，故殤帝養于民。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和帝崩。是日倉卒，帝生百餘日，乃立以爲皇太子。其夜卽位，尊皇后鄧氏爲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詔省荏弱平簟。延光元年八月，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嗷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卽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略】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殯于崇德前殿。年二歲。

趙岐

論述

《孟子章句》宋咸《重廣註揚子法言原表》：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窔奧，靡留洞疑。《朱子語類》卷五一《孟子題辭》：陳文言：《孟子》趙岐所注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絮氣悶人。東漢文章，皆如此。又：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文獻通考》卷一八四《經籍考一一》：趙岐註《孟子》十四卷。龜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析爲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眞也。」按：韓愈以此書爲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宏深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孟子正義》：漢趙岐註，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迹具《後漢書》本傳。【略】是註卽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註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註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註《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污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甯戚扣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註》、《或問》，於岐說不甚掊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益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爌《拾遺錄》據李善《文選註》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蓋已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註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爲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萬子曰」句，註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爲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註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

《三輔決錄》《史通》卷三《內篇・表歷第七》：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　又卷五《內篇・補註第一七》：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

若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冊府元龜》卷五六〇「地理」類：趙岐爲衛尉，多所述作，著《三輔史錄》傳於時。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從公卿大夫吏二千石及高貲，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風，不但繫於《詩》之《秦》《豳》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嘗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眞，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已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繇此定矣，故謂之「史錄」。岐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同郡嚴象。

傳記

《後漢書·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戫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幷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尉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幷心同力，共奬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舊唐書·魏元忠傳》 儀鳳中，吐蕃頻犯塞，元忠赴洛陽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工拙，曰：「【略】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

紀事

《山堂肆考》卷一九《趙岐墓前》 東漢趙岐曰：吾死後置一圓石於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命也如何。」

《廣博物志》卷七《趙岐別傳》 趙岐字臺卿，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圖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卽掩。」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趙岐《三輔決錄》十卷。

又《藝文志三》 趙岐注《孟子》十四卷。

《崇文總目》卷五 《孟子》十四卷。趙岐注。

《郡齋讀書志》卷三上 《孟子》十四卷。

《直齋書録解題》卷三 《孟子章句》十四卷。後漢太僕京兆趙岐邠卿撰。本名嘉，字臺卿，避難改名。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七 《孟子》十四卷。漢趙岐注，宋孫奭疏。

藝文

羅隱《經故友所居》 槐花漠漠向人黃，此地追遊跡已荒。清論不知莊叟達，死交空歎趙岐忙。病來未忍言閒事，老去唯知覓醉鄉。日暮街東榮羸馬，一聲橫笛似山陽。

韓淲《西軒》 聞道西軒整，登臨識自今。溪山雖郭外，樓殿接池陰。舊觀趙岐發，新詩尹喜深。水南如此勝，吾老復關心。

又《上饒新刊鞏宋齊六言寄趙晏叟者次韻上饒》 凋零我亦鬢星星，舊墨新刊百念輕。詩案自應留筆研，書窗誰不對梅瓶。趙岐交契身俱老，李漢親傳眼獨明。贏得泉溪春草綠，離離煙水照墳清。

施閏章《懷友》 中腸已斷絕，之子歸無期。豺狼蹲大路，行人延頸嘷。颶風拔山樹，海隩多蒺藜。仰天中夜嘆，雙淚暗交頤。時無孫賓石，誰當藏趙岐。知命苟不憂，努力待來茲。

王符

論述

綜論

《昌黎先生集》卷一二《後漢三賢贊》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患，其旨甚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雁問，問雁呼卿。不仕終家，嗟吁先生！

《道鄉集》卷二九《策問》 問：兩漢多士，其慷慨談治體者殆接武於朝野。賈誼之《（新）書》，賈山之《至言》，劉向之《封事》，王符之《潛夫》，仲長統之《昌言》，崔寔之《政論》，尤章章於其間。諸君蓋嘗成誦而深思矣，果孰得而孰失？今欲取其說之宜於時者用之，可乎？且何說最爲宜於時者？別白以告。

《黃氏日抄》卷五九《雜文》 後漢《三賢贊》，王充作《養性》，王符著《潛夫》，仲長統著《昌言》，皆傷其不顯於世而贊之。

《玉海》卷六二《宋藝文・漢潛夫論》 《王符傳》：字節信。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

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摘物情，足以觀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貴忠篇》、《浮侈篇》、《實貢篇》、《愛日篇》、《述赦篇》。《唐志》儒家：王符《潛夫論》十卷。（《隋志》同，《崇文目》同。）韓愈《三賢贊》：《述赦》之篇，其旨甚明。

《升菴集》卷八一《自照》　王符《潛夫論》「蓬中拾自照」，謂螢火也。杜子美詩「暗飛螢自照」，李長吉詩「俊健如生猱，肯拾蓬中螢」，皆用其語。

《稗編》卷四三劉勰《論諸子》　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

《諸子彙函・談藪・回中子》　王鳳洲曰：和、安之後，世務游宦。而王符耿介不同于俗，乃隱居著書，以記當時失得，不欲顯其名，號曰《潛夫論》，足以觀當時風政。

又題注　姓王名符，號潛夫。和帝時，世務游宦，而符耿介絕俗，隱回中山，著書譏時得失。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　王節信《潛夫論》，仲長統《昌言》，荀仲豫《申鑒》，三者雖無要領，然說時事利病，當其實，雖無宏議妙論新知廓見，而文詞溫厚爾雅，所乏西京雄奇之氣耳。然荀有《法言》遺韻，爲最優，仲言亦無愧於昌，王又其次矣。

《古文品外錄》卷二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竇章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竟不仕，終於家。

《金罍子・陶望齡序》　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所明也。【略】其瞭然于中者，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敗，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困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

王紹蘭《潛夫論箋序》　《潛夫論》三十五篇，行世本譌奪錯簡，棼如散絲。《范史》所載僅五篇，又經蔚宗刪改。《元和姓纂》、《太平御覽》、《路史》諸書每有徵引，淮別滋多。唐、宋以來，久無善本，求是去非，蓋其難也。昔者吾友汪主事因可，績學超奇，通心而敏，會萃舊刻，網羅佚聞，宏鬯雅言，審定文讀，草創於嘉慶己巳、庚午間。時紹蘭讀禮家居，晨夕化我，耳剽緒言頗詳。辛未服闋，握手河梁，方諄諄以《鹽鐵論》託其校勘，答言繡就是書，續行屬草，鄭重而別，江關閒闊，忽忽者七八年。紹蘭奉職無狀，罷官歸，而因可墓有宿草。鍵戶省愆，故人長往，庭蒿門雀，不復聞空谷足音矣。一日，陳子東爲告以因可書久成，已爲代謀剞劂，因眙之書而屬之敍。受而讀之，竊悲因可豐於學，嗇於年，又喜其能以書自延其年；東爲愛因可，莫能助其年，而能行其書以延其年，誠可貴也。它日徧讀之，歎其解謬達恉，傳信闕疑，博訪通人，致精極覈，且能規節信之過而理董之，自稱曰箋，宗鄭申毛之義，意在斯乎！惟采及芻言，是謂狐裘羔褎。卽如《斷訟篇》「誅率」，《公羊》隱五年：「衛師入盛」，傳：「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何休注云：「分別之者，責元率。」當時未舉以相告。又如《志氏姓篇》「蓑」疑是「裴」，尙有《風俗通》「裴氏，伯益之後」，見《後漢書・桓帝紀》注，亦未引證，則紹蘭之疏略可知。今索居多暇，溫尋舊文，又得如干條，要皆讌說讕言，無裨百一，九原不作，質正莫由。紹蘭竊自惟質鈍學荒，罕問揚雄奇字之亭，莫窺蔡邕異書之帳，又無西州漆簡之授，徒諷南閣篆文之遺，深慕禮堂寫定之勤，殊媿任城墨守之陋，是以瑟縮經年，不能下筆。東爲敦迫不已，重其嗜古籍，竺故交，迺略書原委，附錄鄙說於後，勉副盛心焉。嘉慶己卯秋七月王紹蘭序。《浮侈篇》：「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於」當爲「其」，《太平御覽・兵部》引作「其彈外不可禦盜，內不足禁鼷鼠」。「校飾車馬，多畜奴婢。」《鹽鐵論・散不足篇》：「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又云：「今庶人富者，銀黃華瑣，結綬韜杠。中者錯鑣塗采，珥靳飛軨。」又云：「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百姓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敖游也。」此車馬奴婢浮侈之證。

黃丕烈《士禮居藏明刻本潛夫論跋》　《潛夫論》以此本爲最古，明人藏弆率用此。余舊藏本爲沈與文、吳岫所藏。馮己蒼所藏，卽從此出。中有缺葉，出馮抄之後所補，故取馮抄校之，已多歧異。頃從坊間購此，首尾完

好，適五柳主人應他人之求，遂留此輟彼。丙寅夏薌圃識

汪繼培《潛夫論箋自序》　王符《潛夫論》行於今者，有明程榮本、何鏜本。何本出於程，不爲異同。別有舊本，與《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合刻。《風俗通義》卷首題云「大德新刊」，三書出於同時，蓋元刻也。元刻文字視程本爲勝，《邊議》、《巫列》、《相列》、《夢列》、《釋難》諸篇，簡編脱亂，不如程本，其《務本》、《遏利》、《愼微》、《交際》、《明忠》、《本訓》、《德化》、《志氏姓》諸篇，各本脱亂並同。以意屬讀，得其端緒，因復是正文字，疏通事辭，依采經書，爲之箋注。謹案王氏精習經術，而達於當世之務。其言用人行政諸大端，皆按切時勢，令今可行，不爲卓絶詭激之論。其學折中孔子，而復涉獵於申、商刑名，韓子雜説，未爲醇儒。然符以邊隅一縫掖，閔俗陵替，發憤增歎，未能涉大庭與論議，以感動人主，又不得典司治民，以效其能，獨蓄大道，托之空言，斯賈生所爲太息，次公以之略觀者已。是本以元刻爲據，其以别本及他書所引改補者，曰「舊作某，據某本某書改」、「舊脱某，據某本某書補」。其以己意改補者，止曰「舊作某」、「舊脱某」。采獲衆説，各稱名以别之。嘉慶十有九年歲在甲戌三月汪繼培序。

《藝概・文概》　東漢文浸入排麗，是以難企西京。繆襲稱仲長統才章足繼董、賈、劉、揚。今以《昌言》與數子之書并讀，氣格果相伯仲耶？

又《潛夫論》醇厚，略近董廣川。

又《潛夫論》皆貴德義、抑榮利之旨，雖論卜、論夢亦然。

章炳麟《訄書・學變》　東京之衰，刑賞無章也，而發憤者變之以法家。【略】上視揚雄諸家牽制儒術，奢闊無施，而三子（按：指王符、崔寔、仲長統。）閎達矣。

李方泰《乾隆甲戌鎮原重刊潛夫論序》　余自蚤歲受讀《昌黎文集》，即識後漢三賢名，迨讀范《史》，始得詳其里居世次，及其著述文章，而潛夫先生者，又吾鄰邑臨涇人，其景慕尤甚焉。臨涇在今鎮原縣，縣治之北百數十步，有潛夫山，山上有亭曰思潛亭，山後有墓曰潛夫墓。余以躬養之暇，蓋嘗至其地，登其亭，訪其事，悠然想見其爲人，未嘗不流連志之。夫先生一布衣耳，而又丁漢室之衰，非有豐功偉烈，足以耀當時而垂後世也。而度遼一迎，榮流當代；昌黎一贊，名炳儒林，夫豈無所修爲，而令人愛慕一至此歟？甲戌夏，原人將刻其全論若干篇，祈序於余。余職列詞館，凡有關國家政治之大，人物風俗之美者，分宜修明而表章之，矧以斯論之鐫，一事而三善備焉，敢以謭陋，而自諉不能歟？我皇上崇儒重道，微顯闡幽，使千百年久晦遺書，燦然復明於世，則文治之洽也。宰是邑者，能以勸農課士之暇，首舉其鄉之先達者以爲多士法，則邑令之明也。邑士人能不吝其所有，急所先務，使先賢著作不至消蝕殆盡，則儒風之盛也。嗟呼！覩斯刻者，其必不以余三善之言爲少謬矣。又寧至望古遥集，疑范《史》五篇爲未備，昌黎一贊爲虚文也哉！乾隆甲戌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北地李方泰序。

周泰元《重刊潛夫論序》　《易》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然觀樂行憂危，則知龍德而隱，必其器識百倍於流俗，雖終其身不求聞達，而本立德以立言，自可與立功者並垂於不朽。潛夫王先生，安定臨涇人也。其本傳載於《後漢書》，其論三十餘篇，僅傳其五，而其全編則見《漢魏叢書》。余向讀其論，見其剴切詳明，無所不備，未嘗不掩卷太息，而想見夫潛之所以爲潛也。壬申冬，余筮仕鎮原，閱邑乘，知鎮原即古之臨涇，署之北爲潛夫山，山之原有潛夫墓，余以時陟其山，拜其墓，見其祠宇就傾，略爲補葺。竊以先生之學，其在漢也，詎不足以博富貴？乃遯世無悶，遺佚長終，古人所以深嘆於寂寞也。歲甲戌，諸生出其全編，謀授梓人，余閱之，知其爲叢書本也。其中陰陶、帝虎，所在過多，余孤陋寡聞，與文學劉君孟祥，各以所知，訂其一二，其餘一仍舊編，付之剞劂，凡三閱月而工竣。諸生快讀其書，其亦有聞風興起，好學立志者乎！祝其魯堂周泰元。

朱君復刪本《諸子斠淑》　余讀《潛夫論》，而知古之志士仁人，不得志於世，必假論説以發攄己見，故或激烈焉而有所不能已。潛夫議論，強半憤世嫉俗語。蓋身當和、安之世，見竇憲諸權貴，氣勢赫燀，逆策其必斃，故蚤見而預道之，局外之觀自清耳。當時以一縫掖而能令皇甫將軍屣履出迎，文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其文多摹韓非，時類荀卿，其《勸將》《救邊》二篇，猶爲援急要語。

分論

《忠貴篇》　《諸子彙函》卷二二尾評：余同麓曰：抑揚反覆，曲盡人

情，可爲人臣箴規，尤是爲貴臣永鑒。　何燕泉曰：通篇以天立論，而尊敬者天，愛育者人幾語，提綱挈領，便見貴忠處。

《浮侈篇》《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二尾評：東京之時，人主節儉而臣下侈靡。至于喪葬，其費尤劇。此篇所載，既得劘俗之要，文之麗贍亦爲罕[illegible]。《客坐贅語》卷四王符《潛夫論》：《潛夫論・浮侈篇》云：「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紋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題，金銀錯鏤，麞麂履舄，文組綵褋，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近日留都風尚，往往如此。奢僭之俗，在閭左富戶，甚於搢紳。」誦此論之言，可爲太息。

《實貢篇》《諸子彙函》卷二二尾評：茅鹿門曰：取其不激不詭，縷縷當實。　王鳳洲曰：此篇與《貴忠篇》，俱富實文字。

《潛夫論》《習學記言》卷二五《後漢書》：王符《潛夫論》，其《愛日篇》言：「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長舒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此語誠然。夫上有明闇之殊，而下有勞佚之異，甚者死生存亡係焉。【略】「化」本「治」字，唐人避諱改之爾。

《明忠篇》《諸子彙函》卷二二《回中子・明忠篇》尾評：王鳳洲曰：君明臣忠，盛世之風也。此論始終條理，最詳最懇，而大意專責之君，其「明君操術權」句，乃一篇根柢。　倫白山曰：逐段歸重于君，而上之情下通，下之情上達；斯明良一心，如人身渾然元氣相流通，何至聰明壅塞哉。

《自叙贊》《通雅》卷一〇《釋詁》：沛沛猶怖怖也。升菴引《說文》引《白華》詩「視我怖怖」，卽邁邁。今按：《說文》無《白華》字，而《韓詩》亦作「視我怖怖」，或以爲逸詩。然「怖」與「邁」近。其實「邁邁」，雋永狀，去去而不相顧也。漢王符《自叙贊》曰：「歷數冉冉，庚辛或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卽「怖怖」也。或解爲《詩經》「胡不旆旆」之「旆」，猶《國策》之「心搖搖如懸旌」也。「旌旌」猶「旆旆」也。王褒《九懷》：「過萬里兮旌旌。」

傳記

《後漢書・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貴忠篇》曰：【略】《浮侈篇》曰：【略】《實貢篇》曰：【略】《愛日篇》曰：【略】《述赦篇》曰：【略】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潛夫論》十卷，後漢處士王符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潛夫論》十卷，王符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符《潛夫論》十卷。

《宋史・藝文志四》　王符《潛夫論》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潛夫論》十卷，王符撰。

《郡齋讀書志》卷三上　《潛夫論》十卷，右後漢王符撰。在和、安之世，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蔚宗取其《忠貴》、《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俗，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其《述赦》旨意甚明云。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〇　《潛夫論》十卷，漢安定王符節信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一　《潛夫論》十卷，漢王符撰。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書》本傳稱：「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議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今本凡三十五篇，合《敘錄》爲三十六篇，蓋猶舊本。卷首《讚學》一篇，論勵志勤修之旨；卷末《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譜牒之源流；其中《卜列》、《相列》、《夢列》三篇，亦皆雜論方技，不盡指陳時政。范氏所云，舉其著書大旨爾。符生卒年月不可考。本傳之末，載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里，符往謁見事。規解官歸里，據本傳在延熹五年，則符之著書在桓帝時，故所說多切漢末弊政。惟桓帝時，皇甫規、段熲、張奐諸人屢與羌戰，而其《救邊》、《邊議》二篇乃以避寇爲憾，殆以安帝永初五年嘗徙安定、北地郡，順帝永建四年始還舊地，至永和六年又內徙，符安定人，故就其一鄉言之耶？然其謂「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宏農爲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則灼然明論，足爲輕棄邊地之炯鑒也。范氏錄其《忠貴》、《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入本傳，而字句與今本多不同，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有所損益，理或然歟？范氏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韓愈因作《後漢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較，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前史列之儒家，斯爲不愧。惟《賢難篇》中，稱鄧通吮癰爲忠於文帝，又稱其欲昭景帝之孝反以結怨，則紕謬最甚，是其發憤著書，立言矯激之過，亦不必曲爲之諱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潛夫論》十卷，漢王符撰。凡三十五篇，又《敘錄》一篇。符遭逢亂世，以耿介忤俗，發憤著書。然明達治體，所敷陳多切中得失，非迂儒矯激務爲高論之比也。

《鄦堂讀書記》卷三六　《潛夫論》十卷，《漢魏叢書》本，漢王符撰。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redacted]考》、《宋志》俱載之。晁氏稱其「在和、安之世，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蔚宗取其《忠貴》、《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俗，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其《述赦》旨意甚明云。」今案末卷《敘錄》，自《讚學》以迄《志氏姓》，本三十五篇，稱三十六篇者，連《敘錄》在內也。以其本傳考之，節信之著書，當在桓帝之世。雖以耿介忤時，發憤著書，然明達治體，所敷陳多切中漢末弊政，非迂儒矯激務爲高論比也。所以蔚宗作傳，并錄入《忠貴》以下五篇，與《王充》、《仲長統傳》合爲一卷，而統論之，亦取其皆以著書名世耳。其實是書兼有《論衡》、《昌言》之長，故唐、宋人著錄皆列之儒家云。

又《補逸》　《潛夫論箋》十卷，《湖海樓叢書》本，國朝汪繼培箋。仕履見史部正史類。蘇潭績學淵博，考證極精，嘗箋釋《鹽鐵》、《潛夫》二論，陳東爲春稱其「鉤稽乙注，眇極繭絲」。惜年未中壽而沒。其《鹽鐵論箋》未有成書，此編亦僅初稿，未經釐訂，然引證詳覈，深得旨趣。又所據者，爲元時《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及此書合刊本，參校程榮、何鏜諸本，及他書所引，或改補，或存疑，俱詳註於下，眞善本也。其前自序，作於嘉慶甲戌，至己卯秋，東爲得其遺書，屬王晚聞紹蘭審定而付之梓。晚聞爲序，并以編中所未及者，條列百餘條，繫所作序後，以爲之補焉。

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七三　《潛夫論箋》十卷，漢王符撰。國朝汪繼培箋湖海樓本。嘉慶丁丑蕭山陳氏校刊。前有嘉慶己卯王紹蘭序（附攷證二則），甲戌汪繼培序。第一卷五篇，曰《讚學》，曰《務本》，曰《遏利》，曰《論榮》，曰《賢難》。第二卷五篇，曰《明闇》，曰《考績》，曰《思賢》，曰《本政》，曰《潛歎》。第三卷四篇，曰《忠貴》，曰《浮侈》，曰《愼微》，曰《實貢》。第四卷四篇，曰《班祿》，曰《述赦》，曰《三式》，曰《愛日》。第五卷六篇，曰《斷訟》，曰《衰制》，曰《勸將》，曰《救邊》，曰《邊議》，曰《實邊》。第六卷三篇，曰《卜列》，曰《巫列》，曰《相列》。第七卷二篇，曰《夢列》，曰《釋難》。第八卷五篇，曰《交際》，曰《明忠》，曰《本訓》，曰《德化》，曰《德志》。第九卷一篇，曰《志氏姓》。第十卷一篇，曰《敘錄》。凡三十六篇。王氏序曰：《潛夫論》三十五篇，行世本譌奪錯簡，棼如散絲。范史所載僅五篇，又經蔚宗刪改。《元和姓纂》、《太平御覽》、《路史》諸書每有徵引，准別滋多。唐宋以來久無善本，求是去非蓋其難也。昔者，吾友汪主事因可，績學超奇，通心而敏，會萃舊刻，網羅佚聞，草創於嘉慶己巳、庚午間。紹蘭以《鹽鐵論》託其校勘，答言繡就是書，續行屬草。一日陳子東爲以因可書久成，已爲代謀剞劂，因睹之書而屬之序。汪氏序曰：王符《潛夫論》行於今者，有明程榮本、何鏜本。何本出於程，不爲異同。別有舊本，與《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

合刻。《風俗通義》卷首題云「大德新刊」，三書出於同時，蓋元刻也。元刻文字視程本爲勝，諸篇脫亂不如程本，以意屬讀，得其端緒，因復是正文字，疏證事辭，依採經書，爲之箋注。案王氏精習經術，而達於當世之務，不爲卓絕詭激之論，其學折中孔子，而復涉獵於申、韓刑名，韓子雜說，未爲醇儒。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〇 《潛夫論》十卷（明刊本），漢王符撰。此本出明初重刻宋本，今以新安程本相校，勝處甚多。如：《三式》篇「稷卨」不誤「稷禹」；《德化》篇「砥矢」不誤「砥礪」；《氏姓》篇「賜禹姓姒氏」，不誤「似氏」；「則不能故也」，不誤「改也」；「王孫氏」不誤「五孫」；「蓋須朐之女也」不誤「言也」。略舉什一，足徵舊本之可貴矣。（卷首、尾有「璜川吳氏收藏圖書」、「士禮居藏」、「海甯陳鱣觀」諸朱記。）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書錄》 《潛夫論》十卷，〔漢王符撰〕，明刊本（明刊兩京遺編本），《三式》篇「稷卨」不誤「稷禹」，《德化》篇「砥矢」不誤「砥礪」，亦明代善本也。

藝文

蘇軾《次韻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 功利爭先變法初，典刑獨守老成餘。窮人未信詩能爾，倚市懸知繡不如。代北諸生漸狂簡，牀頭雜說爲爬梳。歸來問雁吾何敢，疾世王符解著書。

張守《李道士惠詩次韻二首》二 秋空目斷白雲飛，過隙奔駒激箭馳。愛日王符空著論，悲秋宋玉漫徵詞。問天擬決行藏計，擇地猶難喜懼時。負郭儻容供旨味，窮年衡宇足棲遲。

周紫芝《次韻飛卿二首》一 赦黃新拜日邊書，畫舸行游雨外湖。粗有微官如漫叟，苦無高論似王符。江邊孤壘應千里，天下神州夢九衢。物外故人今遠別，固應憐我不同塗。

陳造《閱史六首》六 平時憤世謝王符，更肯佯狂踵接輿。須信有心端有累，與君乘木用舟虛。

滕安上《寒食過外家墓》 草徑曾行拜掃車，衰林猶吐向時花。自慙陶侃承賢母，痛恨王符絕外家。雨塌荒墳棲狡兔，日高殘奠下飢鴉。兵餘何地宗支在，獨對碑文涕淚斜。

貢師泰《寄靜庵上人》 細雨桐花晚，微風麥氣秋。王符偏好學，宋玉不勝愁。世事同蕉鹿，人心類棘猴。何時虎溪上，還共遠公遊。

王逢《和答孫大雅教授兼柬吳蔡二氏昆季二首》二 頻年歸盡首丘狐，兩地初休繞樹烏。伏勝終身秦博士，王符甘分漢潛夫。絳桃飛淚袁崧宅，翠荇牽愁陸瑁湖。吳蔡慶門親且好，不知能爲秣驪駒。

文彭《和王二履吉湖上八絕》八 履吉讀書治平，忽枉八絕，恍然興故山之想。書云：「壽承故山侶也，或能嗣響乎？」因而和之。山西緋桃太含胡，竹裏班鳩逐隊呼。形勝有餘心獨苦，王符閉戶草潛夫。

王立道《秋居五首》四 卧遊眞自得，日對輞川圖。燒葉茶頻煮，懸錢酒旋沽。大言傾宋玉，潛論學王符。秋至吟尤苦，臨風獨撚鬚。

文肇祉《政府申公和詩》 欲從野寺開新社，故向郊園剪舊蕪。地近青山來白鳥，人同秋月在冰壺。蓮花七級涵空影，祇樹雙林入畫圖。今日潛夫能雅詠，不須著論學王符。

胡應麟《題蔡稚含適適軒二首》一 達人委元化，哲士戒迷塗。一枝遂鷦鷯，九萬匪所圖。樂志追仲長，潛耀希王符。軒窗僅容膝，結搆臨菰蒲。座右橫清琴，相對酒一壺。客來但留酌，往往高陽徒。俯仰宇宙中，倏若黃公壚。秋色下前山，我醉君但扶。不見南郭生，嗒然忘故吾。

雜録

《甘肅通志》卷五《鎮原縣・潛夫山》 在縣內北。東漢王符高隱於此，著《潛夫論》。上有讀書臺。

又卷一二 潛夫祠，在鎮原縣北潛夫山，祀漢王符。

又卷二五 王符墓，在鎮原縣北二里。

王延壽

論述

綜論

《文心雕龍・才略》　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無力。延壽繼志，壞顙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〇《〈王叔師集〉題辭》　東漢文苑，王叔師父子皆有名。文考《靈光殿賦》與《夢賦》二篇，世共傳誦。

分論

《魯靈光殿賦》　葛洪《抱朴子・內篇・鈞世》：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續古今攷》卷二八《附論秦漢以來殿》：《文選》有王延壽文考《魯靈光殿》、何晏平叔《許昌景福殿賦》，似乎制度太侈。自是一所宮禁之大者，非近世一殿之比也。靈光殿乃魯共王餘之所作，王所賦怪誕不足觀，蔡邕欲作此賦，見之而輟筆，恐傳者妄也。《隱居通議》卷五《三賦》：後漢王文考作《魯靈光殿賦》，晉孫興公作《游天臺山賦》，宋鮑明遠作《蕪城賦》，皆見推當時。至謂孫賦擿地作金聲，貴重可知。由今觀三賦，雖不脫當時組織之習，然孫賦則總之以老氏清淨之說，鮑賦則惟感慨興廢，王賦則惟頌美本朝，各極其趣者也。文考最爲英妙俊敏，溺水死時二十餘耳。《後漢書》載：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有子延壽，字文考，有俊才，游魯作《靈光殿賦》。時蔡邕亦造此賦未成，見延壽所作賦奇之，遂閣筆。興公名綽，太原人，仕晉爲著作郎、廷尉卿。明遠名照，宋世祖時爲中書舍人，後事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有才無命，往往如此。《文選尤》卷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眉批：延壽父逸欲作《靈光殿賦》，命延壽往圖其狀，延壽因韻之以獻。逸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見此賦遂隱而不出。又末評：奇異怪麗，雄踈陸離，若丹霞飛華頂之峰，接天峻拔，紫霧鎖方瀛之路，峭壁崔巍，驚心駭目，疑鬼疑神。《歷朝賦格》上集卷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評）：輪□□故言簡盡，鳥革翬飛，遂極形容之致。此賦描摹刻劃，筆如犀燃，而雄勵之氣運乎其腕，猶班、馬之餘勇也。《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文選（賦）・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文考名延壽，一字子山。《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蓋中興以來，特爲美譚，而未有賦者，故文考補作也。賦出而盛傳於代。又：「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墮壞」：下文所爲感物而作。又：「觀藝於魯」：注：藝，「六經」也。按《博物志》云，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貞學算，到魯，賦靈光殿。則觀藝者，小言之，乃學算數也。又：「爾乃縣棟結阿」至「若鬼神之髣髴」：此段雕刻。又：「圖畫天地」至「善以示後」：此段圖畫。

《王孫賦》　《容齋續筆》卷一《王孫賦》：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爲」蓋出諸此。《雞肋編》卷中：後漢王延壽作《王孫賦》云：「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儲糧食於耳頰，稍委輸於胃脾。同甘苦於人類，好餔糟而啜醨。」柳子厚作《憎王孫》，其名蓋出於此。余謂自王公而次侯，故以王孫寄之耳。《歷朝賦格・中集》卷五王延壽《王孫賦》評：爲王孫傳神酷似，豈止頰上三毫，而輕黠小人亦畢呈其醜態。方知嗣宗罵坐，未若此之嬉笑相嘲也。《毛詩稽古編》卷一六《角弓》：王孫，猴之別名也。亦名胡孫。漢王延壽有《王孫賦》，唐杜甫有《覓胡孫詩》，皆指獼猴。

傳記

《後漢書・王逸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略】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紀事

《博物志》卷六 余友下邳陳德龍謂余言曰：《靈光殿賦》，傳爲宜城王子山所作。子山嘗之泰山，從鮑子眞學算。過魯國，見都殿，賦之。還歸本州，溺死湘水。時年二十餘也。

《水經注》卷三八《湘水注》 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略】黃水又西，流入于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山有異才，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于湘浦，卽斯川矣。

《六臣注〈文選〉載張銑〈魯靈光殿賦注〉》 范曄《後漢書》云：「王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死。」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後漢京兆尹延篤集》（一卷）附注：「又有《王延壽集》三卷。」

《玉海》卷五五《藝文》 《王延壽集》三卷。（《唐志》無。逸之子。）

藝文

庾信《登州中新閣》 跨虛凌倒景，連雲拒少陽。璇極龍鱗上，雕薨鵬翼張。千尋文杏照，十里木蘭香。開窓對高掌，平坐望河梁。歌響聞長樂，鐘聲徹建章。賦用王延壽，書須韋仲將。龍來隨畫壁，鳳起逐吹簧。石作芙蓉影，池如明鏡光。花梁反披葉，蓮井倒垂房。徒然思燕賀，無以預鵷翔。

慧秀《靈光殿》 繡柱盤龍玉作榱，錦雲封邊碧琉璃。千秋壯麗傳詞賦，此日靈光照黍離。

雜録

《三國志・蜀志・劉琰傳》 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 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注：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

《顏氏家訓》卷上《勉學篇第八》 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無矣。

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七 奚斯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露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爲奚斯所作，既無所據，與本義乖矣。

孔平仲《珩璜新論》 後漢王逸子延壽，字文考，作《靈光殿賦》者也。年二十四，溺漢江而死。《文苑傳》：趙壹長揖司徒袁逢，生哭河南尹；羊陟報書責皇甫規，時人皆謂之屈。然仕不過縣令，才太俊而器度狹，皆非遠到之人也。

《五經稽疑》卷一《何天之衢》「何天之衢，亨」。「何」，梁武帝作「荷，負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直荷天衢以元亨」。程子曰：「予聞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朱子曰：「何天之衢，何其通達之甚也，讚之也。」傳義云云，諸儒多從之。楔嘗讀俞玉吾《集說》引晦叔、王氏曰：「何當作行。」此解不知從何傳之。以上四說，均于《易》有裨，而晦叔、王氏似尤簡明也。

劉保 漢順帝

論述

《文簡集》卷二《鑒古韻語・順帝》衆正登庸漸，蒼生望治頻。囹圄釋賢輔，錫典厚亡臣。抑諂明珠却，興儒學舍新。詎堪權倖在，治道更逡巡。（臣惟順帝即位之初，一時賢士如黃瓊、李固者皆以次舉，天下想聞其風采，釋虞翻於獄中，悼楊震之以忠獲罪而錫之塋祭，桂陽獻大珠，惡其求幸媚，却而不受，起太學舍宇之頹壞者，亦可謂賢，而當時權倖在朝，根黨盤結，竟不能救漢業之衰也，惜哉！）

《勅桂陽太守文礱》《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勅桂陽太守文礱》：封還大珠，責以求媚，非徒不貴異物，亦以風勵廉節。

傳記

《東觀漢記・敬宗孝順皇帝》孝順皇帝諱保，孝安皇帝長子也。母早薨，追謚恭愍皇后。帝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慤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爲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爲皇太子，受業《尚書》，兼資敏達。初，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爲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譖訴，殺之，太子數爲歎息。京等懼有後害，遂共搆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卽尊位，王廢黜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餐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今用怨人。」白閻太后，復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討賊臣江京等，以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鐘下，卽皇帝位。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永建元年，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三年太傅桓焉以無清介辟召，策罷。四年漢陽率善都尉蒲密因桂陽太守文礱獻大明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礱不惟竭忠，而遠獻明珠以求媚，令封珠還蒲密。」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久託病，策罷。司徒許敬爲陵轢使官策罷，以千石祿終身。六年，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爲漢歸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撣國王雍由亦賜金印紫綬。陽嘉元年，望都蒲陰狼殺子女九十七人，爲不祠北嶽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孤幼。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童子趙建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召而至，皆除郎中。疏勒國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封牛。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策罷。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詔曰：「朕以不德，譴見于天。」永和六年冬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西夷，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以漢中南鄭之武陽亭封賢孫承先爲武陽亭侯，食租稅。」漢安元年，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秋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頒宣風化，舉實臧否。二年，詔禁民無得酤賣酒麴。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爲節約。葬憲陵。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宏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敕愼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後漢書・孝順孝沖孝質帝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爲閻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殺之，太子數爲歎息。王聖

等懼有後禍，遂與豐、京共搆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卽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書以下，從輦到南宮，登雲臺，召百官。尚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弃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搆，遂令陛下龍潛蕃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遵鴻緒，爲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慰民望。而卽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宮，尚書（郎）〔郭〕鎮與交鋒刃，遂斬顯弟衛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壬申，謁高廟。癸酉，謁光武廟。【略】丙子，帝加元服。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略】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斂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倣僻之多與？

鄭　玄

論　述

綜　論

《後漢書・鄭玄傳》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又　贊曰：【略】玄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

傅隆《禮論表》　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略】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

《昭明太子集》卷三《錦帶書十二月啓・夾鍾二月》　但某蓬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玄之逸氣。

劉炫《自贊》（《隋文紀》卷六）　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

路振《後漢大司農鄭玄今封高密侯贊》（乾隆《曲阜縣志》卷二四）　漢德云季，藝文乖舛。實生純儒，克明大典。學徒既盛，師道益顯。疏爵昌辰，允

彰積善。

林希《書鄭玄傳》（《宋文鑑》卷一三一）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于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于火，學士腐于坑，天下之口，不敢復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摺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于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于經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況無玄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污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廼幾人，尙敢輒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陳師錫《與陳瑩中書》（《宋文鑑》卷一二〇） 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有作成人才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奧義皆原於鄭康成、孔顥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

《午亭文編》卷三四《史評（鄭康成）》 鄭康成少爲鄉嗇夫，不樂爲吏，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黨事起，被禁錮，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黃巾寇青部，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袁紹總兵冀州，舉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蓋康成始終出處之大節如此。或謂紹之致康成，使康成疾不篤，必從紹，康成出處未可定也。然康成不應何進之辟，其不從紹明矣。嘗見漢以來儒者如康成之卓然行修，終始不渝，非揚雄、劉向之徒所得並論，況其博研經籍，殫精聖道，雖仲舒之賢猶當避其淹洽焉，又豈馬融、何休諸人所能髣髴者哉！

分論

《戒子益恩書》 《老學庵筆記》卷八：鄭康成自爲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也。蓋不責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也。《古文品外錄》卷二《戒子益恩書》尾評：《鄭玄別傳》：玄子益，字益恩，孔融舉爲孝廉。融爲黃巾所圍，赴難隕身。玄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隱居著述，稱爲純儒。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道卒。）康成當世名儒，蔚爲偉器，屬乎末運，未逞斯願。總觀《戒子書》詞，足使後人揮涕。數其高節，辭辟逃袁，終希闕里之旨，不以縕袍爲病，傷哉，叔世之隱君子也。後孔文舉臨其郡，更其鄉爲鄭公鄉云。

傳記

《後漢書・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

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略】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

紀事

《世說新語・文學》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又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又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畏壘筆記》卷二《鄭康成》 范史《康成傳》云：建安五年寢疾，袁紹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而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英雄記》，載魏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桑園。」如此之文，則康成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案裴注與范史迥異，或魏武所言爲傳聞之譌，亦未可定，今姑存其說。

《讀書雜識》卷一《鄭康成別傳》 玄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太平廣記》二百十五）。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後漢書》本傳注）。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侯風角隱術（《世說德行》篇注）。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畧。玄爲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爲修冠禮（《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爥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果害，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

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衮州刺史弟五玄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右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不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與盧子幹相善，季長又不解部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德行》篇注）。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藝文類聚・經典部》）。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御覽・學部》四）。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玄飲三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德行》篇注）。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再拜（《御覽・禮儀部》廿一）。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德行》篇注）。元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絰赴者千餘（《御覽・禮儀部》三十四）。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志・高貴鄉公紀》注）。國相孔文舉教高密縣曰：公者，人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御覽・州郡部》三）。

沈可培《鄭康成年譜》（存目）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一》《周易》九卷（後漢大司農鄭玄注）。《周易》馬、鄭、二王四家集解十卷。

又《尚書》九卷（鄭玄注）。《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尚書駁議》五卷。（王肅撰。梁有《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略】，亡。）

又《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略】梁有《毛詩》二十卷，鄭玄、王肅合注【略】亡。）

又《周官禮》十二卷（鄭玄注）。

又《儀禮》十七卷（鄭玄注）。《喪服經傳》一卷（鄭玄注）。

又《喪服譜》一卷（鄭玄注）。

又《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玄注。）

又《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諶等撰）。

又《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

又《論語》十卷。（鄭玄注。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略】亡。）《論語》九卷。（鄭玄注、晉散騎常侍虞喜讚。）

又《六藝論》一卷（鄭玄撰）。

又《易緯》八卷。（鄭玄注，梁有九卷。）《尚書緯》三卷。（鄭玄注，梁六卷。）《尚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缺。）《禮緯》三卷。（鄭玄注，亡。）

又《月行黃道圖》一卷。（梁有《日月交會圖》一卷，鄭玄注一卷。）《九宮經》三卷（鄭玄注）。《九宮行棋經》三卷（鄭玄注）。

又**《經籍志四》**《後漢野王令劉梁集》三卷。（又有《鄭玄集》二卷，錄一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上》《周易》九卷（鄭玄注）。

又《古文尚書》九卷（鄭玄注）。《尚書釋問》四卷（鄭玄注）。

又《毛詩詁訓》二十卷（鄭玄箋）。《毛詩譜》二卷（鄭玄撰）。《毛詩諸家音》十五卷（鄭玄等注）。

又《周官禮》十三卷（鄭玄注）。《周官音》三卷（鄭玄撰）。《儀禮》十七卷（鄭玄注）。《喪服紀》一卷（鄭玄注）。《喪服變除》一卷（鄭玄撰）。《小戴禮記》二十卷（戴聖撰，鄭玄注）。《禮記音》二卷（鄭玄注、曹耽解）。《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注）。

又《春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鄭玄箴）。《春秋公羊墨守》二卷（何休撰、鄭玄發）。《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作，鄭玄釋、張靖箴。）

又《古文孝經》一卷（鄭玄注）。

又《論語》十卷（鄭玄注）。《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論語篇目弟子》

一卷（鄭玄注）。

又《書緯》三卷（鄭玄注）。《詩緯》三卷（鄭玄注）。《五經異義》十卷（許愼撰，鄭玄駁）。《六藝論》一卷（鄭玄注）。《鄭志》九卷。《鄭記》六卷。

又《經籍志下》《鄭玄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一》鄭玄注《周易》十卷。馬、鄭、二王《集解》十卷。

又鄭玄注《古文尚書》九卷。

又鄭玄箋《毛詩詁訓》二十卷。又《譜》三卷。鄭玄等《諸家音》十五卷。

又鄭玄注《小戴聖禮記》二十卷。又《禮議》二十卷，《禮記音》三卷（曹耽解）。《三禮目錄》一卷，注《周官》十三卷，《音》三卷。注《儀禮》十七卷，《喪服變除》一卷，注《喪服紀》一卷。

又何休《左氏膏肓》十卷（鄭玄箴）。《春秋漢議》十卷（糜信注、鄭玄駁）。《墨守》一卷（鄭玄發）。《穀梁廢疾》三卷（鄭玄釋、張靖箋）。

又《古文孝經》（鄭玄注）一卷。

又《論語》鄭玄注十卷，又注《論語釋義》一卷，《論語篇目弟子》一卷。

又鄭玄注《書緯》三卷，注《詩緯》三卷。

又鄭玄《六藝論》一卷，《鄭志》九卷，《鄭記》六卷。

又《藝文志三》鄭玄注《九宮行碁經》三卷。

又《藝文志四》《鄭玄集》二卷。

《瞻衮堂文集》卷一《鄭氏佚書目錄叙》鄭康成氏書，隋、唐《志》並載其目，其時固完好也。五季放紛，漸就闕佚，蓋《宋志》所著錄，自《毛詩》、「三禮」外，存者希矣。吾鄉王伯厚，嘗輯《易》注，後人或倣爲之，顧未有聚爲一書者。鄭氏漢代大儒，學究本原，又其師承多古訓，今雖散亡之餘，什不存一，然斷圭零璧猶在人間，深可寶貴。

藝文

蘇轍《東方書生行》 東方書生多愚魯，閉門讀書口生土。窗中白首抱遺經，自信此書傳父祖。【略】四方窺覘不能得，一卷百金猶復惜。康成、穎達棄塵灰，老聃、瞿曇更出入。舊書句句傳先師，中途欲棄還自疑。

劉克莊《詩雜詠一百首（鄭司農）》 新箋傳後學，古訓發先儒。不擬狂年少，燈前罵老奴。

王世貞《續高士贊（鄭玄）》 高密康成，長八尺餘。受書馬融，業過其師。何舞陽聞之，迫以就辟。幅巾詣辭，一宿而退，莫知所之。黃巾數萬，環拜其廬。渤海而東，文舉是依，寔成祀於尼宮。

陳廷敬《杜律詩話上》 既爲兒子說杜七言律詩，間錄其別於諸家者以備遺忘，題曰「詩話」。鄭康成說《三百篇》以箋爲名。箋者標也，識也，示不敢言注，但表識其不明者耳。後世於杜曰注、曰箋、曰箋注，類以解釋爲義。今曰「詩話」，別諸家也，且不敢言箋註也。

安箕《青社先賢詠（鄭康成）》 樓上見馬融，幅巾見何進。文舉表明德，本初欽偉俊。緬公顯當世，風標峙萬仞。一代大儒宗，發身本田畯。幾回過公鄉，廣衢仰餘韻。

趙執信《過鄭公鄉感懷》 康成去已久，秔稻荒書堂。書帶在何許，不如秋草長。此間頗豐饒，萬疋傳魚梁。人言管公都，當羨鄭公鄉。二公相視笑，吾意故難量。君看鴻鵠舉，雲海态翱翔。

凌廷堪《學古詩二十首》四 鄭氏注羣經，易禮兼詩書。擇言粹且精，七緯均刪除。其書半在亡，存者焉可誣。《周官》非禮經，《戴記》亦漢儒。紛紛傳記家，醇雜原分塗。明其次於經，始以圖識俱。末學等視之，不識經傳殊。集矢向前哲，出口成妄愚。詆者固庸謬，辨者亦拘虛。非所議而議，撼樹徒區區。

又九 士生千載下，臆慶千載前。於理縱有得，於事終懵然。詩人通諷喻，載之《三百篇》。善善而惡惡，各以事繫焉。不有大、小序，微婉何由宣？漢說雖紛綸，靡不承師傳。奈何信後儒，舊故等飛煙。棄置毛公《傳》，掊擊鄭氏《箋》。古人不可作，吾寧守殘編。

又一〇 說《詩》主淫奔，盡人知謬悠。豈俟今之儒，喋喋不肯休。否則論古音，聲韻恣冥搜。議論日益多，實學日以浮。不知典與則，隨處皆可求。《鹿鳴》詠瑟笙，燕禮非無由。《瓠葉》飲酒詩，可考獻酢酬。俎豆及燔炙，器物密以周。舍此不講習，開卷張兩眸。鄭氏精於禮，故可垂千秋。

雜録

韓愈《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略】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

曾鞏《齊州二堂記》 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

《棗林雜俎》中集《鄭玄墓》 臨晉縣北三十里，至今荆棘不生，狐狸不穴。

《讀書雜識》卷六《鄭康成墓》 《太平寰宇記》(廿四)：鄭康成墓在密州高密縣西北十里。《高士傳》曰：（案：今本《高士傳》無此文。）「袁紹屯兵官渡，請元隨營，不得，帶病至魏郡。元病篤，卒，葬於劇東。後以墓壞，歸葬之磨阜，郡守以下縗絰者千餘人。」磨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唐貞觀十一年詔，去墓面十步，禁樵採焉。萬疋梁。《郡國志》：「高密縣西，有鄭康成宅，亦曰鄭城。後移葬於磨阜，墓側有稻田十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號爲(疑萬)疋梁。」《殷芸《小說》：「郭玄葬城東。後墓壞，改遷厲阜，縣令車子義爲玄起墓亭，名曰昭仁亭。」(《續談助四》)案郭是鄭之誤。《小說》此卷，並後漢人物。(附錄)《海錄碎事》(八)：「鄭玄與傅嘉同門學，相友善。」注：「同門，謂同師也。」

郭泰 郭太

論述

《後漢書・郭太傳》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又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明發周流，永言時道。

《習學記言》卷四四《法言》 李膺、郭泰之流，言議殆不存，無以考見也。

《高素齋集》卷一四《頌七十首・郭太》 懿哉林宗，胥史豈羈。遐追聖學，言邁王畿。蛾習典學，麟獲授書。奔哀歸處，藏器棲遲。

《廣博物志》卷二九引《別傳》 郭泰題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

《戒山詩存・京邸集・讀漢史雜感十首》九 嶢嶢乃易缺，皦皦乃易污。珠以抵鵲隕，蘭以當門鋤。東漢尚氣節，標榜高顧廚。危言與覈論，過激成禍樞。刊章急鉤捕，黨議遂紛挐。吾慕郭有道，身泰名亦俱。處貞不絕俗，用晦能全軀。詎曰非明哲，悠悠千載餘。

《夢月巖詩集》卷三《讀史七首》五 疇昔遠行遊，煌煌京洛中。長衢夾橫術，香霧遙空濛。華纓影旭日，寶馬嘶春風。役財矜聲利，氣可凌三公。截轍輿臺子，朱紱章其躬。草衣茅季偉，韋布郭林宗。野處敦彝倫，舉世臻黃農。登高視人世，夢夢皆塵容。哀哉覆巢鳥，不見雲中龍。

傳記

《後漢書・郭太傳》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奬拔士人，皆如所鑒。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紀事

《高士傳》卷下《郭太》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嘆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於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於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於家。

《後漢書・郭太傳》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愼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以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幷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后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眞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續後漢書》卷六九上《郭泰傳》 與陳留夏馥、河南尹勳、泰山羊陟、東郡劉儒、陳國蔡衍、渤海巴肅、南陽宗慈，天下號爲八顧。

《後漢書補逸》卷一一《謝承後漢書・郭泰》 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初，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聞天下。

又． 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

藝文

盧照隣《詠史四首》二 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遂振。玉帛委奄尹，斧鑕嬰縉紳。邈哉郭先生，卷舒得其眞。雍容謝朝廷，談笑獎人倫。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爲親。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沖情甄負甑，重價折角巾。悠悠天下士，相送洛橋津。誰知仙舟上，寂寂無四隣。

黃省曾《高士頌・郭太》 介休林宗，行師伯彥。廬膳常虛，躬衣不掩。察觀乾象，懷珍高卷。有道之碑，揚光竹簡。

邢侗《五月廿九日同昭甫座間即事》 避炎樓閣晝長閒，與爾開尊面遠山。瓜本邵平浮素盎，巾猶郭泰折青綸。天朝命相初宣制，人世還山且駐顏。湖海茫茫關底事，視君腰鋏有緱菅。

吳爚文《郭有道墓》 濁世名高竟保身，千秋墓道尚如新。雲連槐影埋殘碣，雨打梨花憶墊巾。聰雅何曾誇隱逸，馨香耐可秩明禋。平生矜式牛醫子，廚顧紛紛擬不倫。

黃本驥《郭有道墓》 一束生芻仰止深，中郎碑版久消沈。墓門賸有槐陰在，留得清風直到今。（墓門有漢槐，廣蔭數畝。）

何彤雲《郭有道墓》 飄然仙骨獨昂藏，溷跡衡門道益光。執友平生惟叔度，定評作者有中郎。雲邊野鶴超羅網，澗底長松傲雪霜。墊角風流猶在否，老槐終古自蒼涼。

雜録

《學林》卷三《名諱》 范煜父名泰，故《後漢書》不用「泰」字。鄭泰、郭泰，傳皆改爲「太」字，而兩傳文並稱鄭公業、郭林宗，蓋避泰音而呼其字也。案：後漢安帝名祐，而《後漢書》有朱祐、吳祐、劉祐，殤帝名隆而書有劉隆、伏隆、王隆，靈帝名宏而書有衛宏。范煜於漢臣名犯漢帝之名則不改避，而犯其父之名則改避，何私于父而畧于君耶。

杭世駿《諸史然疑・後漢書》 陳寔死，天下會葬者三萬人；郭泰死，門人制裼衰者以千數。樓望教授諸生，著錄至九千人；蔡玄著錄者至萬六千人，而其中無一傳道者，以見東漢尚名，隨聲附和，非風俗之善。

《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一〇五 郭泰宅，在介休縣北郭家村，即今華嚴寺基。

又卷一〇六 郭泰墓。在介休縣東五里。《後漢書》本傳：泰卒，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曰：「吾爲碑銘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色耳。」《水經注》：介休城東有徵士郭林宗碑。碑文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裼衰者千數。《元和志》：郭林宗墓在介休縣東三里。周武帝時，除天下碑，惟林

宗碑特詔留。《縣志》：冢高二丈許，周圍繚以垣牆，有祠堂、享堂各三間。明嘉靖中，又植樹。隆慶三年，增砌甬道，置田十四畝。本朝康熙十八年增建捲柵、茶亭、臺堦大門。碑久堙沒，明萬曆二十一年郭青螺補書，康熙十二年太原徵士傅山補書，十三年江寧鄭簠補書。

劉志 漢桓帝

論述

《文簡集》卷二《鑒古韻語・桓帝靈帝》逸德荒君度，刑臣擅主權。忠良空授命，凶德欲彌天。戾政招災異，狂行污簡編。豈知亡國論，遺恨在他年。（臣惟桓帝荒淫，在位刑賞失道。靈帝尤甚。黨錮之禍，流毒縉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作列肆於後宮，以貿易爲戲。造萬金堂，以聚貨財，虐政狂行，致災招變。後人追論亡國，而痛恨於二君，良有以也。）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八《閱史緒論・漢桓帝時采女六千人侍者不在其數》宮闈之中，可供使令足矣，何須若是之多耶？每見史冊所載後宮之繁，輒爲之惻然。人情不甚相遠，顧忍出於此，誠所不解。本朝家法務崇儉約，至於掖庭，用人最簡，較諸歷代，僅百分之一爾。

又《第三集》卷三一《災異詔》酒醪足以糜穀，西漢詔令每引以爲戒，亦貴粟之一端也。

傳記

《東觀漢記・威宗孝桓皇帝》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河間孝王孫，蠡吾侯翼之長子也，母曰匽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殊于人，梁太后欲以女弟妃之。本初三年四月，徵詣雒陽。既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瞻察威儀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冀定策于禁中，迎帝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御卻非殿。改元建和。建和元年，芝生中黃藏府。永興二年，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鉤，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詔司隸：「蝗水爲災，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延熹元年，初置鴻德苑。二年，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橫爲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于是封超等爲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並坐不衛宮，止長壽亭，減罪一等，以爵贖之。初置祕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異同。三年，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四年，京師雨雹，大如雞子。五年，長沙賊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出城。賊乘刺史車，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吏。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減半奉。七年冬十月，上幸雲夢，至新野公主、壽張敬侯廟。詔曰：「存善繼絕，實藉德貞。武騎都尉樊演高祖父重，以光武皇帝元舅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謚曰敬。祖父茂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八年，妖賊蓋登稱大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九年，戴異鉏田得金印，到廣陵以與龍尚。名臣少府李膺等幷爲閹人所譖，下獄死。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帝好音樂，善琴笙。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以文罽爲壇，飾淳金銀器，彩色眩耀，祠用三牲，大官飾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也。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後漢書・孝桓帝紀》孝桓皇帝諱志，肅宗曾孫也。祖父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母匽氏。翼卒，帝襲爵爲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閏月庚寅，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略】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年三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略】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依斟流堯，亦不可得已。贊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祿。政移五倖，刑淫三獄。傾宮雖積，皇身靡續。

藝文

周壘《桓帝》　能嫌跋扈斬梁王，寧便榮枯信段張。襄楷忠言誰佞惑？忍教奸禍起蕭牆。

蔡邕

論述

綜論

呂強《上疏陳事》《後漢書・宦者列傳》　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憫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嬰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曹丕《典論・論文》《文選》卷五二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

陸機《遂志賦・序》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汎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之屬也。

又《弔蔡邕文》　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己，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裴松之《請禁私碑表》　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

顏延之《請立渾天儀表》　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

《後漢書・蔡邕列傳》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邱，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贊曰：【略】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懷董，名澆身毀。

《宋書・謝靈運傳論》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無音累氣，固亦多矣。

劉昭《注補續漢書八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于《春秋》，亦自敏于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記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

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騑冠章，車服瞻列。於是應譙繢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

《文心雕龍・銘箴》 蔡邕銘思，獨冠古今。

又《哀吊》 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殊，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略】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

又《奏啓》 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略】後漢羣賢，嘉言罔伏。【略】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

又《時序》 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

又《才略》 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栢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

裴子野《雕蟲論》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略】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原作「和」)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

《南齊書・陸厥傳》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史通》卷九《覈才》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按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無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

又卷一一《史官建置》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按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

又卷一二《古今正史》 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逸。

劉軻《與馬植書》(《唐文粹》卷八二) 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寔、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

《述書賦》卷上 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當代稱之。俱遺芳刻石，永播清規。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紳結絡，邇則瓊樹離披。斯之法也，馳妙思而變古，立後學之宗祖。如殘雪滴溜，映朱檻而垂冰；蔓木含芳，貫綠林以直繩。伯喈三體，八分二篆，棨戟彎弧，電轉星散，纖逾植髮，峻極層巖。周秦漢之三賢，余目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亡，紙可寄而保傳。

《法書要錄》卷一《傳授筆法人名》 蔡邕受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之，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羊欣傳之王僧虔，王僧虔傳之蕭子雲，蕭子雲傳之僧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授於歐陽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之姪彥遠，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眞卿、鄔彤、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傳終於此矣。

又卷二《袁昂古今書評》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又卷七《飛白》 案：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閣。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張芝草書，得易簡流速之極；蔡邕飛白，

得華豔飄蕩之極。字之逸越，不復過此二途。

孫何《碑解》（《宋文鑑》卷一二五）　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

宋綬《景祐鹵簿圖記序》（《宋文鑑》卷一二五）　在昔蔡邕《十意》，首著《車服》之目。范曄緒成其事，史官頗續此作。

《習學記言》卷二六　董卓族滅而蔡邕不智，大抵事機之際，厚薄淺深便有榮悴。自春秋時已然，而況於不知者乎？邕之取死，自其宜也。然王允戮愎如此，觀其規爲，直以誅卓之外更無一事，乃欲於幼主賊臣之時，任扶顛持危之責，國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林同《孝詩》（蔡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自非易寒暑，未始解衣襟。不謂母疾久，三年惟一心。

《野客叢書》卷八《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馬門，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志云：「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雌雞二事而已。」僕考邕集，當時答詔問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入德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五星辰錯謬，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皆《傳》所不載。《傳》文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爲宜須闚東平定，然後議之。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功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時卓爲相國，正邕之所啓也。

《麗澤論說集錄》卷二《門人集錄易說下》　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爲卓顯用，不能居下故也。

《邇言》卷一〇　或問律歷書志何先？曰：太史公爲之祖，蔡邕抑又次焉，其餘則不知而作之者也。

《困學紀聞》卷五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於三禮注，學禮見於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於蔡邕論。雖寂寥片言，如斷圭碎璧，猶可寶也。

又卷一三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爲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陵川集》卷二三《答友人論文法書》　先秦之文，則稱《左氏》、《國語》、《戰國策》、莊、荀、屈、宋；二漢之文，則稱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蔡邕；唐之文，則稱韓、柳；宋之文，則稱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人，皆弗稱也。騷賦之法，則本屈、宋。作史之法，則本馬遷，著述之法，則本班、揚，金石之法，則本蔡邕，古文之法，則本韓、柳，論議之法，則本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文，皆弗法也。何者？能自得理而立法耳，故能名家而爲人之法。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　予讀《蔡中郎集》，竊有當於喬氏之序。喬世寧曰：邕之文博綜羣籍，究極三才，自司馬遷以後，世難其儔矣。此宜以德業施於後世，何至卒罹罪籍，身名俱滅也？嗟乎，既負才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得兼哉。余觀邕之著《釋誨》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對詔金商，又數以直言受禍，是果甘心依附者邪？顧不幸而類其跡，君子有餘慨焉。蓋惜夫以高才禍身，潔白被污若此也。嗟乎，董卓挾震主之威，處羣疑之際，志欲亟收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爲邕計哉。夫邕之舉于卓，與荀彧之辟於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爲彧也，豈所謂處死之難者歟。人之責邕，皆曰：出當亂世，不審時幾，制于奸人，不蚤決斷，是矣。而槩以爲黨餘禍首，則非其情也。自邕之不幸也，君子恥談其志行，余竊悼焉，故略著其事實，蓋曰中郎之平生有足采者。

《劄記》外篇　蔡邕氏之才節而不令終也，非一念之畏爲之乎！與其死於狗卓也，毋寧死於拒卓也。

又《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東京之衰也，其始自敬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副見，差去浮耳。王充，野人也，其識瑣而鄙，其辭散而冗，其旨乖而穨，中郎愛而欲掩之，亦可推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八八《史論七・蔡邕》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

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道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懷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稗史彙編》卷八五《蔡邕晚節》　蔡伯喈，峻行危言，屢遭困折。桓靈之際幾于殺身，脫跡塞垣，亡命吳會。艱難踣躓，氣不少衰，固獨行之君子也。其視梅子眞、劉更生相去幾何哉！晚節依違，受官逆卓，優游朝寺，比之匪人，昧篤信善道之眞，寡既明且哲之義，身死世絕，蓋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其庾死于獄，非不幸也。雖然，王允誅卓，幷以有邕，至因馬日磾之言有「武帝不殺遷」之論，刻亦甚哉。是故禍機旋踵，勳業所以不終。

《珍珠船》卷一　張衡死，蔡邕母方娠。時謂邕即衡後身。

《文海披沙》卷一《蔡邕》　楊子雲《劇秦美新》、《法言》曰：「自周公以來，未若漢公之懿也」，至今文士皆爲口實。余讀《蔡中郎集》，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詞甚詳切。謂卓生應期運，氣稟山岳，黜廢頑凶，爰立聖哲，而辭疾讓位，乖羣生仰望之心，宜益隆委任，責以相業之成。此等議論，與子雲無異。使邕不爲此表，犯卓之怒，不過死。死卓與死允等耳。懼勢畏死，乃卒不免身名俱殞。悲夫。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八《漢蔡邕集題詞》　董卓狼戾賊臣，折節名士，陳留蔡中郎時已六十許人，令稱疾堅卧，偃蹇遇害，不猶愈昔日死洛陽獄乎？勉強受官，侍中封侯，噫嘻之下，身名並隕，雖王司徒輕戮善人，識者知其不長，然周歷三臺，鼓琴贊事，杜欽、谷永之誚，終不能爲中郎解也。余揣其徙朔方，遯江海，囚形毀貌，不覩天日，幾十五年。驟登大官隆遇，殆非不欲奮其拳拳之忠，補益國家。當日公卿滿朝，栖遲危亂，金章赤芾，豈獨中郎？但識不鑒於比匪，謀不出於討賊，噤口牢獄，愛莫能助。伯喈曠世逸才，余獨傷其讀《春秋》未盡善耳！《漢史》未成，願就黥刖，子長豈出孟堅下哉！若家門清白，三世同居，卻五侯之招，陳六事之本，憂心虹蜺，抵觸禁近，抱子政之悃愊，蹈京房之禍患，又班生所望景先逝矣。

《安雅堂稿》卷一五《蔡邕》　夫董卓之凶德，見于雒中。是時關東兵起，伯喈向亡命，豈無一托身之地耶？而受劫權門，膺爵亂紀，及乎煨燼王室，龜鼎西遷，高陽之封，同彼孽豎，尤爲惑也。雖功在匡違，志存肥遁，而遷延不決，終致大戮。啜其泣矣，胡嗟及矣！慈明濡迹，更致尊巍。而協志王何，謀剪讙羿。比之于此，誠有間焉。豈智有未明乎？何昧于趨舍也！

《日知錄》卷一三《兩漢風俗》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宋袁淑《弔古文》：「伯喈銜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又卷一九《文不貴多》　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騊駼、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玄傳》云：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厄林》卷三「餘糧棲畝」　《叢談》曰：「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干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題詩，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後矣。」按：此語非始於思，思前蓋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于畎畝」，知左此語祖邕也。

《兼濟堂文集》卷三《兩漢欣賞集序》　文章自「六經」而外，《左》、《國》尚矣。然兩漢負氣龐厚，議論騰踔，無纖靡險仄之習，雕琢斧斲之痕。詔令則溫文爾雅，奏議則昌明博大，策論、書檄則剴切詳明。西漢如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東漢如班彪、崔寔、蔡邕、孔融，皆一代之傑於文者。

《樗林偶筆》卷二　蔡伯喈曠代逸才，然無知人之明。如董卓徵辟，不得已而赴，旬日之閒，遇歷三臺，卓不過借邕以收人望耳，豈知邕者哉。而於王允之座，失聲嘆息何爲也，允殺之雖過，而邕之識亦鄙矣。且其所倒屣而迎者王粲曰：「吾家書籍，盡以予之。」然粲依劉表，作《登樓之賦》，表之遇粲亦厚矣。乃表之死也，肉尚未寒，而表勸劉琮降曹，卒爲所害，粲得高官。粲之自爲謀則善矣，爲表父子謀果忠乎。且邕與曹操亦至厚，故他日操爲之贖文姬。操之高誼固可取，而操實非可交之人也。大約邕文章之士，風度可

觀，撰述有體，而明哲不足。如孫登之告稽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殆曠世而同悲也。

姜垚《余姚邵念魯宋元明紀事序》（《思復堂文集・附錄》）　故修前代史易，修近代史難，【略】蔡邕逸才曠代，不得續成《漢書》。甚哉，史之難也。

賀貽孫《詩筏》　魏文帝評孔文舉「體氣高妙」，此語甚肖。以「體氣」論詩文，又在「氣格」二字之上。當時與曹氏父子兄弟并驅者，惟文舉與蔡伯喈二公之詩，綽有風骨耳，王粲諸人，皆所不及。

《水田居文集》卷二《蔡邕論》　吾今而後知名之足以殺人也。造物之惜名也，重於富貴。富貴不足以殺人，富貴而殺人，名迫之也。人情之忌名也，深於利祿。利祿不足以殺人，利祿而殺人，名誤之也。是故名之所在謗尤隨之，名之所射怨尤歸之，名之所專禍尤叢之，甚矣其足以殺人也。古今爲盛名所殺者多矣，而最甚者莫如蔡邕。邕博學，善文章，兼通天文、音律、術數之學。好善嫉惡，不媚權貴，當時豪傑莫不瞻仰。蓋其名重天下也久矣。而吾悲其以名受謗，以名賈怨，以名取禍殺身也。當桓帝初，五侯橫恣，聞邕善琴，請帝召之。行至偃師，稱疾而返，遂以見忌。此其爲名累者一也。初授議郎，屢進讜言，中常侍曹節見而惡之，遂爲程璜所搆下獄，以大不敬論棄市，減死髡鉗。此其爲名累者再也。既徙朔方，楊球遣客刺邕，見賂部主，使加毒害。客與部主皆感邕義，幸而獲免。此其爲名累者三也。平原守王智者，王甫弟也。邕以赦歸，智聞其名餞之。酒酣起舞，邕不爲報，智慙，以謗訕誣邕。邕懼，亡命吳會者十二年，此其爲名累者四矣。董卓慕邕才望，辟命方至，稱疾不赴。卓怒曰：「吾力能族邕。」此其爲名累者五矣。及卓切責州郡舉邕，迫脅就職，旬日之間，周歷三臺，尋封高陽鄉侯。匡導既申，狂悖屢革，亦既寢尚父之稱，改青蓋之僭矣。猶懼不免於禍，欲逃匿山東。以狀貌瓌偉，人共指目，爲弟諫止，此其爲名累者六矣。董卓既誅，邕於坐間一嘆，意有所感，豪傑之常，國法私情不妨並申。且安知非悔其逃匿之不果而慨然自嗟也。而王允自以始事委蛇，畏邕踵成漢史，作爲謗書，傳於後世，此其爲名累者七矣。邕遭七累，以及於禍，然則邕之死也非以名哉。是以君子避名如譬讎焉，畏名如畏敵焉，誠懼其足以殺人也。以名殺人猶可言也，以名殺人并敗其名不可言也。邕家三世不分財，母病三年不解帶，母死廬墓，木生連理，兔馴塚旁，邕蓋忠孝君子也。邕死之後，遂以不忠之罪，橫被醜詆，而後世傳奇之家，誣其背父絕母，不孝通天，編爲歌曲，被之管絃。嗟乎，藉令邕爲無名之人，得死牖下，與草木同腐，何幸如之。今也非常之譽，與無端之毀相因而至焉，名之殺人豈獨及身而已哉。千百世後，夜臺冥冥，枉受斧鉞之僇者，皆其生前之名累之也，可畏哉。

《綠溪話》卷上　《蔡邕傳》：「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欲東奔兗州。」按：伯喈從卓非其本願，然鼓琴贊事豈足謂厚相遇待乎？《中郎集》有《薦太尉董卓表》，固不免於物議矣。

章學誠《丙辰劄記》　蔡中郎學優而才短。今觀遺集，碑版文字不見所長，而當時推重，蓋以其學問故也。如胡廣、陳寔諸碑手筆，撰《後漢書》，未見長於范、陳。然其十意不傳，致爲可惜，此必勝於劉昭《補注》之司馬彪志也。以「意」字改「志」字，蓋避桓帝諱。

顧景星《白茅堂文錄・蔡邕論》（《李祖陶輯《國朝文錄續編》》）　王允既誅董卓，蔡邕動色悲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邕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義，以忘大節。天誅有罪，反相痛傷，豈不共爲逆哉？」收付廷尉。人皆冤邕而罪允。以今觀之，王允斯言未爲過也。始邕以直言爲閹侍所中，因徙朔方，赭衣抱拳，全室流離，可謂難矣。及宥還畏禍，亡命吳會，十有二年，無意功名，而且以彈琴著書終老牖下矣。使邕如梅福，長流江湖，豈不高哉。董卓擅權，辟署祭酒，補御史，遷尚書，不三日，而周歷三臺。伊何爲者？卓蓋借邕致天下豪傑，不加望外之榮無以市德，故舉之髡鉗之餘，爵之卿貳之上。且邕有何功，遂封侯，食五百戶，祿五十萬？夫無故之利，聖人惡之。邕初議卓不可受尚父之稱，而自當顯位，何也？今夫捕鳥者，擇其黠者以爲囮，毀米爲飼，濾流而飲，凡所以慰囮靡弗至也。笯而出於野，眞之叢薄之間，悲呼（去聲）衆鳥，至日暮，翩然投於羅者衆矣。夫囮未始樂爲是也，而鳴致衆鳥，謂非囮罪不可也。邕，卓之囮也。邕未始樂爲是也，而厚祿高位，將以風天下爲邕之類者，而邕甘心受之，謂非邕罪，不可。桓帝召邕鼓琴，行次偃師，稱疾而返。卓每讌集，邕輒贊事鼓琴，後遂爲表薦卓。時卓已爲太尉，封郿侯，進相國，廢少帝，放太后，傾逼人主，邕謂宜益隆委任，厚其爵賞，豈欲卓加九錫封安漢而後已哉？然則邕死不亦宜乎。

《選材錄》卷三四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晚節宜慎，於蔡氏見之。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蔡邕》 邕負逸世之才，明忠孝之節，中遭閹宦之難，後罹董卓之辜。雖以才節見遇，而亦以不慎才節，致爲王允所死。是才節動人之忌也，天下以才節而不得其死者亦甚衆。吾願天下之有才者不可不善藏，有節者不可不善隱。雖然，草木之朽、金石之傾固自有別矣。

《史弋》卷上《蔡邕》 蔡邕應董卓聘，豈不知卓非其人，急鳥窮猿，不得已也。及卓賊受誅而爲之傷痛，罪不至死，而允以此誅之，不亦過乎？嗚呼，與其附卓而死，毋寧以辭辟而死乎。然使邕死於劉郃所搆時，豈不成一全人耶？士生亂世，求一完名而死，卒不可得，悲夫。

《越縵堂日記鈔》卷一 顧亭林論蔡邕之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即使幸成《漢書》，必爲穢史。然此乃係熹平六年靈帝思感二人，圖畫於省內，詔邕爲之頌，是其應制之作，非由於己，不得爲譏。予按：邕嘗議以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宜去其廟號。董卓從而奏行，此眞小人無忌憚之尤。夫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然列朝既以加崇，豈得一旦臣子妄議斥革？況當卓之世，帝可廢可殺，太后可殺，而先帝獨不可濫膺一宗號乎？是其諛媚奸臣削弱王室，無君之心莫此爲甚。漢法：擅議宗廟者弃市。惜王子師不能以此正言誅之耳。其後唐末蘇楷附朱全忠，請改昭宗謚號，至後唐時將正其罪，楷遂憂怖死，是猶邕之作俑也。

分　論

《述行賦》 《歷朝賦格・中集》卷四《述行賦》評：此中郎拒五常侍之招而作也。守正不屈，已見一斑。惜乎曠世軼才，不獲以史表見。若《青衣》、《短人》，近於遊戲，故不具錄。

《漢津賦》 《丹鉛餘錄》卷一七：蔡邕《漢津賦》：「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嵇康詩：「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杜子美詩：「大水淼茫炎海接。」皆本於此句。

《協和婚賦》 《丹鉛餘錄》卷一七：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股腓。」其說甚異。然咸恒爲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協初賦》 《歷代詩話》卷一九：吳旦生曰：【略】自宋玉有好色賦，而司馬相如之《美人》，張衡之《定情》，蔡邕之《協初》，曹植之《靜思》，陳琳、阮瑀之《止欲》，王粲之《閑邪》，應瑒之《正情》，張華之《永懷》，江淹之《麗色》，沈約之《麗人》諸賦出矣。

《青衣賦》 《堯山堂外紀》卷七「蔡邕」：蔡中郎《青衣賦》云：【略】同時河間張超聞而規之，作《誚青衣賦》。其略云：彼何人斯，悅此艷姿。麗辭美譽，雅句斐斐，文則可佳，志平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洿池。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繆思褒，故獲終吉。（東國宗敬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靜情賦》 陶淵明《閒情賦・序》：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詞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閒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詞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丹陽集》卷八《書淵明集後三首》：昭明太子指《閑情》一賦爲白璧微瑕，且謂亡作可也。審爾，則詩人之變風，楚人之《離騷》皆可刪矣。晉孝未塗，沉湎酒色，何知非諷刺上耶？其序云：「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皆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予觀張衡《定情》有云：「想踰里兮折杞檀，懼彪吠兮我所驚」，與《國風》何遠？蔡邕《靜情》亦名《檢逸》，魏文帝愛之，因擬作《正情賦》，且命陳琳、徐幹、王粲、阮瑀、應瑒並作。其後如陸機之《閑懷》，袁淑之《整情》，皆佳筆也。謝惠連亦嘗作百許字，未就而卒，詞人深以爲恨。使淵明此賦果可無作，則《登徒》、《長門》、《高唐》、《神女》等賦，統何爲著之於選耶？

《短人賦》 《補古今文致》卷一《短人賦》尾評：陶逸則曰：嬉笑怒罵之言。袁中郎曰：嘗見《矮子賦》，有絕倒句；與石大郎齊肩，長鐵檜人半段。草窠裏齁眠，貼然無礙；沙盆中洗浴，綽然有餘。拉友尋芳，草叢中無蹤可覓；邀朋步月，人聚處無影可追。擺擺搖搖，無線索之木偶；傴傴僂僂，有知覺之泥孩。又見《小人賦》有絕倒句：短槭槭兮，開門之爆仗，縮團團兮，落地之銃礮。的流流兮，轉盤槌之走乎地板；一點點兮，筍尖芽之竄於竹林。把戲之傀儡，打拳之蒼蠅，過藥欄而弗見，入草徑以難尋。視門檻兮，如牆之難上；見箬葉兮，如舟之可乘。此兩賦趣而近俚，蔡賦趣而大雅。後三段比擬次序，引喻該博，而更得咏歎之致。《復小齋賦話》卷下：蔡中

郎《短人賦》亦俳諧體也。《短人賦》一序四字爲句，有韻，絕似小賦。明俞安期作《江妃賦》，序亦有韻。安期即作《唐類函》者。

《琴賦》《文璈清娛》卷二蔡邕《琴賦》：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弦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父》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嘆，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鶴叟曰：此賦爲後來「琴賦」之祖，自不可缺。《蔡集》中有二賦：其一乃傅武仲作，而誤刻于蔡；其一即此賦，而少前數語。今依《類聚》等書正之。

《飲馬長城窟行》《類説》卷五一《飲馬長城窟》：《飲馬長城窟》詩云：「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傷良人遊蕩不歸，蔡邕所作。若陳琳「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役。嚴羽《滄浪詩話・考證》：《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作。《詩人玉屑》卷一一：《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作。賀貽孫《詩筏》：詩中説夢，如蔡伯喈「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擬似空幻，恰是夢境。

《翠鳥》《古詩解》卷一五蔡邕《翠鳥》：此賦翠鳥，而有倚託於人意，得毋爲董卓發耶？縱不指卓，而曰雌雄相保，則以家室爲心，勤王安在？沒身於獄復，何冤哉。《瓦缶集》卷六《擬蔡伯喈邕翠鳥》：猗猗青桐樹，華實揚其姿。雌雄雙翠鳥，毛羽何差池。幸蒙君子愛，因得戲軒墀。雖無鳳皇德，而有鳳皇棲。梁木無火焚，百年長若斯。《古詩賞析》卷六《翠鳥詩》：借翠鳥以詠依托之得人也。臣道妻道，都在裏許。首二以庭榴含榮，可以依托，就彼邊逆起。中四遞落鳥集，隨自表其形容。都就「翠」字設色。後四醒出依托得所，願保久長之意。以幸脱危機翻入，便不平順。

《京兆樊惠渠頌》《文心雕龍・頌贊》：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五蔡邕《京兆樊惠渠頌》尾評：鍊字清朗紆委，蔡文中之有筆墨者。銘亦似古謡。

《碑》《文通》卷一七「碑」：蔡邕刻石經，悉自書丹。

《太尉楊公碑》摯虞《文章流別論》：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于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文心雕龍・誄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五蔡邕《漢太尉楊公碑》尾評：中郎爲楊公作碑共四首，若乃體制簡大，詞旨宏亮，則惟斯作。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五蔡邕《司空楊公碑》尾評：此楊氏第二世公也，敘官銜後各綴數語，簡古無排偶，此猶未爲六朝濫觴。《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言能舉其大者，故筆力超渾。

《陳太丘碑》《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五蔡邕《陳太丘碑文》尾評：此碑文兼作論議，又一體也。叙述榮哀，文乃追及黨禁，亦與諸制不同。

《文范先生陳仲弓碑》《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五蔡邕《漢文范先生陳仲弓之碑》尾評：中郎作文范先生碑三首，此文特著，詞義法度定可永爲後式。

《郭有道碑》《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五蔡邕《郭有道碑文》尾評：林宗優游末世，保貞無悶，獎拔人倫，天下仰企。此碑言無繁委，特見清邵。《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蔡邕〈郭有道碑文〉》：藻腴流利，已開晉魏六朝之風，然西京矩矱猶存也。

《光武濟陽宮碑》《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五蔡邕《光武濟陽宮碑》尾評：觀《史記》高祖過沛一段，有感慨神氣。讀此碑又肅肅幽嚴，其境不同矣。蓋古文體別，于此可見。

《銘》《文通》卷一二「銘」：蔡邕銘思，獨冠古今。《誌銘廣例》一《銘在文前》：盧學士文弨《羣書拾補》云（見《通鑑補遺》後）：《蔡中郎集・太尉橋公廟碑》，舊本銘在前，以「光光烈考」爲第一段。「公諱某字公祖」至「書於碑

陰以昭光懿（此依《水經注》）」爲第二段。「橋氏之先」爲第三段。其後卽係以黃鉞、東鼎、中鼎、西鼎四銘。其事本相連屬，明張溥《百三名家》本於此篇大移易，後來刻本皆依之。蓋止見近代碑誌銘在後，故改蔡集以從今，其如與蔡文中所云不合何？玉繩案：銘在文前，古人碑誌未見。又《誌銘異稱》：蔡中郎《議郎胡公夫人哀讚》云：「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作哀讚，書之於碑。【略】此以哀讚哀詞爲銘也。

《貞節先生范史云銘》《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五蔡邕《貞節先生范史云銘》尾評：此卽甑中生塵范先生也，叙其獨行之概，卓然如見。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蔡邕〈文範先生陳仲弓銘〉》：華而不縟，故淵穆之氣，浩乎無涯。

《釋誨》《文心雕龍・雜文》：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略】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兩漢鴻文》卷一九《釋誨》尾評：顧瑞屏曰：余讀《中郎集》，眞曠代逸才也。當其托病却中官之召，居廬來白兔之感，使不幸而死，卽不然髡徙朔方，遭陽球之賂而死，豈不一忠孝學問完人哉？乃爲董卓所脅，負邪黨之名，華顛胡老，幾於同塗要至矣。太史公悲韓非以說難而死於說也，予亦悲中郎，欲抱璞而不能遺俗云。《文通》卷一〇《釋誨》：《釋誨》，漢蔡邕作。宋玉始造《對問》，朔等效而廣之。迭相祖述，命篇雖異，而體則同源也。《說文》云：釋，解也。文既有解，又復有釋，則釋者解之別名也。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晳《玄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古詩賞析》卷六《琴歌》：前五總寫琴理，而首句又其綱也。歸本一心，視《伯牙操》更得要領。後二，拍合琴聲，不粘不脫。靳榮藩《綠溪語》卷上：蔡中郎之「華顛胡老」，蓋本崔亭伯《達旨》：「唐且華顛以悞秦」也。陸士衡詩：「芳樹發華顛」，則指爲樹之顛，後人無用之者。

《獨斷》《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獨斷》上篇則歷敘往古之名實，下篇專述兩漢。漢事賴是述後，不然，卽有顏師古，烏所睹記。又：蔡邕《獨斷》，雖匪釋經，實是訓詁。訓詁不欲鑿，至以兆民係天子，萬民係諸侯，百姓係百乘之家，鑿矣。誠如是也，乃平章百姓，百姓不親，何以爲天子事耶？意便乖舛。其斷百神亦誕。又：《獨斷》舊在諸小說中，至喬景叔而列之集首，其集亦向無刻者。或曰：文因人傳，中郎行玷，文何足述。此又不然。彼其際百六之厄，丁陽九之窮，或欲屈志淪汙，默爲推挽，意將欲有爲也。邕固非爲榮利者，但以卓爲人，豈可以我之正論微詞規諷而圖改錯者哉！惟有被髮佯狂，入山赴海避之，庶乃身名全耳。邕智不逮此，卒與駢首，又曷言乎。昔裴頠薦韋忠於張華，忠曰：華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爲。常恐溺于深淵，餘波及己也，況可賽衣就之哉。悲夫，中郎之就卓，固其遇也，亦其暗哉。《文通》卷一六「斷」：漢議郎蔡邕作《獨斷》，斷者，義之證也，引其義而證其事也。《讀書叢殘》卷上《讀獨斷》：漢中郎蔡邕所作，其書亦訓釋名物而斷以己意，曰《獨斷》。語多奇創，往往發前人所未發。伯喈曠世逸才，續漢史未成而旋遘凶禍，此或其居平史料，然奇情快筆，自足窺其一斑兩斑。假令乞請得遂，黯刖從事，則所就豈盡出蘭臺令史下哉！《四庫全書提要・獨斷》：臣等謹案：《獨斷》二卷，漢蔡邕撰。王應麟《玉海》謂：是書間有顛錯，嘉祐中，余擇中更爲次序，釋以己說。故別本題《新定獨斷》。擇中之本，今不傳。然今書中序歷代帝系，末云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壬子爲靈帝建寧五年，而靈帝世系末行小註乃有二十二年之事，又有獻帝之謚，則決非邕之本文，蓋後人亦有所竄亂也。是書於禮制多信《禮記》，不從《周官》，若五等封爵，全與《大司徒》異。而各條解義，與康成《禮》註合者甚多。其釋「六祝」一條，與康成「大祝」註字句全符，則其所根據當同出一書。又《續漢書・輿服志》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是書則謂高七寸，前出四寸，其詞小異。劉昭《輿服志註》引《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今本則作：「三公九，諸侯卿七。」「建華冠」註引《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縷鹿。」今本並無此文。又《初學記》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副轄者，施轄於外，乃復設轄者也。」與今本亦全異。此或諸家援引偶訛，或今本傳寫脫誤，均未可知。然全書條理統貫，雖小有參錯，固不害其宏旨，究考證家之淵藪也。

《篆勢》《文通》卷一五《勢》：蔡邕作《隸勢》、《篆勢》。

《悲溫舒文》《文通》卷一七《悲文》：蔡邕作《悲溫舒文》。《文選注》：悲者，傷痛之文也。

《正交論》《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五蔡邕《正交論》眉評：公叔

慨激之談，伯喈和平之語，綜斯二論，于蔡爲優。

《答詔問災異八事》　《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四蔡邕《答詔問災異八事》尾評：西漢京生，東京蔡中郎，其言災變依《易傳》、《洪範》，不引雜占，可謂至粹者也。其設類甚博，未有其事，已著其變，所當時時省覽，則不惑於怪物矣。

《條上七事封事》　《歷代古文國瑋集》・東漢文》卷二四蔡邕《條上七事封事》尾評：疏首收羅諸事，亦有筆力。又尾評：西京奏疏，一篇之中多及數事，以次綴屬，不用條款。分目立件，自此始也。

《上靈帝封事》　《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蔡邕〈上靈帝封事〉》：湛深經術，曉達時務，封事之佳者。

《幽冀刺史久闕疏》　《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蔡邕〈幽冀刺史久闕疏〉》：言議勁正，文氣紆徐。

《諫伐鮮卑議》　《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一《蔡邕〈諫伐鮮卑議〉》：引據多於論斷，然具有精理碩畫。

傳記

《後漢書・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趯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略】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略】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略】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略】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略】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

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憶！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寘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略】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恨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穀山筆塵》卷七《典籍》 漢靈帝詔諸儒校定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太學門外。古文，科蚪書也。篆，大篆也。隸書，今之八分。今闕中郡學有十三經石刻，非其舊矣。

紀事

《藝彀》卷上《蔡邕方孝孺陳東有後》 白樂天曰：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王元美曰：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邕傳》不言無子有女，《粲傳》止言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此不足證其無子。《羊祜傳》：祜，蔡邕外孫也。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此足證其有子也。

《廣氏性理小辨》卷五九 世傳蔡邕入吳，始得《論衡》，秘玩以爲談助。王朗詣邕，搜求至隱處，果得此，抱持數卷去，邕丁寧曰：「唯我與爾共，勿廣也。」走謂邕必無是，殆好《論衡》者爲言，以尊此書耳。昔王粲詣邕，邕奇粲，即以所蓄奇書五車贈之，中豈無《論衡》可比者？

《說儲》卷五 蔡邕有書萬卷，悉授之王粲。粲子之誅（與魏諷謀反），書悉入族子葉。王輔嗣（弼），即葉子也。輔嗣爲當世名儒，書于是得其傳矣。乃其學，可謂非淵源蔡氏乎。

《清賞錄》卷八 飛白書，始于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

又卷九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于碑，鐫刻立太學門外。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塡塞街陌。

《堯山堂外紀》卷七《蔡邕》 蔡邕，字伯喈，母袁公姝，曜卿姑也。少博

學，師事太傅胡廣。邕飲至一石，嘗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性沉審，志好琴道。熹平中，入清溪，訪鬼谷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每一曲制一弄，曲成出呈馬季長，歎異之。嘗避怨於吳，顧元歎從學琴，邕歎異之，曰：「卿必成，今以吾名與卿。」顧遂名雍。又是中郎所歎，因用歎爲字。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請裁爲琴，果有美音，時人名焦尾琴。又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孔融與邕素厚，邕亡後，有虎賁士貌相類融，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女琰，字文姬，初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後自胡中歸，重嫁陳留董祀。

又　興平中，天下喪亂，蔡文姬沒於南匈奴，在左賢王部伍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勅大將軍以金璧贖歸，文姬臨行作詩云：「家既迎兮當歸寧，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比歸，操問邕遺書，對曰：「亡父積書四千餘篇，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因乞給紙筆，眞草惟命。」於是繕書送上，不遺一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六歲時，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問之，曰：第一絃。復故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中郎曰：偶中耳。文姬曰：「吳扎觀風，知四國興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母蔡氏，邕女也。」又《羊祜傳》：「祜，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亦未嘗爲董祀妻也。）

《讀書質疑》卷上《蔡邕有子》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書悉以授外孫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知此可補傳缺。文姬名琰，博學有才辨，初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喪亂，爲朝騎所獲，左賢王嬖之，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以金幣贖歸，子留南匈奴。再嫁屯田都尉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操請之，音辭清辨，哀感動人。操憐之，乃原祀罪。邕雖有才女，實爲失節之婦矣。則王粲父、羊祜父及衛仲道、左賢王、董祀，皆邕壻，是知邕有三女也。又按羊祜父導，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及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蔡氏乃專意養發，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而《列女傳》載失節之文姬，而不及賢慈之祜母，失去取甚矣。

《質疑刪存》卷中《蔡邕非無嗣考》　文姬無足傳，獨老瞞念舊之意可感。然伯喈之女不獨文姬也。《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母陳留蔡氏，漢中郎將蔡邕之女。」且邕實有子，《羊祜傳》：「祜討吳賊有功，將進爵王，乞以贈舅子蔡襲。」祜即景獻后之兄。既云舅子，則亦景獻后之外弟也。惜襲之父史無其名耳。而《後漢・列女傳》云「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尚未確若皇甫規妻、陰瑜妻之列，而參以先衛後董，中在胡十數年之人，當亦羞與爲伍乎。

《潛志堂雜鈔》卷一〇　《漢書》謂蔡邕無嗣，止一女，後沒胡。案《晉書・羊祜傳》：「母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進封，乞以與舅子蔡襲。」則邕自有後，而女亦不止文姬一人也。

《黃姬餘話》卷四《蔡邕無子》　楊升菴云：昔人謂蔡邕無子，讀《羊祜傳》：「祜，蔡邕外孫，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可補傳缺。王弇州《宛委餘編》又引《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一句，證邕有子，亦同升菴之說。路按：《後漢書》蔡邕本傳固不言有子。《列女傳・董祀妻》云：「蔡邕女名琰，字文姬，興平中遭亂，陷沒於南。曹操素與邕善，痛邕無嗣，遣使者以金璧贖之」云云。白樂天《酬微之詩》「各有文姬才穎齒」自注：「蔡邕無兒，有女琰，字文姬。」又《三國志・王粲傳》：「粲在長安，中郎將蔡邕曰：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王荊公詩「中郎舊業無兒付」，正用《粲傳》語也。昔人謂蔡邕無子最有據。則蔡襲或是邕從子子，抑爲之後者未可知。安得因《祜傳》乞封舅子事而遽定邕有子耶？

又《羊祜爲蔡邕外孫》　《紫桃軒雜綴》云：蔡邕女不止琰一人，又有一人嫁羊祜父道。道先娶孔融女，生祜，後娶蔡，生承。二子俱病，蔡度不能兩存，乃專養祜以得濟，而承竟死。其賢如此，非失節之琰可比。按：此本王楙《叢書》而紀錄有誤。《叢書》云：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古列女無媿云云。此說雖不知所據，然固謂叔子蔡出也。考《羊祜傳》云：祜，蔡邕外孫，樂天詩亦有「中郎餘慶鍾羊祜」之句。若如雜綴所云，是祜爲孔出，而蔡止生承一人矣。乃祜傳固不云孔融外孫也。君實蓋蠲憶《叢書》之說而漫筆之，致有此誤耳。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梁有二十卷，錄一卷，【略】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蔡邕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蔡邕集》二十卷。

《詩藪・雜編》卷二 西漢前無集名，文人或爲史，或爲子，或爲經，（經解如董、毛類。）或詩賦，各專所業終身。至東漢而銘頌疏記之類，文章流派漸廣，四者不足槩之，故集之名始著。今漢人集傳于世者，惟蔡中郎當是本書，其集十卷，亦獨富于諸家。卽漢人集不始中郎，今世所傳，故應以蔡爲首。然《隋志》，《蔡集》本二十卷，又《外文》一卷，而《獨斷》不與。今合《獨斷》僅十卷，雜文不滿百篇，與《通考》數目正同。則今所傳乃宋時本，視隋、唐又逸其半矣。漢文集自中郎外，無過十卷。獨《孟堅集》十七卷，而《通考》已絕無其目。班外，司空《李固集》十二卷，長岑長《崔駰集》十卷，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少府《孔融集》十卷，河間相《張衡集》十二卷，自餘《隋志》所列百餘家，皆數卷而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蔡中郎集》《蔡中郎集》六卷，漢蔡邕撰。《隋志》載《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註曰：「梁有二十卷，錄一卷。」則其集至隋已非完本。《舊唐志》乃仍作二十卷，當有官書佚脫，而民間傳本未亡，故復出也。《宋志》著錄僅十卷，則又經散亡，非其舊本矣。此本爲雍正中陳留所刊，文與詩共得九十四首，證以張溥《百三家集》刊本，多寡增損，互有出入。卷首歐靜序論姜伯淮、劉鎭南碑斷非邕作，以年月考之，其說良是，張本刪去劉碑不爲無見。然以伯淮爲邕前輩，宜有邕文，遂改建安二年爲熹平二年，則近于武斷矣。張本又載薦董卓表，而陳留本無之，其事范書不載，或疑爲後人贋作。然劉克莊《後村詩話》已排詆此表，與揚雄《劇秦美新》同稱，則宋本寔有此文，不自張本始。載後漢諸史，自袁、范二家以外，尙有謝承、薛瑩、張璠、華嶠、謝沈、袁崧、司馬彪諸家，今皆散佚，亦難以史所未載斷其事之必無。或新本刊于陳留，以桑梓之情，欲爲隱諱，故削之以滅其迹歟！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明刻《蔡中郎集》十卷 宋天聖中歐靜編，盧抱經所謂最古本也。此書明有華堅活字本、徐子器本，此本自後題字云：正德乙亥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印行，今鄭氏得之重刻。是卽從活字本出。楮墨古雅，當在明中葉時。前後皆有墨圖記，當是刊刻年月，惜爲人剜去以充宋刻，目後題字則去之未盡也。華刻板心下有「蘭雪堂」三字，此刻黑口，一望而知楊氏校刻。此集所據明刻凡□本，亦未見此刻，則雖後於蘭雪，亦以稀見珍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獨斷二卷（明刊本）》 題：「漢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撰。」嘉祐中，兪擇中嘗校正舛錯，釋以己說，今已不傳。此弘治間安成劉氏以舊本覆刻。末仍舊跋二行，其文云：「右蔡氏《獨斷》一編，古之制度文爲於此乎？考錄本多舛，今稍是正而刻之舒頖（泮）。淳熙庚子六月初吉江都呂宗孟書。」《百川學海》本亦出自呂刻，抱經盧氏謂異於時刻者，祇在綱與目分合之間耳。（卷首有「葉樹廉石君」、「歸來草堂」、「孫從添印」、「慶增」諸朱記。）

又卷一九《蔡中郎文集十卷（明活字本）》 漢左中郎將蔡邕伯喈撰。此十卷本，與《宋志》及陳氏《書錄》合。明華氏得舊鈔，以活字印出。有平陽歐靜序。（《文獻通考》載陳氏曰，作歐陽靜。未詳孰是。）世以此本爲最古。目後有「正德乙亥春三月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版印行」二行。萬曆間，有徐子器刻本，雖依舊第，而有增刪處，失其眞矣。如：被收時，表中有「反名仇怨奉公」句。考本傳亦有「劾以仇怨奉公」云云。案：奉公，謂劉郃；仇怨者，質、邕仇怨郃也。言「反以仇怨奉公爲名」而陷邕父子也。徐本刪之，非是。

又《蔡中郎文集十卷（鈔校本）》 黃蕘圃氏於影寫蘭雪堂本以樸學齋舊鈔本參校，用朱筆拈於上下方，復以墨筆寫顧澗蘋氏校語，多所訂正，此卽逐錄本也。顧氏有跋曰：「東漢人文集存於世者，僅此一種，尙是宋以前人所編，其餘無之矣。」又：「此集頗與今文家之學有關涉，尤學者所不可廢，此予所以亟亟費日力爲之再三訂正者也。」又《跋》曰：「丁卯正月校讀一過，凡訂正若干條，中有絕精處，索解人不得矣。五月再校於江寧，用《後漢書》參訂，又添若干條。」又跋曰：「活字版似據一行書寫本作底子，故『數』譌爲

『如』、『閑』譌爲『困』之類，往往而有，若得宋槧，必多是正也。」又黃氏自跋曰：「取周香嚴家藏舊鈔本校，舊鈔係樸學齋所藏，前無序、有目，分卷多同，行字互有得失，終以舊鈔爲勝。惜舊鈔係行草，筆畫未能明了，故傳活字本以舊鈔校之，參取兩本之勝處可矣。」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題記・蔡中郎集》十卷 附外傳一卷，漢蔡邕撰，明刻本。此明刻本《蔡中郎集》，前後序跋俱失去，以各家書目考之，當是萬曆中王乾章刻本。《平津館鑒藏書籍記》所收《中郎集》有每葉十八行，行二十一字本，謂前有天聖癸亥（元年・一〇二三）歐靜序，無宗廟、頌、贊之篇，與蘭雪堂本同，蓋卽從華本重雕而字句較完善云云。《孫祠書目》列明九行本於蘭雪堂本之前，殆淵如先生珍視此刻在活字本之上矣。癸丑（一九一三）立冬後十日，盛鐸記。

又《蔡中郎集》十一卷 漢蔡邕撰，明萬曆八年（一五八〇）吳興茅一相刻本，萬曆庚辰（八年・一五八〇）吳興茅一相編刻本。據東海居士後跋，蓋合無錫華氏暨徐子器、俞汝成三本校而刊之，在明刻中傳本爲最少。庚申（一九二〇）長至，盛鐸記。

歐靜《蔡中郎集序》 漢《蔡中郎傳》：邕博學辭章，爲《靈紀》、十裔（意）及雜文凡百四篇，傳於世。《傳》所載者，《釋誨》、《幽冀刺史闕疏》、《陳政要七事》、《金商門答災異疏》、《被收時表》，及世傳《獨斷》、《女訓》、《文選》陳太丘等碑文，《初學記・短人賦》，纔十數篇而已。按：《唐書・藝文志》洎吳氏《西齋書目》並云：「《邕集》十五卷」，今之所傳纔十卷，亡外計六十四篇。其中可疑者，《宗廟頌贊》述武皇平亂之功，又有「昊天眷祐我魏」之句，蓋以宗廟指魏也。又有《魏武帝祀喬太尉文》稱「丞相冀州牧魏主操謹遣掾再拜祀」，《姜伯淮碑》稱「建安二年卒」，《劉鎮南碑》「建安十三年薨，太和二年葬。」按邕本傳，董卓被誅，邕爲王允所害，時年六十一。據邕《金商門答災異》《被收表》云：「臣今年四十八。」靈帝光和元年也。董卓被誅，獻帝初平三年也。光和元年戊子至初平三年壬申，邕正六十一矣。又初平盡四年改興平，二年改建安，至二十五年正月，操薨，三月改延康，十月禪子魏王丕，卽初平四年是爲二十六年，太和二年乃魏明帝之二年，至是又八年，計邕死已三十六年矣。按初平已前操尚在，誅卓之歲，操始爲東郡太守，破黃巾於壽張。至建安十三年操自爲丞相，二十一年操自進爲魏王，亦有魏宗廟，而操不得先稱魏王武帝及武皇也。其姜伯淮、劉鎮南薨葬相後年代差遠，邕安得紀述邪？是集也，今既缺五卷矣，見所傳者，蓋後之好事者，不本事迹編他人之文相混之耳，非十五卷之本編，固矣。建安、黃初之文體多相類，復不逮，廣被衆集，固不可知其誰之作也。

藝文

張說《李工部挽歌三首》二 宅兆西陵上，平生雅志從。城臨丹闕近，山望白雲重。會葬知元伯，看碑識蔡邕。無由接神理，揮涕望青松。

王維《故人張諲工詩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隸，頃以詩見贈，聊獲酬之》 不逐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蜀中夫子時開卦，洛下書生解詠詩。藥欄花徑衡門裏，時復據梧聊隱几。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故園高枕度三春，永日垂帷絕四隣。自想蔡邕今已老，更將書籍與何人。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

耿湋《題清源寺》 儒墨兼宗道，雲泉結舊廬。孟城今寂寞，輞水自紆餘。內學銷多累，西園易故居。深房春竹老，細雨夜鐘疎。陳迹留金地，遺文在石渠。不知登座客，誰得蔡邕書。

又《題楊著別業》 柳巷向陂斜，回陽噪亂鴉。農桑子雲業，書籍蔡邕家。暮葉初翻砌，寒池轉露沙。如何守儒行，寂寞過年華。

王建《題酸棗縣蔡中郎碑》 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銷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

白居易《吾雛》 吾雛字阿羅，阿羅纔七齡。嗟吾不才子，憐爾無弟兄。撫養雖驕騃，性識頗聰明。學母畫眉樣，効吾詠詩聲。我齒今欲墮，汝齒昨始生。我頭髮盡落，汝頂髻初成。老幼不相待，父衰汝孩嬰。緬想古人心，慈愛亦不輕。蔡邕念文姬，于公歎緹縈。敢求得汝力，但未忘父情。

李賀《南園十三首》一〇 邊讓今朝憶蔡邕，無心裁曲卧春風。舍南有竹

堪書字，老去溪頭作釣翁。

劉攽《次韻和王待制絕句》　蔡邕倒屣貴公子，阮籍清談林下游。人事差池不如古，祇將朱墨繼爲州。

蘇軾《孔長源挽詞二首》一　少年才氣冠當時，晚節孤風益自奇。君勝宜爲夫子後，林宗不愧蔡邕碑。南荒尚記誅元惡，東越誰能事細兒。耆舊如今幾人在，爲君無憾爲時悲。

范祖禹《笛竹》　鳳食實已美，龍吟聲更奇。惜無蔡邕識，那得馬融吹。

晁說之《將至鄜州》　平生心迹笑元龍，今日城邊比蔡邕。豈是白頭著書地，聊當涕泣自從容。

李彭《寄臨川諸舊兼悲二謝》　半岳摧峯憐二謝，孤墳宿草已蒙茸。自歎蔡邕今老矣，銘言獨不愧林宗。

陸游《小舟遊近村捨舟步歸》一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林光朝《送別陳侍郎應求知泉州（并引）》　某竊觀蔡公侍郎，嘗大書於洛陽橋之上，侍郎過洛陽，當摩挲此石，彷彿爲同日事也。某送別到惠安道中，因以賦詩云：百片牙旗水面長，蔡邕題在刺桐鄉。十年杯酒開雲樹，一樣官御過洛陽。我亦攜家緣送客，誰能掃地自焚香。野橋衝臘寒梅白，莫要登臨憶侍郎。

許衡《宿仙山朝元觀題示》　謝公本是濟時具，誰使卧老東山墩。豐碑不愧蔡邕筆，再拜遺像儼以溫。

又《見提舉蔡澗松》　今人標致古心胸，吉士依歸有澗松。白髮半頭身欲鶴，蒼髯千丈氣如龍。三年博士留韓愈，十載中郎老蔡邕。根腳青原培植久，逢萊行上最高峰。

楊公遠《病腰》　偶病腰疼失步傷，艱行終日坐胡床。非干騎鶴因錢重，豈是懸魚爲帶長。倒屣蔡邕那敢效，休官陶令却相當。名方細檢無良劑，秖好頻頻酌酒漿。

張養浩《蔡邕殿》　殿廷白晝墮青蜺，乾道無剛政可知。顧此何時陳正論，有才無識亦堪悲。

朱寵瀚《登仲宣樓懷古》　憶昔登樓日，天涯事轉違。計依劉表得，書授蔡邕稀。南國方羈旅，西京未解圍。秦川空在眼，公子乃忘歸。

曾維倫《蔡伯喈》　見說議郎廬墓日，鹿馴連理並呈祥。石經況復留書法，獨矢私恩未肯忘。一流中官禍已萌，十年亡命畏誰行。平生一嘆殲於允，辜負忠魂與孝情。

程誥《蔡中郎墓》　離離帶禾黍，簇簇擁荆杞。伊人擅才華，舉世無知己。石經立太學，搨本今不毀。一死泣燃臍，物議非耶是。

張仁熙《催收允》　（董卓死，王允收蔡邕殺之。卓軍士曰：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況吾輩，不魚肉乎！催、汜遂反。）伯喈死，催汜亂，曠世逸才眞足嘆！曠世逸才何足嘆！君不見，雍齒封，沙中偶語無洶洶。

周容《蔡中郎故里》　陳留南一程，云是中郎宅。立馬共誰言，咨嗟對碑石。中郎秉至性，畢世纏凶厄。甫卸朔方鉗，旋攖王智螫。旬日歷三臺，高陽賜符冊。何如滹水東，閒聽柯亭笛。人生守喪亂，行藏愼跛躄。無將濡滯間，致費後賢釋。我思訪公祠，荒草漫廣陌。十志懷篇名，殘霞遠天碧。

趙士麟《詠史詩・蔡邕》　蔡邕論三互，近禁宜蠲除。青虹見玉殿，消弭詔諸儒。對策由趙霍，作姦蔽刑餘。呂強爲之請，髡鉗徙朔都。三遷感知遇，同逆則已誣。善人國之紀，王其無後乎。

宋至《讀史九首・蔡邕》　曠世才名也自豪，三臺周歷太勤勞。不緣收繫來廷尉，誰信申屠却聘高。

徐嘉炎《讀史雜咏・漢蔡伯喈》　直言當世事，不敢避髡鉗。千里青青草，誰知火更炎。

蔣錫震《陳留謁蔡中郎祠》　漏雨嘶風塵塞廬，先生於此奉神居。文章絕代驚才艷，蘋藻誰將爲掃除。原廟衣冠空日月，漢家鐘鼓竟丘墟。今人似解憐相似，春菊秋蘭意未疎。

康乃心《陳留弔蔡中郎》　陳留老樹接殘墩，何處當年郎將村？若使典章成虎殿，應知渾噩並龍門。八分剝斷星雲盡，幾帙飄零海岳存？誰向軼才憐曠代？千金獨有魏公恩。

師範《蔡伯喈》　公亦千秋爨尾琴，張絃不肯負知者。哭屍何礙眞名士，修史難酬素日心。生以攻書留石碣，死猶蒙謗在詞林。無兒有女眞堪痛，孟德徒勞贖金。

趙棻《後漢列女頌・董祀妻》　蔡中郎女，才高學淵。遭逢喪亂，辱于左賢。操不足稱，乃以文傳。麗名惇史，君子憫焉。

雜録

顏子推《顏氏家訓・風操》 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歆慕蔡邕，故名雍。

又 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

《珊瑚鉤詩話》卷一 有「飛白」者，生於隸法。漢靈帝時，修鴻都門，蔡邕見役人以堊成字，心有悦焉。歸而作之，用以題宮殿門榜。

又卷二 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邕洞曉音律，故制曲以悦之。」

《賦話》一卷七 《蔡中郎集》：邕《述行賦序》略曰：延熹二年秋，霜雨逾月。是年梁冀新誅，而徐璜、左琯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敕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按《中郎集》，《琴賦》有三，余賞其一聯云：「屈伸低昂，十指如雨。」

《西涯樂府》卷上《斷絃曲》 晨聽焦桐聲，夜聞斷絃音。阿女有父資，家學在一琴。生書五經石，死給十吏劄。阿女有父能，八分乃遺法。司徒坐上歎，胡雛別時哭。阿女有父情，情鍾爲誰篤。有書何必教，有女翻爲辱。君看荀爽女，一死萬事足。（建按：《後漢書》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謂之石經。邕尤精於音律，吴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其爆聲曰：良材也。請裁爲琴，而其尾猶焦，因名焦尾琴焉。後董卓廢立，辟舉邕，累遷至中郎將。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君懷其私遇，而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死獄中。邕女琰字文姬，亦聰慧多才。邕嘗夜鼓琴，絶絃，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絶四絃問之並不差謬。嫁爲河東衛仲道妻，遭亂爲胡騎所獲。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善邕，以重賂贖之，重嫁於同郡陳留董祀。琰自傷失節，而不能忘其二子，爲作《悲憤詩》及《胡笳十八拍》，其詞有云：「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又云：「抱胡兒兮泣下沾衣，號失聲兮誰得知。」他章意率類此。曹操嘗因事問琰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記憶之否？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琰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蕘志堂雜鈔》丙集 石經，自漢熹平中議郎蔡邕刻，立鴻都門外。厥後，魏正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淳化、至和、嘉祐、紹興，俱倣前規，以示模式。今諸刻皆缺落無遺，零章殘字僅見番易洪氏《隸釋》、《隸續》，惟開成所刻巍然獨存，後儒得以參攷同異，功至鉅也。

《聞見瓣香録》辛卷《漢夏承碑》 淳于長夏承碑，字大寸五六分。後楷書云：漢建寧三年尚書（闕）邕伯皆書，大明永樂七年廣平（闕）。其非原碑可知。【略】此碑自元王文定公惲定爲蔡邕書，謂其氣凌百代，筆陣堂堂。洪丞相《隸釋》謂其字體奇怪。鄭僑《書衡》謂其兼篆體，八分，合數記而疑碑非眞蹟。王元美則云，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骨氣洞達，精彩慘動，非中郎不能。按碑經摹刻，雖神氣不足，而筆形尚在。【略】雖未必即爲蔡中郎書，要亦漢隸之不群者。

又《三十二體篆書》 飛白書，蔡邕見人以帚成字作。

《杞縣志》卷五《建置志》 三賢閣祀董宣、蔡邕、江統，在圉鎮，宏治九年舉人李琚創建。

秦嘉

論述

《五嶽山人集》卷二七《小序六十三首・秦嘉》 士會抱有雋才，復獲靈偶，鳳闕酬唱，今古所希，可謂白璧駢輝，明珠并耀者。徐淑固團扇之亞，而上計之作，亦善言悲愴矣。

《詩藪・內編》卷一　秦嘉《述昏》，語雖簡短，而和平雅則，諷咏有餘。白狼三章，太淺無味；《明堂》五章，太質無文，皆出此下。

又《外編》卷一　秦嘉《贈婦》四言詩有云：「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爲？」蓋以妻寢疾還家，形容離索之語，非傷逝也。題曰《贈婦》，甚明。近有節略《淑傳》者，以淑先死，嘉爲此詩傷之，大誤。按嘉又有《寄內詩》三首，中云：「夢寐空室中，恍忽見姿形。」豈亦傷逝耶？兼史自有灼據，不必深辯。

《古詩鏡》卷三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留郡贈婦詩三首（并序）》【略】。詩可代札，情欵具存。

《古詩解》（秦嘉）《贈婦》　嘉宦游遐方，妻病不從，因贈以詩，言白日既傾，羣動俱息，星月掩映，霜雪凄其，而寂寞空房，誰與獨處。遙想帷帳飄翩祇爲爾設，燈燭熒煌祇爲爾照。無限慨想之情已盡在不言中矣。

《松桂堂全集》卷三七《徐擅青和無題詩序》　夫美人香草，初傳要眇之音；落葉秋風，始發清微之響。離憂欲寫，綺語斯標。以至平子《同聲》，秦嘉《贈婦》，子建閨情之什，安仁內顧之篇，靡不掩抑深情，纏綿古意。

《漢詩音註》卷四《述昏詩（二章）》　「羣祥既集，二姓交歡。」【略】往與友人論《述昏詩》，輒言其平，不知欲作何等語也，此正當家之什。

又《留郡贈婦詩三首（并序）》　嘉爲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略】」首篇敍迎而不至，顒望懸戀之情，其辭氣甚醇。「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略】」次篇言瀕去遲回，追思宿愛，因勉之以自保也。《河廣》以下，就其妻阻病不來一段，徬徨至情，而咎浮雲悲風爲患，雖輕車良馬，竟致中乖也。首篇自言，此爲婦言，是兩章結構。「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略】」此篇言將發悲思不寧而附之報贈也。措語俱有轉換，有進義，不但章法井然。二南不作，《白華》之難讀久矣，錄此爲伉儷正音，將補《國風》之闕。爲豔詩易，爲閨情難。言閨情爲婦易，爲夫難，況贈答之辭乎。既不得大粘，又推開則泛，秦掾諸作正在箇中。

《柳亭詩話》卷二七《如循環》　伉儷之篤者，莫如徐淑、秦嘉，往還贈答，何其悱惻纏綿耶。《白頭吟》可以卻茂陵之聘，《織錦詩》可以息陽臺之妬。吾獨怪夫王子敬之于郗、李易安之于趙，非所稱士女中之錚錚者，而何以迷謬至此耶。「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不能不三復于此言。

《昭昧詹言》卷一《通論五古》　秦嘉《留郡贈婦詩》。此詩叙述清婉，開劉公干、謝惠連。誦之久，自有一種綺旎葱茜之致。

傳記

《玉臺新詠》卷一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上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

《西溪叢語》卷下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主掾（一作「計」）。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人生譬朝露，【略】。」嘉報以詩云：「帝靈無私親，【略】。」淑又答詩一首：「肅肅僕夫征，【略】。」淑又答詩一首：「妾身兮不令，【略】。」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勉當去。知爾所苦，尚未有瘳，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飛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猶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有方。」淑答書曰：「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亟，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嚴裝已辦，發遘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誦萱草之咏，以消兩家之恩；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君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叙遠別，恨恨之情，顧尤悵然。間得此鏡，既明妍嗤，及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妙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淑又報嘉書曰：「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意髣髴，操琴詠詩，思心結成。勑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

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帳帷，則芳香不發也。」

《玉臺新詠考異》卷一《秦嘉贈婦詩三首序》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上計。（計，宋刻作「掾」。《西溪叢語》引此文註：「『掾』，一作『計』。」案漢法，歲終郡國各遣吏上計。鄭玄注《周禮》「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句，謂若今上計，是也。其所遣之吏，亦謂之上計。《後漢書・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晉書・宣帝紀》：「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是也。鍾嶸《詩品》直題「漢上計秦嘉」。嘉及其妻往來書亦並稱爲郡詣京師，則作計爲是。宋刻悞也。馮氏《詩紀》又因漢有上郡，遂倒其文，爲上郡掾，更誤中之誤矣。）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

紀事

《遵生八牋》卷一四　秦嘉有盤龍鏡、韓壽香，名爲辟惡生香。

《香乘》卷一一《好香四種》　秦嘉貽妻好香四種洎寶釵、素琴、明鏡，云：「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妻答云：「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覩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書記洞荃》）

藝文

劉禹錫《泰娘歌》（并引）　秦嘉鏡有前時結，韓壽香銷故篋衣。

仇遠《九日次程公明韻》　風簾獵獵傍簷斜，問酒來投野老家。佳節已逢重九日，東籬未見兩三花。科頭坐石從吹帽，拭眼看山似隔紗。七里岡前歸路闊，月懸破鏡憶秦嘉。

唐汝詢《擬古百首・秦功曹嘉贈婦》　人生如飄塵，世事同轉燭。憂思每有餘，歡笑恆不足。與子結燕婉，恩情重山嶽。柰何棄子去，遠遊狥微祿。迎子欲偕行，徵車空往復。遺我尺素書，開緘不能讀。蕭蕭空室中，敦然還獨宿。明月照羅帳，秋風振庭綠。長夜不安枕，披衣起躑躅。離恨將何言，托物表衷曲。明鏡照爾容，寶釵悅爾目。琴可消離憂，香堪助齋沐。物菲懷自深，聊以慰幽獨。

吳綺《用看奕軒韻示內子江夏君》　一字媒成一笑初，牽紅初事下田居。能傳嬴女吹簫曲，自答秦嘉餉鏡書。青眼獨看雲裏鵠，白頭長饌井中魚。誰憐四海渾無有，臺上橫琴獨晏如。

李宗渭《擬秦士會嘉贈婦》　晨發車蕭蕭，車行多芳草。初程去子遠，何況千里道。人生有何常，懽愛苦不早。終日媚閨房，歲月易衰老。盛年舍我去，當復非嬌小。將車迎子還，詩篇何窈窕。空復傷吾心，夜淚至于曉。何以明吾情，長川漫浩浩。何以相貽贈，瓊瑰未爲寶。唯有平生親，寄子以永好。

周金然《擬秦郡掾嘉贈婦》　長軨仄以傾，駟蹄疲且蹇。入門今已遲，出早會何晚。公府有程度，休沐及期返。知汝未能餐，愁我夜中飯。形影自爲雙，憐汝勤欵欵。嫁時明月璫，不復耀首鬌。嫁時黃金釧，不復麗臂腕。無俟汲寒漿，腸已轆轤轉。牛衣泣者誰，無爲蘇季潛。

徐淑

論述

《詩品》卷中（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　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敍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史通》卷八《人物》　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

《丹鉛餘錄》卷九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

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詩家直說》卷一 秦嘉妻徐淑曰：「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楊方曰：「惟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駱賓王曰：「與君相伺轉相親，與君相栖共一身。」張籍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生死不相棄。」何仲默曰：「與君非一身，安得不離別。」數語同出一律，仲默尤爲簡妙。

《詩藪・外編》卷一 漢、魏間，夫婦俱有文詞而最名顯者：司馬相如、卓文君，秦嘉、徐淑，魏文、甄后。然文君改醮，甄后不終，立身大節，並無足取。惟徐氏行誼高卓，然史稱夫死不嫁，毀形傷生，則嘉亦非諧老可知。自餘若陶嬰、紫玉、班婕妤、曹大家、王明君、蔡文姬、蘇若蘭、劉令嫻、上官昭容、薛濤、李冶、花蕊夫人、易安居士，古今女子能文，無出此十數輩，率皆寥落不偶，或夭折當年，或沈淪晚歲，或伉儷參商，或名檢玷闕，信造物於才，無所不忌也。王長公作文章九命，每讀《卮言》，輒掩卷太息。於戲，寧獨丈夫然哉！

又 《西溪叢語》備載秦氏夫婦往還詩，末引鍾嶸《詩品》云：「兩漢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什，亞團扇矣。」按嘉以寶釵寄淑，故詩有「寶釵可耀首」之語。淑惟答嘉五言，絕無所謂寶釵者，當從嶸本書，作「敍別之什」爲是。

又 漢婦人爲三言者，蘇伯玉妻，四言者，王明君；五言者，卓文君、班婕妤、徐淑，七言者，趙飛燕；八言、九言者，烏孫公主、蔡文姬。皆工至合體，文士不能過也。

《刪補古今文致》卷五徐淑《再答夫秦嘉書》尾評 楊升庵曰：徐淑，《史通》稱其動合儀禮，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病傷生。淑答夫書附詩云【略】，書意詩懷，讀之令人泣數行下。

孫宏祖《答沈甥君善》（《尺牘新鈔》卷五） 蘇長公言李端叔，一生坎坷，正賴婦賢德，能委曲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豈復有嘉味。僕每感斯言，略評往事：【略】徐淑能令人憐。

《刪補古今文致》卷五徐淑《答夫秦嘉書》尾評 劉越石曰：婉孌多姿。

又 沈千秋曰：意近而致遠，不作繁聲。

又 王百谷曰：書中眷念之意，懸望之情，兼盡之矣。

《漢詩音註》卷四《答秦嘉詩》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略】」（淑詩不煩追琢，質任自然，勝于秦掾矣。須看其次第。）

《教經堂談藪》卷三《李易安受誣》 《藝文類聚》載徐淑與夫兩書，其詩又見《玉臺新詠》，皆麗則可誦。《後漢書・列女傳》舍淑而取文姬，人已議之。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徐淑》 徐淑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其與夫秦嘉詩札，皆莊麗成章。及夫死，哀慟幾不欲生，毀形守志，益才德節操兼備矣。《列女傳》不書其名何哉。（姜西溟曰：「徐淑不載《列女》，馮嫽無人歌詠，誠足惋歎。雖然，垂百世後之才節兼備、泯泯無聞者，可勝道哉，又豈獨女子爲然哉？」王紹李曰：「人止知嘉、淑文章耳，不知其節烈如此，小山眞能拂拭古人者。」）

紀事

《太平御覽》卷四〇〇 《幽明錄》曰：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於家。晝卧，流涕覆面。嫂怪而問之，云：「適見嘉自說住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齎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續編珠》卷一《稽含扇徐淑釵》 晉稽含《伉儷》詩曰：「裁彼雙絲娟，著以同功綿。夏搖比翼扇，冬卧蛩蛩氈。」漢秦嘉《寄妻徐淑書》曰：「間得此鏡，既明且好，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淑報書曰：「素琴之作，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藝文

伏知道《詠人嫗妾仍逐琴心》 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卿琴已弄，

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缺因媒。染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如何上陽臺。

盧詢祖《中婦織流黃》 別人心已怨，愁空日復斜。然香望韓壽，磨鏡待秦嘉。殘絲愁績爛，餘織恐嫌賒。支機一片石，緩轉獨輪車。下簾還憶月，挑燈更惜花。似天河上景，春時織女家。

庾信《燕歌行》 代北雲氣晝昏昏，千里飛蓬無復根。寒鴈嗈嗈渡遼水，桑葉紛紛落薊門。晉陽山頭無箭竹，疎勒城中乏水源。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闕音信絕復踈。願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將書。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紋。妾驚甘泉足烽火，君訝漁陽少陣雲。自從將軍出細柳，蕩子空牀難獨守。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龍輔《鏡》 徐淑古銅鏡，背多青綠花。收藏敢輕慢，曾得照秦嘉。

唐汝詢《擬古百書・徐夫人淑答夫》 賤妾自無祿，早崴遇憂艱。抱病深閨中，輾轉忽經年。歡愛無由達，離思正綿綿。君今何所適，遊宦歷關源。本期相與偕，中道竟空還。君行日已遠，軒車不可攀。中心徒自結，遠望隔丘山。沉吟無已時，夢想見容顏。感君念我深，贈物相周旋。雖蒙君所賜，恐非妾所憐。雙鬢如飛蓬，何以掛釵鈿。蛾眉不復描，明鏡亦空懸。鳴琴雖可樂，還當奏君前。沉香空自馥，金爐久不然。惟願君餐飯，可以慰愁煩。

吳偉業《題西泠閨詠》一 落日輕風雁影斜，蜀牋書字報秦嘉。絳紗弟子稱都講，碧玉才人本內家。神女新詞填杜若，如來半偈繡蓮花。粧成小閣熏香坐，不向城南鬬鈿車。

王士禎《悼亡詩(哭張宜人作)》 肅肅靈風冷總幃，亭亭孤月掩重扉。寶釵明鏡俱黃土，悔煞秦嘉上計非。

荀悅

論述

綜論

《文心雕龍・正緯》 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

《李衛公外集》卷一《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採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雋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于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纔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又《荀悅哀王商論》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所以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潸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甯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斥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繇是思之，無非命也，況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寢貿薄爲數奇，敦厚碩大爲多福。樂昌威重，眞漢相容貌。儻單于而遘愍於時，遇讒而殞，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蟻皆得保其生。余又聞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燮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歸有光輯《諸子彙函》卷二三《小荀子》題注　姓荀名悅，荀儉之子也。漢末天下多故，遂隱居著書不出，名小荀子，天下賢之。

又《申鑒・政體一》尾評　洪宣之曰：叙次短長錯綜，整飭不紊。

又《政體二》尾評　楊碧川曰：前六則十難，即《尚書》「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其下九風，即賈誼所云「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又《政體三》尾評　張玄超曰：通篇層層立喻。首喻立教之常法，次喻禁令以道德，三喻正身以帥下。前路莊重，末路游戲出之。

又《雜言上・治道》尾評　林見素曰：此篇得作論體。首先作一冒頭，隨立一反一正兩段。後半論公明，而以桓公證之。通篇論治國，而以治身經之。有步驟，有轉折之文。

又《雜言下・法教》尾評　邵國賢曰：論法教首提上善，而以君子大人呼應，次及其次其下，而以末俗衆人呼應。然議論參差，而條理井井，蓋脈緊而格嚴者。

《高素齋集》卷一六《刻兩漢記序》　夫史以述王道，辨人紀，彰厥軌迹以昭法戒，蓋聖人之耳目，來世之龜鏡也。荀是非善惡不足以示懲勸、觀廢興，則雖侈聞淫綴雕琢稱匠者無所取焉。史官之設，肇自軒后。虞、夏、商、周，載在《詩》《書》。王迹熄而人倫廢，孔子乃遵周公之制，立百王之法而作《春秋》。《春秋》者，事經之標的也。慨夫惇史邈而行漓，素文沒而言絕。後有作者，罕臻玆理。故號良史之才者，議論頗繆于聖人；近通人之作者，甄明或闕于前史。又況情文不類，出二家下者乎。若乃漢侍中悅、晉太守宏，性靜詞華，圖書掌七閣之秘，學該才逸，文章擅一時之宗。潁川託疾，文若禮敬于微年，牛渚高情，謝尚晤譚于申旦。憤操攬權，明哲炳幾先之見；當溫厚遇，不阿秉亮直之貞。著《申鑒》，則本仁義以獻替，賦《北征》，則遡尼父之風流。抱結遐志，洩而爲文。故其書也，要在達道義，章法式，篤名教之本，發帝王之蘊。如論災沴，則本疇之休咎，陳天人之際也。如論夷狄，則本謨之卽敍，嚴夏夷之防也。六臣、三諫惋遇主之難也，三遊、四弊悼養士之失也。典經儒家，斯文敎化之任也。井田封建，中正協和之思也。忠邪著消長之幾，王霸析德刑之辨。禮究承天立政之端，樂契穆倫導俗之本。作營玩好，迪鏤彤貴異之懲；內嬖外戚，述倖佞亢寵之戒。言多準經，議不悖聖，其于作者，亦云庶幾矣。且書有二體：曰書，曰紀。書之體創自馬遷，紀之體沿於左氏。閎衍周贍，區分條燦，一家之言固不可少，而平易質直，綜括簡要，辭約而事詳，則紀爲得焉。故杜預有曰：記事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兩《漢紀》者，則左氏體也。品擬其文，並爲嘉藻。荀則典麗婉通，緬嗣西京之絕響；袁則渾深爾雅，一湔江左之靡風；誠藝林之珉玉，史家之圖篇矣。但其刊布弗廣，遂致湮晦。昔大復何舍人得荀氏書抄本于徐太宰家，刻于高陵涇野，呂公序之曰：予曩在史館，數問荀氏書，弗獲見，而恨校讎之無副。若袁氏書，則尤所希覯者也。宋紹興間，汝陰王銍謂比班范史，缺裂不傳矣，況今日哉。支硎楊公嘗造先子五嶽山人，語及荀袁之書，亟爲歎賞，云：往時會于雲間朱氏覽宋刻本，眞天府閟笈也。惜未祈借爲可悵懊，乃今不可復覩矣。後不逾月，有持一編售者，則朱氏本也。先子傾囊購焉。將序刻未暇，而先子已矣。噫，神物有歸，幸獲張華之劒；奇姿未耀，敢私桓氏之珠。輒復梓行，以永流播。愴焉述事，聊承堂構之心；率爾蕪辭，豈盡作者之意，可慨也已。嗚呼，著策所以立公言也，權行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然譽或倖得，毀有外來，心迹之間，沈隱莫察，微瑕掩瑜，尺朱蓋紫，自古然矣。悲夫，悲夫。此仲豫所以有未克之談，而彥伯所以有悵然之歎者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七《荀悅集》題詞　西豪荀氏，楚蘭陵令後裔也。季和八龍，名稱極盛；諸孫若仲豫、文若，並爲時所知。然文若娶婦中官，

依身逆賊，壽春飲藥，進退觸藩，雖何顒目以王佐，曹操詡爲子房，徒虛聲耳。豈及仲豫周旋故君，志存獻替哉。文若佐操舉事，擒呂布，破袁紹，奉迎車駕，徙都許昌，咸出其謀。以彼英才，說詩書，論禮樂，言論滿堂，寧遜北海？而掌握從橫，疲精軍旅，鴻毛一死，銅雀先驅，萬世而下，竟無一卷足傳者。仲豫性沈靜，好著述，隱居託疾，不入閹官網羅。及事獻帝，談論近省，憤曹氏之執政，哀天子之恭己，既作《申鑒》，復撰《漢紀》。余觀立典五志，知其永懷西京，悁悁不寐也。諸論上倣《過秦》，下儗驃騎，較班馬挹諱，其辭直矣。高陽才子，德業世濟，能立言者，慈明仲豫耳。余於此益悲敬侯之無年也。

《湛園未定稿》卷一《荀氏八龍論》 東漢風俗重節義，而有過於好名之弊，故其毀譽多失實。如「荀氏八龍」，俗人之稱也，而至今以爲美談，故余不得不論之。【略】余考荀氏一門，無忠於漢者。悅爲侍中，依違曹氏，充位而已。攸、彧皆操謀主，爲漢大害。逮於顗、勗之奸邪，至於亡魏而亂晉，甚矣。

《邵子湘全集》卷四《重刻前後漢紀序》 蔣君重刻前後《漢紀》成，予得而讀之，欣然覩未見書，桑晝夜卒業，乃爲敘曰：編年、紀傳，二者皆史之正體。紀傳詳於人，編年詳於代。將綜其理亂興廢，紀綱政治得失之故，以爲後法戒，則編年爲宜。顧自史遷朔爲紀傳，作者相承。荀悅撰《漢紀》，乃倣左氏爲編年體，而袁宏繼之，撰《後漢紀》，要可謂特立之士，宜當時之重其書也。是書前後各三十卷，分代以紀年，因年以繫月日，而凡制度之沿革，人之忠邪，刑政賞罰之是非，與夫日蝕星變災祥沴戾之作，大略該載，而亦時有論著，以明己意。悅《紀》奉詔作，論多醇正；宏《紀》其自所撰集，故論猶放縱。光武卽位於鄗，而宏以爲更始尙存，不宜自立。論六家九流而曰：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因陳紀之論而曰：肉刑當復。如此類，頗不盡合於道。顧其筆力踔踔，亦史家之雄也。夫二子之才，其去班、范尙遠，顧能於《左傳》之後，司馬《通鑑》之前，卓然成一家言。論者謂二紀與《漢書》不同，使竝傳於後，未易以彼廢此，知言哉！余又嘗謂三代以下，享國惟漢最長，法戒亦至漢而略備。人皆知西漢之亡以外戚，東漢之亡以宦官姦臣，愚不謂然。夫木先朽而蠹生，物先腐而蟲出。今夫外戚、宦官、姦臣是蠹也，蟲也；而所以穴蠹與蟲者，其原在上。人主淸明英斷，進用忠賢，屏斥讒邪，則西、東京之所以盛；人主優柔昏回，讒邪進而賢人退，羣枉熾而正士消，則西、東京之所以衰。迨夫國勢已移，其時雖有忠義之士，痛哭而陳，發憤而圖難，而卒無能揣將傾之廈，絓旣沈之鼎。雖曰氣運，良繇人事，是可爲永監者也。按荀《紀》後於班，而班之前尙有賈逵、劉歆諸家，袁《紀》先於范，而袁之前亦有《東觀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輩，凡九家，今大概缺軼矣。是書垂一千四百餘年，自宋至今，更六七劊劂，而幸而得與范、班二書竝傳。士之著書立說，有賴於後人之表章者，顧不亟哉。然則蔣君之於荀、袁，厥功偉已。憶六年前，予識君豫章，醞藉有名士風，卽之溫然，蓋時時往來懷抱云。君名國祥，字嵩臣，襄平人。

于振《史論》《皇淸文穎》卷九 竊惟史之難有三：非具淵通之學則無本也，非有著作之才則非體也，非嫻於掌故則古今不具悉，前後不相蒙。古人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職此故也。廿一史之名，亦以其代言之耳。正史之外，如漢之臣袁宏、荀悅，晉之孫盛、習鑿齒，及王隱、臧榮緒，逮後劉知幾輩，皆有述作，蔚然可觀，亦曷可少焉。

分論

《漢紀》 《隋書・經籍志二》：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爲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爲《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御選古文淵鑒》卷二九（唐）太宗《褒李大亮書》：賜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叙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史通》卷一《六家》：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附《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又卷二《二體》：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慺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剪截班史。篇纔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又卷六《叙事》：

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　又卷一六《雜說下》：《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襄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新唐書・李大亮傳》：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文忠集》卷一二四《編年類》：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亂，而史氏廢失，策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爲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下正人事。自晉荀悅爲《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正史並行云。《羣書考索》卷一六《雜史類》：西漢荀悅《漢紀》。漢獻帝以班固書文繁難省，乃詔悅依《左氏傳》刪爲《漢紀》三十篇，五年乃就。其言簡要。　又：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稱論者，乃悅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也（《館閣書目》）。　又：或問荀悅。文中子曰：史乎，史乎。袁宏曰：荀悅才智經綸，是爲嘉史。司馬溫公《通鑑考異》云：荀《紀》無《漢書》外事。竊嘗考之，殆不然也。《漢書・汲黯傳》載帝問黯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十字。趙后之立，諫者固多，而王仁之疏，班氏所不載，今存于《紀》者，首尾具在。則其旁搜博采，有補於漢史者多矣。又其去取之間，間亦有意。如孝元《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此班固本文也。而悅則述其上兩語，而「孝宣之業衰焉」一詞則削而不錄，其意深矣。其他紀載差誤，固亦不少。後元之歲乙巳，乃載於丙午之後。中元二年，建元四年未更正朔也，而冬十月皆載於歲之末。西漢有諫大夫之職，而未有諫議大夫也，而悅《紀》載蕭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又貢禹至，拜爲諫議大夫。或習見東都之制而誤書乎。《通言》卷一〇：　或曰：　編年優於紀傳，《春秋》一字之法，亦可效歟？　曰：《春秋》不可僭也。必如荀悅《漢紀》，溫公《通鑑》，斯亦足矣。《文獻通考》卷一八三《左氏國紀》：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體。　又卷一九三《左氏國紀》：　龜氏曰：　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爲紀、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文繁，詔悅舉要撮總，通比其事，列繫年月，爲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辭約事該，時稱嘉史。《清容居士集》卷四二《會試策問》：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記》，體制稍爲近古，于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　荀氏《漢紀》，在昔則劉知幾深取之。國朝何仲默尤降心焉，其言曰：荀氏書，蓋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夫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並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索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予讀荀氏所撰，愛其書簡而事該核，語潔而詞不結澁。無《新唐書》載字促句之病，優優乎篇有餘裕，蓋一涉目而皎然星羅也。然則左、馬、班、范四史而下，《荀紀》爲最長矣。《少室山房筆叢》卷二《經籍會通二》：凡經籍緣起，皆至簡也，在其卒歸於至繁。【略】編年昉自《春秋》，荀悅、袁宏浸盛，至李燾《長編》一千六十三卷，極矣。《文通》卷二《史系》：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宣城太守范曄采爲十紀，八十列傳，凡一百三十卷。窮覽舊集，刪煩補略，爲《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史補注三十卷。　又卷二一《探頤》：孫盛稱【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略】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日知錄》卷二六《荀悅漢紀》：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其叙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閒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孜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爲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痺，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義雖曉，《荀紀》爲長。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七《漢紀》：《漢紀》三十卷，漢荀悦撰。悦字仲豫，潁陰人。獻帝時官秘書監侍中。《後漢書》附見其祖荀淑傳，稱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悦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張璠《漢記》亦稱其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大行於世。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以悦書爲《左傳》家之首，其《二體》篇又稱其歷代寶之，有踰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其推之甚至。故唐人試士以悦《紀》與《史》《漢》爲一科。《文獻通考》載宋李燾跋曰：悦爲此《紀》固不出班書，亦時有所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又稱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書太上皇事及五鳳郊泰畤之月，皆舍班而從荀。蓋以悦修《紀》時固書猶未舛訛。又稱其君蘭、君簡、「端、瑞」、「興、譽」、「寬、竟」諸字與《漢書》互異者，先儒皆兩存之。王铚作《兩漢紀後序》亦稱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反覆辨達，明白條暢。啓告當代，而垂訓無窮。是宋人亦甚重其書也。其中若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悦書云姓令狐。朱雲請尚方劍，《漢書》作「斬馬」，悦書乃作「斷馬」。證以唐張渭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句，知《漢書》字誤。資考證者亦不一。近時顧炎武《日知錄》乃惟取其宣帝賜陳遂璽書一條，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詔一條，能改正《漢書》三四字。其餘則病其叙事索然無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未免抑揚過當。又曰：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云云，其語不置可否。然不曰盡削而曰盡沒，似反病其疏畧者。不知班書莽自爲傳，自可載其僞號。荀書以漢系編年，豈可以莽紀元哉。是亦非確論，不足爲悦病也。是書考李燾所跋，自天聖中已無善本，明黄姬水所刊亦間有舛訛。康熙中襄平蔣國祥、蔣國祚與袁宏《後漢紀》合刻，後附《兩漢紀字句異同考》一卷，今用以參校，較舊本稍完善焉。《鄭堂讀書記》卷一六《漢紀三十卷（襄平蔣氏五峯閣刊本）》：漢荀悦撰（悦字仲豫，潁陰人，淑之孫也。獻帝建安中官秘書監侍中）。《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仲豫自序云：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建安三年詔悦鈔撮《漢書》，略舉其要。悦于是約集舊書，通比其事，凡在《漢書》者大略麤舉，而求全勢有所不能盡。凡所行之事，刪略其文爲三十卷，無妨本書，有便于用。其五年書成。今觀其書，蓋專舉班書，別加銓次而論斷之，而班書外未嘗有所增益。翫自序可見。而其閒或與班書亦有小小立異者，在悦似當各有所據。若班書傳刻脱誤處，藉此校改者，亦閒有之。其體例大抵依《左傳》以爲的準。故《史通・六家》篇列在「左傳家」，而《二體》篇且謂「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其推許甚至，可謂有識。至《雜説上》篇又以其末篇載班彪《王命論》而詆之云：「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按叔皮是論，正發明新莽之所以速亡，光武之所以中興。時當漢室衰微，強臣窺伺，仲豫存此論于卷末，自有深意存焉。厥後昭烈紹統，延祚四十餘載，猶屬高祖餘烈，此班文所以爲不刊之作也。劉氏反與《賓戲》《幽通》相提並論，此之謂不知類也。又仲豫自言志不能盡，而其實，于志文亦往往摭入外，但取紀傳者。自有此紀，而袁宏以下皆相繼撰述，遂開著錄中編年一門矣。此本爲襄平蔣蘿邨（國祥）、梅中（國祚）兄弟同校，合袁氏《後漢紀》而並刊之。前有《後漢書》仲豫本傳及商邱宋漫堂（犖）、廣宻郎□□（廷極）、蕭山毛西河（奇齡）、武進邵青門（長蘅）、襄平蔣□□（毓英）五序，後有宋紹興十二年汝陰王（铚）序及陽羨蔣京少（景祁）序，附以《漢紀字句異同考》一篇。《湖樓筆談》卷四：荀悦《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與《漢書》小有異同處，要皆不及班《書》。《日知錄》采其一二事，今細核之，亦殊不然。其一事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游戲，博弈，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爲長。今按：《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説：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此二説解「進」字不同，而要之遂負帝也，非帝負遂也。故璽書云：「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蓋戲爲索債之辭，故引君甯爲證見，非空言也。遂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明其已更赦令，雖有宿負，當蒙恩免也。《荀紀》乃云「帝數負遂」，此與《漢書》正相矛盾。夫遂負帝，則可引赦令以自解。帝負遂，而遂引赦令解之，則失尊卑之分矣。此事仍以《漢書》爲長。若「進」字犯史皇孫諱，

則師古已釋之矣。又一事曰：元康三年三月，詔曰：「骨肉之親，放而不誅。」《漢書》作「粲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爲長。按：《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此注甚明。蓋謂骨肉之親，雖至分析，不當殊絕。《宣紀》「粲」字，顧氏謂當作「粲」。據《說文》，粲，散之義。則「粲」與「析」義可相通，而「粲」字之誤無疑。《荀紀》作「放而不誅」，其義又別。夫既云「放而不誅」，則雖免誅夷，猶當流放，下乃云「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文義不屬矣。此事亦仍以《漢書》爲長。但「粲」當爲「粲」，則誠如顧氏說，不可不知耳。

《申鑒》　《墓書考索》卷一一《諸子百家門》：《申鑒》，後漢荀悅撰。悅志在獻替，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今所載《政體》、《時事》、《俗嫌》、《雜言》上下，凡五卷，本傳止載《政體》一篇。《黃氏日抄》卷五七《申鑒》：《申鑒》五篇，東漢荀悅書也。自言道本仁義，備在典籍，前鑒既明，後復申之，謂之申鑒。然大抵辭繁理寡，體亦不一。政體第一，時事第二，多舉凡目，頗用《汲冢周書》之體；俗嫌第三，雜言第四、第五，多用或問，頗效揚雄《法言》之體。《直齋書錄解題》卷九《申鑒五卷》：漢黃門侍郎潁川荀悅仲豫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曰：敎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敎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古今名言也。《遜志齋集》卷四《讀荀悅〈申鑒〉》：荀悅《申鑒》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爲，著此書以宣其志。悅蓋有用之材，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據，從而行之，可以爲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焰之余，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爲治者視之以爲空言，而共嘩笑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泯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怳然失色而悲之。《震澤集》卷一四《申鑒註序》：《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懷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蓋有志於經世者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厥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不免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有罕見，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經、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問》、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之乎？勉之之註，豈亦有所感而爲之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以其學出而效用，當炳焉赫焉，流聲於明時，尙何悅之慕哉！《五嶽山人集》卷二五《注申鑒序》：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爲老師。被讒適楚，處濁世亡國亂君之間，著書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辟於操府，遷黃門侍郎。時從弟彧適守尙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披露，遂拾漢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爲《申鑒》五篇以上。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纂業日開，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悅獨晏然保首領以沒者，良以融頻寓書規操，而操軍國之事必籌於彧，由此戾忤而不免也。悅於見幾君子誠若有愧，然立漢庭十二年，清虛沈靜，未嘗效一言於操，不其賢歟。不其賢歟。予嘗悲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要，遂爲之注，浹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言，以笥藏之。雖不能無揭竿求海之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具矣。若其深詞奧義，譌文脫簡，則俟大方君子覽而正焉。《兩漢鴻文》卷一九《申鑒》尾評：顧瑞屏曰：《申鑒》一書，悅有志經世而作也，醇正駸駸近於《周書》矣。或謂當時政體無有大於摠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而悅無一言及之。不知時事已無可爲。同侍講禁中者，如融，如彧，一以論建漸廣，一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而悅獨以壽終。則危行言遜，悅殆近之矣。《讀書叢殘》卷上《讀申鑒》：《申鑒》五篇，漢荀悅仲豫所作。悅仕獻帝朝，辟曹丞相府，與從弟彧及少府孔融同侍講禁中。其後兩人皆以觸忌諱死，而悅無恙。論者謂此書論治體無所發明，似乎以遜言自免者。然吾觀悅叔爽晚年就董卓徵，不十旬而取卿相。史氏言其濡跡以匡時，殆幾乎大直若屈者。或亦其家庭間所講求如此。處衰亂之朝，而不至矯激以賈禍，亦不至曲筆以貽慚，是亦一道也。其論性主三品之說，爲昌黎公《原性》篇所從出，固漢代一儒也。萬松齡《第二

問》(《皇清文穎》卷二五)：荀悅作《申鑒》五篇，有曰：「道之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又曰：「爲政先屏四患，乃崇五政。」皆淺學所弗能道，誠有足採者焉。《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申鑒》：《申鑒》五卷，漢荀悅撰。悅有《漢紀》，已著錄。《後漢書・荀淑傳》稱悅侍講禁中，見政移曹氏，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奏上，帝覽而善之。其書見於《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者，皆五卷。卷爲一篇，一曰《政體》。二曰《時事》，皆制治大要，及時所當行之務。三曰《俗嫌》，皆機祥讖緯之說。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則皆泛論義理，頗似揚雄《法言》。《後漢書》取其《政體》篇「爲政之方」一章，《時事》篇「正當主之制」、「復內外註記」二章，載入傳中。又稱悅別有《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今並不傳。惟所作《漢紀》及此書尚存於世。《漢紀》文約事詳，足稱良史，而此書剖析事理亦深切著明。蓋由其原本儒術，故所言皆不詭於正也。明正德中，吳縣黃省曾爲之註，凡萬四千餘言，引據博洽，多得悅旨。其於《後漢書》所引，間有同異者，亦並列其文於句下，以便考訂。然如《政體》篇「眞實而已」句，今本《後漢書》「實」作「定」。「不肅而治」句，今本《後漢書》「治」作「成」。而省曾均未之及，則亦不免於偶疎也。《鄭堂讀書記》卷三六《申鑒五卷(漢魏叢書本)》：漢荀悅撰。《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讀書附志》、《書錄解題》、《通考》俱載之。仲豫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文舉及弟文若同侍講禁中。仲豫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因作是書以寓其經世之志。凡分《政體》、《時事》、《俗嫌》三篇及《雜言》上、下二篇。其論政體，時事無貫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然絕無一言及於總攬機務，務使權不下移，以犯操之所忌，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雜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仲豫無一言及於操，此非雄之可及也。至《政體》篇「爲政之方」，《時事》篇「正當主之制」、「復內外注記」三章，《後漢書》本傳俱全載入。而三品之說昌黎亦有取焉。以其書擬諸《潛夫論》《中論》，吾未知其所先後也。王守溪(鏊)序稱黃勉之(省曾)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內外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悅旨。即《提要》所稱「萬四千餘言」之本是也。而是本閒有注釋，簡略彌甚，豈即刪勉之注而略存其百分之一歟。《儀顧堂題跋》卷六《申鑒跋》：《申鑒》五卷，漢潁川荀悅著。黃省曾註本以《羣書治要》所引校勘一過，知今本奪落甚多。《政體篇》，「民作基」下奪「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兩句；「無或詐爲」下脫「淫巧」二字；「外無異望慮其」下脫「有罪惡者無」五字；「則賢臣不用」下脫「賢臣不用」四字；「上不訪」下脫「下」字；「不諫」下脫「上」字。《雜言上》「君子三鑒」下脫「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三句。《雜言下》「或曰進諫」條後脫「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至「一言之冠襲于膝下患之甚矣」，凡一百七十五字。此外如《傅子・帝範》注，《困學紀聞》所引亦尚有可補此本之缺者。是書刊于正德中，當時宋本必多，省曾意在作注以抒寄託，不暇訪求善本，故譌奪如此耳！

傳記

《後漢書・荀悅傳》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略】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略】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漢紀》三十卷(魏祕書監荀悅撰)。

又《經籍志三》 《申鑒》五卷(荀悅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 《漢紀》三十卷(荀悅撰)。

又《經籍志下》 《申鑒》五卷(荀悅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荀悅《漢紀》三十卷。

又　應劭等注荀悅《漢紀》三十卷。

又《藝文志三》　荀悅《申鑒》五卷。

雜録

《焦氏筆乘》卷三《通鑑誤認漢紀》　荀悅《漢紀》云：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恆，之字曰常。謂君諱臣下所避者，故變邦爲國，變盈爲滿，變恆爲常，以代之，示不敢犯也。故僖王曰釐王，桓公曰威公，剿徹曰剿通，莊助曰嚴助，皆此類耳。《通鑒》西漢諸帝下，註惠帝則曰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恆，之字曰常。景帝則云諱啓，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恆之、啓之、徹之爲名，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通爲字，蓋徇荀悅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劉季者，高祖之字也，而謂之曰國可乎？

郿炎

論述

綜論

《詩品》卷下《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郿炎、漢上計趙壹》　孟堅才流，而老于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賽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南澗甲乙稿》卷一五《古文苑記》　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於二子乎？以此篇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尚四言，至郿炎乃五言也。

《對山集》卷四《王舜夫集序》　予惟天地清淑之氣以間而萃於人，然輒予而又攸之。故郿炎、李賀百世興憫，鮑照、謝朓千古共珍。蓋天不愛寶而恤才，神不比淫而忌雋。載籍所覽，畧可徵矣。

《五嶽山人集》卷二七《小序六十三首・郿炎》　文勝奇才，英氣弗樂圭組，故徵檄交來，玉節自固。且閑於賦頌，虎視一代。「大道」之篇，冀垂竹帛，托詠「靈芝」，蓋以衰世庸夫尸竊高位，抑遏彦聖，故攀想仲尼，遙憶知己於千載之上也。

《詩藪・內編》卷二《古體下》　唐山、韋孟，漢之初也。都尉、中郎，漢之盛也。武仲、平子，漢之中也。蔡琰、郿炎，漢之晚也。

分論

《見志詩》　《風雅翼》卷一《詩二首》評：「大道夷且長」賦也。夷，平；窘，迫也。趾，足指。局，拘縮貌。絕塵，《莊子註》云：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籍，記載也。天錄，本傳註云：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之類。苟，誠也。由己，如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命是也。」陳平、韓信事並見《漢書》。此文勝言志之詩。其意謂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既得其氣之清者而爲賢，自與愚濁者不同類矣。惟當抗志高遠，以行其道；安守窮賤，相時而動。則通塞在我，不必取決於人。蓋有志者未嘗無成，如陳平、韓信，始雖困阨閭里，終能享其富貴，而垂功名於無窮也。又：「靈芝生河洲」興也。洲，水中可居之地。瘁，病也。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也。衡宰，謂權衡之任。誼，賈誼。崇，尚也。文帝召誼爲博士，議論通達國體，帝悅之。後欲任以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出爲長沙王傅。沙，即長沙也。四科，謂《論語》記弟子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各有所長也。文勝適遭漢運衰末、權姦柄國之時，而懷材抱器，不獲施展，故作是詩。言芝生失所，蘭榮後時，以興君子有文有質而不利於用，反見擯斥。如玉、驥雖良，不逢伯樂、卞和，誰能別識之者。安得孔子復生，爲世陳列賢才之科等也。愚按：漢詩氣度渾厚，興趣悠遠，多得《三百篇》流風餘韻。下至張衡《四愁》，亦未失漢人詞調。郿炎當桓靈時，語特矯峻，已有曹魏風氣。今故錄於卷末，可

以觀世變矣。　馮舒《詩紀匡謬・酈炎見志詩》：《東漢書》無此題，後篇藝文作《蘭詩》。徐世溥《榆溪詩話》：前漢詩不使事，至後漢酈炎《見志詩》始有。毛先舒《詩辯坻》：趙壹《嫉邪》之篇、酈炎《見志》之咏，憤氣俠中，無復詩人之致。

《遺令》《藝苑卮言》八：諸葛勗有《東野徒賦》，酈炎前《遺令》四帖，高爽有《鱠魚賦》，杜篤有《吳漢誄》，鄒陽、江淹俱有上書，皆是囚繫中成者。

陳懋仁註《文章緣起》：遺命，【略】註：漢酈炎作《遺令》，臨歿顧命，所以託後事也。

《對事》《古文苑》卷一一《酈炎〈對事〉》：《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公羊子曰：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以爲君。謁請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桓譚，東漢人，以公羊之說爲未然。炎主譚義，設客問以辨明之。

傳記

《後漢書・酈炎傳》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略】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爲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後漢徵士《崔琦集》一卷，註：梁【略】又有《酈炎集》二卷，《錄》二卷，【略】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酈炎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酈炎集》二卷。

《古文苑》卷一〇（酈炎）《遺令書》四首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白嚴考之神坐》【略】，《白老母》【略】，《白興讓》【略】，《嗟哉邈之遺孤，其名曰止戈》。

又卷一九酈炎《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一作「衛覬」，是。《敬侯碑文》可證。按史，酈炎以熹平六年死，此碑稱「殷君光和二年卒」，乃次年。

藝文

林俊《去歲大旱及春雨又癘述憂用漢酈炎韻》　歲律居以窮，玄冥駕當促。長燈守達曙，準辨看新局。昨者太無年，十家九不足。東西市門閒，老少紛相逐。祇今雲物紅，溝渠斷還濁。道途幾人色，閭巷多鬼錄。值春雨又霾，二麥渾未卜。免租下殊典，賑貸連鄉曲。災眚孰致之，斯民自無祿。長跪祝聖人，如川又如嶽。遺榮草頭露，老去如逝波。長林結稠綠，斤斧無完柯。閒身寄霞外，蘿屋山之阿。開池畜流水，蓮實魚亦嘉。腴田差歲計，習靜看南華。家兒不解事，浪費泥與沙。瓶空轉局蹙，況此乖天和。蠲租值漢詔，邑里無催科。

又《和少陵六絕》二　四愁漢調猶平子，嗣響酈炎格已休。閱盡盆渠都是水，何曾日夜大江流。

康海《五月二十二日棗死踰旬，僮子以其所爲詩三卷及雜集回文稿呈覽，悲悼之餘，令之繕寫成帙，用寄渼陂先生爲棗較定，將圖入梓。漫成二詩以寫予懷》一　生兒望長成，兒長吾已老。自謂百事足，詎知夭橫早。兒童搜故

書，頗獲見遺稿。文思顧葳蕤，曲折未探討。豈羨長吉名，仍並鄺炎好。造物忌瓌奇，成性返靈瀕。一讀既一悲，千讀則千懊。倘假十年齡，尚齊聖哲造。元理杳莫測，吾欲問穹昊。

謝榛《爲盧柟賦呈內臺比部大理諸公》 黎陽河水咽寒聲，詞客凄涼氣未平。白首巍傳鸚鵡賦，青天遙望鳳凰城。夏臺久待秋雲破，春雨還看枯草生。獨有鄺炎同此恨，憐才復見古人情。

王世貞《陸吉獜集序》 君卒，而予搜糺其遺詩文僅若干首，得平生什之一以尠，故亡擇耳。嗚呼！鄺炎、王融、子安、長吉，竟乏令考，天之抑斯，又何隘哉！

唐汝詢《擬古百首・鄺徵士炎言志》 大海吞江河，澎池灌阡陌。騏驥思騰空，鳳凰無棲棘。騁我追風足，振此排虛翮。卓犖窮烟霄，浩蕩誰能測。俯觀斥鷃輩，謀生一何迫。天道無險夷，世路有通塞。功名如可圖，賢聖不隱跡。姜公釣渭濱，傅說築巖側。不逢殷周王，鐘鼎何所勒。孤蘭秀空山，衆草沒其色。含香豈不媚，飄零竟誰惜。賢才世所重，良遇鮮能值。公孫調漢鼎，仲舒獨見黜。豈無王佐才，時論不相得。卞和歿已久，疇能辨荆璧。造父今不存，騄耳將奚適。安得陶唐君，明明揚陋側（重用「側」字有二義）。

郭棻《皇畿賦》 荀況立言於蘭陵，次仲制字於上谷。壽王能辨汾陰之鼎，侯芭克受蓑亭之牘。崔駰遇物能銘，崔寔無籍不讀。張超之賦敲金，鄺炎之才抱玉。劉邵談藻於三都，允漢魏之鸞鶱。

周金然《擬鄺徵士炎〈見志〉》 古皇獄畫地，法吏木爲刻。後季逞淫刑，殺機滿荆棘。天地漸陰霾，日月交薄蝕。玄黃翳其色，人命滋多辟。州里溷書記，公府恣符檄。梟狐日跳梁，麒麟將血赤。蘭芝噫憔悴，嚴霜摧鳳翮。扼腕非其時，中懷自崩迫。寄愁泰山巔，埋憂洪河側。年命弗久長，青蠅亦何益。仲尼不再生，長歌留岩蘗。

李宗渭《擬鄺文勝炎〈見志〉》 松柏生高山，朝夕起清風。山深無人顧，夭矯如蟠龍。爲其飽霜雪，移置曲房中。非無灌溉恩，終有憔悴容。斲削引繩墨，匠氏爾何從。不惜支體裂，爲君宗廟功。長短一不齊，運斤賴國工。遄材尚爲累，況乃雜蒿蓬。

雜録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經籍會通二》 宋王堯臣《崇文總目》，今世當有傳本，余求之尚未獲。第觀黃長睿辨駁一十七條，【略】又謂《鄺炎集》不當置後。余嘗閱鄭《通志》，見五代有《鄺炎集》一卷，大謂鄭誤，然漢人集中又有《鄺炎》三卷。或五代姓名同者不可知。

《通雅》卷二一《姓名（同姓名）》 著書之張萬福不必武將，五代之《鄺炎集》不必東漢之文勝也。長睿譏《崇文總目》，張萬福唐人，有傳，而云不詳何代人；《鄺炎集》當在前，謂爲字文勝者也。按有三張萬福：一德宗廟救陽城，人所共知者；一與柳芳同時，見《酉陽雜俎》第七卷，以醫名；一撰《五等朝儀》，見《通志・略》，乃道家者流。又《通志》，五代有《鄺炎集》，後漢亦有《鄺炎集》，或五代時有同名者，未可知也。升菴以薛仁貴能詩，安知不更有一仁貴耶？正與張鄺同類。

趙壹

論述

綜論

《文心雕龍・才略》 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

《詩品》卷下「漢上計趙壹」 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隋書・文學傳》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獲細行，鮮能以名

節自立。信矣。【略】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罹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矣。

《史通》卷五《內篇・載文》　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略】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

《唐文粹》卷二八楊綰《條奏貢舉疏》　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

《李元賓文編》卷一《趙壹碑（并序）》　漢陽趙壹，字元叔，出漢靈帝之世。慨然卓異，士之傑者。負才不檢細行，爲州里所擯陷刑，將竄其死，幸友爲脫，遂作《窮鳥賦》以方己欲。傷哉！元叔之志，與世齟齬。蓋天厚其善，不厚其命，然天不有曰常與善人，元叔之善，其與安在？天之不惠，自回、憲及壹三矣。當日頹風凋理，道盛德殞，衰俗始振，二祖之業未偕，三代之季，雖蓋臣瀝泣，億庶呻痛，而貪官詭進，拏攫王度，殆非天欲眷先亂之兆也！元叔以故數有哀刺之作。酌其所趣，亦猶詩人有《采苓》、《甫田》之作也。憂心不偶而歿，無所譽，乃衣褐應郡計，上書闕下。見司徒袁逢，長揖而言，音形琅琅，袁深器之。操祛延外，指謂座人曰：「漢陽趙元叔。」由是名聞于時。有羊陟者，尹河南，能掇四方之英。元叔乃去袁司徒訪陟，以爲主人。將出所懷以動之，會陟猶寢於堂內，元叔直言而伏曰：「僕高君之義，故遊君之門，將藏窮達之誠，君豈當然！」陟乃眷而禮之，特奇其賢，明日盛騎造元叔，坐陟於柴車，高譚日曛。因曰：「良寶不剖，必泣血以相予。」於是羊與袁唱聲薦元叔於王廷。雖名烜于京師，而祿竟不登。尋復漢陽，道經弘農，太守皇甫規，時之大賢，元叔候之，閽不即通，乃怒不留，規追謝責己。長逝不顧，深居篤靜，累辟不赴，沉抑快疾乃終。吁！有不世之器，有二公之遇，不能奮振寥廓，騰陵清浮，元叔之命，不易問也。觀飲元叔之德聲，而怨其運不幷，乃序而銘曰：吁嗟元叔兮，出處轗軻。鄉人無良兮，惡我賤我。我不辰兮，弃置罹禍。天何授我兮，於我獨頗。嫉時之敗兮，憂道不可。褒衣恨恨兮，以遊大人。秀而不實兮，空莠此身。覆覽前載兮，恨君遺塵。乃銘于石兮，希名不泯。

《丹淵集》卷一三《趙壹》　壹也本西縣，狀貌徒磊砢。其才固難得，行有所不可。世人詎能掩，而爾輒自我。既慾焉得剛，所守實未果。抵罪當至死，其中遂水火。一爲人所活，上賦何瑣瑣。爲文好譏罵，惡吻事掀簸。逢陟與規輩，次第滋爾禍。無成困鄉里，傴僂老愈叵。何煩遣相視，器識自幺麼。余因守漢中，作詩揭墓左。勸君莫學壹，學壹終坎軻。

《示兒編》卷二二《字說》　後漢趙壹詩云：「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音亢葬，蓋高抗倖直貌，見東坡詩注。

《五嶽山人集》卷二七《趙壹》　元叔神軀玉挺，玄抱珠握，而採掇無人，夜光匿耀，俯仰桑梓，不足與遊，故意氣飄遠，有涉傲倨耳。仲尼見毀於東家，大聖且然，不足爲病。其詩如「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又云「勢家多所宜，嗽唾自成珠」，皆憤切俗風，顯斥薄態，于今誦之，尤覺其秀詞之有徵也。

劉繪《答喬學憲三石論詩書》（《明文海》卷一六）　每思陳遵以府掾廢事而馬叟優重，趙壹以計吏抗禮而袁公下堂，繪今忝列郡守，明公復以儒雅相推，率爾漫答，必多恤厚，如何。

《稗史彙編》卷一一八「班固、酈炎、趙壹」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詩：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咏史》，有感嘆之詞。文勝託咏靈芝觀，懷寄不淺。元淑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水田居文集》卷二《趙壹論》　東漢之季也，德行之士，務取矯激，文章之流，動多傲慢。雖不盡然，然其所以取名者莫先於此矣。趙壹上計京師，值受計者，司徒袁逢也。諸計吏拜伏，莫敢仰視，壹獨長揖。逢異之，延至上座，謂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也。坐客皆屬目焉。是時河南尹羊涉，有雅望，壹至涉門，涉尚卧未起，壹升堂哭曰：伏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奄然，奈何？命也夫。涉起與語，大奇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乃報謁柴車之間，定交而去。夫以計吏而抗三公，斯已奇矣。以匹夫而哭京尹，抑又甚焉。然此時壹名未立，其狂固無足怪者。及既爲袁、羊交薦，而名動京師矣，乃驅車而還，道經弘農，而弘農大守皇甫規又宿儒也，壹謁之，門者未即通，遂遁去，規以書追謝，極其謙損，而壹答書倨傲益甚，此又何哉？蓋當其處晦，則樹表以自炫，雖以司徒河南尹之尊，而若有所不重，其不重者乃其所藉以爲大重也。及其已著，則揚光以駭衆，雖以皇甫弘

農之盛譽，而若有所不知，其不知者乃其所結以爲深知也。此固州郡所由爭禮，而四海所共驚詫也哉。噫，亦倖矣。設令壹當黃祖、劉表之時，必與禰衡同殺。欲以驕成名，豈可得乎？然使不遇其人，則亦不敢肆其驕。故凡以貧賤自驕者，非驕者之難而受其驕者爲難。吾不以此奇壹，而獨奇袁、羊、皇甫三人焉，爲不可及也。今之後輩，走名如鶩，匍伏當塗之門，奔趨圖書之府，求者愈諂，受者愈倨；求者愈賤，受者愈貴。彼其人何如？而當時所稱縉紳先生者，其人又何如哉。以視趙壹，則所謂倒行而逆施也。乃知取名之術，原非一道，依旁竊詭，俛首承睫，名之喪也久矣。（趙元叔，侃侃士也。篇中篤得傲骨稜稜，已爲寒士鼓志，及論至袁、羊、皇甫規三人，能受元叔之使性使氣，又爲貴顯者粧點生色，士風吏習交勵之矣。眞有關世敎之文。（後學周人傑謹識。）

《藝概・賦概》 後漢趙元叔《窮魚賦》及《刺世嫉邪賦》，讀之知爲抗臟之士，惟徑直露骨，未能如屈、賈之味餘文外耳。

分論

《刺世嫉邪詩》 佚名《竹林詩評》：趙壹傷彼時二首，載於史傳，詩家之賈誼乎？《古詩歸》卷四趙壹《疾邪詩》尾評：鍾云：如此即是疾惡矣。此詩有二首，前首太露，故刪之。《古詩解》《趙壹》《疾邪詩二首》：趙元叔恃才輕世，鄉里擯之。嘗作《疾邪賦》，謂有秦客者乃爲詩，其所自託也。始嘆人生有幾，知遇無時，而舉世營營沉於勢利，惟是富貴者，則稱賢耳，雖胷藏萬卷曾不如囊有餘錢，其爲倒置如此。至曰諂佞者延之升堂，倖直者麾之門外，則世俗之態固然，而其詞則已傷於激矣。又：此詩亦憤世之語。言人情苟出權勢，即一欬唾自成珠玉；如出貧窮，則雖金玉非寶，而蘭蕙皆芻矣。雖賢者之獨惺（悟），大都爲羣愚所困。如此，故但當守爾之分，總奔趨無益，直諉之於命可也。《詩辨坻》卷一：趙壹《疾邪》之篇，鄙炎《見志》之咏，憤氣俠中，無復詩人之致。《漢詩音註》卷三《疾邪詩二首》：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作《疾邪賦》中歌此二詩。【略】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依門邊。」（怨矣近于怒，而大段仍渾然。末二句言伊優之賤，顧逢時好，而居堂上，骯髒之士，乃抱苦節而棄門邊，言時流之好惡失宜。）「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世人盡鹵莽，吾道屬艱難。千古同悲，其聲咄咄。）

傳記

《後漢書・文苑傳》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車軨，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糒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眞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略】」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史）（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鄒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暮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

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憿，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己，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疢動，膝灸（塊）（壞）潰，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上計趙壹集》二卷，錄一卷。亡。

藝文

李嶠《錢》 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帶泉寶，地馬列金溝。趙壹囊初乏，何曾箸欲收。金門應入論，玉井冀來求。

李賀《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 李子別上國，南山崆峒春。不聞今夕鼓，差慰煎情人。趙壹賦命薄，馬卿家業貧。

李羣玉《將之京國贈薛員外》 黃葉下空館，寂寥寒雨愁。平居歲華晏，絡緯啼林幽。節物凋壯志，咄嗟不能休。空懷趙鞅歎，變化良無由。所思杳何如，側身仰皇州。蒼煙晦楚野，寒浪埋昭丘。趙壹賦命薄，陳思多世憂。

皮日休《江南書情二十韻，寄秘閣韋校書貽之商洛宋先輩垂文二同年》 四載加前字，今來未改銜。君批鳳尾詔，我住虎頭巖。季氏唯謀逐，臧倉只擬讒。時訛輕五殺，俗淺重三緘。瘦去形如鶴，憂來態似獑。才非師趙壹，直欲效陳咸。

王禹偁《御書錢》 謫官無俸突無煙，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宋庠《感懷寄進士胡肅》 離懷何事共凄然，雲路無因著祖鞭。賦苑竹荒沈舊賞，書郵梅老怨殘年。莊魂斷處星垂地，楚思搖時水接天。趙壹窮愁堪自笑，擬將文腹敵囊錢。

宋祁《西征道中寄友人》 賦就江亳一黯然，柳衰猶足代征鞭。餃盤恨極無餘涕，鵾瑟悲多有剩絃。斜日楚楓低候鴈，早霜秦樹送殘蟬。文章滿腹眞何益，深愧囊中趙壹錢。

梅堯臣《送李南玉》 邇者有趙壹，窮憤自興詩。乘驥抱美玉，樂與和未知。古來鮮逢遇，後世無苦悲。

文同《送堅甫同年五首》二 得數常奇懶下簀，肯來荒徼治纍囚。三年笑別浙江遠，萬里吟歸岘嶺秋。趙壹囊空常骯髒，虞卿書就愈窮愁。跕香回臭都休問，未有林泉且宦游。

張耒《酬同年徐正夫司戶時欲卜築嵩洛間》 少別老相見，無言空惘然。功名屬多病，詩酒樂衰年。釜厭顏公粥，囊須趙壹錢。歸裝何日辦，嵩少好林泉。

孔平仲《郡名詩呈呂元鈞》 優游歸孔聖，坎壈笑趙壹。儻來等榮辱，所遇順勞逸。

李新《趙壹讀書臺》 臺上看書千載客，故基青草白芊綿。那由府檄平平起，除到柴車特特賢。土俗更無堪計吏，古風空解惜囊錢。五行俱下何人見，獨有高名伴漢川。

鄭樵《通志・文苑傳》 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也。【略】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宮爲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爲《枯魚賦》以喻意。

陸游《夜酌》 酒涤孤燈夜，梅黃細雨天。聊成顧影醉，復作曲肱眠。腰

下蘇秦印，囊中趙壹錢。丈夫隨所遇，底處不陶然。

虞儔《寒食風雨呈林正甫》 不住風和雨，思歸日似年。他鄉寒食淚，深院落花天。午枕飛蝴蝶，春山叫杜鵑。有誰憐趙壹，骯髒倚門邊。

唐汝詢《擬古百首・趙漢陽壹疾邪》 清時不可值，濁世不可居。鷹鸇逐鳥雀，有勢者馳驅。繁霜一夕降，芳草爲薪芻。三冬雖足用，誰當貴詩書。懷金取高位，抱道守空廬。天命使之然，弗復空長吁。且各從所好，歸卧北山隅。

黃淳耀《遣興》 萬里霜風笑凍蠅，一囊詩句類游僧。新添袍笏兒童喜，漸忍饑寒僕隸憎。車裏炙瘡狂趙壹，樓頭湖海老陳登。自知合受東山誚，便濯塵纓也未能。

吳偉業《偶成》一一 趙壹恃才倨傲，禰衡作達疎狂；計吏恣睢卿相，布衣笑罵侯王。

葉方藹《寄弟》 驚春如駛惜流年，赴壑修鱗去不還。燕柘纔經一番綠，吳蠶又見幾廻眠。廚空尚有東方米，囊澁長無趙壹錢。媿爾加餐勤致語，杞人終日只憂天。

朱彝尊《滿江紅（贈吳佩遠）》 燕沒田園，都不戀，五湖蝦菜。長只是，簫吹市上，劍歌天外。千里曾經龍戰地，頻年偶住雞鳴埭。正昭王臺畔酒人稀，逢君在。　窮巷隔，無車蓋，當暑靜，弛巾帶。向招提偶坐，儘還瀟灑。作賦最須憐趙壹，鼓刀應許同朱亥。問白頭如雪幾時歸，銜杯再。

李宗渭《擬趙元叔壹疾邪》 春田有稂莠，小人不可治。吾有一囊錢，蹴嗟而與之。踉蹌下庭陛，握手多言辭。坐之高堂上，此爲千載師。

張註我《詠史》五 趙壹窘無聊，躬詣府尹哭。既不爲所憎，斯人亦不俗。富貴縈其心，幾能念煢獨。況復士命輕，去之如一粟。不請向隅人，翻足召其辱。置身千載上，寤歌想前躅。昔人如可再，執鞭隨征軸。

雜録

《書史會要》卷二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作草書。

應劭

論述

綜論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華嶠《後漢書》 應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

《文心雕龍・議對》 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略】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

又《指瑕》 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略】又《周禮》井賦，舊有「匹馬」，而應劭釋「匹」，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

《史通》卷一七《外篇・雜説中》三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修撰，多聚異聞，其爲踳駁，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凫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其流俗怪説。

又四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録，云漢代無王喬，其言儻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説箕山之蹟；令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幹眞從僞，知而故爲，罪之甚者。

《洛水集》卷五《策問・史》 竊謂史各有才，難乎其選。而昔人又謂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皆足以耀當年而垂後世。然則甘泉從臣，悉兼論譔，家家果皆董狐，人人果皆荀勗耶？

《項氏家說》卷九《說事篇二・應劭》　應劭《風俗通義》，劭之辨訛正俗，據經守理，賢于徐幹遠矣。至論漢之人物，則意與幹同。以韓稜陰助太守爲當禁錮終身，以皇甫規上書入黨爲當伏大辟，至謂范滂、杜密、徐穉、郅惲皆罪人。大抵文士爭名，自古而然。辯博文雅之人，自以爲當世師表，而海內之士，乃皆尊名節，如水赴壑。心所不平，固應出此。曾不思使己得志，盡逮名士，論以大辟，則曹節、王甫，何其幸哉。誅名士以助宦官，爲後世之龜鑑，則有之矣，未見其可爲當世之師表也。士君子之用心，可不謹哉。

分論

《駁陳忠罪疑議》　《文選補遺》卷一七《駁陳忠罪疑議》題註：愚曰：次、玉之罪無可疑者。且初，次兄也；軍，玉母也。死由次、玉致之，免之何辭？

《風俗通義》　應劭《風俗通義序》：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闕下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幷綜事實，宜於今者，孔子稱「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史通》卷一〇《內篇・自敘》：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　《蘇魏公文集》卷六六《校風俗通義題序》：臣所校定《風俗通義》崇文先闕本，臣以私本因官書校定，凡十卷，謹次第錄。謹案：范煜《後漢書》，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歷太山太守，後爲袁紹軍謀校尉，卒于鄴，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然傳不記其篇卷，惟梁《錄》載《風俗通義》三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三十二卷，錄一卷。《唐志》亦云三十卷，而臣某所傳才十卷。初疑闕其下篇。歷代諸儒著書引據最多，而無若臾仲容《子抄》、馬總《意林》載之畧備。今以其書校之，乃篇次不倫。然《子抄》但著卷第，凡三十一，而不記篇名。《意林》則存篇名而無卷第。今校其文意，粗可見者獨《皇霸》一篇同爲第一，其《正失》第二，《子抄》云第六。《聲禮》三，《子抄》云第八。《過譽》四，《子抄》云第七。《十反》五，《子抄》云第九。《聲音》六，《子抄》云十三。《窮通》七，《子抄》云十五。《祀典》八，《子抄》云二十。《神怪》九，《子抄》云三十一。《山澤》十，《子抄》云二十四。又《意林》以《祀典》篇爲《儀禮》。其餘篇名可見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陰教》，曰《辨惑》，曰《折當》，曰《恕度》，曰《嘉號》，曰《徵稱》，曰《情遇》，曰《姓氏》，曰《諱篇》，曰《釋忌》，曰《輯事》，曰《服妖》，曰《喪祭》，曰《宮室》，曰《市井》，曰《數紀》，曰《新秦》，曰《獄法》，其書並亡，而第八幷篇名亦亡。又案《意林》，于《折當》篇載目錄云：「太山太守臣劭再拜上書曰，秦皇焚書坑儒，六藝缺亡。高祖受命，四海乂安，往往于壁柱石室之中，得其遺文，竹朽帛裂，殘闕不備。至國家行事，俗間流語，莫能原察。故三代遣輶軒使者，經絕域，採方言，令人君不出戶牖而知異俗之語耳。」此其自敘如此，勢當在卷首或卷末，今乃云「第十」。以此又知庾、馬所載篇第未必當，然故不復更改，謹以黃紙繕寫，藏之館閣。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〇：《風俗通義》十卷，漢泰山太守汝南應劭仲遠撰。

《唐志》二十卷，今惟存十卷，餘略見庾仲容《子鈔》。《容齋五筆》卷一《風俗通》：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叙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鴈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瑨，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鄒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黄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賣，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虬，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又卷六《經解之名》：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顔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耳。」小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論》名爲《洼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　丁黼《跋》（宋嘉定十三年庚辰）丁黼刊本）：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于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鈔錄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考，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子。好古者或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嘉定十三年秋七月庚子，東徐丁黼書。　李果《跋》（元大德丁未李果序刊本）：上行下傚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移風易俗在則人，亡則書，此應劭《風俗通》所由作也。然漢世有其書，後人著述，多引以爲證，今罕見全本。錫學比刊《白虎通》矣，《風俗通》一體書也，尚缺焉。三衢毛希聖挈來横經，錫守劉平父一見，以此勉之，遂繡梓於學。客有自錫山來者，道廣文此意，徵予跋語，余深嘉至教之浹洽，異書迭出，可爲斯道賀，敬因其請而題於篇首云。大德丁未中和節，太中大夫行都水監李果題。　又謝居仁《題辭》：豐城雙劍，張華謂「天生神物終當合」。古劍、古書，一也。《白虎通》與《風俗通》二書，並行於二千年前，不復見久矣。余觀風西浙，至無錫，有耆儒李顯翁晦來訪，云：「魯齋許文正公之門人劉平父世常，來守吾邦，嘗刊《白虎通》於學，參政恪齋嚴公，題於卷首。方慮未得《風俗通》以完二書，未幾，某之子元昭，錄吳泮，得之於館下生，以歸，郡博士遂抄之，將併刻於學，願求著語。」余曰：「神物終合之論信然。」喜而爲序。大德乙巳陽月中議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謝居仁顯卿題。　《諸子斟淑》卷三二：汝南應劭，博學多識，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今觀其書，視《白虎通》不啻過之。余獨取其中述劉向論文宣二帝一條，尤古勁有法，可與子政諸疏並絕千古。　《方孝孺集》卷四《讀〈風俗通義〉》：《風俗通義》三十篇，後漢末應劭所著。今所存者，《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窮通》、《祀典》、《怪神》、《山澤》十卷而已。其辭固無他奇，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解流俗之弊。又載當時人品而具評其事，非按經受禮，不敢略于中臆之說，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厭常喜異，設爲詭激邪曲之辨以爲高，一時雖可以動人，而無補于世，終不能如此書之傳者衆矣。天下之物，山岳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毀，惟至理之言，與天地幷存，立言之士，其不可不務知道哉！　《諸子彙函》卷二一《風俗通》題注：應劭，漢和、章朝爲太山太守，作《風俗通》，爲一時鉅典，誠爲政、辨風正俗之本也。　《名疑》卷三：應劭《風俗通》所載郡守縣令姓名甚異，【略】故洪邁《隨筆》疑劭爲妄著。愚謂劭在東漢末以文士稱，守令姓名何限，豈得憑虛杜撰哉？觀此，則古之名賢不登史冊者多矣。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風俗通》爲應劭撰，其文無足采，特論事品人一以按經據理，不爲激詭之辨。至論神怪則以理勝，尤足解流俗之惑。由斯觀之，劭書蓋以正理傳，匪以奇傳也。　《東水質疑》卷六《風俗通義》：《風俗通義》，漢應劭撰。劭字仲遠，奉之子，博覽多問。靈帝時，舉孝廉，仕至太山太守。自叙謂俗間行語衆所共聞，積非習慣，莫能原察，故著《風俗通》，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於義理也。文雖不典而持論近正，不尚詭異，不同流俗，世人服其博洽。　《鴻苞》卷四六「應劭」：應劭作《風俗通》，悉取古今神明奇偉，閎廓玄怪之事，椎破之，而一切歸之平實，自以爲精理破的矣，不知宇宙大矣，何所不有？事稍涉玄怪，便駭而不信，何小宇宙也。上帝握其玄宰，萬靈宣其教令，人曷緐耳目之？耳目之最大而顯者日月星宿，晝夜馳走，孰爲之緐而不墜？草木百卉，春榮秋瘁，孰爲之裁剪而常新？萬物擾擾，乃有身具五常，道通三才，腹胷千秋，口吐霏屑者，孰爲之注納而輾出不窮？孰爲之關捩而運化若鬼？亦大怪矣。此之不怪，而獨彼是駭，劭

亦陋儒也哉。古今所傳，咸出明聖豪傑之手，劭欲盡椎破之，而獨信己說，蚍蜉撼大樹爾。且盡去神明奇偉、閎廓玄怪之事，而獨存世俗啖飤遺矢之常，以託于子不語怪，不幾于癡人說夢乎？好奇釣詭之夫，杜譔迂怪以眩瞽愚俗，聞亦有之，乃謂古今宇宙盡無是事，識亦隘矣！郎壁金《序》（天啓六年〔丙寅〕郎壁金堂策檻刊本）：嘗聞漢有典司，號黃車使，其書九百四十，皆推本于周。蓋周官有誦訓，掌道方志，而訓方氏又訓四方之傳道，及閭師、縣師，各有其書，豈欲廣其載記，亦欲借以範世耳。世衰，即有名儒，未嘗引藉殿中，領校祕書，奉詔著作，獨遇四海幅裂，豪杰並起，逐鹿中原，橫遭禍害；如以其身馳騖功能則不合，若博學積聞，終老巖穴，聲名腐朽，又非其心。乃創一家言，冀垂後世，而零墜散遺，湮煙廢沒，並其姓名亦不復著者固多矣。漢季應劭，爲一時名儒，受學鄭玄，位不大顯，乃昉古義作《風俗通》。夫四方風氣，剛柔細大美醜，上下千古，歷代不移，與天地終始。音律冥符，識其情者王，逸其亡者軌，故遡皇霸，以迨季世，循環互轉，無殊五音，先王作樂，薦殷莫重祀典，朝野祭饗，亦各有屬；東西南北，神鬼所向，紛然莫紀。其與覆載同靈者惟山澤。雖卷析爲四，義歸於一，良足爲立政致治者之助。予讀《隋書》，史臣稱高構工吏事，馮翊啞女，採樵生孕，據《風俗通》斷其姓氏。則居民上者，何必一事相符，即置之座右，亦奚不可。家嚴嗜古，嘗以文事飾吏治，即庭訓不憚孜孜。予小子奉其教，若獨樂園司馬誨，雖不及向、歆父子，錄書萬卷，而鍥其書以行世，經濟皆從此始，獨愈于曹氏書倉，倪氏脩羊也。天啓丙寅春仲，仁和後學郎壁金公府父題。《謙齋文集》卷五《讀風俗通義》：善交友者，感其一事協於情，其餘雖盡非者，儀型其一事可也；善讀書者，聆其一言審於理，其餘雖盡非者，佩服其一言可也。以此交人，故天下鮮廢人；以此讀書，故天下無廢書。《風俗通義》，東漢應劭之書，其文質而膚疏，而鋒鍔不足用，數見數掩卷不即竟。及後見劉向論文及宣治之上下於成帝之朝，有味哉，何其言之閎深也！嗚呼，此眞忠臣之言哉！文帝，三代以後之令主也，亦三代以前之令主，而三代以後未有賢能過之者也。每讀《漢書》，至終歲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未嘗不嘆息，誦其時，慕其德，以爲後世不可幾及。矧向爲宗室遺老，去文帝時未遠，而顧以綜核不如宣帝少之哉？此其故不在文帝，而在成帝。當成帝時，國家承累世治平之後，百姓乂安，中國無事，蠻、夷無不帶綬來朝。然而日食星孛，岷崩江竭，無雲而雷，黃霧四塞，上天重戒，爲漢災異。而王氏之驕奢僭盛，其先墓在濟南者，則梓柱生枝，扶疏出屋，以爲其徵。忠臣顧景懷憂，徘徊古今之際，權衡在心，而抑揚發爲此論，於以激成帝之懦弱，而厲其氣。蓋成帝以溫雅寬博之資，優遊朝寧之間，而無雄斷之略，不能總攬幾務，察其變而圖之，以轉移危亂於未事之先，而因循以基王氏之禍，此其天資綜核之材不足，而臨朝淵嘿之度有餘。法當緩文帝之寬仁，急宣帝之明察。其後成帝卒湛於酒色，無以自振，而忠臣以空言不能補救，遂賫恨以死。而世因謂向憽於是非，豈非世憽於知向也哉！予取《風俗通義》以此。《讀書叢殘》卷上《讀風俗通義》：漢應劭仲遠所作。劭博覽多聞，廣所撰述，又以綴文之士析文便詞轉相凌高，乃撰《風俗通》十卷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漢史謂其「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今讀之，誠哉其洽聞也。劭自叙其書，比諸畫犬馬之難。蓋所褁在耳目之前，日用飲食之際，固當懸諸日月，與楊雄《方言》、蔡邕《獨斷》同爲不刊之書也。《扈林》卷四《述洪・希姓》：《五筆》引《風俗通》叙希姓曰：「合浦太守虎旗，【略】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耳。」述曰：今所傳《風俗通》十卷，《氏姓篇》亡矣，然諸書所引應氏遺編尚多。希聞者則有漢太尉超喜，丞相冥都，渾梁侯僕朋，尚書令鞠譚，太子太傅瓶守，侍中耦嘉、鈞喜、聊倉，大鴻臚招猛，光祿勳弓祉，少府中京，治書御史諫忠，諫議大夫塗惲，救仁，詹事滑典，長史眞祐，司空史御長卿，司徒掾府悝，騎都尉神曜，度遼將軍采皓，蜀郡都尉千獻，上黨都尉露平，趙相行祐，兗州刺史過杅，一作過栩，幽州刺史芳乘，冀州刺史巫捷，交阯刺史僮尹，越巂太守牧稂，漢中太守抗喜，南陽太守瞿茂，九江太守旗光，西河太守垣恭，豫章太守函熙，南郡太守繼秘，太原太守委進，常山太守屯莫如，陳郡太守沐寵，劇令家羨，中牟令池瑗，梁令鄴風，武陽令會栩，嬴長糗宗，博士食于公，沛上計三烏郡，不知景盧何以不叙？然《漢書・西南夷傳》有越巂太守牧根，豈即牧稂之譌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〇《風俗通義十卷附錄一卷》：漢應劭撰。劭字仲遠，汝南人，嘗舉孝廉，中平六年，拜泰山太守，事蹟具《後漢書》本傳。馬總《意林》稱爲三國時人，不知何據也。考《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注云：「《錄》一卷，應劭撰，梁三十卷。」《唐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十卷，

與今本同，明吳琯刻《古今逸史》，又刪其半，則更闕略矣。各卷皆有總題，題各有散目，題後略陳大意，而散目則先詳其事，以「謹案」云云，辨證得失。《皇霸》爲目五，《正失》爲目十一，《愆禮》爲目九，《過譽》爲目八，《十反》爲目十，《音聲》爲目二十有八，《窮通》爲目十二，《祀典》爲目十七，《怪神》爲目十五，《山澤》爲目十九。其自序云：「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後漢書》本傳稱：「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不知何以刪去「義」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通義》之稱《白虎通》，史家因之歟？其書因事立論，文辭清辨，可資博洽，大致如王充《論衡》，而叙述簡明，則勝充之冗漫。舊本屢經傳刻，失於校讎，頗有訛誤，如《十反》類中，分范茂伯、郅朗伯爲二事，而缺其斷語；《窮通》類中，孫鄉一事有書而無錄；《怪神》類中，城陽景王祠一條，有錄而無書；今並釐正。又宋陳彭年等修《廣韻》，王應麟作《姓氏急就篇》，多引《風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猶存。今本無之，不知何時散佚。然考元大德丁未無錫儒學刊本，前有李果序，後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跋，稱「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於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鈔錄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相參攷，始可句讀。今刻之于夔子，好古者，或得舊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則宋寧宗時之本，已同今本，不知王氏何以得見是篇。或即從《廣韻註》中輾轉援引歟？《永樂大典》「通」字韻中，尚載有《風俗通·姓氏》一篇，首題馬總《意林》，字所載與《廣韻註》多同，而不及《廣韻註》之詳，蓋馬總節本也。然今本《意林》無此文，當又屬缺脫，今採附《風俗通》之末，存梗概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三《風俗通義十卷附錄一卷》：漢應劭撰。《後漢書》劭本傳作《風俗通》，省文也。原本三十卷，卷爲一篇，分子目一百三十四。其《姓氏》一篇，自宋已佚，然散見《永樂大典》中，今裒爲一篇，附錄於末。其書考論典禮類《白虎通義》，糾正流俗類《論衡》，不名一體，故列之於雜說。盧文弨《群書拾補·風俗通義》：隋、唐《志》皆三十一卷，錄一卷，至宋始作十卷，蓋亡其二十一篇矣。今尚有僅刻四卷者。得十卷，即爲足本。余所蓄乃明胡文煥本，脫誤甚多，略以程榮本少爲補綴，後又得元人刻本相校，殊無大異。乃考百家傳記，互相參訂，又得多聞強識之友，相助疏剔，始較勝於俗本。然去古久遠，斷不能盡無遺憾也。至於遺文，尚多散見。嘉定錢詹事，搜輯頗富，又經仁和孫侍御覆審，屬爲付梓，余因以所校本書先焉。倘有疏舛，更望直友惠以教言，使得改正，是幸。《十七史商榷》卷三六《風俗通》：《應奉傳》：「奉子劭，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論曰：「劭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案：劭著述今存者，惟《風俗通》。前明新安吳琯刻僅四卷，予所藏有十卷，元大德丁未無錫州守劉平父刻，係三衢毛希聖所攜本，有太中大夫行都水監李果序，比俗刻多且倍之。然由今考之，此書卷帙甚富，此刻亦非全本。即如李賢注所引，出於此刻外者甚多，則知佚者多矣。劭，漢俗儒也；《風俗通》，小說家也。蔚宗譏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可謂知言。《王充傳》云：「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此與《風俗通》品題略同，尤爲妙解。蓋兩書正是一類，皆摭拾謏聞，郢書燕說也。《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四《風俗通義》：應氏《風俗通義》，《隋書·經籍志》稱「三十一卷，錄一卷」，馬總《意林》亦云「三十一卷」，而新、舊《唐志》俱作「三十卷」，《宋史》及晁氏、陳氏書目，皆云「十卷」，則已失其三之二矣。今世所傳，惟元大德刊本，前有行都水監李果序，後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跋，知其書在南宋已難得。又言：「訛舛已甚，得館中本及孔寺丞本，互相參校，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子。好古者，或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則其訛謬相承，非一日矣。盧學士召弓嘗寓書問《愆禮》篇載「徐孺子負筠岕涉齎一盤醊」，「筠岕」二字何義。予答云：「此必『筤』字之訛。」《史記·鄭當時傳》：「其餽遺人不過筤器食。」徐廣云：「筤，竹器也。筤與匴同。」說文：「匴，淥米籔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衣冠各一匴。」注：匴，竹器名。「本『筤』字，誤分爲兩字，遂不可識矣。」予又嘗采輯應氏逸文一冊，學士見而喜之，爲刊入《群書拾補》中。頃歲讀馬總《意林》、僧元應《一切經音義》等書，續有所得，惜學士已逝，不及增入矣。朱筠《風俗通補逸·題識》：辛未夏，宣室偶問趙高束脯事出何書，余據《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以對，遍檢今本《風俗通義》十卷，實無其文。考《文獻通考》：「陳氏云：『風俗通義，《唐志》二十卷，今唯存十卷，餘略見庾仲容《子鈔》。』」蓋此書在宋時已非完本矣。仲容字子仲，梁尚書左丞。陳氏稱「《子鈔》所取諸子之書百有五家」，近亦絕少傳其書者。因歷舉《文選注》及《後漢書》注、《唐類函》、《事類賦》注所引《風俗通義》今本所無者，凡得十則。其餘散見尚多，暇

日便當旁搜藝林，補綴亡闕，錄爲一編。古書之亡者既多，今世又無強敏如古人張子孺輩者，雖其愚，不敢不及也。元默涒灘九月下澣，大興朱筠識。

案《廣韻》所引《風俗通義》，多言姓氏者，皆今本所無，其《十二齊》注中引《風俗通・氏姓篇》序曰：「四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考今本十卷十篇，篇有小序，而無《氏姓》一篇。乃知二十卷中，其亡十餘篇矣。按隋人陸法言韻本，自唐儀鳳中，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後郭知元更以朱箋三百字，宋景德、祥符中，敕命重修《廣韻》，字雖增，其注不改也。今應氏書，在宋時已非完本，而《氏姓篇》名，獨賴此韻不亡，則古書幸不幸耳。昭陽作噩如月朔，竹君甫書。案《廣韻》所引《風俗通義》，今本所無者，凡錄出百六十六則，其中爲《氏姓》一篇言，凡百五十五則。其不能入此類者，僅十一則耳！蓋應氏書此篇全亡，而《廣韻》於氏姓字義所引據最該洽，如古書之不存者，《世本》、《姓苑》、《百家譜》數十種，皆賴之粗傳，不獨是書而已。但古人之書，有源有委，其用意甚深至，爲學甚博大，今不得見全書，而徒撮其散失之言，一掛萬漏，不足以存古人也。序稱「氏之興九事」，得其七而亡其二，可悲也夫！癸酉二月五日竹君氏書。　周廣業《意林注》：《風俗通》三十一卷，應劭。案：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太山太守，建安初，拜袁紹軍謀校尉，著《風俗通義》，辨物類名號，時俗嫌疑，當時服其洽聞。或直稱爲《風俗通》。《隋志》云：「三十一卷，錄一卷，梁三十卷。」《唐志》同。隋至宋時亡二十一卷，故《宋志》止十卷，今存，其篇次前後，與此不同，姑據所有注之。

案：陳振孫《書錄》云：「《風俗通》止存十卷，餘略見庾仲容《子鈔》。」今《子鈔》已亡，馬氏所錄又甚簡，所謂存十一於千百也。但是書實引於唐人注疏及類書者甚多，皆可藉以考見。近代著述家亦頗引《風俗通》，大都因襲他書，不復問本書完闕，似非傳信之道。若明刻本直改應氏自序「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王世貞名文宗，亦然，則更厚誣古人矣。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四《風俗通》：《風俗通義》十卷，前有劭自序，元大德丁未大中大夫行都水監李果序，後有宋嘉定十三年東徐丁黼跋。卷首題「大德新校正風俗通義」，每葉二十行，行十六字。即抱經堂《羣書拾補》所稱大德本者是也。《拾補》載李跋作李晦，與此異。尚有謝居仁跋，此本無之，而有嘉定十三年丁黼跋。知此本從宋本出也。按：謝序「予觀風西浙，至無錫有耆儒李顯翁晦來訪」云云，據此，李字顯翁，則當名晦，此本作「果」疑誤（王西莊光祿所藏大德本亦作「李果」）。　《晚學集》卷五《書風俗通後》：世傳《風俗通》，殘闕太甚，見於《太平御覽》諸書者，今本多失載。余觀書中名義，不無疏違，蓋少年之作也。裴松之注《張昭傳》云：「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駁之：『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云云。」馥案：劭官至太山太守，及與鄭康成會袁本初坐上，又在去官之後，《風俗通》爲郡吏時所成，故知爲少作。然其書多沿襲《說文》，是漢人之好許學者。　黃廷鑒《元大德本風俗通義跋》：余向知二書有元人大字合刻本，間訪藏書家，而鮮有著錄者。嗣於道光初元，愛日精廬購得吳門士禮居所藏，祇《白虎通》刻單本，以爲得所未見，而應氏書惜已佚。今夏，子雍明經出示近得二書元刊本，假歸亟讀一過，班書中十篇舊目，及書中同異處，足訂俗本之僞者，盧氏校勘，已著其善。至應氏書，自宋以來無完帙，惟此十卷本僅存，而明代叢刊，訛繆滋甚；其元刻本今得合璧者，眞絕無僅有。書中自來脫誤者，亦與明刻無甚大異。然如卷一「建共」訛「楚共」（六國條），卷二「收舉」訛「取舉」（袁伯服條），卷三「由訊」（「詵」通）訛「猶止」（夏甫條），卷五「起家」訛「起姜」（姜肱條），又「相」訛「統」，「州家」訛「皇家」（李統條），卷七「出晝」字三見，未作「晝」，（孟軻條。按「晝」字是。其從「晝」者，係明人補刊所改也。）卷九「絳天」訛「絳繒」（石賢士神條）之類，得非元刊無由證後來竄易之失。如由猶、青菁、飾飭、京原、哲誓、齊資等字，古書多通假互用，後人不知，輒訾繆誤而臆改者，皆可據是本正定之，益信元刊猶存古書眞面，彌足寶貴矣。道光辛丑八月寒露後三日，八十拙叟黃廷鑑識。又據盧氏《群書拾補》云，「曾見此書元刊本」，然所錄李果序文，誤作「李晦」，謝居仁序末「大德乙巳陽月中議大夫江南」十二字中脫空十字，「乙巳陽月」誤作「三陽月」，想其書漫漶不全，遠遜此本矣。拙叟又識。　《鄭堂讀書記》卷五六《風俗通義十卷（漢魏叢書本）》：漢應劭撰（劭字仲遠，汝南人，嘗舉孝廉，中平六年官泰山太守）。《四庫全書》著錄，又有附錄一卷。《隋志》作三十一卷，注云錄一卷，梁三十卷。新、舊《唐志》俱作三十卷。《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十卷，與今本同，蓋亡其二十一矣。是書每卷各爲一目，曰皇霸，曰正失，曰愆禮，曰過譽，曰十反，曰音聲，曰窮通，曰祀典，曰怪神，曰山澤。每目各有小

序，又分子目一百三十九，謂之《風俗通義》。自序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後漢書》本傳稱其撰《風俗通》（脫「義」字）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又論之曰：劭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蓋仲遠漢之俗儒，學無師授，其撰是書，頗近小說。蔚宗譏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可謂知言。《王充傳》云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此與應氏書品題略同，尤爲妙解。蓋兩書正是一類，皆摭拾謏聞，郢書燕說也。按是書原有《姓氏》一篇，久已散佚，今館臣從宋重修《廣韻》及《永樂大典》載《意林》所引（今《意林》本無此文），采附於末，惜不得文瀾閣本以校補之。又盧抱經《羣書拾補》於是書校勘極精審，又附有逸文一卷，凡類百條，皆十卷外之所遺也。碎金斷璧，終可寶愛，以之鈔附是書之末，亦屬美觀。《祕書二十一種》所收僅四卷，更非足本矣！

《養素堂文集》卷三《補風俗通姓氏篇序》：昔春秋之時，周之史伯，魯之衆仲，鄭之子羽，晉之胥臣，楚之觀射父，皆善言族姓，炎、黃以來，如指諸掌。而以姓氏著書傳後者，周則有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戰國則有荀況之《血脈譜》，漢則王符《潛夫論》之《氏族志》，鄧氏《官譜》，潁川太守聊謀之《百姓譜》，徵君管寧之《姓氏歌》，斯爲最古。而泰山太守應劭《風俗通·姓氏篇》繼之，溯厥所祖，推究更改，雖有附會，大致典確。惜其篇散逸，不爲完書。馬總《意林》原有《風俗通·姓氏》之篇，今亦闕如。予於輯《世本》之暇，輒搜簡尋牘，粹薈成帙；復以穴管，正其疏漏。後見抱經盧氏《群書拾補》，亦輯此篇，殊多漏略，聊復刊布，貽之同好云。顧櫰三《補輯風俗通義佚文自序》：《風俗通義》舊稱三十卷，至宋僅存十卷，近汝上王氏、新安汪氏、竹汀錢氏、召弓盧氏，皆有輯本，殿本並有鈔綴《姓氏》一篇附後。予向有補輯佚文一卷，參攷群籍，時有改正增益，各著其所出，間與各本不同，與各本同而刊本見存者不錄。江寧顧櫰三。龔自珍《最錄漢官儀》（見《中國學報》第九期）：劭著書多，自劭以前，未之有也。皆軼不傳，傳者《風俗通義》。小學之旁支，小說之別祖也，予無所取。《復堂日記》卷五：《風俗通義》，仲遠原書卅卷，今本十卷，闕佚多矣，不獨《姓氏》一篇也。漢末文體疏拙，亦漸非博士家法。《儀顧堂集》卷二《風俗通義篇目考》：《風俗通義》，《隋書·經籍志》三十一卷，注云：「錄一卷」。《唐書·藝文志》三十卷，與《隋志》同。蓋《隋志》並錄計之，《唐志》不並錄計之也。至宋已無完書，是以《崇文總目》所載惟十卷。元豐中，蘇魏公以官私兩本互校，次爲十卷，即今所行本也（見《蘇魏公集》卷六十六）。嗣後，《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文獻通考》所載，無過十卷者。但《風俗通》原本雖佚，而庾仲容《子抄》、馬總《意林》，宋時尚有全書，所錄皆據三十卷本，此見於《廣韻》、《御覽》、《通志》者，所以多出今本外也。嘉定錢曉徵始有逸文之輯，仁和孫詒讓繼之，盧弨弓又加考訂，刊入《群書拾補》中，于應氏書逸文，搜羅略備矣。惟原書三十卷，篇各有名，今自十篇之外，書亡而篇名亦亡，雖以錢、孫、盧三君之博洽，僅據《太平御覽》、《續漢書·五行志》，考得《論數》、《災異》兩篇名，其他未能詳也。愚以《蘇魏公集·校正風俗通義序》考之，《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祀典》、《怪神》、《山澤》十篇之外，其餘篇名之見於《意林》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陰教》，曰《辨惑》，曰《析當》，曰《怨度》，曰《嘉號》，曰《穢稱》，曰《恃遇》，曰《姓氏》，曰《諱篇》，曰《釋忌》，曰《輯事》，曰《服妖》，曰《喪祭》，曰《宮室》，曰《市井》，曰《數紀》，曰《新秦》，曰《獄法》，凡二十目，合之今存十篇，適得三十篇，與《唐書·藝文志》合。御覽所引《論數》，當即《數紀》篇。盧氏據《續漢五行志》增《災異》一目，恐未必然也。叙又引《意林》所載《析當》篇云：「泰山太守臣劭再拜上書曰：秦皇焚書坑儒，六藝缺亡，高祖受命，四海乂安。往于壁柱石室之中，得其遺文，竹朽帛裂，殘缺不備，至國家行事，俗間流語，莫能原察。故三代遺輶軒使者，經絕域，採方言，令人君不出戶牖而知異俗之語耳。」凡九十字，爲《群書拾補》所遺，故並錄之。蔣國榜《補輯風俗通義佚文跋》：右補輯《風俗通義佚文》一卷，亦江寧顧秋碧先生著。應氏之書，博綜先秦古籍，爲藝林瑰寶，其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甚夥。張氏澍有補輯《姓氏篇》一卷，錢氏大昕輯本，刻入《群書拾補》中。先生盧牟隊文，甄采瑣義，其用力可謂勤矣。惟其引《史記·高祖功臣表》索隱注「窋中，姓」。案：「窋」字字書所無，說文有窋，即「圭」字，與此不合。今以毛氏所刻單本《索隱》校之，其正文爲「清簡侯空中同」，注云：「空」亦作「窋」。窋中，姓。見《風俗通》。應氏所引本此。先生「窋」作「窋」，殆所見《索隱》本與今本不同與？既據《索隱》校改，仍存先生之眞於此，以俟大雅正之。鄉後學蔣國榜。《舊書別錄》卷四乙二《風俗通義》：是書三十一篇，今惟存十，佚篇名見於《蘇頌集·風俗通義序》者，凡二十目，曰心政、古制、陰教、辨惑、析當、怨度、嘉

號、穢稱、恃遇、姓氏、諱、釋忘（當作「忌」）、輯事、服妖、喪祭、宮室、市井、數紀、新秦、獄法。《後漢書》稱其書「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昔之評者，大都視爲攷證之書，推其博洽，此耳食目論也。古之儒家，不尚繁博，攷證雜記，不成家言。況《皇霸》、《聲音》、《山澤》諸篇，但有引據，罕下己意；《六國》一節及《窮通》一篇，全鈔古事，但加總論；《怪神》一篇，記瑣事而少質正；攷證如此，亦何貴哉！仲遠在當時，蓋徒博覽而無師法者，故於儒生附會陋說，盲從而不知正，參差異說，又宛轉而不敢決，引書多蕪冗，造文多晦滯，蓋自桓譚、王充以來，俗儒不少，仲遠則其著者耳。然古人不苟著書，必有所爲。此書以風俗名書，考證辨釋，皆主於正俗訛，《史通》自叙曰：「民者，冥也，率彼里蒙，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風俗通》生焉。」此實得其本旨。佚篇文中，尤多舉俗說，古今子家，能留意閭巷風俗者，惟此書及《雜肋篇》爲善，昔人多忽之。然其佳處，猶不止是。吾讀《愆禮》、《過譽》、《十反》諸篇，及亡篇名目，乃知劭之宗旨，尤在論正時風。所謂時俗嫌疑，非獨名物雜事也。西漢重經學，諸大師以委蛇蘊藉致尊顯，士習頑懦，一二清名之士，若王、貢、鄭、嚴以廉潔稱，而紀逡、兩唐復以僞亂之，竟致王莽之亂。班書合傳王、貢諸人，蓋已切致意焉。東漢沿其遺習，日益偷薄。和、安以降，權奄執柄，吏多污黷，士憤而標節概，或養高山林，或廣結僚友，多爲矯行，以盜虛聲，舍公事而從私誼，近成黨錮之禍，遠開流品之風。當世談匡濟者，如王符、崔寔、仲長統等，皆持名法之論，欲核實整齊之，而曹操竟用其說，蓋由是也。是書《愆禮篇》序著「忍能矯情直意」，《過譽篇》序著「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明」，其意固已明矣。其所刺譏，遍及鉅公名臣，無所曲撓。然一據典禮，不雜申、商之說，平允純正，斯爲罕見。夫申、商之學，人皆知其悖於德教，而抑私從公，後世多用其說者，何哉？儒行不中，矯激自異以激之也。孟子非陳仲，蓋已見之矣。論世而知其言，是書豈獨一時得失之林乎？觀其論郅惲而及汝南之俗，急疾氣決，干上忤忮，以采名譽；論趙仲讓而及河內之俗，好大言而少實行；綜及土風，所以名書爲「風俗」也。《四庫提要》乃謂爲「大致如王充，而叙述簡明，勝於充之冗蔓」，是不知充主思測，劭主典證；充止正雜俗，劭兼議行誼，不可同論也。

《漢官儀》　《直齋書錄解題》卷六：《漢官儀》一卷，《續補》一卷。後漢軍謀校尉汝南應劭仲遠撰。按：《唐志》有《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今惟存此一卷。載三公官名及名姓州里而已，其全書亡矣。李堉季允嘗續補一卷。

傳記

《後漢書・應劭傳》　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鏁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奬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斜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卻，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

有可存者。其議曰：【略】劭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銑挈縉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惟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於鄴。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中興初，有應嗣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紀事

《後漢書・獻帝紀》（初平）二年【略】十一月，青州黃巾寇泰山，泰山太守應劭擊破之。

又《五行志》一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又《鄭玄傳》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

又《朱儁傳》 及董卓被誅，催、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儁曰：徐州刺史陶謙、【略】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

《晉書・刑法志》（存目）

《續後漢書》卷二五《曹操傳上》（初平）四年，【略】初，操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置兗州。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利嵩財物，掩襲嵩於華費之間，殺之。

又卷二七《吳載記四》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工屬文，尤精隸書，通《左氏春秋》，博覽羣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齊名。弱冠舉孝廉，不就。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議者互有異同，昭著論非之。

《後漢書補逸》卷二〇《司馬彪續後漢書第三・應劭》 劭字仲援。（案：劭見《東觀記》，劭字范作仲遠。章懷云：應氏譜同。惟《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案：劭自是東京第一著作手。漢人文集行世，以碑銘賦頌爲先。劭之所輯，皆所以嘉惠來學者，不徒以詞章重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

又《漢官》五卷（應劭注）。《漢官儀》十卷（應劭撰）。

又《經籍志三》《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錄一卷，應劭撰。梁三十卷。）

又《經籍志四》《後漢太山太守應劭集》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

又《漢官儀》十卷（應劭志）。

又《漢朝駁義》三十卷（應劭撰）。

又《經籍志下》《風俗通義》三十卷（應劭撰）。

又《應劭集》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應劭《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又 應劭等注荀悅《漢紀》三十卷。

又 應劭《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

又 應劭《漢朝駁》三十卷。

又《藝文志三》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

又《藝文志四》《應劭集》四卷。

藝文

梅堯臣《依韻和許發運遊泗州草堂寺之什》 入寺豈緣齋，阮公方詠懷。心將超紫府，手欲拍洪厓。雲霧波初淨，塵埃鑑已揩。但能傾玉醑，不假列金釵。遠客歸空速，千檣密自挨。醒論時事正，醉載野巾喎。風俗通吳楚，清渾見汴淮。遙知香剎外，獨與賞心諧。

王楙《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鴉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照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云：「天雨粟，馬生角。」

王惲《飛廉館瓦研歌》 洛邑西遷漢靈泣，一炬南宮三月赤。飛廉鎔翩化青兕，老瓦淪胥何所得。太陰凝魄祕興亡，土花千年不敢蝕。劉郎杳杳秋風客，神鳥冥飛憶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門風冽冽。磨礱頭角入孤圜，收斂松聲聽蕭瑟。墨花供筆發幽光，長日玉堂生五色。張華博物見初心，笑泚玄泓爲渠說。昭陵柏城初覩汝，十五年來莫渠別。護車紀漢明有書，應劭箋形更精潔。道初在邇求轉遐，半世看書眼空纈。冲霄持贈有深意，澹僻憐予如任俠。一朝入手與神會，過戶不知吾屐折。嗚呼三代不復見，兩漢規模儘堪說。寶藏宜與瓦礫殊，隄備有人來揭篋。

愛新覺羅・弘曆《荏平道中雜詩》二 千秋東郡此荏平，荏荏相沿浪與名。應劭堪稱依正注，宋祁殊是失精評。

孫志祖《自題深柳勘書圖》 謝承後史誰曾睹，應劭遺編僅有存（嘗輯《風俗通》逸文，抱經老人采入《群書拾補》中）。排纂苦心忘歲月，柳花如絮記春痕。

雜録

《搜神記》卷三 太尉橋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間來候師王叔茂，請往迎之。須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明時，聞南家哭即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

《史通》卷五《內篇・因習下》 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

《金石錄》卷一六《漢廷尉仲定碑》 右漢廷尉仲定碑，在今濮州雷澤。其額題「漢故廷尉仲君之碑」。碑載官閥甚詳，雖殘缺，然尚可次第。【略】兩漢

遷拜次第，史既不能詳載，而石刻類皆磨滅難考。今此碑所載詳悉，故盡著之。所謂南郡胡公者，廣也；太傅下邳趙公者，峻也。按，定漢史無傳，惟《風俗通》《元和姓纂》具載姓名官爵云。

趙進美《顏山雜記序》《顏山雜記》　公以謝病暫歸里，居多暇，因成《顏山雜記》四卷，寄以示予。予讀之，簡而有法，潔而多姿，上追《考工》《爾雅》，下亦不失應劭、酈道元。其文之工，足以傳遠，而其實則父老子弟所終日耳而目之，里巷誦說無異物、無異辭也。

劉宏 漢靈帝

傳記

《東觀漢記・孝靈皇帝紀》　建寧元年，帝到夏門外萬壽亭，羣臣謁見。二年，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尚書白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卽黨人也。」卽可其奏。熹平元年，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二年，陳行相師遷奏：「沛相魏愔前爲陳相，與陳王寵交通。」四年，使中郎將堂溪典請雨，因上言(復)〔改〕崇高山爲嵩高山。光和元年，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有黑氣墮所御溫明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四年，初置驗騶厩丞，領受郡國調馬。郡國上芝英。五年，帝起四百尺觀于阿亭道。中平二年，造萬金堂于西園。三年，又造南宮玉堂，築廣成苑。鑄黃鐘二千斛，懸于嘉德端門內。

《後漢書・孝靈帝紀》　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曾祖河閒孝王開，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祿大夫劉儵持節，將左右羽林至河閒奉迎。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己亥，帝到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卽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寧。以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略】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以下各有差，唯黨人不赦。【略】改平準爲中準，使宦者爲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爲丞、令。【略】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估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略】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帥〕有三十六(萬)〔方〕，皆著黃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以應之。【略】丙辰，帝崩于南宮嘉德殿，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辯卽皇帝位，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爲光(喜)〔熹〕。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上軍校尉蹇碩下獄死。五月辛巳，票騎將軍董重下獄死。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略】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譎二世，指鹿爲馬，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爲靈也，優哉！贊曰：靈帝負乘，委體宦孽。徵亡備兆，小雅盡缺。麋鹿霜露，遂棲宮衛。

藝文

周曇《靈帝》　榜懸金價鬻官榮，千萬爲公五百卿。公瑾孔明窮退者，安知高臥遇雄英？

張鑑《古宮詞三百首》五〇　茵犀浴罷上簾櫳，渠水香流內院通。玉色宮娥還擁檝，鬬將商曲喚涼風。(《拾遺記》：靈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妝，解其上衣，惟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犀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又五一　遠山如畫映橫波，斜倚流黃更蹋歌。夜靜裸遊涼館去，月中齊放望舒荷。(《西京雜記》：會稽歲獻竹簟供御，世號爲流黃簟。《拾遺記》：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閒，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于渠中。其

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略】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

雜録

《拾遺記》卷六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略】又使內豎爲驢鳴於館北。又作雞鳴堂，多畜雞，每醉樂，迷於天曉，內豎競作雞鳴，以亂眞聲也。乃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黃初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

辛延年

論述

《樂府詩集》卷六三《雜曲歌辭・辛延年〈羽林郎〉》《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屬光祿勳。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爲主者羽翼也。」《後漢書・百官志》曰：「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補之。」《地理志》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是也。又有「胡姬年十五」，亦出於此。

《樂府原》卷一四《羽林郎》　此漢世事道之君子不肯事二姓者所作也。辭似東漢人語。

《詩藪・內編》卷一　「昔有霍家奴」，整而條，麗而典，五言之賦也。

又《外編》卷一　漢名士，若王逸、孔融、高彪、趙壹輩詩，存者皆不工，而不知名若辛延年、宋子侯樂府，妙絕千古。信詩有別才也。

《漢詩音註》卷四《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奴」字，是子都之案。「依綺」句，定大將軍之案。【略】「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結句不惟絕之且括蓋上文無數情事。皎皎高節，卻以艷詩傳之，與《十九首》語氣正同。其實寫處，止末段數語耳。此法惟漢人擅長，想象風流，徧于閒處設色，欲競驅《孔雀東南飛》矣。

《歷代詩話》卷六七《樂府篇法》　上格如《焦仲卿》、《木蘭詞》、《羽林郎》、《霍家奴》、《三婦詞》、《大垂手》、《小垂手》等篇，皆爲絕唱。李太白樂府氣語皆自此中來，不可不知也。

《帶經堂詩話・五言詩凡例》　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廬江小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叙事措語之妙，愛不能割。

賀貽孫《詩筏》　「日出東南隅」與「昔有霍家奴」二篇章法頗類。前段描寫胡姬，羅敷濃艷，能令好色人銷魂，後段描寫胡姬、羅敷義烈，能令淫人敗興。中間「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四語，皆從世俗人情，寫得十分痛快。天地間一種絕妙義理，偏出自不讀書人口中，可見人情至處即禮法也。收語即申說「重前夫」、「自有夫」二意，雖「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緊嚴有力，「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寬衍有致，煞手不同，總就本文作結，不別起波瀾也。漢樂府中有字句同而意旨與章法不同者，《雞鳴篇》與《相逢行》是也。有字句不同而意旨與章法同者，此二篇是也。豈古作者亦有脱胎換骨之法耶！

《柳亭詩話》卷二二《咏史》　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此咏史之先驅也。

又　「咏史」始於班孟堅。

費錫璜《漢詩總說》　讀漢詩，不可看作三代衣冠，望而畏之，須看得極輕妙，極靈活，極風艷，極悲壯，極典雅，凡後人所謂妙處，無不具之。【略】《陌上桑》、《董嬌饒》，卽張、王、李、韓輕艷之祖也。

又　《羽林郎》、《董嬌饒》、《日出東南隅》諸詩，情詞並麗，意旨殊工，皆詩家之正則，學者所揣摩。唐之盧、駱、王、岑、錢、劉，皆于此數詩中

得力。

朱乾《樂府正義・雜曲歌辭・羽林郎》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以竇憲爲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此詩疑爲竇景而作，蓋托往事以諷今也。

著録

徐陵《玉臺新詠》卷一 辛延年《羽林郎》詩一首。

《樂府詩集》卷六三《雜曲歌辭》 （後漢）辛延年《羽林郎》一首。

藝文

韋莊《春陌二首》二 嫩烟輕染柳絲黃，勾引花枝笑憑牆。馬上王孫莫回首，好風偏逐羽林郎。

顧臨《羽林郎》 胡姬酒家女，年紀十五強。白日自當壚，肌膚雪色光。兩鬢垂過耳，美目汎清揚。窈窕衣紈素，珍珠綴香囊。盈盈曳絲履，紅羅雙鴛鴦。自持耿介性，不解閨中藏。使君且莫近，況復羽林郎。自有蒲萄席，何用黃金牀。自有清樽酒，何必玉壺漿。富貴徒且夕，禮義古所防。作女苟無體，不如犬與羊。寄謝道上露，愼勿霑我裳。

徐燉《羽林郎》 昔有羽林郎，持戟出未央。揮鞭過酒肆，招搖都市傍。酒家女二八，顏色耀春芳。黃金爲條脫，白玉爲耳璫。越羅裁中裙，齊紈製下裳，服飾既璀璨，膏沐尤馨香。不意冶遊子，停驂登我堂。銀鞍耀紅日，韉韝何輝煌。提壺索美酒，岸幘據胡床。金刀膾鮮鯉，烈火炮羔羊。酒盡出門去，嬋媛結衷腸。已去復再返，解贈紫羅囊。君心一何苦，君情一何長。婦人貴遠別，持此非所當。還君紫羅囊，妾非青樓倡。

雜録

《謝氏詩源》《說郛》卷八〇 李夫人着綉襦，作合歡廣袖，故《羽林郎》曰：「廣袖合歡襦。」

《後村詩話》卷一 張籍《還珠吟》爲世所稱，然古樂府有《羽林郎》一篇，後漢辛延年所作。【略】籍詩本此，然青於藍。

梅鼎祚《古樂苑》卷三二《羽林郎》 按：「當壚」雖出《司馬相如傳》，然以入曲，實始此辭。

《唐音癸簽》卷四 孟集有「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脱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安。後得善本，是就字，蓋出于漢樂府「就我求清酒」「就」字也，乃益知其妙。

毛先舒《詩辨坻》 《羽林郎》「兩鬢何窈窕」，謂頭上所綰雙髻鬢，非兩女子也。

又 「一鬢五百萬，兩鬢千萬餘」，侈胡姬也。「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稱羅敷也。「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艷蘭芝也。是三貞婦，而作者褒咏如此，不妨古雅，在今必當酷忌。

趙執信《聲調譜》 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世事。

宋子侯

論述

綜論

《詩藪・外編》卷一　漢名士，若王逸、孔融、高彪、趙壹輩詩，存者皆不工，而不知名若辛延年、宋子侯樂府，妙絕千古。信詩有別才也。

《古歡堂集》卷一七　蘇、李二子爲五言之祖，所謂非清廟之瑟，朱弦疏豁，一唱三和，更無可爲喻也。他如班婕妤《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略】音調不同，古詩之變矣。

費錫璜《漢詩總說》　讀漢詩，不可看作三代衣冠，望而畏之，須看得極輕妙，極靈活，極風艷，極悲壯，極典雅，凡後人所謂妙處，無不具之。【略】《陌上桑》、《董嬌饒》，即張、王、李、韓輕艷之祖也。

又《羽林郎》、《董嬌饒》、《日出東南隅》諸詩，情詞並麗，意旨殊工，皆詩家之正則，學者所揣摩。唐之盧、駱、王、岑、錢、劉，皆于此數詩中得力。

《柳亭詩話》卷二二《咏史》　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此咏史之先驅也。

又「咏史」始於班孟堅。

分論

《董嬌嬈》　毛先舒《詩辨坻》：《董嬌饒》三段，竟作花與人答問。「請謝」二句，花問彼姝，「高秋」四句，彼姝答花。「秋時」四句，花更嘲彼姝，言人反覆不如花也。「何時」猶言曾幾何時。又「時」字讀如是字，亦得。「吾欲竟此曲」四句，作者總結。「花落何飄颻」以上一段，緩叙作起，深得婉妙，在漢詩亦自絕少。《古詩解》卷八《董嬌嬈》：此遊於洛陽者，見美人之如花而賦其事以爲比。言路旁桃李方披拂於春風之中，花葉低昂正堪賞玩，何此採桑之女竟以一折傷其枝，而使之飄落至此乎！因嘆秋霜甫零，芳香隨歇，一榮一瘁，時若轉環，人生顏色之盛衰，何以異此。倘盛年一去不復，可追，而懽情永斷，其愁思之結，可柰何！於是且酌酒自寬，而思日相鼓瑟以爲樂也。《樂府廣序》卷一三《董嬌嬈》：序曰：《董嬌嬈》，士不遇時，追慕盛世也。東都閔時之作。起調，從繁華時轉出悲調。作《五噫歌》一輩人。開建安風骨，爲曹子建所宗。《漢詩音註》卷四《董嬌嬈》：「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懽愛永相忘。」寫至此，盛顏不及春花遠矣，讀之太息。【略】「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臺。」「吾欲竟此曲」，下篇中正意在此。又：詞音淵渺，幾使人墮其中而不測所用心，要是遣懷導歡之曲也。總是借春花好女，言懽日無多，勸之取樂及時。若謂寶貴姝子，是嚮語出夢人矣。《古詩賞析》卷六《董嬌嬈》：詩意只歎花落尚可更開，盛年歡愛難再，勸人及時行樂也。前路幻出幾層問答，入後點醒，無窮姿致。首六，直就洛陽桃李花葉對當，從風低昂，寫景之中，逗出盛年歡愛影子，「不知」四句，遞入采桑，折枝花落，又爲盛年一去，歡愛相忘，再作一影。「請謝」二句，詰彼姝辭，詰其損花，即是惜其盛年將去，以花比人，至此一頓，然尚未說破，「高秋」四句彼姝答辭，只說春去秋來，花須終墮，若不喻其意者，筆勢一曲。「秋時」四句，又是答彼姝之辭，方就花落復芬，翻出年去愛忘之感，全詩旨意在此。後四將花與彼姝盡情推開，只就自己破愁行樂，寫一樣子，餘味曲包。《白華山人詩說》卷一：古樂府《董嬌饒》一篇，方舟《漢詩說》以「請謝」句下作問答語解。小隱氏以爲不如作一人語，讀至「安得久馨香」一頓，接入「秋時」二語，下「何時」二語，見其本意，便結四句，煞有意味。如此似較方說更深厚。

著録

《玉臺新詠》卷一　宋子侯《董嬌嬈詩》一首。

《樂府詩集》卷七三《雜曲歌辭》（後漢）宋子侯《董嬌嬈詩》一首。

藝文

杜甫《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腰褭，佳人屢出董嬌嬈。東流江水西飛鵰，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聘肌膚如青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無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蘇軾《醉落魄（疾愈登望湖樓贈項長官）》　多病休文都瘦損，不堪金帶垂腰。望湖樓上暗香飄。和風春弄袖，明月夜聞簫。　酒醒夢回清漏永，隱牀無限更潮。佳人不見董嬌嬈。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

晁補之《臨江仙》　離別尋常今白首，更須竹雨蕭蕭。不應都占世間豪。清風居士手，楊柳洛城腰。　文字功名眞自誤，從今好月良宵。只須憐取董嬌嬈。修門君自到，不用我詞招。

陳師道《臨江仙》（存目）

李彭《戲答椶笋》　髯翁落落緣坡竹，肥如瓠壺書滿腹。好客勤炊燭代薪，中廚藥金仍膾玉。春風渺渺生微瀾，欲向吳江把釣竿。引帆伐鼓閱三歲，候雁不來衣帶寬。阿蠻虎子能哮吼，千多掃除似無帚。卻甘杞菊侵我畦，固窮不障談天口。剩誇椶笋饞生津，章就旁搜不厭頻。錦綳嬌兒直欲避，紫駝危峰何足陳。出爲小草居遠志，藜藿盤中長此味。客來不廢董嬌嬈，安用凋胡見眞意。年來我亦食無魚，莫遣此老專懷羶。時時酒澆茶苯尊，亂我玄棄俱扶踈。

孔平仲《寄孫元忠》三〇　神仙中人不易得，京中舊見君顏色。同心不減骨肉親，我居巷南子巷北。佳人屢出董嬌嬈，秋水爲神玉爲骨。孤城此日堪斷腸，既飽歡娛亦蕭瑟。

范成大《次韻唐子光席上賞梅》　玉枝橫斜照清空，織手撚香（原闕）公。水部無人廣平去，後來我輩猶情鍾。誰噴昭華送愁絕，叫雲三弄怨斜月。徑須踏雪問前村，莫待馬蹄如踣鐵。春風壓盡百花橋，尊前仍有董嬌嬈。惜無楚客歌成雪，空有蕭郎眼似刀。

戴復古《去年訪曾幼卿通判，攜歌舞者同游鳳山。僕有「歌舞不容人不醉，樽前方見董嬌嬈」之句。今歲到鳳山，又闕西隅築堤種柳，新作數亭，且欲建藏書閣，後堂佳麗皆屏去之矣。僕嘉其志，又有數語併錄之》一　一丘一壑自逍遙，莫怪山人索價高。是處園林可行樂，同來賓客不須招。臨風桃李花狼藉，照水樓臺影動搖。歌舞不容人不醉，樽前方見董嬌嬈。

方岳《風流子・和楚客（維揚燈夕）》　小樓簾不捲，花正鬧、燈火競元宵。想舊日何郎，飛金叵羅，三生杜牧，醉董嬌嬈。香塵路、雲鬆鬢髻，月襯馬蹄驕。彷彿神仙、劉安雞犬，分明富貴、子晉笙簫。　人生行樂爾。君不見、迷樓春綠迢迢。二十四經行處，舊月今橋。但索笑梅花，酒消新雪，縱情詩草，筆捲春潮。俯仰人間陳跡，莫惜金貂。

虞集《于仲元舍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丹霞遂崇朝。妙質承日映，飛英向風飄。醉來紅袖近，歌罷綵雲消。揚州問何遜，何似董嬌嬈？

張翥《臨江仙・賦柳》　搖蕩春光湖上路，多情偏識倡條。畫船繫在赤闌橋。花飛人別處，綠暗雨休朝。　惱亂東風扶不起，空憐燕婉鶯嬌。舞衣香冷董嬌嬈。想思無限恨，猶似舊宮腰。

楊維楨《道旁騎（一作春俠）》　春風扇官道，官柳黃金條。道旁百金騎，俠氣爭春驍。竹間小桃花，嫣如董嬌嬈。下馬隔花語，疑是花中妖。

劉炳《董嬌嬈爲周鬱賦》　妾家住邯鄲，少小矜容顏。七歲畫娥眉，十歲垂髫鬟。十三刺繡人前坐，十五秦箏架上彈。紅粉樓高臨大路，自恃芳華立門戶。鸚鵡春眠芍藥闌，驕驄晚繫垂楊樹。梅點香奩玉作鈿，蓮移羅韈金爲步。朝歌暮飲綺羅叢，東園桃李鬬春風。黛疑柳淺勻朝翠，朱訝櫻濃洗曉紅。燭圍錦帳宵常曙，香護雕籠夕未空。秋月春花等閒度，誰憐窈窕迎新故。夜夜虛迷洛浦雲，朝朝枉結陽臺雨。帶綰同心只自憐，枕期連理翻成誤。眼前相愛豈相知，彈指風光節物移。只道青春鎮長好，那知白髮易如絲。容顏銷歇鶯花冷，歌舞凄凉鞍馬稀。昨日樽前雙淚落，誰似周郎情不薄。得配鴛鴦

死亦判，願諧魚水生相託。青鳥緘封書莫遲，秦樓腸斷夜烏啼。君卿豈羨東牆約，梁氏應同舉案齊。

傅若金《潞縣舟中寄京師楊上舍諸公六首》五　生來不識酒中味，憶昨故人常見招。不是多情能度曲，樽前恨殺董嬌嬈。

陳謨《題曲江春遊圖》　沙明竹軟曲江橋，折水花枝挂酒瓢。指點杏園飛赤驥，惱人應是董嬌嬈。

胡奎《題紅梅》　西子湖頭快雪消，當時曾見董嬌嬈。只今畫裏渾相似，猶記春風第一橋。

袁凱《紅梅》　江上千株雪未消，別來渾是董嬌嬈。揚州何遜頭先白，奈此春雲亂眼飄。

李昌祺（禎）《梔子畫眉圖二首》二　昔年曾伴董嬌嬈，長把春山笑倩描。今日梁園空見畫，鳥啼花落鬢蕭蕭。

祝允明《董嬌嬈》　京洛何迢迢，紫衢通麗譙。采桑誰氏子，不解意飄搖。強腕折高枝，卑指攬柔條。詎知枯殘日，不受彼穠朝。何當華堂上，麗瑟歌此謠。此謠固君情，不移芳與彫。吾將持贈子，聞是董嬌嬈。

又《賦得春陽曲戲柬天文》　錢唐蘇小小，京洛董嬌嬈。穠芳競桃李，清潤並瓊瑤。頹山左右倚，因風上下飄。東隣不姓宋，無恡一相邀。

薛蕙《宮詞十二首》二　閒倚闌干看柳條，可憐渾似董嬌嬈。東風何處吹桃李，空費心情學舞腰。

胡應麟《北院詞八首》六　別開金屋倚岧嶢，白玉河邊第二橋。夾岸紫騮三十騎，花時齊過董嬌嬈。

又《再寄在明（在明家有聲伎之奉，近聞其方再納寵因寄）》　見說休官後，鄉園樂更饒。屏開張靜婉，坐列董嬌嬈。紫電黃金勒，紅霞白玉簫。興來應載酒，時醉廣陵橋。

又《爲周元孚悼亡》一　百琲明珠照畫樓，閨中林下並難儔。新詞盡壓周公瑾，絕唱先傳宋子侯。落月素琴千里夢，西風團扇十年愁。亦知王母遙相憶，肯放雙成到白頭（古樂府宋子侯有《董嬌嬈》曲）。

又《桑園晚泊民家籬菊盛開因寄宋通侯忠父》　苦憶東京宋子侯，嬌嬈歌曲擅風流。金花燦爛縈金谷，玉樹玲瓏照玉樓。西第壺觴頻嘯傲，東園車馬盛淹留。一尊何日長安市，醉插霜華任滿頭。

又《送董大之會稽》　風雪離人下灞橋，長歌不斷董嬌嬈。梅花兩岸清溪色，船到西興正落潮。

又《憶與王生酣眠小玉館中迄今垂三十載武林邂逅縱談疇昔則同事酒壚者什九岱宗矣把臂潸然輒復賦此》　三十年前宋子侯，名花傾國爛溪頭。簫聲斷絕秦樓閉，何處重攜弄玉遊。

毛奇齡《依韻荅周副使體觀吳門舟次見贈（時將赴武昌軍前）》　昔年曾過分巡幕，西上洪州與吉州。今日再逢吳下路，可憐江月送江舟。從軍不減周南郡，佳句長吟宋子侯。

雜録

《野客叢書》卷二九《東坡賞花詩》　《漫録》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夘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桮。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己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子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閒」是也。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一《才情雅致》　元時，錢唐士女曹妙清字比玉，號雪齋。張妙淨字惠蓮，號自然道人。皆工詩章。曹又善鼓琴，行草皆有法度，事母孝謹，三十不嫁，而風操可尚。張曉音律，情逸而才飄，晚居姑蘇之春夢樓。皆一時之淑媛也。與楊廉夫爲文字友。曹嘗和其《竹枝詞》云：「美人絕似董嬌嬈，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張詞云：「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間雙蝶飛。」觀此，二人之風致可想矣。廉夫又嘗答妙清絕句云：「紅牙管筆紫狸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頓能高。」玉帶袍者，曹氏名硯。其云萱草帖者，狀其孝也。廉夫嘗以《竹枝詞》索和于崐山郭羲仲，羲

仲以《吳中柳枝》答之，因賦詩云：「吳中柳枝傷春瘦，湖中竹枝湘水秋。說與錢唐蘇小小，柳枝愁是竹枝愁。」

馮舒《詩紀匡謬・董嬌嬈》 按：「嬈」字音乃小切，戲弄也，苛擾也。無饒音。毛晃增入宵韻，而以杜陵詩「細馬時鳴金騕褭，佳人屢出董嬌嬈」爲證。今據此字凡古人所用嬌嬈皆是食傍，無作女者。此詩《玉臺》、《藝文》、《樂府》諸書亦並從食。祇因毛晃誤增《韻會》襲謬，遂爾舉世亡此一字。又按今本杜詩正作「饒」字，宋、元諸本亦並爲饒，不知毛韻何以妄增而今人妄聽并改嬌作妖也。

《宋稗類鈔》卷一七《頤養》 國香，荊渚田氏侍兒名也。山谷自南溪召爲吏部員外郎，留荊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爲鄰，偶見之，以爲幽閑端美，目所未見。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水仙花》詩寓意云：「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土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荊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瘁，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子勉客京師，會王性之問山谷詩中本意，因道其詳，且爲賦詩云：「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婉欵。綵毫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托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牆迂貴從，藍橋庭戶怪貧居。十年目色遙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勤句。聞道離鸞別鵠悲，藁砧無賴鬻蛾眉。桃花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久，酬贈明月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間臺柳。寶髻犀梳金鳳翹，尊前初識董嬌嬈。來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消。却把水仙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聞此語詳，索詩裁與漫淒凉。只今驅遣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

劉　辯　漢少帝

《後漢書・孝靈帝紀》（六年）丙辰，帝崩于南宮嘉德殿，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辯卽皇帝位，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協爲渤海王。【略】八月戊辰，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德陽殿。何進部曲將吳匡與車騎將軍何苗戰於朱雀闕下，苗敗斬之。辛未，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復劫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尚書盧植追讓、珪等，斬數人，其餘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熒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略】九月甲戌，董卓廢帝爲弘農王。

又《何皇后紀》 明年，山東義兵大起，討董卓之亂。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穨，身爲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柰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略】初平元年二月，葬弘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謚曰懷王。

《後漢紀・孝獻皇帝紀》 癸丑，卓殺弘農王。卓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於王，曰：「服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爾。」不肯。強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飲藥。王自歌曰：「天道易兮運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往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爲帝王兮命夭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悼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坐者皆悲。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爲吏民妻矣。自愛，從此與卿辭。」遂飲藥而死。

無名氏《越絕書》作者

論述

《史通・內篇》卷五《因習上》 按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

《隋書・經籍志二》 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爲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爲《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史記索隱》卷一七《孫子吳起列傳》 按《越絕書》，云是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多是後人所錄也。

漢高誘注宋姚宏續注《戰國策》卷一七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屬，不敢盡信。

《直齋書錄解題》卷五 《越絕書》十六卷，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越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曰越絕。」雖則云然，而終未可曉也。越者，國之氏也。絕者，絕也，謂勾踐時也。絕者，絕也，絕惡反之於善，越專其功，故曰越絕。並見本書。文簡批編尾云：《越絕書》譌不可讀，如樂架之有啞鍾。漁父辭劒事見於此(隨齋批注)。

無名氏《越絕書序》(《吳都文粹續集》卷一)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爲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己也。故其却公孫雄之請爲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丁黼跋(《吳都文粹續集》卷一)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爲據。予紹興壬子游吳中，得許氏本，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秘閣。以三本互相參考，擇其通者從之，乃麤可讀，然猶未也。念前所見者，皆謄寫失眞，不板行則其傳不廣，傳不廣則各私其所藏，莫克是正。遂刻之婁門，以俟來者。庚辰七月望日，東徐丁黼書。

汪綱跋(《吳都文粹續集》卷一) 《越絕書》苦無善本。近得丁文伯蜀中所刊者見示，參考麤爲可讀。因刊置郡齋，以補越中之闕云。嘉定甲申八月旦日，新安汪綱書。

《文獻通考》卷一九五《經籍考二二》 《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篇者，非是。

陳繹曾《文筌・諸家有材氣之別》 《越絕》善叙事、議論。叙事古拙却好；議論精到，文采殊可觀。

都穆《越絕書跋》(《吳都文粹續集》卷一) 是書宋嘉定庚辰，嘗刊於婁門。後四年，知紹興府汪綱仲舉再以蜀本刻置郡齋。歷世既遠，皆不復見。予家舊藏錄本，頗爲完善。吉水劉君，以名進士來知吳縣，謂是書之古，而吳中罕傳，遂割俸刻之。君名恆，字以貞。觀此可以知其政矣。正德己巳三月甲辰，南京兵部主事吳人都穆記。

《升菴集》卷一〇《跋越絕》 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余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觀其絕篇之言乎？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得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

照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蓋所共者，非康一人也，口丞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爲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余曰：「東漢人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相同。則茲書之著爲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子名微矣，得子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成都楊慎跋。

無名氏《越絕當作越紐跋》　《越絕》一書，或以爲子貢作，又云子胥，皆妄說也。而「越絕」二字尤非。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勾踐時也。內能約己，外能絕人，故曰「越絕」。又曰：聖文絕於此，辯士絕於彼，故曰「越絕」。二說似夢魘譫語，不止齊東野人之類而已。王充《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卽其人乎！」又曰：「吳君高作《越紐錄》」。「紐」卽「絕」字之誤。書以「紐」名，猶《漢雋》之例也。「絕」字曲迂不通，而千年之誤無人證之。袁康、吳平之姓名，著在卷末，無人知之。蓋觀書者鹵莽，閱未數簡，已欠伸思睡而束之高閣矣。余始發其隱，然卽其書以證其人，以訂其名，非臆說也。博古君子，必印可而樂聞之乎。

《李中麓閒居集》卷一二《越絕書跋》　《越絕書》最高古。說者以爲子貢之徒所著，其終篇有姓去得衣名未覆庚之文，細思之，乃袁康也。必東漢會稽人，以漢尙隱語及禹葬之鄉明之也。楊升庵更推同作者爲吳平，是又予所未及也。

田汝成《越絕書序》（《文章辯體彙選》卷二九一）　《越絕書》一十五卷，凡十有九篇。爲內經者二，內傳者四，外傳者十有三。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豈其然哉？內經、內傳辭義奧衍，究達天人，明爲先秦文字，外傳猥駁無倫，而記地兩篇，雜以秦漢郡縣，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本事篇序則又依託《春秋》引證獲麟歸於符應，若何休之徒爲《公羊》之學者，故知是書成非一手。習其可信而畧其所疑，亦可以苴捭史氏之闕脫矣。其曰「越絕」，義含兩端，或曰「奇絕」，或曰「斷絕」。句踐困燔餘魂，弱身強志，轉敗爲功，得非夷裔雄材曠世奇事乎？故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誠積於中而威發於外，內能約已，外能絕人，故曰「越絕」。齊將伐魯，仲尼恥之，子貢一出而動四國，遂以興越滅吳亂齊伯晉，魯恃以無恐，而《春秋》所紀二百二十四年諸侯之事，適以於越入吳終焉，故解者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此，辨士絕於彼，故曰「越絕」。愚謂二說殊科，咸從臆決。折衷確實，則前說爲優。吳越保界遐陬，勢同唇齒，持信義以相恤，則敗亡之禍安從生哉！而互爲窺竊，日尋戈矛，隙劇仇深，一施一復，興廢之際，天人昭矣。方吳之初伐越也，歲在率牛，史墨占之，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越人迎擊，闔廬殲焉。是吳之違天也，是以有檇李之辱。夫差畜憤父讐，冀於必報，人謀定矣，越雖得天，未可逞也。勾踐不納范蠡之諫，而先事襲之，訖用大敗。是越之違人也，是以有會稽之辱。越王卑詞厚禮請成於吳，吳人許之，殆天意焉。而越王苦身焦思，約己阜民，折節賢豪，繕飭備利，范伯治外，大夫種治內，計然畫策，明於陰陽，天人合矣。夫差方且恣其淫心，窮睹奢靡，疏子胥而昵宰嚭，忠佞倒植。當是時，人有言宰嚭死者，仲尼曰：「否，否。天生宰嚭以亡吳也。吳不亡，嚭將無死。」嗟乎！天人之度不更昭乎？終以勤兵遠畧，而越乘虛擣之，吳是以有姑蘇之辱。其時越猶未能卽有吳也，而與之平。夫差苟有志焉，或能以一旅自奮，而轂轂跧安餘身，無幾，越且假仁徼譽，取捨循方，人事備矣，天眷殷矣，吳是以有甬東之辱。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致祚，比跡桓文，鴻烈徽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宜乎！夫吳越比壤而封，吳之視越也，猶擾虎也，跳梁不出檻檻之間，其大小強弱不敵明甚。然吳以強大而敗，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勾踐工於定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太原孔子督學兩浙，得是書而悅之，曰：入其疆而不習其故，非學也，校其訛舛而付梓焉。以予爲吳越之遺黎也，屬序於予，爲之引端若此，而歸之天人之度焉。嗚呼！順天者祥，逆天者殃，脩人者昌，怠人者荒，豈惟吳越爲然？特以考百代之推遷，其故可立覩也。

陳塏《刻越絕書跋》張宗祥《越絕書》附錄）　予越人也。《越絕》之書，宜刻於予之鄉，而刻之嶺海也，可乎？曰：吳越之傳遐矣，事筆於《春秋》，語備於《左氏》，蓋非一國之私言也。世代推移，文獻散佚，中古以來之書，不傳者多矣。而近世無實，駁雜之書，方列肆而衒奇。故夫書之出於古也，雖虧純雅，要非無爲，固當尙而傳之，而況事裨史缺，義存世鑒，若《越絕》者

乎？《國語》之言文，《越絕》之言質，文或夸以損眞，質則約而存故，欲論吳越之世，捨此焉適矣？刻成，今宮詹泰泉黃先生視予以楊升菴所爲跋語，曰：「千載隱語，得升菴而後白，盍刻諸？」予受而讀之。而因稽之於書，而知斯之爲信也。書具建武二十八年，其爲東漢之作無疑。其自命曰「記陳厥略」，其謂邦賢曰「文屬辭定」，蓋袁康草創，而潤色之以吳平也。東漢去古未遠，殘編遺事，固當不泯。綴輯而成之，語雖質，猶近於古。獨「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八言也，不類，蓋六朝之先驅也。其曰作於子貢，又曰子胥，蓋皆隱語假託，以尊邦賢也。書載子胥之死，彼豈不知其不可以爲子胥作耶？趙曄《吳越春秋》，又因是書而爲之。黃東發《日抄》以爲《越絕》之出於《春秋》也，殆不然矣，校書至此，可爲一快。因附刻跋語於書末，而予又首之以故，以諗於觀者云。嘉靖丁未春正月穀日，餘姚陳塏書。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　越之名絕，《外傳》本事謂內能自絕，外能絕人。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余謂《越絕》者，尊越也。言其滅吳而霸，超絕一時，非他國得肩齊，故曰《越絕》也。其議論俊朗，必是時賢所記，非後代智謀可望。第以爲出子貢手，非也。子貢若自爲之，而復自記焉，則何以爲子貢？矧霸越非子貢事乎？

張佳胤《校刻越絕書序》（張宗祥《越絕書》附錄）　《越絕》名實群籍，辨者非一，咸無核焉。書蓋古而未考，按載多吳越事。《崇文總目》爲端木賜作，尤非，其文辨而奇，博而機，藏知周信，重譬明勇，與《國策》譎權傾捭者異。獨《陳成子》篇，愚間列國，操縱成敗，固遊士譚也。據《春秋》，哀公使賜正吳尊盟，以尊魯。斯後人襲事騁辭，且將嫁於善言子貢，徵信焉，博材如子長，《史記》亦云然也，不知霸術恥稱聖門。茲書及秦漢，陳氏謂戰國人所爲，漢人從而附益，似矣。賜也乎哉？舊本自宋嘉定間刻於吾蜀夔門，再刻會稽，乃久遠不眞。嘗思廣傳，黎陽盧少樨出孟汝再家藏書舊本於予，頗爲完善。二子好古博文，雅會斯志，愛校刻焉，交成厥美云爾。時嘉靖壬子夏六月朔日，西蜀張佳胤撰。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越絕書》（存目）

《琅邪代醉編》卷三五《越絕書》（存目）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二《越絕書》　十五卷，稱子貢，亦曰子胥，並依託也。楊用脩據「後序」以去爲姓，得衣乃成等語，謂東漢人袁康作。案魏伯陽《參同契》「後序」鄒國鄙夫等句，亦寓會稽魏某姓名。而孔文舉「漁父屈節」十六言，亦離合「魯國孔融」四字。蓋東漢末盛爲此體。用脩之論，或不誣也。第書稱《越絕》，昔人以終不可解。余案前代書名，往往有鄙拙可笑者。如常璩記漢事而名「漢之書」，杜預彙集古文而名「善文」，謝靈運采輯衆詩而直云「詩集」，又釋典維摩詰所說經，雖書並不刊其名總之。不可法也。

又卷一〇三《讀越絕書》　《越絕書》跋云：「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誡，譏惡爲誡，句踐以友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攻復見于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有其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于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嘆其文，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云云。以上俱本書跋語。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有《伍子胥》八篇。今詳《越絕》一書，于子胥始末特詳，且稱贊其賢者不容口，而子胥之列雜家者，本書竟不復傳。觀此跋，首言子胥之述吳越，終言述暢子胥以諭來今，豈東漢越中文士因子胥雜家之舊，而附益以句踐、種、蠡行事，會爲此編，易名《越絕》乎？不然，此書所載吳越事相半，何得獨云「述暢子胥」，且首言「子胥之述吳越」又何也？用修據「以去爲姓」等語，而得袁康、吳平名姓，可謂異代賞音，至子胥撰述之繇，明記始末，而不復詳訾，亦得其一而不得其二者與！

又　此書以爲子貢作者，絕不經。又一無左驗，第據亂齊存魯一章爾。用修以爲罔說，是也。詳味此跋。「子胥之述吳越，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誡，譏惡爲誡，洎後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諭來今」等語，則子胥舊有是書，述吳越雜事，而後人溫其故典而暢叙之以傳于世，意旨甚明。其云「更始之元」，當是西京之末，而此書文氣絕不類其時，蓋袁康者先述此書于東漢初，而吳平者復爲之屬文定辭于東漢之季，故云「百歲一賢猶爲比肩」也。其云「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絕之也」，豈袁非越人，更始間爲亂兵戕于越地，因而葬與？吳平則自是越人成此書者，故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也。此書閱世數千年，至用修始發作者姓名，而未及究其顛末之悉，余不敏，實首竊窺，豈書之顯晦自有時與？庸錄諸此，俟異時博綜之士。

《稗史彙編》卷九八《越絶不經》《越絶書》不知作者誰氏，或謂子貢子胥作者，妄也。觀其援引不倫，序次無法，類謅淺者所爲。而所記有及西漢時事者，又其間文法有類《吳越春秋》處，其正言無幾，而雜說旁出，得疑古有是書，後人從而勦入他說。豈東漢之際，如趙曄輩者所著耶？其最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考之經典，孔孟皆稱舜爲大孝，舜豈有外養之理？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舜固未聞有兄也。又謂子胥妻楚王之母，《吳越春秋》載子胥入郢，令吳王納昭王之夫人。然則子胥固未嘗身此舉也。凡此皆有惑於後之學者，予故深闢之。

《秕言》卷三《越絶隱語》《越絶書》或以爲子貢作，或以爲子胥作，復有後人雜其文者。乃更始時人不著姓字，末篇爲隱語云：「以去爲生，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古者因生賜姓，故生者，姓也。去得衣乃「袁」字也，庚者西方金也，米覆以庚乃「粟」字也。其人疑姓袁名粟。又云：「不直自斥，托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口丞以天，乃「吳」字。屈原同名，乃「平」字。其人疑姓吳名平。然不聞古有此兩人也。本書所自解則又云：「以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絶之也。」此又若寓意於姓名，而非眞有此姓名者，蓋隱語之中又隱語矣。

《西河集》卷六一《越絶書書後》《越絶》，春秋亡名氏書也。辭文高上，紀志荒衍，近先秦間所爲文。自篇首隱其所爲人而故爲推求，以爲子貢作，又以爲伍胥作，故自漢迄今，皆莫得所爲人焉。嘗讀末篇篇中皆隱語，有云「紀陳厥說，畧有其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蓋會稽袁康者也。又曰「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其屬辭者，蓋同邑吳平者也。昔王充有云「會稽吳君高」，又有云「君高之《越紐錄》」，則豈君高者，平字也？《越紐》，故《越絶》也？則前人亦偶有指平者矣。逮明楊慎跋其書，推袁、吳名，矜爲獨得，蓋自漢迄今，賢賢者且千餘年于茲矣。徐受之注《吳越春秋》，前後引據反覆于是書，猶且猶豫，必得升庵始解之，誠亦甚怪。然升庵猶未審，似于其中文未遍觀也。升庵云：「東漢之末，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作《離合詩》以隱辭見郡氏，而魏伯陽作《參同契》亦隱其名，是必其人與同時者」，抑知其末篇則明云「句踐以來，至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又《記吳地傳》云「句踐徙瑯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則東漢初書也。而以爲東漢之末，猶近鹵略。因特補出之。

《讀書叢殘》卷上《讀越絶書》記吳越事而不著作者姓名，或曰子貢所作，或曰子胥所作，或曰吳越賢者作也。其書以《越絶》爲名，其《叙外傳紀》則以爲聖人沒而微言絶，似此書繼獲麟而作者。又曰「聖文絶於彼，辯士絶於此」，似以爲聖言將絶，儀秦將興，感子貢存魯之事，而謹紀其端，作者之憂危也，故曰《越絶》，一以痛聖文之絶，一以冀辯士之絶也。篇末似離合作者姓名，卒未能得其說。發其端以俟識者。

《經義考》卷二七五《袁氏康吳氏平越絶書》張崇縉曰：《越絶》，復讐之書也。

又　胡侍曰：《越絶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錄解題》云：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者。予按：篇末叙則草創越絶者爲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又《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吳君高《越紐錄》，意者君高即吳平之字，《越紐》爲《越絶》之譌也。

又　田藝蘅曰：《隋志・越絶記》十六卷，《崇文總目》十五卷。舊爲內紀者八，爲外傳者十七。馬氏《通考》云二十篇者，非是。蓋《左傳》《國語》之流，第作者之名不著。曰賜見春秋，發憤記吳越，則明載於外傳之篇。而序曰：「吳越賢者，所作或曰子胥，又曰後人述說。其曰句踐以來至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將復見於今，是紀其時也。百歲一賢，猶爲比肩，是紀其侶也。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屬辭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德配顏淵，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是紀其行與年也。究而繹之，義斯顯矣。要之，記陳厥說者，袁創於先，而屬文定辭者，吳成於後也。豈斯人之徒，當建武之末，追痛中國之亡，而句踐之祀忽諸，故因越絶以成書耶？

《事物考辯》卷一六《越絶書》《藝林學山》：《越絶書跋》首云：子胥之

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中以隱語包括作者姓名，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又云「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本云「述暢子胥，以喻來今」，蓋此書乃東漢袁康、吳平二人本子胥而潤色之者也。舊說以爲子貢作，或以爲子胥作，失之遠矣。明按：王充嘗稱：《越絕書》，臨淮袁太伯、會稽吳君高爲能知之。又云「吳君高作《越紐錄》」。「紐」字疑即「絕」字之訛。君高、太伯，疑即吳平、袁康之字。《漢書・藝文志》雜家有《伍子胥》八篇，今已無傳矣。惟《越絕書》載子胥始末特詳，且稱其賢者不容口，豈東漢越中文士共述舊聞，因子胥雜家之文而附益之，以垂後乎？觀其跋可以得其意矣。（跋中有云：「勾踐以來，至於更始之元五百年，故知爲東漢時人。」）其最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子胥娶楚王之母，皆惑世誣民之甚者，學者不可不深辨也。

《聽潮居存業讀餘誌略》七編《駁越絕》　《越絕書》有奇有正，所載不無龐襍，而可異者有三事。子胥以荊平王殺其父奢，乃奔吳至江，漁者載之入船，及中流，解百金之劍報漁者，漁者曰：荊王有令，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吾不欲得王千金，何以百金劍爲？因發其簞食壺漿食之，曰：亟去，毋令追者及子。子胥行，漁覆船自刎於江，明無洩也。至溧陽，見女子擊絮於瀨水，遂託之食，女子發其簞食壺漿食之，曰：亟去。子胥行，還顧女子自縱於水而死。夫漁人漂女賤且愚，而頓識英雄於邂逅間，且能輕一死以成其事，此古今不可再得，而能一時兩得耶？抑誕耶？吳夫差忿公孫聖，使力士以鐵杖斃聖，聖嘆曰：蒼天知冤乎？身死直諫，其勿我葬，但提我於山中，後世爲聲響。夫差如其言。後過餘杭之山，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試爲寡人前呼之，當有聲響。宰嚭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楚王作龍淵、泰阿、工布之三劍成，晉鄭王求之不得，興師圍楚城，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夫聖雖忠而靈，豈有公然應響若此？劍雖神物，豈有一麾而血三軍盡晉鄭之頭者哉？不幾幻乎？而謂爲端木氏作，不大誣乎？

薛鎔《楚騷越絕書合訂序》（《國朝文匯・甲集》卷一九）　大泌山人謂吳楚越皆大國也，採風不及焉，故有《騷》以補楚之缺，有《越絕》以補吳越之缺。余謂《離騷》古詩之始變也，長言以引諷，廣喻以類情，雖一人一事所傳，然其國之風俗見焉。《越絕》雜說耳，大者已列於左氏、司馬氏之書，其他又迂疏而不足信也。故謂《騷》以補《風》則可，謂《越絕》以補《風》則不可。雖然，屈子憂愁作《離騷》，記天神，窮荒遠，其說至不經，然有日月爭光之譽。後之人感憤不聊者，無不於是乎取，哀其志也，哀其初無所呼訴，庶幾類我而恍與之遇也。《越絕》記勾踐夫差子胥大夫種范蠡諸人，不有深仇，必有隱禍。爲癡爲醒，如坐鍼氈。或經焉，或傳焉，或內、外篇焉。汎稱複解，不專一辭。然卒隱其姓名於卒章，以謂吾生於五百年後，再逢吳越之亂，託類以自明者也。其所與著書者，則又曰伏竄以自容。嗚呼，賢者生亂世，負其深仇隱禍以苟活一時，無已而著書，至不敢明繫其姓名，則志亦可哀也已。余既悲屈平之才之忠，而又悲作《越絕》者之有待於來世也，故取其書而合訂之。若曰之三人者，五百載比肩者也。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不有合於今，必有合於古。丈夫不得志，庶幾類我者而遇之乎？其亦可以覽矣。

《史通通釋》卷五《因習上》按　僞史一節，猝難會悟。議者大率於十六國史牢執僞字；於《越絕書》牢執子貢作三字，遂生多少驚疑。愚初亦鍥舟以求，不能灑脫。至第三易藁，乃始悟劉之意不過曰凡方隅偏據之史，皆可收歸一門，語最平直也。【略】考《宋史・藝文志》，於史類之末，分置霸史一門。首列《越絕》《九州春秋》等書。【略】以是知子元所言，早爲《宋史》闢其藩籬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越絕書》　《越絕書》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書中《吳地傳》稱勾踐徙瑯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則後漢初人也。書末《叙外傳記》以廋詞隱其姓名。其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是會稽人也。又云「文詞屬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是「吳」字也。又云「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則，此書爲會稽袁康所作，同郡吳平所定也。王充《論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襃棄，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案：童疑作章。）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曆》，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即平字。所謂《越紐錄》，殆即此書歟？楊慎《丹鉛錄》，胡侍《珍珠船》，田藝蘅《留青日札》皆有是說。核其文義，一一脗合。《隋唐志》皆云子貢作，非其實矣。其文縱橫曼衍，與《吳越春秋》相類，而博麗奥衍則過之。中如《計倪內經》《軍氣》之類，多雜術數家言，皆漢人專門之學，非後來所能依托也。此本與《吳越春

秋》皆大德丙午紹興路所刊，卷末一跋諸本所無。惟申明復仇之義，不著姓名，詳其詞意，或南宋人所題耶？鄭明選《秕言》引《文選・七命》註引《越絶書》「大翼一艘十丈，中翼九丈六尺，小翼九丈」，又稱王鏊《震澤長語》引《越絶書》「風起震方」云云，謂今本皆無此語，疑更有全書，惜未之見。案《崇文總目》稱《越絶書》舊有內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裁二十篇，是此書在北宋之初已佚五篇。《選》註所引蓋佚篇之文。王鏊所稱亦他書所引佚篇之文，以爲此本之外更有全書，則明《選》誤矣。別有《續越絶書》二卷，上卷曰《內傳本事》、《吳內傳德序記》、《子游內經外傳》、《越絶後語》、《西施鄭旦外傳》，下卷曰《傳外傳雜事》、《別傳變越上》、《別傳變越下》、《經內雅琴考》、《序傳》。後記朱彝尊《友善考》，謂爲錢㮚僞撰，詭云得之石匣中。㮚與彝尊友善，所言當實。今未見㮚本，其僞妄亦不待辨。以其續此書而作，又卽托於撰此書之人，恐其幸而或傳久且亂眞，又恐其或不能傳，而好異者耳聞其說，且疑此書之眞有續編，故附訂其僞於此，以釋來者之惑焉。

洪頤煊《讀書叢錄》 今本《越絶》，篇次錯亂，以末篇證之，本八篇：《太伯》第二，《荆平》第一，《吳》第三，《計倪》第四，《請糴》第五，《九術》第六，《兵法》第七，《陳恆》第八。與雜家《伍子胥》篇數正同。

《鄭堂讀書記》卷二六「史部十二・載記類」 《越絶書》十五卷（明刊本），不著撰人名氏。《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俱作十六卷，云子貢撰。《書錄解題》亦作十六卷，云「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其言非子貢撰誠是，而不能決爲誰氏所作。今以末篇《叙外傳記》所有朖詞攷之，實後漢袁康所撰，吳平所定。（康、平俱會稽人。）陳氏以爲附益戰國人之書，尙攷之不審也。《崇文目》、《通攷》、《宋志》俱作十五卷，與今傳本同者，首篇《外傳本事》不入卷數，而隋唐諸《志》俱入卷數也。自《外傳本事》以迄《叙外傳記》凡十八篇，其文縱橫曼衍，頗類《吳越春秋》，而博奧偉麗，趙長君所弗及也。其名書之義，《外傳本事》言之備矣。是本前有嘉靖乙巳舊序，後有宋人三跋，《漢魏叢書》亦收入之。

王謨《越絶書序》《漢魏叢書》 右《越絶書》十五卷，《崇文書目》：「子貢撰。或曰子胥。」【略】【經義考】據田、胡二家之說，斷爲袁康、吳平所撰，正以《叙外傳記》篇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又「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謂以隱語離合姓名，推而得之耳。要之，作者大意，已具卷首《本事》篇，今可不論也。書多陰謀秘計，而其精奧，又在《計倪內經》、《外傳枕中》二篇。太史公《貨殖傳》略采其說，所謂計然者，卽計倪，范蠡之師也。書本雜記吳越事，而有《荆平王》、《春申君》篇。以子胥入吳、破楚、服越爲此書之始，及越滅吳，楚又幷越，而春申君封吳，爲此書之終也。其所以分內外篇，體例未聞。而《吳內傳》中雜引堯舜、禹湯、文武、齊桓晉文事，若欲以吳越事附於帝王霸之後者。而又稱引孔子《春秋》，以自附於作者之例，則誇大之意也。至謂賜以《春秋》改文尙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之句，知作者蓋傳《公羊》家學，而託之子貢云。汝上王謨識。

《掌錄》卷上 《越絶》當作《越紐》。《論衡》曰：吳君高作《越紐錄》，卽絶字之訛。書以紐名，猶《漢儁》例也。

又 《越絶》隱語見作者姓名，在篇末，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隱『袁』字），厥名覆有米，覆之以庚（隱『康』字）。禹來東征，死葬其鄉（隱會稽人）。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辭屬定，自於邦賢（言同著者）。以口爲姓，承之以天（隱『吳』字）。楚相屈原，與之同名（隱『平』字）。」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云云，隱其姓名于《參同契》。

錢培名《越絶書札記序》 《史記・孫吳列傳》正義引《七錄》云：「《越絶書》十六卷。」《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同。《崇文總目》云十五卷。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舛闕，纔二十篇。按今本十五卷，內傳四，內經二，外傳十三，合之止十九篇，是較北宋時又缺其一。然《郡齋讀書志》附志所舉篇目卷第，全與今本相同，則其來久矣。《直齋書錄解題》乃稱十六卷，意偶誤耳。其撰人或云伍子胥，或云子貢。《四庫全書提要》據《篇叙》篇，斷爲會稽袁康所作，同郡吳平所定。又據王充《論衡》，知吳平卽吳君高，《越絶》卽《越紐錄》。然《篇叙》篇於子貢、子胥已不能定，其云記陳厥說，略其有人。又曰文屬辭定，自于邦賢，則袁吳止爲之論說。疑外傳諸篇是其所作，非卽原著《越絶》之人。《本事篇》曰：「《越絶》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陳振孫曰：「蓋戰國人所爲，而漢人附益之。」斯得其實矣。是書世無善本，殘闕舛誤，殆不可讀。此爲元大德間刊本，末有無名氏跋，卽《四

庫》著錄本也。然以《漢魏叢書》、《古今逸史》本校之，舛誤更多。因雜取古人所引，舉其同異。又趙曄《吳越春秋》之文，往往依傍《越絕》，可以互證。其灼然無疑者，徑改之；義有兩可者，並存之；他無佐證而以意參決者，輒著案語。附記書後，授之剞劂，聊誌一時之勤。以云善本，則吾豈敢。錢培名識。

《曲園雜纂》第一九《越絕書札記》　外傳《本事篇》：問曰：何爲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爲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樾謹按：此說「絕」字之義未明。下文又曰：「於是句踐抑彊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又曰「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轉展申釋而愈不明。愚謂此「絕」字卽絕筆獲麟之絕。下云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譬之與齒，表之與裏，是以此書爲繼《春秋》而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年，吳越之事，略而未詳，此書踵而成之，直至句踐之霸而絕，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敍外傳記》云：「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又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然則越絕名義，固可見矣。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越絕書》十六卷（子貢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　《越絕書》十六卷（子貢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越絕書》十六卷。

《崇文總目》卷三　《越絕書》十五卷。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篇者，非是。謹按：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云：《越絕書》，《隋經籍志》十六卷，《崇文總目》十五卷，希弁考其所以，第一卷《荆平王內傳》，至第十五卷《篇敍外傳》，此十五卷也。然第一卷有所謂《越絕外傳本事》一篇，此其爲十六卷歟？

《宋史・藝文志三》　《越絕書》十五卷（或云子貢所作）。

《郡齋讀書志》卷五下《附志》　《越絕書》十五卷。右越復讎之書也。或以爲子貢所作，或疑似子胥所作，皆無所據。故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隋經籍志》十六卷，《崇文總目》十五卷。希弁考其所以，第一卷《荆平王內傳》，第二卷《外傳記吳地》，第三卷《吳內傳》，第四卷《計倪內經》，第五卷《請糴內傳》，第六卷《外傳策考》，第七卷《外傳記范伯》、《內傳陳成恆》，第八卷《外傳記地傳》，第九卷《外傳計倪》，第十卷《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一卷《外傳記寶劍》，第十二卷《內經九術》、《外傳記軍氣》，第十三卷《外傳枕中》，第十四卷《外傳春申君》、《德序外傳》，第十五卷《篇敍外傳》，此十五卷也。然第一卷有所謂《越絕外傳本事》一篇，此其爲十六卷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〇　《越絕書》十五卷（明刊本），不著撰人。《隋》、《唐志》云子貢作。《四庫書目》云「漢會稽袁康撰，同郡吳平所定」。書多異聞，謂舜「兄狂弟傲」，舜之有兄，惟見是書。宋紹興、嘉定、元大德間皆有刻本，有無名氏跋，乃丁黼汪綱跋，此明時翻刻本也。

藝文

高適《送崔功曹赴越》　傳有東南別，題詩報客居。江山知不厭，州縣復何如。莫恨吳歈曲，當看《越絕書》。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

劉筠《與客啓明》　秦痔從來易得車，郗枝今比我何如。垂天借喻齊諧志，握火尋盟《越絕書》。旭日西清雲幄密，朔風南陌革衣踈。故山夜鶴空多怨，金屋人爭誦子虛。

李攀龍《送馮汝言學憲之浙江》二　儒臣奉詔外臺居，況復揚波海晏如。門下美才收竹箭，卧中高士羨桐廬。山川半入吳都賦，風俗兼傳《越絕書》。始信工文官自達，主恩垂老不曾踈。

胡應麟《蕭含譽自楚中來訪留集二首》二　狂歌青桂下，醉舞綠筠前。《越絕書》猶著，湘纍賦已傳。風葭雲夢笛，雪葦洞庭船。歸路甌甀近，能無問太玄。

萬泰《西皋雜感》四　世界堂堂列酒肉，我偏蹙蹙憂樵蘇。一生心行獨游頌，千古文章《越絕書》。世出世閒皆負負，此日何日猶蓬蓬。自蔽且須就泥

水，黿鼉魚鼈眞吾徒。

朱彝尊《菩薩蠻（秋日，陪劉墉美中丞飲冶源亭，子愛其山水竹樹之勝，題壁四首）》二　幽栖地僻經過少（杜甫），沙頭雨梁斑斑草（白居易）。隨意坐莓苔（杜甫），清風松下來（孟浩然）。　鍊金歐冶子（杜甫），但有寒泉水（王維）。臨眺獨躊躇（杜甫），當看《越絕書》（高適）。（相傳歐冶鑄劍於此。）

王士禛《虎邱》　闔廬霸業夕陽沉，鐘梵空山自古今。劍去虎邱青嶂在，水枯鶴澗碧苔侵。吳宮歌散聲猶苦，《越絕書》成怨不任。惟有生公臺畔石，年年白月照禪心。

雜録

《閱耕餘錄》卷一《賈晁之論所出》　《越絕》計倪曰：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飢，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蚤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漢儒賈誼《論積貯》、晁錯《論貴粟》皆祖之。

《曲園雜纂》第一九《越絕書札記》　「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莒旁轂趨走。」樾謹按：哀十三年《公羊傳》注云：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據此則此文有脫誤，乘上當補「魯衛驂」三字。「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樾謹按：此語未詳。《宋書·張敷傳》：「梨爲百果之宗。」豈古語本謂李，而後世訛爲梨乎？《荆平王內傳》：「漁者渡於千釜之津。」樾謹按：《吳越春秋》作千潯之津，疑彼誤也。此書《外傳紀策考》及《敘外傳記》，並作千斧。《吳地傳》：「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樾謹按：以《史記·吳世家》計之，太伯一，仲雍二，季簡三，叔達四，周章五，熊遂六，柯相七，彊鳩夷八，餘橋疑吾九，柯盧十，周繇十一，屈羽十二，夷吾十三，禽處十四，轉十五，頗高十六，句卑十七，去齊十八，壽夢十九。故史公曰「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自壽夢之後諸樊也，餘祭也，餘昧也，王僚也，闔廬也，其後即夫差矣」，則自太伯至夫差止二十五世。而此云二十六世者，按《吳越春秋》分熊與遂爲二世，作《越絕》者蓋亦同之，故比《史記》多一世也。至唐陸廣微《吳地記》所載名號世次，與《史記》迥異，未知所據何書，姑錄以廣異聞：周繇王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之。熊遂在位四十九年，子早軫立之。早軫在位五十九年，子款吾立之。款吾在位三十八年，兄夷處立之。夷處在位三十九年，姪壁羽立之。壁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公立之。齊公在位五十年，子柯盧立之。柯盧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轉立之。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嬌夷立之。嬌夷在位二十四年，姪鴟夷立之。鴟夷在位三十年，子界嗣立之。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之。知濟在位二十七年，子諸樊立之。諸樊在位十四年，弟餘祭立之。餘祭在位十七年，弟餘昧立之。餘昧在位二十一年，子僚立之。子僚在位十三年，堂弟子光立之。子光在位二十年，子光諸樊之子殺僚篡位，號闔閭，子夫差立之。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爲越王句踐所殺，國滅。按：《吳地記》首云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則其敘世系宜首周章，以周章固武王所始封之君也，乃首周繇，疑誤。以後名號世系，均與《史記》絕異。壽夢見《春秋》甚顯，而此云知濟，其云某人立之，文法甚古拙，而云姪云堂弟又甚俗，未知其何本也。「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樾謹按：會夷即會稽之異文也。王充《論衡》力辨夏禹巡狩會計之說，而未知古有會夷之名。「虎邱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樾謹按：此吳下名賢之祖也，好事者宜表章之。「吳北野胥主嘐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樾謹按：人君女稱主，始見於《史記·六國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乃於此又得胥主之稱，亦人君女稱主之一證。「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樾謹按：逢同事見《請糴內傳》，乃太宰嚭之友譖殺伍子胥者。及越滅吳，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事跡甚明。外傳記《范伯篇》又作馮同，馮與逢一聲之轉耳，而《史記·句踐世家》乃以逢同爲越大夫，教句踐結齊親楚附晉者，何歟？據《吳越春秋》，越大夫爲扶同。意者扶同逢同本二人，史公誤以扶同爲逢同乎？「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樾謹按：漢桑宏羊置均輸以通貨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其名蓋戰國時已有，漢循用之也。《吳內傳》「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彊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于翟，三月得反國政。」樾謹按：晉文公出亡返國，事甚明顯，而此書所述乖異如此。「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

人禮。」樾謹按：此即葛伯事，而傳聞異辭。《計倪內經》：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上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潨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樾謹按：此言江水海水交錯相過，而波濤潨流，聲若雷霆，即今錢唐江之潮也。自來言濤者，莫先於此。其時句踐初反國，則子胥猶未死，文種更無論矣。亦足破世俗前潮子胥，後潮文種之說。《外傳紀策考》：「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棄，或伍戶之虛。」樾謹按：伍戶當作三戶。《史記・越世家》正義引《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本是楚宛三戶人。《內傳陳成恆篇》：「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樾謹按：「分」字無義，乃「介」字之誤。《漢書・南粵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此「介」字亦當訓恃，言吳恃其衆以伐吾邦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義與此同。《外傳越地傳》：「乃身被賜夷之甲。」樾謹按：賜當作暘，古文唐字也。《吳越春秋》載此事，正作唐夷之甲。「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安城里。」樾謹按：《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起離宮於淮陽。」是離宮非離臺也。此書作離臺，與《吳越春秋》異。今按上文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即《吳越春秋》所謂「齋臺在於襟山」者也。又曰：「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即《吳越春秋》所謂東武起游臺其上也。又曰：「駕臺周六百步，今安成里。」即《吳越春秋》所謂駕臺在於成丘也。又曰：「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即《吳越春秋》所謂中宿臺在於高平者也。而《吳越春秋》又有靈臺，所謂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者，此書不載。《水經・漸江水》篇注：怪山，越起靈臺於山上。據本書云，龜山一曰怪山。則所謂怪游臺，即是靈臺矣。《吳越春秋》又有燕臺，所謂燕臺在於石室是也。此書亦不載。《吳越春秋》云：越王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計所謂五臺者，靈臺也，中宿臺也，駕臺也，燕臺也，齋臺也。若離宮是離臺，則臺六而非五矣。然則彼作離宮不誤也。此書無燕臺，則以離宮爲離臺，仍合五臺之數。「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瑯玡冢不成。」樾謹按：此生壙之始。秦始皇初即位，即穿治驪山冢，亦有所本也。「馬嘯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嘯。事見吳史。」樾謹按：太史公《六國年表序》曰：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此吳史當亦在所燒之列矣。《外傳記・吳王占夢》篇：「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樾謹按：此古公牘文字，雖未必春秋時格式如此，要亦漢人之遺。《內經・九術》篇：「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樾謹按：遺下當有「女」字。《吳越春秋》作「越王句踐竊有二遺女」。《外傳・紀軍氣》篇：「算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樾謹按：《孫子・始計》篇：「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夫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是古兵家有廟算之說。此書所云，必是古法，惜不得其詳。「韓角亢也，鄭角亢也，燕尾箕也，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齊虛危也，衛營室壁也，魯奎婁也，梁畢也，晉觜也，秦東井也，周柳七星張也。楚翼軫也，趙參也。」樾謹按：十二分野見於《周官・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騁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乃此書則爲十四國。蓋分吳越爲二，增韓梁而無宋也。吳越雖分，然同一星紀之次，則仍與不分同。其增韓而與鄭同爲角亢，則仍與不增同。惟所增之梁屬畢，則大梁之次而占趙之分野，移趙屬參則實沈之次，而占晉之分野。晉爲觜，則其爲實沈如故，然趙韓梁皆晉之所分，舊說有晉又有趙，已爲無理。此則分列晉趙韓梁爲四國，更無理矣。其無宋，未詳，疑有闕誤。又按：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今晉魏分野。然則晉與魏同屬實沈。此書梁與趙宜互易，梁即魏也。晉梁並屬實沈，與《帝王世紀》合，趙則仍爲大梁，與舊說無不合矣。

無名氏《漢武内傳》作者

論　述

《郡齋讀書志》卷二下《史部・僞史類》　《漢武内傳》二卷。右不題撰人，記王母降。

《詩家直說》卷二　《漢武内傳》：「上元夫人彈雲林之瑟，歌《步元》之曲曰：『綠景清飈起，雲蓋暎朱葩。芝房闢琳闕，碧空起璚沙。』此歌華麗無味，或六朝膺作。」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六《四部正譌下》　《漢武内傳》不著名氏，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間好事者爲之也。所載諸仙女名，詩家多用上元夫人，蓋本此。阿環者上元名，介甫《雪詩》：「瑤池渺漫阿環家」，方萬里謂阿環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誤。

《讀書叢殘》卷上《讀漢武帝内傳》　記帝遇西王母及上元夫人事，其言妄誕不足取。武帝廣心好大，侈志長生，老方内悔，以爲天下豈有神仙，盡虛假令人主學無本根，識未堅定，則必爲所中矣。且當武帝時，燕齊迂怪與夫少君、欒大之屬，侈言海上三山，交梨火棗，其所以動人主嚮慕者已無不至。此傳所言天廚眞妙、仙桃紫芝及侍女董雙成、許飛瓊等說，益足令人主聞而甘心。孟堅儒者，其于此等不撲其焰而滅之已矣，忍復益其膏而助之熾耶！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三》　《漢武帝内傳》一卷。舊本題漢班固撰，《隋志》著錄二卷，不著撰人。《宋志》亦注曰：不知作者。此本題曰班固，不知何據。殆後人因《漢武故事》僞題班固，遂併此書歸之歟？《漢書・東方朔傳》贊稱：好事者取其言怪語附著之朔，此書乃載朔乘龍上昇，與傳贊自相矛盾，其不出於固灼然無疑。其文排偶華麗，與王嘉《拾遺記》、陶宏景《眞誥》體格相同。考徐陵《玉臺新咏・序》有「靈飛六甲，高擅玉函」之句，實用此傳「六甲、靈飛十二事，封以白玉函」語，則其僞在齊、梁以前。又考郭璞《游仙詩》，有「漢武非仙才」句，與傳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才」語相合。葛洪《神仙傳》所載孔元方告馮遇語，與傳中稱「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云云相合。張華《博物志》載「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雲東來」云云，與此傳亦合。今本《博物志》雖眞僞相參不足爲證，而李善注《文選・洛神賦》已引《博物志》此語，足信爲張華之舊文，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爲乎！陸德明《莊子釋文》注《大宗師》篇「西王母」，亦引《漢武内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事與今本所載同而文句迥異，或德明檃括其詞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漢武内傳》一卷，孱守居士空居閣校本。（案：孱守居士常熟馮舒之別號也。）《廣記》刪去元靈二曲及十二事篇目，又脫朱鳥窗一段，對過始知此本爲完書。案李商隱詩曰：「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又曰：「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前覷阿環。」皆用朱鳥窗事，知原本當有此一段。李善注《文選・（郭璞）游仙詩》引《漢武内傳》西王母侍女歌曰「遂乘萬龍輜，馳騁眇九野」二句，正元靈曲中語，知古本當有此二曲。錢曾所云良是。今檢此本亦無元靈二曲及朱鳥窗一段，而有十二事之篇目，與曾所說又不同。又《玉海》引《中興書目》曰：《漢武帝内傳》二卷載西王母事，後有淮南王、公孫卿、稷邱君八事，乃唐終南元都道士游岩所附。今亦無此八事，蓋明人刪竄之本，非完書矣。

《鄭堂讀書記》卷六六「子部十二・小說家類四・異聞」　《漢武帝内傳》一卷（漢魏叢書本），舊題漢班固撰。《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傳類》作《漢武内傳》三卷。《舊唐志》《雜傳類》作《漢武帝傳》一卷，俱不注班固撰。《讀書志》《傳記類》作二卷，云：不題撰人，記王母降。《通考》傳記同。《宋志》《傳記類》亦作二卷，注云：不知作者。是本題爲固撰，殆後人以《漢武故事》託名于固，併舉是書歸之耳。胡元瑞《四部正譌（下）》謂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間好事者爲之也。所載諸仙女名，諸家多用上元夫人，蓋本此阿環上元名。案：元瑞以爲齊、梁間人作，殊爲不確，今證以諸書所引其書，蓋出於魏、晉之間，且文體雅與王子年《拾遺記》相同，然有諸書所引而爲今本所無者亦頗繁多，則此本又爲明人所刪節，故止有十五六頁，斷未能如諸家所載可分爲二卷、三卷也，知其非當日之完帙矣。《說郛》、《墨海金壺》均收入之。

錢熙祚《漢武帝內傳・序》（《守山閣叢書》本） 此書舊題班固撰，《中興書目》題漢光祿大夫郭憲，而晁伯宇以爲葛洪僞造。書中年月日名，依附本紀。其論神仙服食及五嶽眞形圖，四十年一傳，與《抱朴子・仙藥》、《遐覽》諸篇相涉。首記景帝夢赤彘事，卽《洞冥記》之文，若欲與《漢武故事》「景帝夢高祖曰：王美人生子當名爲彘」互證者。又《御覽》引漸臺神屋等五條，亦絕似《洞冥記》。大約東晉以後，浮華之士，造作誕妄，轉相祖述，其誰氏所作，不足深究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八 《漢武帝內傳》一卷，《外傳》一卷（舊鈔本），不著撰人姓氏。其文詞華縟近齊、梁人。昔唐人謂《漢武故事》爲齊王儉作，疑亦儉等所爲也。《太平廣記》所載，非全本，此猶完善。舊爲良常山人藏本。（卷首有「王澍」、「天官大夫」二朱記。）

孫詒讓《札迻》卷一一 《西京雜記》葛洪序：「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一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幷五卷爲一秩，庶免淪沒焉。」按：此書塙爲稚川所假託。《漢武帝禁中起居注》、《漢武故事》蓋亦同，故序幷及之。《抱朴子・論仙》篇引《漢禁中起居注》說李少君事，與今本《漢武帝內傳》末附《李少君傳》略同。張東之《洞冥記跋》云：「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疑《內傳》卽《起居注》，《漢武故事》似亦卽今所傳本。蓋諸書皆出稚川手，故文亦互相出入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漢武內傳》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漢武帝傳》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漢武帝傳》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 《漢武內傳》一卷，孱守居士空居閣校本。《廣記》刪《玄靈》二曲，及《十二事》篇目，又脫《朱鳥窗》一段。對過始知此本是完書。

藝文

崔塗《讀漢武內傳》 分明三鳥下儲胥，一覺鈞天夢不如。爭那白頭方士到，茂陵紅樹已蕭踈。

耶律鑄《題漢武內傳》 爛燭神光射九霄，空香虛駕遶霓旌。將臨紫極調金液，更入明霞漱玉膏。瑤水露寒芳草歇，鼎湖煙煖景雲高。可憑誰問秋風客，忍委三山與怒濤。

吳萊《讀漢武內傳寄戴仲游》 我問學仙子，神仙何所求。翩然王母使，特降五城樓。白雲起復滅，丹旐戒涼秋。黃麟雜赤虎，旌幟麟蚴蟉。上元三角髻，聞命亦來游。玉女列左右，容眸眄如流。神光乃上燭，衆樂發空謳。益易尙可化，奢淫直難抽。從知扶廣受，或用栢梁收。五嶽形已秘，靈飛籙仍幽。毋將剳爾命，但欲返諸柔。一洗狐鳥俎，長辭螻蛄丘。向時恍有見，方士殊悠悠。平準暴海內，發兵困遐陬。琪花栖倒景，瑤草遍玄洲。終成泄道要，寖使增愆尤。鄙夫忽自笑，頹俗奚其媮。機關出鬼蜮，利欲生螟蟊。崐崘一萬里，得去那能留。爲爾遺此什，塵簪早須投。

張鑑《古宮詞三百首》三四 藤格紅薔一丈妍，桂宮蘭殿暮春天。翠嬪不耐深宮住，欲辦香醪買笑錢。（《三輔黃圖》：桂宮，漢武帝造，周圍四十里。《漢書》曰：桂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班固《漢武內傳》：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賈氏說林》：漢武與麗娟看花，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曰：笑可買乎？帝曰：可。娟奉金百斤爲買笑錢。）

雜録

《類說》卷一《楊妃外傳・任風吹多少》 上覽《漢武內傳》，時妃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須人覓去。」乃飛燕身輕，爲造水精盤，令宮人掌上歌舞。又作七寶避風臺。上曰：「爾則任風

吹多少。」蓋妃子微有肌，故也。妃子曰：「霓裳一曲，可掩前古。」

《演繁露》卷一三《香》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沈、腦等香也。【略】《漢武内傳》載西王母降，燕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後人爲之。漢武奉仙，窮極宮室帷帳器用之麗，《史》、《漢》備記不遺。若曾拚有古來未有之香，安得不記？沈香，梁武帝方施之祭神。

無名氏《漢武故事》作者

論述

葛洪《西京雜記・跋》　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幷五卷爲一帙，庶免淪沒焉。

《資治通鑑考異》卷一　按：《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後人爲之，託固名耳。

《龍雲集》卷二九《書漢武帝故事後》　撰人班周，世出官次不他見。故事中言儀君傳方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元延，成帝年號也。則周者，其成、哀間人歟？及其後言迎神說鬼神事，與浮屠相類，則予又疑後人託爲之。然其間敷叙精緻，雖多誕謾不經，要不與《外戚》、《郊祀志》相表裏者蓋鮮，以爲非西漢人文章不能。予從里人王夔玉得是書，因爲之讐正非是十二三。既傳之別本，則輒以此本歸王，而附所識周者。元祐乙丑孟夏廬陵劉弇跋。

《盧溪文集》卷四八《書漢武帝故事後》　《漢武帝故事》，班周撰，劉偉明跋以周爲成、哀間人，又以故事中言迎神君、說鬼神事，疑後人託爲之。余觀《漢書》，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長陵女子神君之說及李少君、文成、五利相繼以鬼神方見上，能使物，却老，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其事異甚。既久，言方者亦衰，天子始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猶羈縻弗絕，冀遇其眞，則武帝之庸陋，溺於怪物，始終不移，一史可以槩見，偉明何爲而疑之？且其文雄深簡古，類《西漢書》，非班固不能作也。固父彪在西京時已好述作，採前史遺事，其間指成帝元延年號謂之今上者，亦當時所記之語如此。意班固繼其父書，踵而成之，後人流傳，誤寫固作周爾。設或成哀間別有班周能爲此書，其人必暴耀於當時，而決不泯絕於世，曷爲姓名不少見於他書，而古今學者未嘗道哉？

《郡齋讀書志》卷二下《僞史類》　《漢武故事》二卷。右世言班固撰。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後云：《漢武故事》，王儉造。

《雲谷雜紀》卷二　韓子蒼云：「《漢武内傳》予反覆讀之，蓋依倣《武帝故事》而增加之。唐時道家流所爲也。蓋當開元、天寶時，玄宗好長生，崇道術。其徒恐玄宗謂武帝求仙不效，故爲此書實之耳。」子蒼所言非也。《隋經籍志》：《漢武帝故事》二卷外，別有《内傳》三卷。顔眞卿《東方朔畫贊》碑陰記云：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内傳》，則《内傳》其來久矣，豈玄宗時依倣故事而爲哉？蓋子蒼但見後有淮南王、孫卿、稷丘君事，便謂此書出于後人。殊不知淮南等事，自是唐道士王遊巖所附也。

《玉海》卷五一《藝文・漢武帝故事》　《崇文目》五卷，班固撰。本題二篇，今世誤析爲五篇。《書目》五卷，雜記武帝舊事及神怪之說，末略載宣帝事。《通鑑考異》：《漢武故事》，後人爲之，托班固名。語多誕忘，非固書。（《漢武故事》二卷，世言班固撰。唐張柬之之《書洞冥記後》云：《漢武故事》，王儉造。）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九流緒論下》　《漢武故事》稱班固撰，諸家咸以王儉造，考其文頗衰薾，不類孟堅，是六朝人作也。史記公孫弘諫征伐不從自殺，而鈎弋夫人以病終，非武帝殺之，皆與史大異。吾以公孫斷不能自殺，知鈎弋之說爲六朝之妄無疑也。然仙傳亦有鈎弋事，蓋祖此云。

《讀書敏求記》卷二《漢武故事》二卷　一是錫山秦女操綉石書堂本，與新刻頗異，一是陳文燭晦伯家本，又與秦本互異。今兩存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八《三輔黃圖六卷》　所紀宮殿苑囿之制，條分縷析，至爲詳備，考古者恒所取資。惟兼取《西京雜記》《漢武故事》諸僞書，《洞冥記》《拾遺記》諸雜說，愛博嗜奇，轉失精核，不免爲白璧微瑕耳。

又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三》　《漢武故事》一卷。舊本題漢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讀書志》引張

束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考也。所言亦多與《史記》、《漢書》相出入，而雜以妖妄之語。然如《藝文類聚》、《三輔黃圖》、《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甲帳珠簾、王母青雀、茂陵玉椀諸事，稱出《漢武故事》者，乃皆無之。又李善注《文選・西征賦》引《漢武故事》二條，其一爲柏谷亭事，此本亦無之；其一爲衛子夫事，此本雖有之而文反畧於善注。考《隋志》載此書二卷，諸家著錄並同。錢曾《讀書敏求記》亦尚作二卷，稱所藏凡二本，一是錫山秦汝操繡石書堂本，一是陳文燭晦伯家本，又與秦本互異，今兩存之云云。兩本今皆未見。此本爲明吳琯《古今逸史》所刻，併爲一卷，僅寥寥七八頁，蓋已經刊削，又非兩家之本。以其六朝舊帙，姑存備古書之一種云爾。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四《漢武故事一卷》　舊本題漢班固撰，或以爲齊王儉作，語出唐人，或不誣也。所說與《史記》《漢書》相出入，但雜以妖妄之語。自《三輔黃圖》已引用，然諸書所引，今本往往不載。疑其鈔合而成，又非王儉原本也。

《鄭堂讀書記》卷六六「子部十二・小說家類四・異聞」　《漢武故事》一卷，舊題漢班固撰。《四庫全書》著錄。《隋志》（舊事類）、《舊唐志》（故事類）、《新唐志》（故事類）俱作二卷，皆不注班固撰。《崇文目》（雜史類）始釋云：班固撰，本題二篇，今世誤析爲五篇（見《玉海》引）。《讀書志》（傳記類）作二卷，（此據袁本，今新刊衢本誤作一卷。）云世言班固撰。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後》云：《漢武故事》王儉造《通考》傳記同，《宋志》作五卷，題班固撰，蓋據當時誤析本。竊謂柬之尚屬初唐人，其言王儉撰當有所受之，或不誣也。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二本皆作二卷，謂一是錫山秦氏（操）繡石書堂本，與新刻頗異；一是陳（文燭）晦伯家本，又與秦本互異；今兩存之。然遵王所藏二本今皆未見。此本僅十頁，必非當日二卷、五卷之原本，所記多出入史、漢，而更傅益以妖妄之語，其諸書所引此本反多不載，疑宋時之本已亡，此又爲後人鈔合而成，其非王儉原書斷可知已，《歷代小史》亦收入之。

《第六弦溪文鈔》卷三　宋劉雲龍先生文集中，有《〈漢武故事〉書後》云：撰人班周，世出官次不他見。書中言儀君傳東方朔術，至今上元延中一百三十七歲。元延者，漢成帝年號也。則周者，其成、哀間人歟？又云：敷敘精緻，雖多誕謾不經，不與《外戚》、《郊祀志》相表裏者蓋鮮，非西漢人文章不到此。按此說甚新，然余疑「周」字即「固」字之訛。如此書古本果作「班周」，何以《郡齋讀書志》及他書所載，又皆作「固」。可知自宋以來相傳之本，只作「固」字，獨劉所見本偶不同耳。恐未見爲據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漢武帝故事》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漢武故事》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漢武帝故事》二卷。

《宋史・藝文志二》　班固《漢武故事》五卷。

藝文

楊維楨《承露盤賦（有序）》　按《漢武故事》：建章宮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夫仙人之事，莊士所不道，吾獨怪漢公卿未有議露盤之非者。至魏，亦建於芳林園。曹植且有銘，遂若習爲故事。余補漢人之缺，爲承露盤賦，極其盛而約之以正云。當漢興之七十有餘載也，爲五葉之武皇，國富兵彊，威武載揚。北伐匈奴，南平氐羌。東定獩貊，西通康郎。珍貢集於宗廟，謳歌叶於樂章。繇是封泰山，塞宣房，立辟雍，開明堂。寶鼎既出，芝房薦芳；海效巨魚，渥洼龍驤；白麟朱鬛，交走並翔。符瑞來備，天休滋章。神人見而呼我以萬歲，方士進而啓我以休糧。爾乃作柏梁，造銅柱，神明通天，千門萬戶。太液池開，神州移嶼。望翠蓬兮東方，歎弱水兮中阻。念青精之可餌，憶龍根之可脯。棗如瓜而漫聞，李如餅而曷覩。於是仙人有掌，承露有盤。擢金莖於雙立，奠玉杯之特安。取靈液於雲表，和玉屑於晨餐。殆將洗腥腐於肉食，度生死於玄關。當其宵潤彤簾，曙寒金索。樹瘖玄蟬，池警皦鶴。涼風生於玉階，灝氣薄乎羅幕。感節序之易流，傷形容之非昨。豈知三危清墜，百尺高濡。融若丹汞，錯若旒珠。盤綴玲瓏，疑清眸之泣鮫室；杯傾滴瀝，如明水之泫方

諸。癘者服之，身瘵兮載起；老者飲爾，顏朽兮還朱。同吉雲之色味，異姑射之空虛。天子於是幸建章，及柏梁，憑玉几，進霞觴。邀西母之青使，駐上元之瑤裝。歌法興玄靈之曲，鼓飛瓊泠虛之簧。酌我以天酒，挹我以神漿。配丹丘之寶棗，陋棠山之綵囊。徧賜羣臣，流恩汪洋。羣臣於是再拜上千萬壽，天顏不老，彫三光泰元神。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兮，開皇祚於無疆。則是盤也，非徒戒武皇之淫慾，實將以資大漢之靈長者乎！嗚呼，仙掌折。玉杯缺。嶽圖既灰。蟠桃未茁，海童不歸。嵩呼亦歇，感銅仙之自弔。墮鉛淚於永別，望修門兮空歌白雲之鄉。瞻茂林兮孰返秋風之轍，向非輪臺悔禍，富民軫憂。則彼孤高之盤不傾漢家之大器，而沆瀣之液不孳漢兵之積髏。而武皇之雄，其又不爲龍死鎬池，而鮑臭沙丘者乎！吾猶悼當時公孫丞相、夏侯始昌、倉軍安樂、相如壽王，皆無益於正球，而殿上小兒，且以不儒不老，雜譎誕而逢迎；則知燕齊妖妄之士，豈獨五利與文成！嗚呼，安得起阿衡、太公之輩，於斯盤也，與之刻丹書之刻，銘日新之銘，以一洗武皇多慾之病也哉！

雜録

《水經注》卷一九《渭水》 又東逕漢武帝茂陵南，故槐里之茂鄉也。應劭曰：帝自爲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餘里。《漢武帝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劒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劒。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陵之西而北一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

《隋書・經籍志二》 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

《史通》卷一一《外篇・史官建置》 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略】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

《猗覺寮雜記》卷上 太白云：「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見《漢武故事》。武帝四歲，長主抱著膝上，問曰：「阿嬌好否？」對曰：「好。若得阿嬌爲婦，當作黃金屋貯之。」乃定昏。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〇 《西清詩話》云：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撾漁陽摻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係風捕影，豈有迹邪。

《野客叢書》卷五《顏駟事與馮唐同》 《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爲馮唐用。如《白氏六帖》曰：「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沖《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楊炯《渾天賦》曰：「馮唐入於郎署，遇兩君而未識。」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爲馮唐用也。東坡詩曰「爲是先帝白髮郎」，李注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云，尤爲可笑。

《能改齋漫錄》卷一《事始・焚香始於漢》 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救龍取水。」乃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予按：《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又按：《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香譜》卷上《炷末香》 《本草拾遺》曰：燒去惡氣，除病疫。《漢武帝故事》曰：西王母降，上燒是香。毗渠國所獻，如大豆。塗宮門，香聞百里。關中大疫，死者相枕，燒此香，疫則止。《內傳》云：死者皆起。此則靈香，

非中國所致。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露》　仙掌擎杯。《漢武帝故事》：建章宮作承露盤，上有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和玉屑飲之。

又《續集》卷五《短人》　巨靈七寸。《漢武帝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曰巨靈。

《隱居通議》卷二六《漢武帝微行自輕》　《漢武故事》曰：帝即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邀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過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愚聞帝王之出入，自有鬼神呵護，固可安全。然萬乘之主，所爲如此，若非遇逆旅之老嫗識人，一反覆間，立爲齏粉，貽笑萬世，此時噬臍其可及乎！漢武開此例，至宋徽宗尤而效之，抑又甚焉。

《書畫彙考》卷一八《米起山龍瓶帖》　近自吳中得奇（原蹟「奇」字旁注）書數十種，其《金樓子》《漢武故事》等書，皆范石湖家藏，然所費不貲矣。

無名氏《趙飛燕外傳》作者

論　述

《郡齋讀書志》卷二下《史部・僞史類》　《趙飛燕外傳》一卷。右漢伶玄子于撰。茂陵卞理藏之於金縢漆櫃。王莽之亂，劉恭得之，傳於世。晉荀勗校上。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傳記類》　《飛燕外傳》一卷。稱漢河東都尉伶玄子于撰，自言與楊雄同時，而史無所見。或云僞書也，然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禍水滅火」一語，司馬公載之《通鑑》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九流緒論下》　《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陽之祖也。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譚。

又　楊用修謂唐小說不如漢，而舉伶玄《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爲證。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即《說郛》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末載梁武答昭儀化黿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第端臨《通考》、漁仲《通志》並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間敘才數事多俊語，出伶玄右，而淳質古健弗如，惜全帙不可見也。

又卷一六《四部正譌下》　《趙飛燕外傳》，稱河東都尉伶玄撰。宋人或謂爲僞書，以史無所見也。然文體頗渾朴，不類六朝。「禍水滅火」事，司馬公載之《通鑑》，誠怪；如以詩文士引用爲疑，則非懸解語也。玄本傳自言「見詘史氏」，當是後人所加。

《讀書叢殘》卷上《讀飛燕外傳》　記飛燕、合德宮中事，近穢褻，然其情態婉轉，曲折逼眞，有正史氏所閣筆者。至于閒中舒寫，間作莊語，如所謂披香博士、禍水滅火一語，藉令法家拂士扼腕而陳，未必過此末幅。昭儀自言「吾持人主如嬰兒」，溫柔鄉受用止此。且帝嘗笈白雲鄉中人，恐九成帳笑聲吃吃時光景，不堪令乃祖見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例》　古來諸家著錄，往往循名失實，配隸乖宜，不但《崇文總目》以《樹萱錄》入之種植，爲鄭樵所譏。今並考校原書，詳爲釐定。【略】《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

又卷一四三《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一・飛燕外傳》　舊本題漢伶元撰。末有玄自序稱：「字子于，潞水人。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史州郡，爲淮南相。其妾樊通德爲樊嫕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飛燕姊弟故事，於是撰趙后《別傳》。」其文纖靡，不類西漢人語。序末又稱：「元爲河東都尉時，辱班彪之從父蹋，故彪續《史記》不見收錄。」其文不相屬，亦不類玄所自言。後又載桓譚語一則，言更始二年劉恭得其書於茂陵卞理，建武二年賈子翊以示譚。所稱埋藏之金縢漆匱者，似不應如此之珍貴。又載荀勗校書奏一篇，《中經簿》所錄，今不可考。然所校他書無載勗奏者，何獨此書有之？又首尾僅六十字，亦無此體。大抵皆出於依託。且閨幃媟褻之狀，嫕雖親狎，無目擊理。即萬一竊得之，亦無娓娓爲通德縷陳理。其僞妄殆不疑也。晁公武頗信之。陳振

孫雖有或云「僞書之說」，而又云「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而禍水滅火之語，司馬公載之《通鑑》」。夫文士引用，不爲典據。採淳方成語以入史，《通鑑》之失，自是乃援以證實是書，紕繆殊甚。且禍水滅火，其語亦有可疑：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漢火德考》曰：「漢初用赤帝子之祥，旗幟尚赤。而自有天下後，仍襲秦舊，故張蒼以爲水德。孝文帝時公孫臣言當改用土德，色尚黃，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黃，印章以五行，則用公孫臣之說也。王莽篡位，自以黃帝之後，當爲土德，而用劉歆之說，盡改從前相承之序，以漢爲火德。後漢重圖讖，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固作志，遂以著之《高帝紀》。而後漢人作《飛燕外傳》（案：懋竑此語尚以此傳爲眞出伶元，蓋未詳考。）有禍水滅火之語，不知前漢自王莽劉歆以前未有以漢爲火德者，蓋其誤也。」云云，據此，則班固在莽、歆之後沿誤尚爲有因，淳方成在莽、歆之前，安得預有滅火之說？其爲後人依託，卽此二語亦可以見。安得以《通鑑》誤引，遂指爲眞古書哉！

《鄭堂讀書記》卷六三「子部十二・小說家類一・雜事上」《飛燕外傳》一卷，舊題漢伶元撰。（自序稱：元字子于，潞水人，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史州郡，爲淮南相。）《四庫全書》存目，隋唐諸志俱未之載。《讀書志》（傳記類）、《書錄解題》（傳記類）、《通考》（傳記）、《宋志》（傳記類）始載之。《讀書志》、《宋志》上俱有「趙」字，別本有元自序，稱其妾樊通德爲樊噩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飛燕姊弟故事，于是撰趙后別傳。晁氏稱茂陵卞理，藏于金縢漆室，王莽之亂，劉恭得之，傳于世，晉荀勖校上。陳氏稱：元自言與揚雄同時，而史無所見。或云僞書也，然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禍水滅火一語，司馬公載之《通鑑》矣。余謂是書當出于北宋之世，故《通鑑》已引及之，而晁、陳兩家尙不以爲僞書也。其文固不類西漢體，其事亦不能爲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轉援引本屬常事，而司馬公反引其最紕繆之語，以入史籍，則失攷之甚矣。《說郛》亦收入之。

紀事

漢成帝《賜趙飛燕婕妤書》（《太平御覽》作元帝，誤。《外戚傳》、《飛燕外傳》併無蒙譴之事，梅鼎祚《西漢文紀》卷四）問飛燕趙婕妤：夫上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獨此言之，眞僞之效，難以期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華辭哉。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相過望。前數以言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姊弟尊幸哉！今過蒙譴，獨謂老親兩弟何！（《婦人集》）

伶玄《自敘》（梅鼎祚《西漢文紀》卷二二）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簡率尙眞朴，無所矜式。揚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慊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爲淮南相，大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噩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閑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眄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於是撰《趙后別傳》。子于爲河東都尉，班躅爲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躅，數其罪而捽辱之。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紬子于無所收錄。桓譚云：王莽時，茂陵卞理者，不仕，以夏侯《尙書》授。時更始二年，赤眉過茂陵。卞理棄圖書隱山，劉恭入其廬，獲金縢漆匱，發之，乃得玄書。建武二年，賈子翊以書示予曰「卞理之琴師玄」云也。尙書臣勗校中書，右伶玄《趙后傳》，竹簡磨滅，文義交錯，不可具曉。謹與臣勗書同校定相證，別刪去其不可詳，合爲一篇。其趙后、樊噩無所終，疑玄之闕文也。

《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列傳（孝成趙皇后）》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

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婕伃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倢伃爲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韝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

著録

《郡齋讀書志》卷二下　《趙飛燕外傳》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卷七　《飛燕外傳》一卷。

《文獻通考・經籍志》二五　《飛燕外傳》一卷。

《宋史・藝文志二》　伶玄《趙飛燕外傳》一卷。

藝文

李商隱《蜂》　小苑華池爛熳通，後門前檻思無窮。宓妃腰細纔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紅壁寂寥崖蜜盡，碧簾迢遞霧巢空。青陵粉蝶休離恨，長定相逢二月中。

又《可歎》　幸會東城宴未迴，年華憂共水相催。梁家宅裏秦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冰簟且眠金鏤枕，瓊筵不醉玉交盃。宓妃愁坐芝田館，用盡陳王八斗才。

溫庭筠《張靜婉采蓮曲（并序）》　靜婉，羊侃伎也。其容絕世，侃自爲采蓮二曲。今樂府所存，失其故意，因歌以俟采詩者。事具載梁史。　蘭膏墜髮紅玉春，燕釵拖頸拋盤雲。城西楊柳向嬌晚，門前溝水波粼粼。麒麟公子朝天客，珂馬璫璫度春陌。掌中無力舞衣輕，翦斷鮫綃破春碧。抱月飄煙一尺腰，霽膚龍髓憐嬌饒。秋羅拂水碎光動，露重花多香不銷。鸂鶒交交塘水滿，綠萍金粟蓮莖短。一夜西風送雨來，粉痕零落愁紅淺。船頭折藕絲暗牽，藕根蓮子相留連。郎心似月月易缺，十五十六清光員。

蘇東坡《和三舍人省上（二月二十九日作，明日竊幸景靈宮）》　紛紛榮瘁何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悦如一夢墮枕中，却見三賢起江右。嗟君妙質皆瑚璉，顧我虚名但箕斗。明朝冠蓋蔚相望，共扈翠輦朝宣光。武皇已老白雲鄉，正與羣帝驂龍翔，獨留杞梓扶明堂。

黃庭堅《戲答荆州王充道烹茶四首》四　龍焙東風魚眼湯，箇中即是白雲鄉。更煎雙井蒼鷹爪，始耐落花春日長。

又《和陳君儀讀太眞外傳五首》五　上皇曾御昭儀傳，鏡裏觀形只眼前。養得祿兒傾四海，千秋更有一伶玄。

張嶲《讀趙飛燕外傳雜詩》　漫漫積雪被崗坻，宜主當時有暗期。忽見梅花照夜發，祇疑猶待射雕兒。九回沉水新爲髻，故繡裙襦穩稱身。禍水欲來漂燎火，知幾唯有淖夫人。魏宮悵望楊花去，漢掖齊歌赤鳳來。淫蠱到頭成底事，荒田野草但堪哀。漢武餘威信未窮，單于來見未央宮。如何運偶鴻嘉主，樊嫕宮中作女戎。燕燕承恩住遠條，初能順息度寒宵。如何不以斯術進，却使甘心慎恤膠。赤鳳護言最可傷，君王不謂有他腸。併疑池上將仙去，祇恐留連爲侍郎。合德來嬪帝甚歡，溫柔鄉裏勝求仙。武皇雖被白雲誤，猶得垂衣到暮年。

陳維崧《王良輔百首宮詞序》　且夫丹闕晝寂，並若雲霄；紫禁晨嚴，非同閭巷。問樹名於溫室，詎必前知；記曲叠於霓裳，將毋小誤。縱復含情渲染，極意賡揚，侈仙家之亭館，總涉描摹；誇海上之樓臺，終無事實。然而白頭宮女，能説開元；隔水商船，善談江左。或緣自佩蘭之誦述，或得諸樊嫕所傳流。西京雜事，譜在琵琶；南郡新書，弁之簸衍。則有主文譎諫者綴

以吟諷，驗往察來者形之比興。語皆寄託，夙工宋玉之微詞；事屬虛無，不繫劉楨之平視。

又《家皇士望遠曲序》 嘗觀蕩子從軍，明鏡有刀環之賦；吳姬織素，飛龍生藥店之悲。郎食鯉魚之尾，授色恩情；妾燒玳瑁之簪，傷懷訣絕。廬江小吏，愁孔雀之東南；鄴下名王，恨浮雲之西北。莫不手褰寶帳，速望人來；坐擁金屏，恐令春去。則有四姓良家，三河妙族，幼住石城之下，長貯金屋之中。趙家姑妹，本姓爲樊；楊氏諸姨，賜名爲號。檀黃染醫，人傳巧笑之方；石黛添娥，家有莫愁之曲。金蓮擬步，誰讓潘妃；白雪如人，何殊甘后。芙蓉承輔，豈煩傅粉之粧；蘭麝沾膚，奚假熏香之術。蝤蠐粉項，偏宜白燕雙釵；楊柳纖腰，解映綠貍重席。兄居協律，原識佳人；姊在昭陽，新稱皇后。誠可謂天上無雙，宮中第一者也。

田雯《偶閱飛燕外傳二首》 射雀兒郎雪夜迴，趙家姊妹有仙胎。遠條館接含風殿，玉體橫陳赤鳳來。披香博士唾君王，百寶車迎妃子粧。海上蓬萊嗤武帝，求仙只在白雲鄉。

張鑑《古宮詞三百首》三六 守宮槐蕊露如絲，玉匙收來入硯池。雲母屏風羅面帽，書番帖子上昭儀。（《西京雜記》：「上林苑守宮槐十株。」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邃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中有金花紫羅，面衣雲母屏風。）

又三八 畫堂甲觀曉清涼，徐試慵來別樣妝。鴉鬢一雙親洗罷，蘭膏曾進九迴香。（《漢書·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伶元《飛燕外傳》：帝取后五綵組紋，手籍爲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九曲沈水香。爲鬠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妝。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善賁飾，常教后九迴沈水香，澤雄髻膩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

又《漢金釭歌》（阮師得古銅環，自定以爲飛燕女弟昭陽舍中物。）長安二月東風早，昭陽舊苑生春草。今人耕作漢人宮，拾得金釭色枯槁。換來不惜金叵羅，尊前爲作金釭歌。摩挲故物看銅狄，檢點殘書話影娥。憶昔徵歌初弟一，趙家姊妹承顏色。底須雲氣畫成楣，不要椒花塗作室。雲楣椒室總鉤連，宮樣新翻號列錢。光銜白玉釵頭燕，采發紅葩井上蓮。此時芳苡鎧難燼，此日綠熊席交映。團欒舞後水晶盤，彎環照罷菱花鏡。夜深蛤帳光生寒，何止珊瑚閒木難。浴回豆蔻誰同拂，醒罷櫻桃只獨看。合歡殿冷披香歇，此釭鑄後煩珍惜。只宜長對掌中杯。只道長如天上月。一朝訣別溝水流，銀鵝金鳳又成愁。珠簾別院應難惜，翠羽紅牆誰見收。秋風滿地宮槐落，七寶臺空攏魚鑰。拋殘鈿笛井牀閒，銷沈銀甲苔花薄。銅人辭漢淚如絲，滌肺鐙邊不自持。太清樓上徒相憶，博古圖成那得知。教吟外傳花閒聽，斑斑認得臍支印。西京雜記憶吳均，祕辛遺事愁楊慎。一規髣髴溫柔鄉。較量尺度仙人瑞。摩蠟自宜儕粉碓，熏香切莫洗桃漿。倉琅根斷漢宮閉，樊嫕無言還擁髻。黃金不成仙不來，釭乎愁說繁華逝。畫堂甲帳盡前期，金棗銀鼞又一時。莫問曝衣樓上飾，涎涎唯有燕交飛。

雜録

《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二《墨蹟跋下·趙飛燕外傳》 文太史小楷書《趙飛燕外傳》，初看之若掾史筆，草草不經意者，而八法自具，是眞蹟也。余乃丐尤子求作小圖，凡九段，系其後。尤於此圖有精思，頗得龍眠、吳興遺意。周公瑕復爲書《西京雜記》十餘則，俞仲蔚書《外傳》，皆小楷，工絕之甚，往往有踞太史上坐意。《外傳》文燕雜，蓋稍爲筆削之耳。飛燕、合德事不足論，第伶玄此文與國色並絕代，爲千載風流斷案。太史鐵心石腸，而寄托乃爾，毋亦靖節《閒情賦》故事耶？

《珍珠船》卷三 趙飛燕妹婕妤名合德，每沐，以九回香膏髮，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

《白田雜著》卷三《漢火德考》 自鄒衍推五德終始之傳作主運，秦始皇采用其說，以周得火德，秦滅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封禪書》或曰黃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得水德，是必用鄒衍說也。至劉歆《三統曆》，乃更以夏得金德，殷得水德，周得木德，秦在木火之間，漢得火德，與鄒衍所云異矣。漢初用赤帝子之祥，旗幟尚赤，而自有天下後，仍襲秦舊。故張蒼以爲水德。孝文帝時，公孫臣言當改用土德，色尚黃，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黃，印章以五字，則用公孫臣之說也。王莽篡位，自以黃帝之後，當爲土德，而用劉歆說，盡改從前相承之序，以漢爲火

德。後漢重圖讖，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固作志，遂以著之高帝。而後漢人作《飛燕外傳》有「禍水滅火」之語。不知前漢自王莽、劉歆以前，未有以爲火德者，蓋其誤也。

無名氏《十洲記》作者

論述

《東方朔集・十洲記序》（《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網之內，抑絕俗之道，擯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玉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徇徉威儀也。曾隨師之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之闕，涉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涉歷八極於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眞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幷華蓋，南翔太丹而栖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郡齋讀書志》卷二下《史部・僞史類》　《十洲記》一卷，右漢東方朔撰。班固贊言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豈謂此書之類乎！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小說家類》　《十洲記》一卷，亦稱東方朔撰。二書詭誕不經，皆假託也。《漢書》本傳叙朔之辭，末言：「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贊又言：「朔之詼諧，其事浮淺，行於衆庶，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謂明矣。

《升菴集》卷四六《又人作僞書》　劉歆《七畧》叙稗官小說，以《周書》爲首，卽晉代所伐冢《汲冢周書》也，今所傳者十之一爾。其中言舜囚堯，禹距舜，伊尹通末喜，太甲殺伊尹，武王斬紂頭，皆害義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入《史記》，誣聖多矣。其後有《十洲記》、《漢武帝內傳》、《神異經》、《洞冥記》，【略】一切可以焚棄。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六《四部正譌》下　《神異經》、《十洲記》俱題東方朔撰，悉假託也。其事實詭誕亡論，卽西漢人文章有此類乎？《漢志》有《東方朔》二十篇，列雜家，今不傳，而二書傳。甚矣，世好奇者衆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例》　古來諸家著錄，往往循名失實，配隸乖宜，不但《崇文總目》以《樹萱錄》入之種植，爲鄭樵所譏。今並考校原書，詳爲釐定。如【略】《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略】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

又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三》　《海內十洲記》一卷，舊本題漢東方朔撰。十洲者：祖洲、瀛洲、懸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也。又後附以滄海島、方丈洲、扶桑、蓬邱、崑崙五條。其言或稱臣朔，似對君之詞。或稱武帝，又似追記之文。又盛稱武帝不能盡朔之術，故不得長生，則似道家夸大之語。大抵恍惚支離，不可究詰。考劉向所錄朔書，無此名。書中載武帝幸華林園射虎事，案《文選・（應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註引《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武帝時安有是號？蓋六朝詞人所依托。觀其引衛叔卿事，知出《神仙傳》後。引五岳眞形圖事，知出《漢武內傳》後也。然自《隋志》已著于錄，李善注張衡《南都賦》、宋玉《風賦》、鮑照《舞鶴賦》、張衡《思元賦》、曹植《洛神賦》、郭璞《遊仙詩》第一首、第七首、江淹《擬郭璞遊仙詩》、夏侯湛《東方朔畫贊》、陸倕《新刻漏銘》，並引其文爲證，足見其詞條豐蔚，有助文章。陸德明《經典釋文》亦于莊子「北冥」條下引此書曰：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則通儒訓詁，且據其文矣。唐人詞賦引用尤多，固錄異者所不能廢也。諸家著錄或入地理，循名責實，未見其然。今與《山海經》同退置小說家焉。

著錄

《隋書・經籍志二》　《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東方朔《神異經》二卷（張華注），又《十洲記》一卷。

藝文

杜甫《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彩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此山頭。

李商隱《牡丹》 壓逕復絳溝，當窗又映樓。終銷一國破，不啻萬金求。鸞鳳戲三島，神仙居十洲。應憐萱草淡，却得號忘憂。

趙抃《次韻程給事見寄》 羨公鈐閣絕纖塵，顧我何嘗德被人。訟牘自憐無日暇，詩筒翻喜入秋新。白頭未許還官政，紫詔頻煩慰老臣。一去蓬萊已踰歲，夢魂長到十洲春。

謝榛《送郜羽士歸青城山》 道人汗漫遊人間，自云家住青城山。清談動有煙霞氣，流年不凋松柏顏。碧桃花開春正好，金銀闕下違仙班。懸壺賣藥寄朝市，獨乘黃鶴今西還。九轉垂成懷舊侶，劍閣彭門路脩阻。時人不識仙骨殊，明月夢中聞杜宇。七十二洞羣眞聚，天外吹笙來玉女。彩雲拂地飄異香，紫鸞解歌朱鳳舞。瓊漿坐吸長自春，飛泉落響無今古。海西高攀若木枝，纔臨玄圃復瑤池。丹臺坐讀十洲記，俯視浮生能幾時。燕昭漢武俱冥漠，陵廟白楊空自悲。

黃卿《海市賦》（黃宗羲編《明文海》） 猗巨壑之連大荒兮，何瀕淼之無垠。浸盤藍之澹泞兮，兩曜晃其吐吞。西極以東之流瀉兮，總匯溶而不竭。維五行之贊二儀兮，水邃廣而獨神。指三山、十洲之宮府兮，聿杳邈而難論。

王文祿《煙雨樓賦》 隘塵埃之卑棲兮，遯彪湖以盤遊。振雜佩以凌虛兮，渺瀛渤之十洲。

李朴《遇仙記》 因小憩，顧庭右樹下坐一老道士，逢頭赤足，亦不著裹衣。詰問所從來，答曰：道人何去何來。問其年，曰：曾見黃河清矣。問若所言似知道者，何不登遐倒影而顧棲遲紅塵？爲曰：天之上地之下隨處皆可逍遙，若終日在十洲、三島，亦有倦遊時候。

汪由敦《趙孟頫溪山仙館》 玉樓昆閬際，金闕神山巔。仙窟秘莫窺，十洲記空傳。吳興本烟客，醉拍洪崖肩。覺來拂絹素，下筆雲娟娟。翠嶂互虧蔽，青溪相縈旋。朝暾射林屋，瓊室風璆然。閣道峙靈臺，石扉開洞天。此景不可即，此致何飄翩。揭來南薰殿，壺嶠羅眼前。幾餘酒天漢，遠駕逍遙篇。載賡遊仙句，矯首凌蒼烟。

雜録

《顏魯公集》卷一三《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觀省，遂作斯文。贊云【略】。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内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漢文學部三

主　編：王洲明
副主編：王培元
劉保貞

目次

總論……五四七
體類……五六七
樂府詩……五六七
蘇李詩……六七七
古詩十九首……六九一

總論

《文心雕龍・宗經》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脩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又《明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韵，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

又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于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萌于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韵，則柏梁餘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又《隱秀》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略】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意凄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

又《時序》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燕之詩，金堤制恤民之咏；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嘆兒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綉。于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才，發奇穀之高喻。于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譚，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于千首，子政讎校于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于是乎在。

鍾嶸《詩品・序》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咏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蕭統《文選・序》自炎漢中葉，厥途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

《駱丞集》卷三《和學士閨情詩啟》詩之興也，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

《盧昇之集》卷六《樂府雜詩序》聞夫歌以永言，庭堅有歌虞之曲；頌以紀德，奚斯有頌魯之篇。四始六義，存亡播矣；八音九闋，哀樂生焉。是以叔譽聞《詩》，驗同盟之成敗；延陵聽樂，知列國之興彝。王澤竭而頌聲寢，伯功衰而詩道缺。秦皇滅學，星琯千年；漢武崇文，市朝八變。通儒作相，徵博士于諸侯；中使驅車，訪遺編于四海。發詔東觀，縫掖成陰；獻書南宮，丹鉛踵武。王風國詠，共驪翰而升沉；里頌途歌，隨質文而沿革。少卿長別，起高唱於河梁；平子多愁，寄遙情於壠坂。南浦動關山之役，作者悲離；東京興黨錮之誅，詞人哀怨。其後，鼓吹樂府，新聲起于鄴中；山水風雲，逸韻生於江左。言古興者，多以西漢爲宗；議今文者，或用東朝爲美。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猶負日于珍狐之下，沈螢于燭龍之前。辛勤逐影，更似悲狂；罕見鑿空，曾未先覺。潘陸顏謝，蹈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其有發揮新題，孤飛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粵在茲乎。

皎然《詩式・李少卿并古詩十九首》西漢之初，王澤未竭，詩教在焉。昔仲尼所刪《詩》三百篇，初傳卜商，後之學者以師道相高，故有齊魯四家之

目。其五言，周時已見濫觴，及乎成篇，則始於李陵、蘇武二子。天予眞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辭義精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蓋是漢之文體，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論，前漢明矣。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薦士》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澜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

元稹《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序》（《唐文粹》卷六九）　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

王欽臣（一題王洙）《王氏談錄・七言詩》　公言古七言詩自漢末，蓋出于史篇之體。

蔡啓《蔡寬夫詩話》　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考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決非不是。然題本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發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雲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詞，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歲寒堂詩話》卷上　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咏物。言志乃詩人之本意，咏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眞，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于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陸以後，專意咏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論文下（詩）》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習學記言》卷四七《呂氏文鑑》　漢中世文字興，人稍爲歌詩，既失舊制，始以意爲五、七言，與古詩指趣音節異，而出於人心者實同。然後世儒者以古詩爲王道之盛，而漢魏以來，乃文人浮靡之作也。

《滄浪詩話・詩辯》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歷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略】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略】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額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又《詩體》　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詞，其他古詩多如此者。有兩句之歌，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有《青驄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有一句之歌，《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有口號，或四句，或八句。有歌行，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單以行名者，不可枚述。有樂府，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采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以其音詞可被于弦歌也。樂府俱備諸體，兼統衆名也。

又《詩評》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珊瑚鈎詩話》卷一　斯文盛于漢魏之前，而衰于齊梁之後。杜老云：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又卷三 吟咏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

《困學紀聞》卷一八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詩人玉屑》卷一二《評鮑謝諸詩》 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辭》，漢、魏等詩。（《雪浪齋日記》）

無名氏《竹林詩評》（《說郛》卷八〇） 韋孟四言，誹而不亂，《小雅》之流風也。蘇武之作，稱爲高古，非清廟之瑟，朱絲疏越，一唱三和，更無可喻之。張衡《四愁》，遙衷耿慕，猶風、騷之遺韵也。趙壹《傷彼時》二首，載于史傳，詩家之賈誼乎。

楊載《詩法家數》 今之學者，倘有志乎詩，須先將漢、魏、盛唐諸詩，日夕沉潛諷咏，熟其詞，究其旨，則又訪諸善詩之士，以講明之。若今人之治經，日就月將，而自然有得，則取之左右逢其源。苟爲不然，我見其能詩者鮮矣！是猶孩提之童，未能行者而欲行，鮮不仆也。

又《諷諫》 諷諫之詩，要感事陳辭，忠厚懇惻。諷諭甚切，而不失情性之正；觸物感傷，而無怨懟之詞。雖美實刺，此方爲有益之言也。古人凡欲諷諫，多借此以喻彼。臣不得于君，多借妻以思其夫，或托物陳喻，以通其意。但觀漢、魏古詩及前輩所作可見，未嘗有無爲而作者。

又《總論》 詩體三百篇，流爲《楚辭》，爲樂府，爲《古詩十九首》，爲蘇、李五言，爲建安、黃初，此詩之祖也；《文選》，劉琨、阮籍、潘、陸、左、郭、鮑、謝諸詩，淵明全集，此詩之宗也；老杜全集，詩之大成也。

范德機《木天禁語·六關·五言短古篇法》 編修楊仲弘曰：「五言短古，衆賢皆不知來處。乃只是《選》詩結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意，自然悠長。」

又《家數》 《選》詩婉曲委順，學者不察，失于柔弱。

陳繹曾《詩譜·古體》 凡讀漢詩，先眞實，後文華。

《詩學體要類編》卷一「詩變」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徐禎卿《談藝錄》 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剖劂。美哉歌咏，漢德雍揚，可謂《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聖人逸士，呻吟于下里；棄妻思婦，歌咏于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于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于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雜遣，并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掩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塤篪，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樸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暗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取焉。

又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于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渣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嘆，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于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并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于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又 詩賦粗精，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通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我亦罕見其失也。

又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上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于延年，劉妻取譬于唾井，繾綣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

之嘉粹，刊佻靡之非輕，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

又　七言始起，咸曰「柏梁」。然寧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雕詞，與五言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柏梁》宏其質，《四愁》墜其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于樂篇，或援格于賦系，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又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并驅者，托之軌度也。

又　韋、仲、班、傅輩四言詩，儕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雅》、《頌》困耳。

《升庵詩話》卷一《六言詩始》　任昉云：「六言詩始于谷永。」愼按《文選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于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

又《文思遲速》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皐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異也。

又卷三《四言詩》　方元善取韋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放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慆，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岱，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眞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眞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

又《古詩》　「客從北方來，言欲到交阯。遠行無他貨，惟有鳳皇子。百金我不欲，千金難爲市。久在籠中居，羽儀紛不理。放之飛翱翔，何時到故里。」此漢無名氏詩也。以爲王羲之，非也。

又卷一二《漢古詩逸句》　「庭中有奇樹，上有悲鳴蟬」、「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餓狼食不多，饑豹食有餘」、「蝴蝶游西園，莫宿桑樹間」、「天霜木葉下，鴻雁當南飛」。（古詩四十餘首，《文選》收其十九首，今其遺句見于類書多有之，聊錄其一二，斷圭缺璧，猶勝瓦礫如山也。）「人遠精神近，寤寐夢容光」（無名氏）、「初秋北風至，吹我章華臺。浮云多暮色，似從崦嵫來」（同上）、「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仙人勸我餐，令人好顏色」（同上）。

蔡羽《西原集序》（《明文海》卷二三六）　騷興而賦見，與詩合體，枚乘蘇李變四言而五之也，柏梁變而七，然皆不盛行。漢四百五十年無詩，賦揜之也。

《五嶽山人集》卷二七《小序六十三首・古詩》　屈平放澤而《離騷》興，枚乘客梁而古詠發。要之高英彥士，懷寶見擯，故抑鬱無賴，極情致慮而吐爲恨辭，往往撫生歎息。觀乎「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又「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等十餘首，皆足感天動地，痛耳切骨，所謂「可與日月爭光」者也。

又卷三〇《答吳郡太守戴公冠一首》　漢興，枚乘、馬、揚而下，競爲麗衍之賦，淫溢恢放，此又《離騷》之變也。自孝武立樂府以採歌謠，以觀風俗，以薦郊廟，而古詩之道蔚然復興。繼而五言之目一開，舊述新創，淪及近變，詩之流變，至是極矣。

《弘藝錄》卷首「詩之調」　吾觀漢魏間詩，多直語，少平叶，今欲一概定爲法語，固不可訓。若長篇連什之中，亦須忽然變出，譬如八音并陳，也須間叶。若再能審翕如皎如之妙，何患不盡善盡美乎。

錢龍錫《唐士雅古詩解敘》（《唐汝諤選《古詩解》卷首）　孟氏稱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雅微而風競，風微而騷興，騷變而樂府、五七言并作，詩固未嘗亡也。就漢而論，《大風》、《秋風》、《安世房中》作於上，枚之《孤竹》、李之《河梁》作於下，郊祀有歌，封禪有頌，四詩之體備矣。乃說者獨以《十九首》繼《三百篇》者何？五言所創始也。故五、七言古爲漢之近體，五七言律，絕爲唐之迎體。體雖殊，求諸性情，其揆一也。

《四溟詩話》卷一　詩以漢、魏并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穩帖，此聲律之所漸。而後流于六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

又　《古詩》之韵如《三百篇》協用者，「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是也。如洪武韵互用者，「灼灼園中柳，熠熠似蒼鷹」是也。漢人用韵參差，沈約類譜，始爲嚴整。

又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夫「綺靡」重六朝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

又卷二　《文式》：「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兼之曰歌行。快直詳盡曰行，悲如蛩螿曰吟，讀之使人思怨。委曲盡情曰曲，宜委曲諧音。通乎俚俗曰謠，宜隱蓄近俗。載始末曰引，宜引而不發。」此雖體式，猶欠變通。蓋同名異體，同體異名耳。同名者，若「瓠子決兮將奈何」，此《瓠子歌》也。「陟彼北邙兮，噫」，此《五噫歌》也。「四夷既獲，諸夏康兮」，此《琴歌》也。「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此《房中歌》也。「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此《匈奴歌》也。「鮑氏聽，三人司隸再入公」，此鮑司隸歌也。「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此悲歌也。「東方欲朗星炯炯」，此《鷄鳴歌》也。「太乙況，天馬下」，此《天馬歌》也。「青青黃黃，雀石顏唐」，此《地驅樂歌》也。「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此《前緩聲歌》也。「江邊黃竹子，堪作女兒箱」，此《黃竹歌》也。「春風宛轉入曲房」，此《挾瑟》歌也。「帝悅於兌執矩固司藏」，此《白帝歌》也。「是邪？非邪？」此《李夫人歌》也。【略】同體者，若「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此《苦寒行》也。「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此《同聲歌》也。「營邱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此《齊驅樂》也。「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此《明妃辭》也。「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兇」，此《蒿里曲》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此《東武吟》也。「虎嘯谷風起，龍躍景雲浮」，此《合歡詩》也。「置酒廣殿上，親友從我遊」，此《箜篌引》也。「白馬駢角弓，鳴鞭乘北風」，此《白馬篇》也。「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此《五君詠》也。「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珍」，此《善門頌》也。「紫烟世不覩，赤鱗庖所捐」，此《白雲贊》也。體無定體，名無定名，莫不擬斯二者，悟者得之。措詞短長，意足而止，隨意命名，人莫能易。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也。

又卷四　詩賦各有體制，兩漢賦多使難字，堆垛聯綿，意思重叠，不害于大義也。詩自蘇、李五言及《十九首》，格古調高，句平意遠，不尙難字，而自然過人矣。詩用難韵，起自六朝。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六「人道辨適自篇一・摘藻」　古人詠歌，皆情感深于中，不得已而發言，非有意，既沒而人自傳之，非其志也。豈啻《三百篇》，只以漢世蘇、李二公論之，夫非千萬世五言之祖歟！彼其醞釀閎深，固不言而可想也。假令當時蘇不遇遠使，李不遇喪亡，兩人終身寧有一言可見？及其均淪虜庭，一唫一反，於是乎悲心感，而幽思（去聲）發，非有意于爲名也。後世則爲名而作爾，既以希其豔，又欲起其新，又欲出其上，念則二三，言多紕繆，又曷惑焉。彼蘇、李之爲五言也，志非欲創體也，情感深於中，言偶成於五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被于樂，聲之也。聲微而韻，悠然長逝者，聲之所不得留也。一擊而立盡者，瓦缶也。詩之饒韻者，其鉦磬乎？「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其韻古；「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其韻悠；「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其韻亮；「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其韻矯；【略】凡情無奇而自佳，景不麗而自妙者，韻使之也。

《藝苑卮言》卷一　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樸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疏越大羹遺味之嘆。」

又卷二　漢、魏人詩語，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

《增補藝苑卮言》卷二　「上山採蘼蕪」、「四坐且莫喧」、「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橘柚垂華實」、「十五從軍征」、「青青園中葵」、「鷄鳴高樹顛」、「日出東南隅」、「相逢狹路間」、「昭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洛陽城東路」、「飛來雙白鵠」、「翩翩堂前燕」、「青青河邊草」、《悲歌》、《緩聲》、《八變》、《豔歌》、《紈扇篇》、《白頭吟》，是兩漢五言神境，可與《十九首》、蘇李並驅。

《芝園外集》卷一六　古詩若陶淵明六朝之冠也，陳子昂初唐之冠也，李太白盛唐之冠也。然較之於漢魏，則相去遠矣。蓋漢、魏之詩典而厚，三子之詩薄而流。漢、魏之詩婉而約，三子之詩直而肆。漢、魏之詩比興無涯，而三子之詩情神畢露。其可比而同之乎？求其庶幾者其阮嗣宗、陸士衡乎，若左思之《咏史》、郭璞之《遊仙》，又其次也。

《山堂肆考》卷一二七《文學・四言之始》　《虞書》：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及「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等句，此詩四言之始。漢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此詩五言之始。漢武作柏梁臺成，詔臺臣二千石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凡七言每句用韻，各述其事，謂之「柏梁體」，此詩七言之始。谷永始作六言，夏侯湛作三言，高貴鄉公作九言。

王世懋《藝圃擷餘》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

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鴻苞》卷一七《論詩文》 詩漢、魏爲古，至曹子建而麗，至六朝而葩，至康樂而俊，至陳隋而靡，至唐而近，至李、杜而大，至晚唐而衰，至宋而俗，至元而淺，至我朝雅而襲。

又 詩道之所爲貴者，在體物肖形、傳神寫意，妙入玄中，理超象外，鏡花水月，流霞迴風，人得之解頤，鬼聞之欲泣也。【略】描寫至情，歷歷如訴，一字一句，動魄驚魂。如「青絲爲籠繫，桂枝爲籠鉤。頭上矮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芙蓉作舩絲，作絓北斗橫」、「天月將落，采蓮渡頭礙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何以致契闊，繞腕雙朓脫」、「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褵。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念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又 詩之變，隨世遞遷。天地有劫，滄桑有改，而況詩乎！善論詩者，政不必區區以古繩今，各求其至可也。論漢、魏者，當就漢、魏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三百篇》，【略】漢、魏悽惋如蘇、李，沉至如《十九首》，高華如曹氏父子，何必《三百篇》？

《穀山筆麈》卷八 李詩似放而實謹嚴，不失矩矱；杜詩似嚴而實跌宕，不拘繩尺；細讀之可知也。然皆從學問中來，杜出六經、班漢、文選、而能變化不露斧痕；李出《離騷》、古樂府，而未免有依傍耳。

《御龍子集・膚語》卷三《詩賦》 詩肇于太古，擢牛尾而歌其始也，喜起之歌、五子之歌其流也，商之頌其盛也，周之二《南》其純也，《雅》《頌》其極也，列國之風其裔也。變而爲騷，抽而爲賦，反而爲《房中之樂》，和而爲《柏梁》，衍而爲蘇、李，敷而爲《十九首》，其備矣。建安、義熙、開元之間其昌矣。

《騷壇秘語》卷中 凡讀漢詩，先眞實後文華。

《詩藪・內編》卷一 優柔敦厚，周也；樸茂雄深，漢也；風華秀發，唐也。三代政事俗習，亦略如之。魏繼漢後，故漢風猶存；六代居唐前，故唐風先兆。文章關世運，詎謂不然！

又 元李孝先云：「《郊祀》若《頌》，《鐃歌》、《鼓吹》若《雅》，《琴曲》雜詩若《國風》。」此就樂府言之耳。若通舉一代，則唐山諸篇于《頌》，韋、孟諸篇于《雅》，枚、李諸篇于《風》，體制格調尤近。

又 漢詩如爐冶鑄成，渾融無迹。魏詩雖極步驟，不免巧匠雕鐫耳。

又卷二 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晉、宋，亡於齊、梁。漢，品之神也；魏，品之妙也；晉、宋，品之能也；齊、梁、陳、隋，品之雜也。漢人詩，質中有文，文中有質，渾然天成，絕無痕迹，所以冠絕古今，魏人贍而不俳，華而不弱，然文與質離矣。晉與宋，文盛而質衰；齊與梁，文勝而質滅；陳，隋無論其質，卽文無足論者。

又 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漢之詩也。有意於工，而無不工者，漢之賦。有意於工，而不能工者，漢之騷。

又 魏之氣雄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氣也。晉之詞工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詞也。宋之韻超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韻也。

又 四言《風》、《雅》，七言《離騷》，五言兩漢，圓不加規，方不踰矩矣。（《騷》本雜言，舉其重者；《詩》亦不專四言也。）

又 兩漢之詩，所以冠古絕今，率以得之無意。不惟里巷歌謠，匠心信口，卽枚、李、張、蔡，未嘗鍛鍊求合，而神聖工巧，備出天造。今欲爲其體，非苦思力索所辦，當盡取漢人一代之詩，玩習凝會，風氣性情，纖悉具領。若楚大夫子身處莊岳，庶幾齊語。建安、黃初，才涉作意，便有階級可尋，門戶可入。匪其才不逮，時不同也。

又 兩漢諸詩，惟《郊廟》頗尚辭，樂府頗尚氣。至《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略無可尋，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眞可以泣鬼神，動天地。魏氏而下，文逐運移，格以人變。若子桓、仲宣、士衡、安仁、景陽、靈運，以詞勝者也；公幹、太沖、越石、明遠，以氣勝者也；兼備二者，惟獨陳思。然古詩之妙，不可復覩矣！

又 詩不易作者五言古，尤不易作者古樂府。

又 古詩自質，然甚文；自直，然甚厚。「上山採蘼蕪」、「四坐且莫喧」、「翩翩堂前燕」、「洛陽城東路」、「長安有狹邪」等，皆閭巷口語，而用意之妙，絕出千古。建安如應璩《三叟》，殊愧雅馴；阮瑀《孤兒》，畢露筋骨。

漢、魏不同乃爾。

又　東、西京興象渾淪，本無佳句可摘，然天工神力，時有獨至。搜其絕到，亦略可陳。如：「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萬世更相送，賢聖莫能度。」「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生平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皆言在帶衽之間，奇出塵劫之表，用意警絕，談理玄微，有鬼神不能思，造化不能祕者。

又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等句，皆千古言景叙事之祖，而深情遠意，隱見交錯其中，且結構天然，絕無痕迹，非大冶鎔鑄，何能至此？古詩正與《檀弓》類，蓋皆和平簡易。而其叙致周折，語意神奇處，更千百年大匠國工，殫精竭力，不能恍惚。

又　漢人詩，無句可摘，無瑕可指。

又　漢人詩不可句摘者，章法渾成，句意聯屬，通篇高妙，無一蕪蔓，不著浮靡故耳。子桓兄弟努力前規，章法句意，頓自懸殊，平調頗多，麗語錯出。王、劉以降，敷衍成篇。仲宣之淳，公幹之峭，似有可稱，然所得漢人氣象音節耳，精言妙解，求之邈如。嚴氏往往漢、魏並稱，非篤論也。

又　「青青河畔草」，斷而續，近而遠，五言之騷也；「昔有霍家奴」，整而條，麗而典，五言之賦也；「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詳而有體，五言之史也。而皆渾樸自然，無一字造作，誠爲古今絕唱。

又　今人律則稱唐，古則稱漢，然唐之律遠不若漢之古。漢自《十九首》、蘇、李外，餘《郊廟》、《鐃歌》、樂府及諸雜詩，無非神境，即下者猶踞建安右席。唐律惟開元、天寶，元、白而後，浸入野狐道中。今人不屑爲者，往往而是，亦時代使然哉！

又卷六　五、七言絕句，蓋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變也。五言短古，雜見漢、魏詩中，不可勝數，唐人絕體，實所從來。七言短歌，始于《垓下》。

又《外編》卷一　三代以前，五言非不創見，而體制未純；六朝以後，五言非不迭興，而格調彌下，故兩漢諸篇出而古今廢也。

又　昔人謂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竊謂二京無詩法，兩漢無詩人。即李、枚、張、傅，一二傳耳，自餘樂府諸調，《十九》雜篇，求其姓名，可盡得乎！即李、枚諸子，亦直寫襟臆而已，未嘗以詩人自命也。

又　兩漢詞人，知有鄒陽而不知有鄒子樂，（見《郊祀志》歌四篇題鄒名。）知有莊忌而不知有莊恩奇，（枚皋同時，從武帝至茂陵，詔造賦十一篇。）知有李陵而不知有李忠，（衛士令。又李思孝有《景皇帝頌》，有李步昌、李息俱能詞賦。）知有蘇武而不知有蘇、李，（遼東太守，有賦四篇。）知有董仲舒而不知有董安國，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公孫乘，知有朱買臣而不知有朱建、朱宇，知有賈太傅而不知有賈充、賈山，（山有賦八篇，非謂至言也。）知有河間獻王而不知有淮陽憲王，（有賦，不知其名。）知有河間獻王劉德而不知有陽成侯劉德，此數尚多。（安國書見農家，鄒子樂見《郊祀志》，公孫乘見《西京雜記》，餘俱《藝文志》中。）漢詞人父子相繼者，枚、劉、班、馬，世所共知。然莊忌子莊恩奇，又助爲忌侄，此三莊者，世所罕悉。又張子僑、張豐父子，並有著述，見《漢藝文志》中。（子僑，光祿大夫，王褒同時。豐，車郎。）與劉向同校讎天祿者，有長社尉杜參。見顏籀注。劉向《別錄》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年才二十餘，亦夭折之一也。《藝文志》作博士弟子杜參，有賦三篇。然則子美前杜陵已有若人矣。

又　吾以古詩爲三等：周爲上，西漢次之，魏爲下；晉氏而下無取焉。

又卷二　漢人詩，氣運所鍾，神化所至也，無才可見，格可尋也。魏才可見，格可尋，而其才大，其格高也。晉、宋其格卑矣，其才故足尚也。梁、陳其才下矣，其格故亡譏焉。

又　《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六朝之詩所自出也，漢以前無有也；「賦體物而瀏亮」，六朝之賦所自出也，漢以前無有也。

又《雜編》卷四　古風兩漢，近體三唐，能事畢矣。

又《續編》卷一　東、西二京，人文勃鬱。韋、孟諸篇，無非二《雅》；枚乘衆作，亦本《國風》。【略】良以前規盡善，無事旁搜，不踐茲途，便爲外道。故四言未興，則《三百》啓其源；五言首創，則《十九》詣其極。【略】使枚、李生于六代，必不能舍兩漢而別構五言。

《詩語類抄》卷六　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

江盈科《雪濤詩評》（《說郛續》卷）本（一四二）　詩所爲貴，古者自《雅》、《頌》、《離騷》之後，惟蘇、李「河梁」詩與《十九首》係是眞古。彼其不齊不整，重複參差，不即法，不離法。後人模之，莫得下手，乃爲未雕之樸。

《藝圃傖談》卷一　詩須論時境。如帝王英雄詩，不主嫵媚可也；謂一切詩嫵媚皆非，何爲其然？既謂之詩，雖帝王英雄，亦須有溫柔意思。如《大風歌》壯浪中自委婉。曹瞞詩大樸直，只可作曹瞞看。

又　漢武帝能文而好奇，創爲樂府，郊廟，鼓吹，短簫鐃歌等曲，《塞瓠子》等詩，盡變古法。而司馬相如《子虛》之作，適投所好；遭遇同學，天子甄賞，所以名冠當世，非獨其材具勝也。揚雄慕相如，一步後塵，況其人品，原不足法，所以終爲子雲而已矣。

又　予少讀《選》詩，心賞而難爲目；及讀張華《答何劭》詩云：「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溫麗」兩字足該矣。葛洪《西京雜記》云：「司馬長卿首尾溫麗。」南齊陸韓卿詩亦云：「相如悉溫麗。」益知古人詩溫麗，盡乎技矣；雖《三百篇》不能違也。學漢、魏五言，風度自溫厚。

又　漢、魏人以情境爲詩，多眞逸。

又　古詩四言，太音冲漠。漢、魏增一言便多逸響，如兵法改車戰爲步騎，龍虎風雲，奇變百出矣。

又　後世詩不離情、境、辭三者，即所謂興、比、賦也。太上寄情，漢、魏、《十九首》是也；其次寫境，六朝諸家之作是也；其次尚辭，唐以後近體是也。

《唐音癸籤》卷四　柏梁押重韻者，人占一句，故犯重韻以爭勝也。《焦仲卿妻》重韻爲多者，長篇叙事，無庸簡擇，重犯，正見滔莽之致也。此二詩外，有重押者，當屬偶誤。

《詩源辯體》卷三（三三）　周之《雅頌》，多周公之徒所製，故其體爲正，而其句有則，語既顯明，而義實廣大。漢之《房中》、《郊祀》，乃相如之徒所爲，（武帝《郊祀》十九章，使司馬相如、鄒子樂等爲之。）故其體多變，而句甚雜，語既深酷，而義實卑淺。王叔武云：「雅頌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語甚有見。

又（四四）　漢人古詩本未可以句摘，但魏、晉以下既有摘句，而漢人無摘不足以較盛衰，今姑摘起結數十語以見大略。起語如「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結語如「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等句，不但語出天成，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亦可概見。熟詠全篇，則建安以還，高下自別矣。

又（四六）　武帝（諱徹。）《楚辭》、《瓠子》二歌，質勝於文，氣格蒼古；《秋風辭》，文質得宜，格在其中。王元美云：「漢武固是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矣。」胡元瑞云：「《大風》，千秋氣概之祖，《秋風》，百代情致之宗。」（以上元瑞語。）樂府雜言《李夫人歌》，僅十數言，而委婉有致，意味無窮。楚聲《落葉哀蟬曲》，聲調極靡，而題亦非古，出於王子年《拾遺》，僞撰無疑。仲默擬之，不能辨。

又（四七）　七言歌謠，其來雖遠，而眞僞莫辨。詩則始於漢武帝《柏梁臺聯句》。《柏梁詩》羣臣各以其職詠一句，殊不成章，且其語太質野，未可爲法。胡元瑞云：「《柏梁》句調太質，興寄無存，不足貴也。」（以上元瑞語。）然平子《四愁》、子桓《燕歌》、晉人《白紵》，每句用韻，實本於此，又不可缺。後人因謂每句用韻者爲「柏梁體」，因并錄之。

又(四八)　屈、宋《楚辭》，本千古辭賦之宗，而漢人摹倣盜襲，不勝屢飫。惟小山《招隱士》一篇，聲既峻絕，而語復奇警，在屈宋後佼佼獨勝。胡元瑞云：「求騷於漢之世，其《招隱》乎？較之《秋風》、《招隱》奇，《秋風》正。太白多類《招隱》，子美常近《秋風》。」

又(六三)　予嘗謂：漢、魏五言，由天成以變至作用，故編次先《十九首》，次蘇、李、班婕妤，次魏人。然劉勰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又或疑《十九首》多建安中曹王所製，其說亦似有見。班固《詠史》，質木無文，當爲五言之始。蓋先質木，後完美，其造詣與唐人相類。漢先西京，論四言、雜言也。晉以後五言，則文益勝矣。

又卷四　漢人五言，體皆委婉，而語皆悠圓，有天成之妙。

又　漢、魏五言，由天成以變至作用，非造詣有深淺也。徐昌穀云：「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斯言謬矣。

又卷三四《總論》　詩體之變，與書體大略相類。《三百篇》，古篆也(蒼頡書，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漢、魏古詩，大篆也(周史籀作)。

鍾惺《古詩歸》卷六《古詩十九首》尾評　蘇、李、《十九首》與樂府微異，工拙淺深之外，別有其妙。樂府能着奇想，着奧辭，而《古詩》以雍穆平遠爲貴。樂府之妙，在能使人驚；《古詩》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性情光焰，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滅處。

《四然齋藏稿》卷二《古詩類苑叙》　漢魏尺幅，尚沿《三百篇》遺響：如蘇、李、嵇、阮諸賢，含情寄興，遠調凄歌，冥冥乎殊不可施繒弋。

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有六義，《頌》簡而奧，夐哉尚矣。《大雅》宏遠，非周人莫爲。《小雅》婉孌，能或庶幾。《風》體優柔，近人可仿。然體裁各別，欲以漢、魏之詞，復興古道，難以冀矣。西京崛起，別立詞壇，方之於古，覺意象蒙茸，規模逼窄，望湘纍之不可得，況《三百》乎？

又　十五《國風》，亦里巷語，然雍雍和雅，騷人則蕭蕭清遠之音。西京語迫意鋭，自不及古人深際。

又　詩人一嘆三咏，感寤具存，龐言繁稱，道所不貴。韋孟《諷諫》，愷直有餘，深婉不足。韋玄成《自劾》詩，情色未宣，末段數語，庶爲可誦。

又　詩四言優而婉，五言直而倨，七言縱而暢，三言矯而掉，六言甘而媚，雜言芬葩，頓跌起伏。四言《大雅》之音也，其詩中之元氣乎？《風》、《雅》之道，衰自西京，絕於晉宋，所由來矣。

又　五言在漢，遂爲鼻祖。西京首首俱佳，蘇李固宜，文君一女耳，胸無綉虎，腕乏靈均，而《白頭吟》寄興高奇，選言簡雋，乃知風會之翊人遠矣。

又　詩被于樂，聲之也。聲微而韵，悠然長逝者，聲之所不得留也。一擊而立盡者，瓦缶也。詩之饒韵者，其鉦磬乎！「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其韵古；「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其韵悠；「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其韵亮；「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其檮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韻幽【略】凡情無奇而自佳，景不麗而自妙者，韻使之也。

馮班《鈍吟雜録・古今樂府論》　蓋漢人歌謠，後樂工采以入樂府，其詞多歌當時事，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是也。子美自咏唐時事，以俟采詩者，異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而作。總而言之：制詩以協于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并杜陵之新題樂府，七也。古樂府無出此七者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則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也。【略】漢代歌謠，承《離騷》之後，故多奇語。魏武文體，悲涼慷慨，與時人不同。然史志所稱，自有平美者，其體亦不一。如班婕妤「團扇」，樂府也。「青青河畔草」，樂府也。《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則《十九首》亦樂府也。伯敬承于鱗之後，遂謂奇詭整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其評詩至云：某篇某句似樂府，樂府某篇某句似詩。謬之極矣。樂府之名本于漢。至《三百篇》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樂之大者，正以郊祀爲本。伯敬乃曰：樂府之有郊祀，猶詩之有應制。何耶！又李西涯作詩三卷，次第咏古，自謂樂府。此文既不諧于金石，則非樂也；又不取古題，則不應附于樂府也；又不咏時事，如漢人之歌謠及杜陵新題樂府，直是有韻史論，自可題曰史贊，或曰咏史詩，則可矣，不應曰樂府也。

又卷八《遺言》　詩之亡也，《離騷》繼之。至于漢、魏，而麗淫之賦興矣。然蘇、李五言之作，謂之麗以則可也。五言訛于晉、宋之際，自魏末喜清言，以老、莊爲學問，名士恣情酒色以爲達，文人承流而作。【略】詩人美刺之義漸遠矣。

賀貽孫《詩筏》　漢人樂府，不獨其短篇質樸，長篇龐厚，非後人力量所及，即其音韻節目，輕重疾徐，所以調絲肉而叶宮徵者，今皆不傳，所傳《郊廟》、《鐃歌》諸篇，皆無其器而僅有其辭者。

又　畫家所謂平遠者，如一幅亂山，幾數百里，而烟嶂連綿，看之令人意興無窮。在詩家惟漢人有之。今之學古詩者，但知學其平，不知學其遠。蓋平者其勢，遠者其神，神故不易學也。

又　近日吳中《山歌》、《挂枝兒》，語近風謠，無理有情，爲近日眞詩一綫所存。如漢古詩云：「客從北方來，欲到到交趾。遠行無他貨，惟有鳳凰子。」句似迂鄙，想極荒唐，而一種眞樸之氣，有張、蔡諸人所不能道者。

徐世溥《榆溪詩話》　春秋以後，無復采風陳詩之舉，故列國享燕其卿士亦惟歌舊什而已。未聞陳靈以後有新詩者。一變而爲《騷》，遂啓賦端，而比興亡于賦。至漢《安世房中歌》，居然雅頌矣，然非風也。《十九首》眞得風人之旨與音矣，然出于士大夫所爲，而非民間所作，亦不可以爲風也。古者之風，皆可弦歌，則非獨雅頌爲樂矣。自郊祀鐃歌作而以樂府爲雅頌，于是乎雅頌遂亡于樂府。五言作而以古詩爲風，于是乎風又亡于古詩。其出自民間而爲風且入樂府者，惟《子夜》諸歌。而其辭淫，其聲靡，又不可以訓也。詩餘與詞曲已朕兆于此，而古詩盡亡矣。故詞曲者，風與樂府之流而合也，自士大夫爲詞曲，而民間之歌莫采，于是樂府獨流爲曲，而又與風分矣。

《思辨錄輯要》卷三五《史籍類》　商周雅頌朝廟之歌，象功昭德，光揚盛美，故能合洽神人，格于上下，垂典則爲經制。漢以後郊廟之歌，但言鬼神祥瑞，奇怪幽渺之談，無關典要。至于朝享，多采里巷謳謠，如《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類，奏之金石，被之管絃，甚無謂也。古樂干戚羽籥之舞，後世易以魚龍角觝之戲，恣淫巧，供歡笑，先王美善之意于斯蕩然矣。

《日知錄》卷二一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皋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無累之言始多于世矣。

又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無此體，遂欲分爲八章，以爲必分爲八而後可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古詩》三「之」、三「治」、二「哉」、二「時」、二「來」、二「材」已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爲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唯用二字者，「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略】《爲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爲夫婦」一首二「時」字；【略】沈約《鍾山詩》二「足」字。然則重韻之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又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郎廷槐《師友詩傳錄》一九　問：秦漢風味與三唐何如？王答：秦詩具于《詩》之《秦風》。漢人蘇武、李陵、枚乘、傅毅之作，去國風未遠。六代惟陶彭澤，三唐惟韋蘇州二公可以企及。張歷友答：秦詩所傳者不多，皆古逸歌謠耳。漢人詩風味醇茂，高渾中具見淡泊，豈唐人所能徑造。張蕭亭答高庭禮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于文。六朝華浮于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爲然。李本甯曰：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

《薑齋詩話》卷下（一〇）　古詩及歌行換韻者，必須韻意不雙轉。自《三百篇》以至庾、鮑七言，皆不待鈎鎖，自然蟬連不絕。此法可通于時文，使股法相承，股中換氣。

《東江集鈔》卷九《東江子雜說》　《大風歌》三句俱韻，《瓠子歌》二首，皆二句一換韻。《江南可採蓮》一曲，首三句以蓮、田、間相叶，後用東西南北，章法甚奇。子美《杜鵑》詩學之。

《詩辯坻》卷一　漢昭《黃鵠》，出于《雜記》。靈帝《招商》，紀于《拾遺》。《雜記》亡論是否葛洪，總是六朝人所撰。《擣素》、《文木》、《菟園》諸賦，豈西京之調！《黃鵠》一歌，足例僞擬。至于子年，尤荒唐不足信。「清絲流管歌玉觴」，齊、梁《白紵歌》中語耳，謂兩京有此句乎？胡明瑞稱漢世人主多才，而豔數諸作，爲昔人所紿。又班書《藝文志》不載諸賦，乃是一證，而明瑞反以挂漏少之。

穀齋主人《獨鑒錄》 漢、魏詩，大有風骨。讀其詩，高睨橫舉，跌蕩頓挫，嶔崎歷落，如見其人。六朝漸乏風骨矣，唐人頗有風韻，正始較漢、魏籍籍猶有存者。

《六松堂文集》卷一二《張文一〈松齋詩〉序》（胡思敬輯《明季六遺老集》） 自周以降，漢、魏、六朝浮靡之詩時見于歌曲，而美刺之義以泯。然讀韋孟之《諷諫》，東方之《誡子》，魏武、稽康之《秋胡》諸行，未嘗不感慕興起，悠然見三代之遺風焉。

《樂府廣序》卷二五（漢一）《歌詩上》 序曰：漢《藝文志》載歌詩二十八家者，初樂府未立，其聲合樂，或間采入樂府之本辭也。夫帝王能自爲歌詩。開一代風氣，無若漢高祖、孝武帝，【略】蓋漢歌大度深思，規模弘遠矣。高祖嘗自言：「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及過沛，與故人父老子弟，飲酒歡哀，則思猛士，卒以平勃靖亂，功成宴如，豈偶然哉。武帝自臨塞決河，遂定宣房之功。太史公聞《瓠子詩》而悲之，作《河渠書》以章明德。此與《天馬》、《芝房》之歌，以瑞應遠略自誣其慆德，故自不侔矣。

《湛園未定稿》卷二《五七言詩選序》 自春秋以汔戰國，「國風」之不作者百餘年。屈宋之徒，繼以騷賦。荀況和之，風雅稍興，此亦詩之一變也。漢初，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以五言接《三百篇》之遺，【略】此又詩之一變也。

《原詩・外篇》下 漢、魏詩如三王，已有質文治具，煥然耳目，然猶未能窮盡事物之變。

又 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于太虛中，初見形象，一幅絹素，度其長短闊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次脫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濃淡；而遠近層次，尚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明也。盛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淡遠近層次所得而該，刻畫博換，無所不極。又嘗謂漢、魏詩不可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

《寄園寄所寄》卷四 七言詩肇于《柏梁》，盛于建安。然《三百篇》中七字句甚多，《楚狂接輿歌》、寧戚《扣牛歌》、項籍《垓下歌》、漢高《大風歌》，皆七字濫觴。然八句中皆雜五言二句。每首只五十二字耳。（《幽草軒集》）

又 《稗史》云：詩【略】有雙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萬青閣偶談》）

《圍爐詩話》卷一 漢、魏之詩，正大高古。漢，謂自枚乘至中郎（枚詩十九首，其中亦有東漢人詩也）；魏，謂思王至阮公。正，謂不淫不傷；大，謂非嘆老嗟卑；高，謂無放言細語；古，謂不束于韻，不束于粘綴，不束于聲病，不束于對偶。如是之謂雅，不如是之謂俗；而俗又有微甚之辯。【略】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爲五言，而能復其淳正。

又卷二 問曰：五言古詩如何？答曰：此體之名失實久矣。漢固有高澹、濃詭二種詩，皆入歌喉，皆在樂府。樂府乃武帝所立官署之名，《古詩十九首》謂是古不知何人所作之詩，亦在樂府中。故樂府之「青青河畔草」、「驅車上東門」即《十九首》中之第二、第十三首，而《文選》注所引《十九首》謂之枚乘樂府也。《十九首》皆是高澹之作，後人遂以此爲古詩，而以《羽林郎》、《董嬌嬈》等濃詭者爲樂府。後人所見固謬，而此二種詩，終不可相雜也。

又 五言古詩，須去其有偶句者而論之，以自西漢至中唐爲全局，猶七言律詩以自初唐至晚唐爲全局也。漢、魏五古之變而爲唐人五古，欲去陳言而趨清新，不得不然。亦猶七律初盛之變，而爲中晚唐不得不然也。

又卷三 七言創于漢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詩有《東飛伯勞》，至梁宋而大盛。亦有五、七言雜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七言《柏梁》體，蘇、李、《十九首》等篇，或名爲古詩，古詩與樂府判然分矣。

又 詩家巧易而拙難【略】唐人古體不及漢、魏，亦只不能拙。

沈用齊、費錫璜輯《漢詩總說》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府小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

胡在恪《漢詩音註序》 「楚騷而後，五言之宜首蘇、李，《十九首》之析爲二十，要當繩以區則，不必例以傳疑。若夫《大風歌》之籠罩一世，振起兩京，《秋風辭》之英雄情多，爲一部漢詩中導歡散悲之權輿。而《郊廟》、《鼓吹》、《安世房中》之有典有則，馬、班、韋、張之先後傑出，裔裔般般，以暨《鐸舞》、《巾舞》、謠詞、俗諺，且有錄其雜寫片語者，集英略穢，承間簒乏，密須闕翠，宋刀魯削，鉅細總非近玩矣。

錢牧庵《唐音審體・古詩七言論》 七言始于漢歌行，盛于梁。【略】歌行

本出于漢樂府，然指事咏物，凡七言及長短句不用古題者，通謂之歌行，故《文苑英華》分樂府歌行爲二。

又《古詩四言五言論》　五言詩始于漢元封，盛于魏建安，陳思王其弁冕也。

王士禎《師友詩傳錄》二　蕭亭答：《騷》之變爲五言也，風調自別。《十九首》或謂《楚騷》同時，或謂枚乘等作。想考無確據，故不書作者姓名。觀「青青陵上柏」一章內，「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兩宮：南宮、北宮也。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又「明月皎夜光」一章內，「玉衡指孟冬」，如「促織鳴東壁」、「白露霑野草」、「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等語，所序皆秋事，乃漢令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似爲漢人之作無疑。至於「蘇李河梁」詩，可與《十九首》相頡頏。東坡先生謂爲僞作，亦必有見。然氣味高古，縱不出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善於擬古首，似不能及也？不須深辨。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厚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於流離，《白頭》吟於閨闥。其他可以類推矣。

又一九　問：「秦、漢風味與三唐何如？」阮亭答：「秦詩具于詩之《秦風》。漢人蘇武、李陵、枚乘、傅毅之作，去《國風》未遠。六代唯陶彭澤，三唐惟韋蘇州，二公可以企及。」歷友答：「秦詩所傳者不多，皆古逸歌謠耳。漢人詩風味醇茂，高渾中具見淡泊，豈唐人所能徑造？然唐人詩有過于六朝者；有不及六朝者，風格一正，絕去淫哇，此所以過也。若『中』、『晚』而下，氣體漸薄漸削，則又不及六朝之濃且厚矣。六朝尚不及，何況兩漢？」蕭亭答：「高廷禮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于文，六朝華浮于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爲然。』李本寧曰：『譬之水，《三百篇》，昆侖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益乎？』由二公之言觀之，時代不同，風氣自變。苟法嚴而辭諧，意貫而語秀，皆爲絕倡，未可以先後論也。」

又《師友詩傳續錄》一三　問：「樂府何以別于古詩？」答：「如《白頭吟》、『日出東南隅』、『孔雀東南飛』等篇，是樂府，非古詩。如《十九首》、『蘇、李錄別』，是古詩，非樂府。可以例推。」

《帶經堂詩話》卷一《源流類・二》　夫古詩，難言也。《詩》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誰謂雀無角」、「老馬反爲駒」之類，始爲五言權輿。至蘇、李、《十九首》，體制大備。自後作者日衆，唯曹子建、阮嗣宗、左太沖、郭景純數公，最爲挺出。江左以降，淵明獨爲近古；康樂以下其變也。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綜而論之，則劉勰所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漢人之作，夐不可追；「慷慨磊落，清峻遙深」，魏、晉作者，抑其次也；「極貌寫物，窮力追新」，宋初以還，文勝而質衰矣。（《漁洋文》）

又《體製類・三》　《捫虱新話》云：琴有古人之雅琴、頌琴。蓋古之爲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耳。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舞。漢高帝《大風歌》、項王《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遂有《大風起》、《力拔山操》。文中子與楊素、蘇瓊、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蕩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予嘗不解雅琴、頌琴之義，見此了然。然不知何以獨不言「風」耳。（《居易錄》）

又《體製類・四》　《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擊筑，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此遠在《十九首》、蘇李之前，漢詩最古者，唯此及《安世房中歌》耳。《晉樂志》以爲李延年造，不知何據。今在樂府橫吹。郭茂倩《樂府詩》所載，則始六朝劉孝標、王褒諸人，而古辭不傳，可惜也。（《香祖筆記》）

又《體製類・一九》　作古詩須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摹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虎頭蛇尾。此王敬美論五言古詩法。（《池北偶談》）

又卷三《眞訣類・四》　《三百篇》既亡而《楚詞》興，《楚詞》不競而古詩作。學士大夫將自兩漢以溯《風》《雅》之濫觴，舍《楚詞》無由。宋晁無咎、朱元晦所輯錄，自淮南小山而下，其聲類楚者，咸采摭不遺。而東坡、山谷教人作詩之法，亦唯曰：「熟讀《三百篇》、《楚詞》，曲折盡在是矣。」（《蠶尾文》）

又《眞訣類・五》　夫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溯之楚《騷》、漢魏樂府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源于學問，興會發于性情。于斯二者兼之，又斡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自名一

家。（《漁洋文》）

又卷四《纂輯類・一》 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廬江小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叙事措語之妙，愛不能割。班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被之樂府，何非詩耶？（《五言詩凡例》）

又《纂輯類・二》 《大風》、《垓下》肇自漢音。至武帝《秋風》、《柏梁》，其體大具。曹子建《燕歌行》、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皆唐作者之所本也。六朝唯鮑明遠最爲遒宕，七言法備矣。抄漢、魏、六朝詩一卷。梁、陳、隋長篇煩多，而氣不足以舉其辭，沿及唐初，益崇繁縟，愚均無取焉。（《七言詩凡例》）

又《刪訂類・一》 二十年前，曾有五言詩、七言詩之選，頗有別裁。五言始《十九首》而終隋，附以唐陳拾遺、張文獻、李供奉《古風》，韋蘇州、柳柳州五人之作，七言則始《易水》、《大風》、《垓下》諸歌，而終于宋元諸大家。（《蠶尾文・答秦留仙宮諭書》）

又《序論類・三》 《詩》三百五篇，于興觀群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亦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創爲刻畫山水之詞。（《漁洋文》）

又《序論類・二七》 合肥李相國容齋詩僅存千首，以《南》《雅》爲經，以《史》、《漢》、《騷》、《選》、古樂府爲緯，取材博而不雜，持格高而不亢，托興深而不詭，遣調婉而不靡，敷采麗而有則，卓然而爲本朝一大宗無疑。（《蠶尾續文》）

《古歡堂雜著》卷二《論五言古詩》 蘇、李二子爲五言之祖，所謂非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和，更無可爲喻也。他如班婕妤《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饒》、諸葛《梁父吟》，以及《陌上桑》、《焦仲卿妻》、《鷄鳴》、《八變》、《艷歌》之類，音調不同，古詩之變矣。

又 五言古詩正派，未有不權輿于《十九首》與蘇、李者。

又《論七言古詩》 昔人謂七言沿起昉於《擊壤》，予於《擊壤篇》另作句讀，非七言之祖明矣。《三百篇》已露其端，《離騷》實闢其境。至於《飯牛》、《臨河》、《易水》、《皇娥》、《白帝》、《子產誦》、《采葛婦》諸篇，聲長字縱，皆歌行之祖。昔人所謂《滄浪》擅其奇，《柏梁》弘其質，《四愁》墜其傷，《燕歌》開其靡也。

又 總而論之，七言古詩肇於《離騷》、《毛詩》，而漢、魏以來，遂備其體。《大風》、《垓下》、《秋風》、《柏梁》、《四愁》、《燕歌》等篇，古音錯落，皆成奇觀。

又卷三《詩話（評茂秦十則）十》 茂秦曰：「《廛史》云：『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柏梁篇》祖之。』劉存以『交交黃鳥止于桑』爲七言之始，合兩句爲一，誤矣。《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亦非也。蓋始於《擊壤歌》『帝力何有於我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婦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騷，但以參差間之，而觀者弗詳焉。」余一日讀《擊壤篇》，細玩文氣語韻，另爲句讀：「日出而作（句），日入而息（句），鑿井而飲（句），耕田而食（句），帝力（句），何有於我哉（句）。」末一句乃歌餘之曼聲也，不入韻。蓋彼時之民，安田里，樂耕桑，感激之意深。實目覩帝力之勤劬，以成雍熙之化。「何有於我」，謂君勞而民自逸，歸美於上之詞也。若云我民之日用飲食與帝力何涉，則後世悍俗不可訓矣。「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亦謂氣象則然，非市恩小惠之比。豈有以堯舜之民而不知感澤者乎！歌有曼聲，即今曲之尾聲也。如此讀，則《擊壤歌》非七言之祖矣。

《漢詩總說・別編》卷三一 《三百篇》後，漢人創爲五言，自是氣運結成，非人力所能爲。故古人論曰：「蘇、李天成，曹、劉自得。」天成者，如天生花草，豈人翦裁點綴所能彷彿；如鑄就鐘鏞，一絲增減不得。解此方可看漢詩。

又 讀漢詩不可看作三代衣冠，望而畏之。須看得極輕妙、極靈活、極風豔、極悲壯、極典雅，凡後人所謂妙處，無不具之。即如《陽關》一曲，唐人送別絕調，讀李陵三詩，知從此化出。《陌上桑》、《董嬌嬈》，即張、王、李、韓輕豔之祖也。「紅塵蔽天地」、「十五從軍征」，李、杜悲壯之祖也。「冉冉歲云暮」，駱賓王、白樂天皆祖之。《郊祀》諸詩，顏、謝、昌黎皆祖之。大抵六朝、唐、宋名家，多祖漢詩，不能盡述也。

又 屈原將投汨羅而作《離騷》，李陵降胡不歸而賦《別蘇武詩》，蔡炎被掠失身而賦《悲憤》諸詩，千古絕調，必成於失意不可解之時。惟其失意不可解，而發言乃絕千古。

又　漢詩典實朴奧，與雅、頌相近，豈晉、宋以下所能，況在近代乎！

又　四言長短有「兮」字歌，是漢人古體。五言是漢人近體。詩到約以五言，便整齊許多。此語可爲知者道。

又　古詩有箴有戒，皆警惕之詞，漢詩結處多用之，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箴戒之詞也。古詩有祝皆頌禱之意，漢詩末句多用祝辭，古諺古銘可訓可戒，與經表裏，惟漢詩尚存此意。吾故曰漢人善學古人。

又　西漢自《大風》以下諸歌，古奧遠過東漢。若以燕王旦、廣陵王胥與東漢趙壹、酈炎較，便有河漢之隔。文章關乎時代，豈不信然。

又　讀漢詩，須讀漢文、漢賦，會通其意始漸有解處。《淮南》、《史》、《漢》、《太元》、《易林》諸書，不可不讀，而楚辭尤爲漢詩祖禰。

又　漢詩有絕不可解者，如《聖人制禮樂》篇之類。惟《鐃歌》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似不純是聲詞雜寫，偶思得近似者附註於下，非敢云必是也。曹子建云：「漢曲訛不可辨。」在魏且然，況今日哉。

又　聖賢學問，極斂約縝栗而萬物不能過。周詩斂約之至，縝栗之至。惟漢詩尚存此氣味，所以百世不逮。晉、宋漸入於文，漸取清雅，言之文，實詩之衰也。後世有志復古，不深入漢人壁壘，猶入室而不由門也。

又　《羽林郎》、《董嬌嬈》、《日出東南隅行》諸詩，情詞並麗，意旨殊工，皆詩家之正則，學者所當揣摩。唐之盧、駱、王、岑、錢、劉，皆於此數詩中得力。

又　漢詩有前後絕不相蒙者，如「東城高且長」、「天上何所有」、「青青河畔草」，未可強合，亦不必以後人貫串法曲爲古人斡旋。疑此等詩有前解後解之別，可分可合。如「十五從軍行」在《古詩》三首內，則至「淚落沾我衣」爲一首，在樂府則分爲數解。《十九首》內分入樂府散爲解者甚多。他如《白頭吟》、《塘上行》，或增或減，多讀古詩自得之。今小曲每割諸曲合唱，亦是此意。

又　《雞鳴》、《相逢行》、「青青陵上柏」諸詩，讀之見太平景象，人民熙皞，上至王侯第宅，下至平康、北里，皆優游宴樂，爲盛世之音。迄《五噫》、《於忽操》等詩作，遂多衰世之感。漢詩至此，不可讀矣。

又　詩主言情，文主言道。詩一言道，則落腐爛。然詩亦有言道者，【略】惟漢人二韋詩及「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爲典則也。

又　漢詩韻最奇，《焦仲卿妻》詩多至二十餘韻，有隔句用韻，至《江南可采蓮》、《上陵》、《蜀國刺》乃無韻，不可不知。

又　漢人詩未有無所爲而作者，如《垓下歌》、《春歌》、《幽歌》、《悲愁歌》、《白頭吟》，皆到發憤處爲詩，所以成絕調。亦不論其詞之工拙，而自足感人。後人絕命多不工，何也？只爲殺身成仁等語誤耳。

又　世之說漢詩者，好取其詩，牽合本傳，曲勘隱微。雖古人託辭寫懷，固當以意逆志。然執詞指事，多流穿鑿。又好舉一詩，以爲此爲君臣而作，此爲朋友而作，此被讒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擬度，失本詩面目。余說漢詩，先去此二病。

又　詩文家不可重複說，此最爲俗論。如「行行重行行」，下云「與君生別離」，又云「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又云「道路阻且長」，又云「相去日以遠」，在今人必訝其重複。「昭昭素明月，光輝燭我牀」，曰「昭昭」，又曰「素」，又曰「明」，又曰「光輝」。《滿歌行》亦重疊言之，他詩不可枚舉，漢人皆不以爲病。自疊牀架屋之說興，詩文二道皆單薄寡味矣。

又　魏晉樂府中多漢詩，論之已詳。漢詩中亦時雜周詩，如今有人純歌《楚詞》。《短歌行》直歌《呦鹿》。《薤露》之曲，見於宋玉。《飲馬長城窟》中有秦詩一段。此其尤著者也。大抵龐厚永長，周詩又在漢人上，以漢五言詩與周詩並讀，則如以唐律與古詩並讀耳。常疑《箜篌引》高出漢人，或周詩之遺乎！

又　前輩稱曹子建、謝朓、李白工於發端，然皆出於漢人。試舉數句，請學者觀之。「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來日大難，口燥脣乾」、「日出入安窮」、「大風起兮雲飛揚」，是豈六朝、唐人所及？太白輩將此等詩千迴百折讀之，然後工於發端耳。

又　讀漢詩只如見前輩人，恪恭不敢置一語，唯唯而退，不敢議之，亦未嘗樂與之親。作如是觀者，此其人未嘗讀漢詩也。

又　讀漢詩若有所解，僅存數章，以爲擬體之首。作如是觀者，此其人亦未嘗讀漢詩也。

又　讀漢詩須手舞足蹈，觸得妙境，更不忍釋。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又　讀漢詩如登山造極，溯水得源，見衆山皆培塿，江河皆支派，一切唐、宋皆屬雲礽，覺語近而味薄，體卑而格俚，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又　讀漢詩要見蘇、李、班、張輩皆如在目前，爲我兄事師事之人。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詩義固說》上　漢五言詩去《三百篇》最近，以直抒胸懷，一意始終，而字圓句穩，相生相續成章。如一人之身五體分明，而氣血周行無間，不事點染而文彩自生也。【略】至七言詩通首者絕少，其散見于雜言者，雖一句二句，不可不熟玩而吟咏之，以其用字峭緊，爲句渾成，矯矯有氣也。若作七言古不學漢人練句，雖湊泊成章，非選軟則板滯矣。唐以來惟杜老得此法。

又　漢詩《柏梁詩》宜全讀。諸如：「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青荷晝掩葉夜舒，唯日不足樂有餘。青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嘉難逾。」「欲往從之梁父艱。」「何以報之英瓊瑤。」「天不可階仙大稀。」「殷殷鐘石羽龠鳴，河龍獻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鳴吐銜福翔殿側。」「游行去去如雲除，敝車羸馬爲自儲。」「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飯我豆食羹芋魁。」「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家在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略】皆宜常誦口頭，以爲練句之法，自然出語不同。

又　漢詩出語自然，樸妙無可議，惟《錄別詩》「以遺心蘊蒸」，「蘊蒸」二字板滯。

又下《書漢魏詩乘編後》　漢詩無字不活，無句不穩，句意相生，纏綿不斷，而章法次第，井然有章，眞《三百篇》之嫡派，所謂「質極而文，淡而不厭」者也。

又　漢、魏之詩，能言其志，故學爲詩者不可不讀也。

田同之《西圃詩說》　詩之道，有根柢焉。【略】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泝之《楚騷》、漢魏樂府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

又　漢、魏而下，五古之響寂矣。

又　五、七絕句，古詩、樂府之遺也。音旨微茫，無餘法而有餘味。而世俗竟以截律句爲言，是但見龍門、大伾，而豈知崑崙、岷山之有所自耶。

又　師《三百篇》，庶近於漢；師魏、晉乃幾於唐。

《夢月巖詩集》卷一八《詠古五首》二　漢家開創邁先秦，樂府渢渢製作新。歌就沛宮思猛士，辭傳汾水憶佳人。唐山淑女徵朱鷺，雍時奇才對白麟。底事盈庭惟汲黯，淮陽謫去不容身。

《說詩晬語》卷上(四)　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有韻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遠嫁」，或忼慨吐臆，或沈結含悽，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抒詞，縱辦風華，□然無有。

又(一一)　《康衢》、《擊壤》肇開聲詩，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經史諸子中有韻語可采者，當歌詠之，以探其原。

又(四七)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

又(五二)　漢五言一韻到底者多，而《青青河畔草》一章一路換韻，聯折而下，節拍甚急；而「枯桑知天風」二語，忽用排偶承接，急者緩之，是神化不可到境界。

方世舉《蘭叢詩話》　古體皆有平仄，但非律體一定，無譜可言，惟熟讀深思，乃自得之。趙秋谷宮坊笑人古詩不諧，不諧則讀不便串，古有此謇澀無宮商之古詩乎？一篇之中，又當間用對句，李天生太史言之。對乃健舉，如《古詩十九首》中「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是也。余推而求之，七古亦多，歌行尤甚。

《絸齋詩談》卷一　楊戴夏先生【略】又曰：「漢、魏之所以獨步者，情摯耳。大家之所以過人者，正由於修詞無痕，世反以不修詞目之，誤也。」

又卷二　四言詩不必作，卽嘔出心來，也難到漢人境，何況向上。

又　周德實有可說，說來人便信。如漢之夫婦、君臣、父子、兄弟，不可說者甚多。只是別撰一種言語，其古奧亦僞耳。

又卷八《雜錄》　古詩，短體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南飛》，皆是工夫極處，殆近天然。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　四言詩佳者，自唐山《房中歌》、相如《封禪頌》、魏武《短歌》、淵明《歸鳥》外，頗不多見。

《一瓢詩話》二三　格律聲調，字法句法，固不可不講，而詩却在字句之外。故《三百篇》及漢、魏古詩，後章與前章略換幾句幾字，又是一種咏嘆豐神，令人吟繹不厭。後世徒于字句求之，非不工也，特無詩也。

又一一七　漢、魏之詩，辭理意興，無迹可求。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宋人純以理用事，故去本漸遠。

《劍谿說詩》卷上　漢詩和平，魏詩激昂。晉詩高處與魏相頡頏，次之則信如劉彥和所謂「輕綺」也。宋詩已有排句，然骨重體拙，古意尚存。齊詩骨秀神清，而力不厚。梁詩高者可匹宋、齊，下者與陳、隋并入唐律矣。陳詩格最下，前不如梁，後不如隋。北朝詩可稱巨擘皆南人，餘子詞采不足，絕似當日南北風氣也。

又　漢京自雜歌樂章外，五言概不多見，是殆歷武、宣之世，崇尚經術，不暇以爲。然作者間出，深醇簡古，非魏、晉人可到。

又　漢、魏詩多同句。【略】不爲苟同，斯不嫌於同。

又卷下　漢、魏、六朝詩，勿論寄興如何，氣象固自不同。

又　漢人無故不作詩。【略】治陸士衡以贍博稱，效尤者遞降而下，以多爲貴，而詩旨微矣。

又　論詩當論題。魏晉以前，先有詩，後有題，爲情造文也；宋、齊以後，先有題，後有詩，爲文造情也。詩之眞僞，并見于此。

又　漢之騷皆賦也，惟淮南小山《招隱士》，節短而音長，迥出常格，乃眞騷也。武帝之《瓠子》、《秋風》，并是歌詞，雖古調，終遜其峭勁。

又　學漢、魏詩，當如魯男子學展禽，方爲善學。（歸愚先生曰：「李滄溟失此意，所以貌似神非。」）

又　五言盛于漢、魏，大衍于晉，衰于齊、梁，雜于唐，亡于宋。

又　魏、晉以前詩，句法渾論，讀之幾忘其有韵。

張雲章《瓦缶集序》　詩之興也至于今而千萬變，其最近古者惟樂府乎？自歌詩之法不傳，樂府之作猶存，依永和聲之遺意，意其尚可協諸律呂，播諸管弦，奏之堂上堂下也。然漢、魏間人一詩必有一意，其題與義雖各有緣起而亦不沾沾舊說，但借以發其心之所感而已。五言古自四言而申之，不盡諧聲律，不設題與義，隨所自得，但取言志，而其心之感于物則同也。

《松崖筆記》卷一《詩話一則》　五言始于東漢，至魏後盛，然已見于經，如《易》「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禮》「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非五言之絕佳者乎？李陵、蘇武詩，魏人擬漢耳。何以知之，日不類。且《蘇武傳》載李陵詩猶是騷體，與《大風歌》相類，是時五言未興也。

《貞一齋詩說・論詩答問三則》三　《風》、《騷》而後，古詩嗣興，自漢氏迄六朝，《選》體果正宗與？曰：尼父刪詩，錄《國風》、《二雅》、《三頌》，其體井然別矣。三體各具比興賦。其旨了然備矣。今觀漢氏詩，若《十九首》、蘇、李贈答諸什，《風》之遺也；若班掾《東京》五篇及平子《四愁》、韋孟《諷諫》等作，《雅》之亞也；其《郊祀》、《天馬》、《房中》等章，《頌》之流也。凡皆眞意流露，氣厚詞樸，使尼父刪正，各取其體無疑矣。

又《詩談雜錄》三　五古從選體入手，不致雜村野氣，以有規矩準繩，且漢、魏以來源流具在也。

又一一　《十九首》中二漢都有，乃後人類聚者，蘇、李贈答或亦漢代擬作，觀「俯觀江漢」等句，兩人離別，何由到此？

汪師韓《詩學纂聞・讀書》　《三百篇》、漢魏之作，類多率爾造極。【略】然我生古人之後，古人則有格有律矣，敢曰不學而能乎？【略】《傳》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讀詩且不可不博依也，而顧自比於古婦人小子之爲詩也哉？

又《樂府》　凡編詩者，切不宜以樂府編入七言古，豈知所謂樂府者，古詩亦是，律詩亦是；既不知其音，何從議其體乎？且七言古固從樂府出者也，漢代所傳《大風歌》，謂之《三侯之章》；《垓下歌》謂之《力拔山操》，其他曰歌、曰行、曰操、曰辭，未有不可被之弦管者，至唐始有徒詩者耳。

《樵香小記》卷下《五言詩》　五言詩世稱始蘇、李，《玉臺新詠》則題古詩爲枚乘作，均漢武帝時人，無庸較其先後。惟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虞姬詩已全作五言，此不可曉。卽曰陸賈贋託，賈亦虞姬同時人也。豈守節所見之本，後來又有所竄入歟？

《隨園詩話》卷四（五六）　詩雖小技，然必童而習之，入手先從漢、魏、

六朝，下至三唐、兩宋，自然源流可得，脈絡分明。

又卷六（三） 顧寧人言：「《三百篇》無不轉韵者。唐詩亦然。惟韓昌黎七古，始一韵到底。」余按《文心雕龍》云：「賈誼、枚乘，四韵輒易；劉歆、桓譚，百韵不遷：亦各從其志也。」則不轉韵詩，漢、魏已然矣。

又卷七（四五） 詩文集之名，始東京。《隋經籍志》曰：「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指班史某人文幾篇，某人詩幾篇而言。後人集之，非自爲集也。齊、梁間始有自爲集者：王筠以一官爲一集，江淹自名前後集，是也。

又卷一二（八七） 尹文端公曰：「言者，心之聲也。古今來未有心不善而詩能佳者。《三百篇》，大半賢人君子之作。溯自西漢蘇、李五言，下至魏、晉、六朝、唐、宋、元、明，所謂大家、名家者，不一而足。何一非有心胸、有性情之君子哉？即其人稍涉詭激，亦不過不矜細行，自損名位而已。從未有陰賊險狠，妨民病國之人。」

又卷一五（二八） 詩賦爲文人興到之作，不可爲典要。【略】蘇武詩，有「俯看江漢流」之句。其時武在長安，安得有江漢？

《松桂讀書堂集》卷六《詩話》 《三百篇》詩皆四言，間逗五言句。七言雖始於栢梁，實則四言二語合之。如「枹鼓不鳴董少平」、「解經不窮戴侍中」，一切歌謠，止一句者必用兩韵相協可見。若八言、九言則不復可用之吟咏也。至歌行、長短句，出自樂府，長句間有至十餘字以上者。要之，長句中實包短句，不過其用韻有疏密耳。

又卷七《陸奎勳樂府序》 樂府，古詩，漢人明分兩途。大抵古詩用後調，樂府用急調；古詩平典，樂府則雖方言俗諺皆可點化入妙。

《甌北詩話》卷一二《七言律》 心之聲爲言，言之中理者爲文，文之有節者爲詩。故《三百篇》以來，篇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雖小夫室女之謳吟，亦與聖賢歌詠並傳，凡以各言其志而已。屈、宋變而爲騷，馬、班變而爲賦，蓋有才者以《三百篇》舊格不足以盡其才，故溢而爲此，其實皆詩也。自《古詩十九首》以五言傳，《柏梁》以七言傳，于是才士專以五、七言爲詩。然漢、魏以來，尚多散行，不尚對偶。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 《楚詞》《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句讀之，即成七言。荀子《成相》、荆柯《送別》，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見于帝制，《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于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出于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又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鍾嶸《詩品》云：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制。《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未審即在鍾氏四十五篇之數否。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于後人依托，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作僞也。枚叔又在蘇、李之前，班史不言有五言詩，其爲臆說毋庸置辨矣。《虞姬歌》不見于《史》、《漢》，諒亦出于依托。《白頭吟》見沈休文，《宋書》但云古辭，不言何人作；唯《西京雜記》有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之語，亦不載其詞，且《雜記》出吳均之手，豈足信乎？

《葚原詩說》卷四 五言如無名氏《十九首》，蘇武、李陵《贈別》，卓文君《白頭吟》，班婕妤《怨歌行》，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饒》，蔡邕《飲馬長城窟》，蔡琰《悲憤詩》，無名氏《陌上桑》、《長歌行》、《君子行》、《相逢行》、《隴西行》、《豔歌行》、《枯魚過河泣》、《焦仲卿妻詩》、《雞鳴高樹巔》，《古詩》五首，又三首。

又 雜言則許由《箕山歌》，夷、齊《采薇歌》，《宋城者謳》，《野人歌》，甯戚《飯牛歌》，《漁父歌》，《越人歌》，《越謠歌》，《成人歌》，《優孟歌》，《王子思歸引》，《屐屨歌》，《易水歌》，漢高帝《大風歌》，項羽《垓下歌》，武帝《秋風辭》，《李夫人歌》，《落葉哀蟬曲》，淮南王《八公操》，李延年《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蘇伯玉妻《盤中詩》，無名氏《郊祀歌》，《蒿里曲》，《薤露歌》，《西門行》，《東門行》，《病婦行》，《孤兒行》，《悲歌》。

又 四言則《卿雲謠》，《白雲謠》，《穆天子謠》，《西王母吟》，莊周《引聲歌》，祝牧《偕隱歌》，韓憑妻《歌》，秦女《琴歌》，《湘中漁歌》，《三秦記民謠》，韋孟《諷諫詩》，東方朔《誡子詩》，司馬相如《封禪頌》，韋玄成《自劾詩》，《誡子孫詩》，傅毅《迪志詩》，朱穆《絕交詩》，仲長統《述志詩》，麗玉《箜篌引》。

魯九皋《詩學源流考》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自春秋迄戰國，又數百年，於是屈子興於南服，作爲《離騷》，《九歌》、《九章》之屬，以上繼《風》、《雅》，《頌》之音，其徒宋玉之徒和之，號爲《楚詞》。遭秦滅學，旋廢其業。漢興，《大風》、《秋風》之作，振起於上，於

是小山《招隱》之詞，《惜誓》、《九諫》、《九懷》、《九嘆》之什，羣然並作，王逸審定其旨，並列《騷》學。而司馬相如、揚雄又沿其流，作《子虛》、《上林》、《羽獵》、《長楊》諸賦；東都班固、張衡繼之，而《兩都》、《兩京》等賦出焉。要其敷陳直敘，不失古人諷諫之意，故班固之《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自時厥後，賦學漸棼，沿及梁、陳、隋、唐，又有古賦、律賦之別，而賦遂與《詩》、《騷》不相比附矣。五言之興，或云始於蘇、李與《十九首》。梁昭明太子選《十九首》，係以無名氏。徐陵《玉臺集》，分其中六章爲枚乘作。劉勰《文心雕龍》則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是《十九首》中，東西兩都，並有其人，而枚乘在陵、武之前，又不得云始於蘇、李也。大抵漢之五言，其意委曲詳盡，其詞抑揚宛轉，工於比興，切近事情，猶有十五《國風》之遺焉。然自唐山夫人有《安世房中歌》，而武帝立樂府采詩，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風》、《雅》、《頌》之音已備。蓋《房中歌》意擬《周南》，而義則取諸《文王之什》，是《大雅》之遺也。《郊祀十九章》學《頌》，《鐃歌十八曲》學《小雅》，其餘《相和曲》、《清調》、《平調》、《瑟調》、《舞曲歌詞》、《雜曲歌詞》，皆《風》之遺也。故自漢以來，樂府而外，凡學士大夫之作，別爲徒詩，殆其音節與絲竹不相調歟？蜀漢之際，魏、吳並立，而曹氏父子擅制作才，子建尤爲傑出，多借樂府題以歌咏時事。其時孔融、王粲、徐幹、劉楨、陳琳、阮瑀、應瑒羣相景附，謂之「建安七子」。自後言詩者，奉爲大宗。魏既篡漢，晉旋代魏，典午之世，阮嗣宗之《詠懷》，其遺音也。【略】其間柏梁之會，實肇七言，樂府中或雜其體。自參軍擬《白紵》、《行路難》，始有專家。

《柳亭詩話》卷二一《樂以詩爲本》 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詣乃爲大成。漢古樂府如《朱鷺》、《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於律呂，後來擬作者但咏其名物，詞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

郭兆麒《梅崖詩話》（山右叢書初編本） 樂府、歌行、古詩自然不同。樂府質而奧，古詩淡以遠，歌行發揚蹈厲，無之不可。歌行間用樂府語，不失爲鶴立鷄群。樂府雜用歌行語，則虎皮羊質矣。古詩之于近體亦然。

又 古詩音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使人讀之太易，是向廚下老嫗覓生活者；讀之過難，則亦聱牙佶屈，不可言詩矣。大率五古難于七古，七古可以氣勝，五古專以神行也。

《茗香詩論》六 太白有云：「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古道必何如而復也？《三百》後有《補亡》，《離騷》後有《廣騷》、《反騷》、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樂府後有雜擬，非復古也，剿說雷同也。《三百》後有《離騷》，《離騷》後有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外有樂府，後有「建安體」，有嗣宗《咏懷詩》，有隗詩。陶詩後有李、杜，乃復古也，擬議以成其變化也。

又一五 漢、魏之詩，所爲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晉、宋而降，雖有逸影之迹，永繫幽冥之阪。

又一七 前人謂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噫！是何言也？以漢之樂府古歌辭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之間坐陶、杜，庶幾得之。

又一八 漢詩之于「二南」，猶春秋時之魯；魏猶齊；陶詩猶漢之文帝，雖不用成周禮樂，尚時時有其遺意。

《昭昧詹言》卷一《通論五古》一 傳曰：「詩人感而有思，思而積，積而滿，滿而作。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咏歌之。」愚按以此意求詩，玩《三百篇》與《離騷》及漢、魏人作自見。夫論詩之教，以興、觀、羣、怨爲用。言中有物，（「言中有物」抄作「言之有味」。）故聞之足感，味之彌旨，傳之愈久而常新。臣子之於君父、夫婦、兄弟、朋友、天時、物理、人事之感，無古今一也。故曰：詩之爲學，性情（「性情」抄作「情性」。）而已。

又一四 漢代諸遺篇，陳思、仲宣，意思沉痛，文法奇縱，字句堅實，皆去經不遠。【略】宋以來詩家，無有出李、杜、韓、蘇四公境界，更不向上求，故亦無復有如四公者。一二深學，即能避李、蘇，亦止追尋到杜、韓而止。乃若其才既非天授，又不知杜、韓之導源經、騷，津逮漢、魏，奄有鮑、謝處，故終亦不能到杜、韓也。

又一五 古人用意深微含蓄，文法精嚴密邃。如《十九首》、漢、魏、阮公諸賢之作，皆深不可識。後世淺士，未嘗苦心研說，于詞且未通，安能索解。此猶言其當篇用意也。若夫古人所處之時，所值之事，及作詩之歲月，必合前後考之而始可見。

又一〇七 段落明白，始于東漢，（如班叔皮《王命論》等作。）昔賢以此爲

文意之衰。然詩猶未爾。如《十九首》及孔北海、曹氏父子、劉、阮、陶公、劉琨，皆魏、晉人作，而高古如彼。不特此也。如謝、鮑之參差，猶存古法，但短淺耳。俗士尚不解鮑、謝，何況漢、魏之天衣無縫者耶？

又一〇九　子建渾邁，猶是漢人。阮公高邁，亦以去漢未遠也。

又卷二《漢魏》一　五言詩以漢、魏爲宗，用意古厚，氣體高渾，蓋去《三百篇》未遠；雖不必盡賢人君子之辭，而措意立言，未乖風雅。惟其興寄遙深，文法高妙，後人不能盡識，往往昧其本解，而徒摭其句格面目，遞相倣效，遂成熟濫可厭。

又二　昔人稱漢、魏詩曰：「天衣無縫。」又曰：「一字千金，驚心動魄。」此二語最說得好。今當即此二語深求，而解悟其所以然，自然有得力處。《唐書》稱王昌齡「緒密而思清」。此誠勝境。然此只可對粗才爲說。若漢、魏文法高妙，詎止此耶？

又五　漢、魏詩陳義古，用心厚，文法高妙渾融，變化奇恣雄俊，用筆離合轉換，深不可測，古今學人多不識。

又八　漢、魏人如龍跳虎卧，雄渾一氣，觸手變化，而歸于重厚。不似後人尚氣勢，馳驟驟，詞意筆勢，或傷太盡，轉致筋弛脈散，通篇無含蓄留人處也。

又卷二一《附論諸家詩話》九二　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又九三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

又一三六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爲倡。獨倡無和，總篇終爲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咏嘆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亡。至唐人律體興，第用意于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其求餘情動人何有哉！

又一三九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盧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

又二〇九　荆公詩用意甚嚴，尤精于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惟公用之不覺句窘卑凡。

《瞻衮堂文集》卷一四《四明近體樂府敍》　古者詩皆可歌，至漢而詩與樂府分。

《退庵隨筆·學詩》二　袁簡齋曰：「顧亭林言：『《三百篇》無不轉韵者，唐詩亦然。惟韓昌黎七古，始一韵到底。』余按《文心雕龍》云：『賈誼、枚乘四韵則易，劉歆、桓譚，百韵不遷，亦各從其志也。』則不轉韵詩，漢代已然矣。」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　茗香謂：「孔氏之門如用詩，則漢之古歌辭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之間坐陶、杜。」此說較之「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可坐于廊廡之間」自勝矣，然亦未盡允也。三代以後詩，或一代，或一集，無全入《三百篇》之室者，以聖賢相傳「詩言志」，「思無邪」之旨，或不得之，或得之而未醇也，然其中可擇而取焉。漢之樂府古歌辭及《十九首》，氣體古質淡泊，皆與《三百篇》爲近，則皆升堂者，不能謂《十九首》獨入室也。陶之高逸，杜之沉厚，氣體雖不盡與漢同，亦皆升堂者也。使陶、杜猶坐廊廡，則王、孟、韓、白等安置乎？然漢之樂府古歌辭，《十九首》與陶、杜集，其中有精而又精者，實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是又時入《三百篇》之室者也。茗香高視《十九首》而卑樂府，高視漢而卑陶、杜，此第以氣體論詩，非知詩之本教者。

又　茗香又謂：「漢詩之于『二南』，猶春秋時之魯；魏詩猶齊；陶詩猶漢之文帝，雖不用成周禮樂，猶時時有其遺意。」亦不然。漢詩比「國風」，時或相似，然揚厲處多，以爲似春秋時之魯，則太弱矣。

又　漢、魏以性情時事爲詩，故質實而有餘味。

陳僅《竹林答問》　五言古詩起于蘇、李，七言古詩起于柏梁。若五言歌行，漢人之樂府也。七言歌行，肇始于禹《玉牒辭》。（《拾遺記》所載《白帝》、《皇娥》二歌，不足信。）後來如《飲牛》、《臨河》、《采葛》、《易水》、《垓下》、《大風》皆是，亦樂府也。古詩及歌行自是兩種，論古詩之源，則五、七言同時；論歌行之源，則七言先于五言。滄浪于此，頗似倒置。至謂四言起于漢韋孟，則大謬。此齊、梁詩體之所以卑也。

《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直而能曲，淺而能深，文章妙訣也。有大可發揮，絕可議論，而偏出以淺淡之筆，簡淨之句，後之人雖什佰千萬而莫能過者，此《三百篇》之眞旨，漢、魏人間亦有之。

又　漢、魏七古皆諧適條暢。

又　西漢詩直接《三百篇》，發源乃是蘇、李。李「良時」篇，尤爲擅勝。試思《三百篇》中，若「良時」篇者，何可勝道。

又　秦代周而興，觀《小戎》之勇悍，《蒹葭》之蕭條，大不如「二南」。魏代漢而興，觀武帝之激烈，文帝之靡曼，遠不如西京。是皆以亂繼治，其著于音律者裕矣。

《藝概・詩概》　質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漢詩風興頌多而雅少。雅之義，非韋傅《諷諫》，其孰存之？

又　七言講音節者，出于漢《郊祀》諸樂府；羅事實者，出于《柏梁詩》。

又　賦不歌而誦，樂府歌而不誦，詩兼歌誦，而以時出之。

《復堂類集・文》卷一《古詩錄叙》　詩者，古之所以爲史。託體比興，百姓與能，勞人思婦，陳之太師。於是先師孔氏刪詩《三百》，表於六藝，天人之正變，品物之蕃庶，情僞之紛紜，淵淵乎文質之相宣也。南雅之列，遂以得所。微言絕，大義乖，破文析理，離經畔道，末學橫流，由是滋蔓。然而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孝武立樂府，采歌謠，天馬登歌，汲黯興刺，而其時朝野鄉風蓋份份矣。故夫《鐃歌》瑰奇，其旨也深；遺篇十九，其義也遠；四言稍微矣，五言以立，七字之制《柏梁》僞託，然亦濫觴。後來作者，苟其通風教之原，植比興之體，《國風》、《小雅》嗣音不墜，東京則張、蔡振其奇，建安則曹、徐揚其采，同時之人，未嘗無支離渙靡之作，然其根也樸，其枝葉以煥麗，其合者，皆風諭之遺也，晚周所紀蓋無讓焉。

又　漢氏以來，樂府古詩不盡可通，言外之旨，恍忽有物。

《詩譜詳說》卷五《雜體》　兩言專體，惟黃帝《彈歌》一章，及虞伯生《咏蜀漢》一篇，後人更無繼作者。三言專體，漢以前多短篇，漢以後多長篇，而佳者絕少。如漢樂府《練時日》、《天馬歌》，鮑明遠《代春日行》最出色者也。

又　兩言、三言可偶然作，惟四言可多作，而最難工，《三百篇》在前故也。此體不摹《毛詩》固不可太摹句調，尤不可總以變化爲貴。古來作者，《三百篇》外焦氏《易林》爲專家，此外如漢樂府《安世房中歌》、《青陽》、《朱明》、《惟泰元》、《善哉行》諸篇昭君怨詩、韋孟諷諫詩【略】皆可爲法唐人。

《詩法萃編》卷九上「附錄明人詩話」識語　五言起句之妙，【略】最警策者，如漢人擬蕪、李詩「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略】此散行者也。漢人古詩：「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略】此排偶者也。以上皆鎔鑄二語，領起全局。若夫興會淋漓，四句六句，一氣湧出者，漢人古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略】起筆之高古奇崛，至此諸詩，無以復加。然非一氣讀之，其意不完，其妙不顯。

施補華《峴傭說詩》二四　五言古詩，厥體甚尊；《三百篇》後，此其繼起，以簡質渾厚爲正宗。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後，唯陳思諸作及阮公《咏懷》、子昂《感遇》等篇，不逾分寸。餘皆或出或入，不能一致也。

《筱園詩話》卷一　夫言爲心聲，詩則言之尤精者。雖曰人聲，有天籟焉。天不能歷久而不變，詩道亦然。【略】兩漢厚重古淡之風，至建安而漸漓，至晉氏潘、陸輩，而古氣盡矣。

又卷二　古今大家，至曹子建始。漢代去古未遠，尚無以詩名家之學。如《十九首》，不著作者姓氏。蘇、李詩乃情不容已，各抒心所蘊結之意，非欲以立言見長，自炫文彩。其獨絕千古處，正在稱情而言，略無雕琢粉飾，自然渾成深厚耳。兩漢之詩，不可以家數論也。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條辨》　何謂高？曰：《古詩十九首》尚矣，其次則陳思之《白馬》七篇、彭澤之《飲酒》六首、左太沖之《咏史》、顏延年之《五君》，亦皆邈不可追者。

又　何謂自然？曰：古詩如《今日良宴會》、《庭中有奇樹》是也。其次則子建之《公燕》《美女》二篇。

又　何謂渾然？曰：《上山采蘼蕪》及《憶梅下西洲》是也。太沖之「鬱鬱澗底松」、淵明之「昔欲居南村」，亦其次也。

又　何謂超然？曰：古之《迢迢牽牛星》，司馬紹統（彪）之「百草應節生」，及淵明之「結廬在人境【略】」是也。

體類

樂府詩

論述

綜論

《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皓》，冬歌《元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即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長丞，又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左弋爲佽飛，居室爲保宮，甘泉居室爲昆臺，永巷爲掖廷。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太官七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廷八丞，宦者七丞，鉤盾五丞兩尉。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初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河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綏和二年，哀帝省樂府。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又《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又《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

至明。

又　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後嗣，猶得有所祖述。【略】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暴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略】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略】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略】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略】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又《藝文志》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班孟堅《兩都賦序》《文選》卷一）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文心雕龍・樂府》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官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愼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聞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鳳》慕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訣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伎《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箅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略】贊曰：八音摛文，樹辭爲體，謳吟坰野，金石云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于焉識禮！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　樂府之興，肇于漢、魏。歷代文士，篇咏實繁。或不睹于本章，便斷題取義。贍夫利涉，則述《公無度河》；慶彼載誕，乃引

《烏生八九子》；賦雉斑者，但美綉頸錦臆；歌天馬者，唯叙驕馳亂踢。類皆若茲，不可勝載。遞相祖習，積用爲常，欲令後生，何以取正？

《夢溪筆談》卷五《樂律》 古樂府皆有聲有辭，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

張文潛《賀方回樂府序》（《宋文選》卷二九）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于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爲歌詞，含思悽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絕妙一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嫱、施之袪，幽絜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強唐庚《唐子西文錄》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詞，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又 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又 《樂府解題》，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文忠集》卷四八《書譚該樂府後》 世謂樂府起于漢魏，蓋由惠帝有樂府令，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也。唐元稹則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齊》、牘沐《雉朝飛》、衛女《思歸引》爲樂府之始。以予考之，乃賡載歌「薰兮解慍」在虞舜時，此體固已萌芽，豈止三代遺韵而已。新喻譚該居之舉業餘暇，作《上之回》等十四篇，因舊題而衍其辭，用意深遠。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論文下（詩）》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

又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雙溪類稾》卷一〇《長短句序》 古詩自風雅以降，漢、魏間乃有樂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長短句，蓋樂府曲之苗裔也。古律詩至晚唐衰矣，而長短句尤爲清脆，如幺絃孤韻，使人屬耳不厭也。

王灼《碧鷄漫志》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著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

又 漢時雅鄭叅用，而鄭爲多。魏平荆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調，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以歌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特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元雲》、《釣卒》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鼙舞》，三國能存者，有《殿前生桂樹》五曲，其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儂》、《石城》、《莫愁》、《揚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有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詞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蓋多，聲行於今辭見於今者皆十二三四，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尚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畧其音將無傳，勢使然也。

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有樂府。（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采趙、代、秦、楚之謳以入樂府，以其音調可被于弦管也。樂府具備衆體，兼統衆名也。）

又 有古詩三韵六七用者（古焦仲卿妻詩是也）。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韵者（焦仲卿妻詩是也）。有古詩全不押韵者（古《采蓮曲》是也）。

《困學紀聞》卷一八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

詩可取者多，會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爲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

又《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爲之。東坡因「歸去來」爲詞，亦此類也。

又卷二八　致堂云：古樂府，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未造也。陸務觀云：倚聲制詞，起于唐之季世。

《續後漢書》卷六六上上《文藝列傳・文章總叙》　《詩經》三百篇，雅亡於幽、厲，風亡於桓、莊，歷戰國先秦，祇有詩之名，而非先王之詩矣。本然之聲音鬱湮，噴薄變而爲雜體，爲騷賦，爲古詩，爲樂府、歌行、吟謠、篇引、辭曲、琴操、長句、雜言，其體制不可勝窮矣。

又　樂府，周官，大司樂乃其職也。六代之樂，皆有樂歌，自《雅》《頌》外，不見其文。漢初，樂府令掌樂舞，有《房中安世》等歌，始見其辭。至孝武立樂府，采詩夜誦，定郊祀祠太一，作《十九章》之歌。章各有名，曰《練時日》、《帝臨》、《青陽》、《朱明》、《西顥》、《玄冥》、《惟泰元》、《天地》、《日出入》。又繼以諸事名章，曰《天馬》、《天門》、《景星》、《齊房》、《后皇》、《華爗爗》、《五神》、《朝隴首》、《象載瑜》、《赤蛟》、及《宣房》、《柏梁》等作，皆有其辭，而樂府始盛。其後雜體、歌行、吟謠，皆爲樂府新聲別調，不可勝窮矣。歌與詩同，皆古有之作爲篇章而歌之爾。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於是有詠歌、嘯歌、悲歌、怨歌、長歌、短歌，各以其聲爲體。《詩》三百篇，皆是也。及《詩》之亡，戰國秦漢之際，往往爲歌，樂府以來，篇章遂盛，與《詩》別而自爲制矣！

又　行，亦歌詩之流，三代先秦未之見也。樂府以來，往往以行稱，又與歌並稱歌行也。歌以咏其志，行以行其志爾。其特稱行，如《飲馬長城窟行》、《苦寒行》、《善哉行》等是也。與歌並稱者，如《傷歌行》、《燕歌行》、《長歌行》、《短歌行》、《怨歌行》等是也。

又　吟，亦歌類也。歌者發揚其聲而咏其辭也，吟者掩抑其聲而味其言也。歌淺而吟深，故曰吟咏情性以風其上。三代先秦有其名而無其文。樂府有《白頭吟》、《梁甫吟》、《東武吟》，始自爲篇題矣！

又　謠，亦歌類也。遠而言之，緩而不切爾。《詩》曰「我歌且謠」，則歌切而謠緩也。如《風謠》、《童謠》，自古有之，皆自成章而《詩經》不錄。樂府以來，始自爲篇題，如《箜篌謠》等是也。

又　篇，古者編竹爲書，凡成章者自爲一篇，故謂之篇，特文籍次第之名，未特命題爲文也。樂府以來，始以名題，如《美女篇》、《白馬篇》、《名都篇》等是也。

又　引，亦歌類也。歌之爲言，長言之也，引則引而信之，又長矣。樂府以來始有之，如《箜篌引》等是也。

又　辭，凡言成文謂之辭，故《易》有《繇辭》、《彖辭》、《爻辭》、《繫辭》，《書》謂之兩辭，《傳》謂之文辭，皆成文之言也。然未命題爲文。漢孝武始爲《秋風辭》，樂府有《王明君辭》，亦自名篇矣。

又　曲者，其音曲折也。季札觀樂，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師乙謂曲如折，句中鉤，皆其意也。漢立樂府，始以曲名樂章，又特以名篇爲歌曲矣。

又　長句雜言，古之爲詩也。其章句不繫短長，期於意盡辭止，音韻順適而已。故有三言者，「江有汜」是也。有四言者，「關關雎鳩」是也。有五言者，「投我以木瓜」是也。有六言者，「曷月予還歸哉」是也。有七言者，「送我乎淇之上矣」是也。有八言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也。其爲章則或三、四相間，或五、七相錯，不拘其字數章句，而其變無窮，所以爲詩之經也。漢初專尚四言，至蘇、李專爲五言，孝武爲《秋風》、《柏梁》等辭，則專爲七言，自張衡《四愁》而下，號七言爲長句，建安以來號四、五言爲古詩，其餘自樂府歌謠外，三、四、六、七相雜成章者，則謂之雜言，詩之體制至是極矣。

《須溪集》卷六《劉次莊考樂府序》　余嘗與祭太學見太常樂工，類市井倩人被以朱衣，及其歌也，前者可，後者哦，羣鴉而起，竟亦莫識何語，而音節又極俚，有何律度？而俗儒按之以爲曲，曰樂章。姜堯章至取編鐘朱瑟帗較而字定之，然語言無味，曾不及其自度《香影》諸曲之妙。乃知柳子厚《鐃歌》、尹師魯《皇雅》，皆蔽於聲質於貌。嗚呼！吾讀文王《清廟》，何其往來反覆，愈簡而愈有餘地，雖不能知其聲，而洋洋者如倡，而復歎之不足也。故可歌也。故知依聲鑄字，出於述者之過，中無所見，則如市人濫吹，聞而從之者也。劉次莊考古樂府，如生其時，又與之上下，至某代爲某歌，往往推見次第彷彿大畧，不失節奏。然謂樂府起漢，非也。古詩皆弦誦，如今巷歌。樂之始也，《三侯》之章出於烏烏，沛中兒童和習之，豈必被絃歌而後爲

樂府哉？

郭茂倩《樂府詩集・新樂府辭序》 樂府之名，起于漢、魏。自孝惠帝時，夏侯寬爲樂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則采歌謠，被聲樂，其來蓋亦遠矣。凡樂府歌辭，有因聲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調歌詩，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聲音，若清商、吳聲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是也。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相和、鐃歌、橫吹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于金石是也。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常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元微之病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謂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近代唯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旁。乃與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更擬古題。因劉猛、李餘賦樂府詩，咸有新意，乃作《出門》等行十餘篇。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則《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辭，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螻蟻。如此之類，皆名樂府。

《清容居士集》卷四九《書括蒼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也歟！

《木天禁語・樂府篇法》 張籍爲第一，王建近體次之，長吉虛妄不必效，岑參有氣，惜語硬，又次之。張、王最古。上格如《焦仲卿》、《木蘭詞》、《羽林郎》、《霍家奴》、《三婦詞》、《大垂手》、《小垂手》等篇，皆爲絕唱。李太白樂府，氣語皆自此中來，不可不知也。

《五峰集》卷一《樂府詩集序》 太原郭茂倩所輯樂府詩百卷，上采堯舜時歌謠，下迄於唐，而置次起漢郊祀。茂倩欲因以爲四詩之續耳。郊祀若《頌》，鐃歌鼓吹若《雅》，梁曲雜詩若《國風》。以其始漢，故題云《樂府詩》。樂府，教樂之官也。於殷曰瞽宗。周因殷，周官又有大司樂之屬，至漢乃有樂府名。茂倩雜取詩謠，不可以皆被之絃歌，且後人所作，弗中於古，率成於侈心，猶錄而不削，其意或有屬也。歲久將弗傳，監察御史濟南彭叔儀父得其書，手自校讎，正其缺譌。及是，更購求繕本吳粵之間，重爲挍之，使文學董萬元刻諸學官，曰將使世之學士，皆得受業焉。上且興禮樂，此足爲之兆，屬孝光序之。孝光曰：昔者聖人之作樂，兾天地之和，達萬物之情，其德神明矣，徒心耳之娛哉！凡樂之制，羣聖人所增，更至於周而大備。周之歌樂，盡聖人之徒之所自作。其報祀天地百神，又皆遵用黃帝堯舜禹湯之樂舞。宗廟之中，神且下，則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舞，《招》舞也；歌，《招》詩也。然則自《雲門》以下樂，皆自有歌，因可知矣。周時，於黃帝堯舜相去二千有餘歲，而樂猶不壞，由先王世世肄業，存以遺後聖。故周公爲樂，頗遵用之。是皆羣聖人之所作，宜乎動盪天地，變化國俗，曾不崇朝而後致。或稱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以質故弗用。余曰不然。豈其制久而遂亡，不可復索，意周公不能無遺憾。向使猶有存者，則周公並用之矣。自漢高時，爲《武德》之舞，騶用《招》舞而更曰《文始》；武舞而更曰《五行》。又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詩三侯之章，而房中樂楚聲，至令唐山夫人爲歌。及孝武世，益爲十九章。則有宛馬、產芝、白麟、赤蛟之物以明得意，至是聖制遂泯，而黃帝以下之詩於是始併亡矣。此非獨漢過。秦已帝，秦以爲功德上兼三五，改古制度，不師聖哲，棄先王之道勿復用，漢因而不修。過，秦過也。漢不得不任之。且公子完去陳，虞招猶不廢。田仲微大夫也，負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誠令漢訪求之，是時去古未遠，什二三倘可得也。孔子至自衛，歎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取殷周之詩，皆絃歌之以求夫韶舞雅頌之音。孔子所爲歎，殆周公之意也。然則後之繼周者，盍亦思其本矣。由今論之，殷周之詩具在。漢至於唐，若茂倩所次，又弗可考。遺其所不可知，而講其所可知，其殆庶幾乎。余嘗竊謂周漢視六代，其微辭顯義不及者多矣。及聞叔儀父言，又深有感於不削之意，故爲具著以俟。至元六年十一月乙巳永嘉李孝光謹序。

《淵穎集》卷七《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于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爲樂府，不爲樂家所採者爲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爲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爲主，聲之徐者爲本，疾者爲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闋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

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樂人以制樂，《韶》爲《文始》，《武》爲《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七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爲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爲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

《胡仲子集》卷四《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於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聳，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考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益趨于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艷曲，北音多悲壯，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彌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里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慆心盈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初之盛，不能無憾焉。吾于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爲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于後之作者焉！

左克明《古樂府原序》　漢武帝立樂府官采詩，以四方之聲合八音之調，用之甘泉圜丘，此樂府之名所由始也。歷世相承，古樂廢缺，雖修舉不常，而日就泯沒，博洽推究，師授莫明，於是凡其諸樂舞之有曲，與夫歌辭可以被之管絃者，通其前後，俱謂之樂府。上追三代，下逮六朝，作者迭興，倣效繼出，雖世降不同，而時變可考，紛紛沿襲，古意略存。或因意命題，或學古叙事，尚能原閨門衽席之遺，而達於朝廷宗廟之上，方《三百篇》之詩爲近，而下視後世詞章留連光景者有間矣。

陳繹曾《詩譜・絕句體》　古樂府，渾然有大篇氣象。

又《漢樂府》　眞情自然，但不能中節爾。累度乃是好景。

《雲陽集》卷四《周德清樂府韻序》　天地有自然之音，非安排布置所可爲也。以安排布置爲之者人也，非天也。天地既判而人與之並立焉，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凡具形色肖貌於天地之間者，莫不有聲焉，有聲則音隨之矣。清濁高下，抑揚徐疾，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聲音具而歌詠興，《虞廷》、《載賡》、《三百篇》之權輿也；《商頌》、《周雅》，漢、魏以來樂府之根柢也。當是時也，韻書未作，而作者之音調諧婉，俯仰暢達，隨其所取，自中節奏，亦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韻書作而拘忌多，拘忌多而作者始不如古矣。古之詩，未有律也。

《半軒集》卷八《題孫敏詩》　自國風再變而爲楚辭，又變而爲樂府。樂府之變，去詩人之意遠矣。樂府近性情之正者，亦多音節短促，少寬厚和平之韵，起讀者淫佚哀傷之思，古人所謂不足以諷而適以勸也。惟《古詩十九》不大遠有詩人之意，爲後人所當宗，然其閫域高深，又非初學之士所能入，此

詩又所以不易也。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今泥古詩之成，聲平側長短，句句字字摹倣而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於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

徐禎卿《談藝錄》 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剖劂，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嘆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雜遣，並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塤篪，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樸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持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取焉。

又 樂府往往叙事，故與詩殊。蓋叙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大緩弱，不逮矣！

又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鐃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爲七言宗也。

又 樂府中有「妃呼豨」、「伊何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餔糜，共餔糜」之類也。「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諱重襲，若相援耳。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語，精美可二也。

又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遒深勁絕，不若漢《鐃歌》樂府詞。

又 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絕峻，下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曹當內手耳。

胡纘宗《可泉擬涯翁擬古樂府·擬涯翁擬古樂府引》 讀詩令人感發，讀樂府令人宣暢。樂府起於漢亦盛於漢，漢樂府渾樸，魏近之，晉乃雋逸，宋已不及，晉、齊、梁漸流於綺糜，唐變之，然不盡如漢。宋於唐愈遠，至元極矣。漢長卿魏子建晉士衡宋明遠，皆翩然成家，流譽百世。然人以世殊，言以時異，唐太白才高，元去漢雖遠，廉夫銳志樂府，極力體裁，亦成一代之音。

《大復集》卷三四《古樂府叙例》 何景明曰：予讀左氏《古樂府》，自唐虞三代以來逸詩至六朝之言備矣，然其錄不能無雜。要之不可盡舉，予乃擇其辭古訓雅者，凡九十三首爾。夫《三百篇》之外，可以誦說者，盡在是已，不其難乎！不其難乎！左氏以音調類詞，夫聲音之道，予莫之有考也已，恐悖繆失實。《書》曰「歌永言，聲依永」，今姑倫其辭。其辭倫，而音聲亦各自見矣。詩釐上、中、下三卷，三卷各釐上下，取其倫類以相參附。言辭高下，時代變易，作述源流，咸自著矣。詩有不以時代序者，明作者在人，不系時代。《詩》三百，皆絃歌。後世樂府，或立篇題，詞多託諷，義兼比興，其隨事直陳，悉曰古詩，格變異矣。予故取其有篇題者入古樂府，若《古詩十九首》及他選詩，別爲編列。或曰：明良五子之歌，何以不入樂府？曰：夫既已著之經世之訓矣！

《升菴集》卷一四《六言詩始》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愼按：《文選》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

徐獻忠《樂府原序》 樂府原者，原漢人樂府辭，併後代之撰之異於漢人者，以昭世變也。夫三代之樂，與先王聲教幷亡失久矣，而雅頌其旨昭昭有存焉，可攷見也。漢興承秦之後，內有唐山爾雅之辭，外有張蒼吹律之能，一代聲文猶僅有所立，倡孝景祀祖禰武德紹德之舞，及武帝諸祀樂，及東平王蒼、光武廟樂，咸有足觀者。而采詩之官，時復不廢，雖伶人之秦，亦有風教存焉。奈何六代復以淫靡壞之，如秦之於三代也。當是時郊廟詩詞，出於文學士所撰著，似亦有可觀，而形器枯索，視漢樂之本於情者，不類遠矣。嗟乎！予又何忍忘情於漢人之所存者乎？後世擬其辭者，又各以意見不能盡白其義，予益有惜之。廼因左君克明所編次樂府詩，及郭茂倩所廣，各原其本意，加纂釋云。儒者每病河汾擬經，獨取於漢人之撰，噫！禮失而求之野，三代而下，舍漢人又何可之焉，斯亦不思而過言之矣。

《四溟詩話》卷四　栗太行曰：「漢樂府有不可讀者，聲詞雜寫之誣由譜錄爾。」

《藍侍御集》卷八《題胡可泉樂府》　古之雅樂，至秦亂而廢。至漢之西京始欲修之。而燕、代、吳、楚之謳，街衢巷陌交相倡和。當是時，司馬相如之徒數十人作爲詩誦，稍協律呂，立漢家一代之樂府。雖非《三百篇》之舊，而其去古尚未遠也。

《南沙先生文集》卷八《讀古樂府》　南沙子曰：古樂府其猶有遺說乎？以予攷之，前聞漢蓋二十又二篇，而不存者且四篇矣。魏、吳以下多寡不同，意義因之，崔仲熊以爲改造云。蓋參伍而觀，見其非舊貫也云耳。左豫章遂乃爲條而分之，曰漢之所謂《朱鷺》云二者，魏改焉以爲「楚之平」者是也，吳改焉以爲「炎精缺」者是也。茲非求仲熊之說而不得也，乃遂遠于事實乎！夫論「朱鷺」之義固已異於楚平，而又獨責於宋曲之異義，若其宮商之相宣，句律之短長，以之相較亦復雜之而去之，非言近樂府之同腴而異辭也。乃欲聯而言之，若相沿樂而損益然者，則豫章之求之也亦過深矣哉！大抵鼓吹之曲，其迭奏必有次第，漢自有《朱鷺》爲首，猶魏之首「楚平」，吳之首「炎精缺」耳。譜序不相爲謀，又奚必謂其改彼爲此也哉？雖吳之爲是說也，苟以其所見者云耳，其亦爲必然者，則亦非予之所敢知也。

殷雲霄《石川文稿・古樂府序》　凡詞不見于經而曰唐虞三代者，未必皆其本詞。後世漢最近古，豈其去古未遠，風雅餘韻猶存，而魏文不及西漢遠甚，詩獨近之，乃知樂之入人之深，未易泯也。殷子曰：詩，樂之聲也。余愛漢、魏諸樂府，故錄其詞。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叙烈女事，至于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鄭樵作《樂略》叙云：「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樵謬矣。彼知鐃歌二十二曲中有《朱鷺》曲，由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爲詩，作者必因紀祥瑞，始可用《朱鷺》之曲。《相和歌》三十曲內有《東門行》，乃士有貧行，不安其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同餔糜，不求富貴。作者必因士負節氣未伸者，始可代婦人語，作《東門行》沮之。餘不盡述，各以類推之可也。《樂府解題》一書，著之甚詳。

《古詩紀》卷一四五《樂府》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臯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譽浹肌髓，先王愼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寖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闃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訣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竝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疑作「軒」）伎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署具樂篇，以標區界。

又卷一五五《別集第一一・辨證》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作。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又古《將

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又《朱鷺》、《雉子斑》、《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耶？（《滄浪詩評》）

《騷壇秘語》卷中 漢樂府，眞情自然，但不能中節爾。累度乃是好景。

《東岱山房詩錄》卷上「古樂府」 古樂府之不講久矣。往往弘詞之士，開卷厭之。余惟《鼓吹》、《鐃歌》，鋸牙剌齪，誠不可讀，太史公作《樂書》亦不載，而左克明復以「楚之平」附之，惑滋甚焉。彼好奇者曲解以求通，尤非也。他如《陌上桑》、《羽林郎》、《相逢》、《獨漉》等篇，《昭明》類擲不採，誤矣。夫天球寡諧，古鼎難售，醴酒易醒，大美不和，是豈可以言語爭哉！至王元長、沈休文自許能工古人律呂，今觀其文牽制附會，辭艱旨漓，其實大謬。善哉！鍾嶸曰：文製本須諷誦，不可蹇礙，但清濁流通脣脗調利亦足矣。余亦謂詩言志，凡責古人詞之難易而故效尤掠美，皆啜糟糠者也。故曰：神解玄悟，存乎其人。

《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四《藝苑卮言一》 徐禎卿曰：【略】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

又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韋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語樂府體甚詳，聊志之。

又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一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瀉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凄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秦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

又卷一四五《藝苑卮言二》 「上山採蘼蕪」、「四坐且莫喧」、「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橘柚垂華實」、「十五從軍征」、「青青園中葵」、「鷄鳴高樹顛」、「日出東南隅」、「相逢狹路間」、「昭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洛陽城東路」、「飛來雙白鶴」、「翩翩堂前燕」、「青青河邊草」、悲歌《緩聲八變》、豔歌《紈扇篇》、《白頭吟》，是兩漢五言神境，可與《十九首》、蘇、李竝驅。

又 《詩譜》稱漢《郊廟十九章》，煅意刻酷，煉字神奇，信哉！然失之太峻，有《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鐃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堯羊蚩從，王孫行之類，或謂有缺文斷簡。「妃呼豨」、「收中吾」之類，或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辭塡調，大小混錄，至有直以爲不足觀者。「巫山高」、「芝爲車」，非三言之始乎？「臨高臺以軒」、「桂樹雙珠」、「青絲玳瑁」，非五言之神足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妙境乎？其誤處既不能曉，佳處又不能識，以爲不足觀宜也。

又卷一五二《藝苑卮言·附錄一》 何元朗云：樂府以皦遝揚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又：《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王世懋《藝圃擷餘》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不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卻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涯都曾做過，何嘗是來？

又 晚唐詩，萎苶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于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

《稗史彙編》卷一四四《古今樂府》 古樂府題目多不可解，余故畧存其名，上自唐、虞，下逮陳、隋，凡有篇題者，悉志之。至唐、宋、元樂工所歌亦具錄左端，蓋古今樂辭止此矣。歌謠二十七曲：《擊壤歌》、《康衢謠》、《卿雲歌》、《南風歌》、《夏人歌》、《結襪子》、《黃澤辭》、《白澤謠》、《穆天子謠》、《南山歌》、《庚癸歌》、《越人歌》、《成人歌》、《徐人歌》、《若之何歌》、《杞梁妻》、《紫玉歌》、《彈鋏歌》、《垓下歌》、《大風歌》、《楚歌》、《鷄鳴歌》、《平城歌》、《秋風辭》、《瓠子歌》、《天馬歌》、《李夫人歌》。琴歌二十二曲：《思親操》、《襄陵操》、《箕子操》、《拘幽操》、《文王操》、《克商操》、《傷殷操》、《採薇操》、《越裳操》、《神鳳操》、《履霜操》、《猗蘭操》、《將歸操》、《龜山操》、《雉朝飛操》、《別鶴操》、《處女

吟》、《黃鵠歌》、《渡易水》、《采芝操》、《八公操》、《走馬引》。漢七十曲：《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流》（以上鐃歌十八曲）、《箜篌引》、《江南曲》、《東光》、《薤露歌》、《蒿里曲》、《鷄鳴》、《烏生》、《平陵東》、《陌上桑》、《白頭吟》、《王昭君》、《怨歌行》、《怨詩行》、《王子喬》、《長歌行》、《猛虎行》、《君子行》、《董逃行》、《五噫歌》、《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隴西行》、《步出夏門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飲馬長城窟行》、《上留田行》、《孤兒行》、《雁門太守行》、《艷歌何嘗行》、《艷歌行》、《牆上難爲趨》、《日重光》、《月重輪》、《梁甫吟》、《滿歌行》、《蜨蝶行》、《驅車上東門行》、《傷歌行》、《悲歌》、《羽林郎》、《前緩聲歌》、《東飛伯勞歌》、《董嬌嬈》、《枯魚過河》、《冉冉孤生竹》、《武溪深行》、《同聲歌》、《定情篇》、《焦仲卿妻》、《善哉行》。

《穀山筆塵》卷八　古樂府之題，蓋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相涉者，有與其題絕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其節奏不可考矣。後人擬之者有二，有擬其曲而爲之而辭不相蒙，有擬其題而爲之而曲不相中。大抵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爲古歌行，而不用其曲節，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

《雨航雜錄》卷下　楚聲杳渺，秦聲雄高，漢因之而爲樂府，其曲大備。然視「二南」之風化固已蔑矣！建安風骨遒上，而深渾不足，應、徐輩之公讌諸作，靡麗之開源矣。陳思《洛神》之賦，淫豔之濫觴矣！知風之自微矣哉！

《詩藪・內編》卷一《古體上・雜言》　漢樂府歌謠，采摭閭閻，非由潤色。然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後世言詩，斷自兩漢，宜也。

又　周漢之交，實古今氣運一大際會。周尚文，故《國風》、《雅》、《頌》皆文。然自是三代之文，非後世之文。漢尚質，故古詩、樂府多質。然自是兩漢之質，非後世之質。

又　世以樂府爲詩之一體，余歷考漢、魏、六朝、唐人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近體、排律、絕句，樂府皆備有之。《練時日》、《雷震震》等篇，三言也；《箜篌引》、《善哉行》等篇，四言也；《鷄鳴》、《隴西》等篇，五言也；《烏生》、《雁門》等篇，雜言也；《妾薄命》等篇，六言也；《燕歌行》等篇，七言也；《紫騮》、《枯魚》等篇，五言絕也；皆漢、魏作也。《挾琴歌》等篇，七言絕也；《折楊柳》、《梅花落》等篇，五言律也，皆齊、梁人作也。盧世南《從軍行》、耿湋《出塞曲》，五言排律也；沈佺期「盧家少婦」，王摩詰「居延城外」，七言律也，皆唐人作也。五言長篇，則《孔雀東南飛》；七言長篇，則《木蘭歌》。是樂府於諸體，無不備有也。

又　漢樂府多于古詩，六朝相半，盛唐前尚三之一。中晚而下，至于宋、元，律詩日盛，古體且寥寥矣，況樂府哉！樂府三言，須模倣《郊祀》，裁其峻峭，劑以和平；四言，當擬則《房中》，加以舂容，暢其體制；五言，熟習《相和》諸篇，愈近愈工，無流艱澀；七言，間效《鐃歌》諸作，愈高愈雅，毋墮卑輭；五言律絕，步驟齊、梁，不得與古體異；七言律絕，宗唐初盛，不得與近體同。此樂府大法也。

又　《三百篇》薦郊廟，被弦歌，詩即樂府，樂府即詩，猶兵寓農，未嘗二也。詩亡樂廢，屈、宋代興，《九歌》等篇以侑樂，《九章》等作以抒情，途轍漸兆。至漢《郊祀》十九首、《古詩十九首》，不相爲用，詩與樂府，門類始分，然厥體未甚遠也。如《青青園中葵》，曷異古風？《盈盈樓上女》，靡非樂府。

又　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

又　古樂府近代寥寥者：《房中》、《郊祀》，典奧難入；《鐃歌》、《橫吹》，艱詰難通；《相和》、雜謠，悃質難會。後人讀《郊祀》、《鐃歌》，則見以爲太深；讀《相和》、《清平》，則以爲太淺，故二者茫無入手。其病皆在習近體不習古風，熟唐音不熟漢語耳。若爛讀上古歌謠及《三百篇》、兩漢諸作，溯其源流，得其意調，一旦悟入，眞有手舞足蹈，樂不自支者。

又　熟參《國風》、《雅》、《頌》之體，則《郊祀》、《房中》若建瓴矣；熟讀《白雲》、《黃鵠》等辭，則《相和》、《清平》如食蔗矣！

又　詩與文判不相入，樂府乃時近之。《安世歌》多用實字，如慈、孝、肅、雍之類，語之近文者也；《鼓吹曲》多用虛字，如者、哉、而、以之類，句之近文者也。《相和》諸曲，《雁門》、《折楊柳》等篇，則純是文詞，去詩反遠矣！

又　《郊祀》用實字，愈實愈典；《鐃歌》用虛字，愈虛愈奇，皆妙于用文者也，而源流實本《三百篇》。蓋《雅》、《頌》語多典實，虛字助語，則全詩所

同，但《鐃歌》下得更奇耳！

又《郊祀》、《鐃歌》諸作，凡結語，率以延齡益算爲言。蓋主祝頌君上，蔭庇神休，體故當爾。樂府諸作，亦有然者，意致率同，後學或以爲漢人套語，非也。甄后《塘上行》，末言「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本漢詩遺意，而注家以爲婦人纏綿忠厚，由不熟樂、西京樂府耳。

又 樂府尾句，多用「今日樂相樂」等語，至有與題意及上文略不相蒙者，舊亦疑之。蓋漢、魏詩皆以被之弦歌，必燕會間用之。尾句如此，率爲聽樂者設，即《郊祀》延年意也。讀古人書有不得解處，能多方參會，當自瞭然。

又 樂府長短句體亦多出《離騷》，而辭大不類。樂府入俗語則工，《離騷》入俗字則拙。如「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句格大同，工拙千里。蓋榜枻實風謠類，非《騷》本色也。

又卷二《古體中・五言》 兩漢諸詩，惟《郊廟》頗尚辭，樂府頗尚氣。

又 詩不易作者五言古，尤不易作者古樂府。然樂府貴得其意。不得其意，雖極意臨摹，終篇剿襲，一字失之，猶爲千里；得其意，則信手拈來，縱橫布置，靡不合節，正禪家所謂悟也。然殊不易言矣！

又 樂府至詰屈者，《朱鷺》、《臨高臺》等篇；至峻絕者，《烏生》、《東門行》等篇。然學者苟得其意，而刻鵠臨摹，則亦無大相遠。故曹氏父子，往往近之。至古詩和平淳雅，驟讀之極易；然愈得其意，則愈覺其難。蓋樂府猶有句格可尋，而古詩全無興象可執，此其異也。

又卷三《古體下・七言》 魏武《度關山》「對酒」等篇，古質莽蒼，然比之漢人《東門行》，音律稍艱，韵度微乏，其體大類《雁門太守行》。《氣出唱》三首類《董逃》，《秋胡行》二首類《滿歌》。《董逃》或作魏武，《滿歌》亦魏武辭，未可知，大概氣骨峻絕。

又卷六《近體下・絕句》 漢樂府雜詩，自《郊祀》、《鐃歌》、李陵、蘇武外，大率里巷風謠，如上古《擊壤》、《南山》，矢口成言，絕無文飾，故渾樸眞至，獨擅古今，自曹氏父子以文章自命，賓僚綴屬，雲集建安。然薦紳之體，既異民間；擬議之詞，又乖天造。華藻既盛，眞樸漸漓。晉潘、陸興，變而排偶，西京格制，實始蕩然。獨五言短什，雜出閭閻閨閣之口，句格音響，尚有漢風。若《子夜》、《前溪》、《歡聞》、《團扇》等作，雖語極淫靡，而調存古質。至其用意之工，傳情之婉，有唐人竭精殫力不能追步者。余嘗謂《相和》諸歌後，惟《清商》等絕差可繼之。若曰流曼不節，風雅罪人，則端冕之談，非所施於文事也。

又《清商曲》不專晉人，必雜有漢、魏之詞。如「黃鵠參天飛，半道鬱徘徊。腹中車輪轉，君知思憶誰」，決非東京後語。至後三首則淺弱無味，蓋宋、齊文士擬作，又晉所不爲矣。凡漢、魏、六朝詩，眼目分明，咸自歷歷，間有亂眞，亦千百之一耳。

又《來羅曲》：「君子防未然，莫近嫌疑邊。瓜田不蹈履，李下不正冠。」即《君子行》前半首，唐樂府刪節律詩蓋出此。

又 唐五言絕，體最古。漢如「藁砧今何在」、「枯魚過河泣」、「南山一桂樹」、「日暮秋雲陰」、「兔絲隨長風」，皆唐絕也。

又《外編》卷一《周漢》 《郊祀》之精深、《房中》之典則、《秋風》之藻艷，諸如此類蹊徑具存，不盡無意，然皆非五言。《郊祀》則頌，《房中》則雅，《秋風》則騷，極盛在前，固難繼也。惟五言肇自《河梁》，盛于宛洛，叙致繇衷，而足以感鬼神，動天地；謳吟信口，而足以被金石，叶管弦。如《孔雀東南飛》一首，驟讀之，下里委談耳。細繹之，則章法、句法、字法、才情、格律、音響、節奏，靡不具備，而實未嘗有織毫造作，非神化所至而何？

《藝圃傖談》卷一《古詩》 古詩變新聲，則有漢、魏、六朝樂府清商等曲，由質而變俚也。近體變古，則有宋元小詞，由文而變纖巧也。

又卷三 樂府起于漢，本下里之音，後人喜其聲音佻達，尊稱爲樂府。其實鄭衛齊宋之音，燕女傲僻，流濫煩數，不可以登于廟朝，不可奏于射鄉食饗。漢始倣其聲，爲郊廟辭，鼓吹曲。後人沿漢爲古，馴至六朝，《子夜》、《讀曲》等興，而樂府全墮淫聲矣！

又 漢郊祀等歌，大抵倣《楚辭・九歌》而變其體，然《九歌》清遠流麗，漢歌煩促結濇；《九歌》志在君而寓意于神，故悠揚委蛇；漢歌專媚鬼神，興致索然矣。

又 漢樂府歌行，本鄭聲也。至其爲五言古詩，乃有《三百》溫厚之遺。曹氏父子，爲漢樂府逼近。其爲漢五言古詩太雄莽。自漢至魏，聲調又一變矣！

又　雅頌登歌主辭，辭典則平正，工瞽弦誦，一唱三嘆，以八音按之，是爲雅樂。漢郊廟鼓吹曲，但主聲，而鼓吹聲促，牢騷其辭以合之；不合，雜用教坊妖聲嗐語接湊，至有聲無辭，或有辭無義，故漢樂府辭，多不可解。好異者推爲高奇，甚無謂也。

又　樂府鼓吹歌辭，如《善哉行》等篇，語意多不聯絡，以鼓吹音節爲主，而辭意惟影響附合之，但取聲音窅窈，不主義理，故時而神仙，時而飲酒，時而結交，全無頭緒條貫，聲音亦不自覺錯雜，所以謂之樂府。

又　古詩辭氣平雅，所以爲登歌。後世樂府急促，所以爲鼓吹。故清商等曲，不得不爲妖哇悲切之音，不得不爲歡儂俚俗之語，舍男女之情，無可寄托，所以爲鄭聲也。

又　樂府清商等曲用俗語，而反多艷情，質近本初也。性情之道，男女最直，故樂府辭多男女，樂藝所自生也。男女諧，陰陽合，樂之實也。樂盈而返，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故樂府爲淫聲。

又　鼓吹曲音與辭，彷彿疑似，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故不甚聯屬，未嘗不聯屬。樂府雜曲多類比。說者謂胸中一段情說不出，迂鑿之談。

《詩源辯體》卷三　樂府之詩，當以漢人爲首。馮汝言云：「琴操肇於上古，如《神人暢》、《南風歌》之類，又在仲尼前。但今所傳之曲，未必盡出於古耳。樂府之名，自興於漢，何得以此相掩？」

又　漢人樂府五言，軼蕩宜於節奏，樂之大體也。如《白頭吟》、《塘上行》等，後人添設字句以配音節，樂之律調也。其他亦必有添設字句者，但不盡傳耳，初非作者自配音節也。若雜言諸作，則又不可概論。

又　漢人樂府五言，有歌、行、篇、引等，目名雖不同，而體則無甚分別。

又　漢人樂府五言，如《相逢行》、《羽林郎》、《陌上桑》等，古色內含而華藻外見，可爲絕唱。如《相逢行》云：「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娼。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羽林郎》云：「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陌上桑》云：「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綈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等句，皆古色內含、華藻外見者也。晉、宋而下，文勝質衰，綺靡不足觀矣！

又　漢人樂府雜言如《古歌》、《悲歌》、《滿歌》、《西門行》、《東門行》、《豔歌何嘗行》，文從字順，軼蕩自如，最爲可法。《烏生》、《王子喬》、《董逃行》、《孤兒行》、《婦病行》，語雖奇古，中有不可解、不可讀者。然《滿歌》而下，實爲孟德、子桓雜言之祖。學者苟能一一強記，則識見高遠，下筆蒼古，而於後人擬古等作，可別其遠近矣。中如《王子喬》云：「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東遊四海五嶽，上過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董逃行》云：「但見芝草，葉落紛紛。」「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藥若木端。玉兔長跪擣藥蝦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柈。」「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孤兒行》云：「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淚下潸潸，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等句，亦可爲警絕者矣！

又　漢人樂府雜言如《董逃行》、《鴈門太守行》，詞意與題全不相類，疑別有古詞，此但習其聲調耳。

又　漢人樂府五言與古詩，體各不同。古詩體既委婉，而語復悠圓；樂府體既軼蕩，而語更眞率。蓋樂府多是叙事之詩，不如此不足以盡傾倒。且軼蕩宜於節奏，而眞率又易曉世。

《唐音癸籤》卷一五《唐人樂府不盡譜樂》　古人，詩即是樂。其後，詩自詩，樂府自樂府。又其後，樂府是詩，樂曲方是樂府。詩即是樂，《三百篇》是也。詩自詩，樂府自樂府，謂如漢人詩，同一五言，而「行行重行行」爲詩，「青青河邊草」則爲樂府者，是也。樂府是詩，樂曲方是樂府者，如六朝而後諸家，擬作樂府《鐃歌》、《朱鷺》、《艾如張》、《橫吹》、《隴頭》、《出塞》等，只是詩，而吳聲《子夜》等曲方入樂，方爲樂府者，是也。至唐人，始則摘取詩句譜樂，既則排比聲譜塡詞，其入樂之辭截然與詩兩途，而樂府古題作者，以其唱和重複沿襲可厭，於是又改六朝擬題之舊，別創時事新題，杜甫始之，元、白繼之。杜如《哀王孫》、《哀江頭》、《兵車》、《麗人》等；白如

《七德舞》、《海漫漫》、《華原磬》、《上陽白髮人》諷諫等：元如《田家》、《捉捕》、《紫躑躅》、《山枇杷》諸作，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諷刺之指，於朝政民風多所關切，言者不爲罪，而聞者可以戒。嗣後曹鄴、劉駕、聶夷中、蘇拯、皮、陸之徒，相繼有作，風流益盛，其辭旨之含鬱委宛，雖不必盡如杜陵之盡善無疵，然其得詩人詭諷之義則均焉。即未嘗譜之於樂，同乎先朝入樂詩曲，然以比之諸塡詞曲子，僅佐頌酒賡色之用者，自復霄壤有殊。

《名媛詩歸》卷一《古逸詩》尾評　讀古逸詩與漢人諸作已是不同。漢人莊整不如古之奧變，漢人雄深不如古之清質，漢人衍道理不如古之切情事。古人無意爲詩，每得疾痛慘怛之時，卒然成韻，大都哀聲多而樂聲少，所謂本乎性情者也。後人有意爲詩，不惟情事不屬，音節亦遜。蓋音節亦在氣候中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古樂府多俚言，然韵甚趣甚，後人視之爲粗，古人出之自精，故大巧者若拙。

《圍爐詩話》卷二　樂府之題有可賦咏者，文士爲之詞，如《鐃歌》諸篇是矣。樂府之詞文采可樂，文士擬之，如《相逢行》、《青青河畔草》是矣。二者乃樂府之別支也。

又　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時事。

又　《樂府》本詞多平美。

又　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

《讀書考定》卷一六《樂府》　《漢書》：武帝立樂府。師古曰：樂府之名始此。按：孝惠六年使樂府令備其簫管。是前此已有其名。

趙士喆《石室談詩》　敬伯云：蘇、李、《十九首》與樂府不同。樂府能著奇想，著奧辭，而古詩以雍穆平遠勝。

馮班《鈍吟雜錄・古今樂府論》　漢代歌謠，承《離騷》之後，故多奇語。魏武文體，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然史志所稱，自有平美者，其體亦不一。如班婕妤「團扇」，樂府也。「青青河畔草」，樂府也。《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則《十九首》亦樂府也。伯敬承于鱗之後，遂謂奇詭蟄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其評詩至云，某篇某句似樂府，樂府某篇某句似詩。謬之極矣！

又《論樂府與錢頤仲》　「詩言志，歌永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然後協之金石絲管，詩莫非樂也。樂府之名，始于漢惠，至武帝立樂府之官，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詩夜誦，有趙、代、齊、魏之歌；又使司馬長卿等造十九章之歌，此樂府之始也。迨魏有三調歌詩，多取漢代歌謠，協之鐘律，其辭多經樂工增損，故有本辭與所奏不同，《宋書・樂志》所載是也。【略】大略歌詩分界，疑在漢、魏之間。伶倫所奏，謂之樂府；文人所制，不妨有不合樂之詩。樂之所用，在郊廟宴享諸大體，或有民間私造，用之宴飲者。【略】漢詩之無疑者，唯《文選》班姬一章，亦樂府也。興深文典，與蘇、李諸作何異？

又《正俗》　《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爲二，歌行之名，不知始于何時。魏、晉所奏樂府，如《艷歌行》、《長歌行》、《短歌行》之類大略是漢時歌謠，謂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體如行書，眞可掩口也。既謂之歌行，則自然出于樂府，但指事咏物之文，或無古題，《英華》分別，亦有旨也。

又　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體，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之別，鍾伯敬至云某詩似樂府，某樂府似詩。不知何以判之？只如西漢人爲五言者二家，班婕妤《怨詩》亦樂府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詞可歌與否？如《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詩，知《十九首》亦是樂府也。漢世歌謠，當騷人之後，文多遒古，【略】樂工採歌謠以配聲，文多不可通。《鐃歌》聲詞混塡，不可復解是也。

賀貽孫《詩筏》　漢人樂府不獨其短篇質樸，長篇龐厚，非後人力量所及。即其音韻節目，輕重疾徐，所以調絲肉而叶宮徵者，今皆不傳。所傳《郊廟》、《鐃歌》諸篇，皆無其器而僅有其辭者。李太白自寫己意，既與古調不合，後人字句比擬，亦於工歌無當。近日李東陽復取漢唐故事，自別樂府，余謂此特東陽咏史耳。若以爲樂府，則今之樂非古之樂矣，吾不知東陽之辭古耶今耶？以爲古則漢樂既不可聞，以爲今則何不爲南北調而創此不可譜之曲，此豈無聲之樂無絃之琴哉？伯敬云：樂府可學，古詩不可學。余謂古詩可擬，樂府不可擬，請以質之知音者。

又　敘事長篇動人啼笑處，全在點綴生活，如一本雜劇，插科打諢，皆在淨丑。《焦仲卿》篇，形容阿母之虐，阿兄之橫，親母之依違，太守之強暴，丞吏、主簿、一班媒人張皇趨附，無不絕倒，所以入情。若只寫府吏、

蘭芝兩人癡態，雖刻畫逼肖，決不能引人涕泗縱橫至此也。文姬《悲憤》篇，苦處在胡兒抱頸數語，與同時相送相慕者一番牽別，令人欲泣。《孤兒行》寫得兄嫂有權，大兄無用，南北奔走，皆奉兄嫂嚴令，便自傳神。至「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則大兄未嘗無愛弟意，然終拗大嫂不過，孤兒之命可知矣。末後啗瓜覆車，無端點綴，尤是一齣鬧場佳劇，令人且悲且笑。而收場仍不放過兄嫂，作者用意深矣。《木蘭詩》有阿姊理粧、小弟磨刀一段，便不寂寞。而「出門見火伴」，又是絕妙團圓劇本也。後人極力摹擬，非無佳境，然一概直敘，全乏波瀾。如古本《琵琶記》，有詞曲，無關目，有生旦，乏淨丑，對之但覺悶悶耳！

又　樂府古詩佳境，每在轉接無端，閃鑠光怪，忽斷忽續，不倫不次。如羣峰相連，烟雲斷之，水勢相屬，縹緲間之。然使無烟雲縹緲，則亦不見山連水屬之妙矣。《孤兒行》從「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後，忽接「春氣動，草萌芽」；《飲馬長城窟》篇從「展轉不可見」，忽接「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語意原不相承，然通篇精神脈絡，不接而接，全在此處。末段「客從遠方來」，至「下有長相憶」，突然而止，又似以他人起手作結語。通篇零零碎碎，無首無尾，斷爲數層，連如一緒，變化渾淪，無跡可尋，其神化所至耶！若陸士衡擬此題，則一味板調，讀之徒令人厭。昭明以二詩并列，謬矣！

又　畫家所謂平遠者，如一幅亂山，幾數百里，而煙嶂連綿，看之令人意興無窮。在詩家惟漢人有之。

《二顧先生遺詩》卷二顧遐篆（緗）詩《擬古樂府自序》　古樂府多奇特語。益人精神，然往往詰曲難讀。或疑衍文，或強說之。爲不知古者聲辭合寫，每一字即注一聲。及乎末流伶官庸工，襲沿魚魯，後之擬者，或取本意本調，或取調離意，或取意離調，或意調俱離而雜出，是豈能作協律都尉於九京使之鏗鏘鼓舞以求合哉？善乎劉勰之論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然漢世文士多習音律，其後傅玄、張華之徒，曉暢宮徵，故其所作有可觀。至荀勗改杜夔之詞，聲節哀急，見譏阮咸，其後新聲日繁，制作益富，《大雅》之風落落爾矣。予獲漢曲律法九章，王禮，一鏡歌，三清商，三相和，雜調各按五音而譜之頗亦可尋。然以異代之樂不足深究。若夫移易宮商，頌揚當代，庶幾藏之以俟君子，或不虛嚼柱窮思之意云爾。

《戲瑕》卷一《詩叶管絃》　疑耀謂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其說駭俗，無已太狹。夫詩本性情，六朝樂府，三唐絕句，何莫非緣情之妙製，聲韻天然，可絲可竹，信如張言，然則彼皆非耶！沈香亭下清平調，與旗亭酒壚諸歌，宮人伶伎，矢口而寫，亦何嘗更換錯綜添減而後於聲律協乎！且自《鐃歌十八曲》而下，歷代樂章，以薦宗廟，以格天地，皆是物耳。假令不入聲律，曷以臻斯妙用，古人有知豈不揶揄地下哉！張氏又謂：「《離騷》廢而樂府繼之。不知未有《離騷》，先有樂府，其來久矣。侗峯梓瑟，昉自窮桑，《卿雲》、《南薰》起於虞代，穆王之《白雲》、《黃竹》，尼父之《梁木》、《猗蘭》，是皆在《鐃歌十八曲》前也，何謂繼騷而作耶？

《日知錄》卷二一　古人不忌重韵：《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須」字；《焦仲卿妻》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略】重韵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又卷二八《樂府》　徐陵《玉臺新咏》目錄：古樂府詩六首。

又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敞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群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略】《後漢書・律曆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註云：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即名之「樂府」也。

《詩辯坻》卷一《總論》　詩學流派，各有專家，要其鼻祖，歸源《風》、《雅》。《風》、《雅》所衍，流別已伙，舉其巨族，厥有三支：一曰詩，二曰騷辭，三曰樂府。【略】樂府興于漢孝武皇帝，曲可弦歌，調諧笙磬，《練日》奏于郊禋，《鴛茄》詠于玉帳。蓋以商、周《雅》、《頌》歌法失傳，故遺嚴、馬之徒維新厥制，已而才人辭士，下逮于閭巷閨襜，咸各有作，飄流濫焉。「昔有霍家奴」，雅留曲闕，「相逢狹路間」，燕女溺志，稟酌四時，情無不有。魏、晉相承，體緒頗雜，而并隸樂府，莫之或變。然周秦歌謠及《鴻鵠》、《騅逝》

諸作，并采入樂府者，以類相景附云耳。至于唐世樂府，絕句爲多，而章句俳齊，稍同文侯恐卧之譽，故塡詞出焉。爾時但有小令，聽者若盡，故宋人之慢調出焉。慢調者，長調也。金人欲易南腔爲北唱，故小變詞法，而弦索調出焉。然弦索調在塡詞爲長，在曲又嫌其短，故元人之套數出焉。元曲偏北而不嫻南唱，故明興，則引信宋詞，拗旋元嗓，參伍二制，折衷九宮，而今南曲出焉。故漢初已彰樂府，六朝稍演絕句，唐世肇詞，宋時未亡而金已度北曲，元未亡而已見南曲。要皆萌芽，各入其昭代而始極盛耳。斯則樂府之體系，是《三百篇》之支庶也。

又《漢》「一饗五百萬，兩饗千萬餘」，侈胡姬也；「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稱羅敷也；「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艷蘭芝也。是三貞婦，而作者褻咏如此，不妨古雅，在今必當酷忌。衛人所爲賦《碩人》，寧非仲尼所亟錄耶？柴虎臣云：「三者雖極形容，不可謂褻，假令咏閨襜而闌入《青樓》、《子夜》諸曲，便爲狎媟。」應嗣寅云：「《碩人》一詩，詩人私咏，若以進之衛莊固不可，今或贈新婚而譽其妻之美，毋乃傷乎！」

又　樂府，古詩，相去不遠。然大抵古詩以和婉爲旨，以詳雅爲緒，以典則爲其辭。樂府以淫泆悽戾爲旨，以變亂爲緒，以俳諧詰屈爲其詞。古詩色尚清腴，其調尚優。樂府色尚穠，其調尚迅。古詩近于《三百篇》，樂府近于《楚騷》，所由蓋異矣。然則樂府非德音邪？呈新聲於《雅》、《頌》之外，乃有樂府；節變徵於《楚辭》之餘，乃有古詩，故古詩尚矣。

又　古樂府掉尾多用「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又「延年壽千秋」，又「別後莫相忘」等語，有與上意絕不相蒙者。此非作者本詞所有，蓋是歌工承襲爲祝頌好語，隨詞譜入，奏于曲終耳。觀《白頭吟》舊曲與晉樂所奏者可見。又若「置酒高殿上」，章句小差；「蒲生我池中」，魏、晉悉異；「見君前日書」，正截篇首；「山川滿目淚沾衣」，但唱曲亂。猶今傳奇入伶人之手，亦多所竄削。蓋文士屬興操觚，叶律恐疵，故遞有增損云爾。

又　古詩「采菱莫傷根」云云，又「甘瓜抱苦蒂」云云，又「高田種小麥」云云，似梁《鼓角横吹曲》。古絕句「藁砧」四句，則《清商詞》也，當是誤置漢本。

又　古人製樂府，有因詞創題者，有緣調塡曲者。創者便詞與題附，緣者便題與詞離。譬若唐、宋人小詞《解紅》、《章臺柳》、《雨淋鈴》，始俱即事名題，後來賦此調者俱自抒情景，不復傍倚題事，足徵樂府之源流焉。

又　漢人仙詩率多僞托，而辭亦往往鄙俚。至陰長生云：「黄白既成，貨財千億。」此等豈神僊口中語耶？

又《自序》　漢《唐山歌》，肅穆深永，《練時日》諸篇，陟降彷彿，皆《頌》之遺也。

《枕中秘・詩訣・古樂府》　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韋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趣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

《寄園寄所寄》卷四　裨史論古樂府，古人師手匠心，而又情眞景切，其詞自佳。今人就題擬作，如畫者寫眞，雖形色相肖，而生人之神氣安可得哉！（《嘯紅筆記》）

又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解，又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即古人之一段義，終則於瑟上解一柱馬也。（《稗史》）

胡在恪《漢詩音註序》　漢人之辭奥，其間思緒紛披，幾不可理，所謂辭之近人者，非其至也。而譬之器車神鼎見天巧焉。可不謂如十五國之風有田夫閨婦之詞，爲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乎？

又　昔漢文帝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古人之訪求散佚也如此。是則甌甌出於土裂，鼎彝見於泉湧，博古者視如神運鬼工，漢以前作如是觀可耳。

《漢詩音註》卷五《漢郊祀歌十九首・練時日》尾評　郊祀如《詩》之有頌，房中曲如小大雅，而鼓吹鐃歌則風也。周詩質，漢詩奥，奥稍遜質。周有化工自然之妙，漢所云，人巧極天工錯也，然俱非後代所及。周漢之分合，周詩如漢文，漢詩如周文，各有其至。

費錫璜《漢詩總說》　樂府有三等：《房中》、《郊祀》，典雅宏奥，中學難窺，爲最上品；《陌上桑》、《羽林郎》、《東門行》、《西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詩，有情有致，學者有徑路可尋，的是詩家正宗，才人鼻祖，爲第二品；謠諺等作，詞氣雖古，未免俚質，爲第三品。

又　《羽林郎》、《董嬌嬈》、《日出東南隅行》諸詩，情詞並麗，意旨殊工，皆詩家之正則，學者所當揣摩。唐之盧、駱、王、岑、錢、劉，皆於此

數詩中得力。

又　漢詩有前後絕不相蒙者，如：「東城高且長」、「天上何所有」、「青青河畔草」，未可強合，亦不必以後人貫串法曲爲古人斡旋。疑此等詩有前解、後解之別，可分可合。如「十五從軍征」在《古詩三首》內，則至「淚落沾我衣」爲一首，在樂府則分爲數解；《十九首》內分入樂府散爲解者甚多。他如《白頭吟》、《塘上行》，或增或減，多讀古詩自得之。今小曲每割諸曲合唱，亦是此意。

又　樂府之有解何也？自是歌調中節奏。如竹之有節，合之則爲一竿，分之則爲數節，實是一竹。「十五從軍征」本一詩也，分四語爲一解。謂四語爲一解則可；謂四語爲一首則不可也。如《子夜》等歌，謂四語爲一首則可；謂四語爲一解則不可也。

又　《雞鳴》、《相逢行》「青青陵上柏」諸詩，讀之見太平景象，人民熙皞，上至王侯第宅，下至平康、北里，皆優游宴樂，爲盛世之音。迄《五噫》、《於忽操》等詩作，遂多衰世之感；漢詩至此，不可讀矣！

又　《鐃歌》今人多擬《君馬黃》、《將進酒》、《戰城南》，殊不知《上邪》、《上陵》皆絕妙好詞，所當著眼。

又　顏、謝好蹇澀雅麗，昌黎好捃摭奇字險韻爲詩，然漢《郊祀》、《鐃歌》，奧衍宏博，已開其先。司馬子長所謂「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知其詞，皆會集五經家乃能講習，讀之多爾雅之文」是也。

又　《練時日》、《華煜煜》、《天門開》，多原于《楚騷》；《房中曲》多原于《雅》、《頌》。

又　樂府所歌，多屬漢人，識者自辨其氣味。如「氣出唱精列」，今作魏武帝，然已見《長笛賦》；《艷歌何嘗行》宋書作古辭，樂府作文帝；《碧玉歌》、《樂宛》以爲宋汝南王，而晉孫綽已有「情人碧玉歌」之語，然按其文，自是漢辭。

宋犖《漫堂說詩》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王（世貞）、李（攀龍）及雲間陳（子龍）、李（雯）諸子數十年墮入雲霧。如禹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良可軒渠。

《然鐙記聞》一九　瑝執古樂府中「江南可采蓮」一首進質曰：「如此詩，寄托何在？」師曰：「此不可解，然但見其古；或者當時尚有缺文，亦未可知。」因言：「古樂府原有句有音。在當日句必大書，音必細注。後人相沿之久，并其細注之音，而誤認爲句。附會穿鑿，至于摹擬剽竊，毫無意義，而自命爲樂府，使人見之欲嘔。【略】不襲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眞樂府也。後人擬古諸篇，總是贋物。」瑝曰：「李、杜諸作，固無假竊。然未見其中有如古之所謂無字之音。不識被之管弦，其音將何如？」師曰：「恐亦未必可被之管弦。」瑝曰：「古樂府之音，即如今之工、上、四、尺乎？」師曰：「然。」

《帶經堂詩話》卷一《體制類》二　《炙輠錄》云：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始發聲謂之引；引者，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故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于是聲音稍縱，所謂歌也。唯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今詩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制矣。又《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并之曰歌行，悲如蚓蠐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池北偶談》）

又八　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復可解。凡古樂錄，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言甚明白。故今人強擬漢《鐃歌》等篇，必不可也。（《左夫于亭雜錄》）

又一〇　樂府古詩不必輕擬。滄溟諸賢病正坐此。前人擬古，莫妙于陸機、江淹。馮班云：「江陸擬古詩，如搏猛虎，禽生龍，急與之角，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古，如床上安床，但覺怯處，種種不逮。」此論良是。若傅玄《艷歌行》云：「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爲墟。」呆拙之甚，所謂點金成鐵手也。王弇州云：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是笑資耳。玄又有《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菁英，竊其常語。尤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綽有餘味，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己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諒哉！（《池北偶談》）

又一一　鄭漁仲曰：「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今之行于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樂府之道幾乎熄矣。」此言樂府原爲詩樂之用，而事義則必有所由起，均不可廢也。愚謂風雅之後有樂府，如唐詩之後有詞曲。聲聽之變，有所必趨；情辭之遷，有所必至。古樂之不可復久矣，後人之不

能漢、魏，猶漢、魏之不能風雅，勢使然也。如漢《朱鷺》、《翁離》之作，魏、晉諸臣擬之，以鳴其一代之事，易名別調，各極其長，豈以古今同異爲病哉？後世文士如李太白，則沿其目而革其詞，杜子美、白樂天之倫，則創爲意而不襲其目，皆卓然作者，後世有述焉。近乃有擬古樂府者，遂顓以擬名。其說但取漢、魏所傳之詞，句櫽而字合之。中間豈無「陶」「陰」之誤，「夏五」之脫？悉所不較。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損，蹋蹐床屋之下，探胠縢篋之間，乃藝林之根蝨，學人之路阱矣。以此語于作者之門，不亦惑乎！夫才有長短，學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一強同，則千里之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難爲覿面。若曰樂府，則樂府矣，盡人而能爲樂府也，若曰必此爲古樂府，使與古人同曹而并奏之，其何以自容哉？李于麟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噫！擬議將以變化也；不能變化而擬議，奚取焉？予知其不可而不能不爲也，第命曰古樂府，而不敢以「擬」稱云。右蒙陰公文介公孝與（蕭）〔當作「肅」〕。公肅字孝與，謚文介。公肅乃其弟，字敬與。見《明史》本傳。〕樂府自序也。虞山錢牧翁嘗亟取東阿于文定公論樂府之說，不知文介此論與文定若合符節。予嘗見一江南士人擬古樂府，有「妃來呼稀稀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豨」皆聲而無字，今誤以妃爲女，呼爲喚，豨爲豕，湊泊成句，是何文理？因于《論詩絕句》著其說云：「草堂樂府擅掠奇，杜老哀時托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豨。」亦于、公二公之緒論也。（《池北偶談》）

又　宗柟附識：于公《穀山筆麈》：短簫鐃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存者十八，《務成》、《玄云》、《黃雀》、《釣竿》四篇，其辭已亡。魏、吳以下，準其曲數，各制鐃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蓋樂府傳寫，大字爲辭，細字爲聲，聲辭合寫，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某曲當某曲，皆各叙其開創功德，與漢曲本辭絕不相蒙，體制亦復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鐃歌十五篇，皆即漢曲舊名之義，而以己意咏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謂之擬題。自是以後，江左、隋、唐，皆相承模倣，唯取其名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盡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詞，曲加模擬，詞旨曲奧，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其聲辭之謬，而橫以爲奇僻。如楚人學齊語，可詫楚，不可欺齊，令古人有知，當爲絕倒耳。又云：近世王、李諸公，好古釣奇，各模擬鐃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近，而不能自爲一詞。婁東稍脫落，即不甚似。然其舊曲之名，與其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也。

又一二　樂府之名，其來尚矣！世謂始于漢武，非也。按：《史記》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又令唐山夫人爲《房中之歌》，《西京雜記》又謂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曲，則樂府始於漢初。武帝時，增《天馬》、《赤蛟》、《白麟》等十九章，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集五經之士，相與次第其聲，通知其意，而樂府始盛。其云始武帝者，托始焉爾。東漢之末，曹氏父子兄弟雅擅文藻，所爲樂府，悲壯奧崛，頗有漢之遺風。降及江左，古意浸微，而清商繼作，于是楚調、吳聲、西曲、南弄，雜然興焉。逮于有唐，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輩，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業題，號稱樂府之變。若考開元、天寶以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耳。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艷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甌尾續文》）

又卷四《纂輯類》一　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廬江小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叙事措語之妙，愛不能割。班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被之樂府，何非詩耶？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叙漢末事，雖謂之古詩亦可。（《五言詩凡例》）

又卷一一《合作類》一七　楊廉夫自負其五言小樂府，嘗云：七言絕句體人易到，吾門章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三子不能，唯吾能之耳！（《池北偶談》）

又卷二九《答問類》三三　問：「唐人樂府何以別于漢、魏？」「漢、魏樂府高古渾奧，不可擬議。唐人樂府不一，初唐人擬《梅花落》《關山月》等古題，大概五律耳；盛唐如杜子美之《新婚》、《無家》諸別，《潼關》、《石壕》諸吏，李太白之《遠別離》、《蜀道難》，則樂府之變也；中唐如韓退之《琴操》，直溯兩周，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創爲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若元楊維楨、明李東陽各爲新樂府，古意浸遠，然皆不相蹈襲，至于唐人王昌齡、王之渙，下迨張祜諸絕句，《楊柳枝》、《水調》、《伊州》、《石州》等詞，皆可歌也。」

又五六　問：「短歌行、長歌行，似非以句之多寡論？」「又有《滿歌行》、《艷歌行》、《何嘗行》之屬，當時命名之旨，即吳兢《解題》亦不能盡通

曉，更有《長歌續短歌》之名，皆非以詞之繁簡也。」

又六九　問：「樂府是就其題直賦其事耶？擬借以發己意耶？「古樂府立題必因一事，如《琴操》亦然，後人擬作者衆，則多借發己意。」

又七〇　問：「今人作樂府有用其題，而絕不與題相照顧者，何也？」「古如《董逃行》與漢末事實更無關涉，《雁門太守行》乃頌洛陽令王稚子耳。不始今人。」

郎廷槐《師友詩傳錄》　問：樂府之體與古歌謠彷彿，必具有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方入其室。若但尋章摘句，摹擬形似，終落第二義。如《穆天子傳》之《白雲謠》，《湘中記》之「帆隨湘轉」，古樂府之「獨漉獨漉」、「水清泥濁」之類，神妙天然，全無刻畫，始可以稱樂府。魏晉擬作已非其長，至唐益遠矣。夏蟲語冰，殊覺妄誕，乞指示之。王答：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之《大風》，唐山夫人之《房中》是也。《郊祀》類《頌》，《鐃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之《琴操》最爲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正得《風》之一體耳。元楊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變也。李滄溟詩名冠代，祇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府甯爲其變，而不可以字句比擬也亦明矣。來教「必具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乃入其室」數語，盡之。張歷友答：樂府自樂府，歌謠自歌謠，不相蒙也。樂府不特另具風神，而亦具有體格。古今之擬樂府者，皆東家施捧心伎倆也。《雅》、《頌》爲樂府之原，西漢以來，如《安世房中歌》、《郊祀十九章》、《鐃歌十八曲》，不惟音節不傳，而字句亦多魯魚失眞，然其辭之古穆精奇，迥乎神筆，豈操觚家效顰所可施！無論近代，即魏、晉而降，如繆襲《鼓歌曲》，陳思王《鞞舞歌》，晉之《白紵》、《拂羽》等歌，亦豈彷彿其萬一乎？至唐世，法部如伊涼甘州之屬，多采名輩絕句，其中音節今亦不傳。然而歌謠者，古逸也。樂府者，正樂也。不祇神妙天然，而叶應律呂，非可騁辭縱臆爲之者。觀漢之大樂，其初皆掌之協律都尉李延年，非苟然也。固知古詩可擬而樂府必不可擬，此錢虞山所以譏歷下爲古官錦也。張蕭亭答：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天然豔麗，不假雕飾，皆偶然得之，猶書家所謂偶然欲書者也。當其觸物興懷，情來神會，機括躍如，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有先一刻後一刻不能之妙，況他人乎！故《十九首》擬者千百家，終不能追蹤者，由于著力也。一著力便失自然，此詩之不可強作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能因言求意，亦庶乎其有得歟！

又　問：樂府五、七言與五、七言古，何以分別？學樂府宜宗何人？王答：古樂府五言如《孔雀東南飛》、《皚如山上雪》之屬，七言如《大風》、《垓下》、《飲馬長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屬，自與五、七言古音情迥別，于此悟入，思過半矣！張歷友答：西漢樂府隸于太常，爲後代樂府之宗，皆其用之于天地羣祀與宗廟者。其字句之長短雖存，而節奏之聲音莫辨。若撏摭其皮膚，徒爲擬議以成其腐臭耳，何變化之有？後人但讀之而得其神理，玩其古光幽色可也，不必法其篇章字句。蓋樂府主紀功，古詩主言情，亦微有別。且樂府閒雜，以三言、四言以至九言，不專五、七言也。若五、七言古詩，其神韻聲光自足以飫儉腹而被詞華。故學詩而不熟于漢、魏、六朝者，皆傖父也，何必其有定宗乎？張蕭亭答：樂府之異於詩者，往往叙事。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絕，又其不同也。《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峻絕，但可爲孟德道之，王、劉文學輩，皆當內手矣。如曹公之《短歌行》、子建之《來日大難》，皆獨步千古。句法如《鐃歌》之「臨高臺以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等句，皆工美可宗。降而六朝，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殊絕。至唐人多與詩無別，惟張籍、王建猶能近古，而氣象雖別，亦可宗也。

王士禛《師友詩傳續錄》　問：「樂府何以別於古詩？」答：「如《白頭吟》、《日出東南隅》、《孔雀東南飛》等篇，是樂府，非古詩。如《十九首》、《蘇李錄別》，是古詩，非樂府。可以例推。」

《古歡堂集》卷一《論詩》　鼓吹曲辭，歌謠雜體，五色相宜，八音協暢，詩家所必采也。

又　青蓮善用古樂府，昔人曾言之。如「烏啼白門柳，三朝見黃牛」，又「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皆自古樂府來。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旌旗改色，又如禪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諦。

又卷二《論五言古詩》　《陌上桑》、《焦仲卿妻》、《鷄鳴》、《八變》、《艷

歌》之類，音調不同，古詩之變矣！

又卷三《詩話》 余嘗觀今之詩家，多以樂府爲卷首，如《君馬黃》、《上之回》、《陌上桑》、《大小垂手》之類。句之長短，語之繁簡，師心自用，漫無一定之格，音節多所未諧，即《樂府解題》，亦在影響之間，蓋樂府失傳久矣。

《鐵立文起·前編》卷四《問對》 王懋公曰：古人詩文可好而不可擬。江綠蘿謂古樂府古詩題目，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等類，皆就其時事撊詞，因以名篇，自然妙絕。

李光地《聞樂知德論》《皇清文穎》卷七） 雖然，樂之所自作者非一，有陳祖宗之功德者，則如商之元王、相土、成湯、武丁，周之后稷、公劉、古公、王季，後嗣述而歌之者是也。有象己之功德者，則如《韶樂》作於舜，《大武》作於武，九成以象代堯，六成以象滅商，聽其歌，觀其舞，則知其當日之事與志者是也。若乃朝會燕饗征行凱還，則叙其交懽之心，致其勸勉之誠，道其閔勞盡下之意，於以被之絃歌，用之朝廷學校。至於民間鄉黨閭巷之樂，則多采之謠俗之所得，如周有「二南」、邶、鄘以下十五國之什，漢有趙、代、秦、楚之謳，而擇其辭之美、志之善、可以語、可以道，古於以用之黎庶，而以感民心以淑民身，此則樂之大致然也。然此四者，源流之所自不同，而皆謂可以觀德，則又何哉？蓋祖宗之德，德也，己之德，亦德也。上下交而志同，德之行也。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也。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也。漢氏以還，四者之迹僅存，而其意微矣。故郊廟、宮庭、閭巷之所用猶是也。然班固謂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則所謂陳祖宗之功德者無矣。武帝《天馬》之歌，汲黯之所不悅，秦王《破陣》之樂，魏徵之所不觀，則所以象己之功德者悖矣。君臣賡答之詩固多有之，然頌美相悅之辭多而忠愛交勉之誠寡，且又未嘗叶管絃示臣庶也。則朝廷學校之聲衰，民間沉湎鄭衛之俗千年不變，而鄉黨閭巷之音歇。

韓菼《樂章論》《皇清文穎》卷八） 《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此初命后夔之言也。其後《大韶》既作，薦於祖考，既已，致鳳皇來儀之應。而夔言此音樂之和由於庶尹之允諧，帝於是爲之作歌，而皐陶爲之賡歌，此其詩近於正大雅者也。夏詩有《五子之歌》，怨歌也，孝子悌弟之言也，其義近於變小雅，而其音節則近於大雅者也。虞夏之詩惟此二篇見於書而已，其歌以爲《大韶》、《大夏》之節者不傳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至孔子之時又亡其七矣。成康沒而頌聲寢，變風變雅作。及宣王再興，則有宣王之大、小雅而無宣王之頌，豈非其德薄而有所不敢爲哉！《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雖其自以爲頌而其體製聲調則不離乎雅也。史克之頌《閟宮》，誇誕而無實者也。稱姜嫄媚成風也，稱三壽媚三卿也，稱令妻壽母媚成風兼媚聲姜也。其曰莊公之子承莊公不承閔公，他日夏父弗忌所以躋僖於閔之上，以子而先父食者也。《周頌》之所稱揚者，皆其祖父之功德已然之事，若祭祀之主人與顯相，則稱其孝而已，不聞以未然之事極其揚厲也。故《魯頌》作而樂歌之體壞，爲後世矯誣之濫觴矣。其後，則雅頌失其所矣。其後，則雅鄭無別矣。孔子告顏淵以放鄭聲，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各得其所，知雅之不可混於頌，而鄭之不可使亂雅樂也。其詩然，其聲然矣。自古樂失傳而亡國靡靡之音不絕於世，則雖後之作者未嘗不寫倣雅頌之語以爲郊廟之樂章，而譜以世俗之樂，此又其事之相反者也。沛宮原廟《三侯》之章，漢祖自作其詞，安不忘危，又未經李協律等協以新律，斯爲近古者矣。迨武帝立樂府，而《蒲梢》、《天馬》之歌薦之宗廟，此則以鄭衛之音歌鄭衛之詩，而欲祖考來格也。故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蓋深譏之。自餘歌詞出於司馬相如等，文雖爾雅，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協鐘律。後之作者雖如王粲、傅玄、成公綏、張華、褚淵、沈約之徒，亦不過如此。所以然者，其祖功宗德固未之前聞，而其致王之由，揖讓征伐之事，亦未有如虞周者，太平刑措之風又不足以幾成康之盛，此非可以虛文飾說爲也。則夫樂章之欲擬於古難矣。若乃習其數者不能明其義，爲其詞者不能度其曲，此又後世之通患也。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施之郊廟，罔知所應，抑又名實乖異，音節已非。鄭樵稱梁武自曉音律，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斟摘前違裁制，十二雅樂自此始定，雖製作非古而聲有倫，準十二律以法天成之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也。以愚論之，梁武帝製佛法十曲名爲正樂，如《襄陽蹋銅蹄》之類，又更造新聲，則其所製定者，其果如漢兒寬所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耶？蓋亦以當代所沿，樵故不得而議之也。唐、宋以後，其辭既平而近俚，復誇而不實，其清濁高下疾徐之節奏，未必果足以髣髴於穆然大古之音，而致神祇鬼物也，豈知夫古人之作其篇章字句多少長短非有一定，及詩之既成而後被之於樂，異於後世之塡詞度曲多少長短必出於一者也。君子言思可道，而況長言之，咏嘆

之，播之琴瑟管絃以對越於先王之靈者乎！夫《周頌》之作亦有在康王而後者，殷武之稱「奮伐荊楚」，乃在高宗之廟，則後之樂章數傳而無所增益者非古也。夫本原事實以獻於祖考，形容愛敬以惕其子孫，此作頌之旨，綴文之事，審音之官，皆宜留意者也。

《榕村集》卷二〇《詩選凡例》　《三百篇》備諸體，漢初樂府亦備諸體，但樂府五、七言者多，此即後來變體之漸矣。《安世詩》甚古，列國謳吟亦多抑揚慷慨，後代詩人轉相規擬，然古勁終不如也。陸象山有言：康衢之謠，擊壤之歌，高文大冊，有不能及。中林之夫，漢上之女，碩儒宗工，有不能企。性情之所濡，俗化之所漸，時運之所驅，是以君子論其世焉。漢承秦後，元氣肇淳，故其詩文雄深雅健，非後代所復及。雖然，侈蕩悲惋之音多，而肅穆平寬之意少，以彼霸心之存王澤之竭，固與雅、南教化異也。誦讀之士，可以觀矣！

《淥水亭雜識》卷二四　漢人樂府多濃譎，《十九首》皆高澹，而《文選》注亦有引入樂府者，不知何故。

又　樂府，漢武所立之官名，非詩體也，後人以爲詩體。

又　大抵古人詩有專爲樂歌而作者，謂之樂府。亦有文人偶作，樂工收而歌之者，亦名樂府。

又　《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後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乎！

又　樂府題今人多不能解，則不必強作。李于鱗「優孟衣冠」，徒爲人笑。

又　古人樂府詞有切題者，有不切題者，其故不可解。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〇《樂府說》　樂府之名，昉於漢武帝，然不自漢始也。蓋古者樂即詩也，《虞書》命后夔典樂，而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春官》宗伯教六詩，曰風、雅、頌，曰賦、比、興，而以六德爲之本，六律爲之音。班固謂：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具在《周官》，故國子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八音之和，皆是物也。古詩三千，孔子刪之爲三百，著以爲經，而《記》謂：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由是觀之，詩《三百篇》，孔子皆嘗弦而歌之，以求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古者樂即詩也。漢高帝過沛，賦「三侯」之章。其時唐山夫人又作《安世房中之歌》，樂府已權輿於此。逮乎武帝，崇尚文學，於是作爲《十九章》，設協律都尉之官，而樂府之名始立。魏、晉以來歷代踵之，綜其大凡，《漢郊祀》已下皆頌之類也，《漢鐃歌》已下皆雅之類也，《漢橫吹》以及六朝清商楚調諸曲，皆十五國風之類也。其詞雖古今不同，正變不一，要皆有三經三緯之遺意焉。他如《京洛行》、《出塞曲》、《雁門太守行》、《飲馬長城窟》之類，其名甚夥，或因事以屬詞，或比託以寄意，主於古雅頓挫，深婉動人。漢、魏而後，六朝以及唐人多倣其章節而爲之。至白居易則自製數十篇爲《新樂府》，以諷諭當時，韓愈製《琴操》十章，杜甫亦以時事爲樂府體，此則其源流之大槩也。後之人由流以遡源，師漢魏淳古簡澹之義，以求合乎詩人溫柔敦厚之旨，庶於古義有當歟？作《樂府說》。

姚培謙《松桂讀書堂集・序》黃之雋《樂府序》　漢采秦楚之聲而立樂府，孝惠二年，有樂府令夏侯寬。文景時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知不始於武帝。延年蓋至是而極盛大備云。人曰：樂府興而三代之樂亡，顧玩其辭，實有六藝之遺，不同者音耳！

趙執信《聲調譜・論例》　古樂府須知其題意，明其比興，使氣味音節皆得古人之致，可矣。其詩有轉韻、一韻、長短句、近體絕句之不同。

又　新樂府皆自製題，大都言時事而中含美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此詩家眞實本領，近代名公亡之久矣！

又　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世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製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并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裔也。樂府不難知，而今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祖述騷雅，下逮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之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聱牙不可通，由樂人於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又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於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截而句擬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效之，讀之使人失笑。王元美論歌行云，有奇句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知其爲擬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離

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者。班婕妤《團扇》、《青青河畔草》，皆樂府也。鍾伯敬承于麟之說，遂謂奇詭聱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至謂古詩某句似樂府，樂府某句似古詩，謬之極矣。

又　古來言樂府者，惟《宋書》最詳整，其次則《隋書》及《南齊書》，《晉書・樂志》不及也。郭茂倩《樂府詩集》爲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白而無遺誤，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

又《聲調續譜・樂府・怨詩行》　樂府惟漢、魏中著解者多。蓋樂府自《三百篇》出，一解，猶風雅中一章耳。大都不著解者通爲一章，意句不得重複，前後綰應森細，著解者，詞意循環相生。

牟願相《小滌硯堂雜論詩・詩小評》　《十九首》如星羅秋旻，芒寒久耀。蘇（武）李（陵）詩如清廟朱絃，古音嘹唳。古樂府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

又《雜論詩》　漢樂府自爲古奧冥幻之音，不受《雅》、《頌》束縛，遂能與《三百篇》爭勝。魏、晉以下，步步摹倣漢人，不復能出脫矣！

又　《三百篇》渾噩，譬則黃、農；蘇、李、《十九首》古勁，譬則虞、夏；古樂府變調，譬則湯、武。三曹詩廣大悉備，譬則周公。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近人作詩，率多賦體，比者亦少，至興體則絕不一見。不知興體之妙，在于觸物成聲，冲喉成韻，如花未發而香先動，月欲上而影初來，不可以意義求者。《國風》、古樂府多有之。

又　暇日嘗與客論樂府，客曰：「樂府長短言不一，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可任意而爲之歟？」予曰：「是何言之易而規規字句之間也，請悉言之可乎？昔者后夔典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頌》奏于廟，《雅》賡于朝，太史采風獻于王，王命被之管弦，是詩與樂合，所由來矣。周東《詩》亡，《樂經》散失。漢孝武創爲樂府，命官掌之，于是始有《郊祀》、《房中》、《鐃歌》、《橫吹》諸曲，燕享軍興兼用。一時興懷感觸，上好下甚，凡街陌謳謠，節奏鏗鏘，皆中宮羽焉。至于七言《柏梁》體，蘇、李、《十九首》等篇，或名爲古詩，古詩與樂府判然分矣。顧六代依倣，皆有樂府，文詞不刊，而節拍高下，律呂短長，自非專家，鮮合剟度。馬貴與所謂『義布方冊，聲久易湮』。故崔豹、吳兢之徒，以事解目，以義說名。樂府之行于世者，或就題賦形，或斷題取義，或與題渺不相涉而各出臆解，或另造新題而點綴今世，種種不一，然猶未變其調也。至唐虞世南《從軍行》、高適《飛龍曲》，五言排也。楊炯《梅花落》、盧照鄰《龍頭水》，五言律也。沈佺期『盧家少婦』、王摩詰『居延城外』，七言律也。如此者不可悉數。是樂府也，直詩之而已，豈非詩與樂府分而仍合之驗與？高廷禮《品匯》，於樂府不另標目，概附之古今體詩，豈無見哉！要之漢唐迄今，幾二千年，樂府與詩，其分也以聲而分，其合也以義而合，分合盛衰之際，正變源委具在，非深心此道者，鮮可與微言也。」

又　樂府，漢、魏以質勝。齊、梁以文勝【略】，皆樂府妙手也。

又　漢、魏樂府有闕訛處，奇特處，然奇特不礙其闕訛也。六朝樂府有新拔處，靡拙處，然新拔不憾其靡拙也。讀者分別觀之，自領其妙。

又《龍性堂詩話續集》　古樂府多用「爲」字韻，如「君家婦難爲」、「雖班輸亦奚以爲」、「芳是香所爲」。

《藕灣詩集》卷四《書李文正公樂府說》　辨樂府者紛紛矣。意旨淫正、辭調和雜、氣格厚薄高卑皆置，而獨疑音節失傳，余惑之。夫音節代有變矣，《漢書》所載《房中祠樂》一十七章，房中楚聲也。漢高樂楚聲，故唐山夫人作之。漢高《大風》亦楚聲也，皆可被之管絃者也。劉元城曰：《房中》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商周之頌，此一變也。至樂府之名，始於漢武，名曰夜誦，音調長短章法不一，至徵召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署論律呂，以合八音鐘律，而外有上林樂府，內有掖廷才人，皆以鄭聲間施于朝廷，而漢聲備，又一變矣。至哀帝罷樂府官，僮人子弟紛紛然，則漢樂府音節不傳自哀帝已然矣。其後音節愈以代遷，魏、晉以來，止供詞人點染憤發之用，而其名角立，鼻者近古，雋者近律。唐初猶爲彷彿，後則多著新題。至五、七言絕，傳布禁中，野席妃妓皆歌之，而王建、張藉長調，俚俗入情，高廷禮皆以樂府名，餘家聲調柔曼，名樂府者亦止附入長歌而已。此固未審公私潘正，而隨時音節者也。以余觀之，大約有聲者皆可歌，如「僧音菴密呪，村兒高樓上」等謠，尚無不詠嘆而管絃之，至吳騷等刻點撇畢具，優人蕩子按而歌之，然不以入詩，而詩稱樂府者固未嘗點撇擅板也。獨郭茂倩《古樂苑》諸書間載有音無字，雜以空圈「羊吾」等語，及後人題同旨別之類，不無疑人。夫空圈之設，亦方言喉齒異同，如字毋所衍，不可訓釋。若夫題同旨別，則已不免脫毋之誚。李于鱗自言其樂府之佳，句櫛字比，稍易一二，神情別出，而他

或愚人耳目，俗不敢非，其實自問，亦覺名實難副，則又不如甫、愈、郊、賀自作新題爲當也。長沙約古史百篇，短調急響，非贊非銘，題曰古樂府。長沙天授，夫豈無見？蓋長沙所謂樂府，非必盡如房中夜誦，論律呂以和八音，而比之後代，事以言傳，節以時定，古辭頓挫，亦大可歌而弦矣。太倉極詆長沙，晚年始悟曰：西涯樂府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未聞更譏其不當以樂府名也。近人祖之者衆，或翻譜爲新，或依題別搆，辟如老衲頌古，層層披剝，各有出身之路，然猶不敢昌言之曰樂府，僅以詠古詠史詩別之。夫《漢郊祀》十九章，第鹿門輩亦以詩名，則樂府何常不可言詩，然未可曰凡詩耳非樂府也。余舊作亦以詠史名，茲作四十篇遂仍長沙樂府之號，蓋愧力未逮古作者，而不信長沙之不可管絃也。

《說詩晬語》卷上（四三）　《詩》三百篇，可以被諸管絃，皆古樂章也。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漢以後因之，而節奏漸失。

又（四四）　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於回翔曲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咏歌嗟嘆之意耶？

又（四五）　樂府寧樸毋巧，寧疏毋煉。張籍《短歌行》云：「菖蒲花開月常滿。」傷于巧也。無名氏《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後人疑爲韋元甫假托，傷於煉也。古樂府聲律，唐人已失，試看李太白所擬，篇幅之短長，音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是樂府神理，非古詩也。

又（六八）　漢人《羽林郎》篇：「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瓊珠。一鬟五百萬，二鬟千萬餘。」《陌上桑》篇：「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綈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焦仲卿妻》篇：「腰若流紈素，耳着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何工于賦美人也！而其原出于《碩人》之美莊姜。古人重其行，兼及其容，婦容不與德、言、工并列耶？

《一瓢詩話》三七　樂府最得《風》、《騷》神理。學者于古今樂府，不可不澄心靜慮，玩索窮研，以求必得。

又九二　樂府凡用「引」「操」等名，皆是琴曲。

錢牧庵《唐音審體・古題樂府論》　漢惠帝時，夏侯寬爲樂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詔司馬相如等賦詩合樂，因有樂府之名。自漢以迄唐、五代，凡樂皆詩也。唐史臣吳兢作《樂府古題要解》二卷，傳其解，不傳其詩。宋太原郭茂倩作《樂府詩集》一百卷，刪訂詳明，集古今樂府之大成。然所載郊廟燕射歌辭，乃朝廷承祭祀饗賓客所用，非詩人可無故擬作，其題皆吳氏所不載也。所載古題樂府詩，有鼓吹、鐃歌、橫吹、鼓角、相和、平調、清調、瑟調、楚調、清商、吳聲、舞曲、琴曲、雜曲之分，或爲軍中之樂，或爲房中之樂，所用不同，音節亦異。又分隋、唐雜曲爲近代曲辭，以別于古而不列之新樂府，以其皆有所本，皆被于樂，與古不異也。唐世樂皆用詩，然已稍變其格，如今體二韻、四韻詩，皆叶宮商，此前代所未有也。至于擬古之作，其文往往與古辭異同，意當時詩人即未必能歌，而皆諧音節，故但用其題，諧其聲，而不必效其式。五代以後，樂不用詩，樂府音節，舉世失傳，其名僅存，其聲蓋不可考。自宋迄今，詩人所爲樂府，但以章句體裁彷彿古人，未敢信其可被管弦也。有明之世，李茶陵以咏史詩爲樂府，文極奇而體則謬。李于鱗以割截字句爲擬樂府，幾于有辭而無義。鍾伯敬謂樂府某篇似詩，詩某句似樂府。判然分而爲二，自誤誤人，使後學茫然莫知所向，良可慨也。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二一　樂府題有吟，有歌，有行，有詞，有謠，有引，有曲，分類既多。其餘就事命題，如《巫山高》、《折楊柳》者不可枚舉。總之，不離歌謠體製，遂得指名樂府。

又二二　人學漢樂府，喜作詭怪不可解之詞，不知此種係樂人泛聲如此，魏世曹氏父子，早已不曾模倣。

又二三　樂府「妃呼豨」等句，正是《尚書》「吊由靈」之類，假如作古文雅意學之，豈不供人大噱。「妃呼豨」是摹寫風聲。

《野鴻詩的》四八　樂府題義，有不必宗者，有不可不宗者。不必宗者，如《行路難》、《獨漉篇》、《梁父吟》、《有所思》、《古別離》等篇是也；不可不宗者如《陌上桑》、《公無渡河》、《明妃曲》、《祖龍行》、《山中孺子歌》等篇是也。

《劍谿說詩》卷上　古樂府無傳久矣，其音亡也，後人樂府皆古詩。

又　樂府古辭不可不讀，亦正不易讀。其中無句讀文義者，或聲詞相雜，與夫夏五、郭公之訛落，自魏氏來已難辨證。

又《談藝錄》論古樂府，於神理、格韻、辭調間辨析甚微，其音亦終不可得而詳。

又　漢武帝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世儒遂謂樂府之名自武帝始，不知孝惠時夏侯寬已爲樂府令矣！

又　樂府與古詩迥別。如《漢十八曲》及《雞鳴》、《烏生》、《陌上桑》、《相逢》、《狹路》等篇，樂府體也。

又　孟郊詩筆力高古，從古歌謠、漢樂府中來。

喬億《劍溪說詩又編》　漢、魏樂府言女子盛容飾，皆寓詞以托諷，無非比興者。

《松桂讀書堂集》卷六《詩話》　楚騷自是詩人別派，【略】以漢後詩人論之，樂府、古詩又分二派，樂府時有騷意，古詩從騷出者寡矣。

《覲齋詩談》卷二《統論》下　《三百篇》後皆風也。《雅》、《頌》之實久亡。漢之樂府，唐之應制，無當于《雅》、《頌》。

又　凡不可唱，非樂府也。如唐人絕句，今已無能唱者，況漢詞乎！

又　或問詞曲源流，予告以《離騷》爲祖，漢樂府爲宗。

宋澤元《四家詠史樂府序》　樂府一道，於古歌謠爲近，蓋風、雅、頌之變聲也。自漢武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名。夫樂府者，教樂之官耳，必調律呂諧入音，始稱合作。六朝以還，節奏寖失，古意亦乖，或假借古題抒寫胸臆，或徑以時事別立新題，此又古樂府之變格也。李、杜之《蜀道難》、《新昏別》之類是已。

又張天雨序　《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爲近。【略】余聞咏歌者，聲之爲物，明則動金石，幽則感鬼神，豈直草上風行之比哉。

汪師韓《詩學纂聞・樂府》　所傳《大風歌》謂之《三侯之章》，《垓下歌》謂之《力拔山操》，其他曰歌，曰行，曰操，曰辭，未有不可被之絃管者。至唐始有徒詩者耳。

《隨園詩話》卷一（一六）　「樂府」二字，是官監之名，見霍光、張放兩傳。其《君馬黃》、《臨高臺》等樂章，久已失傳。蓋因樂府傳寫，大字爲辭，細字爲聲，聲詞合寫，易至舛誤。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爲《平關中》、《上之回》爲《克官渡》，共十二曲，并不襲漢。晉人改《思悲翁》爲《宣受命》、《朱鷺》爲《靈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襲魏。唐太白、長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己詩。少陵、張、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己詩，而創爲新樂府。元稹序杜詩，言之甚詳。鄭樵亦言：「今之樂府，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目，與詩之失傳一也。《將進酒》，而李餘乃叙烈女，《出門行》，而劉猛不言別離，《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皆與題無涉。」今人猶貿貿然抱《樂府解題》爲秘本，而字摹句倣之，如畫鬼魅，鑿空無據，且必置之卷首，以撐門面。猶之自標門閥，稱乃祖乃宗絕大官銜，而不知其與己無干也。

張玉穀《古詩賞析・凡例》　樂府亦有四言、五言、七言、雜言諸體。其不與詩同者，厥有兩端：一在音節。詩之音節多和平，樂府音節多凌厲也。一在體裁。詩自達其情，樂府則有關乎一代典制，無預己身者。詩止述言，樂府則兼有敘事者。詩即述幾人之言，總以己身爲主。樂府則有歷敘幾人之言，而無分賓主者也。然此亦論其大較耳。雜歌謠曲，多半原詩，後擬古題，面目盡變。分疆劃界之中，原自可會通觀也。

又　樂府以漢古辭爲極則。

又　樂府中有題不切事。如漢鐃歌本係軍中所奏之樂，乃十八曲中，絕無張大軍容、激厲士氣之作之類是也。有辭不切題，如蔡邕《飲馬長城窟行》止言閨怨，魏武帝《薤露》、《蒿里》兩行，竟述何進二袁之事之類是也。有題目離奇，辭亦初不切題，如橫吹曲辭之《企喻》、清商曲辭之《來羅》之類是也。

又　樂府有創作、改作、擬作三種。創者，此題起於此辭也。改者，改古題爲新題也。擬者，即用古題擬其意而作也。

《甌北詩話》卷一　古樂府本多托于閨情女思。

魯九皋《詩學源流考》　大抵漢之五言，其意委曲詳盡，其詞抑揚宛轉，工于比興，切近事情，猶有十五《國風》之遺焉。然自唐山夫人有《安世房中歌》，而武帝立樂府采詩，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風》、《雅》、《頌》之音已備。蓋《房中歌》意擬《周南》，而義則取諸《文王之什》，是《大雅》之遺也。《郊祀十九章》學《頌》，《鐃歌十八曲》學《小雅》，其餘《相和曲》、《清調》、《平調》、《瑟調》、《舞曲歌詞》、《雜曲歌詞》皆《風》之遺也。故自漢以來，樂府而外，凡學士大夫之作，別爲徒詩，殆其音節與絲竹不相調歟？

《石洲詩話》卷一　右丞五言，神超象外，不必言矣。至如「故人不可見，

寂寞平陵東」，未嘗不取樂府語以見意也。豈獨唐子西《語錄》始以樂府取給詩材乎？

《雨村詩話》卷上　三代以前，詩即是樂，樂即是詩。若離詩而言樂，是猶大風吹竅，往而不返，不得爲樂也。故詩者，天地自然之樂也。有人焉爲之節奏，則相合而成焉！

又　詩有比興不能盡，故被之聲歌，使抑揚以畢其意。自漢以後，《郊廟》、《房中》析而爲二，古詩、樂府遂分。

又　古人樂府，非如今人有曲譜而後塡詞也。然亦照定十二律賦爲詞，付之樂工，叶以音律。但樂工知清濁高下，而不通文，故先分章段，爲之鈎勒，亦讀樂府入門之一法。

又　樂府者以其詞付樂工，其中工尺之抑揚，乃樂工事。五季變爲詞，將所留樂工虛字盡塡滿，較古法更嚴密，不能馳騁才華，不若古樂府之松矣。

又　樂歌必要短長相接，長取其聲之宛轉，短取其聲之促節。律詩則與管弦無涉，而天然之樂自存于中。

又　樂府長短雖殊而法則一，短者一句中包含多義，長者即將短章析爲各解，此即律詩之前後分解也。分解不出「起」、「承」、「轉」、「合」四字。若知分解，則能析字爲句，析句爲章，雖千萬言，皆有紀律。如四體百骸，合而成人，能轉旋無礙者，心統之也。老子曰：「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文章妙處，俱在虛實，或奇峰插天，或千流萬壑，或渲湍激瀨，或烟波浩渺。只須握定綫索，十方八面，自會憑空結撰，并不費力也。【略】觀樂府《鷄鳴高樹巔》一篇，可以悟矣！

《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五一　《古辭》、《相逢行》、《古八變歌》皆太白詩體之所自出。而《焦仲卿》一首，惟弇州效之，獨妙千古矣！

又卷二一《附論諸家詩話》一七七　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樸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

《蓼原詩說》卷四　古辭不傳作者姓名，用以合樂，謂之樂府；凡有作者姓名之作，謂之古詩。其聲情規度，故爾不同。然自六朝以後，詞人多有擬古樂府之作，則已溷而爲一，莫可致辨矣。又有所謂騷體者、琴操者，皆樂府之派別，今但總命曰古體，以別於今體云。

又　樂府始於漢高帝製《三侯之章》，以薦上帝、配祖考，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而已。逮武帝有《郊祀十九章》。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天子享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鼓樂》，軍中用之。其制亦不傳也。夾漈鄭氏《通志略》以爲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仲尼所刪詩，凡燕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侯》以下，於篇亦無其辭。

又　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樸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采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

又　擬古樂府，當相其題之時代而以意消息之，雖不可太摹，亦不宜太遠。優孟衣冠，固非俊物，張冠李戴，亦豈當行？

無名氏《靜居緒言》　樂府《郊祀》之歌爲一體，《頌》之餘也。《鐃歌》長短句爲一體，如五言古、七言絕句者爲一體，要皆古詩之流。然其諷刺勸懲，頗有甚于詩者，此其本體也。至有首無尾，樂極哀來，破涕爲笑者，此其本格也。與詩確有不同可知矣。

《藝概・詩概》　或問《安世房中歌》與孝武《郊祀歌》孰爲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又　秦碑有韻之文質而勁，漢樂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頌》，氣體攸別。

又　樂之所起，雷出地，風出簫，發于天籟，無容心焉。而樂府之所尚可知。

又　文辭志合而爲詩，而樂則重聲。風雅頌之入樂者，姑不具論，即漢樂府《飲馬長城窟》之「青青河畔草」，與《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其音節可微辨矣。

又　《九歌》，樂府之先聲也。《湘君》《湘夫人》是南音，《河伯》是北音，即設色選聲處可以辨之。

又　樂府聲律居最要，而意境即次之，尤須意境與聲律相稱，乃爲當行。

又　樂府之出於《頌》者，最重形容。《楚辭・九歌》狀所祀之神，幾於恍惚有物矣。後此如《漢書》所載《郊祀》諸歌，其中亦若有胷蠁之氣，蒸蒸欲出。

又　《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

疆，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由是觀之，後世樂府近《風》之禮多於《雅》、《頌》，其由來亦已久矣！

又　樂府是代字訣，故須先得古人本意；然使不能自寓懷抱，又未免爲無病而呻吟。

又　樂府易不得，難不得。深于此事者，能使豪傑起舞，愚夫愚婦解頤，其神妙不可思議。

又　樂府調有疾徐，韻有疏數。大抵徐疏在前，疾數在後，常也；若變者，又當心知其意焉！

又　雜言歌行，音節似乎無定，而實有不可易者存。蓋歌行皆樂府支流，樂不離乎本宮，本宮之中，又有自然先後也。

又《詞曲概》　古樂府中至語，本只是常語，一經道出，便成偶得。詞得此意，則極煉如不煉，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天籟矣！

《詩法萃編》卷首《自序》　詩法莫備於《三百篇》，一篇一法，其體主乎四言。變而爲楚騷之《九歌》、《九章》，亦一篇一法。其體又主雜言，繼之者漢人樂府，衆體具而雜言夥，詩法亦出奇無窮。

又卷二「樂府」識語　漢人樂府，繼《三百篇》而作。《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精純奇奥，直可續經。

又卷八《附錄宋人雜說》　漢樂府《練時日》、《華燁燁》、《朝隴首》、《赤蛟》等篇，寫鬼神情狀超忽飛動，如見如聞，蓋從《雅詩·楚茨》篇脫化而出，加以奥思穠采，發爲靈響幽光，是皆精心結撰之作。

《詩譜詳說》卷五《樂府》　樂府之詩，古體、律體、三、四、五、六、七言及長短句，各體皆備，其異於別體古詩、律詩，在異味神骨，不在聲調也。就聲調言，不外五、六、七言諸法，但他詩所不可用者，樂府間亦可用，此惟作古體或拗體方可不拘。若作律體，又用平調，仍當守律體規矩，不可壞法。作長短句與柏梁體，凡古詩所不可用者亦可用之，而總以音韻諧和爲貴。

又　樂府與他詩不同，固在意味神骨，其實聲調亦有不同處。但聲調亦從意味神骨中流出。另有一種音節，且其措詞另是一種口吻，口吻既殊，聲調自別，此非可以聲音平仄求之者，故不按譜定聲，而精選篇什編爲二卷，疏解筋節，開示法門，學者宜熟讀古作，反覆咏嘆之，又取他詩參究之，久而聲入心通，自有所得也。

又　詩本咏歌之文，周秦以上詩篇，多是樂章而無樂府之名。樂府始於漢初，而盛於武帝時。凡朝野詩篇可咏歌者，皆采而被諸管絃，字字有紀律在，歲月既久，傳寫訛誤，其詞多不可解。

又　琴操：琴操者，琴曲也。古之爲此曲者，皆身遭窮困之人，名爲操者，言身遭窮困，猶不失其節操也。琴操之作，韻語而兼散文，古詩而兼騷體，亦樂府類也。古詞凡十有二，韓昌黎創其二而取其十，且各擬作一章，高古樸質，直遡兩周，後人鮮有及之者。（「操」字去聲）

又　長短句亦稱雜言，體格不一，聲調因之無定。短至三、四言，長至十五六言，全以音節爲主，詩之本乎天籟者也。短篇自古歌謠化出，長篇自古樂府化出。

又　三言體漢以前多短篇，漢以後多長篇，而佳者絕少，如漢樂府《練時日》、《天馬歌》【略】最出色者也。

又　此體（四言）不摹《毛詩》固不可，太摹句調尤不可，總以變化爲貴，古來作者，《三百篇》外，焦氏《易林》爲專家。此外，如漢樂府《安世房中歌》、《青陽》、《朱明》、《惟泰之》、《善哉行》諸篇，【略】皆可爲法。

分論

《郊廟歌辭·郊祀歌》　《宋書·樂志》：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秦漢闕采詩之官，歌詠多因前代，與時事既不相應，且無以垂示後昆。漢武帝雖頗造新歌，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爲先，但多詠祭祀見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頌之體闕焉。《通志》卷四九《樂府總序》：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略】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又《班固東都五詩》：臣謹按：古詩風雅皆無序，惟頌有序者，以風雅者所采之詩也，不得其始，兼所用之時，隨其事宜，亦無定著，或於一篇之中但取一二句以見意而已，不必序也。頌者係乎所作，而獨用之廟樂，不可用於郊天柴望，不可用於講武，所以蔡邕《獨斷》惟載頌序以爲祀典，而風

雅本無序也。【略】今觀漢武十九章《郊祀歌》，即詩可見者則無序，非憑詩可見者必言所作之始，可謂得古頌詩之意矣！【略】觀頌詩與郊祀之詩，皆言所作之始。風雅詩與樂府所採之詩，不言其始之作，則可以知漢人之跡近於三代，故詩章相襲，自然相應如此。後之人則遠矣！按《郊祀》十九章，皆因一時之盛事爲可歌也，而作是詩。各有其名，然後隨其所用，故其詩可采。魏、晉則不然，但即事而歌，如夕牲之時，則有夕牲歌；降神之時，則有降神歌。既無偉績之可陳，又無題命之可紀，故其詩不可得而採。《習學記言》卷二二：自周衰，文字日以淪滅，至秦而盡。字畫變於徒隸，典冊成於吏筆。漢興，大而朝廷，小而郡國，無非秦舊。蓋皆胥史漸磨之餘功，士子所學，流靡十九，雖間有豪傑好古者，猶未能追三代之髣髴也。最異者《房中歌》《郊祀歌》，皆當時輕薄者所爲，極浮淺鄙俚，而郊廟燕饗常用之。匡衡以儒學用，有所更定，未知其孰愈也。後世反謂此乃西漢之文，當與三代並行，窮力模擬，或剽剝不厭。然則《清廟》《維天之命》以下諸詩，未知學者竟以爲何如，而亦復誦說不已。嗚呼，斯文其終不可振乎。《樂府詩集》卷一《郊廟歌辭》：《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明其有損益也。然自黃帝已後，至於三代，千有餘年，而其禮樂之備，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已。《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載芟》、《良耜》，藉田社稷之樂歌也。然則，祭樂之有歌，其來尚矣。兩漢已後，世有制作，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者，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至明帝，乃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郊樂者，《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宗廟樂者，《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也。二曰雅頌樂，典六宗社稷之樂。社稷樂者，《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禮記》曰「樂施於金石，越於音聲，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見，疑亦用漢辭也。　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卷二七：武帝《郊祀》十九章之歌，備述功德，格於幽顯，乃集秦楚之歌謳，相如之詩賦，署論律呂以合八音而已，安得虞周之歌頌、勸戒之實意哉。陳繹曾《詩譜》：《漢郊祀歌》，鍛意刻苦，煉字神奇。《樂府原》卷二《漢羣祀歌總原》：自秦坑焚之後，先王之典禮無復任載。漢興，遂無可承藉，止於文法俗吏而已。雖有張蒼，僅知其署，別無司存之詳。一時禮樂，遂至亡闕。至孝武時，始議郊祀禮，命司馬相如輩造爲歌辭，此正樂之粗迹也。今李延年典之，其後羣祀竝興，因時撰作，率因祥瑞符應而興，皆有史氏載錄可稽，今皆詳述，以存一代之典。視於先王之世，雖多闕畧，而後世攘奪篡弒之朝亦多飾爲歌曲，擬之固大有不同者矣。故自漢而下皆不錄。　又《郊祀曲總原》：《郊祀歌》凡十九章，漢孝武帝時所作。《練時日》則迎神曲也。《帝臨》則降神曲也。《青陽》、《朱明》、《西顥》、《玄冥》，祀四時之貴神也。《泰元》則頌其總統日月四時星辰風雨，即泰乙之祠也。曰天地竝況，則員丘、方澤合祭之詞，肅陳禋祀，作樂陳牲，而不敢怠忽也。曰日出入，則又專頌日之出入，以成歲功也。　徐師曾《文辨》：武帝南北五郊之制未復，非禮也。今考其歌，如《帝臨》、《惟泰元》、《天地》、《后皇》四章，則祀太一、后土之樂也。如《青陽》、《朱明》、《西顥》、《玄冥》、《五神》五章，則祀五畤之樂也。如《練時日》、《天門》、《華爗爗》三章，則天地通用之樂也。其餘五章，則又郊廟之所通用。蓋其歌雜肆于太樂，非一祭始末之文。　《藝苑卮言》二：《詩譜》稱漢郊廟十九章，鍛意刻酷，煉字神奇，信哉！然失之太峻，有《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鐃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孫如魚乎？悲矣」、「堯羊蜚從王孫行」之類，或謂有缺文斷簡，「妃呼豨」、「收中吾」之類，或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辭填調，大小混錄，至有直以爲不足觀者。「巫山高」、「芝爲車」，非三言之始乎？「臨高臺以軒」、「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雙珠玳瑁簪」，非五言之神足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妙境乎？其誤處既不能曉，佳處又不能識，以爲不足觀，宜也。　《詩藪・內編》卷一：三言之工，蓋莫過於《練時日》、《天馬徠》等篇。自後遞相祖述，若繆襲、韋昭、傅玄輩，第得其章句神奇奧眇處，頓爾懸絕，漢人事事不可及，庸詎五言！　又：《郊祀歌》、《練時日》、《天馬》、《華爗爗》、《五神》、《象載瑜》、《赤蛟》六章，三言；《日出入》、《天馬》、《景星》三章，雜言；餘皆四言。雖語極古奧，倘潛心讀之，皆文從字順，旨趣瞭然。惟雜言難通，計中必有脫誤，不可考矣。　又：漢三言中可法者：「靈之車，結

玄雲，駕飛龍，羽旄紛。」「牲騰栗，粢盛香，黍桂酒，實八鄉。」「衆嫮并，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天馬來，龍之媒，歷閶闔，觀玉臺。」「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朗。」「百君社，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殷殷，燭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游石闕，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芝爲畫，龍爲馬，覽遨游，四海外。」「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游九河。」「泰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又：《郊祀》，練辭鍛字，幽深無際，古雅有餘。　又：《郊祀》多近《房中》，奥眇過之，和平少乏。　又：《郊祀》用實字，愈實愈典。【略】皆妙於用文者也，而源流實本《三百篇》。蓋雅、頌語多典實。　又：漢《郊祀歌》十九章，以爲司馬相如等作，而《青陽》、《朱明》四章，史題鄒子樂名。按四章體氣如一，皆四字爲句，辭雖淳古，而意極典明，當出一人之手，是爲鄒作無疑。前有《帝臨》一章，與四篇絕類，章法長短正同。蓋五篇共序五帝，亦鄒作無疑，史缺文耳。餘《練時日》等篇，辭極古奥，意至幽深，錯以流麗。大率祖騷《九歌》，然騷語和平，而此太峻刻。至《天門》、《景星》篇中，間有句讀難定，文義眇通處。《日出入》一篇，絕與《鐃歌》相類，又與《郊祀》體殊，大率非一人作，未可據爲長卿也。　又：《練時日》，騷辭也；《維泰元》，頌體也，二篇章法絕整。《練時日》，三言之極奇者；《維泰元》，四言之極典者。一則贍麗精工，一則純樸古雅。後人擬《郊祀》者，當熟讀爲法。《華燁燁》、《赤蛟》二章，類《練時日》。《青陽》四章，短體之工者，亦當熟參。　又：《鐃歌十八章》，漫不得其所自。《郊祀》則全樂首尾俱存。《練時日》迎神也；《帝臨》五篇，五帝也；《維泰元》，元精也；《天地》，《日出入》，三大也；《天馬》、《景星》、《靈芝》、《白麟》、《赤雁》，諸瑞也；《赤蛟》，送神也。（《天門開》亦當是時事，《后皇》《五神》亦當是諸所祀神，或一時有所徵應，故列《天馬》後也。）　又卷二：兩漢諸詩，惟《郊廟》頗尚辭。　又《外編》卷一：《郊祀歌》諸錄俱不言作者，惟《郊祀志》中四篇題鄒子樂作，餘無名氏。一代大典章，湮沒至是，惜哉！（《青陽》、《朱明》、《西顥》、《玄冥》。）　《思辨錄輯要》卷三五《史籍類》：雅頌登歌，音貴疏越，語尚肅雍。漢《郊廟歌》如《練時日》《天馬》《華燁燁》之類，創爲三言，長短參差，則音節煩促，非所謂希聲矣。辭句幽僻險怪，則如梵唄巫覡，非所謂肅雝大雅矣。乃後世反以爲高古，轉相倣傚，至今不改。辭人之無識如此。　又：漢《郊祀》等歌大抵倣《楚辭・九歌》而變其體。然《九歌》清遠流麗，漢歌煩促結滯。《九歌》志在慕君而寓意於神，故纏綿悽楚，彌覺可誦。漢歌專媚鬼神，措辭恍忽，讀之意興索然。　《日知錄》卷五《樂章》：《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又：《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　又：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又卷二《詩題》：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並無題。《郊祀歌》、《鐃歌曲》各以篇首字爲題。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二《漢樂府》：漢武以前，郊祀詩歌闕如也。郊祀樂府至武帝乃定，前後數十年間，自製凡十有九章，雖詞旨異於雅頌，而煌煌一代之制，亦有可觀覽焉。班、馬撰述，言人人殊，或謂采詩夜誦，又謂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以合八音之調，然觀其詩義，皆武帝所欲言者，非臣下所得爲，且操觚之士逡巡囁嚅，亦不能有其雄略也。太史公《樂書》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延年次序其聲，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而後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夫太史公武帝時人也，觀其揚抶如此，爲漢武作無疑。獨是此歌，當時如師古、李奇、應劭、晉灼、服虔、孟康、如淳、臣瓚、張晏、韋昭、蘇林諸君子，博聞強記，淹串百家，僉抽腹笥，傍證曲引，後學終不能無疑。況是歌在武帝之時，通一經者望崖而返，何居乎求多於後之人。棠性異，泉明好思，誤書不能解者必淫思七日，妄窮其旨趣。偶傷足，閉門却掃，翻閱《漢郊祀歌》，因搜武帝時事，商確祀典，排纘其意義，牽合證據，絕不依傍前人，因命子日秩錄一通，亦存一家注疏云耳。漢樂府《郊祀歌》十九首，按先只有《練時日》、《帝臨》、《青陽》、《朱明》、《西顥》、《玄冥》、《惟太元》、《天地》、《日出入》九章，歌於祠壇，其後得天馬，次爲歌，亦用在郊祀，中尉汲黯諫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亦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則知當時歌於宗廟亦用之，不獨郊祀矣。其元鼎五年得鼎汾陰，因有《景星》之作。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因有《齊房》、《華燁燁》等作。元狩元年獲白麟，因有《朝隴首》之作。太始三年獲赤雁，因有《象載瑜》之作。前後二十年間事，後皆載入歌，共十

九章，可知十九章之說，太始末年方論定。其註家不載根源，故多不可解說。予久已詳爲訂正刊布，今更將《日出入》一章注解，附列於後。《龍性堂詩話・初集》：漢《郊祀詞》幽音峻旨，典奧絕倫，體裁實本《離騷》。愚意郊天飧帝非《招魂》比，如《練時日》、《赤蛟》等篇，雖極奇特，未免失體。《劍溪說詩》卷上：郊廟歌辭始於《詩》三百篇之《周頌》，三代以前，不可考矣。《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九三《樂章考一・漢郊祀歌》：《漢書・禮樂志》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聲，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召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署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案陳氏《樂書》曰：漢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故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據此，十九章宗廟亦用之。然考《漢書・禮樂志》曰《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云云，則十九首郊樂也，十七章廟樂也，分載甚明，今姑從之。《雨村詩話》卷上：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宋、齊以後，又加祼地、迎牲、飲福酒。唐則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之樂。安、史作亂，咸、鎬爲墟。五代以後，宗廟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爲程式。蓋自《練時日》以下，皆相沿相襲，并少跌蕩音節，不足觀矣。故樂府中凡郊廟歌辭，皆樂府而非樂府，應入制作一體，并不可以詩論也。《藝概・詩概》：漢《郊祀》諸樂府，以樂而象禮者也。所以典碩肅穆，視他樂府別爲一格。《詩法萃編》卷九上《附錄・明人詩話》識語：延年《郊祀歌》，語皆典切，亦四言之工者。

《練時日》　《樂府原》卷二《練時日》：練時日，言選卜吉時日也。「燎膋蕭」，言焚灼蕭艾，以降召靈氣也。「靈之斿」、「靈之車」、「靈之下」、「靈之來」、「靈之至」、「靈已坐」，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迎之也。《詩藪・內編》卷一：三言之工，蓋莫過於《練時日》、《天馬徠》等篇。自後遞相祖述，若繆襲、韋昭、傅玄輩，第得其章句，神奇奧眇處，頓爾懸絕。漢人事事不可及，庸詎五言！《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練時日》首評：鍾云：奇響深文，靈光剡剡，紙上有幽氣。又尾評：鍾云：此章似是總敘，而以下皆分獻之辭，章法本屈子《九歌》，簡奧似過之。《古詩解》卷六《郊祀歌・練時日》：首言諏日，次言求神。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則又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迎之。蓋儼乎望其居歆之意。至其後言牲酒之芳，及女樂之麗，雖皆期以悅神，而辭已近乎靡矣。欽若之意安在哉！讀者姑節取焉可也。馮舒《詩紀匡謬》：《練時日》，《漢書》「練時日」等，俱列在章左，曰「練時日一」、「帝臨二」，足知《郊祀歌》是此十九篇之題，而「練時日」等，則以此分章，亦如所謂「學而」、「爲政」耳。自郭氏《樂府》首列《郊祀歌》之題，移置《練時日》等爲次行，《詩紀》因之，後人遂習而不察。鍾伯敬批曰：造題古奧。豈不冤殺。若然，則「學而」二字更奇崛矣。《樂府廣序》卷二《練時日》：序曰：《練時日》，迎神也。本《大雅・抑》之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惟神無方。索神者，亦無方也。一曰祀太一之樂也。按《漢志》：武帝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祭后土，則歌《練時日》、《帝臨》二曲。《采菽堂古詩選》卷一《練時日》：此首最華縟飄蕩。游目其中，徘徊不忍去也。以一「靈」字排六段，妙在先將「靈之斿」三字安頓下句，此後雖整但覺變幻。又妙在下來至坐罨並虛字，車與斿並實字，以實字之一與下五段相排，則排中不板。以一實字先挈出安頓下句，則斿與車相望遙遙，何動宕也。「結玄雲」三句亦已古雅生動矣。「若風馬」三字，奇。非風非馬，其來急疾不可方物也。下乃用蒼龍白虎實寫之。「先以雨」三字，若遠與風馬「風」字相對。般裔「裔」字法新警，涵濡潤澤，徐徐而來。慶陰陰亦承「雨」字來。放「悲」字古。「震澹心」三字妙。靈之至則人心悚然，而裔裔陰陰又使人和易可親，不覺意銷，澹如以恬也。衆嫮竝四句極生動。畫美人難，畫衆美人尤難。玆何？其密麗也。「兆逐靡」三字佳。逐者輕也。靡者柔也。下文又排四語，蓋上四句寫美人之神，寫神須淡。下四句寫形，寫形須華。此亦從《招魂》、《大招》來。然《招魂》、《大招》有其華麗鬱悒，無其便娟靈逸。漢《郊祀曲》固出《楚辭》。《楚辭》之篇長，長則易暢。《郊祀曲》之篇短，短則難包。洽淡其神，蕭瑟其辭，愉怳其體，以數語當楚辭之大章，而刻畫飛動過之，固非相如等不能作也。《古詩賞析》卷四《練時日》：此合享衆神之樂章。首四從練時日降神敘起。「九重開」以下七段，則由遠而近，細細鋪陳。「斿車」二段狀靈儀仗之盛。「九重開」句，七段總領也。下來二段，狀靈降之速，護衛多而肅靜也。已上四段皆在靈邊說。「靈至」一段，由靈遞入，中腰過峽，「已坐」、「安留」二段，皆言人之所以娛靈。「已坐」段，言樂署。而言祭品詳，所以娛靈之體。「安留」段，備陳女樂顏色之美、服飾之華、佩帶之潔、冀靈之徧觀而盡醉，所以娛靈之意。歸愚師云：古色奇響，幽光

靈氣，奕奕紙上，屈子九歌後另開面目。良然。魏以後代有郊廟樂章。較此覺膚淺矣，故一槩不登。

《帝臨》《樂府原》卷二《帝臨》：此合祭天地，而降監之詞也。《古詩解》卷六《帝臨》：蓋上帝既臨，后土亦享，而安寧之福，宇內受之。第武帝之時，果得興文偃武否也？然而改朔易服，聲歌郊廟，一洗叔孫之習，亦庶幾哉！敦尚風軌矣。《樂府廣序》卷二《帝臨》：序曰：《帝臨》，祠太乙后土之歌也。武帝郊雍，曰今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于元鼎四年，立后土祠于汾陰。按《史記・樂書》，此曲不與四歌同用。後漢永平中，迎時氣五郊之兆，黃帝后土，先秋十八日，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則同用之。《歷代詩話》卷二《古樂府・富媼》：《郊祀歌》云：「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吳旦生曰：張晏注，坤爲母，故稱媼。《郊祀歌》別章又云：「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注：泰元，天也；媼神，地也。楊升庵謂氣曰煦，體曰媼，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媼之。「后土富媼」亦此義。凡此皆地作媼矣。余觀吳斗南謂「媼」當作「煴」。按賈誼《新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富煴，物時熟。」是知漢時之語意。

《青陽》《樂府原》卷二《青陽》：此祭東皇之詞也。《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青陽》首評：鍾云：以下四首兼《素問》、《月令》之妙義而出之。譚云：四時辭款極難得妙，最忌書生小儒氣。如此四首覺其制作時，與天氣時物，眞相關相發。《古詩解》卷六《青陽》：蓋春氣一動，百物萌芽，膏澤所流，昆蟲徧及，此時雷乃發聲，而枯槁之物皆復榮茂，是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況其在氓庶者乎？無非所以歸功於神也。《樂府廣序》卷二《青陽》：序曰：《青陽》，春歌也。《後漢志》：立春之日，迎春東郊，祭青帝句芒，歌《青陽》。讀六代時五帝升歌，希逸以數紀聲，子山以舞配祖，玄暉高調，休文雅音，咸自名家，而頌體肅穆深遠之風，方斯邈矣。《古詩賞析》卷四《青陽》：此祭春神也。春德主發生。起四：植物動物雙提；中四：總頂申說；末四：衆庶熙熙。從物遞入。而夭胎句仍復兜轉動植，然後總以嘻嘻歸美維祺。歸德意，用暗點。

《朱明》《樂府原》卷二《朱明》：此祭朱明之詞。「宥」字當作「祐」。《古詩解》卷六《朱明》：此言夏爲長物之府，能敷與萬物而使之欣向榮。及成熟之後，而百穀豐登，鬼神用享，於是廣爲祭祀而肅雝以將之。庶爲神之所祐，而傳世無窮也。《樂府廣序》卷二《朱明》：序曰：《朱明》，夏歌也。《後漢志》：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歌《朱明》。《詩》之《甫田》，《豳雅》也。豳侯，夏省耘田而雩祭。《周禮》：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此歌言登成甫田，百鬼廸嘗，則天子所有事也。《古詩賞析》卷四《朱明》：此祭夏神也。夏德主長養。起四：先就大槩植物說；中四：獨敘五穀，蓋長養之德，五穀所係尤重，故特言之；末四：明點報德，有望其常宥意。

《西顥》《樂府原》卷二《西顥》：此言秋氣肅懍，驅除妖厲，而王者法之以治天下，則四夷亦畏其威，而慕化盛德矣。廢當作發。《古詩解》卷六《西顥》：此言天地之氣，有陽和必有肅殺，然後德威並著，能使萬物告成，妖厲悉屏。而王者法之，以治天下，則四夷皆畏威慕德，而臣附之恐後矣。《樂府廣序》卷二《西顥》：序曰：《西顥》，秋歌也。《後漢志》：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歌《西顥》。余觀《月令》之文王者，順時行德耳。方金行播氣，鄒子曰「姦僞不萌，正心翼翼」，蓋言安攘歸於主德也。中四句，自近及遠，末四句，繇末遡本，去《周頌》何遠。《古詩賞析》卷四《西顥》：此祭秋神也。秋德主肅殺。起四：先即點明，却以五穀尚當長養，特另敘以圓之，即作一開勢；中四：正寫肅殺作用，都就人事說；末四：以畏威歸慕德，報德意，亦用暗點。

《玄冥》《樂府原》卷二《玄冥》：「易亂除邪」四句，順時之化也。斂藏之候，生類潛伏，兆民亦無發揚振起之事，所謂抱素懷樸者也。《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玄冥》尾評：鍾云：此首情理尤奧。《古詩解》卷六《郊祀歌・玄冥》：此言方冬玄冥司權，正昆蟲草木斂藏之候，是以政皆畢邪反正，追樸還淳，因而望祀羣神，收斂嘉穀，以順冬之令焉。《樂府廣序》卷二《玄冥》：序曰：《玄冥》，冬歌也。《後漢志》：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歌《玄冥》。本歌「條理信義」句，似經；謝希逸「飾國典，閉關梁」，却似傳。「望禮五嶽」句，似綱；謝玄暉「合國吹，饗蠟賓」，又似目。故頌詩可以論世。《采菽堂古詩選》卷一《玄冥》：《帝臨》而下五首，並和雅。如以格神明，則此爲優。然它篇之詄蕩，亦未必不通靈矣。《古詩賞析》卷四《玄冥》：此祭冬神也。冬德主收成。起四：就動植之物說春之成也；中四：跟人事說，秋之成也；末四：報德亦用明點，拖出籍斂收穀，夏

之成也。兜裏完密，恰是總收。

《惟泰元》《樂府詩集》卷一《惟泰元》：《漢書・禮樂志》曰：「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樂府原》卷二《惟泰元》：此泰乙之祠，所謂總統百神者也。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改「鸞輅龍鱗」四字爲「涓選休成」。《藕居士詩話》卷上：《漢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詩歌用「溢」字，見此。《樂府廣序》卷二《惟泰元》：序曰：《惟泰元》，武帝祠太一之樂也。「繼統」以下，王者法天地之德，文德武功，並寓於此。按泰元，即太乙也。《漢志》：太極元氣，含三爲一。言三才未分，包而爲一。此謂媼神蕃禧也。或云：「元尊」，天也；「媼神」，地也。下「經緯天地」，文複難讀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一《惟泰元》：起八句莊重浩大。「雲風雷電」疊字，古。古人極善疊字，如枇杷、橘栗、桃李梅之類。又妙在「露雨」與上四字同也。加二「降」字，別爲一句，甚變幻，亦甚有理。蓋天之澤物，惟露及雨。鑒誠貶施，濊澤霑流，雲風雷電，作而布之故也。鸞路八字，莊嚴，通首典雅。《古詩賞析》卷四《惟泰元》：此合祭天地神祇之樂章。首二，點清對起。經緯十句，歷敘神祇功用，多就天時上說，舉天可以該地也。歸到百姓蕃滋循緒，功用之成，而當報本，意已。已隱隱提動。後十二句以繼統其勤之德歸美順皇。正敘時王祀典之隆，而冀其除災靖遠也。却將到壇儀仗、設祭樂舞等事，與除災靖遠相間寫出，又極錯綜。

《天地》《樂府詩集》卷一《天地》：《漢書・禮樂志》云：「丞相匡衡奏罷『敝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樂府原》卷二《天地》：此篇四字爲句。後皆七字句相雜。《樂府廣序》卷二二《天地》：序曰：《天地》，虞太一而登歌也。按《惟泰元》，統天神地示者，故此曲承以天地並況，下似責成主鬯帝王耳。曰「惟余有慕」，曰「思求厥路」，此爲帝者禮祀之本。「厥路」者，天道也，即「皇章」也，不過如寒暑不忒而止，則其所以況之者，不亦正大無私者乎？《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郊祀志》：人有上書，天子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泰一壇上。「天地況」，疑祀天一地一之歌。沈休文《樂志》云：《泰元》三章，統頌天地者，本兩漢通用之說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天地》：鸞繡周張八字肅然，神儼在中軒。朱應指干羽。此與下璆磬金鼓並樂也。句錯襍。承以「靈其有喜」四字，是何變宕。函宮二句，吞吐五音，函吐激發揚申，並虛字極其變態。細體之，各與其音相稱。獨徵音下用一「清」字，總欲生新不板。至其句法古健，通首類然。魏、晉不能道一語。

《日出入》《樂府原》卷二《日出入》：此篇長短作句，不類樂府，且詞義疎鄙，不相貫浹。要之，衰弱不振之音，似六朝人語。漢人之詞，殊復遠矣。《古詩解》卷六《日出入》：此頌日之環轉無窮，非如人命之有窮，故能自爲春、夏、秋、冬以成歲。而出入海底，即以四海爲池，如所謂浴於咸池者耳。徧觀豈不如是，而我則當如之何？吾正樂乘此六龍以御天，特無如乘黃之不來下也。《樂府廣序》卷二二《日出入》：序曰：《日出入》，郊之祭日也。《記》云：迎長至之日，大報天而主日。又曰：日月星辰，民之所瞻仰也，則祭之。《封禪書》「天神貴者太一」，《惟泰元》是也。曰「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周而復始」，以是爲泰元之德，故歌《天地》次之，歌《日月》又次之。《漢郊儀》「太乙壇居中，五帝各如其方，其下四望六宗之神。薦特，爲醊食四望，日爲之長」，故曰「郊之祭日也」。按「春非我春」至「所樂六龍」以上，歸德於太一之辭。「六龍之調」以下，勉王者法日也。歸德於太一者何？陰陽，太一之動靜也，日月爲之御，而四時行焉，時世積焉，然日月不與爲功，故曰「徧觀是耶謂何」。夫登崑崙之上，而後知日月相避隱爲光明，遊四海之外，而後知日月以四瀛爲池，六龍爲御，彼亦一無窮，豈同人間世以千秋萬歲爲春秋哉！世人則拘目見，幾忘太乙之德而獨樂「六龍」，六龍者，日出入是也。勉王者法日云何？若，順也，法日之行焉。於《泰元》曰順皇之德，於《日出入》曰「使我心若」，其義一也。乘黃，疑從六龍之調，轉下《天馬》歌耳。故下章亦承「太一況」來，「二雅」都有此章法。《宋樂志》亦承劭注之誤，余不敢妄和。《漢詩說》卷二《漢郊祀歌・日出入》評：費軒記曰：《十九首》皆嚴練，獨《日出入》稍覺放縱，似鐃歌。此武帝望仙之詞。言《日出入》萬古靡窮，而人壽不能與之同，故四時皆與我不相繫。「泊如」句言人生無歸着處。「徧觀是耶謂何」，已是禪家宗旨。「六龍」，日之御，下迎黃帝上昇者。「心若訾黃」，不寧之貌。望六龍徠下，以昇天也。如此方謂之神奇，匪夷所思。《采菽堂古詩選》卷一《日出入》：四時分於南北陸，故不屬之我而歸之日。淫裔奇暢。魚戲述葉之歌，善於法此者也。後人襲用往往無理，故法古在取其神。陳本禮《漢詩統箋》：《日出入》高唱入雲，筆隨意轉，官止神行，屈騷而外，鮮有其匹。《綠溪語》卷上：《郊祀歌》：「日出入安窮，時

世不與人同。【略】嘗黃其何不徠下。」皆歌之無韻者，古今創體也。《古詩賞析》卷四《日出入》：此慨時世難戀，而設爲昇天之想也。首二：以日之出入無窮，翻起時世與人不同來，領筆緊峭。故春四句：頂「時」字說，就四時以括百年，繳醒不與人同，用顯筆實筆。泊如二句。頂「世」字說。就四海以括海內，繳醒不與人同，用暗筆虛筆。後五轉到除是昇天，此身方可長在。就六龍嘗黃，望其能調，訝其不下，收得癡甚古甚。樂府多拈起句二三字爲題，無關一篇作意者。舊人或向日出入句支離索解，竊恐非是。

《天馬》《樂府詩集》卷一《天馬》：《漢書·武帝紀》曰：「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禮樂志》曰：《天馬歌》，「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渥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銜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銜，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之，云從水中出也。」《西域傳》曰：「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應劭云：「大宛有天馬種，蹄踢石汗血。踢石者，謂踢石而有跡，言其蹄堅利。汗血者，謂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也。」《張騫傳》曰「漢武帝初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馬，汗血，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按《史記·樂書》稱「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作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與此不同。《丹鉛餘錄》卷一四：《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皁」字，從艸從早。艸字可染皂也。後借爲皂隸之皂。「歷」解爲櫪櫪之歷，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觧爲水草之草，失之。《樂府原》卷二《天馬》：武帝因天馬作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此本辭也。其三字二首，爲詞臣所作，以奏之庭中者也。首云「太一況，天馬下」，言帝方隆太一之祀，即有天馬以昭其靈賜也。《藕居士詩話》卷下：《續名馬記》：漢樂府偏愛權奇。註：權奇，馬名。非也。《天馬歌》云「志俶儻，精權奇」，言馬之雄快，故東坡詩云「作駒已權奇」。《正揚》卷二《天馬歌》：《漢志》云：「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師古曰：言馬從西來，經行磧鹵之地，無草者凡千里而至東道。據歌中上下文意，馬尚未至，安得即說櫪櫪？且染皂何施？又云「皁隸之皂」，將用以控此馬乎？殊不可曉。《西河舊事》曰「廣武郡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漢武爲賦天馬之歌」云云。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燉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爲候馬亭，俗號曰「天馬徑」。觀此，天馬之性，其安馴有如此者？《古詩解》卷六《天馬》評：武帝太初四年春，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誅宛王，獲宛馬，帝因作《天馬歌》云：「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此其本辭也。今辭臣所作，特揣帝之意而益廣之。然言簡而該，則帝近之矣。馮舒《詩紀匡謬·蒲稍天馬歌》：按《漢書》曰：太初四年，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歌》。《史記》曰：馬名蒲稍。則此歌當題《西極天馬歌》，不得曰「蒲稍」也。又按：《漢書》但云作歌，明是刪《郊祀》之文，不得直隸武帝也。若此章可收，則《太一歌》理同一例，何以獨削原所自始？當從左克明《樂府》誤。《樂府廣序》卷二《天馬》：序曰：「太一況」，元狩三年，馬生渥窪水中作也。又序曰：「天馬徠」，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也。《史記》汲黯云：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觀黯之言，則是歌宗廟亦用之矣。以下爲群祀樂歌，《班志》所謂巡守禋應之事者。《歷代詩話》卷二《古樂府·籲》：《天馬歌》云：「精權奇，籲浮雲。」吳旦生曰：籲，古「蹶」字，言天馬上蹶浮雲也。《隴上歌》云：「隴上壯士有陳安，驍騷文馬銕鍛鞍。」按：驍亦古「蹶」字。蘇東坡《次韻趙伯充畫馬》云：「十駟均一至，何事籲雲風。」元厚之詩「仙驥籲雲穿仗下」。《漢書讀》卷二：《志》稱元狩三年，天馬生渥窪水中，作《天馬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景星歌》。案：《本紀》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窪，乃作《寶鼎》、《天馬》之歌。與《志》互異。《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天馬》：虎脊兩六字奇譎，亦若鬼工，寫此馬飄忽不可測。竦予身妙，便欲超然與之偕騰。「龍之媒」三字，寫好大喜功之意，猶若有不足然。《古詩賞析》卷四《天馬（太一況）》：首二：以馬下歸之帝貶鄭重領起。中八：兩言其容，兩言其德，四言其力，籲雲上馳，洗刷天字，皆爲正寫。末二：以龍倍結，攙馬身分，恰是天字餘波。又《天馬徠》，首四：以馬來歸之夷服，與上章同一探源，各還勝理。出泉水四句，詳其產地，兼敘其形。歷無草四句，似與首段複。執徐時四句，詳其

來時，並標其概。開遠門四句，言來後之用，只就平地說；末四，更欲以馬招龍。乘之上天，馬之功用爲極致，天之名稱乃不虛也。

《天門》《樂府原》卷二《天門》：按《星經》有天門二星，在左角南平星之北，天子待朝聘賓客之所。其星明謂之天門開，則四夷歸化，邊無烽警，不見則兵革起，關津不通，四方阻絕。此詩是祭天門樂章也。按《史記》：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亨曰：「德星昭衍，厥惟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饗。」不聞有天門星，見當在享後也。《樂府廣序》卷二《天門》：序曰：「天門開」，郊之徧歌四望也。漢平晏、劉歆之議曰：四望者，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於祀天。按：《日出入》頌日之德同於天，《天門》頌四望之應同於日，故曰「兪答其貺」，即《周禮・大司樂》樂六變而天神皆降時也。《文辨》謂此天地通用之樂，殊未然。下章景星象輿，俱言瑞應，異此。《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天門》：起六字光燦燦，如見天門之開也。朱涂句亦《招魂》《大招》句法。皺回常羊字古。月穆穆以金波，穆穆字妙。月浮波則閃閃不定耳。惟波深則穆穆然也。泛泛滇滇字生動。下著「從高斿」三字，儼乎百神繁會矣。後數語並健。

《景星》《樂府詩集》卷一《景星》：一曰《寶鼎歌》。《漢書・武帝紀》曰：「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作《寶鼎之歌》。」《禮樂志》曰：《景星》，「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如淳曰：「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常出有道之國。」《樂府原》卷二《景星》：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常出有道之國。方是汾陰得寶鼎，而景星復見，故作樂章祠之。其云「景星顯見，信星彪列」，即前章所引《史記》祝祠中語也。《露書》卷三：漢郊祀《景星》，歌「泰尊柘漿析朝酲」，柘漿，即蔗漿也。柘蔗古通用。《樂府廣序》卷二《景星》：序曰：《景星》，元鼎五年，汾陰得鼎作也。按元封二年，郊雍五帝，還，拜祝太一，亦有德星昭衍之文，故爲神鼎之瑞，夫神不可度，仁人孝子，嘗以思合之，《湯頌》曰「綏我思成」是也。自「爰熙紫壇，思求厥路」，至於「周流嘗羊思所幷」，又恭翼翼，合所思。蓋無往而不與神道通矣。馮□疏川澮災事，似因鼎出汾陰而及之。《采菽堂古詩選》卷一《景星》：寫樂嘈嘈如聞也。「百末」二句秀逸，亦出《招魂》。

《齊房》《樂府詩集》卷一《齊房》：一曰《芝房歌》。《漢書・武帝紀》曰：「元封二年夏六月，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應劭云：「芝，芝草也，其葉相連。」《瑞應圖》云：「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故詔書曰「上帝潭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是也。《禮樂志》曰：「《齊房》，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樂府原》卷二《齊房》：元封二年夏六月，甘泉宮齊房中產九莖連葉芝，其本辭曰：「因靈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其四言一章，詞臣所作。《樂府廣序》卷二《齊房》：序曰：《齊房》，元封二年，芝生甘泉作也。《齊房歌》，典重殊不及詔書。當時武帝作《宣房詩》，鴻筆也，諸臣莫及，此等盛事，何不入頌。《采菽堂古詩選》卷一《齊房》：後四句渾厚，亦復靈動。「蔓蔓日茂」，如見芝長之狀。

《后皇》《樂府原》卷二《后皇》：后皇者，因外國之賓服以祠后土之辭。武帝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其辭曰「后皇嘉壇」以下是也。《樂府廣序》卷二《后皇》：序曰：《后皇》，天子祭后土於汾陰之樂也。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因戒助祭臣工之詩。是時侯王牧伯，及四□君長，咸在駿奔，示之以無外之規如此。即商之封建厥福，周之式序在位也。晉灼《解》，猶爲汾鼎作頌者，誤。《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后皇》：「沇沇」二句八字耳，東西朔南包絡其中。

《華爗爗》《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華爗爗》尾評：鍾云：郊廟登歌，事鬼之道也。幽感玄通，志氣與鬼神接，膚語文語，如何用得。漢人不學雅頌，自爲幻奧之音，千古特識。魏以下，步步套倣漢人，便失之矣。又云：正以其奇奧處，不及雅頌，然語亦有平平者，正是郊廟肅雍之體。譚友夏謂圈點所不能加，正是古人文章大處，至言也。此可類推，然庸者未可借口。譚云：樂府古辭，不極奧，極深，極恍惚，極靈動，則與癡呆拙手了無以辨。今所選，或如《毛詩》，或如《尚書》，或如「騷些」，或如符讖，後人且不能望其塵，不能解其故，何乃言樂府耶！《樂府原》卷二《華爗爗》：此因齊房生芝，汾陰得鼎，合以祀神之樂章也。首云「華爗爗，固靈根」，言芝也。末云「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言鼎也。《古詩解》卷六《華爗爗》：徐伯臣曰：此因齊房生芝，汾陰得鼎，合以祀神之樂章也。首言芝草榮盛，得固靈根，皆爲神之所祐。而因盛稱神之來止，能使甘露降，慶雲集，且使九夷賓，夔龍舞，其來假來享，悉如我所思。而福祐之溥，及至汾

陰出鼎，光怪異常，此不勝歡悅而直升歌於天也。《樂府廣序》卷二《華燁燁》：序曰：《華燁燁》，郊太一后土，祝釐之所通歌也。一曰：齊房生芝，汾陰得鼎，祀神者合歌之。按《楚茨》「神嗜飲食」，歌乃云「神之愉」；神安坐」，夫人能得神之去來者鮮矣，況其喜怒嗜欲乎？《禦》曰：仁人爲能享帝。視此「汾之阿」，汾陰也，「崑崙」，明堂也。帝作明堂，中一殿，四面複道有樓，從南面入，名曰昆侖。《采菽堂古詩選》卷一《華燁燁》：以一「神」字排七段，各四句，而局不板。旂是實字，下並是虛字。由出而行、而來、而坐，層次不亂。容容、沓沓，疊字句，參錯上下不比，故覺其變宕。莽若雲六字，鬱然。

《五神》《樂府原》卷二《五神》：武帝既祠太一，以爲五帝太一之佐，故以五帝壇環居太一之下，各如其方。前郊祀《維泰元》一章，即太一之神，而五神爲五帝也。《樂府廣序》卷二《五神》：序曰：《五神》，五帝祝釐之歌也。五帝，太乙之佐，武帝祠之太乙壇旁，環居之，各如其方。故泰元爲太乙之神，而五神爲五帝也。前神嘉虞，此交於神，若有承，並從祭者之心見之。下二解，正申此指。《說文》：泩，即注，注陂也。蓋神之將歸，如在上，如在旁，祭者之誠意未散。《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五神》：「璧玉精」六字爲寶氣如生。不善寫物者寫形，善寫物者寫神氣也。「交於神」六字妙絕。寫神靈如在，却不就神言，就交於神者言，此旁引曲著之法也。「咸畢觴」如親見之。「泩然歸」，飄渺之極，有聲有容。

《朝隴首》《樂府詩集》卷一《朝隴首》：一曰《白麟歌》。《漢書・武帝紀》曰：「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顏師古云：「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圜蹄，一角，角端有肉。」《樂府原》卷二《朝隴首》：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因作樂章以祀隴首之神也。隴在雍之西，爲入蜀之首，於此獲麟故祀之。《樂府廣序》卷二《朝隴首》：序曰：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獲白麟作也。以祀隴首之神。武帝北伐疆口，南誚勁越，置郡數十，通譯萬里，故「騰雨師」、「感惟風」，頗有日靖四方氣象。末句撫心自考。頌中寓規。《采菽堂古詩選》卷一《朝隴首》：語定不近。「鬻長馳」，如見尾鬣離披御風以翻。歸時人方懷慕，而爾雲以去者，有以撫之，意曲至。

《象載瑜》《容齋三筆》卷一《象載瑜》：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曰：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云象輿轙，即此也。《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懸象也。懸象祕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爲兩說。按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爲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歌詩凡十九首，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爲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贅出之也。《樂府詩集》卷一《象載瑜》：一曰《赤雁歌》。《漢書・武帝紀》曰：「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樂府原》卷二《象載瑜》：按《漢書・禮樂志》云：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而名題曰《象載瑜》者，言其行幸之時，以南越之象載玉璧以獻諸海神，適獲朱鴈以見神之所貺，而蓬萊之望庶幾可及也。《樂府廣序》卷二《象載瑜》：序曰：《象載瑜》，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也。《歷代詩話》卷二《象載》：余觀《樂府》原題云：漢武帝《郊祀之歌十九首》，《朝隴首》十七，注：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象載瑜》十八，注：太始元年，行幸東海獲赤馬作。據此，則容齋之言益信。《采菽堂古詩選》卷一《象載瑜》：六紛員、五采文、五六作對。下六字奇。「翁褋」，「翁」字應與擁通。「翁離」，擁離之義也。

《赤蛟》《樂府原》卷二《赤蛟》：此送神樂章也。言神之降臨，乘螭蛟之綏，偃黃華之蓋，而洋洋其來，蓋泛頌神軒而送之也。古註以赤蛟爲瑞應，如赤鴈，謬矣。自《天馬》至此，凡十章，皆因瑞應置祠，率多歸於太一之祀而雜頌之也。《樂府廣序》卷二《赤蛟》：序曰：《赤蛟綏》，送神之曲也。先儒謂《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爲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爲誇，德不足故也。以余觀於漢魏登歌，詞稍縱矣，其氣猶嚴，六代以下，失之誇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一《赤蛟》：起四句亦言神之容衛。赤蛟黃華，見之如極親切。中下二「綏」字，此蓋又飄搖轉動甚活。以一「靈」字疊五句，上下前後變幻不同，與《練時日》、《華燁燁》曲互異，故佳。「靈禗禗」四句飄渺超忽，目極長雲，若將爽然自失也。詩妙處全在生動。《三百篇》之頌最莊也，然喤喤將將有容有聲。漢《郊祀歌》雖倣《楚辭》，亦得周頌意，無章不靈，有語能活。後人但能爲莊嚴而已，一無生動之致，往往不堪存。明人擬《郊祀曲》僅能塡綴，都不倣其縹蕭，何足取乎！

《安世房中歌・郊廟歌辭》（存目）

《鼓吹曲辭・漢〈鐃歌〉十八曲》《宋書》卷一一《志第一・律志序》：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何代曲也。《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樂府《鐃歌》。按：漢明帝定樂有四品，最末曰《短簫鐃歌》，軍中鼓吹之曲。舊說黃帝所造，以建武揚德。《周禮》所謂「王大捷則愷樂，軍大獻則愷歌」是也。自《上之回》皆漢曲。又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等十八曲，字多紕繆不可曉。《釣竿》一篇，晉代亦稱爲漢，止于十八，恐非是也。鐃如鈴而有舌，執柄而鳴之，周禮以止鼓也。嚴羽《滄浪詩話・考證》：又古《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又：又《朱鷺》、《雉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邪？《文獻通考》卷一四七《樂考》二十《鼓吹》：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爲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爲一。但短簫鐃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概皆叙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蓋《鐃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于臣下之鹵簿，非唯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爲軍中之樂矣。《樂府詩集》卷一六《漢鐃歌》：鼓吹曲，一曰短簫鐃歌。劉瓛《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騷人曰『鳴篪吹竽』是也。」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其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略】鄭康成云：「兵樂曰『愷』，獻功之樂也。」《古樂府》卷二《鼓吹曲歌辭》：《鼓吹曲》一曰《短簫鐃歌》。劉瓛《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或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敵士。」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其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建初伎錄》云：「列于殿庭者名《鼓吹》。」按：孫權觀魏武帝軍作鼓吹而還，此應是今之鼓吹。晉《中興書》曰：「漢武帝時，南越加置七郡，皆假鼓吹。班超拜長史，假鼓吹麾幢。」則《短簫鐃歌》漢時已名鼓吹，不自魏、晉始也。《西京雜記》：「漢大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有黃門前後部鼓吹。」則不獨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也。《古今註》曰：「漢樂有《黃門鼓吹》，而《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爾。」然則《黃門鼓吹》、《短簫鐃歌》與橫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異爾。漢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謂之《鐃歌》，而存者十八篇，曰：《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流》，而《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辭已亡。魏文帝受命使繆襲改造十二曲，曰：《楚之平》、《戰滎陽》、《獲呂布》、《克官渡》、《舊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荊》、《平關中》、《應帝期》、《邕熙》、《大和》。吳亦令韋昭改製十二曲，曰：《炎精缺》、《漢之季》、《據武師》、《伐烏林》、《秋風》、《克皖城》、《關背德》、《通荊門》、《章洪德》、《從歷數》、《承天命》、《玄化》，而《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流》、《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十曲，竝仍其舊名。晉武帝受禪，命傅元製二十二曲，曰：《靈之祥》、《宣受命》、《征遼東》、《宣輔政》、《時運多難》、《景龍飛》、《平玉衡》、《文皇統百揆》、《因時運》、《惟庸蜀》、《天序》、《大晉承運期》、《金靈運》、《於穆我皇》、《仲春振旅》、《夏苗田》、《仲秋獮田》、《順天道》、《唐堯》、《玄雲》、《伯益》、《釣竿》，而《玄雲》、《釣竿》名不改舊。宋何承天於義熙末年秋製十五篇，皆擬漢舊名，大抵別增新意，其義與古辭不合，疑未嘗被於歌聲也。如齊王融、謝朓、梁昭明太子統、范雲、陳蘇子卿等，追擬古題，立義不同。今取其一二，立于篇次，以便觀覽云。徐禎卿《談藝錄》：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遒深勁絕，不若漢鐃歌樂府詞。《丹鉛續錄》卷一一：漢《鐃歌曲》多不可句。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說卓矣。近日有好古者效之，殆可發笑。《樂府原》卷三《漢鐃歌總原》：《鐃歌》者，漢鼓吹部也。鼓吹本非正樂，不過優伶進奏之音，但漢世猶采民間風謠及臣民諷誦，猶有《三百篇》遺意。至魏、晉以後，張大其功業，自侈其殺伐，古人采詩之意畧無有存者。雖唐代盛王，其所製《破陣樂》、《應聖期》、《賀聖歡》君臣同樂之辭，皆異於漢人采詩之意。甚者雜以吳歌豔曲，與那狄偏音，復戾於漢人之聲調，安得復以樂府名之？六朝、有唐諸學士，無不擬鐃歌鼓吹之作，以爲能繼樂府。至其所爲詩者，各出機杼，組織繁詩，

既失命題之意，其詞雖工，亦何取焉。今玆探究鐃歌之原，以示敏學之士，使知漢人采詩之意。自魏、晉而後，雖無所述作可也。按：《漢鐃歌鼓吹》有三部：宴羣臣及上食則有黃門鼓吹，大駕出遊或建威揚德則有短簫鐃歌，軍中行部則有橫吹。三者通名曰鼓吹，但所用異耳。黃門器數雜陳，節奏舒徐，謂之大部；橫吹笳管省畧，謂之小部。小部或雜胡器，蓋自漢已然，而後世加甚耳。惟鐃歌鉦鼓充庭，簫笳有節，而其曲皆采之風謠頌詩。要之，三代以後，列國所創之俗樂異於太師所掌，而音節猶存古意者也。王世貞《藝苑卮言》：擬古樂府，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鐃歌》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魏之辭，務尋古色。

又：《詩譜》稱漢郊廟十九章，煅意刻酷，煉字神奇，信哉。然失之大峻，有《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鐃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堯羊蚩從王孫行」之類，或謂有缺文斷簡。「妃呼豨」、「枚中吾」之類，或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辭填調，大小混錄，至有直以爲不足觀者。「巫山高，芝爲車」，非三言之始乎？「臨高臺以軒」、「桂樹」、「雙珠」、「青絲玳瑁」，非五言之神足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妙境乎？其誤處既不能曉，佳處又不能識，以爲不足觀，宜也。《穀山筆塵》卷八：《短簫鐃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存者十八，《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辭已亡。魏、吳以下準其曲數，各制鐃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蓋樂府傳寫，大字爲辭，細字爲聲，聲辭合寫，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某曲當某曲，皆各叙其開創功德，與漢曲本辭絕不相蒙，體制亦復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鐃歌》十五篇，皆即漢曲舊名之義，而以己意詠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謂之僭題。自是以後，江左隋、唐，皆相繼模倣，惟取其名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盡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詞，曲加摸擬，詞旨典奧，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其聲詞之謬而橫以爲奇僻，如胡人學漢語，可詫胡不可欺漢，今古人有知，當爲絕倒耳。　又：《漢鐃歌》二十二曲，蓋騎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陂，弋射鳥獸之事，而其詞旨所寓又多感遇傷時之嘆。魏、晉以降，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以修鼓吹。齊、梁以來，又不能擬其篇數，而取其篇名以模樂府。總之，其體絕矣。近世王、李諸公，好古釣奇，各摸擬《鐃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近，而不能自爲一詞，婁東稍脫落，即不甚似。然其舊曲之名與其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也。惟其寄興深遠，可以發難抒之情，則君子有取焉爾。《少室山房集》卷一《擬大明鐃歌曲十八首序》：夫鼓吹鐃歌之作，肇自有熊，所以象成功昭盛美。凡聖王受天明命，摧陷廓清之烈，非此亡以被諸聲容。粵自商周，以征伐定天下，一時播告之章勿可覩已。漢《鐃歌十八曲》，其辭迄今尚存，雖文義謁脫，難以盡諧，歌中之辭亦匪專爲武功而設，至味其音節，隱然發揚蹈厲之風，視漢諸古詩優柔馴厚者迥絕不倫，則鐃歌所由作可知已。《詩藪・內篇》卷一：《鐃歌曲》句讀多訛，意義難繹，而音響格調，隱中自見。至其可解者，往往工絕。如《厄言》所稱「駕六飛龍，四時和」等句是也。然以擬《郊祀》，則興象有餘，意致稍淺。　又：《鐃歌》，陳事述情，句格崢嶸，興象標拔。惜中多不可解。今人《安世》等篇，多不點目，寧暇此乎？　又：《鐃歌》、《朱鷺》、《思悲翁》、《艾如張》，語甚難繹，而意尚可尋。惟《石流》篇名詞義，皆漫無指歸，後人臆度紛紛，終屬訛舛。《翁離》一章，有脫簡，非全首也。　又：《郊祀》多近《房中》，奧眇過之，和平少乏。《鐃歌》多近樂府，峻峭莫幷，叙述時艱。漢人詩文，率明白典雅，惟此稍覺不類，亦猶《書》之《盤庚》、《易》之《大玄》耳。　又：《鐃歌》詞句難解，多由脫誤致然，觀其命名，皆雅致之極。如《戰城南》、《將進酒》、《巫山高》、《有所思》、《臨高臺》、《朱鷺》、《上陵》、《芳樹》、《雉子班》、《君馬黃》等，後人一以入詩，無不佳者。視他樂府篇目，尤爲過之。意當時制作，工不可言。今所存意義明瞭，僅十二三耳，而皆無完篇，殊可惜也。《石流》、《上耶》等篇名，亦當有脫誤字，與諸題不類。　又：擬《郊祀》，須得其體氣典奧處，擬《鐃歌》，須得其步驟神奇處。雖詰屈幽玄，必意義可尋，愈玩愈古乃佳。若牽強生澀，辭旨不通，而以爲漢，匪所知也。　又：《鐃歌》十八章，說者咸謂字句訛脫及聲文混淆，固然；要亦當時體制大概如此。如《郊祀歌》、《日出入》、《象載瑜》，樂府《烏生八九子》等篇，步驟往往相類，豈皆訛脫混淆耶？又魏繆襲、吳韋昭、晉傅玄，皆有擬《鐃歌》辭。當時去漢未遠，諸人固應見其全文，而所擬辭，節奏意度，亦絕與今所傳漢詞相類。推此論之，《鐃歌》體制，概可見矣！　又：《鐃歌》如《上之回》、《巫山高》、《戰城南》三篇，皆首尾一意，文意瞭然，間有數字艱詰耳。《君馬黃》一篇，章法尤爲整比，斷

非訛脫也。而《有所思》一篇，題意語詞，最爲明瞭，大類樂府《東門行》等。《上邪》言情，《臨高臺》言景，并短篇中神品，無一字難通者。「妃呼豨」一，「收中吾」二句，或是其音，當直爲衍文，不害全篇美也。《上陵》一篇，尤奇麗，微覺斷續，後半類《郊祀歌》，前半類東京樂府，蓋《羽林郎》、《陌上桑》之祖也。　又：餘篇，若「山有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艾如張》語），「駕六飛龍四時和」（《聖人出》），「拉沓高飛暮安宿」（《思悲翁》），「何用葺之蕙與蘭」（《翁離》），皆此體之筌蹄，魏、晉諸人，極力仿佛者，讀繆襲、傅玄辭可見。今徒取其字句訛脫不通處以擬《鐃歌》，此非口舌可爭，第取魏、晉諸人制作讀之，自當以余爲獨見也。（餘章法、句法、字法，悉在前條所舉諸篇中，熟讀自得之。）　又：《芳樹》一篇，不甚可解，而「君有他心，樂不可禁」二語，殊爲妙絕。然是樂府四言所自出，亦曹、李諸人之祖，非《風》、《雅》體也。

《藝圃倦談》卷一《古詩》：《三百篇》披管弦者，爲其辭外有聲，可容轉折復合也。漢樂府《鐃歌》等曲，辭與聲混，旁溢而淫，所以亂雅。古樂以聲依詩，故辭切而聲淡；今樂以詩雜聲，故辭濫而聲靡。漢樂府創自寺人樂工，豈可以爲師？後世學士大夫效顰惟恐不肖，亦辱矣。

《詩源辯體》卷三・七五：漢人樂府雜言有《鐃歌十八曲》，中多警絕之語。但全篇多難解及迫詰屈曲者，或謂有缺文斷簡，或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辭塡調，大小混錄。其意義明瞭，僅十二三耳。于鱗、元美篇篇擬之，豈獨有神解耶？中惟《上陵》、《君馬黃》、《有所思》、《上邪》、《臨高臺》五篇稍可讀，姑錄之。如「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鬬死，駑馬徘徊鳴。」「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君有他心，樂不可禁。」「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等句，皆爲警絕者也。于鱗雖多相肖，而不免於襲。元美則別一調矣。

《唐音癸籤》卷四：　西漢詩五言定體，間出二、三、四、五、六、七言，甚有至九言者。樂府《上陵》錯用三、四、五、六、七等言，《戰城南》、《君馬黃》、《有所思》錯用三、四、五、七等言，《上邪》錯用二、三、四、五、六、七等言。　《樂府廣序》卷一五《鼓吹曲辭》：　序曰：　漢興，定禮儀而朝廷始尊。武帝初立樂府，止于宮中夜誦，凡朝儀上壽與燕射之登歌，則未暇遑也。是時，河間獻王上言，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存肄之，歲時以備數，不嘗御。明帝永平中，詔改大予樂，采百官詩頌以爲登歌。章帝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靈臺十二門詩。熹平時，下大予，今亦不傳，所傳者，鼓吹部《鐃歌十八曲》，疑出當時上林樂府，或爲掖庭才人所奏者乎？晉蕭子雲謂漢遭董卓亂，故臨朝燕饗，樂聲不備云。余考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羣臣也。亦以賜有功諸侯，如《詩》之正小雅，爲燕饗之樂，以錫有功，亦如雅之賦《彤弓》焉。或曰漢享燕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班志》載歌鼓員，騎吹鼓員，兼給事雅樂夜誦員，凡朝賀置酒陳殿下，此一驗也。聞之漢大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有黃門前後部鼓吹，則不獨列于殿廷者名鼓吹矣。武帝初定南粵，置七郡，皆假鼓吹。建初中，班超拜長史，假鼓吹麾幢。晉陶侃平蘇峻，功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蓋重之也，與彤弓等。及魏、晉之世，嘗賚及牙門督將五校矣。齊武帝以爲燕樂，陳後主嘗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則施于燕私矣。梁有鼓吹熊羆十二按，隨品秩給賜。周武帝元正大會，以梁按架立縣間，與正樂合奏。隋于按下設熊羆貙豹，騰倚承之，以象百獸之舞，而騎吹雲吹又分焉！世傳《朱鷺》、《臨高臺》諸篇爲鼓吹曲，《務成》、《黃爵》爲騎吹曲，《水調》、《河傳》爲雲吹曲。唐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此言鼓吹也。齊謝朓詩「鳴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軨」，此言騎吹也。梁簡文詩「廣水浮雲吹，江風引夜衣」，此言雲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其四曲無辭，十八曲亦頗多闕佚。《晉樂志》以文字叱舛，通讀爲難，況于遠世而處末流者乎！余略取標目于吳競之徒，探聲于鄭樵之論興象，得之毛公而引類斷章。自韓太傅其義斯可竊取之，或志以頌美，或存以風戒。《朱鷺》，蓋協火德之瑞也。《遠如期》，大一統也。《聖人出》、《上之回》，則巡游以時。《艾如張》、《雉子班》，則田獵有節。《將進酒》，則燕會賦詩。而《上陵》、《有所思》，則食舉以禮也。且懷賢如《翁離》、《臨高臺》，好善道如《上邪》，望遠勞還如《巫山高》，並志之以頌美者。疾惡若《芳樹》，刺過若《思悲翁》、《君馬黃》，輕用民死若《戰城南》，務遠略若《石留》，則存之以風戒者。　《漢詩音注》卷五：　漢《鐃歌十八曲》：　崔豹《古今注》曰：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所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者也。

《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字多訛誤，又有《務成》、《玄雲》、《黃爵》、《釣竿》，亦漢曲也，其辭亡。或云漢鐃歌二十一，無《釣竿》。《擁離》亦曰《翁離》。《宋書・樂志》曰：漢鼓吹鐃歌十八篇。按：《古今樂錄》皆聲辭雜相雜，不復可分。沈約云：樂人以聲音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耳。費錫璜《漢詩總說》：樂府如《鐃歌》、《飲馬長城窟》諸詩，皆極頓挫，工部于此最得手。後之擬者，多直說去，便鮮意味。又：顏、謝好蹇澀雅麗，昌黎好捃摭奇字險韻爲詩，然《郊祀》、《鐃歌》，奧衍宏博，已開其先。《歷代詩話》「聲辭」：楊升庵曰：漢《鐃歌十八曲》，《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說卓矣。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胡元瑞曰：《鐃歌》聲文相亂處誠有之。然如「妃呼豨」、「收中吾」之類，亦不多見。其他句字嶢屼，自是一時體格如此。觀繆襲、韋昭所擬，其時去漢不遠，其體格大率相同，即漢人本詞可知。吳旦生曰：漢時有鼓吹曲，而短簫《鐃歌》其一章耳！諸曲調皆有聲有辭，故聲辭合寫，此不易之論也。按：《鐃歌》之「妃呼豨」、「收中吾」，與他曲之「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乃遲其聲以送之耳。夫被于歌聲，而又譜以辭者，殆所謂聲依永也。後人擬之，縱循厥本旨，酷肖體裁，而難協于律，終是永依聲矣。況復辭乖其旨，背離浸失耶。沈休文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詞訛不復可解，正謂聲辭相雜。而胡元瑞以嶢屼爲體格，非深于樂府者。尤笑王弇州，謂鐃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堯羊蜚從王孫行」之類。或有缺文斷簡。其誤處既不能曉，佳處又不能識，直以爲不足觀。曾解人而作是語也？陸文裕公曰：鄭漁仲謂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又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世儒義理之說日勝，而聲歌之學日微。馬貴與則謂義理布在分策，聲則湮沒無聞。其言皆有見。而朱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詣，乃爲大成。漁仲又謂樂之失，自漢武始。蓋言亡其聲耳。漢世樂府如《朱鷺》、《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于律呂。後來擬作者，但咏其名物，詞雖有論，恐非樂府之全也。且唐世之樂章，即今之律詩。而李太白之《清平調》，與王維之《陽關曲》，于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宋之小詞，今人亦不能歌矣。今人能歌元曲南北詞，皆有腔拍，如《月兒高》、《黃鶯兒》之類，亦有律呂可按。一入于耳，即能辨之。恐後世一失其聲，亦但咏月，咏鶯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帶經堂詩話》卷一《體製類》九：漢樂府鼓吹二十二曲，今所存《朱鷺》已下是也。魏繆襲、吳韋昭、晉傅玄皆擬之，率淺俗無復古意，其詞尤多狂詖。如昭之《關背德》，襲之《平荊南》，玄之《宣受命》《唯庸蜀》等篇，狺狺狂吠，讀之發指。而左克明、郭茂倩皆取以附漢曲之後，何其謬也！無已，寧取柳宗元、謝翱耳。（《左夫子亭雜錄》）又卷五《序論類》三〇：《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奏愷樂。」《大司馬》曰：「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鄭康成云：兵樂曰愷，獻功之樂也。漢樂四品有短簫鐃歌，即今《樂府》之「鼓吹」，漢鐃歌《朱鷺》以下十八曲是也。其辭最爲古質，而聲字相雜，多不可曉解。魏繆襲、吳韋昭、晉傅玄以來皆擬之，用以鋪張武功，侈陳符瑞，而其命意鑄辭漸遠于古。漢以後開創武功莫隆于唐，而柳宗元所造《唐鼓吹》十二曲，頗足以揚厲其盛。元和之世，創平僭亂，于時韓愈氏則有《聖德詩》，柳宗元氏則有《平淮西雅》，昔人謂其辭嚴義緯，制作如經，能萃然聳唐德于盛漢之表，所謂「鴻筆之人，爲國雲雨」者也。皇上繼序鴻業，今三十七年，厄魯特、噶爾旦殄滅，翰林編修臣姜宸英制愷歌十章以獻，有愈、宗元之遺風，非魏、晉、六代以來詞人所敢望。（《蠶尾續文》）《詩比興箋》卷一《鐃歌十八曲箋・漢鼓吹曲辭》：《漢書》言高帝時，唐山夫人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及《郊祀歌》如《練時日》等十九章。武帝時又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作十九章之歌，其詞具見《漢志》。宣帝時，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漢武故事，頗作詩歌，而《漢志》不載其詞。今所傳《鐃歌十八曲》，惟見于郭茂倩《樂府解題》，而其內有《聖人出》、《上陵》、《上之回》、《遠如期》四家，明皆宣帝時事，則此《鐃歌十八曲》之首，當爲宣帝所作，及漢武世淮南、齊、楚之謳與？近日武進莊述祖曾有此箋，而臆鑿傅會，如以《巫山高》爲頃襄王圖周室，何預漢之《鐃歌》？以《聖人出》美高祖即位，而九河地理及草昧情形皆不符。其餘如《君馬黃》、《艾如張》、《上邪》等篇，詮義淺近。王先謙《漢鐃歌釋文箋正》：十八曲不皆鐃歌，蓋樂

府存其篇名，在漢時已屢增新曲，實爲後代擬古樂府之祖。《朱鷺》、《上陵》諸篇，其確證也。《宋書》既已沿訛，仍統名《鐃歌》以存其舊。劉勰《文心雕龍》謂漢武始立樂府，師古不察，襲謬以注《漢書》，由此讀《鐃歌》者，以爲皆武帝時作，是大不然。【略】蓋采詩協律，武、宣代盛，前有作者，悉在輶軒，踵事所增，以詩存錄，刺上之作，不得獻焉，則又散之民間，傳之易代，同題異曲，于是乎出。

《朱鷺》《樂府詩集》卷一六《朱鷺》：《儀禮・大射儀》曰：「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傳》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隋書・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鵠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鷺，鼓精也。或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息，飾鼓以鷺，存其風流。未知孰是。」孔穎達曰：「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漢曲蓋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宋何承天《朱鷺篇》曰：「朱路揚和鸞，翠蓋曜金華。」但盛稱路車之美，與漢曲異矣。《古樂府》卷二《朱鷺》解題：漢古辭。此蓋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魏繆襲改《朱鷺》爲《楚之平》。吳韋昭改爲《靈之祥》，言宜皇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也。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度之逆命也。宋何承天《朱鷺篇》曰「朱鷺揚和鸞，翠蓋耀金華」，但稱路車之美，與漢曲異。《升菴集》卷六〇《魚魚雅雅》：古樂府《朱鷺曲》：「朱鷺，魚以烏，鷺何食，食茄下。」烏古與「雅」同，叶音作雅，蓋古字。烏也，雅也，本一字也。「雅」與下相叶，始得其音。魚以雅者，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韓文元《和聖德詩》「魚魚雅雅」之語，本此。茄，古「荷」字。又卷六一《鐃歌曲》：《漢鐃歌》十八曲，自《朱鷺》至《石留》，《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說卓矣。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矣。

又《朱鷺》：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咒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堯鍾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嬌」，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樂府原》卷三《朱鷺》：予讀《鐃歌》諸曲，其義不可通者七首，止可以意測其命題而已。如《朱鷺》一首，說者以《隋書・樂志》「建鼓在階，而栖翔鷺於其上以飾鼓容」者，非也。孔穎達云：「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因作《朱鷺曲》以表其瑞，因飾之階鼓以示不忘。」然則，本楚曲而漢人述之也。其云「魚以烏」者，言其食也。「路訾邪」，言其所行也。「食茄下」，言食以水中在草之下也。「不之食，不以吐」，言其魚之外別無所食，而食者亦未嘗吐，以比柔不茹剛不吐。當以是問之諫者，亦當如鷺可也。太抵《鐃歌》句讀長短不齊，節奏斷續，但以諧其聲調，不必言之可讀，如後世填詞曲者以聲爲主也。若欲以文章家辭義例之，則其意遠矣。《古詩紀》卷一五《朱鷺》解題：《隋書・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然則，漢曲蓋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譚苑醍醐》云：「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弇州四部稿》卷一五六《宛委餘編》一：「朱鷺，魚以烏」，魚也，烏也，俱鷺之儀貌也。烏轉爲鴉，鴉轉爲雅，「食茄下」，茄，荷也，當作荷莖。《古詩解》卷六《朱鷺》：此借朱鷺以諷執法之臣也。言鷺之威儀魚魚雅雅，能訾量路之邪曲，而食於水草之下，非其食旨固不之食，而其所食者亦未嘗吐，蓋隱然有柔不茹、剛不吐之風焉。故將以是問之諫者，亦當如鷺可也。以鷺之窺見淵魚有察，見隱微之義，故其言如此。《樂府廣序》卷一五《朱鷺》：序曰：《朱鷺》，燕射之樂也。建鼓爲大射所陳，則歌之。一曰：述朱鷺之德，以諷執法之臣也。誅配賞而行，天道所不廢。或曰：朱，美祥也。漢以火德王，應與周之赤烏同瑞矣。陳張正見曲「時將」、「赤雁」，並爲得之。按樂府《漢鐃歌》列燕射雅曲之後，以聲辭合寫難解，余折衷羣言，或美而頌之，或存之爲戒，務審聲而考義焉。《漢詩音註》卷五《朱鷺》：不食不吐，即剛不吐柔不茹意，隱剛柔字，便不測。「問」字寫出汲汲求言之情。只就朱鷺說，而建鼓求言，找一語意自淵然。《漢詩說》卷二《漢郊祀歌》：《郊祀歌》極謹嚴莊重，《鐃歌》便稍肆。蓋郊祀以對上帝，體宜祇肅，《鐃歌》出軍之樂，體可稍肆。《郊祀歌》與《安世樂》微不同，《安世樂》肅穆敦和，《郊祀》少加奇譎，蓋武帝好尚乃爾。《朱鷺》此辭舊無解。楊升菴嘗解之而未確。余嘗反覆求之二十年，後讀《禽經》曰「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鯉」，乃悟漢曲朱鷺，禽之至仁者，如麒麟鳳凰，故王者畫于

鼓。「朱鷺」二字爲句，「魚以爲」，烏古「顧」字，言魚顧鷺也。「路」即上「鷺」字，篆文八分，多因上作省文，考漢碑可見。「訾邪」，訾，箄也，言鷺箄箄欲食之狀。「鷺何食，食茄下」，茄舊訓「荷」，宜同「蕸」，荷葉也，下音，互言朱鷺但食水中荷藻之類。「不之食」，之猶「此」也，謂魚。「不以吐」，凡鷺食魚吞而復吐乃食，朱鷺亦不以吐。此蓋比王者征伐有罪，不殘殺其民，但問誅有罪而止，故曰「將以問誅者」。者，音「渚」。《歷代詩話》卷二三《朱鷺》：《樂府原題》曰：鷺，惟白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爲詩。梁元帝《放生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後」，謂此也。《樂府解題》曰：此蓋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吳且生曰：《朱鷺》者，據《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云：鷺者鼓之精，故吳王啟地門以厭越，越爲雷門，擊大鼓於下，而地門聞焉。後移鼓建康之端門，有雙鷺出，鼓而飛乎雲末。或云：《詩》「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煩聲息，飾鼓以存鷺。然此皆言鷺鳥也。至宋何承天作《朱路篇》云「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直稱爲路車，與漢曲異矣。又《雅荷》：《朱鷺》：「魚以烏，鷺何食，食茄下。」吳且生曰：烏字與「雅」同，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說文》：「茄，芙蕖莖。」俗但借爲蔬蔬名，非本訓也。《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蜜，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璞云：蜀人以藕爲茄。張揖云：茄音荷。《國風》有蒲與荷，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揚雄《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注：茄，古「荷」字。張衡《西京賦》「帶倒茄于藻井」。注：茄，藕莖也。李白詩：「胡爲啄我茄下之紫鱗。」金人蕭貞卿《採蓮曲》云：「田田青茄荷，艷艷紅芙蕖。」《帶經堂詩話》卷一：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復可解。凡古樂錄，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言甚明白。故今人強擬漢《鐃歌》等篇，必不可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一：末三句古且意味深長。作「諫者」是。蓋人臣風諭其君，不聚亦不捨，甚有理。《遜志堂雜鈔・癸集》：《漢鐃歌》云：「鷺何食，食茄下。」案：《爾雅》：芙蕖，其莖茄。《韻會小補》曰：茄，歌韻，今「荷」字，引《詩》「有蒲與茄」。李白詩：「胡爲啄我茄下之紫鱗。」今但借爲蔬果名。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宋書・樂志》、《古今樂錄》曰：字多譌誤，又有《務成》、《元雲》、《黃爵》、《釣竿》，亦漢曲也。）《朱鷺曲》、（《隋・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譚苑醍醐》曰：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莊述祖曰：《朱鷺》，思直臣也。漢承秦弊，始除誹謗妖言之皋，而臣下猶未敢直言極諫焉。【略】陳祚明曰：烏古與「雅」同，茄古「荷」字，諫一作「誅」，末三句古，且意味深長，作「諫者」是，蓋人臣風諭其君，不聚亦不舍。莊述祖曰：賈生書云：鼓所以來諫者。飾鼓以鷺，以其取魚而能吐，猶直臣聞善言，必告於君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陸璣《詩義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毛傳》以鷺興潔白之士。烏當爲「歟」，歐歟、吐也。訾，量也，「鷺訾邪」，白鷺吐魚，不可訾量也。路邪，聲也。《漢鐸舞歌詩》曰：治路萬邪。《釋草》曰：荷，夫渠，其根茄。鷺，鳥之潔者。而茄下又至潔。喻潔白之士，不苟食也。食之不以其道，鷺亦不吐所取魚，言人君當屈己求諫。陳沆曰：漢設御史刺史之官，職伺察糾舉之事，時有不能稱其任者，故曲刺之。鷺當食於荷下，苟不之捕食，又不以吐者告，則縱奸養慝，所司何事乎？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將以問諫者之謂也。譚儀曰：《朱鷺》，刺上不潔而多取也。鷺不純白，以朱爲瑞，亦好異，食魚無算，窮極茄下，竭澤而漁矣。卽不之食，終不以吐，無屢也。誅，責也，將以問黜幽者。烏路邪皆聲，《古今錄》所謂辭聲相雜，不復可分，後倣此。王先謙《漢鐃歌釋文箋正》：《朱鷺》舊曲，漢初頌美福應之歌也。考《潛確類書》，漢有朱鷺之祥。

《思悲翁》《樂府原》卷三《思悲翁》：此是人子思悲其翁之詞，采之以入《鐃歌》也。大略言其翁，蓬首垢面，以立勞勛，如走狗之逐狡兔以食君，而不免爲惡人之所殘敗，是以悲之也。梟能破巢取卵，而梟則子母俱全，以比惡人之害善類也。梟子五，梟母六，言惡類衆多也。梟夜鳴，其所宿處多爲人禍，今羣惡衆多，拉沓高飛，而又不知暮將何宿，而又降禍於誰也。以此入曲進奏之時，亦以警君人當辨善惡之類，一則不忘勞臣之功，一則遠辟殘毀之惡人，此則采詩之微意也。《古詩解》卷六《思悲翁》：此疑臣有盡職於君而不見寵遇者，其子思而悲之。言我思悲我翁，素能廣大其思，宜得君心之眷。而竟爲讒邪所奪，此吾浸以遇而重悲翁也。但我思翁，蓬首垢面以戮力王家，一如走狗之逐狡兔，而徒食交於君，不克如讒人之信用。故復以梟爲

比，而嘆之曰：梟子長必食其母，今梟子五、母六；其種類之多如此。方且拉沓高飛，不知暮將何宿乎？意其不悉傾善類不止，慮其又欲降禍於誰也。言外若諷其君不辨忠邪令，君子孤而小人衆。採詩之意可想。《樂府廣序》卷一五《思悲翁》：序曰：《思悲翁》，志戒之歌也。如二雅《棠棣》之喻閱牆，《伐木》之陳失德焉。一曰：時有勳臣失職而沒，其子思而悲之。「唐思」，思之長也。「我思」，思之續也。「美人」，目君也。奪君之眷，職惟黨人之故。「莫安宿」者，懼辭也。羣小同升，正人之禍不遠矣。《漢詩音註》卷五《思悲翁》：「交君」「拉沓」，目擊其狀，則寫悲益眞。「狡兔」「翠鳥」借喻美人，「狗」與「梟」則奪者也。乃末二句但斥言梟，並隱翠鳥，故爲伸縮變幻，漢人最長此法。而拉沓高飛，實指翠鳥言。《漢詩說》卷二《思悲翁》：「思悲翁」，謂戰士之可悲者。漢詩多自鑄語，如「平林東，之義公」，「義公」兩字亦自鑄出。「唐思奪我美人」，唐，猶突也，突思奪我美人，言欲掠我婦女也。「侵以遇悲翁也」，蓋侵我而即遇悲翁，惟我悲翁能禦寇也。「但我思蓬首」，言首如飛蓬也。「狗逐狡兔食交君」，言翁之禦寇如狗之逐兔，狗得兔不食必交與主，悲翁獲賊亦必獻之君也。「梟子五，梟母六，拉沓高飛暮安宿」，言寇既敗，則巢穴不保，母子俱不能全，如穴蟻欲何逃之意。《采菽堂古詩選》卷一《思悲翁》：此辭未詳所指，大抵悲翁之勞，末數語古致離奇。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莊述祖曰：《思悲翁》，傷功臣也。漢誅滅功臣，呂后族信醢越，民尤冤之。

《艾如張》　《樂府詩集》卷一六《艾如張》：艾與「刈」同。《說文》曰：「芟草也。」如讀爲「而」，猶《春秋》曰「星隕如雨」也。古詞曰：「艾而張羅。」又曰：「雀以高飛奈雀何？」《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謂因蒐狩以習武事也。蘭，香草也，言艾草以爲田之大防是也。若陳蘇子卿云：「張機蓬艾側。」唐李賀云：「艾葉綠花誰剪刻。」俱失古題本意。《樂府原》卷三《艾如張》：此招賢不以其道，賢人高蹈遠引，不爲之用也。艾而張羅者，芟草自蔽而張羅於野，設爲機巧而獵取禽獸者也。至於黃雀在山，相安於林木之間，亦欲以羅取之，雀能高飛遠舉，雖設機巧，其如雀之去何？賢人不樂仕其國，雖欲設機巧以致之，必逃之山中，投之遠壑矣。「礞室」，以石爲戶，固欲安居者也。若君人者欲以機巧爲招賢之具，誰肯爲安居之計自取屈辱者也？後世若王莽之於龔勝，公孫述之於譙周，槩可見矣。《古詩解》卷六《鐃歌・艾如張》：此刺招賢不以其道，而賢者遠去之詩。言艾草自蔽而張羅於野，將設爲機巧以掩取禽獸者也。而芟夷之舉當在何時，惟是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當此時而成之，則物不傷害而四時和矣。若山出黃雀，此非可以羅致之者，今亦設羅罔取，彼雀有高飛遠舉，其能如雀何？以比賢人本不樂仕，而又設機巧以爲招賢之具，彼必潛踪滅影，不知所之。誠爲着意強之出，彼必多方爲之避，誰肯安居自取屈辱哉！若王莽之於龔勝，公孫述之於譙周，槩可見矣。《樂府廣序》卷一五《艾如張》：序曰：《艾如張》，田獵以時也。余讀《周禮・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制，一重民事爲其害稼，一備講武舉于四隙，一供祭祀以時獻禽，其義大矣。故曰「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二韻，即《車攻》詩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氣象。或云：思網羅賢者而高不可致也。抑歎末世罔密也。一曰：招賢者不以其道，賢者去之，倚羅而得雀，與致賢等。誰肯舍安居自取戮辱哉？若王莽之于龔勝，公孫述之于譙周是也。存以備考。《漢詩音註》卷五《艾如張》：借黃鳥之避嘗羅，形出天子大狩，百靈效命，用意最高。末二句，則申明「黃雀」二句意，言嘗羅倚于欲，而大狩則行時和也。《漢詩說》卷二《艾如張》：「艾而張羅」，言芟刈草木而張羅網。「夷于何」，夷，創戮也，言當于何處刈草木而傷禽獸乎，仁德之深，於此二語可見矣。「行成之四時和」，言王政仁及草木禽獸，大化有成，天時當和順，雨暘以時也。「山出」二句，言鳥高飛則不取，爲此二語，言當此熙熙皞皞之時，宜縱情行樂，不必坐困一室，猶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之意。《歷代詩話》卷二三《艾如張》：《樂府原題》曰：溫子昇辭云：「誰在閑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側，結網槿籬邊。若能飛自勉，豈爲繒所纏。黃雀儻爲戒，朱絲猶可延。」此《艾如張》之事也。觀李賀詩有「艾葉綠花誰翦刻，中藏禍機不可測」，似翦艾葉爲蔽張之具也。吳旦生曰：艾與「刈」同。《說文》：「芟草也。」如讀爲「而」，猶《春秋》「星隕如雨」也。故古辭「艾而張羅」，其意蓋謂刈而張羅也。按：《穀梁傳》「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謂因蒐狩以習武，芟草以爲田之大防是也。若云「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爲蓬艾，恐失本意。《采菽堂古詩選》卷一《艾如張》：雀以見羅而高飛也，此句可誦。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艾如張曲》：陳祚明曰：艾與「刈」同。如讀爲「而」。莊述祖曰：《艾如張》，戒好田獵也。田獵以時，愛及微物，則四時和，王道成矣。【略】陳祚明曰：鳥以見羅而高飛

也。莊述祖曰：艾而張羅，芟草爲防，而後設網羅，天子諸侯蒐狩之禮也，既有防限，亦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之義。夷，平也。地之坦易也。於何，聲也。王者交萬物有道，故王道成，四時和。「倚欲」當作「掎衘」，《左傳》：諸戎掎之。注：掎其足也。《子虛賦》：徼衘受詘。郭璞云：衘，疲極也。司馬彪云：徼衘遮其倦者。礧，常作「蒙」，石衍「室」字。石礧磕之鷹，《說文》注：鷹以石箸。惟，繫也。山，險野也。雀，微物也。籠山圍澤，與古異矣。雀以高飛，猶恨失之，必徼倦極而盡取焉，物亦自愛其生，誰甘心弋獲乎。陳沆曰：諫時也。法網苛細，反漏吞舟。雀以高飛奈雀何。誰肯坐而受死者哉。羅山網澤，無微不設，自以爲密，挺而走險，驚而羣飛，而亦無如之何矣。疑亦漢武時詩。譚儀曰：《艾如張》，賢者遯世之詩也。王者天網求賢，以圖治平，高蹈之士，遯世無悶，入山必深，束帛既賁，超然遠舉而已。倚與「猗」通，倚欲，順欲，從吾所好之謂。「礧室」未詳，或者迫蹙之義與？

《上之回》《樂府古題要解》卷上：《上之回》，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出游幸焉。其歌稱帝「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美當時事也。《樂府詩集》卷一六《上之回》：《漢書》曰：「孝武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武帝紀》曰：「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吳兢《樂府解題》曰：「漢武通回中道，後數出遊幸焉。」沈建《廣題》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按：石關，宮闕名，近甘泉宮。相如《上林賦》云「蹷石關，歷封巒」是也。《古樂府》卷二《上之回》解題：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美當時事也。魏改爲《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吳曰《伐烏林》，言魏武既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孫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走破也。晉曰《宣輔政》，言宣皇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樂府原》卷三《上之回》：漢武行幸雍，祠五畤，因立回中宮以待遊幸。因得匈奴渾邪休屠率服，故其臣頌之，以「上之回」名篇也。之，往也。其云「夏將至，行將北」，夏至後一陰初生，則順天時而北狩，可見冬至則南幸矣。武帝以十月祠五畤，乃夏至之極候也。「石關」，乃回中山之極高處，建設關隘可以遠望諸國者也。當時月支已臣，匈奴已服，彼雖異國之人，亦令與百官驅馳奔走以奉主上，則邊塞無虞，中國治安，千秋萬歲可以樂之無極矣。《古樂苑》卷八《上之回》解題：《漢書》曰：孝武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武帝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吳競《樂府解題》曰：漢武通回中道，後數出遊幸焉。沈建《廣題》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按：石關，宮闕名，近甘泉宮。相如《上林賦》「蹷石關，歷封巒」是也。《古詩解》卷六《鐃歌・上之回》：上，謂武帝之往也。夏至後一陰初生，時當北狩（應劭注）。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師古曰）。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武帝紀》）。上郊雍，道回中道（應劭注）。甘泉，宮名，在雲陽。石關乃回中山之極高處，建設關隘可以遠望諸國者也。月支，西域國名。漢北虜皆稱匈奴。驅馳，奔走也。漢武行幸雍，祠五畤，立回中宮以待游幸。因得匈奴渾邪休屠率服，故其臣頌之。言上幸回中，此中甚有益於中國者也。夏至北行，冬必南幸，順時而動，適承甘泉神明之降福。於是登石關以望諸國，而月支入臣，匈奴來服，使之從我，百官奔走以奉主上，則邊陲無警，中國治安，千秋萬歲可以樂之無極矣。總是頌禱之辭。《樂府廣序》卷一五《上之回》：序曰：《上之回》，美武帝之經武也。初騎入回中，可謂深入畿內，與《六月》之侵鎬同。帝通西域，臣月支，斷匈奴右臂，豈非孫子所謂形格勢禁者哉！今烽火不及甘泉，游石關，望諸國，安邊之策寓焉。雖以夏月而北，不僅如唐之避暑九成宮故事矣。曲少鋪張揚厲之詞，是爲正聲。如杜甫《九成宮》詩「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爲變雅也。《漢詩音註》卷五《上之回》：行幸甘泉本以避暑，而曰承寒暑，德至大至微，游望所經，宣威外域，言此行所關甚重，善于立詞矣。《漢詩說》卷二《上之回》：「回中」，在安定。「所中益」，言其中有益於人。「夏將至，行將北」，言王者順時適宜，夏至而北行也。「以承甘泉宮」，甘泉本以避暑，言尚不及回中，暑甚則由甘泉而之回中。「承」，猶繼也。「寒暑德」，言寒暑能因乎地之宜有德于侍從之臣，然猶非第避暑也，所以威服四裔，亦在於此。《歷代詩話》卷二三《上之回》：《樂府解題》曰：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游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皆美當時之事也。吳旦生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笄頭過回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十四萬騎入蕭關，殺都尉，燒回中宮，侯騎至雍。武帝元封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通

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又有三良宮相近。　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上之回曲》：《武帝本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樂府廣題》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莊述祖曰：紀巡狩也。【略】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顏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莊述祖曰：益當作「溢」，《釋詁》曰：溢，慎也。慎夏言辟暑，《戾太子傳》，上辟暑甘泉宮。承，迎也，言帝將往回中，先幸甘泉，迎四時之德。至，夏至。石關，宮名。月氏之臣，蓋元封中事，匈奴之服，當在宣帝時矣。《郊祀志》云：宣帝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時神爵元年也。匈奴之服，在神爵二年，至甘露三年始來朝。是《上之回》、《上陵》、《遠如期》三曲，蓋作於一時者矣。陳沆曰：此詠漢帝幸回中事也。或以「上之回」三字爲句，大誤。「益夏」者，謂天益就暑，以時將屆夏至故也。《宣紀》云：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即此詩之「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也。譚儀曰：史文具矣，《陳箋》得之。然「月氏臣，匈奴服」，頌禱之辭，不盡紀事，何必非武帝詩。　王先謙《漢鐃歌釋文箋正・上之回》：武帝時《鐃歌》也。或以爲宣帝時作，非。考《漢書・宣帝紀》，終帝之世，五幸甘泉，幷未一至回中，曲題何所取義？其武帝元封六年作乎？

《翁離》《樂府原》卷三《翁離》：此高人隱居，樂道者之言。言卷膝擁足之地，亦可築室以居，何必葺之以蕙蘭，廣之以洞房，然後爲佳，是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而不事一室者也。末四字而下，其文闕。《樂府廣序》卷一五《翁離》：序曰：《翁離》，懷賢之詩也。秋水一方，伊人在目。一曰：高隱卜築之作。引屈騷以成文，豈有所寄慨耶？《漢詩音註》卷五《翁離》：「擁離」兼「有之」二字，已得離宮之妙。「趾中」言其地勢自然，非假人爲也。

《戰城南》《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戰城南》：右其詞大略言：戰城南，死北郭，野死不得葬，爲烏鳥所食，願爲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古樂府》卷二《戰城南》解題：其詞大畧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爲烏鳥所食，願爲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魏改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吳曰《克皖城》，言魏武志圖幷兼，而令朱光爲廬江太守，孫權親征光，破之於皖城也。晉曰《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從夷逆，祚隆無疆，崇此洪基也。宋何承天《擬題》，以爲士卒勇於赴敵而有成功也。《風雅翼》卷一〇《戰城南》：「客豪」，言其得意如俠客之豪也。「諒」者，信其必然之詞。「激激」，波騰躍貌。「冥冥」，擁蔽貌。皆因所見，以喻昏亂之象。「梟」通作「驍」，良馬也。「梁」，川梁，可通南北者。築室其上，則無由通矣。「禾黍不獲」，亦以喻賢者棄而不用。「子」，謂君也。此篇歎朝廷不能用賢，蓋有非所當使而使之，戰鬬以死者不復收葬，是棄之也。賢者棄而駑劣存，是使賢路蔽塞。君既無所資益，而忠良之士亦將絕意於仕進矣！故特爲之反復思念，而歎惜之也。《文章辨體》卷七《鼓吹鐃歌曲・戰城南》：此言野死不得葬，爲烏鳥所食，願爲忠臣義士，朝出戰而暮不得歸也。《樂府原》卷三《戰城南》：此傷戰將竭忠而死於原野，雖無人收葬，亦所不顧，是眞忠國之臣也。言野戰而死，暴於原野，烏本可食其肉，然見者不忍，故云誰當謂烏，言且爲行客所不忍，而莫食其肉也。「豪野死」三句，謂豪俠不良之人，往往觸法而死於野，諒不收葬，其腐肉合爲汝食，安能去子而逃避，此足以供汝之食，何必更食死事忠臣之肉哉！「水深激激」二句，言可避難之處，顧不思避而死於國事。「梟騎」者，戰陣之良馬也。梟騎之死，駑馬尚且徘徊悲鳴，而況於人乎？我之懦怯而不能戰鬬，安得不傷壯士之死，故傷之曰：築室在南，君乃死於北而不得居，禾黍已穫，君乃沒於王事而不得食，思爲忠臣如君者，安可得耶！世之爲良臣者，宮居粒食，豈不願思，顧其所遇艱難，有不得不然者，故朝戰而暮即不歸，其爲忠節亦可悲矣。上虞劉履《選詩補遺》，以爲刺朝廷不能用賢，失其旨。《樂府廣序》卷一五《戰城南》：序曰：《戰城南》，戒王者之勤遠略焉。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無宴樂，歌《采薇》而遣之，歌凱以爲勞詩。先王之愼用民命何如哉！「禾黍而獲君何食」，同古詩「糞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其語更悲。《古詩解》卷六《戰城南》：時蓋有忠臣戰死，而君莫知恤，時人傷之，爲作是曲。言彼戰城南而死郭北，骸骨且無人收，即烏得食之矣。但我欲謂烏，且暫爲客，勿遽食之。蓋志士不忘在溝壑，野死不葬，腐肉安歸，終爲爾食，特吾哀忠臣，慘然不忍耳。因想朝廷之政，如水之橫流，草之雜亂，是以能者鬬死於外，愚者徘徊於朝，此皆執政之臣，擁蔽吾主。譬之築室於梁隔絕行者，自南自北，何由而通彼？懷忠之臣莫肯收錄，正如禾黍雖熟而無人獲之，君安得而食之？夫上既不能用賢，下雖願爲忠臣而安可得耶！然今日

死難之忠臣，卽平日盡瘁之良臣也，良臣誠可繫念。儻朝戰而暮卽不歸，君奚恃哉！反覆傷悼，君亦可惕然矣。《漢詩音註》卷五《戰城南》：此篇詠亞夫拒七國事，功高賞薄，故託鬼雄以抒其悲憤。七國之變，亞夫以梁委之。城南郭北，俱就梁說。詩人爲梁怨漢，其辭如此。《漢詩說》卷二《戰城南》：《戰城南》與《思悲翁》相表裏。《思悲翁》思善戰之翁，《戰城南》悲戰死之士。中惟「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三語俱不可解。前輩謂亞夫以梁委七國事，謂築室禦寇，或南或北，不得耕種，似近之。《采菽堂古詩選》卷一《戰城南》：「水深」八字沉鬱，「梟騎」二語壯，末段淋漓淒楚，「暮不夜歸」句勁。朝望軍士而動感愴之心，死者誠可哀而愉生者多，忠臣不可得而思良臣，全師早歸，爲上。亦《大風》之意，頗、牧之懷也。　汪師韓《詩學纂聞》：鮑明遠《梅花落》一篇，前云：「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以上麻韻也；後云：「露中能作食，搖蕩春花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花無霜質。」以上質韻也。霜中露中，一氣轉韻。求之前人，若漢鐃歌《戰城南》一章云：「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爲忠臣，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以「得」字叶上北、食，而「思」字卻從轉韻。《古詩賞析》卷五《戰城南》：此傷用人不當，使太平良佐徒死於戰之詩。舊解支離，都無是處。首三叙戰死不葬事，直起。「爲我」四句，頂第三句申寫野死之慘。作曉烏語，痛極奇極。「水聲」四句，插叙戰場苦景。寬以養局。而「戰鬥死」，已補出效命之勇。「徘徊鳴」，又引下惋惜意。以上俱屬鋪叙題面。「梁築室」以下，皆致己惋惜之意。「梁築」三句，惜用時之君不明也。「禾黍」句，惜死後之君無倚也。兩層比喻，正反遞落，良臣可思意已隱隱逗起。「願爲」句，復就死者欲忠不得，推原其心，恰好以忠臣跌出良臣。「思子」二句，點明良臣，深致景慕。末二收轉，用違其才以致敗亡，兜應篇首，截然竟住。五層意思都在空處折旋，且多以比喻出之，古詩豈易讀哉。　陳本禮《漢詩統箋》：《戰城南》，此屈子之《國殤》也。《國殤》自憤其力盡死；此則恨其死于誤國庸臣之手。夫死，非士所惜，但恐非所耳。《詩比興箋》卷一《鐃歌十八曲箋・漢鼓吹曲辭・戰城南第六》：此塞上屯戍之士，且耕且戰，痛死亡之苦，而思良將帥也。其武帝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繕故塞，匈奴數大入殺掠，屯戍之時乎！　又：客者，代死者自謂也。子，謂烏也。治梁以渡水，築室以留田。田在梁北，室在梁南。此塞上屯戍之事。《漢書・匈奴傳》：右賢王怨漢奪其河南地築朔方，數入寇邊，侵擾殺略吏民甚衆。漢復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又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置城障列亭，至盧朐而屯其旁，築居延澤上。匈奴數大入殺掠，壞所築亭障而去。正此詩所指也。人固願爲良臣，毋爲忠臣，今殺人盈野，草芥人命，徒死無名，求爲忠臣且不可得矣。況盛世良臣之用兵，朝出夜歸，全師無患者，尚復何望乎！　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戰城南曲》：莊述祖曰：《戰城南》，思良將帥也。武帝窮武攘土，征伐不休，海內虛耗，士卒死傷相繼。末年乃下詔棄輪臺，陳既往之悔，故思伊、呂之將焉。【略】陳祚明曰：朝望軍士而動感愴之心，死者誠可哀，而愉生者多，忠臣不可得，而思良臣，全師早歸爲上，亦《大風》之意，頗、牧之懷也。張琦曰：將帥徼幸成功，不恤士卒之死。水深激激，喻法令之酷，蒲葦冥冥，狀死亡之慘。壯士已死，庸夫愉生。梁非築室之所，猶食必棄禾黍也，謀之不臧，願爲忠臣不可得。思古良臣，不得已而用兵，必能師出以律，所以深戒黷武也。莊述祖曰：梁，橋也。治橋以渡水，築室以留田，田在梁北，室在梁南。龜錯徙民之策，充國屯田之奏，皆有治橋築室之事。疆場有事，死固其所，然忠臣死綏，非可責之士卒。「子」謂主將，所謂「良臣」，必若商周之伊、呂。然文王之仍壘，武王之會朝，且夕之間，有征無戰，全師而歸，豈至踰時之役，經軍之戍哉。陳沆曰：或曰「莫不」猶言無不，謂無一人死傷也。譚儀曰：此久戍思歸。而哀國殤也。「梁何北」一作「何以北」，「而獲」一作「不獲」，「莫」一作「暮」。「水深」以上，莊、陳皆謂代死者之言，愚以爲亦生者自念之哀辭。

《巫山高》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巫山高》其詞大略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若齊王融「想像巫山高」、梁范雲「巫山高不極」、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望思歸之意也。　《古樂府》卷二《巫山高》解題：大畧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魏改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吳曰《關背德》，言蜀將關

羽背棄吳德，心懷不軌，孫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晉曰《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宋何承天以李氏恃險爲晉所滅也。若齊王融「想像巫山高」，梁范雲「巫山高不極」，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道望歸之思也。《文章辨體》卷七《鼓吹鐃歌曲・巫山高》：古詞言淮水深，無梁可渡；臨水遠望，思歸而已。後之作者皆涉陽臺雲雨之說，非舊義也。《樂府原》卷三《巫山高》：此篇羈遊蜀土，思歸中原而作也。言巫山高大，蜀道險遠，欲度淮東歸又無梁可行，徒臨水遠望泣下沾衣而已。末云遠道思歸，其意謂何？蓋父母室家所在，自不能忘情耳。自秦以前鮮入蜀者，惟沛公入蜀，其將士思歸山東，故韓信因而定三秦，下齊楚，不勞而成功，王業實始於此。取入樂府，當出於此。《古詩解》卷七《巫山高》：昔漢高入蜀，嘗燒絕棧道，而淮上之人以未得用而思歸，故有是作。言山高水深，既絕歸路，而當路者又不作橋以通行。「吾集無高」，謂求用而不得。「曳水何梁」，謂欲進而無從。臨水遠望，惟有泣下霑衣而已。志念不遂，乃退而思歸，「謂之何」者，蓋無聊之極也。豈將士若淮陰輩，道亡而作耶？其後高帝因而還定三秦，王業實始於此。《樂府廣序》卷一五《巫山高》：序曰：《巫山高》，望遠曲也。一曰：初秦之遷人皆居蜀，未得用而思歸。高祖嘗用東歸之士，還定三秦成王業，故采此入樂，豈淮陰輩道亡而作者耶？起調四句，寓登高臨深意。「害」讀「盍」，思用其才，忽中道無杭也。「我集無高」，所處之下，「曳水何梁」，則無緜濟，義亦雙綰。齊梁人擬作，單取巫山神女事，吳競《解題》則言臨水思歸耳，各失聲辭之半。《漢詩音註》卷五《巫山高》：「遠道之人」，故寬一步宕開說，妙妙。高帝初定天下，將士皆渡淮而西，其留屯關中者久旅思歸，托言爲淮水所阻也。「巫山高」借興淮水之深，故下俱承淮水說。後代擬者乃以山高寓求仙，去本題遠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巫山高》：「湯湯」「回回」四字生動，起下望遠思歸之情。「回回」字新。《柳亭詩話》卷二一《巫山高》：《巫山高》，漢鐃歌曲也。大畧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因望遠思歸耳。自王融、范雲雜以陽臺神女事，至唐以後皆踵其說矣。惟范石湖此題末段云「楚客詞章元是諷，紛紛餘子空嘲弄。玉色頹顏不可干，人間錯說高唐夢」，可謂掃盡羣英矣。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巫山高曲》：莊述祖曰：《巫山高》，閔周也。楚頃襄王約齊韓伐秦，而欲圖周，國人疾其不能自強，而棄其軍，且閔周之將亡，故作是詩。此楚歌詩，漢武時樂府采之。【略】莊述祖曰：應劭曰：巫山在西南。以巫郡四與秦界，故曰巫山高。楚自懷王背從約與秦合昏，兵敗國削，竟以客死，頃襄王立，復迎歸于秦，數爲好會，又與秦伐齊，取淮北，宋玉《高唐》《神女賦》所爲諷也。淮水，楚所以東，指泗上十二諸侯者也。楚但知自淮泗東侵，而不知守巴巫以禦秦，故曰「淮水深，難以逝」。「害」當作「周」，謂二周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西歸無所，東歸又不能，徒臨水遠望，閔之也。「高曳」，「篙柅」同。假借字。「集」讀若「就」。「梁」喻諸侯，「篙柅」喻臣，傷時無桓、文之伯，管、甯、狐、趙之臣。「湯湯」，水大貌。「回回」，迂難也。陳沆曰：此似憂吳楚七國之事。殆景帝初年，吳楚風謠，武宣之世，采入樂府。巫山謂楚，淮水謂吳，一恃山險，一恃水險，若舉兵妄動，則梁據天下之中，形格勢禁，必爲所阻。進不能西向，退不能東歸，漢兵從天而下，此時楚雖欲走集，而無高險之可恃，吳雖欲退守，而無舟梁之可度矣。進退失據，坐而就禽，良可悲也，殆藩僚忠智之士，鄒陽、枚乘之儔，見幾深計而作者與？譚儀曰：《巫山高》，南國之士自傷不達於朝廷也。漢初封國既大，諸王驕恣，傅相一不謹，輒與同舉。其在庶士徵召所不及者，困于方隅，俛仰不□，有生□之嗟。梁苑鄒、枚，淮南八公，雖曰知遇，亦士之不幸耳。故興巫山之高、淮水之深，思東入中國，而不可得。「害」，何也。「害梁不爲」，何不爲梁也。所處既卑，無梁奚濟，終身在湯湯回回之中，涕泣于淪胥之地而已。文景而後，蒲輪四出，計吏作貢，於是賢士有以自達，聖主賢臣之頌，炳焉與三代同風矣。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此其最著者乎？陳修撰以爲七國之事，近之，而有所未盡也。

《上陵》《樂府詩集》卷一六《上陵》：《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後漢書・禮儀志》曰：「正月上丁祠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禮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按：古詞大略言神仙事，不知與《食舉曲》同否。宋何承天《上陵者》篇曰：「上陵者，相追攀。」但言升高望遠，傷時怨歎而已。《文章辨體》卷七《鼓吹鐃歌曲・上陵》漢章帝元和三年自作。蓋因上陵而作之也。《樂府原》卷三《上陵》：此篇作二章。自「上陵」至「光澤何蔚蔚」爲一章，「芝爲車」以下爲一章。言上有陵，下有津，上陵雖有美觀，客從下津步風寒，繁笮擢而來游，然

所觀不過草木禽魚而已。上不知日月所以明，下不知醴泉所以美，不能出凡近而作大觀也。惟神仙之遊，芝車龍馬，其迹甚神，覽觀海外，其見甚遠，故甘露神奇下飲如宴，而轍迹所止芝即生焉。我皇千萬壽年，於是可徵矣！漢武時，承露池中生芝，其臣以虛無之辭爲頌如此。自來以此爲《上陵曲》，何承天亦泥於篇首「上陵」二字，豈有瞻祭祖宗陵寢，篇內無一言及者乎？予爲正之如此。《古詩解》卷六《上陵》：此疑漢世禎祥數見，而其臣相與頌禱之。首述上陵、下津，極山水之勝。而客之來遊於斯者，涉歷風寒，中流盪漾，其舟楫之富麗與禽鳥之追隨，迴轉山林，乍開乍合，幾使日月失明。然此猶人間所有耳。若夫醴泉紛出，光澤蔚然，令吾君以芝爲車，龍爲馬，而覽觀四海之外，則上林之山水又不足爲其觀矣。且甘露甫降，芝草旋生，致仙人來下，而與吾君相宴飲，豈不延壽千萬歲乎？按：《漢書》神爵元年，詔稱：元康四年，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此云甘露二年，豈當時祥瑞疊出，芝草復生，史畧弗書耶？《鐃歌》總爲漢曲，不必皆武帝時所爲。然考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亦產芝九莖，雖以爲武帝亦無不可。《樂府廣序》卷一五《上陵》：序曰：《上陵》，食舉侑食之雅也。御飯七曲中有《上陵》一曲。夫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今君之舟之笮之檝之餘，可謂具矣，又攻堅貴重有加矣，民方游樂其間，亦與赤雀白雁等，幾何知滄海之大日月之明哉！《序》以《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醴泉、甘露、芝房、天馬，亦漢治之應也夫！初，武帝得白雁上林苑中。承露池中生芝。孝宣帝時，有神雀、甘露之異，並用改元，以瑞應，頗作歌詩。《漢詩音註》卷五《上陵》：寫仙客下遊宛焉，如觀其人。並所乘舟檝皆實指之，而雲、鴻、醴水、龍馬、靈芝，極詠其盛，有酣縱之致。《漢詩說》卷二《漢鐃歌十八曲・上陵》尾評：此盟詛之辭，極渾含，極奇警。較車笠詞有雅俚之別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上陵》：首段至「黃金錯其間」，最通順古雅，繽紛。排四語，三句同，一句異，甚妙。「乍開乍合」二語奇譎，與《史記》「日月避隱爲光」爭勝。末段亦高古，但不知與「上陵」何與？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上陵》：《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陳祚明曰：古辭大略言神仙事，不知與《食舉曲》同否。莊述祖曰：《上陵》，紀福應也。【略】莊述祖曰：《周禮》注：美，福慶也。美美，言福慶之衆至也。《宣紀》元康三年，神爵數集泰山。四年，神爵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五年，改元神爵。《漢輿服志》云：耕車有三，蓋一曰芝車。宣帝詔曰：醴泉旁流，枯槁榮茂。又曰：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又五鳳五年，改元甘露。陳沆曰：世祖廟立於宣帝，此時多言神仙瑞應之事。蓋上世祖陵作也。宣帝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譚儀曰：宗廟食舉，侑食之樂也。此當爲諸曲之一，故獨詠神仙福應。諸家之說，皆疑爲無與上陵，固已。陳氏以爲上世祖陵，亦無顯證。

《將進酒》《樂府詩集》卷一六《將進酒》：古詞曰：「將進酒，乘大白。」大略以飲酒放歌爲言。宋何承天《將進酒》篇曰：「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嘉肴。」則言朝會進酒，且以濡首荒志爲戒。若梁昭明太子云「洛陽輕薄子」，但叙遊樂飲酒而已。《古樂府》卷二《將進酒》解題：古詞曰：「將進酒，乘太白。」大畧以飲酒放歌爲言。魏改爲《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吳曰《章洪德》，言孫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晉曰《因時運》，言文皇帝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審其大計，以遇其德也。宋何承天曰：「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嘉肴。」則言朝會進酒，且以濡首荒志爲戒。若梁明太子云「洛陽輕薄子」，但叙遊樂飲酒而已。《樂府原》卷三《將進酒》：《鐃歌》惟此篇形氣枯索，別無意義，止以飲酒放歌爲言。古者飲酒，必有詩歌侑觴，故《鹿鳴》之嘉賓，不但相樂，亦以止節其情，古人所以進德養壽命，誠有不徒然者。此篇言初進酒，只承太白，又辨其嘉旨，使之相宜，審博其詩，使之相樂，故既放歌而暢其心，又悉索其詩以和其陰氣，如此則飲必加多，雖禹時作酒之良工，亦當苦其不能繼矣。此豈所謂進德養壽者哉！所謂「同陰氣」者，飲而入腹爲陰，暢歌而發散爲陽。後世詩歌道闕，惟事歌曲以侑觴勺，亦此意。《古詩解》卷六《將進酒》：此刺時主之湎於酒也。言將進酒而即乘以大白，又辨其嘉旨，使之相宜。審博其詩，使之相樂。既放歌以和暢其心，又悉索其陰氣而出之。如此則隨默無常，長飲無度。昔禹惡旨酒，即使其臣工之良者，見之亦且不勝其悽愴也。吳逸一曰：昔成帝與張放等飲，昭儀引滿舉白，飛燕歌《迴風白雪》之操，而班伯指紂踞妲己飲酒圖以諫。此豈當時所作與？伯臣謂《鐃歌》諸曲獨此篇形氣枯索，是未察其深意耳。且以良工爲酒工，謬矣哉。《樂府廣序》卷一五《將進酒》：序曰：《將進酒》，戒湎飲也。食舉而飲，所以成禮，飲酒而歌，所以導和。【略】

按：「心所作」以上，明先王之法；「同陰氣」以下，刺後王之失也。夫酒方進，隨以大白揚之，其爲節飲之義明甚。先王制爲酒禮，飲酒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禮有以減爲文者，得其辨也，故首及之。下言用樂之有節也。蓋詩爲樂本，審之又有其本末焉。「放」，傚也。饗宴食舉之時，雖弦次初詩，而上下之懽心共寫矣。不然，好爲長夜之飲，是毗于陰矣。凡聲，陽也。屢舞譏于《賓筵》。新聲採其尤豔，又毗于陽矣。爾時禮樂乖反如此，即使先王法訓未亡，人酋監史在御，彼方自以爲樂，觀者苦之不暇。然而亂臣篡子輩，已起而收其琴瑟矣。余覽孝成帝與張放飲，昭儀引滿舉白，飛燕歌迴風白雪之曲，黃門丙彊、董富顯，時班伯指紂踞妲己圖以諫，卒成王氏之亂。蓋史冊之彰彰者，可不戒諸。《漢詩音註》卷五《將進酒》：獨舉禹者，禹聲爲律，又致孝乎鬼神，然非良工觀之，無以知其用心之苦也。臨廟賦詩，必曲肖其祖功宗德，故宜辨而後加博依之謂安，非「審博」弗能各當也。下言所賦，通人情，協鬼意。而末乃極贊之。古人讌享多賦成詩，度宗廟亦然。《漢詩說》卷二《將進酒》「將進酒，乘大白」，謂大杯在下小杯在上，以酒浮之，唐人謂之連臺拗倒，故曰乘，乘謂浮于上也。「辨佳哉」，謂語言明辨佳麗也。「詩審博」，所賦之詩既審且博也。「放故歌，心所作」，放舊歌以侑酒，皆心所作也。「同陰氣，詩悉率」，陰氣主鬼神，言酒非惟樂人，亦以樂神，山川靈異，詩無不悉率之。古有蠟，蠟索也，索百神以祀之，如《九章》、《天問》，皆索鬼神之詩也。「禹」一作「萬」，「萬」舞名也，今當從之。「良工」指當時俳優，侑酒之時，疑有俳優作鬼神狀而歌楚詞，使觀者心悲也。蘇子瞻曰：八蠟，三代之戲禮也，非倡優而誰爲？葛帶榛杖，子貢觀蠟而不悅，蓋爲是也。「若有人兮山之阿」，載在《樂府》，益信漢時猶歌楚詞。《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將進酒》：「詩審搏」，言合搏拊聲。「放故歌」六字古致，以質見妙。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將進酒》：莊述祖曰：《將進酒》，戒飲酒無度也。賓主人相勸酬，歌詩相贈答，無沈湎之失焉。【略】又曰：乘，增益也。白者，罰爵之名也。辨偏通，言偏加爵也。放，效也。雖放效故歌，作者各異也。陰氣當作「飲汔」。汔，盡也。悉索，亦盡也。禹當作「遇」。良工觀而後知作者用心之苦，作者固良工也。陳沆曰：疑亦武帝柏梁賦詩時事。龔自珍曰：苦當作「若」。而白、搏、作、索爲韻。若，順也，言觀者心皆愜適也。譚儀曰：此賓筵之遺聲。當非刺詩。加一作「佳」。搏一作「博」，皆聲近通借。陰氣云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同陰氣者，《房中歌》所謂「細齊人情」也。禹當爲「命」，似古文命，傳寫作「禹」。觀，「請觀周樂」之「觀」。命此良工，即觀者之苦心也。苦自與作、索協。「搏」從專聲。亦協。不必作「若」。

《君馬黃》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君馬黃》初言「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歸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風雅翼》卷一〇《君馬黃》：騮馬，淺黑色。蔡，未詳。赭，赤色也。此蓋忠臣見君不從諫，率意妄行不知止極，雖欲進以善道，而不可得，故託以其乘馬不良，恐致顛踣，而爲之憂傷也。《樂府原》卷三《君馬黃》：君，指他人。臣，即自稱。古者吉事乘黃馬，若蒼馬行捷，止宜於戎事。故黃馬雖良，而不宜馳逐，然馬不必論其良否，但言其用之何如耳。雖有易水之騮、蔡之赭白，若用之於南方，則南方重舟楫而賤車馬，雖有良馬亦安所用之，此所以傷我心也。若用之於北方，則雖下乘亦無可棄之力。「美人」、「佳人」，皆指君子，言雖有長才大器，亦係於用之何如耳。若制置非其地，委任失其宜，適足傷悲耳。「美人」即「佳人」。《古詩解》卷六《君馬黃》：此忠臣愛君，而欲君辨別。夫臣品，故託乘馬爲喻，言馬不在色，人不在貌，如君馬黃而臣馬蒼，未見其善否也。使二馬同逐，始能辨臣馬之良。又如易之有騮，蔡之有赭，亦就地而論耳。馬之良否實不係是，然則人主用人，而可不一試之乎！今君心既未有主，一舉一動皆屬可虞，若但任其所之，而駕車馳馬之際，自南自北，皆所不可，故恐其或致頓踣而爲之憂傷，且慮其不知所終極也。辭意懇惻，反覆戀君，雖三閭繫心懷王，不是過矣！《樂府廣序》卷一五《君馬黃》：序曰：《君馬黃》，刺時政之失，繇辨之不早辨也。忠臣愛君，比物連類以明之。蓋變雅也。夫上之人，虛公聽斷，則兩人之是非有洞若觀火者。美人，目君；佳人，目柄政之臣。如宋神宗之于王介甫、蘇穎濱，言後未有不悔者也。一曰，君臣，漢世通稱。有識者立身事外，心傷之而作此詩。繇前而言，爲賈傅上書，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六。繇後而言，汲長孺之詰責張湯，劉光祿之譏切王氏，陳孔璋之諫袁紹，何進毋召外兵，以利器授卓。此詩志也夫！《漢詩音註》卷五《君馬黃》：忽南忽北，正借喻其馳騖無定之也。「美人」三句，見忠被謗，信獲疑，傷心無可如何。而「佳人」三句，終哀其馳騖日深，靡所底止也。君臣，古人上下通稱。此首視《絕交篇》尤渾古可貴。事君處友，中道棄捐，苦心無以自

明，曲折寫出，一往見其忠厚悱惻，直匹《國風》矣。《漢詩說》卷二《君馬黃》：《淮南子》：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二者並稱不礙。《君馬黃》佳人、美人並稱，亦猶是耳。必分如何爲佳人、美人，亦不必。子書每稱至人、神人、聖人，其實亦無大分別也。又君臣，古人上下通稱，不必解到忠被謗信獲疑上去，當是離別相思之辭。先輩謂《芳樹》爲被讒，《有所思》爲淫奔，《雉子班》爲招隱，《擁離》爲離宮，《聖人出》爲巡幸，《上陵》爲仙人來遊，《巫山高》爲將士思歸，《遠如期》爲蠻羌朝貢，《石流》爲武帝且戰且求仙，皆屬後人臆度之說，恐非古人本意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一《君馬黃》：此或是空谷白駒之思。末排二段古雅，極有風韻。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君馬黃》：汲古本《宋書》作歌。莊述祖曰：《君馬黃》，諫亂也。君臣各從其欲，車馬曾不得休息焉。【略】又曰：君臣同等，相謂之稱。《詩毛傳》曰：玄馬病則黃。蒼馬病，與黃馬無以辨。然兩馬並驅，終覺蒼馬爲良，傷雖病不得休息。易之有騩蔡有赭。疊句，皆良馬也。美人謂君，佳人謂臣。陳沆曰：諫上下不一心也。疑亦諫武帝予智自雄，不能下賢納諫之詩。君馬黃，臣馬蒼，雖名分之別如此，至于出謀發慮，君或當捨己而從臣。猶馬之蒼，而驅逐或良也。易水之騩、上蔡之赭，中亦各有神駿，豈可以驪黃別貴賤哉。乃君臣各心，南轅北轍，上驕下默，國事其安極哉。譚儀曰：君馬黃，刺友也。古君臣之稱，不專辨上下，莊言同等相謂者。是忽南忽北，同心離居，分道而馳，馬逾良相去逾遠矣。易，北也；蔡，南也。怨詩如相思焉，美人、佳人皆謂友。

《芳樹》《樂府古題要解》卷上：《芳樹》古詞中有云：「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若齊王融「相思早春日」、謝朓「早玩華池陰」，但言時暮衆芳歇絕而已。《樂府詩集》卷一六《芳樹》：《樂府解題》曰：「古詞中有云：『妬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若齊王融『相思早春日』、謝朓『早翫華池陰』，但言時暮，衆芳歇絕而已。」《古樂府》卷二《芳樹》解題：古詞云：「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魏改曰《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吳曰《承天命》，言上以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晉曰《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何承天《擬題》，止言芳樹，而佳人之傷時而已。若王融「相思早春日」、謝朓「早翫華池陰」，但言時莫衆芳歇絕而已。《樂府原》卷三《芳樹》：此後宮怨思之詞，未必出於漢人，或前代之舊辭，而漢人采之也。「芳樹」自比其德，閱歷歲月，已成嘉林，下臨蘭池，然風吹之使亂，鵲棲之使搞，徒使其心悵結而已。「君」指夫君也。君之心不可匡正，君之目不可復顧，所以然者，非君之固我棄也。「妬人之子」，方相比近以致君，有他心不在我而在彼，方且有無妮之樂，如蓀之附木，魚之附水，其心復何可匡正乎？此則悲愁益深，不容以自已也。《古詩解》卷六《芳樹》：此宮人怨思，而借芳樹以自傷也。言此芳樹，多經日月，枝條已稠密矣。君實擾亂之，使若在風而不自持，是以退而不前，無心要寵。遂使求匹之鳥，三三兩兩下臨蘭池。君心惑之，勿復懷我，而悵然耳。我想其心不可匡，目不可顧，非君誠棄予如遺也。妬人之子，方相比昵，以致君有他心而樂之。然則王之待我，將何所似，豈復如蓀之愛、如魚之貫乎？此予悲愁益不能已也。稱君復稱王者，君親而王尊，亦愈尊愈疎之意。《樂府廣序》卷一五《芳樹》：序曰：《芳樹》疾讒也。惑自內作，讒繇外興。故首刺君亂如于風者。誡令主鑒清明，□□□，如孝元帝之于恭顯焉。謝玄暉曲「不厠玉盤滋，誰憐終萎絕」，殊得古意。《漢詩音註》卷五《芳樹》：「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君固未能恝然于正人也，而究爲讒邪所蔽。其始心不可匡，彼必將曲引之。其後目不可顧，即欲更一晤而不能得。至君有他心，樂不可禁，直安小人而忘君子矣。此刺讒之詩，寫其初終情事，歷歷如畫，直透徹雲泉矣。何必減《巷伯》。《采菽堂古詩選》卷一《芳樹》：當以芳樹之畏嚴風，比賢才之遭謗斥也。夫被妒者深愁，而庸主與奸邪且相得極歡，悲夫。《鐃歌》但有一二語可誦，輒情旨深曲，百思不盡。《柳亭詩話》卷二一《芳樹》：《芳樹》，鐃歌十八首之一，傷妬而作。故曰：「妬人之子愁殺人。」王融、謝朓但言時歲衰暮，衆芳歇絕而已。嗣後絕無以妬字解此題者。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芳樹曲》：莊述祖曰：《芳樹》，諫時也。衰亂之世，以妾爲妻，上無以化下，而好惡拂其性，君子疾其無心焉。【略】陳祚明曰：有以芳樹之畏嚴風，比賢才之遭謗斥也。夫被妒者深愁，而庸主與奸邪，且相得極歡，悲夫。譚儀曰：當爲憂讒之詩。陳說可微悟也。舊本聲辭既清，殆不可讀，莊氏讀定，亦云深思。陳修撰從之，今附于後，以諗來者。

《有所思》《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有所思》，其辭大略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略】」若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樂府詩集》卷一六《有所思》：《樂府解題》曰：「古詞言『有所思，乃

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也。」按《古今樂錄》：「漢太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不知與此同否。」若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宋何承天《有所思》篇曰：「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則言生罹荼苦，哀慈親之不得見也。《古樂府》卷二《有所思》解題：其詞大畧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璅瑁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魏改曰《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吳曰《從歷數》，言孫權從圖之符，而建大號。晉曰《惟庸蜀》，言文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宋何承天惟言「孝養」。若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樂府原》卷三《有所思》：此以思婦比君子也。言我所思在遠方，而以珠玉玳瑁問遺之以寄情也，奈何君有他心而不專於我，則以所欲遺者摧之，使毀燒之爲灰，且當風揚散以滅其迹，是滅其情也。從今以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矣。君若再來，則鷄鳴狗吠，兄嫂必知之。夜中妃且呼稀不睡，秋風且起，東方且白，決無見君之期，甚言決絕之情也。此賢士狷介之言，合則就，不合則絕去，無復牽合者也。《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有所思》尾評：鍾云：覺一二語便可散作六朝《子夜》、《讀曲》歌數十首，彼非有餘，此非不足。《古詩解》卷六《有所思》：此淫女念其所私者，而又疑其有他心，故作此以絕之。言我所思在遠，而將以珠玉問遺，寄情良已深。至聞君反有異心於我，則以所欲遺者摧毀之，燒殘之，且當風揚灰以滅其迹，蓋從今以往相思與君絕矣。君若再來，而鳴吠之警，必爲兄嫂所知，此時妃匹之物互相呼稱，正將旦之候，而秋風且厲，東方且白，決無見君之期也。此雖思之不正，而其心猶知自悔易，貴不遠之復，故特錄之於篇。徐伯臣以爲賢士狷介之言，則其辭不應褻慢至此。《樂府廣序》卷一五《有所思》：序曰：余誦《有所思》，而喟然于詩人好惡之誠也。夫子稱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豈非以其誠哉！是曲略分三節，前二節可謂窮好惡之致矣。古《豔歌》「水清石自見」，第三節可以當之。古人到君友不見諒時，只自反無過而止。《漢詩音註》卷五《有所思》：此刺淫奔之詩。蓋既相棄，而其人復來，故歷叙以拒之。其人不去爲雞犬所見，必驚覺兄嫂，猶夜半事也。至涼風之來，則天欲明矣。須臾日高，家人並起，其情愈苦，故其詞愈危。秋風雖肅而此有甚焉，殆晨颶也，合看始盡致。「東方須臾高」不露「日」字，妙妙。看全詩則擾擾通宵矣，句句促其行，實脈脈留之住也，入鄭衛三昧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一《有所思》：此首最通順，欲知《鐃歌》正調者視此。《鐃歌》本襲楚音，當亦取人臣思君之旨，而情思纏綿悱惻。爲決絕之言，怨而怒矣。然望之深，故怨之切。人情乎！且摧燒揚灰，絕我已甚，不合則去，理或宜然也。四押之字，搖曳多姿。紹繚、拉雜、摧燒，字法古。珠簪不足而紹以玉，情何殷也。摧燒不足而揚其灰，絕何甚也。此皆樂府淋漓法。疊「摧燒之」三字，有反覆咨嗟意。重「相思」二字綰下，轉掉快而纏綿。「兄嫂」句，《死檗》卒章之誼也。進以禮，退以義，固應爾矣。末又重一段申暢其旨，皆取淋漓。通首章法、句法、字法並古，而妙在情深，三復不厭。章性涵云：全以淋漓盡致，此樂府之異于古詩也。《古詩源》卷三：《有所思》怨而怒矣。然怒之切，正望之深。末段餘情無盡。《古詩賞析》卷五《有所思》：此詩極寫相思變態，末仍收到不忍輕絕意，是爲變不詭正，忠厚之遺。篇分三截看。首五從平日相思追叙起，點清地遠。即爲下「聞」字伏根。商量問遺寄意，就一簪上寫得有加無已。悃欵交至，跌起中截，欲開先合也。中六突接聞有他心，頓生怨恨，即借欲遺之物，摧燒揚灰，寫出女兒刻毒性情。以從今勿思頓住，一層伸一層，都作十成死句，儘力一開，又恰以跌起下截之餘情不盡。末六「相思與君絕」雙承上兩截來，雖貼己邊說，而着一「相」字已拖彼邊在內。言我實思君而今與君絕者，以君有他心故。君亦嘗思我而今與我絕者，豈亦疑我之有他心乎？五字中有按定細想，代揣彼心，自問己心意。因接「雞鳴」二句，證我之心於人，又伸「妃呼」三句，證我之心於天。截然竟止，絕不抱轉思彼，不與彼絕，而意已躍然言下。蓋全在「相思」五字，虛轉得力也，「用玉」句意足上而韻卻領下，亦是一奇。陳本禮《漢詩統箋》：《有所思》，沈歸愚曰：怨而怒矣。然怒之切，正望之深。末段餘情無盡，此亦人臣思君而托言者也。「鷄鳴」二句，即《野有死麕》章意。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有所思曲》：《古今樂錄》曰：漢大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莊述祖曰：《有所思》，諫時也。衰亂之俗，昏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男女各以其私相約誓，而輕絕焉。【略】張琦曰：「兄嫂當知之」，自表其潔白也。「東方須臾」，可誓天日。既言與君絕，而後自表潔白，反覆言之，蓋猶幸君之一悟也。莊述祖曰：女子當以禮自處，雖私相約，猶有禮焉。傷其所以道之者失也。「何用問遺君」以下，男謂女之辭，「聞君有它心」以下，

女絕男之辭。《詩毛傳》曰：非禮相陵則狗吠。呼、嘑，同「嘑」也。妃豨，嘵聲也，當作「呼妃豨」。颱當作「嘶」，「晨風」急疾之鳥，乘秋風而聲變，譬心異者，聲亦異也。「東方須臾高」，指天日以明之。陳沆曰：此疑藩國之臣，不遇而去，自攄憂憤之詩也。莊氏謂男女之詞。恐《鐃歌》雅樂，非雜曲歌辭之比。「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明非邇近之思也，其殆吳楚之國與？珠玉奉貽，喻獻主之忠告，「拉襍摧燒」，喻不納而見棄，君臣之義已絕，在我亦不足道，但恐過失日章，情事日露，將使中朝聞之，則大可憂矣。「雞鳴狗吠」，喻風聲布聞。「兄嫂」，喻中朝也。此必宗室兄弟之國，所謀不軌，故寓廋詞也。夫我心則之死靡他，有天日照之而已。「妃呼豨」，曲聲也。譚儀曰：張衡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爲報，詒於時君，而懼讒邪，不能自通。此詩之旨，大略相同。莊氏男女之辭既陋，陳修撰藩臣之言亦鑿。

《雉子斑》《樂府古題要解》卷上：《雉子斑》古詞中有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雄來飛，從雌視。」若梁簡文帝「妒場時向隴」，但咏雉而已。《樂府詩集》卷一六《雉子班》：《樂府解題》曰：「古詞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雄來飛，從雌視。』若梁簡文帝『妒場時向隴』，但詠雉而已。」宋何承天有《雉子遊原澤》篇，則言避世之士，抗志清霄，視卿相功名，猶冰炭之不相入也。《古樂府》卷二《雉子班》解題：古詞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雄來飛從雌」。晉改曰《於穆我皇》，言聖皇受命，德合神明也。宋何承天曰《雉子遊原澤》篇，則言避世之士，抗志清霄，其視卿相功名，猶冰炭之不相入也。《樂府原》卷三《雉子班》：此以雉子托興，以諷父子之情也。雉子初能飛，其色尚班，已知避人，故其在梁見人父子之來，即能高飛遠止。然雉爲微物，其所飛止不過麥壠而已，不能如黃鵠之飛，可以千里，然其雄之飛，必來從雌，相與眷顧其子，而人之父子乃不能似之也。「大駕」以後義不可通。汎觀其意，若云刻雉於車上，取其父子眷顧之義，故大駕臨，送王孫，或以雉車相從。此以歌調詞測之，未有所據，不敢以爲是也。《古樂苑衍錄》卷一：晉曰《於穆我皇》，北齊曰《聖道洽》，言文宣之德，無思不服也。後周曰《平東夏》，言高祖禽齊王於青州，一舉定山東也。按：吳競所引古辭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雄來飛，從雌視。」以爲始作之辭。然樂府之題，亦如古詩題，所謂《關雎》、《葛覃》之類，只取篇中一二字以命詩，初無義也。後人即物即事而賦，故於題有義。據此，古詞無「雉子班」之語。往往「雉子之班」作，復在此古辭之前，吳競未之見也。如吳均「可憐雉子班」，又後人所作也。《古詩解》卷六《雉子班》：此疑送王孫而託興於雉。言雉子斑然，其色可愛，然集彼雉梁，於人何與？無以吾翁愛之，遂往取而畜之也。恐彼知雉子所在，必且高飛相從，如彼黃鵠，雖千里弗憚矣。王試思禽鳥無知，猶相與眷顧其子，而況於人乎？即今以雉車駕馬而縻踴趨王，其依依於送行所者，情可想也。連車相接如蜚追隨，誠不忍頓遠於王孫行耳。相彼雉子曾，何怪與？《樂府廣序》卷一五《雉子班》：序曰：《雉子班》，諫獵也。從王孫行游田獵，爲曲以諷諫焉。雉性耿介，能知機，此爲飲啄得所之時也。而或罹于羅爲王孫所得者，以雌雄相視，子母同趨，知有于梁飛止之適，豈顧車駕馬騰者之中，于所忽哉！若夫黃鵠之蜚，一舉千里，則弋人何慕焉。王可思，諷之深，思而得其故也。《漢詩音註》卷五《雉子班》：王固可思，而雉之雄雌相逐，母子相依，天性終不得易。「車大駕」以下，則言君亦不強其必出，而送之歸耳。此篇賦招隱也。有道之君，不迫人以必仕，而賢者超然色舉，故借雉子美之。「班」與「斑」同，以喻其文彩。《采菽堂古詩選》卷一《雉子斑》：都不可誦，然不敢削，使後人得考焉。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雉子曲》：諸本作《雉子班》。莊述祖曰：《雉子班》，戒貪祿也。秦尚權力，君臣之禮廢，漢承其弊，而不能改，仕者以爵祿相誘致，已而相謀，多罹法網，賢者皆思遯世焉。【略】又曰：班，文貌，一曰分也。之，往也。雉以求稻粱往也。悟，迎也。翁孺，老幼也。弋者得雉子以爲媒，雉飛高不過一丈。而橫可三丈，「千里」一作「重」。「王可思」讀若「神王」，《西都賦》云：行所朝夕。蔡邕《獨斷》云：天子所在曰「行在所」。「堯羊」猶「望羊」，仰首貌。陳沆曰：武帝求賢好士，始以高爵厚祿誘其前，以嚴刑峻法隨其後，此豈能致雞進易退之士乎？《雉子》一曲，其即弋人何慕之思也。莊說近是。譚儀曰：雉子雌雄昵人，不能奮飛，思黃鵠之退舉焉。

《聖人出》《古樂府》卷二《聖人出》解題：漢古辭言「聖人出，陰陽和」，「君之臣明護不道」。晉曰《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樂府原》卷三《聖人出》：「聖人」，言明君；「美人」，言賢相；「佳人」，言願仕之人。聖君賢相相逢，正君子出仕之期，佳人乘騏而欲離去者，何也？以君言之，則飛龍在天，陰陽調和矣。以相言之，則精明應事，足以護持不

法矣。「哉」字疑訛。「免」字當作「勉」。美人當此正宜爲天子勉輔，自甘公星經笠之，則臣民之樂方始而未艾，但願爲賢相者休休有容，四海之人俱在包含之內，則仕者自當樂居其國矣。然則，佳人來騑，之欲離去者，以無休休有容之相，亦可見矣。《古詩解》卷六《聖人出》：此諷相臣之辭。言聖人出，而陰陽和矣。美人出，則當遊心九有，以佐天子矣。今賢人策馬而來者，反欲離去，何耶？豈休容之度，猶有未盡耶？吾想人主得賢而用，正如駕六飛龍以和四時，而君之臣苟明，即一切不道猶將護持，況賢者之來而獨不能維持調護耶？於是復呼美人而嘆，令得與天子相宜，則不必以甘星爲笠。而臣民之樂方始，吾故願美人之休休有容，庶四海皆在其包含內也。《鐃歌》多出於西漢，今味其辭旨，豈以絳、灌、平津不能容董、賈之儔而發與？《樂府廣序》卷二五《聖人出》：序曰：《聖人出》，美巡遊以時也。《封禪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遂覲東侯。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巡狩至西嶽。十一月，巡狩至北嶽。皆如岱宗之禮。此王者順陰陽，布政教之大者也。漢代巡遊雖未復古制，頗多復除惠政焉。故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頌辭同于《既醉》之卒章。《漢詩音註》卷五《聖人出》：此篇美君巡幸，而並及其從遊之大臣也。「佳人」而下，君之臣朋護不道者。《采菽堂古詩選》卷一《聖人出》：後世擬作，多勦《詩》《書》陳腐語。本詞殊飄飄。「含四海」，「含」字新逸，亦闊大。陳沆《詩比興箋》卷一《鐃歌十八曲箋・漢鼓吹曲辭・聖人出第一》：以下四篇幷宣帝詩。《漢書・王褒傳》：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詩歌，欲興協律之事。又《郊祀志》：宣帝即位之十三年（神爵元年），上始興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漢武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此首篇則述其自民間起爲天子之事。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聖人出曲》：莊述祖曰：《聖人出》，思太平也。秦楚之際，民無定極，漢高帝既滅項羽，即位于濟陰定陶，百姓皆欣欣然，知上有天子焉。陳沆曰：《聖人出》、《上陵》、《上之回》、《遠如期》，明皆宣帝時事，此首篇則述自民間起爲天子之事。【略】莊校改本「護不道」下，重「佳人來」。「騑離哉何」，句。「巫」作「筮」、「免」作「勉」，改入「美人子」上。莊述祖曰：漢之興，五星聚東井，秦楚之際，九河久湮，濟陰定陶，皆在大河界內。《九歌》「與女遊兮九河」。佳人喻賢臣。騑騑，行不止也。離，兩也。何，誰何也。《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護，救也。言諸臣佐高祖平禍亂。《周頌》曰：「昊天其子之。」《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星筮。」以星事占驗吉凶也。陳沆曰：莊以美高祖即位。九河道里，艸昧情形皆不合。宣帝初年，嘉祥數臻，故有「陰陽和」之語。微時喜游俠，具知閭里疾苦，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蓮勺鹵中，尤樂鄠杜之間，故有「美人游九河」之語。昌邑無道，霍光廢立，故有「君之臣明護不道」之語。大將軍驂乘，謁見高廟，故有「佳人來騑離哉何」之語。太山石自立，眭孟占曰：當有廢故之家，姓公孫，名病已者，從白衣爲天子。至宣帝而果驗，故有「甘星筮樂甫始」之語。宣帝本衛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故又稱之曰「美子」，而勉以長有四海也。譚儀曰：是爲漢頌。

《上邪》《樂府原》卷三《上邪》：此忠貞自誓之詞。「邪」者，路也。與君當路相逢，方與君長爲交，知無絕衰時，雖值命運方屯之時，山崩川竭，冬雷夏雪，無可爲力，然我之命分已定，即懷堅貞之守，至死不相攜貳，直待天地混合，人物消滅，然後與君同絕也。在古惟龍逢、比干，在宋則陸秀夫、張世傑與文天祥，足以當此。《古詩解》卷六《上邪》：此詩以忠貞自誓，故首呼君而曰嗟嗟上邪，我豈僅與君爲相知者邪，蓋欲死生以之，決無衰歇，雖值命運方屯之時，山崩川竭，冬雷夏雪，已自力無可爲，而此心終無攜貳，直至天地混合，人消物盡，乃始與君同歸滅絕耳。徐伯臣謂：在古惟龍逢、比干，在宋則陸秀夫、張世傑與文天祥，庶足以當之。《樂府廣序》卷一五《上邪》：序曰：《上邪》，樂善之終也。漢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可謂遇臣之有終矣，誦此，則詩語不致河漢。古詩「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不以初終二心也。曲辭「冬雷震震，夏雨雪」，不以嘗變易節也。爲人臣子者，不可不日勗斯語。《詩辯坻》卷一：李太白「蒼梧山崩湘水竭」，張文昌「菖蒲花開月長滿」，李長吉「七星貫斷姮娥死」，俱是決絕語，遣詞絕工。然《鐃歌》「冬雷震震，夏雨雪」，實先開之。《鐃歌》語事所或有，質渾而爲古，三子語理所必無，刻畫而近今。《漢詩音註》卷五《上邪》：不言永好，而曰「乃敢與君絕」，語亦奇警。此盟詛之詞。視《車笠》詞，渾渾浩浩，有古今之殊。《車笠》以貴賤相形，便爲淺露。費錫璜《漢詩總說》：《鐃歌》今人多擬《君馬黃》、《將進酒》、《戰城南》，殊不知《上邪》、《上陵》皆絕妙好詞，所當着眼。《歷代詩話》卷二三《上邪》：《漢鐃歌上邪》，其辭曰：上邪，我欲與君相知。吳旦生曰：「邪」音「移」，故「邪」與

「知」叶。何承天《擬曲》云：「上邪下難正」，誤作「邪正」之「邪」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一《上邪一》：人臣之死，不變之心，何凜凜也。「山無陵」數句，凡五事疊語，參錯離奇。初不排。「天地合」三字尤奇。張玉穀《古詩賞析》卷五《上邪》：此陳忠心於上之詩。首三正說，意言已盡。後五反面竭力申說，如此然後敢絕，是終不可絕也。疊用五事，兩就地維說，兩就天時說，直說到天地混合，一氣趕落，不見堆垛，局奇筆橫。《雨村詩話》卷上：樂府制題，提筆爲要，篇中安章頓句，各有其故，或在題前，或在題後，或題不足而詩補之，或詩不足而題補之。如《上邪》一首，作者胸中有無限深意，非若今人之草草下筆也。陳本禮《漢詩統箋》：《上邪》，沈歸愚曰：「山無陵」以下共五事重疊言之，不見其排，何筆力之橫也。陳沆《詩比興箋》卷一《鐃歌十八曲箋・漢鼓吹曲辭・上邪第十六》：此忠臣被讒自誓之詞歟？抑烈士久要之信歟？廩廩然，烈烈然。而莊氏謂男慰女之詞，爲不稱矣。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上邪曲》：邪，一作「雅」。莊述祖曰：《上邪》，諫不信也。禮樂凌遲，以誓爲信，斯不信也。【略】又曰：上邪，亦指天日以自明也。當與《有所思》爲一篇。此男慰女之辭。命，令也，答上兩言知之。「山無陵」以下皆誓辭，答上「相思與君絕」。陳沆曰：此忠臣被讒自誓之詞與？抑烈士久要之信與？廩廩然，烈烈然。而莊氏謂男慰女之辭，爲不稱矣。譚儀曰：是爲漢雅，陳箋盡之。

《臨高臺》《樂府古題要解》卷上：《臨高臺》古詞大略言：「臨高臺，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開弓射鵠，令吾主壽萬年。」若齊謝朓「千里常思歸」，但言臨望傷情而已。《樂府詩集》卷一六《臨高臺》：《樂府解題》曰：「古詞言：『臨高臺，下見清水中有黃鵠飛翻，關弓射之，令我主萬年。』若齊謝朓『千里常思歸』，但言臨望傷情而已。」宋何承天《臨高臺》篇曰：「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凌太虛。」則言超帝鄉而會瑤臺也。《古樂府》卷二《臨高臺》解題：漢古詞大畧言：「臨高臺，臺下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萬年。」晉曰《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爲苗除害也。何承天云「飄然輕舉凌太虛」，言仙道也。謝朓云「千里常思歸」，但言臨望傷懷，與古詞意並不同。《風雅翼》卷一〇《臨高臺》尾評：「高臺」，以比朝廷之尊；「水清且寒」，喻政事之未和；「江有香草」，以比君子稍遠，但可目之而不得采用。「黃鵠」以下，則以比大臣權力強盛而有叛逆之勢，故欲去之，而使吾君得享其永祚也。此詩人憂國嫉邪之忠義，藹然見於言詠之中。篇末或有「收中吾」三字，其義未詳。疑特曲調之餘聲，如《樂錄》所謂「羊吾夷」、「伊那何」之類。按：鄭夾漈《系聲樂》，此作不存此三字。徐禎卿《談藝錄》：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鐃歌》詞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爲七言宗也。《樂府原》卷三《臨高臺》：此主君遊覽高臺，臣子祝頌之詞也。下有清水，江有香草，臺之勝也。黃鵠翻飛，射以爲獻，登臺之樂也。水清而至於寒，高臺之蔭也。香草在縹緲間而目之以蘭，臺高而望遠也。主君遊賞，臣子頌之，亦其常分。漢武柏梁之遊，至於君臣同樂，賡爲詩歌，爲當時盛事，以入樂府無疑。《選詩補註》索之太過，以爲君子憂國嫉邪之言，非也。「收中吉」，即黃裳元吉之意。《古詩紀》卷一五《臨高臺》尾評：劉履曰：篇末「收中吾」三字，其義未詳。疑曲調之餘聲，如《樂錄》所謂「羊無夷」、「伊那何」之類。《樂府廣序》卷一五《臨高臺》：序曰：《臨高臺》，王者思得賢以自輔也。澤水雖寒，實產香草，黃鵠雖高，關弓可射，俱一反一正。言壽考，作人之應。王者之誠于愛賢也，則曰「江有香草目以蘭」。不誠于愛賢也，則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故知香草未必皆蘭，從同心之臭味而得。《漢詩音註》卷五《臨高臺》：劉履曰：篇末「收中吾」三字其義未詳。疑曲調之餘聲，如《樂錄》所謂「羊無夷」「伊那何」之類。與虎賁《射鳥詞》略同，而語意則超超奧着，直追《三百》。詩以拈景爲第一義，即論漢人，弗能違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一《臨高臺》：「江有香草」二句古勁飄逸，開千秋七古之風。其聲調不近在目。以離哉字「目以」字尖新，然甚健。「離哉」字矯健，然甚生動，畫鵠飛不如此二字，是正動時也。末二句古人頌禱恆詞。《雨村詩話》卷上：《臨高臺》，軍中鐃歌題也。作者胸中民胞物與，慷然有皋、夔、稷、契之思，故借題以展其宿抱。末句「收中吾」三字，是樂工標記語，言此「臨高臺」一闋，其收聲之音，則在「吾」字之中音耳。此句不列章內。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臨高臺曲》：莊述祖曰：《臨高臺》，諫亂也。楚黃歇，李園之事，國人作此詩。【略】張琦曰：《南山有臺》之旨。莊述祖曰：徐爰《射雉賦》注：軒，起望也。高臺臨下，有臨淵之懼焉。蘭，香艸也。香艸不必蘭，而目以蘭可乎？《左傳》服虔注云：大夫稱主。「黃鵠」喻李園，「高飛」有異志

也。陳沆曰：此游宴頌美之詞也。江草香蘭，非西京事，疑武帝南巡，浮江時所作。《風俗通》：明帝東遊，有烏飛鳴，集乘輿上，虎賁中郎將王吉射中之，作辭曰：「烏啞啞，引弓射，洞左掖，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與此曲同旨。譚儀曰：此郡國臣吏飲酒上壽之辭。古者宴飲則有禮射，漢世遺意猶存。香蘭黃鵠，言外有樂不可極意。蘭易衰。鵠易逝也。

《遠如期》　《樂府詩集》卷一六《遠如期》：一曰《遠期》。《宋書・樂志》有《晚芝曲》，沈約言舊史云「詁不可解」，疑是漢《遠期曲》也。《古今樂錄》曰：「漢太樂食舉曲有《遠期》，至魏省之。」《樂府原》卷三《遠如期》：此武帝之時，匈奴渾邪王歸化，闕庭謁者贊引升殿，此累世未聞之事而僅見者也，故以《遠如期》頌之。遠至於萬年爲期，處於天之左側，其壽與天無極也。《古詩解》卷六《遠如期》：此必渾邪來降時作。言以萬歲爲期遠矣，雖遠天必如期所以益吾君之壽者，亦必如吾之所期也。蓋吾君居天之左，大樂萬歲，與天無極，於是奏陳雅樂紛然而佳。彼單于雖亘古所不附之狄，懷我德化忽自來歸，是以中國震動，人心若驚，而吾君之心亦大歡悅，以受萬人之來附。乃使謁者引渾邪升殿之基，實累世所未嘗聞之事，其益萬壽豈不信哉！渾邪爲單于畔將，今不曰渾邪而直曰單于自歸，可見當時臣下誇大如此。《樂府廣序》卷一五《遠如期》：序曰：《遠如期》，渾邪王來降時作也。一曰：單于入朝，宣帝竟寧中事。蓋採詩入樂府，始于武帝時，後王亦互有損益耳。二十二曲，不能詳其定于何年也。《漢詩音註》卷五《遠如期》：此篇言蠻羌朝賀，致祝天子，而因極詠其盛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一《遠如期》：「左側大樂」語奇，拟應自黃帝升天語來。單于自歸或預期之，若《魯頌》言平淮、徐，或西京之末實有此事，後方作此詞，未可知也。末段莽莽自古，累世未嘗聞之，誠足夸示後來，增壽萬年。自非誠而曰「亦誠哉」，「亦」字承上。夫累世未聞者而今見之矣，則萬年之壽將亦可必也。章法妙如此。按：「增壽」句非獨章法密，人臣頌祝其君無不至也。凡可以冀望于君者，必望之矣。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遠如期曲》：莊述祖曰：《遠如期》，紀呼韓邪單于來朝也。【略】又曰：「如」「而」通，猶「女」也。《宣紀》：行幸甘泉，郊泰時。聞歲一修故事。《詩》曰：「在帝左右。」此皆郊祀頌禱之詞，雅樂陳言，宮縣備舞也。佳，大也。紛，盛多貌。《宣紀》：甘露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詔以客禮待之。《左氏傳》曰：「鄙有虞心。」佳，善也。還來，猶言「還至」也。一曰：虞，樂也，樂其來附也。謁者，掌賓贊受事。殿，甘泉宮前殿。陳沆曰：此與《上之回》同時作。上兼頌巡狩之事，此專頌單于來朝也。四夷賓服，天庶屢臻，爲漢道之極盛，故雅頌作于宣帝焉。譚儀曰：莊氏說《遠如期》，「益女壽，處天左側大樂」，即武帝甘泉贊饗所云。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案：漢昭、宣之世，海內殷茂，聖業乂安，武帝宜威域外，中國益尊。而輪臺之悔，仁心爲質。朝廷賢達奚斯、吉甫之倫，推本世祖，導揚懿美，固其所也。

《石留》　《樂府原》卷三《石留》：此篇有特立之操，能化其俗，故作此以美之也。言石之堅剛，獨留於涼山之陽者，以其水之流處沙盡漂出，惟石能留更無汙濁，而河爲之香也。春風載揚，陽春被岸，蘭氣芬鬱，雖有邪心之人，莫不懷蘭如金，將采之石上，不忍與之相離。有君子之操者，其美可依，亦如石上之蘭無不願佩之也。此上七首意義難盡通，而《石留》與《雉子班》尤其甚者也。《古詩解》卷六《石留》：此疑人有特操者，能化其俗，故託喻於石以美之，且願與之相依也。言地本寒涼，又當水北，而石乃介然獨留，則以涼石之水盡流爲沙，更無污濁，而河爲之香也。夫谿水相向，猶不勝淒冷，淹留北渚，吾何肯然。且彼方熾其焰，吾敢揚其波耶？但余心懷蘭馥而志在斷金，安得以北方爲薄而逐離而去之，開留離蘭，吾心誠有不忍焉耳。《石留》與《雉子班》其義尤難解，姑尋其句讀，而以聲調測之，未敢以爲是也。《樂府廣序》卷一五《石流》：序曰：《石留》，征戍曲也。梁劉孝威《隴頭歌》有「從君戍隴頭，隴水帶沙流」，與「石水流爲沙」句同辭，疑爲涉隴征行之作。闕文失讀。《漢詩音註》卷五《石流》：此首是說武帝且戰且求仙，役人無已時。而北征之勞，尤甚于采丹砂爲黃金，故末段軒輊言之。托詠曰蘭者，尊君之詞，實即藥草也。「于陽」當作「干陽」。《采菽堂古詩選》卷一《石流》：都不可解。後之擬者，以水流去而石留不動比臣節。譚儀《漢鐃歌十八曲集解・石留曲》：留，一作「流」。莊述祖曰：有其聲而辭失傳。陳沆曰：聲辭久淆，不可復詁。【略】譚儀曰：石以喻堅，水以喻潔，蘭以喻馨香，金薄以喻文飾，人之稱志士與？志士之自明與？不可得而詳矣。

《橫吹曲辭》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橫吹曲》：橫吹曲，有《黃鵠吟》（一作《黃鶴》）、《隴頭吟》（一作《隴頭水》）、《出關》、《入關》、《出塞》、《入塞》（一本闕上四曲）、《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一本闕上二曲）、《望行

人》十曲（魏晉以來傳此十曲），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驍馬》、《雨雪》、《劉生》八曲，合爲十八曲（一本多《豪俠行》、《古劒行》、《洛陽公子行》三題，非也）。　又：以上《樂府橫吹曲》。有鼓角。周禮以鼜鼓鼓軍事用。角，舊說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帝始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涉沙漠，軍士聞角悲而思歸，於是減爲半鳴而更悲矣。又有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有雙角，卽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一本多「其法」二字。）乘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將。又有《出關》、《入關》、《出塞》、《入塞》、《黃覃子》、《赤之揚》、《黃鵠》吟》、《隴頭吟》、《折楊柳》、《望行人》等十曲，皆無其詞，若《關山月》以下八曲，後代所加也。《樂府詩集》卷二二《橫吹曲辭》：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已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晉書・樂志》曰：橫吹，有鼓角，又有胡角。按《周禮》云：以鼜鼓鼓軍事。舊說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始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半鳴，尤更悲矣。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其辭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又《古今樂錄》：有《梁鼓角橫吹曲》，多敘慕容垂及姚泓時戰陣之事。其曲有《企喩》等歌三十六曲。　又《漢鐃吹曲》：《樂府解題》曰：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晉已來，唯傳十曲：一曰《黃鵠》，二曰《隴頭》，三曰《出關》，四曰《入關》，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楊柳》，八曰《黃覃子》，九曰《赤之揚》，十曰《望行人》。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驍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　又卷二五《橫吹曲辭・梁鼓角橫吹曲》：《古今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企喩》、《瑯琊王》、《鉅鹿公主》、《紫騮馬》、《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等歌三十六曲，此九曲有歌有聲。樂府胡吹舊曲有十四篇，唯《淳于王》、《捉搦》、《東平劉生》有歌，其十一曲並亡。又有《隔谷》、《折楊柳》、《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隴頭》、《高陽王樂人》等歌，古辭並存。唯《木蘭》二曲不知起於何代也。　《樂府原》卷四《漢橫吹曲總原》：橫吹，卽今之橫笛也。正樂用直管，一管按一律，橫笛六孔，抵六管之律，便於軍中馬上奏之。古樂放失，直管遂廢。今之大廷鹵簿，咸以橫吹代管，後世簡便，日趍於卑下，此其第一事也。自漢以後，桃皮篳篥總入吹部，率以橫吹槩名之。李延年所造二十八解，魏、晉以來惟傳十曲，曰《黃鵠》，曰《隴頭》，曰《出關》，曰《入關》，曰《出塞》，曰《入塞》，曰《折楊柳》，曰《黃覃子》，曰《赤之揚》，曰《望行人》。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華落》、《紫騮馬》、《驍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隋以橫吹用之鹵簿，與鼓吹竝列爲四部，一曰《棡鼓部》，二曰《鐃歌部》，三曰《大橫吹部》，四曰《小橫吹部》，然雜入胡樂，不復自辨矣。唐制太常所掌以備鹵簿，分爲五部，一曰《鼓吹》，二曰《羽葆》，三曰《鐃吹》，四曰《大橫》，五曰《小橫吹》，其畧如隋。

《紫騮馬（十五從軍征）》　《樂府詩集》卷二四《橫吹曲辭・漢橫吹曲・紫騮馬》：《古今樂錄》曰：《紫騮馬》古辭云：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略】蓋從軍久戍懷歸而作也。　又卷二五《橫吹曲辭・梁鼓角橫吹曲・紫騮馬歌辭》：《古今樂錄》曰：「十五從軍征」以下是古詩。

《樂府原》卷四《紫騮馬》：古詞云「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此久戍懷歸之詞，而命題本意則全未見。蓋征夫去時，所騎者紫騮，故閨中因寓意思之。又大將專征，與紫騮同在沙漠，得立戰功，實資其力，如陳李樊所詠是也。不然，則題意空虛矣。《藝苑卮言》二：《十五從軍征》【略】是兩漢五言神境，可與十九首、蘇李竝驅。《古詩歸》卷六《樂府古辭・古詩三首》「十五從軍征」尾評：譚云：古詩中佳者。自無蔓調，然亦從筋肉中，生出轉折，以爲波瀾。未有想頭寥寥，謂之清眞者。周公《東山》詩法，從庭戶無人生出許多妙語，遂爲此詩鼻祖。鍾云：以上數詩聲情，全是樂府。《古詩解・古詩三首・十五從軍征》：此久從征役而歸已無家者，作詩以志恨也。言自少至老役役戎行，歸逢里人，一問家之存亡，而遙指吾家惟見荒冢纍然而已。庭戶無人，而兔雉托處舍傍，不治而野草叢生。時即烹葵及穀以爲食，而人盡消亡，不知有誰可貽者。出門東望，至淚落沾衣。蓋深悲極痛至此。上之驅民於戰者，亦可少念也夫！賀貽孫《詩筏》：《東山》篇，每章着「零雨其濛」四字，便爾悲涼。思家遇雨，別有一翻無聊，不必終篇，已覺黯然銷魂矣。末後只描寫鸛鳴果實，蠨蛸熠燿，戶庭寥落，雨景慘澹而已，此外不贅一語，愈覺悲絕。《三百篇》中，有比興賦互用者，有賦事在前，比興在後者，皆以末後不注破爲妙，不獨此詩也。及讀古詩《十五從軍征》篇：「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四句，寫景奇絕。雖「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二語，注破太明，不如《東山》之渾妙，但漢末難離光景，不嫌直露。倘自此便止，尚是一首極悲愴詩，只可惜又添「出門東向望，泪落沾我衣」十字，反覺全首味薄矣。此漢人所以不及《三百篇》也。《漢詩音註》卷一〇：亦見梁鼓角橫吹辭。吳兢曰：此詩晉、宋入樂奏之，首增四句名《紫騮馬》，「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悲歌篇》云「欲歸家無人」，只此一句意。而借聞言目擊，乃得如許哀涼。《御選唐宋詩醇》卷一〇《襄陽杜甫詩二・垂老別》：古詩《十五從軍征》一首，則《無家別》所自出也。《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五從軍征》評：此傷久從征役歸家無人之詩。首四從幼役老歸直敘起。問有阿誰，已極凄慘。「遙望」二句，鄉人答辭，但云多冢，已答無人，用筆靈動。「兔從」四句，接寫到家後空室無人之景。兩就動物說，兩就植物說。後六句即借穀葵作飯作羹，逗出貧苦，隨以熟無所貽，望冢淚落。收足無人之痛。音節亦近樂府。《昭昧詹言》卷一：《十五從軍征》，此只是敘述本事，而狀亂離之景象，令人不堪想。此蓋《小雅》之遺響，後來杜公時學此。

《相和歌辭》《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樂府《相和歌》。案：相和而歌，并漢世街陌謳謠之詞，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之。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部，更遞夜宿。本十七曲，後爲十三曲，今所載之外，復有《氣出唱》、《精列》、《東光引》等三篇。自《短歌行》以下，晉荀勗采擇舊詞施用，以代漢、魏，故其數廣焉。《樂府詩集》卷二六《相和歌辭》：《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其後晉荀勗又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即沈約所謂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書・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弦管，即相和諸曲是也。魏、晉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凡諸調歌辭，並以一章爲一解。《古今樂錄》曰：「《傖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時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猶詩《君子陽陽》兩解，《南山有臺》五解之類也。」又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又大曲十五曲，沈約並列於瑟調。今依張永《元嘉正聲技錄》分於諸調，又別敘大曲於其後。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於大曲之下。其曲調先後，亦準《技錄》爲次云。相和六引《古今樂錄》曰：「張永《技錄》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引》，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調，東阿王辭。《門有車馬客行》、《置酒篇》並晉、宋、齊奏之。古有六引，其宮引、角引二曲闕，宋唯《箜篌引》有辭，三引有歌聲，而辭不傳。梁具五引，有歌有辭。凡相和，其器有笙、笛、節歌、琴、瑟、琵琶、箏七種。」

《古樂府》卷四《相和曲歌辭》上：《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晉荀勗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即沈約所謂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也，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張永《元嘉技錄》云「有吟嘆四曲，亦列於相和歌。又有大曲十五篇，分於諸調，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於大曲之下」云。《樂府原》卷五《漢相和歌辭總原》：相和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口歌其曲，以協其音，故曰相和。相和歌有六引，有七曲。六引者，箜篌、宮、商、角、徵、羽，每曲皆以引先之。七曲者，曰相和，曰吟歎，曰四弦，曰平調，曰清調，曰瑟調，曰楚調是也。相和十五曲，吟歎四曲，四弦一曲，平調七曲，清調六曲，瑟調九曲，楚調六曲。《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存者，竝漢世街陌謳歌，如《江南可採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弦管，即相和諸曲是也。魏、晉之世相承用之，其闕失者魏武與諸作者補入焉。永嘉之亂，中朝舊音流散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然吳歌豔曲，雜亂其中，而古音存者希矣。即是以觀治亂之原，而聲音之道，感召於幽玄之際，亦略可識矣。後世明達之士，欲雅樂是正，可無深辨而詳攷之耶？《相和歌一即相和曲・古今樂錄》曰：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氣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關山》，五曰《東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觀歌》，十曰《對酒》，十一曰《雞鳴》，十二曰《烏生》，十三曰《平陵東》，十四曰《東門》，十五曰《陌上桑》。（《氣出唱》、《精列》、《度關山》、《薤露》、《蒿里》、《對酒》，並魏武帝辭。《十五》，文帝辭。《江南》、《東光》、《鷄鳴》、《烏生》、《平陵》、《陌上》，並古辭。）又卷九《瑟調曲》：王僧虔《技錄》云：瑟調曲有《善哉行》、《隴西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却東西門行》、《順東西門行》、《飲馬行》、《上留田行》、《新城安樂宮行》、《婦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牆上蒿行》、《野田黃雀行》、《釣竿行》、《臨高臺行》、《長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鴈門太守行》、《豔歌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牆上難用趍行》、《日重光行》、《蜀道難行》、《櫂歌行》、《胡無人行》、《青龍行》、《公無渡河行》。按：瑟調本以緩節奏古辭，故繁絲清越，非若箜篌之絃急聲促，琵琶之凄涼悲惋。後世自晉、魏而下，類以笙笛琴瑟而雜以箏琶，失正聲矣。

《箜篌引》《樂府古題要解》卷下：《公無渡河》，（本《箜篌引》。）舊說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于是其妻援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而死當奈何！」聲甚凄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泪飲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舊史稱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言，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爲「空」也。《客亭類稿》卷一一《公無渡河（并引）》：古樂府有《公無渡河》篇。從昔詩人賦詠，俱與本意不相侔。余謂翁之勇於渡河者，特以一壺之力爲可恃，遂冒險而不之恤，曾不知壺之力甚微，而河之險不可玩，終遂致於淪厥軀。茲亦可爲後世鑒矣。因原其指，爲作數語用以自警云：「河流決崑崙，微禹其爲魚。龍門雖已鑿，犀栧孰可踰。老翁披髮鬢如絲，臨流欲渡將何之。嫗止翁留翁勿渡，翁不嫗從捨之去。中流憑一壺，意謂千金俱。一壺勢莫支，千金淪其軀。壺兮壺兮，翁之□罷吼，鯨吞方得意。曲終哀怨寫箜篌，鄰女爲君雙墮淚。」《樂府詩集》卷二六《箜篌引》：一曰《公無渡河》。崔豹《古今注》曰：「《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聲甚悽慘，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又有《箜篌謠》，不詳所起，大略言結交當有終始，與此異也。」《古詩解》卷七《箜篌引》：一語一慟，似於悲咽不能言，故寥寥十六字，其聲悽絕。《驪山集》卷一三《詩話・公無渡河》：渡河公，其古懷砂抱石之流，必有所不合於世之苦心。觀古歌中「公終」，一「終」字，可想乃妻久知公死河之心而不可追，亦或有難爲人言者，恐非溝瀆之諒。若以爲自作孽，則夷、齊枉死，二殍耳。論人而不原其心，非尚論也。古今人甚不相及，觀古蒙袂之夫，則今之飽而偷生，皆丐也。《古詩鏡》卷一《公無渡河》尾評：是哭是歌，招魂欲起，寥落四語，意自愴人。《名媛詩歸》卷一麗玉《箜篌引》「公無渡河」尾評：不須引情刻語，眞堪墮淚，妙在眞耳。《樂府廣序》卷五《公無渡河》：序曰：

《箜篌引》歌「公無渡河」，志愼也，愼所往也。世患無嘗，君子不輕蹈之。居變風之後，如《曹風》之思復正焉。古人作歌，因聲成曲，如麗玉寫聲《公無渡河》是也。《丁督護》諸曲皆然。後人引之歌《利涉》，甚誤。若《巫山高》、《猛虎行》之類，並屬拘牽文義之失。鄭樵《通志》曰：「詩爲聲，不爲義也。」于此參之。《漢詩音注》卷六《箜篌引》：「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只二句，便有千聲萬聲，聲情相感，不知其所止。《歷代詩話》卷二四《箜篌引》：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吳旦生曰：【略】余觀曹植云，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似言及時行樂。又云「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似及交情，大非古辭之意。李白有二篇，一曰《公無渡河》，乃言渡河事；一曰《箜篌引》，亦言交情，此子西所謂失之也。吳正子謂：歷觀前作，大抵以《箜篌引》命題者，不言叟溺；以《公無渡河》命題者，則及之。皆不足語樂府矣。何偉然《秋夜樓眉判》：有一人焉，引箜篌而寫其聲，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樓主曰：爾夫固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者耶？曰：非也。霍里子高之妻麗玉也。悲其事而代寫其聲也。樓主曰：有心哉！子高固刺船者也，「公無渡河」，寧獨爲白首狂夫哉！有心哉！《采菽堂古詩選》卷二《箜篌引》評：不增一語，其哀無比。《古詩賞析》卷六《箜篌引》：逐句停頓，一氣旋轉，尤妙在末四字，拖得意言不盡。

《江南》《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江南曲》古詞云：「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又云：「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蓋美其芳晨麗景，嬉游得時。若梁簡文「桂楫晚應旋」，唯歌游戲也。又有《采菱曲》等，疑皆出於此。《樂府詩集》卷二六《江南》：《樂府解題》曰：「江南古辭，蓋美芳晨麗景，嬉遊得時。若梁簡文『桂楫晚應旋』，唯歌遊戲也。」按：梁武帝作《江南弄》以代西曲，有《採蓮》、《採菱》，蓋出於此。唐陸龜蒙又廣古辭爲五解云。《清容居士集》卷四二：問：芣苢，說者謂車前，其子治婦人難產。愚謂采之於《詩》殊無義味，其中必有其義，乞教之。答：芣苢謂治婦人難產，政如釋氏、芍藥之謬也。先儒謂：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體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此詩兼興賦之體。古樂府中「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之詩，深得此意，難以語言盡也。《古詩解》卷七《江南》：江南之俗，當良辰美景，採蓮水上，而水波蕩漾，見魚亦游戲葉間，遂以疊語衍作波瀾。章法奇甚。《樂府原》卷五《江南》：此曲別無意義，惟美芳辰麗景，嬉游得時而已。魚戲蓮葉，更有東、西、南、北四句，今後世《採蓮曲》出於此。江南之景，無過採蓮者，其爲北人所慕，以入樂府，固亦宜爾。《詩家直說》卷一：古《采蓮曲》、《隴頭流水歌》，皆不協聲韵而有《清廟》遺意。《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江南》尾評：鍾云：章法奇。馮班《鈍吟雜錄》：云有古詩全不押韵者，古《采蓮曲》是也。按云：「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田、蓮是韵，「間」字古韵通，何言全無韵也？《樂府廣序》卷一《江南》：序曰：相和曲，歌江南美風俗也。王政易行焉。或曰：物阜風淫，所以爲刺。唐劉庭芝《江南曲》「春戲易爲心」，最合。如「相歎惜流暉」，便屬變調。《詩辯坻》卷四：「魚戲蓮葉北」，鍾云：「此處住了，正是後人歌行才起處。」《采菽堂古詩選》卷二《江南》：起三句已足，排演四句，文情恣肆。寫魚飄忽，校《詩》「在藻」「依蒲」尤活。《覲齋詩談》卷八《雜錄》：「魚戲蓮葉北」，竊意此曲上三句用韻，下分四方，或一人唱一句，故不用韻。蓋有韻者正詞，無韻是煞拍讚和語耳。《隨園詩話》卷四：古人詩有全篇用平聲者，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平聲。有全篇用仄聲者，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一篇皆仄聲。有通首不用韵者，古《采蓮曲》是也。《古詩賞析》卷五《江南》：此采蓮曲也。前三敘事，不說花偏說葉。葉尚可愛，花不待言矣。「魚戲葉間」，更有以魚比己意。詩旨已盡，後四忽接上「間」字，平排衍出東、西、南、北四句，轉見古趣。《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杜少陵詩用韵：「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用古樂府「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體也。《湯盤銘》三句皆「日新」，古人已開其先，後人詫爲異事矣。

《東光》《古今詩集》卷二六《東光》：《樂府樂錄》曰：「張永《元嘉技錄》云：『《東光》舊但(有)弦無音，宋識造其(歌)聲(歌)』。」《古詩解》卷七《東光》：漢武帝征東南諸國，越久不下，民厭苦之，故因軍中怨思而作。言東日所照之地，罔不臣服，何蒼梧獨不平耶？蓋恨詞也。蒼梧雖多積粟，而師老財匱，何由資其糧餉以慰軍心。且諸軍皆游蕩之子，餉一不給，而早行悲傷，亦何怪其然。或云譏從征者之不效命，非也。《樂府原》卷五《東光》：此征南越時軍中作也。東光，言東方日出，照臨之地悉已平下，惟蒼梧未

平，思其積粟以慰軍心也。末言從軍之人，皆遊蕩之子，今不厭其餉給而早行，悲傷何怪其然。《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東光》尾評：鍾云：不必多，不必深，氣自幽涼。《樂府廣序》卷一《東光》：序曰：《東光平》，諷時也。似有《鄭風・清人》之刺。一曰：漢武帝征南越久未下而作。《雨村詩話》卷上：《東光》，因漢武有事西南夷，動衆勞民，文、景之富，一朝頓匱，故托古人諷諫意而作也。諸家聚訟，迄無一是。

《薤露》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薤露歌》亦曰《薤露行》，《蒿里行》亦曰《蒿里什》，亦曰《泰山吟行》。喪歌。舊曲本出於田橫門人，歌以葬橫。一章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詞云：「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已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二章言人死精魂歸於蒿里。詞云：「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今乃不得少踟躕。」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亦呼爲《挽柩歌》。《左氏春秋》：「齊將與吳戰於艾陵，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送葬歌也。」即喪歌不自田橫始矣。復有《泰山吟行》，亦言人死精魄歸于泰山，《薤露》、《蒿里》之類也。《樂府詩集》卷二七《薤露》：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譙周《法訓》曰：「挽歌者，漢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挽歌以寄哀音。」《樂府解題》曰：「《左傳》云：『齊將與吳戰於艾陵，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云：『送死。』《薤露》歌即喪歌，不自田橫始也。」按：蒿里，山名，在泰山南。魏武帝《薤露行》曰：「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曹植又作《惟漢行》。《古樂府》卷四《薤露歌》解題：亦曰《泰山吟行》，喪歌，舊曲本出於田橫門人歌以葬橫。【略】曹植《擬薤露》爲天地，魏武帝《蒿里曲》惟傷兵卒死亡。《古詩解》卷七《薤露》：此言人生幾何，僅如草頭露耳。倏焉露晞，生趣都盡。然露有時復零，而人一去不返，傷如之何！《古詩歸》卷五《薤露歌》：譚云：此挽貴者，下歌挽賤者。此歌稍溫和，如雍門琴，微微入人；下歌甚嚴急，如水火刀劍，鐵圍諸獄，活捉人衣裾，愚人濃睡中，非此喚不醒。《樂府廣序》卷一《薤露》：序曰：《薤露》，挽歌也。李延年以此曲送王公貴人。唐人詩「北邙松栢路，留待市朝客」，堪爲此曲注脚。《古詩賞析》卷五《薤露》：上二易死之喻，下二接喻意，翻進一層，說向後去，言易死而更不能復生也。《漢詩音註》卷六《薤露歌》：說得凜然。《雨村詩話》卷上：向傳田橫歿後，門下客作挽歌，《薤露》挽田橫，《蒿里》挽五百從死之士。或曰作此等題須有一段英豪激烈之概，今皆不言，只以數語寫其蕭瑟悲涼景況，何也？噫！是殆不知作者苦心，并不知文章體例也。田橫不與劉、項共逐秦鹿，屏迹海隅，又不肯降志從漢，種種曲折，豈可明言？蓋不唯恐罹漢高忌諱，即田橫有知，亦們心飲泣而不願聞者，而門下客豈忍重提往事？故于不叙處，正藏一篇大文字在內。所謂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蒿里》 《古詩解》卷七《蒿里》：古來賢聖凋枯，庸愚落魄，盡歸蒿里一丘，而因嘆人之將死，若有鬼伯促之者。然致令忽焉飄散，曾不得少駐足也。其悲痛可勝道哉！《篁墩文集》卷二一《文母王宜人輓詩序》：輓詩之作，何昉乎左氏之歌《虞殯》，莊生之《紼謳》，古樂府之《蒿里》、《薤露》，皆是也。然考其實，乃當時送葬執引者，聲之以相其力耳。顧近世爲之者異於是。憫其人命之不淑，則近於《黃鳥》之詩；本於人子所追慕，則近於《蓼莪》、《陟岵》之詩。《古詩歸》卷五《蒿里曲》尾評：鍾云：此田橫門人哀橫之辭也。英雄強死及故主分義，一字不及，蓋一說則傷心矣，然更自深。若今人則一字不肯放過，不然，即以爲泛矣。《古詩鏡》卷一《蒿里曲》尾評：長歌曼聲，甚於泣涕，情至語故自傷。《樂府廣序》卷一《蒿里》：序曰：《蒿里》，喪歌。李延年以此曲送士大夫庶人。魏武帝擬爲喪亂之歌也。二曲並出田橫門人，殊動志義之感。若夫達人處順，適去適來，又何悲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蒿里曲》：此等皆至到語，無迹可尋。林公着麈尾貼几曰「到否」，此便是詩中至到義。盡人心中同然屬足，更無能哀過於此。《漢詩音註》卷六《蒿里曲》：「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慘甚。下「聚斂」字奇。《古詩賞析》卷五《蒿里曲》：上二慨賢愚同盡，就既死後說。下二逆溯臨死時不得少延。前章比體，寫得悽惋欲絕，此章賦體，寫得慘刻盡致。《困學紀聞補註》卷一八：《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非始於田橫之客。案：《顏氏家訓・文章篇》：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苦哀之意。

《鷄鳴》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鷄鳴》古詞：「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宮

中。」初言天下方太平，蕩子何所之。次言黃金爲門，白玉爲堂，置酒作倡樂爲樂，兄弟三人近侍，榮耀道路，其文與《相逢狹路間行》同。終言桃傷而李仆，諭兄弟當相爲表里。若梁劉孝威《鷄鳴篇》，但咏鷄而已。《樂府詩集》卷二八《鷄鳴》：《樂府解題》曰：「古辭云：『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初言天下方太平，蕩子何所之。次言黃金爲門，白玉爲堂，置酒作倡樂爲樂。終言桃傷而李仆，喻兄弟當相爲表里。兄弟三人近侍，榮耀道路，與《相逢狹路間行》同。若梁劉孝威《雞鳴》篇，但詠雞而已。」又有《雞鳴高樹巔》、《晨雞高樹鳴》，皆出於此。　又卷八三《雞鳴歌》：《樂府廣題》云：「漢有雞鳴衛士，主雞唱。宮外舊儀，宮中與臺並不得畜雞。晝漏盡，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甲夜畢傳乙，乙夜畢傳丙，丙夜畢傳丁，丁夜畢傳戊，戊夜是爲五更。未明三刻雞鳴，衛士起唱。」《漢書》曰：「高祖圍項羽垓下，羽是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晉太康地記》曰：「後漢固始、鮦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歌》是也。然則，此歌蓋漢歌也。」按《周禮・雞人》：「掌大祭祀，夜嘑旦以號百官。」則所起亦遠矣。　吳聿《觀林詩話》：「鷄鳴高樹巔」，古縣錄詩也（縣錄當是樂府之謂）。而陸士衡、陶淵明皆用之。士衡對用「虎嘯深谷底」，淵明以對「犬吠深巷中」。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歸田園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古《鷄鳴行》：「鷄鳴高樹巔，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語。　《古詩解》卷七《雞鳴》：此疑漢成、哀間，五侯奢僭，事多不法，而其後兄弟自相傾陷，卒隨漢祚俱亡，故詩人作此以刺。言當時雞不驚飛，犬不外吠，遊蕩之子即欲出而生亂，計無復之，則以天下方太平故也。雖其刑法森然，原無假借，而惟以陰柔合謀，競相驕侈，適足以壞法亂名而已。故門閎之間以金玉雕飾，燕飲之際以倡優使令，漢惟尊爲天子，其殿砌始用青碧，而彼亦尤而效之，是又出一郭門王也。至其穿鑿臺池，畜養珍禽，無非僭擬王室。兄弟四五人，皆列時中禁，榮耀一時，方意其可永保富貴，而後莽得尊顯，遂爾骨肉相殘，曾不若桃李之身相代也。夫逆謀多積於冰堅，而權勢終歸於斯滅，余故特表而出之，以爲怙權恃寵者之戒。　《樂府原》卷五《鷄鳴》：鷄鳴樹巔而不驚飛，狗吠深宮而不外警，太平之時，方有此象。故游蕩之子，志慕高遠，不居村落，而皆入君門，侍殿陛，爲侍中郎矣。然盛時同榮，衰時亦當相邮，一旦遇變衰而遽至相忘，亦蕩子之恒情也，故又以桃李相依戒之。此篇當以蕩子爲主。　《古詩紀》卷一六《雞鳴》解題：此曲前後辭不相屬，蓋采詩入樂，合而成章耶？抑有錯簡紊誤也？　《古詩歸》卷五《鷄鳴》尾評：鍾云：以艷羨起，以感慨終，其一片寄託不盡之妙，全在無轉無接，無呼無應。　吳震方《讀書質疑・鷄鳴》篇：樂府《雞鳴》篇「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旁。虫來嚙桃根，李樹代桃殤。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此刺兄弟之詩也。今人泛用之。　《采菽堂古詩選》卷二《雞鳴》：當時必有爲而作，其意不傳，無緣可知，但覺淋漓古雅。古雅，辭也；淋漓，情也。彼自有情，即事不傳，而情未嘗不傳。「雞鳴」二句，太平景象如覩。「黃金」以下，繁華之狀，寫得曲象。「桃生」以下，比興之旨，曲折入情。　《雨村詩話》卷上：樂府長短雖殊而法則一，短者一句中包含多義，長者即將短章析爲各解，此即律詩之前後分解也。分解不出「起承轉合」四字。若知分解，則能析字爲句，析句爲章，雖千萬言，皆有紀律。如四體百骸，合而成人，能轉旋無礙者，心統之也。老子曰：「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文章妙處，俱在虛空，或奇峯插天，或千流萬壑，或喧湍激瀨，或烟波浩渺，祇須握定線索，十方八面，自會憑空結撰，並不費力也。今人補綴褒集，遮掩耳目，何足言文乎？觀樂府「雞鳴高樹巔」一篇，可以悟矣。　《劍谿說詩》卷上：樂府與古詩迥別。如《漢十八曲》及《鷄鳴》、《烏生》、《陌上桑》、《相逢》、《狹路》等篇，樂府體也；晉以下擬作，古詩體也。　《古詩賞析》卷五《鷄鳴》：此警蕩子亂名干法，將貽累兄弟之詩。首六以雞鳴狗吠，各安其所，反興起蕩子捨家遠出，詰其何之，隨點醒世方太平，刑法不貸亂名之輩，爲蕩子棒喝。正文下三段，乃就其所處地位，歷論其儘可不爲蕩子也。「黃金」六句，敘其官室供具使令之美盛，可不爲蕩子者一。「舍後」六句，抽敘方池鴛鴦，即隱喻妻妾衆多，可不爲蕩子者二。「兄弟」六句，敘其兄弟之富貴赫奕，可不爲蕩子者三。平排養局，總就蕩子身上斥其不知安分，亂名干法之非。末六引喻脫接，獨側到兄弟，言他即勿論，汝爲蕩子，亂名干法，兄弟必受其累，是猶桃傍生李，李代桃僵，人豈可不鑒於樹木之相代，而傷殘一本，甘心爲蕩子耶。曲曲喚醒。收得惻然。此詩《樂府解題》不知連屬之理固是粗心，唐解以爲漢成哀、間，王氏五侯奢僭，事多不法，而其後兄弟傾陷，卒隨漢亡，故詩人作此以刺，亦太支離。錢東皐則以爲借蕩子以刺兄弟，惟兄弟不肯垂盼，教以義方，故使蕩子如此，亦屬深文周內。紬繹再三，桶底自脫耳。　《困學紀聞補註》卷一八

《評詩》：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

《烏生》《樂府古題要解》卷上：《烏生八九子》古詞：「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山岩石間，而來爲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脯；黃鵠摩天，鯉魚在深淵，人可得而烹煮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嘆前後也。若梁劉孝威「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但咏烏而已，不言本事。《樂府詩集》卷二八《烏生》：一曰《烏生八九子》。《樂府解題》曰：「古辭云：『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山巖石間，而來爲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可)得以爲脯；黃鵠摩天，鯉在深淵，人(可)得而烹煮之。則壽各有定分，死與生何於前後也。若梁劉孝威『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但詠烏而已。」又有《城上烏》，蓋出於此。徐貞卿《談藝錄》：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韵絕峻，止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皆當袖手爾。《古詩解》卷七《烏生》：此疑人有愛思畏禍退怯不前者，詩人作此以廣之。言烏端坐樹間爲丸所斃，以爲不能避禍而然。然母生烏子之初，則嘗擇處深山矣，而卒不免，禍其可避哉！不獨此也，即如白鹿處西苑，黃鵠摩天飛，鯉魚藏深淵，咸知遠避也，而竟不脫於弋釣者之手，乃知生各有命，壽不由人，盡其在我聽命於天可也。彼憂如杞人者，亦可以自悟矣。味不深長，詞極跌宕。《樂府原》卷五《烏生》：此主烏生八九子，爲秦氏彈丸所殺，而烏母不能救。言其生於南山嵓石間，而不慮患害，乃端坐秦氏桂樹間，固其自取之也。雖然，物物各有命，如白鹿久生而壽矣，又在上林嚴密之地，人猶得脯之，黃鵠摩天高飛，鯉在洛水淵中，亦皆不免烹煮之禍，而況烏在秦氏樹間乎？然則，人之年壽雖或有橫禍相侵，亦皆有命，安得而逃之，惟順受其正，聽之於天可也。《樂府廣序》卷一《烏生》：序曰：《烏生》，寓言也。《滿歌行》，禍福無形，一語寫炤。《漢詩音註》卷六《烏生》：彈烏射鹿，羨鵠鉤魚，總借喻年壽之有窮，世途之難測，以勸人及時爲樂。而章法奇橫伸縮，妙不可言。「嗟」託烏語以發之，白鹿、鯉魚二段不用「嗟」字，細甚。《采菽堂古詩選》卷二《烏生》：奇傑之調。「嗟」字讀嗟歎之音也。「端坐」字妙，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出入烏東西」，寫人有致。「魂魄飛揚」語奇，正是哀其壽命。「阿母生烏」，故反言一段，若追怨烏不知避患，下乃引「白鹿」等暢言之，見患至本不可避。「蹊徑」句生動。《松桂讀書堂集》卷六《詩話》：古辭《烏生》一篇中如「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得白鹿脯；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鉤尚得鯉魚口。嗟，我人民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可謂撞萬石之鐘，擊靈鼉之鼓，聽者不但三日耳聾也。

《平陵東》《樂府古題要解》卷上：《平陵東》古詞：「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此漢翟義門人所作也。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以王莽篡漢，起兵誅之，不克而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樂府詩集》卷二八《平陵東》：崔豹《古今注》曰：「《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樂府解題》曰：「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也。」《古樂府》卷四《平陵東》解題：「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此漢翟義門人所作也。義爲丞相，方進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以王莽篡漢，起兵誅之，不克而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如曹植，止言神仙事。《古詩解》卷七《平陵東》：翟義起兵誅莽，而當時以莽積威所懾，顧加翟以反名，故其門人作此以白其事。言義出自名家，不輕舉勸，起兵爲人所劫，非其本心，特假以百萬資之討賊，遂走馬西向關中。夫以一郡而當全盛之莽，大勢固難，門人還顧追吏，不覺灑血而傷之。歸賣黃犢，欲從翟而收其屍也。《樂府原》卷五《平陵東》：「平陵東」，即東郡也。「松柏桐」，皆美材。見翟義爲名家賢大夫，乃爲人所刼而起兵，不出其本意也。當時懾於王莽之威，顧加翟以反名，故其門人作此以白其事，乃出於人所刼，而非反也。不知莽爲漢室罪人，人皆得而討之者也。交錢十萬，起兵之費也。「兩」字當作「西」字，「西走馬」，向關中也。言以一郡而當全盛之莽，大勢固難，「顧見追吏」，門人自言見追兵，不覺灑血而傷之，「歸賣黃犢」，欲從翟而收其屍也。《樂府廣序》卷一《平陵東》：序曰：《平陵東》，不以成敗論人，哀其志也。按「松柏桐」，楨幹之木。「何人」，不義其人。「交錢百萬」，言資以起兵，破家爲國，盛舉也。「兩走馬」，以一郡而當方張之莽，知其不免。「黃犢」，隱語也，隱莽初封，繇辨之不蚤辨乎？童謠「黃雀巢其顛」，同旨。《漢詩音註》卷六《平陵東》：刼之不得而思之無窮，末語其感人深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平陵東》：人懷救贖之心，傷力不及，其情甚哀。「血出灑」字新，亦健亦活。

《陌上桑》《樂府古題要解》卷上：《陌上桑》古詞：「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

羅敷出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案其歌詞，稱羅敷采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夸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若晉陸士衡「扶桑升朝暉」等，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調始同而末異。《朱子五經語類》卷五〇《陌上桑》：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使君之妻，使君即羅敷之夫，其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辭。又曰「夫婿從東來，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使君也。後人亦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好笑處。《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爲五馬。』又謂《詩》『孑孑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爲『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紕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苕溪漁隱》曰：「五馬當以《蓺齋》、《學林》二說出《漢官儀》爲是。」余嘗細考《詩》注：「孑孑干旗」，鳥隼曰旗。後人多用隼旗爲太守事。又見注云「州長之屬」，因以《詩》之「五馬」爲太守，誤矣。《後村詩話・續集》卷一《古樂府》：「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略】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是羅敷之夫亦五馬矣。「共載」之問，何使君之佻易也。豈亦寓言如金吾子之類耶？《樂府詩集》卷二八《陌上桑》：一曰《豔歌羅敷行》。《古今樂錄》曰：「《陌上桑》，歌瑟調。古辭《豔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篇。」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樂府解題》曰：「古辭言羅敷採桑，爲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前說不同。若陸機「扶桑升朝暉」，但歌美人好合，與古詞始同而未異。又有《採桑》，亦出於此。潘子眞《潘子眞詩話》：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相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騑，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羅敷艷歌》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也。《古樂府》卷四《陌上桑》解題：「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案：其歌辭稱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如魏武帝言神仙事，晉陸士衡「扶桑昇朝暉」等，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辭始同末異。《古詩解》卷七《陌上桑》：此詩疑時有見桑婦而悅之，而誤招其妻，若魯秋胡之爲者，後人因託爲羅敷之詞以刺之。前敘羅敷之美，爲使君所邀，而不知羅敷即使君之婦，使君即羅敷之夫，故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蓋戲之也。既將二人說開，以見各不相知，而後章只形容夫壻之尊，又隱然即使君氣象，蓋微詞隱諷，不露本色。初若不知其爲誰，而推尋上下文，自可默會於言意之表。假令使君讀之，亦可媿死無地矣。余考《秋胡行》古辭已亡，而魏武以下多翻爲別曲焉，知非即羅敷陌上桑之誤。去古已遠，莫可參稽，僅僅恃音調以窺測之，又何怪乎樂府之漸不古也。《名媛詩歸》卷二羅敷《陌上桑》尾評：妙在貞靜之情，即以風流艷詞發之。艷亦妨於正也。羅敷不特表貞，亦可謂善言情矣。凡情到至處，必非淫悍者所能。於此可想。安磐《頤山詩話》：古辭《陌上桑》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傅玄改爲《艷歌行》，首四句全與此同。但改名爲字。古辭曰：「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綈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傅玄曰：「首戴金翠飾，耳綴明月珠，白素爲下裙，丹霞爲上襦。」古辭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傅玄曰：「使君自南來，駟馬立踟躕，遣吏謝賢女，豈可同行車。」古辭曰：「羅敷前致辭，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傅玄曰：「斯女長跪對，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婦，賤妾有鄙夫。」首尾皆襲其語，而韵亦同，不知何也。《樂府原》卷五《陌上桑》：崔豹《古今注》云：「《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乃止。」今按：此歌非羅敷本辭，當是後人寫之也。況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觀此則是郡太守，而非趙王也。後又云夫婿之榮耀，豈有以家令之殊榮，陳於其王者耶？《四溟詩話》卷一：傅玄《艷歌行》，全襲《陌上桑》，但曰：「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蓋欲辭嚴義正，以裨風教，殊不知「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已含此意，不失樂府本色。《藕居詩話》卷上：「羅敷年幾何，二

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至誇其夫婿則曰「十五爲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即未可謂老夫得其女妻，囉頭內此稚婦，然亦似有倍年之覺，而能駕使君誇夫婿，尤見心貞。《古詩鏡》卷一附《陌上桑》「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綈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此辭家陋習。梁簡文詠《採桑》「叢臺可憐妾，當窓望飛蝶。忌跌行衫領，熨斗成褫襹。下牀著珠珮，捉鏡安花鬘」，不韻孰甚。漢人有二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何溫而栗。《樂府廣序》卷一《陌上桑》：序曰：《陌上桑》，歌「日出東南隅」，婦人以禮自防也。「漢遊女」之情正，但令不可求而止，《陌上桑》之情亦正，惟言羅敷自有夫而止，皆正風也。風調自然名俊，子建獨領此一派。士衡「日出東南隅行」頗合調。若以詩聲別之，亦猶《周南》之于《鄭》、《衛》。李白「寒蟄愛碧草，鳴鳳樓青梧」，比也。古辭用直叙，風義悠揚絕勝。《孔雀東南飛》、《日出東南隅》，並長篇佳手，中間閒叙複叙，忽接忽收，都是憑空結撰。　賀貽孫《詩筏》：「日出東南隅」與「昔有霍家奴」二篇，章法頗類。前段描寫羅敷，胡姬濃艷，能令好色人銷魂。後段描寫羅敷，胡姬義烈，能令淫人敗興。中間「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四語，皆從世俗人情，寫得十分痛快。天地間一種絕妙義理，偏出自不讀書人口中，可見人情至處，即禮法也。收語即申說「重前夫」「自有夫」二意，雖「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緊嚴有力，「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寬愈有致，煞手不同，總就本文作法，不別起波瀾也。漢樂府中有字句同而意旨與章法不同，《鷄鳴篇》與《相逢行》是也。有字句不同而意旨與章法同者，此二篇是也。豈古作者亦有脫胎換骨之法耶？　又：　張文昌《節婦吟》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明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詩情辭婉孌，可泣可歌。然既垂泪以還珠矣，而又恨不相逢于未嫁之時，柔情相牽，展轉不絕，節婦之節危矣哉！文昌此詩，從《陌上桑》來，「恨不相逢未嫁時」，即《陌上桑》「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意。然「自有」二語甚斬絕，非既有夫而又恨不嫁此夫也。「良人執戟明光里」，即《陌上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意。然《陌上桑》妙在既拒使君之後，忽插此段，一連十六句，絮絮聒聒，不過盛誇夫婿以深絕使君，非既有「良人執戟明光里」，而又感他人「用心如明月」也。忠臣節婦，鐵石心腸，用許多轉折不得，吾恐詩與題不相稱也。或曰文昌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重幣辟之，不敢峻拒，故作此詩以謝。然則文昌之婉孌，良有以也。

《漢詩音註》卷六《陌上桑》：「善蠶桑」當作「喜蠶桑」，語淡淡寫出貞女性情。住得高絕，羅敷之不可犯，更不必言。初極寫羅敷之豔，終盛誇其夫之賢，其拒使君止數語耳。此所謂爭上流法也。詩之高渾自然，橫絕兩京矣！

費錫璜《漢詩總說》：　三代而後，惟漢家風俗猶爲近古。三代禮樂，庶幾未衰，吾于讀漢詩見之，如《陌上桑》、《羽林郎》、《隴西行》。　《歷代詩話》卷二四《陌上桑》：　吳旦生曰：　吳兢以侍中郎之詞與家令不合，遂病之。《樂府原》題云：「侍中郎，漢官也。」恐仁爲趙王家令，後爲漢侍中郎也。余最喜《樂府集》有云：　大抵詩人感咏，隨所命意，不必盡當其事，所謂不以辭害意也。且發乎情，止乎禮義，古詩之風也。今次是詩，益將體原其蹟，而以辨麗是逞，約之以義，殆有所未合。而盧思道、傅縡、張正見復不究明，更爲祖述。使若其夫不有東方騎，不爲侍中郎，不作專城居，乃得從使君之載歟？如劉邈、王筠之作，蠶不飢，日未暮」，亦安得徬徨爲使君留哉？蕭撝、殷謀曾不足道，而沈君攸所謂「看金怯舉意，求心自可知」，亦庶幾焉。故《秋胡》婦曰「婦人當採桑，力作以養舅」，姑亦不願人之金，此眞烈婦之詞耳。《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十九首》之妙，詞義炳婉而成章，後人專稱「所謂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二語，淺矣！蘇、李二子爲五言之祖，所謂非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和，更無可爲喻也。他如班婕妤《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饒》，諸葛《梁父吟》，以及《陌上桑》、《焦仲卿妻》、《鷄鳴》、《八變》、《豔歌》之類，音調不同，古詩之變矣！　又　卷三：　余嘗觀今之詩家，多以樂府爲卷首，如《君馬黃》、《上之回》、《陌上桑》、《大小垂手》之類。句之長短，語之繁簡，師心自用，漫無一定之格，音節多所未諧，即《樂府解題》，亦在影響之間，蓋樂府失傳久矣。　《采菽堂古詩選》卷二《陌上桑》：　樂府體，總以鋪陳艷異爲工，與古詩確分二種。從日寫至樓，從樓寫至女，古人發端，往往條遞不驟。將寫羅敷容飾之盛，乃先用「籠係」「籠鉤」二語與下相排，一則文氣變宕不羈，再則自採桑而轉到容飾，無過渡之迹，其法甚妙。寫羅敷全須寫容貌，今止言服飾之盛耳，偏無一言及其容貌，特於看羅敷者盡情描寫，所謂虛處著筆，誠妙手也。「立踟躕」是人踟躕，反言馬，故趣。「年幾何」單一句，亦使君問語。羅敷致辭截然

嚴正，但二語已足此詩意便可竟，後解又極寫一段，傲使君耳。當時不必一一言及此，然若非此，夫壻幾無以謝使君者然。如此淋漓大篇，無三解極寫一段，勢不可住。「鬚鬚有鬚」如畫，「盈盈」「冉冉」字法生動，皆言夫壻殊如此，竟住，大佳，落落無章法，乃其章法之妙也。寫羅敷意中視府君蔑如耳。「來歸」二句，「坐」，緣也，緣觀羅敷故怨怒妻妾之陋，非坐而觀之之坐。《隨園詩話》卷一五：樂府云：「五馬立躊躇。」香山詩云：「五匹鳴珂馬，雙輪畫戟車。」注：「五馬者，不一其說。按《漢官儀》：四馬載車，惟太守出，則增一馬，故稱太守曰五馬。」此一說也。程氏《演繁露》以爲始于《毛詩》：「良五馬之。」亦一說也。《南史・柳元景傳》：「兄弟五人，同爲太守，各乘一馬出入：時人榮之，號柳氏門庭，五馬委蛇。」則又一說矣。又《古樂府》：「十五府小史，三十侍中郎。」似令史之年輕者名小史，即今之小書辦也。《劍溪說詩》卷下：七言中有單句，有長短句，五言亦間有之。古辭《陌上桑》云：「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單句也。曹孟德《秋胡行》云「歌以永志」，謝客《相逢行》云「憂來傷人」，短句也。陸士衡《猛虎行》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長句也。古人文章無定式，不可不知，不可輕學，正此類也。《漫叟詩話》（一六）：古樂府《陌上桑》云：「五馬立踟躕。」用五馬作太守事，自西漢時已然。唐人若「人生五馬貴」、「五馬爛生光」，皆襲漢人之誤。按：鄭氏箋「孑孑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漢人因以爲郡守事，而不知州長，非漢之郡守也。《古詩賞析》卷五《陌上桑》：一解，總述羅敷美好，分四層寫，爲二解使君思載引端，即與三解盛誇夫壻遙對。首四，敘明姓名。以朝日發端，即有皦日明心之意，總冒通章。「羅敷」四句。敘其出采，遇使君之由也。先就桑具着色，「頭上」四句，詳其服飾，「行者」八句，意在敘其容貌之美也。却偏不一句正寫，只歷敘見者莫不神魂顛倒如此，而其美自見。且即以襯出使君，神來之筆。二解，正敘使君之犯，羅敷之拒。「使君」十一句，順敘使君見之踟躕，邀與同載。中插遣吏往問姓名一層問答，應筆也。又插問年一層問答，補筆也。委曲明劃。「羅敷」四句，正敘禦暴。開口下一「愚」字，中有暗於理、昧於勢二義。有婦有夫，先斥其暗於理，已足使使君語塞。三解，皆羅敷之語，蒙上「自有夫」來，極誇夫壻之美好尊貴如此，意謂爾即不顧倫理，就勢而言，亦何可以句奪。總以曉其愚也，而着意鋪張，又恰與首解兩相輝映。「東方」二句，以夫壻之高顯提起。「何用」六句，詳其服飾。「十五」四句，詳其歷官。「爲人」四句，詳其容貌儀表。末二，以人皆艷羨作結，竟不兜繳使君，而使君之慙愧而去可知矣。妙絕。前後同一鋪陳濃至，然前屬作者正寫，後乃就羅敷口中說出，故不覺堆垛板重。《雨村詩話》卷上：《陌上桑》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四語極平淡，而首句起興，下三句出落詳盡，簡括似古謠。後半篇皆此二十字注釋也。

《王子喬》　《樂府詩集》卷二九《王子喬》：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爲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之首焉。」《風雅翼》卷一《王子喬》：賦也。秉，執也。玆，年也。《呂氏春秋》云：「今玆美禾，來玆美麥。」嗤，笑也。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謂其好吹笙，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後乘白鶴過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此勉人及時爲樂，且謂仙人難可與並，使之省悟，蓋爲貪吝無厭者發也。其亦《唐風・山有樞》之遺意歟！《古詩解》卷七《王子喬》：吳逸一曰：此賦王喬仙游，以祝君壽也。言喬遨戲雲中，有時而下，尋復升雲，遍歷天表，以爲三王五帝俱不足使令而降福，我聖朝獨厚。「玉女」以下疑贊白鹿之詞，言玉女嗟嘆白鹿之行，飛騰雲漢，靡所不及，假令吾君遊八極而乘之，豈不快心哉！鹿於是鳴吐銜福以迴翔於殿側，合使聖主壽萬年矣。尋復悲吟，似稱皇帝延壽命者，是此鹿眞能祝君壽也。按：漢武遣方士求三神山不死藥，故臣下誕爲此頌。又清調曲有《董逃行》一篇，其詞與此皆嚼然無味，以無復古人陳詩之意，故特刪之，而著其說於此。《樂府原》卷六《王子喬》：此漢人祝祈樂辭也。「白鹿」當作「白鶴」。故末云「鳴吐銜福翔殿側」，言其所跨之鶴，翔鳴於殿側，爲皇帝延壽也。子喬，詳見《列仙傳》。道人浮丘公接上嵩高山，後三十餘年見桓良，使告其家，七夕果乘白鶴駐緱氏山頭，數日而去。「令我聖朝應太平」以下，與漢鏡銘文同，眞漢人辭也。《詩藪・內編》卷一：漢樂府中如《王子喬》及「仙人騎白鹿」等，雖間作麗語，然古意浡郁其間。《樂府廣序》卷二《王子喬》：序曰：吟歎曲，歌「王子喬」，次《大雅》吟，燕樂也。《天保》之章曰「萬

壽無疆」，曰「徧爲爾德」，成民者，壽，世之本。魏武帝《氣出唱》，正本此一調。世傳嵇姑射之仙，堯對之而喪天下。余初河漢其言，及讀「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之句，如莊生所謂神人者，不過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耳。豈眞如方士，好言姚佚輕舉者耶！一曰：武帝遣方士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故誕爲此頌，曰《悲吟》，諷辭也。《歷代詩話》卷二四《王子喬》：王弇州曰：「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卽太子晉，其一栢人令，天降玉棺者也。」楊升庵曰：「《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健爲武陽人，爲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胡元瑞曰：「《汲冢書》師曠稱『晉爲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惟爲葉縣令而飛舃，與爲栢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爲令，最易相亂，非精加考核未易得之。」吳旦生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以上昇，三十餘年，見者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翔山頭，舉手謝人而去。爲立祠於維（緱）氏山下。』據此，則緱氏仙人廟，乃太子晉事，《封禪》注悞引入王伯僑之下，而升庵反悞認爲非王子喬也。元瑞指出晉爲王子，而葉縣栢人又有兩人，極爲顯著。故弇州概稱兩王喬，亦未安。按《海錄碎事》云：一王子晉王喬，二葉令王喬，三服肉芝王喬，皆神仙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二《王子喬》：古健。頌祝之詞，樂人所綴。「上建逋」十許字不可解。

《長歌行》　《文選》卷二七《長歌行》唐六臣注題注：五言。五臣有「平調」字。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叙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劉）良曰：當早崇樹事業，無貽後時之歎。《樂府古題要解》卷上：《長歌行》古詞：「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言榮華不久，當努力爲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曹魏改奏文帝所賦「西山一何高」，言仙道洪濛不可識，如王喬、赤松，皆空言虛辭，迂怪難信，當觀聖道而已。若晉陸士衡「逝矣經天日」，復言人運短促，當乘間長歌，與古文合。《樂府詩集》卷三〇《長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詩云「長歌正激烈」，魏（武）（文）帝《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長」，晉傅玄《豔歌行》云「咄來長歌續短歌」，然則歌聲有長短，非闕壽命也。唐李賀有「長歌續短歌」，蓋出於此。《風雅翼》卷一解題：此亦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按：《古今注》謂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有定分也。考之魏武帝、陸士衡及唐人諸篇，皆言人運短促，當及時自勉。然二曲一致，初無彼長此短之分。李善引古詩「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短歌微吟不能長」等語，以爲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斯得名題之本意。又尾評：比也。葵，菜名。常傾，葉向日。晞，暴乾也。焜，《說文》云：「煌也。」謂葉變衰而黃色焜煌也。此言人之待時猶葵之待日，當天下有道，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莫不各遂所志，而功名顯著。及世運衰，朝不信道，則賢者皆擯棄而銷落。譬之春陽和煦，雨露膏澤之時，萬物莫不暢茂而光輝。至於秋風一起，而華葉變衰矣。且亨嘉之運難逢，進修之功易沮，年與時馳，亦猶百川之赴海而不復回。苟不自奮而幼學壯行，則老而傷悲復何及哉！詳此，非惟自勉，亦以勉人也。《古詩解》卷七《長歌行》：此詩傷年光之易去，而借葵爲比，以葵能衛其根也。言園葵向日猶待澤於天，而遇秋忽凋每不可保，人之盛年一過，不可再來，亦如水之東流不復西逝，必當及時努力，倘至老大而徒傷悲嗟何及矣。其二「岩岩山上亭」，此孝子行役，心戀庭闈而作。言亭岩岩而在山上，星皎皎而出雲間，蓋言遠也。既使遊子望之，而戀其所生矣。於是出北門而觀洛陽，不勝故土之想，因見風之吹棘而念親之劬勞，安得如黃鳥之追飛，好其音以慰悅吾親乎！立望西河，嘆己非有吳起之忍，何以不歸而徒飲泣也！《樂府原》卷七《長歌行》（三首）：「青青園中葵，【略】」今按：漢古辭：言春光易去，人當乘少壯之時，努力建立，無徒老大而傷悲，則所謂長者蓋可久可大之計，非但目前而已也。「仙人騎白鹿」十句爲一首，「岩岩山上亭」十二句自爲一首。「青青」一篇勉人努力，少壯之時使及時建立，立德立功皆當自勉。「仙人」篇止言長命而已。「岩岩」篇因逝水感情，當思及時建立，不可徒戀戀於所生之地，而忘四方之志也。《古詩歸》卷五《長歌行》尾評：鍾云：眞古詩，不厭其平。《圍爐詩話》卷二：嚴滄浪云：「『仙人騎白鹿』篇，余疑『岩岩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別爲一篇，郭茂倩不能辨也。」定遠云：「此本二詩，樂工合之耳。樂府或于一篇止取半首，或合二篇以爲一，或一篇之中增損其字句。蓋當時歌謠，出于一時之作，樂工取以爲曲，

增損之以協律。故陳思王、陸機之作，時人謂之乖調，未命樂工也。具在諸史《樂志》。滄浪不省，而譏茂倩。」文人譏訶前人處，須細細點勘，不可隨人步趨。《樂府廣序》卷三《長歌行》：序曰：《長歌行》，歌「青青園中葵」，思立業也。傳曰：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蓋欲及時也。《十九首》「所遇無故物」、「生年不滿百」二篇，與《長歌》同義。記曰：詠歎之不足，故長言之，此《長歌行》所爲作也。看起興八句，其言何長。《榆墩集選文下》：相和歌辭長歌「仙人騎白鹿」、「岧岧山上亭」二首，氣味絕是魏音，尤似曹氏兄弟作，比子建稍平矣。閔《藝文類聚》，爲子桓《盟津篇》之前半，歐去魏近，故當從《類聚》爲正。得此頓豁宿疑。《漢詩音註》卷六《長歌行》：「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西京吏治文章，盡此十字。「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春容和好，盛世之音。《歷代詩話》卷二四《長歌行》：《滄浪詩評》曰：《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岧岧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吳旦生曰：觀魏文帝所賦，似擬「仙人騎白鹿」一首。陸士衡所賦，似擬「青青園中葵」一首，其詞意各合古辭。而《解題》謂曹魏改奏，晉陸士衡不與古文合，何也？「岧岧山上亭」以下，細閱絕不相蒙，嚴氏駁之有見。《采菽堂古詩選》卷二《長歌行（仙人騎白鹿）》：樂府祝頌者多，每言延年康強，作神仙語。後人擬古，言神仙以此。然樂府頌君，古詩言志，旨各不同。志有所寄，可耳，不宜槩襲。古詞調自古，須觀其作致。「髮短」句狀何異也，「玉箱」句藥何多也。原作「一日康彊」，更有致，效何速也。但五字成句，以此爲正。　又《長歌行（青青園中葵）》：勸學之語，千古至言。《古詩賞析》卷五《長歌行》：此警廢學之詩。首六，以園葵比少壯之易成老大。「布德」「生光」，正形容及時績學，不可怠荒。「百川」二句，以百川比老大之難復少壯。末二，點清勉厲本旨。可當晨鐘。

《猛虎行》　《樂府詩集》卷三〇《相和歌辭・平調曲》：《古今樂錄》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錄》，平調有七曲：一曰《長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從軍行》，七曰《鞠歌行》。荀氏《錄》所載十二曲，傳者五曲：武帝《周西對酒》，文帝《仰瞻》並《短歌行》、《秋風別日》並《燕歌行》是也。其七曲今不傳【略】。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種，歌弦六部。張永《錄》曰：未歌之前有八部弦，四器俱作，在高下遊弄之後，凡三調。歌弦一部竟，輒作送歌弦。今用器又有大歌弦一曲，歌「大婦織綺羅」，不在歌數。唯平調有之，即清調「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篇，後章有「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是也。張《錄》云：非管弦音聲所寄，似是命笛理弦之餘。王《錄》所無也，亦謂之三婦豔詩。　又卷三一《相和歌辭・平調曲・猛虎行》：古辭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略】《古今樂錄》曰：《猛虎行》，王僧虔《技錄》曰：荀《錄》所載，明帝《雙桐》篇，今不傳。《樂府錄題》曰：晉陸機云：渴不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改節也。又有「雙桐生空井」，亦出於此。《古詩解》卷七《猛虎行》：詩人自道其所志。言我即饑無食，暮無依，而一食一居決不敢苟就，正以我隨處可自足，亦如野雀安往而不爲巢，自不必妄從耳。彼游子顧以得所處驕人，何也？立志較然不易，耿介自可想見。《樂府原》卷七《猛虎行》：命題之意，言志士耿介，雖一食一處，未嘗苟也。若欲苟焉，居處則如野雀之巢，何往而不可居。游子顧欲以得所處驕人，何也？陸機擬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臨。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笑高山岑。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襟。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其意以爲肅駕趁時命，將遠尋可食可棲之處也。若徒食於猛虎之窟，棲於野雀之林，以救其飢寒，而使日月空逝，功業不建，隨風而吟，駭雲而趁，豈若長嘯幽谷以守耿介之懷，而無愧於古今之人哉！此殊得古意。嗣後擬者，直言猛虎之惡，皆失其旨。《樂府廣序》卷三《猛虎行》：序曰：《猛虎行》，歌猛虎，謹于立身也。記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詠遊子，士窮視其所不爲，義加警焉。《猛虎行》與「野雀」同興。《巫山高》與「淮水」同興。擬古者，單指猛虎、巫山者非。晉陸機「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宋謝惠連「貧不攻九疑玉，倦不憩三危峰」，唐李白「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爲雍門琴」。《漢詩音註》卷七《猛虎行》：「暮」字，後人不能下。暮，日暮也。以猛虎方野雀，危語悚人。「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此「驕」字，較齊人「驕妻妾」更鄙。《古詩賞析》卷五《猛虎行》：此客

遊不合思歸之詩。首二，不苟食棲，雙提突起，不可寄托意，說得決然。末二，轉到當歸，語雖單頂，意實雙承，言野雀則安分無巢，遊子何爲辭家久客，徒致人怪，不苟棲食之以貧賤驕人也，自嘲之中，仍帶人不知我意。章法極其詭變。《采菽堂古詩選》卷二《猛虎行》：語語轉。上是擇地而蹈，不輕傍人也。乃卽拈「野雀」，言安往而不得巢，如此，則何得驕我哉。

《君子行》《文選》卷二七《君子行》唐六臣注題注：五言平調。（呂）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撝不履見猜之地。瑟有三調：平調、清調、側調，此曲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樂府古題要解》卷上：《君子行》古詞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言君子雖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以遠嫌疑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文選》樂府四首稱古辭，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本無之。此篇載于曹子建集，意卽子建作也。《竹莊詩話》卷二：歐公《餘話》云：「《文選》中有《樂府》古詞四首，內一首《君子行》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此篇最佳。」《樂府原》卷七《君子行》：此言君子自處於可嫌可疑之地，止可勞謙以求貞吉，不可和光而混於流俗，故惟周公斯足以爲法也。然周公抱孺子而朝，亦致流言之謗，疑嫌疑之地信有不可易居者。若非勞謙下士，其何以自白於世哉！命題以「君子」，蓋有見矣。《藕居士詩話》卷上：《列女傳》：齊虞姬曰：「經瓜田不納履。」樂府僅刪一字，而不覺其襲。《古詩解》卷七《君子行》評：此詩論君子處世，不當一置其身於嫌疑之間，惟可勞謙下人，而又不得和光混俗，必操行若周公乃始得稱賢耳。然公擁孺子而朝，猶不免流言之疑謗，君子信當凜凜懼矣！《古詩歸》卷五《君子行》尾評：鍾云：二詩甚平，然能使從來好奇者終日心目間不敢棄之，是古人身分。《樂府廣序》卷四《君子行》：序曰：《君子行》，歌君子，謹于制行也。大行亦不爲細謹焉。命曲在首二句，不分兩節。「瓜田」下是正言之，又不爲鄉愿人覆短。蓋防未然者，君子之微心；勞謙者，君子之事業也。六代人擬作，都說得上截耳。和光易爲鄉願借徑，不可不知。《漢詩音註》卷六《君子行》：分兩段看，以「勞謙」二句爲正解，亦其中之關樞也。得柄則爲勞謙，不得柄則爲和光，此高位所以貴下人而處士不可不自重也。嫌疑之介愼矣哉！《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君子行》：古人作理語自覺古雅，「瓜田」「李下」句，當其創造時豈不新警。《子建集》亦載此詩，但調不類。且詩意如作孟德則切，與子建無與。《古詩賞析》卷五《君子行》：此言人既當避嫌疑，尤當守謙和也。上下兩扇，立柱分承，詩中創體。前六，言君子必愼嫌疑，排舉四事以概其餘。兩言其小，兩言其大。納履正冠，造句尤趣。後六，言君子必貴謙和，却不用排調，只舉周公一人爲法。卽吐哺握髮二事，亦牽上搭下出之，不整作對。局勢極變換錯綜。劉熙載《藝概》卷二：樂府有陳善納誨之意者，《雅》之屬也，如《君子行》便是。《王眉仙遺著》卷二《小清華園詩談》：何謂古？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古君子行》）是也。他如杜少陵之《飲中八仙歌》猶有古意焉。【略】此等詩，乃大羹元酒之味，咸、英、韶、濩之音，非世俗所能知者。但學者不可不本源於此。

《豫章行》《樂府詩集》卷三四《豫章行》：《古今樂錄》曰：「《豫章行》，王僧虔云《荀錄》所載《古白楊》一篇，今不傳。」《樂府解題》曰：「陸機『汎舟清川渚』，謝靈運『出宿告密親』，皆傷離別，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爲女』，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亦題曰《豫章行》也。」豫章，漢郡邑地名。《風雅翼》卷四《豫章行》：豫章，漢郡名，今江西龍興府也。按樂府錄《古白楊》詞云「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又云「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後人因以爲《豫章行》亦相和歌詞之清調曲也。《古詩解》卷七《豫章行》：此疑高潔之士，夙負重望，既爲郡縣所薦舉而官於朝，思欲與親戚故舊復相聚首而不可得，故作是詩。以白楊爲比者，卽《山木》自冠之意。言木生於山，其葉若根非不高且深也，俄而山客斷其根，大匠析其體，驅迫而前，寧能不與枝葉相捐乎？身處深宮非不貴也，要欲與故根相連，故葉相依，不可得矣。陸機擬之曰「三荆歎同株，四鳥悲異林」，得其本也。《樂府原》卷八《豫章行》：豫章，郡名。漢古辭言人生以材見用於時，身在京雒，而根株離分，不得相顧戀。故以白楊爲比，白楊生於豫章，而用於雒陽，不得與根葉相聯。此士人思慕家室而作也。其後陸機「汎舟清川渚」，謝靈運「出宿告密親」，皆傷離別，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頗違斯旨。《樂府廣序》卷四《豫章行》：序曰：《豫章行》，歌白楊感

遇也。遇矣而違其所願，風斯變矣。似有憚爲人犧意。子建以虞舜、呂望當之，感知己之難，其風復變。六代曲辭，士衡「三荆歎同株，四鳥悲異林」，惠連「九里樂同潤，二華念分峰」，此崙擬古辭者。休奕「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是本《思玉》曲來。《漢詩音註》卷六《豫章行》：如對三代鼎彝，見其殘缺處，令人撫之有餘思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二《豫章行》：此詩最有章法。「上葉」二句，伏通篇之根。末句身根枝葉各在一處，大可悲。中間將枝葉根株錯雜點綴，甚變化，語亦古雅，生動。「顛倒」句活，「鋸墨」句有致，將言相去之遠，且道「一驅四五里」，章法有緒。

《董逃行》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董逃行》古詞：「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言。」言五岳之上，皆以黄金爲宮闕，而多靈獸仙草，可以求長生不死之術，令天神擁護人君以壽考也。舊説，《董逃行》後漢游童所作，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儆戒焉。陸士衡「和風習習薄林」、宋謝靈運「春虹散彩銀河」，但言節物芳華，可及時行樂，無使徂齡坐徙而已。晉傅休奕著《歷九秋篇》十二章，具叙夫婦別離之思，亦題云《擬董逃行》，未詳也。《樂府詩集》卷三四《董逃行》：崔豹《古今注》曰：「《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儆誡焉。」《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案：董謂董卓也。言欲跋扈，縱有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爲己發，太禁絕之。」楊孚《董卓傳》曰：「卓改《董逃》爲《董安》。」《古樂府》卷四《董逃行》：「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道路難」，言五嶽之上，皆以黄金爲宮闕，而多靈獸仙草，以求長生不死之術，令天神擁護君上以壽考也。舊説，《董逃行》後漢游童所歌，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警誡焉。陸機「和風習習薄林」，但言節物方華，可及時行樂，無使徂齡坐徙而已。《樂府原》卷八《董逃行》：此歌後漢游童所作。言董卓遷帝西行，雖縱其強暴，終有反正之日，必至逃竄而滅族也。其歌以三字爲句，每句着「董逃」字，蓋深嫉其惡，必望其逃也。後卓大禁絕之，改《董逃》爲《董安》。《詩藪・内編》卷一：《董逃行》實緣董卓作，然本曲已全無此意。至魏武乃言長生，陸機則感時運，傅玄復托夫婦，咸自足傳。《古樂苑》卷一〇《董逃行》：五解。崔豹《古今注》曰：「《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儆誡焉。」《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云云。《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爲己發，大禁絕之。楊孚《董卓傳》曰：卓改《董逃》爲《董安》。按：古辭大畧言服藥求仙，與卓無預。《古詩鏡》卷一《董逃行》尾評：言之翩翩，宛乎身履目擊。韻甚老。「門外人何求所言」，此折腰句。「丈夫何在西擊胡」，亦此。語致。《樂府廣序》卷四《董逃行》：《集考》：崔注：《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歌章，爲警戒焉。樂府引《武帝内傳》：王母觴帝桃七枚，以四枚啗帝，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笙進觴。作者疑取此。謹按：《董逃》見歌詩，非命曲本指。《宋書・樂志》作《董逃行》，本「内傳」也。改「逃」爲「桃」亦誤。閎曲中「傳教」「教敕」、「求言」「受言」，此方士迂怪語，使王人庶幾遇之。或武帝時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爲公孫卿輩所作，帝亦冀遇姝妊焉。俟博雅者正之。序曰：《董逃行》，古辭。《小雅》之歌壽考，天子宴樂則歌之。或曰：諷也。王者服藥求神仙，其志蠱矣。内嬖外戚之勢必重，而土木甲兵之事興，其時之愛憎予奪，必有日異而月不同者。此晉曲《歷九秋》篇所爲作。較《王子喬》曲，乃變聲也。《漢詩音註》卷六《董逃行》：幻想直寫，朴淡參差，而音節殊遒，樂府之本也。《歷代詩話》卷二四《董逃行》：古辭言神仙事。傅休奕《九弈篇》十六章乃叙夫婦別離之思，非也。吴旦生曰：《樂府原題》，謂此辭作於漢武之時，蓋武帝有求仙之興，董逃者，古仙人也。後漢遊童兢歌之，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此則謠讖之言，因其所尚之歌，故有是事實，非起於後漢也。余觀别本。「逃」一作「桃」。梁簡文行幸甘泉宮，歌云「董桃律金紫，賢妻侍禁中」，似引董賢及子瑕殘桃事，終云「不羨神仙侶，排煙逐鴛鴻」，皆所未詳。《詩話》又引《漢武内傳》，王母觴帝，索桃七枚，以四啗帝，自食其三，因命董雙成吹雲和笙侑觴，作者取此竊以樂府之題，亦如《關雎》、《葛覃》之類，只取篇中二字以命詩，非有義也。若以「董」字、「桃」字泥其義，此與作《鐃歌・巫山高》雜以陽臺神女之事，《君馬黄》但言馬者，其荒陋一也。蔡寬夫所云「《烏生八九子》但咏烏，《雉朝飛》但咏雉，《雞鳴高樹巔》但咏雞」，大抵類此。《帶經堂詩話》卷二九：問：今人作樂府有用其

題，而絕不與題相照顧者，何也？古如《董逃行》與漢末事實更無關涉，《雁門太守行》乃頌洛陽令王稚子耳。不始今人。《采菽堂古詩選》卷二《董逃行》：此篇步步作致，古人落筆定有致，非作致不足爲佳也。如「班璘」字寫闕有光，「紛紛」字葉落如觀，以寫芝草更奇，非寫其落，正狀芝草之多如烟。「紛綸」字生動，「聲鳴」字寫鵾雞亦活，「援戲」「拘攀」並活。凡寫物須寫其動，《上林賦》正得是法。「小復前行」亦作致。「玉堂」七字不甚可解，大抵言思歸之意。「門外人來」，言亦有致。玉兔擣藥加「長跪」字，新。「蝦蟇丸」語奇。「一玉柈」隨意點染生態。「肅肅」字生動。「天神擁護左右」，有新致。「與天相保守」亦奇。總不欲一語尋常。張泓《滇南憶舊錄・董逃行》：余讀《漢魏詩紀》，其別集中所詮解樂府題，亦有未到處。如《董逃行》，此本以「逃」字爲「桃」字，一解以董賢如彌子分桃事；一解謂王母賜漢武桃，命董雙成吹笙，故曰「董桃」。余讀《漢魏詩乘》，下註此題曰「後漢遊童作也。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曰『董逃』」。按：三解以後說爲是。前二解未免牽強附會。

《相逢行》《樂府詩集》卷三四《相逢行》：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樂府解題》曰：「古詞文意與《雞鳴曲》同。晉陸機《長安狹斜行》云：『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則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唐李賀有《難忘曲》，亦出於此。《古詩解》卷七《相逢行》：此疑刺權貴，躭榮而忘其禍之將及。故首言相逢狹路，以比世道險窄，局蹙難容。又言少年指問，以比憸邪側目，不忘猜忌。乃其人方且置酒歡娛，馳車炫耀，而華燈熒然，而珍禽宛然，而舉家之織純綺理絲桐者，又無不熙熙然，自謂從容晏樂且未央也，而不知燕雀處堂，恐突決棟焚，禍幾岌岌。意詩人不言之意，自隱隱筆端。而說者謂狹斜中有此榮盛之家，遊冶郎爲此趨炎之態，則詩意全無合煞，吾不知其解也。《樂府原》卷八《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狹路」，即狹斜也。狹路間，而有華堂麗人榮盛之家，此乃憸斜小人，竊取富貴，不由正路而入者也。自「兄弟兩三人」而下十二句，是《鷄鳴》曲中語。「大婦」以下六句，類□□中語。陸機擬詞，言世路憸邪，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亦可。《古樂苑》卷一七《相逢行》：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樂府解題》：古辭文意與《雞鳴》曲同。《三婦豔》及《中婦織流黃》並出此。《古詩歸》卷五《相逢行》尾評：譚云：俱是諸樂府中所有，合來俱妙。鍾云：與《鷄鳴》語多同，而各自爲起落。古人語同意反異，今人語異意反同。《樂府廣序》卷四《相逢行》：序曰：《相逢行》，歌相逢狹路間，刺俗也。俗化流失，王政衰焉。曲中遊俠相過，侈富踰制，有《五噫歌》「遼遼未央」意，《雅》斯變矣。一曰：此《國風》之賦邂逅也。漢周子居嘗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復生。」戴良少所服下見憲，輒自降薄，悵然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豈古辭所謂「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者耶？疑是好賢之什，第辭列清調，則諷義爲長。《漢詩音註》卷六《相逢行》：蕩子遊俠邪，寫來恍恍惚惚，如遊仙之夢，不可名言。賈長沙疏云「倡優得爲后飾」，觀此詩，即軒廬皆僭擬王侯矣。回憶青門舊遊，轉悽悽增盛衰之感。《歷代詩話》卷二四《古樂府・七十二》：《春渚紀聞》曰：《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郊《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吳旦生曰：田子藝言：是美人之數也。古人多言三三美人，夫三三則六，而六六則爲三十六矣。左右各三十六，合之則爲七十二矣。蓋六者陰數之極，而六六三十六者，又純陰之數，故用之婦人也。余以此語未免穿鑿。後見《眞率筆記》云：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云：「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按：《玉臺》詩乃樂府《相逢行》古辭也。乃知古辭確有所祖，可以釋陶南村之疑矣。梁簡文《箏賦》「鴛鴦七十二，亂舞未成行」；李太白詩「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皆取當時相對之義。《雞鳴》又云：「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蓋言方池，正從園中大池入想也。此樂府亦用霍家事實。楊廉夫詩「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此亦影借句耳。若楊升庵詩「芳池七十二，實帳三千重」，則是池有七十二耶？（楊廉夫《金臺篇》云：「上有七十二鳳凰，金鼎玉食高頡頏。」）又《丈人》：《顏氏家訓》曰：古樂府歌辭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爲「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悞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何其謬乎。吳旦生曰：顏之推疑「大」悞爲「丈」，不知古有丈人之稱。唐翊仁《鮫人潛織詩》「三日丈人嫌」。武則天怒魏

元同，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曰：「丈人何不告密，可以自直。」《史記索隱》注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人，尊父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　黃震云：《易經》「丈人」，程子謂尊嚴之稱，朱子謂長老之稱。丈者，黍龠尺引之積。《說文》云：「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爲正，故名男子爲丈夫，尊翁嫗爲丈人。《淮南子》云：老者杖，於人爲丈人。《野客叢書》云：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青城山記》云：青城爲五嶽之長，名丈人山。俗呼人婦翁爲令嶽，妻之伯叔爲列嶽因此。歐陽永叔云：呼妻父爲嶽翁，以泰山有丈人峯；呼妻母爲泰水，不知出何書？據《雜俎》載，明皇東封，張說爲封禪使，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壻鄭鎰官九品，用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黃幡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陳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爲婦翁之稱。《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而裴松之注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余因樂府「丈人」之語，附入此條。竊以松之古無丈人之言，未曾深考。而勉夫謂《南史》時已見，亦失之也。觀《史記》「漢天子，我丈人行」，則三國前早已有之。《漢書・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豈以山嶽有壻，因謂婦翁爲嶽耶？　《古詩賞析》卷五《相逢行》：此見少年富貴者而賦之，健羨之中寓有諷意。首四以逢車夾問敘起，已含氣燄逼人意。「君家」二句，暗頂問，明以易知難忘，顯出平素聲名表表，特筆總挈。「黃金」六句，承「家」字先敘宮室之美，并宮室中置酒挾倡，植樹轉燈之華。「兄弟」六句，補寫其貴。隨就歸道爭觀，指出赫奕，起處未詳，蓋留此處地也。「入門」六句，述歸家耳目之娛。門、堂等項，前已說過，故只就所見所聞，鴛鴦、鳴鶴，以該珍奇之集，而羅列巃嵸，即以引起三婦。「末六」以妻妾之奉終之。綺羅流黃，皆害女紅，而挾瑟調絲，更是嬌癡滿眼。羨之乎，抑諷之也？

《長安有狹斜行》　《古詩解》卷七《長安有狹斜行》：吳逸一曰：此取前詩，而約其文詞，所更易皆有主而然。豈時人盜襲，別有所刺與？改「狹路」爲「狹邪」者，譏其得官之非正也。「調絲方未央」，不過言其安然自如，改「方」爲「詎」，則已預料其發矣。按：《雞鳴》與上二詩，語雖相類，意有淺深，刺各有主，豈西京之季，五侯七貴迭相盛衰，淫泆驕奢，此憎彼妬，語極誇張，而干戈已伏於筆舌之間矣。讀者當察其微意云。《樂府廣序》卷四《長安有狹斜行》：樂府古辭。謹按：古採詩入樂府，此疑爲《相逢行》古辭。西漢並建兩都，故有「衣冠仕雒陽」之句。或疑此爲東都詩，誤矣。序曰：《長安有狹斜》，刺時也。世路多岐，夫誰適從焉。晉陸機「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北周王褒「獨有遊梁倦，還守孝文園」，從古曲譜出。　《漢詩音註》卷六《長安有狹斜行》：此篇所刺尤深。三子同遊，寫盡豪兒無理。此固所目擊也。漢詩亦不多得。　《采菽堂古詩選》卷二《長安有狹邪行》：古樂府，是歌工取佳詞合曲，故往往相同。此即用《相逢行》語。觀其異處，亦能生新作態。因「夾轂」故云「兩少年」。「新市旁」確指其地。肖答語，彼但寫中子，此分指三子，見異。彼「道上生光」是映帶狹路間，此「室中生光」乃起下三婦艷，各自一法。

《善哉行》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善哉行》古詞：「來日大難，口燥唇干。」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且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游焉。又魏文帝詞云：「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言其妍麗，知音識曲，善爲樂方，令人忘憂。此篇諸集所出，不入《樂志》。　《樂府詩集》卷三六《善哉行》（六解）：《樂府解題》曰：「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脣乾。』言人命不可保，當見親友，且求長年術，與王喬、八公遊焉。又魏文帝詞云：『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言其妍麗，知音識曲，善爲樂方，令人忘憂。此篇諸集所出，不入《樂志》。」按：魏明帝《步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弘歌樂我情。」然則「善哉」者，蓋歎美之辭也。　《古詩解》卷七《善哉行》：此疑宗親孤立而憂深，意蹙不勝，懼禍之詞。言將來之日甚是難過，吾誠一置念必口燥唇乾，不能存活，但當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可也。此時苟得靈丹一粒便可仙去，其如不可必得何！因思己菲才薄德，不能自衛。昔趙宣猶賴翳桑之餓人以自救，而我則誰爲靈輒者耶？所以當月沒參橫之時，彷徨憂懼，而使親交之人，亦皆爲之饑不及餐，如此情景決難強爲歡笑，彈箏酒歌亦聊以自解云爾。嘗聞昔八公之徒，別有要言妙道，開示淮南，令得飛駕雲端以得脫於難，則窮乎無意外之望矣。按：《藝文類聚》謂《善哉行》魏陳思王、曹植作。味其情形，亦頗相近，第考思王樂府自有「當來日大難」，何敢附會其說。　《樂府原》卷九《善哉行》：「善哉」，歎美之辭也。古辭言人命無常，名山中處處有神仙可遇，身處世間，我本知寒知暖，而人則少有知德者，雖口燥唇乾，亦何以哉！不若

與親交同好之人，下則彈箏酒歌，上則求仙遊戲，不亦善哉其爲樂乎？此亦有感而作者也。《古詩紀》卷一六《善哉行》：此篇《宋書・樂志》亦作古辭。或以此爲子建詩。按：子建《擬善哉行》爲《日苦短》，云「當來日大難」，則此非子建作矣。《古詩歸》卷五《善哉行》尾評：鍾云：忽而飲酒，忽而學仙，忽而報恩，無倫無緒，樂府古詩多如此，非獨筆端參錯。蓋當時作者胸中各有幾段情事在於言外，直直說不出來處。《古詩鏡》卷一《善哉行》尾評：是憂生語。壽命無憑，神仙恍忽，親知爲樂，聊以自娛。六解云云，深羨之而不得，意何促促，語何奄奄。《樂府廣序》卷五《善哉行》：序曰：《善哉行》，歌「來日大難」，古曲調三歎之遺聲。有美而歎，如《清廟》之音，一唱三歎者是。有嗟而歎，歌之爲言，長言之不足，又從而嗟歎之，《善哉行》是也。何歎乎爾？世患無嘗，達人處順則有嘗，其爲懽不忻忻，其爲憂不惙惙，先時不迎，時去不隨，與服藥求神仙者異矣。起調極促，度世之心急也。後託之酒歌游戲，又作緩調，使人自思。子建「今日同堂，出門異鄉」，太白「來日一身，攜糧負薪」，竝與古辭合。《漢詩音註》卷六《善哉行》：詞旨錯雜，幾不可尋，而總以第一、第五兩解爲主。漢人詩思緒紛披，幾不可理。而細繹之，則歷歷自見。此篇言來者之難，知本勸人，及時爲樂飲耳。忽而求仙，忽而報恩，忽而恤貧交，無倫無序。然念此數者，將可奈何？大指所歸，終于歡醉而已。第六解更說得幻妙，正與《十九首》「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意同。見其決不可爲，不如眼前一杯酒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善哉行》：「合樂於堂」者，皆富貴人也。爲詞以進者，皆以祝頌也。富貴人復何可祝，所不知者壽耳，故多言神仙。爲詞以進者大抵其客，此客承恩深，故其詞如此。起二句，有意富貴，人事必多，求一日之從容歡宴反不易得，來日冗矣，幸有今日，何可不及時行樂。「口燥唇乾」字生動，事權在身者，眞有此苦，且它無所苦，此之謂苦矣。「奉藥一丸」有致，奉者不求而自奉，且一丸足矣。「內手知寒」語有生致。「饑不及餐」，寫富貴人好客之心，何汲汲也。上加「月沒」二句，見無早無暮，但屣履到門，時時可通。主人之賢如此，何以報之，惟有長年。人生歡少戚多，今且爲樂勿憂年命，長年定易易耳。「要道不煩」語妙，令君易行也。《古詩賞析》卷五《善哉行》：此寒士飲讌於富貴之家，有感而作。首解以飲讌不能常有，突作透後之筆跌起，折到今日且當喜歡，點清詩意。二解跟「今日」二句申寫。上二，以仙山比富貴之家，言其供具之美。下二，以仙人比主人，言其好客而待以酒食也。三解就己不能答席致慙。袖短手寒，賦己之貧，即有力不從心意，落到有施無報，引古拓醒。四解又推開，就己平日，每當暮夜客來，不能留之一飽，申說窘況，以見難於答席，初非誑語。今茲高會，殊爲非分。五解跟首解咏嘆以足之，點明彈箏酒歌，當日筵宴之盛。末解設爲妄想，說向後去，言除非主人得如淮南，己亦同八公之有要道，授丹訣而共升雲路，乃可無來日之苦難耳。暗兜作結，意境空靈。此詩之解，參於雪村乃定。良友啓牖，用藏弗忘。

《隴西行》《樂府詩集》卷三七《隴西行》：一曰《步出夏門行》。《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於主饋，終言送迎有禮。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志》。若梁簡文『隴西（四）戰地』，但言辛苦征戰，佳人怨思而已。」王僧虔《技錄》云：「《隴西行》歌武帝『碣石』、文帝『夏門』二篇。」《通典》曰：「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爲名。後魏兼置魏州。《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即其地也。」今首陽山亦在焉。《詩林廣記》卷五黃山谷《姨母李夫人墨竹》：「小竹扶疏大竹枯，筆端眞有造化爐。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古樂府《隴西行》云：「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山谷末句用此語也。《古詩解》卷七《隴西行》：神仙得道，原與人世相遠，故藏空廬於僻徑，其人每自獨居。及謁王母偕赤松以遊天表，則見白榆桂樹青龍鳳凰之屬，已絕非人間世矣，人間之樂果何如仙境哉！按《步出夏門行》，其「青龍對伏趺」語意未了，而《隴西行》「天上」數語，又與「好婦」以下絕不粘綴，其爲錯簡無疑。若將「邪徑過空廬」合「爲樂甚獨殊」爲一曲，則完篇矣。第傳訛既久，未敢輕改，姑存其說而合解之，以俟博古者覽正。又：婦之迎客，蓋隴西之俗爲，然此詩創見而詳咏之，似美而實刺也。迎而拜跪，酌而拜跪，何其有禮也。清白異尊，何其有別也。酒畢而飯，何其有次第也。婦不送客，送客雖云廢禮，而足不過門，何其有節也。娶婦如此，齊姜不如矣。雖然，婦以貞靜純一爲德，寧獨健乎？健婦持門戶，嘲之云爾。而詞若稱揚譏諷之意，隱然不露，猶有《三百篇》之遺風焉。《樂府原》卷九《隴西行》：隴西之俗，專以婦持門戶，承賓主饋送迎有禮，人皆羨之。然而男女無別，非善俗也。故言天上何所有，白榆桂樹，夾道羅列，青龍鳳凰，儀望肅然，不似人間男女無別，闖閤不飭，若隴西之俗

也。然則，稱揚其習俗適以陋之，此作者之微意也。《古樂苑》卷一九《隴西行》：《通典》云：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爲名。按：此篇前後不屬，一曰《步出夏門行》。《樂錄》無《夏門行》。而《夏門》後四句與《隴西》首同，豈「邪徑過空廬」合「爲樂甚獨殊」爲一曲，「好婦」別爲一曲邪？今附列二首于後，辭義明備，頗爲得之。王僧虔《技錄》曰：「《隴西行》歌武帝『碣石』、文帝『夏門』二篇。」附：「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爲我御，將我上天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皇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畧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乃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麤飯，愼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古詩歸》卷五《隴西行》尾評：鍾云：男女幾於狎矣而不及亂，眞所謂好色不淫。世上淫人，與好色自是兩種。阮嗣宗日狎隣女，而終無所私，死又哭之，眞好色惟此一人。若有所私而狎之，而哭之，便是泛泛用情矣。烏乎好！《樂府廣序》卷五《隴西行》：樂府古辭，一曰《步出夏門行》。《解題》：此篇不入《樂志》。《集考》：杜氏《通典》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爲名。謹按：本辭以天上興入間，言天上所有歷歷不殊，人間因風被俗，容或異焉。其不爲風俗所聞者，爲樂未云殊也。序曰：《隴西行》歌「天上何所有」，正俗也。風俗佚矣，先王之教猶有存者。夫芝蘭不辭凡卉爲羣，麟鳳亦與鳥獸爲類，拔萃之尤，當不受風俗移，不以巾幗辱。詩人舉一以風百焉。按：迎而拜跪，酌而拜跪，禮也。清白異樽，別嫌也。酒畢而飯，次第有儀也。足不踰限，趨翔節也。皆禮之中流也。獨健婦留之，故曰以正俗也。《漢詩音註》卷六《隴西行》：「酌酒」以下逐事細寫，而自有駿馬驀坡之妙，緩來急受，咄咄入神。此篇之辭，前後不屬。首四句乃與《步出夏門行》同，而辭意復備。必如此詩，方可謂《國風》好色而不淫。隴西都護五涼，乃羣姓雜居之地，其俗自古如此。正於喧聚中，寫出貞女矯然獨立之情，故爲奇絕。《采菽堂古詩選》卷二《隴西行》：此必當時實有其事，故作詩以譏之。題作《隴西行》，或其地人也。起八句與下不屬，詳意旨只是興起「甚獨殊」三字，天上誰能見之，從空結撰，寫得儼然如覩，大奇。其中景物總欲寫令殊，「歷歷」字、「種」字、「夾」字、「生」字、「對」字、「啾啾」字、「將」字、「一」字、「九」字，並生動，且若極確天上之殊如此，今此隴西事亦大殊也。迎客豈婦人之事，今始終酬酢，成禮而退，如此眞異事，不欲斥言譏之，末四句反用稱羨語，寓諷於頌。但中間逗出「廢禮」二字，乃是正意，隱藏不露。古人文字佳正在隱藏正意，使明者知之，昧者不覺。太史公傳伯夷本意，在「各行其志」一語，而上言報施福利，下言聲名究竟，一無足憑，似乎人不必爲善者，歷落悲涼，使不可測。中間襍引經傳，文煩無緒，就雜引中逗正意一句在內，非細心尋味，豈能知之。此旨千古未白。得此法以讀古人詩文，凡佳者皆可類通矣。通篇作致甚多，「伸腰」二字，寫得婉媚。「氍毹」「樽酒」陳設具備，「酌酒」二句，獻酬聲態畢肖。「卻略」字妙。奉觴在乎退而行禮，故稍卻，「然後」字見禮節如是周。「談笑」四句，見咄嗟而辦，其才如此。「盈盈」字有態亦不遠，故使若不踰禮者然，然果不踰禮乎？「亦勝一丈夫」，語有低昂。《古詩賞析》卷五《隴西行》：此美健婦能持門戶之詩。舊解皆云中含諷意。蓋因婦人宜處深閨，不應自應賓客也。然玩詩意，以鳳凰和鳴，一母九雛興起，則此好婦之無夫少子，自可想見。門戶既藉以持，賓客胡能不待。觀其中幅叙事，後幅斷結，絕無含刺之痕，只作羨之爲是。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雙，鳳凰和鳴惟有將雛之樂，以反興世間好婦，不幸無夫少子，自出待客之不得已來。似與下文氣不屬，卻與下意境相關，而篇局開展，亦增多少色澤。「好婦」句起。至「足不出戶樞」止一大截，總言婦之能持門戶。獨舉待客言者，以婦人而持門戶，待客尤難也。「好婦」四句，叙其迎客拜問。「請客」八句，叙其安坐酬酒。「談笑」四句，叙其勅廚促飯。「廢禮」四句，叙其禮畢送客。事事中禮，卻處處引嫌，眞乃雙管齊下。末四贊歎作收，點出「持門戶」、「勝丈夫」，通章結穴。

《步出夏門行》《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步出夏門行》（亦曰《隴西行》）古詞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志》。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于主饋，終言送迎皆合於禮。若梁簡文「隴西四戰地」，但言辛苦征戰，佳人怨思而已。《樂府原》卷九《步出夏門行》：夏門是隴西地。一篇微意在「邪徑過空廬」一句，言狹邪之地，既非所遊，乃獨過空廬而遇獨居之隱士，與神仙爲伍者焉。末言天上法象得一遊觀，過於狹邪多矣。《樂府廣序》卷五《步出夏門行》：樂府古辭。《宋・樂志》大曲之十二

曰《〈夏門〉步出夏門行》。《集考》：夏門，隴西地。《解題》謂《隴西行》出諸集。疑本此曲。序曰：《步出夏門行》，古辭。美獨行也。聞之先正，狹邪非所游，過空廬，而遇獨居之隱士與神仙爲伍，然乎否？《隴西行》詠好婦同趣。魏武帝《夏門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壯心不已。」樂府比音爲樂，義取興觀，類此。《漢詩音註》卷六《步出夏門行》：「離天四五里」，又「三日斷五疋，織素五丈餘」、「東家有賢女」等句，皆硬下如眞。後惟少陵翁最善用之。《采菽堂古詩選》卷二《步出夏門行》：「好人」，必有所指。「邪徑」，即是狹邪繁華地也。而寥寥空廬，獨居其中，常無與侶，此高士也。何以爲娛，富貴不足係念，故期以神仙也。「卒得」字妙，與《善哉行》「要道不煩」同旨，極言其易。「與天相扶」語奇。「王父母」，即東公西母，乃在太山，荒唐可笑。天何可里計，乃言四五里，見極近。最荒唐語寫若最眞確，故佳。「天上」四句，是用《隴西行》成語，亦欲令儼然如覩。「對伏趺」有致，爪趾如生。古人用成語，改一二字必饒生致。

《折楊柳行》《樂府詩集》卷三七《折楊柳行》：《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折楊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樂府原》卷九《折楊柳行》：此篇類言人君不用善言，而爲讒邪之所惑，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故末云「三人成市虎」，雖至慈之母猶惑之，而況於人主乎？獻玉者尚至於刖足，而況食其祿者乎？是可爲世戒者非止一節，咸有經據，猶之折楊柳者逐枝採摘，咸可寄情於人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二《折楊柳行》：此應是賢者諫不得行，而作詩以諷，其言危切。「默默」與「墨墨」通，「厥罰隨事來」，見若影響。「夫差」二句，趣。「投杼趨」，「趨」字活。結言逝將去汝，與上使事排比不同。乃偏亦使事，就使事中用意作轉，法妙。

《西門行》《樂府古題要解》卷上：《西門行》古詞云：「出西門，步念之。」始言醇酒肥牛，及時爲樂；次言「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末言無貪財惜費，爲後世所嗤。諸家樂府詩又有《順東西門行》，爲三、七言，亦傷時顧陰，有類於此也。《樂府詩集》卷三七《西門行》六解：《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西門行》，歌「古西門」一篇，今不傳。』」《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出西門，步念之』，始言醇酒肥牛，及時爲樂；次言『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終言貪財惜費，爲後世所嗤。又有《順東西門行》，爲三、七言，亦傷時顧陰，有類於此。」《古詩解》卷七《西門行》：此嗟日暮途窮者，自爲寬解之詞。西方夕陽，其光易沒，故因出西門而賦以自嘆，言浮生有限，爲樂信當及時，請遂醽酒擊鮮呼我心知，聊用自解。彼人壽幾何，而輒憂及千歲，果爾則秉燭夜遊，猶恐其晚矣。念非仙如王喬，壽命難與期待，夫既壽不可期，而又不及時爲樂，則徒以弗飲弗食，爲後人所嗤笑而已。徐禎卿《談藝錄》：「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諱重襲，若相援爾。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語精，可二也。《樂府原》卷九《西門行》：西方乃日落之處，故因出西門，感念浮生易衰，爲樂當及時也。故雖敝車羸馬，亦當自儲而遊行，豈必富貴而後可樂？此日暮途窮之人所作。《古詩鏡》卷一《西門行》尾評：淋漓，擊節。「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爲自儲」，意致騷騷勃發。《樂府廣序》卷五《西門行》：序曰：《西門行》，歌「出西門」，君子悼時之作，悼時爲無益之憂也。夫憂與樂反，任道體素，不爲憂端，而樂以至焉。問：達人所樂何事？曰：請呼心所歡者。是古詩云「貴與願同俱」，非邪。本辭曲終「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爲自儲」二語略見。蓋用之身者不期豐，取于世者不求備，如列子御風而行，卷舒在我，彼且烏乎待哉。按：曲與《善哉行》同指，「來日大難」叠調甚促，所謂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西門行》嗟歎之不足，又舒聲緩節以和之歟？《漢詩音註》卷六《西門行》：結語妙絕，正與《唐風・山有樞》篇意同。言日恣遊遨，則雖弊車羸馬，爲自儲而適用矣。不然，雖有車馬，弗馳弗驅，將他人是愉，甚足悲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二《西門行》：《東西門行》倣《國風・出自北門》之意，皆貧士失職者所作。「步念之」佳，步步念言，心何勤。「作樂毋待時」，悲苦中強爲樂耳。承接而下，再言以申之。晉樂「夫」字更覺章法生動。「酒」加「美」字，「醇」字，「牛」加「肥」字，俱有致。「呼心所歡」妙，非得心所懽樂不甚。「人生」四句用古詩，必是音節恰合，語亦順適自然。「如雲除」，「除」字與李陵詩「奄忽互相踰」意同。末句妙，寫出強言爲樂意。車則弊，馬則羸，又須自備，良大苦。晉樂去此二句，反用古詩，語今不宜愛費，正使車馬自儲，勉自儲可耳，何當不樂。五解二句，淋漓流宕，振起通篇。《古詩賞析》卷五《西門行》：此詩言人壽不長，必當及時行樂，不可惜費也。意與《十九首》中《生年不滿百》章大畧相同。語句亦多襲用。然古詩、樂府，殊厥體裁，此處正可互參，證取同工異曲。首解，以出門步念，引起不樂何待，大

旨全提。二解，正轉到樂當及時，點出坐愁有待之悞。筆意超忽。三解，以飲酒炙牛，括舉行樂之實，是即不貪財而愛惜費也。以上俱就自己身上說。轉到「呼心所歡」，用解愁憂，則欲推此樂以及人。以下三解，皆作告歡語看。四解，揭出人生年促，徒抱長憂之妄，是所以當及時行樂之故也。夜尚當遊，何況於晝，則更就及時意跌進一層。五解，頂「人生」句意申寫，除是神仙，乃能長壽，仙人之壽，何可概期。反覆言之，以破百年外之癡想。末解，更接前意，轉深一層，「壽非金石」，安可預期，不特百年不滿，抑且朝暮難知，暗繳爲樂解憂，及時不可少待意，十分醒透。然後就不知行樂解憂者，指出其惜費病根，受嗤明驗，反拓作收，眞有神龍掉尾之勢。

《東門行》《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東門行》古詞云：「出東門，不顧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餔糜，不求富貴，且曰「今時清，不可爲非」也。若鮑照「傷禽惡弦驚」，但傷離別而已。《樂府詩集》卷三七《東門行》四解：《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東門行》，歌『古東門』一篇，今不歌。」《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出東門，不顧歸，入門悵欲悲』，言士有貧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哺糜，不求富貴。且曰『今時清，不可爲非』也。若宋鮑照『傷禽惡弦驚』但傷離別而已。」《風雅翼》卷一〇《東門行》尾評：「用」，以也。「倉浪」，言清也。「倉浪天」，婦人謂夫，言依戴之如天也。「敎」，言法令也。吳競《樂府解題》云：士有窮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其妻留之如此。愚謂：婦人於此既能守約處常，且又不忘警戒勸勉，而有忠愛和平之氣，可謂得性情之正者矣。《古詩解》卷七《東門行》：此游俠之子，拔劍將出，而其妻勸止之也。言既出門不顧，而悵然復歸，此無他故，彼實貧不能堪，故欲出而恣睢云爾。然其時兒女戀戀，妻復能以貧賤自甘，且又不忘警戒，蓋上念其夫已老，下念兒女皆幼，非可恝然。況當此清平之世，敎令誠嚴，決當自愛，切莫爲非可也。既而知不能止，但願其去爲我稍遲，平愼而行，庶幾得歸而已。室家思望之切如此。《樂府原》卷九《東門行》：漢長安之東門，只青門也。可以出而遊諸侯，恣豪俠，故出者不思歸，入則悵欲悲，顧其盎中無粟，桁上無衣，不如拔刀出門爲俠徒也。其妻勸止之，言他家之婦，願其夫富貴，我則安於貧賤，上當畏蒼天，下當念小兒，莫爲非橫以犯敎令。其夫乃復自言，吾非咄速而苟行，今茲出門已爲遲矣。白髮而貧賤，時下不能久居，奈何不悵然悲哉。此古辭本意。《古詩鏡》卷一《東門行》尾評：激忼。「提劒」，髮豎。「白髮時下難久居」一語，痛憤欲絕。《樂府廣序》卷五《東門行》：序曰：《東門行》歌「出東門」，賢者不得志于時之作也。與《北門》同慨。《邶風・雄雉》之婦，其夫在遠，勉之以德行。《東門》之婦，其夫貧困，勉之以自愛莫爲非。竝《風》之變而正者也。詩在梁、孟琴瑟之間。夫人窮則呼天，猶人之疾痛必呼父母。「上用倉浪天」，呼天而天莫爲之用也。「黃口小兒」，蓋忘情之喻。《漢詩音註》卷六《東門行》：「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一連說，妙。天之祚善殄奸，必及其嗣，凜然可畏，足動暴夫之心矣。「今非咄行」，以見往者之出于倉猝，倘一沉吟俯仰，當自知其不可爲耳。《漢詩說》卷二《東門行》：「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言己出復歸，一入門而心已悲，悲其無食無衣也。「拔劍出門去」，言發憤而之四方，欲有所爲也。「兒女牽衣啼」，一作「兒母」，母，妻也。以下皆妻言。「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言當安貧也。「上用滄浪天」，言天不可欺，故「下爲黃口小兒」，指其兒女言。《采菽堂古詩選》卷二《東門行》：右一曲，晉樂所奏。此亦《西門行》之意，言更激切淋漓。家豈不能顧，而出門不得不斥然不顧者，以入門則悵然欲悲也。「盎中」二句極慘，「拔劍」四句，一時門內徧謫之情，聲容畢肖。「用」猶「因」也，坐爲也，今上因天命如此，即天實爲之之意，下又因妻子不能釋然，言黃口兒者尤可哀也。此二句欲留欲去，徘徊不忍，末乃決言須去。「咄行」者，叱去兒母，斷然而行，歲月不居，難再依違也。古詞所謂出門不知往作何事，晉樂所奏增入數語，乃是出門仕宦，故曰「自愛莫爲非」。「今時」六句，是妻子口中語，中間以出門人語。「平愼行望君歸」，又是妻子語。兩相對答，喁喁有情。「兒女」不如「兒母」，方切「賤妾」字。《西門行》一解中疊二語，此篇疊語分置二解中，法變。「望君歸」，其意纏綿，有忍凍餒之苦遙遙望之之意。《古詩賞析》卷五《東門行》：此貧士棄家出門，其婦始留繼送之詩。向來分解殊屬割裂不安，今姑仍舊注明。而以鄙意自分段落。首八總叙其夫出門情事。以出門已不顧歸，突然而起。落筆前已包多少躊躇憤痛意在。三、四忽然折轉，作一曲勢，卻以悵悲領下二語，點清無食無衣，不能存活之苦。然後「拔劍」句正寫出門，「兒女」句便先爲其婦挽留，作一引筆，無數曲折，恰將下半意思一齊提動。「他家」十一句，皆婦婉留之辭，而又分兩層。「他家」五句，先頂無食衣意申說，不願富貴，惟願同貧，

而明其故於天命當安，黃口當顧，勸勿浪遊，已極懇切，「黃口」句，恰兜應「牽衣」。「今時」六句，又頂拔劍竟去，氣色不好，恐其積忿所激，行險爲非，以圖富貴，致犯教言，故反覆丁寧以申戒之。「行吾去」五字，乃夫答辭。一「行」字爲句，遙跟「拔劍」句來，已說得斬釘截鐵，更伸「吾去爲遲」句，直兜應篇首「已出復歸。末六字，又婦答辭。知其行計已決，只得勸其早歸，「平慎」二字，仍抱轉「今時」一層意。「望」字，又抱轉「他家」一層意。兩邊收束，滴滴歸源。如皐範拙存《歷代詩發》一書，詮釋鮮當，獨此詩「行吾去爲遲」解作一、一四兩句，是夫答辭，恰與鄙意印合，何殊暗室一燈。

《飲馬長城窟行》《文選》卷二七《飲馬長城窟行》李善註題註：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爲《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又唐六臣注題註：（張）銑曰：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詩人玉屑》卷一一：《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作。《樂府詩集》卷三八《飲馬長城窟行》：一曰《飲馬行》。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古辭云：「青青河畔草，緜緜思遠道。」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人思念其勤勞，故作是曲也。酈道元《水經注》曰：「始皇二十四年，使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於碣石。東暨遼海，西並陰山，凡萬餘里。民怨勞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今白道南谷口有長城。自城北出有高坡，傍有土穴出泉，挹之不窮。歌錄云『飲馬長城窟』，信非虛言也。《樂府解題》曰：「古詞，傷良人遊蕩不歸，或云蔡邕之辭。若魏陳琳辭云：『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役也。」《廣題》曰：「長城南有溪坂，上有土窟，窟中泉流。漢時將征塞北，皆飲馬此水也。按：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武靈王之所築也。其山中斷，望之若雙闕，所謂高闕者焉。」《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飲馬行》，今不歌。』」《古樂府》卷五《飲馬長城窟行》：一曰《飲馬行》。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古辭云「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言征戍之客至，至長城而飲馬，婦人思念其勤勞，又傷良人遊蕩不歸。或云蔡邕之詞。若陳琳「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役矣。《風雅翼》卷一解題：長城，戰國時趙燕皆嘗築之以備胡。自陰山止遼東，謂之古長城。至秦始皇，西起臨洮，東入高麗，連亘萬里。按：酈道元《水經注》及《樂府廣題》，謂其南北皆有泉窟，漢時征戍之士飲馬於此，乃作是曲。王僧虔《伎錄》以爲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凡婦人思遠者，亦借此題以寄情焉。又尾評：興而比也。「青青」謂青而又青，迤邐不絕之貌。「綿綿」，亦不絕之意也。「昔」，夜也。「宿昔」，猶言昨夜。「展轉」，皆寐不安席也。「媚」，親好也。征夫之婦，見河邊之草青青不絕，因思其夫行役遠道，又念宿昔感於夢寐而展轉之，頃已不可見，則其情慮有非它人所能知者。譬猶枯桑搖落乃知天風，海水臨蕩無障乃知天寒，不經離別之人，焉知思遠之苦。彼但入門各自媚好，誰肯相與慰問之乎？惟賴所思之人遠遺素書，使我致敬而讀之，知其勤厚不忘，可以自釋耳。此篇情思深宛，最宜涵泳，其詞雖若間斷，意實相屬，讀者不爲舊註所惑可也。《樂府原》卷九《飲馬長城窟行》：《飲馬長城窟》者，漢人將出塞，必先於此飲馬而後行，戰士遠行之苦，方始於此。古詩《青青河畔草》一篇，乃思婦念其夫，與本題無與。魏陳琳又言築長城之苦，皆與邊塞不涉。唐王建一篇可讀。《古詩解》卷七《飲馬長城窟行》：婦人以夫遠從征役，而覽物起興，因以草之青青不絕，興己思之緜緜不已，而神魂夢想之中至不能，爲情之甚也。但此情人不能知，即如枯桑無葉，安知天風，海水不冰，那知天寒，他人未嘗別離，孰識此苦，所謂冷暖自知，難與人言者也。及得其夫遠信，而諄諄勸以加餐，諭以相憶，非知心何以能然。此詩特思念其夫，似與本題無與。而所云「遠道」，非即長城窟而何？蓋言中心所注念在此耳。顧元慶《夷白齋詩話》：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喻隱密也。魚，沉潛之物，故云。《古詩紀》卷一三《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作古辭，《玉臺》作蔡邕，《蔡集》亦載此。《古詩鏡》卷一《飲馬長城窟行》尾評：起二語，托興自然。「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取喻既佳，痛語自別。張華「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則索然無味矣。「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此爲故人代寬，或以自遺，或以自誘，此詩人之善托也。《詩藪·內編》卷二：「青青河畔草」，相傳蔡中郎作，中郎文遠遜西京，而此詩之妙，獨絕千古。語斷而意屬，曲折有餘而

寄興無盡，即蘇、李不多見。《樂府廣序》卷五《飲馬長城窟行》：序曰：《飲馬長城窟》歌「青青河邊艸」，征戍曲也。全是《十九首》風骨，以短長調合樂府節奏。六朝王融、江總失之喧嗳，晉傅玄、梁武帝傚之，號爲雅宗。

《歷代詩話》卷二四「枯桑海水」：《飲馬長成窟行》：「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吳且生曰：翰注謂「枯桑無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消息也。」善注謂「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喻夫在遠不知婦之憂戚也。」余意，合下二句總看，乃云：枯桑自知天風，海水自知天寒，以喻婦之自苦自知，而他家入門自愛，誰相爲問訊乎？又「雙鯉魚」：《夷白齋詩話》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沈潛之物，故云。吳且生曰：五臣注：相思感通，夢寐之間，若有使來遺者。又云：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書，不知此乃想像之詞。借枯桑、海水以喻他鄉異縣，字字神境。若說殺魚，無乃痴駭。按：漢時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結成雙鯉之形，即緘也。非如今人用蠟。唐李氏季蘭結素魚貽人，云：「尺素如殘雪，結爲雙鯉魚。欲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蓋其遺制。沈道寬《六義郛郭》：《飲馬長城窟行》，于繁音促節中忽用排句。「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是樂府神理。又：「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亦然。《柳亭詩話》卷一四《飲馬長城窟》：《飲馬長城窟》一首，《文選》作古辭，《玉臺》謂蔡中郎作。通篇凡七換韵，在漢自屬咍調。結云「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而雕本以「食」爲「飯」，遂失一韵。陳孔璋亦有此題，以長短句行之，遂爲鮑照先鞭。思王所謂「鷹揚於河朔」者，良不誣也。《古詩賞析》卷六《飲馬長城窟行》：此詩只作閨怨解。首八句，先叙我之思彼而不得見。首句比興兼有。以草況思，比也。即草引思，興也。旋即撇思入夢，由夢轉覺，既覺復思。八句四轉，就不可見頓住。愉悦迷離，極其曲折。「枯桑」四句，頂上「各異縣」來，言獨居之苦，惟獨居者知之，收上我之思彼，即爲下彼之思我引端，卻不用正說，突插「枯桑」「海水」二喻，憑空指點。更以有耦者之入門各媚，不肯相慰以言，顯出莫可告訴神理，即反挑下文彼邊寄書。後八句，頂上「相爲言」來，將己欲寄書慰彼之意，在彼寄書慰我中顯出。然從客來遺魚，烹魚有書，開閒叙入，是急脈緩受法。「長跪」兩語，寫出鄭重驚疑，竟括彼書懷己之意，闋然而止，而我思彼愈不能已之意。不綴一辭，已可想見。又是意到筆不到之妙境。一詩中能開無數法門，斯爲傑搆。《雨村詩話》卷上：《飲馬長城窟行》，此嘆好友得志不復相顧也。觀「入門各自媚」兩句，可見用筆之妙。「書中竟如何」一句，令人黯然，則知不過泛語通問，夙昔苦思，付之流水矣。

《上留田行》　《樂府詩集》卷三六《相和歌辭・瑟調曲》：《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瑟調曲》有《善哉行》、《隴西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卻東西門行》、《順東西門行》、《飲馬行》、《上留田行》、《新城安樂宮行》、《婦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牆上蒿行》、《野田黃爵行》、《釣竿行》、《臨高臺行》、《長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門太守行》、《豔歌何嘗行》、《艷歌福鍾行》、《艷歌雙鴻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牆上難用趨行》、《日重光行》、《蜀道難行》、《權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採梨橘行》、《白楊行》、《胡無人行》、《青龍行》、《公無渡河行》。荀氏《錄》所載十五曲，傳者九曲：武帝《朝日》、《自惜》、《古公》；文帝《朝遊》、《上山》；明帝《赫赫我祖》、古辭《來日》竝《善哉》、古辭《羅敷艷歌行》是也。其六曲今不傳。　又卷三八《相和歌辭・瑟調曲・上留田行》：《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上留田行》，今不歌。崔豹《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注曰：上留田，《樂府廣題》曰蓋漢世人也，云「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古詩解》卷七《上留田行》：詩以父子至情感動其兄，而又不言兄之薄待其弟，唯言悲啁不能語，而所爲孤苦不能堪之意，已盡在其中矣。《樂府廣序》卷五《上留田行》：序曰：《上留田》歌「里中有啼兒」，諷時也。《成人》，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上留田》，兄不字其孤弟而行國爲之謠。風雅不墜地以此。魏文帝曲「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起調亦復軒然，卻不能自文其親親之薄。《漢詩音註》卷七《上留田行》：《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樂府廣題》曰：「蓋漢世人也。」觀其詩意，似諷父之聽後婦，而不恤前子。《古今注》未合。既曰「里中」，又云「似類」，責其父，而不以爲子也。「回車」一問，中有無限不可言者矣。以「慷慨」二字括其不平。「慷慨」二字用得好。前《婦病》篇「交語」絮絮一段，只是此二字。《采菽堂古詩選》卷二《上留田行》：「親父子」，言親，一父之子。「回

車問」者，它人問也。不加一語，一父之子，情何以堪。

《婦病行》《古詩解》卷七《婦病行》：此疑刺交道之薄。而首言病婦以遺孤託翁，累歲傳呼，情極悲楚，惟是二三孤子，得免於饑寒笞撻，是所願也。蓋行將殀折，故復以爲念耳。此時翁方貧困，直思行乞於市以養孤，其可憐亦甚矣。乃道遇親交，至泣坐不能起，親交亦心知其可傷而出錢授翁，別無加厚，且到門省視，親見其孤悲啼索母之狀，慘不可言，而徘徊空舍中，竟棄之勿復顧也。卽此孤獨情形，雖鐵石腸猶堪墮淚，而親交漠然，縱不爲諷刺之語，而諷刺自可想見。《樂府原》卷九《婦病行》：漢古辭，微意以婦能持門戶，養其夫子，其妻沒，卽不免於飢寒而乞諸親交也。「亂曰」以下是沒後事也。「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是親交之言也。交入門，見其兒啼索其母，因抱而徘徊舍中，而啼索如故，交云「棄置勿復道」。此辭大類今時南調曲，想創南詞者，亦有所因也。《藕居士詩話》卷上：詩後有「亂曰」，自漢樂府《婦病行》始。《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婦病行》尾評：鍾云：人情自愛其子，亦隨婦之存亡盛衰轉，可感可悲。《古詩鏡》卷一《婦病行》尾評：情事，酸楚滿抱。此情此語，易當得穢，更自簡潔，故自西漢標格。《樂府廣序》卷五《婦病行》：《集考》：古辭以婦能持門戶，婦沒子不免饑寒，而乞諸親交也。「亂曰」下，是婦沒後事。「我欲不傷」下，是親交之言。「行復爾耳」，謂啼索如故。丈人，夫也。作舅姑者非屬直親付託也。「屬累」，緣及也。交，親交也。序曰：《婦病行》，傷時政也。余聞之先儒曰：世治則室家相保，世亂則室家相棄。故王風闕而《苕華》羨其榮，《中谷》悲其悴，蓋言疾苦，無與上聞也。漢世尚采詩入樂，以備聽覽之遺，其事實祥于鳳凰神爵者。《詩辯坻》卷一：《病婦行》「探懷中錢持授」句韻，「見孤啼索其母抱」句韻，「棄置勿復道」句韻。「授」叶「抱」、「道」，古韻也。《孤兒行》「腸月中愴欲悲」，「月」與「肉」同，古字也。《漢詩音註》卷六《婦病行》：「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饑且寒。」漢高賜惠帝詔曰：「以如意母子相累。」每爲歎欷，況婦人乎！「屬累君兩三孤子」，又云「莫我兒饑且寒」，此時已判其子之我憐，知終等於陌路矣。「入門見孤啼索其母抱。」謂後母耶？思前母耶？迸血滿空舍矣。「徘回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行復爾耳」，其父聞之漠然無動于中也，故有末句。「道逢」「從乞」一段，眞有是事之理。至探錢授孤入門見啼以下：男兒愛後婦，萬古一轍矣。人情反覆，父子猶然，託病婦垂訣之詞，傷心刺骨矣。終亂之以棄恩背故，謂之何哉！《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婦病行》：情深至語，極高古。「折搖」猶俗言「折倒」，言摧折之也。「閉門塞牖舍」，似言逐兒在外，兩三孤兒入市，其大者索母，其小者味。「行復爾耳」句，與「行當折搖」「行」字意同，乃是婦病時口中語，預料它日必如此，乃今無可奈何，故曰「勿復道」。《古詩賞析》卷五《婦病行》：此刺人不恤其無母孤兒之詩。然不恤意，都在病婦口中，親交眼中，空際兩面顯出，絕不一語正寫，蓋斥父不慈，非以教孝。避實就虛，固是文家妙訣，亦其忠厚得體處也。良工心苦，曉者實難。詩九句追叙其婦將死，丁寧其夫善視其子之事。皆題前反跌也。起四句，婦病已久，夫不在旁，欲言必待傳呼，未言先已下淚，寫景淒苦之中，已將其人之平素不顧妻孥，憑空一擊。「屬累」三句，正寫丁寧，反伏後案。必待如此丁寧，則丁寧未必有用。綴以「行當」二句，愈覺嗚咽。「亂」前九句，正叙無母孤兒之苦，皆父之不恤使然也，仍不一語道破。「抱時」二句，指孤兒之小者。無衣無裏，應前「寒」字。「閉門」七句，指孤兒之大者，到市逢交，乞錢買餌與弟，泣不能起，淚不可止。反覆寫出可憐。「買餌」應前「飢」字。後八句，叙親交見而悲傷，與錢送歸，徘徊歎息之事。皆題後反襯也。索其母抱，直應婦病丁寧。空舍徘徊，顯出其父不在。「行復爾」、「勿復道」，言母死幾時，竟至於此，父已不顧，我且奈何。如此收住，父之過微而顯矣。

《孤兒行》《樂府詩集》卷三八《孤兒行》：《孤子生行》，一曰《孤兒行》。古辭言孤兒爲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歌錄》曰：「《孤子生行》，亦曰《放歌行》。」《樂府解題》曰：「鮑照《放歌行》云『蓼蟲避葵堇』，言朝廷方盛，君上好才，何爲臨歧相將去也。」《樂府原》卷九《孤兒行》：《孤兒行》，言爲兄嫂所苦，難與久居。此當是官下僚者爲長官所苦，故作是歌以寄情云。《古詩歸》卷五《孤兒行》尾評：鍾云：極俚極碎，寫得極奇極古極奥。又云：看他轉節落語，有崎嶇歷落不能成聲之意，情淚俱上。譚云：予每讀唐人「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觸着痛處，終日不樂。又復誦《孤兒行》一過，汗下淚下，非至性人，身當其苦，聳動不來。《古詩解》卷七《孤兒行》評：此孤兒自叙之詞。首言少失父母，而爲兄嫂所苦，其往來行賈之艱，與歸來冷落之狀，業已備嘗，而行汲履霜，辛苦尤甚，冬衣夏服，且不得完，有生曾不如死也。及收瓜之候，而織悉在所必計，檢束不得自如，故欲寄書父母，兄嫂

誠難與久居耳。味其詞意，實有《上留田》光景，第彼妙於含蓄，而此善於描寫，各擅其長。徐伯臣謂官下僚者爲長官所苦，故作是歌以寄情，然隱詞規諷，定有一二語旁溢，不應逼眞至此。《古詩鏡》卷一《孤兒行》尾評：是孤兒語。讀之覺啼淚萬行。《樂府廣序》卷五《孤兒行》：序曰：《孤兒行》，閔俗也。《漢志》：民自二十以上，上所長也。六十以下，上所養也。漢治誠爲近古哉！詩可以觀，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失。後代陳詩僅獻其歌頌，則疾痛之聲不聞，上何繇知政之得失乎！《漢詩音註》卷六《孤兒行》：《孤兒生行》，一曰《孤兒行》。古詞言孤兒爲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歌錄》曰：《孤兒生行》亦曰《放歌行》。「收瓜」一段，插入奇絕。夫行賈至齊淮之遠，臘後始歸，迨六月炎蒸，又有是役，蓋終歲無暇日矣。獨舉露瓜者，亦暗寓同根之譏。「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較計。」曰「願還我蒂」，將以蒂自明也。又云「當興較計」，則出蒂亦不足塞責。數句之中，多少曲折。「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久居。」「亂」之末句，知不復可忍，孤兒亦自決矣。與上《婦病篇》同悲。歷叙兄嫂之虐，只得「兄嫂令我行賈」六字，與「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二句，正寫耳。先後只就孤兒苦況痛切言之，兄嫂之威不寒而栗矣。不曰「孤弟」，而曰「孤兒」，直判其子于父母，痛絕兄嫂之辭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孤兒行》：筆極高古，情極生動，轉折變態，備盡形容。「南到」「東到」，極言遠道劬勞。「辦飯」猶飯人。「視馬」，寓不問人之意。「行取殿」，言不敢在人前。「使我」以下曲折，極寫手爲錯。或言其龜「下從」至「黃泉」爲句，下忽起一端，另寫時令，從氣及草，從草及桑，從桑及瓜，來脈迢迢，幾許宛曲。「春氣動」三字，又微若跟「地下黃泉」，此段文情甚奇。味通篇前後，「將瓜車」似是實事，詩正咏之，前此「行賈」「行汲」，乃追寫耳，不然，何獨於「將車」一小事如此細細咏歎耶？「行取殿下堂」句，當是計較子母已多折閱而下堂也。殿如下下，考之意，即所謂殿最者是。「瓜車反覆」數語，生動淋漓，如見車翻瓜墮，纍纍滿地，衆共攫食，一兒大啼也。「願還我蒂」，不得已之苦言。《古詩源》卷三：《孤兒行》極瑣碎，極古奥。斷續無端，起落無迹，泪痕血點，結綴而成，樂府中有此一種筆墨。《古詩賞析》卷五《孤兒行》：此見兄嫂虐使孤兒。代爲訴苦之詩。起三句，以孤兒命句，總挈通章。下分三段寫：首段，自「父母」句起，至「淚下如雨」止，皆言行賈辛勤，歸來兄嫂不恤之苦。「父母在時」三句，題前反襯，「父母已去」二句，本段提筆，而惟因親沒，故兄嫂得以虐之，又是全篇點眼，直注「亂」中寄書地下意。「南到」四句，正叙遠賈晚歸之苦。「頭多」七句，接上「不敢自言」，言出門勞頓。兄嫂莫知，而風塵憔悴之形。亦應共見。乃辦飯視馬，使令迭來，上堂下堂，進退維谷，孤兒能不淚下如雨乎？曲折寫來，畧作頓勢。次段自「使我」句起，至「地下黃泉」止，皆叙遠汲之苦。「使我」二句，接上直入，不更裝頭，總見無一息暫休意。「手爲」五句，正叙遠汲手錯足傷之苦。「淚下」四句。頂「悲」字復說涕淚，補出無衣。「冬」字應前「臘月」，「夏」字又領後「六月」也，「居生」三句歸到不樂生，幸速死，本段束筆，恰又逗起「亂」意。三段自「春氣」句起，至「當興較計」止，叙收瓜覆車，兄嫂較計之苦。「春氣」四句，遙接前臘月履霜，由時序逐漸引起，以虛筆括過蠶桑，遞入收瓜本事。紆徐搖曳而來，與上截文法大變。上是直接法，此是脱接法。上是急受法，此是緩受法，各極其妙。「將是」五句，正叙收瓜將車車覆勞而失誤之苦，「助少啗多」，眞堪一歎。「願還」四句，一面求人見憐，一面急歸告訴，見得此番較計，必定受苦異常，收足兄嫂之嚴，已將「亂」意喝起。「亂」語，有不必多言，拚得一死意。雖單頂第三段申說，然全篇亦借以總收。書寄父母，直抱轉「父母已去」、「下從地下黃泉」等句，作呼應，「兄嫂難與久居」，則上文無數虐使，到頭結穴也。通體照應謹嚴，接落變換，叙次簡古，無美不臻。《婦病》、《孤兒》兩行，神妙匹敵，一則以襯托虛擊法見體裁，一則以層累實叙法見力量。且皆有「亂」語，一則詩短「亂」長，一則詩長「亂」短，亦於同中示異，愚意直是一人手筆。有意因題制變，留此兩絕作耳。

《雁門太守行》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雁門太守行》古詞云：「漢孝和帝時，洛陽令王君。當時廣漢鄧人王渙，字稚子，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輕剽少年。晚改節博學，通於法律。舉茂才，除溫令，政化大行。人畜牧於野，輒云以付稚子，終無失盜。遷兗州刺史，一年，除拜侍御史。轉洛陽令，獄訟止息，發擿奸伏如神。元興初病卒，老少咨嗟，奠酬以千數。及喪西歸，至弘農，人多設祭於路。吏問其故，言我平常持租詣洛陽，有司鈔截，恆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復見侵枉，故來報耳。人思其德，立祠在安陽亭。有食酒肉，輒往弦歌而祭之。後鄧太后下詔褒美，拜其子石爲郎。帝事黃老之道，悉毀諸祠廟，惟渙及卓茂廟存焉。按：其歌詞歷述渙本末，與《本傳》合，而題云《雁門太守行》，所未詳也。若梁簡文帝「輕霜

中夜下」，備言邊城征戰之思。及皇甫規雁門之問，蓋依題焉！《樂府詩集》卷三九《雁門太守行》（八解）：《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雁門太守行》，歌古洛陽令，一篇。』」《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晚改節敦儒學，習書讀律，略通大義。後舉茂才，除溫令。討擊姦猾，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風）部〔郡〕，威（風）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還爲洛陽令。政平訟理，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爲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咨嗟，男女老壯相與致奠，醊以千數。及喪西歸，經宏農，民庶皆設槃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抄，恆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永嘉二年，鄧太后詔嘉其節義，而以子石爲郎中。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旁祀，唯存卓茂與渙祠焉。」《樂府解題》曰：「按古歌詞，歷述渙本末，與《傳》合。而曰《雁門太守行》，所未詳。若梁簡文帝「輕霜中夜下」，備言邊城征戰之思，皇甫規雁門之問，蓋據題爲之也。」《樂府原》卷九《鴈門太守行》：此洛陽民，爲其令王君渙，德政異常，不幸病卒，老幼嗟悼，立祠安陽亭，直述其事刻而薦之之祠也。但命名曰「鴈門太守」未詳，或別有疑誤。按：此是和帝時事，則延年編樂府之後，隨時編入者已多矣。《詩藪・內編》卷一：《雁門太守行》通篇皆贊詞，《折楊柳》通篇皆戒詞，名雖樂府，實寡風韻。馮舒《詩紀匡謬》：《雁門太守行》，《宋書》上列「洛陽行」三字，下列「雁門太守行」五字，明是「洛陽行」是此詩之題，而「雁門太守行」爲此篇之調也。以今日南曲之體辟之，則「雁門太守行」者，如所謂「梁州序」、「念奴嬌」耳。命調則同，賦題各異。自郭氏《樂府》始去「洛陽行」三字，而學世眯目，疑其以「雁門太守」歌洛陽令矣。又王僧虔《伎錄》云：「《雁門太守行》歌古洛陽令一篇。」亦可知古之《雁門太守行》不獨此一篇，但被之管絃則此篇耳。餘如《短歌行》之「對酒西伯」，《燕歌行》之「秋風別日」，俱如此類。《宋書》甚明，學者可撿對也。《樂府廣序》卷五《雁門太守行》：序曰：《雁門太守行》，歌雒陽令，美吏治也。上繼地節，建武之隆，何風之偉歟！或曰：永元政衰，雒陽令，微也，其民歌之，有足風者，故列懿調。王穉子外猛內慈，又善于任人行法，《國風》所稱「邦之司直」也。末世之吏，不專在于行恩，故曰：「與使民愛之，不若使民畏之。」孔明治蜀，王猛治秦，深合此意。《漢詩音註》卷六《雁門太守行》：此篇整調，而自落落疎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雁門太守行》：筆甚古勁。王君自是健吏，政嚴而民思之，諒其中心曰「內懷慈仁」，曰「不敢行恩」，公正之感人如此。「移惡」二句，言豪暴皆知其主名。「買繩禮竿」不可解，或理枉者用以自列。「錢三十」不多也，「財」或與「纔」通。《柳亭詩話》卷二一「雁門」：《雁門太守行》，漢時祭洛陽令王渙之歌也。李廣、魏尚嘗守是郡，皆有德于民，故借以美渙云。李長吉之《上昌黎詞》雖工，失其旨矣。何大復《樂陵令行》，以平原太守比許忠節，得其遺意。

《艷歌何嘗行》《樂府古題要解》卷上：《艷歌何嘗行》亦曰《飛鶴行》，古詞：「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言雌病雄不能負之而去。「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也。又云「何嘗快，獨無憂」，不復爲後人所擬也。《樂府詩集》卷三九《艷歌何嘗行》：一曰《飛鵠行》。《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艷歌何嘗行》，歌文帝《何嘗》、《古白鵠》二篇。』」《樂府解題》曰：「古辭云：『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言雌病雄不能負之而去，『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也。又有古辭云『何嘗快，獨無憂』，不復爲後人所擬。」「鵠」一作「鶴」。《風雅翼》卷一〇《艷歌何嘗行》二章尾評：此蓋新婚之人，將有遠行，妻病不得與俱，徘徊顧戀，而不堪於離別之懷（一章）。此章乃其妻答之詞，情義切至，雖以死誓終無怨傷。且以延年爲祝，其忠厚和平之氣，藹然可見（二章）。《古詩解》卷七《艷歌何嘗行》：此疑遠行者與室家訣別之詞，因託鳥言自比。言鵠之雙飛各成行列，豈意中途被病不能相隨，至返顧徘徊莫可爲計。吾非不欲銜汝，而予口則卒瘏矣。吾非不欲負汝，而予羽則既敝矣。大抵人情，新相如則樂，生別離則悲，是以躊躇不進，而還顧羣侶，不覺淚之沾衣也。乃婦人因夫之別而悲咽不勝言，君苟自愛來歸，妾當閉門下鍵以待君還耳。第吾被病若此，生死皆不可知，生則猶能相見，死則期會黃泉，見無日矣。然妻雖病，而夫猶以延年祝之，其情之深至如此。《樂府原》卷九《艷歌何嘗行》：凡歌辭出自男女夫婦者，皆謂之艷歌，而立題不同，各有意義。此云「何嘗」者，當作「何常」，言夫婦之不可常也。如白鵠聯翩而來，一旦而病，雌雄遂至離分，所謂「無常」蓋如此。「樂哉新相知」二句，言可樂莫如新相知，可憂

莫如生別離也。其妻雖病，猶以延年祝之，此至情也。《古樂苑》卷二一《豔歌何嘗行》(四解)：二曰《飛鵠行》，別有一篇，語小異。鵠，二作鶴，鵠鶴古通用。《飛來雙白鶴》本此。《古詩鏡》卷一《艷歌何嘗行》尾評：徘徊悽惻。孤兒嫠婦，放臣索友，殆難爲讀。《樂府廣序》卷五《豔歌何嘗行》：序曰：《豔歌何嘗行》，歌白鵠，歎仳離也。一曰：爲新知見阻，棄其舊好焉。矢音和厚，故可密比絲竹。楚詞「悲莫悲兮生別離」，四解通爲生別離起興，冀其新故勿渝。《風》之變也。鮑明遠《京雒行》「寶帳三千所，爲爾一朝容。但懼秋塵起，盛愛逐衰蓬。唯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本此。《漢詩音註》卷六《豔歌何嘗行二首》：「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方。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回。」「五里六里」，如鳥之尋丈然，硬下乃見其悲。「銜汝」以下，直現飛鵠，身自訴矣。「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自別離。躇躊顧羣侶，淚下不自知。」至情急響。通篇就飛鵠說，更高。《采菽堂古詩選》卷二《豔歌何嘗行》：「十十五五」與下「羣侶」相應，言它皆雙。「五里」、「六里」，寫反顧情殷。此應夫有遠行，婦病不能隨，故賦此詩。「新相知」指羣侶。此章是夫口中語。又《豔歌何嘗行(念與君別離)》：《樂府》作《延年萬歲期》。此章婦答語。「若生」二句，語健情至。《廣文選・飛鵠行》曰：「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羽毛日摧頹。樂哉心相知，憂來生別離。踟躕顧羣侶，淚落縱橫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十十五五」字加一「將」字，及「行不齊」字，稍生動。《古詩賞析》卷五《豔歌何嘗行》：此人將挈妻遠行，其妻病不能隨，訣別之詩。前三解，以白鵠本自成雙，十十五五，莫不如此，今因雌病難以隨雄，致使其雄反顧徘徊，欲銜不可，欲負不能，將一時情事，皆於比意中顯出。運實於虛，筆饒古趣。第四解，方着人說，生離顧羣淚下之痛，從新相知之樂反面跌出，愈覺難堪。以上皆夫語婦之辭。趨前八句，婦答之辭，接言離別痛心，旋以「各自愛」勸慰一句，點清遠道還歸之難。然後以己雖靜守空房，將來生死未卜，會見難期，暗兜被病難隨咽住，曲折之極。末二，仍是夫辭。死別之慘，刺耳刺心，不忍出口，故反以今日且樂，爾定延年，歡期正久，勸慰作結，眞達得無可奈何，心口相違意出。

《艷歌行》《樂府古題要解》卷下：《艷歌行》古詞：「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言燕尚冬藏夏來，兄弟乃流宕在他縣，主人婦爲綻衣服，其夫見而疑之。《樂府詩集》卷三九：《古今樂錄》曰：《豔歌行》非一，有直云「豔歌」，即《豔歌行》是也。若《羅敷》、《何嘗》、《雙鴻》、《福鍾》等行，亦皆「豔歌」。王僧虔《技錄》云：「《豔歌雙鴻行》，荀《錄》所載《雙鴻》一篇；《豔歌福鍾行》，荀《錄》所載《福鍾》一篇，今皆不傳。《豔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篇，荀《錄》所載。《羅敷》一篇，相如中歌之，今不歌。」《樂府解題》曰：「古辭云『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言燕尚冬藏夏來，兄弟反流宕他縣。主婦爲綻衣服，其夫見而疑之也。」《古詩解》卷七《豔歌行》評：此疑去其鄉里而羈流異國，作此歌以自嘆也。言堂前之燕，適去適來，而我兄弟則一去不返，且流宕他縣，至孑然獨處，誰與縫裳，幸有主人之婦憐而衣之，又起主人之疑，耽耽流眄若有不相容者。然因言己清白，勿用生疑，猶之水清石見，久當自明耳。然中心縱可自白嫌疑，終難久處，總不如歸去之爲愈也。又《艷歌行(南山石嵬嵬)》評：此與《豫章行》，詞義絕相類。然「白楊」意似有托，「松」則實爲宮殿之梁，疑明、章之際，大興土木，詩人嘆其宮室過度，作此以諷與？詞若贊嘆意，實譏刺也。至「本自南山松，今爲宮殿梁」，細味之，卻有無限感慨意。或曰：東漢諸帝，俱崇節儉，不宜有刺。獨不觀《五噫歌》「宮室崔嵬」，何爲乎來哉！《樂府原》卷九《豔歌行》：主婦爲兄弟綻衣，其夫見而疑之也。古辭若《羅敷》、《何嘗》、《雙鴻》、《福鍾》等行，皆名豔歌，而此篇其首倡也。下有「南山石嵬嵬」，意疎辭略，不錄。《詩源辯體》卷三：《艷歌行》故衣誰當補」，何處當綻」，何處當綻也。賴得賢主人代我爲夫組紝耳。此閨閣之思，可謂貞篤。然夫婿歸入門時，反隱于斜柯而眄之，蓋有所猜耳。故下句復云：「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婦人必以貞信自持，然後可以要其夫。《鐃歌》「拉雜摧燒，當風揚灰」，可謂極妒。而必以「鷄鳴狗吠，兄嫂知之」自明，亦此指耳。馮舒《詩紀匡謬》：「斜柯西北眄」，《樂府》、《玉臺》俱作「斜柯」，文人襲用不少。自《詩紀》改作「斜倚」，《詩刪》因之，而此字亡矣。《古詩鏡》卷一《艷歌行》尾評：「水清石自見」，淺淺托喻，人情大抵可見。《樂府廣序》卷五《豔歌行》：序曰：《豔歌行》，歌「翩翩堂前燕」，幸自明其惑也。初昭帝之明，能辨霍子孟之誣，非惑也。如蕭望之、劉更生于漢元帝，至水清石見，寧非快事。唐明皇

幸蜀，而思曲江，抑晚矣。按收調「石見何纍纍」，遠接「流宕在他縣」，文情淡而益旨。賀貽孫《詩筏》：古《艷歌行》：「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眄。」無限深情，在此一疑，後面如許溫情，皆從「斜倚西北眄」出。婦人值深情男子，着假不得，認眞不得，太莊則疑疏，太謔則疑褻，故以「語卿且勿眄」微謔之。「水清石自見」一語，楚楚可憐，不費辨解，疑團自破。尤妙在「石見何累累」一轉，又宕開去而以「遠行不如歸」謔語結之。倘無此一謔，卻又不成親昵矣。層層宛轉，發乎情，止乎禮義，可見漢人去《三百篇》尚未遠也。《詩辯坻》卷一：沈朗思云：「《艷歌行》『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組。』于韻不叶，當是『組』字，傳刻誤也。組者，補縫之義。」《漢詩音註》卷六《豔歌行》：起二句，如「六義」之興。既以見久旅忘歸，不及梁燕之知時，又起賢主人盈盈堂上，遂動夫壻之疑也。「斜倚」，《詩乘》作「斜柯」。「石見何纍纍」承之曰「遠行不如歸」，接法高絕，非遠行何以有補衣之舉，故觸事思歸也。費錫璜《漢詩總說》：始皆艷羨，終止于禮。《艷歌行》流宕他鄉，而卒守之以正；《東門行》盎無斗儲，而夫婦相勉自愛不爲非。好色而不淫，怨而不怒，惟漢詩有焉。《采菽堂古詩選》卷二《豔歌行》：客子情事曲筆寫出，甚新異。冬藏夏見，與客倏忽去來。賢主人乃居停婦，憐客莫爲補綻，故爲之組。而婦之壻疑之。客與婦在室而壻從門來，固應大疑。斜倚眄狀且怒且疑，無實可指，側立睨視，極生動，極肖。水清石見，比其無它。纍纍則石見之甚。情實幸既白，然若此豈如歸。《古詩賞析》卷五《豔歌行》：此客子倩居，停婦縫衣，主人見疑，詩以曉之，且自傷不得歸也。首四以燕之冬藏夏見，皆有安巢，反興起己之流宕不歸。「故衣」六句，正叙客久衣敝，感婦組衣，其夫見而生疑之事。斜倚而盼，形容如畫。「語卿」二句，客曉其夫之辭。以喻出之，言簡意括。末二，其夫答辭，蒙上喻接口而下，言心迹雖明，不如歸去之嫌疑自釋。遠行思歸本旨，反在對面醒出，亦奇變。

《白頭吟》《樂府古題要解》卷上：《白頭吟》古詞：「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于溝水之上，叙其本情；終言男兒當重意氣，何用于錢刀也。一說：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陳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叶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鑠金點玉之謗，君恩似薄，與古文近焉。《樂府詩集》卷四一：《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曰：「《白頭吟行》，歌古「皚如山上雪」篇。」《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解題》曰：「古辭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溝水之上，叙其本情。終言男兒重意氣，何用於錢刀。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陳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氣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鑠金玷玉之謗，君恩以薄，與古文近焉。」一說云：《白頭吟》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爲名。唐元稹又有《決絕詞》，亦出於此。《風雅翼》卷一〇《白頭吟》尾評：「皚」，白貌。皚、皎，皆言相如之心，易見如此也。「躞蹀」，步行也。「嫋嫋」「蓰蓰」，並搖動貌，以比相如之心不定，又將它圖也。「刀」，亦錢之別名，其形如刀。按：《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此指女家之資裝而言，茂陵人多富，故云然。初，相如客臨邛卓王孫家，其女新寡，竊從戶窺相如，相如以琴心挑之，遁夜亡奔，遂與馳歸成都，其失身背理如此。雖果見棄，亦無足恤。然今所錄之詞，特以其格韻不凡，託意婉切，殊可諷詠。後世多有擬作，方其簡古，未有能過之者。視相如《琴歌》歸鳳求凰之詞，不掩醜惡者自不侔矣。觀者不以人廢言可也。《樂府原》卷一〇《白頭吟》：卓文君以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故作此以自絕，相如乃止。末云「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蓋刺相如曩日之貧，且以錢刀貨妾，不如意氣相感之勝，此文君自況也。《古詩鏡》卷二《白頭吟》尾評：文君驕怨，《白頭吟》意氣，悍然決裂，殆盡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此身已久屬長卿，願安所得而誓不離耶？魚不受餌，竿長何爲，「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似誚長卿富易妻也。《樂府廣序》卷六《白頭吟》：序曰：《白頭吟》歌「皚如」，刺貳也。風人尚專一之思，許其怨，次之楚調。古人務立身無過，而後可以責望君友。「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鮑照曲「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同立言之意。唐李白曲「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又曰「城崩圮梁妻，誰道土無心」，可方漢曲。《詩辯坻》卷一：《白頭吟》古辭，突然而起，忽然而收，無句不奇，無調不變。《覲齋詩談》卷八《雜錄》：《白頭行》古詞，突然而起，忽然而收，此即是法，須知其取勢留味之妙。

《怨詩行》《樂府詩集》卷四一《相和歌辭・楚調曲・怨詩行》：《古今樂

錄》曰：《怨詩行》，歌東阿王「明月照高樓」一篇。王僧虔《技錄》曰：荀《錄》所載「古爲君」一篇，今不傳。《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王使樂正子治之，曰「非玉」，刖其右足。平王立，復獻之，又以爲欺，刖其左足。平王死，子立，復獻之。乃抱玉而哭，繼之以血，荆山爲之崩。王使剖之，果有寶。乃封和爲陵陽侯，辭不受，而作《怨歌》焉。班婕妤《怨詩行》序曰：漢成帝班婕妤失寵，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乃作《怨詩》以自傷，託辭於紈扇云。《樂府解題》曰：古詞云「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言周公推心輔政，二叔流言，致有雷雨拔木之變。梁簡文「十五頗有餘」，自言姝豔，以讒見毀。又曰「持此傾城貌，翻爲不肖軀」，與古文意同而體異。若傅休奕《怨歌行》云「昭昭朝時日，皎皎最明月」，蓋傷「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不及偕老，猶望死而同穴也。《古樂苑》卷二二《相和歌辭・楚調曲・怨詩行》：《琴操》：卞和得玉璞以三獻，楚封爲陵陽侯，辭不受，而作《怨歌》。班婕妤《怨詩行》序：漢成帝班婕妤失寵，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乃作《怨詩》以自傷，託辭於紈扇云。郭本分《怨詩行》、《怨詩》、《怨歌行》爲三類，今從之。《怨詩行》古辭，言人命難常，不如遊心恣欲也。一曰：《怨詩行》歌，陳思而下多言棄妻怨女，大畧祖班婕妤《怨歌行》之意。惟阮瑀《怨詩》與此意合。《樂府廣序》卷六《怨詩行》：序曰：余《詠古》詩云：「人生忽若寓。」夫寓不可嘗，怨不一族。曰「怨詩行」、「怨歌行」，曰雜怨。是怨亦人情乎？情不可使底，君子比于樂焉。【略】末二句即《西門行》「請呼心所懽」一意。知古人所怨，只是行與願違耳。

《滿歌行》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滿歌行》古詞：「爲樂未幾時，遭世險巇。」其始言逢此百罹，零丁荼毒，古人遜位躬耕，遂我取願；次言窮達天命，智者不憂，莊周遺名，名垂千載；終言命如磐石見火，當自娛以頤養，保此百年也。《古詩解》卷八《滿歌行》：此在位之臣，遭亂未能遠去，故不勝憤懣而作此詩以自遣。韻凡六易，意亦六轉。首言逢世危險而憂苦難支；次言辭位甚安，而心竊自鄙；次憶昔蹈海眷戀庭闕而不行；次期委命自寬，託古人達者以自慰；次思行樂而慨庸人之不悟；次悲生促而必須安神以養壽也。望極而見星曉月移者，居平之景；瞻夜而見北斗闌干者，蹈海之危；日月馳驅，嘆時之駛；鑿石見火，哀生之促；俱不得以重叠目之。《樂府原》卷一〇《滿歌行》：《滿歌》，乃大曲十五之一也。蓋《宋書・樂志》所載，其辭類曹孟德。初言遭時險巇，而欲遜位躬耕，慕昔賢之安神養性而已。而後，爲滿其志也。若徒貪慕富貴，而不保遐期，猶缺然也。《漢曲》自橫吹而下，類有不傳，何也？哀帝綏和二年，詔罷樂府官，去鄭衛之聲，其郊祭樂及古兵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別屬他官。按：武帝立樂府官，其廟祀樂，若「大孝備矣」以下諸詩，羣祀樂若「練時日」以下諸詩，瑞應若「天馬」以下諸詩，及燕樂《鐃歌十八曲》，皆其一時所謂正樂也。其後，有橫吹曲、相和曲，則雜出矣。夫古樂必以八音者，以天地間有形可以取聲者惟此八物而已。八物異器，高下清濁異音，調之使平，協之使合，而後可以宣八風，感天地也。若鄭聲者，止以絲竹絃匏之清聲，稍以鐘鼓緣之，其遲濁難諧之音悉廢不用，於是爲新巧淫靡之調，慆淫心耳，使聽者忘倦而蕩情，故仲尼惡之也。漢所制郊廟諸樂，未必盡用八音，至於《鐃歌》亦有風義可興，而鈴鐃相錯，亦非召和之器，而況於諸雜曲耶！故自孝哀廢革之後，諸曲率有不盡傳者。魏武名爲好古，往往改其舊名，補以新辭，然不知所以去之之故，與正樂所以異於鄭聲之說。說者徒以桑間濮上爲淫俗，故其聲樂爲淫聲，而不知鄭樂止以煩手淫聲得名，而不主於淫風也。蓋當世諸侯，率用鄭之樂師，如師悝、師慧，率皆賢智士，止以矇瞽易以放律，初不爲其俗寫淫風也。然則，變風存於《詩》，孔子何取焉？傷先王既沒之風，憫世道易移於俗，以是辨俗而垂戒，猶《春秋》之示人以王法也。若以其樂爲播揚敝俗而作也，則其國有執政之賢者，蓋將自諱之不暇，豈有宣導其欲以治人者哉？予既集此，因附平日所見，俾後之攷音樂者，知所自云。《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滿歌行》尾評：鍾云：長詩當看其語脈簡妙處。《古詩鏡》卷一《滿歌行》尾評：「苕巢飄風，不如卑棲，陟阬登山，不如履地」，此則稽康可以守身，靈運可以永譽。「暮秋烈風，昔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有此幾回驚顧。《漢詩音註》卷六《滿歌行》：凡戀戀仕途者，宜書一通置之座隅。《采菽堂古詩選》卷二《滿歌行》：此仕於下僚，時不得志而思歸休，乃作此曲。中多達語，每單作一句，往往生姿。「守此末榮下，入暮秋烈風」句甚妙，景物悽慘，動幾許思歸之心。「多爲少憂」意妙，不辭躬耕之勞，身雖多爲，心自少憂。鑿石得火，迸散忽滅，比壽命，語甚奇。「居代」字亦新。

《怨歌行班婕妤》　《文選》卷二七班婕妤《怨歌行》唐六臣注題注：五言。

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餘同向注。（呂）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故有是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姑，少有才學。《古詩解》卷七《怨歌行》：婕妤既退處東宮，而以紈扇自況，言己脩潔之行，無一玷缺，如以齊紈而成團扇，直可與明月齊芳，以是承君之寵，使微風足以滌煩熱，其裨益於君多矣。然而君恩可常恃哉？惟恐秋風忽至，而中道棄捐，其不欲爭妍怙寵類如此。夫恩情業已中絕，而婉詞微諷，猶若恐其或然，蓋不欲明歸咎於君也。迹其所自傷悼，雖「絺綌」凄風之咏，何以加諸！《古樂苑》卷二二《怨歌行》：《漢書》曰：「孝成班倢伃，初入官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倢伃，居增成舍。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興，班倢伃失寵，稀復進見。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帝許焉。」《樂府解題》曰：「倢伃怨者，爲漢成帝班倢伃作也。倢伃，徐令彪之姑，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爲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弟冠於後宮。倢伃自知見薄，乃退居東宮，作賦及《紈扇詩》以自傷悼。後人傷之，而爲《倢伃怨》也。《歌錄》曰《怨歌行》。古辭樂府作顏延年。《詩源辯體》卷三：班婕妤樂府五言《怨歌行》，託物興寄，而文采自彰。馮元成謂「怨而不怒，風人之遺」，王元美謂「可與《十九首》、蘇、李並驅」是也。成帝品錄詞人，不應遂及後宮，不必致疑。陸時雍《詩鏡總論》：班婕妤說禮陳詩，婷脩嫮佩，《怨歌行》不在《綠衣》諸什之下。《古詩鏡》卷二《怨歌行》尾評：言之愔愔，讀之黯黯。情檢語素，絕去矜飾，所稱雅音，可想見其爲人矣。《樂府廣序》卷六《怨歌行》：鍾嶸《詩品》曰：婕妤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序曰：《怨歌行》，歌紈扇怨，《小雅》也。變雅興于宮闈，漢其衰矣。唐人曲「賤妾如桃李，君王若歲時」，差見蘊藉。劉孝威「後薪」「前魚」之喻，益形其陋。《事物攷辯》卷一三《怨歌行》：嚴滄溪《滄浪詩法》：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非也。《樂府》以爲嚴延年作。

《舞曲歌辭》《樂府詩集》卷五二《舞曲歌辭》：《通典》曰：樂之在耳者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而後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舞亦謂之萬。【略】自漢以後，樂舞寖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晉傅玄又有十餘小曲，名爲舞曲。故《南齊書》載其辭云：「獲罪於天，北徙朔方。墳墓誰掃，超若流光。」疑非宴樂之辭，未詳其所用也。前世樂飲酒酣，必自起舞。《詩》云「屢舞僊僊」是也。故知宴樂必舞，但不宜屢爾。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是也。自是已後，尤重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猶世飲酒以杯相屬也。灌夫起舞以屬田蚡，晉謝安舞以屬桓嗣，是也。近世以來，此風絕矣。又卷五三《舞曲歌辭·雜舞》：雜舞者，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鐸舞、拂舞、白紵之類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後寖陳於殿庭。蓋自周有縵樂、散樂，秦漢因之增廣，宴會所奏，率非雅舞。漢、魏已後，並以鞞、鐸、巾、拂四舞用之宴饗。【略】按此雖非正樂，亦皆前代舊聲。故成公綏賦云「鞞鐸舞庭，八音並陳」；梁武帝《報沈約》云「鞞鐸巾拂，古之遺風」是也。《古樂府》卷八《舞曲歌辭》：周有六舞，一曰帗舞，二曰羽舞，三曰皇舞，四曰旌舞，五曰干舞，六曰人舞。《周官》：舞師掌教四舞，樂師掌教國子小舞。自漢、魏以後，樂舞寖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雜舞者，公莫、巴渝、鐸舞、拂舞、白紵之類是也。始皆出於方俗，後寖陳於殿庭，蓋宴會所奏，率非雅舞。宋武帝大明中，亦以雜舞施於廟庭，朝會用樂則兼奏之。而《巴渝舞》則漢高帝所作，王粲改創其辭，以述魏德，於太祖廟奏之。而《鐸舞》、《巾舞》，古辭有聲而辭不可讀。《拂舞》則有《白鳩》、《獨漉》等曲。《白紵》宜是吳舞，本吳地所出也，故列於舞曲云。

《武德舞歌詩（東平王蒼）》《東觀漢紀》卷五《郊祀志》：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略】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脩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

《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略】。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漢書・禮樂志二》：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宋書・樂志》：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故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通志》卷四九《樂略第一・文武舞序論》：古有六舞，後世所用者，韶、武二舞而已。後世之舞，亦隨代皆有制作，每室各有形容，然究其所常用，及其制作之宜，不離是文、武二舞也。【略】古之樂，惟歌詩則有辭，笙、舞皆無辭。【略】雖東平王蒼有武德舞之歌，未必用之。大抵漢魏之世，舞詩無聞。《樂府詩集》卷五二《舞曲歌辭・雅舞・後漢武德舞歌詩》：一曰世祖廟登歌。《宋書樂志》曰：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二十六年，改周《大武》舞曰《五行》。漢高祖四年，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六年，改舜《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文帝又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和。蓋樂先王之樂者，明有法也；樂己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採《武德》舞作《昭德》舞，薦之太宗之廟。孝宣採《昭德》舞爲《盛德》舞，薦之世宗之廟。《漢書・禮樂志》曰：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大抵皆因秦舊事焉。《東觀漢記》曰：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公卿奏世祖廟舞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光武皇帝撥亂中興，武功盛大，廟樂宜曰《大武》之舞。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詔曰：如驃騎將軍議。進《武德》之舞如故。《古詩紀》卷一三《東平憲王蒼・武德舞歌詩》：《東觀漢紀》曰：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公卿奏世祖廟舞名。東平王蒼議，以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光武皇帝撥亂中興，武功盛大，廟樂舞宜曰《大武》之舞。乃進《武德歌舞詩》，遂用之於光武廟焉。《樂府廣序》卷一八《武德舞歌》：序曰：《武德舞》，歌於穆》，頌世祖武功成也。「休矣惟德」以下，戒後王法祖。《周頌》之遺。《漢詩音註》卷三《武德舞歌詩》：鋪敘文治，竟于撥亂中興絕少發揮，豈言其成功宜爾邪？

《聖人制禮樂》《宋書・樂志四》：《聖人制禮樂》一篇【略】。按景袁《廣樂記》言，字訛謬，聲辭雜書。《樂府詩集》卷五四《舞曲歌辭・雜舞・鐸舞歌詩》：《唐書・樂志》曰：鐸舞，漢曲也。《古今樂錄》曰：鐸舞者，所持也木鐸，制法度以號令天下，故取以爲名。今謂漢世諸舞，《鞞》、《巾》二舞是漢事，《鐸》、《拂》二舞以象時。古鐸舞曲有《聖人制禮樂》一篇。聲辭雜寫，不復可辨，相傳如此。《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四按：又《宋書・樂志》載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亦全篇皆取對音，歷代相傳，均闕疑而不敢改。《樵香小記》卷上《鐸舞曲》：古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不可句讀。考《宋書・樂志》載此篇，原每句空一字，郭氏連而一之耳！

《巾舞歌詩》《宋書・樂志四》：《巾舞歌詩》一篇。嚴羽《滄浪詩話・考證》：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也。《樂府詩集》卷五四《巾舞歌詩（吾不見公莫時）》：《唐書・樂志》曰：《公莫舞》，晉宋謂之《巾舞》。其說云：漢高祖與項籍會鴻門，項莊舞劒，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云：公莫苦口。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宋書・樂志》曰：按《琴操》有《公莫渡河》，然則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古今樂錄》曰：巾舞，古有歌辭，訛異不可解。江左以來，有歌舞辭，沈約疑是《公無渡河》曲。今三調中自有《公無渡河》，其聲哀切，故入瑟調，不容以瑟調離於舞曲。惟《公無渡河》，古有歌有弦無舞也。

《獨漉篇・獨漉獨漉》《樂府詩集》卷五四《晉拂舞歌詩》：《晉書・樂志》曰：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也。晉曲五篇：一曰《白鳩》，二曰《濟濟》，三曰《獨祿》，四曰《碣石》，五曰《淮南王》。齊多刪舊辭而因其曲名。《古今樂錄》曰：梁拂舞歌，並用晉辭。《樂府解題》曰：讀其辭，除《白鳩》一曲，餘並非吳歌。未知所起也。又《獨漉篇（獨漉獨漉）》：《獨漉》一作《獨祿》。《南齊書・樂志》曰：古辭《明君曲》後云：「勇安樂，無慈不問清與濁。清（闕）與無時濁邪交與獨祿。」《伎錄》曰：「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尚可，貪汙殺我。」晉歌爲「鹿」字，古通用也。疑是風刺之辭。《帶經堂詩話》卷一

六：樂府拂舞歌有《獨漉篇》，一作「獨祿」，一作「獨鹿」。《宛委餘編・子史文選》：訓解云：罣麗，小網也，音獨祿。按古辭云：「獨漉獨漉，水深泥濁。」蓋因水邊所見以起興，「漉」、「祿」、「鹿」三字，舊俱無解，則作網義釋亦通。

《淮南王篇》《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淮南王篇》古詞：「淮南王，自言尊。」淮南小山所作也。舊說漢淮南王安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適。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歌》。其詞實言安仙去。《樂府詩集》卷五四《淮南王篇（淮南王自言尊）》：崔豹《古今注》曰：《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班固《漢武帝故事》曰：淮南王安好神仙，招方術之士，能爲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壽無極。」帝心惡之，使覘王。云能致仙人與共游處，變化無常，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喜，欲受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出，令與羣臣，因不知所之。《樂府解題》曰：古詞云「淮南王，自言尊」，實言安仙去。《采菽堂古詩選》卷二《淮南王篇》：今按此詩，亦未實言淮王得仙。淮王爲漢所誅死，然好賓客，喜言神仙。篇中曰「自言尊」，曰「少年窈窕何能賢」，尊者不尊而賢者不賢也。化鵠歸來，「苦身不已」，似言魂魄徘徊，故上有「揚聲悲歌音絕天」之句。應是哀淮王之詞。「後園鑿井」數語，新雋雅麗。

《琴曲歌辭》《樂府詩集》卷五七《琴曲歌辭》：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無故不去其身。《唐書・樂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陰氣初動，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農所造。《廣雅》曰：伏羲造琴，長七尺二寸，而有五弦。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琴操》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濱，濱賓也，言其服也。前廣後狹，尊卑象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古今樂錄》曰：今稱二弦爲文武弦，是也。應劭《風俗通》曰：七弦，法七星也。《三禮圖》曰：琴第一弦爲宮，次弦爲南，次爲角，次爲羽，次爲徵，次爲少宮，次爲少商。桓譚《新論》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崔豹《古今注》曰：蔡邕益琴爲九弦，二弦大，次三弦小，次四弦尤小。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也。鳴鹿、循況、濫觴、號鍾、自鳴、空中，皆齊桓公琴也。繞梁，楚莊王琴也。綠綺，司馬相如琴也。焦尾，蔡邕琴也。鳳凰，趙飛燕琴也。自伏羲制作之後，有瓠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琴論》曰：和樂而作，命之曰暢，言達則兼濟天下，而美暢其道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進德修業申達之名也；弄者，情性和暢寬泰之名也。其後西漢時有慶安世者，爲成帝侍郎，善爲雙鳳離鸞之曲。齊人劉道彊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趙飛燕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皆妙絕當時，見稱後世。若夫心意感發，聲調諧應，大弦寬和而溫，小弦清廉而不亂，攫之深，醉之愉，斯爲盡善矣。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貞女引，四曰思歸引，五曰霹靂引，六曰走馬引，七曰箜篌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十二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蘭操，三曰龜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七曰履霜操，八曰朝飛操，九曰別鶴操，十曰殘形操，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襄陵操。自是已後，作者相繼，而其義與其所起，畧可考而知，故不復備論。《樂府解題》曰：《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存之者，以廣異聞也。《古樂府》卷九《琴曲歌辭》：《唐書・樂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陰氣初動，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農所造。」《廣雅》曰：「伏羲造琴用五弦。」揚雄曰：「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琴操》云：「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今稱二絃爲文武絃是也。」自伏羲製作之後，有瓠巴、師襄、伯牙、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其後西漢時有慶安世、劉道彊、趙飛燕，皆以琴稱。古有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九引》曰：「烈女伯妃，貞女思歸，霹靂走馬，箜篌琴引。」楚引《十二操》曰：《將歸》、《猗蘭》、《龜山》、《越裳》、《拘幽》、《岐山》、《履霜》、《朝飛》、《別鶴》、《殘形》、《水仙》、《襄陵》焉。」自是以後，作者相繼，而其義與所起畧可考而知，故不復備論。《帶經堂詩話》卷一《體制類》三：《捫蝨新話》云：「琴有古人之雅琴、頌琴。」蓋古之爲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耳。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舞。漢高帝《大風歌》、項王《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遂有《大風起》、《力拔山》

操。文中子與楊素、蘇瓊、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蕩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予嘗不解雅琴、頌琴之義，見此了然。然不知何以獨不言風耳。（《居易錄》）

《採芝操》《樂府詩集》卷五七《採芝操（皓天嗟嗟）》：《琴集》曰：《採芝操》，四皓所作也。《古今樂錄》曰：南山四皓隱居，高祖聘之，四皓不甘，仰天歎而作歌。按《漢書》曰：四皓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也。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遭世暗昧，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此歌，亦謂之《四皓歌》。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八公操（煌煌上天）》《樂府詩集》卷五七《八公操（煌煌上天）》：一曰《淮南操》。《古今樂錄》曰：淮南王好道，正月上辛，八公來降，王作此歌。謝希逸《琴論》曰：《八公操》，淮南王作也。

《昭君怨（秋木萋萋）》《樂府詩集》卷五九《昭君怨（秋木萋萋）》：《樂府解題》曰：王嬙，字昭君。《琴操》載，昭君，齊國王穰女，端正閒麗，未嘗窺門戶。穰以其有異於人，求之者皆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元帝以地遠不之幸，以備後宮，積五六年。帝每遊後宮，常怨不出。後單于遣使朝貢，帝宴之，盡召後宮，昭君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能者往。昭君乃越席請行。時單于使在旁，驚恨不及。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爲漢與我厚，縱酒作樂，遣使報漢白璧一隻，騾馬十匹，胡地珍寶之物。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單于死，子世達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世達曰：「欲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按《漢書・匈奴傳》曰：竟寧中，呼韓邪來朝，漢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皐立，爲復株參若鞮單于，復妻昭君不言，飲藥而死。

《琴歌（四夷既護）》《樂府詩集》卷六〇《琴歌（四夷既護）》：《古今樂錄》曰：霍將軍去病益封萬五千戶，秩祿與大將軍等。於是志得意歡而作歌。按《琴操》有《霍將軍渡河操》，去病所作也。

《琴歌二首》《古詩鏡》卷三《琴歌二首》：縱情肆語，絕無檢柙。

《雜曲歌辭》《樂府詩集》卷六一《雜曲歌辭》：《宋書・樂志》曰：「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然後被於聲，於是有採詩之官。周室下衰，官失其職。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至其協聲律，播金石，而總謂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文辭之多少，則繫乎作者才思之淺深，與其風俗之薄厚。當是時，如司馬相如、曹植之徒，所爲文章，深厚爾雅，猶有古之遺風焉。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寖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艷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哀淫靡曼之辭，迭作並起，流而忘反，以至凌夷。原其所由，蓋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大抵多溺於鄭、衛，由是新聲熾而雅音廢矣。昔晉平公說新聲，而師曠知公室之將卑。李延年善爲新聲變曲，而聞者莫不感動。其後元帝自度曲，被聲歌，而漢業遂衰。曹妙達等改易新聲，而隋文不能救。嗚呼，新聲之感人如此，是以爲世所貴。雖沿情之作，或出一時，而聲辭淺迫，少復近古。故蕭齊之將亡也，有《伴侶》，高齊之將亡也，有《無愁》，陳之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有《泛龍舟》。所謂煩手淫聲，爭新怨衰，此又新聲之弊也。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遊懽樂之所發，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敘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或緣於佛老，或出自夷虜。兼收備載，故總謂之雜曲。自秦、漢已來，數千百歲，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後，喪亂之餘，亡失既多，聲辭不具，故有名存義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則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棗下何纂纂》之類是也。復有不見古辭，而後人繼有擬述，可以概見其義者，則若《出自薊北門》、《結客少年場》、《秦王解衣》、《半渡溪》、《空城雀》、《齊謳》、《吳趨》、《會吟》、《悲哉》之類是也。又如漢阮瑀之《駕出北郭門》，曹植之《惟漢》、《苦思》、《欲遊南山》、《事君》、《車已駕》、《桂之樹》等行，《磐石》、《驅車》、《浮萍》、《種葛》、《吁嗟》、《鰕蹏》等篇，傅玄之《雲中白子高》、《前有一樽酒》、《鴻雁生塞北行》、《昔君》、《飛塵》、《車遙遙》篇，陸機之《置酒》、謝惠連之《晨風》、鮑照之《鴻雁》，如此之類，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題，或學古敘事，其辭具在，故不復備論。《古樂府》卷一〇《雜曲歌辭》：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曰：行、引、歌、謠、吟、詠、怨、嘆者。皆詩人「六義」之餘也。如三曹、七子猶有古之遺風焉。自晉楚江左，下逮六朝，風化寖薄，繁音日滋，新聲熾而雅音廢矣。故齊、陳、隋之將亡也，有《伴侶無愁》、《玉樹後庭花》、《泛龍舟》等曲，此則新聲之極也。自秦漢以來，文人才士作者非一，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之所發，或敘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故有名存義亡，不見

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則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之類是也。古辭已亡，而後人繼有擬述者，則若《出自薊北門》、《結客少年場》、《齊謳》、《吳趨》之類是也。又如曹植之《惟漢》、《苦思》、《欲遊》、《桂之樹》等行，《白馬》、《僊人》、《飛龍》等篇，陸機、鮑照之《君子有所思》、《北風》、《苦熱行》之類，其篇甚多，或因意命題，或學古叙事，其辭見後，不復備論。《樂府原》卷一四《雜曲歌辭》：雜曲者，自漢、魏而下，諸文士韻人，觸事感情，或閭巷之間，悲思歡會而作者也。雖或名存實亡，不見所起，而其辭皆可錄。後世采詩之官既亡，或并其所存者泯之，則可惜矣！豫章左君於《樂府集》中綜述此卷，其用意周詳可以想見。其間辭無意義，風化不存焉者，余刪去不錄，或別卷可采備者，并入焉。

《蜨蝶行》《古詩解》卷八《蜨蝶行》：此疑刺輕薄少年，以遨遊取禍也。言蝶遊東園，自謂得意，乃適與燕逢，爲燕所迫，遂飛入深宮，纏繫不能自脫，苦可知矣。況燕雀羣飛，銜哺而去，衆雛爭食，命在剎那。悲夫彼世之遊蕩子，修飾容儀，矜誇無所畏忌，一旦蹈刑辟，落陷阱，垂首喪氣，其去蜨蝶豈遠哉！詩人極其形容，其諷刺之意深矣。《樂府廣序》卷一三《蜨蝶行》：序曰：雜曲首《蜨蝶行》，達人不嬰世機也。物出于機，復入于機，詩以悲之。《漢詩音註》卷七《蜨蝶行》：通篇就蜨蝶自言，妙妙。蝶爲燕攫，傅於樽爐，而雀乃欲從旁取之，又慮爲燕所制，故未來。蝶側先翩翔于燕前也。「雀來燕」，不曰「燕傍」「燕前」，而但云「雀來燕」，爾時雀燕眈眈相視，惟蝶傍觀，爲能得其情也。寫來神妙。末又帶出燕子待哺急情，總在蝶眼中，傳其阿堵，不可思議。石生云：「雀來燕」句，漢人神手，後無問津者。《漢詩說》卷七《蜨蝶行》：「雀來燕」語不可解。按：趙整諫歌「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蓋此曲先謂燕啄蝶，而不知巢中子爲雀所據，猶宴然安之，蓋警詩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二《蜨蝶行》：不甚可讀，以諧聲故。大抵燕捕蝶，飛且逃，穿草入屋以逃，狀甚飄渺。入「雀來」字，或謂燕畏雀爭巢，不能顧蝶。無以哺子。「搖頭」，鼓翼狀，小燕索食頗活。《教經堂談藪》卷六《妃豨》：古詩如《蜨蝶行》之類，詞意多不可解，當有脫簡，疑以傳疑可耳。後人必附會之，推爲古奧，則失矣。若「何軒奴軒」「妃呼豨」，皆不必索解也。

《驅車上東門行》《樂府原》卷一四《驅車上東門行》：上東門，即洛陽之東門也。從此入北邙山，皆人之葬埋處。昔人感生死之大分，悲年命之易移，因作此詩。然結束無意義，亦淺之爲見者也。陸機《驅言出北闕行》，意亦類此。《樂府廣序》卷一三《驅車上東門行》：序曰：《驅車上東門行》，諷時也。所可弔者，如五侯七貴一輩人。其高者好延方士，談老莊，以達人當之，了不異飲酒被服之嘗耳，蓋莫能度者。其迹也，而晏處超然，不離夫飲酒被服，亦嘗不繫乎飲酒被服焉。

《傷歌行》《文選》卷二七《傷歌行》唐六臣注題注：五言。（呂）向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逾盡，離絕知友，傷而爲歌。《樂府原》卷一四《傷歌行》：此篇夜中感思之作也。世亂獨處，如長夜之時，東西無所之，懷思知友一無所見，徒涕泣沾裳，高吟訴天而已。其辭雍雍含蓄，讀之有餘悲焉者也。《古詩紀》卷一七《傷歌行》：《外編》作魏明帝，《文選》、《樂府》並作古辭。《樂府廣序》卷一三《傷歌行》：序曰：《傷歌行》，側調曲也。素月可懷，微風自適，春鳥飜飛，皆足樂也。獨傷心之人，莫不增感，所謂將墜之葉無假迅薄之颸，傷心之涕，豈待雍門之奏。少陵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也。《古詩鏡》卷一《傷歌行》尾評：坦衷據寫，微加點綴，曹氏父子優爲之矣。《古詩解》卷八《傷歌行》：此疑流放之臣，欲歸不得而作此以自傷也。當明月在戶，微風入帷，而夜長不寐，起步空庭，因見飛鳥之南翔，而不勝懷想莫可如何，唯有泣涕霑裳，高吟訴天而已。情詞含蓄，讀之有餘悲焉。《漢詩音註》卷七《傷歌行》：《傷歌行》，側調曲也。古辭，傷日月代謝，年命逾盡，絕離知友，傷而作歌也。又：與蘇、李詩同一感興而語亦相配。《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傷歌行》：此懷友之作。寫夜不能寐，景事宛轉。月來風動，不寐者爲之動心。「攬衣」、「曳帶」、「屣履」，自牀而起，形容曲盡。「安所之」，妙。意殊無聊。《古詩賞析》卷六《傷歌行》：此思婦之詩。前十以明月燭牀，引起夜長難寐；微風飄帷，引起下堂彷徨。寫情帶景，迤邐而來。「春鳥」四句，賦見聞也，然即以自比。春時思匹，借此點清。詩境開展空靈，全賴此處。末四頂上，醒出懷人本旨，即以見在吟詩吐憤收住。

《悲歌行》《樂府原》卷一四《悲歌》：此羈旅之人，世亂不能歸，回視故鄉，則又喪亂無人，徒有塚墓纍纍而無室家可栖，徒爾悲歌遠望，腸回如車輪而已。但此題立名不雅，不如《悲哉行》之題也。《藝苑卮言》卷三：古樂

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佩仍當歌。」「當」字出此，然不甚合作，可與知者道也。《古詩解》卷八《悲歌》：此羈旅思歸之詞。言人苟當泣不敢泣，當歸不得歸，惟有悲歌遠望，聊可自解。而吾還望故鄉，惟見蒼煙鬱鬱，荒塚纍纍，非但無家可歸，亦且無船可渡，口欲言而腸已結，中如車輪之回轉而已。其悲咽可勝道哉！《樂府廣序》卷一三《悲歌》：序曰：《悲歌》，不得志于時之所作也。聲若可傳，雖痛不悲，此無聲之哀也。《歷代詩話》卷二四《古樂府・當》：《藝苑卮言》曰：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佩仍當歌」，「當」字出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大瞶瞶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吳旦生曰：焦弱侯謂：元美此言慢會用修之意矣。用修正讀當爲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古詩鏡》卷一《悲歌行》尾評：「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情至處無復餘情。此漢人苦搆，騷人任意摅寫無此造作，然二語實奇而奧。《漢詩音註》卷七《悲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當」字妙，可以當不可以當也，看下接句自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悲歌》：情意曲盡。起二句旅客至情，不能言乃眞愁也。「車輪轉」，寫愁腸極肖。措想甚奇。「欲歸」二語健。《古詩賞析》卷六《悲歌》：此客子思歸之詩。首二，憑空突喝而起，在通章爲得逆勢，而以「悲歌」置「遠望」之前，又是逆中之逆。不曰「聊以」而曰「可以」，造句亦奇。中四頂次句作解，惟不能歸，所以遠望。末二頂起句作收，惟其欲泣，所以悲歌。

《前緩聲歌》《樂府詩集》卷六五《前緩聲歌》：晉陸機《前緩聲歌》曰「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言將前慕仙游，冀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也。宋謝惠連又有《後緩聲歌》，大略戒居高位而爲讒諂所蔽，與前歌之意異矣。按：緩聲本謂歌聲之緩，非言命也。又有《緩歌行》，亦出於此。《樂府原》卷一四《前緩聲歌》：《緩聲歌》，亦《緩歌行》之流調也。如瑟調取其聲之紆緩，以是祝君之長壽。謝惠連作《後聲歌》，則又戒居高位而爲讒諂所蔽。大抵擬樂府者，各出意見，去樂府本題遠甚者，則失其題意，雖無作可也。《古詩解》卷八《前緩聲歌》：此疑人心離散，不復朝王，而詩以勸諷之。言水陸異宜，勢多不便，世豈無力不從心，欲前輒阻者。然吾諒其心，非必頑然如木石荆株也。其亟欲覆蓋於天，與人同耳。當復思水向東流，魚從西上，無大無小，皆當朝王。但有朝者，繼續而來，如長笛之續短笛，則同聲相應，永戴吾君於千萬世矣。與詩「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同意。《樂府廣序》卷一三《前緩聲歌》：序曰：《前緩聲歌》，諷諫之詩。緩其聲以諷人之思也。夫進退無嘗勢，順逆亦無嘗形，或忽于其小，不及見其大。順而觀其往，豈能逆而識其來。唐郭郎詩「人間後事悲前事」是也。惟君子，思之當復思之，庶幾無失耳。《漢詩音註》卷七《前緩聲歌》：第一段逆說，第二段順說，總以抒其憤思。命曰緩聲，當爲笛曲，而末則離調，用致祝于君也。所謂離調致祝，如南曲之有合歌。《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前緩聲歌》：奇，語不甚可通。大抵亦思仕，水馬陸船前路頓絕，愁心涌起，彌天不已。水東魚西，逆流可上。雖時事相違，詎能不進？末乃樂府祝頌常語。「長笛續短笛」亦趣。《古詩鏡》卷一《前緩聲歌行》尾評：「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語奇而幻。水中馬，陸地船，世所不有，情所不無，自是興情特甚。

《焦仲卿妻》《搜神記》卷一一：宋康王舍人韓憑，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略】俄而憑乃自殺。【略】妻遂投臺而死。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尸首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冢相望也。【略】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于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略】南人謂此禽卽韓憑夫婦之精魂。《玉臺新咏》卷一《無名人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序：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妻》詩皆有高致。《後村詩話》卷一：《焦仲卿妻》詩，六朝人所作也。《木蘭詩》，唐人所作也。樂府惟此二篇作叙事體，有始有卒。雖辭多質俚，然有古意。又：古樂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迴頭語小姑，勿嫁似兄夫。」庶幾哀而不怨矣。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有古詩三韵六七用者，古《焦仲卿妻》詩是也。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韵者，《焦仲卿妻》詩是也。《升菴集》卷一四《邯鄲才人嫁爲廝卒婦序》：昔吾亡友何仲默，一日讀《焦仲卿妻》樂府，謂予曰：

「古今惟此一篇，更無第二篇也。凡歌辭簡則古，此篇愈繁愈古。」《四溟詩話》卷一：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若《孔雀東南飛》、《南山有鳥》是也。　又卷二：「孔雀東南飛」一句興起，餘皆賦也。其古朴無文，使不用粧奩服飾等物，但直叙到底，殊非樂府本色。如云「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又云「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粧。着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着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丹朱。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又云「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旛。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匹，交廣市鮭珍」，此皆似不緊要，有則方見古人作手，所謂沒緊要處，便是緊要處也。《留青日札》卷六《詩談二編》：廬江兩仲卿：前漢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焦仲卿，漢建安中廬江府小吏，妻劉氏，爲姑所逐，自誓弗嫁，逼之，投水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今名小吏港。太白詩：「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爲客裁縫君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五《藝苑卮言》二：《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若訴，長篇之聖也。人不易曉，至以《木蘭》竝稱。《木蘭》不必用「可汗」爲疑「朔氣」、「寒光」致貶，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胡笳十八拍》輓語似出閨襜，而中雜唐調，非文姬筆也，與《木蘭》頗類。《詩藪・内編》卷一：四言之贍，極于韋孟；五言之贍，極于《焦仲卿》。　又卷二：古詩短體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南飛》，皆不假雕琢，工極天然。百代而下，當無繼者。　又：《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詳而有體，五言之史也。而皆渾樸自然，無一字造作，誠爲古今絶唱。　又：長篇《孔雀東南飛》，斷不可學。則李、杜二家，滔滔斧斨，其長亦不容掩。然大須酌量，勿得造次。　又《外編》卷一：漢五言，「廬江小婦」外，文姬《悲憤》亦長篇叙事，猶褚先生學太史，但得其皮膚耳，精意妙語，不啻千里。讀此乃知《孔雀東南飛》不可及。　又：惟五言肇自河梁，盛於宛洛，敍致緜衷，而足以感鬼神，動天地。謳吟信口，而足以被金石，叶管絃。如《孔雀東南飛》一首，驟讀之，下里委談耳。細繹之，則章法、句法、字法、才情、格律、音響、節奏，靡不具備，而實未嘗有纖毫造作，非神化所至而何。　又：建安以還，人好擬古，自《三百》、《十九》、「樂府」、《鐃歌》，靡不嗣述，幾于充棟汗牛。獨《孔雀》一篇，更千百年無復繼響，非以其難故耶？　《疑耀》卷二《焦仲卿妻》：焦仲卿妻劉氏，後人常悲其以嚴姑見逐，卒能守志殺身。余讀其詩，氏非賢婦也。姑雖呵責，始末相逐，乃氏自請去耳。一還其家，爲弟兄所逼，遂適太守之郎君，此可謂守志不移耶？其舉身赴清池，乃遇仲卿於途，要之以死，恐非其志也。《詩源辨體》卷三：漢人樂府五言《焦仲卿妻》詩，眞率自然而麗藻間發，與《陌上桑》並勝，人未易曉。【略】然「命如南山石」二句，上下或有脱簡。　又：「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侈胡姬也。「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稱羅敷也。「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艷蘭芝也。是三，貞婦而作者褻咏如此，不妨古雅，在今必當酷忌。【略】柴虎臣云：「三者雖極形容，不可謂褻，假令咏閨襜而闌入《青樓》、《子夜》諸曲，便爲狎溱。」《唐音癸籤》卷四：《焦仲卿妻》重韵爲多者。長篇叙事，無庸簡擇，重犯正見滔莽之致也。《古詩歸》卷六《古詩爲焦仲卿妻作》眉批：「心中常苦悲」句，鍾惺批：後來無限情事，伏此一語。「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二句，鍾惺批：全詩本領，「節」、「情」兩字連説妙。從來「節」字皆生於「情」字。「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四句，譚元春批：四語可斷作一首小詩。「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二句，鍾惺批：此語不應自家先説起，自處亦未盡善。「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二句，鍾惺批：府吏徑傳此語，蠢甚。「兒已薄禄相」句，譚元春批：「薄禄相」三字，苦懷。自鄙之詞。「黄泉共爲友」句，鍾惺批：妻説「友」字，妙。「女行無偏斜」句，鍾惺批：母雖横惡，此豈投機解紛之言？哀哉，府吏之癡也。「何意致不厚」句，鍾惺批：府吏於此，絶欠處分，是一樸直無委曲之人。樸直人卻自情深，其妻所以爲之死也。輕薄兒寡情，只是不樸直耳。女人看男子厚薄，專在此處。「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二句，譚元春批：横。「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憤，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六句，鍾惺批：就説到此，咄咄逼人。「伏惟啓阿母」句，譚元春批：入「伏惟」字奇。鍾惺批：至此始委曲，遲矣。「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二句，鍾惺批：畢竟憨。「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二句，鍾惺批：惡母癡兒，賢婦厄運。「還必相迎取」句，鍾惺批：還婦迎取，事亦有之，然是機警人所爲。府吏木偶，豈能辦此？「勿復重紛紜」至「妾有繡腰襦」十二句，鍾惺批：此下一段詳得妙。

「不足迎後人」句，鍾惺批：五字怨甚。「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二句，譚元春批：後人在何處先設出一段遺留情事，忙里偷閑，心緒無賴。尤妙在此後并無他語，徑以嚴妝上堂辭母接之，想其腸斷。鍾惺批：府吏死心，亦在於此。「新婦起嚴妝」句，鍾惺批：「新婦起嚴妝」，是被遣出門時事。「移我琉璃榻」，是再嫁出門時事。此是何等景象，何等心情？收收拾拾，閑閑整整，詳詳悉悉，只如作好事一般，傷心在此。「足下躡絲履」至「精妙世無雙」八句，鍾惺批：誇得不近情，一肚悲憤。「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二句，鍾惺批：謙得怨甚。「受母錢帛多句」，鍾惺批：對俗惡村媼語極像，妙，妙。「昔作女兒時」至「念母勞家裏」八句，譚元春批：才是貞烈婦語。「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二句，譚元春批：入別小姑一段，人略我詳，樂府妙手。鍾惺批：太白樂府妙處，只似此一段。「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四句，譚元春批：讀之肅然生敬。「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一句，譚元春批：舍不得，想不得。「誓天不相負」句，鍾惺批：字字癡心。「感君區區懷」至「逆以煎我懷」十二句，鍾惺批：數語已伏死根。此婦所遭公姥父兄，無非愚橫，止一府吏志心而術不足以濟之，不死何待？「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二句，鍾惺批：數語已是長訣，府吏不知。「進退無顏儀」句，鍾惺批：五字是有行止女人話頭。「十三教汝織」至「十七遣汝嫁」五句，譚元春批：從頭說起，一字省不得，復得妙。「阿母大悲摧」句，譚元春批：此處略得妙。「云有第三郎」句，譚元春批：若是今人手筆便遺卻第三郎矣，安見逼迫之苦，及母兄一段俗惡世態？「始適還家門」句，鍾惺批：五字無恥，聽不得。「不堪吏人婦」句，鍾惺批：入阿母作難套辭一段，里俗老媼聲態在目。「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二句，譚元春批：此處愼重，張大其事，與後迎婚一段誇飾其盛，不是閒談。俱足令母兄動色，蘭芝傷心。「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四句，譚元春批：通套俗情，寫出有趣。「青雀白鵠舫」至「鬱鬱登郡門」十二句，鍾惺批：此等處偏要詳細。「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二句，鍾惺批：阿母兩次辭謝媒人，至此始饒舌勸駕，情態畢露。「晻晻日欲暝」句，鍾惺批：寫得難堪。「新婦識馬聲」句，鍾惺批：此語入微。「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四句，鍾惺批：即用前磐石蒲葦句反他，府吏此處卻精細。「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二句，鍾惺批：府吏好人。畢竟不能深諒其妻，是他樸處。「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二句，鍾惺批：府吏之死，其母殺之也；其妻之死，妻之母之兄殺之也。二語便是公案。父母惡俗之效，遂能殺其子女，可畏，可畏。「府吏還家去」至「四體康且直」十一句，鍾惺批：入府吏還家，母子間一段情辭少不得。「其日牛馬嘶」句，譚元春批：點景難堪。鍾惺批：忽接新婦，無端妙甚。「其日牛馬嘶」至「自挂東南枝」十二句，鍾惺批：夫婦相死結局，歸重在此一段，卻又略得妙。看來府吏始終是一樸直人，其妻始終是一靈變人。世間男子多情不專在宛曲，而在樸直。女人全節，不專在貞一，而在靈變。「寡婦起彷徨」句，鍾惺批：與寡婦何干？此語妙甚，極眞，極眞。又尾評：譚云：人知其詳處，不知其略處；人知其眞處，不知其諧處；人知其苦處，不知其複處；人知其烈處，不知其細處。明此數者，可以讀此詩。鍾云：此古人第一首長詩，當於亂處看其整，纖處看其厚，碎處看其完，忙處看其閒。此隆古人氣脉力量所至，不可強也。後來惟老杜差能厝手。然能爲古詩，不能爲樂府，古詩猶易長，樂府不易長也。又云：蔡琰《悲憤》、《盧江小吏妻》累千數百言，人知其委曲詳至，幾於無餘矣。不知其意言之外，手口之間，有一段說不出來處，所以爲長詩之妙也。《古詩解》卷八《焦仲卿妻作》：首敘婦之賢能，而竟不得於姑，見所遭之不幸。次敘府吏之戇直，而至觸怒於母，反以爲婦，而重婦之罪，明遣歸之有因。次敘夫婦初別，情多繾綣，而時出決絕之言，識者已知，其數之不偶，特其別姑與小姑，詞極謙和而情皆諄切，自不見有可棄之道耳。次敘夫婦路別而低回耳，語誓不相違，則已逆料其終之不得如所願矣。及遣歸之後，而求婚者踵接於門，至其母勸之，其兄強之，而卽知前約之終負，併嘆府吏之無緣，則其以死自誓，有不待晻晻欲暝時而始決矣。及聞變之後，而夫婦永訣，追數前言，如怨如訴，游魂有盡，含恨無終，一別長暝，令人悲咽。卒之婦爲夫死，夫爲婦亡，生不同衾，死猶同穴，其得合葬華山之側，而節義並垂千古，其榮名豈有既哉！初以孔雀爲比，疑取不匹之義，而終云「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若相應云。馮舒《詩紀匡謬》：「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逐，小姑如我長。」按：此四句是顧況《棄婦詩》。宋本《玉臺》無「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逐」十字。《樂府詩集》、左克明《樂府》亦然。其增之者，蘭雪堂活字《玉臺》始也。初看此詩，似覺少此十字不得。再四尋之，知竟是後人妄添。何以言之？逋翁一代名家，豈應直

述漢詩，可疑一也。逋翁詩云「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則扶牀之小姑，何怪「如我」。此詩前云「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則何得三年未周，長成遽如許耶？正是後人見逋翁詞，妄增入耳。幸有諸本可以確證。今蘇郡刻左氏《樂府》，反據《詩紀》增入，更隔幾十年，不可問矣。書之日就散亡，可爲浩歎！

《樂府廣序》卷一三《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序曰：《孔雀東南飛》，義守節也。周詩，亂風不廢《敝笱》，淫國首列《柏舟》，此志也夫！語云「棄婦不唾井」，其風厚，其辭溫，是詩有焉。長篇詩，著筆在虛處，閒處。複敘補叙處，風興無端，都作蜃樓海市觀。杜拾遺《北征》、《杜陵》諸篇倣之。李白好爲長句，似不及也。陸時雍《古詩鏡・總論》：《焦仲卿詩》有數病：大畧繁絮，不能舉要，病一；粗醜不能出詞，病二；頹頓不能整格，病三。尤可舉者，情詞之訛謬也。如云：「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此是何人所道？觀上言「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斯言似出婦口，則非矣。當縣令遣媒來也，「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而其母之謝媒亦曰：「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則知女之有志，而母固未之強也。及其兄悵然，「蘭芝既能死誓，何不更申前說，大義拒之，而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意當時情事斷不如是。詩之不能宛述備陳，亦明矣。至於府君訂婚，阿母戒曰，婦之爲計，當有深裁或密語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則慷慨激烈，指膚髮以自將，不則紆鬱悲思，遺飲食於不事，乃云『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其亦何情作此也。「暧暧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當是時，婦何意而出門，夫何緣而偶值，詩之未能當情又明矣。其後，府吏與母永訣，回身入房，此時不知幾爲徘徊，幾爲婉憤，而詩之情色甚是草草，此其不能從容攄寫又甚矣。或曰：詩虛境也，安得與紀事同論。夫虛實異致，其要於當情則一也。漢樂府《孤兒行》，事至瑣矣，而言之甚詳，傅玄《秦女休行》，其事甚奇，而寫之不失尺寸。夫情生於文，文生於情，未有事離而情合者也。賀貽孫《詩筏》：長慶長篇，如白樂天《長恨歌》、《琵琶行》，元微之《連昌宮詞》諸作，才調風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寫情事，如泣如訴，從《焦仲卿》得來。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政在描寫有意耳。擬之于文，則龍門之有楮先生也。蓋龍門與《焦仲卿》篇之勝，在人略處求詳，詳處復略，而此則段段求詳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氣生動，字字從肺腸中流出也。又：大率東漢敦尚氣節，得氣之先，莫如詩人，不獨《焦仲卿妻》、《陌上桑》諸篇凜然難犯，有《漢廣》、《柏舟》遺風，即如此等詩，字字溫厚，尤得好色不淫之意。若魏、晉以後，浸淫於桑、濮矣。誰謂詩文無升降乎？

又：叙事長篇動人啼笑處，全在點綴生活，如一本雜劇，插科打諢，皆在淨丑。《焦仲卿》篇，形容阿母之虐，阿兄之橫，親母之依違，太守之強暴，丞吏、主簿一班媒人張皇趨附，無不絕倒，所以入情。若只寫府吏、蘭芝兩人癡態，雖刻畫逼肖，決不能引人涕泗縱橫至此也。

吳偉業《吳詩集覽》引靳尚藩語：《盧江小吏》一首，述各人語氣，有焦仲卿語，有仲卿妻語，有仲卿母語，有仲卿妻母語，有仲卿妻兄語，有縣令語，有主簿語，有府君語，有作詩者自己語，沓雜淋漓，或繁或簡，或因其繁而更繁之，或因其簡而更簡之，水複山重，曲折入妙，詩中創格也。

《薑齋詩話》八：一詩止於一時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謝皆然。【略】若杜陵長篇，有歷數月日事者，合爲一章，《大雅》有此體。後唯《焦仲卿》、《木蘭》二詩爲然。要以從旁追叙，非言情之章也。爲歌行則合，五言固不宜爾。宋徵璧《抱眞堂詩話》：《焦仲卿》及《木蘭詩》，如看徹一本傳奇，使人不敢作傳奇。

又：《仲卿詩》「賀君得高遷」，直作惡語。《曝書亭集》卷三六《放膽詩序》：漢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陌上桑爲秦羅敷作》，韋孟父子《諷諫》、《自劾》之篇，蔡琰《悲憤》之章，其辭不厭其多，皆放膽爲之者也。

《圍爐詩話》卷二：《焦仲卿妻》詩，于濃詭中又有別體，如元之董解元《西廂》，今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也。《答萬季埜詩問》二三：問：「《焦仲卿妻》在樂府中，又與餘篇不同，何也？」答曰：「意者此篇如董解元《西廂》，今之數落《山坡羊》，乃一人彈唱之詞，無可考矣。」《漢詩音註》卷七《古詩爲焦仲卿作》：此古今第一大篇，亦第一絕作，如對大羹玄酒，又如臨宗廟百官，敘事敷詞，俱臻神品。曲盡人情，而無刻畫之痕。篇法、句法、字法，慘淡經營，然非有意爲照應者，至矣，至矣！後代惟老杜《北征》得其神理，他不足擬也。可以怨，可以興，可以羣，可以觀，諸美備具。最妙處，出繡襦，別小姑，媒人議昏，太守迎婦，偏于閒處着色。《北征》山果、曉妝數段，正祖此篇，篇中有詳有略，總非可以常法求也。高古樸淡，亦非

夭矯離奇。　沈用濟、費錫璜《漢詩・總說》：此詩（按：指《孔雀東南飛》。）乃言情之文，非寫義夫節婦也。後人作節烈詩，輒擬其體，更益以綱常名教等語，遂惡俗不可耐。觀府吏見新婦時，新婦云：「自君別我後【略】君還何所望！」若在他人，新婦一見府吏便作死語，不應作爾語。【略】蓋情到婉轉纏綿，不言節義而節義見。直寫節義，便傖父面目。　《漢詩說》卷七《古詩爲焦仲卿妻作》：此詩處處作兩層，所以愈曲愈妙。自「府吏得聞之」至「遣去慎莫留」，爲阿母欲遣新婦第一層；自「府吏長跪告」至「會不相從許」，爲必遣第二層。自「府吏默無聲」至「愼勿違吾語」，爲留新婦第一層；新婦不許，以至出門至誓天不相負，爲留婦第二層。婦始許之，婦還家，阿母怒爲第一層，阿母悲爲第二層。縣令遣媒，新婦不許爲第一層；太守郎君議昏，阿兄逼迫新婦許之爲第二層。府吏復會新婦，言逼迫不獲已爲第一層；兩人誓死爲第二層。府吏還家，阿母勸其勿死爲第一層；聞婦死乃死是第二層。又：新婦議郎君昏時，云「府吏聞此變」；新婦死時，云「府吏聞此事」，變在意外，事在意中。又：此詩多閒處着筆，入情入理。如「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八句，何等閒逸，何等情至，而爲婦之久，與奉姑之有體，其小姑之不無讒言，新婦之怨而不怒，於此可見。「新婦起嚴粧」一段，不寫在初嫁時，而寫在被遣後，見新婦容止之姣艷，衣飾之光麗，府吏情何能割。「青雀白鵠舫」一段，不寫在府吏定婦時，而寫在郎君定婦時，見新婦不以豪華動其心，終與府吏結磐石之誓，爲至情也。　《帶經堂詩話》卷四：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廬江小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敘事措語之妙，愛不能割。班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被之樂府，何非詩耶？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敘漢末事，雖謂之古詩亦可；予間多采摭。　又卷二九：問：樂府五、七言與五、七言古何以分別？學樂府宜宗何人？古樂府五言如「孔雀東南飛」、「皚如山上雪」之屬；七言如《大風》、《飲馬長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屬，自與五、七言古音情迥別，于此悟入，思過半矣。　《歷代詩發》卷一：浩汗平衍中片段明畫，神氣綿連，入後步步緊簇，精力轉加，不如此收束不住。古今詩長篇第一，無與爭行者矣。「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二句，以數目字起興，興至「十七爲君婦」句止，古法也。「府吏得聞之」句，章法。「新婦起嚴妝」句，著色渲染。「念母勞家里」句，此句後人不能。「君當作磐石」句，伏後。「交語速裝束」句，與前「新婦起嚴妝」一段遙應作章法。「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四句，大篇中間必須維絡，四語應前，作線貫之。「其日牛馬嘶」句，此句作過文，妙。然亦覺氣候異常，物類震動。　《榕村語錄》卷三〇《詩文》二：《焦仲卿妻詩》，是古今極有名作，看來那件事雖可憐，但處得未爲妥當，不足垂教。且著語太多，過于冗長，故刪之。　《涼水亭雜識》卷二四：《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後之《數落山》。　《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長篇。淋漓古致，華采縱橫，所不俟言。佳處在歷述十許人口中語，各各肖其聲情，神化之筆也。「五里一徘徊」用《豔歌何嘗行》語，興彼此顧戀之情。此下更不道兩人家世，竟入十三織素等語，突然而來，章法甚異。蓋長篇既極淋漓，最忌沓拖。此處寫家世，歿後寫兩家得聞，各各懊恨、追悔，便是太盡。太盡反無味，故突起突住，留不盡之意，方妙。十三織素等語，是稱揚此女。一氣下接「十七」二句，便是此女口中語。過接無痕。《陌上桑》「青絲爲籠係」二語，亦是此法。悲情在後先寫相見日稀一段，與本意絕不相屬，閒情點綴，極佳。亦即伏下文「吾今且赴府」意在內。雞鳴織何早，夜不息何遲，三日五疋何速，甚言無可出理。大抵此女性眞摯，然亦剛。唯性剛始能輕生。遣歸乃其自請，不堪受丈人凌虐耳。府吏得聞下寫對答語極肖。府吏甚恭敬，阿母甚決絕，「長跪」「伏維」口吻儼然。「槌牀大怒」形聲如覩。默無聲，不能語，寫府吏狀可憐。此處言相迎，新婦不信。下文車中言相迎，新婦始信。甚有理。「妾有」一段點綴華縟。語絮絮悲啼時，文勢衰颯，入此物色陸離，使覽者眩目奪心，大妙。且瑣屑羅列，婦人出門定有此事。「不足迎後人」，諷切語，極似「時時爲安慰」，用「遑恤我後」意，故反言之。「雞鳴外欲曙」間寫天時作致，與末「是日牛馬嘶」遙相映帶。臨當欲去，極寫此女華豔，正是此女臨當欲去極意裝，令華豔如此，何忍出之。「嚴妝」、「嚴」字、「事事四五通」句，所謂極意裝束也。「足下」四句，皆寫服飾。「腰若」一句獨寫容貌。法變語亦甚活。「紈素」亦服飾耳，而腰若流之，便畫出輕軀洋洋，衣與翩幡，所謂活也。凡塡綴華麗語須活，排比語須變，方不癡重。如此四句足下頭，上對而「頭上」句用「光」字，「耳著」句與「足下」句差類，而以配「腰若」句，四句乃無一語相似。如此長篇，偏能細細著意，令妙至此。「上堂」一段，阿母盛怒，起下段與小姑纏綿不捨，知獨阿母難事。別小姑一段悲愴淋漓，人情至極處也。「初七」、「下九」，應是節序，或七夕、重九也。馬前車後

如畫。下馬入車敘得閒暇細肖。「隱隱」、「甸甸」字有生致。不久相迎卽用前語，正見府吏反覆丁寧，當不啻十通百通。新婦於此始信。「磐石」、「蒲葦」，入樂府比語作致，亦伏下文語。親父兄四句，伏下，意法密。無舉手勞勞二語，文情不可已。此虛處寫神也。「進退無顏儀」，極肖。「大拊掌」，極肖。此段述母語，且恨且憐，終有愛女意。此所以不堅逼令改適也。重「十三」云云一段，映帶作致，是作者用章法處。安頓此處，恰好令人不覺，語亦稍變，故佳。蘭芝唯對一語，此時實無可言。縣令太守以次益高，寫作兩次遣媒，見此女志堅。兩次對答，兩次白謝媒人，具見此女志堅，阿母愛深。突入阿兄心煩，如出意外。「恐此事非奇」，言暫遣復迎，人家多有，此不足爲奇。斷來信是謝絕媒人。「徐徐更謂之」，言再與府吏言也。阿母語中亦有欲許意，寫得含蓄。「不得便相許」，姑稍俟耳。「老姥豈敢言」，固欲令阿兄言也。此女不特性剛，亦甚明智。見阿兄作此語，情知不可挽回，故更不作謝却語。至下文移榻裁衣，亦更不作不欲狀，使人不疑，始得斷然引決，勿令覺而防我，卽難遂意。此直情事如此，不謂作者能曲曲寫出，但覽者或反不解耳。否泰如天地，寫小人慕勢，語極肖。抑知此女胷中大不然。然正以否泰如天地而此女不動心，此所以極難得。「義郎」字反形府吏不義。「仰頭答」生致肖。「中道還兄門」，妙。既在兄家，安得不從兄命。女子依人，不能自主，良可悲。不作一語以謝却者，以此兄非言可回也。「悵然心中煩」五字中神情畢露，亦因先伏「性行暴如雷」，章法妙，故此處不煩辭費。府吏、蘭芝、二母、阿兄，此皆篇中不可少之人。代言曲肖，亦已佳。中雜媒人語，亦復宛似。媒人向蘭芝家言，尙是不可少之語，又雜以白府君語，閒處生姿，甚妙。「下官」云云十字，何其生動。「諾諾復爾爾」語，亦有致。視曆開書，寫府君鄭重其事，亦見期促。「交語」一段，刻意鋪張，使觀者眩目奪心，且富麗如此。而此女不爲易念，方可見志之堅也。幡寫「四角」，風寫「轉」，車寫「金玉」，馬寫「躑躅」，錢寫「穿」，從人寫「鬱鬱」，語必作致生動。阿母此際乃言，其辭緩，其情實急。如稍作不欲狀，便加意防之矣。寫此女慧心，故卽辨嫁衣，然逗「默無聲」三句，不沒其情。「默無聲」極肖。無窮情緒在內，與上文「府吏默無聲」遙遙相映。「手巾掩口啼」語雋。「移榻」六句排比生動。死生契闊，在此際一面。故于未面之先，寫兩情感通，纍纍多語。此不覺出門，彼不覺來歸，門未至而馬先嘶，人未見而聲已識，精誠會合，眞有金石可通天地不隔者，神至之筆也。「舉手拍鞍」極肖。「人事不可量」，三語三意。蓋前此府吏但知己不負婦，而此女已料逆煎我懷，兩人意中各殊。今相迎之約不可復遂，此人事不可量，一也；阿兄煎迫，果不如先願，符女所料，二也；府吏初不相負，而女家忽有變，又非君所詳，出府吏意外，三也。府吏語亦大惡。反詰數語，此時人情必有之論。映前作，章法妙。凡長篇不可不頻頻照應，不則散漫。篇中如十三織素云云，吾今赴府云云。磐石、蒲葦云云，及雞鳴之於牛馬嘶，前後兩默無聲，皆是照應法。然用之渾然，初無形迹，故佳。乃神化於法度者。頻頻照應，此法密也。初無形迹者，散散寫去，到此時自應有此語，並非強設。若不爲彼此照應而然者，所謂神化於法也。「生人作死別」四語，結上起下，亦是文情不可已，故於虛處寫神，與「勞勞」二句同。蘭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於母，子之於母情固不同。女從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於妻孰與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無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負，女以死償，安得不以死報。白母者，性也。使此時母卽悔而迎女，猶可兩俱無死也。然度母終不肯迎女，死終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異者。「兒今冥冥」四語，明言之矣。今日風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覺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爲獨死，不過謂此怨懟之言，未必實耳。故漫以東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將改適，不言女亦欲死，蓋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眞情，則防我不得死，故也。蘭芝有太守郎，實事也，此尋一東家羅敷當之。蘭芝有太守郎，又用令郎君相掩映，作兩層。此前言東家羅敷，後言東家賢女，亦作兩層當之。章法作意處以虛對實，以賓映主，甚妙。府吏之死，爲報蘭芝，必在後。至性激切者蘭芝也，今將言蘭芝之死，反將府吏空房愁歎，作計徘徊一種情事敘在前，甚妙。「牛馬嘶」，如《詩》云「牛羊下來」。古字「菴」與「闇」通。「菴菴」、「寂寂」字活。方知上文不作謝却語、不作不欲狀，此女用心甚深。「我命」三句，至到語。「魂去尸長留」，語奇。「攬裙」、「脫履」、「舉身」，寫得活，如親見之。「徘徊」顧樹亦活。此後兩家聞二人之死，倉皇悲慟，各懷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寫則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勢緊峭。乃知通篇之縷縷，無一閒語也。前此不寫兩家家世，不重其家世也。後此不寫兩家倉皇，不重其倉皇也。最無謂語而可以寫神者，謂之不閒。若不可少而不關篇中意者，謂之閒。于此可悟

裁剪法。末段淋漓宛轉，賦中之亂，使人情不可堪。如此大篇，非得淋漓宛轉，語勢不可住。枝枝葉葉語用在此處甚切。「寡婦起徬徨」閒情趣甚。以理論之，此女情深矣，而禮義未至。婦之於姑，義無可絕，不以相遇之厚薄動也。觀此母非不愛子，豈故嫌婦？承順之間，必有未當者。織作之勤乃粗迹耳，先意承志，事姑自有方，何可便以勞苦爲足。母不先遣而悍然請去，過矣。吾甚悲女之貞烈，有此至情，而未聞孝道也。曰「生小出野里」，曰「汝是大家子」，詳女婦十餘日而便許它人，則其家爲小家可知。哀哉，此女不生於大家，而不聞孝道之微也。府吏良謹，願然不能諭婦以事姑，而但求母以留婦，不能慰母之心而但知徇婦之愛，至於彼以死償，則此不得不以死報。後此之死，死於此女。既亡之後，誠無可如何也。抑前此刑于之化，猶有未盡乎。論詩本不宜言理，然此有係於風化，故偶及之。作者但言女自請遣，直筆自見矣。「說有蘭家女」，「蘭」字或是「劉」字譌。《義門讀書記》卷四六《文選・顏延年秋胡詩》：《焦仲卿妻》詩質而近野，此過於文，却似少眞味。獨取此者，與此書氣味協也。《玉臺新詠》卷一《孔雀東南飛》尾評：齊云：其事、其人、其詩亦自千古獨絕，可泣可歌。案：古今第一首長詩，凡千七百四十五字。《說詩晬語》卷上：《廬江小吏妻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眞化工筆也。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下節云「殷勤養公姥，好自相扶將」，而忽轉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古詩源》卷三：長篇詩若平平叙去，恐無色澤。中間須點染華綷，五色陸離，使讀者心目俱炫。如《孔雀東南飛》篇中新婦出門時，「妾有繡腰襦」一段；太守擇日後，「青雀白鵠舫」一段是也。又卷四：《孔雀東南飛》作詩貴剪裁。入手若叙兩家家世，末段若叙兩家如何悲慟，豈不冗漫沓，故竟一二語了之，極長詩中具有剪裁也。《覲齋詩談》卷二《統論下》：夏先生云：「《孔雀東南飛》極長，「龍洲無木奴」極短，須看成一幅機軸，方可談詩。」又卷四《評論・杜少陵》：《北征》，此正是善學《孔雀東南飛》。《文章鼻祖》卷六《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尾評：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豈惟《離騷》，此詩實備之。篇中寫府吏新婦相愛之篤，至於相殉以死，不可謂非好色也；然母欲遣而卽遣，新婦固不敢留，府吏亦不敢忤。又東家賢女，縣令三郎，太守郎君，亦皆窈窕無雙；而仲卿夫婦曾不以動其心，所謂好色而不淫也。府吏逼於阿母而遣婦，新婦逼於阿母而被遣，又逼於母兄之命而許嫁，不可謂不怨也；然府吏寧以死殉其婦，新婦寧以死殉其夫，而不敢謂阿母之遣非其罪，并不敢謂母兄之許非其志，所謂怨悱而不亂也。讀是詩也，《國風》、《小雅》之義於是乎備，可不謂漢、魏以來詩人之極則也哉！「十三能織素」一段，寫新婦才藝之工。「妾有繡羅襦」一段，寫新婦容貌之華服飾之麗。「縣令遣媒來」，「主簿通語言」兩段，寫郡縣郎君之貴。「青雀白鵠舫」一段，寫府君迎娶車馬錢帛之盛。其所以鋪張揚厲不一而足者，總以描寫仲卿夫婦志節之堅也。人情或寢於貌，或拙於才，不得已而以節見，又或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終始一節者亦易。以新婦才藝之工，服飾之華，容貌之麗如此，而又縣令府君郎君之貴，迎娶車馬錢幣之盛如此，然卒不以易其心，此其志節所以尤可貴也。篇中重重疊疊，說過又說，多一層描寫，高一層身價，層次愈多，結搆愈密。如此長篇，無一句不曲，無一句不轉，無一句不照應。纏綿反覆，一唱三歎，言有盡而意無窮。若只一直叙去，無曲折，無照應，則讀之易厭矣。《毛詩》《谷風》、《氓》，皆棄婦詞。然《氓》不以正合，故其詞多慙。《谷風》是薄倖之遺，故其詞多怨。《孔雀東南飛》夫婦相愛而以死殉，有綢繆篤摯之意，而無慙悔怨恨之詞，與《谷風》、《氓》詞旨迥別。宋陸放翁妻某氏，亦以失歡於舅，竟至仳離，事與仲卿妻相類。妻有寄放翁詞二首，音節悽惋，放翁和之。然放翁雖有懷舊之念，而無終合之機，其妻雖抑鬱以死，而業已再適，情事既殊，詞之工視此詩，猶洪鐘之於細管也。《日出東南隅》一首，是此詩縮本。其中起伏照應轉側變換，約略相當。但此詩層次更多，工力更倍耳。竊怪《昭明文選》於漢、魏古詩採取略備，而筆力最高，氣味最厚，如此詩及文姬《悲憤》之類，都不見錄，何歟？蓋昭明以天潢貴介，託志翰墨，風流儒雅，固自可人。而於古人之驚心動魄，沉鬱頓挫，開後來李、杜諸大家堂奧者，都未深造。東坡亦祇爲小兒強作解事，語太輕薄。要之，紈綺之習，固所不免也。此詩之所以不入選歟！《劍溪說詩》卷下：廬江小吏詩，叙次似衍而複，然情事曲折，盡在是矣。筆墨天成，不假造作，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者也。此在六朝已成《廣陵散》矣。《隨園詩話》卷三（六三）：本朝詩家，序事學古樂府《孔雀東南飛》而絕妙者，如陳元孝之《王將軍歌》，許

衡紫之《伍節女歌》，馬墨麟之《戴烈婦歌》，胡稚威之《孝女李三行》，皆古藻淋漓。　又卷五（四二）：古人門戶雖各自標新，亦各有所祖述。如《玉臺新咏》、溫、李、西昆得力于《風》者也；李、杜排奡，得力于《雅》者也；韓、孟奇崛，得力于《頌》者也；李賀、盧仝之險怪，得力于《離騷》、《天問》、《大招》者也；元、白七古長篇，得力于初唐四子；而四子又得之于庾子山及《孔雀東南飛》諸樂府者也。　又卷九（三五）：《孔雀東南飛》云：「東家第三郎，窈窕世無雙。」【略】漢《紫玉歌》云：「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略】此漢、唐樂府通「江」、「陽」之證也。　《古詩賞析》卷七《焦仲卿妻》：古來長詩，此爲第一。而讀去不覺其長者，結構嚴密也。今爲逐段分疏，通章乃能得解。首二句，以孔雀分飛徘徊，比起兩人情事，章法與末段配，爲一截。自「十三能織素」至「會不相從許」爲一截，爲遣歸緣起。「十三」二十句，直就新婦謂府吏語說起，更不略述兩人家世，省閑文，擒題主也。自明聰慧，自述勤勞，鳴被遣之冤，而所以被遣之故卽坐此。府吏守節，借口提清，「遣歸」字反吐自新婦，在文章爲逆筆，在事勢爲先幾。「府吏」十句，府吏不勸婦安分而遽直言詰母，爲婦鳴被遣之冤，而婦所以被遣之故又坐此。言婦好，正激母怒也。黃泉爲友，全局一領。行無偏邪，亦借口提清。「阿母」十二句，母性本不仁慈，加以夫妻皆不善於調處，於是遣婦之心決而遣歸之言吐矣。「東家」四句插得突然，藉此平添波折，且幷爲後文女家求婚踵至先作一引。「府吏」四句，急語再一逼。「阿母」六句，怒語再一緊，而婦歸之勢無可挽回矣。敘次極其明劃。自「府吏嘿無聲」至「久久莫相忘」爲一截，敘將歸未歸，夫妻訣別事。「府吏」十二句，府吏要約之辭。就「嘿無聲」不能語引入，情狀可憐，點明逼迫由母，隨卽一口咬定還必迎取，誠樸人由中語也。論事則爲反撲，論心則爲正提。「新婦」十二句，敘新婦答辭，反將復歸說得必無是理。蓋性傲人不肯遽作軟語，非本意也。論事則爲正領，論心則爲反試。「妾有」十四句，綴一段瑣碎丁寧。非止文章憑空設色，頓覺敷腴，蓋此去原非本懷，而重還勢難自主，睹物傷心，情固爾爾，而所以固結府吏之作用亦寓焉。「時時」二句眞乃殺活都有。自「雞鳴外欲曙」至「淚落百餘行」爲一截。敘遣歸正面。「雞鳴」十二句，被遣歸家。有何情緒，作此嚴粧，呈其美態，亦謂男子之情，或移於色，特借是再爲臨行固結府吏之地。新婦苦衷，作者曲爲寫出。第云華瞻，淺矣論文。「上堂」十句，母怒不止，應前伏後。婦辭決絕仍帶和婉，總由心識夫言，以爲重歸作地。「却與」十句更極悽楚。蓋新婦性傲，既不肯於母前乞留，藉與小姑惜別纏綿，終冀母心之一轉也。「出門」二句，收住。自「府吏馬在前」至「二情同依依」爲一截，敘夫妻在途盟約，舉後逼嫁同死情事，無不隱隱逗起。長篇必得此中腰關鍵，方不懈弛。「府吏」六句，寫府吏先候前途，迎車會語以見情重。「誓不」五句府吏再申前約，添出兩「誓」字說得更無轉變。「新婦」十二句，新婦至此，方直吐出望歸本心，精細之至。「磐石」「蒲葦」兩喻，暗逗同死。父兄不任我意，顯逗「逼嫁」。「舉手」二句兩面總收，有力。自「入門上家堂」至「不得便相許」爲一截，敘新婦到家第一次逼嫁事。「入門」二句敘事領入。「阿母」十句，寫阿母不問委曲，遽加詰責，躁急之性，於媒氏未來前先一描摹。此後半起手處，故「十三」五句複述起處以作章法。「蘭芝」三句略述苦衷，作轉關一頓。「還家」六句，敘初次媒來張皇從略，讓次段也。「阿母」二句，母遣女應逼亦從輕，讓次段也。「阿女」八句，直陳不嫁之意。蓋母前猶可言情也。府吏結誓，應前伏後，用正筆。「阿母」七句，母果相諒辭婚，亦讓次段也。此次逼嫁不成而一逼、一辯、一覆凡三曲。自「媒人去數日」至「便可作婚姻」爲一截，敘第二次逼嫁事。「媒人」十二句，敘太守鄭重囑媒，丞簿殷勤將命，較前段加倍渲染，挑出狠心勢利之阿兄來。「阿母」三句先用阿母一辭，挑阿兄也。女子有誓借便一提。「阿兄」十句，入阿兄儘力一逼，勢利起見。語語喪心，作者其惡之甚也。「蘭芝」十句，此時蘭芝竟不與兄一辯，具有深心。蓋未仰頭答時其俯首沉思已久，太守上官，屬吏勢難與抗，阿兄戾性，大義更難與爭。胸中判定一死，索性坦然順之，不露圭角，爲後得以偷出再會府吏地也。蘭芝機警，正賴此神到之筆達之。於此不能索解，負蘭芝幷負作者矣。與府吏要，亦應前伏後，用反筆。此次逼嫁似成，亦一辭、一逼、一應凡三曲。自「媒人下床去」至「愁思出門啼」爲一截，敘兩家行聘催粧爲着身一大逼，而蘭芝之死無可挽回矣。「媒人」十三句，敘簿丞報命，太守擇日，與上截起處應。「交語」十四句，備敘行聘舟船車馬錢帛鮭珍從人之盛，總以使勢利者目迷貪烈者腸斷耳。而借以設色，又恰與「妾有繡腰襦」段遙配作章法。此爲男家一逼。「阿母」五句寫阿母不曉女心，亦將錯就錯，催作嫁衣，爲家中一逼。「阿女」九句，先寫阿女悲從中來，欲掩幾露，略逗死機。「嘿無聲」又與前府吏「嘿無聲」相應。隨寫強出裁縫絕不違拗，總恐家人覺其覓死，加意提防不得偷出再與府吏一別，剖明

彼此之心跡也。「晻晻」二句收上拖下。自「府吏聞此變」至「千萬不復全」爲一截，敘夫妻將死，第三番大訣別，與前兩番字字照應，絕大章法。「府吏」十句敘府吏聞變急歸，新婦恰已迎上，馬亦悲哀，馬聲亦識，未交一語以前先寫得心心相印。「自君」八句，新婦略述別後情節，却不急露「死」字，欲先明彼心跡，而後表我心跡也。「府吏」八句，府吏遽作不諒憤辭，而「死」字反就彼處吐出。文章曲筆，亦逆筆也。「盤石」、「蒲葦」，即以彼言作案底，便甚密甚。「新婦」六句，新婦至此直白本心。四語括盡前文，直透後文，乃通篇筋脉總會處，敘別正面也。「執手」六句，本截總收，即下截總提，重規疊矩。自「府吏還家去」至「自掛東南枝」爲一截，敘夫妻同死正面，爲通篇大結局。「府吏」十一句，本是新婦先死，却先敘府吏將死別母一段。蓋兩人之死，母實禍魁，此處必須繳醒，且先敘明，以下兩人之死，方可簇在一處。章法緊湊也。「阿母」十句，寫阿母第勸勿死，仍不悔悟，急圖迎婦兩全，是速之死耳。「東家」四語，應前，且與女家兩次求婚，虛實相對作章法。「府吏」十七句，正敘兩人同死。然「府吏」五句，方敘府吏覓死，其辭未竟，却突入「其日」八句新婦絕命之事，然後「府吏」四句遙接前文，敘完府吏之死。能使兩地、兩人、兩事精神團結，而寫情、寫景仍復面面分明，筆法之奇於斯歎絕。其中「大風寒」三句，「牛馬嘶」一句似屬點綴閒文，然正以天時物類無不感動，顯出兩人一片精誠，無得認爲浪筆。自「兩家求合葬」至終篇，爲末截，就兩人身後感傷作收束。然絕不鋪敘兩家如何悲慟，只以合葬華山了之，與起處不敘家世同一節省閑文之法。顧又以如此長篇，收束豈容草草，因即借合葬就樹木之連理引起鴛鴦雙鳴之感人，爲兩人同心甘死留一印證。且恰與篇首孔雀遙配作章法。而作者之傷感，惟末二語一點，却又在逼之死者一邊着筆，戒逼之死者，正所以傷死者也。兜裹無遺。長詩無剪裁，則傷繁重。無蘊藉，則傷平直。無呼應，則傷懈弛。無點綴，則傷枯淡。此詩須看其錯綜諸法，無美不臻處。男家無公乃云「公姥」，女家無父乃云「父母」，「共事二三年」，而云新婦初來，姑始扶牀，今被驅遣，姑如我長，府吏小役，而云「仕宦於臺閣」，皆是詩人故露滲漏處，勿泥可也。此詩多用古韻，且或一句用韻，或三句用韻，或以短韻介入長韻，聚讀最難清晰。今依毛氏韻細細審定，挨次注明，即間有邵氏韻亦通者，不復從略。於通部爲變例，閱者知之。《石洲詩話》卷二：古詩《爲焦仲卿妻》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顧況《棄婦詞》乃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辭君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直致而又帶傖氣，可謂點金成鐵。《札樸》卷六《詩人因物起興》：古詩《孔雀東南飛》，此鳥非自耦者，終不相合，強以雌雄同籠，拒如仇敵。古詩又云「東飛伯勞西飛燕」，東西既已乖違，而燕喜雙飛，伯勞隻飛，性尤相背，此皆詩人起興之意。《章氏遺書》卷一三《韓詩編年箋注書後》：近聞有說詩者，於《廬江小吏焦仲卿妻》一篇，極詆焦仲卿之溺愛忘親，自謂有補風教，此等眞是村荒學究見識，以此論文，最爲誤事。《詩法易簡錄》卷三《換韻法》：以作史之才兼風人之義，摹寫數人語言舉止，無不逼肖，可謂筆有化工，千秋絕調矣。《匏廬詩話》卷上：焦仲卿妻姓劉，見《藝文類聚》三十二人部閨情類，「後漢焦仲卿妻劉氏，爲姑所遣，時人傷之作詩」云云。「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作「交文象牙簟，宛轉素絲繩」，「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作「鄙賤雖可薄，猶中迎故人」，皆與《玉臺新詠》異。「故人」字恐誤，當作「新人」。又：歸愚尚書《說詩晬語》：「廬江小吏妻詩」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而忽轉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余案：此說本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李太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之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以上皆羅說，宋人每多此種議論，不知《谷風》詩又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何等決絕，「不我能畜，反以我爲讐」，又何等忿恨耶！此詩本顧況所作，見韋縠《才調集》。羅以爲太白亦非。《毛詩稽古編》卷四《氓》：里巷猥事，足爲勸戒者，文人墨士，往往歌述爲詩，以示後世。如《陌上桑》、《雉朝飛》、《秋胡妻》、《焦仲卿妻》、《木蘭詩》之類，皆非其人自作也，特代爲其人之言耳。《筱園詩話》卷三：五言長篇，始於樂府《孔雀東南飛》一章。而蔡文姬《悲憤詩》繼之。

《枯魚過河泣》　《樂府原》卷一四《枯魚過河泣》：此失路之人，悔及平生，以戒其交知之意，命題亦古。李白云：「白龍常改服，偶被豫沮制。誰使爾爲魚，徒勞訴天帝。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萬乘愼出入，柏人以爲誡。」《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枯魚過河泣》尾

評：鍾云：奇想至言。《古詩解》卷八《枯魚過河泣》評：此人遭害而悔之無及，故作爲此辭以戒後人。託言枯魚，雖遠想江河之遊，已不復可再。因欲作書魴鱮，使得預爲之愼焉。其悔恨深矣。《樂府廣序》卷一三《枯魚過河泣》：序曰：《枯魚過河泣》，悔過之詩也。古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只爭先著耳。作書魴鱮，使豫爲愼焉。《漢詩音註》卷七《枯魚過河泣》：枯魚何泣，然非枯魚則何知泣也。寫得生動。「過河」字用得妙，「作書」更奇想。《采菽堂古詩選》卷二《枯魚過河泣》：似是溺人必笑癘憐王也。作書甚新。語云：悔之何及，今已矣，并無悔之不及之一日矣。《古詩賞析》卷六《枯魚過河泣》：此罹禍者規友之詩。出入不謹，後悔無及，卻現枯魚身而爲說法，大奇大奇。《雨村詩話》卷上：《枯魚過河泣》，命題甚奇。魚已枯，何能泣？人將此渡河，而悔前之不愼，又安得不泣也？夫涉世未流，而此身尚在，猶可及也。偶蹈虎機，名敗身喪，何可及耶？世間之事，受累一番，便爲他日受用根本。「作書寄魴鱮，前車覆，後車戒，皆此意也。」

《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尾評：鍾云：此歌態生於情，情生於調，微吟自知之，其故難言。《古詩鏡》卷一《古歌》尾評：挺拔，是西京語致。《古詩解》卷八《古歌》：此去國懷鄉者，當秋風蕭瑟，不覺生愁而嘆。在座飄零盡是他鄉之客，夫誰不以懷憂，令人老也。因想故鄉之光景蕭然，何獨不爾。是以形容消瘦，衣帶日寬而悲咽難言，愁腸之結至如車輪之回轉。悲歌可以當泣，信夫！《樂府廣序》卷一三《古歌》：序曰：古歌歌「秋風」，正人去國之思也。昔鍾儀楚奏，莊舄越吟，君子調其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此歌宜爲怨。《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起語瀏栗，悲涼莽莽而來。此情至不能遏也。「離家」二句，同《行行重行行》。「亦」字渾，「趨」字雋。《古詩賞析》卷六《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此作客胡地思歸之詩。前六就秋風引入愁思，亦是逆起，而用筆有驚飆驟至之勢。首句是綱，由愁入愁，頂愁申說。再用「座中」二句，推開作陪，然後折出「令我白頭」來。一氣直下，句句頓挫，妙絕。後六點明胡地久淹，愁心莫訴，颼風樹木，明應起處。帶緩而腸終轉，是所以白頭之故也。「離家」二語，與古詩《行行重行行》篇止改一字，而結二語，則直與前《悲歌》同。古人以意運詞，不妨沿襲，往往如此。

《古歌（高田種小麥）》《古樂苑》卷三三《雜曲歌辭·古歌（高田種小麥）》：《太平御覽》「終久」作「稼穡」，「焉」作「安」。《漢詩音註》卷一〇《古歌》：語自慷慨。《古詩賞析》卷六《古歌（高田種小麥）》：比也。他鄉最易憔悴，說得極直捷，而其故卻仍未說破，又極含蓄。

《雜歌謠辭》《樂府詩集》卷八三《雜歌謠辭》：言者，心之聲也；歌者，聲之文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夫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此歌之善也。《宋書·樂志》曰：黃帝、帝堯之世，王化下洽，民樂無事，故因擊壤之歡，慶雲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後風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聲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去也。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追之，韓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忭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故雍門之人善歌哭，效韓娥之遺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齊人緜駒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前漢有魯人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若斯之類，並徒歌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廣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梁元章《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浮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雪》、《江南》、《陽春》、《淮南》、《駕辯》、《淥水》、《陽阿》、《采菱》、《下里巴人》，又有長歌、短歌、雅歌、緩歌、浩歌、放歌、怨歌、勞歌等行。漢世有相和歌，本出於街陌謳謠。而吳歌雜曲，始亦徒歌，復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特妙。自晉已後不復傳，遂絕。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鄲歌》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類是也。有傷時而作者，微子《麥秀歌》之類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張衡《同聲歌》之類是也。甯戚以困而歌，項籍以窮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雖所遇不同，至於發乎其情則一也。歷

世以來，歌謳雜出，今並採錄，且以謠讖繫其末云。《古樂府》卷一《古歌謠辭》：上古帝王之世，德化下洽，民樂無事，故「擊壤」之老人、「康衢」之童子，與夫「卿雲」之瑞、「南風」之時，民莫不因之而成歌。其後，風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聲起。至周衰有秦青，復有韓娥，衛之王豹，齊之綿駒，皆稱善歌，世傳其能，然並徒歌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廣雅》曰：「聲比於瑟琴曰歌。」《韓詩章句》云：「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梁元章《纂要》云：「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浮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漢時有相和歌，本出於街陌謳謠，而吳歌雜曲始亦徒歌，後入於樂府。故歌有因地而作者，《易水》、《垓下》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五子》、《華元》之類是也。甯戚以困而歌，項籍以窮而歌，鄭子產、孔子、漢張堪、皇甫嵩、郭喬卿，俱取其政治而歌，雖所遇不同，至於發乎情則一也。歷世已來歌謠雜出，今採錄以繫其末云。

《雞鳴歌（東方欲明）》《樂府詩集》卷八三《雞鳴歌（東方欲明）》：《樂府廣題》曰：漢有雞鳴衛士，主雞唱。《宮外舊儀》：宮中與臺並不得畜雞，晝漏盡，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甲夜畢傳乙，乙夜畢傳丙，丙夜畢傳丁，丁夜畢傳戊，戊夜是爲五更。未明三刻，雞鳴衛士起唱。《漢書》曰：高祖圍項羽垓下，羽是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晉太康《地記》曰：後漢、固始、鮦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歌》是也。然則此歌蓋漢歌也。按《周禮・雞人》，掌大祭祀夜嘑旦以叫百官，則所起亦遠矣。

《平城歌（平城之下）》《樂府詩集》卷八三《平城歌（平城之下）》：《漢書・匈奴傳》曰：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救餉，樊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皆歌之。後用陳平祕計得免。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晝一歌（蕭何爲法）》《樂府詩集》卷八四《晝一歌（蕭何爲法）》：《漢書》曰：惠帝時，曹參代相何爲相國。初，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及參，守職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於是百姓歌之。

《淮南王歌》《樂府詩集》卷八四《淮南王歌》：《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長廢法不軌，文帝不忍置於法，廼載以輜車，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長不食而死。後民有作歌歌淮南王。帝聞之，廼追尊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古詩賞析》卷六《淮南歌（一尺布）》：此兩層反比，一句正拍格也。而比意言小物尚可成就，以見人本無棄材。跌落不相容，是責帝平日不能教一訓，以致軌法。

《衛皇后歌（生男無喜）》《樂府詩集》卷八四《衛皇后歌（生男無喜）》：《漢書》曰：衛子夫爲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按《外戚傳》，衛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祓霸上，還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平陽主因奏子夫，送入宮，是爲衛皇后。

《李夫人歌（是邪非邪）》《樂府詩集》卷八四《李夫人歌（是邪非邪）》：《漢書・外戚傳》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武帝愛其兄延年，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帝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夫人少而早卒，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廼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

《驪駒歌（驪駒在門）》《樂府詩集》卷八四《驪駒歌（驪駒在門）》：《漢書・儒林傳》曰：王式除爲博士，既至舍中，會諸大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驪駒》者，客欲去歌之。故式以爲言也。

《牢石歌（牢邪石邪）》《樂府詩集》卷八四《牢石歌（牢邪石邪）》：《漢書・佞幸傳》曰：元帝時，石顯爲中書令，與僕射牢梁、時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而民歌之。言其兼官據勢也。

《黃門倡歌（佳人俱絕世）》《樂府詩集》卷八四《黃門倡歌（佳人俱絕世）》：《漢書・禮樂志》曰：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隋書・樂志》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宴羣臣之所用也。《漢藝文志考證》卷八《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周禮・旄人》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今黃門倡矣。《樂府集》有《黃門倡歌》一首。梅鼎祚《古樂苑》卷五〇《黃門倡歌》：此似齊梁間語。

《五侯歌（五侯初起）》《水經注》卷一九《渭水》：泬水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一水北逕神明臺東，【略】又逕漸臺東。【略】泬水又北流注渭，亦

謂是水爲滻水也。故呂忱曰：滻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滻，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宅，引泬水入長安城，故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竟連五杜。土山漸臺，像西白虎。」即是水也。《太平寰宇記》卷二五《關西道一・雍州・長安縣》：滻水，亦謂聖女泉，又曰高都水。源出縣西北，合渭水。詩所謂「滻池北流」是也。故溪百姓歌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即此水也。《樂府詩集》卷八五《五侯歌（五侯初起）》：《漢書》曰：成帝河平二年，悉封舅大將軍王鳳、庶弟譚爲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時五侯羣弟爭爲奢侈，後庭姬妾各數十人，羅鍾磬舞，鄭女作優倡，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言其奢僭如此。按《傳》稱，成都侯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曲陽侯第園中土山漸臺類白虎殿。則穿城引水非曲陽，與歌辭不同。高都，外杜，皆長安里名。

《上郡歌（大馮君）》《樂府詩集》卷八五《上郡歌（大馮君）》：《漢書》曰：成帝時，馮野王爲上郡太守。其後，弟立亦自五原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乃歌之云。

《鮑司隸歌》《樂府詩集》卷八五《鮑司隸歌》：《樂府廣題》曰：《列異傳》云：「鮑宣，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爲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鮑司隸歌》尾評：鍾云：搖曳作態。《漢詩音註》卷八《鮑司隸歌》：《列異傳》云：「鮑宣、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爲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即其廉直可知。《古詩賞析》卷六《鮑司隸歌》：美鮑氏之世貴而廉飭也。世貴用明點，廉飭意，只在「馬瘦」「行工」上顯出。妙於語言。

《張君歌（桑無附枝）》《樂府詩集》卷八五《張君歌（桑無附枝）》：《後漢書》曰：張堪爲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

《廉叔度歌（廉叔度）》《樂府詩集》卷八五《廉叔度歌（廉叔度）》：《後漢書》曰：廉范字叔度，建初中爲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衍，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創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云。

《范史雲歌（甑中生塵）》《樂府詩集》卷八五《范史雲歌（甑中生塵）》：《後漢書》曰：范冉字史雲，桓帝時爲萊蕪長。遭母喪，不到官。後於梁沛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陰，如此十餘年，乃治草堂而居焉。所止單漏，有時絕粒，閭里歌之。及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冉或作丹。

《岑君歌（我有枳棘）》《樂府詩集》卷八五《岑君歌（我有枳棘）》：《後漢書》曰：岑熙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

《皇甫嵩歌（天下大亂兮）》《樂府詩集》卷八五《皇甫嵩歌（天下大亂兮）》：《後漢書》曰：皇甫嵩爲冀州牧，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百姓歌之。

《郭喬卿歌（厥德仁明）》《樂府詩集》卷八五《郭喬卿歌（厥德仁明）》：《後漢書》曰：郭賀字喬卿，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之。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賞賜以三公之服，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賈父歌（賈父來晚）》《樂府詩集》卷八五《賈父歌（賈父來晚）》：《後漢書》曰：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百姓爲之歌。

《朱暉歌（彊直自遂）》《樂府詩集》卷八五《朱暉歌（彊直自遂）》：《東觀漢記》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而爲之歌。

《劉君歌（邑然不樂）》《樂府詩集》卷八五《劉君歌（邑然不樂）》：《後漢書》曰：劉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按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洛陽令歌（天久不雨）》《樂府詩集》卷八五《洛陽令歌（天久不雨）》：《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誡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之歌。

《滎陽令歌（滎陽令）》《樂府詩集》卷八五《滎陽令歌（滎陽令）》：《殷氏世傳》曰：殷褒爲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之云。

《潁川歌(潁水清)》《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

《長安謠(伊徙雁)》《樂府詩集》卷八七《長安謠(伊徙雁)》：《漢書・佞倖傳》曰：成帝初，石顯與妻子徙歸故鄉，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謠云。

《城中謠》《樂府詩集》卷八七《城中謠》：《後漢書》曰：前世長安《城中謠》，言改政移風，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漢詩音註》卷八《城中謠》：《後漢書》曰：「馬后履行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以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長安語云云。」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古詩賞析》卷七《城中謠》：只就小處形容，而上行下效之意，讀之凜然。排句亦饒古趣。

《會稽童謠(棄我戟)》《樂府詩集》卷八七《會稽童謠(棄我戟)》：《後漢書》曰：張霸，永元中爲會稽太守。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於是有童謠。

《二郡謠(汝南太守范孟博)》《樂府詩集》卷八七《二郡謠(汝南太守范孟博)》：《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范滂字孟博，岑晊字公孝，二郡爲謠。

《京兆謠(我府君)》《樂府詩集》卷八七《京兆謠(我府君)》：《續漢書》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爲此謠。

《後漢桓靈時謠(舉秀才)》《樂府詩集》卷八七《後漢桓靈時謠(舉秀才)》：《後漢書》曰：桓靈之世，更相濫舉，人爲之謠。《古詩賞析》卷七《舉秀才謠》：名不副實，說來眞可破涕爲笑。本四事也，後二句法變換，便不嫌板。

《漢元帝時童謠(井水溢)》《樂府詩集》卷八八《漢元帝時童謠(井水溢)》：《漢書・五行志》曰：元帝時童謠。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井水，陰也。竈烟，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爲三公輔政，因以篡位也。

《漢成帝時歌謠(邪徑敗良田)》《樂府詩集》卷八八《漢成帝時歌謠(邪徑敗良田)》：《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歌謠也。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顚」也。《漢詩音註》卷八《成帝時歌謠》：《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歌謠也。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爲黃象，「黃爵巢其顚」也。垂誡甚深，詞最古質。

《漢成帝燕燕童謠》：《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童謠。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陽阿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爲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與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漢詩音註》卷八《成帝時燕燕童謠》：古妙。《古詩賞析》卷六《燕燕謠》：《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云云。其後帝爲微行出遊，嘗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與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師古注：「涎涎」，光澤貌。「倉琅根」，門之鋪首及銅鍰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啣環，故謂之「根」。「鍰」同「環」。首五句狀燕之美，與其遇合之由。中三言燕之既貴而肆其毒。末二傷燕之亦不得其死。謠在事前。若隱若顯，音節古奧。《古詩賞析》卷六《邪徑謠》：謠言漢末之將亂也。首二一比一賦，顯述亂源。中二，託爲隱語，實指亂象。後二，惋惜作結，卻就昔羨跌出今憐，曲甚。

《王莽時汝南童謠(壞陂誰)》《樂府詩集》卷八八《王莽時汝南童謠(壞陂誰)》：《漢書》曰：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時有童謠。子威，方進字也。

《更始時南陽童謠(諧不諧)》《樂府詩集》卷八八《更始時南陽童謠(諧不諧)》：《後漢書・五行志》曰：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是時，更始在長安，

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後漢時蜀中童謠(黃牛白腹)》《樂府詩集》卷八八《後漢時蜀中童謠(黃牛白腹)》：《後漢書・五行志》曰：世祖建武六年蜀中童謠。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古詩賞析》卷七《蜀中謠》：只言莽、述繼亂，終歸漢耳。而造句絕奇，卻是謠辭本色。

《後漢順帝末京都童謠(直如弦)》《樂府詩集》卷八八《後漢順帝末京都童謠(直如弦)》：《後漢書・五行志》曰：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按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月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古詩賞析》卷七《京都謠》：傷正惡邪，語亦古勁，但不如「寵下養之」較有餘味。

《後漢桓帝初小麥童謠》《樂府詩集》卷八八《後漢桓帝初小麥童謠》：《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按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幷、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也。《潘子眞詩話》(《苕溪漁隱詩話前集》卷一二《杜少陵》)：古人造語，俯仰紆徐，各有態。「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凡此句中，每函問答之詞。「大麥干枯小麥黃，問誰腰鐮胡與羌。」句法實有所自。《碧湖雜記》(《古今說海》卷一〇九)：「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山谷親書此帖，乃是漢成帝時童謠也。後至元壽中，涼州羌寇反，掠三輔，延及幷、冀，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輒負。中國益發田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穫。「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相語也。《詩藪》卷二：「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三語奇絕，即兩漢不易得。子美「大麥干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問誰腰鐮胡與羌。」才易數字，便有唐、漢之別。《漢詩音註》卷八《桓帝初小麥童謠》：鼓者，正狀其咽，不敢誦言也。《池北偶談》卷一二：漢桓帝時童謠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吹嚨胡。」杜《大麥行》全襲其語，《兵車行》句調亦本此。《古詩賞析》卷七《小麥謠》：上三句言從軍者衆而田將荒，卻從麥青麥枯用逆筆逐句推原出來，便不平順。「吏買」二句，就有秩者推廣言之。末句，則以不敢明言咽住，造句奇。

《後漢桓帝初城上烏童謠》《樂府詩集》卷八八《後漢桓帝初城上烏童謠》：《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按此皆謂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懷懷舂黃粱」，言永樂(唯)〔雖〕積金錢，懷懷常(若)〔苦〕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劉昭以爲：「此謠後驗，竟爲靈帝作。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羣閹，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塊然單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後徵，正膺斯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焉。」解犢，靈帝所封也。《漢詩音註》卷八《城上烏童謠》：《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初，京師童謠。按此皆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叛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懷懷舂黃粱」，言永樂惟積金錢，懷懷常若不足，吏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此篇其辭甚隱，解最得之。「上」字刺得毒，結語妙有含蓄。《古詩賞析》卷七《城上烏謠》：謠刺上貪殘而下貧困也。首二就民貧比起，奇甚。「公爲」四

句，先言積貪擁富之久，借吏以指君也。「車班」五句，方正叙現在貪財無已，以致民間貧困，不敢斥言，托之姹女，造句古趣。末二結到無所控告。貪者必酷，隱痛深矣。

《後漢桓帝初京都童謡（游平賣印）》《樂府詩集》卷八八《後漢桓帝初京都謡（游平賣印）》：《後漢・五行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謡。至延熹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寶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絶望矣。

《後漢桓帝末京都童謡（白蓋小車）》《樂府詩集》卷八八《後漢桓帝末京都童謡（白蓋小車）》：《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末，京都童謡。按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居無□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爲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爲合諧也。劉昭：按《郡國志》，饒陽本屬涿，後屬安平。靈帝既是河間王曾孫，謡言自是有徵，無俟河間之縣爲驗也。

《後漢靈帝末京都童謡（侯非侯）》《樂府詩集》卷八八《後漢靈帝末京都童謡》：《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之末，京都童謡。至中平六年，少帝登踐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爲「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古詩賞析》卷七《北邙謡》：過後則字字應驗。當時則不解云何，大是離奇。

《後漢獻帝初童謡（燕南垂）》《樂府詩集》卷八八《後漢獻帝初童謡（燕南垂）》：《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初童謡。公孫瓚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後漢獻帝初京都童謡（千里草）》《樂府詩集》卷八八《後漢獻帝初京都童謡（千里草）》：《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元初，京都童謡。按「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暴盛之貌。「不得生」者，亦旋破亡也。

藝文

蕭統《古樂府・長相思》 相思無終極，長夜起嘆息。徒見貌嬋娟，寧知心有憶。寸心無以因，願附歸飛翼。

又《有所思》 公子遠，於隔乃在天一方。望望江山阻，悠悠道路長。別前秋草落，別後春花芳。雷嘆一聲響，雨淚忽成行。悵望情無極，傾心還自傷。

又《飲馬長城窟行》 亭亭山上柏，悠悠遠行客。行客行路遙，故鄉日迢迢。迢迢不可見，長望涕如霰。如霰獨留連，長路邈綿綿。胡馬愛北風，越燕見日喜。緬此望鄉情，沈憂不能止。有朋西南來，投我用木李。幷有一札書，行止風雲起。扣封披書札，書札意何有。前言節所愛，後言別離久。

又《相逢狹路間》 京華有曲巷，巷曲不通輿。道逢一俠客，緣路問君居。君居在城北，可尋復易知。朱門間皓壁，刻桷映晨雞。階植芳華草，光景逐飈移。輕幰委四屋，蘭膏然百枝。長子飾青紫，中子任以貲。小子始總角，方作啼弄兒。三子俱入門，赫奕盛羽儀。驊騮服衡轡，白玉鏤鞿羈。容止同規矩，賓從盡恭卑。雅鄭時間作，孤竹乍參差。雲翔雜水宿，哢吭滿清池。歡樂無終極，流目豈知疲。門下非毛遂，坐上盡英奇。大婦成貝錦，中婦治粉絺。小婦獨無事，理曲步簷垂。丈人暫徙倚，行使流風吹。

徐陵《紫騮馬》 玉鐙繡纏鬃，金鞍錦覆幪。風驚塵未起，草淺埒猶空。角弓連兩兔，珠彈落雙鴻。日斜馳逐罷，連翩還上東。

李白《公無渡河》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兮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堙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徑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憑，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挂骨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

又《戰城南》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

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鬬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又《天馬歌》 天馬來出月支窟，背爲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颺恍惚。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珠。曾陪時龍躍天衢，羈金絡月照星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回頭笑紫蓋，但覺爾輩愚。天馬奔，戀君軒，騄駬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剪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爲我思。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饑。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又《上留田行》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回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讓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領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頹波激清。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

又《日出入行》 日出東南隅，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復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汩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又《上之回》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恩疎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瑤池宴，歸來樂未窮。

又《陌上桑》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五馬飛如花，青絲結金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妾本秦羅敷，玉顏豔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寒螢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旁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

又《枯魚過河泣》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爲魚，徒爲訴天帝。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萬乘愼出入，柏人以爲誡。

賈休《臨高臺》 涼風吹遠念，使我升高臺。寧知數片雲，不是舊山來。故人天一涯，久客殊未迴。鴈來不得書，空寄聲哀哀。

又《蒿里曲》 兔不遲，烏更急，但恐穆王八駿著鞭不及，所以蒿里墳出戢戢。氣凌雲天，龍騰鳳集，盡爲風消土喫，狐掇蟻拾。

又《戰城南二首》 萬里桑乾傍，茫茫古蕃壤。將軍貌憔悴，撫劍悲年長。敵兵尚陵逼，久住亦非強。邯鄲少年輩，個個有伎倆。拖鎗半夜去，雪片大如掌。磧中有陰兵，戰馬時驚蹶。輕猛李陵心，摧殘蘇武節。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十載不封侯，茫茫向誰說。

文彥博《樂府十首・陌上桑》 佳人名莫愁，采桑南陌頭。因來淇水畔，應過上宮遊。貯葉青絲籠，攀條紫桂鉤。使君徒見問，五馬亦遲留。

又《巫山高》 巫山高不極，高與碧穹齊。朝雲常靄靄，暮雨復淒淒。髣髴聞珠佩，依稀認繡桂。無能留彼美，徒使夢魂迷。

文同《東門行》 士有失所偶，難甘蓬華微。拔劍出東門，感憤不願歸。賢哉彼嘉匹，逐逐牽其衣。願同此饘粥，節義安得違。況今謂清世，不可復爲非。

又《西門行》 盛年可愛重，芳辰宜嬉遊。金甕釀醇酒，玉盤炙肥牛。青春九十日，不可一日休。勿自汩浩氣，滿胷藏百憂。君莫惜黃金，黃金身後讎。自古貪與吝，常爲賢者羞。

又《烏生八九子》 南山有烏鳥，生子層崖巔。戢戢新羽成，相將弄晴烟。朝饑集壠上，暮渴來溪前。託居深林中，自足終爾年。胡爲去所依，無乃甘棄捐。卻愛庭樹好，羣飛投碧園。高枝踏未穩，身已隨潛弦。因知萬物理，主者默持權。凡云愛此命，生死期已然。出入既有定，何歎於後先。

又《芳樹》 庭前有芳樹，穠陰滿軒碧。莫惜更攜酒，醉此青春色。朝來見鵾鳩，飛鳴繞其側。光景不可留，徒遣君歎息。

薛季宣《怨歌行》 男兒多負心，女子良易知。琴音和且諧，何以得淫思。文君慕相如，慇懃效于飛。不惜鸂鶒裘，愁成遠山眉。茂陵獨何事，爲顰效東施。興言念疇昔，紅淚落如璣。彈作白頭吟，深心寫琴詩。郎聽弦上聲，妾志終不移。清商感人性，兩意亦以非。文君獲所願，相如悟沉迷。寧能已消渴，琴臺遂同歸。妾欲理絲桐，絲桐亮以悲。謂言無終極，當非長別離。

又《艷歌行》 離離雲間鴈，南飛北軒翥。妯娌幾多人，兒夫獨羈旅。郎書憑誰寄，妾意憑誰語。賴有雙鯉魚，尺素爲懷取。歡子今來歸，還羞入朱戶。告之莫流宕，天靜星可數。星子何昭昭，行不如歸去。

又《陌上桑》 羅敷秦氏女，皓腕潔如霜。寶釧瑳明月，領巾疏以長。柔桑正沃若，采采官路旁。使君從南來，一見神已傷。五馬會且止，調之貽翠瑲。自名良家婦，狂夫漢中郎。闉門甚修整，芝蘭遠芬芳。奚爲致此語，不是邯鄲倡。去矣勿復顧，風來語流香。蕩子踏歸陌，駕言割人腸。

陳宜甫《飲馬長城窟》 我來長城下，飲馬長城窟。積此古怨基，悲哉築城卒。當時掘土深，望望築城高。縈紆九千里，死者如牛毛。骨浸窟中水，魂作泉下鬼。朝風暮雨天，啾啾哭不已。昔人飲馬時，辛苦事甲兵。今我飲馬來，邊境方清寧。馬飲再三嗅，似疑戰血腥。昔人有哀吟，吟寄潺湲聲。潺湲聲不住，欲向何人訴。青天不得聞，白日又欲莫。此恨應綿綿，平沙結寒霧。

周巽《擬古樂府・聖人出》 羲軒位皇極，如月行中天。聖聖繼作則，墳典斯流傳。乾坤大一統，圖書垂萬年。高岡來彩鳳，清廟鳴朱絃。尼父振遐躅，人文日丕宣。

又《上之回》 珠宮三十六，避暑之回中。地勢蕭關險，雲氣蓬萊通。迴巒蔽赤日，飛瀑含清風。仙桃進王母，金芝獻玉童。巡遊樂無極，數幸甘泉宮。

又《臨高臺》 崇臺凌空起，登者憑雕闌。上摩黃鵠近，下見清水寒。高振飛霞珮，俯挹承露盤。雲霄雙闕並，基址萬年安。柏梁歡宴夕，乘月驂青鸞。

又《巫山高》 峩峩十二峯，上有凌雲梯。峯出高唐峻，雲來太白低。山鳥飛不過，峽猿愁亂啼。望極魂欲斷，夢中心自迷。遙憐楚臺語，芳草碧萋萋。

又《遠如期》 軒轅上天去，羣臣從者誰。不得攀龍駕，長思來鳳儀。山頭候子晉，海上逢安期。贈以五色棗，酬以九莖芝。仙人去已遠，重來期此時。

又《飲馬長城窟》 漠漠遼水雲，明明關山月。迢迢萬里城，歷歷飲馬窟。有婦哭聲哀，哭城城爲摧。秦兵五十萬，白骨雪成堆。至今窟中水，猶是當時淚。涓滴積成泉，長留在邊地。前年度遼西，渴馬遶城嘶。八月天已寒，雪飛沙路迷。今歲陰山道，解鞍卧沙草。魂隨秋雁歸，夢見家山好。早晚向臨洮，朔風吹節旄。歸騎大宛馬，玉盌醉蒲萄。

又《相逢行》 渭北一相逢，停鞭駐玉驄。問君家何處，云在洛城東。離家今幾載，歲月如轉蓬。話舊各傾倒，相看如夢中。解貂秦樓裏，盡醉酬知己。秦女揚清歌，霏霏啓玉齒。兩臉桃花紅，翠袖舞東風。斜暉轉楊柳，新月上梧桐。此會良可樂，傾壺思再酌。昨日見花開，今晨惜花落。流景不再來，別離恨難裁。人生會面少，且覆手中盃。明朝又分首，上馬東西去。遙望秦關雲，高連渭城樹。

又《羅敷詞》 青青陌上桑，盈盈桑下女。行行逢使君，駐馬前致語。答云秦羅敷，採桑事勤苦。夫爲侍中郎，久宦在公府。君意一何癡，妾身自有主。彩鳳在高岡，睢鳩在中渚。物微知所託，去去莫延佇。綠葉已盈筐，蠶饑日將午。

又《有所思》 長門春寂寂，宮漏夜遲遲。明月流珠戶，輕風開繡帷。昔承恩寵處，猶想夢來時。不見金鑾幸，惟應玉筋垂。燈花明又暗，佳期杳難期。

又《戰城南》 將軍初出塞，列陣龍城南。霜飛殺氣肅，日落戰聲酣。弩弊毒流矢，鋒交血染函。單于行繫頸，嫖姚且停驂。凱旋何神速，破敵有兵貪。

楊維楨《獨祿篇》 古樂府《獨祿篇》，爲父報仇之作也。太白擬之，轉爲雪國恥之詞。予在吳中見有父仇不報，而與之共室處者，人理之滅甚矣，爲賦此詞以激立孝子之節云。 獨祿獨祿，惡水濁，仇家當族，孝子免汙辱。孝子軀幹小，勇氣滿九州，拔刀削中睨父仇，父仇未報，何面上父丘。漆仇頭，爲飲器，爨仇肉，爲食噢，頭上之天纔可戴。

又《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水深兮不見泥。公身非水犀，鳥風黑浪欲

何濟。公不能濟，橫帆在河西，青頭少婦泣血啼，有年不死將誰齊。公死河靈伯，妾死河靈妻。

又《李夫人》絕代一佳人，美色如洛妃。春月爲作眉上發，秋水爲作眼中波。歌瓊蕤，舞玉枝，君王有情不自持。玉枝一夜摧，瓊蕤一朝落，君王之心何以樂。若有人兮有若無，來遲遲兮去促促，夫容葉上清露結，晴光倒射金虹滅。山爲雨，海爲雨，何得分明夢中語。落蛾影滅百子池，靈風一陣彩雲飛。

又《飲馬窟》長城飲馬窟，飲馬馬還驚。寧知嗚咽水，猶作寶刀鳴。

又《焦仲卿妻》生爲仲卿婦，死與仲卿齊。廬江同樹鳥，不過別枝啼。

劉基《古樂府・艾如張》有菀者林，衆鳥萃之。我欲張羅，榛棘翳之。既碼我斧，又飭我徒。孰是奧穢，而不剪除。爰升于虛，以相乃麓。有條我綱，載秩我目。有鳥有鳥，五采其章。麈麈喈喈，率彼高岡。張之弗獲，憂心且傷。寤寐懷思，曷云能忘。有鳥五采，亦既來止。昭其德音，以相君子。君子豈弟，其儀是若。艾而張矣，云胡不樂。

又《芳樹》蔚彼芳樹，生于蘭池。景風晝拂，榮泉夜滋。煜如其光，炫于朱曦。含華吐芬，嚶鳴滿枝。君子有酒，以遨以嬉。羽觴交橫，吹竹彈絲。相彼草木，允惟厥時。良辰易徂，能不懷思。沛其邁矣，其誰女悲。

又《上陵》零雨霏霏，亦降于桑。愴恨中懷，念昔先皇。惟昔先皇，創業孔艱。寤寐興懷，能不永歎。精靈安所，體魄焉依。幽明隔絕，曷已其思。堂堂梓宮，在彼高岡。霜露是萃，能不慨傷。禮起由情，將情繫物。溥斯索矣，庶其罔闕。郊社既處，宗廟孔威。上陵是申，式昭孝思。

又《將進酒》有酒湛湛，亦盈于觴。酌言進之，思心洋洋。亦有兄弟，在天一方。安得致之，樂以徜徉。有酒在尊，既旨且清。何以酌之，有觶其觥。豈不欲飲，惜無友生。愴恨傷懷，曷云其平。兄弟之合，如塤如篪。朋友既比，如岡如維。死喪急難，是責是疵。今日有酒，如何勿思。人亦有言，解憂惟酒。載惛載呶，亦孔之咎。我觴維瓊，我笙維玖。以樂兄弟，以宴朋友。

又《上之回》上之回，六龍矯，捷光耀，拂驚鳥。□石闕，匝棠棣，揚靈旗，縣月支。天馬來，宛居劇，穆上玄，釐穰穰。坐明堂，朝萬方，翕披離，玉燭光。於億年，樂未央。

又《朱鷺》朱鷺來，玉山巔。赬翁引，縹臆延。朱鷺來，飛流瀨，飲赤水，食丹砂。朱鷺來，炎德加，威昆明，滇俾訛。朱鷺來，集太液，帝錫祐，荒廣斥。朱鷺來，輝煌煌，挾鷦鵬，媒鳳凰。朱鷺來，皇之輝，神簫演，無窮期。

又《巫山高》巫山高哉鬱崔嵬，下有江漢浮天回。深林日月照不到，洞谷闔闢生風雷。危峯半出赤道上，落日猿狖鳴聲哀。虎牙赤甲鬬雄壯，風氣以之而隔閡。楚王遺跡安在哉，但見麋鹿跳蒿萊。當時忠臣放澤畔，乃與靳尚相徘徊。山中妖狐老不死，化作婦女蓮花腮。潛形譎跡託夢寐，變幻涕泪成瓊瑰。神靈震怒不可禱，雲霧慘淡昏陽臺。猛風吹雨洗不盡，假手秦炬歊飛灰。精誠感應各以類，世間妖孽匪自來。君不見商王夢中得良弼，傅巖之美本安匹。巫山何事近楚宮，終古怨恨流無窮。

又《戰城南》朝戰城南門，暮戰城北郭。殺氣高衝白日昏，劍光直射旄頭落。聖人以五服限夷夏，射獵耕織，各自安土風。胡爲彼狂不自顧，而與大國爭長雄。高帝定天下，遺此平城憂。陛下宵旰不遑食，擁旄仗鉞臣不羞。登南城，望北土，雲茫茫，土膴膴。蚩尤禍牙，雷擊鼓，舉長戟，揮天狼，休屠日。逐渾邪王，稹車尾尾連，馬羊橐駝載，金人照耀紅日光。逍遙而來歸帝鄉。歸帝鄉，樂熙熙，際天所覆，罔不來。小臣獻凱未央殿，陛下垂拱安無爲。

又《君馬黃》君馬黃，我馬驪，二馬八足爭驅馳。回頭顧影雙驕嘶，尾端散作赬虹飛。黃馬曜日黃金晶，驪馬謂是玄天精。眼前好醜那能明，吾聞良驥稱以德，不聞矜此驪黃色。世無伯樂識者誰，有德無色空自知。

又《思悲翁》弱齡輕日月，邁景想神仙。顧往諒無及，待來徒自憐。黃金棄砂礫，劬心鍊丹鉛。鑿石不得水，沈劍徒窺淵。流光不我與，白髮盈華顛。杖策出門去，十步九不前。歸來對妻子，塵竈午未烟。干時乏計策，退畊無園田。霜蒲怨青松，逝矢恨驚弦。已矣復何道，吞聲赴黃泉。

又《聖人出》聖人出，臨萬方，赤若白日登扶桑。陰靈韜精星滅芒，羣氛辟易歸大荒。晻曖寒谷熙春陽，枯根發茁暢幽藏。潛魚躍波谷鳥翔，花明草暖青天長。青天長，聖人壽，北斗軒轅調氣候。北辰中居環列宿，八風應律九歌奏，圓方交格神靈輳。聖人出，陽道開，億萬年，歌康哉。

又《王子喬》王子喬，乃是髭王之子皇王之孫。深宮洞房不稱意，卻駕

白鶴尋軒轅。虹蜺爲旆雲爲旛，飄然乘風上崑崙。王子喬，去何之，朝發暘谷暮崦嵫，六龍九鳳相追隨。穆王西，上不得，王母訣，胡爲元氣獨爾私。王子喬，去不還，后稷功業委如山，猶有九鼎知神姦，王城日夕生茆菅，爾獨胡爲白雲間。王子喬，空長歎。

又《獨漉篇》　獨漉復獨漉，月明江水濁。水濁迷龍魚，月明復何如。楚國皆濁，屈原獨清，行吟澤畔，哀哉不平。上山采茶，下山采蘗，心在腹中，何由可白。豺狼在後，虎豹在前，四顧無人，魂飛上天。珠玉委棄，不如泥沙，蹶冠戴履，萬古悲嗟。

又《上山採蘼蕪》　上山采蘼蕪，山峻路迢遞。下山逢故夫，悲風生羅袂。憶昔結髮時，願得終百年。變故不可期，中道相棄捐。蓮實生水中，石榴生路側。未嘗掛齒牙，中心豈能識。上山采蘼蕪，羅袖生芳菲。因君贈新人，莫遺秋霜霏。落葉辭故枝，不寄別條上。白日無回光，誰能不惆悵。

又《雉子班》　雉子班，飛翛翛，鳴嚶嚶，踉蹡出沒灌莽中。衰裳煥爛赬瞳矇，野人拄翳潛置媒。和聲相應無驚猜，黃間一發激流電，錦繡披裂委草萊。林棲野啄本無累，嗜欲沈溺禍所胎。君不見天池鳳凰食竹實，逍遙至和永終日。

又《孤兒行》　蓬頭鞮足誰家兒，滿面塵埃雙淚垂。爺娘棄我不待老，骨肉無人但兄嫂。兩身一氣不相知，陌路茫茫向誰道。清晨采薪日入歸，殘羹冷飯難充饑。欲言問兄兄不顧，嫂是他人更娶訴。人生一世爲弟兄，同根自合同枯榮。爺孃在日曾眷戀，願兄回看死人面。

又《病婦行》　夫妻結髮期百年，何言中路相棄捐。小兒未識死別苦，啞啞向人猶索乳。箱中探出黃金珥，付與孤兒買餐餌。不辭瞑目歸黃泥，泉下常聞兒夜啼。低聲語郎情不了，願郎早娶憐兒小。

又《公無渡河》　丈夫不愛死，成仁心所安。殞身苟無故，哀哉徒自殘。水能殺人人共知，公獨茫然狂以癡。黃河渺渺無津涯，乃欲絕流而渡之，公也溺死人誰悲。世路如何，險惡實多，平地倏忽，滔天風波，利淫欲餌，孰知其佗，不見不聞，縱橫網羅。固不必如公之癡，可揣以魚中之鈹，亦不必如公之狂，可禽以伏甲之觴。眼前言笑百媚出，寧知兵刃羅心腸。公無渡河河無津，箜篌一曲愁殺人。

又《烏生八九子》　樹上烏，一生八九子，相呼鴉鴉聒人耳。何不學鵜泥燕，和鳴集桃李。又不學鷹與隼，奮翅高飛碧雲裏。胡爲巢此庭樹間，啄腐吞腥饕吻紫。少年挾彈如流星，禍機潛發不見形。翅翎摧折身首磔，螻蟻傷殘誰女惜。

又《上山採蘼蕪》　上山采蘼蕪，山峻路迢遞。下山逢故夫，悲風生羅袂。憶昔結髮時，願得終百年。變故不可期，中道相棄捐。蓮實生水中，石榴生路側。未嘗掛齒牙，中心豈能識。上山采蘼蕪，羅袖生芳菲。因君贈新人，莫遺秋霜霏。落葉辭故枝，不寄別條上。白日無回光，誰能不惆悵。

鄭允端《羅敷曲》　邯鄲秦氏女，辛苦爲蠶忙。凌晨行採桑，采采不盈筐。使君從南來，五馬多輝光。相逢在桑下，遺我雙明璫。聽婦前致辭，卑賤那可當。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郎。請君上馬去，長歌陌上桑。

邵經邦《獨漉篇》　獨漉，獨漉，操舟行陸，不聞轉移，未見翻覆。君子淡交，小人齷齪，蚊仇宵中，茵幬湮溽。蜩不越秋，螬不踰伏，嗤我何尤，共濟同辱。枘不入鑿，枝不架屋，烏之耽號，人不勝瘃。之子猶之，不如無告。

又《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公知其他。汩涉沒轍，淺木無波。深淺自知，他人則那。勿滯爾衣，勿冕爾冠。寶壺薄身，我則無歡。齒齒者石，在彼中流。人涉卬否，卬心曷求。濯足仰天，談笑刺舟。諒此曷傾，聊與爲仇。

常倫《善哉行》　龍不易章，鳳不更彩，玉抱堅貞，磨而不敗。丈夫處世，行行虎步，時止則止，復何回顧。知機其神，猶豫禍大，伍胥逆旅，李嗟稅駕。高高商山，中多紫芝，卓哉黃綺，允矣吾師。

又《陌上桑》　日景城頭花，轉照羅敷家。羅敷晨起粧，青鏡盤雙鴉。錦衣被明月，寶鬘燁晴霞。娥娥行採桑，盈盈步淺沙。傾筐時顧盼，唐棣無顏華。邂逅逢五馬，謔誕期同車。兩兩看鴛鴦，各各在水涯。使君亦智者，賤妾豈倡家。

王廷陳《戰城南》　戰城南，困城北，縱橫腐肉烏鳶食。一將侯，萬夫死，聖人用之非得已。國之守，在四隣，善戰之臣服上刑。佳兵者，不祥器，常勝之家道所忌。孤人子，寡人妻，獨人父母安忍爲。銷戈矛，滅烽燧，戢爾態罷長不試。鴟鴞逝，鳳凰來，與民休息歌康哉。

又《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蒼者駑，黃者良。駑馬卻，良馬前。君當進，臣當旋。

又《艷歌行》　青樓臨廣陌，楊柳當牕垂。飛來雙白鵠，一步一徘徊。（一解）

又　今日樂相樂，置酒臨前池。下有菡萏花，上有松柏枝。（二解）

又　與君初結婚，不意當乖違。讒言使親疎，兩心當自知。（三解）

又　君爲東流水，出門不顧歸。妾爲北辰星，終身無轉移。（四解）

又　君當萬里行，妾當守中閨。生歸重合歡，死與黃泉期。（五解）

李先芳《鼓吹鐃歌九首・朱鷺》　歌《朱鷺》，考諫鼓，帝作歌，諫者舞。豈無鳥鷺食茄下，鐵翮翛翛悲鳴于野。朱鷺振黃扉，鳳凰覽清輝，朱鷺高飛，諫者遄歸。

又《艾如張》　艾而張羅山之阿，山出黃鵠摩天飛，羅家焉得四海圍。不見牆上烏尾畢，逋自投羅以待餔，羽毛不惜，噫嘻嗚呼。

又《戰城南》　戰城南，死城闕，丈八蛇矛皎如雪。八尺驪驄日流血，七日不食臣力竭。臣力竭，罪當死，願爲胡笳歡沙磔，掣風雨以報漢天子。

又《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騏。君馬出天閑，臣馬常羈束。不厭風霜苦，恐負千里足。感彼黃澤謠，爲君日飲玉。伯樂不常生，哀鳴空躑躅。

又《巫山高》　巫山高，高不極。神女來遊江水急，順風翔翱見顏色。願在雲霄常比翼，暮雨朝雲胡可得。

又《有所思》　有所思兮若天畔，跂予望之爾不遠。華容如月不可攀，蘭生井中那能見。欲報瓊琚爲君好，情莫致之心懊惱，永夜裳衣坐顛倒。

又《雉子班》　雉子班，班鳴山梁間，五步一飲啄，十步一周旋，不棲桂之樹，不食盤中餐。翡翠巢炎洲，洲人挾彈求，白鹿在山林，射工相見尋，鯉魚伏深淵，釣者有芳荃。猛虎夾路牙爪長，走狗曳尾良弓藏。

又《臨高臺》　臨高臺，高臺多風且霜露，下有江水湯湯以注。回首一望江水深，我欲下臺愁我心，黃鵠高飛不可馴。

又《思悲翁》　思悲翁，思悲翁，歌《薤露》，松栢青青白楊暮。平無落日走寒兔，梟母營巢飛上樹。慈烏逝安歸，哀哀淚如注。

陳文燭《擬古樂府・漢鐃歌十八曲・朱鷺》　朱鷺朱鷺，翩翩其羽。翔君門，登君鼓，將以諫明主。

又《思悲翁》　思悲翁，奪我美人西且東。梟母營巢在樹中，慈烏一去不相逢，泣長空，思悲翁。

又《艾如張》　艾而張羅，北山之阿。中有黃雀，摩天嵯峨。意欲從君，讒言孔多。不肯礱室，其如雀何。

又《上之回》　上之回，自回中，天險設，地維通，以王甘泉宮。矗穹廬，歸皇都，奏凱樂，斬單于，臣匈奴，方丈蓬萊莫可圖，千秋萬歲樂無虞。

又《翁離》　擁離趾中，居可通，安心蒿與蓬，蘭蕙難爲容，擁離趾中。

又《戰城南》　戰城南，死城北，黑雲壓城我心惻。謂我出攻戰必克，一身甘作烏鳶食。水深湊湊，蒲葦蕭蕭，褒騎一不鳴，駑馬悲且驕。南山築室何其遙，禾黍不食腐肉夥，願爲忠臣何可假。思子良臣，良臣誠可若，生不封侯，暮葬于野。

又《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峻。江水深，深以長。綿綿遠道，我心孔傷。參差雲雨，峙彼高唐，欲往從之河無梁。徘徊望遠泣沾裳，願託晨風吹還故鄉。

又《上陵》　上陵何美美，下津亦浪浪。問客從何來，自言水中央。芰荷爲君衣，芙蓉爲君裳，木蘭爲君佩，黃金生光芒。麒麟之芝以九莖，鳳鳥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洋洋。蒼虬爲橋，白虹爲梁，八極相翱翔。甘露一以降，芝草生未央，願奉我王飲，萬壽眞無疆。

又《將進酒》　將進酒，勸以歌。紛佳哉，樂孔多。索良工，賡所哦。嘉肴鷹，四時和。觀者不苦，奈爾何。

又《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並驅臣馬良。一日千里駕如龍，美人歸以東。顰影追風，美人正長空。佳人歸以西，青驄駃騠，佳人安可齊。

又《芳樹》　芳樹離離，上拂青雲，下臨蘭池。黃鵠翱翔羽參差，二而爲侶，三而成行，目不可顧，心不可匡。彼攘臂者，妬人之子，張弓挾彈心何爾。南山有網北山羅，黃鵠高飛奈若何。

又《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瀚海間。何用問遺君，玉葉雙珠環。繫之朱絲繩，承以紫瑛盤，盤比如意歡，繩比同心結。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瀚海有時盡，流水不復回，拉雜摧燒之，當風揚其灰。白璧燬一朝，甘同瓦礫賤。鷄鳴狗吠兄嫂知，晨風起兮東方旦。

又《雉子班》　雉子斑，如此翩翩之羽翰。雄飛拉其雌，朝于山梁暮河干。白馬誰家子，彎弓挾彈丸，雉子知得飛且遄。黃鵠之飛以千里，雉子之車日追攀，駕以南山，駕以北山，遨遊王孫間。

又《聖人出》聖人出，應昌期。天地位，庶績熙。祥雲見，甘露滋。麟在郊，鳳來儀。舉寶鼎，登赤芝。君之臣明和四時，懷仁輔義天下治，佳人來哉何駓離。

又《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生死不相棄。日月從西出，海水逆北流，馬亦能生角，烏亦能白頭，天地有終歇，乃敢與君絕。

又《臨高臺》臨高臺，高臺見溟渤。水清寒于骨，蘭草香且酵。黃鵠高飛，橫絕四海，非爾羽翼何能待，以壽我王千萬載。

又《遠如期》遠如期，益如壽，明明天子陟帝左右，單于自歸四夷守，累世未聞漢德茂。謁者引之鄉殿陳，方物是獻，梯航來賓，于羽之舞何彬彬，增壽萬年實無垠。

又《石流》石流磷磷，流水湯湯，中有蘭草河爲香，永言懷君悲以傷。褰裳可涉，豈曰無梁，秋風蕭蕭露爲霜，爲君寄將君莫忘。

又《紫騮馬歌》少小從軍去，垂老始得歸。但知紫騮馬，不知有阿誰。

蹀躞青絲轡，踟躕珊瑚鞭。橫行事征戰，驃裹眞無前。

又《東光》朔南平，東西何不平。粵寇多水戰，川寇多山營，諸軍游蕩子，騎射難縱橫。

又《烏生》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五陵年少何翩翩，挾彈張弦，出入樹東西。嗜我一丸即墮羽，烏死魂魄飛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南山巖石何鬱弗，嗜我人民安能知其巔。神龍不可馴，龍骨尚得獲深淵，麒麟不常有，麟趾尚得羅于田。黃鵠于飛高摩天，虞人致之供雕盤。嗜我人生各有命，生死長短安足憐。

又《陌上桑》皎皎日初出，高樓東南隅。樓上有好女，自名秦羅敷。羅敷白玉姿，足不踰戶樞。性頗喜蠶作，採桑南陌衢。首戴藻翹飾，耳綴明月珠。輕練爲下裙，薄穀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意踟躕。少年見羅敷，指願行疾趨。樵者忘其薪，芻者忘其芻。歸來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一解）

又　使君自南來，五馬立斯須。遣吏前致問，爲是誰家姝。羅敷秦氏女，採桑在道途。羅敷年幾何，十五爲人婦，嫁復一年餘。小吏前致辭，可與使君俱。羅敷謝使君，使君亦何迂。我非使君婦，使君非我夫。（二解）

又　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飛蓋隨高車。象牙爲車軫，桂樹爲輪輿。腰間太阿劒，可直千金餘。起家府小吏，拜爲朝大夫。四十遷郡守，剖符專城居。黃金綰白皙，紫綬映青鬚。浮生一有歸，俯仰眞堪娛。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

又《薤露行》吾欲上謁崑崙山，山頭崎嶇道路難，五城十洲縹緲間。黃鵠高飛，一舉千里，但見芝草，紛紛若可攀。（一解）

又　逸翮拂霄見蓬萊，雲螭爲駕金銀臺。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吾將汗漫游九垓。（二解）

又　行行一入瑤池前，王母綽約何翩翩，青童問我有所求，長跪授大道，殷勤乞永年。（三解）

又　敎敕凡吏，採取玄圃之芝明且鮮，置之玉皇香案前。白兔搗此藥，壽命其長延，服之可以成列仙。（四解）

又　服此神藥顏自好，天神護之永不老。垂裳坐享太平，君臣驩如魚藻，陛下長與天相保。（五解）

又《善哉行》人生如寄，少合多離。我今不樂，沉吟何爲。（一解）

又　高堂置酒，叙此生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二解）

又　歡日尚少，戚日苦多。請看明鏡，如秋霜何。（三解）

又　遨游名山，翩翩羽翰。忽遇八公，長生一丸。（四解）

又　饑來問飡，寒來問衣。秉燭爲樂，月明星稀。（五解）

又　海上六龍，雲中長轡。仙人王喬，相與遊戲。（六解）

又《西門行》出西門，步踟躕，前有濁酒尊，不醉當何須。（一解）

又　夫爲樂，及時可歡娛。若徒坐愁拂鬱，吾恐日月徂。（二解）

又　呼斗酒，發浩歌，請爲十日飲，傍人當奈何。（三解）

又　浮生如朝露，沉憂令人老。令日宴會良，且爲開懷抱。（四解）

又　自非故人鍾子期，高山流水當誰知。自非故人鍾子期，高山流水當誰知。（五解）

又　顧非金石資，壽命安可期。徒問家人產，但爲識者嗤。（六解）

又《東門行》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家無儋石儲，四壁空相窺。腰間匕首光芒動，兒女牽衣問所之。世人皆言願富貴，賤妾與君共寒饑。共寒饑，上畏秋旻天，下爲黃口兒。今時賢豪好交結，君復自愛莫相危。今時賢豪好交結，君復自愛莫相危。我今按劒已爲遲，白髮悠悠當依誰。

又《飲馬長城窟行》青青山上草，悠悠玉關道。長城亦何遙，飲馬鳴蕭

蕭。芳草生有時，游子歸無期。他鄉各異縣，展轉夢見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霜。欲語更無人，徘徊空彷徨。我馬苦征戰，羈客傷別離。十月鴈鴻盡，尺書何由知。尺書日易暮，長城風以凄。書中亦何語，強飯長相思。

又《艷歌行》 翩翩雙飛燕，冬藏夏同宿。良人事遠游，寄身何碌碌。上堂事舅姑，下堂供蠶作。春日去采桑，輕風動紈素。良人從外來，斜柯西北顧。語卿且莫顧，黃金枉自賂。黃金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李化龍《朱鷺》 朱鷺，振華纓，戢文羽。魚在梁，烏在樹，誰抱諫書撾天鼓。

又《思悲翁》 思悲翁，浮雲蔽日，不照中情。狡兔未死，走狗先烹。讒人罔拯，誰能自明。會弋長弓，以薦梟熒。

又《艾如張》 艾而張羅，北山已遍，南山更多。讒言高障天，雀飛將奈何，歸棲岩阿四時和。

又《上之回》 上之回，金椎盡。胡天開，親將十萬羽林材。登高丘，望四極，極望不見狼煙直。天行雲從相驅馳，天子萬年以爲期。

又《翁離》 擁離，築高宮，望四野，蘭爲柱，蕙爲飛蓬蒿，四周愼爾居者。

又《戰城南》 戰城南，良馬足，壯士肝，寧鬭死，不生還。蒲葦深，烏鳶號，敵在門，壘在郊，是臣死地安能逃。良馬格鬭死，駑馬嚙路傍，忠臣去不歸，良臣坐廟堂，千秋之名良可傷。

又《巫山高》 巫山高，江水深，登高望遠涕沾襟，極目不見愁人心。水湯湯，石無梁，黃鵠摩天飛，送兒歸故鄉。

又《上陵》 上陵美，下津寒，沙棠之檝木蘭船，黃金爲柱蛟螭盤，芙蓉爲佩紉芳蘭，與波上下騁遊閒。白鴈翔，黃鵠舉，激飛泉，澹容與。仙人紛下來，哀音何靡靡，拜手獻瑤觴，萬年祝天子。

又《將進酒》 將進酒，未渠央，天地寧，君臣康。千人喝，萬人觴，日不足，夜方長。紛佳哉，以放歌，良工自苦奈若何。

又《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赤，二馬相得周八極，遨遊四海何時息。我思美人，適勞我心，望而不見，山高水深。解車放馬與君歸，徘徊四顧涕沾衣。

又《芳樹》 芳樹，上有日月，下有蘭池。黃鵠隨風，翻飛下垂，上不見天，我心孔悲。妬人之子口生波，君有他心可奈何。吾將去君黃鵠舉，吁嗟君乎誰與侶。

又《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天之涯。艷如翡翠羽，穠如桃李花。吐咳生芬芳，指爪亦堪誇。凌風一振袂，軒軒似朝霞。問以大秦珠，繚用折疎麻。君有他心，忽委中路，唾井發梁，義不返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君其三思，無使再誤。秋風下來，合浦葉迴，投君明月，冀君心開。

又《雉子班》 雉子班，大澤裏，五步啄，十步止，雄飛翻，雌哺子。黃鵠一起千萬里，高車駟馬如流水，王孫不歸意如此。雉子集於梁，終當返故鄉。

又《聖人出》 聖人出，金鼎調，玉燭和。鳳在山，龍遊河。邊不塵，海不波。八荒庭，四夷賓。明德哉，君之臣。望西方，思美人。

又《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心相結，天長地久無終極。日月在天，水行地，是爲我心與君意。山已平，海已竭，當此時，與君絕。

劉城《朱鷺》 朱鷺，翔以武。聲蕭蕭，羽燀燀。不食茄，不食魚，食敵人顱。飲于廟，鷺不下，將以問懦者。

又《思悲翁》 思悲翁，翁何之，失我碣石高盤螭。戰聲合，鼓聲死，翁桓桓，紛拏殺不已。悲翁也，狡兔在，走狗烹，發縱者誰，獍獠邪人，貞魂毅魄，安所征！

又《東門行》 出東門，步何遲，日暮望，而更非，篋中有蒯緱，照我面上有塵緇。（一解）

又 作客長安久，僮僕用相嗤，不見驃騎薦士，有何平津脫粟糜。（二解）

又 脫粟糜，先啖諸大長秋，後飯執金吾兒，洛陽年少輕薄，誰堪爾相對太息涕洟。（三解）

又 洛陽年少輕薄，誰堪爾相對太息涕洟，出門欲何之，東汎海，西采薇。（四解）

又《西門行》 出西門，步長歎，百感紛相會，憂來無端。（一解）

又 夫憂來胸，舂不得寬，欲語將相公卿，高門方自尊。（二解）

又 歸蓬戶，擁敝裘，作書言世務，書奏或相謀。（三解）

又 人命苦易逝，功名得久留，不自策高足，視我一蜉蝣。（四解）

又　亦知達人，如沮溺耦耕，避世心所安，亦知達人，如沮溺耦耕，避世心所安。（五解）

又　南山田不治，四禮亦當勤，安得遺世事，仙人藥一丸。（六解）

又《善哉行》　來日大難，朝饗夕飧，盎有斗粟，我心則歡。（一解）

又　彼美之服，必綺與紈，我求尺布，大風欲寒。（二解）

又　夷以餓死，跖膾人肝，千秋萬歲，枉有愚賢。（三解）

又　伐鼓淵淵，出車嘽嘽，雖有旨酒，爵不得乾。（四解）

又　人世大苦，蒿里眈眈，誰其遠游，鶴駕鸞驂。（五解）

又　大貪噉名，大躁隱山，鬼冒侄佺，弄日如丸。（六解）

又《獨漉篇》　獨漉獨漉，渭清涇濁。濁者湯湯，清者枯陸。莫高匪天，莫明匪月，高有不聞，明蝕而闕。鴻雁哀鳴，猛虎怒嗥，人畏虎怒，孰恤鴻勞。蚊吮血飽，蟜得羶肥，笑彼鳳凰，竹實胡爲。陰雲霾霾，朔風正急，禦寒無具，我憂孔疾。人亦有言，勿直如弦，寇來矢禦，不直寇前。

又《上邪》　上邪，我與君相知。髮始燥，迨結褵，父母所命國人知。君有他心見金，夫而沈吟，棄我中林。明明者月，照臨反側，我不以三物詛爾，斯爾絕我乎則絕。

又《雉子斑》　雉子斑，樂彼芳原。稻粱栗栗堅堅，雄飛雌從行啄不已，自謂秦山以安。虞人一羅奈何，涕泣羅中徒相教勿復過。又有小兒彈石膠竿，避不得，來萬端。其母雲中下視，雉子哀無窮。原田膽膽，不可與久居。

又《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燕山之側，易水之涯。彼美人兮，聖性惠辭，絕世獨立，心求所知。我欲投之結綠，縣黎都梁鬱金雜承之。有何，王木公老禿，且當門諍，逐我不敢窺。心相思，夢與期，夢中娛樂未央，起視明河蒼涼，彼美人哉相望。

又《君馬黃》　君馬黃，臣紫騮，君馬有缺臣懷憂，駒駼騄駬相募求。大自丞相六卿，御史大夫，內自巷伯中車，千金買駿，百金買駑，納之天閑，日食粟與芻。不徒食粟與芻，單于獵，邊塵黑，內廊出，名王蹶，天子垂衣，蒲梢來西極。

又《巫山高》　巫山高，石巖巖。谿水深，流相環。水日齧山趾，高陵崩以徙。岸谷既移，洪流斯瀰，昔與爾綢繆，今與爾仇讐。山川之險，使人心憂，欲渡無梁我涕洟，雲土夢乂待何時。

又《上之回》　上之回，祠雍畢，揚翠旗，仗玉琟。升高墉，閱臨衝，羣后擁，百靈降，導灃澗，賚宮功，昊天說，人和同。望玉門之外，見青海若帶，休屠祭天，烏孫膜拜，皇帝陛下三萬歲。

又《艾如張》　艾如張羅，置旆于阿，田鼠執，田豕罹，賓鴻哀雁我則那。悲乎大哉，聖王之守今若何，我鹽諸利出車敵愾。

黃端伯《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作書誡同輩。勇退乘急流，莫作後時悔。枯魚過河泣，惻匕懷故居。主恩遺歸海，恨不作前魚。

張仁熙《東門行》　步出門，望四海，心勞勞，足何懈，（一解）

又　南山有白石，自顧何嵂嵂。南山有白石，自顧何巖巖。下視水北流，富貴安在哉。（二解）

又　戚戚欲何之，無心無競，爭托我侶，被服女蘿，食水之食。（三解）

又　上有滄良之天，下有蠕蠕之地，中顧黃口小兒。（四解）

又　念彼莊周，彼賢接輿，絕聖棄知，醜此棲棲。（五解）

又　人亦有言，阮生可師。沈憂埋照，壯哉何愚。（六解）

又　憑高瞰遠，日暮馳驅，咄咄羣雀，食鼠無餘。（七解）

周道仁《帝臨》　帝位司中，氣象輪屈。五紀建極，八方配卦。江河流行，日月並昱。顧視世人，道喪不復。事必環化，物必運靈。式昭備德，永奠維寧。

又《青陽》　青陽司震，星鳥中春。元稺布德，滋膏流仁。雷聲析甲，羣動散止。枯槀產復，韶華伊始。藹陶斯祝，羽籥雲旗。神之來格，受福以綏。

又《朱明》　朱明司離，星火晝永。作訛成易，內甲受丙。民義以因，時躋以溫。男女在道，卬卬奔奔。倬彼黍苗，先服公田。感通於皇，阜殷三千。

又《西顥》　西顥司兌，星虛秋中。輔翼金德，實大宗功。素精凝玄，草木凜霜。蒸民夷易，執熱願涼。帝命率育，厥緒陳常。崧式珪瓚，胥以樂康。

又《玄冥》　玄冥司坎，晷短星昂。凌陰堅固，藏樸於拗。地濟而升，天降而迓，塞向墐戶，築場滌圃。熙於純嘏，以介景福。國祚無疆，玄黃協卜。

又《朱鷺》　朱鷺浴金堤，來下楚威王。問其來何意，延頸大道傷。翛忽筴天衢，懼人羅伐張。飾之於棲皦，風流志不忘。

又《思悲翁》　來日苦短，翁心思悲。來日苦短，翁心思悲。奮威時狩，文豹屋窴。梟其子五，爲王前麾。梟其母六，臣心慘嗟。武王解甲，萬國輯師。

又《艾如張》百萬整軍儀，軍前貢月支。澤蘭玉者佩，蕭艾武臣笞。驅騁墓雄偏，括囊天下畸。野母勤繒繳，黃雀畏朱絲。

又《上之回》繞枝烏鵲散，淮海日曈曈。百道師行疾，龍鑣玉輦通。祀雍封五畤，薄伐上回宮。北望蕭關外，旌旗在眼中。

又《雍離》築室不在山，乃在水中央。律律巫山高，隨波溯沅湘。湘雲搖無宇，湘月照無梁。美人搴秋落，來集何無方。緬瑟代新聲，繚玉襲衆芳。鷹駕愈遠逝，極目遙相望。

又《戰城南》殺氣城南集，妖纏白晝氛。嚴威勑漢節，血戰縱胡羣。旄捲黃沙日，旌紛合幕雲。蒲環重繫馬，勒石未班軍。回首焉支赤，祁連牧不聞。卧戈嫌夜暴，獻凱省時勤。明王布德澤，於此錫玄纁。

又《巫山高》停雲時靉靆，冥幽不可穴。山高與水深，窅然傷生別。神女哭秋幃，散作凌空雪。搗練着征衣，千里歸魂結。

又《上陵》上陵何蔚蔚，華表當其空。雖有賢子孫，莫以贖罔功。廼恃薦魂魄，南郊祀禮崇。泉下長夜人，嘗嘗與誰馮。玄鶴空中舞，黃螭天外逢。二儀乍開合，芝生銅池紅。神仙不吾顧，轉睫如飛蓬。

又《將進酒》酣然乘大白，博望天地高。沙場縱此醉，君且放歌豪。席甲枕尸股，三年不解袍。翻身挾一羽，射落西戎獒。

又《有所思》天山生冥煙，深閨香獨難。單寒夜悄悄，山月正凄然。懷夢君恩絕，妾心思纏連。相思不相見，終是限芳年。

又有懷鳴倉庚，達曙聲不情。未宿一半愁，突如皋煙平。佳人望昏去，明月時在楹。蘇來無寬翮，何以到邊城。

又《芳樹》西園花燦燦，風日試春樓。斜掠芳枝小，半侵玉鈿羞。露因光氣遠，香以色中浮。向夕華簟影，交加倚翠裘。

又《上邪》與君結同心，所期於終老。洛陽諸少年，變遷不可保。代序儵栗烈，履霜豈云蚤。轉眼春花開，次第自榮好。蘭柳逾悲傷，鄭躅思瑤島。

又《君馬黃》世亂逞騎射，快馬逐健兒。穆王乘八駿，一昕天下馳。大丙造父御，輓轡如馮夷。暮宿扶桑日，向晨發咸池。天子好遊逸，萬國胥怨咨。黷民賦徭役，祥刑以自欺。嬴秦踵其轍，征伐窮四陲。蒙恬扶蘇死，天下誅李斯。趙高起閹氏，指鹿以蓄疑。漢文省厥愆，務爲愼德施。詔令卻貢獻，皇皇炳其辭。於時駿駟才，卒等岩下麋。雄略稱武帝，秉節張四維。何至匿大宛，稱兵問貳師。貴賤繇好尚，人賢國所資。今君重黃馬，相者皆舉皮。後世市駿骨，託諷良亦癡。

又《雉子斑》雉子遠逝，翩翩于飛。民生散處，藉藉亡歸。空倉之雀，叫號其饑。星中之鳥，日耀其輝。抱心癌歎，誰知其微。

又《聖人出》聖人御極，天下文明。甘露晨降，卿雲時生。天地相從，庶徵咸亨。凡民皞皞，誰之受成。

又《臨高臺》高臺接遠天，下流清且漣。采雲飛棟桷，黃鵠離野田。君臣相和悅，聖壽齊萬年。

又《遠如期》昔昔頻夢君，翠華曜綺席。今日遲歸來，流光動蘅澤。衣穿青靛絲，簪誇紫榴石。徙倚下堦墀，摩娑亦自劇。及至盟心寒，始道情非昔。楚水斷河梁，湘雲搖空碧。金玉匪異性，死生御枯脊。躞蹀馬蹄輕，勿使皇華驛。

又《紫騮馬》從戎日已久，鄉里悲蒿里。松栢自古處，鄰園皆遷徙。茲得整金鞭，鳴珂踩小市。下馬桃花紅，薦新蘼蕪美。語別重訊咨，芒芴愴未已。猶憶去時年，爲君數馬齒。

又《江南可採蓮》櫂歌轉尾頭，風泊白蘋洲。櫂歌聲相羊，歷亂蓮花粧。蓮花開水面，動搖羅袂香。汎汎忘憂物，娥娥新嫁孃。北岸生芙蓉，南岸生秋草。秋草篆如玉，芙蓉彼姝好。十三採蓮遲，十二採蓮早。小姑正芳年，雙眉嫌淡掃。窈窕如花舒，吹氣若蘭芝。愛月不勝情，深閨託幽思。

又《飲馬長城窟》絕漠少人行，驅馬渡交河。荒荒斷雞落，窅窅即長坡。緜緜思所寄，慊慊心意那。十年越鄉井，人事備蹉跎。陰霪涕如霰，月明發浩歌。浩歌終有常，不如涕霰多。有朋西南來，贈我兜錦羅。錦羅約一襲，中組稻與禾。稻傷鸚鵡啄，禾懍秋風過。秋風以一勁，世路倍軻峨。

李禎《陌上桑》曈曈曉日艷陽天，此時秦家蠶正眠。春深桑葉嫩芊緜，羅敷採摘出城邊。東條西條相斜纏，滿目淑景麗日妍。繁紅荒紫萬仍千，煇煌宮錦絢晴川。照見羅敷貌嬋娟，鬢雲倭墮鴉色玄。步搖斜插釵鳳偏，冰姿何曾屑丹鉛。香齦皓齒疑貝編，眉橫青山黛初塡。杏腴細膩霞暈鮮，項如蝤蠐搓玉圓。額角斜貼翠花鈿，寶璫輝耳瑪惱懸。裙拖秋水籠步蓮，月鉤窄小進難前。胸垂綬帶繡鸞鵷，同心綰結壹雙聯。暖風披拂飄蘭荃，從傍過者驚復憐，盡道羅敷是神仙。使君駿馬來翩翩，下馬揖贈黃金錢。欲同攜手共周

旋，羅敷低頭久默然。逡巡微聽細聲傳，自陳未笄窺簡篇。頗知禮訓守貞堅，閨房節操雪霜鮮，瑩比明蟾照清淵。夫君豪俠稱英賢，才兼文武實兩全。驊騮絲轡象牙鞭，麒麟鎖甲劒龍泉。揚麾分符領兵權，雕戈畫戟擁旌旃。流蘇複帳駝絨氈，搏山亂噴沈水烟。侍兒濃粧森後先，霞綃長裙舞褊褰。左迴右轉何輕便，舞罷巧按鵾鷄絃。烹羔刺豹開瓊筵，蒲萄名酒滿觥舡。犀筋不下飫腥羶，夫君歡娛無與肩。羅敷嘉言皆陳宣，陳竟斂衽攜筐還。人生妃匹本定緣，使君有妻諒盛年。丁甯疾驅君去遄，結髮義重勿棄捐。

無名氏《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有期。春至草不生，期盡歡無聲。感物懷思心，夢想發中情。夢君如鴛鴦，比翼雲間翔。既覺寂無見，曠如參與商。夢君結同心，比翼遊北林。既覺寂無見，曠如參與商。河洛自用固，不如中岳安。回流不及返，浮雲往自還。悲風動思心，悠悠誰知者。縣景無停居，忽如馳駟馬。傾耳懷音響，轉目淚雙墮。生存無會期，要君黃泉下。

雜録

《漫叟詩話》五六　《古樂府》詩云：「今世罷襽子，觸熱向人家。」「罷襽」，《集韵》解之云：「不曉事。」余素累熱，乃知人觸熱來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古樂府云：「金銅作蓮花，蓮子何其貴。摴門不安鎖，無復相關意。石闕生口中，含悲不得語。」石闕，古漢時碑名，故云。

《詩藪・内編》卷一　樂府自魏失傳，文人擬作，多與題左，前輩歷有辨論。愚意當時但取聲調之諧，不必詞義之合也。其文士之詞，亦未必盡爲本題而作，《陌上桑》本言羅敷，而晉樂取屈原《山鬼》以奏。

又　擬《郊祀》，須得其體氣典奥處；擬《鐃歌》，須得其步驟神奇處。雖詰屈幽玄，必意義可尋，愈玩愈古乃佳。若牽強生澀，辭旨不通，而以爲漢，匪所知也。

又卷二　《郊廟》、《鐃歌》，似難擬而實易，猶畫家之于佛道鬼神也。古詩、樂府，似易擬而實難，猶畫家之于狗馬人物也。

《詩源辨體》卷三（五九）　趙飛燕樂府楚聲有《歸風送遠操》，語甚淺易，而題亦非古，亦僞撰也。

《稗史彙編》卷一〇二《挽詩》　譙周《法訓》曰：挽歌起自田橫。《通典》曰：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叙哀，後代相承以爲挽歌。按：漢初橫死，門人爲《薤露》《蒿里》之歌，蓋從者以寄哀也。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庶士。蓋二歌之起，始自橫也。摯虞《新禮議》曰：挽歌出于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者誤矣。《左傳哀公十一年》會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虞殯歌曲，哀死也。孔穎達疏曰：《虞殯》，謂啓殯將虞之歌，今謂之挽歌。

《日知録》卷三〇《泰山治鬼》　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説，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元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

《蘿藦亭札記》卷三　郊祀歌，匡衡奏罷「鸞輅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在《惟泰元》篇。「九夷賓將」之下別作一行，毛刻乃誤。將「涓選休成」四字提寫於《天地》篇「天地並況」之上。又匡衡奏罷「鸞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在《天地篇》「神夕奄虞蓋孔享」之下，別作一行，毛刻亦誤。將「肅若舊典」提寫於《日出入篇》「日出入安窮」之上，此亦大謬。初學讀之必爲所誤。

蘇李詩

論述

裴子野《雕蟲論并序》（《文苑英華》卷七四二） 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

《詩品・總論》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又 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略】，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

《庾子山集》卷一一《趙國公集序》 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于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矣！

皎然《詩式・李少卿并古詩十九首》 西漢之初，王澤未竭，詩教在焉！昔仲尼所刪《詩》三百篇，初傳卜商。後之學者，以師道相高，故有齊魯四家之目。其五言，周時已見滥觴。及乎成篇，則始於李陵、蘇武二子。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

又（《竹莊詩話》卷一《品題》） 蘇、李之製，意深體閒，詞多怨思，音韻激切，其象瑟也。

獨孤及《二皇甫集序》（《二皇甫集》）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樸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疎越、大羹遺味之嘆。

于頔《杼山集原序》（釋皎然《杼山集》） 詩自風雅道息，二百餘年而騷人作，其旨愁思，其文婉麗，亡楚之變風歟。至西漢，李陵、蘇武始全爲五言詩體，源於風，流於騷，故多憂傷離遠之情。梁昭明所撰《文選》錄《古詩十九首》，亡其名氏，觀其辭，蓋東漢之世，亦蘇、李之流也。

《白居易集》卷四五《與元九書》 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艸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

又卷七〇《序洛詩》 予歷覽古今歌詩，自風、騷之後，蘇、李以還（李陵、蘇武始爲五言詩），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輩，其間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於中，文行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什八九焉！

《元氏長慶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 逮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

又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李義山文集箋註》卷四《獻侍郎鉅鹿公啟（即魏扶也）》 況屬詞之工，言志爲最。自魯毛兆軌，蘇、李揚聲，代有遺音，時無絕響。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歸。

又《獻相國京兆公啟》 某啟：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詠歎以通性靈。故陰慘陽舒，其途不一；安樂哀思，厥源數千。遠則鄘、邶、齊、曹以揚領袖，近則蘇、李、顏、謝用極菁華。嘈囋而鐘鼓在懸，煥爛而錦繡入翫。刺時見志，各有取焉！

《新唐書・宋之問傳》 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

《文忠集》卷七三《書梅聖俞稿後》 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

《東坡全集》卷九三《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已至矣！

《淮海集》卷二二《韓愈論》　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

《風月堂詩話》卷上　詩之句法，自三言至七言，《三百篇》中皆有之矣！【略】而世之論五言則指蘇、李，論七言則指《柏梁》爲始，是不求其源也。

《珊瑚鈎詩話》卷三　吟詠情性，總合而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

《韋齋集》卷九《上趙漕書》　蓋心者，禍福之機也。心取是詩而口賦之，雖吉凶未見于前，而神者先受之矣。至漢蘇、李，渾然天成，去古未遠。魏、晉以降，迨及江左，雖已不復古人製作之本意，然清新富麗，亦各名家，而皆肅然有拔俗之韻。至今讀之，使人有世表意。

《毛詩集解》卷一《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自漢以來，詩人間出，如蘇、李之於漢，曹、劉之於三國，鮑、謝之於江左，李、杜之於唐，皆擅一代之名。

《歲寒堂詩話》卷上　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眞，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于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

《南澗甲乙稿》卷一五《古文苑記》　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爲孔子未見，不知所刪者定何詩，且何自知其爲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於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於二子乎？以此篇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尚四言，至鄒炎乃五言也。

《客亭類稿》卷七《鞏公樂府序》　若夫騷人墨客，以篇什之餘，寓聲於長短句，因以被管弦而諧宮徵，形容乎太平盛觀，則又莫知其幾。名章俊語，前無古人。盛麗如遊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蓋不但一方回而已也。

《緯略》卷一一《黃庭圖》　蘇、李筆墨妙自然，萬虛拱手書已傳。

《滄浪詩話・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略】。五言起於蘇武、李陵。

又　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黃初體【略】。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曹劉體。

又《詩評》　蘇子卿詩：「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今人觀之，必以爲一篇重複之甚，豈特如《蘭亭》「絲竹管弦」之語邪！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又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九《論詩》　凡此皆詩之句讀源流也。然自已刪之後，詩雅蕭條。有如蘇、李之高妙，【略】此數子非不可與言詩，嘲詠風月，亡裨風教，夸耀煙雲，無關政體，其視詩人愛君憂國之情無有也。

《鶴林集》卷三二《答劉成道書》　某近來看詩，覺得須是以《三百五篇》爲標本，以漢蘇李枚生、建安諸子、晉宋陶謝等詩爲風骨，然後能長一格。

《後村詩話》卷一　五言見于《書》《詩》，如「萬事叢脞哉」、「胡爲乎泥中」之類，非始于蘇、李也。武別陵云：「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又云：「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陵雖萬無還理，武尚欲拔之以歸漢，忠厚之至也。

《困學紀聞》卷一八　韓子蒼言：「《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

《玉海》卷五九《嘉定熙朝盛典詩》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

《續後漢書》卷六六上《文藝列傳・文章總叙》　漢初專尚四言，至蘇、李專爲五言。孝武爲《秋風》《柏梁》等辭，則專爲七言。自張衡《四愁》而下，號七言爲長句。

《陵川集》卷二四《與撖彥舉論詩書》　詩之所以爲詩，所以歌咏性情者，祇見《三百篇》耳。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譎煩冤，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顏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氏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

《可閒老人集》卷一《古詩》二　漢詩十九首，不復辨名字。蘇李及枚乘，伯仲之間耳。當時尚詞賦，六義誰作意。雖非大雅言，頗有風人致。篇章何在多，自足傳於世。所嗟黃初後，作者莫與企。

《東維子集》卷七《金信詩集序》　言工而弗當於理，義窒而弗達於辭，若

是者，後世有傳焉無也？又況言龐而弗律，義淫而弗軌者乎？自《三百篇》後，人傳之者凡幾何人？屈、賈、蘇、李、司馬、揚雄，尚矣！

傅與礪《詩法正論》 李陵、蘇武始爲五言詩。當時去古未遠，故猶有《三百篇》之遺意也。

《文憲集》卷二八《答章秀才論詩書》 《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

《麟原前集》卷五《魏松壑吟藁集序》 三代古詩，何莫非其志之所之也。五言起于蘇、李，其離別贈答，中情繾綣，藹然詞氣之表。

《林登州集》卷二三《跋童中州和陶詩後》 五言肇於漢蘇、李相贈別，一時之倡和也。

《大雅集》卷一《大雅集後序》 楚騷漢賦，迨蘇、李五言，沿至唐近體，皆古詩之變。

《元音遺響》卷二《周秀才楨入閩采詩》 大雅《三百篇》，詩亡千載下。蘇李泄其淳，曹王綺其亞。

《風雅翼》卷一《蘇武詩四首・骨肉緣枝葉》 賦也。緣，連絡之意。鴛鴦，匹鳥也，雌雄偶居而不相離。參辰，二星名，東西異處而不相比。胡秦，敵國不相親者，喻譬也。此子卿別昆弟之詩。言骨肉之親，本同一體，如枝葉之相連，本同一樹也。彼結交爲友者，亦相親依。雖四海之人，皆得以爲兄弟而不爲路人矣。況我連枝同體，非結交四海比者，何乃昔常相近而今成乖別耶？然昔者相近之時，玩熟以爲常，邈然若無所係。及當離別，則思念之情，有日新而不已者焉。彼鹿鳴相呼，思得野草以共食，尚可取喻以燕樂嘉賓。今兄弟遠離，有酒盈尊，且願相留斟酌以叙平生之親也。其委曲盡情，亦彷彿《常棣》之遺意歟！

又《結髮爲夫妻》 賦也。結髮，李善曰「取笄冠之義」。伊川程子亦曰「如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只言初上頭時也。燕安，婉順也。其，語辭。滋，益也。此子卿出使時別妻之詩。其夫婦之情義，臣子之忠誠，藹然見于言外。曾原曰：「夫奉君命以出，別其室家，即以死誓捐軀報國，素志如此，宜邊庭之不屈節也。」

又《黃鵠一遠別》 賦中有比也。乖，離背也。喻，開曉也。游子吟，古曲名，《琴操》有楚游子龍丘高者，三年出游，思歸故鄉，而作楚引。恐即此曲也。厲，猶振也。激烈，言歌聲如水之激、火之烈也。愴傷，摧折，展轉也。揮，以手去之。不可揮，言多也。此子卿在匈奴時，得歸漢而與李陵別之詩。故首以雙飛龍爲比，後以子不得歸爲念。蓋同在匈奴十八年，其間羈旅之態，抑塞之懷，相知者惟吾二人。一旦遽別言歸，豈忍舍哉。此其衷誠痛怛，有不自知其語之複者。後村劉克莊曰：「『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者，陵雖萬無還理，武尚欲拔之以歸漢，忠厚之至也。」

又《燭燭晨明月》 比也。中州，中國也。殊，若《詩》「殊異乎公路」之殊，猶言卻也。央，盡也。因遠遊南國，將別朋友而歸，爲賦此詩。晨月以比其儀容之光彩，蘭芳以喻其德美之播揚，而芬馨聞我，則又以見其交契之同心焉耳。夫良友有如此者，今我當還故鄉，見江漢之流，浮雲之翔，亦知己之行邁不止，而與其相離日遠矣。且朋友之嘉會難再，而隨時之歡樂未央，故於臨別贈言，重以相勉也。愚謂子卿既能杖節尊漢，揚名顯親，其於君臣父子之道，可謂盡矣。況詩中所述兄弟夫婦之親、朋友之義，藹然充溢如此。校之其他篇什，欲求無虧於五典如子卿者，蓋絕無而僅有耳。學者不可不審也。

又《李陵與蘇武三首・良時不再至》 賦也。良時，謂君臣際會之時。須臾，斯須，皆少待之頃。屏營，惶恐不安貌。踟躕，行不進也。晨風，旦風也。少卿既失身匈奴，思欲復還漢庭，不可得矣。及蘇武歸，因作詩爲贈。故首歎良時不再至，以起傷別之端也。況又見浮雲之馳，奄忽相踰，則知人之離散，如風波一失而相去遠矣。故其執別戀戀之情，不能自已，亦欲乘風而以身俱往也。

又《攜手上河梁》 賦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梁，橋也。弦者，月缺其半之名。望者，月滿之時，與日相望也。初，少卿說武降己，謂終不得歸漢矣！及和親之後，而匈奴又詭言武死。今其歸也，誠出少卿之不意，宜其握手驚問，恨恨而不能辭也。然思舊之情曷已，離合之理可推。故以日月弦望爲喻，而相期於皓首，亦自遣釋云耳！李周翰謂武使匈奴時，陵贈此詩，而曾原取之，非也。凡使者奉君命出疆，在朝之臣或有贈言，自當慷慨規祝，不應預逆其不歸，而有風波失所，長從此別，及長相思、皓首爲期等語。況二人素稱相善，又豈忍言此哉！林寶夫以此爲答武「黃鵠遠別」之詩，得

之矣。

又《嘉會難再遇》 賦也。三載爲千秋，猶詩所謂「一日不見如三秋」之意。長纓，非冠纓也，馬鞅亦謂之纓。終軍請受長纓以羈南越王者，恐即此屬也。因濯纓而念遠行之人，望悲風而舉盈觴之酒，其詞氣稍緩，與前二詩不同。豈此篇獨爲出使時所贈者歟？或疑蘇、李詩皆後人所擬作，以爲武在長安，何爲乃及江漢。陵詩用「盈」字，不應觸惠帝諱，此殆不必深辨也。

《氏族大全》卷三《嚙雪》 蘇武字子卿，漢武天漢元年，以中郎持節使匈奴。嚙雪咽旃，杖節牧羝，居沙漠十九年。昭帝始元六年，因漢使詭言得鴈帛書得還。李陵別以詩，有云「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五言詩始此，號「蘇李體」。

高棅《唐詩品彙凡例》 先輩博陵林鴻嘗與余論詩，上自蘇、李，下迄六代。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殊欠秋實。唯李唐作者可謂大成。

吳訥《晦庵詩抄序》（《明文衡》卷四三） 五言古詩，實繼國風、雅、頌之後，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以至陶靖節之高風逸韻，蓋卓卓乎不可尚焉。

又《文章辨體二十四論》（《稗編》卷七三） 五言古詩，載于《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爲盛。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爲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

謝鐸《重刻石屏詩序》（《明文海》卷二六〇） 若漢之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後世。夫豈易而與之哉！雖然，其視當時富貴之極，而泯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爲麟鵠，無爲鴟鳴；寧爲玉碎，無爲瓦全。

《清風亭稿》卷四《哀都憲張先生》 大雅寥寥久不作，疇能接武《三百篇》。西都蘇李最卓犖，遺音近古猶堪傳。

《見素集》卷六《嚴滄浪詩集序》 詩寫物窮情，嘅時而繫事。寄曠達，托幽憤，三經三緯備矣。降而《離騷》，一變也，而古詩、樂府、蘇李、張鄺一變也。

又卷七《王南郭詩集序》 詩，抒性靈而補裨風教者也。感遇可以觀化，諷諭可以觀情，托興可以觀物。【略】然其始也，多出里巷之歌謠。要其歸，非賢人君子莫能作也。虞夏而降，漢、魏騰聲，蘇李顏謝，按音節而諧風雅。迨沈宋律體盛，而詩一大變。

《四溟集》卷五《答武進李宰元素惠六朝詩》 故人送我六朝詩，夜半燈前坐讀時。清廟朱弦彈古調，玉樓瓊樹發春姿。共言蘇李傳騷雅，那識曹劉是路岐。極望江山增感慨，長風吹鴈報君知。

《四溟詩話》卷一 唐山夫人《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迨蘇、李五言一出，詩體變矣。無復爲漢初樂章，以繼風雅，惜哉！

又卷四 詩賦各有體制。兩漢賦多使難字，堆垛聯綿，意思重叠，不害于大義也。詩自蘇李、《十九首》，格古調高，句平意遠，不尚難字，而自然過人矣。

喬世寧《武昌刻漢魏詩紀序》（《湖廣通志》卷一〇一） 又人人擬古樂府，無論其詞義所之，即音節有能協律呂者邪？不然，樂府何稱焉。且蘇、李之贈答也，情可以泣鬼神者，故慷慨悲歌，今古鮮儔焉。後之贈別者，其感遇有若是者否邪？是又時與地殊也。即此可以例其餘矣。此漢、魏之所以難及，可盡以爲時世故哉。

沈愷《六朝聲偶集叙》 叙曰：詩以微言風諭，緣之性情，《三百篇》尚矣。風逸而不蕩，雅麗而有則，頌簡而統要，義例不同，體裁自別。漢之蘇、李，因心師古，獨超玄乘，故其爲詩，辭質而腴，興近而遠，雖慷慨激烈，猶有《三百篇》之遺。

陸時雍《詩鏡總論》 五言在漢，遂爲鼻祖。西京首首俱佳。蘇、李固宜。又　蘇、李贈言，何溫而戚也！多唏涕語，而無蹶蹙聲，知古人之氣厚矣。古人善於言情，轉意象於虛圓之中，故覺其味之長而言之美也。後人得此則死做矣！

《弇州四部稿》卷七一《王氏金虎集序》 《詩》變而屈氏之《騷》出，靡麗乎長卿聖矣！樂府，三詩之餘也，五言古，蘇、李其風乎？

又卷一一三《七扣》 詩正而葩，漸變風雅。原騷玉辨，賦則揚馬。爛蔚虹霞，凄切風雨。蘇李五篇，枚氏十九。唐山鐃吹，於何不有？

《弇州續稿》卷六六《文部紀・金母紀》 及讀《眞誥》，而稍有會。以靈眞之旨，或當爾爾。五言古體，肇自蘇李。河陽上元四飛之咏，固爲之前

茅哉。

又《藝苑卮言》二　李少卿三章，清和調適，怨而不怒；子卿稍似錯雜，第其旨法，亦魯衛也。

又　錄蘇、李雜詩十二首，雖總雜寡緒，而渾樸可詠，固不必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辦也。如「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絣中，焉辨淄與澠」、「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彷彿河梁間語。

又　楊用脩錄古詩逸句及書語可入詩者，不能精，亦有遺漏，余擇而錄之：「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安知鳳皇德，貴其來見稀」（皆李陵）。

張四維《古詩紀原序》《古詩紀》　漢風所宗，造端蘇、李。東京揚其流波，建安備其氣質。逮于江左，托意虛玄，繼以齊梁綺縟，陳隋輕艷，而詩之變極矣。中間作者，若張蔡、曹劉、潘陸、顏謝、江沈、徐庾，莫不虎視蛟騰，抗心特異，思以駕前賢之逸軌，障當世之頹瀾。然而繁音曲節，每變益工，品格風標，沿時遞下。豈所謂聲音之道，關乎世運者耶！

《鴻苞》卷一七《論詩文》　蘇李、《十九首》得詩人之骨，阮籍、謝靈運得詩人之髓，曹子建、鮑明遠得詩人之藻，陶淵明得詩人之質，李、杜得詩人之材，王、孟得詩人之致，高、岑得詩人之氣，劉長卿、王昌齡得詩人之聲。

《筆麈》卷八　蘇、李二詩千古流傳，爲五言之祖。其風骨遒勁，氣調雄渾，《十九首》之外，無可彷彿者，信風雅之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則有甚可疑者。蘇建、李廣二傳，在馬遷時二子終身履歷尚未及詳，時則然也，至班氏《漢書》紬繹國史而成，在百年之後，諸人傳中有文字詩篇無不記載，而《李陵傳》止載短歌一曲，乃《垓下》《大風》之體，使五言贈答之詩流傳世間，豈有舍而不載者？至於《蘇武傳》中載報任安，而《李陵傳》中亦無報蘇子卿，則此書亦非眞也。竊意五言古風起於枚、鄒，在蘇、李之前，而蘇、李二詩必兩漢士人設爲贈別之辭，以詠其情事，若報子卿書，則晉宋六朝所爲，亦不似漢人語矣。

《詩藪・內編》卷二　漢稱蘇、李，然武帝、蘇、李儔也。魏稱曹、劉，然文帝，曹、劉匹也。唐稱李、杜，然玄宗，李、杜流也。三君首倡，六子並驅，盛絕千古，非偶然也。

又　蘇、李錄別，枚、蔡言情，嗣宗感懷，太沖詠史，靈運紀勝，雖代有後先，體有高下，要皆古今絕唱。爲其題者，不用其格，便非本色，一剽其語，決匿名家。

又《外編》卷二　蘇、李之才，不必過于曹、劉；陸、謝之才，不必下于公幹；而其詩不同也，則其世之變也。其變之善也，則其才之高也。

又　蘇、李諸詩，和平簡易，傾寫肺肝，何有於綺靡？自綺靡言出，而徐、庾兆端矣。馬、楊諸賦，古奧雄奇，整澀牙頰，何有於溜亮？自溜亮體興，而江、謝接迹矣。故吾嘗以阮、左者，漢、魏之遺，而潘、陸者，六朝之首也，未可概以晉人也。

又　嚴謂古詩不當較量重複，而引屬國數章見例，是則然矣。古人佳處，豈在是乎？觀少卿三章及兩漢諸作，足知冗非所貴，第信筆天成，間遇一二，不拘拘竄定耳。「青青河畔草」一章，六用叠字而不覺，正古詩妙絕處，不可概論，然亦偶爾，未必古人用意爲之。謝惠連以相如對長卿，幸司馬有二名，不爾，何以屬比耶？一笑。

又　楊用修論發端，以玄暉「大江流日夜」爲妙絕，余謂此未足當也。千古發端之妙，無出少卿三起語，如「嘉會難再遇，三載如千秋」、「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尋常兒女，可泣鬼神。

又　凡詞場稱謂，要取適齒牙而已，非必在前則優，居後爲劣也。屈、宋、曹、劉之類，固云中的；詩稱蘇、李，豈蘇長于李乎？史稱班、馬，豈馬減于班乎？【略】皆取便稱謂，非遠弗如。

又《雜編》卷一　蘇、李錄別逸詩十餘章，皆東漢、魏人擬作者。昭明所選少卿三章，和平清遠，一唱三嘆。今所錄諸篇，矯峻參錯，體殊不倫。昭明裁鑒洞精乃爾。然亦非建安後所辦也。

又　鍾嶸《詩品》云：「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至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按：蘇、李同見《文選》，《詩品》標李爲五言宗，而蘇絕不入品。又古詩或謂枚乘，而嶸以枚、馬之徒，吟咏靡聞。蓋嶸與昭明同世，《文選》未盛行，而《玉臺》爲後出故也。

《詩源辯體》卷三　李陵（字少卿）、蘇武（字子卿）。五言，昭明已錄諸《文選》。劉勰乃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愚按：《左氏傳》子長不及見，《左傳》漢初出於張蒼家，文帝時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未行於世。至建武時陳元最明《左

傳》，上書訟之，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封卒，復罷。其後賈逵、服虔皆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漢書》所載而《史記》有弗詳者，正以當時書籍未盡出故耳。由是言之，成帝品錄而不及蘇李，又何疑焉？東坡嘗謂「蘇李之天成」，是矣。至因劉子玄辯李陵書非西漢文，乃謂蘇、李五言亦後人所擬，亦不免爲惑。蘇、李七篇，雖稍遜《十九首》，然結撰天成，了無作用之跡，決非後人所能。若《文苑》所載《錄別》數首，則後人因七篇而廣之者。元美謂：「雖總雜寡緒，而渾樸可詠，固不必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辦也。」又摯虞（晉初人）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總雜不類，蓋指《錄別》，善篇足悲，乃謂《文選》所錄耳。以此觀之，其來遠矣。然勰之言亦有所據，初非謬妄。

又　馮元成云：「少卿怨而不怒，子卿哀而不傷。」愚按：少卿三篇，慷慨悲懷，自是囚臣口吻；子卿四首，雖稍爲散緩，而頓挫抑揚，亦是西京風範。然摯虞論李陵而不及蘇武，劉勰、鍾嶸與昭明同時而亦不及武者，蓋亦有未見耳。少卿如「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等句，皆囚臣口吻也。子卿如「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等句，皆頓挫抑揚者也。

又　鍾嶸云：「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皎然云：「李陵、蘇武，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作用之功」，即所謂完美也。見班固論中。下卷言「作用之跡」，正與「功」字不同，「功」則猶爲自然，「跡」則有形可求矣。）信如此說，則五言不始於《十九首》矣！

又　宋人謂「蘇、李詩，在長安而言江漢」，又謂「『獨有盈觴酒』與《十九首》『盈盈一水間』俱不避惠帝諱，疑皆非漢人詩」。愚按：子卿第四首，乃別友詩，安知其時不在江漢？又韋孟《諷諫》詩「總齊羣邦」，於高帝諱且不避，何必惠帝？趙凡夫云：「《說文》止諱東漢『秀』『莊』『炟』『祜』四字，而於西漢『邦』『盈』以下皆不諱也。」

鍾惺《與高孩之觀察》（《文章辨體彙選》卷二四七）　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峻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

《古詩歸》卷六《樂府古辭・蘇武答詩》尾評　鍾云：錄別數詩，幽衷苦調，有蘇、李所無者，正其下蘇李一格處。然觀作者胷中，全無欲使人望而知其爲蘇、李意，不過借蘇、李題目，寫其所欲言耳。此擬古之妙，難與後人言也。又云：詳數詩骨韻，似非孔融、蔡邕輩不能。可見蘇、李詩，其來已久，可證其非六朝人手矣！

趙士喆《石室談詩》　敬伯云：「蘇李、《十九首》，與樂府不同。樂府能著奇想，著奧詞，而古詩以雍穆平遠勝。」

《鈍吟雜錄》卷八《遺言》　《詩》之亡也，《離騷》繼之，至於漢而麗淫之賦興矣！然蘇、李五言之作，謂之「麗以則」可也。

賀貽孫《詩筏》　蘇、李詩有「江漢」語，子瞻以爲齊、梁小兒擬作。非也。使果擬作，則必如李陵《與子卿書》、附會《史》、《漢》，有一種掩飾怨尤之語，簡點詳愼，決不露破綻矣。其所云「江漢」，或子卿未出使時，兩人相別語也。若「骨肉緣枝葉」爲別兄弟，「結髮爲夫妻」爲別妻詩，不必盡別李陵也。惟「黃鵠一遠別」篇，有「念子不能歸」之句，頗似異域相別語耳。李陵詩第二首云「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亦非異域送別詩。子卿以辛巳被羈，至庚子始歸。李少卿自壬午敗降，與子卿周旋已十九年矣，寧止三載乎？獨首篇云「長當送此別，且復立斯須」，二語癡妙，眞異域永訣語也。末篇「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尚有首丘之思，寓意深矣。三首非出自一時，然非僞也。若李陵《與子卿書》，必出沈約、江淹輩齊、梁間高手，亦非小兒擬作所及。

又　少陵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少陵沉雄頓挫，與蘇、李淡宕一派，殊不相類，乃知古人師資，不在形聲相似，但以氣味相取。然淵明氣味大近蘇、李。少陵既師蘇、李矣，奈何詆淵明爲枯槁耶！

尤侗《讀東坡志林》　東坡極貶《文選》，謂李陵書及贈答五言皆僞而不能辨。此論本劉子元。余謂陵既生降，頹其家聲，卽文章果出眞手，豈足汙吾筆墨哉！京師之變，士大夫半汙僞命猶借李陵爲口實，眞不知世間羞恥事矣！司馬遷曲護少卿，《史記》尚不錄其文，而昭明收之，陋矣！若齊、梁小兒甘爲李陵優孟，又陵之不如者也。

《學餘堂文集》卷三《詩原序》　賢士騷人，筆爲史，作爲詩，雖累千百世人讀之，無不起舞長嘯，或烏烏然泣下霑衣，其言至而情出也。《三百篇》以下，屈宋、蘇李、曹劉諸家之作，苟可傳者，皆是類也。

《詩辯坻》卷一《漢》　僞蘇、李《錄別》十首，氣露調疾，中有險峭語，欲勝「河梁」，當是建安諸子之擬作。或以「有鳥西南飛」，太拘沈韻爲疑，不知《天保》之第三、第六章及《左傳》「有酒如淮，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十蒸單用，自古已然矣。

又卷四《竟陵詩解駁議》　蘇、李贈答，蘇端明疑其僞作。友夏以爲僞作必出一手。今蘇澹李警，當是兩人，似已。然此爲漢調，故不待澹、警之辯也。且以兩家詩較之，宜李澹而蘇警也。劉彥和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而辭人遺翰，罕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則梁世已有是論，不始于蘇。蓋蘇詩稠塞，故不解蘇、李之工；鍾、譚清約，故篤稱其妙，兩家亦各知其所近耳。

《原詩》卷一《內篇上》　漢蘇、李始創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即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創之也。建安黃初之詩，因於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黃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創此變之始也。

《寄園寄所寄》卷四　五言詩始于李陵、蘇武「河梁」之吟。（《詩話叢談》）

《歷代詩話》卷二八　蘇武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云翔。」宋人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疑非本作。楊升庵曰：「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托，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

又　吳旦生曰：蔡寬夫言：「注者直指爲使絕域時作，故人多疑之。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據五臣注：「江漢流，浮雲翔，皆喻客游不止。」李善注：「『江漢流不息，浮云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托。」此注甚妙。按：蘇、李在武帝時，同爲侍中，金蘭素洽，到此各方，遂托風人比興之旨，故用「俯」「仰」二字，隨所及而托意，原非兩境語，何煩訾議之紛紛爲？即寬夫亦未核也。

王士禎《師友詩傳錄》二　問：「【略】蘇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耶？」阮亭答：「【略】『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歷友答：「【略】至如蘇李『河梁』《錄別》，其風味亦去《十九首》誠不遠，亦非東京以下所能涉筆者。」蕭亭答：「【略】至于蘇李『河梁』詩，可與《十九首》相頡頏。東坡先生謂爲僞作，亦必有見。然氣味高古，縱不出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善于擬古者，似不能及也。不須深辯。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厚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于流離，《白頭》吟于閨闥。其它可以類推矣。」

又一九　漢人蘇武、李陵、枚乘、傅毅之作，去《國風》未遠。

又《師友詩傳續錄》五六　問：「蘇、李詩似可以配《十九首》。論者多以爲贋作，何也？」答：「《錄別》眞出蘇、李與否，亦不可考，要不在《古詩十九首》之下。其爲西漢人作無疑。」

《西陂類稿》卷二七《漫堂說詩》　五言古，漢、魏、晉、宋名篇甚夥，獨蘇李、《十九首》另爲一派。阮亭云：「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求之鍼縷襞積之間，非愚則妄。」誠哉！

《古歡堂集》卷一七《雜著・論五言古詩》　蘇、李二子爲五言之祖，所謂非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和，更無可爲喻也。

《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李陵《與蘇武詩二首》）眉批　蘇、李詩總是字字眞，字字厚，然氣象渾沌，非琢磨可到，難以摘出某句某句佳處。蘇子瞻以爲齊、梁人僞作，觀漢人擬蘇李《錄別》詩，何等深衷苦調，猶下蘇、李一格，豈後此者所能措手。

《榕村語錄》卷三〇　《選》詩自應從蘇、李起，而以蘇冠。即其詩亦當冠首。「骨肉緣枝葉，結交亦有因」二句，便足蔽詩之義，言骨肉固同根共命，即結交之友亦非無因。天下大矣，何獨這幾人該做朋友？蓋或意氣相投，或德業相勸，即唐虞之五臣，周之十亂，孔子之七十二弟子，皆是有因者也。首句可該父子、兄弟、夫婦，次句可該君臣、朋友，意味深厚。

宋徵璧《抱眞堂詩話》　「回首望長安」，「霸岸」之篇也。（按：即王粲《七哀詩》。）「昔爲鴛與鴦」，所謂李都護「鴛鴦」之篇，（按：爲蘇武詩，非李陵之作。）纏綿巧妙者也。

又《十九首》及蘇、李五言，反覆諷詠，便移寒暑。

《詩義固說》上　漢詩出語自然，樸妙無可議，惟《錄別》詩「以遺心蘊蒸」，「蘊蒸」二字板滯。

又《說蘇武別李陵詩》　蘇武別李陵詩第二首，「黃鵠一遠別」四句興而比，下二句比而賦，言羽翼當乖，何以遣懷？惟歌可喻，故云「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也。此言歌而未及歌也。歌辭甚多，宜唱何曲，故云「請爲遊子吟」。《遊子吟》亦分別之曲，其詞既泠泠然悲，比之以絲竹，更有餘哀也。聽此歌至激烈處，引動己懷，故愴然凄然，欲盡展此曲，而念吾友之不得歸，傷心淚下，不能雙飛俱遠也。原是淺深次第相生，何常重複。滄浪未解此，而曰「古詩政不以此論」，致後來學者，以雜亂之詞託古人自解。嗚呼，古人豈有無倫次詩文耶？

《說詩晬語》卷上（四九）　龐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欵欵，感寤具存，無急言竭論，而意自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爲五言之祖。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怊惆而纏綿也，後人如何擬得？

又（五四）　蘇、李以後，陳思繼起，父兄多才，渠尤獨步，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鄴下諸子，文翰鱗集，未許執金鼓而抗顏行也。故應爲一大宗。

又卷下（九）　蘇李數篇，老杜奉爲吾師，不朽之作，不必務多也。

《御選唐宋詩醇》卷七《李白・送友人》評　沈德潛曰：蘇、李贈言多唏噓語，無蹙蹙聲，知古人之意在不盡矣。太白猶不失斯旨。

牟願相《小潛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蘇武、李陵詩如清廟朱弦，古音嘹唳。

又《雜論詩》　坡（按：指蘇東坡。）疑蘇、李「河梁」之詩爲僞撰。微論蘇、李，即《錄別》擬作，亦非魏、晉所及。

又　蘇、李詩便不嫌其少，此身分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蘇、李《錄別詩》，或云己作，或云擬作，今不必深辯，總是叙述兩人同在塞外時，武奉詔還闕，陵留滯北庭，臨歧握別，眞有難爲情者。《選》注云：「武將使塞外，陵贈此詩。」復因「結髮爲夫妻」句，便云「武臨使時別妻作」，恐非是。何以明之？李云「欲因晨風髮，送子以殘軀」，【略】明是自傷其屈辱殘軀，不得與武同歸也。至「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益見其無所歸之悲。武答云「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把「行役」二字替出敗降，「戰場」二字替出「北庭」，何等妙于立言？其云「結髮」、「恩愛」等語，乃風人比興之詞耳。此詩入低手，于李便說出許多憤鬱語，于蘇便多一番慰藉語。今李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蘇曰「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其溫容不逼，交相勸勉，雖古《三百》何以加焉！

《劍谿說詩》卷上　蘇、李詩《漢書》不載，後人多疑是僞作。不知五言體製入史傳不合，故班史創之，祇錄少卿《別歌》一篇。五言詩遷、固不入史傳，范史始編入。後人效之，至陸游、馬令輩作《南唐書》，併入詞句，可一噱也。

又　「河梁」詩縱不出蘇、李手，亦西京文士擬作，魏、晉人氣味，那得純古至此？

《御製詩二集》卷四七《偶題》　蘇李眞稱神理超，曹劉未覺古風遙。三唐已自相沿下，何用流波說四朝。

又《四集》卷二〇《閱錢陳羣書遊盤山詩冊有感》二　五古穆如蘇李詞，愛他更具頌中規。同遊恰是竹林數，屈指都成鬼簿披。

《古詩賞析》卷首《附論古詩》　五字開山李與蘇，李清蘇厚卻微殊。當時擬作雖傳後，魚目終難混寶珠。

又卷三　《蘇武詩四首》，詩非一時所作。《古詩歸》俱解作別陵，大誤。《骨肉緣枝葉》，此出門交友別兄弟詩。首六以兄弟固親，引起朋友非疎，點明別故。隨就朋友可因跌轉何況兄弟，蹴起別情，交互形激，極靈極緊。中六叙別正面，將今昔層叠頓跌。兩就別之時言，兩就別後之地言，轉到情隔而情愈密，不曰如故而曰日新，纏綿曲摯。後六脫接開宕，引《詩》作證，借酒生情，仍從朋友兜轉兄弟，應起作收，密甚。《結髮爲夫妻》，此使胡時別妻詩。首四就夫妻平昔恩愛叙起，折到歡娛燕婉，僅有今夕，莫負良時，未顯言離而離思已滿。入手便覺凄其。「征夫」四句叙將別之景，落出長辭按住。「行役」四句點清去路，遙念重會之難，不勝臨岐之痛，叙別正面。末四跟上歡娛燕婉兩句來，先就妻邊慰勉丁寧，并跟上相見無期，以己之生歸死思收住，恩愛不疑。到頭結穴，而磊磊明明，仍不失英雄本色，是爲悲而能壯。《黃鵠一遠別》，此胡中歸漢時別李陵詩。首六以黃鵠胡馬比起，先預透別後相

思，折到臨別，仍用雙龍爲比。空中頓跌，剔得清，提得起。中十一句俱借絃歌生情，叙別正面。然分兩層：「幸有」六句以絃歌可喻中懷領筆作一開勢，點清己歸而與子乖之可哀。「長歌」六句從己悲遞落悲子，點清子不能歸而與己乖之愈可哀。末二承上作轉，明知與子長乖，無奈雙飛有願，收得曲摯。故犯「黃鵠」字，亦愈見錯綜。《燭燭晨明月》，此使胡時別友詩，或即李陵也。首四以晨月之光易滅，秋蘭之香易歇，喻己與友同堂叙舊時不久長，引起離緒。如混作賦景，非但寬緩，且與「寒冬」句矛盾矣。「征夫」四句，先就己邊叙明將行遠路，難捨故鄉，隨點出出門時景。「俯觀」六句，忽又引喻脱接，以水流雲散比良友之遠離長隔。「山海」句，插點去路也。末四承上頓足一句，空中掣轉，苟能再遇，歡樂未央，惟願崇令德，愛景光，以俟之而已。叙別纏綿，卻能規之以正，不一味作悲傷語，收得極高。「江漢」句，前人聚訟紛紛。愚就前後文義及合下句細玩之，只作喻意解爲妥。「江漢」二字須活看，猶言江河江海，不必泥實。此詩或謂連上章，皆胡中歸漢別陵之作。反覆尋繹，多所未安。一則上章神完氣足，不必更綴此章。一則本章「戀故鄉」、「隔中州」等句，作在故土，遙指胡中爲順，故定爲使胡別友詩。具眼者當不河漢餘言也。《李陵與蘇武詩三首》，詩亦非一時所作。《良時不再至》，此胡中送武歸漢詩。首四叙別直起，「在須臾」三字一詩之骨。下俱從此生情。「仰視」四句忽就所見突接兩喻，寫出須臾相失之象，運實於虛，意境超忽。末四寫出惜別之神。「長當」句點醒長別，向後一伸。「且復」句回應「須臾」，趁勢一縮。結則更在須臾中，生出欲化最風。送君歸去妄想，恰與蘇武詩「願爲雙黃鵠」意一呼一應。《嘉會難再遇》，此與下首皆是送武出使匈奴之詩。觀「三載」、「千秋」、「日月」、「弦望」，皆數歸期也。如亦以爲送歸漢詩，則已既決不可歸，又不當祝武再至，安得如此措辭。首二突就別從會期之遙，相思之苦，逆喝而起。中四摺到臨別，臨河望遠，觸緒悲來，以對酒難酬頓住。末四即借酒遞落，言行人將往。何以慰愁，欲留片刻以叙綢繆，計惟有盈觴相勸耳。眞寫得分手時無計挽留神理出。《攜手上河梁》，首四承上章「河」字、「路」字來。兩就詰彼「何之」作欲留之勢，兩就不能答己作若留之形。故意搖曳作態，逆跌而起。中二轉清雖以久留，即拖起別後相思不置。末四又頂相思作轉，言去路雖長，譬彼日月，有弦時即有望時，今暫乖離，終當會合，徒思無益，惟有各崇明德，皓首爲期。兜應上章起處意，亦恰與蘇詩成一合相。蘇、李詩，爲五古之祖，皆足典型。然論其氣體，蘇較敷腴，李較清折，其猶李唐中之少陵、太白兩家乎？

《選林錄》卷三四 蘇、李贈答，千古五言之祖。抒寫性情，不假雕飾也。至于祭酒仗節，右校北降，大義相衡，遂形霄壤。

《昭昧詹言》卷三八 蘇、李諸篇，東坡辨其僞，而又以爲非曹、劉以下之人所能辨，須識此意。蓋與《十九首》同其高妙。

又卷三九 《骨肉緣枝葉》，一起十二句，賓主往復歷落，語勢浩然，用筆轉換頓挫，崢嶸飛動，後惟杜公有此。「昔爲」、「昔者」，以拙鈍重複，愈見樸厚。「鹿鳴」二句，橫入振接，本非賓而可借喻賓矣。以其遠行，搴起下「尊酒」，筆勢文法，變換生動。此詩向來解者，穿鑿強說，皆不可通。題曰《古詩四首》耳，而必以前二首爲子卿初出使時，別兄弟，別妻子，後二首爲自匈奴回，別少卿，皆形似之論，影響之談。夫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遠人自指行者。而王元美謂是自稱，固不可通；何義門以爲指少卿，亦未諦。此只爲居者送行者之辭。觀次句、三四句，則明指兄弟，賓主分明。「況我連枝樹」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親交，尚爲兄弟，況眞兄弟乎？「願子留斟酌」，稍留而飲此酒，此祇餞飲事，意甚明白。

又卷四〇 《結髮爲夫妻》，起四句總叙，次四句叙事。「行役」四句頓挫。以下情至語極，如話。古人筆力必寫到十分極至處，此最見力量。沈鬱頓挫，後惟杜公有之。此爲行者贈居者之辭。

又卷四一 《黃鵠一遠別》，此似爲客中送客，非行者留別，乃居者送行者之辭，與《步出城東門》篇同，觀明遠《贈傅都曹別》可見。若如何屺瞻滯解，作別少卿，則末句「送子」語「送」字，終強紐不通。

又卷四二 《燭燭晨明月》，明是在家送人，豈廣庭之景耶？況云江、漢，廣庭安得及之？善注太初改元改正，此十二月乃改正後也。何云：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則別在五年冬也。按：始元上距太初二十三年，然李、何亦強傅之於武耳。

又卷四三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此亦是僞作，昭明不能鑑別。東坡言：蘇、李之詩，皆爲後人擬作，然固非曹、劉以下之人所能辦也。

又卷四四 《良時不再至》，四句叙題事。「仰視」八句，句句轉換，筆勢頓挫沈鬱，後惟杜公有之。然亦前一首精神最佳。

又卷四五《攜手上河梁》，游子，自謂；行人，指行者。「安知」二句，意極忽變，如驚鴻脫兔，矯尾掉首，乃政是古人用筆文法絕勝處，與子建「憂思疹疾」二句同。此不必泥作陵與武，其意自明。何義門謂此設爲武慰陵之詞，於意滯矣。「弦望」猶言圓缺，以喻會別耳。本言月而挾句言日，言安知不再有會時。「努力」二句，忽又放筆，作無可奈何哀慰之詞。蓋自悲無奈何，而祝故人以崇德，此情易有極耶？

又卷四六《嘉會難再遇》，此首止於詞足盡意，無甚精美。洪容齋據此「盈」字而斷其爲僞。然陵已降虜，即偶用惠帝諱，或亦有之，未足以儒理據爲確證。要之，此詩不必定爲少卿作，政不必據此一字爲斷耳。

《文選旁證》卷二五引翁方綱語　自昔相傳蘇、李河梁贈別之詩，蘇武四章，李陵三章，皆載《昭明文選》。然《文選》題云「蘇子卿古詩四首」，不言與李陵別也。李詩則明題曰：「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而其中有「攜手上河梁」之語，所以後人相傳爲蘇、李河梁贈別之作。今即以此三詩論之，皆與蘇、李當日情事不切。史載陵與武別，陵起舞作歌「徑萬里兮」五句，此當日眞詩也，何嘗有「攜手上河梁」之事？即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謂離別之後，或尚可冀其會合耳。不思武既南歸，即無再北之理。而陵云「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還漢之期。此則「日月」、「弦望」爲虛詞矣。又云「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僅云「三載嘉會」乎？就此三首其題明爲與蘇武者，而語意尚不合如此，況蘇四詩之全不與李相涉者乎？藝林相傳蘇、李河梁之別，蓋因李詩有「攜手河梁」之句可爲言情叙別之故實，猶之《許彦周詩話》云「『燕燕于飛』一篇爲千古送行詩之祖也」。而蘇、李遠在異域，尤動文人感激之懷，故魏、晉以後遂有擬作《李陵答蘇武書》者，若準《本傳》歲月證之，皆有所不合。

施補華《峴傭說詩》　五言古詩，厥其甚尊，《三百篇》後，此其繼起，以簡質渾厚爲正宗。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後，唯陳思諸作及阮公《咏懷》、子昂《感遇》等篇，不逾分寸。餘皆或出或入，不能一致也。

著録

蕭統《文選》卷二九《雜詩》　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

又　蘇子卿詩四首。

又卷四一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藝文

蕭統《錦帶書十二月啟・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默，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

無名氏《擬李陵錄別詩八首》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欲寄一言去（一作「詞」），託之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駑馬不可乘。燦燦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萍離不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渴情。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溫聲何穆穆，因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晨風鳴北林，熠燿（一作「熠熠」）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髣髴能復飛。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翔。猿馬顧悲鳴，五步一徬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圭璋。萬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歟。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

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者稀。（闕）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凄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升菴詩話》云：見《修文殿御覽》）

又《蘇武答詩二首》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連翩遊客子，于冬服涼衣。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饑。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爲我悲。瑤光游何速，行願支荷（一作「去何」）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懷。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王維《李陵詠》　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長驅塞上兒，深入單于壘。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日暮沙漠陲，戰聲烟塵裏。將令蕃落滅，豈獨名王侍。既失大軍援，遂嬰窮廬恥。少小蒙漢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報，投軀未能死。引領望子卿，非君誰相理。

李白《千里思》　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亂邊花。一去隔絕國，思歸但長嗟。鴻雁向西北，因書報天涯。

杜甫《解悶十二首》五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劉濬《李陵別蘇武》　漢武愛邊功，李陵提步卒。轉戰單于庭，身隨漢軍沒。李陵不愛死，心存歸漢闕。誓欲還國恩，不爲匈奴屈。身辱家已無，長居狼虎窟。胡天無春風，虜地多積雪。窮陰愁殺人，況與蘇武別。發聲天地哀，執手肺腸絕。白日爲我愁，陰雲爲我結。生爲漢宮臣，死爲胡地骨。萬里長相思，終身望南月。

韓愈《薦士》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溺漫，派別百川導。

梅堯臣《太師杜相公篇章眞草過人遠甚而特奬後進流于詠言輒依韻和》　杜詩嘗說少陵豪，祖德兼誇翰墨高。蘇李爲奴令侍席，鍾王北面使持毫。郊麟作瑞唯逢趾，天馬能行不辨毛。一誦東山零雨句，無心更學楚離騷。

蘇頌《和前三篇》一　孟郊篇什況咸池，夫子文章我所知。豈特曹劉同品目，固將蘇李是宗師。語如轉彈逢眞賞，喻到鑒兵詫國棋。所集若攜歸闕下，諸公應序盛山詩。

劉攽《重次新字韻寄子瞻公擇》　古來蘇李有三人，今復齊名事亦新。秀出文華喧右蜀，指揮能政接東秦。定交笑我將迎拙，垂老於君意氣親。似向荆山逢琢玉，如從渥水就駢驎。

蘇軾《寒食日答公擇三絕次韻》　從來蘇李得名雙，只恐全齊笑陋邦。詩似懸河供不辦，故欺張籍隴頭瀧。

蘇轍《次子瞻夜字韻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王郎一以寄子瞻》一　平明坐曹黃昏歸，終歲得閒惟有夜。已邀明月出牆東，更遣清風掃庭下。城上青鬢四山合，門前白練長江瀉。誰家高會吹參差，鄰婦悲歌舂罷亞。二年憂患今已過，一夕清光天所借。西京詩句出蘇李，南國風流數王謝。已隨孤棹去中原，肯顧新科求上舍。讀書本自比秕鍛，學劒要須問曹庶。清觴灩灩君莫違，佳句駸駸余已怕。狂夫猖狂終累人，不返行遭親黨罵。

又《西掖告詞・會肇中書舍人》　具官曾肇，少知爲文，久益更事。家傳父兄之學，言有漢唐之風。汗簡編年，手紬金匱，執筆紀事，密侍丹墀。比於簡牘之餘，試以絲綸之作，油然不竭，煥乎可觀。俾即拜於西垣，將益觀其來效。雖文稱蘇李，未足以爲賢；而事同高崔，庶幾於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可。

黃庭堅《同蘇子平李德叟登擢秀閣》　築屋皖公城，木末置曲欄。歲晚對烟景，人家橘柚間。獨占司命峯，衆口讓高寒。松竹二橋宅，雪雲三祖山。衰懷造勝境，轉覺落筆難。蘇李工五字，屬聯不當慳。

呂南公《立春雪凍有懷道先賢良展誦臞除見寄長篇輒反其韻爲詩奉寄》　心隨歸雁身欲去，又寫佳句傳鳴謙。練圖遙遙郡閣迴，高詠盡日行周遭。無人屬和卷自滿，蚊蚋詎可冠纓簪。自來耕野寄病叟，珠玉偶許麻蓑韜。空山寂歷時一諷，爽爽不覺驚骨毛。當年只是說蘇李，後此豈復論劉曹？嗟乎步武已誤高，蹄涔不錄滄海濤。東風浩蕩官酎饒，不善酩酊虧二豪。

葛勝仲《鄧子文（棐）辭曹枉道相過且出往還詩見示次韻二篇上呈》　區區蘇李未應師，句法中涵屈宋姿。華貫即今方愼東，異材如此會深知。飄飄氣概輕餘子，凜凜規摹擴大兒。老厭交游翻覆手，欲於士遜結心期。

洪朋《過師川偶行》　伊昔袁陟居，只今徐郎宅。少作與渠雙，老氣想君

隻。茲理亦何有？訂之在今昔。吾廬城北頭，捷徑實咫尺。歎思論五字，聊復訪三益。高尋風雅源，洞入屈宋域。波瀾到蘇李，光焰及元白。自來磊落人，聞見資博極。

程俱《中書舍人謝表》 伏以祖宗以來，制勅必由于三省；侍從之選，給舍每高于一時。自非識足以見微，才足以經遠，文知體要，無慙蘇李之能；學貫古今，可備崔高之問，則何以仰當睿簡，俯厭師言！孚德意于四方，亦中興之一助。

王洋《再賦前韻》二 子美才高不自期，卻言蘇李是吾師。若人欲逞蘭苕句，試掣鯨魚與對治。

陳與義《再和涉汝詩》 洪河豈不壯，餘潤彌九里。海內所詠歌，在德不在水。德人經行地，可敬及蒲葦。況有水如此，浪去劇雪委。念昔涉濤江，怒鼉如山峙。天風怖殺人，舟定舷有泚。惕然三夜夢，沙礫下飛矢。至今逢溝壑，敢照不敢洗。忽誦涉汝詩，五字擬蘇李。快言擊汰事，想見魚掉尾。十年疑此樂，始誤斗柄指。便當策我足，歲月忽轉徙。未辦志和舟，且洗子荊耳。

劉子翬《張守唱和紅字韻詩八首》四 燦爛燕公筆，飄然邁祖風。高吟時舉白，戲語或題紅。訝敏文翻水，誇嚴律比戎。詩壇如第將，蘇李謝前功。

李石《扇子詩》八六 碧海鯨魚掣釣綸，從生立意要求新。求新未必勝如舊，蘇李元來是古人。

王十朋《次韻翁東叟知縣見寄并簡戴俊仲》二 年時我忝楚東守，邂逅君從湖北來。攜手篇章擬蘇李，論交風義薄陳雷。棲遲百里淹賢甚，奔走三州覺老催。如見高人戴安道，爲言吾意最憐才。

又《石筍橋（清源郡城之西有渡名石筍溪，與江會，險而深，涉者病之。初浮木爲梁，屢修屢壞，議更以石，費重而役難。時提刑陳君慨然爲之倡，弟賀州叶其謀，今樞密梁公力助之，經始於紹興庚辰，訖工於乾道己丑。提刑屢約予觀，未果。明年春三月辛酉，迓客出郊，過而壯之，因記以詩。）》 莫將風月比揚州，二十四橋眞蠢蠢。我時出郊春雨後，驚點沙汀鷗鷹集。江亭矯首獨遐觀，有客南來盃共引。欲詠河梁擬蘇李，頗類鑑湖逢鞏稹。江山不逢賢太守，袖手沉吟覺才窘。況無鐵筆擬端明，徒使時人笑蚯蚓。

陳造《次韻徐秀才十首》三 向來孟浩然，醉眼高宇宙。清詩落京師，蘇李欲束咪。蔗隴槎頭編，未覺黃金富。纖鉤餌蝦蠅，但取浮陽嗅。

又《再用前韻贈高司理共八首》六 蘇李宗風我舉揚，少陵公按子開堂。官曹此地文書省，詩社從今日月長。山滴曉煙收後翠，蓮漂天女戲時香。可孤煮餅分彊韻，正使銅花澁印章。

喻良能《次韻王侍御題詩史堂》 欲識當年泣鬼神，詩皆絹婦與鹽辛。洗空千古無凡馬，稱到於今有幾人？肯與齊梁充後乘，祇應蘇李是前身。豐碑更著最佳處，傳示宜過一萬春。

趙蕃《和折子明丈閑居雜興十首》六 萬里江山助，千年蘇李師。紛紛多假力，落落要眞知。巧手寧無僞，徐行不厭遲。文章自公器，造物匪人私。

又《飯後獨立寺門頗見搖落之境欲收以詩大費彈壓僅得二首》一 作詩無遠到，佇立有深思。集此溪山趣，充吾耳目資。唐虞紫微論，蘇李少陵詩。落落心雖在，茫茫力已疲。

曾豐《上浙東帥王尚書》 三代德爲政，四詩辭見情。摯收歸禮義，點檢中章程。傳久寧無雜，刪多亦已精。王通續似贅，束晳補疑贏。聖事難爲僭，時名可與爭。道人中曠絕，樂府四紛更。體變從蘇李，枝分入遜鏗。春容七字律，挺拔五言城。

姜夔《送項平甫倅池陽》 項君聲名天宇窄，與君俱是荊湖客。向來相聞不相值，長安城中乃相識。論文要得文中天，邯鄲學步終不然。如君筆墨與性合，妙處特過蘇李前。

林希逸《題范晞文詩稾》 年翫新編比碎金，知君風月滿清襟。才高欲進竿頭步，興到還磨盾鼻吟。字有三千何日奏，稾留五七已年深。漢廷射策無蘇李，千載河梁是正音。

李劉《回蘇秘校（材）》 吳蜀萬里，夙知益者之多聞；蘇李五言，良愧倡焉而寡和。近古之三信在，得名之雙謂何？地下日月光，應察驥箱之服；江空歲月晚，誰爲馬口之銜材？

汪元量《讀文山詩稾》 一朝禽獮海，孤影落窮荒。恨極心難雪，愁濃鬢易霜。燕荊歌易水，蘇李泣河梁。讀到艱難際，梅花鐵石腸。

鄭思肖《圖詩・蘇李泣別圖》 同爲武帝一時人，忠逆分違感慨深。早信子卿歸漢去，淚痕滴滴滴黃金。

張昱《古詩》 壯哉沛中歌，命世之雄者。帝王有大度，不在論風雅。綿

藉禮樂修，採詩固無暇。蘇李離別辭，亦自關教化。文章與政通，斯豈雜王霸。

鄧雅《覺衰自遣》 生世誰不老？既老何必悲。但恨滅情思，未成千首詩。前瞻愧蘇李，後企師陶韋。吐辭無詮次，醉裏聊書之。君聽樵人笛，信口雲中吹。

于謙《蘇李泣別圖》 嚙雪吞氈瀚海頭，節旄落盡恨悠悠。孤臣不爲一身惜，降將應懷萬古羞。絕塞旅魂驚永夜，秦關歸興動高秋。表忠麟閣圖形像，未數當年博陸侯。

何喬新《題蘇李泣別圖》 黃雲黯欲暮，歸騎慘將發。釀酒上河梁，羞與故人別。後會不可期，請與君永訣。祁連山前箭，沙漠窖中雪。君心與我志，各欲效忠節。老親坐誅夷，此志遂蹉跌。今君獲生還，竹帛炳貞烈。顧我墜家聲，有懷共誰說。韓王昔降虜，茅土世不絕。念我先飛將，守邊號瓌傑。臣罪固當誅，臣族詎宜滅。嗟嗟全軀臣，誰肯爲論列。我心豈忘歸，望鄉心如熱。親族靡孑遺，念之肝腸裂。慟哭送歸旌，哀哀淚成血。君歸謁茂陵，毋爲遂結舌。寄語霍將軍，此心宜識察。

童軒《哀都憲張先生》 大雅寥寥久不作，疇能接武三百篇。西都蘇李最卓犖，遺音近古猶堪傳。後來文章建安骨，七子磊磊爭雄先。晉朝鮑謝亦僅數，淵明製作眞天然。悠悠理趣自蕭散，不學小伎呈雕鐫。

王鏊《和林見素次蘇子卿見寄之韻四首》四 昔我游藝苑，吸露漱奇芳。及今志乃吞，敢望作者堂。一編誰所授，來自閩之鄉。讀之增壯氣，字挾風與霜。忽然造沖澹，蘇李同翱翔。借問何能爾，上池飲奇方。堯鶴各有分，誰復計短長。蒹葭望伊人，宛見水中央。秘之在篋笥，時時吐晶光。

顧璘《幽懷二首》一 文章經緯業，製作貴有程。六籍出元聖，道奧非華英。自從刪述來，爾雅存西京。馬遷綴古史，筆力驅滄溟。蘇李起介胄，詩辭靄和平。今觀宇宙間，日月垂天明。小儒競綺麗，瑣屑如繁星。吾衰志未泯，願締諸賢盟。揚雄強模擬，何啻蒼蠅聲。

徐禎卿《題談藝錄後三首》一 末世詩篇百態新，五言蘇李等遺塵。不知覆瓿銷沈處，枉卻前朝幾許人。

楊慎《廣心樓小酌憶張禺山》 久客高峴上，登樓眺望頻。雲連章貢雨，花接晉寧春。蘇李詩篇盛，陳雷意氣眞。不逢劉會孟，誰識兩仙人。

馮遷《與兪仲蔚》 仲蔚青雲姿，偃蹇山澤間。遺棄當世事，賦詩獨精專。大雅既寂寞，下接蘇李肩。晨昏弄筆札，幾席生雲煙。流傳翰墨林，字字堪磨鐫。相過遇佳夕，春風盎和顏。燃燈設清醴，微奧相與宣。高懷曠千載，鬱鬱忘冥筌。所嗟歲云暮，何以奉周旋。

王世貞《錢唐走信奉迎因成感舊之作》 祖道春明三載強，宛如蘇李賦河梁。君應食酒談廷尉，我但登臨憶侍郎。一棹不妨衣帶水，九秋誰拂劒緣霜。祇園處處堪題石，莫遣青山負舉觴。

胡應麟《汝南張中丞助父六十八韻》 曹劉倡鄴下，蘇李酬河梁。英詞錯金石，逸調劘風霜。

又《送朱可大還萬安》 自從戰國更王風，屈原師弟俱稱雄。西京蘇李復繼作，遺篇十九眞宗工。

吳偉業《滿江紅・感舊》 詩酒溪山，足笑傲，終焉而已。回首處，亂雲殘葉，幾篇青史。昔日兒童俱老大，同時賓客今亡矣。看道傍，爭羨錦衣郎，曾如此。　遭際盛，聲名起。跨燕許，追蘇李。苟不知一事，吾之深恥。年少即今何所得，孝廉聞一當知幾。論功名，消得許多才，偶然耳。

魏裔介《哭大宗伯龔芝麓先生》 才華豈但如蘇李，經濟應知似范韓。竹屋短檠悲夜雪，素車白馬望江干。

吳綺《送亭彥歸楩李》 故人入雒轉飄萍，蘇李河梁別袂青。禾黍晚烟彈筑市，芙蓉新雨落帆亭。誰開鷁尾迎王粲，每憶龍頭屬管寧。君去鄉園何日返，尊絲應不羨侯鯖。

又《送呂半隱》 曲江當日手親題，老向荊南獨杖藜。菊自晉花猶滿把，瓜留秦種漸成畦。難將往事論蘇李，贍取高風似阮嵇。遙望故鄉休下拜，杜鵑仙魄不重啼。

又《初春友沂邀同仙裳定九諸子泛舟平山得楊字》 望望暮烟碧，遲遲暝色蒼。曹劉爭壁壘，蘇李又河梁。雪暗鴻歸處，星稀鵲繞方。橫琴流素徵，倚劍發清商。杜宇宮花濕，琵琶墓棘長。

又《次孝威閶瑋原韻》三 河梁蘇李已經年，霜鬢蕭疎覺勝前。百尺樓頭詩一卷，碧雲何似在吳天。

愛新覺羅・弘曆《讀陶詩》 風雅久失墜，三百無人繼。斯文蘇李徒，權輿成五字。子建嗣其音，清辭發幽思。卓哉彭澤翁，別擅此能事。自然無安

排，一以道己意。至味寓澹泊，字句絕詭異。寄情五柳間，瀟灑標逸致。我今讀公詩，數過不能置。擬學眉山叟，和咏良匪易。

又《出古北口》 塞有塞之意，古來畏北人。發端始蘇李，扼險自嬴秦。征戰多傷害，戍屯良苦辛。難言惟守在，得要亦相親。即此往來度，恆聯中外臣。勑幾勤一己，施惠接嘉賓。敢不遵家法，寧徒事豫巡。

雜録

《文心雕龍・明詩》 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

《東坡全集》卷六七《答劉沔都曹書》 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于文而陋于識者，莫統若也。【略】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

蔡寬夫《蔡寬夫詩話》 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説。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考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決非不是。然題本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雲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詞，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容齋隨筆》卷一四《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余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儼山集》卷二五《詩話》 《文選》所載漢蘇、李詩，蘇東坡以爲齊、梁間小兒所擬，非眞當時詩也。《古文苑》又載蘇、李詩七首。《文苑》後出，尤可致疑。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然世必有眞蘇、李詩，當是何等？又曰：五言起於蘇、李。豈作始者固不傳耶？

《升庵詩話》卷一四《蘇李五言詩》 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盈尊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作。予考之殆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托，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跋黄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爾。

《歷代詩話》卷二八《江漢》 蘇武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宋人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疑非本作。【略】吴旦生曰：蔡寬夫言：注者直指爲使絕域時作，故人多疑之。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余據五臣注，「江漢流」「浮雲翔」皆喻客遊不止，李善注「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此注甚妙。按：蘇、李在武帝時，同爲侍中，金蘭素洽，到此各方，遂托風人比興之旨，故用「俯仰」二字，隨所及而託意，原非實境語，何煩訾議之紛紛爲？即寬夫亦未核也。

又《諱盈》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其《三筆》又曰：高祖諱邦，荀悦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吴旦生曰：《癸辛雜識》：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改作滿數，故容齋亦因「盈」字致疑，而東坡遂謂蘇李詩齊梁間文士擬作。余按：漢高祖諱邦，而韋孟詩「總齊羣邦」；文帝諱恆，而仲長統詩「恆星艷珠」；景帝諱啟，而傅毅詩「啟我童昧」，蓋臨文不諱，其義如是，而又何疑於犯惠諱也。

《綠溪語》卷上 李陵《答蘇武書》，識者疑其僞托。蓋其文頗綿密，不似西漢之疏厚也。然《匈奴傳》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而猶欲窺比於范蠡、曹沫，此後人愛子長之《史記》，而遂并寬假於子長之所薦者耳。説者謂五言始於蘇、李，又有疑李詩亦後人僞爲之者，吾欲刪李而存蘇也。

《聽潮居存業讀餘誌略》七編《李陵答蘇武辯》　李陵以步卒五千，當虜兵十萬，深入絕塞，孤軍無援，以致身降名辱，罪雖有之，實則可原。而世未有曲而原之者，成敗論人故也。史遷《答任安書》，已著其概。至其自《答蘇武書》，備論顛末情形，慷慨淋漓，如泣如訴，讀之毛悚淚下，猶見其憤氣如生。而子瞻疑其書贋，謂爲齊梁小兒語，齊梁作者不同調，曾有模擬而作，能有此至情痛切之語乎？亦未免成敗論人，而并其書疑之矣。陵以少擊衆，連戰數十日，而李廣利、公孫敖、路博德諸大將，各分道赴敵，曠日持久，而救援不至，則罪在諸將，而不專在陵。且陵有國士風，豈惜一死，安知勢窮力盡之候，非姑爲隱忍，俟隙而圖之意乎！史遷上下千古人倫之鑒，并雅重其人，實信其無叛漢之意，其肯懇懇申救，甘腐其身而不顧哉。至於班椽，尤詳得其狀。蓋遷猶與陵同時，至孟堅時則公論久而愈定矣。使其時不誅陵母妻子，而誅博德，陵能不憤圖報効，而肯甘異域也耶？不知其人，視其友，蘇武忠義性生，非陵素服其心，而何相契洽？五言古詩，始於陵之送武，陵唱而武和，闢千古之宗風，然則詩亦僞乎？以武人子而能詩若文，其有大異於人者矣！

古詩十九首

論述

綜論

《詩品》卷上　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文選》卷二九《古詩十九首》李善注　五言。并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游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皎然《詩議》　少卿以傷別爲宗，文體未備，意悲調切，若偶中音響，《十九首》之流也。古詩以諷興爲宗，直而不俗，麗而不朽，格高而詞溫，語近而意遠，情浮於語，偶像則發，不以力制，故皆合於語，而生自然。

皎然《詩式・李少卿并古詩十九首》　《十九首》詞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蓋東漢之文體。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論，爲漢明矣。

于頔《杼山集原序》（皎然《杼山集》）　詩自《風》、《雅》道息二百餘年而騷人作，其旨愁思，其文婉麗，亡楚之變風歟？至西漢李陵、蘇武始全爲五言，詩體源於《風》，流於《騷》，故多憂傷離遠之情。梁昭明所撰《文選》，錄《古詩十九首》，亡其名氏，觀其辭，蓋東漢之世，亦蘇、李之流也。

呂本中《呂氏童蒙訓》（《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

蔡寬夫《蔡寬夫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詩童子問》卷首　詩之興全無巴鼻，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知之」、「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

《滄浪詩話・考證》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爲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歲寒堂詩話》卷上　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于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眞，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于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

又　古今詩人推陳王及《古詩》第一，此乃不易之論。

又　文章古今迥然不同，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子建次之，此論誠然。

《困學紀聞》卷一八《評詩》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若璩按：《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爲枚乘，《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爲古詩。）

《對床夜語》卷一　《古詩十九首》有云：「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言妻之於夫，猶竹根之于山阿，兔絲之于女蘿也，豈容使之獨處而久思乎？《詩》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同此怨也。又「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又「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亦猶詩人「籩豆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之辭，第反其義耳。前輩謂《古詩十九首》可與《三百篇》並驅者，亦此類也。

楊載《詩法家數・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或興起，或比起，或賦起。須要寓意深遠，托詞溫厚，反覆優游，雍容不迫。或感古懷今，或懷人傷己，或瀟灑閑適。寫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寫感慨之微意，悲歡含蓄而不傷，美刺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之遺意方是。觀漢、魏古詩，藹然有感動人處，如《古詩十九首》，皆當熟讀玩味，自見其趣。

《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　詩以古名，不知作者爲誰，或云枚乘，而梁昭明既以編諸蘇、李之上，李善謂其詞兼東都，非盡爲乘詩，故蒼山曾原一《衍義》特列之張衡《四愁》之下。夫五言起蘇、李之說自唐人始，然陳徐陵集《玉臺新詠》，分《西北有高樓》以下至《生年不滿百》凡九首爲乘作，而「上東門」、「宛洛」等語皆不在其中，仍以《冉冉孤生竹》及前後諸篇別自爲古詩，蓋《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詞，徐或得其實者也。蔡寬夫亦嘗辯之，今姑依昭明編次云。

陳繹曾《詩譜・古體・古詩十九首》　情眞，景眞，事眞，意眞。澄至清，發至情。

《佩玉齋類纂》卷八《李謹之詩纂序》　然予聞古之言詩者，獨推《古詩十九首》爲有《三百篇》遺意，而謂音、宋以降諸人之作，氣格卑下，無渾涵之風。

《四溟詩話》卷三　《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如「客衆遠方來，寄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略】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

又卷四　詩賦各有體制，兩漢賦多使難字，堆垛聯綿，意思重叠，不害於大義也。詩自蘇、李五言暨《十九首》，格古調高，句平意遠，不尚難字，而自然過人矣。

《藝苑卮言》卷一　《風》、《雅》三百，《古詩十九》，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

又卷二　漢、魏人詩語，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衣帶日以緩」，「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棄我如遺迹」，「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弦急知柱促」，「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愁多知夜長」，「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略】此《國風》清婉之微旨也。

又　鍾嶸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疎》五首爲十九首，爲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游戲宛與洛」爲詠東京，「盈盈樓上女」爲犯惠帝諱，此不足泥也。宛洛故周都會。臨文不諱，如「總齊羣邦」，不犯高諱乎？余直以爲非枚生不能也。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

王世懋《藝圃擷餘》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它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爲說。【略】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嘆，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于寄托。潘、陸而後，雖爲四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于今，餞送投贈之作，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攣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鴻苞》卷一七《論詩文》　以禪論詩，《三百篇》是如來佛祖，《十九首》是

大乘菩薩。

又　詩莫天然於《十九首》，而雕飾如三謝者，亦自不可廢。

《御龍子集・膚語》卷三《詩賦》　《十九首》、《國風》之流裔乎？思而不淫，其猶古之遺風耶？

《詩藪・內編》卷二《古體中・五言》　兩漢諸詩，惟《郊廟》頗尚辭，樂府頗尚氣。至《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略無可尋，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眞可以泣鬼神，動天地。

又　詩之難，其《十九首》乎！畜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蓋千古元氣，鍾孕一時，而枚、張諸子，以無意發之，故能詣絕窮微，掩映千古。世以晚近之才，一家之學，步其遺響，卽國工大匠，且瞠乎後，況其餘者哉！

又　「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魯直詩也。「古人遺墨，率有蹊徑可尋，惟《禊帖》則探之莫得其端，測之莫窮其際」，光堯語也。二君所論書法耳，然形容《十九首》，極爲親切。非沈湎其中，不易知也。

又　東、西京興象渾淪，本無佳句可摘，然天工神力，時有獨至。搜其絕到，亦略可陳。如：「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萬世更相送，賢聖莫能度。」「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皆言在帶衽之間，奇出塵劫之表，用意警絕，談理玄微，有鬼神不能思，造化不能祕者。

又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等句，皆千古言景叙事之祖，而深情遠意，隱見交錯其中。且結構天然，絕無痕迹，非大冶鎔鑄，何能至此？

又　古詩正與《檀弓》類，蓋皆和平簡易。而其叙致周折，語意神奇處，更千百年大匠國工，殫精竭力不能恍惚。

又　古詩短體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南飛》，皆不假雕琢，工極天然。百代而下，當無繼者。

又《三百篇》，非一代音也；《十九首》，非一人作也。

又《雜編》卷一《遺逸上・篇章》　《十九首》之目，漢世無之，第以名氏不詳，總曰古詩。梁鍾嶸《詩品》稱陸機舊擬十四首，外四十五首頗爲總雜。今《士衡集・擬古》止十二章，昭明又去其一，益以他作，爲十九首。如「去者日以疏」、「客從遠方來」，皆鍾氏所稱，則「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生年不滿百」、「回車駕言邁」等六首，亦當在四十五首之內。外陸所擬「蘭若生朝陽」與「橘柚垂華實」等九篇，別爲章次，較鍾所稱原數，今世僅存十五，大半失亡。然「冉冉孤生竹」、「驅車上東門」，又載樂府，則「飲馬長城窟」之類，舊亦鍾氏數中，未可知也。

又　鍾氏謂古詩，士衡擬外四十五首，頗爲總雜，疑出建安諸子，而取「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二首爲優。今讀「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滿百」等篇，已列《十九首》者，詞皆絕到，非「行行重行行」下。外九首，「上山采蘼蕪」一篇，章旨渾成，特爲神妙，第稍與古詩不同，是當時樂府體；「四座且莫喧」，中四語極工；惟「悲與親友別」、「蘭若生朝陽」七篇，奇警略遜，疑鍾氏所謂總雜者，足睹昭明鑒裁。然詞氣溫厚，非建安所及，謂出曹、王，非也。

又　《古詩十九首》并逸姓名，獨《玉臺新詠》取《西北有高樓》八首，題枚乘，差可據。以諸篇氣法例之，概當爲乘作。然鍾嶸《詩品》已謂王、楊、枚、馬，吟詠靡聞。《文選》、《文心》，亦無明指，不知《玉臺》何從得之？至「兩宮」、「雙闕」語，誠類東京，而「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冉冉孤生竹」，《玉臺》皆別錄，則他篇非乘作明甚。宜昭明通係之於古也。劉彥和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辭」，而《玉臺》了無作者；《飲馬長城窟》，《玉臺》題蔡邕，而《文選》無復撰人，咸似未有定說云。

江盈科《雪濤詩評》　古者自《雅》、《頌》、《離騷》之後，惟蘇、李《河梁》詩

與《十九首》係是眞古。彼其不齊不整，重複參差。不即法，不離法。後人模之，莫得下手，乃爲未雕之璞。

《藝圃傖談》卷一　《古詩十九首》所以妙絕者，不深刻而雋永，不藻繪而婉麗，各章自陳一意，旁薄悠遠，而豐韵閑暢，無心遇之而妙合，有意效之而反遠。後世詩人惟曹子建略近之。

又　或疑《十九首》非一人作，觀其首尾次第，大抵游宦失意，久在風塵流落無歸者之辭。昔人謂詩以窮工，此類是也。惟蘇、李詩可與頡頏。說者謂人擬作。其眞切處慷慨蘊藉，非人能擬也。說詩者觀其志意情興，不必深求其人，盡有佳詩出于庸衆之口者。夫子錄詩三百，皆不著人姓名；孟子論《小弁》，直許爲仁人，不問爲誰作也。

《詩源辯體》卷三・三七　古詩五言《十九首》舊註：「詩以古名，不知作者爲誰。或云枚乘，而梁昭明既以編諸蘇李之上，李善謂其『詞兼東都，（中有「上東門」、「宛」、「洛」等語。）非盡爲乘詩』，故蒼山曾原一《衍義》特列之張衡《四愁》之下。蓋《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詞，今姑依《昭明》編次云。」（以上古詩註，今《文選》編次又不同矣。）按：鍾嶸云「古詩《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云云，則《十九首》與《上山采蘼蕪》等篇皆古詩也，昭明刪錄而爲《十九首》耳。然中既有枚乘之詩，則當爲五言之始。

又三八　《古詩十九首》，鍾嶸謂「其體源出於《國風》」，劉勰謂「宛轉附物，悕悵切情」，是也。王元美云：「《十九首》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予竊更之云：《十九首》性情不如《國風》，而委婉近之，是千古五言之祖。蓋《十九首》本出於《國風》，但性情未必皆正，（如：「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其性情實未爲正。）而意亦時露，又不得以微婉稱之，然於五言則實爲祖先，正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是也。

又四〇　漢人五言，惟《十九首》觸物興懷，未嘗先立題而爲之，故興象玲瓏，無端倪可執。此外因題命詞，則漸有形跡可求矣！

又四一　《古詩十九首》乃昭明選錄，采衆人之精，故文采完美，略無蒼莽之態。或以此見琢磨之功者，非也。

又四二　《古詩十九首》而外，惟《新樹蘭蕙葩》、《步出城東門》二首可與並駕，《上山采蘼蕪》、《四座且莫喧》、《十五從軍征》三首類樂府體，餘則未能完美耳。又楊用修集所載《閨中有一婦》一篇，淺近不類，未敢收錄，「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疑亦非漢人語。

又四三　《十九首》固皆本乎情興而出於天成，其外如《上山采蘼蕪》等，雖有優劣，要亦非用意爲之也。胡元瑞云：「《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詞藻氣骨，略無可尋，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元美乃云：「《十九首》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又云：「『東風搖百草』稍露崢嶸，便是句法，爲人所窺。」豈以漢人亦有意斂藏耶？善乎趙凡夫云：「古詩在篇不在句，後人取其句字爲法，謂之步武可耳，何嘗先自有法！」

《古詩歸》卷六《樂府古辭・古詩十九首》尾評　譚云：《十九首》無諸古詩之新矯奪目，以溫和冥穆，無可甚快，在諸古詩之上，千古無異議，諸古詩亦若將安焉？此詩品也。鍾云：蘇李、《十九首》與樂府微異，工拙淺深之外別有其妙。樂府能着奇想，着奧辭，而古詩以雍穆平遠爲貴。樂府之妙在能使人驚，古詩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性情光燄，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滅處。被後人作詩者人人擬作一番，若以爲不可已之例，不容變之規，高者別求奇奧，於本色已遠。若但摩娑其面貌音字，使俗人手中、口中、眼中人人得有《十九首》，至使讀書者喜誦樂府，而不喜誦古詩，非古詩之過，而擬古詩者之過。故樂府猶可擬，古詩不可擬也。

鍾惺《與高孩之觀察》（《文章辨體彙選》卷二四七）　弟嘗謂古人詩有兩脈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峻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

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　《十九首》近於賦而遠於風，故其情可陳而其事可舉也。虛者實之，紆者直之，則感寤之意微而陳肆之用廣矣。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諷者，風之爲道美也。

又卷二《古詩十九首》首注　《十九首》深衷淺貌，短語長情。

又尾注　凡詩深言之則濃，淺言之則淡，故濃淡別無二道。詩之妙在托，托則情性流而道不窮矣。風人善托，西漢饒得此意，故言之形神俱動，流變無方。夫豈惟詩，比干之狂，虞仲之逸，一以是道行之。屈原憤而死，

則直槁矣。夫所謂托者，正之不足而旁行之，直之不能而曲致之。情動於中，鬱勃莫已，而勢又不能自達，故托爲一意，托爲一物，托爲一境以出之，故其言直而不訐，曲而不滯也。《十九首》謂之風餘，謂之詩母。

趙士喆《石室談詩》　《十九首》以及建安皆清空一氣，而高下抑揚自然合拍。

《耳新》卷三《集雅》　說者謂五言始蘇、李，稍變《風》、《雅》之舊；謂之古者，猶有古之遺也。卽今觀蘇、李詩，與其所爲《十九首》，質而宕，婉而多風，政使千百載之下，穆然詠歌，庶幾想見其人。夫能使千百載下如見其人者，此眞得《風》、《雅》之宗者也。【略】昔人評肉勝竹，竹勝絲，以其漸近自然。夫惟知自然之解者，始可與言古詩也夫。

《千一錄》卷一六《客談四》　曹、王之作近《十九首》，非擬也。士衡擬之而去之頗遠，鍾參軍「一字千金」之評，殆溢美矣。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斯爲知言。

馮班《鈍吟雜錄・正俗》　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體，【略】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之別，鍾伯敬至云某詩似樂府，某樂府似詩，不知何以判之？只如西漢人爲五言者二家，班婕妤《怨詩》亦樂府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詞可歌與否？如《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詩，知《十九首》亦是樂府也。

賀貽孫《詩筏》　「厚」之一言，可蔽《風》、《雅》。《古十九首》，人知其澹，不知其厚。所謂厚者，以其神厚也，氣厚也，味厚也。

又《莊子》云：「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所謂「無厚」者，金之至精，煉之至熟，刃之至神，而厚之至變至化者也。夫惟能厚，斯能無厚。古今詩文能厚者有之，能無厚者未易覯也。無厚之厚，文惟孟、莊，詩惟蘇李，《十九首》與淵明。後來太白之詩，子瞻之文，庶幾近之。雖然，無厚與薄，毫釐千里，不可不辨。

又　神者，靈變愉恍，妙萬物而爲言。讀破萬卷而胸無一字，則神來矣，一落滓穢，神已索然。

又　段落無迹，離合無端，單複無縫，此屈、宋之神也，惟《古詩十九首》彷彿有之。

又　儲、王、孟、劉、柳、韋五言古詩，淡雋處皆從《十九首》中出，然其不及《十九首》，政在於此。蓋有淡有雋則有迹可尋，彼《十九首》何處尋迹？

又　不知何所起，不知何所止，一片靈氣，恍惚而來。《十九首》中取一篇諷之亦爾，取一段諷之亦爾，取一句諷之亦爾，合《十九首》全諷之亦爾。

徐世溥《榆墩集選・文》下　《十九首》無可思議矣。如「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以此二十言較「老使我怨」四字，便覺此如嚼蠟。竇元妻「人不如故」四字簡俊矣，上比「以我御窮」一言，便覺彼味悠迥。學者知此，方于詩稍有入處。

又　「願爲雙鴻鵠」，「思爲雙飛燕」，皆源于《栢舟》之「不能奮飛」也；「南箕北有斗」，「迢迢牽牛星」卽出自《大東》之「簸揚」「服箱」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卽「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之感念也；「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卽《摽梅》「迨吉」「迨今」之情切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卽《山樞》「他人入室」之慰遺也。故《三百篇》者，詩之崑崙，亦詩之海也，無能出其範圍者。學《三百篇》庶幾得《十九首》，學《十九首》得似建安足矣。

又《榆溪詩話》　《十九首》眞得風人之旨與音矣，然出于士大夫所爲，而非民間之作，亦不可以爲風也。

《思辨錄輯要》卷三五　《古詩十九首》不知誰氏之作，觀其辭氣，大約宦遊失意，而有感于友朋之詩，其辭悽慨而蘊藉，哀怨不迫，大有風人之意，蓋去古未遠也。

《日知錄》卷三　眞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風・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倣《大東》；「兎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首》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

《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　此漢人選漢詩也，乃一切諸選之始，其於建安之際乎？夫詩之爲體，因時而變。故一代之詩，必有一代之專體。《三百篇》體不雜，蓋一道同風之世也；漢詩體錯出，唯五言純乎一朝之制，亦猶諸體備於唐，而獨七言律爲唐之專制也。至於建安之際，當塗父子倡於

鄴下，羣彥和之，於是曹、劉之壇幟聿盛，而漢道寖微矣；識者憂之，此《古十九首》之所由選也。并古樂府四篇，凡二十三首，是宜合爲一編；然而弗合者，詩與樂府之體異也。夫樂府之名昉於漢，其體不惟與五言漢道不合，即與漢之四言、七言及雜言之詩體亦不合；而樂府四篇，却與五言漢道同體，何也？漢道五言，倡於蘇李；樂府四篇，本於班姬，而班姬之源又出自李都尉；是以樂府四篇不合樂府《十九章》及《安世房中》諸歌，而與《古詩十九首》合，政惟其合也，愈不得不分耳，恐久而混也。昔孔子生周之季，其於周之天下稱「今」，而前代則「古」之；此以漢人選漢詩，乃於詩及樂府之上，各標一「古」字者，所以別乎建安鄴下諸體也。故選者於一切漢四言、七言及雜體，概置不錄，所收專以五言漢道爲至。蘇、李以還，作五言者不知凡幾，所存止此二十三首，揀之又揀，罔非精金美玉。要使後之學詩者知五言漢道如此，又有詩與樂府之辨如此，不惟建安鄴下之體不得而混，即百世之後，愈趨愈變，終得而識漢道如此也。然《十九首》出蘇李而不錄蘇李，猶唐人選唐詩而不選杜少陵；故樂府四篇，亦不及班姬《怨歌行》。今再以此二十三首合之蘇、李七首，班姬一首，凡三十一首，而漢道五言盡於斯矣。又：此二十三首不著作姓氏，蓋亦猶《三百篇》不著姓氏之遺也。今尚有可攷者，《西北有高樓》爲枚乘，西漢之人也；《冉冉孤生竹》爲傅毅，東漢之人也；《青青河畔草》爲蔡邕，漢末之人也；可見此二十三首，漢家四百年人材盡在其中，故其詩卓絕古今。

又《十九首》不出於一手，作於一時，要皆臣不得於君而托意於夫婦朋友，深合風人之旨。後世作者，皆不出其範圍。《詩品》云，升堂者劉楨，入室者曹植，此外寥寥矣。

又　止十九首耳，宏壯宛細，和平險急，各極其至，而總歸之渾雅。《詩品》云「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學詩者讀過萬遍，自能上進。

《薑齋詩話》卷上　「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後，從容涵泳，自然生其氣象。即五言中，《十九首》猶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彷彿，下此絕矣。

又卷下　興、觀、群、怨，詩盡於是矣。【略】「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

又　一詩止於一時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謝皆然。

又　王子敬作一筆草書，遂欲跨右軍而上。字各有形埒，不相因仍，尚以一筆爲妙境，何況詩文本相承遞耶？一時、一事、一意，約之止一兩句，長言永嘆，以寫纏綿悱惻之情，詩本教也。《十九首》及「上山采蘼蕪」等篇，止以一筆入聖證。自潘岳以凌雜之心，作蕪亂之調，而後元聲幾熄。

《東江集鈔》卷九《東江子雜說》　《十九首》氣最奇。世皆以爲平淡。

宋徵璧《抱眞堂詩話》　《十九首》及蘇、李五言，反覆諷詠，便移寒暑。

《答萬季埜詩問》二四　《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詩，叙景已多，日甚一日。

《圍爐詩話》卷二　問曰：「五言古詩如何？」答曰：「此體之名，失實久矣！漢固有高澹、濃詭二種詩，皆入歌喉，皆在樂府。樂府乃武帝所立官署之名。《古詩十九首》，謂是古不知何人所作之詩，亦在樂府中。故樂府之《青青河畔草》、《驅車上東門行》，即《十九首》中之第二、第十三首。而《文選》注所引《十九首》，謂之枚乘樂府也。《十九首》皆是高澹之作，後人遂以此爲古詩，而以《羽林郎》、《董嬌(饒)》〔嬈〕》等濃詭者爲樂府。後人所見固謬，而此二種詩，終不可相雜也。」

又　詩至《十九首》方是爛然天眞，然皆不知其意。以辭求意，其詩全出賦義乃得；兼有比興，意必難知。

又　(馮定遠)又云：「《古詩十九首》，或云枚叔，或云傅毅。詞有東都、宛、洛，鍾參軍以爲陳王，劉彥和以爲漢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其是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式必當如是也。」

又　又云：「《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捉。」

《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眉批　《十九首》，或云枚乘作。徐陵《玉臺新詠》分九篇爲乘作。李善以「遊戲宛洛」係東京時，中間雜有張衡、蔡邕作，則《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

又　《古詩十九首》似生成的，少一首不得。或一首中有非出于一人一時一事者，終不可分爲兩首，其故難言。

又　大抵《十九首》不與人鬬巧，亦不與人騁奇，工拙淺深之外，性情光燄，別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滅處，後人一擬之則失矣。

《詩辯坻》卷一　《古詩》二十首：《行行重行行》，謫宦思君也。《青青河畔草》，怨不得其君也。《青青陵上柏》，憤時競逐，相羊玩世也。《今日良宴會》，遇時明良，思自奮也。《西北有高樓》，悲有君無臣，思自効忠也。《涉

江采芙蓉》，放臣思君也。《明月皎夜光》，怨朋友也。《冉冉孤生竹》，傷婚姻遲暮也。《庭中有奇樹》，感別也。《迢迢牽牛星》，怨君臣意隔，不獲自通也。《迴車駕言邁》，孤臣流放，自怨懲也。《東城高且長》，悲時邁也。《燕趙多佳人》，戀君也。《驅車上東門》，傷時速邁也。《去者日已疎》，小人日進，社稷將墟，賢者覩微而牽于時位，欲去不得也。《生年不滿百》，傷時逝也。《凜凜歲云暮》，怨婦思夫，見于夢寐，因自述夢也。《孟冬寒氣至》，「北風」，時氣衰亂也；「衆星」，小人聚也；「蟾兔缺」，君道虧也。君雖思舊見召，心銜恩遇，而懼罹于禍，怨思之志也。《客從遠方來》，孤臣見召，思効厥忠，義同膠漆也。《明月何皎皎》，傷時將亂，欲遂歸志也。虎臣云：「詮解亦自有理，但此等不作解，使覽者各會，正復佳耳。」

又　然則樂府非德音邪？呈新聲于《雅》、《頌》之外，乃有樂府；節變徵于《楚辭》之餘，乃有古詩，故古詩尚矣。

又卷二　太史公稱《離騷》兼「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嗣此者惟有《十九首》，則平和粹雅，幾于無復怨誹好色。

《曝書亭集》卷五二《書〈玉臺新詠〉後》　《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略其無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剪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槩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於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劉知幾疑李陵《答蘇武書》爲齊、梁文士擬作，蘇子瞻疑陵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非不能辨也，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僞。今《文選》盛行，作僞者心不徒勞也已。或者以爲《文選》闕疑，《玉臺》實之以人，非是。當其時，昭明聚書三萬卷，大集羣儒討論，豈不知五言始自枚乘？而序所云「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有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注《文選》者遂謂河梁之別，五言此始。鍾嶸《詩品》亦云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抑何謬歟？然則誦詩論世者宜取《玉臺》並觀，毋偏信《文選》可爾。

《漢詩音註》卷一〇　《古詩十九首》：《三百五篇》後定以《十九首》爲的傳箕裘，無妙不備，却又渾含蘊藉，元氣盎然，在漢人中亦朱絃而疎越矣。

《漫堂說詩》五　五言古，漢、魏、晉、宋名篇甚夥，獨蘇李、《十九首》另爲一派。阮亭云：「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求之鍼縷襞積之間，非愚則妄。」誠哉知言。阮嗣宗《咏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

王士禛《師友詩傳錄》二　問：《古詩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按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同時，而論者指爲枚乘等擬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多見。且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爲枚作耶？又蘇、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耶？求明示其旨。　阮亭答：《風》、《雅》後有《楚詞》，《楚詞》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人力，然其源流則一而已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庭中有奇樹》、《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爲傅毅之辭。二書出於六朝，其說必有據依，要之爲西京無疑。「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嬴秦之世，但有碑銘，無關《風》《雅》。　又歷友答：昔人謂《十九首》爲《風》餘，又曰詩母，若自列國之詩涵詠而出者。如太羹醇酒，非復泛齊醍齊可埒，其在《楚騷》之後無疑。況乎《騷》亦出于《風》也，而五言則漢世乃大顯。《十九首》中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七章，《玉臺》皆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文心雕龍》以爲傅毅。《驅車上東門》，樂府作《驅車上東門行》。《文選》以《十九首》爲二十首，蓋分「燕趙多佳人」以下自爲一章也。然相其體格，大抵是西漢人口氣。因篇中有「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故論者或以爲似東漢人口角，斷其非枚乘者，殊不知西京人亦何必不游戲宛洛耶？此眞「見與兒童鄰」矣。至如蘇、李「河梁錄別」，其風味亦去《十九首》誠不遠，亦非東京以下所能涉筆者。　又蕭亭答：《騷》之變爲五言也，風調自別。《十九首》或謂《楚騷》同時，或謂枚乘等作，想考無確據，故不書作者姓名。觀《青青陵上柏》一章內，「兩宮

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兩宮：南宮、北宮也。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又《明月皎夜光》一章內，「玉衡指孟冬」，如「促織鳴東壁」、「白露霑野草」、「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等語，所序皆秋事，乃漢令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似爲漢人之作無疑。至於蘇、李「河梁」詩，可與《十九首》相頡頏。東坡先生謂爲僞作，亦必有見。然氣味高古，縱不出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善于擬古者，似不能及也。不須深辨。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厚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於流離，白頭吟於閨閫。其他可以類推矣。

又三　蕭亭答：《十九首》擬者千百家，終不能追蹤者，由于著力也。一著力便失自然，此詩之不可強作也。

又九　問：五古句法宜宗何人？從何入手簡易？　阮亭答：《古詩十九首》如天衣無縫，不可學已。陶淵明純任眞率，自寫胸臆，亦不易學。六朝則二謝、鮑照、何遜，唐人則張曲江、韋蘇州數家庶可宗法。　又歷友答：五言之至者其惟《十九首》乎？【略】　又蕭亭答：漢、魏古詩如無縫天衣，未易摹擬。

又一四　問：五古亦可換韻否？如可換韻，其法何如？【略】歷友答：五古換韻，《十九首》中已有。然四句一換韻者，當以《西洲曲》爲宗。　又蕭亭答：《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生年不滿百》皆換韻。魏文帝雜詩「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曹子建「去去勿復道，沈憂令人老」皆末二句換韻，不勝屈指。一韻氣雖矯健，換韻意方委曲。有轉句即換者，有承句方換者。水到渠成，無定法也。要之，用過韻不宜重用，嫌韻不宜聯用也。

又《師友詩傳續錄》五六　問：「蘇、李詩似可以配《十九首》。論者多以爲贋作，何也？」答：「『錄別』眞出蘇、李與否，亦不可考。要不在《古詩十九首》之下。其爲西漢人作無疑。」

《帶經堂詩話》卷四《五言詩凡例》　《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顧求之針縷斐積之間，非愚則妄。

《古歡堂集》卷一七《論五言古詩》　《十九首》之妙，詞義炳婉而成章，後人專稱「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二語，淺矣。蘇、李二子爲五言之祖，所謂非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和，更無可爲喻也。他如班婕妤《怨詩行》，卓氏《白頭吟》，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諸葛《梁父吟》，以及《陌上桑》、《焦仲卿妻》、《雞鳴》、《八變》、《艷詞》之類，音調不同，古詩之變矣。

又　五言古詩正派，未有不權輿于《十九首》與蘇、李者。

《淥水亭雜識》卷二四　漢人樂府多濃譎，《十九首》皆高澹，而《文選注》亦有引入樂府者，不知何故。

牟願相《小滌硯堂雜論詩・詩小評》　《十九首》如星羅秋旻，芒寒久耀。

又《雜論詩》　《古詩十九》，情詞俱極，必欲辨其誰作，則章句之學。

又　阮步兵《詠懷》，其原出于《十九首》，少帶寒儉。

又　蘇李、《十九首》古動，（校記：「古動」疑當作「古勁」。）譬則虞夏。

又《又雜論詩》　《十九首》萬愁萬苦，古今讀者萬輩，各有愁苦處，恰好觸着。

《義門讀書記》卷四七《〈文選〉詩・古詩十九首》　《行行》首，「胡馬依北風」，比興。下所謂顧返也。「浮雲蔽白日」，風刺；「努力加餐飯」，忠厚。《青青河畔草》首，草興蕩子，柳興美人。「昔爲倡家女」二句，昔爲倡家女，閉之總章，晚嫁復遇蕩子，則是終身不諧也。《西北有高樓》首，「誰能爲此曲」二句，《水經注》引《槩操》云：殖死，妻援槩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離別。」《明月皎夜光》首，此其太初以前之詩乎？下《孟冬寒氣至》則爲夏令，故詩非一時一人之詞也。「秋蟬鳴樹間」，自比如秋蟬之悲吟也。《冉冉孤生竹》首，孤竹是興，女蘿是比。劉彥和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迢迢牽牛星》首，「脈脈不得語」，脈當從見，從目亦可通，從月則乖其義。《廣韻》嘆字下箋列此，作「嘆嘆不得語」。《廻車》首，「榮名以爲寶」，榮名，以名之不朽爲榮也。諺曰：「人貌榮名。」《驅車》首，「萬歲更相送」六句，深言之，即退之《謝自然詩》不越此矣。彼儒者之文，詩人忌語切耳。《去者日以疎》首，此亦當時緋謳也。《生年不滿百》首，唐李石爲文宗說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會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鑑照不惑，則安人強國其庶乎？」《孟冬寒氣至》首，《月令・季秋》：命有司曰：「寒氣總至，其皆入室。」康成曰：「總猶猥卒也。」此篇則夏時之孟冬矣。

《龍性堂詩話》初集　《十九首》不似《三百》，曹、劉不似《十九首》。

又　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嘆，有遺音矣，其《十九首》之謂與？子建極力摹擬，醞釀風華，而氣象高深有間。

又　何（信陽）嘗論古《三百》、《十九首》風人之義，關於君臣朋友者，必托諸夫婦，宣鬱達情。

《歷代詩話》卷二八　《野客叢書》云：「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觀勉夫之引枚生如此，因思常侍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幷《去者日以疏》五首爲十九首，爲枚乘作，其說不誣。何必因上東宛洛，辭兼東都，謂雜有張衡、蔡邕作也？

《漢詩總說》五　齊、梁間人喜言音調，平仄互用，不可紊亂，嘗前賢未睹此理；然以沈約、謝朓詩與《十九首》併讀，勿問其他，專言音調，相去已遠。蓋元氣全則元音足，古詩惟《十九首》音調最圓，子建、嗣宗猶近之，宋、齊則遠矣。

又三一　《十九首》、《五首》、《三首》多非爲一人一事而作，讀之久自能感人。

又三四　有謂「東風搖百草」、「秋草凄以綠」已逗六朝門徑；又有崇取「古歡」、「新心」等字以爲生別。不知古詩渾渾浩浩，純是元氣結成。若以字句求之，眞是嚼語。

《漢詩說》卷八《古詩十九首》　漢雜曲多奇語，惟《十九首》爲正音。蓋名賢之至言，中和之極則，而透露處泣鬼驚天，後人一毫不能措手。蓋英雄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英雄者也。

又　《十九首》中如「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空牀難獨守」、「無爲守貧賤」、「轗軻長苦辛」、「憂傷以終老」、「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皆透過人情物理，立言不朽，至今讀之，猶有生氣。每用於結句，蓋全首精神專注末句，其語萬古不可易，萬古不可到，乃爲至詩也。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　《十九首》所以成爲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幾？雖處富貴，慊慊猶有不足，況貧賤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誰不感慨？人情於所愛，莫不欲終身相守，然誰不有別離？以我之懷思，猜彼之見棄，亦其常也。夫終身相守，不知有愁，亦復不知其樂，乍一離別，則此愁難已。逐臣棄妻與朋友闊絕，皆同此旨。故《十九首》難此二意，而低回反覆，人人讀之皆苦傷我心者。

又　此詩所以爲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不能盡，故特推《十九首》以爲至極。言情能盡者，非盡言之爲盡也。盡言之則一覽無餘，惟含蓄不盡，故反言之，乃使人足思。蓋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已之處，徘徊度量，常作萬萬不然不想。今若決絕，一言則已矣，不必再思矣。故彼棄子矣，必曰亮不棄也；見無期矣，必曰終相見也。有此不自決絕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爲徑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寫之，故言不盡而情則無不盡。後人不知，但謂《十九首》以自然爲貴，乃其經營慘淡，則莫能尋之矣！

《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　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作，《玉臺》以中幾章爲枚乘，《文心雕龍》以《孤竹》一篇爲傅毅之詞，《昭明》以不知姓氏，統名爲古詩，從《昭明》爲允。

《說詩晬語》卷上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澗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

《小山詩文全稿》卷三《書新城先生選古詩後》　五古《十九首》上繼《國風》，鍾仲偉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陸士衡擬之尚失故步，何論其次。蘇、李贈答，紆曲悽惋，亦宗《國風》，兼擅騷體，然子卿沉雄，少卿俊朗，微分轍迹。古樂府數篇，詞調俱絕，李于鱗輩影響盜竊，豈免點金成鐵之譏。

《貞一齋詩說》一一　《十九首》中二漢都有，乃後人類聚者；蘇、李贈答或亦漢代擬作，觀「俯觀江漢」等句，兩人離別，何由到此？

張庚《古詩十九首解》　吳氏曰：此漢人選漢詩也。《十九首》不著姓氏，亦猶《三百篇》不著姓氏之遺意也。今尚有可考者。《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爲枚乘，西漢人也，《冉冉孤生竹》爲傅毅，東漢人也。可見此《十九首》，漢家四百年人材，盡在其中，故其詩卓絕古今。按《驅車上東門》一篇，上東門乃長安東門名，亦似出於西都之人手。《青青陵上柏》一篇，言「遊戲宛與洛」，則出於東都之人手。誠兩京詩之萃也。

又　組織風騷，鈞平文質，得性情之正，合和平之旨。義理聲歌，兩用

其極，故能紹已亡之風雅，垂萬禩之規模。有志斯道者，當終身奉以爲的。

《劍谿說詩》卷上　《古詩十九首》最近《國風》、《小雅》，讀之久，令人感嘆流連，泣下沾衣。

又　讀《十九首》不須尋章摘句，但如程子所謂「優游玩味，吟哦上下」，自有得處。

《野鴻詩的》七　詩有道統，不可不究其所自。姑綜其要而言：《風》、《騷》之外，于漢曰《十九首》，曰蘇、李。

又一六　理明句順，氣斂神藏，是謂平淡。如《十九首》豈非平淡乎？苟非絢爛之極，未易到此。竊見詩家誤以淺近爲平淡，畢世作不經意、不費力皮殼數語，便栩栩自以爲歷陶、韋之奧，可慨也已。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二《古詩十九首》　《十九首》結撰超忽，濃淡互見，或雲蒸霞蔚，或雪窖冰天，交誼纏綿，古今罕匹，《三百篇》後眞爲五言古詩之眉目也。其渾厚超脫變化離奇幽朴高深掩映之處，絕非唐人局陳。渾可及，厚不可及；超可及，脫不可及；變可及，化不可及；離可及，奇不可及；幽可及，朴不可及；高可及，深不可及；映可及，掩不可及。予於《十九首箋注》中已詳言之。

《柳亭詩話》卷三〇《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渾淪磅礴，純乎元氣。鍾嶸謂十四首是陸機所擬，幾于一字千金。余謂平原手腕癡重，要非蘇、李一流人物，未易得其神境。【略】徐陵以九篇爲枚乘作，王弇洲從而韙之，則亦未可遽定也。

《靚齋詩談》卷四《評論一・古詩十九首》　吾師楊戲夏先生云：「漢人詩只是情眞。」讀《十九首》，益信此言之確。情之所結，綿軟如膏，而膩細不流，所以顚撲無縫。

又　《十九首》內快心順意之事絕少，然心平氣和，委婉沖穆之氣溢於言表，殆近《小雅》之變調，所以品調卓絕，千古同珍。

又　不矜才，不使氣，并不恃學問，直以性情篤摯，遂接風人之緒。雖有作者，俱不能出其範圍，洵爲詩家宗祖。

又　《十九首》不出自一手，非成於一時，必求聯貫承接之次第，則鑿矣。

又　「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十九首》正看側看，離看合看，無施不可，注定詩柄，殊非活法。

又　其一，「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竦起；「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橫波，足上生下；「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緊接；「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緩收。「越鳥」二句，承「會面安可期」而申言之，相見雖難，而氣類相感，不能自已，正啓下相思之苦，於文法爲橫斷，於文情爲勾起。其二，「青青河畔草」，興法；「盈盈樓上女」，排法；「昔爲娼家女」，提法；「空牀難獨守」，掃勒法。何必說到淫亂，只據他性情輕佻，現在愁苦，便包羅無數不好，此渾含之妙。其三，「青青陵上栢，磊磊磵中石」，逆興法，言人不如物也。「宛、洛」已下，皆鋪張之詞。末用淡泡語平收，是迴筆蹙勢法。其四，「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二句是主，却係頓轉。其五，「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直起法；「不惜歌者苦」，轉筆發揮。其六，「涉江采芙蓉」，陡起；「采之欲遺誰」，折下；「還顧望舊鄉」，轉開；「同心而離居」，平收。此篇語簡意暢，起極熱衷，收極冷淡，首尾拘應，正是章法。其七，「明月皎夜光」八句，興人情之涼薄；「昔我同門友」，正面；「南箕北有斗」，比喻作波，是轉斷法。「箕」、「斗」、「牛」總要喚起虛名意。其八，「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興怨女之依夫；「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抽脈細，轉調緊；「千里遠結婚」，緩鋪；「傷彼蕙蘭花」，閃開，却是波瀾轉掉處；「將隨秋草萎」，婉甚；「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平氣按拍。

又　怨極，却不肯作決絕語，非獨用意忠厚，於情則是聊以自解，於法則是盤旋互救。一味哀怨，便直而易竭。其九，「庭中有奇樹」，淡起；「馨香盈懷袖」，以轉作解；「此物何足貴」，婉收。與「涉江采芙蓉」略同，但彼起手高華，此起手淡宕，彼結處沉痛，此結處委婉，各有所宜，同歸至妙。其十，「迢迢牽牛星」六句，只是事，「河漢清且淺」四句，方是情。通首比體，一氣曲注。其十一，「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速老因緣由盛而衰，渾承一句，抽出「立身」，文心極融。其十二，「晨風懷苦心」四句，承上啓下，無此橫波寬轉，上下直緊，故古詩必頓挫取勢。「燕趙多佳人」，全是空願積想，故成妙緒。若實有其人，實歷其境，直是一酒色漢子，又做此詩何幹！

又　愁極無聊，思放情聲色，此反語法，與「姑酌金罍」同意。

又　不曰親近美人，而曰「銜泥巢君屋」，何等蘊藉！覺唐人「便令今日

死君家」語太愴。其十三，「驅車上東門」，鋪叙；「浩浩陰陽移」，論斷；「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迴旋。

又　求仙是極幻怪事，服食是最平常事，從幻怪轉落平常，便是翻新。其十四，丈夫志在四方，各欲有所樹立，及葉落歸根，只是一抔黃土，感慨死生之際，頓令雄心冰冷。妙在轉正便住，所以味長。

又　一氣直下，有激楚之音，却因養得氣厚，絕無莽意，當於此求古人之妙。其十五，「生年不滿百」，緩起；「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緊收，正應「不滿百」句。其十六，「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關情結想，所以成夢。「獨宿累夜長，夢想見容輝」，入夢形容；「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出夢追想。其十七，「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因「星」及「月」，不是正接，乃旁觀離別，有數意，如橫雲之斷山。此二句是橫截起，其脈却從「星」字類及，人遂不覺其斷。古人手法微密，略見一斑。其十八，古人於知己，別有一段關切綢繆處，心神結得厚重，緣物生情，無非妙諦。正須象外求合，不得執著色相。其十九，至情至理，絕非私昵。然早已萬轉千迴，自吞自吐，語短而味長，筆疎而神密。古人絕詣，不可思維。

又卷八《雜錄》　古詩，短體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南飛」，皆是工夫極處，殆近天然。

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序》　《古詩十九首》不知定自何代，《文選》錄之而分爲二十，《玉臺新詠》存十二而遺其七，謂枚乘八首。《文心雕龍》謂《冉冉孤生竹》一首屬傅毅，載樂府《雜曲歌辭》，餘亦漢人作。辭有東都宛洛。鍾參軍且疑爲陳思王詩。近代朱竹垞又指《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生年不滿百》一首，係《西門行》古辭，是文選樓中學士裁剪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前後，雜糅置之，隱沒作者姓氏。人代莫定，但以古人之詩，名曰「古詩」。「古」之云者，對今體而言也。其曰「十九首」，乃舉所集之成數，如刪詩存三百五篇；非出於一時一手，間或相因類及，而他人有心，不盡同調，統以論次第篇法，則固矣。故各繹音義，均歸安雅，不使學古詩者，病於穿鑿傅會云。雍正己酉九秋，退耕姜任脩書於白蒲書塾。

王康《古詩十九首繹後序》　古詩不但後之讀者稱爲「古」，昔之作者亦自題爲「古」，如「古歌」「古絕句」之類，以其音節神氣，是古非今。非謂古有定格，不容增損移動，必若印板而後合者。馮鈍吟之言曰：「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然則律詩始於沈宋，開元、天寶已變矣。亦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爲律詩乎？」可知古詩只是合古體，自漢以降，風氣或殊，考調審音，均歸一轍。蓋其逐臣棄友，思婦勞人，託境抒情，比物連類，親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質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歎之，無聲弦指，空外餘音，令諷者歌哭無端，籟由天作。《國風》《楚騷》，此其嫡嗣乎？《古詩源》云：「清和平遠，不必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漢京諸詩，皆在其下，五言中方員之至也。」吾師白蒲先生，以能理亂絲之心，紬繹於無字句處，得其指歸；良所謂「匡說詩，解人頤」者。循途者由是而之焉，其神明變化於規矩與？　吳郡門人王康謹識。

汪師韓《詩學纂聞・雜擬雜詩之別》　《選》詩以雜詩、雜擬分爲二類，雜詩者，《十九首》、蘇李詩及諸家雜詩是也。

《隨園詩話》卷七　無題之詩，天籟也；有題之詩，人籟也。天籟易工，人籟難工。《三百篇》、《古詩十九首》，皆無題之作，後人取其詩中首面之一二字爲題，遂獨絕千古。漢、魏以下，有題方有詩，性情漸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六《師友詩傳錄提要》　如篤慶答《古詩十九首》一條，歷引《玉臺新詠》、《文心雕龍》證爲枚乘所作，而力駁遊戲宛、洛詞兼東京之說。然考鍾嶸《詩品》稱：《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嶸與劉勰同時而稍在徐陵前，其說必有所受，似未可盡懸斷爲西京之作。篤慶又稱《文選》以《十九首》爲二十，蓋分「燕趙多佳人」以下自爲一章，不知此明張鳳翼之《文選纂註》，李善及五臣舊本均不若是，嚴羽《詩話》稱《玉臺新詠》以「越鳥巢南枝」以下另爲一首，則析一爲二乃徐陵，非蕭統。然宋本《玉臺新詠》實不另爲一首，未審羽何以云然。謹附識於此。）篤慶誤也。【略】篤慶又稱樂府主紀功，古詩主言情，實居又稱樂府之異於古詩者，往往敘事，古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絕，又其不同也。不知《郊祀》、《鐃歌》之類，倚聲製詞之樂府也，與詩稍別；清商平調之類，採詩入律之樂府也，其初本皆古詩。故《孔雀東南飛》，樂府雅曲歌詞也，而本題曰《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其序曰「時人傷之，爲詩云爾」。《紫騮馬》，樂府橫吹曲詞也，而吳均《樂府解題》曰《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其說甚明，不必以後世之法遽區分其本始。至《君子行》爲言理之作，《怨歌行》乃緣情之什，亦何嘗專敘事乎？

徐昆《古詩十九首說序》　《十九首》，學之權衡也，上承《三百》，下啓千百代，得其意一以貫之矣。歲戊子三冬圍爐，余從笥河先生縱談今古，每說詩，輒以《十九首》爲歸，紬繹妙緒，陶淑性靈。或一夕兩三首，或間夕一首，數夕一二首，至嘉平月八日之夕，說始竟。余次晨即別先生歸，途次長吟默思，反覆問辨。時翛然灑然，風發泉湧。貫經史，括情事。神來如風曳祥雲，縹裊晴空。迷離若萬斛舟，撞巨浪而去。鐘鏗磬戛，五音極闐，而鼎盤蒼穆，色韻並古，蓋先生移我性情矣。己丑山居，庚寅來都，辛卯亦在都，鏤刻舊說，不敢忘，然未落筆墨也。屆九月，先生奉命爲督學安徽使，時又將別先生，因於別前數日，細意詮述，成若干言，用質同學諸君子，庶善悟者月印千潭，以之紹《三百》，檃括六朝、唐、宋等作者。文海無邊，如遍聽笥河師揮麈而談也。乾隆壬辰黃鐘上浣平陽徐昆後山書於京都邸舍。

錢大昕《古詩十九首說序》　《古詩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自昭明叙其次第，登之《文選》，論五言者咸以是爲圭臬，不可增減，不能移易。後人欲分「燕趙多佳人」以下別爲一首，所謂離之則兩傷也。或又疑《生年不滿百》一篇檃括古樂府而成之，非漢人所作，是猶讀魏武《短歌行》而疑《鹿鳴》之出於是也，豈其然哉！臨汾徐君後山，倜儻奇士。予嘗見其傳奇數種，已心異之。茲所刊《古詩十九首說》，則本吾友笥河學士讌談之餘論推衍而成者也。昔考亭論詩，於先儒訓詁多有改易，蓋取《孟子》「以意逆志」之指。《十九首》者，三代以下之風雅也。讀後山之說，使人油然有得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義，其亦古詩之功臣，而足裨李善諸家訓詁之未備者乎。癸巳正月三日嘉定錢大昕序。

又《古詩十九首說・總說》　詩有性情、興、觀、羣、怨是也。詩有倚托，事父事君是也。詩有比興，鳥獸草木是也。言志之格律，盡於三者矣。後人咏懷寄托，不免偏有所着。《十九首》包涵萬有，磕着即是。凡五倫道理莫不畢該，卻又不入理障，不落言詮，此所以獨高千古也。

又尾評　此等詩不必拘定一說，正不可不爲之說。鍾伯敬謂古詩以雍穆平遠爲貴。樂府之妙能使人驚，《十九首》之妙能使人思。其性情光燄，常有一段千古長新，不可磨滅處。思之思之，吾願學詩者從此入手，忠臣、孝子、義友、節婦，其性情皆可從此陶鑄也。

《雨村詩話》卷上　讀古人書，須自具手眼，又必奇而可法。如王或菴之《文章練要》、劉繼莊之《解樂府》，不必盡然，而得其法，可以他用。故《古詩十九首》，或云二十首，或云數十首，或云各家雜作，或云各首一意，紛紛聚訟。不如作一章看，其意自見，此善讀書法也。

又　《古詩十九首》，解者無慮千百家，其實友朋思念之詞，無庸穿鑿也。

《北江詩話》卷三・四二　詩除《三百篇》外，即《古詩十九首》亦時有化工之筆。即如「青青河畔草」及「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後人詠草詩，有能及之者否？次則「池塘生春草」，春草碧色，尚有自然之致。又次則王胄之「春草無人隨意綠」，可稱佳句。至唐白傅之「草綠裙腰一道斜」，鄭都官之「香輪莫碾青青草」，則織巧而俗矣。孰謂詩不以時代降耶？

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　總旨：此遭讒被棄，憐同患，而遙深戀闕者之辭也。首節總冒，標「會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二句爲柱；自其三至其七爲一截，承「會面安可知」一柱而申之；自其二、其八至其十六爲一截，承「思君令人老」一柱而申之。其十七收束思君；其十八收束思友；末以單收下截結。上截自「青青陵上柏」至「涉江采芙蓉」，由春及夏；既而「促織」、「秋蟬」，由夏及秋；七節由秋及冬，而特自孟冬畫斷。下截自「青青河畔草」至「綠葉發華滋」，由春及夏；既而「秋草」、「白楊」，由夏及秋；至末由秋及冬，亦特自孟冬畫斷。上截「明月」、「白露」，「南箕」、「北斗」等項，特表夜景；下截「長夜」、「夜長」、「明月」、「蟾兔」等項，亦特表夜景。情事則兩意相承，時景已一絲不亂。又上截曰「遊戲宛與洛」，下截曰「驅車上東門」，又曰「錦衾遺洛浦」，宛屬南陽，洛屬東都，上東門即東都；意此君殆漢末黨錮諸君子之逃竄於邊北者，此什其成於漢桓二年孟冬下弦夜分之際者乎？通什綺交脈注，脈絡分明，不特於此可見，此尤顯而易見者也。或謂《十九首》非出於一人一時之事，亦未將全詩併讀而合玩耳！

《昭昧詹言》卷一　古人用意深微含蓄，文法精嚴密邃。如《十九首》、漢、魏阮公諸賢之作，皆深不可識。後世淺士，未嘗苦心研說，於詞且未通，安能索解？

又　用筆之妙，翩若驚鴻，宛若游龍，如百尺游絲宛轉，如落花迴風，將飛更舞，終不遽落，如慶雲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九首》、阮公、漢、魏諸賢最妙于此。

又卷二　《十九首》須識其「天衣無縫」處、「一字千金，驚心動魄」處、「冷

水澆背，卓然一驚」處。此皆昔人甘苦論定之言，必眞解了證悟，始得力。

《茗香詩論》一七　前人謂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噫！是何言也？以漢之樂府古歌辭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之間坐陶、杜，庶幾得之。

《養一齋詩話》卷三　蘇、李《錄別》、《古詩十九首》，皆聖于詩者也。然或篇章寂寥，或姓名沉晦，推尊雖允，未厭人心。

又卷一〇　茗香謂孔氏之門如用詩，則漢之古歌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之間坐陶、杜。此說較之「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可坐廊廡之間」，自然勝矣，然亦未盡允也。三代以後詩，或一代，或一集，無全入《三百篇》之室者，以聖賢相傳「詩言志」、「思無邪」之旨，或不得之，或得之而未醇也。然其中可擇而取焉：漢之樂府古歌辭及《十九首》氣體古質淡泊，皆與《三百篇》爲近，則皆升堂者，不能謂《十九首》獨入室也。陶之高逸，杜之沈厚，氣體雖不盡與漢同，亦皆升堂者也。使陶、杜猶坐廊廡，則王、孟、韓、白等將安置乎？然漢之樂府古歌辭，《十九首》與陶、杜集，其中有精而又精者，實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是又時入《三百篇》之室者也。茗香高視《十九首》而卑視樂府，高視漢而卑視陶、杜，此第以氣體論詩，非知詩之本教者。

《詩比興箋》卷一《枚乘詩箋》　《古詩十九首》，《文心雕龍》曰：「古詩佳麗，或云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其兩漢之作乎？」李善亦以「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詞兼東都，非盡乘作。然徐陵《玉臺新詠》錄枚乘古詩止九篇，兩語皆不在其中，則《十九首》固非一人之詞，惟九章則爲乘作也。本傳兩上吳王之書，其諫顯，九詩多出去吳之日，其諫隱，乃知屈原以前無騷，枚乘以前無五言，若非宗國故君之感，烏能迫其幽情，激其變調，下啓百世，上續四始者乎？自《文選》濫竽，後人接響，郢書燕說，無病徒呻。不有論世闡幽，曷以誦詞逆志？以爲古之作者，亦將有樂於斯也。

又　又案：《玉臺新詠》錄此九詩，次第迥異：《西北有高樓》第一，《東城高且長》第二，《行行重行行》第三，《涉江采芙蓉》第四，《青青河畔草》第五，《蘭若生春陽》第六，《蘭若》一詩，《文選》不錄。）《庭中有奇樹》第七，《迢迢牽牛星》第八，《明月何皎皎》第九。以史證詩，則《玉臺》次第大勝《文選》。攷《漢書》本傳，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乘與鄒陽等皆去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吳王舉兵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罷兵。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破滅。漢既平七國，乘繇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拜其子皋爲郎。今以詩求之，則《西北》、《東城》二篇，正上書諫吳時所賦；《行行》、《涉江》、《青青》三篇，則去吳游梁之時；《蘭若》、《庭中》二篇，則在梁聞吳反，復說吳王時；《迢迢》、《明月》二篇，則吳敗後作也。

《葚原詩說》卷四　五言古詩，或興起，或比或賦，須寓意深遠，托詞溫厚，反覆優游，含蓄婉轉，推人心之至情，寫感慨之微意，潛玩漢、魏諸詩自得。有感時入興者，如「凜凜歲云暮，蠖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略】有托興入興者，如「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有把情入興者，如劉公幹詩「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江淹詩「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此寄人懷人，皆自此起興。有把聲入興者，如「濛濛三峽水，別怨流楚辭」，此耳聞也。「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此心聞也。有景物入興者，如曹子建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此詩格高，不極辭于怨曠而意自彰。有景物兼意入興者，如王正長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是也。有怨調入興者，如阮籍詩「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又曹植詩「端坐苦愁思，攬衣起四游」，此哀而不傷者也。

《藝概・詩概》　《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慨，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之意，與蘇、李之一於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知人論世者，自能得諸言外，固不必如鍾嶸《詩品》謂《古詩》「出於《國風》」，李陵「出於《楚辭》」也。

又　《十九首》鑿空亂道，讀之自覺四顧躊躇，百端交集。詩至此，始可謂其中有物也已！

《筱園詩話》卷一　陶詩獨絕千古，在「自然」二字。《十九首》、蘇李五言亦然。元氣渾淪，天然入妙，似非可以人力及者。

又卷二　《古詩十九首》及蘇武、李陵五言詩，皆和平溫厚，高渾自然，

始終一氣相生，化盡筆墨痕迹。此詩家元音，五古正宗也。

又　古今大家，至曹子建始。漢代去古未遠，尚無以詩名家之學。如《十九首》，不著作者姓氏；蘇、李詩，乃情不容已，各抒心所蘊結之意，非欲以立言見長，自炫文彩。其獨絕千古處，正在稱情而言，略無雕琢粉飾，自然渾成深厚耳。兩漢之詩，不可以家數論也。

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全詩總論》　《古詩十九首》作非一人一時一地，爲由《三百篇》，成五言之祖；殆起於東京。詞不迫切，語意敦厚，尚有風人遺旨，爲詩教一大轉關，學者不可不讀。蓋自此五言出而《三百篇》之風不可復追矣。

無名氏《靜居緒言》　《古詩十九首》，蘇、李贈言，婉而多風矣。

溫葱《讀書一間鈔》（第一冊）　《古詩十九首》，發于天籟，本乎人情，寓新奇于平易內，要當擲地作金石聲。

《酌雅詩話續編》卷三　《三百篇》用賦、比、興三義，而比、興居其二，其味永矣。《古詩十九首》亦多此體，若詩中寓有身分者，比、興更多含蓄。

《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古體何以無句？曰：《十九首》，詩之祖也。吾見其詩矣，未見其句也。爾後惟陶淵明嗣響，至謝乃有句可摘，而格斯降已。

又《條辨》　何謂高？曰：《古詩十九首》尚矣，其次則陳思之《白馬篇》、彭澤之《飲酒六首》、左太沖之《詠史》、顏延年之《五君》，皆不可及。

分論

《行行重行行》　《滄浪詩話・考證》：《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對床夜語》卷一：《楚詞》「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又「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皆愛君惜時之詞，後世擬之者，不過徒法其句耳，非其意也。古詩亦有：「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尾評：此於六義爲賦中有比也。行行，行而不已也。重，再也。生別離者，言人情之至切也。《楚詞》云：「悲莫悲兮生別離。」蘇子卿亦曰：「淚爲生別滋。」涯，畔；道，言也。賢者不得於君，退處遐遠，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言初離君側之時，已有生別之悲矣。至於萬里道阻，會面無期，比之物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不思慕之乎？夫以相去日遠，相思愈瘦，而遊子所以不得顧念還返者，第以陰邪之臣上蔽於君，使賢路不通，猶浮雲之蔽白日也。然我之思君不置，甚底于老，宜如何哉？惟自遣釋，努力加餐而已。蓋亦《卷耳》「酌金罍」、「不永懷」之意。觀其見棄如此，而但歸咎於讒佞，曾無一語怨及其君，忠厚之至也。《古廉文集》卷八《讀行行重行行》：窺嘗反覆是詩，以爲「行行重行行」者，有遲遲不忍去，曰「生別離」者，不當別而別，雖曰「生別離」而有死別離之悲之意存焉。「重行行」，其行蓋不遠，至於萬里道阻，會面無期，則君臣之心不相投合，有如胡馬越鳥，南北背馳，相去日遠，相思益深，而不覺其憔悴益甚也。然相思雖深，猶幸君心之悟而召己，及其讒邪蠱惑，君心終以不悟，如浮雲之蔽白日，故長往而顧念還返也。中之思猶冀君心悔悟，則其思有時而不已。今而君心既不悟，則其思至於老死而後已。吁！忠愛不忘君之情，何其至哉！末二句聊以自寬譬耳，蓋亦無可奈何之辭也。《餘冬詩話》卷下：文子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也。」楚調：「鳥飛反故鄉，狐死正首邱。」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略】張衡詩云：「狐曾思故藪，羈鳥悲舊林。」【略】皆此意，含蓄有在。《四溟詩話》卷一：《詩》曰：「靦覥既多，受侮不少。」初無意于對也。《十九首》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屬對雖切，亦自古老。六朝惟淵明得之，若「芳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是也。又卷四：古詩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此感寓自然。范雲《贈沈左衛》詩曰：「越鳥憎北樹，胡馬畏南風。」此雖翻案，殊覺費力。《藝苑卮言》卷二：「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蹈襲耶？抑偶合也？「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味。《藕居士詩話》卷上：漢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本子胥《河上歌》「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鴈向日而熙」，若不使事，而事在其中。《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尾評：一句一情，一情一轉。「行行重行行」，衷何綣也。「與君生別離」，情何慘也。「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神何悴也。「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怨何溫也。「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前爲廢食，今乃加餐，亦無奈而自寬云耳。「衣帶日已緩」一語韻甚，

「浮雲蔽白日」意有所指，此詩人所爲善怨。此詩含情之妙，不見其情，畜意之深，不知其意。《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忠臣去國而念不忘君，託於婦人思其君子，追言昔別之時，徘徊不忍去。自一去而萬里睽隔，譬之物在異域，安能不念舊乎？因言去君滋遠，思君滋深，不覺形容消瘦，而衣帶已寬矣。此豈眞君子之慤然乎哉！良以讒邪蔽明，如浮雲之蔽日，所以一去不復返耳。然我日夜思君，頓然成老。光陰無幾，可奈何？努力加餐，亦聊以自遣而已，蓋卽「我姑酌彼金罍」之意。見棄如此，而惓惓眷念，曾無怨辭，忠厚之至也。《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行行重行行》眉批：此賢者被讒見放，退處遐遠，懷思而爲是詩。賀貽孫《詩筏》：「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以下十二句，字字皆訴生別之苦，末云「努力加餐飯」，無可奈何，自慰自解，不怨之怨，其怨更深，卽唐人所謂「緘怨似無憶」也。通篇惟「浮雲蔽白日」五字，稍露怨意，然自渾然無迹。餘皆溫柔婉戀，使人不覺爲怨，眞可以怨者也。嚴滄浪云：「《玉臺》以『相去日以遠』而下別爲一首。」如此則不成詩矣。《鈍吟雜錄》卷五《嚴氏糾謬》云《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按：《玉臺》集北宋本正作一首。永嘉陳玉甫本誤耳。（今趙氏所刊乃陳本，然仍通爲一首也。）《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行行」六句，一直賦去，如駿馬下坂；忽用七句、八句，作二比頓住，以下却緩緩賦來，格調最好。又：此臣不得於君之詩，借遠別離以寓意。首句連疊四箇「行」字，中但以一「重」字介之，極寫「其遠」；二句「生」字當解作生熟之生，猶云「生生未當別離而別離」也。下緊緊接相去云云，地南天北，叛於一瞬，別時如此之易。參西商東，若將終身，會面如此其難。眞令人心魂欲絕也。第七、八句，忽插一比興語，有三義：一以緊應上「各在天一涯」，言北者自北、南者自南，永無相會之期；二以依北者北、依南者南，凡物皆有所依，遙伏下文「思君」云云，見己之心身唯君子是依；三以依北者不思南、巢南者不顧北，凡物皆有故土之戀，見遊子當一返顧，以起「相去日已」云云。按：海內幅幀，從不過一萬，橫不過八千。前序別離，已云「相去萬餘里」，茲又云「相去日已遠」，不知更向何處？著此一筆，以照出首句「生」字耳。而「日已」二字，却又挑動下文「忽已」二句。「衣帶日緩」卽伏後「加餐」。先以「浮雲」二句，緊承「相去日已遠」來。「顧返」猶言「返顧」，遊子日遠，豈敢望其歸家，求其一返顧而不可得，其情更苦！若解作「迴返」，便與「會面安可知」意重複矣！「白日」比「遊子」、「浮雲」比「讒間之人」。見此不返顧者，非遊子本心，應有讒人蔽之耳。李太白詩「總有浮雲能蔽日」，本此。「思君」二句，又承「衣帶日已緩」。己之憔悴支離，有似於老，而實非顏色衰敗，只因思君使然。然忽謂人之未老，歲月尚有可待也。屈指從前歲月，固不可云不晚矣。妙在「已晚」上著一「忽」字，彼衣帶之緩曰「日已」；逐日撫髀，苦處在漸；歲月之晚曰「忽已」；兜然警心，苦處在頓。「棄捐」二句，又承人老歲晚，當生別之時，已分棄捐，却又不忍明明說出，至此歲晚人老，方才說明，然猶不肯灰心。「努力加餐飯」，蓋欲留得顏色在，尚冀他日之會面也。《詩辯坻》卷一：唐文宗宮人沈翹翹歌《何滿子》，有「浮雲蔽白日」之句，其聲宛轉。上欷歔問曰：「汝知之耶？此《文選・古詩》第一首，蓋忠臣爲奸邪所蔽也。」乃賜金臂環。《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生」字有力。元美乃欲作成語詁之，有何意味！「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一作『期』。）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二句忽一宕，妙。）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詩乘》作『以遠』、『以緩』，『以』字勝。）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上云「思君令人老」，下忽接云「歲月忽已晚」，遠近緩急，其妙入微。「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化四言爲五，置之《風》、《雅》中，殆不能辨，此氣候未可強齊也。《歷代詩話》卷二八戊集一《衣帶》：古詩：「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吳旦生曰：「樂府：『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王弇州謂『已』字雅，『趨』字峭。按焦氏《易林》云：『憂思約帶。』卽此意，而以四字盡之。又云：『簪短帶長。』蓋『簪短』，卽《詩經》『首如飛蓬』也；『帶長』，卽『衣帶日已緩』也。以四字盡兩詩，意尤妙。」《詩義固說》上《說行行重行行》：《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非泛用起手也，五字包括終篇。蓋本詩人「聊以行國」來，先有「與君生別離」一段在胸中，留之不得，舍之不忍，行而又行，不能自已，故下卽云云，皆述行行時意興也。末意以相思老人，歲月不居，勿以我爲念，當於前途努力加餐耳。無可奈何，強以相慰，情詞可感。《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起是俚語，極韻。陸賈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思君令人老」，本《小弁》「維憂用老」句。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臣不得於君，而寓意於遠別

離也。參吳氏首言「行行」，遠也，復言「重行行」，久也，卽包全篇意。次句「生別離」，卽楚詞「悲莫悲兮生別離」也。下緊接「相去」四句，見別離易而會面難。曰「相去」，曰「各在」，言君之去我萬餘里，是我於君爲天涯也，我之去君萬餘里，是君於我爲天涯也，見兩相眷之意，已暗伏下「浮雲」句。然道路阻長如此，會面亦安可知乎？「代馬」二句，忽插比興語，有三義：一以緊承上「各在天一涯」，言北者自北、南者自南，永無相見之期；二以依北者北、巢南者南，凡物各有所託，遙伏下思君云云，見己之身心唯君子是託也；三以依北者不思南、巢南者不思北，凡物皆戀故土，見遊子當返，以起下。「相去日已」云云以上，言遠，完上「行行」二字。「相去日已遠」以下，言久也，完下「行行」二字。「遠」字若作遠近之遠，與上文「相去萬餘里」複矣。惟相去久，故思亦久，以致衣帶緩。帶緩卽伏下加餐。白日比遊子，浮雲比讒間之人。不顧返猶言不思返，因「思」字音啞，「顧」字則響。見遊子之心，本如白日，其不思返者，爲讒人間之耳。「思君」二句承「衣帶緩」來。己之憔悴有似於老，而實非衰殘，只因思君使然。然屈指從前歲月，亦不可不云晚矣。妙在「已晚」上著一「忽」字。彼衣帶之緩曰「日已」，逐日拊髀，苦處在漸；歲月之晚曰「忽已」，陡然警心，苦處在頓。漸與頓，皆久中之情。「棄捐」二句，緊承「令人老」作轉捩，以結言相思無益，徒令人老，曷若棄捐勿道，且努力加餐，庶幾留得顏色，以冀他日會面也。其孤忠拳拳如此，尤妙在通篇無一怨詞。卽以「浮雲」比讒間，亦無慙恨氣，可識詩人之忠厚矣！

《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眉批：「浮雲蔽日」用在游子上，覺慘淡情狀，無依光景，一時迸出。又：「努力加飯」，人皆以此勸人，此獨以此自勸，寫出無聊情境。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行行重行行》：繹曰：哀無怨而生離也。「悲莫悲兮生別離」，似此行行不已，萬里遙天，相爲阻絕，後會安有期耶？蓋以胡馬越鳥，南北背馳，其勢日遠，其情日傷，帶已寬而人已老也。此豈君眞棄捐我哉？緣邪臣蔽賢，猶浮雲蔽日，是以一去不復念歸耳。然而不必煩言也，惟努力加餐，保此身以待君子。蓋卽「姑酌金罍」之意。譚友夏云：人知以此勸人，此併以之自勸，風人之忠厚如此。此賢者不得於君，而託爲之作。「浮雲」句亦有日暮途遠意。太白「浮雲遊子」二句是注脚。《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此思婦之詩。首二，追敍初別，卽爲通章總提，語古而韻。「相去」六句，申言路遠會難，忽用馬鳥兩喻，醒出莫往莫來之形，最爲奇宕。「日遠」六句，承上轉落，念遠相思，蹉跎歲月之苦；浮雲蔽日，喻有所惑；遊不顧返，點出負心，略露怨意。末二掣筆兜轉，以不恨己之棄捐，惟願彼之強飯收住，何等忠厚！　朱筠《古詩十九首說》：《十九首》，無題詩也。從何說起？蓋人情之不能已者，莫如別離，而人情之尤不能已者，莫如適當別離。只「行行重行行」五字，便覺纏綿眞摯，情流言外矣。次句點醒與君相去二句，從別後說起，「各」字妙，與次句「與」字相應，是從兩邊說。「道路阻且長」是從中間說。「會面安可知」足一句，正見別離之苦。此下本可接「相去日已遠」二句，然無所託興，未免直頭布袋矣。就胡馬思北，越鳥思南，襯一筆，所謂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也。然兩地之情，已可想見。「相去日已遠」二句，與「思君令人瘦」一般用意。「浮雲」二句，忠厚之極。不顧返者本是遊子薄倖，不肯直言，卻託諸浮雲蔽日，言我思子而子不思歸，定有讒人間之。不然，胡不返耶？「思君令人老」，又不止于衣帶緩矣。「歲月忽已晚」，老期將至，可堪多少別離耶？日月易邁而甘心別離，是君之棄捐我也。「勿復道」是決詞，是狠語，猶言提不起也。下卻轉一語曰「努力加餐飯」，思愛之至，有加無已，眞得《三百篇》遺意。　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行行重行行》：此節爲通什總冒。首二句爲一節總冒；下橫豎兩層，止申發首二句，乃文家虛提實演法。「相去萬餘里」，言生別離者，乃遠別離也。此六句歸併在「道路阻且長」二句，因棄捐而憐念同患也。「相去日已遠」，言生別離者，乃長別離也。此六句歸注在「思君令人老」二句，因棄捐而遙深戀闕之思也。其截分兩解，可卽其換韻處決之：夫四支之韻最廣，作者之才極大，以極大之才，押最廣之韻，一氣揮去，雖百韻可矣；其陡然換韻，蓋恐閱者不察其意，故明示以換韻換解之常法，以標眉剔目而出之也。又可於用字用意分貼穩切處見之：夫曰「各」，曰「會面」，曰「南北」，此分誼相等，爾我同儕，直平等觀者，非可概之於尊長也。雖屬愚氓，亦共知君父之尊，曰「朝君」，曰「覲君」，曰「出告」，曰「反面」，必不敢於君父而曰「會面」也；卽不敢彼此平衡，而曰「南」，曰「北」，曰「各」也；此上截「思友」確是「思友」，斷不得混作「思君」也。夫曰者君象也，「浮雲蔽日」，所謂「公正之不容也，邪曲之害正也，讒諂之蔽明也」，此孤臣孽子之所自傷者也。至曰「游子」，曰「思君」，明乎其爲臣子也，此下截「思君」確是「思君」，斷不得混作「思友」也。末二句結出「棄

捐」，乃《十九首》本旨，此文家小講後入題，以結爲領法。　又：　行之不已曰「行行」，益之曰「重行行」，斯天長地闊，下橫豎兩層，俱隱括此五字中。

又：「悲莫悲於生別離」，《楚辭》也，感深於君臣之際者也，其清辭切摯，已慘不自勝，所謂「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斯不僅言者心傷矣！

又：　三、四句遞到「道路阻且長」，七、八句申足「會面安可知」，蓋依於北者無由而南，巢於南者無由而北，斯亦安有會期也？故此層歸併在中二句，若下層歸注於「思君」二句，意甚明顯。「棄捐」固全什本旨，別離之根由也。若稍一沾滯，便呆相矣；妙在「勿復道」三字，隨入隨撇；「棄捐」二字，直如鴻爪掠雪，用筆眞極靈穎。　又：　末句勉以「加餐飯」，尤爲要言不煩。凡人憂思傷脾，每至頓減飲食，因以逐日瘦損者多矣；甚而勞瘠捐生者有矣。能「加餐飯」，庶有多乎？然非「努力」不能也。此眞明於世故，老於人情。而幷深於養生之術者，勿作尋常勸勉話頭，忽略看過！其二、其三節目：文家之提比也。上節橫堅二柱，非矗對門板柱，乃意分輕重者也。門板柱可矗對，意分輕重必截發，此文家定法也。輕者則從其簡，特申發於前；重者務致其詳，必申發於後；亦定法也。局既截發，屬在提比，則出比必先按下截，對比乃徐引上截，此文家定法也。出比按下截，非呆按下截，必兼與對比關動；對比引上截，非漫引上截，必緊從出比轉關；亦定法也。又提比下趕通篇去，必上跟小講來；按：　其二緊承上節「棄捐」二字而申之，其三乃兼承「棄捐勿復道」五字而申之，則准以文家提比之法，已無一不合於法也。

又：　文家曰篇如股，股如句，詩亦若是也。前三首安頓題面，即通什之線索皆伏焉，斯文家之篇如股者矣；首節統括在「與君生別離」，二節統括在「今爲蕩子婦」，三節統括在「忽如遠行客」，斯不即文家之股如句者乎？

《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一一《行行重行行》：　此只是室思之詩。起六句追述始別，夾叙夾議，「道路」二句頓挫斷住。「胡馬」二句，忽縱筆橫插，振起一篇奇警，逆攝下遊子不返，非徒設色也。「相去」四句，遙接起六句，反承「胡馬」、「越鳥」，將行者頓斷，然後再入己今日之思，與始別相應。「棄捐」二句，換筆換意，繞回作收，作自寬語，見溫良貞淑，與前「衣帶」句相應。「衣帶」句，如姚蘧塢據《穀梁傳》解作優游意，則是指行者，連下二句作一意，然無理無味。如解作「思君令人瘦」意，則爲居者自言，逆取下「浮雲」句，含下「思君」、「加餐」，文勢突兀奇縱。（「奇縱」下抄有「參差變換入妙」。）「白日」以喻「游子」，「雲蔽」言不見照也，興而比也。班姬《自悼賦》曰：「白日忽已移光。」亦此意，而溫厚不迫。與杜公「在山泉水清」同一用意用筆，怨而不怒。一則加餐，一則倚竹，眞是聖女性情。凡六換筆換勢，往復曲折。古人作書，有往必收，無垂不縮，翩若驚鴻，矯若游龍。以此求其文法，即以此通其詞意，然後知所謂如無縫天衣者如是，以其針線密，不見段落裁縫之迹也。　又：　此詩用筆用法，精深細意如此；亦非獨此一篇爲然，凡漢、魏人，鮑、謝、杜、韓無不精法。自趙宋後，文體詩盛，一片說去，信手拉雜，如寫揭帖相似，全不解古人順逆起伏，頓斷轉換，離合奇正，變化之妙矣。（「變化之妙」下抄有「於是擡冀漢亦無不能詩，而家自以爲漢、魏，人自以爲杜、韓矣。」）舊解云：　首言「行行」，遠也。次言「行行」，久也。自起至「越鳥」八句言遠，完上「行行」二字。「相去」以下八句言久，完下「行行」二字。噫！　如此解詩，而世方且信而傳之，可歎也！　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行行重行行》：　此爲君臣朋友之交中被讒間而見棄絕者之詞。情致纏綿，語言溫厚；止敍離思，毫無怨懟。即咎讒者亦止「浮雲」一句，且以比興出之，眞爲詩之正宗。

《青青河畔草》　《滄浪詩話・詩評》：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對床夜語》卷四：　退之《南山詩》【略】連十四句皆用雙字起，蓋亦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之意。　《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尾評：　興而比也。鬱通作菀，茂也，《詩》云：「菀彼柳斯。」盈盈，姿容充滿貌。當，出皆自呈露之意。牖，穿壁取明之交櫺窻也。娥娥，美好也。倡女，樂也。蕩子，列子所謂去鄉土遊四方而不歸者，世謂狂蕩之人是也。曾原謂此詩刺輕於仕進而不能守節者，得之。言青青之草，鬱鬱之柳，其枝葉非不茂也，然無貞堅之操，一至歲寒，則衰落而不自保，以興世俗輕進之人，自衒以求售，其才質非不美也，然素無學識，不知自修之道，一遭困窮，則放濫無恥，而欲其固守也難矣。且不斥言之而婉其詞，以倡女爲比，其深得詩人託諷之義歟？

《詩藪・外編》卷二《六朝》：　嚴謂古詩不當較量重複，而引屬國數章見例，是則然矣。古人佳處，豈在是乎？觀少卿三章及兩漢諸作，足知冗非所貴，第信筆天成，間遇一二，不拘拘竄定耳。「青青河畔草」一章，六用疊字而不

覺，正古詩妙絕處，不可概論，然亦偶爾，未必古人用意爲之。《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尾評：疎節亮音，淺淺寄言，深深道歎。「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一語，罄衷托出。《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刺士之輕進，而託於女之失節，故言青青之草，鬱鬱之柳，其枝葉雖茂，經冬輒已凋落，以興女質雖美，自衒必至披靡。然則士無素養而一朝出仕，其難固守也必矣。彼從君於昏，而無挺持之節者，亦可少媿也夫。《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青青河畔草》眉批：此首向以事君言，似太拘，即以閨情觀之，亦自明暢。賀貽孫《詩筏》：《十九首》之妙，多是宛轉含蓄。然亦有直而妙、露而妙者：「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是也。《日知錄》卷二一《詩用叠字》：詩用叠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叠字，可謂複而不厭、贅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連用六叠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此章連排十句，讀者全然不覺，以其句句有相生之妙。首二句以所見興起「樓上女」。夫樓上有女，何緜見之？以其「當牖牖」。女何爲「當牖牖」？以其「粧」。何緜知其「粧」？以其「出纖手」。因此一段公然不避人，而知其爲「蕩子婦」爲「倡家女」也。既爲「蕩子」，自是「行不歸」；既爲「蕩子婦」，自是「牀空」；既爲「倡家女」，自是「難獨守」也。詩於眼中寫景，意中寫情，或就詩人寫，或就所詠之人寫；景與情妙在虛實相生，了無痕迹，尤要在現前之一刻。此詩「盈盈」四句，就作者眼中實寫；「昔爲」四句，就作者意中虛寫；其興趣全在起手「青青」二句，振起一篇精神，分明從作者眼中拈出，却又似於女之眼中拈出；分明從作者眼中虛擬女之意中，却又似女之意中眼中之感，恰有符於作者之眼中意中，眞有草蛇灰線之妙也。其從作者眼前拈出者何？譬之繪事，置月必於輕雲之間，鳥必於疎枝之上，旁然曲綴，所以助其勢也。此詩若竟從「盈盈」句突起，亦自成詩，如畫美人於素閫之上，無復幃帳几物以襯貼之，便爾淡寞；即美人之丰神，亦無由顯見也。唯先將「河草」「園柳」，一青一鬱，寫成異樣熱鬧排場，然後夾出「樓上女」來；如唐人舞招枝於蓮花瓣中，折出箇美人於翠盤之上，乃爲麗矚耳。尤妙在「草」上叠「青青」字、「柳」上叠「鬱鬱」字，纔於「樓上女」逼出「盈盈」字；「粧」之「娥娥」字、「手」之「纖纖」字，皆從女身上摹寫「盈盈」字；而「皎皎」字又以牖之光明、女之丰采，并而爲一，以摹寫「盈盈」字。在作者所注目，政在此「盈盈」者；而彼「青青」者、「鬱鬱」者，匪意所存；但非彼「青青」「鬱鬱」者，則楔此「盈盈」者不出。故從女眼中寫之，不若從作者眼中寫之之妙也。「昔爲」四句寫情，似從女意中拈出，實亦從作者眼中拈出也。人心善感，具有因緣，觸物而發，原非偶然。「昔爲」二句是「因」，「今爲」二句是「緣」；而「青青」之「草」、「鬱鬱」之「柳」，特感動其因緣耳。然不寫入女子眼中，而寫入作者眼中，何也？恃有「皎皎當牖牖」一句，關通其脈也。樓下之人，既見河畔有園，園中有樓；樓牖之中，見有弄粧之女；彼樓上之女，豈不得由窗牖中見樓外有園，園外有河乎？樓下之人既見河畔有草、園中有柳；從樓牖中見樓上有弄粧之女；彼樓上女豈不由牖牖中見草之青青於河畔，柳之鬱鬱於園中乎？故此青青、鬱鬱者，在作者之見界中，亦在此女之見界中。一片豔陽景物，撩撩逗逗，在旁人猶自難堪，況空牀蕩子之婦，自幼出身於倡家者乎？此不必更寫入此女之眼中，而即可懸擬其意中矣。不然，彼河畔有園，園中有樓、樓上有女，固作者望而可見；彼樓中之牀，何由而見之乎？河畔有草，園中有柳、樓上有女，亦作者望而可見；彼牀上無人，何由而知之乎？要知此四句是歇後語，不是實煞語。蓋此時作者，與此女同在草青柳鬱之一刻中，全在「昔今」二字，逼出現前妙趣。「昔爲倡家女」，是女之前半世；「今爲蕩子婦」，是女之後半世。前半世已過，後半世未來。蕩子行未歸，固是現前，然未粧之先，寂寥永夜，展轉無寐，空牀之上，雖意中有所想，而眼中無所觸；至於甫起晨，便警見草青柳鬱，以一夜展轉空牀之人而當此，如何忍得耐得？然猶序及「昔」「今」者何？令此女昔不爲倡女，則獨守已慣；或今不作蕩婦，則行有歸期；故唯「昔爲」云云，故最難當此現前之一刻，而覺昨夜空牀，猶成已過也。凡現前一刻，古詩最重。如「今日良宴會」及「對酒當歌」等詞，皆同此意。謝客云「恒充俄頃用」，此也。古人作詩，必有所本。唐王昌齡《春閨》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曰「閨中」，見不輕登樓；「不知愁」，故能獨守；則昔非倡女可知矣。「春日凝粧上翠樓」，即偶爾上樓，亦必粧成，而非上樓弄粧也。「忽見陌頭楊柳色」，偶然有觸而感，不似蕩婦空牀，有觸感，無觸亦感也。故此柳色寫入少婦眼中，不從作者眼中寫也。「悔教夫壻覓封侯」，言夫壻爲功名而出，非行不歸之蕩子也。曰「教夫壻」，本無行意，而

己勉之行，分明一樂羊子妻也。止一「悔」字，然亦不失性情之正。此二詩者，一美一刺，義自天淵而意則合也。　又：詩有賦比興，而興最難。蓋太遠則離，太近則涉於比。《三百篇》後，興最少。《十九首》中，惟兩「青青」。此章曰「草」，曰「柳」，自是別離物色。然「草」著「河畔」，便伏「蕩子不歸」意；「柳」著「園中」，便伏「空房難守」意。故唐宜之曰：「蓋睹豔陽之景，而特爲感傷也。」後首起句全類此，「栢」取不彫，「石」取不爛。「栢」著「陵上」，取其高，「石」著「澗中」，取其深。各得其所，無物害之，以見人生之短脆也。前首是正興，後首是反興。《薑齋詩話》卷上・一五：用複字者，亦形容之意，「河水洋洋」一章是也。「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顧用之以駘宕。善學詩者，何必有所規畫以取材？　又卷下・四六：艷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情，非沈迷不反，以身爲妖冶之媒也。【略】其述怨情者，在漢人則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略】婉孌中自矜風軌。《詩辯坻》卷四《竟陵詩解駁議》：《青青河畔草》，鍾云：「轉折甚多，不碎不脫，篇法甚妙。」《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起二句意徹全篇，蓋閨情惟春獨難遣也。「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疊字如貫珠，而妙有次第。然所最賞者，正以其用疎也。「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愈眞愈難。美其守眞而曰「空牀難獨守」，惟守而後知其難，則益見其眞。此意漢以下無津逮者矣。漢人高處在阿堵中。《玉臺》作枚乘。　《漢詩說》卷八《古詩十九首》：一人問「空牀難獨守」，其意是能守之貞婦乎？抑不能守之蕩婦乎？曰：不必爾。但言難守而意已足，若必定其爲貞爲淫，則蛇足矣。　《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用疊字，從《衛・碩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一章化出。　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詩刺也。雖莫必其所刺誰何，要亦不外乎不循廉恥而營營之賤丈夫。若以爲直賦倡女，倡女亦何足賦，而費此筆墨耶？起曰「樓上女」，何以便知其爲倡家女、爲蕩子婦？則以當窗牖故。且當窗牖，而必紅粉粧、出素手，安知不於樓上招邀乎？因愈知其爲倡家女、蕩子婦矣。《衛風》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貞婦所爲如此。今樓上女反是，故不妨直呼之爲倡家女、爲蕩子婦也。既是出身倡家，嫁於蕩子，而當此草青柳鬱之春，自不能獨守空牀矣。然亦何以知其牀之空，則以蕩子行不歸故。又何以知其必爲蕩子，則以其行不歸故。又何以知其行不歸，則以此女之當窗牖，必紅粉粧、出素手故。使蕩子不行，行而即歸，則嚅呢有情，亦何爲紅粉粧、出素手，招邀於樓上也。凡士人不能安貧，而自衒自媒者，直爲之寫照矣。　《詩義固說》上：漢、魏詩質直如說話，而字隨字折，句隨句轉，一意順行以成篇，純是《三百篇》家法，觀「青青河畔草」、「翩翩堂前燕」、「高臺多悲風」諸作可見。　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青青河畔草》：繹曰：傷委身失其所也。妙在全不露怨語，祇備寫此間、此物、此景、此情、此時、此人，色色俱佳。所不滿者，獨不歸之蕩子耳。結只五字，抵後人數百首閨怨詩。或曰：「躁進而不砥節，故比而刺之。」嚴滄浪謂：「六句連用疊字，今人必以爲重複，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沈確士云：「從『河水洋洋』章化出。」　《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此見妖冶而傲蕩遊之詩。首二以草柳青青鬱鬱，興起芳年之女。「盈盈」四句，就所見之女，敘其不耐深藏，豔粧露手，已爲末「空牀難守」埋根。連用疊字，從《衛・碩人》末章化出。後四點明履歷，而以蕩子不歸，坐實空牀難守；其爲既娶倡女，而仍舍之遠行者，致傲深矣。　朱筠《古詩十九首說》：通首寫一「守」字，俱爲末句出力。意中欲寫一絕大本領，世上必不可少之人，若落凡手，必成笨伯。此卻以野艷之詞出之，何等縹緲。前六句連用疊字取態也。「青青河畔草」，初春景象。「鬱鬱園中柳」，孟春景象。欲寫治世之人，先應從世界寫起，故欲寫美人，先從春寫起。且由冬而春，即亂極將治之象。「盈盈樓上女」二句，言以羣倫所共仰之人，處塵世共見之地。「娥娥紅粉粧」，毫無彈駁。「纖纖出素手」，自有本領手段。以如此美人而必託言倡家者，喻君子處亂世也。倡女所遭必是蕩子，君子輕出必得亂君，故以蕩子婦喻之。下二句又推進一層，爲通篇結穴，卻從詩人意中想像而出言。勿論不當爲蕩子婦也，即爲矣，而蕩子情誼不能固結，仍空牀也，想來其能獨守乎？此二句包羅史事，縱橫想去，無不貫穿，三代而下能守如武侯，不能守如荀文若，王景畧，皆在其中，澗極大極。　《北江詩話》卷五・二五：古詩「青青河畔草」一篇，連用疊字，蓋本于《離騷》、《九章》之《悲回風》。　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青青河畔草》：此節上申「棄捐」，下領「思君」，逐層貫注，歸重在末三句。「今爲蕩子婦」，提起「與君爲新婚」，爲「思君」發端；「蕩子行不歸」，提起「過時而不采」，爲「老」字立案；「空牀難獨守」，則自「賤妾亦何爲」，至「獨宿累長夜」、「愁多

知夜長」，及末節「照人羅床幃」、「憂愁不能寐」等語，一總提起，皆如網在綱矣！　又：首二句固屬興體，其意非僅因物起興：草曰「青青」，誌盛也，且紀時也；曰「河畔」，誌地也。蓋草於初春甲坼，色嫩黃，稍長色漸青，三春極盛則全青，自夏徂秋，則綠網而深青。夫曰「青青」，其方興未艾，誌盛也；亦陽春煙景，紀時也。漢之中興，東都河南，其曰「河畔」，「河」字須坐實，非泛言水邊也；與下節宛洛，及下截驅車上東門，錦衾遺洛浦，皆紀地也。　又：「盈盈」四句，非特畫一美人圖：夫女於樓上而當窗牖，裝紅粉而出素手，是直特地畫出一娼家女耳。妙在一「昔」字揭過，歸結到「今爲蕩子婦」，則上盈盈、皎皎、娥娥、纖纖，其重疊堆累者，胥一舉而空之，舉凡爲樓、爲窗、爲紅粉、爲素手，悉屬鏡花水月矣。其申「棄捐」而託諸棄婦，亦猶後人閨詞之類，而此實不得已也。蓋此與下節固一提「思君」，一提「思友」，不爲區分，恐閱者無所區分，一齊帶入胡蘆國耳。緣不得已而用化身之法，思君則化爲棄婦，思友則化爲行客；蓋不如是則意旨之分途各見者，無由共見也。　又：客有進而致詰者，謂「思君而託諸棄婦，猶後人閨詞之類，亦詩家常徑也；但人不宜妄自菲薄也，於君尤不當妄相菲薄也！託身棄婦，而猥曰娼家女；寓意思君，而曰爲蕩子婦；則待其君者，既薄而不厚；即所以自待者，不更賤且卑哉？且婦者夫之敵，自卑即卑其夫，自賤即賤其夫矣。歷來選家謂是什亦風亦雅，固《三百篇》之遺也，曾詩教之溫柔敦厚者？顧若是乎？」應之曰：「然，宜子之有是疑也。微特子也，即歷來選家，謂《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硬將此什割作十九橛者，其全什看未融，先由此首看未融，實由此「娼家女」「蕩子婦」六字看未融，是此什之疑莫能明也久矣！即選家之疑不能明者多矣！所疑又寧特子哉？吾每讀是詩，輒不禁撫卷太息焉。曰：甚哉作者之忠厚也！今夫君臣夫婦，其道同也；則明乎婦道，而臣道可類推。第與子言婦道可矣，第與子言棄婦所當自處之道而可矣。夫婦而見棄，其當棄者耶？不當棄者耶？當棄而棄，婦之過也，非棄之者過也；不當棄而棄，婦無過也，斯棄之者過也。夫君子去國，固不潔其名矣，曾婦之大去而顧重累其夫哉？斯無論當棄不當棄，惟先自處以有可棄者，庶可爲棄之者分過也。其自破口曰「娼家女」，七出惟淫居最，若因大故而見棄，斯棄之者之非過益白也。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婦之於夫，皆所天也。天不可仇，則逢天亶怒，在己惟負罪引慝，且深以自怨自艾者，於田號泣者，此志也；臣罪當誅者，亦此志也。則甚矣作者之忠厚也！按以詩教之溫柔敦厚，不若合符節哉？致疑以蕩子目其君，亦狃其名而未核其實也！志有之：人有生而去其室家者，曰「蕩子」。「蕩子」猶云「遊子」耳。則「蕩子」豈惡名哉？在昔高祖之對太公曰「大人嘗以臣無賴」，夫「無賴」謂遊蕩不事家人生產也。則當帝業未成時，在太公視之，不且以高祖爲「蕩子」乎？且夫作人而得如大禹焉，亦可止矣。事君爲萬古之純臣，作君爲萬古之聖主，幹蠱爲萬古之孝子，底績爲萬古之仁人，當八年於外，三過不入，自塗山氏視之，未必不目以「蕩子」也，則「蕩子」豈惡名哉？然則「蕩子」固美名乎？曰：「非美名也。」「非美名不即惡名乎？」曰然，固惡名也，作者固有甚不得已者也。善乎子輿氏之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蓋嘗盱衡往事，竊歎昏明仁暴之無獨不有偶也。於唐有堯，虞則有舜焉；周有成、康，漢亦有文、景焉。斯仁且明者，固無獨不有偶矣。於夏有桀，商則有紂焉；周有幽、厲，漢即有桓、靈焉。斯昏且暴者，亦無獨不有偶也。當漢之季，黨錮之禍烈矣，此武侯所謂歎恨痛惜於桓、靈也。彼諸君子生當其際者，將與擇君而事之，則前之者桓也，後之者靈也，求如幽、厲之間以中興之宣，而不得也。其脫口曰「蕩子」「蕩子」云者，「彼狡童兮」，已隱深「黍離麥秀」之悲矣。斯言方哀而已歎，抑急不擇音也已。」　又：「青青河畔草」以草發端，「將隨秋草萎」以草寄慨，「東風搖百草」於草轉關，「秋草萋已綠」乃於草結穴。其三起筆曰「磊磊澗中石」，其七結筆曰「良無盤石固」，「澗中石」者即「盤石」也。以此始者以此終，即起手之一草一石，全什已綺交脈注焉。又兩節起筆皆偶句，兩節起筆皆興體，上下遙對，明示人以對比，明示人以兩節皆提比也。　《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一二《青青河畔草》：「草」興蕩子，「柳」自比，二句橫作影。案「盈盈」四句，始言自己，夾寫夾敘。「昔爲」四句，敘情歸宿。用筆渾轉精融。以詩而論，用法用筆極佳，而義乏興寄，無可取。此詩以疊字爲奇，凡三換勢。何義門云：「倡樂閉之總章。」按「總章」見《晉陽秋》。　《伯山全集・伯山詩話續集》卷三：疊字之妙，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已詳言之。然雖昉于葩經，而《古詩十九首》莫妙于「青青河畔草」、「迢迢牽牛星」二首。詩皆十句，而疊字皆六句。凡疊字易傷氣，而此則愈疊愈通暢，愈覺其姿態橫生矣。　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青青河畔草》：此託爲離婦之詞，以況君臣朋友少不自持，所依非人，終致失所，雖有才

思，亦復何用？咎由自取，又將誰怨？故詩可以怨也。

《青青陵上柏》《詩傳遺說》卷三《六義》：興之爲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柏》尾評：興也。大阜曰陵。磊磊，石衆大貌。聊，粗畧之詞。驁，馬之遲鈍者。宛，漢縣名，屬南陽郡，即今南陽府也。洛，洛陽，東都也。鬱鬱，氣盛貌。索，求訪也。通道四達謂之衢。羅，網布之義。巷，衢中相通之別道。第者，王侯之居，有甲乙次第也。兩宮，蔡質《漢官典職》云「南宮、北宮，相去七里」是也。闕，門觀也，詳見崔豹《古今注》。人有見陵上之柏，閱歲不凋，澗中之石，堅貞不朽，而人生寄世，忽如行客遠去，乃不若二者之長存，於是感物興懷，欲以斗酒宴樂，聊且相厚而不至於薄也，故又言出遊宛、洛之間，觀夫王侯第宅宮闕之盛，而冠帶之人自相求索，極宴以爲樂，則人之不能自娛，而常戚戚憂慮者，何所驅迫而然乎？蓋感歎至此，則意愈切矣。然彼之極宴，豈不過於奢靡，而我之斗酒相厚，殆不失性情之正者歟。《古廉文集》卷八《青青陵上柏》：卒章曰「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補注曰：「冠帶之人自相求索，極宴以爲樂，則人之不能自娛而常戚戚憂慮者，何所驅迫而然乎？如此則戚戚不能自娛者爲非，而極宴以樂者爲是矣。」竊嘗以爲京洛富貴之家極宴以相樂，及其樂極悲來，戚戚然而懷憂慮，亦何所驅迫而然耶。驅迫者，非謂憂戚，謂宴樂也。以此觀之，則斗酒相集，雖淡薄而可長久，極宴相索，雖歡而多後患，亦自然之理也。《雨航雜錄》卷下《離騷》：「秋之爲氣也，憭慄兮若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是數語杳渺凄清，味之不窮。《古詩十九首》有「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句祖此也。《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柏》尾評：物長人促，首四語言之可慨。「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故爲排蕩，轉入無聊之甚。《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嘆人生之促，而相勸以行樂之詞。言柏猶得以常青，石猶得以常在，而人生忽如過客，曾不能以久存，於是感物興懷，而言苟得斗酒相娛，其所取精於世，良不薄矣。因自出遊宛、洛之間，觀彼王侯第宅，宮闕之盛，儘足宴樂，而嘆冠帶之人自相求索，戚戚徒自苦耳。夫在己欲其自足，而舉世悲其勞勳，可謂得性情之正矣。《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青青陵上柏》眉批：浮生迫促，將遊宴自娛，而賦是詩。《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柏》：首二句以「柏」「石」興起「行遠客」，喻人生行役之苦。「忽如遠行客」，喻時光之速也。見人當隨時自度。目前斗酒相娛，固是素位而行，即有時馳驅繁華之地，遊戲王侯之間，亦無入不得。是人生在世，隨地隨時皆可自度，何所迫而戚戚哉？不戚戚則不遠而復矣。不爲戚戚所迫，則時光自覺舒長矣。又：「聊厚不爲薄」，「聊」字有哀世之意。斗酒雖微，却於親戚隣里之間，寫得親親暱暱，見人自爲薄，我自爲厚，五字中分明預先畫出一箇陶元亮來。「驅車」以下，全用世態形出。「冠帶」六句，將人生芬華光景，寫得大豔；上只著「遊戲」二字，便覺在我者重，在彼者輕，雖極宴娛志，總不失我藐大人襟懷。分明於驅車下十一句中，重新畫出一箇東方曼倩來。王元美謂此曠遠之士，能不以利祿介懷者，其識卓矣！宋徵璧《抱眞堂詩話》：《十九首》云：「驅車策駑馬」，殊自偃蹇。曹王亦喜用「駑馬」，豈駑馬自勝耶？《漢詩音註》卷一〇：「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合上首看，其發端皆妙有關合。人生如客，睹陵柏當默觸于心也。又：陵柏青青，而逝者不可作矣，所感在此。「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轉于歡宴中發其無聊，已是高一層寫。阮陶諸公獨解此意。「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自相索，寫出惟日汲汲。「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宴娛在前，憂從中來，古惟達人多情可與言此。又：項王至垓下，酒泣數行。漢高飲沛中，亦酒泣數行。悲歡雖殊，所感一也，未易爲俗人言。《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柏》：起言柏與石長存，而人異于樹石也。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高曠之士，自言其無入不自得也。陵上柏，澗中石，物之可久者，反興人生之不久。「忽如遠行客」，言倏忽如遠行之人，不久即歸也，見人當及時行樂，無爲戚戚所迫。「聊厚不爲薄」，「聊」字、「不爲」字，妙甚。言斗酒本薄，我亦未嘗不知其薄，而聊以爲厚，不以爲薄，眞足娛樂矣。若不知其薄而以爲厚，則是一厚薄不分，憒憒人矣。一旦食前方丈而極宴之，鮮不以向之斗酒爲薄，而以今之極宴爲厚也。由是覩覩之心日熾，覩覩之心熾，則必爲戚戚所迫，而汲汲以求之矣。今惟以斗酒之薄，而聊厚之以自娛，即入極繁華之場而極宴之，以我視之，亦不過娛心意，爲樂與斗酒何異。所以無入不自得，又何所爲戚戚之迫哉！宛、洛以下，寫得極繁盛，上卻著「遊戲」二字，見得人以富貴眩我，我只如遊戲也。其襟懷何等高曠，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身

分。王氏謂此曠遠之士，能不以利祿介懷者，得此詩之旨矣！　又：前斗酒，後極宴，寫得厚薄相懸，而以「娛」字一之。「戚戚」一句，總結兩「娛」字，法律細密。　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青青陵上柏》：繹曰：刺貪競不知止也。柏、石長存，人僅茫茫過客耳，乃若有迫之使長戚戚者，吾爲即境娛情，以斗酒相娛樂，雖不厚而已非薄矣。目前之交遊名勝，儘堪極盡歡宴，用滿心意，尚何所迫而患得患失，僕僕營求，日不暇給哉？王西齋以謂諷勸雅遊行樂之辭。詩人固有無可奈何，而反其說以相慰藉者。《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柏》：此遊宛、洛以遣興之詩。首四以柏、石常存，反興人生如遠行之客，不可久留，即引起及時行樂意。「斗酒」四句，以飲酒固樂，陪起車馬出遊，隨點清出遊之地。「洛中」六句，鋪叙洛中冠帶往來第宅、宮闕之衆多壯麗，色味敷腴。末二點清行樂，即掣筆將他人不知行樂之非，反撲作收，矯健之甚。　黃節舊藏《古詩賞析》眉批：《青青陵上柏》結語乃強作曠達，正是戚戚之極者也。「極宴娛心意」句總承「洛中」六句，言當時權貴無憂國之心，一味宴樂自娛，我獨何所迫而戚戚乎？正打轉「斗酒娛樂」，「策馬游戲」四句意。曰「斗酒」，曰「驅馬」，與「冠帶」、「宮闕」相反；曰「聊厚」，曰「游戲」，與「極宴」句相反。若以「極宴」句指爲「斗酒」四句言，非也。　朱筠《古詩十九首說》：通首從「人生天地間」五字生情。「忽如遠行客」，寫得透，以客字狀人生，已警。又加「遠行」二字，言如遠行之客，暫住就去，凄絶透絶。《薤露》《蒿里》寫不盡者，五字寫盡矣。然卻難得他起二句作襯筆，令人萬萬想不到。言木之壽者莫如柏，物之堅者莫如石。嶺上柏、澗中石，得地者也。然今見其青青者，安保其長青青？今見其磊磊者，安保其長磊磊乎？即令可保，而人之生也，壽不如柏，堅不如石，譬如遠客，忽忽欲去，然則將如之何？算計惟有飲酒一着爲妙。試酌斗酒，聊爲厚而不薄。且因酒想起游戲，因游戲而想起宛洛。此下寫宛洛之景，卻是寫生人之趣，過渡變滅，煙痕俱消矣。「鬱鬱」寫洛中氣象。「自相索」三字妙。終日奔逐，不知其爲着何來也。先說長衢，由長衢而說到夾巷。從衢巷中想出王侯第宅，從王侯第宅想出兩宮相望。兩宮謂天子宮與太后宮也。再足一句曰「雙闕百餘尺」，言勿論一切繁麗，祇這雙闕便百餘尺，則宛、洛之盛可不遊乎？《帝京篇》數千言說不盡者，數語盡之，何等神力！末二句又倒轉，應「人生天地間」二句作收，言京都繁華，正可極宴以娛心意，人生如寄，彼戚戚然何所迫乎！　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青青陵上柏》：此節止申「棄捐勿復道」，下提四、五、六、七節之線。「磊磊澗中石」，逆提七節「良無盤石固」；「忽如遠行客」，遙提六節「所思在遠道」；中間「斗酒」、「第宅」，分提四、五「今日良宴會」、「西北有高樓」；其綺交脈注，下四節皆如網在綱矣。通節歸注在末句，發端在四句。夫「人生如客」，復「戚戚」何爲？即末句已伏而鹽其腦矣。中間兩層，皆自「客」字生出。蓋斗酒娛樂，驅策遊嬉，皆客貶也。首句承上節轉，妙在用「青青」字互相帶映，謂吾茲所感負愧此「青青」也。自「我生不辰」，我爰有感於「青青河畔草」；亦「吾生有涯」，吾轉有感於「青青陵上柏」焉。其關棒接縫特恁地緊湊。末句與上節應，妙在翻用「戚戚」字遙相激射，謂吾人所處寥長此戚戚乎？夫遇人不淑，空床難守，此戚戚者情孔迫矣；而人生適志，心意堪娛，此戚戚者何所迫哉？其轉應呼喚，亦恁地緊湊焉。中兩層於提比內伏中比，即於一比內開出中兩比，此文家柱中生柱法。「斗酒」兩句爲一柱，「驅車」八句爲一柱，乃文家長短股法。「斗酒」、「驅車」係兩層，而下特詳游一層；「游戲宛洛」係兩處，而下又特詳洛一處；此文家雙落單承法，要其意之所重，特在洛也。微窺其意，洛中六句，俱疑有內意焉。「冠帶自相索」，有不忘所自者也。「相索」者，聲相應氣相求也；「自相索」，則聲氣各自相應求，爲朋爲黨也。凡曰君曰俊，其互相標榜，務爲名高；迨連而相及，百爾君子，不胥以虛名賈實禍乎？夫朋黨之禍，自東洛始，曰「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誌始禍也；曰「王侯多第宅」，有不堪其多者也。四百載之宗藩，當既翦既除，值漏網而幸及寬政者，不必其果多也；廿四帝之外戚，其相傾相軋，承偏庇而不盡族滅者，亦不必其果多也；無何，彼豺狼當道，十常侍者皆列侯也。煬竈蔽日，則根據於朝；接棟連雲，則蔓滋於國；彼何人斯，職爲亂階，一之已甚，而況多乎哉！「兩宮遙相望」，有不遂其望者也。當日者禍烈矣，其赫赫業業，不可嚮邇，不可撲滅者，轉惟玉是焚矣。積數百載之栽培遺植，而盡附一爐燎之，方揚以火德王者，顧不惜自焚乎？將伏闕陳書，方盛怒未回，無望其悔禍也。斯呼籲無從，惟有致感於君門萬里者，則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而已。客有啞然於座者，「先生誤耶？或忘之耶？始且云何？茲復云然，不自矛盾耶？」應之曰：「然。我固謂是爲內意，斯不言之隱也。其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不欲盡，蓋不敢盡耳，孤孽者流，操心慮患，惟危惟

深，所不得盡意盡言，可勝道哉？故於詩也，假物言情深自匿其情，作者之體類皆然也。故說詩者以意逆志，不以辭害志，解人可索，意在斯乎？若猶是詩也，侈花鳥蟲魚之詠，聘風雲月露之辭，情不切乎君親，義無關於家國，徒事雕辭琢句，斯不如無詩也！亦猶是解也，瑣瑣于句比字櫛，斤斤於叶律調聲，意固泥而鮮通，言拘牽而寡當，僅取依文衍義，轉不如無解也！」

又：其四、其五節目：此發揮正面，文家之中比也。中比必上根提比來，下趕後比去。其四「今日良宴會」，上根「斗酒娛樂」來；「轗軻長苦辛」，下趕「憂傷終老」去。其五「西北有高樓」，上根「第宅宮闕」來；「但傷知音稀」，亦下趕「憂傷終老去」。其綺交脈注，固秩如也。《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一三《青青陵上柏》：言人不如柏石之壽，宜及時行樂。「驅車」以下衍承之。遂極其筆力，寫到至足處。然今日已成陳言，後人多擬學之，無謂也。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青青陵上柏》：此達人憂世之詞，所謂「衆人皆醉我獨醒」也。賢者清標持操，如青柏磊石挺生陵碉，一任世之昏濁，掉頭遠去，而不回顧。於是友朋以斗酒相娛，勸其出而一試，其意良厚矣。然天下之患，自有身任其責者，賢者身在局外，何能爲力。則之宛、洛，而當道者醉夢未醒，方且極宴娛意，不知天下之已危已亂也。則不惟賢者之遠行爲多事，即勸者亦爲多事矣！

《今日良宴會》《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尾評：賦也。良猶嘉也。難具陳者，有所自得而難言也。奮，揚也。逸，縱奔之意。入神言音聲之妙，變化不測也。高言猶曰高歌伸舒也。寄者，不久必歸之謂。奄亦忽也。高足，置傳馬也。凡傳馬，下足爲乘傳，中足爲馳傳，高足爲置傳。津，濟渡處。轗軻，車行不利也，故人不得志亦謂之轗軻。士之阨於困窮，不苟進取，而安守其節，唯與同志宴集相爲歡樂而已。然其所樂，有難具以語人，而但播之音樂，歌其德聲，在知音者自能審其眞趣焉耳。且得時行道之願，人人所同，今乃未獲申其志意，則人生寄世，如飄風飛塵，幾何而不至息滅耶？故又設爲反辭，以寓憤激之情焉。黃文雷曰：舍要津，守窮賤，豈人情哉！其必有說矣。《藝苑卮言》卷三：子卿第二章，弦歌商曲，錯疊數語。《十九首》：「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亦大重犯，然不害爲古。「奚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乃害古也。《詩藪·外編》卷二《六朝》：古詩語意重者，如「今日良宴會」、「請爲游子吟」之類，自是樸茂之過。建安諸子，洗削殆盡，晉、宋不應復蹈。《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尾評：抗慨激昂。「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正是欲爾不得。《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士以阨窮自守，而感憤不平，因與同志宴集而作。言今日之會，樂不容言，而但播之音樂，俟知音者識其眞趣焉耳。願知己之逢，人誰不願，而含意未申，其爲辛苦可知矣。因嘆人生若寄，爲時幾何，何不早據要津，而竟甘此坎廩，蓋特設爲之辭，以寓憤激之意云。然舍要津，處窮賤，此豈人情哉！其節操自可想見矣。《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今日良宴會》眉批：此賢人宴會樂和之時。賀貽孫《詩筏》：「今日良宴會」篇，歡娛未竟，忽接「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六句。無端感慨，不情不緒，全是一肚皮憤世語，莫認眞看。蓋其語意深渾，讀者不覺，遂誤註爲熱中耳。從來諸解皆失之。《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劈首「今日」二字，是一篇大主腦。以下無限妙文，皆迴照此二字。蓋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邀，所可據以行樂者，惟今日耳。下「飄塵」之喻，正謂今日之難長保耳。於今日懽樂之中，特舉「絃歌」二事，而措辭命意，皆極斟酌。書曰：「詩言志。」又曰：「律和聲。」爭、律屬，僅取其聲，故曰「入神」，言其藝之莫測也。曲、詩屬，必本於德，故曰「識眞」，言其德之無僞也。又：詩《三百篇》，皆可被管絃，是《三百篇》皆曲也，皆可唱也。凡古人一歌一咏，俱有至眞者存，非若後人之遊，一味沉湎。是古人之歌咏，皆古人之令德。聽之而識其眞，所謂知音。知音之人，不惟歌者願得之，凡人莫不欲歌者得之也。設有一絕代佳人於此，未嘗不欲得一絕代才子而當之。其在我人，亦未嘗不欲以己當之也。然自念己或非絕代才子，或格於勢，阻於禮，而不得當焉；亦未嘗不欲得一絕代才子當之，猶己當之也。苟不得其人，則鬱鬱不伸，不必古洪之流有此心，即凡人莫不有之，故曰：「同心齊所願，含意俱未伸。」雖總承「彈箏」四句，而實緊切「令德」二句。今試取「彈箏」一連六句，細細吟之，儼有一絕代佳人，見於紙上。他人寫佳人專就色寫，或色與聲交寫，此詩只就聲寫，全不靠色一字，眞繪風手段。聲色難得，聲色而尤物更難得，必「策高足」、「據要津」乃克有此。「先」字最妙，亟亟然正暗映「今日」，「難再」意。豈知窮賤亦有可樂；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乎？故爲婉商之曰：「何不」，曰「無爲」，

其詞大類《論語》「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却將「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留作歇後。此詩人之妙也。而後人指爲激詞，目爲詭調，皆未會其意。又：「苦辛」乃懽樂之對境，兩形之，預以堅守道者之心。《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歌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惟識者聆音，始眞爲能推及令德，此古人所以重知己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含意未伸」，即在下數語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憤語。正以自待之卑爲妙。唐以後便高裝身分矣。　又：與《青青陵柏》篇感寄略同，而厥懷彌憤。《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眉批：歡宴未畢，忽作熱中語，想見滿腔不平。《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據要津乃詭詞也，古人感憤，每有此種。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因宴會而相感於出處之詩。以「令德」二字爲一詩之綱，以「含意」句爲一篇之樞紐。從前所解，上下截不得融洽者，由於不得綱與樞紐也。古人宴會必作樂，樂必有曲，曲必本乎德。令德，曲之情。高言，曲之文。識曲，識其令德高言之盡美。聽其眞，聽其令德高言之盡善也。良朋宴會，令德相符，固足懽樂，然未有不感於貧賤同困，而不得一展其用也。是則令德之展用，實齊心而同願也，第俱含意未伸耳，於是作者爲伸之曰：人生於世，歲月如飄之揚塵，直奄忽以過，乃抱茲令德，而轗軻終身，可不惜哉！因爲婉言以商之曰：何不策高足，以據要路乎。無爲常守貧賤，而轗軻以終身也。據要路，即孟子當路。當路方得展用。然細玩「何不」、「無爲」語意，有「然有命也，不可倖致」意，故吳氏以爲大類《論語》「富而可求」章，卻將「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留作歇後。而後人指爲激詞，目爲詭調，皆未會其意。此說極好。　又：宴會曰良，則非尋常作劇佚遊也。曰今日，則非平生所易得也。懽樂申上良字。從來懽樂，莫過於同德相聚。「彈箏」六句，敷陳懽樂。「人生」二句，因懽樂而生感，即漢武《秋風詞》「懽樂極矣哀情多」意，總完得「今日良宴會」五字，蓋古人起句必包全篇也。　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今日良宴會》：繹曰：欲及時也。設樂地以誘之，謂今日有宴，便可交歡，試就唱曲領取，罔非令德高言，惟在識者之聽而得其眞詮，合於人心之不然(言)而同然者耳。至「含意」句，詩聲小頓。下六句從識曲時吞吐轉出，代伸曲意，即其眞也，即所同願也；所當及此方壯，早圖得志也。首句似從前首「極宴」生來。鍾伯敬云：「歡宴未畢，忽作熱中語，不平之甚。」沈確士云：「據要津，詭辭也。古人感憤，每有此種。」《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此聞豪華之曲而自嘲貧賤之詩。首四以得與宴會，樂聽新聲直敘起，「彈箏逸響」是陪筆，「新聲」指曲，乃主筆也。「令德」四句，即聞曲暗引富貴可欲；却以人雖貴德賤入，又以人心皆然剔醒，曲甚幻甚。後六頂上兩句，將人生不久，樂富貴厭貧賤，普天下所齊心含意者盡情傾吐，感憤自嘲，不嫌過直。　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與下一首合看，此章所謂姑妄言之也。「今日良宴會」，突如拈來。「歡樂難具陳」，言其樂說不盡也。就樂事中擇出「彈箏」、「新聲」來，緣聲音爲人所尤愛也。「令德」猶言能者。「唱高言」，高談濶論在那裏說其妙處，欲令識曲者聽其眞，因而一班昏憒也就齊聲謬贊起來，卻含意而說不出其所以妙來。寫沈溺之人如畫。人生二句作一紐，言行樂能有幾日，下便索性說到沒理性處去。何不策高足而據要路？窮賤辛苦，斷斷無個樂處也。俱是反言。《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一三《今日良宴會》：起四句平叙。「令德」四句倒裝，豫攝通篇，精神入化矣。所謂「高言」、「曲眞」者，即上之新聲也，即下「人生」六句也。「令德」，曲之情；「高言」，曲之文。以求富貴爲「令德高言」，憤譋已極，而意若莊，所以爲妙。而布置章法，更深曲不測，言此心衆所同願，但未明言耳。今借「令德高言」以申之，而所申乃如下所云云，令人失笑而復感嘆，轉若有味乎其言也。此即申上《青青陵上柏》一篇，而縹緲動蕩，憑虛幻出蜃樓海市，奇不可測。《莊子・盜跖篇》言不矯情傷生，以求聲名富貴，同此憤譋。　又卷六《鮑明遠》五五：（明遠）《放歌行》此詩極言富貴，斥譏蓼蟲。蓋憤懣反言，故曰「放歌」。《十九首》中《今日良宴會》，即此意也。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今日良宴會》：指歸在末六句，特遙接首節「棄捐」二字而申之，細看《十九首》止是「棄捐」二字。　又：入手跟「斗酒」句直起，不用裝頭，此斬關直入手，開門見山法。妙在「今日」字，當前指點，語氣現成，妙極自然，已爲陶令「采菊東籬下」，謝客「池塘生春草」等句，樹以先聲焉。　又：接手玩其用筆鬆活處。凡作詩文，喜得是善參活句，忌得是磕着便死。首句用實，次句又用實，便緊促死煞了；參一活句，氣局便鬆秀圓活。三句乃迎流而上，「彈箏逸響」，不嫌唐突，且有波屬雲委之觀；四句參一活句；五、六乃迎流而上，「令德高言」等類，亦不嫌唐突，而有波屬

雲委之觀。於七、八又參以活句。末六句乃迎流而上，即末四句之牢牢騷騷，舉不嫌其唐突，而皆有波屬雲委之觀矣。前半用筆之妙，逐層生出：從「宴」引出「箏」，從「聲」引出「曲」，如「春雲乍吐」、「曉日初升」，不令人一覽而盡，已屬絕好筆陣；更妙於中間略一間斷，於理法節簇，胥妙焉。蓋曲即「人生」六句云云也。使以「人生」六句徑接識曲聽眞，則傷於直致，即語言少味矣。且一氣直下，其獨絃哀歌不止，爲一己鳴冤乎？亦思斯所云云，顧誰爲含愁耶？特插「齊心」二字於其中，斯爲唱爲聽，不辨誰主誰賓，前後皆妙切同患而言矣。乃其陡然插入，意接而語不必接，神貫而氣不必貫，其橫空盤硬妥帖排奡，尤爲絕妙筆陣。斯理法節簇，胥妙者也。更看其嵌空玲瓏，用筆有鏡花水月之妙。「人生」六句，其感忿之氣，激楚之情，下截思君處，自用不著此骫髒話頭，爰於恩友處借以酒杯澆其塊壘，庶幾一洩此中忿激焉。苟劍拔弩張，不可向邇矣。看他魚魚雅雅，緩節安謌，閒閒從箏中彈出，曲中聽出，大衆舉於心坎意願中，將出而未出，若斯者有言耶？無言耶？有意耶？無意耶？以爲有言，未出諸口；以爲無言，已發諸聲；謂是有意，藏而未露；謂是無意，含而將申。舉感忿之氣，激楚之情，人所畏威遠罪，噤不敢發者，而此可傾囊以出；人所啓釁招尤，動輒得咎者，而此等括囊之。貞理妙法妙，而幷使其情事俱妙，斯不得不歎絕此筆妙矣。曰「新聲妙入神」，作者之境詣，作者早已自爲品評矣。按：此什綺交脈注，逐步皆相引相生。此節固與下相呼，其實正與上相應。上「戚戚何所迫」，「何所」二字，核實之辭，謂戚戚必有所由也。其戚戚者果何所迫哉？此正與相應。「奄忽若飆塵」與「忽如遠行客」緊相對針。正惟「忽忽」，所以「戚戚」也。夫人生忽忽，顧不能策足要津，惟是窮賤而轗軻苦辛，苦此生矣；至守窮賤而轗軻長苦辛，不畢生苦乎？欲不戚戚，又惡得不戚戚哉？此不惟搔著癢處，當要害一針，直刺著了痛處，其痛徹心骨，直將同聲一哭者。「座中泣下誰最多」，正恐此「戚戚何所迫」者先且老淚盈把也！　又：作者之妙，在妙乎其轉。其三「斗酒相娛樂」，「遊戲宛與洛」，「戚戚何所迫」，此即從飲酒相樂，特轉出「戚戚」來，所謂「酒不解眞愁」；下即從驅車遊戲處轉出「戚戚」來，所謂「信美非吾室」也。　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今日良宴會》：　此見世有勢利而無是非。身據要路即爲「令德」，言出而人不違；倘有令德而無高位，則轗軻窮賤，一生苦辛，而於世究無補也。此詩詞意近《戰國策》蘇秦傳末語意，有豔富貴勢利之心，然末世人情的係如此。詩人曲曲寫出，繫以感慨。「無爲守窮賤」，正是甘守窮賤，而不效彼據要路者之所爲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條辨》：　何謂自然？曰：古詩如《今日良宴會》、《庭中有奇樹》是也。其次則如淵明「少無適俗韻【略】」等是也。

《西北有高樓》　《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尾評：　比也。西北，乾位，君所居也。交疏結綺，即《漢書》所謂綺疏，蓋今之亮格窻，刻鏤疏通，而於交綴之處以丹青飾爲綺文也。阿，隅也。閣，《說文》云以栈承板，所以止扉者，以其四隅皆有欄楯，可以通行，謂之阿閣。階，梯也。梯三重則閣亦三重，以見樓之高也。杞梁妻，齊大夫杞殖之妻，即孟子所謂善哭其夫者。梁，殖之字也。事見孔衍《琴操》。商，金行之聲稍清，有傷之義焉。徘徊，舒遲旋轉之意。慷慨，謂不得志而內自憤激也。曾原曰：此詩傷賢者忠言之不用而將隱也。高樓重堦比朝廷之尊嚴，絃歌音響喻忠言之悲切。杞梁妻念夫而形於聲，此則念君而形於言。徘徊而不忍忘，慷慨而懷不足，其切切於君者至矣。歌者苦而知音稀，惜其言不見用，將高舉而遠去。此說得之。愚按：《玉臺集》以此篇爲枚乘作，豈乘爲吳王郎中時，以王謀逆，上書極諫不納，遂去之梁，故託此以寓己志云爾。篇末有雙鶴俱奮之願，意亦可見。《四溟詩話》卷一：　古詩之韻如《三百篇》協用者，「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是也。如洪武韻互用者，「灼灼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是也。如沈韻拘用者，「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是也。漢人用韻參差，沈約《類譜》，始爲嚴整。《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尾評：　撫衷徘徊，四顧無侶。「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空中送情，知向誰是，言之令人悱惻。《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　賢者以忠言不用而將隱，乃作此自傷也。言樓閣高邃，而音響悲哀，以比朝廷雖極尊嚴，忠憤自是激切，雖杞梁妻之痛哭不是過者，而徘徊婉轉，一唱三歎，有餘悲焉。然歌者甚苦，聽者甚難，即忠言亦復何益，因自傷其將高舉而遠去也。《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西北有高樓》眉批：　此高才而仕宦不達，知之者稀，將引而高蹈焉。　賀貽孫《詩筏》：　「西北有高樓」一篇，皆想像之詞。阿閣之上，忽聞絃歌，憑空摹擬，幻甚。此下皆描「悲」字之神。「無乃杞梁妻」，惝恍疑似，妙不可言。「清商隨風發」四句，肉竹之外，別有妙理，此知音者所以難也。蓋歌者既苦，則知者自稀，傷知稀即所以惜歌者也。一種幽

怨，全從言外得之。自註詩者必以首四句指帝都，中八句自歎才高，而以知稀寓仕宦未達之意，遂令此詩索然。惜哉！《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此亦不得於君之詩，自托於歌者，然不於歌者口中寫之，却於聽者口中寫之，且於遙聽未面之人口中寫之。「西北」二句，言高。「交疏」二句，言深。「上有」二句，乃乍聽未真，而訝其音響之悲也，「誰能」、「無乃」，故爲猜料之詞，殆欲攝歌者之魂魄，而呼之使出。曰杞梁之妻，取其身之正，聲之哀，意之苦也。至有風傳遞其聲，始有盈耳之嘆。「中曲」三句，正形容其聲之哀。「不惜」二句，是由其聲之哀，而知其意之苦。於是聽者代爲之詞，若曰：歌之苦，我所不惜，難得者知音耳。如有知音者，願與同歸矣。　又：此亦是從聲中摹出箇絕代佳人來，但此章較前章，更說得縹緲，令人可想而不可即。然前章是行樂，又是覩面，故聽而併識其德之眞；此章是述懷，又是未面，故聽而止知其意之苦。　又：末章情在景，故首用「月」字點醒；此章情在聲，故中用「風」字點醒。《十九首》中，惟此首最爲悲酸，如後「驅車上東門」、「去者日已疎」兩篇，何嘗不悲酸？然達人讀之，猶可忘情，惟此章似涉無故，然却未有悲酸過此者也。《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超世絕俗，託之高樓，下視塵埃中人，一往迫其局促矣。「交疎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哀調，故云「無乃杞梁妻」。此本普悲千古才人，杞梁妻止是借喻善哭耳。「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中曲正徘徊」，蘊于中者深矣。「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正平、子長千載傷心，在此數語。「願爲雙鴻鵠，（善作「鳴鶴」。）奮翅起高飛。」結二句似另宕一意，與上絕不粘，然愈遠愈合，愈疎愈切。蓋天下無知音，而歌者聽者乃願爲雙鵠高飛，眞有俯視一世之意。接法漢人獨絕。　又：《玉臺》作枚乘。《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但傷知音稀」，與「識曲聽其眞」同意。　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抱道而傷莫我知之詩。借歌者極寫之，而結以「願爲」二句見意，格局甚好。　又：此篇上半易明，惟「不惜」四句，解者每多牽強。吳氏以爲此聽者代之之詞，若曰歌之苦，我所不惜，難得者知音耳。如有知音，願與同歸矣。然以上文文勢觀之，此接代詞，覺突且無味。蓋此詩本就聽者摹寫，則「不惜」仍是聽者不惜。起六句是叙述，「誰能」六句是擬議，結四句乃發論見意也。若謂我聽其歌，悲哀慷慨，亦何苦也？然我不惜其苦，所可傷者，世有如此音聲，而竟不得一知者耳，因自露其意氣，遂慨然曰：我與若人所抱既同，所遇又同，若得化爲雙鶴，奮翅俱飛，以去此人間，誠所願矣。　又：欲寫歌者，先位置一樓，樓上著一「高」字，又申與浮雲齊，言其峻絕出塵也。「交疏」二句雖言深，而接以「三重階」，仍自寫高。古人用筆之不雜如此。先出歌聲，後出人者，高樓之上，交疏之中，人之有無不得知，因歌聲知之也。而於人則曰誰，曰無乃，作猜擬之詞者，蓋雖因歌聲而知樓上有人，然終不知其爲何如人，因即歌聲擬料之。古人用筆之仔細如此。下只就聲音摹寫四句。摹寫聲音，正摹寫其人也。古人用筆之清超如此。至如高樓曰「西北有」，亦非泛就一方向起也，蓋尊之也。古艷歌云「日出東南隅」，是賦艷，故就東南寫。此賦感，故就西北寫。蓋天地之氣，盛於東南，成於西北，所謂義氣也，故賓位在西北。古人用筆之不泛如此。論杜詩曰「無一字無來歷」，即此意也。若必謂某字出某書，猶是村夫子見識。　又：古人作詩惟恐露，故多含蓄之。今人作詩惟恐不露，故必明言之。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　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西北有高樓》：繹曰：閔高才不遇也。居高聞遠，悲音洞宣，爲此曲者，何哀乃爾乎？以曲高和寡，非爲歌苦而愛惜，乃爲知稀而憂傷也。安得如雙鶴和鳴，奮飛塵外，不復向庸耳索識曲哉。宋強齋云：「明知知音稀，不惜歌聲苦。君子懷寶自傷，往往如此。」王西齋云：「音落黃埃，千秋共歎。」《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此忠言不用而思遠引之詩。通首用比。首四以「高樓」比君門，君門在西北，故曰「西北」。「結牕」、「重階」，有讒諂蔽明意。中八以悲曲比忠言，孤臣寡婦，正是一類，故以杞妻爲喻，叙次委曲。末四以「歌苦」、「知希」，點醒忠言不用，隨以「願爲黃鵠高飛」，收出不得已而引退之意，總無一實筆。　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首乃正言之。上章言但當取樂，此轉言我自有我之志節，我自有我之氣槩，豈肯逐逐流俗爲？「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是何等境界，非宴會場中也。其上亦有絃歌之聲，卻與彈箏不同，聆其音響，殆衆人樂而己獨悲矣。誰能爲此曲？想來惟杞梁妻能之。其人乃絕世獨立，更無配偶者也。下四句寫音響之悲，淋漓盡致。「隨風發」，曲之始；「正徘徊」，曲之中；一彈三歎，曲之終。「不惜」二句又一摺，越見得蕭然孤寄，絕無人知也。此處收什最難，卻忽然托興鴻鵠，思奮翅高飛。寫至此，即西北高樓亦欲辭之而去，又

何問要津，又何論歌舞場哉！　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西北有高樓》：此緊跟三節、四節而互申之，實遙接首節「棄捐」而遞申之。因「棄捐」，以攄其悲悼之情，《十九首》只是一個「傷」字。此合上節爲中比，其局勢層次亦相倣。上前六句承其三直起，發端於「識曲聽眞」，一「眞」字，以事言；此前六句亦承其三直起，發端於「音響何悲」，一「悲」字，以情言。上於七句、八句捺入「齊心同願」，以按切同患；此於七句、八句捺入「誰能」、「無乃」，以按切同患。上闡實在末六句，歸宿在「轗軻苦辛」，就事言；此闡發在末六句，歸宿在慷慨哀傷，就情言。首句「西北」二字，橫看承前「兩宮」、「雙闕」；「有高樓」承前「百餘尺」。二、三、四句，特申足一「高」字。五、六以束爲提。「絃」字束上「彈箏」，「歌」字束上「唱」字，「聲」字束上「新聲」，「悲」字束上「轗軻」、「苦辛」。五句總束前文；六句隨束隨提，喚起慷慨哀傷等句，其相生相引，與上首同一筆陣。　又：至六、七、八句，極一噴一醒之奇。曰「一何」，曰「誰能」，當聞聲索處，方不禁似愕如驚，而曰「誰能」，曰「無乃」，斯同病相憐，轉不禁深憐痛惜矣！七、八、九十條若兩意雙行，似對非對，不對而對，有如往而復之妙。蓋杞梁妻，極悲之人也；《清商》，極悲之曲也。非極悲之人，必無此極悲之曲者，謂斯情安放！畸致此如怨如慕之眞誠，則極悲之曲，定出自極悲之人者，將我懷如何！實隱通此如泣如訴之苦衷矣。　又：「此曲」、「識曲」，遙相激射；「此曲」、「中曲」，緊相綴聯。按：師涓如晉，晉侯使奏新聲，其曲未終，師曠遽止曰：「此《清商》也。」則上曰「新聲妙入神」，此曰「清商隨風發」，脈絡固一線相承。　又：十一、十二「再三」字妙，「再三鼓」則彈及《清商》之「中曲」，正哀傷之節候，「餘」字尤與「一」字相激射得妙，謂何爲其然，爲是恬恬者一何悲耶？其有所不釋，長此戚戚者，且有餘哀矣。　又：十三四句最妙在「不」字、「但」字，鬆活得妙。蓋逐層攄闡到「慷慨有餘哀」，凡中藏底蘊，必盡情傾瀉矣。而盡情傾瀉，即不免口重矣。看他放重筆，取輕筆；棄直筆，用折筆；擲死筆，拈活筆；輕輕一折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於最喫緊處，卻極活潑潑地。伊不特此也，準以立言之體，凡事屬當體，可直舒其意，若上關君父，務斟酌以出焉。茲以「知稀」串「轗軻」，是卽以「知稀」影「棄捐」。夫操「棄捐」之柄者爲誰？而寧徑直陳也乎？抑不特此也，下結句「願爲」云云，乃文家反掉法。蓋上文曰「悲」、曰「哀」、曰「傷」，幾成變徵之聲焉，爲人臣子，寧終急不擇音哉？則結尾自必反掉，庶幾「怨誹而不亂」，亦以云救也。使前路用筆死煞，結尾雖欲反掉而運掉不靈，卽千牛亦掉不轉矣。　又：結句妙與上下互應：「願」字與「齊心同願」應，「願爲」與「何不」、「無爲」應，曰「雙鳴鶴」則近應「知心稀」，卽遙應「居要路」，曰「高飛」則前與「高足」應，卽後與「高節」應。　又：客有致疑者，謂「上下兩截，一化身爲『遠行客』，一化身爲『蕩子婦』，固分途各見者矣。茲於上截後夾入杞梁妻，毋乃自亂其例耶？」應之曰：「不然，此正作者之鍼縷細密處也。何也？蓋同患者與憐同患者類也。則同患者之思君，與同患之思君亦類也。此憐同患者當其思君可化身爲『蕩子婦』，猶同患者於其思君可化身爲『杞梁妻』。彼同患者當其思君可化身爲『杞梁妻』，正猶憐同患者當其思君可化身爲『蕩子婦』也。則於斯特夾入『杞梁妻』，蓋就同患者之思君而言之也。此正其細針密縷，一絲不亂處。顧謂是自亂其例也，則『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作者之致歎有由矣。」其六、其七節目：此既經別離之後，相思而終之以相悼，當望而不見，天各一方，其撫今追昔感慨係之者，乃文家後路詠歎法。二節亦微分前後：其六程途所經，其七既至遷謫地頭。　《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一五《西北有高樓》：此言知音難遇，而造境創言，虛者實證之，意象筆勢文法極奇，可謂精深華妙。一起無端，妙極。五、六句叙歌聲。七、八句硬指實之，以爲色澤波瀾，是爲不測之妙。「清商」四句頓挫，于實中又實之，更奇。「不惜」二句，乃是本意交代，而反似從上文生出溢意，其妙如此。收句深致慨嘆，即韓公《雙鳥詩》、《調張籍》「乞與飛霞佩」二句意也。此等文法，從《莊子》來，不過言知音之難遇，而造語造像，奇妙如此。　又卷一五《初唐諸家》一：沈雲卿《古意》：此詩只首句是作者本義，安身立命正脈。蓋本爲蕩婦室思之什，而以盧家少婦實之，則令人迷，如《古詩》以西北高樓杞梁妻實歌曲一樣筆意。　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西北有高樓》：此爲困於富貴不能行其志者之詞。人生貴適志，不在境之榮枯。志在行道濟時，雖艱難困苦，方且力任不辭，無求去之心也。惟志與願違，奉以高爵厚祿而不一用其道，諫之不聽，欲自爲不能，舍之而去又有牽制而不能去，則雖尊榮之位，與囹圄何異？視野鶴之雙飛和鳴，眞萬倍之不如也。

《涉江采芙蓉》　《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尾評：賦也。水行爲涉。芙蓉，荷華也。水所鍾聚曰澤。多芳草者，見可采者之非一也。

舊鄉即所思之處，因涉江而還望之。漫浩浩皆大水貌，言路長無涯際也。客居遠方，思親友而不得見，雖欲采芳以爲贈，而路長莫致，徒爲憂傷終老而已。詳此，豈亦枚乘久遊於梁而不歸，故有是言？及孝王薨而乘歸，則已老矣。未幾，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之，竟死于道。《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尾評：落落語致，綿綿情緒。「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悵望何所言，臨風送懷抱。」「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一語聲衷，最爲簡會。《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流寓遠方，思歸不得，而念其親友之處者，欲采芳爲贈，而又遠莫致之，因自嘆憂能傷人，而奄然以至老也。《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涉江采芙蓉》眉批：此懷友之意。《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芙蓉生於江，故涉江采之；芳草生於澤，故可直取而不言涉。芳草，草之有芳者，不止於蘭；蘭，草之尤芳者，故以命澤，不言「采」，蒙上也。上「采」字單指芙蓉，下「采」字兼諸芳草。明明爲「遺所思」，卻又曰：「采之欲遺誰？」若故聊爲自詰之詞，若有遺忘者，宕出下文，以見其人之可思而兼顯其道之甚遠也。長路，即「遠道」；「還顧」二字，從「思」字生。此亦不得於君之詩。「涉江」四句云云，猶屈子以珍寶香草爲仁義，而思以報始於其君也。「多芳草」，言富於仁義也。「遠道」、「長路」，言君門萬里也。既曰「同心」矣，豈有「離居」者？「同心而離居」，其中必有小人間之矣。「憂傷終老」，又即所謂懼讒邪不能通也。「思君令人老」，「老」字頓，其難堪在前；「憂傷以終老」，二「老」字漸，其難耐在後。《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接法高。）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玉臺》作枚乘。思友懷鄉，寄情蘭芷，《離騷》數千言括之略盡。曰「遠道」則未必故鄉，亦未必非故鄉也。「還顧」似另宕一意，而結語仍迴抱之，若合若離，如晴空叅絲矣。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開口涉江，何等勇往！中間「還顧」，何等無聊！結語何等悽咽！首尾四十字，眞一字一淚。吳氏曰：「芙蓉」，芳草，喻仁義也。「多芳草」，言富於仁義也。「遺所思」，報遺於君也。「在遠道」，喻君門九重也。明明遺所思，卻先曰「采之欲遺誰」，故作自詰之詞者，宕出下文，以其人之可思，而益顯其道之遠也。此篇解者亦未融洽，由「還顧」二句看不徹也。若謂就所思之居處而言，故曰「遠道」，就我之往從而言，故曰「長路」，非有二也。若然，則直望之可也。夫人心之所思，目必注之，情之常也，何用「還顧」二字，致文意上下不蒙？況明明說出舊鄉，則長路斷非君門矣。觀「涉江」二字起，明是言身在中途，前瞻君門則有九重之隔，還望舊鄉，則又長路浩浩，眞進退維谷矣。其所以致此者，良由君心素同，而一旦離居故耳。同心則所謂一德一心也，而乃離居焉，安得不憂傷以終老乎？若所思在遠道，下即接「同心」二句，豈不直捷明快？然少意味，故以「還顧」二句作一波折，然後接出，不但意極婉曲，而局度亦甚紆餘矣。玩「同心而離居」，「而」字，必有小人讒間矣。玩「憂傷以終老」，「以」字，有甘心處之而無怨意，此忠臣立心也。《松桂讀書堂集》卷六《詩話》：杜詩「人生能幾何，常在羈旅中」，自是驚魂動魄語，乃從古詩「憂傷以終老」五字出。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涉江采芙蓉》：繹曰：憂終絕也。懷忠事君，死而不容自疏，豈間於遠乎？采芳遺遠，以彼在遠道者，亦正還顧舊鄉，與我有同心耳。夫君心本同，以有離之者而分居闊絕焉。能不維憂用老乎？曹子桓《燕歌行》藍本於此。或曰：「枚叔久遊梁思歸而倣楚聲焉。」《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此懷人之詩。前四先就採花欲遺，點出己之所思在遠。「還顧」二句，則從對而曲揣彼意，言亦必望鄉而歎長途。後二同心離居，彼已雙頂；憂傷終老，透筆作收；短章中勢卻開展。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等詩凝鍊秀創，與《庭中有奇樹》章、柳之所自出也。一起托興，便超。「采之」三句，幽折得妙。「在遠道」，非謂其人走向遠方去，不在目前便是。此是行者欲寄居者，觀下文可見。言所思在遠道，爲之奈何。轉而思之，乃我離人，非人離我也。於是還望故鄉，但見長路漫浩浩而已。如此同心卻致離居，憂傷其胡能已，然豈爲憂傷而有兩意，亦惟憂傷以終老焉已耳。何等凜然！比《唐棣》逸詩十部眞摯。如此言情，聖人不能刪也。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涉江采芙蓉》：此節之匠巧不一，既以點清題面，兼以詠足題情，勢則上下相迎，體則疎密相間，意則彼此相照，而妙在舉單見雙，必合全什而詳玩之，乃足見其妙也。起曰「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蘭，甫產也；江，南條之水也；合諸首節「越鳥巢南枝」，則自河涉江，屬在南越，固南陲邊境矣。此采之者顧誰乎？蓋即作者所憐念之同患，特禁錮於南者也。承曰「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乃作者逆揣同患之憐念乎我也。蓋作者斯時已遠竄於邊北矣。於何徵之？在其十二曰「燕趙多佳人」，於時豈暇誇張揚厲，漫爲侈陳佳麗哉？蓋實即所見以起

興也。其十七曰「北風何慘烈」，此非泛言北風，蓋身歷其地，而深訝其寒冽特早也。起曰「胡馬依北風」，結曰「北風何慘烈」，起結特以「北風」二字相叫應，用知作者已遠竄邊北也。轉曰「還顧望舊鄉，長路浩浩」，此乃作者代揣同患者之遙以憐己，遙憐以還望舊鄉，長路浩浩，而欲歸無因也。在其十四作者之自憐曰「思還故閭里，欲歸道無因」，此揣以同患之憐念曰「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彼此直如出一口者，斯眞同心哉。如是而結之曰「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則首節「道路阻且長」二句，乃字字拋磚落地。在同患之視作者，作者獨遠竄於北也；作者之視同患，同患特禁錮於南也。則首節「胡馬依北風」二句，乃字字拋磚落地。作者之遠竄於邊北，斯一在天之涯；同患之禁錮於南陲，斯一在海之角；即首節「相去萬餘里」二句，亦字字拋磚落地矣。此係作者之憐念同患，乃不寫己之憐同患，而轉寫同患之憐己者，蓋寫一面即兼寫兩面也。若專寫己之憐同患，則同患之憐己者不見；惟於己而遙揣以同患之憐己，則己之憐同患者即此而在矣。且凡情事所必有者，用意務取固到也。蓋己思君而同患亦必思君，故上節夾入「無乃杞梁妻」，以補同患者之思君；己憐同患，而此節特申寫同患之憐己；凡情所應有無不有，於此歎作者之用意眞周到也。此較前後之曲折奧衍奇警透闢者，獨覺平淡；蓋四、五於柱意已發揮透足，此特繳完柱句，於以束上起下，而取脈絡貫通。以「道路長」等字應首節；「憂傷」字上應「哀傷」，「同心」字上應「齊心」，即下起「同門友」；所謂淡語皆成筋節者，要期神貫，不在句奇也。又此須於平中得奇焉。一在合前後而觀之，一在離前後而觀之。合前後而觀之者，前後之曲折奧衍，奇警透闢，而此忽出之以平淡，如山之奇峯插漢，巨嶂摩天，其過脉過峽處，忽如草蛇灰線，隱伏如平地，乃咫尺相望，而倏復奇峯插漢，巨嶂摩天，乃因過脉過峽之草蛇灰線，而益以見其奇。此於平中得奇，須合前後而觀之者也。離前後而觀之者，蓋此以束上，非此即其四、其五無宿氣處；此以起下，非此則其七傷於突躁，則於中已斷，不可少此一節焉。看他鑄局之妙，用以束上，若不爲束上者然；用以起下，若不爲起下者然；於此而抽輕毫，醰淡墨，緩緩寫來，有起有承，有轉有合，一篇自爲首尾，而閒閒徐徐，魚魚雅雅，另成一安脩雅淡之什，斯於平淡無奇中，出奇無窮者，須離前後而觀之者也。《十九首》率同此妙，讀者皆當作如是觀。《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一六《涉江采芙蓉》：此詩節短而托意無窮，古今同慨。「顧」對「涉江」而言之。「涉江」、「舊鄉」，意用屈子。言舊鄉莫予知，故涉江而求知音，求而多得，終亦相與爲無所遺。「遠道」即指黃、農、虞、夏也。舊鄉本昔與遠道之人所同居，今反遠而漫漫，所以終老憂傷也。

《明月皎夜光》　《蔡寬夫詩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七）：韓退之《三星詩》，亦與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之意頗近。《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尾評：賦而興也。促織，蟋蟀也。玉衡謂北斗杓。歷歷，遠布之貌。玄鳥，燕也。按《春秋考異郵》：立秋，促織鳴。《月令》：季夏，蟋蟀居壁；孟秋，白露降，寒蟬鳴；仲秋，玄鳥歸。皆記時物之變也。逝，往。振，奮也。翮，鳥之勁羽。凡鳥之善飛者，皆有六翮。良之言亮也。磐，大石也。此詩怨朋友之不我與也。覩時物之變異，感節序之流易，有志願者能不動於中乎？因思昔者同門之友，高舉自奮，乃不念平生久要之好，竟棄我如遺跡然，如《詩》所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是皆虛有其名，而不適於用者，以興爲朋友者亮無貞固之心，而徒事虛名，是無益也。此雖不言其所以怨望，而責其不援引之意亦可見矣。《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尾評：諷而不誹。《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刺朋友之詩。先述時物之屢變，以發感慨之端，而因嘆友之在高位者，曾不念生平之好，而至棄我如遺也。夫友既以富貴易心，而略無貞固之節，則亦如詩所云南箕、北斗與牽牛，虛有其名，而無其實也。友之於我竟何益哉！蓋雖不明言，其所以怨望而責其不援引之意，隱然言外矣。《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明月皎夜光》眉批：此刺友因貴而易情者。賀貽孫《詩筏》：「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寫景未畢，忽插「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迹」，無端感慨，妙甚。「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不接之接，飄忽空幻，妙不可言。然總是一意到底。前八句，興也；「昔我同門友」四句，賦也；「南箕」二句，比也。末云：「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又賦，以足「昔我同門友」四句之意也。前後反覆，總以形容交道之薄。伯敬謂此首分爲三段，非出一人一時一事者，吾不敢信以爲然。《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明月皎夜光》：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非刺朋友也。《中庸》云：「不信乎友，不獲乎上。」言我素負才名，

宜振翮雲霄，而乃悒鬱無成，至於今日，而我舊時朋友，反先我飛騰，曾不一爲援手。身非磐石，冉冉老至，而功名未建。雖空負虛名，亦如南箕北斗而已，復何益哉？不言君之不用，而歸辜於朋友，正是詩人忠厚處。《史記・天官書》云：「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斗杓適指酉，衡指仲冬。」然星宿東行，節氣西去，每七十二歲差一度，曆家謂之歲差。漢去堯二千餘年，應差一宮。此時仲秋夕，斗杓當指申，衡應指孟冬。觀此詩所用物色，的是中秋無疑，通曉曆法者自明，舊注泥定「孟冬」，大謬。《詩辯坻》卷一：南箕不簸，北斗不挹，牽牛不負軛，此自同耳。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箕斗出有饒，故略用之。「牽牛」句作者自造，故說意獨詳。吳錦雯云：「改『服箱』爲『負軛』，作者亦以因兼創耳。」《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尾評：責反掉此意，亦見其厚。俯仰寥闊，憂從中來。感時序之易移，悲草蟲之多變。而故交天上，遠者日疎。星漢悠悠，修名自悼。其大指如此。《歷代詩話》卷二八戊集一《孟冬》：古詩：「明日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吳旦生曰：「銑注謂：『既云孟冬，又云秋蟬，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余按漢至孝武，始改秦朔用夏正，此詩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是漢猶襲秦。漢之孟冬，夏之七月耳。李善注爲是。」《帶經堂詩話》卷一三《典制類》五：閻若璩百詩云：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間」，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楊升庵曰唐人不辯而自了然，是也。唯宋儒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居易錄》）《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明月皎夜光》眉批：「明月皎夜光」八句爲一段，「昔我同門友」四句爲一段，「南箕北有斗」四句爲一段，似不相蒙而寔可相接，歷落顛倒，意法外別有神理。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僕謂阮公《詠懷》，實本《十九首》。「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似不近名矣。又云：「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依然是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意。可知詩人心中有大本領，詞屢遷而義有爲，意并行而實不悖，徒區區聲律之末，亦淺之爲詩矣。《漢詩說》卷八《古詩十九首》：「玉衡指孟冬」，或以爲「冬」字當作「秋」，又以爲漢初孟冬仍是秋，然古人詩何嘗鑄定時日，如今人鍼線乎？《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南箕」二語，言有名而無實也，此興意與「玉衡指孟冬」正用者自別。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不得於朋友而怨之之詩。起八句雖是序時物，然正意已寓。明月曰皎夜光，衆星曰何歷歷，喻平日之交情，耿耿不磨也。露霑草，時節易，喻朋友之志變易也，伏下「不念」句。蟬鳴樹間，喻朋友之得所高鳴也，伏下「高舉」句。「元鳥逝安適」，喻己之失所無歸也，伏下「遺棄」句。曰「同門友」，則是平昔切磋共學，非泛泛交遊可知。曰「攜手好」，則平昔之寘子於懷可知。奈何高舉而棄我如遺也。「南箕」四句，言交情既不能如磐石之固，亦如箕斗徒擁虛名而已。箕斗、牽牛，雖借喻朋友之無益，亦是應上玉衡衆星作章法。「促織鳴東壁」，東壁向陽，天氣漸涼，草蟲就暖也。此古人體物之細。《史記・天官書》：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斗杓指酉，衡指仲冬。此言「玉衡指孟冬」，則是杓指申，爲孟秋七月也。然白露爲八月節，「促織鳴東壁」，又即《豳風》八月在宇義。元鳥逝，又即《月令》八月元鳥歸。然則此詩是七、八月之交。舊註泥煞孟冬十月，大謬。吳氏據曆家歲差法，以爲漢去堯時二千餘年，此時仲秋杓當指申，衡應指孟冬。此說亦未盡然，蓋今時仲秋杓猶指酉也。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明月皎夜光》：繹曰：撫時思自立也。清秋其忽戒矣。物換星移，我友富貴相忘，棄舊不顧，何以異是。雖有同門式好之名，亦無益耳。箕斗罔施，牽牛弗御，鑒此而悟交之不固，人之不足倚也；可不自立哉？舊說以爲刺友，然君子不責人以恕己，非徒朋友相怨已也。楊升菴云：「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改秦朔用夏正以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證。」《補註》云：「冬當作秋。」蔣湘帆云：「衆星歷歷，先伏箕斗牛女，故末段忽看衆星，指點虛名。」《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明月皎夜光》：此刺貴人不念舊交之詩。首八就秋夜景物叙起，然時節忽易，已暗喻世態炎涼；蟬猶鳴，燕已逝，又暗喻己與友出處不同也。中四點朋友之貴而棄我，作詩之旨，至此如揭。末四意謂朋友之交，當同盤石，今則虛有其名，眞無益也。然直落則氣太促，亦無意味，妙在忽蒙上文衆星歷歷，借箕斗牽牛，有名無實，憑空作比，然後拍合，便頓覺波瀾跌宕。朱

筠《古詩十九首說》：此首詩若不得其線索，便覺重三複四，亂雜無章，須看其針線細密，一絲不亂處。前半從節序之變說到人情之變，由人情之變說到萬事俱空。莊子《南華》一部，都被他數語裏卻。大凡時序之凄清莫過於秋，秋景之凄清莫過於夜，故先從秋夜說起。「明月皎夜光」，目所見；「促織鳴東壁」，耳所聞；「玉衡指孟冬」，點時令。漢武前以十一月爲歲首，孟冬、夏正八月也。「衆星何歷歷」，仰觀於天；「白露霑野草」，俯窺於地。時節之變可知矣，故點醒一句，曰「時節忽復易」。上文既說了促織，再說秋蟬，再說元鳥，豈非蛇足？不知此二句不是寫景，乃是其意中所感。秋蟬鳴樹，無者忽有；元鳥已逝，有者忽無。舉二物足上句，以見無所不變也。下便感慨到人情之變上去。欲說今，先說昔。同門友誼相親分相埒也。「高舉奮六翮」，變矣，而情亦變矣。竟「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豈不可怪！然無足怪也。世上事從此推去，無不是空。因起手從星說起，此便就星上指點。由南而看有箕，由北而看有斗，由中而看有牽牛。然箕不可簸，斗不可斟，牽牛不可負軛，則萬事皆空矣。人生在世，無磐石之固，而乃縈縈於虛名，豈不大愚。掃得空說，得盡妙妙。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明月皎夜光》：首四句起，特揭「明月」、「孟冬」，標紀時序，自成一隊，與下截其十七首六句相配；「衆星歷歷」句又爲下「南箕北斗」等提綱；斯爲一門兩向。次四句承，由時景映合時事，「秋蟬」句活畫出小人得意，「元鳥」句活畫出哲人喪氣，乃補寫「棄捐」以後纍纍如喪，無枝可棲的苦況。又次四句承「元鳥」句轉，由「棄捐」說到「離別」；向來解者都於此四句看錯，遂誤爲刺朋友之詩，其沿譌既久，牢不可破，已難以口舌爭者，斯不得不瑣言之矣。就起筆言之，夫刺朋友何必特就「夜」言？又何必特就「孟冬」言？則其特揭「明月」、「孟冬」殊爲贅瘤者，起筆直剩語可刪矣。就承轉處言之，「秋蟬」二句固羣知爲比體矣，夫以元鳥比君子，自不得不以秋蟬比小人；既以元鳥比君子，而下復於「振六翮」者有譏刺焉，此元鳥何俶詭而倏爲君子，倏爲小人耶？既以秋蟬比小人，而下復以「振六翮」者相訾謷焉，此小人何俶詭而倏爲秋蟬，又倏爲元鳥耶？後人有此夾雜不通之解，前人必無此夾雜不通之詩也。即單就轉筆言之，就令將一首詩從中劃斷，不承元鳥句轉，而見背捉背，一直說下，謂刺朋友居顯要而不念舊好之作，解此四句，亦似可通，然古人用筆七玲八瓏，千曲百折，所謂句前有句，句中有句，句後有句，意到而筆不必到，神接而意不必接者，其妙多屬轉筆。若但見背捉背，率直說下，則後人有此率直淺露毫無含蓄之解，前人斷無此直率淺露毫無含蓄之詩也。蓋此非譏刺朋友也，乃憐念同患也。「昔我同門」二句，緊承「元鳥」句轉，其用意全在「昔」字上。「元鳥逝安適」，凡我同人今皆鍛羽悲鳴，纍纍如喪，無枝可棲者矣，追維往昔，固咸願「策高足」而「據要津」，「爲雙鳴鶴」而「奮高飛」者也；詎意其「轗軻辛苦」，一蹶而不復振乎？蓋「振翮」、「高舉」而僅堪追於往昔，正以見今之「逝安適」者不堪回首也。此二句當與少陵「同學少年多不賤」二句參看。「不念攜手」二句，由「棄捐」一說到「別離」，此非譏刺朋友，乃思念同患也。當思而不見，其思之迫切，不覺其同於怨望也。善夫先儒之訓「怨慕也」句，謂怨即慕之迫切處，斯即怨即慕，是二是一者，君親朋友之間，其情同也。且說詩者不可如李四担板，止見一面不見兩面也。當同被棄捐，同遭遷謫，其彼此一方，莫往莫來者，我不能往，猶友不能來也。友莫來而我可責之曰，「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我莫往而友亦可責我曰，「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也。夫我之莫往，我實不能往也；我不能往，我可遙白於友；而友可爲我諒者也。則友之莫來，友實不能來也；友不能來，將無俟友之遙白於我，而我當爲友諒者也。今獨以責友之「棄我如遺」也先施之，謂何顧獨明於責人耶？蓋此非責望朋友也，乃思念同患也。當思而不見，其思之迫切，不覺其同於怨望也。此二句當與柳州「同來百粵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二句參看。末四句由離別歸轉「棄捐」，結「箕斗牽牛」等項，與起筆「衆星」句應；「南」、「北」字與首節「南」、「北」字遙應。「南箕北斗」況遷謫異地，即首節「各在天一涯」意。「牽牛不負軛」況「棄捐」後投閒置散，不究其用也。「良無盤石固」遙應其三、四兩節相激應，所謂「入仕歌榮身，須臾成屈辱」者，惡在要津之可據也？至此則「同願」、「策高足」者，既霜蹄之屢蹶；「願爲雙鳴鶴」者，復雲翮之低垂；結回思曰君曰俊，適爲厲階者，爰不禁痛心疾首，與爲大聲疾呼曰，「虛名復何益！」斯不僅長太息，眞可爲痛哭者！一十九首中，惟此一句爲決絕語。看來「昔我同門」二句，止詠足上節「同心」二字；「不念攜手」二句，止詠足上節「離居」二字；其撫今追昔，由「棄捐」而說到「離別」，止詠足「同心而離居」二「而」字；「南箕北斗」四句，止詠足上「憂傷以終老」五個字；故謂此節乃文家後路詠歎法也。下節總旨兼上下兩截交關。自其八至其十六爲一截，承首節「思君令人老」一柱而申之；其

八四節前路，如題安頓；其十二以下中間，將題掀翻；至其十六末路，方就題闡發。其所爲安頓、掀翻、闡發者，看他上下兩截互異處，其位置尤妙；上截掀翻在前，下截掀翻在中；上截闡發在中，下截闡發在後；上截安頓柱句在後，下截安頓柱句在前；一順一逆，恰好上下兩截的柱句關接緊湊，如一篇兩截格的時文，其股柱倒煞順提，固一定不易常法也。其八四節關目：此段如題敷衍，隨做隨點，乃文家前四比安頓題面法。此截以「思君令人老」句爲題目，入手即提唱全句，以下逐字折點，逐步分疏，先點「君」字，次點「思」字，又次點「老」字、點「人」字，逐字折點也。其十截發「思君」，其十一截發「令人老」，逐步分疏也。題句歸重在「老」字，看他作意取題處，入手以「時」字作柱，發端以「草」字衍意，前曰「生有時」，後曰「各有時」，中間「過時」、「經時」「時」字，固一線相承；前曰「隨草萎」，既曰「搖百草」，其後「故物」、「物化」、「物」即指「草」，「草」字亦一線相承，則合四節爲一段，作者既明相呼應，解者亦非強爲扭合矣。八、九兩節目：二節如文家清機徐引處。上節前八句即文章起講；九句乃講下點題；十句虛提，遙爲後比伏線；「傷彼蘭蕙」六句，與下節八句分配支對，乃講下二小比，將題句輕攏慢撚，題字一挑半剔，於末皆用虛歇腳，其住而不住，與下文相生相引，有藕斷絲連之妙，猶文家前路虛股也。君「過時而不采」，妾「扳折以相遺」二節，乃初被棄捐之時，尚思挽回於其際也。《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一七《明月皎夜光》：感時物之變，而傷交道之不終，所謂感而有思也。後半奇麗，從《大東》來。初以起處不過即時即目以起興耳。至「南箕北斗」句，方知「衆星」句之妙。古人文法意脈如此之密。漢之孟冬，今七月也。「秋蟬」喻友之得志居高，「玄鳥」興己失所；下四句點明之。「虛名」即指箕、斗、牛之名，寫時景耳，而措語高妙。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明月皎夜光》：此爲有盛衰之感，而歎人情冷暖、勢利之交，終無所益也。起六句就時令淡淡叙入，逗出「時節」之易；「隨以「秋蟬」二句，以物候之變影人情之變。同門之友，高舉六翮；雲泥永隔，棄我如遺。當日攜手之好安在乎？「虛名」相與，如星之箕斗、牽牛，而無箕斗、牽牛之用，焉用此「虛名」爲哉？甚矣人之相與貴相知心也。

《冉冉孤生竹》《文心雕龍・明詩》：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皎然《詩式・李少卿并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尾評：興而比也。冉冉，弱貌。曲阜曰阿。兔絲，女蘿，草之同類者。女蘿蔓松而生，枝正青，兔絲則蔓聯草上，黃赤如金。附者，纏綿之意。適理爲宜。陂，水澤也。軒，曲輈轓車也。來，歸也。蕙蘭皆香草，以比己之德。含者，初開而未盡發也。既曰含英而又言揚光輝者，存諸中而見于外也。亮，信也。高節謂執一定之見，自以爲高者也。賢者既出仕，久而未見親用，自傷不得及時行道以揚名後世，將與碌碌庸人俱老死而無聞，是以不忍斥言其君，乃託新婚夫婦爲喻，而作是詩。泰山，衆山之尊，有君道焉，故以起興。言彼孤生之竹，則結根於泰山之阿矣，此與君爲新婚者，則如兔絲之附女蘿矣。兔絲之生且有時，則夫婦之會固有其宜，何千里結婚之後，不由此道，乃致遠隔，使我思望不置，將恐如芳鮮之花，過時不采，而與衆草同腐，是可傷也。然君亮必自執高節，不復轉移，則賤妾亦何爲哉！此亦怨而無可柰何之詞也。一說君但信我之能執高節以自守，亦復何爲？亦通。《古廉文集》卷八《冉冉孤生竹》：「亮君執高節，賤妾亦何爲」，賢者不見用於時而卽於老也，則曰使君誠能執守高節而不爲奸邪所變移，則我亦何所爲哉！《樂府原》卷一四《冉冉孤生竹》：此以孤竹之操，比夫君之高節，所以願托以終老，而不二其志也。雅詩正志，爲閨房所重。無愧於《關雎》之風，東漢之美俗也。《升庵詩話》卷一二《賤妾亦何爲》：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文選》范寧《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爲」，「擬」字勝「亦」字。《古詩紀》卷二〇《冉冉孤生竹》：《樂府》載此。《文心雕龍》曰：「《孤竹》一篇，傅毅之辭。」《古樂苑衍錄》卷一《冉冉孤生竹》：取古詩第一句作題。按：何偃作。此詩所言者，婚姻之事。《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尾評：情何婉孌，語何凄其。《古詩選》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詩疑特婦人怨思而作，與杜詩《新婚別》相類，言孤生之竹，結根於山阿，以興婦人託身於君子，有若絲蘿之相附也。顧婚姻貴於及時，而結婚之後，乃千里睽隔，竟不睹軒車之來迎，因自傷己之顏色如朝花之鮮，恐時過而與秋草同凋落也。縱君信能高自執節，終不改移，乃賤妾亦何爲哉！微詞隱諷，其氣和平，庶幾怨而不怒矣。或謂賢者以身仕君，不得其志，故以新婚自比，而恐其終碌碌無聞。雖理或有之，而語意渾融不露，與《行行重行行》自別。且是詩原編入樂府，樂府中如此類甚多，不必妄爲之

說也。《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冉冉孤生竹》眉批：賢者伏不見親，故托新婦而爲是詩。《樂府廣序》卷一三《冉冉孤生行》：序曰：《冉冉孤生竹》，傷後時也。賢者致身于朝，未見信用，是以傷之。夫君之下交也，心合，不以千里爲遠。心隔，則以山陂爲悠。人情類然。恆苦日月易逝，臣精且銷亡矣。是故貴及時而任之。賀貽孫《詩筏》：古詩中「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是能以厚與人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是能以厚自處者。以厚與人者，妙在不忍疑人；以厚自處者，妙在求人不疑。然以高節望男子，尚屬婦人拗語。若夫既抱區區，又懼不察，宛轉無聊，纏綿莫語，以厚自處，終不能不以厚望人。此種苦情，較「思公子兮未敢言」、「心悅君兮君不知」二語，更爲篤摯，非深於夫婦、君臣、朋友之間，閱盡變態者，不知其妙，此所以爲古詩也。《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舊注以此爲新婚，非也。細玩其意，酷似《摽有梅》，當是怨婚遲之作。「孤生竹」喻己，「泰山」喻夫，「結根」喻托身。女子有夫，身始有所托也。但夫婦之會有宜，猶兔絲之生有時，弗可苟焉，故又以「兔絲」爲喻也。「軒車」者逆女之車也。「來遲」者，以結婚之遠在千里之外也。「思君」云云，是倒句。「軒車來遲」，故「思君令人老」耳。身故未嘗老，思君致然，即《詩》所謂「維憂用老」也。「傷彼」四句，從「老」字來。「含英揚光」，多少自負，誠欲及時見采，不甘與草木同萎。「過時」「時」字與前「有時」「時」字相照，但前「時」字緩，此「時」字急。「君亮」句，指「軒車來遲」，爲所思之人占地步，政自占地步。言君之來遲，信執高節矣；我亦何爲不持高節哉？觀「過時」二句，汲汲然不啻昭烈「髀肉復生」之嘆；但夫婦之會有宜，君臣之會亦有宜，故貞女以禮待時，而良士以義守身也。此詩何嘗不怨？細讀之又何嘗怨？此詩何嘗怨？細讀之又何嘗不怨？乃詩之極神化者。宋徵璧《抱眞堂詩話》：陸機云：「不惜微驅退，但懼蒼蠅前。」《十九首》云：「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張華云：「不曾遠離別，安知慕儔侶？」俱《三百篇》之遺。《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竹生》眉批：「過時而不采」二語，感而悲；「君亮執高節」二語，厚而悲。《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尾評：樂府載此。【略】每讀此，有超然獨立，撫壯及時之感，而終之曰「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矣。正與躁進者痛加針砭。莘野南陽一結，盡其出處。《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起四句比中用比。「悠悠隔山陂」，情已離矣，而望之無已，不敢作決絕怨恨語，溫厚之至也。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賢者不見用於世，而託言女子之嫁不及時也。【略】此詩平平敘去，起「過時」一句，卻是一篇之主。以上十二句，皆此句緣起。結句深一步，以自重其品。「生有時」，「時」字即《摽有梅》「迨其吉」「吉」字、「過時」「時」字，即「迨其今」「今」字。「賤妾亦何爲」，則視「迨其謂之」高一籌矣。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冉冉孤生竹》：繹曰：怨遲暮也。賢者致身而不用，託詠以傷之。曰：竹根高結，今則俯就君婚，如兔絲之附女蘿，蓋以生有時，會有宜，固有所爲而爲之。乃婚雖結而路則睽，人已老而車不至。秋蘭萎草，得無傷後時乎？「君亮」句拗得通身峭厲；落末句「亦何爲」，百倍精神。王西齋云：「譬中設譬，曼衍徘徊，詩態獨絕。」沈確士云：「情境已離，尚不作訣絕怨恨語，詩人溫厚和平。」葉岑翁云：「杜詩《新婚別》祖此。」《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此自傷婚遲之詩，作不遇者之寓言亦可。首四以竹生泰山，兔絲附蘿，爲結婚兩層比起。然孤竹結根，有不移意，直貫章末；絲蘿則爲及時作引。「兔絲」六句接兔絲，指出夫婦之會有宜，點清路遠婚遲。「令人老」又暗引下意。「傷彼」四句，頂婚遲來，傷盛年易逝也。然正說無味，妙就「蕙蘭」憑空比出，是爲實處能虛。末二代揣彼心，自安己分，結得敦厚。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首詩是說極欲爲世用，而不欲輕爲世用者，惟伊呂可以當之。「冉冉孤生竹」，與衆不同。「結根泰山阿」，擇地而蹈。「與君」四句，以婚姻喻遇合。結爲新婚，如兔絲附女蘿，此喻君臣遇合原有纏綿固結的道理，但兔絲之生則有時，夫婦之會則有宜，豈可苟合！所苦者千里結姻，遠隔山陂，遇合無由耳。且豈獨我願往，亦甚願子之來。「思君」二句，說得透。下又作一折，言我望愈切，彼來愈遲。「傷彼」四句，托興於蘭，說得悽婉。「含英揚光輝」，采之正其時。過而不采，將隨秋草同腐，無所用矣。下卻用忠厚之筆，代原一句，曰君非棄我也，乃執高節也。然君既不來，我豈可屈節以往？雖欲共成經濟，亦何爲哉！惟有安隱泰山之阿而已。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冉冉孤生竹》：首四句追溯始合，爲「棄捐」埋根。曰「結」、曰「附」，則慶一日之遭逢，即冀終身之倚靠，固惟願有合而無離矣。次四句棄算「時」、「宜」，爲「老」字伏線。曰「遠」、曰「隔」，則恨山川之阻隔，即憂時會之睽違，已暗揭過「棄捐」二字矣！二層乃題前挑逗法，「思君令人老」其斬關直入，即

文家講下逕點全題法。乃揭過題句，卽陡然曰「軒車來何遲」，於上既絕不相蒙，且陡然一句卽咽住不言，而下文「傷彼蕙蘭」云云，與此又全不相顧，則此句上不接上，下不接下，不幾如項下之瘤，徒懸爲贅乎？夫詎知此句之關要，乃全神所貫注，固《十九首》所爲緣起者哉！斯其奇妙妙，無望後人能作，只望後人能解；無望後人能猝解，只望後人能熟讀者，望其讀至後邊，猶記起開手時有此五字耳。其陡然一句，卽咽住不言，此時舌底喉間，直萬語千言，敷說不了，而其情其事，卻有說不出的苦處，所謂「總有萬語千言，只在心上忖」者。斯陡然一句，以下已不能更著一字，且不容更著一字也。讀者於此，當玩其不言之妙。此咽住不言，固不得不言者也；不得不言而咽住不言，固言之重可傷者也。其開口卽緊接以「傷」字，不更傷之特切者哉？在其五曰「但傷知音稀」，其六曰「憂傷以終老」，上截特以「傷」字終。此於其八以「傷」字起，其十六以「傷」字結，下截特以「傷」字爲起結焉。蓋憐念同患，猶屬傷之第二義，若所傷在思慕君父者，則臣子忠孝之情，固始終以之者矣。言乎其始，孝子固發念必由於親，忠臣亦發念必由於君也。言乎其終，大孝終身慕父母，忠臣終身慕乎其君者也。若靈均之憂憤自沈，直瀕九死而不悔，其與爲終身，復何能一日忘之也哉？按此咽住不言，不得不言，而固不欲明言，於是運靈心，舒妙腕，託深情於毫素，慨空谷之幽蘭。「傷彼蕙蘭」四句，眞令讀者如聞香口，如見纖腰，儼爾一絕代佳人，幽居零落，其含愁凝睇於紙上，呼之欲出者。其惟妙惟肖，妙能得其性情也。蓋美女之惜嬿花，性則然也；此須玩其摹寫之工，尤須知其襯託之妙。夫九句、十句，旣揭清題句，落到正面，無論情事不欲明言者不可直說，卽情事有可明言者，亦忌呆疏也。金針詩云，「轉過還將襯筆來」，看他此四句於襯中著襯，眞神明於襯者也，此間若第取理意相承，節去此四句，上下亦可徑接，然語言卻少味矣；得此一襯，遂覺姿態翩翻，字裏行間，別具歌舞之致。卽此四句，「傷蕙蘭」特歸注在「隨草萎」；使節去「揚光輝」句，彼此亦可徑接，而語言猶之少味矣。惟兼之烘託，更覺姿態艷冶，行間字裏，轉增灼麗之觀。此節姿態之妙，在承筆，尤勝如「兎絲有時」二句，從上「附」字，又挑起一層，以提爲轉，其意脫語黏，風神駘蕩，眞絕妙筆态。學者當寤寐珍此風味焉。末二句上句實點「君」字，束住本節；下句虛按「思」字，引起下文。「亮執高節」「亮」字妙，於「棄捐」二字曲爲迴護，其爲尊者諱，斯溫柔敦厚之遺也。「亦何爲」「亦」字尤妙，想見其柔腸宛轉，百折千迴，眞覺無計回天處，特虛虛咽住，卻住而不住，此際須急索解人矣。起句「冉冉孤生竹」與前「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青青陵上柏」等句遙相掩映，作者亦冀世之稍有眼光者讀之，或且依類以稽，知此之與前遙接耳。「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固儼爾「昔爲女」而「今爲婦」的小照，「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又居然「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的行述矣！《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一八《冉冉孤生竹》：何義門曰：「孤竹是興，兎絲是比。」余謂此詩卽孔子「沽玉待價」、孟子《周霄問》章之旨。「兎絲生有時」二句，言兩美宜合。然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所謂「高節」也。二句正言，反對下文，以頓斷之。下「千里」二句，乃縱言之。「思君」二句，交代晚而不遇本意，爲一篇樞軸。「蕙蘭」喻中之喻，比而又比也。四句又頓斷。「君亮」二句，逆挽「會有宜」，結出「高節」，收束通篇。不言己執高節，卻言君亮非不執高節棄賢不用者。此等妙旨，皆得屈子用意之所以然。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冉冉孤生竹》：此初有所約而終相見背者自抒其怨思也，情則纏綿悱惻，詞尤溫柔敦厚。通首無一句咎人語，《詩》之正聲，可以羣可以怨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怨詩如《冉冉孤生竹》，比之《綠衣》，似不減其敦厚；《悲與親友別》，較諸《谷風》，實倍覺其和平。

《庭中有奇樹》　《歲寒堂詩話》卷上：《國風》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皆無愧于《國風》矣。　《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尾評：賦也。華滋，光澤貌。《爾雅》謂華（同作「花」）爲榮。懷謂襟抱之間。致，送詣也。此懷朋友之詩，因物悟時，而感別離之久也。　《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尾評：末二語無聊自解，眷眷申情。　《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爲思朋友之詩。因感物興懷，而欲有所寄，然非所寄者足重也，但感別離之久，而用以表予心耳。言有盡而意無窮焉。　《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庭中有奇樹》眉批：此詩思友人而作。　《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與「涉江采芙蓉」調略同；但彼於折贈處，只寫得四句，後便撇開；此則一意到底，故只於一物中寫出許多情景。奇樹者，獨樹也；或曰樹之奇特者。奇樹之有而曰「庭

前」，其義有四曰：「庭」者，見植身之正，與閑花野草異矣；曰「庭前」者，見此樹之奇，本自天生，「既有此內美」，而近在庭前，易爲剪培，「又重之以修能」也；曰「庭前有」者，見此身守定中閨，曾不踰戶外一步，伏下「路遠」之意；曰「庭前有奇樹」，從樹之奇特起，以便說到而葉而花，爲後前感時張本也。夫「經時」之感，止在折榮相贈之一刻，而必自樹之奇說起者，以見感雖生於兜然，而時之積已久矣。凡樹之奇特，全在枝條之位置扶疎得宜；及花葉茂盛之時，樹之枝條盡爲所蔽；惟當未葉未花之前，乃冬春之交，其條枝之位置歷歷可見，故顯其奇特耳。下文「攀條折其榮」，然折榮不折條，後恐傷其奇特耳。華者，光也；滋者，潤也。「綠葉發華滋」，專寫葉之奇，如《詩》「其葉蓁蓁」；下文「攀條折其榮」，方是指花，《詩》所云「灼灼其花」是也。不曰「花」而曰「榮」，亦含有光潤在內也。「將以貽所思」，是折榮之緣起；又著「馨香盈懷袖」，專指所折之榮言；有此奇樹，自有奇葉、奇花；有此奇花，自有此奇香也。有無限自珍自惜之意，正反映下文之「何足貴」。「盈懷袖」三字，從「攀」字來，故餘香所披也。「路遠莫致」，乃是花已折得，不逢驛使者；若認作草木之花，不可口致，使是呆語。「此物何足貴」，又故作抑之之語，以振下文，見所感之深也。「此物」即「其榮」，蓋樹有三物，曰條、曰葉、曰花，就折之時命之曰「其榮」，爲其附著於樹也。故連葉條而對言之，以明時之成於漸積也。就折之後命之曰「此物」，爲其已離別於樹也。故離條葉而專言之，以見感之觸於驀然也。「感」字應前「思」字，蘊之爲「思」，發之爲「感」。但感之發因于時，而時之變徵于物；故由榮而溯之葉，由葉而溯之條，時亦屢變，豈容無感？但物未極其盛，則時亦未極其變，故有思而無感。及其葉而榮矣，物盛極矣，時變極矣，感雖發于偶爾之一頃，而從前積累之蘊，都攝聚于此一頃矣。「時」謂「三月」，蓋四時備，然後歲；故《春秋》以時繫事，無書亦必首其月，一時不備，則歲功不可成矣，此古人所云「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自樹之條，自葉至榮，大約三月也。「但感別經時」，乃「貽所思」根本；「將以貽所思」，乃「折其榮」緣起；但不從條葉說起；則寫時變不出，寫「感」字亦不出，故必由「庭前有奇樹」發端耳。大凡奇樹芳草，古人用以紀時，兼以自比；但他皆說到憔悴處，此獨說到極榮盛處。古《明妃曲》云：「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此意可爲知者道也。《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眉批：何等愷摯，何等溫存。《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尾評：《玉臺》作枚乘。所貴在庭樹，所感在久別，亦同心離居之悲也。《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何足貴」，《文選》作《何足貢》，謂獻也，較有味。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亦臣不得於君，而託興於奇樹也。其託興於樹，不以衰爲感而感於盛，有二義：夫人自少小以至強壯，強壯不過二十年，則日衰矣。樹之由萌蘖以至榮盛，榮盛不過百日，則日衰矣。則其盛也，不誠可惜哉！此詩人所以託興也。有志之士，斷不肯閒玩廢日，董子所以不窺園也。故平時不爲時物所觸，感亦無自而生。一旦見樹之當時芳茂，安得不感己之當時偃蹇。此又詩人之所以託興也。樹曰奇，則非凡卉矣。曰庭中有，則非野植矣。葉發華滋，培之厚也。攀條而折榮，取其精也。遺所思，欲獻於君也。馨香盈懷袖，餘馥被物也。莫致之，深自惜也。寫得極鄭重。先自貴其物如此，卻以何足貴一語故抑之，以振出末句，見所感之深。「經時」二字，有深意。歲有四時，時有三月。經時則歷三月矣。古之人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能無感乎！「此物」即「其榮」。言榮者，誇之以自珍。言物者，卑之以尊君。曰感不曰傷者，傷必因乎衰，衰則過時矣，不復可爲矣。故可傷感乃因乎盛，盛而不見用，尚可冀其用，故曰感。通篇只就奇樹一意寫到底，中間卻具千迴百折，更妙在由樹而條、而榮、而馨香，層層寫來，以見美盛，而以一語反振出感別便住，不更贅一語，正如山之蜿蟺迤邐而來，至江，以峭壁截住。格局筆力，千古無兩。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庭中有奇樹》：繹曰：美久要也。初與君別，庭花未滋，今則芳馨堪折贈矣。懷中別思，與香俱盈，不惟其物，而惟其意。遠人未得所遺者，亦曷從而知之？蓋貽筦歸黃」之意。局調亦從此來。朱止谿云：「三閭去國，婕妤辭宮，離而日遠矣，然而瞻懷不忘，君子取風焉。」《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此亦懷人之詩。前四就折花欲遺所思引起。「馨香」二句，即馨香莫致，醒出路遙。末二更即物不足貴，醒出別久。層折而下，含蓄不窮。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與《涉江採芙蓉》一種筆墨。看他因人而感到物，由物而說到人。忽說物可貴，忽又說物不足貴，何等變化！「庭中有奇樹」，因意中有人，然後感到樹，蓋人之相別卻在樹未發華之前，覩此華滋，豈能漠然！「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因物而思緒百端矣。設其人若在，則豈獨馨香盈懷袖哉！路遠莫致，爲之奈何。下又用一折筆，曰「此物

何足貴」，非因物而始思其人也，別離經時，便覺觸目增愴耳！數語中多少婉折。風人之筆。　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庭中有奇樹》：此節八句與上節末六句互對，節旨見前。起筆「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與「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互對。「庭中」二字與「彼」字支對；「有」字與「傷」字支對；「奇樹」與「蕙蘭花」正對。若下二句屬對工穩，直同唐人偶句矣。開口曰「奇樹」，其岸然自異，正以黯然自傷也。夫負奇於衆，才奇而數亦奇，此靈均之所由以《騷》見也。曰「發華」，曰「含英」，即一葉一花，看他亦力爭上截，不同俗手畫下半截美人，作者不獨善於言情，抑更工於賦物。承筆「扳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與「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互對。「扳折」與「不采」，固爾意理穩稱，曰「將以」，曰「將隨」，其虛字之互相激應，不神情舉穩稱乎？蓋「不采」則「將隨秋草萎」者，彼「蘭蕙」之生於空谷，幾等諸無人不芳；若「扳折」之「將以遺所思」者，此奇樹之有於庭中，亦等諸芻蕘可獻也。上節點「君」字特冠於句頭，此節點「思」字特綴於句尾，其經營位置，俱位置天然。蓋「君」爲天象，斯明明在上者，要當觀象於天；而「思」屬下情，此耿耿予懷者，自合陳情於下也。轉筆「馨香盈懷袖，道遠莫致之」二句，與「君亮執高節」一句支對。蓋「君亮執高節」句，承「過時」二句轉，「亮執高節」，則「不采」者終置而「不采」矣。「馨香盈袖」二句承「扳折」二句轉，「道遠莫致」，則將遺者卒莫以相遺矣。蓋將者欲然未然，固莫由以徑寄者也。「路遠」謂「君門萬里」，「棄捐」者固無由款至也。合筆「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三句，與「賤妾亦何爲」一句支對。蓋「賤妾亦何爲」一句，寓兩意：「賤妾」二字，貼「棄捐」；「亦何爲」三字，按「思」字；用虛歇腳。「但感別經時」亦一句寓兩意：「感別」二字，貼「思君」，以「經時」二字按「令人老」；亦用虛歇腳。則合筆之虛虛咽住，皆住而不住。兩節同一結法也。轉筆合筆，率以兩句支對一句者，以兩句之意，皆歸併在一句也。「馨香盈袖」句原不重，意特歸注「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句更不重，意特歸注「感別經時」也。或者疑之謂「傷彼蕙蘭」四句，前之所訓，既已屬諸轉筆；此之支對，復分隸于起承，不自相矛盾乎？曰：兵家隨方結陣，文家移步換形，變化從心，原無死法。蓋此四句屬在上節，爲轉過用襯，準乎其氣也；分配此節，即屬託物起興，象以其勢也。其變幻神奇，未可執一也。抑不特此，要其神奇變幻，無可拘方者。上末六句伊不第與此相支對，「將隨秋草萎」歸結到「奄忽隨物化」，固去路方長；「賤妾亦何爲」歸結到「徒倚懷感傷」，其前程更遠。即本節八句，亦不僅與上相支對，「道遠莫致之」用提「迢迢牽牛星」，方爲其十引線；「但感別經時」下提「焉得不速老」，且爲其十一埋根。若茲之取以屬對者，特有取于情事之相引相生，局勢之相峙相對，隱若相摩相盪者耳。陋者或斤斤於字句多寡閒獻其疑，必尋行而數墨，一言以謝之曰：「此非論時下考墨卷也！」

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庭中有奇樹》：此鴻儒窮經稽古學成而無由自達於君之詞。「庭中」二句，言「六經」備帝王之道，近在眼前，本末兼該，無所不有也。「榮」，花也。「攀條」觀其會通，「折榮」握其精要。「欲遺所思」，幼學壯欲行也。「馨香」句德充於身也。「路遠莫致」，雲泥勢隔也。物誠足貴，所學實堪用世，而上不求，則如別離之久。世既棄士，士欲不棄世不可得也。語極平和委婉。

《迢迢牽牛星》　《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尾評：比也。迢迢，高貌。牽牛，一名河鼓，在河漢之西。女，織女也，在河漢之東。《淮南子》云烏鵲塡河而渡織女，道書亦有牽牛娶織女之說，故世俗相傳以爲事實。擢，引也。札札，機杼聲。杼，機之持緯者。脈脈，字當作「脈」，相視貌。此言臣有才美，善於治職，而君不信用，不得以盡臣子之忠，猶織女有皎潔纖素之質，勤於所事，不得與牽牛相親，以盡夫婦之道也。惟其不得相親，有所思係，心不專在，故雖終日機織，不成文章，唯有泣涕而已。夫河漢既清且淺，相去甚近，一水之間，分明盼視而不得通其語，是豈無所爲哉！含蓄。意思自有不可盡言者爾。　《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尾評：末二語就事微挑，追情妙繪，絕不費思一點。　《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忠臣欲近君，而爲讒邪所隔，故以牽牛、織女爲比，見己雖勤於所事，而不爲君所知，雖有忠謀，空而無用，與織女之不成報章何異？靜言思之，唯有涕零如雨耳。夫還視朝廷，豈不甚近，而竟不得一通啓沃，若牛、女之相望而不得語者，此獨何爲？欲言又不盡言，含意深遠矣！

《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迢迢牽牛星》眉批：此言臣有才能而不得事君，而爲讒邪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歡情也。　《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此蓋臣不得於君之詩，特借織女爲寓。通篇，全不涉渡河一字，只依《毛詩》從織上翻出意來，是他占地步，直踞萬仞之巔，後來作家彙千，皆丘垤耳。「迢迢」，君門之遼遠也。「皎皎」，貞士之潔白也。「織」，乃

女子之正業。「纖纖」二句，手不離機杼，所守之貞也。「終日」二句，無限苦懷，所守者苦節之貞。「河漢」二句，相去無幾，舉足可渡，然而終不渡者，所守之貞且堅也。相去無幾，只爭一水，身不得往，語或可聞，然而終不爲遙訴一語，所守之貞之苦，并不求其知也。詩中自首至尾，亦不及秋夕一字，終年如此，終月如此，終日如此，所守之貞之苦，終古如此也。「迢迢」二字寫遠，下文既有「相去復幾許」，易得云遠？而且至於迢迢？以「脈脈不得語」見得爲遠，而且極其「迢迢」也。夫此「迢迢」者，非眞有千山萬水之隔，不過此清淺之河漢耳。孰禁之而不往？以織女自有正業，身在機中，故不得往。「終日」二句「思」，即在機中思；「河漢」四句「望」，亦在機中望。然望者總此一河漢，乃忽而寫得甚近，忽而寫得甚遠，何也？凡物之大小遠近，有一定之形，特形爲勢變，於是近者反遠，遠者反近，此形象之通論也。而此之所寫，忽近忽遠，固由形勢，而實又變於織女之眼中意中。蓋織女機中，「終日」云云，此時意中以爲與牽牛永無相遇之勢矣。乃忽而舉頭一望，瞥見牽牛在彼河岸，河水又復清淺，幾幾乎有相遇之勢矣，於是眼中之形，變其意中之勢，曰：「相去復幾許？」既有幾幾相遇之勢，方且期爲必遇矣！而又以身在機中，不得往渡，於是意中之勢，忽又變其眼中之形，曰「盈盈一水間」，「盈盈」二字竟把「清淺」二字反化爲深阻矣！「脈脈」二字，語氣固承「盈盈」二字，而意思卻照首句「迢迢」二字。蓋迢迢者，牽牛漠不相關；脈脈者，織女情獨暗鍾也。此詩當與「青青河畔草」章參看，彼連用六箇疊字於首，而此分用兩端。彼詠蕩婦，意刺小人，故用曲寫；此詠織女，義比君子，故用直序。凡詩以遠寫遠難堪，以近寫遠更難堪，如《詩》之「其室則邇」，與此詩之「盈盈一水間」，俱於近處寫遠也。蓋其室雖近，然望之不能見，語之不必聞；至「盈盈」一水，則可望而不得語，尤爲難堪耳！此詩與「青青」章，俱有「纖纖素手」四字，但用「出」字與「擢」字有別：「出」字的是寫「粧」，「擢」字的是寫「纖」，一些移動不得。又前詩用在下句，是先見粧，後見手；此詩用在上句，是先見手，後見纖。《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眉批：此首與《青青河畔草》一首，俱連用六疊字，并祖《國風》「河水洋洋」句法。《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尾評：牛女何語乎？曰「脈脈不得語」。若有禁持之者，思透重玄。「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若親聞之；「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若親見之。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又若日在其側，而愾乎其無所聞者，妙！妙！代言其情，如泣如訴。寫無情之星，如人間好合綢繆，語語認眞，語語神化，直追《南》、《雅》矣！《玉臺》作枚乘。《歷代詩話》卷二八戊集一《脈脈》：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脈脈當作盼，相視貌。謂分明盼視，而不得通其語。』此眞膚解。」觀《海綠碎事》引陸韓卿詩：「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音陌，不見貌。余以二語正從古詩脫出。蓋河漢幾許，而相隔不相見，無以告語也。「脈脈」兩字，含情無限。又觀劉夢得《視刀環歌》云：「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脈脈百種心。」直爲古詩傳神。《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相近而不能達情，彌復可傷，此亦托興之詞。張庚《古詩十九首解》：吳氏曰：此蓋臣不得於君之詩，特借織女爲寓。通篇不涉渡河一字，只依《毛詩》從織上翻出意來，是他占地步高。後來作家彙千，皆邱垤耳。迢迢，君門遼遠也。皎皎，貞士潔白也。織乃女子正業，故以爲喻。「纖纖」二句，手不離機杼，所守之貞也。「終日」二句，所守者苦節之貞也。「河漢」二句，可渡而終不渡，所守之貞且堅也。相去無幾，只爭一水，身不得往，語或可聞，然終不肯遙訴一語，所守之貞之苦，并不求其知也。詩中自首至尾，亦不及秋夕一字，終年如此，終月如此，終日如此，所守之貞之苦，終古如此也。欲寫織女之繁情於牽牛，卻先用「迢迢」二字，將牽牛推遠，以下方就織女寫出許多情致。句句寫織女，句句歸到牽牛，以見其迢迢。皎皎句，與首句是對起，故下雖就織女以寫牽牛之迢迢，卻句句仍只寫織女之皎皎。蓋皎皎光輝潔白之貌。今機杼之動，所守之貞，不肯渡河，并不肯告語，皆織女之皎皎也。兩兩關寫，無一筆牽纏格礙，豈非千古絕筆。又上既云迢迢，下復曰「相去復幾許」，見得近在咫尺，似悖矣，不知神妙正在此悖也。蓋從乎情之不得通而言，則見爲迢迢；從乎地之相阻而言，則仍幾許。故下一「復」字，若謂雖曰迢迢，亦復不遠。愈說得近，則情愈切；情愈切，則境愈覺遠矣。眞善於寫遠也。更妙在以「盈盈」二句承結，遂將迢迢幾許，兩相融貫。謂爲迢迢，則又復幾許；謂之相去只此幾許，則又限於盈盈而不得語。既限於盈盈而不得語，則雖幾許之相去，已不啻千里萬里矣！可不謂之迢迢乎？人但知「盈盈」二句，承河漢清淺來，不知其雙貫迢迢，幾許兩語也。眞奇妙莫測！「青青」章雙疊字六句連用在前，此章雙疊字亦六句，卻截二句在結處，遂彼此各

成一奇局。吳氏曰：此與「青青」章俱有「纖纖素手」字，彼用一「出」字，的是賣弄春葱，爲倡女之態。此用一「擢」字，的是擲梭情景，爲貞女之事。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迢迢牽牛星》：繹曰：懼間也。「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化此兩意以比之，曰「路遠莫致」。猶可言也，此則徒步山河，覩面千里矣。太白「長門一步地，不肯暫回車」所本。王或菴云：「相隔一水，尚不可即，況萬餘里哉？意中之言，硬塞不出，行墨之外，萬恨千愁。」蔣湘帆云：「代織女目中見其迢迢，與末脈脈相應。」《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此懷人者託爲織女憶牽牛之詩，大要暗指君臣爲是。詩旨以女自比，故首二雖似平起，實首句從對面領題，次句乃點題主筆也。中四接叙女獨居之悲，既曰「織女」，故只就「織」上寫。末四即頂「河漢」，寫出彼邊可望而不可即之意，爲「泣涕如雨」注腳，即爲起手「迢迢」二字隱隱兜收，章法一線。朱筠《古詩十九首説》：此孤臣孽子憂讒畏譏之詩也。世上原有一樁境界處，至親至密之地，而語不能入，情不能通者，歷代史事不枚舉。看他忽然以無情寫有情，拈二星來説，説得如眞有其事的一般。起二句「迢迢」言遠也，「皎皎」言明也。「織織」句如見其形，「札札」句如聞其聲。「終日不成章」，把一切孝子忠臣終日無聊景況一語説盡。「涕泣零如雨」，再足一句，然其中之間隔，夫豈遠哉！以言河漢則清而且淺，相去無幾，何難披肝露膽，直陳衷曲，乃至「盈盈一水間」，脈脈千種欲語不得，奈何！奈何！此等詩，字字痛快，令天下後世處其境者可以痛哭，不處其境者可以歌舞。即杜、韓手筆，且恐摹寫不到，何況餘子！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迢迢牽牛星》：此節正還「思君」題面。首句特提借「牽牛」，先安頓「君」字。「迢迢」雖承上節「路遠莫致」來，其可望而不可至，乃不遠之遠也。蓋遠無定形，人臣之事君也，若幸沐寵榮，即職任遐方，亦天顏咫尺矣；苟一遭捐棄，雖身居輦下，已君門萬里焉。解者率以「遠」字訓「迢迢」，與下「河漢清」三句既鑿枘之不相入，即末句亦全無神致矣。「脈脈」乃相望凝視貌，若相去果遠，將「望」且無由，又何由「凝視」？其「不得語」者，固甚常耳！惟不遠而遠，末句乃神來情來也。下節方云「迴車駕言邁」，此合上二節，乃方當棄捐之始，乍將別離之初也。次句借「織女」摹寫「思」字。句凡三層：「皎皎」雖切河漢言，實以況清白乃心者，臣心如水，臣躬可告無罪也；「河漢女」「女」字中藏有「織」字在，非以「河漢女」爲「織女」別號也，解者囫圇吞棗，率以爲織女；夫牛女二星，中隔河漢，是河漢固雙星所共者，如織女可名河漢女，牽牛又何以稱焉？或亦可名爲「河漢郎」、「河漢牛」耶？蓋此句三層，謂皎皎然河漢間之織女也。細看此節，首句揭過，次句兩層變起，「纖纖」二句跟「女」字承，以五句轉，六句合；「河漢」二句跟「河漢」承，以九句轉，十句合。「思」字分兩層摹寫，一層寫事，一層寫情。情、事雖兩意相承，格局卻雙帆齊下，則雙起雙承，雙轉雙合，前人已創此奇巧法門。此節正完題面，較前路虛引題緒處，可漸由虛入實矣！若竟用實寫，將一、二節已意盡説竭，曲終告竣焉；復安得洋洋灑灑，後此八、九節乎？則當由虛入實，看他運實於虛處：夫「思君」而託興於「雙星」，既已神遊空際矣，而摹寫「思」字，復全用畫家寫意法，「泣涕零如雨」不言「思」，而「思」字令人於言外得之；「脈脈不得語」不言「思」，而「思」字已迎沫而上，呼之欲出焉。其淡無一筆，味有百端；味有百端，而實淡無一筆者，不更空而又空乎？則「妙手空空」，其飛仙劒俠第一流乎？看他用筆之妙，即一部署前後間，雅俗於此分，死生於此判者。「思」字用兩層摹寫，下乃所以申上也。蓋此涕零如雨者，固在「脈脈不得語」，斯「脈脈不得語」者，因而「涕泣如雨」，其意固互見也。使將下層點透於前，上層裝扮於後，即其俗不可響邇矣。看作者位置之妙，下層雖以申發上層，而如黏如脫，不即不離，其淡致清姿，天然宛妙，等諸藐姑射之仙，吸霧飧霞，肌膚若雪者，於以上擬天孫，亦庶幾不唐突矣。使將下層呼機於前，上層兜裹於後，則前呼後應，止於本節相足相生；將本節收得神完氣足，於下文已斷根絕脈矣！看作者位置之妙，上層轉以引起下層，則末句之以結爲提，尚屬下文開端語；其卒然而止者，方靄靄亭亭，如春雲乍展，曉日初升焉！《十九首》誓不肯用死筆、實筆，每於結句，尤不肯用實筆、不肯用死筆。《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一九《迢迢牽牛星》：此詩佳麗，只陳別思，旨意明白。妙在收處四語，不着論議，而詠嘆深致，托意高妙。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迢迢牽牛星》：此亦君子守道不遇之詞，借牽牛織女以爲言也。「牽牛」喻君，「織女」喻士。牽牛、織女，同在一天；女既「皎皎」，星胡「迢迢」；士欲得君，君不求士也。「素手」「機杼」，喻爲治之具，「不成章」而「泣涕」，績學不爲世用，則才無所施，不能不自傷也。「河漢」「清淺」，相去無多；「一水」「盈盈」，情不能達。君下賢爲好士，士于君即失身；君不求士，士難自媒也。故並一世而終不相知，雖有平治之略，無從

自見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何謂超然？曰：古之《迢迢牽牛星》及淵明之「結廬在人境」，【略】等是也。

《迴車駕言邁》《世說新語》卷上之下：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迴車駕言邁》尾評：賦也。迴車云者，有忽自省悟之意。駕言猶與言也。涉猶歷也。茫茫，廣遠貌。立身謂進德修業，使有所成立也。化猶死也。物化語出《莊子》。此因迴車涉道，顧瞻時物之變，慨然感悟，恨立身之不早也。且人生非金石之固，豈能久存於世？所可保者，特榮名而已。蓋亦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增補藝苑卮言》卷二：「東風搖百草」，「搖」字稍露崢嶸。便是句法，爲人所窺。「朱華冒綠池」，「冒」字更捩眼耳！又：《藝苑卮言》卷三：「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至于被服紈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矣！《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迴車駕言邁》尾評：王元美嘗論此云：「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不得已而托之名，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至於被服紈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矣。「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語素而老。《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因命駕遠涉，忽瞻時物之變，而悟人壽不能久存，自恨立身之不早也。倘此身隨物速化，而所可寶者，惟榮名。蓋亦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文選尤》卷五《古詩十九首・迴車駕言邁》眉批：此言君子立身揚名，當及時以有爲。賀貽孫《詩筏》：《迴車駕言邁》篇，感壽命之不常，而欲以榮名爲寶。《驅車上東門》篇，歎人生之如寄，而欲以飲酒自娛。倏而憂生，倏而達生，雖同一感慨，然覺飲酒一語更悲。以此知凡言達生者，皆無聊語也。《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迴車駕言邁》：宋玉悲秋，秋固悲也，此詩反將一片豔陽天氣，寫得衰颯如秋，其力眞堪與造物爭衡，那得不移人之情？「四顧茫茫」，正摹寫「無故物」光景；「無故物」正從東風句逼出，蓋草經春來，便是新物；彼去年者，盡爲故物矣。草爲東風所搖，新者日新，則故者日故，時光如此，人焉得不老？老焉得不速？「盛衰」句承「東風」二句來。凡物無常盛，無再盛，無兩盛，故其盛而之衰者，必有他將盛者欲成功而逼之退謝，苟無有逼之者，雖終古永無衰時。即如草論之，其風搖之而長，秋風搖之而落；後日搖之而落者，即今日搖之而長者，故盛必有衰也。要從「故」字看出不常。今日搖之而長者，非昨日搖之而落者，故盛衰有時也。要從「無」字看出不再。昨日之搖而落者，政迫於今日之搖而長者，故盛衰各有時。要從「遇」字看出不兩。《十九首》中，勉人意凡七，惟此點出「立身」、「榮名」是正論，其他「何不策高足」、「何爲自拘束」、「不如飲美酒」、「何不秉燭遊」及「極宴娛心意」，皆是詭調，於其迷而不復，以詭調諷之，故用「驅車」及「出郭」起；於其悟而思歸，以正論詔之，故用「迴車」起；可見古人作者一字不苟處。昔王孝伯行至其弟睹戶前，問曰：「古詩中何句最佳？」睹思未答。孝伯曰：「『所遇』二句最佳。」余以爲此二句之佳，正以東風句逼出。憶在潯江，其草入春不死，客有作《感遇詩》者，反此二語云：「新物間故物，相併催人老。」宋徵璧《抱眞堂詩話》：陸機云：「玆物苟難停，我壽安得延？」即《十九首》云：「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迴車駕言邁》眉批：寫得悲涼，讀之使人淚下。《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迴車駕言邁》尾評：不得已而託諸名，彌見無聊。與《冉冉孤生竹》篇意略同，但彼結出正意，此則轉爲憤詞爾。《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迴車駕言邁》：不得已而託之身後之名，與託之游仙飲酒者同意。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因不得志於時，而思立名於後也。古人作詩，起句從無泛設之理，讀者往往忽略，所以不得全篇神理。如此詩起用「迴車」二字，用意極深遠。夫人幼而學之，孰不欲壯而行之？迨轍環幾徧，終不得遇，而逝者催老，安得不更而爲迴車之思乎？此孔子所以有「歸歟」之歎也。得此意以讀是詩，則全篇神理得矣。迴車所見，不將秋景點綴，以致傷遲暮之情，偏就艷陽之春寫者何？正要在春風上逼出無故物來。去年之百草，不知何去，今東風所搖而新者，又是一番萌蘖，所謂「不覩舊耆老，但見新少年」也，則我老之速可知已。然以盛衰之常理推之，彼我固各有其時，亦何足苦？所苦者，從前歲月，徒消鹿鹿，而立身不早耳。今既老矣，而壽考又不可必，將隨物化，可弗寶此榮名乎？此所以亟亟迴車也。言外有不得見之事實，則當修之以名於後世意。其不說出者，古人之謙也。聖如孔子，亦只說得小子之不知所以裁，未嘗明言我將裁之，以傳道於來也。此意是朱子補出。

凡人衰老之感，都就秋物憔悴起興。此獨從三春榮盛寫，妙極矣。蓋秋物雖一日憔悴一日，然畢竟猶有憔悴之骨子在。一經春風，則憔悴者悉化，又換一番新物矣，則吾身之如贅可知，傷何如哉！此即上章就近處寫遠意。《奇樹》篇之感盛亦此意，可識古人用筆，冒過數層處。　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迴車駕言邁》：繹曰：勸惜陰也。前路茫茫，一往而逝。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與草木同朽者，可不疾名之不立哉？或曰：君子履變而知退也。百年易盡，令名無窮，可不省哉？夫虛名無益，至不得已而託之身後之名，亦可哀矣！王弇州云：「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併名亦無歸也。」蔣湘帆謂「即令今日回車，目中所見，已非故物；今日即已立身，亦非少壯。味此始識得。」《世說》：「王敬伯問《古詩》何句最佳？孝伯詠『所遇』二句爲最。」《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迴車駕言邁》：此自警之詩。前六即出遊所見，觸起人生易老。「所遇無故物」句，眞足感人。中二承上作轉，言老固難辭，但苦立身不早，點清詩旨。末四又承上申明所以必老之故，直就身後榮名可寶，繳醒立身當早意，收住勁甚。　朱筠《古詩十九首說》：這首詩是從悟後着筆，故起一句曰「迴車駕言邁」，言看破世事不如歸去也。「悠悠涉長道」，足一句，下便從長道生情，見道旁百草已爲東風搖蕩而出，是春景也。然草方萌芽，即有荒萎。人當初生，即有衰謝。但見春復一春，故物已盡，焉得不速老乎？說到盛衰有時，其人已是胸中雪亮，毫無滯礙，豈有尙不能立身者！立身如功名道德皆是。「立身苦不早」，從無可奈何處泛泛說來。「人生」二句，又進一層，言即能立身，身非金石，何由長壽？亦不過奄忽隨物化已耳！說至此，直是烟消燈滅，無可收什，乃從世情中道一語，曰：求點子榮名也罷了。趣極。　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迴車駕言邁》：此節正完「令人老」，結句仍挽到「思君」，首句從「別離」說起。八、九兩節，「棄捐」之初，尙思挽回於其際，至「脈脈不得語」，已斷無可挽回處，斯「棄捐」已成「別離」在即矣。「迴車」「迴」之爲言轉也，始之入都門者，從此來；今之別都門者，仍從此轉也。「駕言邁」「涉長道」，即前所云「行行重行行」者，斯時四顧茫茫，直不知天地何色，惟荒烟蔓草，搖動於日暮途窮之際耳！由是感風草之情，動霜草之戚，謂「物猶如此，人何以堪」者。以「焉得不速老」句，點清「老」字；「人生非金石」句，點清「人」字。押之韻腳，則此回斷送「老」字，則直擲地成聲；冠之句巔，將自斷此生「人」字，欲呼天飲泣；以「焉得不速老」詮「令」字，即「令」字已敲筋擢髓矣！「四顧茫茫」四句，由物遞到人；「立身不早」四句，由人轉到物；「盛衰各有時」，在中間雙鎖一句；有履齒斷蚓，兩頭俱動之奇。「所遇非故物」：看他隨手點化之妙，其在前曰「將隨秋草萎」，就花言也；後曰「奄忽隨物化」，莊子謂人死爲物化，就人言也；則草自草，而物自物，不既格不相入哉？妙在緊根「搖百草」而預點透「物」字，則草之於物，是二是一，後之隨物化者，用應前之「草萎」，既無疑雜出不倫；前之「隨草萎」者，印合後之「物化」，已不啻合同而化矣！「奄忽隨物化」，追進「老」字後一層，「老」字乃拽得十分飽足，而十三四五數節之線，已預伏矣。以上還清「令人老」句，末句仍挽轉「思」字。蓋前後俱屬比體，其所以「思君」之故，未明也；此乃表其本志焉，謂「人非金石」，所恃以壽世者，惟此「榮名」耳；顧「榮名」有由，必建功則名立，即立身有自，必獲上以治民；「榮名爲寶」而苦「立身」之「不早」，則所以「思君」者，不容已矣；此思君之本志也。上「脈脈不得語」乃「思君」之情由也；此兩層尙在「思」字前一步，尙未踹到「思」字正面；即下節馳情整巾帶」四句，尙屬掀翻「思」字，不得認作實發「思」字；蓋「思」字在其十四方正引，其十六方實發。「榮名以爲寶」，謂功建名立，乃「名實」之「名」也；上「虛名復何益」，謂互相標榜，乃名譽之名也。《古詩歸》謂「識得『榮名以爲寶』與『虛名復何益』同，意乃可與讀《十九首》」，其妄作英雄欺人語者，直黑白不分，於沈醉中夢囈耳！自「傷彼蕙蘭」至此，乃文家前四比也，凡文之發揮題意處，根線皆伏在安頓題面處。所謂前伏後案，後借前情也。此後八節，皆在此四節埋根伏線；後此凡雙飛、獨宿、同車、重幃、羅牀幃、合歡被、理佳人之清曲、夢良人之容輝，俱從「賤妾亦何爲」提起；凡躑躅、沈吟、徙倚、眄睞、自結束、懷感傷、懼君不識察、愁思當告誰，俱從「脈脈不得語」提起；凡朝露、長暮、潛寐、如寄、去者疏、來者親、千載永不寤、萬歲更相送，俱在「奄忽物化」句提起；「感別經時」之句，埋「歲暮孟冬」之根；「泣涕零雨」云云，伏「垂涕淚下」之線。《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二〇《迴車駕言邁》：起二句縱斷。「悠悠」句以比世運，下縱蕩往復言之。「言邁」「涉長道」，言人生世，進德修業無窮。「四顧」十句，言感草木而易老。「立身」、「榮名」分二意，一老一死，皆倒接。此言人生不常，忽與草木同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意旨極明白，而氣體高妙，語質而豪宕，更勝艷辭麗色。　劉光蕡《古詩十九

首注：迴車駕言邁》：此感歲月如流而思及時勉學也。涉長道即是涉世。悠悠斯世，四顧茫茫。前不見古，後不見來，而往過來續，無一息之停，人生其中，如草木之一榮一枯而已。修名不立，形隨物化，天壤誰復知有是人哉？

《東城高且長》《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尾評：賦而比也。逶迤，委曲連延之貌。晨風、蟋蟀皆《詩》篇名。躑躅，欲行不行之意。此不得志而思仕進者之詩，言見東城之高且長，回風起而秋草已萋然矣，因念四時更相變化，而於歲之云暮，獨何速邪。然我方以未見君子，如《晨風》之言，心懷憂苦，今而歲暮不樂，又恐如《蟋蟀》所賦，徒傷局促，盍亦蕩滌其憂慮，放肆其情志，何苦乃自致結束，而不爲樂哉？蓋以吾黨之士，才美者衆，猶燕趙之多佳人也。彼其修德立言，壹皆獨善其身，故其言往往悲憤激切，而有以知其志氣鬱塞，未獲舒展，亦猶佳人之被服鮮潔，而但當戶自理清曲，故其音響悲切，而知絃柱之急促也。是以我之馳情整服，沉吟而躑躅，思與此人同奮才力以入仕於朝，庶幾得以舒吾苦心，而遂其情志焉爾。故又託爲雙燕銜泥巢屋以結之，於此可見當時賢才之遺逸者非特一人而已也。

《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尾評：「東城高且長」至「何爲自結束」，舊作一首，語意自是歇後，故當合「燕趙多佳人」爲一首。景駛年催，牢落莫偶，所以托念佳人。銜泥巢屋，是則蕩情放志之所爲矣。蹋促不申，只以自苦。百年有盡，無謂也。「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馳情幾往，斂襟憮然，語最貴美，至閒情則濫矣！故同言異致，詩之所用，端在此耳！

《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疑感時憂國者將待賢人之用，而入仕於朝，亦能善自寬者也。首言氣化，推遷時序，一變如彼。東城之上，被以長風，而秋草之枯者忽已更而綠矣！乃知四時代謝，而歲暮倏臨，世運之轉，瞬息在望。彼晨風之懷苦心，與蟋蟀之傷局促，皆急不能待者也。我第展舒其情志，何自苦乃爾哉！試觀吾黨之士，才美者衆，猶燕趙之多佳人，而韞玉俟時，焦心憂世，亦若佳人之理清曲，而音響悲促者然，我是以思整帶從之，而徘徊不忍去耳。末又思託爲雙燕，以巢君之屋。其戀戀不忘君之意，自可想見矣！

《文選尤》卷五《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眉批：此言歲月易邁，當從放達。舊主君臣之說，覺牽合。又《燕趙多佳人》眉批：此所思不遂，而理清曲以見意。與上各爲一首，因韻同故舊誤爲一耳。賀貽孫《詩筏》：《東城高且長》篇，以「燕趙多佳人」一段，足「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二句之意，猶《伐木》章以「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六句，足「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之意也。無此一段，便不淋漓。若其脈理斷續，無迹可尋，則子由所謂「如千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也。熟讀此詩，自悟古人章法之妙。世人以《十九首》爲二十首，且謂後人誤合此二首爲一首。前輩曾有別白者，余特引《毛詩》以暢其旨。又：「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苦心」、「局促」，着在「晨風」、「蟋蟀」，妙甚。蓋愁思之極，彼蟲鳥亦若代爲心傷也。只如此看，語意自深。今之箋詩者，咸以「晨風」、「蟋蟀」爲《毛詩》二篇，果爾，則淺薄無味，何以爲古詩乎？陸士衡《擬古》云：「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據此則「晨風」爲鳥名無疑。然「思北林」語意索然，較之「懷苦心」三字，相去不獨逕庭，且天淵矣！《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東城」二句，因現在之地以起興。「迴風」四句，言時光易邁，爾時情志，拘束極矣，非借聲音以展放之不可。將歌《秦風》之《晨風》乎，其音過於憂思；將咏《唐風》之《蟋蟀》乎，其音傷於儉陋。人生幾何，何爲拘束至此？是貴於「蕩滌放情志」也。「蕩滌」二字出戴記，蕩浮也、滌洗也，言其音之曲折往來疾速，如以水洗物而浮蕩之，乃鄭衛之音也。鄭衛之音決無奏以嫫母無鹽之理，必出自燕趙佳人，始可以放我情志。蓋人世一切，如宮室之美、車服之麗、珠玉之玩，皆非眞實切身受用，而眞實切身受用，惟有此耳。此論詳著《南史・梁武帝贊》中。燕趙佳人，未有不美，又著「美者」二字，乃是於粉黛叢中，拔異姿也。既是異姿，又何假粉飾？而「被服」云云，正暗照《唐風》「我有衣裳，弗曳弗婁」，而見縞衣綦巾之不足取耳。「理曲」用「當戶」二字者，「當戶」不惟取其易以發響，且不沒其色也。音之悲，由於曲之清；曲之清，由於絃之急；絃之急，由於柱之促。蓋音之清濁，生於律之長短；故柱疎絃緩，則聲濁而低；柱促絃急，則聲清而高。高極則悲，此鄭衛之音，最易感人，至此聽者之情馳矣，歌者之情亦馳矣！不曰「交馳」者，詩人欲摹歌者，故就歌者而言馳情耳。情既馳矣！此宜解帶襆衣，與子借臧之時，而反整巾帶者何？整巾帶，正是馳情處；沉吟者，意之且前且卻也；躑躅者，身之且前且卻也；中間加一「聊」字，見雖且前且卻，而蚤已傾心於君矣，故曰「思爲」云云。如此一刻，眞抵千金。人生眞實切身實用莫過於此，此而情志猶然拘束，必不然矣。然此

等受用，卻非獵聲漁色者所能。「沉吟」二句，雖是弄態，仍不失爲佳人。覺陳後主「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笑復相迎」，猶帶倡氣。曰「美者」，分明有箇人選他。曰「知柱促」，分明有箇人聽他；曰「整巾帶」，分明有箇人看他；曰「聊躑躅」，分明有人促他。而劉須溪乃以爲所思不遇，而理清曲以見意者，未沉心於此詩也。余最喜《詩》云：「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正無如此「馳情」云一段光景也。《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眉批：「馳情整巾帶」五字，一幅美人圖。《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四時」二句，蓋節序遞轉，惟歲晚益覺其促，猶之中年以後，流光倍駛於少壯之時也。二句合看始得。「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晨風、蟋蟀，鳥蟲之微，而云懷苦心、傷局促，硬坐甚妙。「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柱促音悲，寫出琴瑟情性。「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寫出馳情整巾帶，幾于亂矣。每掩卷思其難接，今忽接云「沉吟」云云，急處一住，妙不可言。結處繳明上意，既不可宕開不顧，又不得卻，承之曰「思爲」云云，進一步直許以終身，上許多情事，俱含其中，至矣，至矣！歲暮多悲，游情好女，如信陵之飲醇酒、近婦人，彌寫其纏綿，彌徵其憤苦矣。《玉臺》作枚乘。葉燮然《龍性堂詩話初集・十九首》：「《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指秦、魏二風詩也。《晨風》語多憂思，故曰「懷苦心」；《蟋蟀》語多儉陋，故曰「傷局促」。吾友吳冉渠曾亦言及，其義甚明。《詩歸》評：「『苦心』、『局促』着『晨風』、『蟋蟀』上，謬甚。」《漢詩說》卷八《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至「銜泥巢君屋」原是一首，張伯起離爲二首，殆未深究漢法。今仍其舊，以見古本不可妄爲分合也。　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蓋傷歲月促迫，而欲放情娛樂也，然以思結之，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義矣！「東城」二句，就其地以起興。「迴風」四句，言時光易逝，因慨古之懷苦心者，則有若《晨風》之詩，傷局促者，則有若《蟋蟀》之詩。凡此皆自爲拘束，曷若放情志以蕩滌其懷傷乎！其放情志而不自拘束奈何？莫若艷色新聲矣。燕趙之地多佳人，其尤者則有玉顏，且盛服當戶而理曲，其幺絃促柱之悲音，一何動聽也！既目其如玉之顏，復耳其最悲之曲，而情爲之馳矣。巾，冠也。巾帶，冠纓也。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動其人之親愛於我，必先自正其儀容。馳情整巾帶者，致我之敬，以希感動佳人也，正馳情之極也。沉吟，心口爲之自忖自語。躑躅，身足爲之且前且卻。此是理欲交戰情形，以起下「思爲」云云一結。既而終以爲不可，因思身不得巢君之屋，惟燕得以巢之，遂思爲飛燕也。此篇張氏以爲「燕趙」以下另是一首，且以重用「促」字韻爲據。細玩詞意，亦是。但從前都作一首，陸平原《擬古》亦作一首，擬仍其舊可也。然必如是解，方不牽強。即作兩首，即如是解，亦可。古人詩句句相生。如此詩，起云「東城高且長」，下就「長」字接逶迤相屬句，以足「長」字之勢。就「逶迤」字生出迴風動地句，就「地」字生出秋草句，就「秋草」字生出四時變化句，就「時變」字生出歲暮速句，就「速」字生出懷傷二句，就「懷傷」二字生出放情二句，就放情不拘生出下半首，眞一氣相承不斷，安得不移人之情。　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東城高且長》：繹曰：戒志荒也。賢者心乎王室而自達之辭。樂國將衰，君子見危授命之時乎。《晨風》刺秦康之忘業棄賢，《蟋蟀》刺晉僖之儉不中禮，徒自苦耳。求賢可以匡時，唯賢乃心家國，正兩相須也。佳人作者託以自比燕婉之求曰：秋風逼歲，拘拘傷遲暮乎？美人豔曲，燕趙名姬，孰可求美而釋女，女奚不馳情識曲，期兩美之必合耶？沈雲卿「海燕雙棲」本此。《文選》分「結束」上爲一首，「燕趙」下爲一首。靜案之，「何爲」句束上領下，勢若建瓴。佳人，令聞也；如玉，天姿也；被服，盛飾也；當戶，現身也；音響，發聲也；絃急，情迫也。馳情沈吟，臨期鄭重，弱顏故植也。皆可相與「蕩滌放情志」者也。通首奔逸，至此勒韁，未可中分傷格。　《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東城高且長》：此傷年華易逝，未得事君之詩；至篇末始揭作意，極難索解。首六即望中時物變遷，引起年華易逝意。「晨風」四句，賦中帶比，落出「蕩滌」勝於「結束」來，作開筆曲筆。「燕趙」六句，意轉合到學優不仕之可惜，然不便顯言，特借燕趙佳人，美顏華服，理瑟音悲，作一比擬，意境最超。「絃急柱促」，又隱爲「歲暮何速」一兜。末四遙接「蕩滌」二句，收清思出事君。巾帶既整，猶復沈吟，何等詳愼？點逗本意，卻又借燕爲比，總無實筆，故佳。此詩前後似不連屬，分爲兩首，則又皆無結構，悉心訂定，庶幾能諦當也。　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是一片禪機，《楞嚴》、《華法》，其妙不過爾爾。東城生春之地也，高長如此，逶迤如此，乃迴風動地而起。一番一番，春生之草已入秋而凄以綠矣，是何故乎？良以

四時更變化，所以歲暮如此其速。「一何」二字妙。下二句從物上說，又妙。晨風，蟋蟀，無情物也。晨風感時而鳴也，懷苦心；蟋蟀感時而吟也，傷局促。然則如何而可，只有蕩滌放情志爲妙，不必太拘束也。下而俱是從蕩情志放筆寫去。蓋蕩情之事莫過佳人，佳人之多莫如燕趙。顏如玉，色之美；被羅裳，服之麗。使之當戶理清曲，可謂蕩情矣。至于繁音促節，蕩情極矣。然至絃急柱促，其樂將終，但覺其音響之悲而已。此二句倒裝得有力。「馳情」二句，描寫入神。明知樂不可保，又恐歲暮之速，整巾帶而沉吟，至于躑躅徘徊，想不出個法子來，仍然循了舊轍，沉情聲色，思如雙燕巢屋，聊復爾爾，結得又超脫，又縹緲，把一萬世才子佳人勾當，俱被他說盡。一說「晨風」、「蟋蟀」指《詩》篇名，亦通。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東城高且長》：其十二四節：此段將題極力掀翻，以拓開局勢，乃文家那展法。發端以「晨風」二句爲話柄，豎議以「蕩滌」二句漲談鋒；以下逐節相生，一層拓開，旋一層轉攏，轉攏復與拓開，而一層拓開，又復一層轉攏；其轉拓一層深一層，乃文家剝蕉抽繭法。謀篇固須展勢，而相題貴能得間，達意妙在撰言。夫臣子之思慕君父者，案之一成而不可翻者也。不可翻而翻，則關乎撰言之妙，兼在善覓題間矣。「思君令人老」猶云「憂愁死」者也；人臣義命自安，一值「棄捐」，而遂憂愁欲死焉，所思不太過乎！蓋「思君」不可翻，而思之太過可翻也，此題間也。再看他撰言之妙，將思之迫切處，鑿空撰出「自結束」三字來，覺憂愁百結，「思」字直如蠶吐絲，到愈縛愈死田地，是亦不可已矣乎，抑亦大可嗤也已。則不可翻者，已可翻；且可談鋒肆溢，而大翻矣。故極力掀翻曰，「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十句，單承「何爲」句。借燕趙佳人，畫一個「自結束」的形狀，乃文家自註法。其十三承「蕩滌放情志」拓開，其十四承上節轉攏；其十五又承上節拓開，其十六總承上文轉攏；此什之脈絡貫通，前後渾成一片，固分之無可分也。第概以大略而區畫之，其畛域無庸過泥也。自此至末，離奇變幻，如五花八門，入者皆迷，斯化不可爲聖不可知之境矣！　又：其十二首六句一氣，前束上段，後啓下段，即借以引起中段，乃文家牽上搭下法。作者於此特總前後而集勢於中權，使通什機軸緊湊也。「東」字、「風」字、「草」字，上承「東風搖百草」；「秋草萋已綠」遙應「將隨秋草萎」，應且遠映「青青河畔草」；「歲暮一何速」遙隱「歲月忽已晚」；應則前文已操總於中權矣。「東城」引起「上東門」；「歲暮」呼起「凜凜歲云暮」；「四時變化」由秋轉冬，呼起「孟冬」「何慘慄」；則後文悉操總於中權矣。而「歲聿云逝」、「歲聿云暮」，又恰好引起中段。則首六句其以束爲提，小歇腳乃上段之「尾聲」，下段之「過曲」，特此段之「引子」也。「晨風」四句一氣，方是此段提綱挈領開端語。「晨風」二句乃文家離字訣，「蕩滌」二句乃文家翻字訣，下二句拓開意境，卻妙在上二句蹙起波瀾。蓋展勢莫妙於翻空，而騁論先期於有據，「思君」同「懷苦心」也，斯「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者，《晨風》可資之爲話柄。「憂老」殊「傷局促」矣，斯「歲聿云暮」、「歲聿云逝」者，《蟋蟀》可藉以起翻頭。至筆陣離奇，與上文接而不接，不接而接；其神接而意不接，妙在提得筆起。與「兔絲有時」二句，學者當寤寐珍此神味焉。蕩，曠遠貌；滌，洗淨也。「蕩滌」二句，謂當放寬胸臆，洗脫煩愁，以舒放其情志。何爲當「懷苦心」，致「傷局促」，長「自結束」乎？「自」字妙，說與旁人，渾不解也。後十句一氣，借燕趙佳人畫一結束樣子，其從顏遞到衣，從衣遞到曲，特歸注「絃急知柱促」句。「知」字極深絀。下「馳情」四句，俱從「知」字生出，乃就音曲悲促中，想見其情志結束處。「馳情整巾帶」，畫不出捉衣弄影光景；「沈吟聊躑躅」，數不盡輾轉反側情形。「聊」字妙，所謂「明知無益事，還作有情癡」也。「思爲」二句，在掀翻拓局處把定「思君」二字，於賓中顧主，而二字於賓位分點，又不至填實正面，此眞匠心獨運。至語言之妙，則「玉顏不及寒鴉色」、「自恨身輕不如燕」，已早爲唐人《宮怨》開山矣。結句須十字併作一句急口讀，謂其愁思迫切，恨不得變鳥飛了去，這卻是爲甚麼哩？蓋此十句止畫得一個「自結束」，將結句合併讀，「何爲」二字於言外足之，方完得一個「何爲自結束」。「馳情」二句亦宜合併看，其倏而欣然，倏而戚然，欣則曮然欲笑，戚則泚然欲涕，一霎時寫出無端悲喜，直令人不解其涕笑何從者，則其摹寫情志結束處，即隱有「何爲」二字在言下。「燕趙」十句單頂「何爲自結束」，用頂鍼緊接；十三、四、五三節，承「蕩滌」二句，越卻「燕趙」十句，用隔枝遙接；十六、十七起筆承「歲暮一何速」，更越卻「晨風」以下數節，用隔枝遙接。是中段起筆，固爲下段起筆埋根，「馳情整巾帶」倒轉，即下段「眄睞以適意」也；「沈吟聊躑躅」倒轉，即下段「徙倚懷感傷」；則中段掀翻，即爲下段闡發處引線。《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二一《東城高且長》：局意與前篇相似，但此言放志，彼言立名，相反不同。《十九首》詩非一人所作，故各有歸趣也。「回風動地」六句，與「東風搖百草」各極其警動，

陶公《飲酒》第二、三章亦如此。　又二二《燕趙多佳人》：斷爲另一首。「音響」以下，情詞警策遒緊。此篇與喻明白，同《迢迢牽牛星》，而此無甚精美。

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東城高且長》：此亦懷才欲試者之詞，以美人自比也。「顏如玉」喻生質，「被服」喻學修，「理清曲」發爲議論也。「音響何悲」，世變已急也。「絃急柱促」，憂世深故望世切，而世終不悟，不能求賢以自輔，則欲出而強爲之。情既動矣，而又自「整巾帶」者，欲出救世，不能不自審所學，士之自薦如女自媒，犯禮而行，失身無補，故「沈吟」「踟躕」不敢違禮而動也。此心耿耿，欲網繆君屋而終不可得也。

《驅車上東門》　《歲寒堂詩話》卷上：陶淵明云：「世間有喬松，于今定何聞。」此則初出于無意。曹子建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此語雖甚工，而意乃怨怒。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可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　《困學紀聞》卷一八《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生忽如寄」，本於此。　《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尾評：賦也。上東門，東都門名。白楊，柳屬，葉圓而白。古者，庶人之墓多樹之。蕭蕭，悲凄之聲。陳，故也。杳杳，深暗無所見也。即，就也。長暮，猶言長夜。地中有泉，曰黃泉。浩浩，水流貌，謂陰陽四時運行不息，如水之流也。醫書以飲藥爲服。被服，衣之也。生縗曰紈，白練曰素。此驅車郭門，因所見而感悟，謂死者不可復作，生者豈能長存？人壽有限，雖往古聖賢亦莫能過越於此者。與其逆理以求生，不若奉身以自養，斯亦不失順正俟命之義歟！　《古樂苑》卷三三《驅車上東門行》：此與《冉冉孤生竹》，並《漢十九首》中詩。　《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尾評：漢人詩多含情不露。　《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達生者之辭，言方驅車郭北，因所見而忽然省悟，知死者不可復作，生者豈能久存？雖往古賢聖，亦皆凋枯，誰能免者？與其逆理而求生，不若樂生以待盡，斯庶幾乎順受其正者與？　《文選尤》卷五《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眉批：通篇俱達生之論。　《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首八句直序下，「浩浩」以下，卻用論宗語，猶元人《嘆骷髏》雜劇，先取一副骷髏偃置場上，然後假偕莊生勸世之言，此格甚好。上東乃長安東門之名，李斯牽黃犬逐狡兔即此。蓋西都人詩。郭北，西都之北郭非東都之北邙也。「陰陽移」猶云「日月逝」，但「逝」字頓、「移」字漸；「日月逝」與人年命無關，「陰陽移」卻有關於人年命事。「浩浩」二字，指其氣而言。自古及今，死死生生，展轉相送，俱在一「移」字摹出來。西都時中國尚無佛教，止有儒家、道家，儒而聖賢，道而神仙，皆不能免此，則亦終無有能免此者矣。「不如」二句，亦是詭詞，正急急教人修行，然飲酒披素，又何嘗不是修行與？　末二句從《唐風・山有樞》來。「美酒」即「子有酒食」，「紈素」即「子有衣裳」，「不如」二字即自「何不日鼓瑟」之「何不」二字化出。　《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萬歲更相送」，眞語，非奇語。「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弇州云：榮名以爲寶，不得已而託之名也。至虛名，復何益？名又無用處。季鷹有言：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此正同。繼之曰：被服紈素，則趨愈卑而志愈苦矣。予謂正自《唐風・山樞》篇化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賢聖不可爲也；「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神仙不可爲也。舍飲酒，何之乎？即《青青陵柏》篇意，此首乃暢言之。彼主于縱遊，此主于燕坐，然詞旨亦苦矣。樂府載此，作《驅車上東門行》。　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達人自言其所得也。陰陽，氣也。浩浩，無窮盡也。移字妙甚。自古及今，生生死死，更迭相送，都在一「移」字中。即爲聖爲賢，亦莫能度此。若因莫能度而求神仙之術，則又謬矣。仙可求乎？求之未有不爲藥所誤，而速其死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莫若現前者足以樂矣！《唐風》云：「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又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依此而言，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之爲得也。　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驅車上東門》：繹曰：勸達生也。今之視昔，即後之視今。試觀北邙山下，何曾恕過聖賢，亦未見有仙去。飲美酒，服紈素，曉人固當如是。此蓋「對酒當歌」，以爲風諭。王弇州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蓋前首歎老而欲早立榮名，此並避名而言嗜欲。信陵君飲醇近婦，不得已之極思也。」宋彊齋云：「志士不大用，而寄情於飲食衣服；願愈違，趨愈下。」徐衣言云：「秦皇漢武，欲求長生，死且不免；曷如美酒紈素，反能不死乎？是故求仙似高於入世，誤則殆有甚焉。縱欲反覺較勝，勝心復焉用爲？」　《古詩賞析》卷

四《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此警妄求長生之詩。首八即出門所見墓田景象蕭颯，以明人死不能復生，原自可憐。中六承上遞落，反覆申明人必有死之理。末四點清癡想求仙，俱爲藥誤之有損無益，一詩之骨，而以不如甘飲華服，取適目前收足之。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詩另是一宗筆墨，一路噴薄，不可遏抑。韓潮蘇海皆本於此。上東門在東北，故次句即接曰「遙望郭北墓」，因白楊松柏想到黃泉死人。「陳」字妙、「永」字妙。此處越說得狠，下文越感歎得透。「浩浩」二句從上文詠歎而出，言所以有生有死者，因陰陽換移所致，故危若朝露，不能固同金石，雖萬歲千秋，只是生者送死，生者復爲後生所送，即至聖賢，莫能逃度。言至此，將遙遙千古、茫茫四海一掃淨光矣！意者其神仙乎？然服食求仙，多爲藥誤，夫復何益？飲美酒而被紈素，且樂現在罷了。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驅車上東門》：此承上節「蕩滌」二句來，謂思君而惟憂用老，其長自結束，苦立身之不早，懼奄忽以物化者，以惟恐其死耳。夫人亦孰不死耶？即驅車東門，遙望北郭，彼白楊蕭蕭，松柏夾路者，伊何人，伊何人，不既陳陳相因耶？蓋「生亦我所欲」，而「自言皆有死」，千載永不寐，死者不復生；萬歲更相送，生者無不死；念及此而齊得喪，一死生，殀壽且不足貳其心，榮辱又何足關於慮，斯優哉遊哉！聊以卒歲者，何不可蕩滌其情志，而顧長自結束乎？通節止歸注「不如」二字。此節近脈承「蕩滌放情志」，遠脈跟「奄忽隨物化」；對山在「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祖山乃「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此三節皆行龍過峽，結穴尚在下段，作者偶爾寄慨於邱邙，解者要當細詳其龍脈。首句上承「東城」來。按：河南郡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是上東門與北郭固緊相接壤處。按呂才雜書，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自晉郭璞與地理之說，所葬不必皆北矣！三代而下，漢爲近古，觀「遙望北郭墓」，作者固漢人無疑。「遙望北郭」七句，死者不復生；「人生忽如寄」六句，生者無不死；而中特署曰「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即欲勿哭不得也，即欲勿樂不得也。子會生天耶？丑會生地耶？寅會生人耶？其每會動以十萬八千計者，亦不知越於今直不知閱幾十萬八千年，則陰陽之移，曰「浩浩」，洵「浩浩」也；而人之生且死於其間者，曰「年命如朝露」，年以命定耶？抑命以年定耶？夫命之應得若干歲者，其人因得若干年，斯年以命定也。然人必實歷若干年，於命乃爲若干歲，斯命以年定也。而要無論也，試總論年命，下壽幾何年？中壽幾何年？上壽又幾何年？要乎其極，百年焉止耳！夫於陰陽浩浩之中，每會輒以十萬八千計，而人之生且死於其間者，特百年耶？而況乎其不皆百耶？其不以一瞬，直朝露之不如矣！夫前我而死者，其死不復生；後我而生者，其生無不死；若茲之淹淹於其中，死猶未死，生不長生，其泡影風燈，止自憐者，即欲勿哭，又惡得而不哭哉？然前我而死者，其死既不復生；後我而生者，其生亦無不死，則茲之悠悠於其中，生不長生，死未遽死，亦庶幾「偷閒學少年」者，雖欲不樂，又何苦而不樂哉？若猶不樂，而逐逐於名，營營於利，不遂所求，而情志結束，若欲憔悴以死焉，斯不俟蓋棺，而已毫無生趣者！幾不弄成一活死人乎？「聖賢莫能度」，直使世間假道學一輩，儼然修身立命，幾幸多得年所者，冷水澆背。「多爲藥所誤」，直使世間大知識一流，侈然海外奇方，有可長生久視者，巨棒槌頭。揭此兩層，打開後壁，直使人死心踏地，將不俟圖窮而匕首見；下「不如」二字，已跨跳出來已。結句將「不如」二字頓斷重讀，乃通首精神貫注處。下八字合併成句，不過隨分消遣法，俗所謂有得吃便吃些、有得穿便穿些耳！解者乃沾沾於酒必求美，服無求華，以與爲區分；且斤斤謂逃情於酒，以全天眞，而務爲註腳；不從妙處傳神，轉從籬際索解，買櫝而還珠，作者應暗中匿笑耳！《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二三《驅車上東門》：此詩意激于內，而氣奮于外，豪宕悲壯，一氣噴薄而下。前八句夾敘、夾寫、夾議，言死者。「浩浩」以下十句，言今生人。凡四轉，每轉愈妙，結出歸宿。漢、魏亦有尚氣勢者，如此詩及下二篇是也。與《行行重行行》等篇，又是一副筆墨。《西北有高樓》又另是一副筆墨；《十九首》非一人作也。此詩及下二篇，已開陶公。

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驅車上東門》：此慨年命之促而無可如何，不如隨時任運，自盡其所得爲也。上東門，洛陽城門，郭北有北邙山，東漢諸陵及王公達官所葬。人生百年，眞如朝露；死期一至，名利皆空。於是求仙學佛，冀留此身，而卒幻妄無益，不如守吾民生彝倫日用之常，爲所得爲。此心千古不朽，即此身千古如生也。

《去者日以疎》《歲寒堂詩話》卷上：「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此語非惟創始之爲難，乃中的之爲工也。荊軻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自常人觀之，語既不多，又無新巧，然而此二語遂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極壯士赴死

如歸之情，此亦所謂中的也。《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蕭蕭」兩字，處處可用，然惟墳墓之間，白楊悲風，尤爲至切，所以爲奇。樂天云：「說喜不得言喜，說怨不得言怨。」樂天特得其粗爾；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見其親切處，何可少邪？詩人之工，特在一時情味，固不可預設法式也。

《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去者日以疎》尾評：賦也。去謂死者，來謂生者。高阜曰丘。墓，冢塋之地，聚土高則謂之墳。犁，耕。摧，折也。閭里，門也。此詩大槩語與前篇相類，而此則客遊遐遠，思還故里，日與生者相親而不可得，故其悲愁感慨見於詞氣，有不能自已者焉！按：此亦在枚乘九篇之列，若與憂傷終老一篇合而觀之，信不虛矣！《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去者日以疎》尾評：失意悠悠，不覺百感俱集。羈旅廓落，懷此首丘，若富貴而思故鄉，不若是之語悴而情悲也。此詩其來無端，其止無尾。「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語特感傷。「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可補《騷》餘未盡。《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客遊遠方，思還故里者，因出郭門而賦以自嘆。念彼荒冢湮沒，墓木摧殘，其於死者固已日遠日疎，而遙望故鄉，冀與生者相親，而又杳不可得，其感慨可勝道哉！賀貽孫《詩筏》：「去者日以疏」與「明月何皎皎」二首，平平無奇。然古今選詩者，不敢刪此二首爲十七首，即擬《十九首》，至此愈難措手，此其故何也？《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去者日以疏》尾評：此首人多以爲（與）前首相似，不知此首宜與下首參看。下首是說向日親邊去，爲生者說法；此首是說向日疎邊去，借去者爲生者說法。王元美曰：「此客異鄉，因見古墓而思里閭者。」此解「思」字甚當，然與上文照映處，卻無意味；不如以「思」屬死者。余曾見修行人有繪死髑髏於牀几間者，作髑髏謂人之語曰：「昔日我如爾，吁！何不悔？異日爾如我，吁！何不修？」「去者日疎」，說得怕人；又逼以「來者日親」一句，更怕人。「欲歸無因」，見日親中再無我分，那得不日疎？《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去者日以疎》眉批：「出郭門直視」，古人筆法如此矯勁。《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去者日以疎》尾評：結不粘上，其意愈合，與《西北有高樓》作同。生仍冀得歸桑梓，班定遠亦求入玉門，觸目怵心，都感此意。與上篇所觸正同。彼欲聊遣，此則思歸，又換出一意也。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十九首》：「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略】雖是口頭慣熟，然鐘鳴酒醒之餘，每一念過，未嘗不泣數行下也。張庚《古詩十九首解》：王氏謂此客異鄉，因見古墓而思里閭也。吳氏以爲「思」字屬死者解。細玩詩意，兩說俱可。依吳氏說，言天地之化，無一息之停，無非是去者來者兩物而已。去日以疎，來日以親，蓋言日親者，非眞親也，是日疎之因也。親者非親，疎者眞疎，其何以堪！「出郭」二句，申上日親，而日親者如是。「古墓」二句，申上日疎，而日疎者如彼，更何以堪！而況目前之白楊悲風蕭蕭，愁何如耶？結二句，因代死者作慘語以自傷，言覩此景狀，死即有知，而興思故里，然後覓道而歸，則幽明相隔，茫茫無路，將何因也，則人生之可傷何如耶？若依王氏說，上八句解同。結二句，言當此時，安得不深首邱之思，無如欲歸而道無因也。道無因「道」字當作引導解。歸有資斧，則因資斧爲道。或歸有附託，則因附託爲道。兩者俱無，所以久淹也。若作道路解，則東西南北，犁然在目，何謂無因？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去者日以疏》：繹曰：疾沒也。古往今來，大去者誰復與親哉？郭門外一望邱墳，其犁爲田擢爲薪者，殆日以疏矣！但有悲風日聞，使旅魂愁絕而已。歸路茫茫，故里安在耶？前篇哀其老死，此幷哀其死後，更進一層，深於醒世語。淵明《挽詩》學之。或曰：「憫亂者，思歸焉。」《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去者日以疎》：此客中經過墟墓，有感而思歸之詩。首二逆探下意，雙提而起，筆勢聳拔；言死而去世者固宜日疎，若生而與我相接者則宜日親也。中六申寫所見邱墓摧殘悲愁之況，本是觸緒之端，卻恰作日疎印證。末二點清欲歸不得。作詩之旨，又恰從日親轉落，言何以宜親而不能義，是可慨也。轉接處純以神運，無怪乎閱者目迷。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與前一首用意相同，前八句筆情亦似，至後二句筆情宕漾，另是一種。起二句是子在川上道理。茫茫宇宙，「去」、「來」二字概之；穰穰人羣，「親」、「疎」二字括之。去者自去，來者自來。今之來者得與未去者相親，後之來者又與今之來者相親；昔之去者已與未去者相疎，今之去者又與將去者相疎。日復一日，眞如逝波。「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但見」妙。無人不到這般田地，豈獨成墳！日復一日，即墳亦難保。試看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蕭蕭，安得不愁！說至此，已可閣筆，末二句一掉，生出無限曲折來。日月易逝，歲不我與，不如早還鄉閭。幸向所親者未盡死去，安可蹉跎歲月，徒羈他鄉？無如欲歸雖切，仍多羈絆，不能自主。奈何！奈何！此二句不說出所以不得歸之故，

但曰無因。凡羈旅苦況，欲歸不得者，盡括其中，所以爲妙。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去者日以疏》：承上節轉攏，謂自古皆有死，死生不足多慮矣，即死期要亦甚迫矣。顧死不足慮，死後不無可慮者。「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不見邱墳之犁爲田者乎？雖云「古墓」，其下諒有陳人也。「不寤」而驚使寤，「潛寐」而擾以不寐者，「杳杳即長暮」，多恐未及千載耳。「摧爲薪」者，松柏無望以夾路，傷其類者，白楊隱訴以悲風，其蕭蕭不似向前聲，驚殺愁人聽不得，值時遲暮，而思還故里，當放置而欲歸無因，恐遽塡溝壑，莫遂首邱之慕；雖屬達人，亦難矜曠達矣！斯欲蕩滌其情志而不得，又惡能已於結束乎？起筆側重在「來者日以親」，上句第以陪出下句。「親」「疎」猶言遠近也。去日以疎，去者既日遠一日；來日以親，來者且日親一日。日遠一日，去者已日多一日；日近一日，來者即日少一日。日多一日者，不見其益，有時而增；日少一日者，不見其損，有時而盡。有時而盡者，初非有實在可據，悠悠忽忽，悉消歸於無何有之鄉；有時而增者，更無能須臾少待，急急匆匆，直奔流於不復回之境矣。此須設身處地，方見其情之迫切處。當衰邁之年，處竄逐之地，思還無因，願乞骸骨而不得，一旦溘逝，數片骨頭，更不知拋露於何所；「蕭蕭愁殺人」，不單在竄逐，在衰邁而竄逐也。開口將「來者日以親」句逐字沉吟，遲重以出之，即通首神情危悚矣。次二句雖以引起下文，卻兼承上節而申足之。上「千載」「萬古」，係直言之；此「直視」「但見」，乃橫括之也。蓋曰「長暮」，曰「朝露」，曰「永不寤」，「忽如寄」，謂古今上下之同歸於盡，止以見後先相望者踵相接，要未及新陳相因者塚相錯也。由前而論，彼千載永不寤者，固潛寐黃泉下矣；由後而觀，此萬古更相送者，亦送以潛寐黃泉耳。斯古今上下直同歸於土者，爲邱爲墳，不既多乎？曰「直視」，曰「但見」，謂一眼看去，其鬱何纍纍者，直彌望盈盈也，乃檃括上「千載」「萬古」兩層而申足之，不特爲本節承遞語。蓋此節緊承上節轉，首二句承「浩浩陰陽移」四句轉，「古墓」四句承「驅車上東門」四句轉，末二句承、末二句轉。惟「下有陳死人」四句及「萬古更相送」四句，此兩層堆累煩重，乃以次二句檃括而總承以轉，則其承上爲轉者，於上節直滴水不漏矣。「古墓」二句，將「犁」字、「摧」字咬定牙根讀之，眞不堪其很毒，初讀之「犁」字、「摧」字已極很毒，不堪再讀之，兩「爲」字更極很毒不堪也。是何也？凡人之所爲，本諸心也。當其有爲，必以爲可爲斯爲之；苟其不可，必不爲也。古墓而爲田，彼固以是可爲田，而直宜爲田焉者，斯縱情犁爲田也；松柏而爲薪，彼固以是可爲薪，而直宜爲薪焉者，斯任意而摧爲薪也。見者方動魄驚心，而駭爲變；爲者且縱情任意，而狃爲常。第衡以摧犁之跡，而不驟諸犁之摧之之心，庸知非誤其很毒猶從未滅也？嗟乎！情之岌岌，振古如斯；氓之蚩蚩，於今爲烈；將無俟蓁棿以掩己，預知揚掘有時者，斯人將奈斯人何！此節歸注在末二句，擒定「思」字顧主斯上下節之極力掀翻者，庶不至游騎無歸，乃文家縱中用擒法，合下節乃文家隨擒隨縱法。末二句「思還」「欲歸」，重疊言之，止此四字，便寫得雜雜沓沓，覺一霎時千頭萬緒，直沒尋頭緒處。其寫「愁殺人」眞是愁殺人，一亦眞是妙筆也！「白楊」句結上，其「風悲日曛」，已不俟「天陰鬼哭」。「蕭蕭」句起下，當「途窮日暮」，說不盡「旅況魂驚」。《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二四《去者日以疏》：氣格略與上同。此歸宿在睹此當思息機，勿妄逐世味，但苦未能歸耳，意更悲痛。顏子「不遠復」，屈子「及行迷之未遠」，莊子惜「以有涯逐無涯」，去人愈遠，則不得歸矣。喻意逐世味者同歸于一死，而不知反身求道。只此二篇，古今之人不能出其意度之外矣。韓公擬之作《秋懷》。去者，死者也；疏，遠也。用《呂氏春秋》。末二句突轉勒住，如收下坡之駿。古人筆法高絕，後人不解久矣。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去者日以疎》：人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爲形。性能常存，而形必敝，性爲神而形爲器也。歲月如流，往過來續，人生必死，自然之運，當及時勉學，以保全此性。此身雖敝，此性惺惺不寐以昭然於天。《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詩》所謂「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即此之「還故里閭」也。若生不學至死方悔，則「欲歸道無因」矣！

《生年不滿百》《詩式・語似用事義非用事》：如《古詩》：「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曹植《贈白馬王彪》：「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又古詩：「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上句言仙道不可偕，次句讓（一作「誚」）求之無效。下句略似指人，如魏武呼「杜康」爲酒。蓋作者存其毛粉，不欲委曲傷乎天眞，并非用事也。周紫芝《竹坡詩話》：李石、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石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達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爾，然人臣進言，要當如此。《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尾評：賦也。秉，執也；玆，年也。《呂氏春秋》云：「今玆美禾，來玆美麥。」嗤，笑也。王子

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謂其好吹笙，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後乘白鶴過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此勉人及時爲樂，且謂仙人難可與並，使之省悟，蓋爲貪吝無厭者發也。其亦《唐風・山有樞》之遺意歟？　徐禎卿《談藝錄》：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幷驅者，托之軌度也。又：「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諱重襲，若相援爾。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語精，可二也。《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尾評：起四句名語創獲，末二句將前意一噴再醒。「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念此已是憮然。至讀「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益嗟嘆自失，乃知此言無不可感。《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詩嘆世人之愚，即秉燭夜遊，《唐風・山有樞》之意。言今人徒營營逐逐，思爲千歲之計，不知人生幾何，即秉燭夜遊，猶恐其晚，而及今不樂，將待何時？生平持一錢，恪不忍費，而宛其死矣，竟亦何益？適足爲後人所嗤笑耳。誰能俟與仙去而久不死哉！　《文選尤》卷五《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眉批：此詩與前二首之意相發。　賀貽孫《詩筏》：「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人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一首十句，皆輯樂府《西門行》中警語成之，全不易一字，然讀之只似《十九首》語，不似樂府語。在樂府中每覺此語奇崛，在《十九首》中又覺此語平澹，猶「青青子衿」、「鼓瑟吹笙」等語，在《毛詩》中但見和雅，入曹公詩中乃見豪放。筆墨轉移之妙，非深於詩者不能知。　《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此詩重一「時」字，通篇止就「時」上寫來。「年不滿百」，人豈不知？「憂及千歲」者，爲子孫作馬牛耳！「愛惜費」乃憂之效，「後世」正指「子孫」。曰「出舍翁得此已足矣」，乃是後世嗤也。「晝短」二句最警策，人生既不滿百年，夜且去其半矣，以夜繼晝，將以紓吾之生年也。若以「晝短夜長」，專指冬日，何異說夢？　劉須溪曰：「唐人『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本此意，卻非勦襲。此是爲惜費人說得可嗤，所以釋天下鄙吝之心；彼是爲浪費人說得可惜，所以釋天下驕侈之心。」　《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眉批：「何不秉燭遊」，感慨而氣悠長，覺李長吉「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等語，何等急促！　《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接法高。）難可與等期。」愚者僕僕，若自有無涯之年，則必仙人爲然，而王子喬非可等期也。看結語，即妄意求仙者亦是愚人。懷千歲之憂，則必爲來茲之待，病根總是一吝，其實愚耳。結句正與「來日大難」參看，此則明言之矣。　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教人及時爲樂也。　吳氏曰：通篇以「時」字爲主。「生年不滿百」，人皆知之，「常懷千歲憂」者，爲子孫作馬牛耳！愚謂此二句大概言常人之情如此，「晝短」四句，則作者之自得也。人生時日，晝夜各半，即日日爲樂，只得一半，何不繼之以夜，以紓我之生年乎？且在百年之內，又不知七十六十，可不及現在之時行樂，而欲待不可必之來茲乎？因思懷千歲憂者，眞愚者也。愚者只愛惜費。愛惜費，憂之效也。後世雖泛指，而子孫亦在其中。祖父懷憂惜費，以遺子孫，而子孫恣慾揮霍，不惟旁人嗤其愚，即子孫之揮霍，亦是嗤其徒自苦耳！此二句緊頂「千歲憂」句講，結引王子喬而歎美之，一以喚醒懷憂者，一以自賢其所得也。「仙人」二字，從愚者楔出。既出仙人，便指王子喬以實之，否則「王子喬」三字突矣。　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生年不滿百》：繹曰：懲需也。需者豕蝨是也。世短憂長，一生吝嗇，徒自苦耳。夜以繼日，樂乃無虛焉。夫人生幾何？即秉燭夜遊，猶嫌其晚；而況不及時爲樂，守錢虜尙復何待？豈能似僊之不老，亦空使千古姍笑爲豕蝨類耳。葉岑翁謂「即《唐風・山有樞》意。」王西齋云：「重章累歎，無非爲年命不長，行樂已晚；茲欲秉燭夜遊，又進一層矣。陶詩約起二句，爲『世短意常多』，特妙。」　《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此刺貪夫戚戚之詩。首四突然將人生年促憂長，爲癡妄者當頭棒喝；隨就光陰宜惜，指出夜遊良策來。中四承上二句，申明行樂所以貴乎及時，以來茲歲月，爲數難知，不能待耳；而愚者昧昧，不知爲樂，蓋惜費是其病根，受嗤乃其明驗，詩旨已揭。末二更以仙人難期，破其迷惑，兜應首句及「何能待」句作收，不重仙不可求意。　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與前二首用意頗同，只起二句，便令人擊碎唾壺。「生年不滿百」，把天者且不必說，即以壽論，且不滿百，而所懷者乃有千歲之憂，營營逐逐，何時是了計？惟有拋開一切，游行自得方好。又苦晝短夜長，故喚醒一句，曰「何不秉燭遊」。嘗見世人白日忙碌，夜裏方得

消閒，讀此不覺失笑。「爲樂」二句，承上文足二句。然人可樂而不樂者，大半是愚而惜費。窖金徒積，百年已滿，憂且不得，況于樂乎！亦徒爲後人嗤而已。末二句又用輕鬆之筆，將人喚醒。仙不可學，愈知費不可惜矣。當與《蟋蟀》、《山樞》同讀。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生年不滿百》：此又承上轉開。「生年不滿百」承「去者日以疎」來，「常懷千歲憂」承「出郭門直視」以下八句來，「憂」字緊頂「愁」字來，其統承上節，即首二句槩括已完，而上句又特以宕起下句。以下皆跟第二句轉，「晝短」六句跟「懷憂」二字轉，尙屬實筆；末二句跟「千歲憂」三字轉，方是主筆。「晝短苦夜長」，前顧「歲暮」，後照「孟冬」，日晷已極短矣！「長夜」二字，即爲下段伏線。此後四節，悉屬夜景矣。此句亦微兼比體，晝屬陽，夜屬陰，去日疎而來日親，即去日多而來日少，俗所謂「在天日子短，在地日子長」者矣！「何不秉燭游」，「何不」字以矛攻盾，反跌得妙，謂既知如此，復何苦如此者。夫人壽無多，徒憂曷益？吾生有限，不樂何爲？下四句皆以申足此句：「爲樂」申上「游」字，「當及時」合下句正申足「秉燭游」三字，「何能待」妙，將「爲樂」寫得掀烘，便將「懷憂」掃得扯淡。從「懷憂」翻出「爲樂」，此文家極力反攻法。「愚者」二句反掉以足之。「愛惜費」申「不秉燭游」四字，「但爲後世嗤」，特申足「何」字。蓋游必極乎游之情，游必盡乎游之致；極乎游之情，固惟日不足也；盡乎游之致，即使費不惜也。「費」字妙，將「爲樂」加倍烘染，謂游以行樂，不樂不如其不游；即樂必盡情，不極情盡致，仍不樂。於以云「游」，必大排場兒，不可小家子相，將張燈鋪宴，載妓隨波，方可云「爲樂」，方可謂之游也；不然拿個燈籠望外跑去，便云「秉燭游」耶？是游者定須揮灑得幾個錢，又須捨得揮灑幾個錢矣；而愚者不能也。「愛惜費」凡三層：費用之廣也；惜悋也；捨不得錢也。愛，喜意也，謂凡事總喜歡省錢也，「愛」字自然得妙；「愛」屬仁，本諸性者也。「愛惜費」爲守財奴以錢爲命，直寫到性焉安焉的田地。「但爲後世嗤」，「但」字妙，謂一錢不捨，終日牢愁，其過爲身後憂者，止徒爲身後笑耳！後世猶笑，則當世之傳爲笑柄可知。夫我方戚戚然而憂之，人咸竊竊然而笑之，顧乃以我之憂，而徒供人之笑，這卻爲甚麼呢？其申足「何」字，令人於言外想之。蓋「爲樂及時」二句，申足「秉燭游」三字；「愚者愛惜費」句，止申足一「不」字，「但爲後世嗤」句，乃申足一「何」字。合四句倒轉看，止是一個「何不秉燭游」。以上六句承「懷憂」二字寬轉，以「爲樂」破「懷憂」，亦大概寬慰之，出豁一隨時消遣法，與其十三「飲酒」、「被服」八字隨分消遣者同，看意所歸注，原不在此。末二句乃承「常懷千歲憂」緊轉，方正破其「摧木」、「犁墓」爲憂處。謂人生無幾，不及時爲樂，而憂懷千載，至以邱墓爲憂也，所憂亦太過矣！以若所憂，則必等諸王喬之乘鶴以逝，化鳥而鳴，斯可免於憂矣！夫子喬以前，既無子喬，子喬以後，亦無子喬；是王子喬之乘鶴以逝，化鳥而鳴，固仙人中出於其類，而又拔乎其萃者。斯無俟此庸庸碌碌者高相頡頏，而始知難與等期也。仙人既難於等期，凡屬斯人，其生寄死歸，孰不遺此臭皮囊？即時移世易，又孰能長保此臭皮囊？陵寢且不免於發掘，而何希罕這賤骨頭？李鐵拐仙蛻爲虎啖，又何希罕這俗骨頭？先賢墓誤爲白牛廟，更何希罕你這蠢骨頭？念及此而螻蟻何親，狐狸何疎者，則當息我以死，轉不如速朽之爲愈耳！斯又何不可「蕩滌放情志」，而顧長「自結束」乎？　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生年不滿百》：「生年」有限，所欲無窮，不如及時修道，夜以繼日。大道自有眞樂，何能當此錯過？世俗不知修省，而懷實以亡身。妄者又遁而之他，均辜負此生矣！東漢時佛、老均已萌芽，由儒者不悟性命之旨，故爲二氏誘惑也。《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二五《生年不滿百》：萬古名言，即前《驅車》篇意。而皆重在飲酒，及時行樂，是其志在曠達。漢、魏時人無明儒理者，故極其高志，止此而已。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息不懈，死而後已，固不可以是繩之耳！起四句奇情奇想，筆勢崢嶸飛動。收句逆接，倒卷反掉，另換氣換勢換筆。

《凜凜歲云暮》　《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凜凜歲云暮》尾評：比也。螻蛄（蟲名，按《本草衍義》，即五技鼠也，至夜則鳴，聲如蚯蚓。）率皆厲猛也。遊子本婦人指夫而言，今託以喻君也。曹子建《七哀詩》以宕子喻文帝，殆亦此意。遺猶捐也。洛浦，宓妃所在。累，積也。凡婦稱夫曰良人。惟，思；古，舊；惠，授也；綏，挽以上車之索。古者親迎，有壻授婦綏之禮。闈，閨門也。晨風，鸇之別名。眄睞，旁視。睇，望也。徙倚，以見其心不安於一處也。此忠臣見棄，而其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故託婦人思念其夫而作是詩。言歲暮蟲鳴，以比世道漸衰，而小人得時也。凉風厲而遊子無衣，以比陰邪既盛，而君無匡輔之者。且君雖有賢者而不能用，亦猶錦衾遺於洛浦而不以御。如我夙昔與之同袍者，亦相違遠，使之獨宿既久。常於夢寐想見而不敢忘，其或精誠感通，君懷舊歡而枉顧我，願攜手以同歸，然皆

夢中所遇，不久與處，徒虛美耳。於斯時也，既不能奮飛以相從，則惟瞻望自適，不免感傷而垂涕，此可見其愛之深，思之切，不自知其若此也。《詩藪・內編》卷一：「王孫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漢「凜凜歲云暮，蟪蛄夕鳴悲」、齊「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咸自此。《選》出於《騷》，往往可見。《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凜凜歲云暮》尾評：此篇直而不倨，以含情未罄。《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思朋友之避亂而去者，願與俱去而不得，故託於婦人思夫而作此詩。歲暮蟲鳴，涼風復厲，此爲何等時耶？蓋喻宵小羣譁，氣象愁慘，致令遊子寒不能堪。彼有錦衾自遺洛浦，此昔之與我同袍者，亦遂違我而去也。我獨宿既久，時於夢寐見之，而懽愛之情不忘，疇昔夢中，若欲枉駕迎我，携手同車，而若恍若忽，暫來即去。夫安能奮飛相從，惟有引領長望而已，是以感懷而垂涕，不自知其思望之切至此也。或作忠臣見棄而想見其君，誤矣。《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凜凜歲云暮》眉批：比喻婦人思夫也。又云：逐臣懷國，故托而賦此。賀貽孫《詩筏》：詩中說夢，如蔡伯喈「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擬似空幻，恰是夢境。然「凜凜歲云暮」一篇，皆夢境也。「凜凜歲云暮，蟪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前七句，夢前之因也，至第八句方入夢，遂有「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四句。夢中歡聚，一段空喜，最妙在「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二句，倏忽變態，遽失前境。在夢中尚不免匆遽，亦安往而不得匆遽也。「盼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二句，夢中送癡，無聊已極。結云：「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則醒後憶夢，情愈迫而景愈難堪矣！段段空幻，不獨爲少陵《夢太白》二詩之祖，且開湯臨川《牡丹亭》無限妙想。《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凜凜歲云暮》：首四句俱叙時，「凜凜」句直叙，「蟪蛄」句物，「涼風」句景，「遊子」句事，總以序時。勿認「遊子」句作實賦也。「錦衾」句引古以起下，言洛浦二女與交甫素昧生平者也，尚有錦衾之遺；何與我同袍者，反遺我而去也？「獨宿」難，「獨宿長夜」更難，況「累長夜」乎？「夢想」二字，相臻得妙。「良人」二句，想耶？夢耶？「願得」云云，夢耶？想耶？因想而有夢，又因夢而有想。「願得」二句，夢中滿意之想。「既來」二句，夢中不滿意之想。「亮無」二句，夢中大不滿意之想也。「盼睞」句從「又不」句來。既「不處重闈」，惟有「盼睞以適意」而已。「既來不須臾」，惟有「引領遙睎」而已。「徒倚」二句，寫去後；「引領」寫臨去；「盼睞」寫來時。「既來」四句，就所夢者寫，極其冷落；「盼睞」四句，就夢者寫，極其熱暱。此等光景，寫入眞境，已自難堪，況入夢境乎？劉須溪云：「『古懽』二句，夢中之景如是；『徒倚』二句，既覺而然。」以此分夢覺之界，在學者意思宜然，作者語氣殊未點明也。余政以不辨夢覺，彌見結想之深。《詩辯坻》卷一：「錦衾遺洛浦」，是君有他心，故云「同袍與我違」。「良人枉駕」是夢境，「不處重闈」是覺境。「惟古歡」猶言思舊歡。閨人有寒衣之念，而游子有錦衾之遺，義亦薄矣！然終不敢忘，至形諸夢寐，而猶以昔懷相期，可謂忠信矣！《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凜凜歲云暮》：「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思微語眞。先寫歲序之晚，繼憶征夫之寒，「獨宿」下始轉入自身，忽宕一步，妙用虛擬，見良人之歸不數，而後述其留居未工，同往無期。「晨風」以下乃畢吐苦緒，結搆最高。「亮無晨風翼」二句，猶馳情遠道；「盼睞」二句，則寫其居處徬徨。而結語上句總前文，下句歸實地，其中無限曲折。空閨思歸，曲盡其情。《漢詩說》卷八《古詩十九首》：曰錦衾，曰同袍，曰獨宿，曰夢想，曰巧笑，曰攜手，曰重闈，似懷昵友，非懷良友之辭。非懷昵友者賦之，爲懷昵友者賦之也。阮籍《繁華子》本此。《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凜凜歲云暮》：此相見無期，托之于夢也，「既來不須臾」二語，恍恍惚惚，寫夢境入神。張庚《古詩十九首解》：吳氏曰：首四句俱是叙時，「凜凜」句直叙，「蟪蛄」句物，「涼風」句景，「遊子」句事。「錦衾」句引古以起下，言洛浦二女與交甫素昧平生者也，尚有錦衾之遺，何與我同袍者，反違我而去也？此解遊子三句，極得旨。同袍雖違我，我則深思而不能置也。獨宿已難堪矣，況長夜乎？況累長夜乎？於是情念極而憑諸夢想，以見其容輝。「夢」字下粘一「想」字，極致其深情也，又含下慌惚無聊一段光景。「良人」四句叙夢之得通，而感其惠顧，更願其長顧不變而同歸也。曰「唯古懽」，言其原非今之輕浮可比，所謂極致其深情也。「既來」二句咎所夢之不明。「亮無」以下，乃因夢而思愈深，悲愈促，恨不能奮飛，惟有盼睞引領，感傷極而垂涕泣耳。劉氏以「徒倚」二句爲夢覺景，固非，吳氏通作夢境，亦無味。蓋此詩之妙在正醒後之一段，無聊賴也。此詩大抵客遊無賴，而思故人拯之。詩境極幽奧，反覆諷誦，凄其欲絕。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凜凜歲云暮》：繹曰：惡媒絕路阻，不得已而託夢

通精誠也。天寒袖薄，獨宿衾單。所思不見，惟有夢耳。然當古歡枉駕，以爲惠綏同車，得以永偕歡笑；乃其倏來倏逝，背我分飛，安能假翼往來耶？相見雖博一歡，而目送翻滋涕淚，乃知夢裏良緣人生亦不可多得。《惜誦》云「昔予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此詩所本也。《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凜凜歲云暮》：此亦思婦之詩。首六就歲暮時物凄涼叙起，隨以彼之無衣禦寒，引入己之有衾空展，曲甚。中八蒙上錦衾，點明「獨宿」，撰出一初嫁來歸之夢，敍得情深義重，惚恍得神，中腰有此波瀾，便增多少氣色。後六則醒後實境也。既不能身到彼邊，而又望之不至，無聊無賴，徒倚涕垂，眞寫得相思苦況出。朱筠《古詩十九首》：前首是就一生通盤打算，此又就一年打算。不獨爲自己打算，又爲所歡打算。清風戒寒時所必至也，至于歲已云暮，蟋蛄鳴悲，乃知遊子之苦，因轉思曰，倘使擁錦衾而對同袍，樂當何如？至于同袍違我，累夜獨宿，誰之過與？當此時，耳聽蟋蛄，遙懷洛浦，因想成夢，同袍之容輝如見矣！下數句皆夢境也。良人即同袍。以己心度彼心，知其所眷者惟古昔之歡愛。因枉駕而來，且言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何等纏綿！何等恩愛！「古歡」二字妙。凡世之喜新交棄故知者，不置半文矣！至此已寫樂極，不知歲暮之可悲惜也。其夢也既是夢，所謂枉駕惠前綏者，不能須臾，又不能處于重闈之中而不去，然則將如之何？除非凌風飛去而後可。亮無晨風之翼，何能奮飛，惟有睞盼以適意，引領遙望而已。此時似夢非夢，半醒不醒，蟋蛄滿耳，凉風滿窗，徒倚感傷，垂涕霑扉，不知良人亦同此苦否？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凜凜歲云暮》：其十六四節：此段闡發實際，文家之正面也。其實寫「思」字，在「睞睞以適意」四句。全段以此四句爲樞紐，前路遞以引到「睞睞以適意」，十七兩節止以申足「徙倚懷感傷」。此四句開合串側，各歸重在下句，故末節「引領」「泪下」，亦串遞雙結。其六歸注到「憂傷以終老」，即上截之闡發已完；其七特補紀時序，而兼以詠足；此處歸注到「徙倚懷感傷」，即下截之闡發已完；以下亦以補紀時序，而兼以詠足。此上下章法，遙相配處。上截歸注到「憂傷以終老」，而結以「虛名何益」，特申之以喟感。下截歸注到「徙倚懷感傷」，而結以「垂涕泪下」，即繼之以悲啼。蓋上截同病相憐，雖身遇其事，而兼以慷他人之慨，故感喟相深。下截思君不見，當情迫於中，而無所爲窮人之歸，故悲啼獨切。夫詩貴哀而不傷，此什乃獨以傷見當。情不自禁，必實有可傷者，故疑此什爲黨錮諸君子作也。又此詩紀時紀地，一字不苟下，即一字非無故者，觀「錦衾遺洛浦」句，作者其蜀人耶？然已不可考矣！緣此介介，蓋彌月不懌云。其十六：此又承上轉攏，乃通局歸結處。謂仙人難可與等期，斯委形固同歸於盡矣！顧死堪速朽而喪不堪此速貧者，其奈此身爲世累者何！「凜凜歲云暮」，「蟋蛄」且「夕悲鳴」矣！「凉風厲」而「寒無衣」，日何以爲日；「錦衾遺」而「同袍違」，夜無以爲夜矣！獨寐寤宿，累此長夜，其輾轉寤寐，惟我良人當望而不見，益深我長思矣！此節柱義須隨步換形，合下四節以「睞睞」四句爲樞紐。單論此節，以「夢見容輝」句爲樞紐：前七句止遞到此句，中八句乃實衍此句，後四句緣所夢而轉深其怨思也。前七句從中段轉關，即爲此段引緒；其上下交關，妙在一「累」字。用以轉關，句句見生世難過；用以引緒，即句句皆入夢之緣也。首句上與「歲暮一何速」應，下即與「孟冬相呼。「凉風」二句爲下「北風何慘慄」伏線。看似閒閒寫景，其縈拂照應，直七瑾八瓏。「夢想見容輝」句妙在分明說破，下轉寫得疑眞疑幻，偏於白晝着魔。「良人」四句正當夢時情事，「良人」二字提起重讀，二字不特冠此四句，以下皆頂此二字去。朝夕問口所誦者，此「良人」；心所維者，此「良人」；倏而目中警見，此「良人」。直如從天降，不禁啻口喊出者，鄭重之極，亦親熱之至也。上二句推原法，下二句代字法。惟，思也；古，往昔也；歡，情好也。謂良人思往昔情好，特親枉車駕，惠以前綏，而來迎己也。「惟」字妙，直寫出心藏心寫來。「枉」字文綺得妙，有愧不敢當意。「願」字跟「惟」字來，「常」字對「古」字說，「巧笑」跟「歡」字來，爲此之故，因惠前綏而願得同歸也。「攜手同車」直寫得黏皮貼肉，併無事「馬兒漫行，車兒快隨」矣！「得」字妙，在良人若猶恐失之，在己若欲拿班者然。「願」字直寫出信誓且且來，既推原其情如此，復代爲剖白其情如此。推原其情如此，而良人之情固已如此；代爲剖白其情如此，即良人好我之情已實如此如此也。夫我朝夕所冀於良人，惟冀其如此，而今適已如此如此也，其字字感入心脾，即字字如從己肺腑中流出者，眞好夢也。此時眞是得意煞！「既來」二句，夢而微寐時情事。「來」字抽出。上頂良人來，下貫兩層去。「既」字，「又」字，妙在寫得恍恍惚惚，將信將疑，當夢回之初，微寤之候，似夢非夢，似醒非醒，所謂「擁被卻尋初斷夢」，此眞不可奈何時節也。讀至下句，不禁失笑焉。曰：「又不處重闈」，深怪其不處重闈也。苟不望其處重闈，不怪其不處重闈。怪其不處

重闈，固深願其處重闈，且欲其急處重闈也。意爾時行者筋勞，庸無冀洗塵濯足；居者唇燥，已急思下馬迎風矣！顧方擬春生羅幙，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夫甯知月滿屋梁，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緣下句一襯，將上句寫出加倍懊惱來，此時眞是拂意煞。「亮無」二句，既寤而大覺也。「亮無」「焉能」翻躡，「既來」坐實夢想，謂此不須臾者，非不俟須臾也；其不處重闈者，亦非不處重闈也；惟我良人，「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相去萬里，亦曷云能來也？則我之夢見良人，惟其想見，因而夢見者，固「夢想見容輝」也。此與杜甫《夢李白》詩云「何以有羽翼」，又云「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參看。杜蓋從此奪胎者。「良人」四句是夢見，下四句乃因想而夢見，合八句止是一個「夢想見容輝」。「良人」四句是述夢，「既來」四句是想夢，「眄睞」四句是尋夢，以下方是正寫「思」字。「眄睞」二句，既覺而復迷也，緣所夢而冀倖其夢之克驗也。「眄睞適意」即中段「馳情」二字，「引領相睎」即中段「整巾帶」三字。上句緩讀，下句快讀；上句寫出滿志躊躇，下句畫出通身鬆泛，眞是妙筆！「眄睞」心有所思，而凝睇斜視貌；「適意」其氣揚揚，甚自得也。當馳情妄想，越想越眞，斯枉駕來迎者，始以爲或有，既且以爲必有矣，斯不知不覺，倏已飄袖揚裾，出戶以望之矣！曰「遙相睎」，惟幸早見一刻，以爲快也。欲得早見一刻，必得遠望一程；欲得遠望一程，必高瞻乃可遠矚者；如是特申長其頸，以望之。「引領遙相睎」，直寫盡癡情憨態。「徙倚」二句，黯然而自傷也，辜所望而悼惜所夢之徒虛也。「懷感傷」即中段「沉吟」二字；「垂涕沾扉」即所謂「聊躑躅」者。沉吟，不語貌；「懷感傷」所謂「縱有萬語千言，止在心上忖」也。躑躅，不進貌；「垂涕沾扉」時，當越想越杳，而終不死心，兀自倚着門兒，呆呆以望也。徙倚，倚不一處也；倚在門旁，故垂涕沾扉；緣是徙倚當東邊挨挨，西邊靠靠，故涕沾雙扉。上句寫出神憊形勞，下句畫出垂頭喪氣。讀者於此試爲設身以處其地，其餘情睠睠一輪車子於舌底喉間，直輪蹄絡繹不絕者，則前邊「軒車來何遲」五字，能無不倫不次，銜口即喊出來乎？此際須敬泛一大白，遙呼作者而酬之，庶不辜此絕世妙文也！

《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二六《凜凜歲云暮》：前六句叙，因由游子念其夫也。「錦衾」句以宓妃自比，言其初與游子相結也。「同袍」句點別。「獨宿」二句章法，以一「夢」字攝下，頓叙交代。下六句接承說夢。「亮無」六句，因夢而思念深，杜公《夢李白詩》所從出；「眄睞」尋夢也，即「落月照屋梁」意。不過思婦之詞，而深妙如此。　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凜凜歲云暮》：此亦所思不遂，託爲思婦以懷遊子也。涼風已厲，遊子未歸，慮其無衣，婦人以能衣其夫爲職也。洛浦之神，或遺錦衾，遊子不至於寒；然我爲同袍，而與我違，我不能不遠爲慮也。於是思之不忘，獨宿累夜，遂至入夢，「枉駕」授綏，歡笑「同車」，乃「來不須臾」，去又無迹，豈有「翼」「凌風」來往乎？知爲夢幻，又不忍聽其遺忘，「眄睞」「引領」，聊冀萬一之眞，而「徙倚」不見，空「懷感傷」，不覺「垂涕沾扉」也。

《孟冬寒氣至》　《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尾評：比也。慘慄，寒之甚也。三五，十五日也。《禮記》云月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云四五，謂二十日也。蟾兔，世言月中有蟾蠩白兔。《戰國策》則云月魄象蟾兔。缺者謂月缺，則蟾兔亦從而不完也。札，簡也。區區，小貌，謙詞也。此君子憂世道之日衰，審出處之定分，以答或人之詞，託言孟冬，北風愈寒，晝短而夜長，豈非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乎？觀羣小之在朝，而賢者退處，亦猶明月既缺，則衆星繁列也。所謂三五月滿者，乃是追思朝廷全盛氣象，歎當時猶及見之，今不然矣，蓋君子於此則當卷而懷之可也，而故舊榮達之人，因遠來之客，寄遺我書，其言相思久別，殆有相招出仕之意，我則非不感其勤厚而敬佩之，然於我區區所抱之懷，恐其終不能識察也。觀此則其持身之謹重，待物之溫恭，自可見矣。《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尾評：末四語古人深於造情。善造情者如身履其境而有其事，古人所以善於立言。《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亦朋友相念之詩，言孟冬寒氣總至，北風栗冽，因此夜長不寐，而起視衆星，又瞻月之盈虧遞換，而念吾友之相違已久矣。乃忽從遠方得書，而情辭滿楮，皆極言別後之相思。我置此書懷袖，久而不滅，蓋珍重之至，於心誠不忘也，特恐君之不見察耳。友誼之篤，自可想見。《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孟冬寒氣至》眉批：此亦婦人思夫而作。　賀貽孫《詩筏》：「孟冬寒氣至」，前六句愁緒紛紛，忽接「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從無聊中強爲慰藉，所謂望梅解渴，遠望當歸。此後如許珍重，復以「懼君不識察」結之，若終不敢信以爲然者，無聊極矣。及讀「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一首，則開頭便是好音矣。「故人心尚爾」五字，妙甚，有無端驚喜，出於望外之意。此後珍重到底，無非欣幸慰藉者，與前首迥異。或悲或喜，顛之倒之，總一「情」字耳。

《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冬之夜自是長；無愁不覺得，愁多偏覺得。「仰觀衆星」，總愁極無聊之意。「三五」二句，乃仰觀見月，而感別離之久，因而追數從前圓缺，亦是前詩「獨宿累長夜」的「累」字意。「客自」云云，言代爲傳書之客，來自遠方，則所思之人遠可知也。「置書懷袖」，珍重其書，「三歲字不滅」，珍重之極，楊愼所謂「思之深也」。「一心」二句，括盡一部《離騷》。「置書」二句，從趙襄子「出諸袖中」來。《詩辯坻》卷一：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此出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一而兩之，摘詞錯綜法也。等而上之，則《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便是鼻祖。漢、魏人謠詞析姓名者尤多，如：「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然此等自不必深效。唐殷璠《英靈集論》云：「沈生雖怪曹、王曾無先覺，隱侯去之彌遠。」文中睹此，尤爲詫格。《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眉批：「三歲字不滅」，無數愛惜珍重，比錫我百朋，更增十倍。《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風》、《雅》之間。《三百篇》所未經道。「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客從遠方來」以下，清夜追思往事也。必如此看，下文始安，而上一段亦有著落。索居之苦，良友之思，鬱鬱綿綿，相迫而出，筆端自具造物矣。《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置書懷袖，親之也，三歲不滅，永之也，然區區之誠，君豈能察識哉！用意措詞，微而婉矣！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婦人以君子久役不歸，而致其拳拳也。天寒夜永，愁人處之，何以爲情？仰觀衆星，亦是愁極無聊。言衆星列，則是下浣之夕，非有月時也。而「三五」云云，是因見衆星列，而追數從前之月圓月缺，不知經歷多少孤悽之夜矣！以見別離之久，起下「客從」云云，故三五、四五連叙，非眞見月也。從前解者皆不見分曉。客從遠方遺書，亦是追憶昔日之事。書中所言如此，其情非不拳拳於我，因而珍之重之，以置諸懷袖中，見其書如見君子。三歲以來，字猶不滅。區區一心，所抱如此，而良人至今不歸，豈有中變耶？故曰「懼君不識察」。月之圓缺，亦是借喻君子之離合。衆星喻宵小布列，恐君子信讒不察，故因所遺之書，以表區區懷抱也。深情婉曲，愈味愈旨。上下兩層，皆爲追想，製局極精。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孟冬寒氣至》：繹曰：懼交不忠而怨長也。寒更不寐，夜夜相思。步列星而極明，匪朝伊夕矣。所以然者，感君惠書恩情深重，中心藏之，無日忘之也。然而君不我見也。安知我之心乎君哉？前篇但言寄情於彼，此則以情見寄，顧我則笑，信假爲眞矣。第書至已言久別，而懷袖三歲，又加久焉。不蒙知遇，已至於今。區區一心，終身徒抱而已。《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此亦思婦之詩。首六只就冬夜之景叙起，「愁多」二字，已引詩情；月圓月缺，又隱爲昔合今離作比。中四忽追念彼邊曾有書來，其意可感，將遠方久別長思，借點明白。末四遞落己邊得書寶重，終恐區區之誠不蒙識察收住。「三歲」句用筆最妙，蓋置書懷袖，至三歲之久，而字猶不滅，既可以作區區之證，而書來三歲，人終不歸，又何能不起不能察識之懼？古詩佳處，一筆當幾筆用，可以類推。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首前半與上首同意，至「客從遠方來」別開境界，別訴懷抱，所謂無聊中無端懷舊，亦欲借以排遣也。「孟冬」二句較前首深一層。悉多知夜長，非身試者道不出。夜不能寐，於是仰觀衆星，「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可見夜夜如此，月月如此，非止一時不寐而已。寫至此，無可聊賴。夢境無憑，求之于實，人不可見，寄之于書。夫書札又何刻去懷哉！其書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彼既關懷，我自珍重，因置書懷袖之中，雖三年之久，亦不使字少漫滅。是子之心我固能識察矣，但我之心，抱此區區，與君遠隔，反懼不識察耳。懷袖置書是虛境，並遺我一書札亦是設想，總是無可奈何之詞。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孟冬寒氣至》：首六句特提「孟冬」、「明月」標紀時序，自成一隊，與上截其七首四句相配。其紀時紀日大書特書不一書者，落寞中自作年譜也。其注意在「孟冬」紀時，尤重在「四五蟾兔缺」句紀日也。上節至「垂涕沾雙扉」，一時昏昏默默，癡癡呆呆，直忘卻是春是夏，是秋是冬；亦忘卻是朝是晝，是日是夜；併忘卻是朔是望，是弦是晦矣！倏而涼風入戶，吹得肌骨悚然，回顧閒庭闃寂，早已黑暗洞洞，於是「羅袂生寒，芳心自警」，始之忘卻是秋是冬者，至此忽憶其候焉；其忘卻是日是夜者，至此忽悟其時焉；其忘卻弦晦朔望者，至此倏細數其日焉。此六句橫空硬插，陡脫離奇，其關腰鎖斷，至上下互相遙接，直幻出無數山連雲斷的奇

景來。「孟冬」二句，越卻錦衾十六句，與「凜凜歲云暮」四句隔枝遙接；「四五蟾兔缺」句，越卻「客從遠方」兩節，與「明月何皎皎」句隔枝遙接；兩「客從遠方來」，越卻「孟冬」六句，與「徒倚懷感傷」句隔枝遙接。緣此六句用橫風吹斷法，硬插在中間，遂使上下兩節，斷斷續續，致讀者一片迷離，莫辨東西，如武侯八陣圖數堆石子，能令陸伯言迷不得路，眞奇絕千古也。「孟冬」二句：至，始至也，謂茲非孟冬耶？此乃寒氣始至之時，而北風何慘慄耶？夫上不既曰「涼風厲」而「寒無衣」乎？此獨不憶其衣之單，而徒致訝於風之慘乎？其事相承，而語不相顧，活畫出昏悶乍醒人，失張失智來。「何慘慄」喚起「知夜長」，蓋夜則陰氣盛而較日更寒也。看渠作意從孟冬風氣之慘慄，引起夜，從夜說到星，從星引到月，從月曲曲盤盤，算計到日子上去。後人讀之，謂是閒閒寫景耳！在作者之經營慘淡，正不知費幾許心血也！「愁多知夜長」：「知」字妙，乃自家憐憫，亦自己喚醒語，與子美「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同一神致。「夜長」與上節「長夜」異：長夜通一夜而計之，謂冬之夜也；此夜長猶云夜深耳。按此時一更之後，於夜猶未深也，而彼憒不知，蓋自引領出戶，望至黑黑之後，便覺其時已久，隨率口曰「夜長」。總之心中有事人，其憒憒懵懵，不曰夜則幾忘其爲夜，一云夜則遽驚以爲長。寫感傷後眩惑謬亂，失張失致，眞堪絕倒。於此而曰「仰觀」，則知竟日間之「引領遙睎」，其盱衡遠望者，固不暇仰觀；薄暮時之「徒倚感傷」，其望苦低垂者，又不能仰觀；及至「夜長」，而「引領」無從，「感傷」徒切，直死心踏地者，乃始一仰觀也。「衆星列」與上截「衆星歷歷」異：「衆星歷歷」者，爲「箕斗」、「牽牛」等伏根，言星也；此「衆星列」者，言無月也，謂衆星已列矣，而月猶未出乎？故下二句隨說到月。當其說星時，其意固不在星。及至說月時，其意又不在月。渠意特以月計日也。「明月」二句，上句特以陪出下句，謂當此夜長，而月猶未上，月出不基遲乎？夫月之遲早有候也，斯體之盈虧者應之；即月之盈虧有時也，斯出之遲早者因之。於是屈指細算，一五一十，「三五明月滿」，正望之月也，當日沒而早已升焉；「四五蟾兔缺」，將下弦之月也，故夜長而猶有待焉。斯時呢呢喃喃，其感傷於以少間，涕垂於以暫停者，知其稍以安之矣！夫上節至「徒倚懷感傷，垂涕沾扉」時，其嗚嗚咽咽，幾至慘不成聲者，情勢已將收場矣。即不收場，而嗚嗚咽咽，勢將哭個不了矣！何由數往尋來，觸物牽情，款款以敷耶？妙在此處用橫風略爲吹斷，使此感傷垂涕者，可略一節其哀情，由是於待月徘徊之下，復溯前情，舉所謂懷感傷者，於以款款而陳焉，乃文家急脈緩受法。孟冬建亥之月也，即今十月也。解者泥漢用秦正，以十月爲歲首，謂漢之孟冬，即今之七月。夫七月正三伏極熱之時，何得云「寒氣」？又何得云「北風慘慄」耶？按漢用秦正，至武帝太初元年，允廷臣司馬遷等所請，已改用夏正。此詩其三曰「洛中何鬱鬱」，「兩宮遙相望」，作者屬東漢無疑。豈西漢既改用夏正，而東漢復以秦正紀事乎？則註孟冬爲七月，亦解者失攷耳！其十七、其十八節目：闡發「思君」，至其十六正意已完，以下猶樂之有「亂」，乃大結矣。「孟冬」六句與其七起四句相配，特自成一隊，皆作者故作狡獪，令人迷離莫測處，此層須與劃清界限。其次八句，與下一節相矗對，乃文家兩截體中的合股也。兩截的合股，出股必先結下截，對股乃遙結上截，此文家定法也。斯亦若是焉矣。前「客從遠方來」一層，先結「思君」一柱；後「客從遠方來」一層，遙結「思友」一柱。先結「思君」處，以「懼君不識察」句標揭「君」字，清剔眼目；遙結「思友」處入手即曰「相去萬餘里」，與首節「思友」一邊的起句相叫應；次曰「故人心尚爾」，令閱者羣知爲友言也。結曰「以膠投漆中」，漢諺曰，「雷陳膠漆友」，膠漆自是朋友甲裏的語。其起結舉標眉剔目而出之，作者於此固明示人以分應變結也。《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二七《孟冬寒氣至》：與前篇大略相同。「三五」二句，言日月易邁，以起下久要不忘。而後半即承此意，言誠素不忘久要。政與《明月皎夜光》篇虛名不固者相反。此孟冬，夏令也。劉光賁《古詩十九首注・孟冬寒氣至》：此亦懷君之作。積思成愁，至不能寐，而「遠方」來書，亦「久別」，「長思」，兩地同心，此情何能自已。故「置書懷袖」，「三歲」而「字不滅」。向所抱之「區區」，君皆識之，則向之愁思而成疑懼者，今無所懼，而無如所思之愈難已也。

《客從遠方來》　《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尾評：賦也。二丈爲端。綺，文繒也。著，鄭氏《儀禮注》謂充之以絮也。按《禮韻》：緜絮裝衣曰褚，義與此同，則字當通用。緣，邊飾也。此言朋友道合，不以相去之遠而有間，且即以其所遺之綺爲被者，蓋因其有雙鴛之文，而又製爲合歡，加以長相思之著，結不解之緣，如此則其情親義固，愈久而不能離矣。然此著此緣，皆託言相思不解，而虛標其名，非必實有是物也。《升庵詩話》卷一：古詩：「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著，昌慮切。鄭玄《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緣以絹也，鄭玄《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締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同心制，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托意之工矣！《四溟詩話》卷三：《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如「客從遠方來，寄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及登甲科，學說官話，便作腔子，昂然非復在家之時，若陳思王「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聲調鏗鏘，誦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晉詩家常話與官話相半，迨齊、梁開口俱是官話。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夫學古不及，則流于淺俗矣！今之工于近體者，惟恐官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進而追兩漢也。嗟夫！《堯山堂外紀》卷七「蔡邕」：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此蔡中郎所作。《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尾評：極纏綿之致。《文通》卷一三《尺牘》：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次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之句指此。昧者不知，即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言朋友交情不以相遠而間，雖在萬里之外，猶以綺相遺，乃今見故人之心矣！於是即以所遺之綺，裁之爲被。蓋因綺上繡以鴛鴦，而因取合歡之意云爾。加以著藏於中，見思之不斷，緣綴於邊，見思之不解。而情如膠漆，愈久不能離。然曰著、曰緣，皆託以見意，而虛標其名，非實有是物也。《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客從遠方來》眉批：此見不忘舊也。《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只是「綺」之一意到底。全在「相去」二句，宕出如許態度；「以膠」二句，結得如許精神。此詩乃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註脚。客從遠來，會友也；綺上文采，以文也。友之遺我，出於友之心，是友之文，即友之仁也；以膠投漆，不能離別，以友輔仁也。然友之遺我，只一綺耳，而我裁而爲被，着之緣之，趲事增華，全在乎我，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十九首》俱古詩，惟此一首稍似樂府，然却作樂府不得，畢竟是古詩。《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眉批：結句沈着而高古，在今人斷不能下手。《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尾評：從永以爲好意寫出如許濃至。一綺之微而綢繆乃爾。文彩以下多被之美名，見其知重無已時也。《歷代詩話》卷二八戊集一《被緣》：古詩：「文采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略】《輟耕錄》云：「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余謂此即所云「文采雙鴛鴦，裁爲合歡被」也。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感恩而自言，其歷久不忘也。以故人心尚爾一句爲主，若謂從前千思萬想，而不得一音，以分棄我如遺矣。今有客遠來，遺我以綺，不覺兜底感切，曰「故人心尚爾」也，我何爲自棄哉！蓋實見其綺之文采爲雙鴛鴦也。「尚爾」「爾」字，不專指綺，指雙鴛鴦之綺也。此一句直是聲淚俱下。若先出「文采雙鴛鴦」，次寫「故人心尚爾」，豈不更明順？然不見目擊心驚之切，故先寫「故人心尚爾」，次出「文采雙鴛鴦」，是倒句之妙。綺爲雙鴛鴦，宜爲合歡所設，於是「裁爲合歡被」，以俟君子之歸。然又未卜即能歸止，故仍「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致深思極感之意。故人遺綺之心如此，是漆也，而我裁被之情如此，是膠也，故結以「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別」字入聲，是分別之別，離是離間之離，此字指固結之情，非指膠漆。語益淺而情益深，篇彌短而氣彌長，自是絕調。試以此詩衡後人言情之作，曾有是眞摯否？　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客從遠方來》：繹曰：美合志以止離心也。反爲恩倖之辭。前言萬里棄捐，此則初心不易；前言芳遠莫致，此則遺贈厚儀；前言相去無幾，一水脈脈；此則天涯猶接席也。離心既同，豈復同心能離？永矢綢繆，並不計其識察。較前情更深矣。愈忠厚，愈悲痛。朱止谿云：「先主孔明，如魚得水。管子言『生我父母，知我鮑子』，二者足以當之。」《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此亦思婦之詩。通首只就得綺作被一事見意。首四以客來寄綺直叙起，即就路遠心誠，深致感激，十字中能寫出無窮驚喜之意。中四因綺文想到裁被，并將如何裝綿，如何緣邊之處，細細摹擬，嵌入「合歡」、「長相思」、「結不解」等字面，著色敷腴。末二更算到同眠此被，永不相離之樂，而望其歸來意，絕不少露，已在其中，解此正筆反用，自然意境空靈。說到同眠，易於

傷雅，以「膠投漆中」比出，亦極蘊藉。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首仍接上首而深言之，蓋單言書札不足盡彼之心，即我之心有未盡也。總是設言，總是虛境。念及相去萬餘里，其間豈無浮雲障蔽，讒言間阻，故人竟從遠方而遺之。說到心尚爾爾，感慨淚下矣。因即一端綺暢言之，「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於不能合歡時作合歡想，口裏是喜，心裏是悲。更「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無中生有，奇絕幻絕。說至此，一似方成鸞交未曾離別者，結曰誰能形神俱忘矣，又誰知不能別離者現已別離。一端綺是懸想，合歡被乃烏有也。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解・客從遠方來》：此合上節後八句，皆承「徙倚懷感傷」來。當待月徘徊之下，尋來溯往，兩節情事止是一個「徙倚懷感傷」。上「客從遠來」六句，有所感也；末二句緣所感以自傷也。此「客從遠來」八句，有所感也；末二句緣所感以自傷也。按此兩層，一結「思君」，一結「思友」，柱固矗對，而意自相承。上「客從遠來」一層，上曰「長相思」，下曰「久離別」。「長相思」而限於「久離別」，將地隔情遙，莫我能即，身別離而所思亦幾若爲離別所限者，故抱此區區，深懼君之不識察也。下「客從遠來」一層，曰「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長相思」而至於「結不解」，則身遠心近，何時暫忘，身別離而所思直無時暫忘者，猶以膠投漆，又誰能別離此乎？兩柱矗對，卻一意貫注，其開合流動用法而常得法外意，斯情生文而文又生情者矣。兩節用意注重在「長相思」三字，書札綺被等項，止屬隨便應用傢伙。兩「客從遠來」句，猶屬開端冒子話，竟與認眞，便同癡人說夢了。蓋「長相思」三字猶珠也，其餘多句，通身麟爪耳！通身之麟爪盤來攫去者，爲此珠耳。「思君」，「思友」，其思之無已，總此一個「長相思」。上下兩節，如龍有兩條，珠止一顆；其盤來攫去，如雙龍爭戲一珠者。讀《十九首》如看魚龍百戲矣。此三字若在正面實填，其呆板死煞，一之已甚矣；看他運此三字，備極鏡花水月之妙，或借嵌於書辭，或巧寓於物製。其不犯正位，乃文家實字法。按此兩節，其意與題相生，不與題相迫，乃文家離字法。上「徙倚懷感傷」二句，已從中段掀翻處轉過正面，則此二節所謂「轉過隨將觀筆來」，又文家襯字法。其用以申足「徙倚懷感傷」，又文家虛提實衍法。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整對起，與其二、其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整對起者，遙相掩映。此四首之外，惟其十「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亦整起，其他十四首未之見焉！此文家通篇散行，特於中及起結處用整也。其前後遙相掩映，乃文家結比應轉提比法。兩個「長相思」，與首節兩個「相去」遙相應：「相去萬餘里」，此「相思」所由「長」；「相去日已遠」，更「相思」所由「長」也。兩「相去」一橫一豎。此曰「三歲字不滅」，曰「相去萬餘里」，其一橫一豎，與首節橫豎兩柱遙相配，乃文家後路應轉小講法。至下曰「久離別」，「誰能別離此」，直結到首節起筆「與君生別離」，竟文家結應破題法矣。疊用「客從遠方來」，疊用「遺我一」，疊用「長相思」，相疊成章，章法全學《國風》。其比物取象，結體撰言，與凡諧聲叶韻，無一不酷似之者，即居然《國風》焉。兩節情事與當下所思者全不相涉，至末一筆歸題，借移過來，即情事活現。論者謂莊子極善發端，其取義每遠遠說來，到題便虛虛咽住。復又遠遠說來，而到題便咽住。及至結醒題意，一筆兩筆，點睛即飛。讀《十九首》節節當作如是觀。詩至工部乃三唐之集大成者，凡一題數首至數十首，悉皆變幻神奇，令人迷離莫測。按以綺交脈注，一絲不亂，其自謂「晚節漸於詩律細」者，全從此什脫胎去，則《十九首》固全唐之開山祖矣。杜詩此際不及條達，俟嗣出以呈教。按《十九首》情本《騷》也，才兼《莊》也，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亦不悖於《風》《雅》焉。後生讀此，伊不異揚《風》抗《雅》。至「美人香草」之思，如讀以《騷》焉！降而齊得喪，一死生，又如讀以《莊》焉。領會以變幻離奇之妙，而詩趣詩情，出而愈有，直可總以三唐焉。即況而愈下，亦不異讀以旋規方矩，且重規疊矩，絲絲合法，一篇完善的考墨卷焉。則甚矣《十九首》不可不讀也！若拙解之《十九首》，尤不可不與後生亟讀也！

《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二八《客從遠方來》：此亦與前篇相似，即形管之貽。韓公《寄崔立之》後言「雙觴」，亦此意。即綺借作雙關喻意，奇情奇想。思借作絲意。結句以正意結上喻物。「此」即指上喻物也。舊解非。「相去」二句夾在此，爲文法。後人必置此於「膠漆」句上，而文勢平近無奇矣。

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客從遠方來》：人之相知貴知心，兩心相照，地雖萬里，不能間隔。此遺以「綺」，彼裁爲「被」，思着於中，而緣結於外，則如膠漆之固矣。地不能隔，人又誰能間之哉？古有千里神交，情至之謂也。

《明月何皎皎》　《對床夜話》卷五：戎昱詩云：「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樂天云：「始知爲客苦，不及在家貧。」唐僧善生云：「縱然爲客樂，爭似在家貧。」皆本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太白亦有「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風雅翼》卷一《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尾評：賦也。攬，

手取也。彷徨，步迴旋而心不安貌。舊註李周翰以此爲婦人之詩，謂其夫客行不歸，憂愁而望思之也。曾原以爲獨醒之人，忤世無儔，撫時興悲之作。今詳味其辭氣，大概類婦人，當以前說爲是。《古詩鏡》卷二《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尾評：隱隱衷，澹澹語，讀之寂歷自恢。《古詩解》卷一五《古詩十九首》：此婦人因夫不歸而作。自言寢不能寐，而起步中庭，憂不能忘，而彷徨出戶。且既出復入，而淚下霑衣，其爲思望之切如此。《文選尤》卷五《古詩二十首・明月何皎皎》眉批：此久客懷歸而作。《六朝選詩定論》卷四《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無甚意思，無甚異藻，只是平常口頭，卻字字句句，用得合拍，便爾音節響亮，意味深遠，令人千讀不厭。無限徘徊，雖主憂愁，實是明月逼來；若無明月，只是搥牀搗枕而已，那得出戶入房許多態？《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眉批：往往以千古所必有之情，所必有之事，一語道盡。《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久于羈旅之言。「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接高。）淚下沾裳衣。」上云出戶，結云「引領還入房」，看其照應。古今惟曠士多情，高人易感，久于羈旅之淚，固非賈客所知。《十九首》以是篇終，其託興深矣。凡士之不得于君親朋友者，俱可作如是觀。《玉臺》作枚乘。《古詩源》卷四《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中間或寓言，或顯言，反覆低徊，抑揚不盡，使讀者悲感無端，油然善入，此國風之遺也。言情不盡，其情乃長，後人患在好盡耳。讀《十九首》應有會心。清和平遠，不必奇辟之思、驚險之句，而漢京諸古詩皆在其下，五言中方員之至。張庚《古詩十九首解》：此寫離居之情。以客行之樂，對照獨居之愁，極有精思。古人作詩，固先有主意，然亦必有所因，有所因，然後主意緣之以出。如此詩以憂愁爲主，以明月爲因，始而攬衣徘徊，既而出戶彷徨，終而入房泣涕，都因明月而然，而憂愁之苦況，遂以切著。若無明月，亦惟是寤辭有摽而已。起句之不泛設，於此益見。因憂愁而不寐，因不寐而起，既起而徘徊，因徘徊而出戶，既出戶而彷徨，因彷徨無告，而仍入房，十句中層次井井，而一節緊一節，直有千迴百折之勢，百讀不厭。入房上著「引領」二字，妙。「引領」猶言延頸，當茲無可告語。而入房猶不遽入，而延頸若有所望，又著一「還」字，言終無告矣，只得入房也。其愁情苦致如畫。若此一句不如是極寫，接「淚下」句便少力。姜任脩《古詩十九首繹・明月何皎皎》：繹曰：傷末路計無復之也。阮公「薄帷鑒明月」同調。彼爲河清不可俟，此爲遇主終無期。故以月興曰，生憎明月，偏照愁眠，久客無裨，終竟何樂？悔不旋歸矣！計之不早，歸尚無期，不忍此心之長愁，而陳志無路也。能不悲哉。《九辯》云：「車既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此詩情景似之。《古詩賞析》卷四《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此亦思婦之詩。首四即夜景引起空閨之愁。中二申己之望歸也。卻反從彼邊揣度「客行雖樂，不如早歸」，便覺筆曲意圓。末四只就出戶入房，徬徨淚下，寫出相思之苦，收得盡而不盡。《十九首》或寓言或顯言，或易解或難解，要之清和平遠之中，具有離奇變化之妙。學者苟熟讀深思，得其用意用筆諸祕鑰，自能上追《風》《雅》，俯視六朝。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此首起四句與「孟冬寒氣至」數句用意頗同。神情在「徘徊」二字，把客中苦樂思想殆遍。把苦且不提，雖云樂，亦是客不如早旋歸之爲樂也。審之又審，自當決絕，莫可猶疑。一鞭明月歸來非遲，則向之徘徊者不必徘徊矣。然而或爲名利，或爲君友，欲歸不得，有無限愁思，難以告人，所以念及歸而引領，念及不能歸而還入房。至于淚下霑衣，何其憊也！與第一首不必一人作，而神迴氣合。卽中間十七首不必盡出一手，盡出一時，而迴環讀之，無不筋搖脈動。觀止矣！雖有他詩，不必說也已。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明月何皎皎》：此遙接「四五蟾兔缺」句，前因月遲而待之，此當月出而嘆之，非嘆月也，緣兩個「長相思」，如梭之拋於一寸心坎中，營營如織者，始終止一個「獨宿累長夜」，「徙倚懷感傷」耳。「明月」二字句，「何」字合下八字爲句，并合次聯十八字共爲句。「何」字問得妙，所謂「月兒呵！你出來做甚麼？」後人「更教明月照流黃」，及「照人離恨太分明」等句，雖膾炙人口，終不及「何」字下得蘊藉。「照我羅牀幃」，我字自供得妙，謂我之爲我，不堪爲我者也，卽我之爲我，不堪斯照者也。我不堪斯照，卽我之牀幃，亦不堪斯照者也。蓋我不堪爲我，我直不堪斯照者，我固憂愁之我也。我不堪斯照，我之牀幃亦不堪斯照者。固攬衣頻起，終夜徘徊而不能寐之牀幃也。我不堪斯照，此皎皎照我者，其謂之何？我之羅牀幃不堪斯照，則此皎皎照我羅牀幃者，又謂之何？在月之無私照臨者，不堪照而不得不照，明月幾無如我何？而月之容光必照者，不堪照而偏

以相照，我固無如明月何矣。「客行」二句，妙在用「雖」字着力一翻，謂客行即使甚樂，尚不如早旋歸，而況我之不樂實甚乎？按此什開手曰「行行重行行」，其後曰「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此段入手至以「攜手同歸」深諸夢想者，則客行思歸，固其本志也。但用正入便苦平直。「客行」二字，妙在用「雖云樂」三字翻入，其反主爲賓，以開作合，不用死筆用活筆，不用正筆用翻筆，不用實筆用虛筆，全在一「雖」字有取死回生妙用。「樂」字上對「憂愁不能寐」，下起「愁思當告誰」。「樂」字虛，「憂愁」、「愁思」字實，以一「樂」字拗兩頭，以虛拗實，即實者皆空，於此見「雖」字之妙：靈丹一粒，鷄犬皆仙。「出戶」二字語氣現成，此蓋覆述結語也。「出戶」不在此時出，「徬徨」亦不在此時徬徨，此乃覆述「引領遙相睎」時的情事。「愁思」不待此時愁，當告誰亦非謂此時無告，此乃補叙「徙倚感傷」時的情事。蓋「引領遙睎」之後，「徙倚感傷」之前，此二句夾縫中間，其躑躅徬徨，度刻如年，一腔熱中，無可告訴，直如熱磨上螞蟻，走投沒路。此種情景，在前既不及寫，而此種情景，固此中情事所必有者，要不容以不寫也，故特於結處補寫之。按此二句若實寫在「引領遙睎」之下，「徙倚感傷」之前，其呆板死煞，便是不即溜鈍漢矣。惟抽出補寫於後，斯實者虛，而虛者實，既備極鏡花水月之妙，且於此覆述以作結，恰好收繳「引領」「垂涕」，而兜裏完密矣。曰「獨徬徨」，曰「當告誰」，寫出形單影隻，斯眞孤臣哉。看他前後寫「思」字，用意斡歸一線處，曰「脈脈不得語」，曰「沉吟」，曰「懷感傷」，曰「懼君不識察」，「愁思當告誰」，其用意斡歸一線，直一字不外散，至末路點清「思」字結。「引領」二字爲句，當情頹氣咽，其不堪回首，幾不堪覆述者，深悼所望之徒虛也。「還入房」三字自爲句，「還」字微讀，當「引領遙睎」時，滿擬「枉駕惠綏」者，必不辜此「引領」，且穩取「攜手同車」者，必不虛此「引領」也。斯歸哉，歸哉，甯猶「躑躅」，「空房」哉？而竟不然也，其「引領」徒虛，仍然重入此「空房」者，其「泪下沾裳衣」，斯不禁痛定思痛也。「沾衣」應上「攬衣」，「引領」、「泪下」雙管齊下，恰繳歸「引領遙睎」，「垂涕沾扉」結。按此什從「棄捐」生情，以「哀傷」作骨，其篇如股，而股如句，一十九首，止一個「與君生別離」耳。要其妙處，則「無縫天衣」一語盡之。若泥以某截云何，某截云何，某截之某段又云何云何也，在我既不免「以愚賈妄」之誚，讀者亦自貽「卽聲從昧」之譏矣。所貴擺脫言詮，領取神味，泯段落痕跡，而渾歸於一片，是所望於善學者。《昭昧詹言》卷二

《漢魏》二九《明月何皎皎》：客子思歸之作，語意明白。見月起思。一出一入，情景如畫。以「客行」二句橫着中間，爲主句歸宿，與前篇「相去萬餘里」二句同，後人必移此作結句，自以爲有餘音者，而不知其味反短也。劉光蕡《古詩十九首注・明月何皎皎》：月明夜靜，對影寂寥。外無所援，內念自惺。憂愁之感，忽從中來。不能成寐，攬衣徘徊。默計生平與其紛營於外，馳世味之樂，不如反本歸根，研性命之旨也。「出戶徬徨」，苦無人與質證；「入房」、「淚下」，又覺悔悟之已遲，而光陰不我待也。末三句如後世之情詩，清澈幽微，沁人肺腑。

藝文

陸機《擬古詩十二首・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飆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又《擬今日良宴會》　閒夜命儔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爲恆憂苦，守此貧與賤。

又《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又《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藥，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又《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熠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又《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遊宦會無成，離

思難常守。

又《擬蘭若生朝陽》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飆。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又《擬青青陵上柏》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又《擬東城一何高》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飛轡，大臺嗟落暉。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閒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游豐水湄。

又《擬西北有高樓》高樓一何峻，岩岩峻而安。綺窻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閒。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又《擬庭中有奇樹》歡友蘭時往，苕苕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又《擬明月皎夜光》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閒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嘒嘒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何偃《擬冉冉孤生竹》流萍依清源，孤鳥宿深沚。藤幹相經縈，風波能終始。草生有日月，婚年行及紀。思欲侍衣裳，關山分萬里。徒作春夏期，空望良人軌。芳色宿昔事，誰見過時美？涼鳥臨秋竟，歡願亦云已。豈意倚君恩，坐守零落耳。

荀昶《擬青青河畔草》熒熒山上火，苕苕隔隴左。隴左不可至，精爽通寤寐。寤寐衾幬同，忽覺在他邦。他邦各異邑，相逐不相及。迷墟在望煙，木落知冰堅。升朝各自進，誰肯相攀牽。客從北方來，遺我端弋綈。命僕開弋綈，中有隱起珪。長跪讀隱珪，辭苦聲亦悽。上言各努力，下言長相懷。

鮑照《擬青青河畔草》裊裊臨牕竹，藹藹垂門桐。灼灼青軒女，泠泠高堂中。明志逸秋霜，玉顏掩春紅。人生誰不別，恨君早從戎。鳴絃慙夜月，紺黛羞春風。

又《擬客從遠方來》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木有相思文，絃有別離音。終身執此調，歲寒不改心。願作陽春曲，宮商長相尋。

又《擬青青陵上柏》涓涓亂江泉，綿綿橫海煙。浮生旅昭世，空事歎華年。書翰幸閒暇，我酌子縈絃。飛鑣出荊路，鷹服指秦川。渭濱富皇居，鱗館匝河山。輿童唱乘椒，權女歌采蓮。孚愉鸞閣上，窈窕鳳樓前。娛生信非謬，安用求多賢。

劉鑠《擬古詩二首・擬行行重行行》眇眇陵上道，遙遙行遠之。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螿翔水曲，秋兔依山基。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又《擬明月何皎皎》落宿半遙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誰爲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又《雜說五首》三　白露秋風始，秋風明月初。明月照高樓，白露皎玄除。迨及涼雲起，行見寒林疎。客從遠方至，贈我千里書。先叙懷舊愛，末陳久離居。一章意不盡，三復情有餘。願遂平生眷，無使甘言虛。（代《孟冬寒氣至》）

又四　淒淒含露臺，肅肅迎風館。思女御櫺軒，哀心徹雲漢。端撫悲弦泣，獨對明鐙歎。良人久徭役，耿介終晉旦。楚楚秋水歌，依依采蘩彈。（代《青青河畔草》）

何遜《擬青青河畔草轉韻體爲人作，其人識節工歌》春蘭日應好，折花望遠道。秋夜苦復長，抱枕向空牀。吹臺下促節，不言於此別。歌筵掩團扇，何時一相見？絃絕猶依軫，葉落纔下枝。即此雖云別，方我未成離。

韋應物《行行重行行》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流水赴大壑，孤雲還莫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驅車背鄉國，朔風捲行跡。嚴冬霜斷肌，日入不遑息。憂歡容鬢改，寒暑人事易。中

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

又《青青河畔草》 黃鳥何闐闐？幽蘭亦靡靡。此時深閨婦，日照紗窗裏。娟娟雙青娥，微微啓玉齒。自惜桃李年，誤身遊俠子。無事久別離，不知今生死。

又《西北有高樓》 綺樓何氛氳！朝日正杲杲。四壁含清風，丹霞射其牖。玉顏正哀嘒，絕耳非世有。但感離恨情，不知誰家婦。孤雲忽無色，邊馬爲迴首。曲絕碧天高，餘聲散秋草。褒徊帷中意，獨夜不堪守。思逐朔風翔，一去千里道。

又《庭前有奇樹》 嘉樹鬱初綠，蘼蕪吐幽芳。君子不在賞，寄之雲路長。路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歇。孤鳥去不還，緘情向天末。

又《明月皎夜光》 月滿秋夜長，驚烏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西南。寒蛩悲洞房，好鳥無遺音。商飈一夕至，獨宿懷重衾。舊交日千里，隔我如浮沈。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

又《凜凜歲云暮》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碧草生舊跡，綠琴歇芳聲。思將魂夢歡，反側寐不成。攬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惻，不知雙涕零。

又《客從遠方來》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幽音。冰霜終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勗直道，漆以固交深。

又《明月何皎皎》 白日淇上沒，空闈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芳樹自妍芳，春禽自相求。褒徊東西廂，孤妾誰與儔。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

呂陶《即席送堯天》 行行重行行，千里秦蜀道。落日飛孤雲，秋風蕩衰草。極望快歸目，深思感幽抱。吾俗有諺言，公還一何早！

彭汝礪《行役》 行行重行行，吾役幾時休？春風不相饒，塵土滿敝裘。人生能幾何，乃有千歲憂。須知一罇酒，可勝萬戶侯。

晁補之《擬古六首上鮮于大夫子駿・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縹緲齊紫清。周欄十二折，飛鸞結丹楹。上有絃歌女，充耳以黃瑛。當窗弄白日，顏若苕之榮。陽阿奮哀響，梁欐有遺聲。不惜厲清商，零霜飛園英。誰爲聽之者，皎皎自知明。幸承遺棣眷，同車以遐征。

又《東城高且長》 東城高且長，下瞰阡與陌。谷風麗百草，春華紛已白。良時忽如此，馳景一何逼！喟彼飯牛詩，終年守寒阨。恭儉夙所敦，葛屨傷褊窄。身爲物逆旅，生乃遠行客。豈無百日蜡，樂此一日澤。美人顏煌煌，奇服爛五色。彈箏奪新響，盃酒縱相索。鬬雞逐狐兔，六博呼一擲。貧士悲失職，坎壈何所迫。安知黃鵠舉，隨時振六翮。

又《庭前有奇樹》 庭前有奇樹，好鳥鳴喈喈。朱榮被紫蕚，采掇以忘懷。棄置而不省，秋風淒以摧。不惜朝華莫，君行殊未來。

又《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託根中谷卑。結髮事君子，江蘺近華池。江蘺榮有時，迨此春冰期。玉盤有嘉餐，思君以忘飢。棗下何纂纂，朱實亦離離。秋風一披拂，菀其爲枯枝。願垂太陽惠，照妾葵藿微。

又《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江上零露滋。方舟不能度，日莫白蘋悲。清波有鳴鴻，蕩漾安可期？幸因南風逝，寄言欽所思。

又《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一日何三秋。花開苦多雨，何不張幕游。行樂時不再，春榮豈長在。古人輕尺璧，愚者昧所戒。君看龍與虎，飄忽不相待。

周紫芝《擬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遺我故人書。故人久別離，一別萬里餘。相望不相見，各在天一隅。感君慇懃意，字字如明珠。上陳昔懽樂，次問今何如。昔別俱少年，老大今蒼鬚。良時不我與，歲月空蹉蹉。餘生如夢寐，尺素徒卷舒。爲我謝故人，遠致雙鯉魚。恨無木瓜篇，報君以瓊琚。

又《擬青青河畔草》 四序相推遷，日月倏已逝。春風入猗蘭，光艷照羅綺。一朝霜雪至，容華苦憔悴。佳人惜朱顏，結褵奉君子。安知遠征途，中道成棄置！昔持鴛鴦錦，裁成合歡被。今織迴文機，中有相思字。相思日夜切，尺書無雁寄。誰能知妾心，脈脈含遠意！

又《擬燕趙多佳人》 沙丘有餘風，趙女多跕纚。燕丹養勇士，後宮出女子。至今餘倡優，吹彈滿都市。佳人北方來，傾城盡風靡。妙舞縈纖腰，清歌發皓齒。一歌四座歡，再歌賓客起。回眸與目成，哀絃忍重理。願爲雙飛燕，與君共棲止。人生不行樂，歲月如流水。

洪适《擬古十三首・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南北各倦游。昔人重別離，一日嗟三秋。如何三秋暮，相見尚悠悠。方寸正紆軫，何以寫我憂。仰

瞻衡漢移，俯對蘭菊遂。臭味雖云同，光塵若爲異。迴風凄且發，飄我別時袂。欲知長相思，披衣不勝體。

又《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英英雜邊菊。雅雅當牕女，濯濯手如玉。淵淵錦中意，粲粲未盈幅。藁砧天一涯，刀頭誤行卜。卻鑑怨新眉，誰教遠山綠。

又《青青陵上柏》青青陵上柏，欞欞庭中竹。人壽能幾何，譬彼電過目。一觴命曙交，且以慰心曲。駕言長安游，川光晨可掬。神州何赫戲，高城矗延屬。巍樹千星斗，雕楯錯珠玉。鱗鱗王公第，華纓夾繡轂。放懷恣槃虞，端憂竟誰逐？

又《今日良宴會》今日良宴會，朋簪故人家。搖情綠綺桑，度曲漁陽撾。放歌掀醉髯，晤語粲春葩。列坐各知心，游揚相齒牙。芬芳須及時，東扶忽西斜。胡不厲逸翮，天津問仙槎。無爲甘寂寞，痼疾守烟霞。

又《西北有高樓》西北有高樓，傴蹇軼千門。綺櫳納飛月，璧璫礙翔雲。上有弦歌女，哀聲啓駕唇。誰能爲此曲？無乃返香人。一章三致意，脩蛾有餘顰。不惜饒清響，暗驚梁上塵。所悲聽者心，中無涇渭分。願作南溟鳥，夕飲玉池津。

又《涉江采芙蓉》涉江采芙蓉，芳蘂蔭幽泚。相思不相見，芬香欲誰遺。秋容感人心，浪浪睫涵淚。不如膝上琴，哀音入君耳。

又《明月皎夜光》明月皎夜光，瑟瑟扇商籟。衡紀直西躔，雲草斜左界。感彼林薄凋，歲律倏云邁。蜻蛚誰汝憐，悽悽鳴戶外。昔我耐久朋，着鞭道方泰。尉藉繒縞輕，金蘭舊盟改。東井不及泉，須女無儔配。君看貢公綦，白頭媿傾蓋。

又《冉冉孤生竹》冉冉孤生竹，成陰幽谷中。聿來君子室，葛藟施喬松。喬松千百尋，攀附猶可窮。思君江水深，褰裳往難從。同心而偏棲，愧彼摩霄鴻。灼灼芙蓉花，凌波媚芳風。非不努力愛，秋至無歸鴻。昔盟倘不寒，誰歎久西東。

又《庭前有奇樹》庭前有奇樹，黃鳥巢其枝。之子不顧返，失此熙春期。采采未盈匊，夕風已紛披。路遠悵莫致，雖多亦奚爲。

又《迢迢牽牛星》迢迢牽牛星，奕奕停梭女。尋盟整瑤瞽，緘情遵漢渚。欣讌未斯須，別愁眉已度。黃月不我留，殘機忍重顧。翻羨巫山雲，朝朝楚王遇。

又《人生不滿百》人生不滿百，螻蛄等春秋。花月多風雨，何不蠟屐游。朱光忽以馳，退舍未易留。生前一杯樂，難與昧者謀。臨流羨芳芷，歡言泛輕舟。

又《孟冬寒氣至》孟冬寒氣至，衝風一何厲。宿楚失故陰，思蟲柱(上聲)哀喙。客來門多冬，袖有尺書遺。一讀淚先零，再讀心已醉。妾如初開花，君如長流水。花挽水回難，水捐花去易。流水何時休，春榮難久恃。

又《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舒光瑩窻綺。宛轉羞空床，披軒步庭際。故愛同一心，新愁今兩耳。咫尺相會難，迢迢若千里。況復千里隔，憂端無窮已。

楊冠卿《西北有高樓》西北有高樓，氤氳臨大路。飛簷轉春風，綺窗鏁雲霧。姣服者誰子，傾城此容與。娟娟長眉青，不受脂澤污。娉婷惜不嫁，恐爲蕩子悞。寫心汎清瑟，獨不怨遲暮。

汪晫《用「尊」字韻寄胡約之》芙蓉紅晚對高軒，何日論文共一尊。祇作《古詩十九首》，不消杜史五千言。一聲南鴈霜華重，連夜西風木葉翻。自嘆鬢眉今白盡，復愁友道更昏昏。

元好問《別李周卿三首》二　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詩中杜天手，功自斷鼇始。《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柳止。詩人玉爲骨，往往墮塵滓。衣冠語俳優，正可作婢使。望君清廟瑟，一洗箏笛耳。

吳泳《擬西北有高樓》高樓何岧嶢，一柱西北隅。橫當子午道，峻直參井墟。曲瓊捲飛霤，儼儼僊人居。上通研重階，下蔭十二衢。傍樓玉簫女，織翠紛華裾。僊人顧之笑，授以青琅書。遡言欲從之，媒拙而理疎。丹梯目成久，須憑大垂手。

朱晞顏《擬古十九首》一　行行重行行，道路阻且脩。遊子日已遠，緩帶令人愁。鴻征尚投塞，狐死亦首丘。物微胡不爾，況在人情不。富貴豈不有，出處安可苟。髮白不再玄，舊遊骨應朽。願勗瓜李心，爲君報瓊玖。

又二　青青河畔草，悠悠陌上塵。春風日飄轉，變故復變新。昔爲閨中嬖，朱樓敞十二。芳妍奪主情，列屋不成媚。今爲蕩子妻，空牀伴憔悴。傷哉蒲柳姿，膏沐不能理。

又三　青青陵上柏，采采晚中蘭。結根在澗谷，清芬被人間。維彼巖廊

姿，貞堅世所難。君子每自器，聖賢豈其患。所以懷璞者，抱月號空山。

又四　今日良宴會，歡情具難忘。玳簪映珠履，佩玉鳴鏘鏘。芳馨雜盤饌，宮徵明絲簧。樂劇不計算，一酌累十觴。主人醉欲嘔，倦客徒自傷。誰言萬里遊，共此燈燭光？

又五　西北有高樓，飛閣構縹緲，樓中有佳人，絕世顏色好。當窗揮五絃，徽音一何俏。絃促心緒繁，哀怨不成調。安得萬里風，吹落邯鄲道？

又六　涉江采芙蓉，終朝不盈擷。本以寄所思，神魂忽飛越。常恐生棄置，芳妍日消歇。幾欲佩秋風，衣冷不堪結。

又七　明月皎夜光，浮雲爲之清。一樽飲露下，肝膈傾秋冰。昔我去里社，意氣輕死生。相隨霍嫖姚，獻獲勞先登。嫖姚今已貴，金紫盈朱門。康莊森棨戟，甲第連青雲。安知天下士，霜露頹冠纓。丈夫有如此，當策中原勳。

又八　冉冉孤生竹，托根在山陰。藤蘿忽纏繞，宛轉交相仍。來爲君家婦，君戍交河城。攜離雖未久，奈妾當新婚。思君不可見，涕泣徒沾襟。欲寄機中素，弱羽無由憑。不如兔絲子，結托相憑陵。偏得春風意，青青日向榮。

又九　庭前有奇樹，勢欲排雲齊。西風正激烈，枝葉沉沙泥。芳馨清可掬，遠思成徒爲。翻憐百鳥巢，悲鳴怨高棲。

又一〇　迢迢牽牛星，遠阻天之河。煌煌天帝孫，終歲弄飛梭。星渚鵲代橋，環佩鳴相磨。歡遊一何短，方駕回羲和。依舊天一隅，澄漢生微波。空餘機杼繁，不識離緒多。

又一一　迴車駕言邁，路遠飛塵沙。秋雲亂黃葉，暝樹啼昏鴉。頗感萬里心，縱橫羈天涯。猗歟靖節翁，三徑自成家。至今霜下傑，千載尊黃花。

又一二　東城高且長，飛燕起層霧。城旁宅一區，長年鎖風雨。香徑與雕牆，離離暗禾黍。云是五侯居，昔年貯歌舞。今爲泉下塵，空聚一抔土。強嫌發陰機，魚燈耿泉戶。空有石虎獰，不解斷斤斧。日暮隴頭風，蕭蕭白楊樹。

又一三　驅車上東門，倏與故人俱。故人何爲者？祖帳光路隅。白髮紫縷巾，赤馬黃金塗。名聲邁朝列，事業光璠璵。一朝乞骸退，何異敝屣如。人生貴知止，莫作壁上枯。感君語亹亹，不記行區區。路遠日已夕，且莫驅吾車。

又一四　去者日已踈，來者日已親。且勿踈去者，曾是多親人。寒暑互轉圜，生死同昏昕。巍巍北邙山，壘壘多丘墳。狐兔穴蒼岑，蒿萊翳佳城。金貝悉羽化，弔祭空腥羶。豈無一杯酒，相與娛青春。

又一五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白髮不少假，轉眼春復秋。人生妄自必，歿係眞貽羞。有歌在座側，有酒盈金甌。不樂徒自械，不飲空自囚。一室有代謝，寧爲他人謀。

又一六　凜凜歲云暮，祁寒俄迫期。霜風正蕭瑟，冷意侵牀幃。一念動萬感，起作中夜悲。夫君久爲賈，遠在天一涯。掩袂只自傷，何以慰所思。客從遠方來，遺我一襲衣。開緘欲試之，中有三致詞。上言情勿離，下言久當歸。妾心如素絲，絲盡色不移。

又一七　孟冬寒氣至，草木多凋萎。撫景悲弔影，感妾芳妍時。笑顰俱有情，入目分妍媸。以色事君子，色故寵即衰。況當避妍初，會少多別離。久間不獲寫，夢寐或見之。私衷苦未竟，晨色已熹微。願逐塞上風，和寒入君衣。

又一八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南金。感君千里意，致此百鍊精。非無躍冶姿，詭異世所驚。寧逐鑪錘巧，勿與冶人輕。

又一九　明月何皎皎，清輝映中庭。流光繞曲房，耿妾貞潔心。悠揚川上雲，變態如君情。事君未旬日，已覺成因循。一身不能保，況保百歲親。空有舊時月，來照新啼痕。

趙文《去者日以踈》　去者日以踈，留者日以老。沉憂能傷人，玄髮坐成皓。人生固應爾，要亦何太早。攜持玉雪姿，故敢棄遠道。蒼天行悠悠，白日照杲杲。安得以妾腸，化作君墓草。

滕安上《擬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溪邊草離離。是時新雨霽，浩碧無津涯。中州有佳人，音問兩不知。我欲駕風濤，恨無青竹枝。舟行恨波緩，泝流愈云遠。思君重思君，詎作乘興返。感彼芙蓉衰，嘆此歲已晚。君家有雕胡，爲我炊一飯。

又《擬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坦坦溪側石。爲問釣魚人，曾見行吟客。我家有斗酒，雖濁未爲薄。向在聲利中，釀法得京洛。荊布爲我熟，待予不時索。幸君共一觴，同此泛家宅。漁人如不聞，絲綸整千尺。回舟入風

烟，可望不可迫。

又《擬今日良宴會》 今日良宴會，溪山入橫陳。非絲亦非竹，足以怡心神。座中有佳人，冰雪含天眞。霞衣風杲杲，紈蘭佩申申。莫惜此夕樂，但恐此迹陳。君看牛與女，遠隔銀河津。雖有七夕期，終歲長悲辛。

孫轍《擬古四首・次楊志行韻》一 涉江采芙蓉，江水何澄鮮！朱華映朝旭，窈窕蕙風前。相望不盈咫，風波良獨艱。攬之置懷袖，撫玩空長歎。春榮衆所慕，泯默無復言。

又二 孟冬寒氣至，眄彼庭中樹。忽得故人書。中有相思句。故人隔異縣，相望良獨苦。候蟲鳴廣除，落葉被衢路。淒其對搖落，登高詎能賦。白髮生鏡中，荏苒流年度。故人歲寒姿，亦有濟勝具。相期佩飛霞，共飲金莖露。

又三 青青河畔草，春至不復腓。延緣被陂坂，飽彼羊牛飢。荏苒時序遷，王孫終未歸。西風一蕭瑟，楚客空傷悲。安知壯士心，金石乃不移。陰陽無停運，垂柳生金絲。鳥鳴百花開，迴首乃爾爲。丈夫貴自勗，千載以爲期。

又四 明月皎夜光，出自河漢東。衆星爛以繁，牽牛正當中。永懷乘槎人，上與河源通。遡遊往從之，杳杳將安窮。至人凌倒影，千載幸一逢。願言攬其袪，一洗塵埃空。乘風遊汗漫，歷歷天九重。有志未能就，憂心徒忡忡。

錢宰《擬古・行行重行行》 出門萬里別，行行遠防邊。相望各天末，北斗日夜躔。四運秋復春，不見君子還。燕車北其轍，越馬南其轅。日遠心愈近，悵望徒懸懸。黃雲暗關塞，路險不見天。式微夫如何，日月忽已遷。願言崇明德，無爲終棄捐。

又《西北有高樓》 高臺何巍巍，參差與雲平。玉繩臨雙闕，長河流無聲。上有羽衣人，逍遙吹玉笙。清響涵明月，飛佩何泠泠。借問弄者誰，疑是董雙成。逸思隨風發，無人識其聲。曲終再三嘆，感慨有餘情。所悲同門友，局促趨世榮。願將秋水劍，爲之解塵纓。笑呼雙黃鵠，與子俱遠征。

又《明月皎夜光》 皎皎明月光，照我屋東頭。寒螿鳴樹間，招搖指孟秋。白露下高梧，落葉聲颼颼。寒溫更變遷，河漢東南流。懷哉里中兒，奮志起遠遊。飄然遡長風，乘槎犯斗牛。支機織女石，爲問今在不？水深波濤闊，浮名將焉求？

又《庭中有奇樹》 中林多幽蘭，江籬雜芳蓀。采之酌春酒，將以清心魂。持杯未及飲，悵然念王孫。王孫不歸來，置酒在芳尊。

又《迢迢牽牛星》 河東有織女，皎皎雲爲章。手弄機上絲，日夕更七襄。織成五色文，欲製君子裳。莫言隔秋水，可以駕飛梁。睨彼牽牛量，終日不服箱。

又《客從遠方來》 故人萬里別，海水日夜深。南風海上來，遺我雙南金。不見故人面，乃見故人心。鑄作黃金徽，置之白玉琴。彈爲別鶴操，間以懷湘吟。曲終聽者稀，矯首望知音。

戴良《詠省堂後竹》 冉冉孤生竹，託根淇水湄。何年被簡拔，移植鳴鳳池。鳴鳳準寒律，豈待伶倫吹！

汪珍《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矯矯園中李。娟娟樓上婦，微微啓玉齒。仰數浮雲馳，俯首理綠綺。自惜韶華姿，誤身遊俠子。

張憲《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此別何時還？風霜阻道路，歲月凋朱顏。層冰剝肌肉，半是刀箭瘢。金印大如斗，積功良亦艱。君看霍去病，終葬祁連山。

胡奎《擬今日良宴會》 今日慘不樂，憂來鬱無端。華堂秉明燭，思奉君子懽。南窗撫瑤瑟，含情不能彈。君情與妾意，憂樂轉指間。人生非金石，流景若飛丸。何不返初服，英英谷中蘭？無言混蕭艾，委質霜露間。

孫黃《擬古・行行重行行》 岐路一樽酒，送君當遠行。交持未及竟，絲管激哀聲。冉冉歲華暮，悠悠雲氣征。馳車戒往路，惻惻傷我情。我情默已傷，歡愛不可忘。昔爲春花妍，今爲秋草芳。秋草芳有時，夫君見無期。獨宿坐長夜，淚落如綆縻。白日儻回照，孤懷君所知。

又《青青河畔草》 青陽煦林薄，春氣匝道周。婉孌都人子，采桑南陌頭。脩眉婉清揚，玉顏和且柔。明粧照碧落，五馬爲久留。久留諒奚爲，妾非貴者儔。貧守逢蘧隊，獻食獨安羞。

又《青青原上柏》 置酒高堂上，賓友列長筵。綺食羅雕盤，烹鼈膾熊蹯。回風吹繡穀，悲管間清彈。遺響妙入雲，慷慨有餘懽。流光若逝水，安得長駐顏。薄酒聊斟酌，幽襟良可歎。

又《今日良宴會》 南園有佳人，窈窕桃李顏。容華一何麗，顧盼生光妍。

進退禮自防，秉德幽且閒。良媒候嘉意，君子希令言。鴻鴈念儔侶，睢鳩鳴河間。盛年若流水，隱處獨長嘆。

又《西北有高樓》 華月散高樹，列曜何參差。流光射結綺，思婦慘中閨。良人涉遠道，感嘆夜何其。清聲發妙曲，宛轉有餘哀。妙曲固可聽，餘哀知爲誰。春至桃李妍，歲暮華色衰。居然獨處廓，顧影久徘徊。

又《涉江采芙蓉》 故人隔千里，寄我青琅玕。琅玕色美好，愛重若丘山。感茲纏綿意，將以遺所懽。路遙不能致，欲插排風翰。

又《明月皎夜光》 離離谷中樹，燦燦春華芳。枝葉何盛茂，忽然隨風揚。流光有凋換，物理安可常。擾擾路旁子，哀歌使我傷。杪秋天氣肅，白露結嚴霜。攬衣不能寐，起視夜何長。明月出東壁，衆星羅縱橫。歲暮鶺鴒鳴，百草青自黃。遠道者誰子，驅車登太行。太行鬱嵯峨，天路無津梁。興言念同志，涕下沾我裳。

又《冉冉孤生竹》 青樓何高高，綺疏臨道旁。美人娛永夜，皓齒發清倡。玉顏羞掩媚，妙曲婉成章。含宮亦泛羽，忽復轉徵商。行雲駐遠漢，飛塵連虹梁。識曲世所稀，遺音空飄揚。歌竟夜闌寂，悠悠哀思長。

又《庭中有奇樹》 洞庭木葉下，悲吹激微寒。美人倚脩竹，凝睇九疑山。層雲沒遠嶼，軒車絕來還。既懷文玉佩，復采澧水蘭。結言欲有贈，天路遠險艱。沈憂坐將老，歲月銷令顏。

又《迢迢牽牛星》 北風吹雪霰，同雲四垂陰。惠而能好我，寄我瑤華音。蟋蟀入床下，晨風飛北林。川梁限楚越，思子闃傷心。

又《回車駕言邁》 壯士悲白日，達人愛景光。景光無停留，鬢髮忽已蒼。嚴霜被野草，行旅思故鄉。禽鳥有所識，百蟲知潛藏。如何不黽勉，老至空自傷？

又《東城高且長》 咸陽九原上，昔日冠蓋場。秋風動禾黍，曠野浩茫茫。大化無停留，榮耀安可常。烟雲迷五柞，榛棘沒長楊。時運理則然，來者徒自傷。所以放志意，酣歌稱我觴。鳴箏縱繁響，緩此幽思長。回車長樂坂，將去復彷徨。願爲雲中鴈，寥廓恣高翔。

又《驅車上東門》 良辰集賢友，載酒登北邙。百草何離離，高墳被山岡。四野生悲風，夕日寒無光。狐狸穴空壙，稺子覓亡羊。人生寄一世，奄逝若朝霜。高堂與大宅，終作荆棘場。蓬萊隔弱水，仙說成荒唐。及時且行樂，勿用徒悲傷。

又《去者日以疎》 白日無流光，逝水無迴波。浮生類轉燭，運盡歸山阿。松柏夾長路，高墳起嵯峨。古來皆若此，咄咄將柰何。誰絃雍門琴，和此薤露歌。

又《生年不滿百》 日月遞朔望，推遷無時停。鼎鼎百年內，所爲竟何成？賢者解斯理，達生外其形。良辰有美酒，日對賓友傾。迢遙闐風丘，奇樹秀瑤英。周王八駿沒，天路杳冥冥。

又《凜凜歲云暮》 江潭十月交，霜露萃郊原。卉木無留榮，百草日夜乾。鴻鴈鳴洲渚，猿狖悲空山。閨人念遠道，撫節涕(汍)(汍)瀾。川梁一睽隔，魂夢夜不安。厚愛君詎知，新恩忘前懽。忠誠不見白，剖心良獨難。望望千里道，無由生羽翰。

又《孟冬寒氣至》 愁人起視夜，北斗低復昂。中垣耀室壁，良月知載陽。客行涉遠道，葛屨履嚴霜。願欲同辛苦，江漢愁且長。臨風付書札，鴻鴈無來翔。悄悄閨閣心，歲暮惟獨傷。

又《客從遠方來》 妾有錦繡段，文采裁爲衾。上羅連理枝，下織雙飛禽。惜此嫁時物，珍之比南金。良人隔山海，歲月亦已深。願因飛鴻翼，寄以表此心。

又《明月何皎皎》 歡愛夏日短，憂愁春夜長。房帷斂虛白，對此華月光。薄雲淒以至，入我羅衣裳。悄悄感心目，欲寐還不遑。良人遠行役，三載滯遐方。別時木葉落，今已花卉芳。無由達衷曲，悵望隔河梁。

黃淮《客從遠方來六首》一 客從遠方來，遺我齊紈素。拂拭生光輝，潔白誰不慕。蘭莖散餘香，猶繞來時路。什襲謹閉藏，不使緇塵污。塵污尚可澣，但恐色非故。

又二 客從遠方來，遺我五色線。文采擬雲章，光華自相炫。愧非補衮才，對此徒增羨。搔首一長吁，中心更躊躇。置之篋笥間，復恐應時須。

又三 客從遠方來，遺我伯牙琴。伯牙絕其絃，歎息無知音。秦箏既啁哳，齊瑟傷哇淫。賴此嶧陽桐，可以宣我心。我心苟不欺，豈無鍾子期。

又四 客從遠方來，遺我歐冶劒。光芒照膽寒，妖魅肅以斂。憶昔初鑄時，比之雄與雌。如何中路間，雌雄各分飛。矯首望天末，雲樹何離離。

又五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明珠。明以喻妾心，圓以敦佳期。韜以文錦

段，出入與之俱。含情一披閱，泣淚沾羅襦。珠光恆不滅，佳期復何如。

又六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明璫。明璫何足貴，惟德在無忘。德音日已遐，妾心悲且傷。不惜歲華晚，所傷驚在梁。我願君所贈，化爲鴛與鴦。朝夕不相離，飛飛遶回塘。

陸深《擬古三首・擬行行重行行》悠悠日將遠，思君心甚邇。所嗟異居處，同生不同里。別離既以苦，會合諒以難。逝川期東海，行雲戀故山。自知去日貌，難比舊時顏。出門即遠道，雨雪紛浩浩。潦泥緇素衣，安得白日照。矯首念征人，憂傷易終老。

又《擬西北有高樓》層樓一何巍，亭亭切雲霄。綺疏縹緲間，欄楯匝周遭。不知誰居中，哀怨逐風飄。爲言本邯鄲，閨河望迢迢。區區懷苦心，三載非一朝。援琴以寫之，意重絲難調。初爲陽春曲，再行鼓山高。妙音本絕世，賞識何寥寥。思爲雙黃鵠，比翼與側翱。

又《擬孟冬寒氣至》歲盈易寒風，曠野何蕭條。深居戒遠趾，四壁亦飄搖。陽和日已往，陰沍日已驕。門外遠書至，啓函知故交。慰我以好音，期我以明昭。感茲殷勤意，千載詎能銷。素心抱愚衷，欲吐還自韜。

馮裕《擬涉江采芙蓉》涉江采芙蓉，芙蓉花正開。采之寄美人，欲寄平生懷。美人在白雲，三年與我乖。有恨不能飛，日暮登崔嵬。

又《擬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四壁蟲聲悲。良人別三秋，夜夜夢清輝。忽覺不相見，披衣倚雙扉。南來雁行多，何以音書稀。願逐雙黃鳥，凌風奮翅飛。

黃卿《擬涉江采芙蓉》海州有靈藥，兼之華茝芷。我願采且擷，結束寄知己。道路修且阻，行行隔江水。昔君遺素管，拂拭常在几。朗月瞻望同，停雲空復爾。豈無杯酒歡，素心良如是。

又《擬西北有高樓》北望鬱峻極，層閣薄青冥。飛甍接山杪，簾箔凝明星。臺陛不可躡，杳然朱絃聲。一鼓涼思起，轉奏微霜零。倏疑素女調，轉傷宸廖情。悠悠度縹緲，願言徹泰清。音節何足異，感慨極平生。終當招鴻鵠，翩翩翔滄溟。

又《擬青青陵上柏》營營花上蜂，栩栩園中蝶。浮生已多勤，爾亦競時節。日馭西赴急，同願樂耆耋。良時坐朗暉，不遊空自潔。名城多貴介，樓閣何岌嶪。寶馬遍坊郭，會晏羅醇鬱。盤桓盡歲華，豈復知愁絕。慷慨自無當，碌碌哂疎拙。

又《擬今日良宴會》今我何不樂，良朋自相招。園蔬滌清沼，瓦罍開醇醪。中席忽擊筑，客起吹洞簫。賞音握我手，會意豈歌謠。遠眺指仙島，仰視杳丹霄。誰言羽翰捷，踟躕對蓬蒿。

劉澄甫《擬西北有高樓》西北有高樓，岌嶪接閶闔。森森虎豹維，隱隱虬龍窟。沉沉九重深，茫茫萬里闊。大明麗崇霄，浮雲忽闇曶。白虹貫非常，欃槍出爲孽。雖鍊五色石，疇能補天闕。力開衡山雲，莫解明主惑。直道罔不黜，俛首三嘆息。

楊慎《擬行行重行行》遙遙涉長途，悠悠愁我心。我心愁未央，暌離日以深。山高水無梁，寄書多浮沈。魚樂在故淵，鹿鳴思長林。覺時影與身，夢來襦與衾。端居遲日月，且暮如古今。孤願人詎知，沉憂自難任。君子不遐棄，懷我以好音。

又《擬青青河畔草》河水清且漣，河上多芳草。春風二月時，千里交河道。交河漢家營，荒莽少人行。日暮淒風起，黃沙與雲平。雲間有孤鴈，附書自鄉縣。翩翩欲下來，聞弦卻驚散。草青鴈北飛，草枯鴈南歸。鴈飛有歸時，征人無還期。

又《擬庭中有奇樹》奇樹生南國，孤根來遠方。佳名誰不愛？植近君子堂。春風一披拂，花葉何煒煌！上有寄生枝，亦得沾恩光。桂枝陵寒山，梧桐在高岡。草木非自獻，信美非所將。

邵經邦《擬古詩十九首》一　行行重行行，去矣勿復思。人生苟無歡，接膝不相知。緬懷安陵君，固寵一何蚩。色衰自當棄，花謝無天枝。夏蟲不躍冰，春蠶不待期。芳華若常在，歡宴無歇時。徙倚恨衷情，憂歎以攄悲。

又二　青青河畔草，驅車在中堂。主人堂上立，客子返故鄉。相對涕如雨，各從天一方。燕姬辭趙館，楚曼別秦房。紅顏苟棄捐，白首空惆悵。人生不歡洽，芳草歌秋霜。

又三　青青陵上柏，上有苦寒節。試問苦寒節，歲久那不滅。鐵石爲其心，冰霜爲其烈。以茲最後凋，盛衰同一轍。雖無三春姿，常保千歲葉。丈夫貴立志，黽勉不可奪。

又四　今日良宴會，四座盡歡娛。吳娃繁清唱，越女翩長襦。停瑟促鳴絃，哀音鬱以迂。人生憂患多，常恐樂不須。及至爲歡樂，歲月不我除。憂

樂永無端，相勸各躊躇。

又五　西北有高樓，上有傾城施。美態妖且閑，修容委以蛇。翠羽明珠絡，寶帶黃金羈。纖手弄團扇，光彩流英姿。豈無翱翔質，中心託素絲。贈之青玉案，木難珊瑚枝。但恐不識察，咸歎興遐思。

又六　涉江采芙蓉，遙寄相知音。繡囊鬱金香，羅帶結同心。中有玉簡書，上有膠漆文。三歲緘不沒，中懷託慇懃。安能長會面，此志徒憂慇。胡鷹翔北風，越犬吠朝暾。閒居感結交，不知道路分。

又七　出自城東門，纍纍多郊田。上有鳥鵲飛，下有狐兔眠。黃日薄野蒿，白楊亦蕭然。古來賢智士，崇進錮相沿。熊羆耽衰暮，歲星嗜壯年。榮名一以矜，覆手如朝煙。奄然棄塵土，春花不復妍。達生貴知足，努力勉所安。

又八　冉冉孤生竹，乃在首陽西。上有琅玕實，下有碧玉枝。來儀一朝見，文明端在茲。賢聖當長世，愚者但蔫萎。壽命苟可延，治理永不夷。悠悠歲寒質，凜凜霜雪姿。恨無金石固，甯保否泰隨。願得王子喬，終與天地期。

又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懷中素。合璧無端倪，璿璣有衡度。靡靡紈秋蘭，離離佩芳杜。英豔流珠玉，芳菲感遲暮。譬彼陵苕花，顏色正堪顧。及時而不采，委棄若朝露。少壯能幾時，老大空躭悞。

又一〇　迢迢牽牛星，遠望在何方。我欲往從之，道阻一何長。人生會面難，咫尺不可量。月無終歲圓，花無百日香。但對歡樂時，執手且徜徉。莫學河邊女，千古空悲傷。

又一一　迴車駕言邁，道阻一何深。入海蛟龍窟，進山豺虎親。荊棘復漫漫，況乃霜雪侵。進退一無據，豈不悲斯人。甯爲不可使，莫效車後塵。車塵向浴天，朋友怨何因。

又一二　東城高且長，西門河畔柳。遊子悲遠行，相勸一杯酒。玉關三萬里，一步九回首。室中夭豔妻，門外知音友。高山共誰彈，空房惟獨守。

又一三　驅車上東門，門上烏鴉嘵。愁雲結海岱，征馬駐關西。年少遊浪子，勇藝過千貔。良弓扳月彀，劍佩光陸離。殺氣橫秋隼，先聲奮月支。漢朝驃騎將，聲名今讓誰。

又一四　去者日以疎，無爲永浩歎。且畢今日歡，聊以共遊宴。昔爲東家女，皎皎明珠豔。夫壻關內侯，新人美無算。今爲娼家婦，行道空嗟怨。棄捐何足言，流光不可盼。

又一五　生年不滿百，死與朝暮分。所以赤松流，遺世若浮雲。脫屣忽焉去，辭祿何足云。豈無命世寶，懷中與常溫。日月有代謝，天地有朝昏。此理無消歇，其樂得永存。

又一六　凜凜歲云暮，莫辨寒與暄。何以心內戚，白髮相熬煎。何以眼中淚，青鏡徒流連。斗柄有時迴，客命無轉遷。不如終夕醉，到曉亦復然。

又一七　孟冬寒氣至，百卉俱消歇。念此薄遠行，天涯迴愁絕。昔遮楊柳風，今宿關山月。關山一何修，邊城苦戰鬬。白日澹無光，黃沙色如鐵。饑餐節上毛，渴飲窖下雪。奉身何太苦，不忍棄明德。願託南飛鴻，臨風寄雙翼。

又一八　客從遠方來，乃自玄冥都。鳳凰巢其阿，麒麟在郊墟。百寶羅肺腑，咳唾吐明珠。我欲從其人，道路遠以阻。安得明聖出，斯人攝寰區。光昭率舉賢，邂逅尊唐虞。輾轉千古心，終以反長吁。

又一九　庭中有奇樹，百寶列妝成。上有球琳瑯，復綴冰堅聲。鳳凰日來棲，鳴盛何雝雝。羣鳥一朝集，烏鳶互來同。豈無碧玉幹，欲止當長風。鳳凰戢其實，奇樹收其蹤。爲謝世上人，盛美眞難終。

宋儀望《擬古九首》一　行行重行行，遙出峭函間。黃河日夜流，感我涕如潸。驅車欲何之，云徃鴈門關。鴈門阻且長，一去何時還。流雲飄白日，游子行獨艱。回顧指京洛，思君多苦顏。君心儻照微，離別亦何歎。

又二　今日良宴會，佳客四座傾。微雲澹層阿，柔風動前楹。庭中羅二八，顧盼盡傾城。齊聲發楚歌，逸響流秦箏。衆賓各極懽，主人轉馳情。云誰稱上客，虛左有侯嬴。慨慷發奇論，舉座皆避驚。悠悠世上子，營營竟何成。

又三　明月皎夜光，銀漢清且長。佳人理清絲，飄風入蘭房。弦急逸思發，泠泠亦何傷。沉思慕古人，慷慨結衷腸。屠埋溷里閭，釣渭何鷹揚。一朝意氣合，四海感興亡。爲謝當塗子，努力事周行。

又四　迢迢牽牛星，終歲限河漢。金風報素秋，七夕何漫漫。靈鵲填清波，衆星繁以爛。織女罷七襄，乘風凌輕翰。翛然精爽通，懽愛不知晏。豈不念嬿婉，東方漸以旦。去去亦何云，抆涕發長嘆。

又五　廻車駕言邁，遠見咸陽京。崤函雖云險，孰若韓魏親。七雄競相鬬，六國何逡巡。范雎既去魏，張儀復相秦。吞併事已就，誰能究其因。余慕魯仲連，一言折梁臣。悠悠千載下，感歎有斯人。

又六　東城高且長，層樓相蔽虧。驅馬出遨遊，迎觀浮雲馳。手挽繁弱弓，金鞭控紫騮。馳登古臺上，慷慨令人悲。黃金富私室，郭隗竟誰師。馮公不召見，白首何由知。感此但沉吟，憂傷良在茲。

又七　驅車上東門，忽見桃與李。東風二月時，遨遊盛公子。麗服何翩翩。蹴踘蹶塵起。千金裝寶刀，結束俟知己。流盼生感激，酣歌變流徵。不見燕丹客，一朝去易水。丈夫託意氣，報恩爲君死。

又八　客從遠方來，扣我田間廬。云昨發雲中，良友惠我書。展書未及終，慷慨命高車。疇昔負奇志，何能效籧篨。橫行入匈奴，直欲斬單于。奈無凌風翼，悠悠歎居諸。出門望浮雲，執手以踟躇。

又九　明月何皎皎，流光入我牖。高弦怨清夜，攬之不盈手。感此欲何爲，念我同袍友。當時相結懽，願言期皓首。如何金石交，遽令此言負。申章竟誰陳，努力各相守。

王立道《擬古詩・擬青青陵上柏》　飛飛草上塵，皚皚堅中冰。天地若大冶，誰能久寓形。親交在閒暇，斗酒相招尋。樂飲未終竟，駕言遊帝城。帝城何巍巍，車馬如流星。連雲開甲第，繡戶連朱甍。歌鐘日暮起，四屋明華鐙。且盡生前樂，何知身後名。

又《擬今日良燕會》　來日不可知，今夕聊自娛。投壺雜六博，鳴鼓吹笙竽。酒酣援築起，一擊一泫如。四座發慷慨，欲語還拊髀。夭夭桃李花，榮華能幾時。何不蚤長翮，致身青雲梯。無爲若鷦鷯，一枝獨卑棲。

又《擬迢迢牽牛星》　隱隱西山陽，翩翩孤鳳凰。欲棲無梧桐，欲食無玕琅。浮雲翳朝日，荆杞生高岡。瀛海萬里闊，九天何茫茫。丹書未能吐，千仞安得翔。

又《擬生年不滿百》　人生不百年，幼老居其半。況復晝夜分，憂疾多縈絆。但恐日不足，誰言樂未央！無爲效貪夫，擾擾聲利場。自昔惟軒轅，乘雲遊帝鄉。

又《擬東城高且長》　河水廣且深，浩浩不可涉。濃霜摧蒹葭，蘭芷奪幽色。春華復幾時，忽已秋節易。蟋蟀憂太康，山樞意逾戚。對酒不作樂，鬱鬱何所適。邯鄲多才人，綽約傾城國。皓齒雙蛾眉，盈盈歌白雪。曲終竟誰和，觀者徒千百。徘徊振衣袂，淒然淚霑臆。願爲雙飛鴻，青冥舉長翮。

又《擬冉冉孤生竹》　離離寄生草，施彼南山松。而我求婚媾，萑苕托飛蓬。飛蓬易轉蕩，夫婦安得終。結髮不再春，棄我如飄風。重閨咫尺間，君心邈千重。彼美荆山璞，瑩然白玉中。良工不見剖，瓦礫相詬蒙。君寧長棄捐，妾心守孤忠。

又《擬明月何皎皎》　庭中芙蓉花，冉冉朝露晞。渥膏不能沐，斂髮出重闈。故鄉諒不惡，何爲在天涯。仰天長歎息，入戶復躊躇。盼盼芳樹枝，悲風入我帷。

又《擬庭中有奇樹》　南山有松栢，女蘿相纏綿。攀枝采女蘿，感歎終無言。草木自因依，何況骨肉間。緘蘿寄同父，路遙安得便。

又《擬廻車駕言邁》　驅車臨廣陌，駕言歸故鄉。天空木葉下，百草凄以黃。萬物有衰歇，人命安得長。駸駸西日頹，桑榆留夕陽。停軌失咫尺，疾騁無迷方。黽勉崇令德，千載垂清光。

又《擬去者日以踈》　來者未有極，往者良已矣。道傍壟成行，日夕多風雨。黃蒿塞墓門，颯颯青楓樹。重關扃幽泉，螻蟻相料理。悲彼遠遊人，不如疾歸止。

又《擬驅車上東門》　驅車出北邙，高墳何纍纍。狐狸晝踟躅，豐碑隱蒿萊。人云漢將相，奕奕多賢才。一朝隨物化，千秋委寒灰。流光欻飛電，東月忽西頹。黃泉如尾閭，去者不一回。我欲志竹帛，虛名安在哉？不如且行樂，旨酒盈我杯。

又《擬凜凜歲云暮》　肅肅秋節至，草腐夕螢飛。衆芳盡零落，霜露沾人衣。衣沾不足惜，惜此綺羅襦。錦衾憐獨旦，彷彿夢見之。執手相晤言，燕婉追昔時。願得同予美，兩情終不渝。誓言未終竟，恍然出中閨。不如鴛與鴦，兩兩相迫飛。日出倚庭樹，彷徨戀落暉。耿耿抱素志，淚下不自知。

又《擬客從遠方來》　客從江東來，遺我五色絹。一心不相忘，萬里詎云遠。手裁合歡襦，加以錦繡緣。餘爲連理帶，雜佩相糾纏。霜凄北風寒，與子常相見。

又《擬行行重行行》　一日復一日，與君久離別。妾身在漢陽，君居泰山側。川阪東西長，欲往無輿楫。吳牛不北轅，燕鳥無南翼。日月有晝夜，妾

心靡朝夕。冥冥塵滿天，欲歸路安適。冉冉歲云莫，坐凋紅芳色。相思勿復陳，黽勉期令德。

又《擬青青河畔草》　夭夭陌上花，紛紛桃與李。迢迢綺樓端，楚楚倡家子。翩翩翠袖垂，盈盈歌皓齒。新人良足娛，故歡棄如屣。涼風驚素秋，芳華難久恃。

又《擬明月皎夜光》　流火下西極，螻蛄鳴東廂。涼颸奪炎熱，白露凝清光。百草非故色，木葉萎以黃。昔與二三子，學道欣同方。翻然棄舊好，振羽高雲翔。河漢不可涉，織女空七襄。人心異於面，相知安得長。

李攀龍《古詩後十九首（并引）》　前有《十九首》，故「後」言之。猶稱古者，其文則《十九首》也。其文則《十九首》而以屬辭，辟之制轡策于垤中，恣意于馬，使不得旁出，而居然有一瀉千里之勢，斯王良、造父所爲難爾。

又一　行行萬里餘，依依夢故鄉。見君累長夜，攜手立彷徨。寤言心尚爾，忽在天一方。越鳥東南飛，胡馬鳴相望。眄睞人自好，棄捐人自老。徘徊亦何益，努力苦不早。思君度餐飯，歲月漫浩浩。慷慨即別離，故鄉勿復道。

又二　搖搖車馬客，依依燕趙女。沾沾倚箏立，交交夾窗語。盤盤高結出，颺颺巾帶舉。浮雲忽自歸，蕩子漫無所。天寒錦衾薄，空牀難獨處。

又三　白石何歷歷，松柏何離離。人生天地間，一日不可知。斗酒無常置，良會無常期。沈吟厚與薄，爲樂無乃遲。宛洛美游戲，冠帶自相隨。宮闕起雲中，第宅羅四垂。王侯負貴氣，佳客以盛衰。君但視車馬，攬策振其綏。

又四　良會屬今日，彈箏倚新聲。唱苦令神傷，三變不可盈，中曲忽自置，躑躅一再行。欲因更促柱，難爲聽者情。人生局一世，悠悠終何成。要路多坎坷，先秋慘其榮。來者率如此，焉知千歲名。

又五　三五樓上女，徙倚當雙扉。紅妝妙一世，誰不攬容輝。絃歌入青雲，新聲亮所稀。千載爲一彈，含意有餘哀。知音難再得，且復立徘徊。終日不成曲，零涕沾裳衣。三歎令人老，游子何時歸。

又六　燭燭芙蓉花，擢擢采蘭婦。懷袖忽已盈，馨香誰爲有？秋草一以萎，此物難獨久。馳情一水間，無因攜素手。

又七　搖光加孟冬，北風何慘慄。寒至疎衆星，蟾兔亦早缺。四時既潛移，遺迹獨難列。不知空牀下，蟋蟀安從出。宛洛多故人，厚者如膠漆。及其據要路，負我道非一。織女無成章，牽牛策不發。且復守貧賤，振翮各有日。

又八　浮雲何冉冉，亦在南山阿！千里遠徘徊，游子苦無家。昔我同門友，策馬驅高車。兩宮屬眄睞，冠帶日逶迤。致身及盛時，結附一何多。極宴累長夜，重闇發絃歌，白露忽以零，迫此蕙蘭花。芳草隨颸塵，誰能顧女蘿。

又九　獨鶴西北逝，逸響一何哀！念當生別離，欲去復徘徊。不惜寒氣厲，但傷羽翼摧。我有鴛鴦綺，無衣誰爲裁？

又一〇　眄眄織女星，當機理紈素。牽牛能幾許，常爲投杼誤。紈素欲遺誰，終日西北顧。負軛復何時，軒車歲云暮。攬衣即河漢，躑躅不得度。

又一一　高樓出西北，下有故鄉道。浮雲蔽天起，回颸響秋草。四時更相至，人生自着老。傷彼遊子顏，戚戚難獨好。攜手不須臾，棄捐一何早。努力以爲樂，泣涕復盈抱。

又一二　東城屬浮雲，阿閣百餘尺。歲暮多悲風，游子衣裳薄。四野何蕭條，所遇但遺跡。來者自爲今，去者自爲昔。盛年奄已衰，含意將安適。燕趙出名倡，紅顏照宛洛。結束隨時變，絃歌日相索。未彈理懷袖，若在遠行客。弄指一何妙，列柱一何迫。馳情視雙燕，飛入王侯宅。

又一三　磊磊丘與墳，鬱鬱郭北地。白日松柏陰，悲風四面至。誰能黃泉下，永含未伸意。悠悠即長夜，千載一以棄。漫漫待明發，迢迢正遙痡。身世非膠漆，豈得常相寄。此物無賢愚，萬歲更相致。神仙不可知，服食苦中置。美酒與佳人，攜手行遊戲。

又一四　郭北一極望，徘徊安所如。新墳歷歷出，古墓附里閭。薪者躑躅歌，棄女迴其車。白楊日夜踈，蕭蕭悲有餘。三歲去故鄉，一字無素書。

又一五　處世苦無見，孤生非所憂。高言唱同心，千載一相求。窮賤解膠漆，棄置衰交游。昔我同門友，上書哀王侯。明月皎夜光，躑躅不得投。

又一六　迢迢月既望，白露被庭中。越女理前音，燕服羅清宮。交遊自遠方，文彩復無雙。駕言出廣陵，將以適曲江。聊慄此何氣，攬觀不可窮。帷車蔽日下，萬馬悲回風。水力率已至，神物難爲容。乘意屬南山，浩蕩惟所從。上客變其度，陳唱誰與同。極命以成章，娛樂良未終。

又一七　孟冬風已厲，攬衣有餘歎。獨宿知夜長，遠客知天寒。河漢直雙闕，皎若素與紈。黃鵠從西南，孤飛正漫漫。一鳴緩中帶，再鳴霑玉顏。遊子不可聽，令君中道還。所以生別離，慷慨亮爲難。

又一八　客從洛浦至，遺我合歡衾。中有長相思，緣以結同心。芙蓉發文彩，鴛鴦厲哀吟。遊子正無衣，天氣復已陰。故人此屬意，徘徊獨至今。

又一九　皎皎羅帷月，攬之有餘輝。寤言守長夜，依依未能歸。故鄉無不可，道路亦何爲。客行各有懷，誰知我心悲。出門一以望，浩蕩霑裳衣。

黎民表《擬庭前有奇樹》　嘉樹媚朝陽，枝葉正相當。佳人御紈素，攀條翫其芳。眷彼從征人，思心共飛揚。昔期別三載，今已歷九霜。繁華悅朝茂，榮耀難久常。願折三春榦，一寄龍城傍。不惜軒車晚，所畏道路長。商聲感鵾鳩，日暮愁紅粧。

鄧元錫《五言古詩・擬十九首》（存目）

普荷《擬古十九首》一　悠悠未行邁，忽忽嗟路岐。殷勤執君手，欲語淵且遲。楊柳經繁霜，將彫猶依依。如何雙鴛鴦，同行有分飛。毛羽豈不潔，難當苦風雪。今昔不自憐，明朝空爵結。膠漆本相粘，誰能忍輕折。元無乖疑意，恩愛難斷絕。願言早還歸，庶免重哽咽。

又二　春風自相盪，春禽自相驩。陌上紛綺疏，遨遊美翩躚。獨有生別離，菀結殊不然。佳氣隆燁燁，閨情暗潸潸。行子去已久，盼睞良獨難。

又三　歲序忽冉冉，寒暑常代謝。纖止鶺鴒聲，又聽蟋蟀罵。得不惜逝景，盤桓永清暇。嚴駕涉要津，□□雲中架。樓臺抗崔嵬，歌舞晝復夜。勸酬恰賓從，結交藹蘭麝。婉孌二八女，含情華鐙下。逸興亮未終，月轉漏欲罷。

又四　置酒臨高臺，冠蓋錯成行。縱橫揖豪貴，聲氣駭昂藏。上有明月輝，下有清沼香。俳諧賈云暢，時移樂易央。人生大化中，何啻飛鳥翔。所向固濶絕，轉盼河無梁。努力敦壯圖，千載垂芬芳。

又五　秋風颯然來，吹彼楓樹林。黃鵠倦鶱飛，凄凄厲哀鳴。曲亭隔崇阿，游賞愜登臨。緬懷悵難喻，發爲長歌行。寥寥屬和者，泱泱白雪音。猶然慨而切，猶然清而貞。誰云無鍾期，觸此鑒遐心。大雅幸未墜，悠哉聲泠泠。

又六　采蘭泛輕舟，鼓枻增繾綣。微風襜懷袖，雙雙出素腕。薄言未盈筐，溯洄傷秋晚。美人望不至，幽香久遠遠。

又七　孟冬招搖明，星纏移纏次。天高露華微，郊野寒忽至。梧桐亦漸彫，蟋蟀亦漸避。佇瞻青霄上，親故膺顯位。豈不念夙好，其如今昔異。今昔有固然，倘來烏足計。魏烜雖自爾，睥睨還我輩。揮禁恥浮雲，不灑牛山涕。

又八　松柏挺晚歲，落落深澗中。其上有所施，纏綿蔚青葱。少少重然諾，一譙明始終。豈期中道絕，蕩子西復東。妾身安微賤，久知惜芳容。孤棲勉力持，歲華焉能重。傷彼合歡帶，飄然淪秋風。長短應自侔，斷續誰與同。

又九　梧桐采爨下，製爲一床琴。撫之發三嘆，將以□知音。莫云枯朽質，妙響姑可聽。有絃入君耳，無絃入君心。

又一〇　天氣高且清，良夜當七夕。率牛年復年，空嗟形影隻。密約即不爽，晷刻悲促迫。相思一何長，相望一何益。佳期豈輕偶，往往尼間隔。

又一一　丈夫馮龍綏，華纓交相映。血軀頓忘脆，定期累常盛。豈無千年計，詎防促然竟。田宅尚未變，驩笑不可更。脩短若預知，誰肯聽時命。且視爲幻漚，留與後人詠。

又一二　高臺鬱參差，屹然雲中峙。珠樹罨密葉，霑霜未披靡。美人飾鮮膚，有如芙蕖蓝。雖被西風厲，芳馥灼無比。感物發嗟嘆，攬眉控纖指。迴腸奧難寫，流中琴瑟裏。唱和苟可諧，嬋媛何能已。豈無有情人，寧不當一死。良會忌偶乖，夙盟訂於此。

又一三　朝問北邙路，暮登北邙岑。北邙多窕窈，春至腐草青。姓氏烏可辨，陰雨聞哭聲。得非烈丈夫，一旦休此心。從來興衰理，轉徙遞相仍。苟無延年術，神仙亦虛名。貧者願速死，富者慕長生。造物寧有私，予人斡升沉。升沉不相待，有酒須重斟。

又一四　出郭方數里，躑躅阡陌頭。凄凄清明天，有女拜掃游。但見涕泗痕，焉知爲誰愁？化錢吹寒火，鴉歸夕陽收。躊躇立回顧，奈此風雨颼。

又一五　處世少驩娛，謀生多焦勞。青春未及半，攬鏡忽二毛。何不惜寸陰，無時無濁醪。良晨一錯過，再顧空啼號。因此慕昔賢，散髮以爲高。

又一六　栗冽今太早，載道霜雪多。念彼游俠兒，驅車行役過。側身慕揚名，其如苦奔波。宛洛風光地，高館結綺羅。管絃切心腑，低唱工柔和。

擊觴邯鄲伎，羅敷未足誇。留連暱妖嬈，誰肯憶還家。恨望涕霑裳，不見天一涯。自分甘寂寞，焉能競繁華。芳歲難強留，遲暮良可嗟。

又一七　愁人愴隆冬，撫膺起裴徊。寒逼月光寂，促織聲苦衰。參商不相能，鑪燼心已灰。欲遺美瑤華，以待之子來。素手紐爲佩，歲久解不開。幽芬尚馥然，顏色忽謝摧。安得絲縷牽，結爲綢繆哉。

又一八　客從遠方來，遺我三人素。素短情何長，難以申戀慕。可憐純貞潔，夙質未點汙。粲粲雲錦裳，那能新如故。辛苦廝剪裁，貼體朝復暮。

又一九　銀河沒將曉，殘星耿欲瀉。懷人守熒獨，披衣明窻下。紅顏艷新驩，夙恩薄舊者。芍藥心本同，鴛鴦匹愁寡。他鄉有冶容，豈能盡端雅。夢寐篤往昔，寧甘淚空灑。

大錯《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涉長道，戚戚去故鄉。思君不可見，佇立遙相望。俯視東流海，仰看明月光。顧彼飛鴻影，嗷嗷將安翔。懷中有尺素，道遠不可附。客行多所娛，不若貧常聚。落葉依根株，孤鳶戀巢墓。浩蕩遠遊子，能無念所故。當戶理瑤琴，柱促不成音。本末何能感，哀傷易觸心。空堂中夜起，泣涕淚彌襟。

吳綺《擬今日良宴會》　芳條茂青陸，名彥盛東都。相逢鞏洛畔，列坐高李徒。玉盤進華食，朱瑟揚妙歈。羅衣舞春烟，欲進嬌含曛。主人前致語，努力爲歡娛。良遇不得再，榮名難有餘。請君視皎月，倏忽翔金烏。

又《擬明月何皎皎》　天末斂餘霞，娥輝澄素練。虛影入房櫳，庭花靜如霰。我有所懷人，皎然若相見。但恐在遠道，陰晴異鄉縣。躊躇步前楹，飛鴻落清怨。何爲久離居，阻隔歡與宴。

又《擬庭中有奇樹》　條風振遲日，珍木發奇滋。亭亭百尺榦，枝葉相扶持。豈無琴瑟用，冀見鸞鳳姿。羽儀邈難即，榮落亦有時。芳華不自薦，葳蕤當爲誰。

董文驥《擬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悤悤復悤悤，行色雞鳴中。死別如流星，生別如轉蓬。相見無後期，想思萬里同。海燕飛自西，伯勞飛自東。思君令人瘦，骨出落飛龍。願爲白日光，照見行人面。庶往共饑渴，棄置終不變。

又《青青河畔草》　陌上芳草薰，樓頭楊柳色。梁閒雙燕栖，機中人獨織。終日不成疋，鴛鴦難比翼。游子多歡娛，思婦長歎息。歎息桃李年，歸時不再得。

又《青青陵上柏》　崑崙桃實紅，蓬萊禽獸白。人生四海內，譬空在大澤。斗酒且永日，焉用矯雲翮。年少走京華，濟濟攀龍客。狹斜趙李家，馳道金張宅。將軍既驂乘，少侯又列戟。買珠者誰子，漢宮本綠幘。龍馬流水車，儒冠爭辟易。朝生曲如鉤，夕死直如石。逍遙物外游，日月不我迫。

又《今日良宴會》　高會多佳日，同心從我游。繁手發秦箏，法曲和齊謳。醉酒飽嘉德，賓主成歡酬。君子貴謙謙，磬折自寡尤。座客前致詞，飛光忽我遒。富貴人所欲，執鞭亦可求。迷方獨何爲，驕語輕王侯。

又《西北有高樓》　日出東方隅，照我西北樓。窗疏隔綠煙，簾櫳捲玉鉤。上有遏雲聲，慷慨復和柔。彈作陌上桑，能知曲意否。春蠶自有絲，之子不可求。少年徒嗷嗷，夫壻遠封侯。願逐雙鴛鴦，微波無輕舟。

又《涉江采芙蓉》　相知貴同心，相別誓沒身。何以贈契闊，折梅寄遠人。食實常苦酸，食花常苦寒。酸寒各自知，相思路漫漫。

又《明月皎夜光》　凝霜被庭皋，草木忽改色。金波正三五，玉衡指西北。賓鴻向他鄉，歸燕適誰國。秋氣令人悲，扶戶蟲唧唧。故人隔雲泥，對客頗相憶。望其或推挽，便惜舉手力。同歡棄相印，盜患失與得。王良不能策，匏瓜不可食。結交恃虛名，刈蘭而種棘。

又《冉冉孤生竹》　黃姑限河梁，織女勞七襄。夜半何曾渡，終古遙相望。君爲湖中水，妾爲水上萍。託身從風波，吹我落沙汀。蘭若滋春風，涉冬已乙乙。盜隨衆草萎，復見蘭芽茁。君恩貫四時，妾心自如一。

又《庭中有奇樹》　種草當種蕙，種樹當種桂。草木有芳根，衆愛不能蔽。薄言采其華，聊以寄密契。豈無朝槿好，朝榮暮已替。

又《迢迢牽牛星》　高奔萬古月，姮娥藥懷清。寶鏡闋三五，靈藥求長生。浴從碧海出，舞向青天明。事羿不得死，豈悔昇天行。

又《迴車駕言邁》　巾車游東園，豔陽照桃李。朝花泛光風，日暮隨流水。萬物更變化，青春不吾娭。早歲立功德，皋夔與曾史。登高望邱壠，榮名安足恃！夷叔與齊景，沒世竟誰是？

又《東城高且長》　神皋環綰轂，高覽盡八荒。百草秋已死，幽都如殘陽。青春始軋乙，玄冬已斂藏。貧窶傷北門，榛苓思西方。何不自高尚，酒酣發清狂。小婦本趙女，趙瑟彈鳳凰。中婦亦吳姬，吳歈聲滿堂。大婦持門戶，

婚嫁儼成行。時時望龍胡，雞犬白雲鄉。

又《驅車上東門》 步出上東門，北邙多墓田。薤露與蒿里，纍纍孰爲賢。在下蓐螻蟻，在上飽鳥鳶。誰知南面王，髑髏樂陶然。送死安足悲，達生貴自全。西山一丸藥，牀頭百箇錢。盡付酒家胡，快飲乃得仙。

又《去者日以疏》 去日不復來，來年棄我去。桑榆期東嶽，安得回日馭。首邱樹枌檟，故里愁道阻。羈死爲鬼客，空精復何據。

又《生年不滿百》 百年無修短，得失自相判。三萬六千日，開口笑者半。陶陶得汝生，窒作身後算。營營失汝生，金玉變憂患。仙人下視之，彭殤一朝旦。

又《凜凜歲云暮》 春風從東來，春草萬里綠。客子無春衣，帶斷不可續。皎皎新白苧，裁成無雁足。晝悲久離別，夜夢同栖宿。海水空際天，落月猶滿屋。魂來何其遠，魂去何其速。宛宛夢中貌，白晳燦眉目。慊慊夢中情，貞心比金玉。念君平生歡，送妾一生哭。

又《孟冬寒氣至》 八月秋氣悲，涼風吹萬古。愁人愁夜長，寒鐘耿蟲語。招搖轉闌干，夜光育三五。獨宿懷舊交，附書何所阻。惟有新知樂，無復別離苦。今日化棄餘，昔日目蘭杜。蘭生莫當門，見鋤乃自取。

又《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遺我玉連環。玉以表貞白，環以明交關。方寸適萬里，同心不同體。引椎環可解，同心會雙死。

又《明月何皎皎》 日落望秦川，隴頭腸斷絕。斷絕誰可語，隴水共嗚咽。歸鳥鳴關關，離獸走孑孑。客子常抱影，在陰影俱滅。淚隨隴水流，流離散成血。

白胤謙《擬古詩十九首》（存目）

李因篤《擬古詩十九首》（存目）

吳雯《五古・行行重行行》 離亭送君去，三里聞馬聲。五里馬無跡，十里雲樹平。嗟彼雲樹繁，不知人有情。乾坤靜如掌，萬里見君行。

愛新覺羅・弘曆《擬古詩（有序）》 《三百篇》而下言詩者，以《古詩》爲宗，舊爲十九，《文選》分爲二十。後來擬作，若陸士衡、劉休元諸人，分合不同，半全各適，然率求之詞致聲調，意在肖似耳。夫擬古詩如臨古帖，不必似，不必不似，有意求似，未有能似者也。書不云乎「詩言志」，此詩之源也。泝源而達之，放乎四海，化工之造物，豈枝枝葉葉而爲之者哉！善夫！蘇軾之言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予擬古之志也。

又《擬行行重行行》 人生無貴賤，誰能免別離。貴者厭契濶，眷屬或挈隨。賤者乏勢力，顧戀徒噫嘻。矢志篤前盟，執手訂後期。亨屯縱殊地，要在尚可爲。其不可爲時，解攜眞解攜。

又《擬青青河畔草》 王孫不知期，河畔草盈掬。少婦曷有括，園中柳條綠。霧帔已恤削，風帶仍結束。君子今何之，豈不念幽獨。莫以顏似花，而忘德如玉。

又《擬青青陵上柏》 松柏生高陵，鸑鷟所翥翔。芙蕖出綠沼，鴛鴦相徜徉。自古有會宗，三都及兩京。春色滿皇州，遊子忘故鄉。高樓酒挹漉，康衢塵霏香。朝飲挾娥嬛，暮遊陪金張。暮暮復朝朝，行樂何渠央。

又《擬今日良宴會》 今日復何日，美難良具并。吳僮垂手態，越女遏雲聲。愉者意氣揚，悲者慷慨增。聽音非宮商，所貴能移情。況引逸爵飛，翠釜行侯鯖。好樂莫孤時，蟋蟀尚未鳴。麻姑倩搔背，奚慮王方平。

又《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迥，西北來天風。綺疏張四面，雲甍飛三重。其上何所置，笙歌羅綺叢。中有窈窕人，含悲獨無悰。毋乃賣餅妻，離弦感曲衷。一彈懷卷葹，三嘆置絲桐。仰望層雲間，愧彼雙飛鴻。

又《擬涉江采芙蓉》 言入淥波曲，采彼芙蓉花。綠柄在我手，白絲裊且斜。感此懷所思，道路阻且賒。可思不可見，異觀空齎嗟。

又《擬明月皎夜光》 惟月生於西，金行故益皎。始出東山上，漸歷銀漢表。暎水光帶寒，麗午輪收小。最能引悲思，乃至閒蟲草。芳蘭逝將萎，螻蛄啼未了。時節不我與，胡不篤情好。翻雲覆雨流，詎識斷金道。

又《擬冉冉孤生竹》 雙竹相扶持，孤竹乃冉冉。獨立憶其侶，颯沓秋風慘。結褵向猶念，乘垣初豈敢。而胡相棄捐，焉能置情感。情感亦何爲，不可追者時。憂傷易成老，加飯留容姿。容姿苟未衰，會有相見期。

又《擬庭中有奇樹》 中唐有蒼萄，因風送芬遠。所遲遙未歸，持此共誰遺。折榮擬寄將，芳歇英亦損。山川每多阻。時節忽易晚。

又《擬迢迢牽牛星》 人間有別離，天上豈獨無。億萬百千歲，漢女懷星夫。渡河非不能，天度不可踰。跂彼七夕臨，永思終莫攄。促曉恨天雞，失林擬夜烏。

又《擬迴車駕言邁》 僕夫戒行李，駕言升輕輿。所志在四方，豈必眷妻

孥。朝待金馬門，莫登承明廬。季子嫂悔罪，買臣妻歎愚。丈夫志既得，安足論區區。勸名沉諸淵，惟慮久或渝。

又《擬東城高且長》 東城何其高，逶迤連雉堞。城中多華屋，朱樓凡幾疊。君看歌舞地，人去空落葉。及時不行樂，盛衰悲轉睫。歸來丁令鶴，夢失莊生蝶。

又《擬燕趙多佳人》 燕姝寧臺舞，趙女邯鄲步。閭易美服飾，曼睩工盼顧。不豐亦不約，宜喜復宜怒。古來已稱絕，漢武寄餘慕。當戶理瑤琴，能譜相如賦。

又《擬驅車上東門》 洛陽上東門，門外連北邙。陰風一何淒，柏廷夏亦涼。富貴及貧賤，摠歸埋恨場。黃壚即厚夜，潛寤浩劫長。纊息龍失翰，衡輕蘭歇芳。虛名付史策，眞僞已莫詳。寥寥讀史者，又誰別臭香。水碧率悞人，蓬海浩茫茫。何如悟達生，隨時愛景光。

又《擬去者日以踈》 昨日不可追，今日聊相依。一日復一日，百年有盡期。大椿及朝槿，脩短或少差。末路就枯焦，一例蟲生之。及時稍遷延，老大空餘悲。

又《擬生年不滿百》 百年人大限，如其壽者鮮。試問百歲人，定云多益善。何爲憂千載，戚戚眉莫展。勸汝展雙眉，親串咸在茲。良辰復美景，品竹彈清絲。去者莫須憶，縱憶安能知？

又《擬凜凜歲云暮》 元冥司翔令，節宴月窮紀。木葉落歸根，河水凍連底。青女剪碎瓊，散作冰花蕊。不樂復何爲，太康戒無已。既命兔園宴，亦念東郭履。宵長致良佳，帳冷梅花紙。宿昔同衾人，長眠呼不起。是非翩來遲，入夢輒歡喜。三年夢不來，沉痛嗟何以。

又《擬孟冬寒氣至》 平在臨和叔，蟋蟀入牀下。朔風變嚴律，悽聲來四野。夜明散冷光，輪小願兔寡。感序自怦怦，爲憶知心者。睽阻幾千里，攜闊已三夏。朝來誰叩門，雙鯉忽在把。重緘不忍開，翻恐愁懷惹。

又《擬客從遠方來》 日日望遠客，居然來我前。一日比三秋，三秋九十年。邂逅適我願，不語已如蘭。傾蓋勝新知，班荊續故歡。車笠尚義氣，區區安足言。

又《擬明月何皎皎》 何來明月光，照入紗窗碧？盈手餘清輝，印心遠塵跡。人生境遇殊，鮮不爲物役。歡聚尚多戚，而況行邁客。惆悵感駒馳，躊躇望鴈隙。

王思訓《行行重行行》 久居忘聚樂，倏爾成孤征。出門頭欲白，何當萬里行。執手無一語，難以罄中情。玉劍戀雙鍔，瑤琴汎故聲。霜依斷巖宿，月懸高樹明。物各有歡合，泪爲生別傾。田家不可及，且且守賤貧。

又《青青河畔草》 東風百草芳，臨河發葱蒨。雨滋野岸容，綠入春山遍。不解遊征輪，止送馬蹄便。烟際玉鞭遲，漸隔春山面。暮色滿天涯，登樓望不見。啾啾蟪蛄鳴，空惹王孫怨。

又《涉江采芙蓉》 芙蓉秀芳渚，佳人愛猗那。采采汎綠水，風促文綠波。馨香滿把集，製作君綺羅。叠雪常在笥，終年無委佗。豈不善雕飾，其奈棄置何。一心抱修潔，擁楫臨風歌。

又《明月何皎皎》 愁人夜獨坐，吹幔來秋風。明月復無賴，寒光穿曲櫳。但照今顧領，不見舊時容。憎此惹恨物，偏笑人西東。君當遠行役，一照關山同。妾念君衣薄，君念妾帷空。月何默不語，兩處傳私衷。

又《凜凜歲云暮》 百年夜居半，白晝五十期。世少百年壽，五十安可知。中復罹多故，建立能幾時。古人爲此論，使我悲心脾。石火不終睫，池漚無轉移。誰挽日車駐，待我圖來茲。分陰繼以夜，猶恨焚膏遲。（五詩春華秋實兼備，丁應蠻識。）

段時恆《擬古四章》一 明月何皎皎，照我遊子衣。慈線縫分明，曳裾胡不歸。不愁道路遠，但傷音信稀。有懷出戶望，孤雲空自飛。相去萬里餘，眷戀在庭闈。每念知年懼，深悔求名非。視彼反哺鳥，終朝猶相依。三釜誠可樂，事與願俱違。慷慨誦南陔，涕淚不可揮。

又二 庭中有奇樹，云是紫荊枝。二株共一本，當春發華姿。上有春令鳥，飛鳴不相離。栖栖曷爲爾，性生莫自知。在物猶如此，而人罔念之。嗟我同胞者，遠異天一涯。出門各揮手，奄忽別經時。魂驚風雨句，夢斷池塘詩。思君不相見，中情還告誰。

又三 冉冉孤生竹，托根在高岡。飄飄覆水萍，繫踪落寒塘。嫋嫋青女蘿，蔓衍松柏傍。來嬪如君子，倚附近餘光。結髮兩恩愛，未暖合歡床。良人遊上國，賤妾守空房。自君之出矣，鏡匣暗塵揚。日月忽復易，春鳥望南翔。徘徊夜寡寐，攬衣步中堂。仰視牛與女，迢遙限河梁。思君遠莫致，淚下沾羅裳。

又四　明月皎夜光，疎星燭暮天。翔鳥懷舊林，遊魚思故淵。人生如朝露，而爲名利牽。客行顧不樂，景光難再圓。昨者揮手辭，奄忽踰一年。念我同心友，遙遙彩雲邊。飛雲有時返，遊子何日還。

雜録

鍾嶸《詩品》卷上　魏文學劉楨，其源出于《古詩》。

皎然《詩式·鄴中集》　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楨辭氣，偏正得其中，不拘對屬，偶或有之，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與《十九首》其流一也。

《滄浪詩話·詩辨》　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謂之直截根源，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滄南詩話》卷三　近世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

《詩藪·内編》卷二《古體中·五言》　子建《雜詩》，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絶到弗如。

又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即「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也；「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即「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也；「借問嘆者誰？云是蕩子妻」，即「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也；「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即「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也。子建詩學《十九首》，此類不一。而漢詩自然，魏詩造作，優劣俱見。

又　世多譬宋人律詩，然律詩猶知有杜。至古詩第沾沾婧節；蘇、李、曹、劉，邈不介意。若《十九首》、《三百篇》，殆於高閣束之。如蘇長公謂「河梁」出自六朝，又謂陶詩愈於子建，餘可類推。

又　擬《十九首》，自士衡諸作，語已不倫；六朝而後，徒具篇名，意態風神，不知何在。惟近仲默十八章，格調翩翩，幾欲近之。

又《外編》卷四《唐下》　《十九首》後，得其調者，古今曹子建而已；《三百篇》後，得其意者，古今杜子美而已。元亮之高，太白之逸，自是詞壇絶步，但入此二流不得。

賀貽孫《詩筏》　擬古詩須彷佛古人神思所在，庶幾近之。陸士衡擬古，將古人機軸語意自起至訖，句句蹈襲，然去古人神思遠矣。《擬行行重行行》篇云「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即「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意也。不惟語句板滯，不如古人之輕宕，且合士衡十字，總一「緩」字包括無遺，下語繁簡迥異，如此便見作者身分矣。結云「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即「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意也。彼從「棄捐」二字說來，無可奈何，強自解勉，蓋情至之語，非遺情也。若云「去去遺情累」，則淺直已甚矣。《擬今日良宴會》篇「高譚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即「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意也。綺霞蔚爛，士衡聊以自評耳，豈若古句之綿邈乎！「人生能幾何，爲樂常苦宴。譬彼司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爲恆憂苦，守此貧與賤」，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貧賤，轗軻長苦辛」語也。高足要路，語含譏諷。古詩從歡娛後，忽爾感慨，似眞似諧，無非憤懣。士衡特以爲樂常苦宴申上文歡娛而已，何其薄也。《擬迢迢牽牛星》篇結云「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意也。盈盈何須引領，一水豈必大川，脈脈不待流涕，不語何嘗霑露。十字蘊含，譜盡相思。古今情人千言萬語，總從此出。被士衡一說破，遂無味矣。《擬青青陵上柏》篇「人生能幾何，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語也。古人倏而感慨，倏而娛樂，倏而遊戲，倏又感慨矣。中間「遊戲」二字從「忽如遠行客」句來，寄意空曠，有「君輩皆入我夢中」之意。「冠帶自相索」一語，頓令豪華氣盡，淡淡寫來，自爾妙絶。士衡自「置酒」以下，句句作繁麗語，無復回

味，如飲蔗(漿)〔漿〕，一嚥而已。《擬西北有高樓》篇「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竚立望月戾，躑躅再三歎。不怨竚立久，但願歌者歡」，即「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語也。士衡從傾城上說向歡去，古詩從徘徊上說向哀去，歡、哀二意便分深淺。且夫中曲徘徊，則繞梁遏雲不足以踰矣，豈傾城可言乎！徘徊未已，繼以三歎，餘哀之上綴以慷慨，哀不在歎，亦不在彈，非絲非肉，別有神往，莊子所謂聽其自已者，咸其自取也。妙伎如此，彼竚立躑躅者皆隨人看場耳。「但傷知音稀」一語，感慨深遠。但有言說，總非知音。其視歌者之歡，不過聲色豪華，奚啻雅俗懸絕已哉！《擬東城高且長》篇云「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伴瓊蕤。閒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遊澧水湄」，即「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啣泥巢君屋」語也。士衡一氣直說，全無生動。古詩將燕趙佳人憑空想像，無限送癡，而披衣當戶，馳情整巾，沉吟在悲響之餘，躑躅於理曲之後，則不獨聞其聲，且如見其人矣。試思長歌哀響等語，細細比勘，其敷衍湊泊，與古人相去深淺爲何如也。其餘全篇刻畫古人，不可勝錄，所謂桓溫之似劉琨，其無所不似，乃其無所不恨者。夫以士衡之才尚且若此，則擬古豈容易哉！

又　論者謂五言詩平遠一派自蘇、李、《十九首》後，當推陶彭澤爲傳燈之祖，而以儲光羲、王維、劉眘虛、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諸家爲法嗣。但吾觀彭澤詩自有妙悟，非得法於蘇、李、《十九首》也。其詩似《十九首》者，政以其氣韻相近耳。儲王諸人學蘇、李、《十九首》，亦學彭澤。彼皆有意爲詩，有意學古詩者，名士之根尚在，詩人之意未忘。若彭澤悠然有會，率爾成篇，取適己懷而已，何嘗以古詩某篇最佳，而斤斤焉學之，以吾詩某篇必可傳，而勤勤焉爲之。名士與詩人兩不入其胸中。其視人之愛憎，與身後所傳之久暫，如吹劍首一吷而已。

《帶經堂詩話》卷二《評駁類》六　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紲天馬之足作轅下駒也。(《分甘餘話》)

又卷九《標舉類》二五　康熙已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宜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施五言云：「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池北偶談》)

《廣陽雜記》卷三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歎服其語，以爲發前人未發。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難，聽者正自不易也。」

《覲齋詩談》卷三　學詩無進步，當以《十九首》爲主，以嘉州古詩輔之，能令人精力凝結，筋骨舒泰。以此爲律詩，自然品高。

《昭昧詹言》卷三・二八　(阮籍)《朝登洪坡顛》言己如鸞鳳，塵世無可託足。凡此諸篇，往復一意，皆古人之雅言，而在今日則皆爲陳言。《古詩十九首》中，亦多此等意恉。

又卷四・七九　(淵明)《擬古・榮榮窗下蘭》此亦仍是屈子及《十九首》、阮公等意。

《上山採蘼蕪》　《爾雅翼》卷二《釋草・蘼蕪》：古詩曰：「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案崔豹《古今注》，牛亨問董仲舒曰：「將離，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文無蓋即蘼蕪，以夫當歸，故下山逢之爾，如藁砧、刀頭之義也。然今當歸自是一種，非蘼蕪之類。唐本注云：當歸有兩種：一似大葉芎藭，一似細葉芎藭，惟莖葉卑下於芎藭也。然則古亦以蘼蕪爲當歸矣。吳聿《觀林詩話》：每擬古樂府有「長跪問故夫」之語。一日讀《隋志》，至冊后之禮，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乃知古婦人亦伏拜也。《古詩歸》卷六《樂府古辭・古詩・上山採蘼蕪》尾評：鍾云：「此首情詞宛至，卻可作樂府。」《升菴集》卷六〇《古詩十九首拾遺》：「閨中有一婦，搗衣寄遠人。深夜不安寢，杵聲聞四鄰。夫壻從軍久，別離無冬春。欲寄向何處，邊塞多風塵。蘭茝徒芬香，無由近君身。」此《古詩十九首》之遺也。鍾嶸云：古詩凡四十餘首，陸機所擬十餘首，至梁昭明選十九首，其餘有見於樂府及《玉臺新詠》者，若《上山採蘼蕪》、《橘柚垂華實》、《紅塵蔽天地》、《十五從軍征》、

《四坐且莫誼》、《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蘭若生春陽》、《步出城東門》、《白楊初生時》凡十首，皆首尾全。近又閱《類要》及《北堂書鈔》、《修文殿御覽》，會合叢殘，得此首。其碎句無首尾者，載之於《詩話補遺》。《藝苑卮言》二：《上山採蘼蕪》【略】是兩漢五言神境，可與《十九首》、蘇李竝驅。

《山堂肆考》卷二三六《補遺・詠蘼蕪》：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凡失寵者相逢多詠此詩。《古詩解》卷一五《古詩五首・上山採蘼蕪》：此爲棄婦之詞，託言採蘼蕪者。蓋蘼蕪之草，多爲蛇牀所亂，而芬芳迥別，以興己之顏色雖爲新人所形，而才能自超。故言我方採此蘼蕪，而適與故夫相遇，於是跪而問之，且自陳其才藝如此，因言夫寵新人而逐己，故彼方入門而我自從閣去也。且因手爪不相如之語，而舉縑素以實之，所以深嘆新人之莫己若也。賀貽孫《詩筏》：「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雖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來，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此詩將「手爪不相如」截住，分爲兩段詠之，見古人章法之奇。後段即前段語意，複說一遍，更覺濃至。此等手法，在文字中惟《南華》能之，他人止作一股，便覺意竭，倘効爲之，則重複可厭矣。「新人復何如」一問，最婉。「從閣」二去，更冷而媚，雖有妬意，然妬而不悍，妬而有情，妬又安可少哉！婦人處新故之間，惟有溫柔一道，能令男子回心。彼以悍怒開釁，令薄情人心去不復留者，皆不善於妬者也。「顏色雖相似，手爪不相如」，謔語也，豈有手爪可辨妍媸乎？聊以慰其問耳。「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亦謔語也，豈有縑素可別優劣乎？聊以慰其去耳。一種繾綣親暱之意，在此二謔，不獨委屈周旋，慰故人以安新人也。通篇總是一「情」字，認眞不得。大率東漢敦尚氣節，得氣之先，莫如詩人，不獨《焦仲卿妻》、《陌上桑》諸篇凜然難犯，有《漢廣》、《柏舟》遺風，即如此等詩，字字溫厚，尤得好色不淫之意。若魏、晉以後，浸淫於桑、濮矣。誰謂詩文無升降乎。《漢詩音註》卷一〇《古詩五首・上山採蘼蕪》題注：古詩五首，妙緒紛來，方《十九首》。彼爲《國風》，此爲《離騷》矣。又尾評：爲棄妻逢故夫。語語寫來厚道，卻在棄婦口內，用故夫語到底。不找棄婦一言，篇法奇絕。怨而不亂，《小雅》之遺。《古詩鏡》卷二《古詩・上山採蘼蕪》尾評：織縑織素，此詩人托語。《秋窗隨筆》三〇《彥周詩話》又古詩：「上山采交藤。」交藤，何首烏也，服之令人多欲生子，有「采采苦苣」之意。《衛風》云：「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陸師農說：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不知眞有此意否？予謂詩人賦物，不過寫一時之情，豈必有深意？如古詩：「上山采蘼蕪。」按《本草》：蘼蕪久服通神。與「下山逢故夫」有何關照？又有「涉江采芙蓉」，豈芙蓉爲遺遠道之物乎？彥周此說殊穿鑿。《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三〇《古詩・上山采蘼蕪》：此君臣之恉，奇情奇想，奇詞奇勢，文法高妙至此，而陳義忠厚，有裨世教。「新人」以下，夫答也。「新人從門入」二句，橫擔在中，追言前日新故相易之際，乃作者之詞。「素」非叶，古人四聲便讀。姝，好也，非指顏色，故下別言之。末二句以「素」、「故」相叶。

《穆穆清風至》《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三二《穆穆清風至》：此詩詞旨俱未詳，不敢強通。以意測之，言衣此袍以望所思。中間刪去棄我不終一段情事。古人文法筆力，得斬截處即斬截也。「津梁山」三字着眼，言勢利交也，亦屈子餘旨。

《四座且莫諠》《古詩歸》卷六《樂府古辭・古詩五首・四坐且莫諠》尾評：鍾云：通篇比託，謹身謙柔，讀之感人。《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三一《四座且莫喧》：此亦奇情奇文，古色而陳義古厚，與前綺被幷工，而此文法變態更多也。言己雕飾之好、德音之美如是，而曾不能保其終好，與《橘柚》篇同，此皆奇麗非常，然在今倘不知而復學之，則爲陳言，不直一唾矣。故學又須識。「雕文」二句，言雕飾也。「朱火」二句，言德音也。以「誰能」二句，橫束作章法。「從風」二句，言新交暫相賞也。「香風」二句，突轉勒住，換意換勢，餘音不盡。大旨即鮑照《白頭吟》意也。言美名愛賞，不可常保，久終空自竭耳。變色不斂席，寵臣不斂軒。

《橘柚垂華實》《古詩歸》卷六《樂府古辭・古詩三首・橘柚垂華實》尾評：鍾云：託物之旨，深宛巽順，得微賤自達高遠之義。上本《離騷》，下爲陳正字、張曲江《感遇》諸詩語之祖。《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三三《橘柚垂華實》：此詩詞旨俱古。末言人倘有能知我，猶可作四皓爲羽翼。「因君」君字，不詳所指，未敢強定。觀明遠所擬，大意亦言抱賢不終見棄。其所指「泫然」之「君」字，與此「因君」之「君」字皆不明。或即指上「好甘」之「君」，言因君用之而可爲羽翼也。

《新樹蘭蕙花》《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三五《新樹蘭蕙花》：此即《涉江

采芙蓉》、《橘柚》、《銅鑪》等意，在今爲熟濫陳言矣，不可再道。凡言「遠」，皆指黃、農、虞、夏。

《步出城東門》《昭昧詹言》卷二《漢魏》三六《步出城東門》：此詩未詳其意旨所在。「前日」二句，萬古清警，似是客中送客作。悲故人已去而己不得還，恐即衍《九辯》之旨也。「我欲度河水」，言涉世險艱，故願還故鄉。故鄉者，本性同源之善也。經疢疾憂患危懼而後知悔，古人無不從此過而能成德者也。

《採葵莫傷根》《古詩歸》卷五《樂府古辭・古詩二首・採葵莫傷根》首評：鍾云：厚語憤甚。又尾評：譚云：前首訓薄人，此首訓貪人。訓薄人，破其世情；訓貪人，動以身家，使人不敢不聽。又鍾云：樂府與古詩，聲情微異，此二詩及上詩，雖以古詩命題，當入樂府。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　文学典　先秦两汉文学分典　四
作者=《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

页数=766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2

SS号=12739485
DX号=000007647139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4 7139&d=C5F77570EA9BF015AC6E95325299 8FC9&fenlei=22020107&sw =%D6%D0%BB%AA%B4%F3%B5%E4+%CE%C4%D1%A7%B5%E4